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經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十冊目次

禮疑類輯續編三卷 〔朝鮮〕吳載能撰 朝鮮純祖十二年刊本……一
禮疑續輯二十四卷附錄四卷 〔朝鮮〕李應辰撰 韓國日占時期一九一二年刊本……九三
梅山禮說四卷 〔朝鮮〕洪直弼撰 朝鮮一九〇〇年寫本……三一七
春秋經傳集解（一）三十卷 〔晉〕杜預注 〔朝鮮〕集賢殿集解 朝鮮肅宗年間金屬活字本……四一九

禮疑類輯續編

提要

《禮疑類輯續編》三卷，朝鮮吳載能撰，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朝鮮純祖十二年(一八一二)刊本，共三冊。書高三十三點三釐米，寬二十一點四釐米。四周雙邊，每半葉框高二十二點二釐米，寬十五點九釐米。每半葉有界欄十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雙花紋魚尾。卷首附徵引書目、凡例、目錄及一八一二年吳淵常書跋。是編乃吳氏續補其師朴聖源《禮疑類輯》，類例一遵原編，彙輯其師所闕及後出之諸說而成。吳載能，海州人。謙齋朴聖源弟子。

禮疑類輯續編引用書目

月塘集（文貞公姜碩期所著）

潛冶集（執義朴知誡所著）

遯齋集（諮議朴光一所著）

厚齋集（贊善金榦所著）

厚齋語錄（同上）

陶菴集（註見原編）

四禮便覽（同上）

巍巖集（諮議李柬所著）

南塘集（執義韓元震所著）

家禮源流疑錄（同上）

家禮疏義付籤（同上）

附說（同上）

禮疑聞見錄（同上）

禮疑類輯續編凡例

一原編凡例末端有曰或有見聞未接亦有未及刊行者姑不盡錄是蓋不能無待於後人者也月塘集等書近始刊行故不揆僭猥謹抄節類輯以爲原編之續焉

一四禮諸條一遵原編而彙分採錄

一原編目錄外有諸說之可考據者別立新目

一沙溪說之見漏於問解而錄在於月塘集者逐節採入

一陶菴說始備載於原編而原編入梓時有新識多所抄删故就其所删取其緊要而收錄於此以爲巾衍之私云

禮疑類輯續編目錄

卷之一

冠禮

衆子之長子冠於阼階
將東面將北面之辨
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之上之疑
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之疑
將冠者服
深衣
大帶
帽子
勒帛彩屨
冠服未備代用時服
冠者見父母

冠變禮

將冠遇喪
期服中加冠之節

昏禮

不娶同姓之辨
冠禮父母昏禮主昏有異同
賛者
告祠堂
見舅姑
先見祖舅姑當否
壻見婦親
見婦父母

昏變禮

將昏遇喪
無主昏者自主之節
廟見
舅姑已沒見廟之節
墳墓遭火變見舅姑退行當否

喪禮

遷居正寢
設尸床
正尸
立喪主
父在父爲主
主喪者有故攝主
主婦

易服
　易服之節
　服人去冠當否
襲具
　婦人冠制
　婦人衣帶
飯含
　子婦喪飯含
襲奠
靈座
　設靈座之節
　魂帛（魂帛不用箱之義見於反哭條中南塘說）
　銘旌
　親厚入哭
小歛
　小歛日數之辨
　括髮布頭幓
　小歛奠
大歛入棺
　擧棺置堂中

　高氏縮絞之辨（高氏之絞縮者三並取一幅布裂爲三片）
　齒髮未入棺處變之節
柩衣
成殯
成服之節
　衰服之制
　婦人喪服之制
　成服時拜禮有無
　成服遲待齊會當否
五服
　總論
　爲本宗服
　承重孫祖在爲母
　父爲長子
　次子承重者服以長子當否
　爲所後者服三年當否
　爲長子婦
　爲宗子
　爲嫁母服
　妓妾子爲所生母服

爲養父母服
至親收養服本服
父母在及父卒長子降服期
服制及題主帳籍之式
爲殤服
殤喪虞卒哭當否
庶殤不祭之辨
不冠笄者不論年皆爲殤
殤喪不設魂帛
殤喪不論郎階
冠則不爲殤
三殤降服圖
爲妻黨服
妻亡無子服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本生親服
爲人後者之子爲其父本生諸親
私親爲爲人後者
妻爲夫黨服
爲本生舅姑諸親
出嫁女爲本生親服

出嫁女爲曾高祖父母及兄弟侄之妻
不降
妾爲君黨服
妾爲君之子婦無服
妾爲女君
妾子爲本生親服
嫡母在爲所生母
承重妾子爲所生母黨
承重妾子爲君母黨（爲私親服并論）
承重妾子之長子爲其所生祖母服本
服當否
承重妾子之諸子爲其所生祖母服本
服當否
出嫁姑姊妹女無夫與子服本服
童子服
諸服有無同異辨
朝夕哭
朔望行奠之節
俗節
別設合設之辨

上食
成服前上食當否
薦新
生辰
弔慰
內外喪同殯入哭之節
弔內喪
撤几筵後受弔之節
奠酹
葬期

論渴漫葬
治葬具
穿壙之具
外槨用否
發引之具
翣
輓詞
窆葬之具
玄纁
誌石

題主之具
韜藉用紫緋之辨
告先塋
祠后土
啓殯
因朝奠以遷柩告註設饌如朝奠之辨（[illegible]奠）
（祖奠饌如朝奠之朝字升論）
朝祖
朝祖時告辭有無之辨
朝祖時畢紛祔位降置當否

異居辨行朝祖
朝祖不可行於祖遣後
禰廟朝祖之節
遣奠
遣奠不言主人拜禮
遣奠設於門外之義
遣奠註有脯之義
發引
發引反塊步從乘馬之異
撮蕉亭之辨

發引日朝上食朔望奠之節
窆
奠玄纁
下棺無拜辭之節
題主
對卓置盥盆帨巾之辨
行第
婦人題主書姓貫當否
子弟喪題主書名當否（婦人書鄉貫當否并論）
皇顯字義

職啣字數多者書兩行當否
書處士徵士別號
題主奠
題主祝
成墳
墓表書處士當否
合葬
同壙置翣之節
前後室合祔當否
合葬時告先葬

反哭
神主至家櫝之之義
虞
虞卒有故退行之節
告祝之節
噫歆告啓門之義
辭神
埋魂帛
卒哭
葛帶用生用熟之辨

卒哭後朔望降神之非

卷之二

喪禮
祔
告廟
新舊兩主奉出還迎之節
新舊兩位進饌之節
宗子在喪中行祀之節
宗子有故攝行
祖主祧遷及埋安後行祔之節

妾祔妾祖姑之辨
告祝之節
亡者位設茅沙

葬後諸節

三年設靈床之非
虞祔後上食時去杖
葬後上墓時拜先塋

小祥

變服之節
衰服練改當否

斬衰緝邊之非
孝巾當練與否

葛絰

絞帶用布用麻
貧家練服之節
練後晨昏展拜
練後墓所朝夕哭

大祥

大祥退行當否
繼祖之宗考位祔廟之節
父先亡妣位入廟之節
喪服旣除後處之之節

禫

禫日變服之節
在外過三月聞喪及葬後期後立後者
有無
告祝
訃聞之義

吉祭

親盡神主不合祭

新主猶在祔位之義
改題告辭
祔位改題有告辭
祭時服色
告祝之節
孝子不稱某官
埋祧主之節
埋主之所
埋主時舉哀當否

居喪雜儀

俱亡稱孤哀子之辨
心喪雜儀
心喪服色
心喪中有服者服本服
雜喪次諸節
在外行奠之節（受弔之節并論）
書疏式
譚前書疏式
喪中行祭
喪中行忌祭之節
葬前廢先祀支孫替行當否
喪中行參禮諸節（展謁并論）
妻喪中廢正祭當否
入廟別具布帶
三年內新山墓祭
死者有服無服行祭廢祭之節
長子喪中祭祀
喪中祭禮侑食有無之辨
三年內凡遇時祭當否
五服變除

期功諸服變除月數
父在母喪諸節
父在母喪含贈代行之節
父在母喪又遭父喪祭母再期之節
父在母喪禫祀當否
父在母喪吉祭及復吉之節
妻喪諸節
妻喪無子者子喪無妻子者朝夕哭不一當否
妻喪練
妻喪禫
子喪諸節
子婦無夫與子者上食之節
子婦虞祭代行之節
子婦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
爲人後者本生親喪諸節
本生親喪位次哭泣之節
本生親喪慰答書式
本生親喪中行所後家祭祀之節
出嫁女本生親喪諸節

持私親喪者夫家祥禫變除之節
妾子本生親喪諸節
妾子所生母喪慰狀式
師友喪諸節

師喪

友喪

國恤

服制總論
君喪內喪輕重
國恤成服前私喪成服先行當否
私親中遭　國恤饋奠行廢用素[illegible]

國恤中私喪葬禮
國恤中私喪練祥
國恤時練祥退行除服之節
國恤中私喪禫吉
國恤中禫時變除借黑當否
國恤中吉祭告利成當否
國恤中私家大小常祀
國葬前蔬祭當否
國恤中私家冠禮
國恤中居私喪雜儀

喪變禮

奔喪

奔喪所著
到家後諸節
服人奔喪成服之節

追喪

親喪追服變除用聞訃成服兩日之[illegible]
追喪除服後行禫當否（見禫條南塘說）
聞月聞訃者行練祥之節

親喪追服與在家兄弟先後變除之節
追服退祥者本祥日行事前期告由[illegible]
追喪禫祭
立後追服之節
親喪中出繼改服之節
親喪中出繼改題所後主時服[illegible]
期功以下稅服當否
出繼人追服所後祖當否

代喪

出嫁後夫黨諸親追服當否

父死喪中子代服（嫌在葬前則退行諸父不敢先除及當疏稱[illegible]）
并論
父亡在喪中承重題主之節
代服齊衰改製當否
父喪中遭祖父母喪代服當否（又見并有喪條商諸說）
并有喪
父母偕喪成服先後
所生所後兩喪俱與不可作一時
父母偕喪設几筵之節

承重孫并有父母及祖父母喪持服（當否自[illegible]）
并論
父喪中承重祖母服者持服
父喪中母亡服母（父喪中服祖并論）
母喪中父亡仍服母期（適主及祖喪中父亡服祖及父服行）
（承重祖母喪并論）
父母同葬行虞之節
所後喪未除不可參所生親禫祭
妻喪葬後行親喪吉祭
本生親葬前行所後親禫祭當否（行禫當否并論）

後喪殯後前喪饋奠之節
父喪中遭祖父母喪其父靈寢改內服當
否
父喪中遭祖父母喪其父祭奠用素當否
異宮喪成服前前喪上食之節
後喪中前喪朝夕哭之節
臨葬遇喪
母喪纔葬遭父喪行母虞祔之節
并有喪前喪禫祭行廢
承重孫父喪中未行祖喪吉祭者諸叔父

復發之節
期功服葬前重喪吉祭行否
喪中身死
喪中死者祭奠用酒當否
喪中死者發引之節
亡人喪服撤後設禫服當否
嗣子未執喪（適孫幼次子攝主見祭變禮攝主祭祀條）
嫡子廢疾次子傳重當否
無適嗣喪
無適嗣以宗婦題主

次子不當以遺命奉祀之義
適嗣死喪中練喪權主
無後喪
無男主者婦人奉祀題主
過期之禮
過期不葬者期功諸服變除之節
過期不葬者初再期行祀之節
過三年始葬題主行虞祔之節
追改之禮
誤成服追改之節

染患中喪禮諸節
染患中虞祭追行之節（見虞條）
以染患重病追行練祥
親患中喪禮諸節
親患中權止几筵哭泣當否
被罪家喪禮諸節
銘旌題主

卷之三

喪變禮
改葬
告廟之節
告墓
祠后土（同岡內移葬只一行祠后土之義幷論）
改葬實告祝之辨
改葬服
父在母喪改葬服緦當否
父喪中改葬母之服
母喪中改葬父之服
三年內改葬服緦當否
舊山遷祔新葬時服緦行虞之節

設靈寢當否
改斂改棺之節
出柩殯于舊第有祖奠當否（與新葬同須祖奠之節附）
論
破墳出柩異日有更告當否
改葬虞
虞祭無參神之辨
三年內改葬行虞之節
改葬後告廟
除服之節

權厝未完窆者服緦之節（未權厝及權厝三月內永窆并論）
祭禮
班祔
祔位稱號
祔位不論正位之不遷
妾母別廟之說
祔於高祖者祖喪後移祔
無後本生親班祔
晨謁
衆子獨行晨謁當否
參
正至朔望參行當否
饌品（主人斟酒主婦正筯之節并論）
獻拜之節
婦人四拜之辨
外執事之辨
俗節
俗節增刪
饌品

時祭
卜日告廟之節
考妣各卓
饌品
祭時服色
降神兩再拜之義
祝板尺數之辨
祝立主人右之義
亞獻終獻諸父當行與否
獻祔位之節
受胙（餕酒退胙當否并論）
告利成
諱嫌名不告利成之非
行祭遲速
齋素中時祭當否
附 土神祭
禰祭
豊昵之辨
忌祭
考妣并設單設（并祭者并祭前後妣并論）

祭時服色
告利成
忌日接人之節
墓祭
參降先後之辨
先祖墓有故未祭繼葬位行祭當否
墓祭與　國忌相值退行當否
父母墓與外祖墓同岡行祭先後
祧位歲祭之節
卑幼墓祭有祝當否
墓有不安行祭當否
后土祭匙筯當設與否
省墓
省墓時哭拜當否
適遷
庶孽奉祧主當否
長房有故不能奉祀
長房貧窮別廟奉祀之節
親盡神主嫡婦奉祀當否
不遷之位

不遷位奉安之節
支子諸禮
支子官次奉先廟當否
妾子諸禮
妾母稱號及承重妾子題所生母主
承重妾子主所生母喪（題主之節及自孫以下世祭當否并錄）
妾母世祭當否之辨
祭變禮
臨祭有故
兩祭相值
先墓與卒哭相值
祭祝攝行
主人不與祭使人攝行
立後奉祀
未立後前行先祀之節
攝主奉祀
長子無嗣次子攝主
嫡孫幼次子攝主
權攝字義

婦人主祭之非
承重妾子之子祭所生祖母
妾孫出繼承重用次子祭所生祖母
祠墓遇變
失廟主還得處變之節
宗法
傳重
傳重後改題遞遷當否
立後諸節
獨子爲大宗後爲本宗立後

出繼者身死後追出禮斜
三年內立後喪出再期後撤几筵當否
三年內立後行練祥之節
前後妻沒後立後爲前妻子當否
立後受服之節（禪有無見於禪條南塘說）
本生父喪三年內罷繼歸宗改題[illegible]喪（長子）
（則主喪當否及撤几筵後朝夕哭練祥之節幷論）
所後子死更立他子兩皆無子前[illegible]後子
立後後所後者爲支房
襍禮

居家雜儀
上壽
師弟稱號

禮疑類輯續編目錄

禮疑類輯續編即友松吳公講載能之所纂輯也儀禮廢而家禮作斟酌損益乎古今之宜儼然爲一代之制　國朝諸儒賢之治禮者莫不宗乎是書然天下之事變無窮禮之常變隨而不齊不得不質疑論辨各有立說惟其散見而雜出莫可會一謙庵朴公聖源爲是之病廣求諸家之說裒成一書是所謂禮疑類輯也公實與聞是役嘗恨採輯之際尚或有闕遺且有後出諸說之未及入編者於是編摩多年著爲續編凡七家之說書爲四編其義例一依原編頗增其條目彙分類附纖悉無遺要之可以羽翼家禮

上達乎儀禮其於禮教豈曰少補之哉嗚呼禮烏可以徒言哉公早歲摳衣於貞菴閔文簡公之門以篤孝聞　正廟特授寢郎而嘉之卒後幾年又旌其門閭世之覽是書者庶幾知公禮學之有所本也是書成於公之中身久藏巾麓公之弟載光氏爲統卿遂付之剞劂徵跋于淵常淵常以宗黨末學夙慕公之行誼實有執鞭之願今於識後之役其何敢辭謹[illegible]

壬申孟秋下澣族侄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淵常謹書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一

冠禮

衆子之長子冠於阼階

問衆子自爲主而冠其長子則冠者似當在於阼階上南鄉位耶（金在魯）零齋曰似然

將東曲將北曲之辨

南塘曰宗廟在正寢之左外門在正寢宗廟之中間始入外門東行乃至宗廟之前故曰將東曲既至廟前又北行入廟門故曰將北曲（家禮源流疑錄）

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之上之義

南塘曰此既言布席而下又言筵于東序果涉重衍然兩處皆不得不言上言布席承上陳設而言既陳冠服則於此因當布冠位矣下言布筵因下將言將冠者出房而先言此席以指將冠者出房立處在此冠位之邊以俟賓揖就席也（家禮疏義付藏）

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之義

南塘曰此出房二字因上將冠者出房之語而重出當爲衍文明矣（家禮疏義付藏）

將冠者服

深衣

南塘曰深衣之義禮記深衣篇可考而其制詳具於朱子家禮獨續衽鉤邊之制用疏家舊說而未及修正然蔡楊二子或親聞先生晩年之論或親見其晩年所服之衣而并記其說焉則又無一說不具一制未備之恨矣後人不能深究其指而妄意穿穴任其私智輕加損益全乖法象便成別制未免歸於詭異服妖如先生當日之所歎者豈不惜哉蓋衣全四幅以象四時裳交解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衣一幅屬裳三幅者以象每時各統三月也衣裳接連處約圍七尺二寸者以象四時十二月又具七十二候之氣

也圓袂以象規方領以象矩領之兩末搭在衣邊者兩相對垂不成方惟領之中屈摺在衣身上者其形如油尺所謂曲袷也曲者爲方故論語大學矩字訓曰矩者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也矩卽所謂曲尺也故傳曰曲袷如矩以應方曲袷爲半方而兩襟相掩方成全方如圓袂一爲半圓而兩相合後方爲全圓也袂口布外別出緣廣者寸半之緣少凸成方兩袂相合而爲全圓則兩緣相接而爲全方圓中含方與方領繞項微成圓體而方中含圓者相對爲匹矣方圓本只是一體自方而沒其四角爲圓自圓而出其四隅爲方方圓相生自相含具故方領旣交自含圓體而圓袂又包緣方以應含方之象也負繩以應直下齊以應平繩直準平又本只一體繩之直橫置之爲準平準之平縱置之爲繩直繩準相生自相含具故衣之負繩下達準平而齊之準平上承繩直以應相含之義也總論一衣之制袂圓在外領方在中以應天地衣象四時裳象十二月以應五行規矩準繩權五法皆備此聖人所以服之先王所以貴之也朱子又以幅巾方履配爲一體巾圓而覆於上天也履方而載於下地也以配深衣居中而衣裳相連通身直

垂左右有袂兩腋不裁平正端直以象人形者而合以應三才尤見其比物之益博而取義之愈大也然則大帶獨無所象乎夫巾以應乾之一履以應坤之二衣以應離之虛中帶以應坎之中連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坎離升降於其中又豈無所象而然哉其著之於身也兩襟相對垂下而以大帶束之自無所事於小帶之繫定故不用小帶如是而後前襟後繩左右屬衽平正直垂無前挽後拽左撇右挾之患一衣之形正正方方有儼然可象之儀矣方領說所謂兩襟相掩衽在腋下者蓋以衣身寬濶有餘故以

衣之兩襟自相交掩兩袵各相向腋自成領方之形云爾非謂兩襟之交內外相重兩袵之交左右易方如時服之制也若果如是則非用小帶不可繫定也然而不用小帶則可見其言自然之形而非眞謂用手牽挽左右交互也讀者於此一說不能曉解旣以兩襟相重而掩之如時服之制則又嫌其裳前左右六幅皆倒揭而向上全失其準平之形故於衣身前後就添若干寸長而斜修之作一尖斜偏側不正之形而下齊前垂後褰亦失其平雖於著時暫得其平而元非眞形則致直卿所謂糊息要好看是自欺之

端者也此則丘氏之失也又有嫌其衣前二幅相重而前窄後寬左右牽拽一衣之形背不得其平故於衣身之前別加內外兩襟內衿屬裳二幅外衿屬裳四幅衣之屬裳旣有多寡之不均而裳前六幅相重爲四又與後六幅者寬窄不齊矣其外便服著而內實不正者亦與丘氏無異矣此則朱氏之失也深衣篇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雖以裳言而意實包衣也裳之十二幅旣言其應十二月則衣之四幅以應四時者不待言而明矣全言之則衣裳袂領通爲一衣而分言之則衣裳袂領各是一物也沈

家禮言衣全四幅裳交解十二幅又言衣每幅屬裳三幅裳每三幅屬衣一幅又於衣裳之外別言袂領則其以四幅爲衣以應四時十二幅爲裳以應十二月者不啻曉然矣傳所謂制十有二幅之制卽上所謂制度之制非裁製之制也乃并通下文而言非只連下一句而言也蓋曰深衣之制度其十二幅應十二月袷應方袂應圓縫應直齊應平云也言裳之應十二月則衣之應四時固在不言之中而其或有闕文亦未可知也讀者不察乃以制字作裁製之制不顧其與上文相矛盾而必欲以十二幅者當一衣所

八之全數或以衣四幅袖二幅當衣六幅之數而不知衣之四幅本只二幅而袖之二幅中屈之亦爲四幅伸之共爲四幅屈之又爲八幅終不當六幅之數或於衣身二幅之外更加二幅并袖爲六以充衣六幅之數而又不知古今傳記俱無是文而任意添益之爲不可也此諸儒之失也又與南九萬之不從[illegible]口布外別緣之廣崔錫鼎之製用白雲朱氏之法是皆輕肆淺妄務以立異於朱子者自其經說已然不獨此一事也又何足道哉至若家禮方領之說不言其別用布爲袷者似若可疑而袷二寸傳旣明言而

不言其長長與身齊也其制與常服直領之制無異故不言之而但言其爲方之義耳大帶再繚以其衣無小帶故再繚中束欲其緊固而不使衣散開也領緣二寸全没袷二寸不見從玉藻寸半使衣領微露似是矣家禮深衣之制附註蔡楊之説本自明白而讀者輒生異見各自爲制者蓋於方領之説不能深辭而過泥言語妄生穿鑿故耳（附説○喪禮備要領緣註朱子大全寸半大全深衣説及答顔魯子論深衣皆無寸半之説未知何據）又曰玉藻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丘氏説良是鄭時晦引陳註以非之恐自致之不詳也陳註乃家禮

以後説則固不足據以爲古然深衣本文純邊廣各寸半通指一衣之緣邊初無領與裳袂之殊故陳説緣襟旁及下各廣寸半皆釋純邊之意而所謂緣襟旁其指領緣又不啻分曉矣然則其下袷廣二寸之云又是別説袷廣與玉藻註袷曲領廣二寸之説同非指袷緣之廣也陳註本與丘説無異而鄭説據陳攻丘何其誤也玉藻深衣皆言緣廣寸半不言領與裳袂之殊則領緣之同於裳袂此可見矣然則家禮領緣二寸豈或家禮不用袷只以黒緣兼袷而用之故改從袷之廣耶○又按儀節衣身前加四寸長後加一寸長而皆斜修之又從白雲朱氏説衣身上別加内外兩襟外襟綴裳四幅内襟綴裳一幅既與家禮不同又於古制無攷而其制偏斜奇仄不正不齊朱子所謂詭異不經近於服妖者殆謂此類耳今以家禮本文爲主而續衽鉤邊用朱子晩年定論曲袷二寸緣廣寸半用玉藻舊文以補之則其制既正且合古義特後人未之深攷耳衣全四幅以象四時裳爲十二幅以象十二月衣四幅各綴裳三幅四時各統三月也袂圓應規而袂口布外別緣成方圓中含方也（兩袂相合爲圓則兩緣相値爲方其爲圓中含方尤易見矣）曲袷應矩而兩

襟垂下繞項成圓方中含圓也（曲者爲方曲袷爲方如曲尺爲方曲袷[illegible]方又與圓袂半規相當矣）此蓋圓出四角而爲方方沒四隅而爲圓而方圓相生也負繩應直而下接準平下齊應平而上承繩直此又直者橫而爲平平者立而爲直而平直相生也禮記家禮俱無小帶之文則是無小帶不綴小帶而兩襟垂下衣制寬大自相交掩大帶申束衣不散開服之於身前後左右秩然正齊規矩準繩各自呈形豈不是天然自成之法象乎此之朱丘二氏之所製裁用人巧制成偏仄者不可同日而論矣曲袷別用布一條裁入兩襟而加之其廣二寸不

言其長長與衣身齊也規矩繩準本自具於衣制之中不設曲袷則衣無應方之制兩襟相交亦見其圓未見其方也家禮方領其文不明不得不以玉藻說補之也深衣篇制十有二幅畧觀語勢似乎指一衣所用之幅而丘氏之說曲袷一條以當一幅加襟兩片又當一幅皆涉苟且龜峯之說衣身二幅之中屈分當四幅衣袂二幅之中屈只爲二幅亦非自然衣身兩旁各綴一幅爲袂其長僅純齊手深衣篇本文上言袂之長短以反屈及肘爲限則其不限幅數之用亦已明甚矣上文既如此則其下所謂制十有二幅者不指其裳而何（家禮源流疑錄）

大帶

南塘曰家禮本註再繚之文在結於前之下語勢似爲倒置故讀者多疑以爲家禮大帶圍法與玉藻不同只一圍腰而所謂再繚特爲爲兩耳言也如曰再結爲兩耳云爾愚意恐不然玉藻再繚既是再繚腰者而家禮引之則其意不應有異同況繚之爲言圍繚之謂也圍繚之義何取於結爲耳而云爾耶若曰爲結爲耳而下此語也則上既有結於前之文宜以其爲兩耳之語承之曰結於前爲兩耳文義有何欠缺而必下此再繚之語以截斷而疑亂之耶其不然也必矣又有疑其爲衍文者曰玉藻士帶單用繒二寸故必再繚以當大夫之四寸家禮用繒四寸夾縫爲二寸則雖非再繚已當大夫之四寸而亦無欠於玉藻再繚之廣矣安得重一繚以過之耶此其說又恐不深攷也玉藻士帶註特言單用練緶緝其兩邊則大夫以上皆用表裏各四寸合縫之制可知也表裏各四寸則通廣八寸矣士帶若單用繒二寸而再繚爲四寸則又何以當表裏各四寸通廣八寸之制耶竊攷之玉藻士帶用白繒廣四寸緶緝其兩邊爲

二寸而再繚爲四寸則正當大夫表裏各四寸通廣八寸之制矣家禮夾縫之制雖與玉藻緶緝不同其用繒寸數無異則必再繚以當大夫之四寸無疑矣若使大夫之帶單用繒四寸而士用夾縫二寸則固可相當矣大夫既用表裏合縫四寸而士以夾縫二寸一繚相當云者其果成說乎因以家禮本文解之則其曰其長圍腰而結於前者槩言約帶之事其曰再繚之者申言重圍之義蓋曰圍腰結於前而必再繚云爾語意亦自分明不甚難解且圍腰結前兩語與再繚兩耳兩語爲上下貼應之文上泛言圍腰而

下言再繚以申圍腰之必再繚上泛言結於前而下言爲兩耳以申結於前之必爲兩耳一言一申相間相應尤覺其語意之密未見其有倒置也讀者泛省嫌其再繚二字有似倒置則或疑其爲衍文或强解以他說其謬又豈特如倒置而已哉（附說）

帽子

問再加無撤冠巾之文而丘儀有之無乃不撤冠巾而加帽其上如幅巾上着笠耶（金在魯）厚齋曰冠巾上加帽恐無是事也

勒帛彩屨

南塘曰勒帛以帛束腰至膝者彩屨以彩帛爲鞋也喪禮有屨有襪又有勒帛勒帛之別爲一物可知矣丘氏以勒帛爲裹足而又與彩屨合爲一物恐誤（家禮源流疑錄）

冠服未備代用時服

南谿曰冠禮不是難行底事寒士每以冠具未備廢不行三加冠服不必求其難得若以時服代之則何難之有（尊齋語錄）

冠者見父母

問冠義見於母母拜之家禮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不同如此（金致福）厚齋曰恐是朱子參酌古今而定之者也

冠變禮

將冠遇喪

月塘問禮云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不言當冠者何意沙溪曰當冠者雖有服因喪而冠見於雜記及曾子問故家禮不言者蓋欲行禮也

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曾子問陳澔註曰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

温公曰因喪而冠恐於今難行

期服中加冠之節

問期服中加冠祭几筵時頭戴草笠身著衰裳出於南溪禮說云云（沈潮）南塘曰家禮大功葬後許行冠禮則追製冠經只得如來諭之云矣蓋未冠無冠既冠有冠理當如此矣服以始製爲斷之說於此用不得者豈可上加吉冠而下着喪服耶無冠着服終涉苟簡不成貌樣追製冠經似無可疑矣

又曰武王崩成王冠當以喪冠冠之必不以吉冠吉禮行之也期服加冠亦以喪冠冠之則人豈非之哉世俗以吉冠吉禮行之故以爲不可引成王事爲證

也（谿谷沈）

昏禮

不娶同姓之辨

問幼子親事欲議定於安東之金而或言金[illegible]姓則同姓而異氏也幾謬來安云云（權震應）南塘曰[illegible]云說如魯宋之同源魯爲稷之後宋爲契之後同[illegible]於帝嚳然姓既分而年代又遠則不復以婚姻爲[illegible]矣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諱之稱爲吳孟子爲[illegible]之子姓者然則魯宋之不以通昏爲嫌可知也推[illegible]之通昏又何嫌乎百世婚姻不通周道也而周之[illegible]

如此則尤無可疑耳

冠禮父母昏禮主昏者異同

尊齋曰昏禮註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宗子有故則命次宗恐冠昏無異也且冠禮曰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曰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尤丈則以爲父母主昏當通看先師則以爲父母主昏義各有[illegible]一曰父母一曰主昏其所分别豈無其意有一士夫家違適重服其家女子年過三十餘而未嫁[illegible]違昏禮必言主昏者似爲此也（答尹衙老）

南塘曰冠禮言父母而不言主冠者昏禮言[illegible]而不言父母義當互見宗子有期以上喪不可主冠禮父母有期以上喪亦不可婚子（家禮疏義附識）

贊者

南塘曰此贊者指壻婦各在其家醮禮時贊禮者所謂壻及婦人行禮亦指醮禮而言若壻婦交拜時則自有從者相導女家婦人安得遽至壻家壻家婦人亦安得遽爲新婦執其沃盥斟酒之任哉下交拜條温公說又云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爲之據此可見此贊者之爲在家贊禮之人若家禮本註贊者凡兩見而皆在醮條不復他見則明矣（家禮疏義附識）

告祠堂

問女氏告祝云歸於某官某郡姓名所謂姓名壻耶壻之父耶（申暻）尊齋曰婦人謂嫁曰歸以歸字觀之必是指壻而言也

見舅姑

先見祖舅姑當否

南塘曰先見祖舅姑禮無其文不可義起既見舅姑舅姑以其婦見于祖舅姑之室以見舅姑之禮而有贄可矣（答李命賚）

壻見婦親

見婦父母

南塘曰親迎之夕婦父出迎則固已相見矣故但言婦母親迎之夕雖已見婦父未成禮見故明日執贄見之（家禮疏義附識）

昏變禮

將昏遇喪

南塘曰已有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言不可主昏則身之不可昏在其中矣（家禮疏義附識）

無主昏者自主之節

問無父母及同姓八九寸者昏書以異姓親屬主之否（朴弼傳）厚齋曰禮無異姓爲主者依宗子自昏則自告之禮而昏者自爲之以或無妨否

士昏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註曰命之命使者公羊傳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主人註宋公無母故自命之以此觀之昏者自爲之似無疑

廟見

南塘曰祖禰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宋子之說如此矣古禮用奠而今不知爲何物則棗脩代之可矣（答李命奭）

舅姑已沒見廟之節

遯齋曰先廟見而後親屬可也（答洪益來）

問士昏禮舅姑沒則各祝各拜家禮丘儀共祝共拜將何所適從（洪益來）遯齋曰不用家禮而必欲從古無乃未安乎

墳墓遭火變見舅姑退行當否

南塘曰雖與新宮火有異火及墳墓則似不可晏然行盛禮退行三日後爲宜然灾有大小火及墓庭而不及墳上則依禮行之似可矣事有難便者只執贄見舅姑不設杯酌亦不爲無妨耶（答李命奭）

喪禮

遷居正寢

南塘曰遷居正寢只曰疾病則非謂臨絕之時既遷亦未必皆死也君子貴正其終馮說不可從（家禮源流疑錄）

設尸床

問既絕之後無設床之文至遷尸條乃設浴床而云去簀去薦何也去薦未詳（中暇）厚齋曰喪大記疾病廢床又曰始死遷尸于床註曰尸初在地冀生氣之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于床家禮本條註亦曰設床于尸床前然則設浴床之前已有尸床可知薦韻書藁

曰薦

正尸

陶菴曰楔綴已是見於經者而非徒此也頭面肢體以至眼睫鬚髮必令正直手足肘膝亦當以溫手按摩使其伸舒矣或因凡具未辦斂若不能如期而於斯時也或有後忽則手拳足戾將有難言之憂必須以時入審可也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子思曰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附於身者猶然況於身體乎孝子之盡其誠信尤當在於正尸之節也（四禮便覽）

立喪主

父在父爲主

厚齋曰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註曰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其舅主之云云尤文以奔喪統於尊之義爲主而先師亦嘗從之矣（答中縡）

問父在母喪父當主之而喪禮備要有孫哀子哀子之別云云（金悌）厚齋曰父在母喪父爲主有朱子定論則備要祝辭註未知何意家禮書疏孫子下註曰母喪稱哀子今備要專用此註似是因此而致誤也

主喪者有故攝主

問子喪父爲主而門人在遠家有伯兄又是宗子當攝主此喪而葬後祝辭當云父在南海謫所遠未將事屬伯氏告于亡子某云耶此乃一時攝行與本無主而攝主者有異不必以攝主之意別告而只於祭時祝隨加父在以下十三字如何雖伯氏攝告而悲念相續心焉如燬二句則恐不必改用矣（朴聖源）陶菴曰從此乃以下說爲可

主婦

沙溪曰初喪時主辦喪事則當以亡者之妻主之至於亞獻則當以主喪者之妻爲之有何疑也（答月塘）

易服

易服之節

遂齋問男子扱上衽註揷衣前襟之帶所謂帶是兩襟相掩之小帶耶尤菴曰前襟之之字或作於字如是看則似無可疑若以之字看則當如來教矣然如此看則所謂衣者未知指全衣而言耶

問揷衣前襟於帶或以爲此帶指衣之小帶恐不然古者深衣不綴小帶惟束以大帶而已此帶當以大帶看（韓弘祚）厚齋曰恐得之第今人鮮服深衣而扱上衽之禮又不可廢則扱於衣之小帶蓋不得已也

問扱深衣前襟於帶則去冠不去帶明矣今五服之人並去冠帶如何（成通行）巍巖曰按變服旁通圖此本十五升白衣深衣非平日吉服黑縁者則帶恐非白繒黑飾者是白布帶也去冠服一節妻子婦妾外惟爲本生親及爲祖爲妻則有矣五服之人豈盡去也

陶菴曰去上服一節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以此觀之則上所云改服之爲羔裘玄冠可知士喪記註亦云爲賓客之來問病者朝服庶人深衣今人則侍疾憂遑必不能具朝服且華飾之外無可易之衣若不曉此義而認上服爲今之道袍直領之

屬則非矣又考檀弓疏始死則去朝服着深衣楊氏曰始死至成服白布深衣不改然則始死所改之服勿論大夫士庶皆是深衣而今之道袍直領可以代深衣侍疾時改服似當以此而如不能則易服時不惟不可去追服可也（四禮便覽）

服人去冠當否

問易服條服人無去冠之文而世俗無論服之輕重皆去冠先師於此甚加非斥而謹按問解則曰云云（見原編）尤菴亦曰云云（見原編）旣有沙尤定論依此期服則去冠爲穩耶（沈潮）南塘曰家禮旣無去冠之文則先師說恐是但不可著華美之服若緇冠布笠之屬恐無可去之義耳

襲具

婦人冠制

問掩用練帛練帛乃白色何用白耶（中喙）厚齋曰士喪禮襲條曰掩練帛古禮然也

陶菴曰掩之爲制就全幅析其兩末爲四脚先以全幅一邊則當腦而以兩脚結順下一邊則抹額而以兩脚結於後項中小帶結於髻前故與此不同矣（答蔡命洪）

南塘曰掩以邊幅當額前裹之畧以析末處當額前誤矣（家禮源流疑錄）

婦人衣帶

陶菴曰備要所謂圓衫卽家禮之大袖而俗制圓衫則對衿後長前短又於袖端以彩帛施數層謂之鷰香袖詭異不經若去鷰香袖前後無長短得與裙齊則爲有袖背子（四禮便覽）

厚齋曰深衣篇註男女一不嫌同服旣曰同服則帶制想亦與男子同也（答李敏坤）

飯含

厚齋曰柳匙禮經無文此是俗禮也（答李汝觀）

南塘曰錢象天圓陽之屬也米是地産陰之屬也錢三米二升從陰陽奇耦之數也（家禮疏義附識）

子婦喪飯含

厚齋曰飯含一依家禮主人行之恐得之祭祝父皆主之竊攷禮書朋友亦飯含孝子不必親行可推知也（答李敏坤）

襲奠

陶菴曰家禮襲奠卽古禮之始死奠旣從古禮則此奠不設爲宜而但襲在經宿則依家禮設奠無妨小斂在襲日則有小斂奠襲奠自當闕之（四禮便覽）

靈座

設靈座之節

南塘曰前旣言奉養之具皆如平生則靈床之具飲亦已在其中而於此特言其設故讀者疑之故如玄彥明之疑上食當在奉養之具之中者矣然所謂奉養之具蓋指平日飲食（如度用之物）服御（如杖屨之屬）玩好（如簡書琴瑟之類）之物皆仍而不廢一如生存之時若上食靈床乃喪禮之大節固不可一時並擧而不專於襲斂之事況未殯之前尸在床上覆之以衾則靈床之具

無所容其復設矣故旣殯而設靈床成服而上食豈不於事有漸次於禮無苟艱紛窒之患耶（家禮疏義附識）

魂帛

魂帛（魂帛不用箱之義見於反哭條中南塘說）

陶菴曰今俗魂帛之制各殊而於禮俱無所當家禮旣有結白綃之文則只當依此用結帛也（四禮便覽）

銘旌

問柩未成而銘旌書柩字（趙翼龍）陶菴曰士喪禮疏銘旌表柩不表尸故據柩而言尸雖在床亦可以言柩又曰巡將司果皆非實職淑夫人淑人之稱僭矣孺人雖亦非實然猶不害於禮窮則同之義耶

親厚入哭

陶菴曰遂弔主人一段儀節之見於備要者頗詳然此在始死日孝子哀遑罔極之中未可語此出見不出見禮恐皆難行親厚之入哭者拜靈床後還入幃內向主人而哭主人哭對無辭如是而已未親厚者徐待成服而弔慰未晚也（四禮便覽）

小斂

小斂日數之辨

厚齋曰按問喪曰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以此觀之三日前[illegible]

掩面恐非禮意沙溪說是權宜處變之道恐當并行而不相妨也（答李汝眠）

一　括髮布頭帶

南塘曰括髮頭帶之制果是難曉今以本註文勢觀之則似先以麻繩束髮為髻後施頭帶於其上然故之禮經則頭帶即布總所以束髮本者括髮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後如着掠頭其制蓋與布免同然則當先施頭帶後加括髮矣又按冠禮陳冠服註有曰櫛帶掠觀其文帶先於掠櫛先於帶則似先以櫛理髮合紒次以帶束為髻次加以掠喪禮頭帶括髮與冠禮帶掠雖有布麻繒絹吉凶所需之不同其制若無異則其施用之節亦必無異矣然則家禮本註先言括髮後言頭帶者或因正文只言括髮不言頭帶而括髮本於禮經頭帶出於後俗故先言括髮後言頭帶而不必施用先後為言之序耶愚於此外有所疑焉小斂時若用古禮主人兄弟加白巾環絰則憑尸後括髮將去巾絰而施括髮耶抑還施巾絰於括髮之上耶既曰括髮則非可施於巾絰之上者而施之巾絰稍飾之下者又非袒括髮去飾甚之意也喪服小記註曰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冠

冠而猶有笄縰將小斂乃去笄縰着素冠斂訖去素冠括髮以麻所謂素冠即巾絰之禮也據此而小斂時着巾絰憑尸後去巾絰加括髮至成服乃去括髮庶為得宜而備要去巾絰在襲絰之時則又似不取小記註說抑括髮襲絰其間不遠故雖以襲絰為言其實去之在括髮之時耶（家禮疏義附義）

小斂奠

厚齋曰云云（答柳貫三○見遣奠條遣奠不言主人拜禮條）

問早幼者亦拜註儀節孝子不拜云云（李仁培）巍巖曰早幼二字本指主人以下之文也家禮本指沙翁定論並如此而丘儀獨有云云故沙翁雖節入於此而蓋亦疑而未詳之辭耳

大斂入棺

舉棺置堂中

厚齋曰士喪禮棺入主人不哭云者非謂奉尸斂棺而入只是為先置殯中而入耶（答金在魯）

高氏縮絞之辨（高氏之絞縮者三蓋取一幅布裂為三片）

南塘曰裂為三片蓋謂析其兩端為三而非謂通身裂破也然下文裂為六片乃謂通身裂破也上下用裂字不同其致讀者之疑宜矣若謂高氏實以縮絞

一幅亦通身裂破則此固事勢之所不行者豈高氏之智不及於此耶特其語有未瑩耳（家禮輯覽附錄）

齒髮未入棺處變之節

問亡人落齒須髮怨未入棺（共啓勲）厚齋曰向見一人家以亡人平日所落齒髮納于壙中亦未知如何也

柩衣

陶菴曰柩衣之制上玄下纁而中間縫合宜矣（答李會祥）

成殯

問廬火土龍靈寢似難行之（李仁啓）巍巖曰成殯本以土墼今之土龍卽其遺意靈寢何可以土龍而廢之

難行之端竊所未喻

成服之節

衰服之制

問家禮小註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所謂削幅何謂（月塘）沙溪曰削幅云者各除一寸爲針線之餘非削割去之也削猶殺也

婦人喪服之制

厚齋曰家禮婦人服果無經帶麥條婦人服亦不言帶則此無乃因書儀之文或用當時俗禮否揚氏[illegible]古禮補之而近世好禮家亦有用之者矣（答徐弘祚）

問婦人適重制者世俗多不製服只以布帶成服此似苟艱矣雖期大功當以大袖長裙爲制耶（李命輝）南塘曰來說甚是若不用大袖長裙則當用上衰下裳之制矣

成服時拜禮有無

陶菴曰古之成服必於朝哭朝哭則無拜而今俗多兼行於朝奠故有拜而闕朝哭實非禮也（四禮便覽）

成服遲待齊會當否

問服人在喪次者早起各服其服不必待在遠者（成遠行）巍巖曰有服之親早上約與一齊成服似好至或

緩不及期則又何一一等待也恐在臨時處之耳

五服

總論

南塘曰聖人之制喪服其義不一而條理間架至爲整齊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此一義也服祖之子同於祖服曾祖之子同於曾祖服高祖之子同於高祖服兄弟之子同於兄弟此一義也服父之子不敢同於父三年之喪不可貳也故降在期（答金誠行）

爲本宗服

承重孫祖在爲母

尊齋曰父卒祖在壓屈而服母期者古今禮家之所不言故先師以沙溪説爲未安况備要輯覽兩條皆下得一疑字此沙溪疑而未決之説也禮有祖不壓孫之説愚意以先師説爲準（答朴斗堂）

父爲長子

南塘曰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蓋曰何以爲此子三年也爲其正體於上又爲其將所傳重也三句皆以子之身言文義本自明白乃爲疏家所亂生出爭端其以上下句皆屬子之身而獨以中間一句屬之於父祖之身文義果順乎正體於上既本指子之身則父祖之正體非正體非所可論也且以義理言之則由父祖而視子孫可論其正不正與體不體由子孫而視父祖又可論其正不正而體不體乎若曰是父是祖正體也當爲其傳重者三年是父是祖非正體也不當爲其傳重者三年有所輕重低仰於父祖之間則其果成義理乎只此可以定疏説之得失矣（答金謹行）

次子承重者服以長子當否

問長子廢疾或殤死而次子承重者尤翁謂當服三年如何愚意則第一子死於八歲以前者則固當更立第二子亦名長子服三年其死於八歲以後而父爲之服者與廢疾不傳重者則次子雖立只當謂之庶子爲後而不得爲極服也如何（任聖周）陶菴曰愚見亦如來示而但所引説出於先正安敢自信其不謬耶徐當更思之

爲所後子服三年當否

問晦可兄弟以爲繼後子不在四種之科養他子爲後云者指收養子而言此説如何（任聖周）陶菴曰繼後子則正指傳重而非正體者晦可兄弟之言何故如此實未可知也

又曰所後之子以四種論之終屬正而不體蓋長嫡相承則不可謂之非正然必所生然後方可謂之體父子之倫一定固無間於所生而謂之親生則未也安得謂之體也世俗往往稱所後爲養子者固無識之甚但賈疏中爲後二字既是歸宿處則養字之不可看作收養也明矣（答尹鳳朝）

南塘曰爲所後子服三年鄙見亦同於諸賢所謂爲父子則體也非庶子則正也云者極是極是禮爲人後者著服何也爲人後者本非父子而爲父子者也

本非父子則疑於其降之於所生故特著之以明其同之於所生也然則不爲所後子著服何也所後子爲其後同之於所生則其父爲其子亦當同之於所生也此不待特著而後見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同其所後於所生固也父於子亦同其所後於所生何也父子一體也父之視子子之視父其義一也父之視子降之於所生則子之視父亦將有閒於所生乎父子相視不如其所生則是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實也非所以盡父子之親而極人倫之至也父之視子既同於所生則繼長子而爲後者服長子三年

長子死而爲後者服衆子期亦不待別著而見也父子之服禮之大目也爲人後者又是禮之變也豈有闕而不著之理哉特著爲父之服以見其爲子而同入於子服之條矣不別著者乃所以深著父子之義而非有所闕略矣賈疏於此有所未察而徒以世俗之情度之意其所後當降於所生而四種之說只據其所生而言故又爲其所後而言之所謂養他子爲後者是也何以知其爲所後而言也賈疏於爲長子條捨其明白之傳文而創爲別說必其四世正嫡而後許服三年則其爲三年者蓋已寡矣中間有支[illegible]繼承者亦不許三年則其直取他子以爲後者其異許三年乎此其意不難知矣疏說此等處直可斷之爲非何可曲爲之說以救其失乎尹君所謂嫡母養妾子爲後者爲嫡母後者即其爲父後者也爲父後而稱母後者固已非正名之義自父而言則乃是立己子爲後也何可曰他子乎立妾子爲己後包在立庶子爲後之中又不容別說也常夫所謂收養子爲後者所祭若是同宗子則此即是所後者也若是異姓子則異姓爲後乃是後世鄙俗亂倫悖禮之事初非禮經之所許也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

爲之後賈疏雖有誤處本皆據經傳而爲說則其說之陋何至若此之甚哉尹君與常夫又皆言養字不可言於所後此一句重在爲後二字養字只是言爲後之事如言立他子取他子之云耳本不可深著大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所生子亦言養則所後子何爲不可言養字乎高明之言收養子無服此與繼父之無服於子同二子之爲其父服只爲其有養育之恩二父之於其子亦有恩之可言乎是以禮只著子爲父之服而不著父爲子之服蓋只視其恩之有無耳聖人於此豈無義意而然哉若以同居之情

欲報之則亦只當用同爨緦之文耳高明之謂無服甚是而常夫之非之亦誤矣尹君又以正體之體爲繼體之體而非父子爲體之云者亦甚誤父子爲體故孫不得爲體若是繼體之體則立孫爲後獨非繼體而子之不得爲後者亦謂之體何也正體二字本皆指子之身謂之繼體則體字屬之父尹君嫌其如此謂之繼承之體則體字雖屬於子亦不成言語矣旣爲父子卽同骨血之親何爲必分骨血非骨血而強爲之說反使其父子相視猶有所間隔耶（答沈湖）

後攷語類禮六喪服條卓錄曰爲所生父母齊衰

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朱子蓋亦以所後父母爲養父母也卓錄下楊錄三條皆論承重所謂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者蓋謂庶子之承重者也不言承重蒙上文也據此則䟽說適適相承而後長子三年者可見其非矣（與沈湖）

又曰近閱先師遺集其答權明仲書論所後子亦服三年不可與所生子分看得此定論深幸吾輩所見之不甚悖於禮意也（答金謹行）

爲長子婦

南塘曰於子則正體傳重三事俱備然後方服三年一不備則不得三年婦是外成也元無正體之可論而只以傳重一事爲主云云（答金[illegible]）

爲宗子

南塘曰所謂爲宗子及其母妻服齊衰三月指繼別之宗百世不毁者又安有不勝服之患耶繼高之宗當服本服緦若以宗子之服服之禮書當著之矣繼高以上親盡宗毁旣曰宗毁則安得猶服宗子之服耶（答朴正源）

爲嫁母服

妓妾子爲所生母服

厚齋曰來示所謂以嫁母服服之者恐得之期後心喪禮有明文似不可已常時服着用生布衣蔽陽子布網巾可耶其妻若子之服不見於禮書不敢知惟通典曰母子至親無絶道非母子者絶是故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以此旁照則嫁祖母恐亦無服耶（答閔致龍）

爲養父母服

至親收養服本服

厚齋曰收養之服可施之於踈族不可施之於至親以姪而養於叔父則豈可舍叔姪之本服而服收養

之義服乎爲愛養而服心喪則叔侄之義輕而收養之恩反重也（上玄石）

父母在及父卒長子降服期

問收養父母齊衰三年而又云已之父母在及父沒長子則降云云（宋基孫）厚齋曰自三年而降則爲期可知來示所謂降服期而以心喪終之者恐得之

服制及題主帳籍之式

問三歲前收養父母服三年耶朞年耶養從孫則其養父題主何以書之耶或曰祖孫間不當題考妣此說何如其服色亦何以爲之其戶口書已之四祖耶或可書養家四祖耶（鄭異啓）遜齋曰收養之服雖不現於禮經而家禮有之三歲前收養者則視同親父母而服三年國典亦如此第國典養子之父母在則爲其養父母降服不杖期仍心喪若是長子而收養於他人則雖所生父母歿後爲其養父母猶不得三年矣題主則不問三年期年當書顯養考矣雖曰祖孫間而旣着一養字則考妣之稱無妨也服色則蔽陽子布網巾鹿布直領可也朴玄石曾如此云矣戶口則書已四祖而其下書收養父某官某收養母某封某氏可也收養異於出繼當如此而可矣

爲殤服

殤喪虞卒哭當否

厚齋曰殤喪似無虞卒練而惟開元禮有虞祭矣至程朱又有立主之說然則立主行虞當無疑但開元禮旣虞而除靈座未知三虞包在虞字中耶第家禮旣虞之文多從初虞而言則此亦只以初虞而言耶今左右旣爲立主則并行三虞不至未安耶卒哭以下不行明矣（答金櫓）

庶殤不祭之辨

問禮云庶殤不祭庶子而殤則勿論適妾所生并當不祭耶（申曙）厚齋曰家禮不分嫡庶則從家禮行之如何

不冠笄者不論年皆爲殤

厚齋曰女子十五而笄之說女子當笄之期也若不笄則不可與旣笄者同而混謂之非殤其爲中殤無疑（答韓師卲）

殤喪不設魂帛

厚齋曰開元禮殤喪不復魂則不設魂帛無或用遺衣服之類耶曾子問曰祭殤不告利成註曰無尸故也所謂無尸者與開元禮不復魂之意似相發也立

主乃程朱之說而只言立主又不言設塊帛則亦有深意否（答韓師朝）

殤喪不論郎階

問人家有八歲兒以其親資窮代出通德之階據國制男子授職亦不爲殤（趙翼龍）陶菴曰八歲加出已是異事通德之階本非實職豈可以下殤服期年之重乎決知其不可

冠則不爲殤

問二十前死亡者已冠則其服制如成人否若是大宗家長子則其父亦當爲斬衰三年耶（朴聖源）遯齋曰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儀禮殤大功章若成人則爲之斬衰據此二說則雖在殤年而死已冠則當服之如成人其父斬衰無疑

三殤降服之圖

儀禮喪服大功章曰殤服大功九月七月

長殤中殤降一等
下殤降二等

		從祖祖父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從祖祖姑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從祖父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叔父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姑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從祖姑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從祖兄弟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從父兄弟 長小功中從上 本服大功 亦小功下緦	兄弟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己	姊妹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從父姊妹 長小功中從上 本服大功 亦小功下緦	從祖姊妹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從父兄弟之子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兄弟之子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子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兄弟之女 長大功 中七月 下小功	從父兄弟之女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之殤中從下 齊衰之殤亦中從上 此主丈夫之爲殤者服也		兄弟之孫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孫 嫡孫長大功中七月下小功 庶孫長小功中從上亦小功下緦	兄弟之孫女 長緦 本服小功 中從下無服	齊衰之殤中從上 大功之殤中從下 小功之殤亦中從下 此主妻爲夫之黨服也	

爲妻黨服

妻亡無子服其父母

南塘曰妻亡無子謂之義絶而不服妻父母俗見無據也（答朴正源）

爲人後者爲本生親服

爲人後者之子爲其父本生諸親

厚齋曰出繼子之子爲本生親喪不見於禮書似以其父之皆降一等爲準故耶所謂外服不降者本以不爲出繼者言也今欲引而用之於出繼者恐不然（答韓師朝）

私親爲爲人後者

問家禮服圖爲人後者其本生父母亦爲之降服不杖期凡於子幷服不杖期是不當言降也這處没理會得（厚齋）尤菴曰旣是出後則於本生父母已踈了玆謂之降者盖亦示踈若泛說期則與衆子都滚了必須如此說

問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而惟父於子爲不杖期則與衆子期同而未嘗降一等盖以降一等則反輕於兄弟之子也祖於孫降一等小功則與兄弟之孫小功同此則固無所妨碍而曾祖於曾孫降一等而無服則是又反輕於兄弟之曾孫若用爲子不降之例則亦當不降而同之於兄弟之曾孫云云（或人）陶菴曰曾祖降一等而無服於情理恐爲不然然禮無可據而直以旁照斷行豈不爲汰哉之歸耶未敢遽以爲是

妻爲夫黨服

爲本生舅姑諸親

厚齋曰爲本生舅姑服大功喪服期及朱子說十分明白伸心喪與否禮無明文而其衣服飲食不可與例服大功者同心喪之義在其中耶頃年賤婦行心喪之制耳（答金在魯）

又曰朱子於本生父母旣曰其妻降一等服大功以此觀之於夫之外黨降而無服可知（答金在魯）

南塘曰爲人後者爲其私親降一等旣升舅姑服三年則出後於人者自當降一等服期父母舅姑之喪夫婦旣同則心喪亦當同之（家禮源流疑錄）

出嫁女爲本生親服

降

出嫁女爲曾高祖父母及兄弟侄之妻不降

南塘曰三年之喪不可二統而自期以下則無二統之嫌降於父母無二統也不降於祖父母曾高祖不敢薄於祖先也降於兄弟侄內夫家也不降於其妻不欲殺於兄弟侄之恩也嫂叔無服而娣姒婦相爲服亦如此雖以遠嫌而無服娣姒相爲服所以親愛其兄弟也（答金謹行）

又曰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及兄弟之子同在於期而祖父母恩重義重而服輕故不降外親比他功緦之親屬近情重而服輕故不降此與男爲人後者不同爲人後有二統之嫌而女適人無二統之嫌也（答金謹行）

妾爲君黨服

妾爲君之子婦無服

陶菴曰婦無爲夫之庶母服則妾似亦爲君之子婦無服禮無可據之文其或以此也歟（答朴獻可）

妾爲女君

厚齋曰妾爲女君服期古禮而其後更無加服家禮入子期服條何疑焉若婢妾則禮無所據然有奴主之分恐不可與他妾同服期也（答金在曾）

妾子爲本生親服

嫡母在爲所生母

問庶孽之有嫡母者遭其母喪當降服耶伸服耶儀禮則雖云當降而家禮則不言其降陶文則當伸服云云（李命爽）南塘曰陶菴說可疑家禮不言降父在不降母既從時王之制故嫡母在亦不言降其母耶今當以儀禮爲正

承重妾子爲所生母黨

問庶子爲父後不過承重奉祀而已非謂如爲人後者則庶子於生邊雖不敢申服生母之爲親母外祖之爲外祖未嘗以其承嫡爲後有所變遷矣如何如何（李世弼）厚齋曰來示果似然矣但古今禮書無一言及此是未可知也

承重妾子爲君母黨（爲私親服并論）

厚齋曰承重妾子爲君母之黨也所謂從服所從亡則已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者其意不過以爲君母既卒則更無可從而服別無君母卒則更爲所生母黨之服之說按儀禮緦條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雖其所生之母亦不敢以母服服之況所生母之父母何敢以外祖父母之服服之乎又按家禮緦條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無服也以此觀之承重妾子不爲所生母黨服十分明白（答李世弼）

承重妾子之長子爲其所生祖母服本服當否

遯齋問庶子爲父後而承重則其長子將爲祖後者爲其所生祖母當無服歟或曰父在子不得承重當朞云此說何如尤菴曰妾子傳重則爲其母只服庶母之緦其子既緦則此子之子安敢服朞年之重乎

承重妾子之諸子爲其所生祖母服本服當否

遯齋問承重妾子之長子將爲祖後者固當無服而

其群弟則當何服耶若爲之本服則其父旣緦其子服朞年之重於義有所顚錯若使之無服則與其爲祖後者似無分別云云尤菴曰妾子旣承重而於其妾服緦則爲此子之子者雖非承重之孫安敢服是妾乎

出嫁姑姊妹女無夫與子服本服

問家禮爲姑姊妹女適人而無夫與子者服期而其他不爲舉論（金在曾）厚齋曰自孫子以下無所見只當依例行之禮所不言者恐不可行也

童子服

問殤服有上中下之分童子爲諸親服亦隨其年爲之服限耶（中殤）厚齋曰童子遞減報服沙溪說也第玉藻曰童子無緦註曰童子未能習禮父在不緦父沒則本服不可遺也旣曰本服不可遺則自緦以上皆服本服明矣隨年遞減未知其如何

諸服有無同異辨

厚齋曰服制條內外兄弟不言姊妹幹嘗疑之稟于先生則曰此當撗看兩姨兄弟下有姊妹二字則內外兄弟下亦當有姊妹互看爲可（答柳貴三）巍巖曰本文從母之子舅之子此兩子字實皆兼子女而言也其論從母兄弟處則有姊妹字論內兄弟處則無姊妹字若據此以疑之則看得不免少疎舅之子女儀禮本緦也何嘗無之（答成道行）

朝夕哭

陶菴曰代哭旣止夕哭當自此日（入棺日）始（四禮便覽）

朔望行奠之節

陶菴曰士之月半奠不見於經而東俗設饌甚盛與月朔無異殊非禮意然狃於習俗猝難變改則依沙溪差減行之之說或不至大悖耶（四禮便覽）

俗節

別設合設之辨

陶菴曰三年內俗節依殷奠無上食似宜（答李惠謙）

上食

成服前上食當否

巍巖曰此本出五禮儀而於古今與禮皆無見文又沙溪嘗備論此一節而曰當從禮經則其所商確去就也當爲定論矣近日或有斷然行之者而獨鄙意則凡係疑文闕義非得不易之論則何敢容易創新也（答成道行）

薦新

陶菴曰栗谷論祠堂薦新有曰若五穀可作飯者則當具饌數品儀如朔參若魚果之類及菽小麥等不可作飯者則於晨謁時啓櫝而奠獻以此推之三年內薦新五穀之可作飯者作飯用於上食其餘於上食及奠同設爲宜（四禮便覽）

生辰

陶菴曰生忌之祭實非禮之禮先儒已斥之三年之內則有象生之義於朝上食後別設數品饌而儀如朝夕奠恐亦不妨否（四禮便覽）

弔慰

內外喪同殯入哭之節

月塘問內外喪殯於一處則似不可爲弔外喪而便入沙溪曰爲外喪入哭則雖有內喪同殯何妨也今人接親厚之客雖有室人在房內亦引入中堂何異於是

弔內喪

厚齋曰嘗聞之師弔內喪者不哭禮也但與喪人平日情親則哭之亦可（答具啓勳）

撤几筵後受弔之節

問同姓有服之喪過期後始造其廬而几筵已撤受弔無處云云（李敏坤）厚齋曰檀弓越人來弔事外未有所放但越人與同姓有服之至親有異則恐不可爲證雖期服已盡几筵已撤而主人猶在心制弔者又是屬近情親則始見之日哭弔似不能已也沙溪曰朋友情厚者墓草已宿哭之何害朋友如此況至親耶

奠賻

厚齋曰儀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若只知生者而賻則恐無賻狀於靈筵（答韓弘祚）

葬期

論渴慢葬

問祖妣襄事將合窆於祖考而山運不利來月十三日外無可用之日以發訃之纔聞三十餘日云云（崔一觀）厚齋曰春秋譏渴葬

陶菴曰近日士大夫往往有踰月而葬者是固出於事勢之萬不獲已而於禮意則極未安（答許汲）

治葬具

穿壙之具

外槨用否

陶菴曰棺之有槨古禮也而家禮不用豈以灰隔代

石之後已是無使土親膚而槨則腐爛之後壙中寬廣反為所害故然耶今人或有用之者或有不用者然并著其制以備參攷（四禮便覽）

發引之具

翣

陶菴曰黻翣只當論大夫士之別前喪用否恐非可論（答李惠輔）

輓詞

問自經辛壬之禍不復請輓於人自有意義云云（閔遇洙）陶菴曰請輓恐亦非時且違遺意不必趣葬前為之惟於親友中所欲請之處略致此意使之從容述輓似為穩當

窆葬之具

玄纁

問銘旌則用綃柩衣則用紬為計而玄纁則或言當用廣織等高品或言當用紬綃等輕品欲用輕品者欲其與銘旌柩衣相稱也二說孰得禮云玄纁用丈八尺云云（閔遇洙）陶菴曰丈八尺似是十八尺用尺則攷見家禮輯覽尺式而依朱子說為可耶高品輕品兩說俱各有義而愚見則相稱之說似好

誌石

陶菴曰今用燔磁制極精好從俗為宜且依俗制用片灰刻字亦可（四禮便覽）

又曰若用燔誌則盛以石函而埋之或盛以木櫃以石灰拌勻者塗其上下四旁尤好（四禮便覽）

題主之具

韜藉用紫緋之辨

巍巖曰紫緋乃當時所貴尚也先生既取之則便一成典遵用恐當（答安國光）

告先墓

問葬時告先墓只依問解所錄矣或言告辭上下宜有頭辭及謹告字（或人）厚齋曰有頭辭者祝辭式也此告祝之所以有分也亦端謹告字書之恐宜

祠后土

陶菴曰今為某官姓名書儀云指主人若以主人名則文勢欠詳士喪禮哀子某為其父某甫云云以此推之於此當添為其父某官某公內喪云為其母某封某氏（四禮便覽）

啓殯

問啓殯奠在發引前一日而世俗從擇日行於祖奠

後（洪子容）厚齋曰當依家禮行之擇日拘忌之說無稽之甚也

因朝奠以遷柩告註設饌如朝奠之辨（遣奠祖奠）

（饌如朝奠之朝字弁論）

南塘曰玄明彥曰朝奠之朝朔字之誤既因朝奠則又安得云如之耶古有啓殯之奠饌品當加於朝夕常奠今此告遷之奠實當啓殯之禮則饌品亦當如古也下祖奠遣奠註饌如朝奠朝字亦皆當作朔字其說恐是（家禮疏義付籤）

朝祖

朝祖時告辭有無之下

沙溪曰朝祖時無告辭者以死者是主人而無可告之者故也若支子死而朝祖則主人爲之告恐不違於禮意（答月塘）

朝祖時卑幼祔位降置當否

厚齋曰家禮朝祖註曰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曰辭尊則其非辭祔位之幼少者可知況生前將謁廟時既無祔位降置之事則何可於朝祖時獨爲降置席上耶（答洪子容）

異居難行朝祖

厚齋曰宗家異居其禮難行曾見張旅軒集曰以不得朝祖之意告于宗家祠堂爲宜（答尹衛老）

朝祖不可行於祖遣後

問家廟欲於啓殯前奉還鄉廬先行祖遣奠於京第追行朝祖禮於鄉廬有違禮經（李命傳）陶菴曰朝祖一節是死生永違之際禮意懇惻有不忍闕者追行先行皆無所據家廟之前四日雖發難拘於家間事勢而明知其爲失禮則只當變而適之事孰有大於此者耶發引後始奉家廟於理爲順外此無他道矣

禰廟朝祖之節

遂齋問只立禰廟而葬時朝祖告辭請朝祖之祖字似不穩當尤菴曰朝祖之辭當從實改以禰字似宜或代以廟字或祠堂字如何

遣奠

遣奠不言主人拜禮

厚齋曰遣奠之不言主人拜禮未知何意然以家禮攷之襲奠亦無拜禮小斂奠始曰卑幼者再拜而又不言主人故丘儀曰孝子不拜大斂曰如小斂之儀云云則亦無主人拜禮豈初終之時主人悲哀荒遑不能備禮故無拜耶至朝奠乃曰主人以下再拜上

食夕奠朔奠皆曰如朝奠儀薦新曰如上食儀祖奠曰如朝夕奠儀云云則自朝奠至祖奠皆有拜禮矣惟遣奠曰饌如朝奠而已更不曰如朝奠儀儀禮遣奠圖亦只言主人踊而不言拜禮則此等處似不無微意無乃此時尸柩已載車將發則主人之悲哀荒遑與初終時同故亦無拜禮耶惟丘儀有主人以下哭拜之文（答柳貴三）

遣奠設於門外之義

魏巖曰人家門闌卑狹則不得已設於門外勢也爲其閙撓預行於室中無乃顛倒無據耶閙撓之弊亦勢所不免惟相禮者得人則差可從容耳（答成道行）

遣奠註有脯之義

南塘曰奠皆有脯此將言有脯何也蓋有所不辨耶他奠或可無脯而遣奠之脯將以納苞不可無故耶（家禮疏義付籤）

發引

發引返魂步從乘馬之異

問發引時主人以下哭步從返魂則乘車馬豈有殊於柩行返魂時耶（韓弘祚）厚齋曰似然

攝蕉亭之辨

問發引條所謂攝蕉亭何物（尹衡老）厚齋曰或云如今香亭子

發引日朝上食朔望奠之節

陶菴曰今人例於遣奠前先行上食或遣奠時兼設上食蓋爲路中難於設食也然奠食自有先後之序且於發引條明言食時上食則不可從俗行之也（四禮便覽）

又曰發引之日質明行遣奠因而上山上山後待食時上食似宜殷奠自當并設矣（答李惠輔）

又曰遠處則途中行上食得之而喪家則至近住柩於山下望奠兼行上食而後上山豈有可疑（答李命裁）

窆

奠玄纁

問儀禮藏苞筲于旁註曰棺椁之間家禮神主圖式註曰窽其旁以通中又襲奠註曰夜間寢于尸旁發引章註曰主人兄弟皆宿柩旁皆是旁側之旁然則贈條柩旁之旁與此四旁字當一視而無殊矣據此則玄纁之置棺椁之間無疑或者據柩東二字置于柩上東邊甚不是云云（李世弼）厚齋

下棺無拜辭之節

問下棺掩土千古永訣主人因贈而拜餘者無拜爵云云（申曝）厚齋曰主人之拜非爲永訣而拜因其贈禮而拜也餘人則當依家禮哭盡哀而已

題主

對卓置盥盆帨巾之辨

南塘曰對卓謂對硯筆墨所置之卓而設巾盆也非謂對置一卓也設卓西向而曰對卓則似設巾盆於靈座西南而又曰如前則自斂至遣皆設巾盆於阼階下饌卓之東今亦當在靈座東南矣（家禮疏義付籤）

行第

問第幾云者人有親兄弟從兄弟三從兄弟以何爲準（厚齋）南溪曰三從是有服之親當以此爲準

婦人題主書姓貫當否

厚齋曰婦人題主不書姓貫當從家禮又何疑焉先代神主既有所書則未及改題之前恐難先爲拔去來示告辭改題者得之（答李士根）

子弟喪題主書名當否（婦人書鄉貫并論）

厚齋曰先師答或人曰告弟云弟某則書名無疑但聞近世知禮家於亡子神主猶不書名云於弟祝姑闕其名容或爲斟酌得宜處耶不敢質言云云先師此言亦是疑而未決之辭未知何以則可也若不書名則已若書之祝與主無異（答朴弼周）

潛冶曰父之於子也則稱名而兄之於弟則既冠字之生時既如此祝文亦當不名所示似當（答趙克善）

南塘曰兄主弟喪書名古也不名今也兩皆無妨宋子已稱亡室則亡子亡弟之稱自是一例故室故子不成文字亡字亦著於備要從之亦可婦人書鄉貫禮無所著而書之亦何害（答趙倩）

皇顯字義

魏巖曰家禮今本則初無皇字又顯字是胡元之所

加也尤菴於此審加去取後學當謹遵無疑矣（答尹光紹）

又曰顯字不書義意甚謹恐不書爲是尤翁未發此義之前人家諱則不用也既發之後則禮意當亟改無疑（答李仁培）

職啣字數多者書兩行當否

南塘曰主傍當單行書之字數太多則量減其無帶字數不可兩行書之（家禮源流疑餘）

書處士徵士別號

陶菴曰神主稱別號雖無例恐不害於義況有[illegible]之言乎徵處士之[illegible]

仕謂之處士則未也題主以諂癡菴府君爲之壙中銘旌亦去處士字爲得（答閔百順）

題主奠

陶菴曰題主奠之盛設如殷奠者實流俗之獘也依家禮斟酒而已於禮得之告辭用主人名而斟酒用祝者豈非以主人哀遑之心且未及略滌潔者耶（答崔拓）

南塘曰主人以下皆當再拜獨言主人恐闕文也家禮無題主設奠之事而後俗多行之恐非禮意神主既成急於安神日中而虞始舉殷禮殷禮即爲神主新成也其間別設奠既無意義而一日再享亦涉煩瀆矣（家禮源義付籤）

題主祝

陶菴曰祝文不焚與不櫝同義同虞祝焚之似得通變之義（答朱道性）

南塘曰祝畢不祝似嫌其有銷散飄蕩之意不焚則懷之之外無可置處矣謂之全無意義則恐未必然（家禮源流疑錄）

成墳

墓表書處士當否

問有人雖未免爲親赴舉而旬必用力於學問上及其殁而士友嗟惜稱以處士其墓表書學生二字待書處士（申光彦）厚齋曰書以處士似好

合窆

同壙置翣之節

問内外喪同用一壙翣四則倚於壙内兩箱而四則置於兩柩之間耶（李命元）陶菴曰只依於兩箱似便

前後室合祔當否

陶菴曰今俗品字之制非禮之正也元配祔繼配葬於别室有先賢定論而鮮有行之者可歎（四禮便覽）

合葬時告先葬

陶菴曰告先葬當在於祠土地之前（答李惠輔）

反哭

神主至家櫝之之義

厚齋曰以祭禮考之有奉櫝啓櫝斂櫝納櫝之說而此獨不然於發引曰主箱在帛後於題主曰祝奉[illegible]既謂出者自箱中出也其下曰奉主不曰奉櫝[illegible]至家而始曰入就位櫝之至窆以前其無櫝可知（弘作其問與原稿亨東問進卷語同）

南塘曰家禮設魂帛置椅上不用箱奉神主入[illegible]

於櫝之此皆於事有所不便故朱子始設魂帛附□箱奉主矣葬即用櫝後人固當以備要爲正然家禮之義當依本分辨說要識其正義也家禮設魂帛注條右箱爲魂帛置椅上不言用箱是不用箱也朝祖註親以箱奉魂帛可見前此之不以箱也題主註藏魂帛於箱中可見前此之不藏於箱也始已奉帛以箱則安得復言以之也始已用箱藏帛則安得復言藏之耶此其始設魂帛不用箱之明驗也至於奉神主入就位櫝之語意尤分明非復如文勢間斷字義迥曉者則此又非前此不用櫝之爲甚明耶夫可以

箱矣而不用箱可以櫝矣而不用櫝又何也帛之有箱猶主之有櫝也櫝所以斂藏神主也斂主藏之所以神之也自親始死以至反哭孝子不忍死其親故設帛也當若見其親之在其座也奉主反哭也猶若隨其親之復歸家也故不箱不櫝者蓋其心不忍以其親爲死而神之也若於此時遽然歸之於[illegible]而置之則若曰吾親眞死矣眞亡矣則其於孝子之痛哀慕不忍死其親之意無乃有所不忍者耶（家禮附說）

虞

虞卒有故退行之節

□□曰姑待癘疾乾淨後行三虞卒哭似無不可第臨時具由告於靈几而後行祭恐似得宜（答金[illegible]）

告祝之節

問孫哀孝子之稱備要則虞祭以前稱孫哀卒哭以後稱孝子家禮及問解則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二說不同（朱道浩）陶菴曰從家禮

噫歆告啓門之義

南塘曰謂以噫歆之聲告之者三也非謂以啓門之辭告之也（家疏義附箋）

辭神

陶菴曰虞卒哭及小祥無還主之事故先斂主而後

辭神（四禮便覽）

埋魂帛

厚齋曰魂帛依禮埋於屛處潔地爲可按家禮會成曰俟實土將平壙鋪魂帛於內而埋之此時神已返於主魂帛同柩而埋也後世墓所之遷祖於此者然此恐失禮意不可從若埋於墓所之屛處潔地設可否（答洪子容）

卒哭

葛帶用生用熟之辨

巍巖曰喪大記虞變服條曰祝澡葛經帶註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經及帶云云據此則禮經已言用治葛矣然則沙溪先生於此偶失檢攷而云歟（沙溪曰禮經初不言然疑用猶皮）變麻服葛本殺凶向吉變猶就精之義也今若變麻用猶葛則其凶其猶無乃反有甚於麻乎又無葛之鄕則用纇所謂纇者俗所謂어자괴也其色白此亦爲當用治葛不當用猶皮之一證也耶（上遂卷）

卒哭後朔望降神之非

巍巖曰凡禮所不言當深思自得其精義可也以一時意見輒增損而行之無乃未安乎（答成道行）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一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二

喪禮

祔

告廟

陶菴曰告廟告辭似當弁書祖考妣而下段則云孫某將祔于某位（答李惠輔）

新舊兩主奉出還迎之節

陶菴曰按儀節行禮於他所則奉櫝時有跪告之文雖行禮於祠堂將出主恐當有告若就他所則尤當又當焚香奉新主時亦當有焚香請出之節（四禮便覽）

問跪告曰請主詣某所某所若何以措辭（禮疑）陶[illegible]

某所當曰孫某隴事

新舊兩位進饌之節

陶菴曰喪主非宗子則宗子宗婦當進饌于祖位使喪主喪主婦進饌于新主（四禮便覽）

宗子在喪中行祀之節

厚齋曰祔祭必宗子主之雖在喪中以布直領行之或可否（答金致福）

宗子有故攝行

厚齋曰祔大祭故朋友亦有主祔之禮宗子雖無子

而死宗子之弟當攝行無疑（答崔敏學）

祖主祧遷及埋安後行祔之節

厚齋曰祔乃重禮雖是祧主尙在㝡長房而於亡者爲當祔之位則依家禮設虛位以祭之說以紙牓行之恐得之主祭未知以何者爲主以宗法爲重則宗孫主之耶奉祧主者特以長房奉祀而已若以時房奉祀而爲之主則無乃與祔祭歸重宗子之義或相反耶至於旣爲埋安則又將何以處之依左右所引小記孔疏之說爲壇而祔似爲明白可據（答金在曾）

妾祔妾祖姑之辨

南塘曰云云（詳見祭禮妾子諸禮條）

告祝之節

南塘曰孝子據宗子非喪主而言若宗子祔姪於父則當稱孝子孫曾玄之稱皆當隨所告之位而變舉稱子以槩其餘宗子自爲喪主者亦當依此而改稱孫（家禮疏義付籤）

亡者位設茅沙

問祔祭亡者位無設茅沙之文云云（沈潮）南塘曰亡者位茅沙備要圖著之當以此爲正

葬後諸節

三年設靈床之非

厚齋曰靈床本爲尸體而設尸體旣葬則靈床無所用大抵家禮是未及修正之書故往往有疎略處如始喪條言奠而其後不言置奠處朝夕哭奠條言上食而其後不言撤上食時然旣言奠則當置於葬時壙中矣旣言上食則當撤於大祥撤靈座時矣今於靈床雖只言其設不言其撤去之時而亦當撤去於尸體旣葬之後明矣（答李世弼）

虞祔後上食時去杖

問祔祭倚杖於階下自祔以後上食祭奠不爲拄杖

而哭之可也（洪子容）厚齋曰先師答人書據小記發喪之節虞祔後上食時以去杖爲是

葬後上墓時拜先墓

陶菴曰原野之禮不如家廟之嚴旣與同麓則雖是凶服歷拜何妨（答盧以亨）

小祥

變服之節

衰服練改當否

厚齋曰儀禮斬衰章經曰斬衰裳傳曰衰三升疏曰衰用布三升家禮朱子曰用極麤生布○按以此觀

之初喪成服用三升極麁生布

傳曰冠六升鍛而勿灰疏曰以水濯而勿用灰六升勿灰則七升以上故灰矣大功章註曰大功布者鍛治之功麁沽之䟽曰鍛治可以加灰矣○按以此觀之大功七升布用灰治矣

禮記間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註曰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麻爲衰○按以此觀之虞後之衰用初喪冠布之六升所謂冠布六升即鍛而勿灰者

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註曰功衰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註曰三年練後之衰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張子曰練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又曰練衣必鍛練大功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朱子曰大功用熟布○按以此觀之練後之衰用虞後冠布之七升所謂冠布七升即故灰者陳註所謂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者是也蓋初喪用三升生布虞後用鍛而勿灰布練後用七升加灰布其漸次降殺之意豈不十分明白耶且練後之衰服用練布與練後之経帶用治麻者同一意也然則檀弓練衣下註正服不變者其非爲生布可知也况檀弓註與服問雜記註同出一人之手而服問雜記註既以功衰爲父喪練後之衰則其必不以正服不變爲生布者尤爲分明若不以羣經諸說合而觀之只觀正服不變四字而曰用生布則未知果得禮意之正耶備要練後衰裳用生之說恐失照勘（答金在魯）

問所與仲禮（即金在魯）書所謂間傳斬衰三升至虞卒哭受以成布者可見初喪衰服至虞已變檀弓練下註正服不變者恐指虞後衰裳而言之之教誠爲至當

猶予千古無人領會及此也蓋正服即衰服而已然卒哭時變其三升改以成布故至練不再變而只變其經也若無虞變則練時正服固當變之矣（申默）厚齋曰所論甚明快備要曰衰裳以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其下曰以大功七升布既製而不練夫初喪六升冠布已用鍛治者則豈有卒哭七升冠布用生而不練耶一文字之間上下未免矛庭望高明詳覽備要本文

南塘曰設次陳練服即指衰裳中衣皆練者言也自楊氏以來皆謂家禮從俗無小祥受服之節而世俗

行者只練中衣不變衰裳恐皆考之不審也[illegible]以陳服易服爲禮之大節而特書之若無衰裳[illegible]之事則未知所陳所易之服果何服耶若非衰裳[illegible]有服焉則又不言某服何也大斂陳襲服註歷言其服之制者以其服制變於衰裳也此只言陳服而不言其服制則豈不以其服制無變故不言耶特其用練異於前故只言其練於其陳服易服而可見其[illegible]變製之服於其不言服制而可見其衰裳之變而無他服也若曰陳服易服只指中衣而言則又不[illegible]之甚也中衣特衰之一襲服本非正服則何可以此而當陳服易服之大節而況家禮初無中衣之文[illegible]備要據古禮許令更製衰裳則可以救俗之失而[illegible]於家禮此文猶仍舊說以爲從簡無受服之節豈[illegible]照勘耶（家禮附義付鐵）

疑下數有缺當更攷

斬衰緝邊之非

魏巖曰斬衰緝邊之制玄生見於門下而來傳東謂三年之斬變爲期斬關係非常必有經據而後先生家行之矣適攷經傳及註疏不得一言可據又攷沙溪文字亦未見片辭之及於是者黃生宗河言[illegible]小祥之具誤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此一[illegible]文云云東於此有未敢釋然者具禀如左○謹按小祥之具四字并包斬齊而言制如之制的是緝邊之說則斬固改制緝邊矣從初緝邊之齊衰至是又何以改其制乎不然而只是箄說斬衰云則其包與不包姑不論斬以下有齊衰焉有期服焉何不曰制如齊衰或期服而必以大功爲言乎○謹按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此十字古無其文乃沙溪先生說也而制之一字據家禮去衰負版辟領而言也門下以此段爲本古禮而初非據家禮云斬衰緝邊未知出於古禮何條與經傳註疏程張朱諸先生之說終未見出處明賜下教如何（上遜菴）

孝巾當練與否

問練時孝巾練否先翁以不敢質言爲說云云（金教行）南塘曰練時冠及衰裳皆練則承冠之孝巾獨不練恐無其義耳

葛經

問備要練服腰經用葛註顯或熟麻亦可顯固出於儀禮而熟麻則何据（金在魯）厚齋曰熟麻必是循俗

絞帶用布用麻

問外王父答崔奎瑞曰斬衰絞帶用布雖非古禮依

至於大功用熟布之文練之亦可窮按此雖亦十四字則老先生亦似不以賈疏變布之制為十分盡善必可遵行之禮故其言如此（疇中）厚齋曰初喪衰裳首絰至虞後皆已變何獨於絞帶至練而猶不變耶先師所謂雖非古禮者蓋以儀禮無明文故也雖然家禮謂大功布用熟故其下曰依家禮大功用熟布之文練之亦可其意可見矣家禮之不言虞變者從簡之意也然丘氏移用於練時而後來諸先生皆以為是況絞帶不變之說不見於古今禮書而圖式變麻服布七升布為之之說明有可據耶

巍巖曰齊衰自齊衰斬衰自斬衰今以齊衰以下齊帶欲變經傳所不言斬衰之絞帶其說何居若從家禮則絞與帶俱不變若從備要則經與帶當俱變矣雖從備要而只依經禮變經不變帶如何（上遂菴）

又曰近世好禮之家父喪練時率用布絞帶蓋出於喪註說而鄙意未曉其義經傳都無其說只賈疏曰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illegible]）衆證案公士之衆臣雖服其公士斬衰而以君喪之故布帶繩屨降而服之[illegible]義服中又等變禮也今於父喪斬衰引此說以證之其義例與案果相違歟鄙意此若從家禮則經與帶俱不變可也若從儀禮則變經不變帶亦可也賈說則雖經沙翁之等而上放下擬既無周公朱子之訓又其所引公士衆臣之說義例甚不倫雖闕之未妨也耶（答金丙位）

陶菴曰經用葛絞用布亦在儀禮先正定論如此只當遵用而已（答李挺壽〇先正指沙溪先生）

又曰斬衰練後絞帶用葛或以布布則熟也非生也變殺之節自應如此（答或人）

貧家練服之節

問練時衰裳貧不能改備云云（廣道行）巍巖曰世人率於前一日夕哭後練之此不得已而然矣負版辟領家禮去之不無精義

練後晨昏展拜

厚齋曰練後几筵朝夕展拜當初依退溪說行之矣稟于先師則以常侍之義謂不當行故不敢行況此事家禮則無文耶但哀平日定省時已有講定而到今遽廢有所不忍惟在哀思量處之（答全極）

練後墓所朝夕哭

巍巖曰几筵朝夕哭亦止於練此乃聖人中制也孝

思過人無一毫勉强而聲淚俱發則雖非中制顧何時而不可哭也如其未然則聖人所不言之制後生誠難爲定論（答成道行）

問朝夕拜墓時雖祥後亦當哭耶（李灌）陶菴曰墓前異於几筵伸情亦何妨也

大祥

大祥退行上食當否

巍巖曰未祥之前上食何可廢乎（答許宙）

繼祖之宗考位祔廟之節

問繼祖之家父大祥神主入廟旣無班祔之位吉祭

前又不可遞祖考而入於第四龕則當奉安於祠堂中何處而告廟祝禮當祔於祖考一句改以何語（鄭衡周）厚齋曰祫祭前且依朱子說奉安于東壁下西向俟畢祫後奉入于正龕似宜祔于祖朱子以爲變禮存羊之意則恐不可不用也

父先亡妣位入廟之節

問備要父先亡母喪祥訖依丘儀祔于考龕云而又立或者之議曰父雖先入廟母喪畢祔于曾祖妣俟祫時配于父此當何從（朴宗喬）厚齋曰依丘儀祔于先考而依渼溪說俟祫祭後合櫝似有據矣至於或說結之以更詳之三字則恐是疑而未決之辭也

喪服旣除後處之之節

南塘曰家禮曰斷杖棄之屛處只言杖不言喪服則喪服之不棄不焚可知也杖則無用喪服則猶有可用之故也喪服不至甚弊則散給貧者或守墓者可也破裂無餘則焚之埋之亦可也經帶方笠無用與杖同或棄或焚似可耳（答趙儀）

禫

禫曰變服之節

陶菴曰除禫着吉之在於何時別無見出處只當依

小大祥之儀爲之（答李憙輔）

在外過三月聞喪及葬後期後立後者禫有無

南塘曰過期不禫者謂二十七月喪服之期已滿而是月雖有故不得行禫亦不可追行於過期之後也如在外過三月聞喪及葬後期後立後者皆當以服喪之月計之也自喪言之則二十七月之制雖過自服喪言之則二十七月之制未滿也若以喪出之月計之以爲過期而祥而即吉是已之服喪未滿二十七月而除也恐大違禮意在外踰月聞喪喪出踰月

立後其行禫亦只計自喪以來二十七月之期而不復計服喪月數者皆非也（禮疑問見録）

告祝

問立氏禫祭祝文所改八字備要不引而愼齋許用之云云（韓時息）陶菴曰備要不引之八字不必用當主告辭則用之似好

計閏之義

南塘曰禫祀計閏張子之說而沙溪從之此在家禮源流禫條（答李命德）

吉祭

親盡神主不合祭

南塘曰介湖吉祭只當奉主人所奉祀之位當祧之寢行事文忠公位既是祧遷之主而於主人為遠孫祖則元無逮祭之禮合祀之義只得仍奉祠堂以待最長房之奉歸耳改題主亦不可於此處為之最長房奉歸埋安乃可為矣（答金時搢）

新主猶在祔位之義

問備要吉祭條只曰如時祭儀而不言新主設位之處今既改題別具祝文奠獻一如祖位豈可猶祔於旁親一列乎但問解答同春問曰吉祭時新主祔[illegible]

祔位入廟後奉安正龕此殊可疑（金在魯）厚齋曰吉祭時五代祖尚未祧而高祖以下諸位皆未遷于當遷之龕則此時新主未入正龕而猶為祔位故沙溪之說如此耶別具祝文奠獻雖姑在祔位而其體與他祔位不同故耶鄙家向來亦依問解說行之

改題告辭

問改題主告辭告先妣而某封某氏下益以先考某君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神主今將改題不勝感愴云云未知如何神主上復書顯妣否（金若魯）厚齋曰改題告辭來示得之神主上書顯妣字文雖複

而意則明似或無妨

祔位改題有告辭

厚齋曰家禮所謂只告正位不告祔位蓋以於正位有事而於祔位無事故也今祔位既有改題之事則尊無告辭未安其告無顯辭只曰先妣神主今已改題祔位禮當一體改題敢告云爾則未知如何（答金若魯）

祭時服色

問吉祭時舍兄係是有官當着黑團領而或言無見今在職不可以有官論（金在魯）厚齋曰伯氏所服依常為之似好龜峯曰我國之法有官者時散通用紗[illegible]

然則有官通時散言也

告祝之節

孝子不稱其官

厚齋曰自題主祝至虞卒祥禫吉祭孝子皆不稱其官雖時稱忌墓之類有之此必有意當遵用（答金若魯）

埋祧主之節

埋主之所

南塘曰埋于階間古禮也埋于墓側後俗權宜之事也二者俱可故幷言之要使行禮之家擇而行之然一章之內未免逕庭此等處正是家禮所以爲草本而未及修改者也（家禮疑義付籤）

埋主時舉哀當否

問先祖忌祀哭與不哭有遠事未遠事之分則於埋主之時子孫之心雖怵惕愴感而但哭則似涉太過（李敏坤）厚齋曰家禮立儀皆不言哭示意恐不違於禮意

居喪雜儀

俱亡稱孤哀子之辨

南塘曰俱亡謂幷有喪也世俗前喪雖過三年而後喪猶稱孤哀恐誤也非幷有喪而稱孤哀則何以別

新舊之喪子（家禮疑義付籤）

心喪雜儀

心喪服色

問堂叔母大祥在此月再從兄出爲伯父後故方在心喪祥後禫前服色將仍著墨笠墨帶布直領耶或謂宜用漆笠白帶白道袍云此言如何從嫂衣裳當用深青無妨耶（黃仁儉）南塘曰心喪亦以二十七月爲限禫月前墨笠墨帶布直領之制恐無可變之義婦人深青亦不如玉色之爲安耳

心喪中有服者服本服

厚齋曰禫後黑帶是心喪之制其非喪服可知遭重服而有衰裳則當著此衰裳之帶也（答韓師朝）

離喪次諸節

在外行奠之節（受弔之節幷論）

南塘曰旅館守制之節揆以情理朝夕哭斷不可已設位以爲憑依之所亦不可已家中既有子孫奉饋奠則此處不可疊設既不行饋奠則只設交倚可矣不行上食則上食兩時之哭不可依行耳客來受弔當以衰絰不可以深衣方笠深衣方笠只可暫著於出入時非受弔之服也（答金時哲）

書疏式

問例疏之外或有別幅慰問則當以別紙奉答而若有賻物而無賻狀或書示於疏末則亦以答疏中謝之耶（金時準）　陶菴曰別幅與謝賻只當視彼之爲而相報也

又曰省式二字不過俗例而甚偃蹇矣

禫前書疏式

陶菴曰祥後弔狀中袛奉几筵四字去之爲宜（答閔昌洙）

喪中行祭

喪中行忌祭之節

陶菴曰出主告辭似不可闕（答金敏材）

葬前廢先祀支孫替行當否

陶菴曰宗孫未葬之前禮當廢祭支孫代行雖墓祭恐未安（答吳瑋）

喪中行祭禮諸節（崔謂升論）

陶菴曰喪中晨謁固不可行而朔望則以直領方笠瞻拜如何若是宗子則朔望祭禮使服輕人替行爲當（答金時準）

妻喪中廢正祭當否

問以朱子於子喪不擧盛祭之義觀之宗婦之喪宗子雖存四時正祭固不可行小祥後可行耶（金致福）　厚齋曰横渠於叔父喪三廢時祭今宗子方在喪中也朱子於劉令人之喪廢四時正祭依來示爲之亦可耶

入廟別具布帶

厚齋曰入廟別具布帶備要說如此駭俗不必論諸絞用布是本服變制之服何可仍用入廟之布帶（答或人）

問禮說有斬衰入廟時別用布直領方笠云云（或人）　厚齋曰哀示得之

三年內新山墓祭

問孤子家墓祭依要訣行之而或云三年內墓祀皆盛設云（或人）　厚齋曰旣於平日有備禮降殺之異則哀之所行得之

問三年內墓祭祝文只用雨露旣濡等語參以情禮似或泛然（李基敬）　陶菴曰三年內墓祭當單獻似無祝

厚齋曰墓祭體魄所在也几筵靈魂所在也故節祀并設之若路遠不得并祭則當以几筵爲重如有他子姪則兩處行之（答或人）

問要訣喪中祭先使服輕者一獻不讀祝註曰墓祭

亦同此言祭舊墳之禮也新墳則當三獻讀祝耶（答崔敏學）厚齋曰祭新墳三獻讀祝來示得之土神使服輕者代行可也

死者有服無服行祭廢祭之節

問妻母喪方在葬前妻忌或云撥期功葬前略設之文無妨云云（尹沈）厚齋曰降服期重於本服期况尚嫁女爲母實非旁親例期或葬前姑停忌祭似宜

問禮曰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註云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今俗幷祭考妣而於母有服似不可幷享止祭一位雖禮之正而今俗行幷祭則舉一廢一情有所不安要訣有緦小功則成服前廢祭之文與此有異何以則爲得耶（李濟孚）陶菴曰合櫝幷祭之主舉一廢一極不安成服前廢祭一段遵而行之庶易行而且寡過矣

長子喪中祭祀

南塘曰長子斬衰服之至重者何可以手下之喪而行祭自如耶朱子於長子塟後廢正祭而存俗節祀見於大全矣（答權震應）

喪中祭禮侑食有無之辨

問喪中祭禮侑食有無沙尤兩先生說不同（全光行）南塘曰三獻禮之正也侑食禮之加也一獻禮之殺也禮之殺先自加者始原野之禮殺於廟中故墓祭只行三獻而無侑食此其禮意可見也豈有殺於正禮而反存其加者哉沙溪說恐是

三年內凡遇時祭當否

問范伯崇書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几筵觀此則時祀几筵似有據（成道行）巍巖曰范書此已見問解第四冊第四十板杜氏所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云云者恐當商量

五服變除

期功諸服變除月數

問喪出月晦成服在於後月初生其除服之時當以成服日計月數耶抑以喪出日爲始耶（月塘）沙溪曰喪在月晦雖祭以其月除喪則當在成服之月何以知其然也在數千里外奔喪者至喪次則乃至半年之久始爲成服而除服之限過於常定之月數也然則凡除服當以成服日爲計也

父在母喪諸節

父在母喪含贈代行之節

南塘曰父在父爲主是禮之大經則含賵等事父當主之以子代行誠爲不是父老或病不能將事則以子代行來說亦是（答姜奎煥）

父在母喪又遭父喪祭母再期之節

問先妣喪餘在先考祥前二日昨年練祥皆從備禮今忽減殺事或逕廢否（金敏村）陶菴曰今年祭祀即三年後初忌與昨年練祥體貌自不同但依喪中行祀之例而已無別般道理

父在母喪禫祀當否

巍巖曰尤菴先生之說誠有不敢知者然此決是未

定之論也其一家見行與否亦未有所聞耳（答成道行）

父在母喪吉祭及復吉之節

沙溪曰禫不可再行二十七月之初或丁或亥日斟酌復常可也吉祭本爲正位遞遷而行之父在母喪既非正位似不當班祔之主而設吉祭於祖先也（答睦塘）

妻喪諸節

妻喪無子者子喪無妻子者朝夕哭不廢當否

厚齋曰妻喪重制也既具三年之體朝夕哭又是喪禮之大節目則不可不行限葬前行之於禮無攷禮有代哭之事照此而使女僕代行或無妨耶至於子弟無妻子者之喪朝夕哭有無不敢知但以年老父兄逐日晨昏哭泣於手下期服恐有所不逮（答金在魯）

妻喪練

問父在爲妻雖不杖不禫而猶當十一月行練祀耶（尹衡老）厚齋曰練不可廢也練祭一事本不係於禫之行不行

厚齋曰妻喪練除之節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者恐得之（答金希魯）

妻喪禫

厚齋曰喪服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疏曰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賀循曰非宗子其餘嫡庶母在爲妻并不得禫以此觀之父在則無論大宗小宗爲妻俱無禫惟大宗子父沒而母在則爲妻禫小宗雖只有母在亦不得禫矣（答姜柱龜）

子喪諸節

子婦無夫與子者上食之節

南塘曰朝夕上食似當以舅姑之服爲限然本家有爲之期者則又當以此服爲限死者其情可哀苟有

可加之道雖加一日亦愈於已也（答金謹行）

子婦虞祭代行之節

問舅於子婦喪虞卒或有病故使其夫代祭則祝頭當曰舅使子某告云云耶其夫代舅行祭則不可拜也若拜則是代舅拜也（中曄）厚齋曰前期具由告之當祭之日依小記說直行夫祭妻之禮未知如何以夫祭妻恐當有拜矣

子婦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

南塘曰按婦之喪舅夫子俱在各有所主而一統之義未嘗不嚴也題主及祔舅主之朔奠虞卒哭練祥禫夫主之蓋尊者在卑者不得主祠堂故凡主之入於祠堂及有事於祠堂皆以最尊者爲主朔奠虞卒哭練祥禫殷禮也故次尊者主之朝夕饋奠又降矣故卑者主之尊不降無干卑卑不上干乎尊此所以家無二尊而尊無二統也（家禮疏義付籤）

爲人後者本生親喪諸節

本生親喪位次哭泣之節

問出繼子於喪中當立於其弟之下而服盡後祭祀時則不必立於弟下耶（韓師潮）厚齋曰當立於弟下蓋弟爲主人故也

本生親喪慰答書式

問本生親喪答人慰狀云云（趙榮遂）厚齋曰先師以爲稱延先親之先字改以私字其餘自當依禮斟酌用之云云稱號當一從問解說

陶菴曰人家生親喪慰狀曾前略有變改字句矣更思之不必然今則直用伯叔父母狀例矣（答尹湛）

南塘曰於本生親喪稱以本生考妣自稱以喪人只是從俗爲之耳雖是俗所通行於義有害則安敢從也此則似無害於義故從之耳先儒以稱考妣爲非者蓋謂其直稱考妣無別於正統如漢宣之爲也豈謂其上加以本生等稱而猶不可稱考妣耶大抵書疏必稱以本生考妣者不忍全沒考妣之稱而尋常書牘言語之間又非大義所關如廟中之稱故從俗爲之果未知何如也（答沈潮）

本生親喪中行所後家祭祀之節

問遭生親喪而所後親忌適在葬前之村夫以爲不可以期服廢親忌以白笠網巾白衣白帶行祀如常儀或以爲要訣有期大功葬前略行之文云云（金若曾）厚齋曰雖他期服在葬前則略行況生親之期服耶降服期重於本服期恩意則葬前依要訣略行不妨

服輕者代行葬後則依同宵說行之似好

厚齋曰遭本生父母喪旣是期服則過葬後行所後家時祭似無不可但横渠遭季父期服三廢時祭況本生父母喪乎葬後卽行恐似太遽依横渠事參酌行之亦似宛轉（答李世弼）

南塘曰本生親喪服雖除心制未畢之前爲其所後親廟不可行時祭恐當如來諭矣身居心喪而行盛服受胙飮福之節旣有所不可祭而廢此儀節亦非所以重四時之正祭也姑停之似可矣（答沈潮）

出嫁女本生親喪諸節

持私親喪者夫家祭祀奠獻等節

南塘曰婦人喪父母旣練而歸禮之大經也雖未練而歸或初夫奔喪其自處則當與未歸同未歸而在喪次者豈可與祭於夫家耶（答金時輸）

妾子本生親喪諸節

妾子所生母喪慰狀式

問爲人妾子遭所生母喪先字下所稱云何（安益大）厚齋曰題主避嫡母稱亡母而不稱妣則吊狀當避嫡母不可稱夫人但所稱則禮無可據未知其如何而可也

師友喪諸節

師喪

厚齋曰父在母喪過期脫衰後爲心喪遭師喪者恐亦於過葬脫麻後當服心喪也（答李世弼）

又曰榦聞先師之言曰葬前用加麻之制葬後用心喪之服故榦於先師變禮過後用淡黑布笠淡黑布帶但其加麻時腰首絰皆用雙股而體小未知合禮否（答申暻）

陶菴曰師喪門人之相吊雖不見於禮而恐是情義之不可已者以子貢三年畢後相向而哭一暎推之

亦可見也（答李獻買）

又曰省式不過俗下所用不必用之其稱則心喪人之外似無可者雖疑於親而亦不至害義否（答李奎彬）

友喪

厚齋曰先生（玄石）聞親舊之訃莫不爲之設位望哭其中情親者并服緦制雖泛然相知之喪亦皆一日行素（語錄）

國恤

服制摠論

厚齋曰領台收議曾經侍從臺侍以上皆許受杖恐

則平日未嘗以臺侍自處受扶似爲未安朱先生服議雖庶人軍民亦許縗也以此爲據於今意如何（與金在魯）

君喪內喪輕重

問或人欲以　內喪同於私服期親而冠昏喪祭照斷欲行其說似原於退溪所謂內喪與君喪有間之說竊意　內喪雖是期年實一國之通喪尊嚴之則不可與私服期者比而同之君喪內喪雖有輕重而喪祭之行廢恐不宜異同（申曙）厚齋曰恐得之

國恤成服前私喪成服先行當否

問人遭母喪於　大喪之明日而成服在於　大喪成服前一日芝村叔令退行於　大喪成服後一日云云（申曙）厚齋曰國喪時成服曾子問之說可以爲據然曾子問指有官者言也今遭喪者若是無官之人則尤無所拘未知如何同甫僭猥之言或有所據否云耶以先行爲僭則殯亦不可先行而孔子何以擧之先行耶

私喪中遭　國恤饋奠行廢用素當否

問大喪成服前人家朝夕上食芝村家則以素食行尹瑞膺家設食奠於靈座如前但不擧哀不設香燭金聖期家哭泣設饌一如常時朴尚甫則於其殯靈座全廢不行何者爲得耶（申曙）厚齋曰先師曰朝夕上食朔望奠皆行以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兩條可據云云聖期家之設行蓋亦遵用先師說也

問曾子問君喪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朔望之君所而廢私奠朝夕不之君所而伸私情可見矣今人以爲朔望奠朝夕上食不廢之證恐誤見本文之義也（申曙）厚齋曰所論精察矣第曾子問本意以有官者言也若是無官者恐當在家而行朔望奠也明矣

國恤中私喪葬禮

巍巖曰　君父在殯之日臣民之先營私葬既不待高識而知其未安矣況葬而不虞則不成葬禮虞而略設則不成虞祭蓋聞相國鎭長家初聞所不當設之禮故老先生引不報虞之文此蓋設疑不敢質言之意而從家後入急於私事因藉重而遂見行之自此成一俗規惜乎靜觀夫人之葬以農老之說不能有所救正也（答趙觀彥）

國恤中私喪練祥

厚齋曰禮註所謂君服除後乃得行二祥者以嫡子有官者言也其下又曰嫡子在家自宜行親喪之禮以嫡子有官者言也上下二說若是明白令高明不爲分別渾合而言之何耶尤丈所謂士庶白衣冠與卿宰同者是一時義起之說也先師所謂當行者是據禮經明白之說也義起之說雖好而恐不如禮經之有據也（答申暻）

國恤時練祥退行除服之節

問　國恤時私家練祥當待　卒哭而自期以下除服者亦皆留待則恐不合於計月實數之義（趙鴻緒）

巖曰大功以下計月除之期則必待小祥而除之禮意已然中間還就月數不當計之矣

國恤中私喪禫吉

厚齋曰婚姻是吉禮而猶行於　國恤卒哭之後況此禫祀何可不行於　國恤既練之後乎婚時既[illegible]三日借吉則禫時暫爲變時着吉以示變禮之有[illegible]似無不可遂菴不可行禫之說無乃指卒哭前言耶傳之者不分卒哭前後故耶（答申暻）

又曰以栗谷說觀之哀侍既爲衰服則自當爲有官之人　國恤卒哭前恐不當行禫祭若待卒哭後則

退行不經禮有明文當旁照後喪中不可[illegible]之禮設位哭除恐或無妨若或合禮則當有吉祭而方在卒哭前猶祔于祖廟待卒哭後似可（答朴子龍）

國恤中禫時變除借吉當否（又見於上段答申暻條）

厚齋曰按雜記注有父母喪者其除前喪之服也除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曰卒事反喪服則其卒事之前不可不服後喪之服而除之也則於此可以推類矣豈有既行禫祭而無變除之節耶出入時所服君服在而禫服雖似當服　君服矣（答金[illegible]）

國恤中吉祭合祔成當否

厚齋曰合祔成不設受胙之虛禮行之恐無妨[illegible]（若鏞）

國恤中私家大小常祀

厚齋曰卒哭前時祭不可行也卒哭後朱子及[illegible]儀并許嫁娶則時祭爲無不可行者栗谷答牛溪亦言其當行矣卒哭前忌墓兩祭有官者當廢[illegible]者略設退溪栗谷鄭寒岡先師皆有其說而[illegible]自官下帖雖士庶家皆不敢行未知其如何也[illegible]有官者當廢則雖喪家新墓若是有官者恐[illegible][illegible]減殺若先輩以不三獻不讀祝爲言其[illegible]

及大小祭冀先師於四禮變節未詳何處論故見如何（答中嘿）

國葬前蔬祭當否

遂齋問退溪國葬前蔬祭之說可疑若不行祀則已如可行之寧有用蔬之義耶尤菴曰退翁此說果爲未穩大抵象生之禮可行於葬前也至於忌祭墓祭則事之以神道久矣祭之以蔬誠有可疑者矣然先正之說何敢僭易論之哉

國恤中私家冠禮

厚齋曰冠禮不敢行則已如果行之則當依朱子服

儀昏禮中所言以一月外許軍民禫後許大中大夫以上爲準分無官有官及官之高下而行之似可矣昏禮之華盛不翅冠禮而朱子猶且許之隨其等級而許行者可知先師曰將冠而遣　國恤者國當仍成服而冠矣不然當待卒哭後只冠者備禮行之參以昏禮等級尤無不可也先師此說亦以服議中參禮爲準也（答中惸）

國恤中居私喪雜儀

陶菴曰喪人出入宜服本服況如衰布衣者豈可行疑（答鄭弼齋）

喪變禮

奔喪

奔喪所著

厚齋曰白布衫繩帶古者奔喪變服之節如此父母似無異（答韓弘祚）

南塘曰按君臣服議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項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今云裂布爲之者蓋以一幅布裂其兩端爲四脚也豈以奔喪之禮急遽古變未暇備其制耶（家禮疑義付籤）

到家後諸節

南塘曰初變服謂詣柩前再拜後去四脚巾被髮徒跣如初喪又變服謂袒括髮如小大斂也（家禮疑義付籤）

服人奔喪成服之節

問奔喪成服之禮徑意則雖輕服亦當於到喪次四日而後成服而庶下前日之教則父母喪外齊衰以下皆以聞訃日爲計到喪次或滿四日雖即日可以成服更攷禮記奔喪篇奔喪者非主人章曰於又哭於三哭皆免袒註曰非主人者或親或疏之屬也齊

衰以下不及殯章亦曰於又哭免成踊於三哭免成踊三日而成服三日者註云三哭之明日也此當爲齊衰以下到家四日成服之的證云云（金若魯）厚齋曰所示詳明當改潾者

追喪

親喪追服變除用聞訃成服兩日之辨

同春問練祥之禮當計聞訃日爲實數而此云計成服之日極可疑月塘曰當以聞訃日計先生所謂計以成服日恐是放過而答之同春曰此非先生說乃朱子說意者其人所遭不得不隨其所遭而爲之變

而已元非通行之禮耶

問朱子計成服之說終未能無疑同春所謂意者其人所遭出於意慮之外不得不隨所遭而爲之變非通行之禮云者似的當在外聞喪便是在家遭喪之日也在家者以遭喪日爲練祥而追聞者獨不可以聞喪日爲練祥耶（金在魯）厚齋曰同春所謂是懸料無所攷證以朱子說及先師說推之在家者宗子則當以喪出日行練追到者宗子則當以成服日行練

南塘曰據禮在家遭喪者皆以喪出日除服未有以成服日除服者則在外聞訃即在家喪出之日也以是日除服無疑若在家者以喪出日除服在外者以成服日除服則除服大節何若是不一耶朱子亦曰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者有先後也何嘗言成服先後耶所答曾無疑書據書所言蓋別有事變異於他人今又可詳則恐難據以爲斷不若從近世諸先生之定論庶幾爲寡過矣（禮疑見聞錄）

追喪除服後行禫當否（見禫條南塘說）

閏月聞訃者行練祥之節

問五月喪出閏五月聞訃則練祥以明年六月爲斷耶閏月既非正月以本月喪出日行練祥似合禮意

（沈潮）南塘曰閏喪雖在閏月既在喪出月外則當以次月變除若以本月變除則不免爲短喪矣只當計聞喪月數與死在閏月者以本月爲忌者不同

親喪追服與在家兄弟先後變除之節

問人以染患遭喪而其時渠亦患染出避病舍踰月始通訃成服矣此人有兄先亡無子只有兄嫂故渠方攝主兄嫂則在家遭喪前頭練祥何以爲之或云兄嫂既係主婦以本忌日行練祥渠則待聞訃日哭而除之或云兄嫂雖是主婦異於男子渠雖庶子方爲攝主則不可只爲婦人行練祥云云（金在魯）厚齋

曰宗子婦在而次子攝主則已自題主虞卒時次子皆為攝行矣然則練祥之祭恐亦當為宗婦攝行而渠則以追服日哭而變除似不失於重宗統之義

追服退祥者本祥日行事前期告由之節

陶菴曰按聞訃在後月於忌日別設祭奠則當單獻無祝如朔奠之儀而前一日不可不因上食告由（四禮便覽）

追喪禪祭

厚齋曰自追後成服之日計十三月退行練祥又計二十五月退行祥事則當以二十七月退行禪事異

退行也非過時也若不行禪則是二十七月之數未滿也何可謂之過時乎所謂過時不禪者以二十七月之數已過者而言與此退行者不同矣（答或人）

立後追服之節

問三年內為人後者拜哭几筵云云（李世弼）厚齋曰立案到後散髮易服等節一依初喪而行之家禮初終條易服在於既絕乃哭立喪主之下而被髮在其時聞喪條易服在於始聞親喪哭之下此可據以為證

親喪中出繼改服之節

問有人遭父喪未葬宗母死仍為宗母繼後立案成出後即當奔哭於宗母之喪被髮四日成服而成服之後又當哭於生父几筵脫斬衰改著期服齊衰耶（閔呂洙）陶菴曰此一節固是變禮之大者而如來示外恐無別般道理

親喪中出繼改題所後主時服色

問南溪云告改題用深衣方笠（此指親喪中出繼改題其所後主時所著者也）此與問解時祭不着方笠之說相違（徐永後）陶菴曰南溪說恐未是

期功以下稅服當否

厚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而可

乎曾子之說如此韓文公辯說又曲盡人情則從厚之道稅服亦可耶緦服則當依例不稅矣雖緦小功而亦有稅者喪服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稅之云曰凡降服重於正服（答中隱之）

出繼人追服所後祖當否

問有人父喪小祥前得繼後子欲令追服其父喪者文以為據稅服例追服盡月云云鄭大憲齋斗以為當服其殘月云云金副率載海以為孫與子有異無明據似當無服云云（宋基孫）厚齋曰以愚見言之第一說似優第三說似失禮意不可從

出嫁後夫黨諸親追服當否

問內弟李坰數昨始後娶其妻於慈母喪當爲小功而月數未滿今始追服云者追服則只服殘月耶抑後追服一款舊疑晦歟以出繼子追服例斷定而輕重不侔云云（金樑）淳齋曰旣嫁之後以夫家歸重而又在月數未滿之內又是夫之親始則從賀鄭說稅服恐無妨只服殘月則以踈親又似可疑所謂小功不稅者在月數旣滿之外恐非今日之證

又問叩諸金仲和答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服己則不服鄭氏以爲不責非常之恩於人此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三　喪變禮　三十一

不能矣以正[illegible]之期而猶以不違事而不爲追服況於未違事之夫之姑而可以追服乎云云淳齋曰稅服小記稅不及祖父[illegible]所謂不責非常之[illegible]於人所不能者以年月已過者言也今日之事爲月數未滿者言也註說旣以年月已過謂不當[illegible]年月未過其所當稅可知矣以不責非常之恩[illegible]爲言則是以年月已過之禮用之於月數未滿之[illegible]恐未爲當況此註說[illegible]猶疑矣小記本[illegible]沙溪亦以爲可疑則先輩[illegible]又可見矣

代從

父死喪中子代服（祥在葬前則退行諸父不敢先除及書疏稱哀孫并）論

月塘問祖喪未葬又遭父喪則長孫當主其兩喪但祖喪旣出於其父生時則孫已服期未知以期服仍爲將事於祖喪耶父死後旣爲承重而以期服將事似爲未穩沙溪曰退溪先生雖未見儀禮通解而其立言亦不違但宋敏求期年後不追服之說未知合當與否

儀禮通解曰石祖仁祖父中立死未葬其叔從簡爲父後而又亡祖仁請追服博士宋敏求議曰服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三　喪變禮　三十二

可再制明矣已葬未葬用再制服折衷情禮云則適子凡追服祖父者父亡再期內已服未除則因變服節未葬之虞旣葬之卒哭期之練宜成斬衰以盡餘月若期已除而吉服宜用女適人被出已除本宗降服不得追服之義明矣○退溪先生曰父死服中子代其未畢之喪此事古今多有而古無言及處未知何故而爲說亦難矣但若以追代其服爲不可則其未畢之喪或葬或虞祔祥禫爲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坐視不行耶如旣代其服則返魂及祥禫之祭恐不得不服其服而行其禮

也（原編所載沙溪答同春條引通解及退溪說而與此頗不同大意則同）

厚齋曰嘗聞先師曰古者受服有節必在葬後及小祥時故宋服制令曰小祥後申心喪蓋以小祥已過無受服之節故也今則退溪使於朔望或朝奠行之尤文亦以爲後喪成服後翌日即受代服爲可（答李世弼）

南塘曰祖喪中父死適孫代服者雖在練後父喪成服後即爲祖喪成服服其餘日通服三年而除之與諸父同祖祥若在父喪未葬之前則當退行於葬後而諸父亦不敢先除有故退行與聞喪先後不同也禫則期不過則祭之過則不祭此亦諸父同之書䟽

當稱哀孫（答李命爽）

父亡在喪中承重題主之節

沙溪曰改題主祀之名恐宜在三年喪畢後不敢死其親之意擬在其中矣無經可據不敢自以爲是（答月塘）

問祖喪中父死其孫代服神主旁題既以父名而其祖大小祥稱以孤孫不亦未安乎（韓師朝）厚齋曰具由先告

代服齊衰改製當否

問代服齊衰朴丈天健力言當仍服亡親舊衰實合於有所不忍之意云云（崔敏學）厚齋曰代衰改製無朴說難從亡人舊衰見問解襲條服中身死下小註退沙兩先生之說己卯諸賢之說甚詳攷而行之如何

父喪中遭祖父母喪代服當否（又見并有喪條南塘說）

沙溪曰所謂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之說愚嘗疑之承重祖服只服期年是無大祥又不行禫祭若無後之喪可乎然古人之論如此何可輕議（答月塘）

同春曰通典虞喜云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庾蔚之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父爲傳重正主

已攝行事事無所闕虞喜所謂無倚廬乎云云詳此上下文勢虞喜之論正如先生所疑而據庾說大祥及禫孫當攝行不可闕也（答月塘）

月塘問其父服祖父喪未沒喪而死則祖父之喪爲無主之喪其虞祔練祥之儀當何以爲耶練前則継以所服期服行之而練以後則期服已除其可以無服行祭乎或言父未沒喪而死則無論練前後不可不追服承重之服以終其喪云云沙溪曰儀禮通解宋敏求論練後則更不製祖父母之服可疑三年喪有祥禫而期服則無之若如宋敏求之言則有承重

孫而不行祥禫如無後之喪其可乎

同春曰通典云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况諸孫乎若周旣除則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云云據此雖以素服終三年其行祥禫無疑矣（答月塘）

月塘問祖喪中父死代服之節先生一條之答以追服爲主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之答以不追服爲主第五條答妻父之說又以追服爲主前後所答似無歸一沙溪曰鄙說前後有異者拘於父喪未殯前祖死不敢死其親服周之說宋敏求之練後服吉服則

不爲更製祖父服之說終始有疑不得折衷三四次所答終未恰當至於中知事之問改前見答之亦未知是否

并有喪

父母偕喪成服先後

沙溪曰疊遭父母喪於一二日之內者後喪未入棺之前不可遽成前喪之服後喪入棺後服前喪之服又翌日服後喪之服似亦爲得（答月塘三）

所生所後兩喪幾與不可作一行

月塘問所生親喪過期除服[illegible]遇所後親喪已[illegible]

襄葬欲奉兩几筵回京不可以所後之服擔當[illegible]生之親無他兄弟未知如何處得沙溪曰所生親喪已除則不可猶謂之返哭所後體重雖所生親在不可以服而入見旣無他兄弟雖以重服行之似不妨大祥但兩喪依一行未安所生退與別依一行似宜

父母偕喪設几筵之節

沙溪曰父母並在殯則殯於一處葬後設几筵亦如之尊卑而祭爲當若卑而饌不各設苟簡之禮也凡卒哭據禮本當先重祭母祭祔主出就他所祭文仍在合如（答月塘）

承重孫并有父母及祖父母喪時服（[illegible]）

同春問按通典文勢祖母服雖重而旣葬受服[illegible]而未葬其服母服似無可疑母已葬則還服祖[illegible]母服旣練則還服母服母服旣練則還服祖母[illegible]服旣除則還服母服以終喪此意分明在通[illegible]號則不可變改故從初稱衰孫似宜月[illegible]當

南菴曰包特無服之制見於問傳小記而皆以[illegible]大小之同爲節則斬衰受葛之說至齊衰卒哭[illegible]猶可以行其制矣齊衰旣練之後則[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父洞懸矣更安用無服之制哉大抵孝子之心於此若有可以伸其情者則雖一日猶愈於已而今既多所窒礙則恐難率意而遽行之矣愚意竊以為古禮受服既不可復行而包特無服之制亦無所施則只當依家禮并有喪之制常持重服而祭時各服其服以伸其情者庶幾為寡過矣（答或人）

父喪中承重祖母服者持服

遜齋問父喪既殯又遭祖母喪以服制論之則斬重齊輕而以承重論之則齊反重於斬似當常持齊服未知何如尤菴曰昔年從兄時瑩之孫爽錫遭此變禮士友多會論議紛然蓋以是齊也是為父而代者也爽錫常持齊服此乃無於禮而得其中者耶然於不敢決定其得失也

南溏曰以分之尊卑言則祖尊而父卑以服之輕重言則斬重而齊輕輕附於尊重在於卑先尊則後重先重則後尊以此權衡誠難低仰第有一言可以斷然而尊卑輕重不須論也為祖母服齊是父之服而已代之也為父服斬是已之所服而自父視之則非所爲也然則先代父而後已服其義較然矣（[illegible]）

父喪中母亡服母（父喪中服祖并論）

問父死纔殯而母亡或曰既在父死後當伸三年

或曰父喪三年內同之平存宜服期年云云（淳齋）尤菴曰在古禮可攷儀禮疏曰父歿三年內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遭喪乃得伸以此觀之當服期

南塘曰父卒三年內母卒服期父死未殯服祖周之說雖是不死其親之義而推之太過愚意雖父母同日死當服母本服父祖同日死當服祖三年蓋於此而不死其親之義輕而母服從輕祖喪無主其爲人子之所大忍者大矣所謂不死其親者蓋謂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不敢有所改於父之道是也至於服母服祖喪制大節人子至痛處乃猶以不死其親之義而有所不盡於母與祖可耶且[illegible]要沙溪先生取舍之意則其同於愚說可見矣（[illegible]）

母喪中父亡仍服母期（題主及祖喪中父亡服祖及父喪中承重祖母喪并論）

南塘曰期制已定於父在之日則不可以父亡而有所改也雖服期而爽時題主稱妣亦有何難處之義耶祖喪中父亡服祖以終三年其義與此自別母服三年已所服者也祖服三年父所服者也已之服母已屬於父在之日而父死而伸是死其親也父之服

祖未畢而云則代父而服是卒父事而遂父孝改[illegible]以不死其親也如父喪中承重祖母喪者常持祖母服而不持父斬者亦所以先父所服而後己所服也（答沈潮）

父母同葬行虞之節

厚齋曰父母偕葬者母之虞祔行於父之虞祔畢後無疑矣剛柔日相錯非所論也先生嘗以爲如此則其間日子幾至十餘日之久此似未安云矣近來中相國翼相家遭此事兩喪虞祔並行於同日而哭於行祭時先行父虞後行母虞卒哭亦然蓋問于尼山

而行之云（答朴貴三）

所後喪未除不可祭所生親禫祭

月塘問所生親之禫在所後喪衰絰之中云云沙溪曰禫吉祭也身有重服不可祭也

妻喪葬後行親喪吉祭

厚齋曰父喪畢後適遭改題禮之大節孰葬既過卒哭後行之惟當祭不著純吉之服從事不行受胙之節略示其變方似合宜（答姜宗壽）

本生親葬前行所後親祥祭當否（行禫當否并論）

問先妣小祥即二月十九日也榮遂方在所生父喪勢不可行祥事云云（趙榮遂）厚齋曰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將行小大祥祭也適有異宮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今哀家後喪既是期服而又是異宮則依雜記說小祥恐當行之

又曰生母喪是期年服也所後承重禫祀恐當行而不可廢也（答韓天路）

後喪殯後前喪饋奠之節

問後喪殯後前喪饋奠明有可據而朔望殷奠不當行耶（許宙）巍巖曰饋奠二字已包朔望言之

父喪中遭祖父母喪其父靈寢改凶服當否

遂齋問父喪未殯遭祖父母喪則於其父象生時不以神道待之者禮也而或者以不忍死其親之義謂之父喪既殯遭祖母喪則其父靈寢改以凶服云何如尤菴曰若如此則所謂白銘旌素喪轝而後可者也

父喪中遭祖父母喪其父祭奠用素當否

尤菴曰全然用肉似未安素饌則可用也（答遂齋）

異宮喪成服前前喪上食之節

陶菴曰衆子喪異宮未成服前三年內朝夕上食則

既是象生時以三不食再不食之義推之亦或有斟酌停廢之道耶未敢知也（答吳琫）

後喪中前喪朝夕哭之節

問父母喪中子死則成服前朝夕哭亦當幷廢耶（盧以亨）陶菴曰當幷廢

臨葬遇喪

問亡母葬日隔宵家親又遭重制入棺在今夕下棺時甚早家親過成服而至則下棺時已過不待喪主而下棺則有違於主人贈玄之義（金樂道）陶菴曰喪家入棺之在夕猶是不幸中幸耳下棺時刻如有推移之道少退則固優優而雖非然者成服例在朝哭然不至甚晩依時刻下棺而差待主人之來始行贈玄之節恐不妨臨究一慟情理又豈可已耶

母喪纔葬遭父喪行母虞祔之節

沙溪曰幷有喪者待父虞祔後爲母設虞祔禮也今母葬纔畢又有父喪而母之虞祔待父葬後則當在三月之後不可闕然無安神之奠但喪人遭斬衰不可爲母行虞祭以他親代行初再虞待父葬行三虞卒哭祔祭似合於情禮（答金獻一）

幷有喪前喪禫祭行廢

問嫡孫父母喪中不可行祖父禫矣但沙溪先生所答不同（盧以亨）陶菴曰當從前說（謂當廢）

問承重孫遭祖父母喪及父母喪者後喪大祥後禫祭前亦不可行前喪之禫耶（李道載）厚齋曰以雜記說觀之後喪中行前喪小大祥蓋以同是凶禮故也以此旁照則後喪禫中行前喪禫祭恐無不可蓋此不惟同是吉祭恐亦有合於雜記註所謂以示前喪有終之意且不行禫祭則已若行則似不可不暫著前喪之吉服未知如何

厚齋曰以沙溪說觀之後喪中前喪禫祭不可行矣但禫祭雖不可行而禫服恐不可不除設位哭除以示前喪之有終即反後喪之服似或可耶（答尹斷老）

承重孫父喪中未行祖喪吉祭者諸叔父復寢之節

問吉祭而後復寢禮也嫡孫父喪中祖父禫後吉祭既不設行則諸叔父復寢當待禫月終後爲之耶（盧以亨）陶菴曰雖不行吉祭過盡吉祭當行之月而後復寢似合自盡之義

期功服葬前重喪吉祭行否

問吉祭期大功葬前依忌祭例略設行之耶退行於

葬後耶（權震應）陶菴曰吉祭雖是凶餘變吉之禮過葬後行之恐為穩當

喪中身死

喪中死者祭奠用酒當否

巍巖曰備要象生用素義極精矣若用酒則何可謂素也（震）巍巖曰無酒不成祭無或有經據耶然虞而神之之前代以玄酒似有情理而終未敢知其必然（答成道行）

喪中死者發引之節

問喪轝不可純華亦不可純素以淡青布為盖惟如何（許昀）巍巖曰前未有攷不敢質言而淡青布之云無乃得宜耶

亡人喪服撤後設禪服當否

巍巖曰孝子於不忍致死之節用意固宛轉惻怛而盖亦略存其大體爾喪服則固生時所受者故虞而神之之前不忍撤去至於禪服則乃生時未嘗受之服而又設之不惟於禮無所攷恐於義亦無所當（答許宙）

南塘曰服中死者喪服至其所喪喪畢而後撤似宜然練祥時去經等事一如生時亦太拘執此等處當從略處之存其大綱而已（家禮源流續錄）

嗣子未執喪（適孫幼次子攝主詳見祭變禮攝主奉祀條）

嫡子癈疾次子傳重當否

問人有兩子長則以盲癈不娶死后不得已傳重於次子次子先逝而有母喪長子與次子子孰主之（或人）厚齋曰儀禮喪服篇曰嫡婦不為舅後者姑為之小功註曰夫有癈疾若死而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癈疾與先死而無子者同次子之子當主之

問家兄癈疾已久生父在時意欲傳重於舍弟今當大故當從治命而不無人言如何（趙瓛）陶菴曰癈疾代以次子此在古禮無可疑者不知者雖或有言何足顧也

無適嗣喪

無適嗣以宗婦題主

問人之喪嫡長服重者當主喪而今無男丁只有嫡孫婦及衆子之子與妾子則何者為主耶或云雖衆子之子有為祖父承重者云云（金得炳）陶菴曰禮到窮處不得不通變婦人雖不宜主喪此等處似當以嫡孫婦旁題矣

次子不當以遺命奉祀之義

問有遺命用兄亡弟紹之禮（或人）厚齋曰即有遺命而兄亡弟紹又載於　國典則以次子奉祀似無不可第宗統甚嚴長子立後以承其統此實禮正義至慎獨齋曰宗法立長不易之禮雖有遺言決不可從以此觀之遺言雖重或有所不可從處

適嗣死喪中練祥權主

問有一人其長子先死長孫承重而死於喪中當大小祥時長孫婦當主祭耶次子代主耶長孫弟主之耶（宋錫勉）陶菴曰次孫主喪之說恐是大抵婦人無主喪之義未立後之前當先告以某親權主之由而葬祭諸節皆權行之告辭則當於朔望殷奠為之

無後喪

無男主者婦人奉祀題主

厚齋曰周元陽祭錄一無男主而後婦人主之然則亡人神主其勢不得不以亡姑書之旁註沙溪先生既不斷定則姑闕之無妨耶（答金在魯）

過期之禮

過期不葬者期功諸服變除之節

厚齋曰久而不葬期服之人月數已足則依小記之說於初忌略設祭奠之日準禮除服恐無不可（答金樛）

過期不葬者初再忌行祀之節

問再周而葬者其於初朞再朞之日祭祀何以為之（朱道性）陶菴曰朞日雖不備儀一獻無祝為可

過三年始葬題主行虞祔之節

潛冶曰三虞尊為神主初成而設也似不可廢也但其祝辭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乃是喪中之辭也若喪已久無此情似當改之曰不勝永慕也卒哭則不可的知其當行與否也但卒哭祝曰明日躋祔于祖考云云祔祭決不可廢也祔祭不可廢則卒哭亦不可廢也祔祭則家禮曰若喪主非宗者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

此說蓋謂亡者繼祖之宗子為告于亡者祖廟而使君設虛位而主之也祝板曰亡者繼祖之宗子使某云云可也某謂君名也衣服則當以家禮忌日變服條祖以上之服行之也哭泣之節考妣則哭盡哀云云祖以上則似不哭矣題主處當於墓前為之也題主之禮亦當與當時題主不同墓前設盞盤及果蔬題主奉置于神位焚香再拜灌地再拜以降神又斟酒再拜訖主人立于香卓之南祝執板立于主人之左讀之祝辭亦當有變敢昭告于某親之墓神主既

成伏願尊靈降臨是憑是依餘不改讀畢主人再拜辭神再拜後奉主就舉焚香以行初虞祝辭亦有變敢昭告于某親形歸于土塊無憑依禮敢忘本追遠興感不勝永慕謹以後不改但改哀薦祫事之哀字爲祗字再虞三虞則不改但改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爲不勝永慕及易以祗字而已卒哭則云日月不居虞事既成祔薦成事云云（答閔光熽）

追改之禮

誤成服追改之節

問族侄家初喪時喪服失制竊擬先儒因葬時追行

改制之節蓋其節次似在啓殯之後而或云當在虞祭時云云（李倶夫）

遯齋曰因其葬制服儀禮經傳通解說分明可據矣宋先生論喪服制于亦有明據此迷因葬改制之據乎或說未知據何書爲說也

染患中喪禮諸節

染患中虞祭退行之節（見虞條）

以染患重病退行練祥

問祥祀在今三月故練祀當以正月行之家中適有病憂尚未行祀將以三月祥日爲練則又以五月爲祥乎然則禫何爲乎或曰過時不禫云云（答李魯厚孫）

曰按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註如此月練祭則次月祥祭今日之禮恐當引此爲旁照蓋十一月之練既已差過而退行於十三月祥祭之日則祥祭勢當以次退行矣三月行練四月行祥恐合於小記之說也至於十五月禫祭自當准禮行之蓋五月是十五月當禫之月不可以過時論也若過五月則不禫

親患中喪禮諸節

親患中權止几筵哭泣當否

問親患自遭慽一倍添劇蓋四時哭聲每每提覺而

然也一家諸議皆以止哭力勸又引古例即李相尚眞老病時其子喪室不哭行饋奠之事也此果如何（俞彥鏶）

陶菴曰三年內几筵不哭雖於禮無據所重有在一時權止於生死之情俱安亦何傷也在座一人曰問者只當察酌其輕重而處不必問於禮家答者亦不當輕許以啓後弊所謂後弊者李祠家故事已成俞家之訂俞家之事又安知不爲他人之訂耶方今喪紀大壞簡便成習此不可不念也此言儘有理故吾爲之稱謝矣并爲奉聞唯在裁處

被罪家喪禮諸節

銘旌題主

厚齋曰　朝家既以重罪處之而自己之至冤亦莫之伸白則依來示不書官銜姑以某府君書之陷中據丘儀書以　有明朝鮮故某公諱某字某則如何

張旅軒答人之問有此禮（答金様）

問云云（閔百順）　陶菴曰云云（見題主條）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二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三

喪變禮

改葬

告廟之節

潛冶曰告廟時以喪服行之而祭禮則出主于寢當與忌祭同也告辭則以家門禍敗遷葬恐非禮經之意朱子曰擇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云以此爲辭恐爲禮也祝辭當曰某年月日孤哀子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昔年營宅不獲地師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求名師卜地于某地某原將以某月某日移奉于其地敢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答李禮吉）

告墓

潛冶曰告墓祝當曰宅兆不吉將以移奉於某地某原今日開破封塋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禮吉）

問啓墓告辭改曰云云前既權奉于茲今將還祔于顯考某官府君伏惟尊靈不震不驚几筵告辭前祝改曰茲以顯妣某封某氏前行變禮出於一時權奉將卜以是月某日祔葬于顯考某官府君云云後祝則改曰今以顯妣某封某氏前行權窆已於今月某

日祔葬于某親某官府君云云爲宜耶（或人）陶菴曰凡遷葬前告辭稱以今以顯妣云云恐未安返哭後一用祝辭例前祝則用告辭去茲以至某氏如何

問新喪未葬不得澡潔云云（鄭銳）陶菴曰凶服入廟自告當依沙溪定論而既不得澡潔則用題主時例使人焚香斟酒似宜

又曰冢廟告辭如有輕服可以攝行者則使之攝行啓墓祝辭則喪人自爲之似宜（答金時鐸）

祠后土（同岡內移葬只一行祠后土之義并論下）

問遷葬時破墓開塋各有祠土地之節而罪第則於

一岡之內似無再行之義只一行之而改措辭曰某親某封某氏權厝岡內今將祔葬於某親某官爲宜耶（或人）陶菴曰似然

又問初喪祠后土只稱某官改窆則別稱某親而又立主人自告之一例所以別於初喪也然三年內遷窆則不必自告只當使服人行之耶陶菴曰考墓則喪人自告方恔於人情土地則況是三年內矣使人代之似宜

改葬妻告祝之辭

問先妣緬禮家君主之則告廟祝先靈之先字改以尊字如何夙夜靡寧啼號罔極改以何語（中暉）厚齋

忌祭祝改諱日爲亡日題主亦云亡室或改以亡字無妨否備要虞祝告妻云悲悼酸苦不自勝堪張旅軒告妻祝曰悲悼之懷不自堪任於此二者商量用之如何

改葬服

潛冶曰啓墓奉出尸柩後服緦設奠（答李禮吉）

南塘曰改葬服在家者破墓時成服追到者出柩時成服似宜○緦服雖用練麻絞帶不練正服既用練則其宅衣帶固無不練之義而從俗用生布亦何妨

○婦人應服三年者服緦亦當受正服不可只受布帶燕居衣服恐亦不可但去華盛耳（答李命爽）

父在母喪改葬服緦當否

厚齋曰父在母喪改葬之服禮既不言不敢妄論第杖期之中實具三年之體而又申三年心喪之制則改葬服緦恐不可已（答金在魯）

父喪中改葬母之服

陶菴曰母葬如又出柩則不可不爲母別製緦服而至於行祭時亦當各衣其服然所引并有喪持重服之義亦通（答閔昌洙○按此以父喪葬後而言）

母喪中改葬父之服

遯齋問母葬時改父墓合葬則似當服父改葬之緦而葬事未畢之前恐不可變也或云啓父墓發引時服父改葬之服啓母殯發引時當服母齊衰之服云此說何如侍生竊謂當襯父尸在殯宮未忍變之義今其父柩未掩藏之前不當變父改葬之服未知何如尤菴曰父喪未葬前則祭母時猶服父服禮也今此緦服異於初喪之斬則當各服其服耶已見父柩服雖輕而當與初喪不異耶不敢質言

問母喪中改葬父發引及下棺時所服愼齋云當服緦尤翁云當服母服（沈潮）南塘曰愼齋說似是

三年內改葬服緦當否

厚齋曰還葬服緦盖以親見尸柩不忍無服也今在父母三年之內則以齊斬之重服見父母之尸柩何必更製最輕之緦服乎况既服齊斬又服緦麻則是一人之喪葬而爲二服也既不別製緦服則雖在練後其不當獨製緦經而特加於首矣第今還葬適與祥月相值若還葬時不別製緦服而至祥日又除衰麻則非但三月之後更無可除之服其在三月之內便作無服之人此其難處或謂大祥之後追製緦服以續其餘服而足其三月之數云以愚言之亦有可疑者遷葬緦服本爲親見尸柩則尸柩既葬之後方始製緦於禮無據謹按丘氏儀節曰葬後釋緦麻服素服而還云云金鶴峯曰在途素服則還家當何服而終三月乎退溪曰仍素服又曰葬時服緦既葬易服更無服緦節次耶先生曰既葬亦如見柩時而仍服麻似無漸殺之意故服素會素而持緦服之意在其中云云今依丘儀及退溪說大祥後仍禫服以素衣素帶終其緦月之數後月朔日哭除素衣帶受吉服庶不至大碍否（答李普演）

舊山遷祔新葬時服緦行虞之節

潛治曰以緦隨柩（謂遷葬行喪）而行至山所與先夫人同竁而後釋緦服衰盖以輕服重服相并捨輕取重也實土及半題主喪主奉新主反歸室堂留子弟監視成墳成墳後似當以子弟行奠也喪主方行虞祭虞祭爲重奠爲輕也（答李禮吉）

厚齋曰虞祭前喪人禮無執饋獻之事而今舊山遷葬與新喪合窆則朝夕饋奠之節當依新喪凡遷之禮主人兄弟只可哭拜而已况備要遷葬條只曰上食哭奠如初喪而已不見喪人躬執之文耶並有父

母喪若葬前亦無躬行饋奠之禮似可推此而决矣（答李季壽）

問父喪葬時遷母合葬則以祭先重後輕之義先行父虞於正堂就幙所行母虞可也然反哭而復就幙所似涉煩碎云云（李汝敬）厚齋曰先行父虞後行母虞得之

巍巖曰以新改幽宅禮畢經虞之文新喪題主奠後設行於舊喪靈座似合禮意而未有所考未知禮家已行之規果何如耳（答中大一）

陶菴曰遭新喪遷舊喪合窆者當其懷祝反虞之時不可祭於墓奠恐宜反哭行虞於新喪而復至墓所待事畢奠而歸爲可（四禮便覽）

問母喪中改葬父虞愼齋曰改葬虞先行後題新主即返魂尤翁以爲母喪題主後即澡潔行父虞畢返魂（沈潮）南塘曰尤翁說似是然據李子說則改葬畢奠於墓而歸出主祭告爲可丘氏幙次行虞恐非禮之正者近見得此意便遽未及詳禀

設靈寢當否

巍巖曰退陶說只靈座上食而沙翁又添朝夕哭奠處喪禮之義亦已精矣今何敢種種拖長若可以意添補則凡燕養櫛頮之具亦非止靈寢而已矣（答中大一）

改斂改棺之節

陶菴曰改棺改斂不可輕易萬一少忽使骨節錯誤則孝子之痛當如何哉必須預擇便習經事之人使之改斂而極其詳審勿之有悔且舊棺腐爛至於無可奈何而後不得已改之容有可堪之勢則不當改隨其朽敗之如何或匣棺或滚布爲可（四禮便覽）

出柩殯于舊第有祖奠當否（與新喪同殯祖奠之節并論）

巍巖曰既殯舊第葬期稍遠則不容無祖奠祝亦用原辭而但此并無經據惟在商量行之耳（答中大一）

陶菴曰庾蔚之曰若墓遠至家復葬則當有祖奠遣奠今若還家則用自他所歸葬例行日但設朝奠告以還家之由至葬時乃設祖奠爲可（四禮便覽）

南塘曰禮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謂有進而向外無退而返內者也故改葬之禮直自舊山奉柩就新山而無返家之文今舊喪奉還室中與新喪同殯未免失之矣既同殯而一祖一不祖情禮固未安然因此又設無於禮之祖奠則是因誤而重誤之也愚意葬前一日因朝奠只以遷柩告舊

喪載轝設奠徃即新山幕次留人守之是夕依禮設祖奠於新喪云云（答李益[illegible]）

破墳出柩異日有更告當否

問云云南溪禮說有焚香更告語若更告則何以爲辭（或人）陶菴曰南溪說似委曲而終是疊告恐不必然

改葬虞

虞祭無祭神之辨

厚齋曰見柩後自有常侍之禮依初喪虞祭行之恐得之先師改葬儀虞條亦無祭神（答韓師朝）

三年內改葬行虞之節

問一虞之三獻辭神并不舉哀殺於喪虞之意而三年內改葬則其禮恐當與喪虞同（或人）陶菴曰既是三年內則一用喪虞禮恐亦無害

改葬後告廟

澹冶曰祝辭當曰孝子某敢告云云某月某日奉柩移安于某地某原襄事既成夙興夜處哀慕不寧敢以淸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出主于寢時告曰孤哀子某有事于某親某官府君敢請神主出就正寢

恭伸奠獻（答李禮吉）

問尤翁意以只行歸家哭奠不行一虞爲是而若行

一虞則以歸家哭奠爲可闕未知如何（或人）陶菴曰似然

問告廟出主無告辭此祭即告廟之祭而再告煩猥故無告耶（鄭齊觀）陶菴曰似然

南塘曰葬畢奠於墓既曰奠則當一獻矣虞祭又不可遂廢當行於返哭時此有朱子說可據矣語類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此蓋始事既告廟則畢事又當告之節目咸備情禮曲盡當以此爲正矣語類或疑神已在廟久矣何得復虞者恐是窮理未精也神魂之與體魄本合爲一體死而雖分其相感之理則未遽亡也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此理不可誣也既葬其體魄復祭以安其神神理人情恐不可已也朱子答或人之問以爲便是如此者恐是一時偶未思量既有定論不當復以此爲拘也葬畢辭墓安得不哭禮止一獻則祝無所哭矣反哭之虞當有祝仍用丘辭似亦無妨禮畢終虞謂禮畢於終虞也終虞謂葬終而虞也（答沈潮）

除服之節

陶菴曰設位哭除既有明文當以此行之而墓近則

雖於墓行之亦無所妨（答李命元）

權厝未完窆者服緦之節（未權厝及權厝三月內永窆幷論）

南塘曰改葬緦既行權厝則滿三月而除之他日永窆時又爲受服更申三月之制乃可耳權厝若具葬禮尤無可言雖未備禮加土成墳又撤朝夕上食則亦不可以未葬處之矣惟不行權厝者雖過三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除也永窆若只在權厝三月之內則因前受服計三月而除之又不可更申三月矣（答姜奎煥）

祭禮

班祔

祔位稱號

沙溪曰無後喪神主祔于宗家宗子主之其主之稱號從父則稱顯伯父仲父叔父兄則稱顯兄弟及子姪則但稱弟及子與姪也子姪之妻則稱子婦從子婦兄弟之妻則稱嫂及弟婦何如古禮無明據只照他禮文錄送耳（答月塘）

祔位不論正位之不遷

厚齋曰祔位只當以終兄弟之孫爲限豈有同爲不遷之理哉（答金在魯）

妾主別處之說

南塘曰妾祔廟中夫拜庭下君爲未安則凡宗子之卑幼者皆不可祔廟耶（家禮源流疑錄）

祔於高祖者祖喪後移祔

厚齋曰班祔當初既用中一以上之禮而到今祖死喪期且盡則待祖主入廟措辭告由祔于當祔之位（答具啓勳）

無後本生親班祔

厚齋曰當爲本生父母立後而若不得立後之人則一依問解說處之爲宜（答李士秀）

沙溪曰本生無後則兩家相議歸宗古有其例兩家父死則子不可擅自罷繼當以本生爲班祔

晨謁

衆子獨行晨謁當否

月塘曰主人之晨謁與支子出入拜廟之節似異主人不在之時支子擅開廟門獨自參謁恐未安（答同春）

參

正至朔望昏行當否

沙溪曰宗子若出則正至朔望薦新支子代行可也恐未害於禮也（答月塘）

饌品（主人斟酒主婦正筯之節并論）

陶菴曰茶是中國所用而國俗不用故設茶點茶等文一併删去若别有饌品則各設筯楪於盞盤之間主人斟酒訖主婦升正筯主人主婦分立於香卓之前東西北向再拜爲可（四禮便覽）

辭拜之節

南塘曰參則禮簡故主人皆自行之祭則禮繁故執事贊之（家禮源流疑錄）

婦人四拜之辨

南塘曰禮拜成於再拜婦人四拜以當再拜故此云再拜據禮成數而言實則包四拜之禮在其中矣他凡言婦人再拜者皆倣此（家禮疏義付籤）

外執事之辨

厚齋問家禮序立圖既有子孫立位又有執事立位分明非子孫尤菴曰吾所未曉

南溪曰吾常未曉中朝人必有家丁此似是家丁之類也（答厚齋）

南塘曰此執事恐是子孫男子婦女贊禮者也考位則子孫男子贊其禮妣位則子孫婦女贊其禮所謂之內執事外執事也或[illegible]執事之屬女僕之立於主

人之後固無可嫌男僕則在平昔非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今於祠堂考妣同享之事得與於序立之末已是可疑又與主婦諸婦女分庭序立尤爲未便（家禮疏義付籤）

俗節

俗節增删

陶菴曰家禮本註有中元而是佛家所尚朱子晚年亦自不行故今删之（四禮便覽）

南塘曰嘗聞成仲之言曰七月十五日即中元之節本註許用之然則此所謂不用者謂不用浮屠設素饌之禮耳（家禮疏義付籤）

饌品

問正朝設餅而又設餅湯似未免重疊（鄭存中）陶菴曰歲時餅物重在時食雖或涉於疊牀亦何傷哉

時祭

卜日告廟之節

沙溪曰時祭定日告廟之禮不可不行吾家窮甚且鄉居祭物未備恐不得以告廟之日行之故前一日告廟未知是否也（答月塘）

考妣各卓

問各設四代或至十餘分貧家合設亦不爲無據（宋基孫）厚齋曰合設違於禮意也朱子有時祭飯一器羹一器之說愼齋各位前設石魚一尾而行之愚伏以粟飯各一器行之凡祭只當致其誠意而已豈約非所論也禮曰行潦澗芷亦可以薦上帝

饌品

問鮓似是食醢脯醢之醢似是殳（宋基孫）厚齋曰韻書鮓藏魚也以鹽米釀魚爲菹醫書湯液篇鮓殳今以韻書觀之鮓亦似食醢而醫書以爲殳未知古者作殳以鹽米釀魚而爲菹耶

魏巖曰脯與佐飯元是一物必要別設則先脯次佐飯或可耶醢菜詩註淹漬以爲菹蒸文已明矣（答金昌佐）

陶菴曰家禮有脯醢蔬菜各三品之文食醢魚醢弁用何妨若用一品則食醢當去之耶

又曰醬是食之主似不可闕家禮只有醋楪而無用醬之文栗谷沙溪始以清醬據古禮添入於蔬菜脯醢之中今以清醬代醢一品用之爲宜（四禮便覽）

問祭用生魚肉如何（李基敬）陶菴曰鄙家亦用生矣

問祭不用膏煎物云云（朱進性）陶菴曰如藥果之屬略設何妨

祭時服色

問尤齋同春以幅巾深衣行祭云云（宋基孫）厚齋曰笠子乃我國之制也旣着幅巾恐不必又著笠子

降神兩再拜之義

沙溪曰退溪有答人說而恐或不然也焚香再拜求神於天也酹酒再拜求神於地也在彼乎在此乎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兩再拜爲可（答月塘）

祝板尺數之辨

月塘問家禮祝板長一尺高五寸此尺何尺沙溪曰以周尺爲之

祝立主人右之義

南塘曰祝所以承事祖考交接神明者故其位必在主人之上凶禮尚右在右吉禮尚左在左此之在右主人西向而立以北爲上故祝在其右也（家禮源流疑錄）

亞獻終獻諸父當行與否

問禮不許諸父亞獻而南溪云侄爲初獻叔爲亞獻云云（朴永後）陶菴曰當從禮經

獻祔位之節

問家禮曰祔位酌獻如儀旣曰如儀則獻禮當一如正位有再拜矣（金若魯）厚齋曰當以家禮爲正

受胙（福酒温服當否并論）

問繼禰之宗時祭受胙祝似當曰考命工祝又當曰來汝孝子（李世弼）厚齋曰得之

陶菴曰福酒温服以不留神惠之義言之雖暫時亦似未安而其視強飲而添病多傾而虛惠則遠矣盖盤則即受而略啐之旋置温湯中卒飲恐好（答閔昌洙）

告利成

問告利成後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何義（宋基孫）厚齋曰主人既出笏俛伏興再拜故立於東階上而不與在位者再拜

諱嫌名不告利成之非

巍巖曰以嫌名不告利成義理恐未賅（答成道行）

行祭遲速

問尤春行祭時遲速各異尤翁則尚速春丈則尚遲（宋基孫）厚齋曰尤春行祭之遲速仍來諭始聞之矣然若得其中則尤好

齋素中時祭當否

厚齋曰伯父之忌比考妣有間而其行素之節慽感之懷與平常之日不同則男女盛服受胙飲福等節節節有碍設祭之各在異處非所可論恐不如退行

中丁（答宰載）

附土神祭

厚齋曰朱子土神祭祝文見於大全先師亦有上神祝鄙家亦行之（答申暻）

禰祭

豊昵之辨

問禰祭有豊昵之嫌云云（或人）厚齋曰朱子以繼四世之宗每行禰祭於季秋

忌祭

考妣并設單設（并祭者并祭前後妣并論）

厚齋曰聞之師曰晦齋引程氏并祭考妣之說而以程氏把作程子看沙溪又引晦齋說然程子集中未有并祭之語近方考得所謂程氏即　山程氏果非程子也（山上一字忘未記）

沙溪曰程氏之并祭人情所近恐未害於禮也栗谷少時從先世并祭考妣而年長後只設一位後來又改之并設兩位吾嘗禀之答曰只設一位未安故并設云（答月塘）

陶菴曰忌祭止設一位禮之正也然既并祭則於前後妣亦何可區別耶（答蔡命拱）

祭時服色

陶菴曰忌日變服橫渠栗谷說之載於備要者盖指曾祖以下矣來示欲於高祖以上印例而行之就此而略有等數似好（答安鳳陽）

又曰寒岡留禫服一襲遇忌日服之之問退溪先生雖以爲太過然好禮君子行之爲好（四禮便覽）

告利成

問告利成當依時祭例祝以下再拜而主人不拜耶當皆行再拜耶且虞祭條只行告利成而無再拜之節此則似出於殺禮之節忌亦喪餘依虞祭例只告

利成而不行拜禮耶（宋基孫）厚齋曰無所攷不敢詳知末端說似然

陶菴曰忌祭利成一欵中古以後諱日始設祭非如四時正祭之爲重雖減殺亦自無害於義況朱子家禮告利成入於受胙條中而忌祀旣曰不受胙則利成亦當不行如何（答閔昌洙）

忌日接人之節

問忌日待客與否揚氏及退溪說不同何以則得中（朱道性）陶菴曰忌日不見客甚合禮意

墓祭

參降先後之辨

南塘曰家祭降神後進饌而墓祭先進饌原野之禮從簡也既先進饌則又不可立視故先參而後降若侑食亦從簡也丘儀補入進饌侑食要訣先降後參恐皆未安（家禮源流疑錄）

先祖墓有故未祭繼葬位行祭當否

問宗家以喪故不得設祭則同山所子孫當一併停止耶舍除墓祭亦在一山而在三年之內似或有異否（或人）厚齋曰既是異宮又非宗家所主若墓在別所則行之可矣既在先塋一山之內則獨爲設行未安

墓祭與 國忌相値退行當否

遂齋問寒食與 國忌相値 國忌與墓祭似無嫌不必退行耶克菴曰似無嫌礙而莫若不行之爲安心寒食前一日亦淸明節日豫於前一日行之無妨耶

父母墓與外祖墓同岡行祭先後

沙溪曰父母與外祖之墓同托一山至近之地則先享父母於神意似爲未安退溪先外祖之說恐爲是也（答月塘）

祧位歲祭之節

遜齋問高祖親盡一年一祭似當三獻用祝而或曰一獻無祝云云尤菴曰觀於家禮初祖先祖祭儀或說之得失可知矣

　卑幼墓祭有祝當否

厚齋曰忌祭既有祝則墓祭似有祝矣墓祝見備要（答金致福）

　墓村不安行祭當否

南塘曰墓祀以墓村不安廢祭似未安聞前輩亦於行之云矣傍位同在一山者雖在本位子孫所處不宜以此爲拘也若在祖先位則宗孫不能行祭祀備

行之可也祖位不祭而獨祭下位非所可論也[illegible]

　后土祭匙筯當設與否

南塘曰匙筯之設爲其有飯羹也先生戒子書[illegible]有飯茶湯之語則土神之祭其有飯羹無疑矣[illegible]

（付籤）

省墓

　省墓時哭拜當否

遜齋問先正有常時上父母丘壟必哭云是鄭[illegible]耶鄭寒岡耶尤菴曰在宋則南軒先生也我東[illegible]松江相公也

遜

　庶孽奉祧主當否

問長房死則事當埋安祧主而若有庶叔庶祖則情不忍埋（韓師朝）厚齋曰長房之子姑爲奉祧主于別室以俟庶叔庶祖之亡似可

　長房有故不能奉祀

沙溪曰最長房事勢有不能奉安則當設別位而奉之四代後仍奉於廟晉不可爲也若退溪先生答李[illegible]訣之說亦無妨長房既不奉祀則恐不可以是人爲主也（答月塘）

厚齋曰長房貧窮無以奉祀則遞遷位諸子孫各隨祭當可也宗家替行之說未知得當

陶菴曰最長房貧甚決不堪奉祀則告辭似不可已而但越房務奉極爲未安不可不審愼處之也（答盧[illegible]）

　長房貧窮別廟奉祀之節

陶菴曰最長房貧甚而不能尸祀別立祠於大宗之側蓋有先賢之論近世士夫亦多行之然愚見則此事終涉未安所謂別廟子孫合力營建而勿於[illegible]側必就最長所居而行祀時又各出力助之則[illegible]有主香火不缺此於禮意實爲合宜[illegible]

又曰別廟既非宗子家又非丘墓所在而只於諸孫相聚處爲之者在禮固無所據然成事勿說且以已成後處之之道言之亦當留待萬萬不得已時矣（答金沱）

親盡神主嫡婦奉祀當否

問親盡神主當埋安而若夫人在世則問解雖婦人已許其奉祀矣以此義推之嫡子婦及嫡孫婦曾所奉祭之人在而泣請終其身奉祀則亦當許之於禮不悖耶（崔祏）陶菴曰嫡婦奉祀於禮雖無可據然揆以人情似難强咈若堅請則許之亦恐無妨

不遷之位

不遷位奉安之節

尊齋曰沙溪說則高祖位別立一廟而遷奉之爲當稟于尤丈則不遷位依家禮別廟于墓所爲當稟于先師則依古者官師一廟祖禰共享之說而行之爲當蓋三先正皆以祭五代爲嫌也欲從沙翁說則諸議以爲代未盡之高祖遽遷於別廟情理所不忍且朔望節日時忌祭與家廟一體行之則名雖別廟而實則祭五代也欲從尤丈說則諸議以爲不遷位與家禮所謂始祖親盡藏主於墓所而歲一祭之者其禮不同且朔望節日時忌祭徃來行祀事多拘碍守護亦難欲用先師說則諸議以爲祖與禰同一龕則一卓上祭饌排列必患苟艱各設倚卓則是又祭五代也惟劉歆宗不在數中之說朱子是之我　國五禮儀及大典亦曰親盡祖爲功臣不遷則代數之外別立一室而祭之是鄙家從前已行之例幹更稟先師則答曰君家事亦有所據云云蓋此則古有劉歆宗朱子說我　國有時王之制近世則有三先正說就其中從長遵用而已（答朴弼周）

陶菴曰不遷之主奉於第一龕若如沙溪所論則崇奉之義固盡矣而祭祀之以遠近爲疏數古禮則然百世之間大小祀事一同祖禰恐失之過尤翁藏主墓所之說既據家禮無容別議墓所遠近非所可論而或有失墓者則此最難處只當別立一室於宗家之家此則在於大典時　王之制在所當從至於別廟之名終覺僭未敢遽論也（答柳乘）

南塘曰士大夫家不遷之位沙溪以爲云云（見原編）此從韋玄成說也尤菴以爲云云（見原編）此從劉歆宗說也從韋說則始封功臣宗子之外不復相宗矣從劉說則累世功臣皆祭而宗亦不可廢也既在正法數

之外則雖多亦何嫌也尤菴一從朱子之意故韋劉之取舍亦如此耳沙溪尤菴說取攷其本文如何（一廟祭五代誠為近僭別立一廟稍大其制以奉不遷之位似為得之〇答李命徙）

又曰天子諸侯之廟制不在正數中私家之有功臣不遷亦猶天子諸侯之有宗有廟則祭之不限多少本無嫌於僭也天子諸侯之有世室不仍正廟而別立廟則功臣不遷者亦當別立廟矣人家功臣若有數世以上而拘於祭五代之嫌只祭始封功臣而第二以下不祭則是子孫於先世有所取舍而亦非國家待功臣之本意也高祖親未盡而出廟既未安祭於別廟亦何免於祭五代之僭哉（家禮源流疑錄）

支子諸禮

支子官次奉先廟當否

南塘曰祠宇奉安於支子任所乃是一時權宜雖非正禮亦無大害況扳輿奉往祠宇同往自是人情之所出亦何必深較計也（答金謹行）

妾子諸禮

妾母稱號及承重妾子題所生母主

厚齋曰庶子祭所生母只得稱母則略有別然則其子只當稱子而已似不當稱孝耶承重子之題所生母主書以庶母亡母并似可疑禮書無攷不敢臆對（答金致福）

承重妾子主所生母喪（題主之節及自孫以下世祭當否并論）

厚齋曰承重庶子於所生母之喪雖無他子之可主祭者不可又為循禮承祀三月以前只當以緦服終饋奠于別室三月後心喪行饋奠以終三年似可耶祝文稱子不見於禮經然但稱子某恐未安若以孝嫡子某之類為稱或可耶題主不書旁註恐示恐[illegible]之自孫以下隨代改題而稱亡祖母亡曾祖母亡高祖母者未承重之人世祭與否余子猶疑之況孫之人乎依禮經於子祭於孫止之說或可耶（答中曙）

妾母世祭當否之辨

南塘曰妾母不世祭妾祔妾祖姑者出喪服小記不世祭則無祖姑矣有祖姑則是世祭也一書二說殊牾可疑妾母不世祭恐是謂妾母無子者祭於嫡子而祭止於嫡子之身也（家禮源流疑錄）

祭變禮

臨祭有故

月塘問忌日乃人子終身之喪遭功緦輕服而緣已未成服不祭甚未安沙溪曰要訣所著合於情禮

問期大功葬後卒祔之間有親忌朔叅奠祭而夕行忌祀無害於致齋之道否（盧以亨） 陶菴曰旣不得致齋則使人替行祀事已則瞻哭伸情似當

南塘曰五服未成服前服雖輕在喪側則準禮廢祭爲可至於遠外緦麻之親晩後聞訃者因此廢其一年一行喪餘之祭情有所不忍成服若在致齋前則固無可議若在致齋後則祭畢行成服似亦可矣（答安約）

兩祭相値

陶菴曰一日兩忌只可先尊後卑次第行之時祭之例不當援用（答李德晦）

先忌與卒哭相値

問亡者親忌適在卒哭之日云云先忌日行卒哭恐不當用肉（柳乘） 陶菴曰廢祭只是葬前卒哭已是葬後似無可廢之義然是日則卒哭爲重當於過祭後方行忌祭先儒論喪中行祀謂凡遇殷奠當先祭一[illegible]廟參禮此亦可證子先父食之嫌恐非可論也[illegible]葬後則雖卒哭之前用素行祭恐亦未安

祭祀攝行

主人不與祭使人攝行

陶菴曰孔子曰攝主不厭祭不假不歸肉若主人之遊或疾病使子弟代之則可略去闔門啓門受胙等節（四禮便覽）

又曰主人若有故使人代之則不歸胙於親友餕止會食不行慶禮爲可

立後奉祀

未立後前行先祀之節

問未立後之前不得改題則時祭何以爲之（李命元） 陶菴曰時祭似不可行忌祭則單獻不讀祝而使一家人攝行

攝主奉祀

長子無嗣次子攝主

厚齋曰禮必須一無男主而後不得已用女主今者有次子（嫡子之弟）則以顯舅題主云者非禮意次子攝祀題主以待長孫妻立後恐得之須弁稟宗子尤文則済答如是矣旁題某攝祀上只書孫不書孝（新舊題主旁註子字）（上亦不書孝字） 嫡子嫡孫之主姑闕旁註并俟他日立後（答徐竹則）

嫡孫幼次子攝主

問嫡孫承重方在襁褓仲子當攝主祀事（吳任道） 厚齋

曰當用兒名爲祝辭曰孤哀孫某幼不能即禮孤哀子某攝事敢昭告于云云自虞依此行之

權攝字義

問尤菴謂次子主祭則當用權字玄洗馬尚璧亦以攝字爲不可云云（尹啓愚）陶菴曰尤翁之論以攝改之義觀之無所當回如此矣然字書曰攝假也左傳曰攝官承之此則其義恰當惟所見如何耳既以此意題則亦何必改爲然終以此爲未安而改之則告祭時猶可耶雖不稱孝而奉祀二字甚覺惶猥如權字差勝而此亦文勢不雅云云

婦人主祭之非

南塘曰嫡子死無後次子奉祀題主嫡長立後復歸宗祀理順事便有何不可乎婦人主祭大義已失故節目之間事事窒礙婦人既主祭則當爲初獻而諸子亞獻則是嫂叔共事而有內外官之嫌若引此而諸子不得奠獻則非人情也婦人主祭而仍就西階位則豈有主祭而在西階之賓位者乎若就東階之位而衆婦女隨之諸子就西階位而衆男子隨之則男女易位不可之大者也次子主祭初獻而在東次婦亞獻而在西位嫡長婦位於次婦之上則位守

名義秩然不亂（答沈潮）

承重妾子之子祭所生祖母

厚齋曰承重妾子於其親母猶服緦況其子之於祖母乎若無主喪則以白衣帶行朝夕上食或無妨耶沙溪既以心喪期爲言則靈筵之撤當以朞爲限耶（答尹衛叔）

妾孫出繼承重用次子祭所生祖母

問始復祖母有二子長子爲承重子次子奉祖母祀即始復所生父而始復又以獨身出繼伯父後生父身後兩代祭祀生母主之矣始復方有二子次子親

夏當繼生父之後而繼序有缺不敢以繼後爲定侍養於祖禮所不言所生祖母神主班祔於宗家有違禮經何以則合於情理耶尤菴曰爲人後者之子爲其所生祖爲從祖而服小功依此題以從祖屬以小功耶所生祖母於始復之子爲高祖母稱之以族高祖耶（金始復）南塘曰立後班祔事來說皆已得禮之正爲人後者之子爲其所生祖只從所後家親屬遠近而服之則出後於無服之親者其將爲本宗無服耶通典曰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愚意是說爲得也從祖族祖亦

親之稱也所生祖母非旁親則爲其子孫何可以旅稱之耶朱子曰避嫡母只稱亡母而不稱妣今亦依此只稱亡祖母恐爲得之

又曰或使次子奉其祭祀而自主其題主祝文則於所生祖父母稱以從祖從孫於所生曾祖母只稱曾祖母不稱妣亦無害於大義耳

祠墓遇變

失廟主還得處變之節

問家廟失主改造而得故主云云（或人）厚齋曰故主無損污則似當安故主而埋新主如或損污則不得已

仍安新主而埋故主但或安或埋之際幷當別爲告文各告其由

問有人失先代神主依新宮火之例哭臨三日造主奉安後三月得舊主粉面漫漶或云舊主改粉面還安新主則告由埋安爲可或曰仍奉新主舊主則埋安爲可鄙意乙說爲長未知如何（權震應）南塘曰曾有人以此來問鄙所對政如乙說

宗法

傳重

傳重後改題遞遷當否

南塘曰老而傳子代父行事也改題遞遷是存亡易世事也代父行事則可而父在易世則不可本不可作一事行之也父有癈疾子代之執喪義亦同此朱子與趙丞相論祧廟書曰今太上聖壽无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位略無忌諱何禮也此可爲傳重而不遞遷之證（家禮源流類錄）

立後諸節

獨子爲大宗後爲本宗立後

厚齋曰哀雖生家獨子既爲出繼大宗又無兩邊父母則決不可歸宗哀之子於亡人爲從孫也以從孫

無禰位而直繼從祖後又未安不如求宗中徑行立而爲主不然則以妾子主喪方可（答鄭璇）

出繼者身死後追出禮斜

問李叅判時楷孫益弘無子取十二寸弟益隆之子應昌爲後而欲與所後母之姪女結親故未及禮斜而成親後卽遭所後祖母之喪權宜服喪矣旋卽身沒又取十八寸兄緗之子方繼應昌之後應昌既未禮斜故應昌系子雖禮斜李益弘以上兩代不敢遽然旁題應昌既以服喪則雖無君命亦可繼緒而旁題耶既無可據之前例則別爲之立後亦合於禮經

耶（李益龜）陶菴曰無君命而任自繼序固所不敢兩世既立後而一則已服喪公然罷繼別求他人又豈人情事理之所忍為者耶愚意則亡者至親或門長以未及禮斜而身故之由亡者又立後出案以其所後父無禮斜之故以上兩世不得旁題之狀據實陳籲則近世參故後追出禮斜亦或有之該曹如覆　啓許施則出案之後可即改題此為正當道理也

三年內立後喪出再期後撤几筵當否

問三年內立後者再期雖過几筵不可撤而上食則似無仍行之義玉溪則云几筵雖不撤上食則當廢

寒泉以上食亦不廢為當云云（沈朝）南塘曰几筵亦不可不撤只於舊日几筵所設處設虛位朝夕哭臨變除之節亦只哭而除之神主既入廟則服喪而已祭則無謂也士能以為几筵撤後廬墓以終三年其言尤是矣三年入廟神道之常也服喪三年子道之常也禮之大閑不可踰越愚見如是未知是否

三年內立後行練祥之節

南塘曰三年內立後者毋自行其練祥禫子不可復行若母亡則無人主其祭初再期只行忌祭待子之喪期滿後方行練祥禫而告廟出主祭之似或得宜

（谷沈僕）

前後妻沒後立後為前妻子當否

南塘曰子生之前母亡雖有十母皆為前母子生之後得母雖有十母皆為繼母為後於子亡之後而以其母為繼母是子生之前先已有繼母也先師答洪益彬書曰前後妻俱亡立後者當以父之後妻之父為外祖父之前妻稱以前母先師平日篤信師說而獨於此說不同於尤翁亦或有所聞於尤翁者耶（答金時晳）

立後受服之節（禫有無詳見於禫條南塘說）

問有為人後者始於初朞受緦衰云云（李命英）南塘曰云云當初大段失禮今難為說矣大抵禮曹公文到日即當發喪成服今於初朞始受服而再朞除之則是不服三年也服之練與不練又不暇論也如欲追補則初朞始受服日為服喪之始計滿二十七月而除之再朞前雖有數日受衰麻而服之再朞日受除受緦服三朞日受禫服庶或近之然此出於臆見何敢教人行之耶

本生父喪三年內罷繼歸宗改制斬衰（長子則主喪當否及撤几筵後朝夕哭練祥之節并論）

南塘曰云云既絶於所後父又不能斬於所生父是有父而無所於喪之也無所於喪之則是無父也此人倫之大端也據此則父喪三年內罷繼歸宗者改制斬衰無可疑矣若是長子則改題神主主喪又無疑矣女子被出而反者終是已嫁之女則既練而己之於情於義無所未安者不可以此而準之於罷繼之子也但不知此服之期當如何裁限也愚意前日之服服以旁親不可仍此而爲親喪也自今追服之日復計三年而畢喪似合盡倫之義未知如何若計前服以備三年之期則半齊半斬不成喪制而亦豈

有斬而並服月數者耶且前服已除三年無畢之際亦爲追服者中間間斷之日已多矣亦何以接續成喪耶禮宜從厚斬又至重以薄爲禮恐終未安此與伯叔父喪三年內爲後者同其子前固已服伯叔父之服從自爲後之日自當改制斬衰以盡三年不可追續前日之服以短今日之制也蓋以期三年之服不可以相合也三年內立後爲其子未終喪之前凡祭奠擧與否前輩多疑之未有定論愚意人死三年而喪畢神主入廟禮之大經不可違也凡祭奠撤[illegible]主入廟其子居廬行喪自當如禮[illegible]（[illegible]）

（所爲好如此尤善矣）朝夕哭臨練祥之節亦哭而行之但不許祭奠矣（答沈潮）

所後子死更立他子兩皆無子前所後子立後後所後者爲支房

南塘曰所後子死而無子更立他子以爲已後則其父在時固已移其宗於後所後者而絶其統於前所後者矣其父既死矣又孰可以追奪已移之宗而還續既絶之統乎爲其後所後者立後以承其父所傳之重事理當然無可疑矣後所後者既立後繼統則前所後者只得以旁親班祔於廟矣後所後者縱未

立後亦當班祔於所後家之廟父子在時上告於君而定其爲父子則父子俱亡之後又孰可以罷其父子之倫而歸之本宗乎千萬不是矣（答金謹行）

又曰前所後後所後者當立後後來思之甚誤二子無子而皆有妻二妻各欲爲其夫立後則爲夫立後大義也不可一禁而一許也二妻皆立後則前所後者之子爲長子之子後所後者之子爲次子之子矣長子之子自當承重奉祀此是理勢之自然非可容私意於其間矣前者所後子死不爲立後而更立他子爲後者蓋用兄亡弟及之禮到今二子俱立後則

又當以宗法爲重聞寒泉之說當爲前所後者立後而後所後者罷繼歸宗罷繼歸宗未知其可而爲前所後者立後其說甚是後所後者立後則別爲支房不能則班祔於所後家之廟亦無難處矣大抵立後事不聞於朝而私相立後者罪也不聞於朝而私自罷繼者亦罪也（與金謹行）

襍禮

居家雜儀

上壽

南塘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此一節子弟稱父兄以官爵果可疑官字或親字之誤耶（家禮源義付籤）

師弟稱號

南溪曰從學之人或稱門人或稱門下生余初不分別近以古人事攷出門人者挾冊受業之人門下生者平日出入門下者也其稱自不同（厚齋語錄）

禮疑類輯續編卷之三

禮疑續輯

提要

《禮疑續輯》二十四卷，附錄四卷，朝鮮李應辰撰，韓國成均館大學藏一九一二年刊本（新鉛活字本），共三冊。書高三十三釐米，寬二十點三釐米。四周單邊，每半葉框高二十六釐米，寬十六點四釐米。每半葉十六行五十一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上花紋魚尾。是編乃李氏依朴聖源《禮疑類輯》及其門人吳載能續編，彙集李朝金長生《喪禮備要》、李縡《四禮便覽》諸家論著與己說而成，門目則依原編而略有增損。卷首附一八七八年李氏自序、凡例、徵引書目及目錄等，卷尾附題署壬子（一九一二）後學宜山南廷哲、門下生月城后（人）金商五二人跋文。卷中漶漫不清多處。李應辰（一八一七—一八八七），字公五，號素山，完山人。哲宗時文科及第，歷任禮判、吏判。師承梅山洪直弼，有文集遺世。

禮疑續輯序

東國士禮有沙溪喪禮備要陶庵四禮便覽是爲常禮繩尺至禮之變則有朴氏禮疑類輯誠博攷而詳載矣其後吳氏韓氏續而編之頗有增補而卷秩尙少吳爲朴氏門人韓亦吳氏近輩則類輯後新出書目宜其無多矣天下事變無窮而前賢論說有及有不及不有後賢之指南處變者何以免冥擿哉雖就一事言之前說之晦後賢明之前說之差後賢正之如水火鹽梅相須而成不可以有前賢說而廢後賢說也審矣續編後七八十年諸先生論禮文字散在諸書莫究同異不可不合通爲一余故不揆僭妄覃思五六年合續編與近世諸賢說彙爲二十八卷門目則依原編而畧有增損疑難則附己說而微見從違名之曰禮疑續輯噫禮豈易言哉必也沿流溯源由近及遠折衷乎三禮方爲完備有據而此書只載東國禮說必也秤分毫釐度析分寸停當於情文方爲精切不差而今以龐心膚見妄論得失博洽者必笑其沽謹嚴者必譏其汰可懼也已或曰吳氏韓氏所編自可單行而子合而輯之無乃掩前人之迹乎曰此如地爲不能五十里則附於諸侯非三四十里之長不賢於五十里之子男也多寡之勢異也吳氏二册韓氏合而六之韓氏六册吾又合而倍之如有繼我者雖合而十百之可也此吾之望也吳氏韓氏之望也亦朴氏之望也

戊寅初秋下浣完山李應辰述

禮疑續輯凡例

一禮疑類輯續編續禮疑類輯者也此書續禮疑類輯續編者故以禮疑類輯續編爲首諸家禮說雖在續編以前引用書目置之續編之後

一此書門目一從原編而如喪禮諸具之別立門目上下懸隔不便考閱故删之襲斂諸具入於斂襲條殯葬諸具入於殯葬條以就簡要

一人家事變無窮有原編續編所無之變禮則別立新目

一續編中一說見於兩處者較其緊漫只屬一處當在此條而入於他條者移錄於此故與本文次序或有不同

一此書是續編則原編所引諸賢不必更擧而其說之見於他書者不載於原編則採入

一中國禮書依原編例初不編入而或見於我東禮書可資考據則取之

一書法有書號書氏之異從本集而有號則書號從所編書而無號則書氏如備要補解五禮考證之類皆無號者也

一諸家文字多有未及刊行而待刊行則汗靑無期欲棄置則遺珠可惜故一體抄錄

一原編續編蒐輯諸家說使觀者自擇而不立己見固出謙讓之意然衆訟無辨靡所折衷故同異之際或附按說非敢自是所以設難也

一原編有引用書目此書亦有引用書目而續編中書目若以引用之引用删而不錄則中間斷絕無以考見世次且不成一通文字故雙行細書以接上下之序

一四禮之外如鄕飮鄕約學規倉契皆所以立敎行法厚風善俗鄕居君子不可不知故綴於附錄之下

禮疑續輯引用書目

禮疑類輯續編（合單吳兩氏所輯二冊續輯合編六冊）

附引用書目

月潭集　文貞公姜碩期所著
遜齋集　諮議朴光一所著
陶庵集　註見原編
巍巖集　文正公李柬所著
家禮源流疑錄　上同
附說　上同
陶庵集
屛溪集　文獻公尹鳳九所著
櫟泉集　文元公宋明欽所著
鹿門集　贈贊成任聖周所著
家禮集考　上同
禮疑問答　上同　門人李定載所錄
雲坪集　執義宋能相所著
潛冶集　執義朴知誠所著
厚齋集　文敬公金榦所著
四禮便覽　上同
南塘集　文純公韓元震所著
家禮疏義附錄　上同
禮疑問見錄　上同　以上吳氏所引
南塘集
渼湖集　文敬公金元行所著
貞庵集　文簡公閔遇洙所著
本庵集　掌令金鍾厚所著
集考附錄　上同
衆山備要記疑　判官俞寶基所著
備要疑頭私記　上同

閒靜堂集　翊衛宋文欽所著
竹庵集　教傳尹鳳觀所著　以上韓氏所引
栗谷全書（註見原編書以栗谷集）
黎湖集（文敬公朴弼周所著）
近齋禮說（文獻公朴胤源所著）
家禮增解（處士李宜朝所著）
五服考證（處士安[illegible]所著）
老洲集（文元公吳熙常所著）
梅山集（文敬公洪直弼所著）
錦溪集（[illegible]所著）
疑禮正解（都事李敏[illegible]）
五服名義（[illegible]所著）
鄉飮酒禮笏記考證
禮書類編（[illegible]）
陶庵集（註見原編）
三山齋集（執義金履安所著）
性潭集（文敬公宋煥箕所著）
讀書剳記（[illegible]所著）
備要補解（處士[illegible]所著）
剛齋集（文敬公宋穉圭所著）
潁西集（[illegible]所著）
蓉西集（[illegible]所著）
學禮識小（[illegible]所著）
琛齋雜服考（[illegible]所著）
常變通攷（處士柳長源所著）

禮疑續輯目錄

卷之一

冠禮
筮日
告祠堂
勒布彩衣
四䙆衫
三加冠
總論
深衣
大帶（革帶幷論）
帽子
玄冠委貌
迎賓
醮禮
冠者見父母
總論
冠禮主人
將冠者服
緇冠
深衣可用絹布
襴衫
掠
陳設
三加行禮之節
字冠者
醴賓酬賓儀

附笄禮
笄禮諸節
冠變禮
喪冠過喪
孤子冠禮諸節

卷之二

昏禮
總論
不娶同姓（附同姓異貫者）
主昏
納幣
親迎
婦服飾
[illegible]
婦見節
迎賓
總論
服中冠禮行廢
簡便行禮儀
嫁娶年歲先後
納采問名
昏書式
醮子
女家告祠堂
醮女
送女儀

婿見婦親
服中昏禮行殷
昏變禮
新昏遇喪
前室子婦見繼母
受聘後變禮
見舅姑
先滿火見舅姑遇行當否
舅姑沒從廟見（從祖附廟廟見并論）
服中行婦見
廟見
成昏久後廟見
再娶
喪出三年內改娶當否（卜姓並論）
卷之三
喪禮
侍疾
初終
遷正寢
男女不相褻
既絕

復
復衣（侍者並論）
設牀及牀遷尸正尸
始死奠
立喪主
主婦
護喪司書司貨
易服（被髮及婦人去冠并論）
爲位
告喪
沐浴
設冰
襲
深衣綌襪道袍
明衣綠衣
幎頭帽
婦人冠衣帶
徙襲床
男喪束髻女喪髮組
襲不冠
右衽不紐
上衣不穿袖
服中死者襲用吉服
襲衾斂奉
徙尸床置堂中間當否
襲奠
飯含（靈并論）

本旐
結大帶
設握手
翌日小斂之非
設靈座前吊哭
靈座
魂帛（重并論）
銘旌
不作佛事
親厚入哭
卷之四
喪禮
小斂
無紋之絞
陳衣
環絰（首絰並論）
白巾（婦人冠服並論）
設小斂席於襲床東
大小斂布
左衽不紐
小斂未結絞
冠髻（括髮髻並論）
小斂後經帶
括髮
小斂奠
代哭
斂以其衣之極者當否
大斂

大斂衣物
縮絞數爲三片辨
大斂入棺分爲二節
大斂奠
小大斂之異名
治棺
棺槨之制
棺中枕褥
入棺後解絞布之非
齒髮爪未入棺者處變
入棺後家禮之節
成殯
殯與古禮
土殯者殯殮
棺衣
殯後[illegible]之
靈牀
成殯日夕奠與上食當否
成服上
成服之[illegible]
中衣直領之制
喪冠
首絰
腰絰
絞帶

直杖
方笠
婦人喪服（髮髻并論）
童子喪服
卷之五
喪禮
成服（中）
五服總論
爲本宗服
父在爲母
承重孫祖在爲母
爲高曾祖父母
爲五代祖
夫爲妻
父爲長子
庶孫長子未成昏者
祖爲承重孫
爲長孫
爲長子婦（適孫婦并論）
孫女被出而歸如庶孫
姑母
姪叔
姪子
從高祖
爲兄弟之子婦
袒免（降而無服者并論）
爲嫁母出母服
出母爲女適人者
父沒繼母出而爲僧尼者服有無
出母嫁母不可發於家
出母還家繼母子當服與否
繼母歸前黨子家後繼子喪服當否
繼母亡前夫子取喪柩去爲疑當否
爲繼父母服
收養母之後母
父母之收養父母
爲慈母庶母乳母服（乳母之夫并論）
爲繼父同居服（同居異父兄弟并論）
爲師服
爲母爲後者
卷之六
喪禮
成服下
爲母黨服
不生母黨（寓居夫家外宗并論）
爲舅之女
外親適人不降
不當繼母黨服（前母繼母黨并論）
庶子爲嫡母黨服（爲黨母服并論）
外先服盡者加麻可否
爲妻黨服
爲人後者爲本生親服
爲本生祖父母（出繼子之女出嫁爲本生服并論）
爲本生親（爲本生父之本生親及本生親服并論）
私親爲爲人後者
妾爲夫黨服

爲舅姑
爲大舅姑
爲夫之曾高祖
承重者妻從服及母與祖母服本服當否
爲本生舅姑祖舅姑
服父之庶子加衆子
庶子爲父後者之妻爲夫所生母
爲夫黨諸親
爲夫嫁母慈母收養父母
出嫁女爲本生親服
繼夫與子者與私親相服
爲昆弟妻降服
服中出嫁不降服
妾爲君黨服
妾爲其子服
妾子爲本生親服
妾子父在爲所生母
妾子嫡母在爲所生母
故妾不事育之子爲所生母
承重妾子爲所生母
妾孫爲其父所生母
殤服
殤子服
諸服有無同異辨
總不降當否
長殤過而此若成服其服（服死後并論）
奴婢爲主服
成服之節
卷之七
喪禮
朝夕哭奠（朔望俗節并論）
朔望奠與虞祔祭同日
上食
上食合祭奪祭之非
喪中薦新
弔說
吊慰
弔喪不拜（...并論）
婦人受吊
吊而不傷傷而不吊
服人受吊
死非禮不吊（溺死并論）
賻贈
奠酹（...并論）
葬期
奔喪閏
擇地（...）
同域有害塚告辭
穿壙（灰隔外棺并論）
啓殯
發引至山下復殯後啓殯之節
朝祖
祖奠遣奠
柩自他所歸及自家還家祖遷之節
卷之八
喪禮
發引

提靈亭
功布
方相
發引時尸當所向
路祭
窆
柩衣用否
銘旌隨柩
丑時下棺朝哭奠
葬時在家人當哭
題主
題主處所
書題字當否
路中
先官贈後贈祭
子長題主（各下題中叔嫂論）
翣
挽辭
發引日先行朝上食
發引時男女哭從（返魂時并論）
賓客
穿壙
玄纁
誌
毛髮爪齒當殉埋
葬時拜賓
稱號
行第
考妣之考字
於處士徵士別號
婦人題主
子婦喪題主
弟喪題主
追題
題主奠
祖主後歿旁親傍書遞變
以紙榜行虞卒非禮
孤子承重祝
讀祝時告者立
合窆
合葬時告先葬
雙墳時舊山告由
先塋告辭
葬喪人不諳先塋之非
返哭時辭墓當否
反哭時行弔
廬墓
卷之九
喪畢題主
單行喪之
題主祝（代子孫祝并論）
在途造主題面京中族人迎送
成墳
左
墓奠
碑碣（石儀并論）
前後室合祔當否
合窆者當夫右婦左
祔葬
父子並死同葬一山者先葬告辭
反哭
返哭儀節
路中行上食
廬墓不返魂虞祀只行几筵

虞祭
戌時下棺初虞之節（實由下祖并論）
東家不以虞祭（缺）
序立
進饌之節
拜哭之節
無孤獨喪之則（并喪服式內服）
告定請拜
啓門儀節
納主後辭神
朝夕哭奠不上食
卒哭
卒哭後朔望俗節殷祭
三虞卒哭
告祝
祔祭
虞
再虞不待返哭（三虞剛日并論）
設蔬果
倚杖
酌獻之節
告祝之節
讀祝時主人不跪
闔門
進茶不撤羹（抄飯并論）
告成之節
埋魂帛
過葬卒哭
卒哭擇行
祭告（祝文并論）
祔
所祔位
祖主祧遷及埋安者行祔之節
祭時服色
新舊兩主奉出還安之節（告辭并論）
祝文
祔祭不哭
祔祭不可行於殯廬
殯後祔事則當可否
朔日先祭祠堂後奠几筵
三年內几筵時祭行否
卷之十
祥禫
小祥
忌日行祥
兩祥入哭
變服練改當否（負版辟領當去否衰裳練冠并論）
絰
告廟（紙榜并論）
降神（并茅沙論）
進饌獻酌之節
宗子有故攝行
焚紙榜
祭後儀節
祭後上食當否
祭後饋奠時主人哭位
祭後上墓
作主遷廟
省減
變服之節
冠
絞帶

設帶
婦人練服
告祝之節
練後經節
晨昏墳陵
著深衣追祭
紅綠練帶
大祥
陳禫服義
網巾
布帶
竹簪
祥後主仍在寢（父在母喪祥後不入廟並論）
[illegible]中一人遭[illegible]告辭
新主告辭
支子無嗣者祔廟
練服
行祭後易服
小祥日受吊
上食哭泣有無
哀至則哭
上墓哭
禫服
布帶
婦人禫服
祔廟
前一日告祠堂（服色並論）
[illegible]後祔祭[illegible]非行於[illegible]
繼嗣者祔廟之節（告辭並論）
考妣祔廟
承重祖母喪禫後入廟之節
新主入廟當行再拜
神主自外來入廟
祥後禫節
禫變祭（可否並論）
喪服既除後祭之之節（復以凶冠設之屬並論）
上墓哭
奴僕服色
卷之十一
禫祭
祠
計閏
遇閏之月行禫可否
喪當禫者不行禫祭
禫與忌祭不同不可并設
卜日告廟
妾喪入廟（攝事攝主祔神位並論）
祥祀入廟前不可參錯吊禮
吊哭
童子禫祭日
騎馬布鞍改否
中月而禫
過時不禫之義
繼祭宗子有故支子不可行於其家
在室女當禫（[illegible]）
卜日
變服之節

婦人及出嫁女服色
出主（告辭與祝神主並論）
哭泣之節
禫後諸節
禫日行素可否（禫後挾服並論）
書牘不可稱孤哀人
倚廬撤於禫後
禫月吉祭
吉祭
除服
卜日（告辭並論）
備要移改題遞遷于吉祭
新主前不設酒果
改題俟朔日
行祭處所
設位
祭祀人服色
祝文
侑食
大小祭享待吉祭復常
從前復寢之非
布帶用色
奴僕宜用純吉之服
禫月行吉出繼子服色不變
總論
改題之節
閏月吉祭可否
告辭
改題時仍設酒果
改題過時不舉卜日改題
變服從吉之時
親盡新主合祭可否
新主位
合櫝之節
新舊配祝辭
合櫝新主祝
埋祧主
埋主之節
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主埋安可否
或月行吉祭仲月行時祭之非
卷之十二
喪變
喪中祭儀
出入服色
內外之服
三年內有喪之後因上食者几筵
喪中改名
喪中不見日月之遇（自爲[illegible]人並論）
出主（告辭並論）
告祝
不祧位告祝
遞遷之家吉祭
埋主處所（墓社[illegible]並論）
嫡子繼嫡孫繼祭者埋主當否
當埋不埋之失
入廟服色
飲食
吊哭
喪中當服戶籍
同舍奉几筵
喪中有疾哭奠祭否

喪中居處
喪中讀書
諸父昆弟之喪爲祭與否
服中常服
期服葬前尋訪之非
期功服人在外辭日哭哭
期服未葬遠前當哭於墓
服中聽樂
心喪諸節
心喪中有服者著本服帶
降大功欲伸心喪宜盡降服月數
心喪中受弔（狀式並論）
心喪解官
師喪代受弔
書疏式
上父兄書不稱疏具稱狀
喪中從師可否
喪中有文字
服中雜儀
期大功葬前食素
期服葬前拜外祖母（參條並論）
祖父母喪期年後復寢（旁親長大功以下並論）
服中赴擧（應擧並論）
期服中讀詩可否
心喪服色
心喪中祭先忌著黲帶可否
心喪待吉月變除
心喪未除上塚當哭
雜喪次諸節
朝夕朔望哭
書疏雜式
祖在祖母承重者自稱
慰人父母俱喪當主外艱
喪中慰人書疏式
慰人兄喪疏兄喪狀式
祥禫前後書疏式
喪中行祭
行祭服色
喪中祭先出主祝有無
喪中先忌哭泣之節
喪中先忌服人侍行可否
喪中墓祭（新舊山並論）
喪中祭土神
期功以下服中祭祀
葬前父几筵不撤於期
兄弟喪既殯後上墓不哭
殤喪服葬前祭墓

卷之十三

並有喪稱孤哀子
喪中答人疏在卒哭前後
慰人適母喪私親喪疏式
封皮署字儀（並式）
喪中廢先祭當否
喪中行忌祭之節
奠獻之節（侑食並論）
葬後祭先必待卒哭之後（有祭前並論）
喪中行茶禮
合葬三年內墓祭
長子喪中祭祀
五服變除
期功諸親服變除月數
並有期功喪變除
朔日祭禮與除服先後

一喪禮

父在母喪諸節
母喪喪服[illegible]
練祥諸節
父在母喪禫
父在母喪不得行禫者變除
父在母喪再期不可追行
妻喪諸節
妻喪杖練禫
妻喪葬前服杖之非
妻喪服闋不可再哭
長子喪服色
衆子婦喪諸節
子婦喪合祔
殤喪銘旌式
殤喪立主可否
父在母喪合祔
父在母喪定省朝夕哭先後
父在母喪祥後哭墓
父在母喪拜賓
父在母喪再期行事之節
父在母喪吉祭及復寢之節
妻喪孤子者朝夕哭
妻喪練祥祝辭
妻喪葬後不哭墓
長子喪諸節
爲長子服斬者辭職
子婦喪主喪祭之異
殤喪諸節
冠則勿殤
殤喪虞卒哭當否（祔祭並論）
殤祭祝式
庶殤不祭
本生親喪杖式
本生親訃答書式
本宗喪中持服
立後未出繼而遭本生喪者服本服
本生親喪題主
本生親喪中行所後家祭祀
出後人之子稱號本生祖父喪祭
出嫁女爲本生親喪諸節
父在喪中夫宗祭奠
出嫁女練後服色
妾子本生親喪諸節
承重妾子之子爲父所生母
妾孫爲其父生母主式
師友喪諸節

爲後喪

爲人後者本生親喪諸節
本生親喪服議
本生祖喪慰書式（[illegible]並論）
本生親喪受弔
本生親喪祭告（主喪並論）
本生親喪服吉之節
本生喪中入所後廟服色（服制並論）
小兒本生服喪稱祖是否
歸宗在兩父母喪服父母喪
祖父母諱日父母忌日家哭
出嫁女於父母喪皆用笄角
承重妾子爲所生母別室奉几筵終三年
妾子所生母題主
附　慈母題主
師喪服色

師喪去官
朋友喪（服色 并論）
朋友麻絰之說

卷之十四

喪禮

臣民服制
臣民居　國恤之節
世子攝喪
國恤中私喪葬期（虞祔 并論）
國恤中私喪練祥
國恤中小祥退行者服人除服之節
國恤中私家大小祭祀
館宮喪練後新恩到門作樂

喪變禮

卒祭於公閏喪
路中聞喪
弟子服
朋友喪練祥不哭
舉人爲舉主
︿

國恤

國恤奔哭之節
爲小祥服
國恤中私喪
國恤中私喪成
國恤中練祥退行者本祥日行事之節
國恤中練祥退行者禫吉之節（當與喪禮 通參從權看）
國恤中私家冠昏
國恤日行喪之分

閏喪

聞親喪未奔喪
路中失父袛聞祖母訃處變
在外成服

奔喪

奔喪被髮之非
奔喪過邑不哭
父與祖在外俱亡奔喪先後（父喪中奔 母喪并論）
奔喪於家禮儀節同異
奔喪成服不計聞計遠近
葬後奔喪者
出嫁女奔本親喪

卷之十五

喪變禮

追喪

新喪追服變除用訃成服兩日之辨
遠離遠方喪後奉追服者朝夕饋奠之非
親喪追服與在家兄弟先後變除（嫡子不得行祔期論父見 承殺從而除見并有喪論）
妾子追服除喪前几筵撤否（上文 并論）
主人奔喪未至預葬與否
奔喪所著（出繼子所 著并論）
本生父所後母訃并至處變
所后祖父母不令奔本生親喪委曲懇請
到家後儀節
成服而奔喪者
新婦未及見舅姑奔喪
婦人奔喪成服之節
追服練祥以喪出日變除以聞訃日
閏月閏喪者變除之節
追服退祥者本祥日行事前期告由
追喪續

服人追聞喪者除服之節
喪中立後告辭（與附廟立後 禮參看）
喪中立後改題可否（與承繼立後學記及 附錄文後題參看）
立後追服附喪者成服先後
出繼人本生親喪追除之節
親喪久後追服
主喪嫡孫追服聞訃日行祥祭
出嫁後夫黨諸親追服當否
父有廢疾子承重
代服退祥者諸父變除
爲曾祖五月服畢後祖死承重代服
父在母喪身死者其子代服當否
庶子之嫡孫爲祖三年當否
喪中死者復衣
喪中死者襲絰
喪中死者先朝祖後設靈座

立後追服

立後成服日五服相吊
立後追服練祥退行可否及撤几筵之節
繼喪中出繼者改服之節（繼後仍出繼本 服中繼并論）
出繼後所後家諸親追服當否
爲母追服繼母之子不當隨兄追服
期功以下追服當否

代服

父死喪中子代服
父未殯遭祖父母喪承重當否（父在殯父母喪論父 殯前後當爲論杖服）
嫡孫曾祖在爲祖母當否
次孫代服

喪中身死

喪中死者奠用肉當否
喪中死者殮襲
父喪中子繼亡者當几筵朔望奠行廢
父喪中身死攝主喪者前後祥祭行否
路死者復
在途喪到家成服
朋友死於客館飯含

卷之十六

喪變禮

并有喪新喪未成服之服
父母及祖父母俱喪成服先後
父喪中母亡服母三年
父母偕喪几筵持服
所後及本生親偕喪持服
爲人後者父母并喪葬後者服喪之節
世孫喪中遭長子新喪持服
新喪成服前舊喪上食當否
并有喪母喪葬後不異其父（朝夕哭 并論）
啓殯先重後輕

途有喪

路死者館節
客死他處者木主題旌當否
在外身死者在途魂帛靈輔朝夕之節

并有喪上

并有父祖喪饋奠先後
祖喪中遭曾祖母喪者從服禫孫承几筵
母喪中父亡服母朞
并有父母及祖父母喪持服（當爲 次并論）
承重祖喪中遭母喪持三年
父喪未葬喪長子死服
婦人夫喪中遭母喪
并有父母及諸喪禮疏行事之節
新喪葬前舊喪題祭
并有祖父與母喪發引時持服

幷有父母喪發引在途先後
母子同日葬者當以尊卑爲序
父母偕喪題主先後
母未葬而父亾者葬母時告由題主
父母祖父母偕葬虞卒（祔祭幷論）
幷有曾祖及祖母喪葬祭先後
承重孫葬祖未卒哭而祖母亡者祖卒哭
所生所後兩喪魂帛返歸之節
子喪再虞日父死父葬後虞卒祔先後
出後人死有本生親喪者卒哭退行
葬親未虞遭伯叔父母喪者行三虞卒哭
葬親未虞而遭妻喪者行虞可否
卷之十七
喪禮四
並有喪下
父葬前値母再期
幷有父母及祖父母喪葬及虞先後
臨葬遇喪
父未殯而祖亾以祖考題主
父母偕葬返魂
葬母未虞而遭父喪者虞祔
祖孫偕喪葬虞卒之節
重喪中輕喪輕喪中重喪虞祔
祖喪中孫死祔
父喪中遭外親喪卒哭退行
承重孫祖喪中庶叔祔祭行否
葬親未虞而遭子喪者行虞卒哭之節
並有父母祖父母喪練祥
父喪旣葬而祖沒父練祥屬稱
母喪中父亡前喪行練告由之節
父喪未葬母亡在殯祥日行事之節
祖主孫喪祖死則父主其小祥前期告由
所後葬前不得發所生練祭
父子同日亡其孫入後後承重者除服之節
父喪中遭長子喪遇行小祥諸子女變除
本生親服中所後親祥變除
並有喪而練有故退行於踰月之節
前喪中練在忌後可否
妻喪葬前父母練祥略設可否
兼喪中遭輕喪輕喪中遭重喪者練祥變行殷
父喪在殯祖喪大祥退行本祥日略設
孫亡踰月夫亡不待夫祥先入廟
妻喪及長子喪中行練祭可否
本生親服中所後家練祥祝告
並有喪同練同月
母喪未葬祥前父死者祔廟告辭
母喪已葬而祖亡母祥廟稱告由
亡者生親葬前行練祀當否
並有喪前後除日變除之節
本月旬後閏月旬前遭父母喪者變除之節
妻喪大期前父死大期日其子變除
所後喪中所生禪服
父母喪中妻喪禪節
妻喪禪祥前父歿禪前日出主告由
母喪之練當行禪後之祔
大故未葬不可主祭者卑幼練祥
父喪葬後祖喪大祥告祝措辭
並有重喪中前喪禪祭行否
長子喪中禪祭行否
所後母喪葬前不得發生祖禪
並有喪吉祭

喪葬前後喪吉祭
期功服葬前當廢時祭行否
父喪祥後遭母喪祖廟未改題考位當遷當否
幷有祖母父母喪者母喪畢祖考祧吉祭告辭
嗣子未執喪
長子有疾使庶攝行（兄有疾弟不可代重幷論）
子幼攝主
兄亡未立後者父母喪衆子攝祀（喪畢兄主旣立祔亾）
兄亡弟及
伯兄喪及庶喪中祭告辭
從叔主從喪待立後改題遞遷
有弟與出繼子者弟當主喪題主（有庶子兼論）
叔主從喪服盡入後月日合禮當否
宗孫主喪攝祀
無男主者婦人奉祀題主（姑婦主兼論）
正統期葬前遷異宮難行祫祭
嫡孫在喪中不得行祖遷吉祭於父喪畢之節
父喪中遭母喪者母喪畢後改題遷遞
遭有喪未祫祭前不合禮
長子病廢次子傳重
宗子雖不能不可不從尸祝
無嗣嗣喪（兩喪從嗣主攝祀節祭）
爲長子立後次子不當主喪攝祀
介子攝宗子禰祭
嫡孫死無子次孫攝主
支子主伯兄喪者待立後改題合祔
兄爲宗子而死則嗣主當有旁註
宗孫喪立後則祖考祧不可合祔
攝後喪
有男主者婦人不可奉祀題主
女主行改題遞遷可否
婦人喪夫無主者
無後諸親喪主喪題主
無後婦人喪題主
無後諸親喪處置（合祔兼論）
子弟喪無子者朝夕哭
無主喪叔侄喪祭奠
卷之十八
喪禮五
過期之禮
過期者葬日改服
過期而葬者練祥禮追行之節（變服追行兼論）
生喪後過期不葬變除之節
過期未葬者不變其服朝夕哭
追行之禮
父在母喪過期練祥行心喪準二十七月
追後立主
無主喪攝嫡主喪之
孫父母題主
無後諸親喪告祝（三虞兼論）
有功女者三年不撤几筵
無後喪卒哭練祥禪
小斂過期者之日大斂
過三年後葬者題主虞卒之節
過期不葬者練祥變除之節
過期未葬者不可以尸柩出殯而行禪祀
葬期過祥未葬者十一月練祭不必廢哀
久而不葬者有祭
追後成服
喪後中父死追立後主者其兄告父喪几筵

祔祭退後
追行改題祫祭
喪服追改
神主追題追改
喪出屬疫不成服之非
以染疫病追行練祥禫（過時無禫變除幷論）
染患中寘几筵出避者練祀之節（追祭幷論）
親患中權撤几筵哭泣
卿大夫死於葬歸當用士禮
久囚除服之節
俘竄後改殮
草殯時朔望遣奠之節
草殯發引告辭
總論
卷之十九
喪變禮
考妣神主追行合櫝
追改之禮
客地初終儀物不備改棺改斂當否
染患中喪禮
以染患退行三虞卒哭
染患中退成服者變除之節
親喪中喪禮
被罪家喪禮
喪中聞喪
銘旌題主
草殯
草殯時魂帛銘旌
權葬
權窆時未行題主者改葬時行之
改葬上
告廟之節
喪中改葬告廟當及几筵措語
妣位合祔告於考位几筵
母葬已遷父合窆告廟辭
國葬前改葬告廟無嫌
子婦喪中改葬告辭
舊山祠土地祝
告墓
改葬服
父喪中改葬母之服
三年內改葬之服
前後母改葬斬衰持服
長子改葬緦
改葬緦服之制
出嫁女爲父母緦麻服（出系子幷論）
總論
承重喪中改葬母時告廟之節
父喪中改葬祖父時几筵告由當否（祖妣改葬幷論）
合窆時舊壙有失將行改葬告廟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迎柩改葬告由
緬禮告廟雖初喪中孝子當主之
新山祠土地祝
告先塋
緬禮哭泣之節
改葬當服緦之類（加麻幷論）
母喪中改葬父之服
考妣改葬各受服
父在而舉母緬者服緦當否
衰服中改葬
改葬成服之時
父母喪中改葬祖加麻當否

改葬喪服色
改葬生親服色
外親改葬當加麻
會師返葬
兩喪出柩改斂先後
出柩後奠上食靈座設之節
三年內改葬兩殯朝奠
殯先祀
緬禮啓墓後家廟廢禮仲父几筵朔望奠
改葬祔行先重後輕
改葬考妣合窆不用灰隔
兩喪合窆下棺先後
改葬時祭用
卷之二十
喪變禮
改葬下
改葬喪主服色
改葬生親服色
改葬時在家人哭臨之節
墓所各異設奠之節
改斂改棺之節
兩喪異殯各奠哭
受吊
妣位合祔日不可廢考朔奠
遷殯奠廟之非及祖遣奠當否
新舊兩喪合窆之節
遷舊墓合窆時舊銘旌柩衣贈玄纁先後
魂帛埋於墓左者若不朽則隨埋新兆
改葬虞
新舊兩喪合窆行虞之節
子婦改葬虞祭祝
告廟時出主告辭
告廟時服人加麻當否
改葬除服
改葬加麻者葬訖當除
虛葬之非
失亡其親者發喪之限
失亡不知處者其妻處變
祭禮
廟祭世數
不祧位不在世數
祠堂
祢廟
古禮大夫之適子雖爲士不毀廟
櫝與坐式之辨
祖喪葬前改葬父行虞先後
葬畢告廟
告廟祝
葬後除服前諸節
改葬權用除服之節
虛葬
失亡夫父
失父者母喪服
出亡子之子不宜承統
總論
祭三代
庶人祭祖
立祠堂正寢之東
廟中昭穆之制
廟中龕室之制
神主之制

神主櫝
櫝韜
班祔
班祔位次
孫後班祔當幷告諸位
正位不祧與遞遷祔位埋安可否
班祔神位奉遷他處告辭
孫後本生親班祔
非班祔而權奉於宗家則不當與祫事
勢難班祔則埋安
庶孽班祔可否
祭田（奴婢　祭器附）
影幀顏色
退溪先生入祠事
宗子之子不可剏行晨謁
忌祭日無晨謁
香床、
神廚
班祔稱號
班祔不可不立主
弟雖叔父無後而死叔父班祔告辭
妻存則夫不班祔
妻主別處說
宗子無廟廟于支子則支子奉祀如班祔
五代孫繼祔於祧遷者位時奉告祝之節
爲僧侍親班祔可否
有惡疾者入廟可否
晨謁
晨謁焚香
新主晨謁
忌祭入廟序立再拜焚香晨謁
省親展廟先後

喪中晨謁廢否
諸位未埋前晨謁
參
共四龕一香卓
參禮顏色
出主
獻拜之節
飲福降讓闔門
祥禫參暫行
不犯朔望服成服後行參
俗儀
除夕拜廟
俗節謁墓從祭
俗節朔望時祭大宗雖不行不宜從而並廢
祭饌
薦新儀節
外黨廟無晨謁
出入告
望日不設茅沙
前一日齋宿
序立
祭饌由西階
降復位俟少頃
閏月參當行
喪中行參
俗節
俗節增饌
俗節時食
秋夕之儀
卷之二十一
薦新
薦新物品

未薦不食
生辰祭
祖先生辰日影幀設奠當否
有事告
歸覲時曉伏
父喪中、蒙職葬前先告廟葬時書銘旌
喪中書銜　臨奠當以宗孫名告由
庶子追榮
被黜放還告辭
積冤伸雪者當告廟
焚黃新儀
宗孫喪中介子可焚黃于墓
設虛位焚黃者紙榜只當行祝
延諡
告授官
父登科亡子几筵告由之節
私喪未葬不可薦新
先忌周甲日行時祭當否
祖先生辰拜廟
有事告之拜與他奠獻之拜不同
告追贈
祖考妣及妣位、贈典下於父亡後告由
祔位封贈
追贈改題
世室題主後告辭
焚黃
喪中焚黃
焚黃當行於家廟（行於墓次於墓）
宣制及焚黃之節
延諡於埋安前孝改題祗埋安
告登科
遭喪未葬不可告榮于廟

國葬前宗孫喪中支子告榮
頒賜食物祭告
遷居告廟
几筵移奉告由
孤子冒名當告廟
總論
總論
齋戒
考妣各卓當否
祔位設位
繼禰之家宗祔食之節
祭品
醴
清醴
魚肉用偶數
茅沙
告登科從授官例無進拜
告生子
告移安還安遷葬
並奉廟龕者當從主人同日俱遷
時祭
卜日
卜日告廟之節
齋日謝客
父在前後母不可合祭
爲僧者不可以食
設饌
總論
果
魚肉用生用熟
蔬醬
時祭虞祭用羹之異

時祭服色　行祭早晚
點視所中庭西之辨　詣祠堂序立後拜
出主告辭　參降節次
考妣合卓進饌式　酌獻之節
祭酒　讀祝之節
獻祔位之節　亞獻終獻
三獻皆進炙　侑食
扱匙正箸　闔門
進茶　下匙箸合飯蓋
受胙　服中時祭受胙可否
古今受胙同異　受胙拜
告成　餕
執事之人者行事之節　時祭攝行
從祀者不可以寢內實西廂答踐　主婦私喪中參時祭
附土神祭　祀竈
卷之二十二

祭禮　考妣屬字之義
禰祭（附初祖祭）　始祖先祖禰祭行廢可否
始行禰祭告辭　忌祭
始祖以下只設二位統祭　晦日死者忌日
總論　不知親死日者卜日行祭
閏月死者忌日　考妣並祭當否
不知親妣姓貫及亡日者行祭之節　饌品增所嗜之味
忌日齊戒　祭時庶母序立之次
忌祭服色　出主
茅沙一器二器之辨　單祭者出主之節
告辭　誤出神主者處變
行祭祠堂無出主告辭　祝文
行祭祠堂先降後參　前後妣姓貫同者告祝區別
諱日之義　告妣不書屬稱
告賓祝
祭子祝　祭子婦祝

祭賓祝（[illegible]並論）　後妻祭前妻祝
薦祝　忌祭之哭
無執事獻酌之節　每獻肝從
魚肉湯肝從之品　出嫁女亦可爲終獻
告成　祭單位拜坐立當否（品几筵齊同先）
前喪忌後喪參當否　離家遇忌祭設位望哭（時祭並論）
紙榜行祭　忌日接人之節
親忌日不赴擧　墓祭
墓祭儀　墓祭增減
墓祭服色　饌品
父祖墓與祖先墓同岡饌品及行祀之節　參降之節
祝文　親賓盡酌之非
前期夫日行祀　品字墓行祀之節
先墓未分位次者行祀之節　設位墓祭
爲壇而祭　宗家服墓祭支孫墓同者行祭當否（[illegible]並論）
宗家墓事不能備禮支子附葬者當助祭　墓村不安行祭當否

祭未生五代祖以上墓儀　墓祭與　國忌相値退行當否
墓祭告成　附后土祭
墓祭時祭祠土先後　降神參神
祝辭
卷之二十三
祭禮
省墓省家　改莎告辭
修墓在節日則役畢行祭　營墳告祝不可使異姓代行
文石物告辭　曲墻石儀修葺告辭
省墓時拜哭　前後室合葬處本墓拜省之節
墓祀與展墓當以白衣帶　省親墓下馬
榮掃不可用樂　榮墳時張樂於遠處
父在母亡登科者親墓榮墳先後　支孫榮掃宗孫未參者告辭（[illegible]並論）
會下之行仍爲榮掃者豫戒果時日乃可　子婿喪未卒哭告仲子官榮於家墓
遷塋　總論
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神位遞遷當否　長房遞奉之節

祧主改題之節
長房死雖無次長房埋主必待三年
最長有故則次長奉祀當否
別廟奉祧主
長房還奉祧主者在喪中則喪畢改題
宗子無後叔父代奉則祧主還入廟當可否
屢世祧主各題而同奉一室合行時祭之非
祧主遞世共廟一位先埋則合祭諸祧主
不遷位奉安之節
喪中先廟不祧命下待祫改題（自長房奉并論）
別室藏主
支子諸禮
適宗家不能與祭紙榜行祀
立父嗣子之前主遷而從之
妾母不世祭
妾母不可遞遷
長房死後次長房奉祧主
庶孽奉祧主
最長有故則姑安宗家別室（次長不能奉往者並論）
長房未娶者奉祧主當否
誤聞長房死埋主有處變
出繼子不可還奉生家祧主
長房亦可合祭埋主
不遷之位
不遷位嗣襲
埋主後不祧有命舊主奉出與新主造成儀節
無後生親奉別室
忌墓祭輪行
支子官大奉先廟
妾子諸禮
妾子祭其母
妾子追祭不及母

承重妾子祭其母
庶子外祖之辨
卷之二十四
祭變禮
臨祭遇喪
犬猫生産不必爲拘於行祭
兩祭相値
忌祭與卒哭祥禫相値行祀之節
時祭與禰忌相値忌祭退行
公私享祀相値
旅次及異居遇先忌
虛位行禮不可無降神
祭祀攝行
替行時祭告辭
替祭祝式
代父行祭不得於兄以下
妾孫承重者以其次子祭所生祖母
臨祭有故
家內遭故與避痘廢祭當否
日月食時祭祀
兩忌同日行祀之節
•忌祭値朔望俗節行祀先後
朔望節日行時祭則不行參禮（祥禫忌祭并同）
異居行祭
染患中避寓者寓所紙榜行祭
旅店遇至親練祥望哭
主人有故使人攝行
替祭者出主告辭
練祥使子攝行
主人犯臨使人攝行

[illegible]後孽子免攝行
攝主不服衰
支子權行廟墓祭
拘宗支子孫歸奉先世祠板
有次嫡庶子奉祀當否
庶子承統支子不當以此移奉尊位祀
攝主奉祀（與[illegible]）
攝祀家不得改題而告由之節
攝祀者喪爲主歸當否
異姓爲後
奉妻父母祀
外孫奉祀
外高曾孫歲一祭
無後本生親告辭
還奉本生祖者祔祭
家廟移奉
墓祭稚子代行
支子祭先
支子權奉先代神主
妾子奉祀
承嫡妾子稱孝
立後奉祀
長子無嗣次子攝主
攝祀者行祧遷祔可否
攝主者告成
爲異姓後者奉生父母祀
出嫁女奉祀
奉外祖父母祀不必主主
出繼子祭本生親（與妾子繼[illegible]）
•本生兩位攝祀不可一位單獻一位三獻
本生親祭限
亂時權埋神主

埋主還奉
父許子衛奉往先廟
祠堂災
失廟主還得處變
主櫝獨見失
柩燒處變
墓室失尸處變
穿壙得先世誌石不可平土
影幀火災處變
附錄一
宗法
老傳者改題遷還當否
立後諸節
以亡子題主者立後後題在前改題當否
立後必聞官
大宗無後出后小宗者祭歸大宗（長子與子孫爲出繼并論）
祠板奉安墓文時位次
祠堂遇變
改造神位
主櫝鼠傷毀慰安
反哭路中失神主處變
墓焚處變
墳墓遇賊
水害墓廟告辭
傳重
繼嫡
立後後改題祫祭告祝
獨子爲大宗後爲本宗立後
定爲母子者不可以未出禮斜導後行喪娶
有妾子者不宜立族子爲後

立後人當以上改題主
立後年齒
繼從兄弟爲後（異姓從父夫幷論）
君有嫡子不可又立己後
本生親當稱從屬
還祀本生爲本生繼絕者告廟
間代立後可否
次養
兩次立後皆無子而死當立先立後者後
生父喪三年內罷繼者改製斬衰
爲所後母所絕者處變
旣絕處變
居家雜儀
夫婦相拜
庶叔嫡侄相拜
生朝儀

有後妻而立後者外家
叔侄爲友壻而娶其族者可以爲後
長子未娶死不宜立後
爲人後者不喚所生爲父所生亦不稱子
出繼子處兩家之節
出後者本生雖無後不可自還本宗
一人一時立二後之非
兩次繼後一告一不告
罷繼歸宗
繼後中長孫罷繼歸宗者持服承重服
罷繼還宗後爲所後父服制
雜禮
拜禮雜論
定省不拘
朔望儀
家間稱號

原書缺第二十五

伯叔父母稱號
姊妹妯娌
前母繼母黨稱號
堂親稱號
小字不諱
出繼
卜妾不取嫡婦
子弟奔走圖其父母舉行榮典之非
賓貢當否（讓辭幷論）
里社
國家不祥
[illegible]
奴婢
還鄉之禮
[illegible]
[illegible]衣

舅之子曰內從姑之子曰外從
外祖父母沒後稱號
庶母嫡子稱號
師弟子稱號
袒免親通內外當否
降妻爲妾之非
父兄居嫡子弟避與當否
弟嫂見拜
先賢祠宇配位同牀處迎拜
升門不遇
恥辱之戒
頒飯之義
家中奴婢嫁娶（[illegible]幷論）
送終
野服
閨門婦人服飾攷

宮婦首 髻 鏤界髮 副 步搖 鳳冠 翟 衣 假髻 高髻 髮髻 冠子 花冠 首飾 鈿 釵 衣 冠
帶
外服
玄冠 深衣 玄衣 緇裳 爵韠 大帶 緇帶 黑屨 笏
內服
纚 笄 總（[illegible]） 宵衣 帶 絞帶 黑屨
諸飾
髻紒緇纚 緇布衣 錦紳 不帶 綺屨 屨
髻紒纚緇 衣 紳 屨
女子常服用裙襦
斬衰要經祭儀沙記疑
栗谷祭儀及沙溪備要之論
附錄一
鄉約
待客儀
學校模範

歷代服色制度
玄端之服
宵衣之服
平居私褻之服
童子之服
女子之服
童子常服用兩袖彩條帶或長襦
論禮器
朱子家禮
[illegible]
伊山院規
隱屏精舍學規

隱屏精舍約束
靈光郡講學節目
附錄三
鄉約
海州鄉約
社倉契約束
附錄四
尊經

輔仁精塾節目
同房戒辭
退溪鄉約
西原鄉約
鄉飲酒禮物記考定

禮疑續輯卷之一

冠禮

總論

問冠而著代則當行於禰廟蓋所代者此廟也（會成中）　竹庵曰以喪禮有禰廟則先朝禰之義推之恐冠於禰廟（答[illegible]）

老洲曰古人冠禮雖成親於他邦行親迎於所館親迎猶然況冠禮乎大監如未還次令伯氏承親命而行之豈悖於禮耶（答[illegible]）

筮日

家禮會成按後漢志正月甲子丙子爲吉日加元服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此皆以正月冠也夏小正記二月冠子之時博物記漢昭帝冠辭曰欽奉仲春之吉辰始加昭明之元服此皆以二月冠也王肅之曰諸冠自卜日不必三元也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此四時皆可冠也（禮書剳記）

齊氏曰冠者人道之始故冠於一年之始而用正月正月未冠冠於夏之始秋之始可也四時冠者必用孟朔則雖未盡得一年之始然猶得一時之始也庶合必用正月之禮意也（禮書剳記）

冠禮主人

老洲曰士冠禮筮于廟門註云廟禰廟（[illegible]）　士昏記云受諸禰廟亡者冠與昏行事俱以禰廟爲主也且士冠禮主人註云將冠者之父兄然則既以禰廟主人又是父兄則雖繼曾高祖者冠昏其子弟自爲主可知也至家禮斷以繼高祖之宗子主之者乃是尊祖重宗之義也其不及於繼別大宗者儀禮疏曰若天子諸侯皆冠於始祖之廟繼別大宗有始祖之嫌故耶（答[illegible]之）

渼山曰將冠者爲繼祖之宗則其父爲主自有廟故也（答[illegible]）

柳氏曰頭在爲冠主則有適子者無適孫亦當如衆子冠位（[illegible]）

告祠堂

梅山曰冠禮前期告廟者冠者家廟也　繼高祖之宗子雖主冠禮若是異宮則不必先告也冠畢當先見于廟次及尊丈宗家廟遠則從便處之不可云先後倒置也（答任[illegible]）

又曰後世冠昏幷舉與古者二十冠三十有室不同則一時預告豈悖禮意（答朴元[illegible]）

又曰祖主孫冠則告祠堂當云某之子某之子某（答[illegible]文[illegible]）

又曰冠禮告廟不直宗子之子介子之冠其子亦然前期三日主人當告于祠堂既冠主人以冠者見告辭當曰某親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答權文[illegible]）

又曰將冠者當前期三日告廟而前一日朔參告由亦不悖理（答李[illegible]）

將冠者服

勒帛彩履

南塘曰勒帛以帛束脛至膝者彩履以彩帛爲鞋也喪禮有履有襪又有勒帛勒帛之別爲一物可知矣丘氏以勒帛爲裹足而又與彩履合爲一物恐誤（[illegible]）

渼湖曰勒帛乃帶也丘氏認爲行縢沙溪辨之於疑覽而於此未及勒及改可恨（[illegible]）

李氏曰以葉氏說及栽詩觀之勒帛乃是繞帶之屬卽帶也然儀初加易服云無四揆衫止用彩勒帛云則此言衣與帶也又勒帛素履註勒時多用彩履將冠可以素履云則此帶與履也（家禮增解）

四揆衫

梅山曰四揆衫制度不見於禮而服志曰揆衣裾分也通鑑輯覽曰馬周上議請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名缺骻衫庶人服之今四揆衫家禮爲將冠者之服今世好禮家通用者也其制則衽是四幅而不合縫故曰四揆其濶狹長短亦宜稱身黑緣則衣領表裡各二寸其餘則表裡各一寸半而度用指尺恐宜（答金[illegible]）

三加冠服

總論

南溪曰冠禮不是難行底事寒士每以冠具未備廢不行三加冠服不必求其難得者以時服代之何難之有（[illegible]）

竹院曰用色中衣爲童子服初加幅巾深衣再加軟巾襴衫三加紗帽團領蓋長兒婚日冠禮故從便如是（[illegible]）

老洲曰冠禮器服初加緇巾深衣再加幞頭襴衫三加草笠道袍卽近世通行之規然記曰三加彌尊論其志也釋之者曰始加緇巾不忘本也再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也今夫緇巾深衣古制也幞頭雖非古之弁猶是宋　明遺制也至草笠則不過俗制之較賤者倡優接隸大僕隨書之所着也豈宜於禮儀從事之地而尙何論志之可言哉迷兒之冠首也讓于一二長老三加用金冠朝服襴衫之後繼以朝服正合彌尊之義耳（答權敬之）

李氏曰有問於尤庵曰再加加笠子服常服旣得聞命云云則尤庵許用常服矣常服恐指世俗道袍也（家禮增解）

梅山曰三加服色須以稱子所云着古服而冠冠了不當着以俗也須用時之服若欲三加者袍直笠是爲時之服然非禮服也初用深衣幅巾再用襴衫幞頭三加彌尊故洛下用朝服而非窮鄉所有用公服紗帽亦得也（答[illegible]）

緇冠

李氏曰緇冠古有大小二制其大者是頍項組纓而維其有似後服之冠故檀弓陳註云首絰象緇布冠之頍項是也其小者僅容撮髻故詩臺笠緇撮朱子註曰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髻云而其笄之有無則不可考家禮緇冠蓋是古緇撮之制而有笄矣（家禮增解）

深衣

南塘曰按儀節丘氏衣身前加四寸後加一寸長而皆斜殺之又從白雲朱氏說衣身上別加內外兩襟外襟爲四幅內襟爲二幅旣與家禮不同又於古制無致而其制偏斜欹仄不正不齊朱子所謂詭異不經近於服妖者殆謂此類耳今以家禮本文爲主而續衽鉤邊用朱子晩年定論曲裾二寸緣廣寸半用玉藻舊文以補之則其制既正且合古義衣全四幅以象四時裳爲十二幅以象十二月衣四幅各綴裳三幅四時各統三月也袂圜應規而袂口布外別緣成方（寸半之緣[illegible]成方）圓各含方也（[illegible]）　曲袷應矩而附襟下垂繞項成圓方中含圓也（[illegible]）　此蓋以圓出四角而爲方方設四隅而爲圓方圓相生也負繩應直而下垂權衡平而上衣下裳並應平衡而爲直平直而爲平平直相生也禮記家禮俱無小帶之文則是無小帶綴小帶而前襟垂下衣制寬大自相交掩（[illegible]）　大帶中束衣不散開服之於身前後左右秩然正齊規矩準繩各自呈形豈不是天然自然之法象乎曲袷別用布一條裁八兩端而加之其廣二寸不害其長與衣身齊也家禮方領其文不明不得不以玉藻說補之也袂之長短以反屈及肘爲限則其不限幅數之用亦已明甚矣（[illegible]）

又曰玉藻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丘氏說良是鄙時嘗引陳註以非之恐自攷之不詳也陳註乃家禮以後說則固不足據而爲古然家禮領緣二寸裳袂家禮不用袷只以黑緣爲袷而用之故改從袷之廣耶（仝上）

竹庵曰按儀禮直衫大揭註盈手曰揭揭握也中人之握圍九寸疏大指與大巨指搭之朱子論尺制皆取此說然則於一握之數（九寸）添九分之一當爲一尺矣試以搦（[illegible]）長指（[illegible]）伸而按則於一握之數卽添九分之一也入其尺則兩背相去止長指末卽其

數而又與身長齊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此之謂也蓋周之尺寸以中人之拇長指相去爲度而深衣之制必著尺數者示其準則也其長短廣狹當稱其人之長短肥瘦固不可膠守不變矣大率周尺一尺當今針尺四寸

竹庵深衣制度曰裁用白布度用周尺衣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其長視脇之當肘處約爲二尺二寸衣背當中連裁直下之縫謂之負繩裁入兩肩上各六寸（[illegible]）向前至幅末斜揩之別用布一幅廣袤裡各六寸（長六尺二寸）縫圜之直貫縫上廣縫（[illegible]右各六寸處）爲尺二寸者謂之袷（[illegible]）自袷以下左右交鉤（各二尺五寸）者謂之袵當腋兩旁衣袂分界處謂之袼（[illegible]）袂廣如衣之長屬衣左右長以反屈及肘爲度縫合其下圜殺之以至袪袪徑尺二寸裳六幅每交解爲二片一頭廣（尺二寸）一頭狹（六寸）以狹頭向上而連綴二片當衣身二幅（[illegible]）當兩袵下兩邊交掩（[illegible]）其長短取中於踝著踝圍七尺二寸齊圍丈四尺四寸〇緣袂口裳下衣裳之邊廣各寸半具父母大父母以繢（[illegible]）具父母以青孤子以素若齊衰服則以緇〇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袵當旁袂可以回肘（玉藻十九章）竹庵曰袪袖口深衣三袪謂深衣之要三倍於袖口之圍也下文曰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或以縫字爲句亦通齊裳之下畔倍要丈（[illegible]）四尺四寸也袵以下謂之袵左右交鉤當於身旁故曰袵當旁可以回肘論袂之廣而衣長可推也長中繼揜尺肘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玉藻十二章[illegible]）竹庵曰長中繼揜謂深衣之衣取中於繼揜謂以衣袂繼屬而言揜衣袂接續於身也（[illegible]）尺袷二字倒錯當作袷尺二寸袷卽曲領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續袵鉤邊要縫半下（深衣篇一章）竹庵曰深衣雖短無至見膚雖長無至被土卽玉藻長中繼揜之處也續袵鉤邊卽所謂袵當旁也要縫半下與縫齊倍要同義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脇當無骨者（深衣篇二章）竹庵曰袼衣袂分界處也袼可運肘與袂可以回肘之義互發袂袖也肘臂中曲節也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

以應平（深衣篇三章）竹庵曰十二幅通上六幅（衣四幅及內外袵也）下六幅也袷尺二寸則兩袵相掩而袷自有如矩之象衣負繩及踝謂衣背之縫下及于踵上圍背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儐相可以治軍旅完且不費善衣之次也（深衣篇四章）竹庵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者言深衣之絜承袷方應易之文也方氏曰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不費吉服以朝祭服爲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深衣篇五章）竹庵曰呂氏云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當純也記曰羽衣裳緇純

又曰袷二寸註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按袷尺二寸而有左右袵也左右有袵而兩邊交鉤矣蓋袷與袵爲一衣之肯綮而完其尺度者也本註以尺字之倒在袷字上故以繼揜尺爲句長中二字以長衣中衣釋之文不通暢語無倫理由是袷之尺度不得傳袷之尺度不得傳而失袵之制失袵之制而續袵鉤邊不得其說正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又曰余嘗讀家禮深衣制度試其法製出一衣則爲制不中於穿著不合於方領之註仍又考之諸書而論說不一無可以的從者矣今年（丙辰）春玩曲禮註於蔡氏說（見家禮圖補小註）得鉤邊之說遂取前製之衣而以續裳之在左右邊各一幅鉤其半使衣一邊屬裳二幅有半則兩之相當者各出衣外自交交掩之制而兩邊袂無附麗處乃別用布一幅視袂頭之寬以爲領其裁視之法則蓋如平常所著之服焉於是兩襟相掩袵在腋下而合方領之註矣參之以玉藻深衣二篇則亦無不暨暨着其義者但鍾記只云緣廣寸半曰袷與緣自是二物而家禮以爲緣二寸家袷二寸此其爲說不可得矣虛心玩釋忽有以悟焉則玉藻袷二寸卽袷尺二寸也尺字之在袷

字上而句之以繼揜尺者誤也蓋袷尺二寸而袵廣六寸袵廣六寸而裳之邊幅狹頭之爲六寸者綴於袵其積於袵而兩旁袵邊之制自知矣觀然則不知尺袷之誤而徒以續袵鉤邊爲解者亦未矣始知領緣二寸之云只是因循註疏之謬者而釋之有緣袂口之布外俱非經據也

又曰喪服疏釋袪袂口也則曰袂末接袪也者失其義家禮深衣袂口布外云者蓋襲此疏之誤也

又曰始也以鉤邊之邊釋之以身邊蓋襲蔡說也其後熟玩深衣一篇則緣制云純邊者明是爲衣裳之邊也裳獨鉤邊之邊爲身邊哉且前後鉤邊蔡亦旣說而易者以裳之邊幅續袵而兩邊交鉤者謂之續袵鉤邊者於經義尤親切也今見嚴陵方氏說（見深衣篇第一章小註）曰袵袷（本文作袷）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袵居裳之邊而鉤束焉故曰鉤邊豈不足爲一證乎惟彼失之於續袵之義爲以袷尺之未及歸正也

又曰昔者余以深衣說奉質于黎湖先生則賜印可之語又教以從來註家之失在於以裳爲袵袵獨言續者蓋以續袵最在後言袵則一衣見故也其時不敢辨教者直以拘於禮記掇上袵之文也近更思之深衣篇以續袵鉤邊對要縫半下爲說者只見其續裰衣袵交鉤兩邊之義而已以之須裳幅之續於袵亦無著落始覺先生之說有不可易也若毀袵云者只爲裳邊爲袵下之幅故古之俗語似是通稱爲袵耳又何足拘也

又曰袷緣廣二寸者無經據是緣玉藻袷二寸之說而爲此耳（[illegible]）

近齋曰所示深衣說添入一段此甚思不可沒然朱子晚年深衣下無續袵三字嘗以去曲裾議楊氏未嘗云朱子晚年深衣無續袵只謂以裳前後不可剛爲續袵而去其曲裾云耳今日求袵於身兩旁故不知裳兩旁之爲續袵恐未必然且語意殊欠明瑩改之如何楊氏旣先家禮圖兩旁曲裾則用布一幅之爲續袵又見晚年深衣去家禮曲裾之制不從家禮而從晚年之制度者以此也實

非見其曲裾而不知爲續袵也蔡氏淵是親登朱子之門者則必嘗目擊晚年深衣楊氏之取信固宜矣且彼以爲司馬深衣不得古意故朱子病之亦必矣因晚年定論而然則今不可以家禮深衣之本於書儀保其制度之無謬亦不足以爲斥蔡楊之所謂爲更考家禮本註後加商量如何（[illegible]人）

梅山曰解袵爲續衽鄭氏亦有然者矣大記左衽註衽向左是也蓋衽字累見於經而鄭氏釋之各不同曲禮衽席注作臥席檀弓衽每束一註作小要喪大記注又作裳際交錯者先因字從衣而異其爲訓酌分量各有稱義非可以後儒一時之見率然攻破也衽字旣作交際則覆襟之云無所施故不得不爲此句揩之觀耳

鉤破之說不唯戾於家禮雖以古經言之可以運肘者謂袼之寬大可以屈其肘而出入（玉藻袂可以回肘者亦此意）非但欲其便於屈者之意也故袪肘不能不出入故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故可以運肘之云俱不可廢也

禮記之爲書乃是漢儒緝取聖人之言與意自爲一義也豈有次第紀敍之可言哉以愚論之非獨深衣在前云復裳錄之說自斷簡落空抑亦玉藻爲經深衣爲傳之論未知其必然也

衣前小幅貼於朱氏別用布之說後儒亦多有審其便身而欲適用之然要之非古經之制則明矣

內外袵云者卽上文所云內外襟也表裡交掩故云爾也緣衣而交掩之論係是自家刱說安問明證之有無歟如其說亦有多少擬得處衣身之長二尺二寸（見朱氏深衣第十二條僕小註）則一方之聯衣者當亦爲二尺二寸裳之狹頭每幅爲七寸餘（見本篇第十二條僕小註）而衣前小幅當與裳二幅則一方之幅當爲一尺四寸餘安得謂兩旁俱爲一尺耶是未可知也

裁但言曲袷如矩而不言服時裁時則彼亦將以家禮兩襟相掩後其會自方之說爲創出大抵深衣之論所以不一者只在於看得袵字之如何於此不合則自餘枝葉橫出異否有不足論耳

此只欲論袂襟之在於布外與否袷制之不及論何足怪（[illegible]）

李氏曰白雲朱氏說於衣身上加內外兩襟之制雖爲丘氏及泰岡之所取旣非家禮之制而沙溪尤庵皆駁之以爲非之是矣然其綴小帶於右邊而左掩其右則亦是家禮之制若下兩襟相掩兩幅自方之文可知也補註乃以深衣爲對襟之制蓋謂左右兩襟相對而直下垂之如宋時婦人之服而反以左掩其右者謂非古制此時則大違家禮之旨矣（家禮增解）

梅山曰深衣小帶雖不見於家禮儀節而家禮補註曰今人又於破腋下而綴令之綴小帶於右邊如世俗衣服之衣非古制也雖曰非古小帶之所由來久矣瞥雜裕謂之拘註云衣小帶而喪大記左衽疏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此所謂帶卽是小帶特以爲衿小無所見耳（[illegible]）

深衣可用綿布

梅山曰深衣家禮本註只云用布不分綿麻故禹慶香云當用麻布金而精云當用綿布質諸退溪答曰未知是何布然綿布勒無乃好乎今俗皆用細麻布而適用綿布亦甚便宜以窮者之所易辦也色必用白者以上下吉凶通用之服故取用之色也（答任憲晦）

李氏曰東俗製深衣多用北布其實洽滿二尺二寸而精細也然北布不可易得則不得已以常布製用而其幅其狹隘殊須用變通可中程式以廣布裁之則當用布二十尺許以狹布裁之則當用布三十三尺許此以今俗所用布帛尺言之（家禮增解）

大帶

南塘曰家禮本註再繚之文在結於前之下語勢似倒說故讀者多疑以爲家禮大帶制法與玉藻不同只一圍腰而所謂再繚只是再結爲兩耳愚意恐不然玉藻再繚旣是再繚腰者而家禮引之則其意不應有異同者以再繚爲結耳而下語也則上旣有結於前之文直承其下曰爲兩耳文義有何欠缺而必下此再繚之語以截斷而疑亂之耶其不然也必矣又有疑其爲衍文者曰玉藻士帶單用縪二寸故必再繚以當大夫之四寸家禮用縪四寸夾縫之爲二寸則雖非再繚以當大夫之四寸安得重一繚以爲之耶此又恐不深致也玉藻士帶註特單用練緶緝其兩邊則大夫以上皆用表裏各四寸各縫之制可知也表裏各四寸則通廣八寸矣士帶若單用縪二寸而再繚爲四寸則又何以當表裏各四寸通廣八寸之制耶竊攷之玉藻士帶用白練四寸緶緝其兩邊爲二寸而再繚爲四寸則正當大夫表裏各四寸通廣八寸之制矣家禮夾縫之制雖與玉藻緶緝不同其寸數無異則必再繚以當大夫之四寸無疑矣若使大夫單用四寸而士用夾縫二寸則誠可相當矣大夫旣用表裏各縫四寸而士以夾縫二寸一繚相當云者其果成說乎以家禮本文則其曰長圍腰而結於前者蓋言約帶之旨其曰再繚之者申言圍之義蓋曰圍腰結於前而必再繚云爾圍腰結前兩語與再繚兩耳對語爲上下貼應之文上泛言圍腰而下言再繚以申圍腰之必再繚上泛言結於前下言爲兩耳以申結前之必兩耳一言一申相間相應尤覺其語勢之密未見其有倒置也（[illegible]）

竹庵曰帶若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爲兩耳耳長四寸垂其紳與裳齊廣二寸又曰案帶辟垂古之紳於朝服者非深衣之帶也雜帶士緇帶夾縫用縞帶之文用紵帶旣則未有所致欲因常時所若屨子之制而易質白飾以爲用夏則用葛屨而未及藏（[illegible]）

近齋曰大帶玉藻所謂參分紳居二屨下四尺五寸之說有行不得者誠如所論矣溪丈惟以此與裳齊爲言尺數似無定限如實家見短不如所裁且無過長決不可從也一幷深衣年前皆見試者而大帶用布者亦再繚帶之爰再繚之說尤翁非之固嘅乎丈亦以再繚爲非孫乃今所究看說記大夫帶兩耳亦纔禮之所以分士與大夫者只在此而再繚則明見於禮之玉藻篇矣（[illegible]）白絹雖得甚可歎布雖稱細不可用經丈以爲常者則代用明紬無害而至於毒具人情必欲其備銷旣易辦勢當用紗然數意欲用布麻者之不可如上所云何以則爲好耶士帶亦宜細不宜布（[illegible]）

大帶廣四寸而不言尺數者只取下與裳齊（[illegible]）

梅山曰大帶古制則似是單練而家禮有夾縫之文今皆遵用所謂夾縫之者是用中摺而合縫之也（[illegible]）

又曰大帶玉藻大夫四寸士二寸而再繚爲四寸蓋其再繚之義欲以士帶二寸亦爲四寸也大夫之帶本爲四寸矣又豈有再繚之理哉宋敎適用云者竊恐未然（[illegible]）

梅山曰玉藻再繚四寸註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尤翁亦謂是再繚腰之義其下兩耳自是別事南塘云圍腰結前兩語與再繚兩耳對語爲上下貼應之文上泛言圍腰而下言再繚以申圍腰之必再繚上泛言結於前而下言爲兩耳以申結於前之必爲兩耳兩說恐得正義（[illegible]）

剛齋曰家禮之再加三加皆用革帶豈以其所服之皆當用革帶耶今則三加必用純彩而自有其帶則自不當用革帶矣（[illegible]）

純彩

竹庵曰爲周純彩之制非古非今嘗質黑緣亦無意義今於遵視爲緣具父母以青具大父母以績孤子以素做深衣之制則未必不殺於純彩且純彩帶尤爲杜撰（[illegible]）

幅子

問再加無緇冠巾之文而丘儀有之無乃不撤冠巾而加幅其上耶（[illegible]）　厚齋曰冠巾上加幅恐無是事（[illegible]）

掠

竹庵曰冠禮陳冠服註掠是何物黎湖曰掠卽斂頭如今網巾之類（[illegible]）

玄冠委貌

竹庵曰古者庶人著幅巾王公貴人幅巾上加玄冠或委貌今之幅巾卽古玄冠之遺制而委貌卽今之紗帽是也紗帽宜有襯緣而今緇緣爲角古今之異也（[illegible]）

陳設

問靜堂與龍門書曰士冠禮陳冠服東領北上其下舒服與冠皆以爵弁爲先玄端爲後而北上註云先服卑故取從也其冠似謂卑服在南則從外取用爲便然家禮圖深衣在上襴衫在下似非本旨冠則緇冠在下幞頭在上冠服則陳又不經見今欲以襴衫幞頭皆陳於上未知如何（[illegible]）

南塘曰此段言布席而下又言冠子東序與沙溪所論同處皆不得不言上言布席承上陳設而言其陳冠服則於此固當布冠位矣不言布筵而下將言將冠者出房而先言此席以指將冠者出房立處在此冠位之意以便賓揖就（[illegible]）

竹庵曰序立之儀冠者中則東面房中則南面堂上則北面階上則東西面恐是正位故冊爵冠者於謹房中如位皆南面耶（[illegible]）

問衆子冠儀主而冠其長子則冠者似當在阼階上南面之位（[illegible]）　厚齋曰似然（[illegible]）

竹庵曰適孫之父於祖旣爲嫡子將適孫復行適子之禮則誠有二適之嫌按喪服傳有適子無適孫然則是適子不可同適孫只當從以庶孫使其父爲主而以庶子禮冠之恐爲得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或曰雖族人之衆子行禮於宗家而宗子主之則以衆子禮行之此說恐未然雖族人之長子當行禮於其家而宗子執而主之則恐亦必行於家且其父其主其禮則又恐不必以衆子禮行之（[illegible]）

渼山曰冠禮同宮則宗子主之異居則父主之支子之長子亦冠於阼階而宗子主之固不然（[illegible]）

問衆子冠禮（[illegible]）　渼山曰衆子冠禮與宗支子無別（[illegible]）

迎賓

南塘曰宗廟在正寢之左外門在正寢宗廟之中間始入外門東行乃至宗廟之前故曰將東曲既至廟前又北行入廟門故曰將北曲（輯說 續編）

本庵曰開元禮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入賓從入按儀禮凡揖皆答文而以士冠昏賓揖及鄉飲酒禮賓主皆揖復席鄉射禮交于階前相揖之文則揖之有答可知惟士冠揖贊者鄉飲揖衆賓則贊者衆賓止是隨從正賓而主人既殺其禮似皆無答冠禮賓揖將冠者及昏禮主人揖婦則導而非謙亦似無答也自若儀贊者從開元報揖而賓則無報揖此却可疑今依開元補之（輯說 續編）

李氏曰若從古禮當有贊者一人如戒賓儀或但以書致辭如宿賓（家禮 增解）

竹庵曰讀者以書辭爲之辭與揖固不同（輯說 續編）

三加行禮之節

竹庵曰賓升西序時贊則不隨賓而升乃適洗位之西盥洗訖還由賓階而升立于房中也（輯說 續編）

又曰冠禮之贊即飲禮之介故禮不言介盥于洗西冠禮不言賓於洗南北面恐皆爲省（輯說 續編）

南塘曰此出房二字因上將冠者出房之語而重出當爲衍文（輯說 續編）

梅山曰三加祝辭中兄弟俱在之兄弟恐是親兄弟之謂推及於總服昆弟備要說未見其的當如屈下之無甚覺之親者謂兄弟俱在一句如何（答蔡 文老）

醮禮

竹庵曰致醮辭當在賓受醴盞南北面之時致醮辭當在卒洗升酌之後參之家禮醮辭其儀如此（輯說 續編）

又曰所論醮有玄酒體酌之酒之義得（全上）

本庵曰士冠冠者即筵在受醴醮醮之後此書（家禮）本書儀升席受盞賓在席外而冠者席上受盞得無未安（輯說 續編）

問降筵坐降何方（全上）竹庵曰即筵自筵西繞席興坐冠北則其降筵當自北方坐於筵外之北矣（輯說 續編）

閑靜堂與康門書曰儀後冠而拜賓後儀頻諸禮俱有揖拜之文今見行儀節多有之不知昉於何書（輯說 續編）

老洲曰三加時皆醮冠醴櫛後只加拜醮此時容儀未成而且方有事故因其坐而致祝辭因其勢也若醮祝字祝則在於三加畢後儀容已成始可立而聽受也（答李 在新）

梅山曰家禮冠醮但言贊者酌酒于房中而已不言尉醮何然醮已稱贊令芳嘉薦即醮醮也醮辭醮辭同與酒并設可知已（答蔡 西綿）

字冠者

老洲曰士冠賓字位在西序（乃家禮位在西序東面）而字冠者儀曰賓降直西序東面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據此則字冠者時賓自西序降在西階上冠者亦在西階可想冠者之位蓋爲者加有成也冠義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據此則字於西階之客位亦所以加有成也耶（答金 在行）

又曰三加之醮俱有就冠者醮冠者之節故勢必相對而致祝至於字冠者時則禮已成只致祝辭故各因其位蓋賓從東向之勿冠者從南面之儀也（答上 全）

梅山曰古禮名字者不以日月曰月猶不可名況天乎人之用天字爲名者多矣蓋不識上天之尊者也（答朴 在）

李氏曰每一加每降一等而致敬故字則不得不降立於階下（家禮 增解）

冠者見父母

問冠者見父母拜之家禮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其不同如此（會說 續編）厚齋曰恐是朱子酌古參今而定之（輯說 續編）

竹庵曰儀禮冠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即禮之不可缺者而家禮闕焉母或歸寧或疾病則如疏說使人受脯可也而母或已死則闕取脯之禮否（輯說 續編）

問母雖不在受脯一節亦在字之之先耶有繼母則此一節將奈何（全上）竹庵曰上疑當然下疑則繼母如母初非可疑（輯說 續編）

梅山曰受冠者之拜祖者南向父當西面（答姜 文老）

李氏曰尊長謂祖父母或伯父伯母諸尊於父母者也蓋此堂中之位則尊於父母設而父母爲最尊故諸尊於父母者皆并坐則是於父母之上矣不但又不可坐於父母之下故當詣其室拜之據上文只舉叔父叔母之文可知也晉禮見尊諸亦然（家禮 增解）

渼山曰冠禮以賓三加則父爲主而祖在他席故先拜於父者父與祖同席則先拜祖父母者父以其子見於祖父母也（疑禮 正解）

禮賓酬賓儀

問醴賓酬賓東俗儀度當如何（答兒）竹庵曰設饌當在醴賓醮之下而旣畢禮主人答拜賓即筵坐其贊于席左與贊者奉幣出于房主人受幣進之席前以幣就賓再拜受授從者主人拜送于阼階上献贊冠者但不設饌酬贊者各有差賓降筵取脯授從者乃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歸賓俎禮賓一獻蓋言酬賓以幣而不以酒但一獻醴於賓之云耳（輯說 續編）

又曰凡不曰再拜三拜而單言拜者可知其爲一拜（輯說 續編）

李氏曰儀節序立之位禮禮之儀甚不詳遵三禮儀鋪筵補入而略倣鄉射禮行筵席有司恐宜與儀節冠禮獻酢酬之儀行之於冠禮云而蓋拜先師亦皆酌鄉飲禮成一儀故謹附之此

執事者設尊于堂上房西室戶東設酒尊玄酒尊各一酒注一盞盤各二於其上玄酒在酒尊西脯醢各四楪於房中又設賓席

於戶牖間南面設主人席於東序西面設僎席於西序東面北上又設衆賓贊僎降立位於西階下當西序東面北上（右陳設）○主人出迎賓文揖賓而入贊僎從之揖讓如初升主人阼階上北面立賓西階上北面立贊僎降立西階下當西序東面北上立（右迎賓）○主人盥洗所酌酒于盞執而詣賓席前西北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盞復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北面答拜賓少退執事者薦脯醢于賓席前賓升席自西方跪坐執盞右祭脯醢遂祭酒興席末（右獻）坐啐酒西階上北面坐卒飲奠盞再拜執盞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右獻賓）○賓執盞降洗所酌酒于盞執而進立於主人席前東南面立主人阼階上再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盞復阼階上位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少退執事者薦脯醢于主人席前主人升席自北方跪坐執盞右祭脯醢遂祭酒興席末（北）跪啐酒降席北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飲奠盞再拜執盞興賓西階上答拜（右賓酢主人）○主人執盞詣尊所酌酒于盞執之阼階上北面坐奠盞再拜執盞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坐祭遂卒飲奠盞再拜執盞與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執盞詣尊所酌酒于盞執而詣賓席前北面立賓西階上再拜主人少退主人進奠盞于薦西賓辭主人退復位賓遂坐取盞興復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答拜賓還北面坐奠盞于薦東（不飲）賓西階上位主人揖降賓降階立于階西當序東面（右主人酬賓）○主人降階下與贊揖讓而升主人阼階上北階立於西階上北面立主人詣尊所酌酒于盞執而詣贊席前西南面立贊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少退贊進北面受盞復位主人就贊右北面再拜贊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執事者薦脯醢于贊席前贊升席自北方跪祭脯醢及酒興自席西方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飲奠盞再拜執盞興主人贊右再拜（右獻贊）○贊執主人盞詣尊所酌酒于盞立于西階上贊右坐奠盞再拜執盞興贊答拜主人坐祭遂卒飲執盞興贊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贊降立于賓南（右贊酢主人）○主人獻儐僎於主人如贊禮（右獻僎）○主人與賓揖讓升賓席（贊僎坐於賓之南）賓贊既俱升皆即席各其向坐進饌行酒主人起賓贊僎亦起執事者以幣奉幣進主人受以獻賓賓受以授從者主人再拜賓答拜執事者以幣奉幣進主人受之以酬贊者贊者受之以授從者酬僎者亦如之主人拜贊僎

答拜主人揖賓賓復坐進酒隨又揖賓賓出主人出門外主人再拜賓不答拜（古無答拜出○家禮儀節）

附笄禮

總論

三山齋曰女子笄如欲行之當乎之制今不可致代以長衣唐衣之屬恐或無妨笄制只依內則註韜髮作髻之法而揷笄於其中冠則未有恰好者闕之亦可古者婦人不冠故耳（答馬卿）

近齋曰髻花冠不便者何事尤精當今夫人用花冠還其制於沂川洪公娶與諸大家行之夫豈不可而尤當行之於東於髻未知先輩誰有行之者而以近來宮之退流金錫者行之畧非議露兩金路士行之者如欲行之斷然勿疑可也此二制不使之知似以長服一節而此則燕居用短服祭祀時會與接賓客時則用長服長服一具雖貧者猶假可辦何可以此而爲難行乎（答金嘉）

又曰特髻沙溪以爲假髻而無首飾者蓋假髻即大髻而大髻即中國之髻非我國之髢髻也白大衣似是大袖長裙之類溪當較之較諸家說不同或謂之蒙衣謂之技技首飾如詩云被之僮僮是也以會適所載一品以下蓋較庶民處當蒙覆較服之又似衣服非徒婦人所着沙溪於此亦未的斷當更詳之（答梅山）

又曰族頭是不知自何代始而戊申頒下節目時上教有用夏變夷之語盤學高明必有所據當從之也花冠似出於漢晉時而未能詳昔圓者蓋髻花冠於中國以來雖非古制亦華制也周禮副剕人之髮爲髮髢則髢然也古之髮髢與今之髢髻不同今之髢髻是論宣澤先生所尋討尋斤謂與髮子時首制同者也大紀云髻首見於家禮然假髻制度亦似非一二鼎門仁公書中所言蟠髻當禮者不知果合本制度也鄉家曾論亦用此髻矣今則雖有歸於族頭是者既有時王之制何可獨用髻制（答梅山）

李氏曰未笄成昏固甚無謂而笄禮節文甚簡昏又必以初昏成禮則笄昏同日而行之前先笄後昏則先後之序順而又便於事矣

（家禮增解）

笄禮諸節儀節

儀節戒賓啓式某親某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拜啓某親某封（某封夫人孺人）姪次笄禮久廢茲有女年漸可笄欲舉行之伏聞吾親閑於禮度敢屈惠臨以教之不勝幸甚月日某氏拜啓復書式某親某氏拜復某親某封姪次蒙不棄召爲笄賓自念粗俗不足以相成禮然既有命敢不勉從謹此奉復月日某氏拜復（家禮增解）

儀節賓主各就位侍者布席將笄者出房賓者以冠笄之類從席左賓以手引將笄者向席跪侍者亦跪解髮梳之賓之命辭賓降階主婦亦降洗完手歸再賓復位侍者以冠笄盤進賓揖將笄者前祝辭云云賓跪加冠笄興復位笄者興適房易服出房立乃醮乃字主人以笄者見于祠堂告辭曰某之第幾女某今日笄畢敢見乃禮賓皆如冠儀（家禮增解）

澗山曰因禮笄禮祝辭始加辭云云此未嫁今定之曰吉月令日加爾元服毋獨幼志服成德壽考綏福以受遐福云云醮辭與字辭則以女儀作文辭之可也主人以笄者見于祠堂家禮所無而出於丘氏儀節亦於長同之無害耶（答鄭正來）

冠變禮

將冠遭喪

近齋曰因喪而冠有小記之文但謂不能具事物者今公以成服日因喪服而冠爲是矣（答梅山）

修山曰年長未及冠而遭父母喪者當從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之文以成人之服成服而若爲成服亦當從武王崩成王既葬而冠卒哭而冠恐爲於禮也喪服成日因喪冠月滿成服因冠非冠月則待變除卒哭而冠蓋古者必正月而冠所謂非冠月非正月之云也卒哭後加冠不爲無禮而吉冠相礙終不如吉祭後卜日行之（答季弟）

喪中冠禮行否

月若朞禮云父母喪期以上喪卒哭可行之不當言冠者何也沙溪曰當冠者雖有服因喪而冠見於雜記及曾子問故家禮不言冀蓋欲行禮也

木庵曰禮凡言服中冠冠子者只父言而不言母此書（家禮）之作乘世亦從宜果然古禮之意蓋以家無二尊而婦人私服不可干於夫家也若母之私服期以上喪則其父在者冠昏皆可行蓋冠之見母禮教其禮昏之婦見舅姑與成女父可獨行也其無父者昏則婦爲之見姑宜女者恐不得行而冠則可行矣但母服舅姑者長子三年則葬卒之後與緦麻服冠禮亦不當行否抑以大喪則不必然耶（輯錄）

又曰冠父母朞年尤可知亦可推廣於主冠之人（全上）

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以大功以下十二字爲衍而以小功爲大功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此說爲近（書堂）　竹庵曰當從張子說蓋其必曰父者蓋見得雖有期功服冠子娶婦無所拘但已者恐是孤子當孤子則雖於小功之末服亦必竢卒哭可以冠娶也（輯錄）

渼湖曰心喪人主冠昏云云冠有迎賓謝賓之禮昏有醮子受贄之儀蓋皆所以周旋乎尊俎筵席之間而爲禮之盛者豈可以心有喪而抑而行之允當之論耶　恐亦有疑於當（輯錄）

又曰大功未葬行冠賓以冠禮不爲吉之意故以疑恐安難然行之其竟不能猶之然矣（輯錄）

本庵曰冠成王之類出大戴禮及家語而其書稍不有若也此非可通施於私家者蓋服既葬雖許酒肉曾子問言有服不可助人之祭況於吉禮乎（言不可爲冠賓）　恐只做不得主冠之法爲是（輯錄）

問期服中加冠者髮兒冠時頭戴布笄之類未詳所出南溪嘗說云云（沈）所謂按曰家禮大功未葬許行冠時則須製冠衽只得如東嶺之云愛服因始製冠緇之巾然此用不得當可上加吉冠而下著喪服耶無冠着服終涉未備遮製冠衽似無疑矣（輯錄）

附增曰武王崩成王冠哀以喪冠冠之必不以吉冠吉禮行之也喪服加冠亦以喪冠冠之則人豈非之故世俗以吉冠吉禮行之蓋以爲不可引成王事爲證也（全上）

李氏曰主人於期服中不得行吉禮則賓亦豈可以重服爲吉禮乎或以緦服者爲（疑禮增解）

近齋曰冠禮則期內大功葬前不許行之矣女子之笄與男子之冠同雖婦人之加髮亦不可行耶或云髮是解剃不可以冠論雖於朞服內大功葬前行之恐妨至於髮既用古制宜禮意云云又如何或云雖男子之冠（無不備禮而行之）（亦無三加）則朞服內大功葬前亦無得女子笄則無三加古禮而髮雖有賓親之節今除此節目則服中葬前亦無不可行之義婦人無冠（此說出於梅山）笄髮與男子之冠不同不必以期大功服爲拘也（答季弟）

按近齋門今人平時多不行三加之禮只冠網着笠子而已則冀服中行之何妨雖喪人亦有因喪而冠之例以此論之冠非純吉之禮可知也近齋說雖如此其不行三加只冠網着笠子則只是冠禮中備禮不備禮之分而其爲吉事則一也喪服中行之未安

至若因喪而冠則別是一義不可並論於冠禮也

答湖門讀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註疏以末爲卒哭後陳祥以末爲既葬之將除陳說曰大功卒哭後猶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甫讀雖取此說竊意曰卒哭後至除服前統謂之末也末字不必深看卒哭除服之間豈有將除一層節耶且古人文字變文而互見者多孔疏所謂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是卒哭後也者恰得之矣

又曰家禮冠昏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雖以宗子爲主恐非禮之正也（答許舍叔）

李氏曰古者因喪而冠其有冠故有期功殺冠服喪者則以行喪者故不許冠焉（[illegible]）

老洲曰今俗廢而[illegible]葬大功[illegible]葬不可以葬[illegible]不過[illegible]之事則雖大功亦[illegible]於時而行之[illegible]

不可且歸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者雖於嫁娶之冠若不備禮則亦雖[illegible]有許行於服中（[illegible]）（[illegible]）

可謂著服耶（答[illegible]）

按因喪而冠者雖齊服當以喪冠冠此冠之變非禮之常大功葬前恐亦可援以爲例也

梅山曰大功之末以卒哭爲之斷記註將冠除卒哭而冠是爲禮也緦服　功衰[illegible]冠子則一般[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從雜記則小功卒哭始可冠娶而吳氏註亦云冠昏輕故故之於大功之末昏者亦故行之於小功之末[illegible]功卒哭

冠娶而亦子斷以大功末葬者亦[illegible]者亦當不[illegible]今從古禮退以小功卒哭爲斷以致娶[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按降服大功亦是大功卒哭可以冠子而雜記已緦小功卒哭可以冠娶歸下殤之小功則不可[illegible]降

本服期故不可冠娶於降服大功亦以本服而降故不可冠娶於[illegible]別也

孤子冠（[illegible]）

本庵曰士冠禮曰若孤子則父兄戒（[illegible]）戒宿冠之日主人（[illegible]）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

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illegible]）戒宿以父兄迎賓以主人（[illegible]）冠者得有其禮備儀父兄並主冠

賓[illegible]也（[illegible]）

竹庵曰孤子自爲冠主則在阼階上初無房中南面之事賓揖主人自阼階就冠席也此見三種儀（[illegible]）

柳氏曰溫公以孤子自爲主人爲難行而以諸父諸兄主之然宗子年既長成賓祭之事皆得自主則獨此冠禮不可使人攝之此家

禮所以使得自主歟（[illegible]）

簡便行醮儀

儀節按鄭氏家儀有或因事故有簡便行禮之儀今恐人家有力不能備禮者當依其儀云云是日夙興皆盛服[illegible]一人將冠子

弟一人爲贊一爲擯主人立東階上賓立西階上[illegible]席於主人之少北[illegible]冠者即席[illegible]賓[illegible]

冠笄賓受之行[illegible]冠者[illegible]賓[illegible]位[illegible]階[illegible]

冠者[illegible]用[illegible]冠[illegible]如上儀（[illegible]）

禮疑續輯卷之一終

禮疑續輯卷之二

昏禮

議婚

梅山曰一年再[illegible]此則俗忌非禮家所知也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爲俗習人[illegible]有婦之喪今[illegible]女成婚[illegible]之[illegible]先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日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大防[illegible]非所[illegible]亦不可行也（[illegible]）

又[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大防所關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竹庵曰[illegible]二十而[illegible]女子二十而[illegible]男女[illegible]序[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中[illegible]兄[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按[illegible]女[illegible]而女先嫁非但竹庵以爲無嫌尤庵亦引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以爲女子雖少而嫁先於男者理勢然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子故禮曰男女異[illegible]知[illegible]不行二十[illegible]三十有室之[illegible]少女之先於長男[illegible]行不得[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楊氏曰東俗同姓異貫之昏有或行之者有尤庵南溪之說然我國族姓之別與中國大異如全州之李青海之李可昏也光山之金慶州之金雖百世不可通也如松京田氏全氏之類皆本於王氏豈可謂以異姓乎（[illegible]）

主昏

尤庵曰祖與父主昏此恐隨人而異如鄭家則孫兒之昏使侄主之而瞻子兒婚禮婦家亦皆其父主之則只在於其家而其父以婦見則見之而已雖有服恐無於行之義若如臣侄家則恐爲宗子陪之○君子之昏雖不主之而其父主之恐不爲新有礙乎（[illegible]）

厚齋曰昏禮註主昏如冠禮主人法宗子有故則命次宗恐冠昏無異也且冠禮曰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曰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尤丈則以爲父母主昏宜通看先師（南溪）則以爲一曰父母一曰主昏其所分別無其義一出大矣[illegible]三十而未娶此命有疑通昏禮必有主昏者似爲此也（[illegible]）

竹庵曰冠昏可與喪而冠無失時而昏有逐時失偷之弊故舍父母而當主昏以辭其辭（南溪）[illegible]考得之（[illegible]）

南塘曰冠禮言父母而不言主冠昏禮言主昏而不言父母蓋宗子本期以上喪不可主冠禮父母有期以上喪亦可主子（[illegible]）

近齋曰書昏者之從祖既是支子父亦一門之長則必可主昏之義依舊自是繼高祖之小宗則當主其弟之昏（[illegible]）

性潭曰家禮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主昏[illegible]無族長今[illegible]身主之昏其父執長[illegible]可令其昏[illegible]所定禮亦無族人之長則恐當從會成說而婦人無外事則其舅主之無妨（[illegible]）

老洲曰士昏禮曰宗子無父母命之數皆辭與己躬命之然家禮昏禮章曰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illegible]）並婚嫁之禮書無近據之[illegible]重故昏禮日初以媒妁接君婦自爲主人而且於婦家則對發席之義耶且俗主之禮女子無門外之事夫致命未得[illegible]人之辭書納采登親之正乎家禮之不用古禮必以族人之長爲主豈文字恐有稽度彼家雖無宗親如有稍疎遠之族則可使主之耶（[illegible]）

李氏曰南溪所謂新婦無祖者以有宗子主昏也尤庵所謂心爲退晉期者以已自主昏故也（[illegible]）

梅山曰婚非無子無父母族屬則自命之矣外殺於喪族也吉凶之禮不可使主之已納命之似欠[illegible]之疑[illegible]尚書不能[illegible]周公書之儀何依程恭敬公羊傳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云而曰雖有母猶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illegible]其命之辭故以命之戶命之則不得不稱使此恐可證也（[illegible]）

納采問名

儀節今應稍從疑納采問名合爲之辭若曰某郡姓某啓某官執事伏承尊慈不鄙寒微曲從媒議以令愛貺室僕之男若（若某郡之子某）並有先人之禮敢率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於歸氏出及其所生月日將以加諸卜焉伏惟鑒念不宣某月日某郡姓某啓（）李氏曰儀禮記無問女所生月日之文儀節所言恐是俗例（家禮增解）

李氏曰士昏禮主人受納采之辭[illegible]本句開元禮古禮不用辭恐宜去贄者尤宜除之（[illegible]）

納幣

竹庵曰[illegible]主人於廟[illegible]出于戶西面南上[illegible]使者玄服玄衣緇巾儀者出門外西面立賓於門右（[illegible]）東面立儀者致辭於賓曰敢請事賓以俗人命使者以昏至入告主人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不答拜主人揖入賓報揖將到賓入至中門相揖入中庭揖分庭主人向阼階賓向西階至于階相揖主讓賓升賓讓者三主人升自阼階西面賓升西階北面致命曰敢納[illegible]主人醴賓

[illegible]使者出致辭於賓[illegible]賓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俟入告[illegible]賓入主人[illegible]于門外[illegible]主人[illegible]賓[illegible]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命從者[illegible]賓以授主人[illegible]賓受主人退復位北面拜送賓以[illegible]出于房主人受醴[illegible]西北面立[illegible]西階上北面拜[illegible]少退賓進席前受醴復位（[illegible]）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賓受醴升席西方席上坐啐[illegible]以柶祭醴三[illegible]復西階上位北面[illegible]北面拜主人阼階上北面荅拜賓[illegible]主人辭賓[illegible]退出主人送門外再拜（[illegible]）

竹[illegible]曰[illegible]出見從者女氏亦當于[illegible]主家子亦宜見者不能將事則女之父代之乎（[illegible]）[illegible]恐當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記大[illegible]用家之文而去納采一依[illegible]者以納文發之[illegible]去納采而直行納幣者[illegible]少[illegible]之意且昏禮告廟在[illegible]一日納采[illegible]以行[illegible]不相擊來且[illegible]用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從事[illegible]是[illegible]定制[illegible]於古禮[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故[illegible]所[illegible]以特[illegible]所[illegible]則必有[illegible]取之[illegible]度[illegible]行之自可[illegible]通耳（[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昏禮[illegible]五兩[illegible]三[illegible]二[illegible]是合兩卷爲一兩[illegible]之一兩爲一[illegible]三[illegible]二合[illegible]五匹也（[illegible]）

又[illegible]云今[illegible]定[illegible]民昏[illegible]許用[illegible]羊[illegible]之[illegible]又曰行古[illegible]則[illegible]則[illegible]用羊[illegible]果[illegible]是[illegible]俗[illegible]又[illegible]用納采矣（家禮增解）

[illegible]納采問日[illegible]一月納幣之日[illegible]可謂而令也則行於問日恐非禮也[illegible]其日卽行問日先行於納幣於何時而卽所以占選問矣（[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行禮當從宗家彖之儀而爲焉弟爲嫁之女雅性甚凡有慎閨房之秀訓飭無素驅受婦道之修乃於宋於封罪遇辱脫於皮幣

榮龍光寔資充庭門望辛獲歡敦忘古義惟此賜獻莫能數宣（五禮儀）

竹庵曰某郡姓某白某郡某官執事伏承嘉命許以令愛貺室僕之男某（或某親之子某）茲有先人之禮敬遣使者行納幣禮伏惟鑒照正月

日某郡姓某再拜皮封上狀某官執事（竹庵續編）

梅山曰昏書式年既長成未有伉儷八字恐不當施於再聘且丘儀昏書卽沙溪之所從用而元無此八字是則通初再娶而云爾也

（答李孝默）

親迎

婿服飾

本庵曰五禮儀有職者不拘時散公服文武階登子孫與及第生員紗帽角帶庶人笠子縧兒（五禮儀註止此）此近於古禮爵弁而合乎程朱

命服之意當從之今俗則製紗袍非禮而帶一品之犀帶則過僭矣（竹庵續編）

後滄齋尚甸錢晉昭尊靈家生子長大然後婦還（家禮增解）尊齊曰朱子力主借館親迎之議則後人當從之而本庵力主越境親迎酷

家合卺之議至有路次易服之說詳見家禮集考（答金平默）

醮子

本庵曰書儀註曰祖父在則祖父命之愚按祖在者以有適子無適孫之義則恐合無醮（鏡湖續編）

又曰朱子答李繼善受命於母然而但醮本父事以母代行無乃非宜耶恐當以此爲（家禮）當正李光錫詩云子父歿者宗子告醮命也

更詳之（上全）

李氏曰家禮本文既曰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云則醮是其父之事非主昏者之事則其祖雖主昏恐無醮

孫之義矣舊儀亦有祖父醮孫祖父母醮孫女之文可疑（家禮增解）

奠鴈

羽昏禮用鴈朱子曰士昏禮謂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執大夫之贄（宋氏遺說）

女氏告祠堂

竹庵問奉養以告祠堂者納采納幣同日同使則告禮當行於納幣之晚而但其日迎女又有告儀則一日再告不煩瀆否祀園曰納

采迎女告辭雖或同日修實各異一日再告有何煩瀆之嫌乎恐不可廢其一也（竹庵續編）

問女氏告辭云歸于某官某郡姓名姓名指婿耶指婿父耶（中）厚齋曰婦人謂嫁曰歸以歸觀之必是指婿也

婦服飾

竹庵曰古禮純衣纁袡卽古禮純衣纁袡之遺意而失其制者貫紅綠之說載尤庵集也今雖不能備此儀若以圓衫紅裙代純衣纁袡

若以之則此諸紅長衫之不經亦以有聞首飾用今所用大首或圓髻俱無不可見舅姑時則古用纚笄宵衣今之簇頭里冕戴唐衣

卽其遺意（竹庵續編）

又曰從者袗玄以長衣代之（上全）

按我國昏禮婦服色非俗制則元制不可謂之法服愚意用深衣則大善其次褙衣亦可無已則家禮所載大衣長裙皆於今制

也

梅山曰周禮內司服有王后六服皆不言帶然衣疑婦人無吉服之帶而內則曰女鞶絲又曰婦事舅姑衣紳註曰鞶帶也又曰紳大

帶也然此則男女無二帶也隋之婦人用大帶而舅用革帶夫之婦人大帶隨衣色亦帶似不宜於婦人而大帶之隨衣色亦異於玉

藻用純之屬緣之文也宋人不言帶故家禮所以只載大袖長裙而已（答金直夫）

按家不帶則是從男女無異焉有禮服而無帶者乎雖大衣長裙恐當有帶

醮女

竹庵曰賓（婿也）至門外儐者出請事賓對曰某親從某以茲初昏將請承命儐者對曰主人固敬具以須賓入俟于次儐入告主人設席

于戶西南上（注）凡女盛飾立于房中南面姆在其右（注）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潁黼在其後母房外南面立女出立于母左（東也）侍者布席（女席）于

女之（西）賓入席在醮席之前（父之位）賓者酌醴加柶祝女前女拜受醴賓者以醴醮于女席（東向）前女升席（西向）坐左手執醴盞右

手祭醴祭酒以柶祭醴三興降（席西）坐（東向）以盞奠于席左（東也）啐醴興拜侍者撤盞姆導女進詣父前父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舅姑

之命正衣著拜女復位（竹庵續編）

李氏曰醮禮者取陰氣上往之義笄婿服編袖陽氣下施之義相應矣然則必婿服編袖然後方可婦服纚笄不然則徒用纚袖不免

半上落下矣（家禮增解）

本庵曰醮女之禮既不言祖父母而命之按此卷（宗家）不言祖主之禮婚文闕疑女嫁於取婦只古禮女在廟之義則以祖主之

是也（鏡湖續編）

又曰李光錫謂以士昏記醮女在廟及敬于宗室之義則無父者宗子可并主其醮恐未然（宗家有父者不可並醮女〇上同）

迎婿

竹庵曰迎婿時奠鴈所設於內堂然後當如禮豈女之母親以女授婿且在西階上送女之儀外堂則非便也益階分東西主人由東

階升大廳東壁西向立母則大廳北壁南向立新婦立於父之左（東也）醮女席設於女之左（西也）奠鴈席置醮席之南而積阼階之北近几

設鴈設之席在大廳北壁遷西階之北婿由西階升堂向奠鴈所北面奠鴈於主人之位卽奠鴈之席之東也男賓當立主人之左

女賓當在主母之右女從者當在主母與女之後而堂窄則從便立于西壁或階下也義曰婿執鴈見於禮以常禮迎見未爲

不可（竹庵續編）

竹庵迎婿儀曰主人迎賓（婿也）于門外賓東面立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再拜賓從者以鴈進于賓賓執鴈主人揖入賓從知中

門揖入升階揖主人就阼階下賓就西階主人請賓升賓三讓主人升阼階上西面立賓升西階上北面奠鴈

主人侍女父之命與母送降自西階婿以婦從降母至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閨門之禮母不降

婿乘人不降送有隨則送于中門內施衿命之曰敬恭聽父母之命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婿舉轎簾姆辭曰宋教不足與爲禮也婿

乃揖婿其爲先俟于門外（上同）

竹庵曰醮記之婿揖婦出門以婿先婦後而婿不能親迎如庶人之婚守則從也通行既有繼庶人不用匹之說世或以

婿授侍成焉（上同）

婿之儀

丘儀婿之裕因拜辭婦隨婿乘轎其有父之遣屬先一日父母導之就其家辭（婚禮女嫁父母醮之之女子一朝出閨適人稟問歸寧之禮非人情故今補之）

丁寧之辭當家主婿夫人之所繫不但婚姻而夫卑不成威儀與士之家決不可當此盛禮新婦見舅姑後再見時今

俗兩家夫人相率婦出之其餘隨後此合於古禮女從者畢袗玄在其後之文從此始遂如何（竹庵續編）

李氏曰問幸設饌之式士昏禮則甚詳而家禮則不然故今世所行家家不同然欲從古禮則不宜於今故今以士昏禮家禮五禮儀

三禮儀說書奏互擬定耳如繼魯即士昏之隨其家禮祭儀之精樣面其在右者即士昏在右爲尊之義也歟故亦從士昏與家禮其設交左右即古之人奠食之規而士昏設措於醬南之意也七筯盤盞從家禮飯食米食及膾從三禮儀魚肉炙肝從士昏設果從家禮與五禮設面其沈菜及醢則士昏之道醯也大體一從家禮之祭饌即是士昏設所節從祭法之儀也（家禮增解）

又曰士昏禮謂三飯于門外饌于房中待婿婦入室同牢之時設饌及俎於婿婦前器似將輕少年等祭禮而與曲禮宋人進食之禮然不同奏家禮則徐先設蔬果於卓上面其下就坐飲食餘乃曰斟酒設饌恐亦是朱子從家禮中祭禮先設蔬果後薦饌之規也又按婦饋舅姑亦先設蔬果後薦饌恐是當日饋饗時常行之禮而因以爲祭禮故朱子亦從俗而著之於家禮之祭禮耳（家禮增解）

問士庶之家豚肩難備兕不備何奈何人之竹庵曰雞雉今俗通行代豚用之何害見牖代以雉雞乾肴鮮魚用秀魚等也魚不害爲庶人之禮耶（問解續編）

梅山曰士昏卒席婦西婦[illegible]西者爲東面也夫者爲西面也疏云取便亦是也昏儀注曰古人尚右今人尚左須從俗金本庵駁之曰不爲古禮之意今在尚右也且古之席爲就坐也而昏儀則坐以稍故席止爲拜耳所以婦席亦不得在設饌後此言亦有意也古者賓坐於位南以向婦主婿向東婦南西婿陰陽之位不必疑其方而從禮之文也（七說四禮）

又曰王制同牢註曰牢者隔也只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特曰牢昏禮共牢註曰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異特然則牢之非器可知也（答問類編）

梅山曰家禮同牢設兩卓之儀此是朱子參酌損益之意嚴男女之分楊氏不知家禮損益同異士昏禮設饌圖亦分兩卓故本庵錄之辨之說殊怪也不識朱子夫婦分別之精義而又欲合設祭饌恐失之大違也（答錄評說）

婿婦交拜

[illegible]門曰昏禮婿婦對拜設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拜者婦人先再拜丈夫答再拜婦人又再拜古禮固當如此今只當從此行之婦拜婿答一拜婦又再拜婿又答一拜然見諸說決並記錄之識恐難遵行（輯覽續編）

竹庵曰昏禮交拜本非古禮家禮已言之而家禮交拜之儀皆是婿婦之席各設東西而拜後即於其席就坐飲食而已今者既設席於兩卓之東又於其前別設交拜席[illegible]一席之[illegible]婿婦立其前繼行拜先非禮意[illegible]行交拜之禮只依家禮所稱從俗之云以行[illegible]之可也[illegible]昏禮婿婦之有拜只[illegible]既食而飲所以行禮酌所設隆（[illegible]）是也其儀婿[illegible]席婦北[illegible]下南面立便設饌於婿席前[illegible]後之[illegible]從[illegible]蓋設於[illegible]三飯又酌[illegible]禮[illegible]設[illegible]饌醯[illegible]席婦當坐[illegible]升豚于[illegible]也所食肺脊各二而又有祭肝一也皆三飯[illegible]新婦[illegible]之[illegible]北面立婿婦皆拜贊酌酒以酳婿[illegible]內北面答拜贊以肝從[illegible]婿婦之前婿婦行禮各左執爵右執肝[illegible]於[illegible]內答拜[illegible]受[illegible]三[illegible]如之[illegible]下父[illegible]之[illegible]婿[illegible]于户外[illegible]入户西北面奠爵拜婿[illegible]皆答拜[illegible]興之儀然後婿[illegible]脫服于房而今之行禮無草率與禮不相似（問解續編）

又[illegible]贊[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主人婦贊答拜贊[illegible]婦[illegible]拜[illegible]答拜來將行拜贊答拜（仝上）

又曰婿婦交拜各一拜一盞也饗用二人[illegible]疑（仝上）

又曰婿婦交拜後以古俠拜之禮則當婦先一拜婿答再拜婦又一拜而已（仝上）

又曰古禮無論男女一拜再拜女子則前後各一拜也後世不然前後各一拜之禮合而一時爲再拜之禮一時再拜之禮仍爲前後各再拜之禮前後各再拜面俠爲丘儀一時四拜之禮規（仝上）

問男子再拜女子四拜何義[illegible]答曰取陰陽奇偶之義也凡拜以再爲禮一其再者取陽之義也兩其再者取陰之義也且如古拜手稽首必用[illegible]者[illegible]婦所也[illegible]然是耳

[illegible]氏曰伊川[illegible]儀婦[illegible]前[illegible]婿[illegible]中婿婦交拜後有婦卒婦[illegible]髻之儀而朱子所撰婚[illegible]婦禮亦有之恐皆從俗（家禮增解）

結髮之非

集覽按韻[illegible]編今世昏禮以夫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昏禮結髮甚無義欲去久矣伊川既言非義而至今未能革豈非習俗之久未易遵革歟（五禮通考）

贊者婦人

南塘曰此贊者（[illegible]）指婿婦各在其家醮禮時贊相者所謂婿及婦人行禮亦指醮而言者婿婦交拜時則自有從者相導女家婦人安得遠至婿家婿家婦人亦安得遠爲新婦執其衽[illegible]斷然之作[illegible]下交拜條沙溪云又云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爲之據此可見此贊者之爲在家贊禮之人者家禮本註贊者凡兩見而皆在醮條不復他見則明矣（類輯續編）

洞山曰昏禮婿從者亦女僕（疑禮正解）

見舅姑

竹庵曰見舅姑則宵衣紅裳爲可宵衣今之唐衣（類輯續編）

五禮儀棗脩無則用時果服脩無則用乾肉（五禮[illegible]）

問見舅姑用棗栗脩而今俗只用棗與乾雉云云人竹庵曰只用棗不用栗禮未備也乾雉即所謂脯古者士相見用雉見舅用之亦其有所然恐俗未易備則代用亦恐無妨也腶與脩亦二物今或用國家所用片脯亦非古且私用片脯有弊矣（類輯續編）

[illegible]氏同古禮婦贄只棗栗腶脩也不從家禮士昏禮婦贄但用棗栗腶脩者不也家禮之雜用幣緞從俗而乃用男贄之大者於禮如何世俗之弊用幣贄甚古誠（家禮增解）

[illegible]節按舅[illegible]舅姑並西面坐堂中今人家如此（[illegible]）

竹庵曰婦見舅姑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云者與儀禮舅席于阼西面姑席于房外南面者不同（類輯續編）

又曰舅姑[illegible]西俗[illegible]則婦拜禮時舅姑當對坐爲未安恐當以周公之禮爲正（仝上）

本庵曰[illegible]舅姑[illegible]在[illegible]于堂上今婦也可從[illegible]子曰[illegible]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女子主恩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恐按家人之禮與朝廷別恐婦人有事不下堂則今之拜下恐美乎也（類輯續編）

[illegible]氏曰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外南面家禮則舅姑席在西而舅則不[illegible]主位姑[illegible]體皆然（家禮增解）

問儀禮[illegible]婦[illegible]婦拜[illegible]又[illegible]菜[illegible]坐[illegible]之[illegible]答拜婦還又拜（[illegible]）婦拜一（[illegible]）又拜一[illegible]授人云云而[illegible]禮[illegible]不[illegible]拜[illegible]何[illegible]竹庵曰朱子以儀禮[illegible]以周公之禮雖孔子之實有不敢從恐當從吉凶禮一以周公[illegible]禮[illegible]朱子意也

按儀禮婦拜[illegible]曰[illegible]拜一拜今可遵行而註[illegible]疏無此文從公則[illegible]男子以再拜[illegible]禮女子以四拜[illegible]禮[illegible]似有[illegible]所以今世皆從之也

竹庵曰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illegible]）只如今婦人當時拜（[illegible]）古者婦人與男子行禮爲前後專拜此所謂俠拜[illegible]年見子昏禮時新婦俠拜亦用古禮蓋朱子設義有然者故也今婦人禮拜跪伏如男子之拜則自周室帝而又爲四拜尤不近古（類輯續編）

又曰婦人肅拜而從[illegible]變之拜則跪伏如男子拜亦只再拜不用四拜（仝上）

問婦見舅姑有本生舅姑則亦當用幣否（尹士） 黎湖曰本生用幣禮無所見

杞園曰本生舅姑用幣若論禮意則不宜一槩並舉（[illegible]）

老洲曰本生之禮則雖之隆殺少事不可放釋古者新婦之見舅姑雖有贄近俗新婦見舅姑外雖伯叔父母之[illegible]未有[illegible]備本生父母之受贄幣恐如何矣（[illegible]）

梅山曰本生舅姑當覲也雖曰貴父之尊其非正統則一也固當如見舅姑之禮而用贄則非禮也矣（[illegible]）

老洲曰妾子之於其母不幸有匹嫡之嫌受贄於私室豈有嫌碍耶（[illegible]止）

見尊長

尤庵曰既曰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據此則先見舅姑次見親父母可知矣其上無有見舅姑之難天下有餘尊長之文此所謂尊於舅姑者其爲夫之祖父母可知矣（[illegible]）

南塘曰先見祖舅姑禮無其文不可義起既見舅姑舅姑以其婦見于祖舅姑之室以見舅姑之禮而有贄（[illegible]）

屛溪曰舅姑受贄畢率婦見於尊於舅姑者則尊長同坐一處受拜似便而揆諸禮則似無贄舅姑之父母皆有贄所生父母亦不可廢也（[illegible]）

黎湖曰尊於舅姑者所包恐廣然禮須其常而已娶婦時祖父母鮮有在世故闕之歟（[illegible]）

問大父非宗子卽先見宗子夫婦據此則舅姑有父母則婦當先見而若推之以見舅在其尊位之義則見於舅姑父母之後似當先見舅姑之後矣但以嚴尊故俗禮不能然耶（尹士） 黎湖曰俗禮雖先尊而據禮則恐當爲尊於舅姑者而見於舅姑之後矣

竹庵曰所詢禮疑書云率婦于祭爾則教以婦事舅姑父母凡禮固無不同而但其姑見用幣只宜於舅姑則恐不用幣爲宜是本生舅姑亦然據此則見宗子不用幣本生舅姑之用亦不當然矣（[illegible]）

又曰所示尤菴說云云恐是據以得中宗宗敎欲用幣於舅姑者亦自爲可也而本生舅姑則無用幣爲是矣（全上）

又曰見祖舅姑若有贄則儀禮必言之而其不言者以其當無贄也（全上）

本庵曰今俗與之父母與舅姑同受婦見則舅姑於其父母之前儼然坐受子婦之禮是偸於尊者之道哉（[illegible]）

三山齋曰同居尊於舅姑者尤菴說終是可疑家禮同居之長姑見於尊當夫而乃將夫子以爲其間[illegible]但一齋[illegible]之尊而混稱同居尊長其必不然且父祖而在則父祖是宗子而其舅姑則爲宗子之子孫而已子孫設正堂[illegible]舅姑而父祖則退坐[illegible]亦安有是理雖記婦見舅姑之下雖曰見諸父於其寢[illegible]以爲獨尊也家禮之文恐亦如此（[illegible]）

近齋曰婦見大舅姑贄雖無明文家禮曰尊於舅姑者如見舅姑之儀此是引而不發而尚[illegible]以[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已豈皆用幣云云此似簡當而愚意以家事任長之義論之不必[illegible]贄於大舅姑恐亦不[illegible]（[illegible]止）

鎭湖曰昏禮新婦見舅姑家禮註設各有當義細推之可見尊於舅姑者下以爲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illegible]其[illegible]一如見舅姑之禮而有贄之謂也還拜諸尊長則以爲加冠禮據此則參上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大者[illegible]冠禮之禮[illegible]其下與宗子同居則皆其堂上拜之如見舅姑禮此則特下拜之一字於如舅姑之上者可知其拜之但如[illegible]舅姑之儀矣[illegible]貴之可言者乎但有一[illegible]者而未決者祖父母家之正尊[illegible]泛稱爲尊於舅姑者與舅姑之伯叔父兄[illegible]伯叔父兄遽受其贄不已僭乎亦可疑本生舅姑但當以伯叔父之禮見之尤甚遠疑之義也（[illegible]止）

渼山曰新婦見舅姑異於男子必先見舅姑南塘說是也雖同席當如是者新婦之禮先見舅姑而參也（[illegible]）

華山曰新婦之見乎夫家內外異禮也而近俗觀及於夫之姊妹夫姑嫂大無防閑所宜非禮之禮也（[illegible]）

胡氏曰先解（[illegible]）曰舅姑之於婦其尊無對者以祖父母臨之則舅姑有所壓而不能專其尊故則姑東西主據而受其拜然後引婦以見於其祖禮盡而尊有所曲若如從祖父母同居則亦用此禮還見諸親於東西序（[illegible]）

按新婦見舅姑之父母禮無明文備先生所以致疑也今以愚意設爲問答曰新婦見尊於舅姑者又見諸尊長而不言舅姑之父母何也曰包在尊於舅姑者不明言舅姑之父母而只云尊於舅姑者何也曰禮從其常娶婦時祖父母未必皆存故[illegible]尊於舅姑一位而不質言舅姑之父母若存當坐正堂受孫婦之拜而今在其室待舅姑之以其婦見何也此所以尊親可[illegible]禮與疑禮不言冠禮之于[illegible]之[illegible]主乎是雖有高祖曾祖尊者爲主昏禮之婦異姓之親也主乎義其見夫家親屬由夫而達於舅姑由舅姑而達於舅姑之父母理勢然也且舅姑不可以已受婦見致舅尊者同坐一處故見婦後以其婦就其室而見之[illegible]世舅之父母[illegible]受婦見[illegible]於情則恐非禮意也蓋家禮註尊於舅姑者下云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乎同居[illegible]疑禮[illegible]有贄[illegible]尊者則無贄也舊禮之贄只可冀於正統之尊不可施及於伯叔父兄故恐諸尊於舅姑者[illegible]之父母可以當之伯叔父兄則統於諸尊長也

饋舅姑饌品

竹庵問家禮饋于舅姑其饌品有可據否杞園曰孜之家禮本註及儀節則似當具饌魚肉炙一如客時饌品而別[illegible]爲宜饗用盞在執饌升薦之前耳

按魏氏堂曰子婦常昏敬孝使知事親敬長之禮何獨婦介婦之別乎若介婦不饋適足以長其驕慢之氣此不可泥古但於饋時從適婦奉饌於兄介婦奉酒於饌婦以此爲別可也此說不爲無見

問舅歿則姑獨受饋否（或人） 竹庵曰與饋之禮特豚合升側載註云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據此則豚用一胖以饗姑而一胖（[illegible]）[illegible]禮是宜饋亦忍[illegible]而人子亦不忍行是饋也此禮與拜贄尤則不可行也雖拜贄其不行亦勝於行也（[illegible]）

渼山曰家禮婦見舅姑饋饌婦謂饋于舅姑註舅飲畢又拜按又字疑衍拜字下說升字無疑以爲又拜之拜[illegible]則婦饋[illegible]拜只[illegible]於姑耶（[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或問[illegible]祖父母存饋禮只當於舅姑抑祖父母則其姑已行之矣此說恐是且以見舅姑爲之婦[illegible]舅姑與舅姑[illegible]見於尊於舅姑者之證節祖舅姑也蓋以婦道所重專主於舅姑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饋之節[illegible]舅姑之文而[illegible]饋姑有之[illegible]俗而然也非禮之正也[illegible]以飲食之道致之於舅姑與姑[illegible]之文也（[illegible]）

壻見婦黨

[illegible]曰[illegible]見[illegible]故但[illegible]婦[illegible]之夕雖見婦父未成禮見故[illegible]曰執贄見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取伊川昏禮親迎婿見婦家廟者只以婦宗到見而婿先見婦廟爲未安也非與見婦翁[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又[illegible]曰婿則有子壻之所以先見宗子然後宗子婦則如客禮焉所以先見婦黨宗子之主昏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宗子主昏自初禮書往復皆與此人爲禮故先見之

李氏曰此據婦母答拜之文者特文不備者儀節亦然婦父御跪而扶之則婦母豈有立授之理士昏禮有婿從[illegible]拜之[illegible]

昏變禮

將昏遇喪

梅山曰有欲娶而遭外祖喪者愚引雜記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之文俾待卒哭矣其人又舉冠禮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之文以母有朞喪爲疑然愚謂服中冠娶皆以父言而不及母卽以家無二尊而婦人私服無與於夫家也家禮幷稱父母疑亦偏也冠之見母禮殺其禮昏之婦見舅姑惟父獨行而已若無父者昏而無爲之見父容則恐當待母之除服已矣私服心喪中恐無不可嫁子之義而雜錄恐難準據未知參解如何（[illegible]）

服中昏禮行否

南塘曰已有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則身之不可昏在其中矣（[illegible]）

又曰改葬緦服中子女昏使一家無故人代行主禮來說似得之（仝上）

按改葬緦服畢於位哭亦止而已矣子女昏似可行若不可行則南塘既曰昏禮主昏與父母當通看雖使一家無故人代行主禮不亦未安乎

問父在母喪十五月禫後在室女子有心喪而鄉人往往使之冒哀適人乃以尤翁說爲口實（或人）竹庵曰尤庵答趙石云已嫁者既許其歸夫宗則未嫁者之嫁恐無與同其再答尤爲明的據此在室女父在母喪禫後行昏禮恐不可謂非但尤翁未及下破禫後心喪之名之非則既曰心喪而行昏禮此爲可疑（[illegible]）

梅山問在室女母喪心制中出嫁尹敎傳孫觀氏引尤翁說以爲不可謂非竊恐家說驟譯境了大妨老洲曰尤翁答南溪問誠其可疑未嫁女已嫁女父在母喪雖同降爲期未嫁女以父在而降已嫁女以適人而降未適人者其持喪之節當與男子無殊男不可持心喪而娶則女獨可以心喪而嫁乎已嫁女之除服歸于夫竊恐未可比擬爲昏而尤翁說如此莫或隨問問答之際偶失照檢而然耶宗於尹敎傳說則援尤翁說而主人尤力顧今喪紀敎敗之時此論恐爲口實者見之憂之誠是矣大抵爲親心喪非有見於古禮而只有檀弓爲師心喪之文後賢義爲義起要使人於情爲禮疑處以此自盡此是天理之不容已而百世莫能改者也豈可以其非而諱殺耶

老洲曰吳余士心子昏將行於新婦期服中不覺驚歎雖未知事勢之如何而此係禮之大防爲期猶不可行況賦喪乎此非但淵士心一二家母失亦足以觀世故所以惜惜往來于中而不能遺釋也（[illegible]）

問女兒昏已爲時遇既量服後明秋擬後行之否（[illegible]）老洲曰家禮昏禮章云身及主昏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此與冠禮並立文少異尤翁陶庵以爲互文而當通看之右以爲各是一義家禮旣因於冠儀而並昏異於冠兩家互相有故轉轉遷跌失時良貝實有如今書季諸所聞者故特從立文之異蓋寧乎此說稍間權宜一路家禮之仍之恐亦此意也故先輩議論亦多遷就於其閒然尤陶兩賢之論實合古禮如非迫不獲已恐不可違遵也

老洲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之文正指本服大功而言降服大功者恐不可援而爲例也況自冠自昏尤有異於冠子嫁子者乎[illegible]之服雖降爲大功實有心喪三年之體豈可受賀行禮乎以其大節重禮也故不可當也（[illegible]）

梅山曰家禮以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爲成昏之期準服雖然況三年之喪乎昏法期喪嫁娶者至杖姦治　大明律所結見嫁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此制之降我大功者猶不可行也今俗不過三族不成之義忘其倡言喪紀大壞詎可謂昏不失時而忽於守經數喪禮之令未平成淵明情乎豪奢是甚者無乃苟乎（[illegible]）

又曰近世父母喪中不拘子女冠昏極有理今從孫女既除服其丈亦除服主昏則程房齊竹庵諸說行之或不爲無據然父喪中以不自主昏而昏子者恐失守經之義不見其可行之說也（[illegible]）

又曰凡有生育之恩而未行三年之喪者皆伸心喪以盡哀經而心有哀戚所以防嫌而同也父在母喪禫後心制在所卽可議到於嫁娶乎尤翁雖引已嫁者許歸夫家爲未嫁者行昏之證恐難從本生親母心喪中決不當以昏在室之女行於之乎猶有異同（[illegible]）

老洲曰外祖父母小功雖以外服而然其親且切果何如也方其尸柩在殯之時遽行昏娶實非情理之所安也假使權不以禮行行昏終涉重難矣（[illegible]）

按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況外祖父母服小功中豈服也未葬何可昏娶乎

柳氏曰禫前嫁娶不見於禮書俗所謂借吉之事豈君子所肯乎國史可考（[illegible]）

明天順三年潘王吉漢奏妻父襄王存日擇卒則女爲弟永年王妃俗爲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冊封未及成昏而襄王薨今父喪已超大祥陰陽官謂明年歲忌不利乞允今冬擇月嫁娶禮部奏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乃慈於陰陽之說[illegible]司俾待闋服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執問如律

受幣後變禮

梅山問受幣後婿死處變近齋曰古者娶女有吉日而婿死則女以斬衰往吊既葬而除而今則婦女無改嫁法不得如古禮行之矣豈有處變之義耶

梅山問納幣後婿死處變近齋曰采段何可仍留耶當自婿家還推之者仍留而娶他家女則有再聘之嫌故也

梅山問受兩家采者處變近齋曰二采中一采開錄受矣雖先受者何可因錄成婚耶婦家推還之采[illegible]而女家堅執不還則爭端起矣

見舅姑

先葬火見舅姑遇行當否

南塘曰雖與新宮火有異火之嘉期則似不可晏然行廟見禮遷行三日後爲宜然火及墓庭而不及墳上[illegible]

見舅姑不設杯酌無妨耶（[illegible]）

前室子婦見繼母

問繼姑之喪有前室子婦則於其繼姑入門之後前室子婦執贄見繼母乎（[illegible]）淵山曰不[illegible]

服中行婦見

三山齋曰長子喪中見新婦之禮吉凶相錯恐未可行然有不得已之故則主人暫著生布衣布笠麻絞帶（[illegible]）新婦去其紅紫華盛之飾只行階下四拜而不用贄爲可耶此是鹽見不敢贄嘗其入廟時服色則有朱子深衣幅巾之訓而今人[illegible]此只依上布衣布笠而帶則以布易麻似不妨新婦廟見時亦如此而已（[illegible]）

近齋曰尚溪曰其婦雖未見姑今日吾間候訊皆用姑婦之節矣今當姑服襲之日乃以初見之故不行吊哭未知於禮何如也此爲姑服喪中婦初見者言也據此則吊哭之節不可以初見而闕之也（[illegible]）

梅山問父母喪中見舅姑近齋曰如可待三年則三年後備禮爲之不然則以既歸而歸之義用心喪服色而行拜之無妨

梅山曰見舅姑雖禮其嫌非可以無幣行之者父喪服吉凶禮行之甚宜如不得已以既歸而歸之義待除喪服當用心制服色行其又不得已則卒哭後以素衣素見而已廟見之禮則當待三月而今也無嫌見舅姑既是權宜則亦於見舅姑之翌日變服見廟用素[illegible]之說也（[illegible]）

梅山問妾大功服可見子婦否老洲曰見舅姑是常事妾入功服雖未安然終與昏嫁差殊矣之[illegible]雖已經月而葬期不知在於何時則俗下入事亦甚難久矣須過葬後擇日行之似好云云大梅（答梅山）

梅山問[illegible]女[illegible]妾[illegible]中當受子婦贄幣否老洲曰[illegible]女不可以本宗之服[illegible]不行之[illegible]宗[illegible]宜耶

梅山曰[illegible]之私服[illegible]其父在者冠昏皆可行獨於[illegible]婦見舅姑不可因喪受贄知不時亦不可與[illegible]時而[illegible]行見禮[illegible]於喪服[illegible]行於[illegible]心喪[illegible]特[illegible]可心有重喪而抑而行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于房家而[illegible]不行恐宜（答南）

[illegible]

趙[illegible]曰[illegible]等節非于私服中可爲而服者[illegible]亦難獨行所以尤翁有[illegible]者區別之[illegible]有時[illegible]相似[illegible]於外服趙[illegible]未[illegible]等[illegible]不[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未知如何（答梅山）

按婦[illegible]見[illegible]者私服者[illegible]之節[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信也然[illegible]入私服不可干[illegible]而不行見禮[illegible]行見[illegible]不[illegible]受贄[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不受乎[illegible]是大[illegible]是[illegible]而不受[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服中行子婦之禮[illegible]已[illegible]禮受贄[illegible]用[illegible]所云[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見于[illegible]可[illegible]是[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而但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有服[illegible]行[illegible]尤翁[illegible]喪之[illegible]宜（全上）

[illegible]梅山曰[illegible]所[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問新婦未于[illegible]生[illegible]之時[illegible]見[illegible]可乎[illegible]梅山曰[illegible]所[illegible]見[illegible]

本生姑項也

廟見

問[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今[illegible]三月[illegible]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竹[illegible]曰[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見[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三月[illegible]見[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三日[illegible]見[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也

問士昏[illegible]各[illegible]各[illegible]反[illegible]乎[illegible]日不用[illegible]乃[illegible]乎

竹[illegible]曰[illegible]入三月乃[illegible]也[illegible]是何[illegible]曰[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名則[illegible]本文[illegible]

竹庵曰[illegible]存[illegible]只[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存則[illegible]見[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之禮[illegible]（答[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見[illegible]

問[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其禮[illegible]如是矣

[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又[illegible]可也

南[illegible]曰[illegible]只見[illegible]而不見[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古[illegible]今不知是何[illegible]代之可矣

[illegible]竹庵曰[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中[illegible]各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

[illegible]也

又[illegible]之[illegible]

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事死如生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可行耶

[illegible]之[illegible]

見[illegible]可矣

[illegible]曰[illegible]見[illegible]之正[illegible]本生[illegible]已[illegible]可也

[illegible]代[illegible]以古[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婦人[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見[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見[illegible]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用[illegible]曰[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下[illegible]

問制士大夫喪亡者三年後改娶若因父母之命或年四十無子者許期年後改娶（宋律議錄）

屛溪曰孝上無二老人權行再娶之禮除期且三年之喪不輕而置先儒之期後許娶已是權宜則遵上用意不成道理是則大節莫然娶而論之也至於卜姓亦不可議之於期前（觀禮續編）

問喪服傳父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今俗期年後娶恐爲失禮（人戒）竹庵曰三年然後娶之云見於父在爲母之傳者蓋謂子服母禮三年之後父乃改娶也此實爲妻期年之後過禫而娶也若必待再期三年則爲妻心喪三年也寧有是乎（觀禮續編）

近齋曰凡期服期年內尚不得嫁娶況妻喪乎今人多以老親在闈饋無爲辭期後即爲繼娶者未見其可也時俗所行難以事勢不顧義理爲脊有據故（答李尹）

又曰卜娶與再娶不同不必以達子之志論之而禮曰喪服終身不御於內然則期年內不近婚街何可卜娶於此時當於期年後畢喜也（答姪山）

梅山曰先儒有云妻喪必三年而娶誠當然耳非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所以終服中之義爲若夠性未於達子之禮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其夫可以不俟三年娶乎折衷諸說而恐違喪服傳文正義亦有行不得者也有子女則當待三年無子女則待禫已矣尤翁長孫殷錫氏以三世無所有難待三年是文禮竟除而娶乃有不得已也恐難爲後人法耳（答任憲晦）

按喪後而再娶者如竹庵說子服母禮三年過禫而娶則期服除服前元不得嫁娶何必別爲立文乎喪服傳旨言三年然後娶者達子之志也旨通達子三年悲哀之心也然則有子者期後改娶斷非禮意也

禮疑續輯卷之二終

禮疑續輯卷之三

喪禮

總論

近齋曰尤翁楚山時命門人治終事以家禮爲主而參用備要然備要乃是斟酌家禮與儀禮而損益者則後人當從備要（答舞山）

初終

遷正寢

本庵曰凡有疾病皆居正寢而寢爲主人有疾神氣既損宜益加特慎也疾若差則復寢寢若病者則仍得正終耳自寢牀不能從古之有疾必遷而至疾病始遷正寢則勢有至難所以鮮克遵者也此須依古始疾即遷正寢或未及遷而至於病則亦必遷爲宜又或未遷而終者倣喪大記內子死於下室遷尸于寢註小歛後遷其正寢之法行之亦可其未具正寢者只得以房室之尬正寢擬之而內外異處也（觀禮續編）

南塘曰遷正寢只曰疾病則非謂屬纊之時既遷亦未必皆死也君子貴正其終遇說不可從（觀禮續編）

近齋曰屬纊之人遽遷于寒廳非人子之所忍曾有人以此問於渼湖渼湖曰此說恐近之南溪曰當以病者之命而進退之說此兩說斟酌行之但病者所居爲偏寢之室則恐亦未安或可遷於他房之不甚冷處耶雖非正寢何妨（答舞山）

又曰死於私寢則何可追用遷居正寢之禮（仝上）

男女不相襲

屛溪曰古人知正終之難者必曰死於婦人然婦之於夫亦何異也若子女之於父母弟姪之於姑姊外孫男女之於外祖父母似不必用此禮矣（觀禮續編）

問父母臨絕子女不得見未知如何南溪有恐非父母之戒則子女亦當如是（得如實）渼湖曰南溪說似是子女共亦當如之（觀禮續編）

問不絕於婦人男子之手兩手字以御者持體而言男不用女御女不用男御而已此已爲正終之義者母子不相禁夫婦不判見則於情理未知如何（李正鉉）竹庵曰手字以持體者正得本意（觀禮續編）

近齋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此非指父母而言（觀禮續編）

按男子不絕於婦人婦人不絕於男子雖似指男御女御然男子正終與婦人尤不同非但喪服齋戒女子婦之類只令一歲遷入姿靜而後絕可也

既絕

本庵喪禮襲奠曰士喪禮命赴記入坐床東親者在室大記亦云哭尸于室而至此書（家禮）無改惟沐浴有尸今俗因倚出於大廳待殮不可不正之或遠人亦當開戶闔閉致風觸尸可遷禮寢帷也（觀禮續編）

復

復衣（待哲并論）

本庵曰喪大記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註既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旣哭訖乃升屋招不當擾哀者恐爲行之差也急於嘗人有死而復生者者雖然始於猶掌惑形雖欲遷入宅之而怕人哭叫不得入云（觀禮續編）

又曰此書（家禮）凡謂主婦子之當而於女喪則妥在隨宜如士喪記喪則內御者浴周禮后之喪女御持婆者不引者矣但復則古無可據是以今婦卒母女事且喪鬼與有事於尸不同故男者復衣衣尸者則似有適變也（仝上）

魯齋曰禮復而後行事何必旣絶而以衣復旣哭之後卽奠乎日嚴近者一人着死者上衣升屋北向俯呼於天俯呼於地中呼於兩間惟冀神之反依於新降而去尸庶乎其復生其爲禮至重且大也東俗於復時必先作長竿而引之斯則可矣但其竿以爲持衣去是非招徠之義也鄙俚無謂而士大夫多不致疑專委於奴隷亦何心哉（[illegible]）

按家禮云復用侍者則男喪用男女喪用女可知也升屋雖非婦女事女喪不可使男子復且女喪女復男喪男復非但事理當然各從氣類庶冀復生本庵說恐未深思也

寒坪曰勿論禮當之何皆當升自前榮北面而呼降衣於南方也（[illegible]）

又曰圓衫東俗嫁時之服於禮不可以爲復當用平時祭祀之服若世所謂唐衣者類可也（同上）

近齋曰皐復升屋中霤而呼禮也世俗多有行之於兩階間者蓋婦人之喪當令侍婢爲之女婢升屋爲難故遂於兩階間爲之因此而并與男子喪亦然恐非禮之正（[illegible]）

又曰招魂用上衣禮也而今人多用小衫不可從婦人則近世婦女多不着上衣雖用小衫可也男子則決不可不用上衣有官者官服無官者道袍爲宜（同上）

又曰復衣之焚與埋皆是俗也古禮置諸靈座靈座撤之廟中然藏廟一款恐是難行者葬前置于靈座葬後從俗埋之未爲大悖焚之則不可矣（[illegible]）

南溪曰復衣當並置於遺衣服中神主祔襲後者遷于長房則隨主並遷可知矣（[illegible]）

老洲曰喪大記曰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家禮亦此意今或不然者似以方冀其生而遽死之爲嫌也然孝子親死時哭踊旣許之雖復襲之（[illegible]）

問有死於客地至一月之久而親屬始來始欲皐復則魂已飄散仍不皐復亦有所不忍（[illegible]）洞山曰過時不復當以祭其安神者經一日則猶可以復矣（[illegible]）

設幃床遷尸正尸

家禮設幃及床遷尸註以幃障臥內備要白布幃（[illegible]）

南氏曰家禮不言帷堂而爲位哭（[illegible]）註言則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丈夫坐於幃外婦人坐於帷外是指別設之幃爲幃指障臥內之幃爲雖上設幃及床遷尸幾帷堂之幃明矣（[illegible]）

本庵曰士喪記曰設床笫當牖（[illegible]）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註病臥狀至是設之新臥席於是幃用斂衾旣復而不蘇乃設床於南牖下喪大記旣正尸疏南首按此復後卽行而自書儀移之沐浴之時今旣從古疾病東首於北牖下則須於此時卽遷尸而繼以楔齒綴足蓋此爲哭擗並作而立喪主易服並隨其後（[illegible]）

問旣絶之後無設床之文至遷尸條乃設沐床而云主賓主床未詳（[illegible]）厚齋曰喪大記疾病廢床又曰始死遷尸于牀註曰尸初在地爲生氣之復而旣不生故更遷尸于牀家禮本條註亦曰設床于尸床前然則設浴床之前已有尸床可知（[illegible]）

陶庵曰楔齒已見於士喪禮而非徒此也頭面肢體以至眼睛類多必令正直手足附膝亦當以溫手按摩使其伸舒或因凡具未辦斂不如期而於斯時也或有從容則手拳足屈將有難管之患必須以時入審可也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子思曰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附於身者猶然況於身體乎孝子之盡其誠信尤當在正尸之節也（[illegible]）

南氏曰楔齒者爲其飯含也飯含不過孝子不忍虛其口之義而楔齒經時因不合則其於孝子不忍之義又何如也楔齒之禮從俗

[illegible]

梅山問皐復後遷尸時無告由否近齋曰雖欲自此遷徙始死之時豈有告由之節乎

洞山曰初喪無拜尸者以待之以尙存而未絶也未絶不拜是古俗（[illegible]）

始死奠

本庵曰士喪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下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疏脯醢無過一豆一籩醴酒用其一記曰卽牀（尸牀）而奠當腢（肩頭）用吉器疏尸南首則設在床東（尸右）（[illegible]）愚按始死卽奠其義微矣考政和禮大明會典皆如士喪而國朝喪禮補編亦從先正之議進之今補之（[illegible]）

又曰古禮正尸後奠爲位帷堂皆相隨至書儀始大遲退今依古奠在此時而易服爲位設幃從之（全上）

渼湖曰始死奠決不可闕（[illegible]）

樸泉曰始死奠誠有微意以古禮則士喪與喪大記無異是天子庶人一也而開元禮之分別五品六品已無意義家禮謂之襲奠而移諸正尸之後亦恐非本意然何敢議到乎（[illegible]）

閑靜堂曰始死餘閣之奠禮意精微而或至闕卸多日則尤有所不忍若欲行之當遵從古禮（[illegible]）

寒坪曰按士喪記卽床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所謂始死之奠在襲前又喪大記大喪之奠在楔齒綴足之前蓋急於依伸也世有實禮之士繼於無衣或以他故有數日不爲襲者所當從古也（[illegible]）

竹庵曰古者有始死庋閣之奠而襲後無別奠大斂後無奠只於成殯後設奠此見始死也小斂也成斂也三大節拍（[illegible]）

南氏曰士喪記檀弓文則始死奠不覆以巾註不嫌塵埃故無覆其意何在意者以餘閣爲奠以冀精魂離而復之也若巾而覆之則恐其無以繼別故必覆巾耶今俗多有不巾者雖似違於家禮巾覆而反合於古禮也（[illegible]）

洞山曰備要之有襲奠而不立餘閣奠一條雖是從家禮家禮之外多用古禮而於此見漏恐未免疏略（[illegible]）

按始死奠實有精義而書儀退在襲後不已疑乎況貧家之襲未易及時乎當依古禮正尸後卽設奠而襲後不卽小斂則改設新奠宜矣

立喪主

厚齋曰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註父在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其舅主之云云尤丈以奔喪統於尊之義爲主而先師亦嘗從之矣（[illegible]）

屏溪曰雖父在父主之雖孫婦及曾玄孫婦必高曾祖舅主之主喪者主題主祝文其夫與子主之者小小饋奠先師（尤庵）有子婦與孫婦喪先生嘗題主而祝文亦主之（[illegible]）

閑靜堂曰喪主指長子長孫也與賓客爲禮者非喪主也喪主荒迷而賓客出入無與接應則宜有人以主之若父之主子夫之主妻則旣爲喪主又可以主賓客矣（[illegible]）

按家禮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觀此則所謂喪主指長子長孫無則立嗣子嗣孫爲後父爲子夫爲妻雖主題主祝文可謂之主喪而不可謂之喪主也何以明之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此見父之爲主專在於賓客爲禮非謂不立長子長孫爲喪主也然則立喪主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云者自爲兩義也

問父在母喪父實主之而喪禮備要有孤哀子哀子之別云云（[illegible]）厚齋曰父在母喪父爲主有朱子之定論則備要祝辭註未知何意喪禮書謂哀子下註曰母喪稱哀子備要全用此註似是因此而致誤也（[illegible]）

三山齋曰凡喪父在父爲主雜記注云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此說自確若以此爲仍主其祭則於父之爲宗子者則亦得矣若是支子已未稱服支所於其子孫而祭之乎禁服祭主與祭主未必是一人如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曰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曰東西家里尹主之此乃是喪主而非祭主也如曰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此則祭主而非喪主也又有喪祭主而亦不主喪中之祭者如已嫁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曰主妾之喪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者是也惟適子爲父母適孫爲祖父母持重宗子爲妾子乃得兼爲喪祭之主今但據爲主二字不問其宗子與否而斷從之主喪與祭則恐考之未詳也（顧槐續編）

又曰父不主庶子之喪自服制以降爲實辭備威儀異辭其說屢見而不一見獨凡喪父在父爲主一語若不能無遺而孔疏異宮同宮之論又足以塞之蓋庶子旣本不合主其喪特以喪在同宮則家尊統焉自不得不主耳若曰無論長庶子喪在同宮異宮皆父主之則禮意未敢知將當服問諸說於何地耶（答張希任安）

問凡喪父在父爲主則妾子不得爲其母主喪而其父主之旣虞卒哭練祥祝辭不可與奪變同（答徐桂）　三山齋曰考從凡喪父爲主則只得如此然事多窒礙世亦未聞有行之者矣

梅山曰君主妾之喪當從其主行其禮雜記所謂自祭者以其祭于廟屬故自爲之也主虞禮婦之喪既則舅主之亦此意也雜記所謂練祥使其子主之是主饋奠之節也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亦同此意也故曰虞卒哭云則只互文也不以不主虞卒而不主練祥可以不主練祥而不主虞卒乎妾雖卑賤得主之奇以其攝女君也且凡喪父在父爲主則庶子在父之室其敢自主其母之喪乎虞卒練祥皆在於廟非家者所可專也故使其夫若子主之主之云者非主其喪也主其饋奠而已此是古禮也饋奠亦當自主於尊者以尊長主奠之文而知其夫當不與也（答鄭文）

又曰喪服小記曰父不主庶子喪又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疏舅不主庶婦故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謂同宮者也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注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疏按服問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者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者也此言父在父主則亦主庶是同宮者也兩說互見矣寧于一家者從先儒說勿論適庶同宮異宮父皆主之之爲得統尊之義也然則異宮支子婦之喪其夫爲之主矣（答權）

又曰雖凡喪父在父爲主然以同宮而言也父子異宮則庶子各主其私喪今俗雖內喪外喪皆則以亡者爲主非其禮也今不可以同宮言故以其私喪則亦宜用異宮禮也（答）

又曰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疏曰子有妻子喪而其父爲主之矣然後可論異宮之說矣先生者論其禮而不分嫡之適庶者之聞喪前後主之云乎則今周時貴家大夫不主庶子故庶子各主其子然世不然故嫡長庶皆父主之據此說少見之據尊文言主之只以爲主祭喪爲主[illegible]七十[illegible]則[illegible]文連說主之然後宜（答李）

又曰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者似是同宮[illegible]然後古所謂異宮乎古之命士以上自爲一宮者不過公卿大夫而已或隔墻分戶或家貧出贅非周時貴賓之觀則一依同宮之禮父皆主之然後得禮正矣

主婦

沙溪曰初喪時主婦只是事則當以亡者之妻主之虞祔以後則當以主喪者之妻爲之有何疑也（問解續）

遂菴曰雖父爲主喪而主婦則當以亡者之妻[illegible]孫承重則其妻雖姑在亦當爲主婦（顧槐續編）

屏溪曰初喪以亡者之妻爲主婦而主饋奠者[illegible]虞以後喪人之妻爲主婦而共承祭事矣（顧槐續編）

黎湖曰凡所謂主人主婦雖皆指夫婦而言然在喪初重在亡者故先言亡者之妻而今註不必疑（答竹峰）

炭翁曰主婦本是孤子主喪者之妻之稱也至於父與祖之主子孫喪者雖謂之主人謂母與祖母則不可謂之主婦於此亦之喪則主婦之位闕之可也其父在母喪其子不得爲主人則其子之妻不成爲主婦矣（答鄭山）

三山齋曰家禮主婦雖不分初喪與葬後成服以後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云者據以禮義斷無可疑夫豈不審而沙翁實言如彼乎（答金）

老洲曰主婦謂亡者之妻者此指喪主而言也凡喪祭與主盛外則亡者之長子爲喪祭之主矣凡係喪事及與人爲禮以尊者主之之義亡者之妻主之也至於祭祀則子爲主祭而爲初獻則以母之尊豈可爲亞獻乎（答李元信）

梅山曰妻爲主婦則主婦之喪無主婦父在父爲主則子婦不當行主婦之禮亞終獻主人之子若孫爲之恐得矣（答李）

論主婦對主人而立文則當是長子之妻共主喪祭者也亡者之妻不曰主婦夫亡而有子則從子[illegible]主母豈可謂主婦乎然許無論葬前後長子妻爲主婦而亡者妻若存則以統尊之義當主治喪事也若斷以長子妻爲主婦則雖父祖主子孫之喪夫主妻之喪主婦之位自在特不爲亞獻而已

問從要云初喪則亡者妻當爲主婦成祔以後凡祭祀之禮必主婦親之禮蘊云成服以主人之妻爲主婦何如　洞山曰禮蘊說是（疑禮正集）

李氏曰長子死無後支子承重則雖有長婦喪主妻當爲主婦（家禮增解）

護喪司書司貨

木庵曰檀弓杜蕢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沾礙云孝子悲迷須人相導而杜家不立相於禮爲略也丘儀別立相則得古義矣（四禮續編）

近齋曰改稱以護喪是古今不同處蓋相之爲稱古禮亦有之則謂者所爲小相之類是也故後世喪禮不稱相也歟（答梅山）

又曰子弟旣稱可以護喪者則用外家何妨家之於姪雖有遠之義爲護則恐無不可（同上）

問書司貨子弟吏僕皆可互用子弟似指主喪者之子弟若亡者之子弟則親喪之初號擗之中何以任書貨等事耶（同上）

易服

遜齋問扱上衽註扱衣前襟之帶所謂帶是兩襟相掩之小帶耶尤庵只謂扱之之字或作於字如是看則似亦可疑若以之字看則當如來教矣然如此看則所謂衣者未知指全衣而言耶（顧槐續編）

問扱衣前襟於帶或謂指衣之小帶恐不然古者深衣不綴小帶惟束以大帶而已此帶當以大帶看（答李）　厚齋曰恐得之今人喪服深衣而扱上衽之禮又不可廢則扱於衣之小帶蓋不得已也（顧槐續編）

問扱深衣前襟於帶則去冠不去帶明矣今五服之人幷去冠帶如何（答沈）　魏巖曰[illegible]服制通用[illegible]本于五[illegible]有[illegible]且易服者則帶恐非白布帶[illegible]是白布帶也去冠服一節妻子婦妾外惟爲本生親及[illegible]則有[illegible]五服之人皆[illegible]去也（顧槐續編）

南溪曰去上服一節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以此觀之則上所云改服之義蓋羔裘玄冠可知士喪記註亦云爲賓客之來問喪禮朝服庶人深衣今人則侍疾變服必不能具朝服且準鈎之外無可易之衣若不[illegible]此義而隨上服爲今之世稍備之則孰爲又問檀弓疏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楊氏曰始死笄縱白布深衣不改然則始死所改之服勿論大夫士庶人以深衣爲今之遺說遵猶可以代深衣侍疾時只服似當以此而如不能則易服時不惟不可去道服可也（顧槐續編）

蒙山曰初終易服條既曰去上服而小註因士喪禮服深衣之說深衣獨非上服耶且深衣在古則未必爲上服而後世著作燕服則著喪人之服之[illegible]去[illegible]之然則今世喪人易服時必著道袍者未必爲非也耶道袍雖曰今俗上服比之深衣不[illegible]有間

啟殯（[illegible]）

[illegible]曰喪服[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易[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南塘曰[illegible]之文則先[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笠之[illegible]可去之[illegible]斗（[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冠之[illegible]今之[illegible]笠[illegible]皆[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古[illegible]小[illegible]不[illegible]冠[illegible]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父[illegible]喪[illegible]冠[illegible]今[illegible]笠之[illegible]只[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文又[illegible]不可行此[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冠（[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冠及上[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不可[illegible]一[illegible]事也

爲位

本庵曰發大記[illegible]正尸于[illegible]東方[illegible]以別男女[illegible]也[illegible]於[illegible]戶[illegible]位[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暇而且[illegible]不別室中

[illegible]上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大[illegible]尸不[illegible]今[illegible]古[illegible]此時尸（[illegible]）[illegible]位[illegible]下（[illegible]）

又曰古[illegible]戶而[illegible]戶[illegible]之[illegible]一切[illegible]之[illegible]今改正（同上）

[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行之[illegible]大記[illegible]之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今曰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可不[illegible]死[illegible]尸之[illegible]

[illegible]只[illegible]

[illegible]死[illegible]本[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事[illegible]告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告[illegible]死亦[illegible]且不告[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告[illegible]之文可疑

[illegible]曰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則亡人名字書之末[illegible]十[illegible]知[illegible]名則以[illegible]大夫人書之[illegible]見之者[illegible]知之[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日[illegible]士[illegible]從[illegible]世[illegible]

沐浴

本庵曰士喪禮曰沐巾一浴巾二皆用[illegible]於笄[illegible]於[illegible]浴衣於[illegible]浴巾二[illegible]上下[illegible]浴[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如今通[illegible]（[illegible]）

（上統下[illegible]）[illegible]古之浴也巾以拭[illegible]以[illegible]身[illegible]以浴巾[illegible]浴衣今宜從古並具浴衣[illegible]又[illegible]巾二[illegible]之可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家禮沐浴之制[illegible]以[illegible]浴行[illegible]以尸[illegible]上[illegible]于[illegible]於其下而沐之浴[illegible]巾[illegible]水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浴衣[illegible]日用[illegible]可也（[illegible]）

本庵曰[illegible]子曰不沐[illegible]三[illegible]而[illegible]浴[illegible]巾[illegible]式[illegible]理[illegible]與拭同此[illegible]世多不[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不可下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問沐浴[illegible]曰大夫以[illegible]士以[illegible]用[illegible]今士[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曰沐浴[illegible]士[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何可用耶

[illegible]曰[illegible]時衣及[illegible]去[illegible]沐浴時而[illegible]之不復用於[illegible]也（[illegible]）

本庵曰士喪[illegible]沐浴[illegible]水巾[illegible]浴衣[illegible]之[illegible]此時[illegible]而不埋[illegible]巾[illegible]之[illegible]水[illegible]巾[illegible]以埋之矣[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之今[illegible]後[illegible]巾[illegible]埋之爲宜（[illegible]）

設冰

近齋曰夏節[illegible]不如[illegible]士喪不可設冰（[illegible]）

襲

近齋曰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身上之[illegible]（[illegible]）

按程子曰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殯[illegible]子十日[illegible]食其鼻舌[illegible]不[illegible]故未三日而[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之理[illegible]此[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死者未必[illegible]死日[illegible]二日[illegible]欲生[illegible]衣[illegible]爲三日[illegible]則[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此[illegible]故矣

深衣[illegible]

[illegible]用男女[illegible]用此（[illegible]）

問[illegible]衣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用[illegible]只用深衣[illegible]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下[illegible]用[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用[illegible]人用[illegible]士[illegible]人[illegible]深衣者用之[illegible]

今之[illegible]深衣[illegible]小[illegible]下[illegible]士[illegible]用[illegible]要[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用於[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公服[illegible]有官者用[illegible]官者[illegible]則亦[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明衣[illegible]

本庵曰古者衣皆身二幅袂一幅而不破[illegible]下故以[illegible]衣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大記亦云[illegible]幅是也後世衣不全幅且破[illegible]下而[illegible]衣又[illegible]故

[illegible]有[illegible]二[illegible]今者一從古制則於事亦[illegible]而[illegible]衣如俗制[illegible]上[illegible]亦可

男女同然（類輯）

竹庵曰以單衣袴代明衣袴似苟且以團領衣代深衣則者代用之襲以上衣如何（類輯問答）

裹肚習

近齋曰沙溪以裹肚爲包裹腰腹之物（答李敬毅）

又曰習當於襲後用之仍爲小殮絞今俗或用或不用（同上）

老洲曰古者襲斂不同日襲而不設冒則恐其形也今則襲後即殮且殮時藉首補肩夾壁等飾皆不俟先襲已著其難用矣（答洪大任）

婦女冠衣帶

問掩用練帛條乃白色何用白耶（中櫛）厚齋曰士喪禮疏條曰掩練帛古禮然也（類輯）

陶庵曰掩之喙制就全幅析其兩端末爲四脚先以全幅一邊則當腦而以兩脚結頤下一邊則抹額而以兩脚結於項中小帶結於髻前故與此不同矣（類輯）

南塘曰掩以邊幅當額裏之以析末處當類誤矣（類輯）

梅山曰女喪當用掩掩制較士喪禮而不言掩色則可知是白從反太古冠布之義也女帽通俗之所用而其出無稽恐可舍禮服而從俗制乎（答李雅度）

近齋曰女帽不知出於何時而非古禮也乃俗禮也古禮則用掩然從俗用女帽何妨（答李敬毅）

陶庵曰備要所謂圓衫即家禮之大袖而俗制圓衫則對衫後長前短又於袖端以彩帛施數層謂之燕香袖饒異不經若去燕香袖前後無長短得與家禮所爲有袖背子（類輯）

厚齋曰深衣殮註男女不嫌同服既曰同服則袴制想亦與男子同也（類輯）

近齋曰婦人襲圓衫之制果無所考若依諸先賢說用深衣則已不然而用圓衫則勢將如近俗所制而用之（答梅山）

梅山曰圓衫近俗婚喪之所通用而其制無所考或云是皇明命婦之服未知是否圓衫長衣衣裳相屬有古禮服遺意而終未若深衣之有經據耳（答李稚度）

本庵曰家禮儀考曰士喪以下不言婦人襲服竊意婦人褖衣與男子爵弁服相對則此當用褖衣大帶以此書之例則應用大帶長裙也今宜一從祠堂常所服慣用衣於殮終則太簡可代以深衣婦人深衣背子皆可考也（類輯）

愛吾曰尤庵曰婦人襲亦當用深衣大帶愚以爲衣用青純（細註）帶用錦純可也是乃古之彩衣且不大違於俗（類輯）

又曰尤庵曰紅長衫乃東俗嫁時服雖嫁時服不以襚愚按此論雖未有古之明文其得禮意記婦人復不以袡說事鬼神當以祭服故也於襲亦可乎（同上）

又曰國俗圓衫乃嫁時服長襦子又是戲艷之衣縫者惟之衲之制也皆不可以爲襲（同上）

又曰尤庵曰聞京中內喪以青黑色圓衫爲襲服乃爲宜耶愚按黑衫即今之褖衣（同上）

竹庵曰婦人服古無殊裳今圓衫與長衣有古之遺意圓衫是皇明命服之制則無官者之襲襲用長衣何害有官而用圓衫者並襲長衣似有餞（類輯）

又曰婦人喪襲深衣今之長襦子恐其制之遺意也帶則未聞其用也（同上）

愛吾曰古禮（婦人）袴之文有明衣裳在襲內今以明衣只用於浴後而襲時撤去則甚無謂今汗衫（汗衫）單袴卽明衣之遺法也新製明衣恐無汗衫單袴用之可也外喪亦可通用（類輯）

問尤庵曰男女通服深衣雖有古文然家禮省略男女各有盛服既終之俗似不可通服而無別也先師於女喪一番用深衣愚亦同之云何亦從古之意耶（答）梅山曰女喪不當用古之所謂用深衣者男女衣服皆同故也（疑禮正解）

設襲床

本庵曰士喪禮所設襲服褖衣今註襲衣於床床次含床之東衽如初疏襲事所以卽遠故知襲床在浴床西當以室戶不盈知故（類輯）

男喪束髻女喪繫組

近齋曰絲笄今人不用何必泥古安笄之制男喪束髻女喪繫組盤髻而已（答黃）

襲不冠

近齋曰冠是數於頭者爲飭其身非寢時所宜若死者長臥故不加以冠耶孔子之喪冠用章甫既見於檀弓而古者人死不冠又有沙溪說兩相不合可疑然沙溪之所考據則有之輯覽襲條引士喪禮疏而曰死者不冠下記其母之喪髻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此豈非明證耶然則所謂古者卽周時而周以前則死者用冠冠用章甫乃殷禮孔子本殷人故公西赤治喪兼用三代之禮以殷禮用冠耶家禮備要既曰加幅巾則只當遵此而已幅巾可以代冠不可直謂之冠冠寘而巾輕也（答梅山）

右衽不紐

本庵曰大記小殮大殮皆左衽此書亦於小殮言左衽則襲固右衽矣但衣係之小帶不結紐似宜採背子無鈎帶註鈎所用強結今不復解脫故不設者可見（類輯）

梅山曰喪大記小殮大殮皆左衽者以死則向左示不復解也襲亦宜無異同而必爲之右衽者不忍遽死其親也以故家禮主小殮始言左衽者實有精義鄭註之見斥於沙溪者宜也（答李子）

上衣不穿袖

本本庵曰今俗諸衣與袴皆穿疊爲一通以便衣尸當從之惟上衣之袖勿穿以從此書末若深衣之意似宜（類輯）

服中死者襲用吉服

老洲曰服中死者襲殮用吉服已有沙溪之定說著於備要不須他疑（答兩大任）

遷殮執事

近齋曰遷殮之節既無執事則主人兄弟勢當躬行（答梅山）

徙尸床置堂中間當否

本庵曰將復諸曰今室堂異古故置堂中間取容男女夾床哭位也按古禮小殮始奉尸侇堂而今遵從家禮之意或遠矣從古小殮徙尸爲宜或慮觸風以生浮氣則雖大殮後可也其室有門者不至傷大殮矣（類輯）

設奠（所以卽遠今人都不行故云侇尸堂上）

輯覽按士喪禮既陳脯醢醴酒小殮一豆一籩大殮兩豆兩籩始死俱言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然則常奠只一獻而至虞始具三獻之禮　未詳五禮儀則始殮禮皆遂設三爵未知何據（五禮儀）

陶庵曰家禮襲或用古禮之過死或從古禮則此或不設爲宜而但襲在殮前則從家禮設奠無妨小殮在翌日則有小殮奠襲奠自當闕之（類輯）

梅山曰奠饌之置當在靈右[illegible]（類輯）

本庵家禮集考曰據士喪小殮奠饌在尸東則脯醢在特牲小牢饋食在右則脯在醢豆之間矣此書則右脯如古而惟酒在脯醢之西略加變禮矣今俗平日左脯右醢則凡喪奠恐合集之（疑輯禮編）

又曰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註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疏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哀謂葬前敬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愚按士喪始死奠用吉器小殮奠乃素俎則檀弓奠謂小殮以後言也蓋假於始死已用素則似不然惟醴盛柄卑以今魂帛白綃之列則當亦是素而爲近於古置右椎之義然則奠器亦難獨吉今自設靈座以後用素器爲宜但祭器令鑑雖近於古禮吉凶通用角觶之義而恐太拳耳（同上）

竹庵曰家禮襲後設奠卽士喪禮始死奠也設魂帛時添設酒果盞以當小殮奠之具如士喪禮脯醢醴酒於設置寶銘之厥明者也（奠說禮編）

近齋曰襲殮奠按圖及文只有脯醢至成服後朝奠始衆設果矣始死奠脯醢因其餘閣而疑殮奠脯醢似是新設者矣（答金[illegible]）問設奠用脯醢而今俗以家中所乏只奠粥如何（答南大任）　老洲曰始死奠脯醢古所常有今或所乏故備要云無則闕所有饌儀亦皆無脯醢則食物一兩種可也

按始死奠自書儀移爲襲奠故老洲引始死奠答襲奠之問而襲奠實與始死奠不同不宜大略也

飯含（附襲論）

南塘曰錢象天圓陽之屬也米是地產陰之屬也錢三米一升從陰陽奇耦之數（語錄禮編）

雲坪曰今俗之飯含用糯米者豈有取於秫及肆喜之意耶（答林聖韶）

近齋曰士喪禮用稻米後世用秫米無乃俗情以秫爲貴而然耶（答[illegible]山）

老洲曰飯含用珠卽古用貝之類上下同之禮律俱許何可以香水之嫌比而同之（答南大任）

厚齋曰柳匙禮無經文此是俗禮（答[illegible]）

渼山曰飯含柳匙俗例也用鍮匙豈爲不可（答[illegible]）

本庵曰家禮集考曰按士喪必出而袒者謂襲也書儀亦然此書不言出者蓋文闕也觀下言執箱入可知也（同上禮編）

黎湖曰襲飯含時始袒可知易服時不袒尋常每意如此不意偶合於高明之見也家禮固不逐處說袒而旣於小殮袒出袒括髮一節則亦不可謂世行略之矣（答林[illegible]）

問飯含左袒從禮疏皆取便於檀弓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之文左袒似非取便之意且主人袒乎近不見此禮（尹士賓）　黎湖曰取便云者以用左手扱故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與所謂哀之節也不相礙豈手恐不可歇

梅山曰飯含主人之不惟主喪者左袒諸人皆可袒之義主人若老病不能而子孫替行則替行者當袒（答任[illegible]）

又曰士喪禮主人必左扱米者尸方南首而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卒從尸東而西在右左手不便於用而乃用之者由下飯含之順也主人東面坐用右手斯必反用其腕且加手於死者之面非孝敬之道故不爲也或云舉由以右手不得不用左手扱米此說亦通（同上）

又曰士喪禮掌說栝笄于米家禮並註于米袋旧疑而姑且從爲柳匙今俗用柳未知何據而從俗亦宜（同上）

雲坪曰主人左袒之時可以髽替爲襲髻（[illegible]）

梅山曰按備要小殮遷尸哭擗後括髮免髽遷尸後髽括則飯含時不髽髻可知也（答許元衡）

本庵家禮集考曰按古喪禮婦女主夕尸于西此書當男女尸于東蓋古今喪禮位面但古今儀文略異（[illegible]）

雲坪曰米貝在主人之右（[illegible]）

南氏曰家語孔子之喪含以疏米註疏粳米也粳米卽糯米（禮書劄記）

問子婦喪飯含（李敏坤）　厚齋曰一從家禮主人行之恐得之祭親父當主之（[illegible]）

梅山曰士喪禮只云布衣璽幅不鑿而已雜記只云鑿巾而飯而已註疏家因鑿與不鑿文勢之不類謂言大夫士之別蓋推說也士則親含大夫則不親含不少槪見於禮特禮翼說自爲之說耳飯含本爲孝子不忍虛口之義則豈容使賓大夫之貴是乎可趁乎註疏決不可從也公羊實鑿巾而飯是嫌惡也安得免不孝之刑乎尤翁使客云云亦襲註疏未敢信及當從遵儀禮家禮本文主人自爲之可矣不當從疏從疏則恐尸爲親所惡耳奉珠與親從而行之者與使賓何異哉（[illegible]）

近齋曰飯含近世或有不行之者非也蓋出於惡見之義而違禮則大矣角柶之不用固無妨而仍廢飯含豈不極未安乎飯含是禮之重者本以人子不忍虛其口而設也古者庶人猶用錢其禮之不可廢也如此且謹時旣襲而但未着幅巾深衣履以待飯含後卒襲始加幅巾着深衣納履則飯含爲襲小斂中間大節何可去之乎（[illegible]）

南氏曰直臣李東彥方在時患危重不省之際遺其父兄不能親自飯含使人代行以此携成不孝之罪瘦死獄中含三潮寃情之仍命子孫勿用飯含之節（[illegible]）

按飯含是送終大節而近世人家或有不行之者非惡見而然也米入口中隨卽腐爛有傷體膚非深愛之義錢且堅硬及其旣久骨肉化而錢且不化亦甚不便古者棺用鐵釘而後世不用棺釘猶然況在口中乎恐不宜一切非之也

韓氏曰襲有三將含而襲既含而襲不待尸卒襲一也小斂既卒而襲卒尸寢堂而襲二也大斂將始而襲以至卒尸堂殯而襲三也家禮含而襲旣含而襲旣小斂而襲而更無襲之之文恐是闕文（[illegible]）

卒襲

問幅巾充耳深衣大帶握手納履等節必在飯含之後有微意歟南溪曰士喪禮先含而後襲家禮先襲而後含故必有卒襲一節不然將無以行含矣（[illegible]）

結大帶

雲坪曰大帶結於前再繚爲兩耳之文出自家禮家禮自書儀未知其何義也丘氏與尤庵之論皆以用古制再繚屬爲當（[illegible]）

設握手

屏溪曰以右手掌置於握之裹中先以拇指邊一端由拇指間掩手背以其系繞掔（掔後節也）一匝還從上（拘指邊鉤上）自貫又以掌指邊一端復掩手背以其系由拇指間斂掌心由手表出拘中指（拘之如又字樣）復由拇指間入又斂掌心由手表出與先貫之系結於掌後節（[illegible]）左手亦知之（[illegible]）

襲日少斂之非

問諸禮皆以爲今日日襲明日小斂今日襲後仍爲小斂爲便老峯曰於禮爲過如何未知有何難貫之患耶（[illegible]）

雲坪曰世人或有衣服未備至死一日後始爲襲斂乃以同日小斂大非禮也未襲之前襲事未始雖至十日是非死者所當與人子襲其親一日而爲襲斂豈可忍哉（[illegible]）

按襲在死日猶謂日小斂謂過不可若襲在二三日而小斂又退冥日則孝子之心豈不同過乎此與大小斂之不可同日成殯成服之不可同日不同斂形爲象故也

[illegible]

本庵家禮集考曰此時賓客之弔按經恐只在位哭（未拜賓客）而主人因事出則拜也開元政和禮弔皆在成服後若依儀禮未成服前弔喪禮賓惟親友入臨則在設靈座後耳此時之設靈座後親厚人入哭者依書儀而若喪禮接賓一節則於親厚者之於未設靈凡賓之於未設靈只自外致問而已歟此恐已踰可略倣古禮入位於襲斂後而哭歟其不知死者可自在賓位而不哭歟然此襲主人在室者皆耳其出在堂者恐不得不相向哭如下親厚人入哭儀也（續編）

靈座

雲坪曰家禮本文靈座設於椸內尸床之南大斂後則設靈座之前蓋鬼神尙幽暗也備要圖設在椸外非是家禮圖則靈座在椸內但尸北首亦失之（續編）

問復衣似當留於靈床云云（郭執辰）雲坪曰復是招魂也復衣之置靈座靈床皆無不可（同上）

雲坪曰葬前櫃斂間在飯卓者疑亦違未備也（同上）

又曰始死帷以燕寢爲主人無二心是以只設奠以依神盛奠饋羞湯沐之具皆不能爲此三代之所未改也今於此無靈床象生之具而遽設椸類進退無據恐不可從（同上）

李氏曰古禮大殮奠有席至虞有几筵方備始以神事家禮自襲已有靈座與古不同（家禮增解）

魂帛（並主論）

鏡覽俗制以白紙囊初終時復衣納諸小箱中又裁白布三四尺作神主形於上下以剪白紙一片束之書上字於其上又納箱中（[illegible]考證）

南氏曰魂帛有箱發引前則家禮無明文或曰發引時亦無箱遺其奉魂帛升車亦依靈座例實之以主箱置其後又制主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後發之魂帛箱卽前之主箱也只是一箱如而已故主註始言藏魂帛於箱中蓋既出主於箱則主奉之乃藏魂帛於箱示不復用矣觀其文勢可知此言亦有理（[illegible]）

陶庵曰今俗魂帛之制各殊而於禮俱無所當家禮既有結白絹之文則只當依此用結帛也（類輯續編）

雲坪曰古者大夫士凡主於附束帛以代重所以溫公用之於靈座也至於同心結出於後世其制俱無經據不可用也且世人既用束帛而因此者（[illegible]）結之圖而立之又非禮也結則既象人形猶之可也束帛無頭面手足何可立之不敬甚矣（類輯續編）

按重主於神魂帛代重者也爲其主者不臥從前魂帛獨臥靈寢恐無意義立置而覆以帕恐宜

竹庵曰魂帛之制備要圖式束帛爲同心結似取義之遺意而皆非古制近日用紵布廣尺二尺二寸許粘疊於兩側及上下爲之者似勝於束帛同心結（類輯續編）

梅山曰束帛結於發記影禮亦家禮結絹非古束注而云束帛者只以結束言其用白則似如此主以結之於其結在尻後之同心結皆人形從俗之用有爲神主後皆不經五禮儀

大斂用白絹一疋加於尸安於椸椅而絹多小既欠定數姑依聘禮丈八尺其結之依書儀三帛圖而結之之縁用白恐宜（[illegible]）

李氏曰魂帛當依溫公説用束帛可也近所謂結白絹依節禮云結制無可考愚則以爲朱子正以束帛皆也蓋結者束之義也白絹皆帛也其下引溫公説以證絹之爲束帛也（家禮增解）

梅山曰漢劉夫人喪證魂帛用束帛之制當時不復證不復帕是亦可疑而但神道尙幽覆以帕恐不無理奉靈床只安奠上以爲得正（答任憲晦）

問設靈床於入棺日則既成服魂帛可出入靈床否（[illegible]）梅泉曰尸在床則其衣衾猶生也既入棺而殯於階則須別設衣衾以象生也（[illegible]）

梅山曰成殯條雖無奉魂帛入就靈床之文然以下朝奠條奉魂帛出就靈座之文觀之其自成殯之夕已有夕哭而奉魂帛入就靈床可知世俗必自成服之夕始行此禮誤也（續編）

屏溪曰奉魂帛安於柩寢之間恐太泥（類輯續編）

黎湖曰靈床之設是爲出入魂帛是象生而欲其魂氣之憑依也雖似褻瀆恐不可廢（[illegible]）

鹿門曰魂帛之出入靈床太近褻凟而古禮殯宮（室奧）與下室處所既殊事件各異（魂帛依古之象靈床下室之奉）以彼合此終涉明□未知如何也（類輯續編）

竹庵曰今之魂帛既古之重重無臥寢之禮魂帛立置或爲近耶以置出入靈床未聞也魂帛出入蓋後禮也（類輯續編）

老洲曰古者既殯尸柩不見形神斯分於是室奧設奠而依神下室饋羞以象生後生於殯殿而下室亦廢家禮靈座所以倣室奧之依神也靈牀所以倣下室之象生也其奠與饋並行設於靈座而以食時上食立文則於朝夕奠是乃參酌定制而今之魂帛古之重也靈座靈床以神形而分爲兩則以魂帛出入靈床不但無義亦涉褻瀆好禮家廢此一節爲得正耳（[illegible]）

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不可爲也今以依神之帛朝夕出入於柩寢之間非但有違敬禮豈非致生之不智耶

老洲曰魂帛之出納如神主雖似無義饋奠之時覆帕不爲開動恐大昧然矣（答梅山）

問上食時魂帛立置人或非之（李秀彥）渼山曰立置爲可（疑禮正解）

南氏曰士喪禮註繫治也治木如牌上有孔桁繫以縣鬲鬲是鼎也置是縣鬲之具鬲是依神之具喪禮問答以爲鑿木如牌既鑿木如牌縣鬲其上恐非古之重制（[illegible]）

柳氏曰士喪禮既大殮將奠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註爲安神位委巾於席右疏委於席右[illegible]重之遺意亦合於古人設巾之意（[illegible]）

銘旌

陶庵曰恭人宜人是皆非實職淑夫人淑人之稱當矣孺人雖非實然猶不害於禮則同之義耶（類輯續編）

近齋曰禮有文武官妻而不別於蔭官妻則蔭官當下妻從夫職封號當與文官妻同士之妻當曰孺人文武九品官妻亦稱孺人卽貽則下同之義（答梅山）

又曰銘旌既從之不書籍官出於近俗云愚則未嘗聞也若以不書爲誤則壙中銘旌不可不書之況□主當稱銘旌與題主何可異耶（同上）

渼湖曰銘旌不書鄉貫爲是（類輯續編）

梅山曰沙溪曰氏所以別其姓也庶孽雖賤稱之何嫌召史之稱不典或曰書以某姓之柩無妨云然則庶孽婦人只當以某貫某氏之柩書之猶人二字則不可加也（類輯續編）

問柩未成而先書柩字（[illegible]）陶庵曰士喪禮銘旌設柩不表尸故據柩而言尸雖在床亦可以書柩

近齋曰銘旌之直書柩上愚則不取非但古禮所無恐近於褻故也然近俗多行之若以絹帛雖九原朽亦用則勢將從俗亦恐固也（答梅山）

梅山曰銘旌始立於靈座之右而成殯後則當立於椸內柩之東靈座之西兩間也按圖可見而世俗雖於成殯後猶依於椸外靈座

老洲曰士喪禮文銘在沐浴前置于西階上遂措置以待用至襲後設重取銘置于重自斂後以帛代重而復設靈座以爲其體之所家禮置靈座設魂帛依行儀立銘旌士喪行在襲後而其用則殺焉自小殮立銘自殯後此俗禮所以與家禮小異而實無妨於禮意耳（答南大佺）

不作佛事

本庵曰今俗始死作飯僧庭謂之使者飯鄙俚尤甚宜痛破之（續輯禮編）

近齋曰俗所謂使者飯即佛事中之一也此當於平日著爲家訓若詔之曰以此事送我則非吾子孫子孫雖忍犯之且令愚迷之奴婢亦知其不可行則必無臨喪錯誤之患矣（[illegible]）

按今俗大小殮婦女使御以梵字佛書置於衣衾中所當痛禁也

親厚入哭

陶庵曰遂吊主人一段儀節之見於備要者煩詳然親始死孝子哀遑未可謂此也見不出見恐皆難行親厚入哭若拜靈座後還入帷內與主人而哭主人哭對無辭未親厚者待成服而吊未晚也（續輯禮編）

竹庵問親厚入哭或伏或立或哭且拜得失如何黎湖曰伏立皆無妨於亾者有長少乘亦初喪悲遑不能盡禮惟拜而後當撤哭儀節序哀止在於平伸後者可見（續輯禮編）

南塘曰家禮無拜賓之節爲其難行也丘儀添入恐不可從也（續輯禮編）

禮疑續輯卷之三終

禮疑續輯卷之四

喪禮

小殮

無枕之枕

衆山曰小斂具無枕之枕以註所謂被識云者觀之則是衾領也或誤認爲褥不是（續輯禮編）

近齋曰小殮衾以袷大殮有絮諸之本意未詳或言綿絮漬水則輕低小殮衾近於尸體易有所濕濕則輒只置用絮無益故只用袷大殮衾方有絮未知果然否今俗之小斂衾有絮假以厚於近身之意大殮衾薄亦無害故或小用絮或只用袷耶（[illegible]）

陳衣

本庵曰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愚按男子則士喪小殮陳衣有散衣大記有袍是褻衣亦陳之惟明衣裳士喪於襲言不在算則不備陳矣婦人恐須兼用褻衣但不以陳而藏於箱篋之陳衣側（[illegible]）

近齋曰上衣貴故不倒下衣賤故倒所謂上衣如團領直領之屬是也備要小註可考（[illegible]）

梅山曰喪大記註絺綌紵者褻衣也襌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殮則正服絺綌紵褻衣故不入陳云云蓋古人以絺綌作褻衣若吾東草衿彩不作上衣故不入於陳衣也若作上衣如吾東青白紵布之類則恐可以紵而不用乎用與不用係服之正褻不係于絺紵麤細然而今俗不解此意凡係紵屬雖正服不用可歎（[illegible]）

環絰

問環絰之環字何義（[illegible]）鹿坪曰環回繞也用麻一股周廻糾繞之名非若案糾之繞耳不曰要絰而曰弁絰只施於首而加於弁可知耳（續輯禮編）

竹庵曰禮記曰小殮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是古者平時吊服所用禮所謂弁絰是也小殮時不去冠而以環絰加於冠以殮至襲絰去之也今無吊服之環絰而只言小殮後襲絰則雖不用環絰恐非太失（續輯禮編）

近齋曰環絰用於襲後斂則小殮時頭當用於憑尸後括髮時括髮即小殮後事來說何以謂殮前括髮也抑以襲後環絰爲當括髮耶東俗與括髮別矣（[illegible]）

老洲曰小殮環絰家禮所無故備要雖納入而鄙之則皆欲從家禮蓋其繁文難行不用此禮則麻冕從本從儉以殺殮依俗而已（[illegible]）

梅山曰小殮時白布巾環絰家禮之所不言而備要言之以古禮之不可廢也沙溪纂儀禮用補家禮之闕爲戴不進耶（[illegible]）

白巾（婦人同笠弁論）

屛溪曰小殮時白布巾本非行者故家禮不舉備且古禮不投髮只去冠故小殮時若白布巾後世投髮未及括髮之前何以着巾世之必用白布巾者不知禮之古今異宜也（續輯禮編）

又曰婦人髽曰冶喪者不用白巾環絰小殮經帶矣（續輯禮編）

漢湖曰小殮時主人斂衣者白布巾環絰憑尸哭後去白巾若緣巾加括髮免於其上（續輯禮編）

近齋曰白巾視殮本是孝子之事又新經欲推用於齊衰人而恐難從無布笠之非吉冠民有叢庵說姑着屬笠於小殮前小殮後始用巾経爲宜（[illegible]）

設小殮床於襲床東

本篇曰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白虎通義曰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愚按古禮小斂於牀其西坫之牀本無殯後傳堂具也而自書儀就其牀而布絞衾以小斂不時結絞故斂今殯從古於殯牀之東殯後又遷于其東以附即遠之義似可（問錄 禮編）

大小斂布

近齋曰我國布幅既狹連幅用之無妨當從沙溪說（答李 敬叔）

左衽不紐

竹庵曰左衽不紐疑喪大記本文則左衽指大小斂散衣而言也不紐謂小大斂布絞而言而襲衣則右衽如生時先王送死之禮曲有精義（問錄 禮編）

近齋曰喪大記註曰衣衽生向右死向左示不復解（答李 敬叔）

又曰來示衣幅周裹之際必令向左云者似然（答李 敬叔）

又曰餘衣指散衣也不紐之文家禮與喪大記不同結從家禮以不結小帶爲定如何（答李 敬叔）

小斂未結絞

厚齋曰按問喪曰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以此觀之三日之前結絞掩面恐非禮意沙溪說是權宜處變之道（見原編）恐當並行而不相悖也（問錄 禮編）

梅山曰附元觀小大斂無結絞者依小斂陳衣註曰今俗無大小斂家禮附註高氏說有云今之喪者衣衾既薄絞冒不施懼夫形之露也遂結于棺爲小斂蓋棺爲大斂則是小大斂皆廢矣此則唐宋以還小大斂具失古禮溫公好禮故採儀禮而行殯絞大斂則文缺家禮本於書儀大斂之無絞布蓋亦書儀也小斂鋪絞至將入棺而始結之則似合兩斂而爲一恐非有精義家禮未及再修故此等處不更正不當以出於朱子監守無改（答金 正宅）

免髽（括髮附 髽附）

屏溪曰家禮父喪括髮以麻母喪以下皆免以布不用小記之母喪亦麻之言當從家禮（問錄 禮編）

竹庵曰免即今之布頭巾禮所謂不冠者之服是也斬衰衆主人及齊衰以下同五世祖之親皆免冠而以布巾掩髮是爲免（問錄 禮編）

又曰古人免則露髻冠則見冠者其祖衣而不露內免冠而加以布者恐中古之禮也蓋考之古禮免只是脫冠之謂性服問曰免者不冠者所服也服問之說其出於中古乎嘗見溪齋蠡管登遐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帽不冠蓋今之頭巾卽白帽也而襲註疏之謬則以布繞髻作免（問錄 禮編）

問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于別室據此小斂後雖緦親與同五世祖之親皆當袒免而今不見此禮（尹士賓）鹿溪曰五世祖免是大傳文也既曰齊衰乎同五世祖云云則其皆袒免何疑

近齋曰免之制備要註考之可詳然近俗未見有加免者從簡不用亦可（答金 宗書）

儀節布頭帮註用以括髮者用略綱布爲之長八寸以束髮根垂其餘於後所謂總也今謂之掠頭（備要 附註）

鹿溪曰頭帮云非以衣結附註丘氏儀節備要輯覽諸書而見之則蓋布總之束髮根者垂於後者其同否恐不爲無據（問目）（答奇 子敬）雖以斬齊之麻布各有所當也惟齊之布尤明白然支石則又以布帶爲斬齊之所同是以家禮爲主也（答閔 五軒）

齋曰括髮頭帮之制愚意緦麻以本註文勢觀之似先以麻繩束髮然後施頭帮於其上然考之純禮則頭帮卽布總束髮本者總要且兼自項前而交於額上卻繞髻於後加頭帮則其制並與免相同然則當先施頭帮後加括髮矣又按冠禮陳冠屐註曰緇纚

按緇其制先於括髮頭帮似先以頭帮理髮合次以帶束兼繫其加以括髮兼頭帮括髮雖有布麻所謂不同其制者無異則其施用之節亦必無異矣然則家禮本註先言括髮後言頭帮者或因正文只言括髮不言頭帮而括髮本於禮經頭帮出於後俗故先括髮後頭帮而不曾施用之序耶又有所疑小斂時著用古禮上人兄弟加白巾環絰則憑尸後括髮時去巾絰而施括髮耶抑施括髮於巾絰上耶既曰括髮則非可施於巾絰上者也喪服小記註曰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纚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斂訖去素冠括髮以麻所謂素冠卽巾絰之禮也據此而小斂時著巾絰憑尸後去巾絰加括髮至成服乃去括髮庶爲得宜而備要去巾絰在襲絰之時則又似不取小記註說抑括髮襲絰其間不遠故雖以襲絰爲言其實去之在括髮時耶（問錄 禮編）

又曰括髮髽在憑尸之後又於別室則圖之於憑尸時已括髮髽者誤矣（同上）

又曰親死數日之內易服環絰節文太繁家禮略去環絰襲絰一節恐不可改（同上）

竹庵曰飯含主人袒率不髽小斂憑尸後主人袒括髮衆主人免于房此士喪禮也麻繩撮髻所以爲括髮者所謂頭帮許丘儀固非布巾而今布巾恐是免之遺制（問錄 禮編）

又曰髽以字義是摠括其髮髻繞頭上對男子之免以爲制者也註疏煩亂皆失經旨而後禮髽髽恐難盡從（同上）

又曰括髮是露髻而以麻繞之惟斬衰主人爲之（同上）

近齋曰儀禮疏髽有二種之說詳考本文未見其爲制二種之云如俗稱二件之謂蓋制樣則一而用則有二也小斂髽成服亦髽以一髽而易一髽也露紒似是以麻布總紒不全覆紒露出紒形也男子成服括髮婦人至紒御髽者未詳其義然男子重首故去括髮婦人不重首故不去其髽耶（答起 有）

老洲曰括髮將免及髽古制今皆不可詳備要以麻繩擬用於斬衰括髮及髽以免擬用於齊衰總髻及髽布頭帮擬以總以束髮皆以古禮擬似而實與今俗不同今括髮爲斬衰用麻繩束髮本而撮髻將免只代以頭巾五服同用婦人則以麻繩布總擬俗所紒以斂髮蓋撮髻依家禮而頭巾自丘儀按古禮括髮爲父爲母皆用以麻而家禮斬衰亦用布帮則今之括髮者麻以撮髻而加以頭巾同用於父母喪未爲全無所據矣男子帽免既代以頭巾則婦人之代以屨紒者何以通於男女耶（答南 大柱）

梅山曰婦人之笄卽男子之冠也以故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謂男子去冠而免則婦人去笄而髽也齊衰以下始髽不去笄者至小斂而去之矣書儀引檀弓榛以爲笄之文爲小斂髽而髽之證然辨喪服疏及註齊衰以上婦人之髽至成服者笄而猶不改則檀弓髽笄亦按成服後而言也家禮雖者依故乃僞當從古禮（答李 在廣）

爾氏曰家禮言被髮而不言斂髮何也括髮卽髮之被麻者也有髮則已斂髮矣故略之不言（禮書 記疑）

小斂後絰帶

屏溪曰小斂後絰帶古禮既漸次之意而家禮去之成服始有之朱子每言古禮多煩瑣似以殮殯前宜專意送死之節生人服制不暇致意而然也（問錄 禮編）

豐拜曰母喪主人兄弟當免當在襲絰之時（問錄 禮編）

老洲曰小斂襲絰帶之節備要從古禮補入此等無難便之端則只當從禮（答南 大柱）

拜賓

近齋曰小斂後拜賓古禮也家禮雖刪既已取入於備要則當行無疑宜若可論而禮不足固可貴而若一向如此則初喪哀遑時幾無可行之節文矣題者大事實資賓家助之力不可不拜而謝之於此益見孝子之心也（答李 浩）

又曰備要小斂後主人拜賓家禮下有賓答拜之文賓不答拜似未安當問之以禮爲主耶抑當伏而已耶（同上 門）

梅山曰奠實所以饋之而致其哀也古禮自舒而家禮不載奠實書儀載之梅山謂人從除沙溪謂當從家禮得禮意當補錄說文小殮

大殮啓殯皆拜（答李[illegible]）

鄭氏曰始死之奠主人從云則未殮主人亦不拜而間拜之說也然考之經文衆主人則降階從先卽位且謂士喪記有君命衆主人不出註不二主又祔禮云祔祭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然則衆主人當不拜（家禮增解）

小殮奠

沙溪曰愚按小殮奠行於始死之奠處而家禮小殮奠設於戶南又曰奠戶東乃古禮而有奠于始殮于尸南（[illegible]）

南溪曰家禮小殮乃奠註舉儀至襲服皆從奠設戶東故曰殮于尸南（[illegible]）

問卑幼者再拜註儀節孝子不拜云云（[illegible]）[illegible]曰卑幼以下本指主人以下之文也家禮本旨沙翁定論並如此而丘儀獨有云云故沙翁雖節入於此而並不疑而未辭之辭耳（[illegible]）

大隱[illegible]禮說曰禮小殮奠於戶旁爲尸猶在牀不忍離之也當以此爲正至大殮則且從此書耳（[illegible]）又按曾大已見通解祭古禮凡殮奠皆拜奠儀大殮奠皆卑幼再拜如小殮奠皆卑幼則主人在其中矣今小殮奠於戶旁則自無焚香與拜矣大殮奠於靈座則須焚香惟拜則俟成服後爲宜歟（[illegible]）

龍門曰小殮奠從禮卑幼皆再拜則孝子亦當在其中今當從家禮行之古禮則無拜（[illegible]）

[illegible]曰卑幼者皆再拜爲所謂但殮未定之奠以尸方在床主人未飾哀痛氣盡擗踊無筭安能再拜所以丘氏只教侍孝子不拜然孝子不拜雖故拜之（[illegible]）

竹庵曰小殮奠卑幼皆再拜經所不言只見典較亦非無爲是也孝子不拜丘儀已[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曰小大殮奠家禮焚香再拜之節不獨疑莫然（全上）

[illegible]曰家禮[illegible]卑幼皆拜孝子[illegible]其中矣[illegible]孝子不[illegible]以是時孝子哀[illegible]不可行禮故耳然古禮饋奠無拜而家禮有拜孝子不拜家禮節文故儀[illegible]節而[illegible]之也惟在行禮者擇之（[illegible]）

又曰古禮自小殮用[illegible]不如古用[illegible]設可也（全上）

按小殮奠卑幼再拜不見[illegible]非不可已之禮節而若主人在其中則當云主人以下皆再拜何可只言卑幼者再拜乎此時尸猶在床孝子哀迫未能不暇行拜禮故只言卑幼耳

李氏曰按士喪禮則葬前奠無拜禮只有哭踊（[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設於靈座卑上將小殮而設[illegible]與小殮不同日則非一日[illegible]仍爲小殮則同日[illegible]亦非可已[illegible]一日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代哭

老洲曰[illegible]代哭不以官註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爲之[illegible]此則代哭使人明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代哭不以官[illegible]小殮後[illegible]孝子哭不[illegible]已一日則有傷[illegible]代哭[illegible]小殮之後今俗代哭[illegible]始死之日[illegible]孝子[illegible]（[illegible]）

殮以其衾之疑[illegible]

梅山曰有人於此死而殮以其衾之[illegible]孝子[illegible]曰[illegible]出之可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以已失其殮之[illegible]於靈座

大殮

大殮衾幃

閔靜[illegible]曰大殮衾二幅紞本如此似是一自下抱一自上覆而共殮之大衾出於俗制不干於此（[illegible]）

近齋曰沙溪所云初死所覆之衾似非斂時之衾無不覆之嫌故大殮時欲以承薦耶（[illegible]）

南氏曰[illegible]帷之制見於開元禮天衾未知自何代始也曰天衾[illegible]帷則各用玄纁之色似合禮意（[illegible]）

綃絞裂爲三片辨

南塘曰裂爲三片[illegible]謂析其兩端爲三而非謂通身裂破也然下文裂爲六片乃謂通身裂破也上下用裂字不同其致誤者之疑宜矣若謂高氏實以絞一幅亦通身裂破則此是事勢之所不行豈高氏之智不及於此耶特其語有未瑩耳（[illegible]）

大殮入棺分爲二節

南塘曰家禮以大殮入棺合爲一節蓋從簡也大殮一節當依丘說補入（[illegible]）

屛溪曰家禮從簡故無大殮布絞衣服只設衾于棺上而納尸而已今用布絞衣服一如古禮而殮反用家禮棺上之文役此無當依古禮床上大殮後入棺誠得矣（[illegible]）

[illegible]坪曰若用古禮大殮又一床則當先徹小殮床殮畢入棺後徹大殮床於小殮床之西（[illegible]）

大殮奠

近齋曰入棺後設奠非入棺奠乃大殮奠何以大殮無奠也若用古禮床上大殮則大殮後入棺前設奠似當（[illegible]）

小大殮之異名

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殮於戶內大殮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註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方氏曰衣衾之數有殊小斂有小大殮之名（[illegible]）

入棺

棺槨之制

問油杉土杉何木喪大記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今亦當從此家語棺厚三寸左傳季孫樹六檟欲自爲櫬可考雜木爲棺而今只用松[illegible]何也（[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否雖木[illegible]棺今人亦或有之而大抵都不如松故如是耗用歟

[illegible]自[illegible]久不朽如不得實脂全板須[illegible]去白邊[illegible]用[illegible]板之[illegible]平[illegible]有理孝子所宜留意也

近齋曰[illegible]松板者我國人雖士大夫之則而松[illegible]一類取其堅固故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取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數殺有定說（全上）

[illegible]曰[illegible]用鐵釘[illegible]子也[illegible]王氏以喪大記[illegible]用[illegible]不可從[illegible]家禮[illegible]鐵環亦云[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設釘非古也且殺久之後[illegible]此甚不便今[illegible]不用（全上）

棺中枕褥

梅山曰草[illegible]以棺中[illegible]沙溪曰開元禮有之五禮儀六[illegible]亦有之[illegible]按開元禮大夫士[illegible]人之喪大殮[illegible]棺中之具[illegible]有[illegible]於棺內[illegible]不[illegible]亦當有枕[illegible]大殮其中[illegible]不及枕者

何氏問或問不用枕者有之然用之爲當（[illegible]）

沙溪曰[illegible]內當上以外[illegible]尸[illegible]向七星板[illegible]矣[illegible]不[illegible]似[illegible]以其外[illegible]尸[illegible]其內[illegible]七星板[illegible]

易釋之說[illegible]其可乎（[illegible]）

按[illegible]以大殮於棺中故枕[illegible]於棺內[illegible]古禮大殮於床上則枕釋當入於大殮絞內[illegible]只[illegible]而已

入棺後施絞布之非

沙溪曰大殮[illegible]棺後[illegible]絞[illegible]以[illegible]絞之之[illegible]古[illegible]已有大殮而實絞之自不容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棺後[illegible]絞布一[illegible]絞布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以[illegible]大記[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何不

[illegible]不用絞[illegible]大記[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結[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

未知合於禮否（[illegible]）

舊斂衣未入棺者[illegible]疑

[illegible]亡人舊斂[illegible]入棺[illegible]見一[illegible]亡[illegible]附[illegible]髮[illegible]墳中[illegible]知何[illegible]（[illegible]）

入棺後[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入棺後[illegible]入哭[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必哭只[illegible]可（[illegible]）

按入棺[illegible]哭[illegible]

[illegible]

殯奠[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尸[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衣[illegible]之[illegible]

南[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中[illegible]會[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尸[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靈[illegible]婦人守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故決守之

有[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之魂[illegible]招[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

喪服

本厚齋[illegible]古禮始死[illegible]於[illegible]尸[illegible]之[illegible]尸[illegible]

神之[illegible]其設[illegible]下室[illegible]不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元乃以下[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下

室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發[illegible]則室[illegible]與下室[illegible]無所事[illegible]生之[illegible]尸[illegible]則[illegible]

錢[illegible]此[illegible]則姑[illegible]而未之定耳（[illegible]）

又曰士[illegible]記下室（[illegible]）只[illegible]不及[illegible]者[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下室[illegible]出[illegible]（以[illegible]下室）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同上）

厚齋曰錢[illegible]木[illegible]尸[illegible]設尸[illegible]則[illegible]所用大[illegible]是未及[illegible]正之[illegible]往往有[illegible]

[illegible]朝夕哭[illegible]上食[illegible]不[illegible]上食[illegible]

實其設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尸[illegible]之後[illegible]（[illegible]）

成殯日夕哭[illegible]上食[illegible]

南[illegible]門曰[illegible]朝夕哭[illegible]之下故[illegible]成殯日始有朝夕哭[illegible]朝夕哭[illegible]在一時[illegible]哭[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夕哭不[illegible]食[illegible]

殯[illegible]夜[illegible]食時已過[illegible]之亦可（[illegible]）

[illegible]朝夕哭[illegible]乃哭不[illegible]夕哭[illegible]

夕[illegible]哭[illegible]門[illegible]乃入[illegible]朝夕哭[illegible]下[illegible]三日[illegible]

內未忍[illegible]也其在[illegible]而哭則自無拘於朝夕矣（[illegible]）

問[illegible]日代哭[illegible]至（入[illegible]）夕哭當自[illegible]日始（[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上食本出[illegible]於古今[illegible]見文[illegible]故有

斷[illegible]行之者而[illegible]見則凡係疑文[illegible]非得不易之[illegible]何敢[illegible]易創新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之具似亦已在其中而於此（[illegible]）特[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上

食[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時也[illegible]上食[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大節目也[illegible]不可一時[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尸在床上[illegible]

之具[illegible]所[illegible]設[illegible]殯而後設靈床成服以後設上食[illegible]不於事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耶（[illegible]）

又[illegible]曰[illegible]始死[illegible]之外[illegible]節目[illegible]亦言三日不[illegible]三日[illegible]

家[illegible]正（同上）

[illegible]曰[illegible]成服日始[illegible]上食故[illegible]之[illegible]二字以[illegible]成服[illegible]食

[illegible]已有[illegible]方[illegible]此事[illegible]故[illegible]上食耶[illegible]不安[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可[illegible]耶（[illegible]）

[illegible]曰成服[illegible]未有朝夕[illegible]上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曰上食所以[illegible]也死[illegible]死者[illegible]生事[illegible]哭[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可

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illegible]大[illegible]義也

按[illegible]日夕[illegible]上食[illegible]以爲可行[illegible]以爲不可行者[illegible]之文[illegible]

自始死洛襲殮至成殯此屬亡者事所謂死與往日也成服與朝夕奠上食此屬生者事所謂生與來日也各有定限不宜相干成殯前雖有奠此因始死與斂殯而設非為象生也象生饋奠當自成服日始

成服上

衰裳之制

丘儀曰禮疏綴衰於外衿之上既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世俗綴繫於兩衿之旁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帶四條一如朝祭等服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衰正當心矣（喪禮通攷）

竹庵衰裳制度裁用布斬衰三升齊衰四升降服五升正服六升義服大功七升降服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小功十升降服十一升正服十二升義服緦麻降正同十五升去其半（去七升半之縷）有事其縷（[illegible]）無事其布曰緦（[illegible]）用周尺（周尺見家禮[illegible]）衣二幅中屈下垂共為四幅其長二尺二寸縫合其背二幅裁入兩肩上領縫各尺二寸者謂之適自領以下左右交襟處謂之袵袵長各二尺五寸帶下用縱布一尺（高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以腰之濶狹為準（約七尺一寸）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背有負廣尺四寸（長尺六寸）袂用布二幅如衣之長屬衣左右縫合其下漸圓殺之以至袪袪尺二寸凡縫制斬衰外向齊衰內向○裳六幅前後裳各三幅襞積腰中以為袧凡縫制斬衰向內齊衰

竹庵曰衰裳制度儀禮喪服文義甚明而鄭註錯之疏家傳誤之楊氏述後合註疏之誤而強說為之於是衰裳之制轉失先王之舊喪記曰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不當物其有異於此乎喪其寧無衰也已夫欲正其誤以竢知者（[illegible]）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喪服記）竹庵曰凡衰者大概總括一篇之旨以發衰裳之制也（[illegible]）衰削殺服上衣以其縫六寸之衰於心前故亦同衰（[illegible]）削殺也言衰裳之制衰削外殺其幅裳削內殺其幅（[illegible]）裳三袧裳幅各三也（[illegible]）中之謂也蓋前後裳合為六幅而襞積無定數也（附）齊緝也（註）裳內衰外當作衰內裳外蓋上文言斬衰之制而[illegible]言若夫齊衰則衰內其裳之殺幅而裳則其殺幅外之也不言削幅者省文也（附）

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喪服記二章）

竹庵曰負在背上者也（註）適領也與深衣之袷一物而二名（附）博廣也衰博四寸廣袤當心（註）而適博四寸出於衰外則適博尺二寸也適博尺二寸而負廣出於適寸則負廣為尺四寸也衰博四寸而負廣尺四寸則衰長六寸而負長之為尺六寸亦可想也（附）

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喪服記三章）竹庵曰衣帶下者[illegible]也（註）衣身[illegible]二尺二寸而當帶以下連屬布廣尺者（附）掩裳上際也（註）若橫而言之不言尺寸者人有纖細故足為限也（附）衽衣襟前領以下交掩左右者也衣二尺二寸而衽二尺五寸者以漸殺也總左右衽與適凡用布六尺二寸袂屬幅也屬連也謂以二幅布如深衣之長各屬衣左右[illegible]為袂也衣二尺二寸袂亦如之（附）足以容人中肱也（註）衣長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也（註）凡衣[illegible]用布八尺八寸（[illegible]）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并兩手也（註）

又曰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之八尺八寸則袂亦同之八尺八寸合為十七尺六寸（[illegible]二十六尺四寸[illegible]）用布之[illegible]不曰衣二尺而衣與帶下分而言之則可知其帶下尺之別綴也凡衽與帶下總用布八尺八寸（[illegible]）衰出於衽負出於帶下則負有餘布可以為裳之帶帶衣之綴系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去年審見衰服乃覆考前說儀禮衰裳之制其曰適博四寸出於衰者其文勢謂辟領之廣四寸出於衰之外而下文[illegible]衰

長六寸博四寸則衰博四寸當心而辟領左右出於衰外各四寸然則辟領之廣各六寸合左右為尺二寸（[illegible]）只是一物而二名耳註說二寸之博為四寸而釋出於衰[illegible]不著寸數者可知也（[illegible]）出於衰二寸何必更下出於衰三字耶鄭疑衽自肩至帶下上闊長為二尺三寸而不合於二尺五寸之文（[illegible]）布緣綴計給尺二寸之數又計左右各二尺五寸之數合用布六尺二寸斜裂于二尺二寸之喪衣則適足無餘六寸前之以解經二尺二寸者而[illegible]柱之[illegible]而殊未覺其於二尺二寸之長又加二寸而後方如法也鄭說而見之[illegible]然則[illegible]文字[illegible]而空言者吾知其[illegible]乎得矣夫然後[illegible]氏所謂燕尾都無著落矣去之

又曰[illegible]三袧註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然喪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illegible]不下可知矣何所引據而乃曰前三後四耶[illegible]辟積只為中央腰而別[illegible]則不必數然[illegible]衰裳制度於喪服一篇極其詳備則裳之[illegible]（[illegible]）六幅

又曰按氏謂衰衣非交掩之制而曰衰當心則假將衰四寸之廣綴衣之旁覆衣一寸而餘二寸[illegible]上云云者未知何謂若如疏之本旨則適左右各六寸合為尺二寸自當為交掩之制衰之[illegible]矣（[illegible]）

本疑曰楊覽曰儀禮經服[illegible]衰[illegible]之文[illegible]有辟領之[illegible]而言負板（[illegible]）衰則其五服皆有可知況衰所以遂名斬衰以至錫衰疑衰者則何得去之[illegible]此則可見衰[illegible]斷而轉覽之論亦確矣（[illegible]）

劉漢曰不用衰負辟領於旁親者雖楊氏之說此本出註疏而儀禮家禮皆用衰負辟領之[illegible]

竹庵曰經文斬齊皆曰衰則衰之為名五服皆同既曰衰服則豈有不綴衰之理乎有衰則有負可知（[illegible]）

月增問制幅何謂沙溪曰制幅云者各除一寸為針線之餘非制割去之也（[illegible]）

李氏曰衰服即古玄端之制而玄端之袂縱橫皆二尺二寸而正方故得端名衰服亦然故雜記云端衰[illegible]以此[illegible]然不[illegible]服殺也（家禮增解）

近齋曰衰者摧也取哀心如摧之義也外削內削即指衣裳所縫向外向內而言也（答李文載）

又曰斬亦衰之名云云不但便是而直曰亦則於本字爲似不備恐易以致人之[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衰服衿制儀禮正文及家禮圖式雖無之儀禮註及備要註皆有之詳考如何[illegible]（[illegible]）

梅山曰儀禮衰裳鄭註衰衣非交掩之制而曰衰廣袤當心則假將衰四寸之廣綴衣之傍犯衣二寸則餘二寸[illegible]外衿之上固未詳其[illegible]而若依疏文則適左右各六寸合為尺二寸者自當為交掩之制衰之[illegible]可按而知內外衿相掩之際當有小帶內外並[illegible]為四條只綴外衿[illegible]不中不遠矣（[illegible]）

老洲曰兩衿相掩凡禮服莫不皆然衰服何獨不然而世或於際相接處綴繫交結不使兩衿相掩誤（[illegible]）

梅山曰衰服記首以凡衰統五服而言負適衰則其五服皆有可知縱通解疑其於旁親皆不用而家禮[illegible]給之定者然恐當斷以衰服記已矣案衰有杖期不杖期之[illegible]服之不去負版辟領可知已非直[illegible]服爲高祖三月曾祖五月同是齊衰故不去當以家禮為正楊氏說恐不可從（[illegible]）

李氏曰功緦以下去負版辟領衰以家禮之制而言也古禮則五服皆同（家禮增解）

近齋曰大小功之功字史記作紅與女紅之紅同紅者治麻之名蓋大小功以所服之布升數麤細而言[illegible]時一小[illegible]

其正有敬服總三月禮記已云（答梅山）

中衣直領之制

屏溪曰中衣本代深衣之制雖斬衰所服皆有緣俗制中單衣直領亦究其本制其不可斷邊也明矣（續編）

近齋曰中衣卽古之深衣而俗用中單衣則其制與深衣不同斬衰之中單衣似可不緣邊然愚意承衰之深衣旣以中單衣當之則中單衣便是深衣也雖斬衰之中單衣亦緣邊無害且觀人家多如此行之矣更按類輯尤庵南溪皆有斬衰中單衣不當緝之論愚於此未敢自信己說但承衰在內者與正服不同恐不必用不緝之制也出入時直領亦俗制而稱之爲深衣者卽俗之所以强名爲耳此則當不緝以爲表出之義南溪說似爲得之（答梅山）

剛齋曰直領之緝邊與否尤庵說有曰不敢質言而鄙家自前皆緝邊（答梁）

梅山曰斬衰不緝以衰服言當中衣與承衰者當緝邊出入服之布深衣則當不緝所以著斬齊之別也（答洪光錫）

屈冠之制

漢湖曰衰冠外畢之制自內向外一屈當是俗之一屈後又反屈之恐非外畢之義（續編）

近齋曰屈冠之摺而作尖亦不害爲屈此等不必泥（答李毅）

首絰

鏡山曰首絰之左本在下右本在上本卽麻本也然首絰之制兩糾合爲一糾則其爲本之易知而世俗每以單糾中屈而合之則本末不可分矣然其兩端爲合處必有一存麻本也則可以本爲本而中屈處則不可許本也（續編）

鄭氏曰五服首絰其制之異有七斬衰直麻齊衰以下枲麻小功緦麻澡麻一也絰皆有纓二也斬衰下本在左齊衰以下右本在上三也大功以上不絕本小功以下絕本四也緦小功澡麻不絕本成人小功澡麻斷本五也斬衰繩纓齊衰以下布纓六也大功以上有纓小功以下無纓七也腰絰之制其異亦有七直麻之於牡麻澡麻一也大小之差二也絕本不絕本三也男子散垂婦人不散垂四也男子五十不散垂五也大功以上散垂小功以下不散垂六也斬衰絞帶齊衰以下布帶七也（喪禮）

腰絰

竹竿曰小功以下首絰無纓可也腰絰無纓不可着（續編）

屏溪曰腰絰散垂見戶則散不見則絞古禮小斂散垂成服絞之禮成服因散垂之[illegible]其時[illegible]則葬前[illegible]見惑故小斂宜絞但本喪當絞而家禮無之似闕文矣（續編）

近齋曰散垂是帶之紳也三尺之說南溪亦云未詳（答李毅）

又曰大功以上腰絰散垂者絞之于撥斬齊也（答梅山）

梅山曰家禮只言散垂不言其絞卽闕文也當從古禮大功以上成服而絞啓殯時散垂葬而還絞（答李六悅）

絞帶

寒門曰絞帶象革帶革帶二寸大帶四寸則絞帶似當小於腰絰矣（同續編）

鏡湖曰古之布帶與[illegible]常同絞帶又似小於絞帶故喪服傳曰[illegible]帶（續編）

又曰布帶紳垂四寸出於文儀非古也士之革帶二寸服制謂於吉時（同上）

直杖

愚山曰直杖家禮圖及五禮儀皆作六節而沙溪曰按禮只齊心而已無六節之文然則世俗必用皆六節者誤矣（同續編）

近齋曰竹杖屬陽象天故父喪杖之桐杖方而象地故母喪杖之桐之爲言同也父母之喪同也禮記問喪篇註可考（答梅山）

又齋曰喪服等人者猶小記數喪之節成服後上食時以杖爲是（續編）

屏溪曰自虞以後祭奠時主人以下不得持杖矣（續編）

又曰虞祔以後上食不以杖卽位祭祀亦不可杖矣（同上）

近齋曰禮有杖輯而不拄之文父兄之則輯杖似宜（答梅山）

老洲曰喪大記曰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鄭註云哭殯謂旣塗哭柩謂啓後然則旣塗則以不見戶柩而杖啓後則以見戶柩而輯杖杖之輯不輯以戶柩之見不見爲言殺時輕重以此推之葬前饋奠執事者行事於堂上而主人位於堂下故杖葬後主人升堂參饋奠故不杖於靈座之前致敬無異於戶柩之見耳至於朝夕哭雖葬後位於堂下則可杖矣（答李一林）

按小記曰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illegible]則雖殯後不杖於堂上非但以靈座致敬當與戶柩等[illegible]汝求喪禮備要

梅山曰葬前朝夕奠殷奠皆行於[illegible]之主人只在階下（[illegible]）故以杖卽位及虞主人始卽位于堂而行奠獻故倚杖于室外杖者所以輔病也非可起於尊者之前以喪大記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內子有夫人之命及有事于戶則去杖之文而可知也（答李世夏）

方笠

近齋曰方笠之制未知何人所創而或云新羅時下吏發所著然否（答梅山）

婦人喪服（家禮）

屏溪曰[illegible]大袖長裙則失之時制而朱子載之家禮者蓋以禮家所服喪衣之制並無如男子衰而以十二幅上圓於衣者也如深衣但無衽長帶下尺矣（續編）

寒[illegible]曰家禮婦人服制與禮不同而當時兩存男子服制旣有[illegible]則婦人不可獨異恐以從經爲正（續編）

厚齋曰家禮婦人服制[illegible]不著帶蓋此制乃國俗之文或用當時俗制參古禮制之而近世好禮者亦有用之者矣（續編）

屏溪曰婦人絞帶杖似不可廢者而甚失時不用故家禮因舊俗而仍之但要取古禮者人當從（續編）

寒門曰婦人不杖[illegible]婦爲舅姑[illegible]齊衰亦當降夫一等爲杖事而乃爲不杖者故子夏[illegible]問而發之也婦人皆不杖之說[illegible]君女子[illegible]婦爲父母[illegible]杖制之文[illegible]大記小記[illegible]婦人何爲不杖耶姑婦爲舅姑不杖[illegible]升爲斬衰三年與夫同服則同其服而獨異其杖豈不乖上齊下乎以三年之過而不從旣已久今旣從之則何可獨去其杖乎（續編）

三山齋曰婦人[illegible]然知者非[illegible]行只今人不肯婦而行之耳如欲[illegible]俗則[illegible]頭[illegible]之後[illegible]

白色[illegible]

又[illegible]

愚[illegible]

條中不必[illegible]拘否（答徐）

問婦人[illegible]如中單衣[illegible]

漢湖[illegible]深衣之制（答李）

梅山曰婦人服制一遵古禮用布六幅交解爲十二幅加裳衣之制否則從家禮爲大袖長裙而已若俱失於兩者則仍舊變改制如深衣恐宜服不中[illegible]諸俗之習苟其於禮何拘而不改乎

又曰楊信齋曰儀禮不殊裳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帶下又無衽夫衰如男子未知負版辟領與否丘瓊山曰婦人亦有衰服但衰與裳相連而帶下只[illegible]今既可指不敢爲負版辟領之制按此兩說則雖一從男子衰制而似無負版辟領婦人[illegible]少變故特殺於男子之服歟若爲大袖長裙則大無負版辟領之可言縱令有之據變則當從男子去之（問上）

近齋曰婦人服腰首絰皆有者儀禮也腰首絰并無者家禮也有腰絰而無首絰者丘儀也當以儀禮爲正（[illegible]）

又曰儀禮婦人杖一款古禮只結腰是不杖者則婦人於夫與長子之外皆當杖之疑若有夫爲主者杖否乎[illegible]甚可疑（答[illegible]有）

又曰婦人之杖喪禮有之而童子不杖惟當室者杖禮也童子不杖則童女可知（答梅山）

問婦女遭喪制只以帶成服似有疑焉若大功亦以大袖長裙恐抑有傍制之合禮者耶（答[illegible]）南塘曰婦人服制家禮甚是若不用大袖長裙則當用上衰下裳之制（答[illegible]）

近齋曰婦人服制雖於斬年以禮之本意則當具喪服人家之不具喪者乃不能備故也雖不及三年者服則用大袖長裙之制似宜（答[illegible]）

屛溪曰[illegible]役人上衰故婦人只此接續一幅[illegible]可除則用三幅之制似好矣（答[illegible]）

童子喪服

近齋曰童子服制備要按註曰今俗加絰非禮但蓋以不冠則不絰也非當室則不杖禮有明文又何可疑（答金弟）

又曰童子有杖稱絰旣有絰非免而是缺項不冠則無缺項故但此見於開解成服條（答人）

梅山曰旣童子不冠故五服受服不加巾絰并功服中成人者當追加巾絰或有以爲成服爲拘然有疑義而稱巾絰是皆冠者之服所以不容不追成耳（與宋）

禮疑續輯卷之四終

禮疑續輯卷之五

喪禮

成服中

五服

總論

南塘曰禮之制服其義不一而條理則皆至爲精密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此一義也服祖之子同於祖服曾祖之子同於曾祖服高祖之子同於高祖服兄弟之子同於兄弟此一義也服父之子不敢同於父三年之喪不可二也故降在本（答[illegible]）

爲本宗服

父在爲母

屛溪曰宋制不拘父在父沒皆服母齊衰三年家禮從時王制而無父在爲母杖期之節（答[illegible]）

承重孫祖在爲母

近齋曰父卒祖在祖亡而服母者古今家禮之所不言故先師（[illegible]）以沙溪說（[illegible]）爲宋[illegible]說答問等下皆下得一疑字此沙溪疑而未決之說也禮有祖不厭孫之說愚意以先師說爲準（[illegible]）

南塘曰祖不厭孫不降父之喪則母不可獨降父卒祖在恐當服母三年（[illegible]）

問沙溪曰爲嫡孫父卒祖在爲母疑亦當朝在爲祖母更詳之尤菴以爲承重孫母死祖雖在不可降蓋祖不厭孫也當從何說乎（南大）

[illegible]老洲曰今皆從尤菴說爲正

梅山曰祖不厭孫故不降父之喪不降於父而獨降於母可乎雖不當降故古今禮說不少概見亦闕文也夫喪父予一體之親同室之內未[illegible]敵對故也爲父服而不敢伸同父之服而不敢過也與[illegible]以爲例同春[illegible]此義則正當然不易之論也（答[illegible]）

爲高曾祖父母

近齋曰高祖服正服爲齊衰故不得小功緦麻曰齊衰五月三月之服之制也有義故也（答[illegible]）

爲五代祖

屛溪曰[illegible]高祖以上有制之服祖爲五六代以上服後子孫者何可無服[illegible]

亦當服[illegible]禮[illegible]此（[illegible]）

又曰五六代[illegible]五六代孫當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主當以五六代孫名之此皆有[illegible]（[illegible]）

淵湖曰高祖五代孫當爲五代祖承重似不容已（[illegible]）

問有人爲五代祖服者云云（[illegible]）櫟泉曰朱子曰如今老人若見十世孫也皆是自己骨肉云云祖之於孫如此則孫之於祖[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三山齋曰[illegible]有五六代[illegible]其[illegible]宗[illegible]

然門問陶安吉尙書不當爲五代祖承重其說如何水心曰禮主之道遠者所已[illegible]矣[illegible]五代祖[illegible]在亦從襲殺之喪可不此知不可則三年之內亦何[illegible]之毀內之禮乎（[illegible]）

門人門曰所謂承重[illegible]非從乎[illegible]承之也其意必有所自來父之喪自祖自曾自高[illegible]之統[illegible]之喪又[illegible]不自五代祖乎今考爲五代祖不服喪則是不知重之所自來也前日爲曾高祖服喪者是[illegible]名耶抑本之實何名爲承重耶且五代祖[illegible]則曾高以下四世皆未當[illegible]以五代祖爲主而以亡子亡孫代之今於五代祖之喪五代孫主喪服衰[illegible]行祭以其名[illegible]祖[illegible]方可[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且失[illegible]三年[illegible]者子孫而作[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此理否[illegible]不可不以[illegible]五代孫爲主（[illegible]）[illegible]亦有此理否（[illegible]）

[illegible]曰五代孫承重[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見[illegible]三[illegible]則[illegible]然一歎[illegible]之[illegible]乎[illegible]陶[illegible]之[illegible]會[illegible]五代之孫[illegible]後[illegible]乎凡人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之子爲後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已[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子[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不代其父而服則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乎[illegible]有[illegible]是故以五代承重之[illegible]父[illegible]以[illegible]斷[illegible]有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服則[illegible]三年[illegible]理安此[illegible]可[illegible]子其不服喪則一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三[illegible]不服[illegible]則[illegible]三年之[illegible]乎[illegible]三年只是[illegible]凡[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三年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未遑以祭五代爲[illegible]而此有不[illegible]三年之[illegible]五代[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問曾玄孫時祖[illegible]之五代乎（[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自[illegible]以上凡[illegible]三月之[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總凡設於五服外者亦皆以三月爲斷[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所以不[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只[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南氏曰五代[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之[illegible]五六代[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

李氏曰設[illegible]五代孫承重服[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

尤[illegible]山曰五代[illegible]承[illegible]其[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三[illegible]不[illegible]五代孫承重[illegible]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按五[illegible]日[illegible]三年[illegible]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五代[illegible]不[illegible]矣

通典[illegible]人問[illegible]之子[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子[illegible]之服[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大宗子[illegible]三月以祭[illegible]則[illegible]三月尤[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

問曾孫以若子之[illegible]杖今父在[illegible]亡而[illegible]子則杖乎（[illegible]）

竹[illegible]曰當杖但不以杖即位（[illegible]）

又問父[illegible]亡[illegible]子[illegible]杖[illegible]竹[illegible]已爲[illegible]子[illegible]是[illegible]服[illegible]杖否[illegible]有子[illegible]杖[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不杖[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子[illegible]自士以下則凡[illegible]服[illegible]杖[illegible]與[illegible]而亦[illegible]子有服[illegible]然後[illegible]行此[illegible]也（同上）

葬[illegible]曰爲[illegible]服不杖[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之傳[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父在[illegible]在一[illegible]杖[illegible]是三[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一[illegible]事[illegible]不杖[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能是三年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亦[illegible]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服[illegible]爲[illegible]不杖[illegible]父[illegible]之[illegible]問曰[illegible]主[illegible]人[illegible]子[illegible]服[illegible]杖即位[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服[illegible]父[illegible]不爲[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主[illegible]杖[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父[illegible]子[illegible]主[illegible]非[illegible]今[illegible]可[illegible]父在[illegible]杖不杖[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杖[illegible]父[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杖[illegible]也（[illegible]）

問嫡子父[illegible]不杖[illegible]則不得伸[illegible]不得已之[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父[illegible]杖[illegible]是[illegible]杖[illegible]亦有此[illegible]可疑（[illegible]）[illegible]不定[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服[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父[illegible]主[illegible]子[illegible]父[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父之[illegible]不爲主[illegible]則一[illegible]不相[illegible]世[illegible]以[illegible]間[illegible]用父[illegible]主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不杖今左右之以不杖[illegible]之父[illegible]則[illegible]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得伸之[illegible]故[illegible]服杖[illegible]之[illegible]

如[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父不[illegible]乎[illegible]不[illegible]父在[illegible]父[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杖[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杖[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三年[illegible]杖[illegible]入[illegible]乎（[illegible]）

按[illegible]杖[illegible]乎[illegible]巳[illegible]可行[illegible]此[illegible]父[illegible]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然門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父[illegible]杖而[illegible]凡[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

屛[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父[illegible]杖[illegible]矣（[illegible]）

父爲長子

睍溪曰雖稱長子有未立適者（不可謂非）雖庶子而立適則亦稱適子（非不可）長子適子兩名有[illegible]成服[illegible]其[illegible]一也（[illegible]）

渼湖曰非繼祖之宗不得爲長子三年不三年則當無禫（[illegible]）

廬門曰喪服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小記則曰不繼祖與禰也按此二說則繼祖與禰然後方得爲長子三年若非繼祖與禰之宗不得爲長子三年明矣（[illegible]）

屛溪曰爲後人已雖爲後於人旣承其祖禰之重則嫡嫡相承之正固在於我而將所傳重於已之長子矣尤菴之引程子（[illegible]）謂不可異者者正得傳重之意與已爲所後子之非體者義各別然今父爲人後者爲其長子服依尤先生說當服三年爲所後子則當從兩種說不可服三年矣（[illegible]）

南塘曰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三句皆以子之身言文義本自[illegible]說所亂生出爭端以其上下句皆屬子之身而獨以中間一句（[illegible]）屬於父祖之身文義果順乎正體於上既是本指子之身則父祖之正體非正體所可論也且以義理言之由父祖而視子孫可論其正不正體不體由子孫而視父祖又可論其正不正體不體乎[illegible]是父之正體也當爲傳重者三年是則是父非正體[illegible]不當爲者三年有所輕重低昂於父祖之間則豈與成義理乎只此可以定疏說之得失矣（[illegible]）

廬門曰尤菴因伊川所謂[illegible]仁宗之姪子云云者以爲雖爲人後者亦可謂嫡嫡相承之[illegible]宗統之傳[illegible]支承重者亦可謂之嫡子如武王爲文王之嫡英宗爲仁宗之適是也推本[illegible]而[illegible]必[illegible]長子方[illegible]正[illegible]而不

正英宗爲傳重非正體矣（[illegible]）

雲坪曰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其說蓋以爲子孫是先祖之遺體白虎通義曰[illegible]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也而嫡子乃爲正也以是將爲傳者宗統之重也此[illegible]之實與下[illegible]傳所謂父子一體者[illegible]不同而[illegible]長子何以三年之問也疏家乃不察而專從父身上爲傳[illegible]是故嫡嫡相承之說正而不體之說乃實不成義理且不能直解[illegible]之意而[illegible]歲亦多不照嘗所謂繼承重不得三年與正體不得傳重果是一事否[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

廬門曰祖禰已三世中[illegible]日月已久則正所謂[illegible]可[illegible]嫡嫡相承而亦皆子孫所可[illegible]疑[illegible]武王[illegible]王季[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王亦不得[illegible]均皆以次子承重而[illegible]其長子服斬人不以爲非矣[illegible]上正體字正指[illegible]（[illegible]）

三[illegible]子不[illegible]重及[illegible]子爲後者也知以[illegible]兩[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則[illegible]嫡嫡或不同未必爲體也所[illegible]王季武王服斬云云此謂之[illegible]後者之比非爲之所致斬也（[illegible]）

[illegible]正體[illegible]子之身[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父之正[illegible]於祖禰亦皆不爲正體[illegible]喪服本文前[illegible]見非[illegible]重而然耳（[illegible]）

李氏曰爲人後者同於衆子則其所後父之不[illegible]服斬[illegible]是正體也[illegible]人後者[illegible]所[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三[illegible]則[illegible]是[illegible]所

謂正體[illegible]上[illegible]乃[illegible]傳重者[illegible]不服斬之[illegible]三世[illegible]後乃服斬之[illegible]子孫[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後[illegible]父[illegible]服斬[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問長子或疾或廢死而次子承重者亦當爲服三年如何[illegible]則第一子死於八歲以後[illegible]父爲之服者[illegible]廢疾不得立者則次子雖立只爲嫡之庶子爲後者不得[illegible]服也（[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見[illegible]先正[illegible]其（[illegible]）

雲坪曰父於子既第一子死是爲死於殤年者何以[illegible]其然也不[illegible]凡父[illegible]後者非長子[illegible]乃亦長服小記注曰凡父[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重於[illegible]傳[illegible]子[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傳重者[illegible]第二子以其兄[illegible]父[illegible]重[illegible]不正之庶子同一義理[illegible]父[illegible]也[illegible]服[illegible]重[illegible]臣子今[illegible]上文乃[illegible]所[illegible]一可故第一子[illegible]已承重[illegible]不死[illegible]服[illegible]之時已有適子[illegible]以[illegible]二長子爲當斬衰[illegible]是[illegible]第一子死者[illegible]不成[illegible]矣（[illegible]）

近齋曰繼祖之宗[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也[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則服斬[illegible]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已[illegible]定[illegible]不以爲三[illegible]已承[illegible][illegible]取[illegible]正[illegible]一字[illegible]長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長子[illegible]乃[illegible]

最爲我東[illegible]行之已久[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文[illegible]上下而[illegible]則[illegible]王[illegible]

又曰四種說非有見於經而疏家[illegible]之耳[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三者本爲子之身立文[illegible]子[illegible]一體必三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可爲[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事理俱[illegible]子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illegible]有三[illegible]有[illegible]長子[illegible]正而不體[illegible]子[illegible]正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文本[illegible]之失（[illegible]）

廬門曰[illegible]可[illegible]見[illegible]子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子於[illegible]者[illegible]孝嗚可見弟之論何故並此未可知也（[illegible]）

又[illegible]之正[illegible]後方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明矣（全上）

竹[illegible]曰所後子[illegible]出於人者[illegible]同於衆子則其不得爲長子[illegible]後之[illegible]三[illegible]子皆[illegible]不干於[illegible]傳重只是首長子[illegible]死而[illegible]已之傳重有所也有子之[illegible]長者見於[illegible]有子[illegible]之長子亦爲一[illegible]已有此[illegible]有子[illegible]所傳重其事[illegible]則[illegible]已出繼子則不爲三年況其於衆之同於衆子耶（[illegible]）

存齋曰爲所後子服三年者[illegible]爲父子則適也非庶子則正也云者猶是謂爲人後者當服何服爲人後者本非父子而爲父子者也本非父子則疑其降之於所生故特著之三年以明其同於所生也然則不爲所後子當服何也所後子爲所後父同於所生父則其所後父爲所後子亦當同於所生子也此不待特著而後見也父子一體也父之視子子之視父其義一也父之視子降於所生則子之視父亦將有同於所生乎父子相親不細所生則是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實也非所以盡父子之親而極人倫之至也父之視子同於所生則猶長子而立後者爲其子（又按）當服三年長子死而立後者爲其子服斬亦不待別著而見也特著爲父之服以見其爲子而同入於子服之條亦實疏不察之故而徒以世俗之情度之過矣所後當降於所生者四種之說只據所生而言之故父爲其所後而言之所謂後爲子爲後是也實疏於爲長子條捨其明白之傳文而偏主別說必其四種之後而後許服三年中間有支庶繼承者亦不許三年則其直取他子以爲後者其果當三年乎此亦豈不難判者歟當時之說可謂之過矣何可當爲之說以採其失乎（[illegible]）

又曰近聞先師（[illegible]）說爲其所後之後子亦服三年不可與所生子分當得其等殺之見不甚悖也（[illegible]）

按所後子服不見於經似是引人於親服何爲長子條以實所後他子爲後亦服三年似將收其同者是所後者爲所後[illegible]族人子爲後不應況得他子也又按後漢[illegible]帝初[illegible]學者以養子爲後亦爲本宗子非族子一證也

屛溪曰以兄弟之子爲後[illegible]四種[illegible]之制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服[illegible]後雖[illegible]生子[illegible]所應子內所後子死後雖立此子亦後以四種[illegible]之則禮亦不正不如服暫二等者當服朞而已（[illegible]）

近齋曰繼後子不在四種之例[illegible]實[illegible]庶子之[illegible]故[illegible]如此然出後人者同[illegible]養子既有大義似當[illegible]而行之（[illegible]）

梅山曰所後子服傳有云所後子爲後父同於所生父則其所後父爲所後子亦當同於所生子不待特著而後見者[illegible]若可從而[illegible]詳傳文未敢信其[illegible]傳者三年[illegible]然後始許三年其疑可知也所後子[illegible]既定[illegible]正[illegible]同無間於己出亦不可謂所生以故只當服正而已[illegible]是則非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以養子服[illegible]與[illegible]後子之服[illegible]不得與正體長子同而同於支子承重愚亦不敢信已而[illegible]三[illegible]已矣（[illegible]）

屛溪曰繼禰之宗長子雖已冠未娶而死則不得傳重只當服朞（[illegible]）

近齋曰爲長子[illegible]當[illegible]不當[illegible]已[illegible]於[illegible]受重二字並其長子[illegible]不立其後可知[illegible]立後[illegible]世[illegible]長子[illegible]者（[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以適子[illegible]者[illegible]同於[illegible]後之[illegible]不受重者也何可不服三年乎[illegible]適孫[illegible]立後[illegible]不受重者[illegible]受重[illegible]則其[illegible]當三四世之重其子之有[illegible]不當[illegible]既有正文何[illegible]所指者不如此者乎[illegible]可矣（同上）

三山齋曰實疏四種[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不受重者亦不三年一段[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古禮[illegible]而今[illegible]則有以[illegible]不受重者[illegible]可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則準以父祖適適相承之義其[illegible]所[illegible]此事[illegible]不一更[illegible]之（[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一[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故不得[illegible]用大[illegible]亦[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門長子無子而將爲之立後而傳重則當服三年將不爲之立後而傳於次子則不當服三年雖有子而將不以重傳之如程太中之於明道似亦不服三年（[illegible]）

又曰廢疾老傳之子爲長子似不服三年若有嫡子則[illegible]長子服[illegible]故也（同上）

又曰廢疾不傳重而次子承重亦不得爲次子三年然雖不傳重而猶[illegible]正體[illegible]嫡子之名故也（同上）

[illegible]氏曰此不得三年[illegible]他子[illegible]者廢疾者之子傳重則其祖之爲[illegible]子恐不得不三年（[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爲[illegible]一[illegible]有[illegible]子[illegible]可[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祖父主祀[illegible]其子只當服朞而已[illegible]有[illegible]子[illegible]父[illegible]之長子已又[illegible]爲長子則[illegible]有二長子乎[illegible]在者服長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曰[illegible]長子[illegible]服三年[illegible]經文[illegible]服[illegible]庶子不得[illegible]子三年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適有[illegible]子[illegible]後乃[illegible]爲長子三年[illegible]父後[illegible]長子三年[illegible]小記[illegible]又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子[illegible]已[illegible]正[illegible]重[illegible]長[illegible]後[illegible]故[illegible]爲長子三[illegible]重在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孫[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服大[illegible]必[illegible]子[illegible]承重[illegible]長子不可[illegible]子服不杖非如[illegible]三[illegible]重[illegible]之已矣（[illegible]）

近齋曰服[illegible]三年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必然[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不解[illegible]則何害不若[illegible]（[illegible]）

爲[illegible]長子[illegible]服

通典[illegible]今有[illegible]之子[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死[illegible]當[illegible]服[illegible]多[illegible]外[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娶之成不[illegible]而仁人[illegible]不忍不服[illegible]爲[illegible]降殺[illegible]間[illegible]長[illegible]有[illegible]當[illegible]服否曰不以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傳重之[illegible]服[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承重[illegible]

[illegible]門曰小記[illegible]四種之[illegible]後[illegible]孫[illegible]後[illegible]服式[illegible]已[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李氏曰[illegible]承[illegible]爲[illegible]大功[illegible]服[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服[illegible]以養子[illegible]以此[illegible]之[illegible]承重[illegible]庶孫承重同服（[illegible]）

爲[illegible]孫

竹[illegible]曰令孫之亡令孫[illegible]則令孫[illegible]同[illegible]大功[illegible]令[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其子矣（[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屛溪曰[illegible]庶子之長子[illegible]可[illegible]服[illegible]之長子[illegible]服[illegible]矣（[illegible]）

南塘曰妾子承正嫡傳重三年俱得為後則服三年婦是外戚也元無承重之可論而只以傳重一事為主（補編）

鹿門曰小記嫡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以此則廢疾者承重者皆不可為三年（其妻之不為舅後者亦可知○補編續編）

近齋曰曾見疑問解從祖祖母為嫡婦小杖朞是指從二二者乎似當答以當如來示然此則嫡婦服非長子當為斬衰三年者之妻也妾子則雖長婦亦服大功與衆子婦同矣今見尤翁說尤分曉惟尤翁先生說如此則惟當遵而用之復何疑乎（答宋[illegible]）

梅山曰喪服小記嫡婦不為舅後者姑為之小功故家禮圖妾載小功條而此說為大功則移載大功條無疑（答[illegible]）

李氏曰按小記注疏庶子承重之婦反重嫡子為後者之婦服皆當為大功妾子承重者之婦恐亦同（[illegible]）

鹿門曰嫡孫傳有嫡子不為嫡孫孫婦亦如之注嫡婦在則亦為庶孫之婦（[illegible]）家禮小功條云為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為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蓋出於此（補編續編）

梅山曰儀禮喪服傳曰有嫡子則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注嫡婦在則亦為庶孫之婦附元禮小功為嫡孫注曰有嫡婦則無嫡孫婦曾孫玄孫為後服其婦如嫡孫婦家禮所云其姑在則否者即斯義也然此以嫡子生存者而云云耳若嫡子死而嫡孫承重則嫡孫之婦亦將從夫服斬衰若是者不可以有姑婦而不為嫡孫婦也然則為祖舅者當以嫡孫婦之服服以小功姑在者否[illegible]須對也（答[illegible]）

按喪服傳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此文當解以有嫡子者之孫其為嫡孫其孫婦亦不為嫡孫婦云則不成文義所謂其孫不為嫡孫則孫婦之不為嫡孫婦不言可知何必下文乎故[illegible]則其孫婦亦為庶孫婦也

孫女被出而歸當如庶孫服

梅山問喪服經傳只言姑姊妹而稱女子子[illegible]並及孫女何也[illegible]孫女若被出而歸則當服之本如庶孫大功因以姑只有姑姊而稱要并及孫女家禮之於孫止說之修也是以後賢一例言之實合人情被出而歸當如庶孫服死而無夫與子亦當還服本服如姑姊妹之禮耳

結髮

結髮山曰從嫂以期而降緦麻服未盡期者結不服緦麻帶用白絲以期而純吉[illegible]不可否（[illegible]）

嫂叔

梅山嫂叔無服推遠之義是為禮之正也唐太宗引同爨緦之文而制嫂叔無服未為得宜魏徵議曰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者則不可死而同路[illegible]云嫂叔為服先王之禮後儒有作雖復而疑可也朱子亦云要推而遠之以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此者輔贊思義必自推不得如何與服程朱之後皆從[illegible]不可以良賢儒之所義論遂從古禮禮者所以節約今古緣情親宜故家禮小服以小功恐不可易也（答[illegible]）

宗子

南塘曰[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之宗百世不遷者又安有不服其服之理也繼高之宗亦服本服[illegible]以宗子之殿服之禮宗必著之矣自高以上親盡宗毀則安得服宗子之服耶（補編）

[illegible]曰宗子死而宗子之母妻皆亡則當服宗子之母又宗子無後而死未及立後者不當服其妻蓋孫未立之前宗統絕也其所歸宜為為人也（補編）

問宗子服有服者服本服外服者服齊衰三月齊衰於功緦則以同堂以下諸親序立於[illegible]之設誠為可疑（答[illegible]）

屏溪曰大宗子服齊衰重則重矣此正服之外也不當加於正服緦功之上矣（[illegible]）

問再從三從之妻若宗子妻則服緦耶（[illegible]）鹿門曰若是大宗子之妻則當服齊衰三月不然則無服（補編）

老洲曰古禮族有為宗子齊衰三月之制後世宗法不講雖不得一遵古禮近世一二知家禮亦有見於十寸內者況百家奉不祧位今帝宗子之喪朝忠貞公者雖屬疏者皆用以降之制以寓尊祖敬宗之意如何（[illegible]）

從高祖

梅山曰遠祖從高祖者未可以服盡而昧然無事[illegible]日祖免成服若吊服加麻臨喪素帶用之既葬而除恐宜（[illegible]）

為兄弟之子婦

竹溪曰喪服本不言兄弟之子婦服大功或姪丈夫婦人報此言姑之於姪（兄弟之子女）男女同服也唐魏徵奏云衆子婦小功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蓋緣以姑姪字通用作世叔從子看也（補編續編）

祖免（[illegible]）

屏溪曰凡服遞代而降一等父之族為朞祖之族為大功曾祖之族為小功高祖之族為緦此為親親之殺也五服盡於緦而同五代雖無服不忍恝然無事亦曰祖免禮意之厚也五代服生存與否有不計也（補編）

梅泉曰祖免者素帶三月云云為有服者耳則恐只為五世之親及六世以下無服者但當具於服成服祖免之際[illegible]事則用之至葬用之出則否（補編）

開靜堂曰降而無服者從吊服加麻三月不同外親[illegible]似只宜著於初終及葬時皆不宜用三月之制平時則從常吉服而已（[illegible]）

又答鹿門曰吊服加麻皆具左右齊當用緦之服首經矣（同上）

竹塢問本生從祖姑情誼之篤如親親孫而只與無服以吊服親其柩[illegible]然當當白巾如丘儀則情禮似不怪梅湖曰降五代親之白巾而行之極好（補編）

問出後者於本生外兄弟之喪係而無服未除何以處之[illegible]老洲曰古義只曰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此特指嫁女而言也男子之出繼者其降服之義與出嫁女一般則於本生外兄弟降而無服者是可援此例也其見[illegible]家答問亦曰可看[illegible]曰五世之親出繼出嫁降而無服者俱當以吊服加麻云云

姻氏曰高祖兄弟曾祖從父兄弟祖從祖兄弟父從兄弟身之從兄弟此乃親盡之親也然禮則有五者而已至唐宗定為祖舅祖兄者非禮之正也（[illegible]）

為嫁母出母服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illegible]）○通典晉賀循云出母服在杖條杖者必居廬居者必禫○吳徐整問出妻之子為其母當有禫否射慈曰旣除服喪不當禫如親子○開元禮出妻之子為母禫（[illegible]）

通典晉步熊云已出為人後者母在後見母有服否己今所後之作出母與繼母同耶父亡已為人後則出母出母服之云何諸父亡與在服之有異否亦然答曰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若子則不能復服親母故也為人後有若子繼後嫁母夫當若有知者則其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文若所後父[illegible]出母之服不[illegible]於父[illegible]子[illegible]宗

[illegible]至於[illegible]乎已爲人後同之親子[illegible]出與[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

服即此也恐不當更論生己與否也（[illegible]）

本議曰[illegible]長沙人王毖[illegible]吳魏分隔毖妻子在吳[illegible]黃門郎更娶妻生昌毖卒後昌爲東平相[illegible]太康

[illegible]吳平[illegible]已[illegible]當行服[illegible]王上書[illegible]博士許猛云[illegible]爲[illegible]其兄[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不二[illegible]之日故[illegible]許[illegible]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宜絕不宜[illegible]已改[illegible]則[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節[illegible]子[illegible]道[illegible]何可[illegible]之[illegible]更發[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服其[illegible]但[illegible]之所不出子可[illegible]之乎[illegible]入[illegible]後[illegible]子[illegible]

服可否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父[illegible]雖[illegible]有間而不知終身不改之義[illegible]不[illegible]下[illegible]子是[illegible]絕於夫與

[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父[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不[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三[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必待中月[illegible]三[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則父[illegible]之爲[illegible]父[illegible]

繼則恐與出母無異矣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服小記[illegible]後[illegible]出母無服[illegible]矣[illegible]爲父後者爲出母[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母子死[illegible]三月之服反

不[illegible]子之[illegible]繼母有子者何理之所不[illegible]故劉氏此說似合人情然經文所載何敢違之而從劉說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出母[illegible]則出[illegible]祖母[illegible]明矣據此則出祖母無服似未安云出外祖有服而出祖母之[illegible]義

[illegible]可以無服外祖母服本輕而只當嘗其恩不當嘗其義何[illegible]出與不出哉（[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母乃父之不[illegible]之妾[illegible]服以[illegible]降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子[illegible]本生[illegible]母[illegible]當如之何[illegible]母[illegible]曰爲父後者不服[illegible]以承[illegible]者[illegible]而承嫡

[illegible]降等[illegible]不[illegible]可以只降一等而[illegible]別於本生[illegible]母則[illegible]女[illegible]大功之[illegible]服大功

[illegible]三[illegible]宜（[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母出無服則前母出無服可知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之子[illegible]明非所生[illegible]服也又[illegible]但[illegible]子[illegible]服故[illegible]出

妻之子（[illegible]）

出母爲女適人者

[illegible]降服大功女服同〇[illegible]氏曰此母降女一等而女降母二等恐未安（[illegible]）

父歿繼母自出而爲僧尼者服有無

[illegible]山曰父歿[illegible]自出而爲僧尼則是絕於父也[illegible]子無[illegible]母之理者以有生育之恩也[illegible]當服[illegible]不出己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於父不屬己矣（[illegible]）

出母無[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於家

大全[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於家[illegible]婦子[illegible]家成舍其側而養之[illegible]外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非但非[illegible]家亦非[illegible]出之[illegible]父沒何以私自迎還若出母貧窮無依則備給[illegible]以安其身

而已（[illegible]）

出母[illegible]亡[illegible]子[illegible]服與否

通典[illegible]氏生公[illegible]之[illegible]王氏生公[illegible]父終之日[illegible]公[illegible]曰公[illegible]母少[illegible]可迎還[illegible]王氏[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亡[illegible]氏卒公[illegible]博士[illegible]公[illegible]亡[illegible]公[illegible]母公[illegible]幼少在[illegible]長至成人[illegible]所生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母[illegible]是[illegible]之私[illegible]子不用[illegible]服[illegible]服矣

（[illegible]）

[illegible]繼[illegible]亡[illegible]以[illegible]服[illegible]子[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可也

繼母[illegible]子[illegible]後[illegible]子[illegible]服否

[illegible]

[illegible]母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服[illegible]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曰當[illegible]服[illegible]之日子當以[illegible]服

[illegible]不服[illegible]

[illegible]原[illegible]曰[illegible]三年[illegible]降[illegible]

[illegible]之服[illegible]不當[illegible]服色[illegible]之門[illegible]之四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三年不[illegible]

然或以遺命子反[illegible]本宗[illegible]服者而言耳若有服之親當服本服服盡後爲之心喪用報鞠育之恩恐可舍本服而服收養之服以自絶於本宗[illegible]以從於兄嫂爲服加等猶或議之曰族屬之親不可有加若爲收養者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疏無母不資於嫂更何惑可資於族屬之親有恩加等則待己無恩者不服乎斯皆得禮之正也爲再從收養者亦當服總麻雖後申心喪三年而今也則不然[illegible]於殯宴[illegible]主以題寫則昭穆失序名義不正[illegible]易以爲孫[illegible]後而[illegible]爲後者服斬近世若鰥寡令公爲無嗣侍養而祀尸厥祀而已今其人發其非而反之正則事係大倫典刻雖淹即日當告由改題（[illegible]不書）　何待饑祀乎又是其長子則當承祧[illegible]爲[illegible]當立別廟[illegible]其[illegible]得改題時告由錄在下方（答朴舍叔）

鎭殽次云云[illegible]孫其[illegible]顯從祖父某官府君[illegible]從祖母某封某氏收養小子恩猶生育[illegible]祀敢云報德罔若[illegible]考顯祖[illegible]失序[illegible]不及遠以正今方以從祖父[illegible]改題[illegible]以侍養孫非[illegible]所以辭厚[illegible]從[illegible]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李氏曰人有一子出爲大宗後取其仲孫名以侍養及其喪後服大功而心喪恐當（[illegible]）

延齋曰旣祖母之收養恩猶[illegible]一[illegible]照依[illegible]母本服總乳母已則服以小功[illegible]宜小功[illegible]祖母之收養[illegible]服以總麻[illegible]本服故總麻[illegible]可以報收養之恩然則太重恐不可爲也如[illegible]以總麻[illegible]未足則[illegible]後加心喪若干月無妨（答[illegible]）

南塘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收養父[illegible]子[illegible]服[illegible]父之[illegible]之爲父服只爲其有養育之恩[illegible]子亦有恩[illegible]乎[illegible]子爲父之[illegible]其恩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情欲報之則當[illegible]親之文（[illegible]）

[illegible]

錄　[illegible]典[illegible]三[illegible]收[illegible]也[illegible]爲[illegible]服[illegible]元[illegible]之非[illegible]子[illegible]亡必死爲入收養者當爲父在爲母之[illegible]曰[illegible]父[illegible]服斬[illegible]其當[illegible]許父母[illegible]父[illegible]長子則[illegible]父母[illegible]長子[illegible]宜服期已矣（[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答[illegible]成[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洞[illegible]通典曰[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此[illegible]三[illegible]而今[illegible]所[illegible]服[illegible]心喪[illegible]所通行[illegible]者固人[illegible]所見（[illegible]）

父母收養父母

南塘曰養父母只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服[illegible]之養父母[illegible]外[illegible]父母服之則父之養父母[illegible]以[illegible]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爲收養母之君母

李氏曰收養之[illegible]只[illegible]天[illegible]同養之恩則服三年恐過矣或爲其同[illegible]服同[illegible]之總耶（[illegible]）

繼父同居（[illegible]）

問嫡婚[illegible]以嫁娘幾[illegible]年今三十餘而娘父死其[illegible]（[illegible]）渼山曰當服三年[illegible]三歲前收養者[illegible]三年而今此未[illegible]其母三年不亦宜乎（[illegible]）

南氏曰爲有[illegible]父之服[illegible]俗所[illegible]俗士夫家[illegible]嫁故也近世士夫家妾子或有繼父者總麻服焉可歎也（[illegible]）

遂[illegible]王[illegible]

嚴自文氏[illegible]其[illegible]其生也育[illegible]其長育及其死也[illegible]之行路[illegible]其生而[illegible]其死[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

穗教服[illegible]女子子[illegible]者[illegible]三月[illegible]（[illegible]）

渼山曰同母異父兄弟之服[illegible]小功而[illegible]多有大功者非也夫制服異姓無大功[illegible]父爲期而[illegible]之母[illegible]小功[illegible]之兄弟期而母之兄弟爲小功子爲期則母之子自當[illegible]小功（[illegible]）

爲慈母庶母繼庶母（[illegible]）

屏溪曰父以他妾之子慈於無子之妾者禮所謂慈母也其死爲齊衰三年而已爲其所生母亦當服其本服與爲人後者之禮不同矣（[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喪服曰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illegible]注曰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服可也慈己之服即小功也今庶弟若受命而[illegible]養於令庶母則當服齊衰三年不受命則雖有養育之恩[illegible]服小功已矣[illegible]服三年不當[illegible]行[illegible]一遵三年[illegible]行三年而[illegible]所[illegible]舊[illegible]也庶子之喪不服慈[illegible]夫[illegible]不服則其子之[illegible]服亦可知已（[illegible]）

又曰所謂慈母庶子無母而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以故爲之齊衰三年雖令有母而[illegible]育於諸母亦當爲所生母三年以不倫乎出[illegible]降服之義也（[illegible]）

按[illegible]之無子者[illegible]之無母者父命妾以爲子命子以爲母[illegible]母則有[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已之恩必無母者於慈母服齊衰三年方合於禮義[illegible]耳

[illegible]服厚[illegible]九歲丁內艱庶母[illegible]養之恩無異於乳已今依家禮欲爲義服小功何[illegible]同[illegible]家禮[illegible]庶子之無母者[illegible]庶子而爲慈己者至小功[illegible]乃過乎（[illegible]）

蒙[illegible]曰儀禮經[illegible]只云士爲庶母今[illegible]有子[illegible]以父之[illegible]服子不敢服故耶（[illegible]）

近齋曰有子非特指生存之子也父妾[illegible]生子[illegible]雖未及[illegible]而夭當以有子論何可不服總耶雖無子者[illegible]女君而[illegible]年久者當用同爨之[illegible]大夫之不服庶母似是[illegible]之義而我國大夫士無甚分別士之禮亦可通用於大夫且沙溪云[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夫可以當中國大夫[illegible]以下不可以大夫論[illegible]以通訓[illegible]列[illegible]自處以大夫不服庶母[illegible]乎庶母慈己者小功[illegible]只言士而亦可通用於大夫禮疑從厚正指此等處耳（[illegible]）

問[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絶妾之子[illegible]亦[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則庶子[illegible]父之[illegible]妾亦[illegible]沙溪[illegible]之子[illegible]服[illegible]服制無所[illegible]以名服則反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故沙溪之[illegible]而斷以總[illegible]以此也

梅山曰[illegible]曰父之妾爲庶母子妾之於父妾亦當從君而曰庶母而已禮兩妾子各呼其父之妾曰庶母[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子之妻妾於父之妾[illegible]服[illegible]別於[illegible]姑也若以從厚之義有欲[illegible]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然[illegible]但如[illegible]之所呼[illegible]用[illegible]當[illegible]可也[illegible]稱姑[illegible]妾子之妻稱其所生姑[illegible]別[illegible]有死[illegible]服[illegible]生呼姑之理乎[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

漢[illegible]曰庶祖母之有恩者[illegible]不忍[illegible]於無服則以同爨之服服之猶爲近之耶（[illegible]）

老[illegible]曰庶祖母服無所據[illegible]有慈己之恩則[illegible]無用[illegible]情[illegible]然[illegible]有[illegible]庶母慈己者服小功[illegible]可[illegible]庶[illegible]而[illegible]庶[illegible]之服[illegible]世[illegible]有爲庶母無子而情[illegible]服同爨之[illegible]恐不至大[illegible]耶至於令[illegible]雖有[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難於禮制之外耶此則決不可矣（[illegible]）

渼山曰記曰[illegible]後者爲庶母可也爲[illegible]庶母可也註[illegible]庶母者父妾有子子死爲無子故命己之妾子爲後[illegible]服三年此[illegible]可承重之明證也（[illegible]）

楊氏曰爲父後者之服其母當如何可考而庶氏之說宜從（[illegible]）

通典晉賀循[illegible]曰[illegible]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服之如何[illegible]父先已[illegible]於前（[illegible]）以服母之服服之者可也不得以[illegible]當三[illegible]問於[illegible]服[illegible]也　庾蔚之曰小記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猶繼所[illegible]說可得父服[illegible]慈母子且先[illegible]（[illegible]）所云婦人不[illegible]結婦從夫而猶不服則子不從明矣

慈母爲慈母

楊氏曰乳母之服只有緦麻本無傳據故有乳母服緦乳子服有緦父服緦者子服[illegible]亦[illegible]也

通典徐邈云從妾之子服[illegible]則今爲慈子思義繼絕緦亦可也（[illegible]）

殤服

陶[illegible]曰殤有三等服制有二等何謂三等上中下也何謂二等降服爲一等從上從下我一等蓋大功之殤降等則長殤五月中殤三月下殤緦麻[illegible]人[illegible]其無服[illegible]從中從上同爲五月下殤爲三月小功降等則爲三月長殤猶有服中則從下而無服以其恩輕也齊衰降等以正服論之長殤九月中殤五月下殤三月而以其恩重也故中則用七月下用五月亦從上之義也（[illegible]）

厚齋曰女子十五而笄[illegible]女子當笄之期也若不笄則不可與既笄者同而[illegible]謂之非殤其爲中殤無疑（[illegible]）

問二十[illegible]死者已冠則其服制如成人否若是大宗長子則其父亦當爲斬衰耶（[illegible]）退溪曰喪禮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illegible]大功章云成人則爲之斬衰據此則雖在殤年而死已冠則當服之如成人其父斬衰無疑李氏曰或曰家禮男子已娶則不爲殤適子雖冠若在殤年而未娶則似在不得傳重之科恐不當三年也（家禮增解）

問八歲有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代[illegible]男子[illegible]不爲殤（[illegible]）陶菴曰八歲代加已[illegible]不過[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恐可以下殤服期年之實決知其不可（[illegible]）

南塘曰殤之限八年者日月雖少既及八年則何可不服乎且計年以年何以月數（[illegible]）

近齋曰長子當服三年者死於長殤降服年者雖有旅軒說而考儀禮喪服小記引古禮疏說有曰長殤者成人則當服斬衰而殤死則短殺矣孰爲入於大功條也云云當以疏說爲正（[illegible]）

鹿山曰答翁之論曰年過長殤雖未嫁要親成之服之猶皆爲成人據此則外孫女年過長殤未笄而夭者服緦恐無可疑（[illegible]）

又曰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疏謂以男已娶女許嫁爲節[illegible]後世[illegible]不待長笄[illegible]冠已成人不當以[illegible]女雖許嫁不笄亦爲成人乎只合從小記而其未笄者從國典以嫁爲制斯義也家禮[illegible]考[illegible]正（[illegible]）

梅山問殤服傳曰殤服之殤計以易月指服之月耶生之月耶鄭玄曰以日易月謂生一月則哭之一日未知如何鹿西曰殤喪以日易月之制以服之月者也鄭說不可從

問殤[illegible]門者曰大功之殤中從上本爲至親情重而爲此制則似當指本服（[illegible]）今有出嫁女其弟爲人死於中殤當以本期之殤降之爲緦否（[illegible]）抑以小功之殤降之而無服否（[illegible]）

又答[illegible]門曰先降已之出嫁（爲大功）又降出後（[illegible]）豈不明甚而來論只曰爲其昆弟云則是本是期親情重雖殤而小功（[illegible]）可從殤例耳（[illegible]）如大功十月亦爲不忍[illegible]服之[illegible]輕降大功升數之較粗者有微意若用此[illegible]當爲緦麻（同上）

禮疑續輯卷之五終

禮疑續輯卷之六

喪禮

成服下

爲母黨服

雲坪曰魏高堂崇曰外服不過緦外祖父母以尊加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先賢之過又張子曰小功服之可也以是家禮降爲小功今猶服之說不當更論也（[illegible]）

問猶曰外黨只有母黨而無父黨故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父母之名皆母所屬也舅亦有父名云者可疑（[illegible]）

本生母黨（[illegible]）

閔靜堂曰儀禮喪服外祖父母傳下注有雖外親亦無二統之語不知可疑否（[illegible]）

陶菴曰夫爲人後而爲父之本生外祖父母又服緦則是貳統也此等處宜以禮制情如何（[illegible]）

厚齋曰茶子於本生父母既曰其妻降一等服大功則於夫之外黨降而無降可知（[illegible]）

近齋曰於本生外祖降服一等固[illegible]有之[illegible]雖不言但[illegible]既在於爲本親皆降一等之中矣外親無二統有[illegible]氏說何可降服至於成人之降外親而不降則甚無意義外親無出入降非指出繼者似與外親適人不降之文同一義也（[illegible]）

又曰爲人後者於外親降服一等亦是以避外親二統之嫌何必至無服而可乎人於外親外親亦皆降服（[illegible]）然已之所[illegible]外親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二統則一也未於外親[illegible]出入[illegible]之文本指出嫁女[illegible]外親[illegible]夫之爲外親[illegible]者[illegible]爲外親[illegible]人不降之文同一義非指外親出繼者言也開解論出繼者服外親而所以因出降無絕於外親無二統之文非爲[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而已出繼者與出母之子似有異焉蓋出母父之所出也與族絕無[illegible]及之道故於其黨無服（[illegible]）本生母[illegible]之所降也雖[illegible]所后而降非絕[illegible]也[illegible]猶及之道故爲其黨降服出母之黨與本生母之黨其有外親無二統之嫌則一也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殺降似[illegible]及耶（[illegible]）

陶菴曰無出入降之出入指女子而言也[illegible]子出後亦[illegible]所後者爲服之不降於生母黨則豈非所謂[illegible]（[illegible]）

鎭西曰本生母黨服則雖降而屬稱則[illegible]有[illegible]只當錄[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者亦然（[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降者[illegible]其本生[illegible]女出後者[illegible]降[illegible]服乎[illegible]後出嫁[illegible]再降而外[illegible]出嫁爲否只當降[illegible]（[illegible]）

渼山曰爲人後者爲本生黨服[illegible]以降一等爲[illegible]而陶菴以不服爲[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服不其然乎降小功以緦爲本宗之[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

李氏曰本生外祖父母爲出後外孫當無服蓋本服緦而降而絕故也其本生母[illegible]降一等[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外孫出繼則於其外孫降等無服者[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出後者內外兄弟同姨兄弟皆當不服[illegible]不降之[illegible]大[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

按先生外黨爲出繼外孫服本服則是親之爲之也亦然入半何以[illegible]之出繼子非所后[illegible]

本生親矣奚獨於二統何當不服本服乎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若本生外黨所居外黨皆服本服則出繼子何其偏厚也楊氏雖以彼出女子之子爲證亦有不然子雖以母出而以不服其爲外孫之外孫自如也外孫之出繼者爲他人之外孫何可比而同之乎異姓無出入降亦以不出繼者爲外親出嫁者而言耳

爲舅之女

近齋曰此是該禮闕文以人情言之四寸何可無服故鄙意嘗欲質于以尤庵以舅女服緦爲定（答梅山）

外親適人不降

近齋曰外親服本自從輕若以適人而降之則輕而益輕或幾乎無故不降（答梅山）

梅山曰沙溪答外親適人者當降之問引喪服疏而曰外親雖適人不降惟爲人後者爲本生母黨降一等當是然則爲本生母黨豈可不降服乎是所謂私親之殺之也亦然也或者以外親雖人不降之文爲出繼者仍服本服之證其於服之義何如其所謂不降云者以內外從出嫁者云爾（答近齋）

楊氏曰按服喪傳曰何以緦也服之也唐太宗加舅小功高宗又加甥小功至於甥女不見於喪服者以子雖男女之稱[illegible]同是小功雖然外親本緦降之則太過故馬氏以爲異姓無出入降（按喪服小功章丈夫婦人報注引此說）而從母丈夫婦人報以小功名加故也若甥姪之稱名則本不過緦今既小功則降亦有服而楊氏以外親不降者不知其可也況出繼之則降其本生甥服而猶其甥者故有不降者已非相報之義而至於出嫁之甥女既有可降之緦而與甥同服者豈非執而不通歟若使馬氏之說出於甥姪而服之後則[illegible]降之下又必有所辨矣（學禮疑小）

不爲繼母黨服（前母後母黨服附）

三山齋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illegible]出母之子則不爲母之黨服可知至於前母之黨雖無可據以小記服於親者之意推之則亦當只服其母之黨[illegible]之黨又服前母之黨是亦二統也可乎（答金士九）

李氏曰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註云雖外親無二統以此推之後母之子其母在則[illegible]（家禮增解）

胡氏曰先子嘗改適娶繼室一母其服同乎同其母之黨則猶有於其黨豈有異同之理乎服問繼母之黨亦不當服則同其[illegible]

梅山曰據母之黨繼母之黨而不服然既服前母繼母之可得外家者則服所謂先當以外黨服者之不得已[illegible]

妾子爲嫡母黨服（妾母黨服附[illegible]）

尤齋曰喪服妾子於君母之黨之所謂從服所從亡則已若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者甚矣猶以爲君母之[illegible]服別爲對率[illegible]所生母黨之服之說沙溪雖以緦無服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所生之母[illegible]以外親父母之服服之乎又沙溪說[illegible]妾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無服也[illegible]母黨服十分明白（[illegible]）

閏齋曰妾子之爲嫡母黨[illegible]其母之存沒似無于於緦之一統之證矣（答梅山）

梅山曰質諸同於徐邈曰雖違母爲之從適母亡則不服其黨今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適黨[illegible]之黨故以嫡母黨爲從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黨而叔嫡母之親則宜以名而服嫡母黨也庶齋之[illegible]服沒齋宣事之說矣且云庶子從君母而服惟止於兄弟不及昆弟之子者爲父後則服之並與爲人後者同推於義也承嫡者於

君母之黨不可服以從從矣（答[illegible]）

胡氏曰既服君母之黨則已之外黨服說如此而凌氏之論亦不無見惟在後人斟酌行之（學禮疑小）

凌氏（名曙）儀禮說曰馬氏曰鄭曰君母者母之所尊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自降外親服緦麻以[illegible]之是氏說是也喪服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外親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服問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註雖外親亦無二統若云徒服是有二統矣蘭問鄭玄曰繼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之黨以外氏不可有二也賈疏禮服不知何據蔡卻遺禮通考徐氏取之抑又何耶按凌氏說雖如此君母黨徒從外黨服從不可不徒服

李氏曰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恐無相報之義數繼公說亦然（家禮增解）

梅山曰喪服疏曰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或亦爲服其母之父母馬氏則曰君母不在乃可申於所者何明甚遂先君母服妾子之文故妾子不以君母之在而降服其母推此義也疏說得之也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親無服不爲後則如邦人所謂如邦人者不論君母在否而言然則馬說恐非是（答近齋）

李氏曰庶子爲後者既不敢服其母爲適母卒又不服嫡母之黨則承重妾子適母卒終無母黨服可疑（家禮增解）

外先服窮者加緦可否

定湖曰舊說謂降而無服者是原有服者也外先服窮者是原無服者也以此至親恐不倫陶庵之序以從文未爲過也第已割據有五世之親皆祖免者此者可以相援然終與本宗有異未敢質言（答梅山）

妻黨服

父沒母之親失妻一體之親而謂妻之父母亦從失之其說或疑外氏無二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服以爲所三四[illegible]之三四於已猶一非其例也（[illegible]）

南塘曰妻亡無子謂之義絶而不服妻父母俗見無據也（[illegible]）

鹿門曰妻之嫡母繼母當依尤翁說爲之服緦恐可可疑（[illegible]）

梅山曰家禮儀節條爲妻之父母下又係之曰謂妻之親母雖嫁出服也夫外服有正無義如舅之妻無服是也通解續屬記曰妻後二妻之父妻之母其所以區別言之者以妻母之親不係於父故也推此義繼外姑似當無服而遇溪則謂不可不服沙溪尤菴皆以爲[illegible]以爲家服沙溪則又謂其喪服後而其夫無服未安不論禮意之如何服妻之適母繼母一如親母不害爲從厚之道固所當用而爲詳家禮本旨則無親妻有服而爲之服之義未知如何（[illegible]）

按家禮時實妻之親母則嫡之所以服在於一親字非親母則無服可知也

變齋曰禮按服爲父之母及母之母嫁出並無服而今獨爲妻之母（嫁出者）不亦悖乎此家禮未定之說也（[illegible]）

李氏曰嫁母猶服於實妻之親母則其妻之繼母嫁出則不服可知（家禮增解）

近齋曰爲妻之妻父母緦禮所不言蓋其妻所受鞠育之恩宜無推及於其夫之義況人之於親族皆已者只服本服惟心喪者千月以數其恩有先賢定論妻之五寸七寸叔妻既不服三年則夫何可服緦耶（答梅山）

梅山曰然既之不能致服雖然其爲方而亦可見喪紀之壞也妻父母服即服問所謂從重而輕者緦服之重也恐可從俗而不服益乎（[illegible]）

爲人後者爲本生親服

爲本生親父母（[illegible]）

穆見曰宗孫前問某人出後於其堂叔父其堂叔父本以疏遠無服之親出繼乎某人伯叔故爲堂叔父而無子身死某人爲其後某人於所後父之所生父祖兄弟既非所生親又非所後親而以本服則爲無服之親其相服當如何而死則當有服否遂菴曰所後父即其父也其父所生之親及兄弟皆當降一等服大功如何（答柳楫）

屏溪曰父子皆出後於人者生父之所生父所後父皆爲其生祖俱宜服大功（答柳楫）

問有人出後於人數年之後其本生父又爲出後而還其所後父之喪或云此人雖先出後於其本生父之所後父當以生祖父一例服之或云子先出後則本生之親宜以伯叔父母稱之其於伯叔父之所後豈有祖孫之義而服之乎二說何者爲是（答金翁）三山齋曰下段恐得之若如上段則彼所生父又有所生之喪此子當何以服之大凡服制恩與義而已此服既無所後之義又無所生之恩將何所名而爲服乎

問有人出后後其生父出爲人後則是本生有兩祖也服制以已出後前祖爲本生祖耶以生父所后父爲本生祖耶或謂經無本生祖服信然耶（答士寅）老洲曰此便是兩男各出也當用不再降之文並服兩祖以大功何論已之出後前後耶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服古今喪服果無著及以是栗谷以爲經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周爲其兄弟降一等此指爲後者身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疏爲服此皆無據假有族然若使父所後家或五服之外則本生祖將無服骨肉如路人是豈人情所安耶本生諸親降服一等是以明所後之重又可以存不絕本生之義可并行而不悖彼說不可從矣

問爲人後者之子爲其本生祖父母應服大功而其父又出繼則當何服（李厚老）竹山曰亦當服大功（答趙纘）[illegible]不降故也而出後者之不降於出嫁女者以其本統之所繫故也（答趙纘）

又曰既后於宗家而欲行三年喪於所生祖母則是承其生父之重而爲二本也情服云云禮無其文鄙欲事豈足爲援據耶且念三歲嗣收養於人者服收養三年而若是有服之親則不爲之三年者蓋以族親收養理所當然而不可以收養之恩爲重故也今令族孫之所欲行爲其無主喪則是二本也爲其收養則是以恩服而爲薄反甚豈不大悖禮義耶（答李永徽）

近齋曰父之生父與生父之父其爲生祖則一也服當同是大功而或者以父之生父與生父之父不同不可服生祖服只計其父所後家遠寸數以族大父服服之若如此說計其寸數而爲服盡之親則其將不服矣人於父之生父無服豈不甚薄耶（答吳門）

剛齋曰出繼者所重專在於所后若不服其所后者之生則可謂不父其所後矣豈不悖於理也（答朴某）

損齋曰出繼者之女出嫁而遭其本生祖父母喪當服小功是（答閔致）

李山曰誤謂者出嫁女爲本生祖降服小功之疑姑無明據但出嫁女不降祖父母服朞則以出繼故降一等服大功恐宜（答金平默）

按此服當以出繼出嫁兩降至若出嫁女不降祖父母服非當論於父之所後父母不當嘗於生父母也

爲本生諸親（爲本生父之本生諸親爲父之本生諸親並論）

近齋曰本生親之姊妹小功則本生親之本生姊妹降而爲緦自在其中何必以無二降之文爲疑耶此似與兩男各爲人後不再降者不同矣（答李命杰）

又曰此是年前客人問者而其家依此行服姑以緦矣其時未得先賢說可據者只以義理推言而今見尤翁說有所云云甚恨當時實之未博也然尤翁說終有所信不及者蓋雖比之於兩男各出繼而作一例而以愚之恐似有不同然不敢信己而背其師當從尤翁說（同上）

尤翁答宋元錫書曰兩男各出繼兩女皆出嫁皆不再降出繼人子孫復出繼亦不再降惟出繼而出嫁然後再降矣

梅山曰或舉禮而推行故舉類而立疏因其見而知其不見者疏之例也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世叔父母姑適人者皆不著于經而亦服以小功者既用疏殺爲本宗降一等之文也若至爲昆弟大功而不舉世叔爲姊妹小功而不舉其姑固似可疑而昆弟疏曰昆弟降一等故大功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然則因昆弟而可類世叔也姊妹注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輕者降可知然則因姊妹而可類其姑也以不言姑而明不降姑者爲疏說不通恐難從也出后降服上自高曾祖父母自昆弟以下云者無乃未思乎喪服經於爲人後者之爲本親及本親之出適人者咸以昆弟姊妹發例其爲祖曾又當以父母推之推類而可該其餘（答李敏）

厚齋曰出後之子爲父本生諸親喪不見於禮書似以其父之皆降一等爲準故耶所謂外服不降者本以不爲出后者言也今欲引以用之出繼者恐不然（答柳楫）

梅山曰爲父本生諸親雖本是無服之親只當降服一等（答徐胤錫）

問所後父之生家兄弟之喪有服乎（李致）渭山曰無服可矣（答李王解）

近齋曰從姊妹爲人後者爲本宗降服則曰從祖姊妹姪從祖姊妹即再從姊妹也尊堂叔既出繼則其女適人者之喪尊之無服也明矣（答李厚鎭）

私親爲爲人後者

厚齋問家禮服圖出後者亦服不杖朞與諸子同而謂之降沒理會得尤菴曰既是出後則生父母已疏了故謂之降者蓋亦示疏若只說朞則與衆子都混了必須如此說（答柳楫）

問爲人後者其本生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而父於衆子爲不杖朞則與衆子同未嘗降一等降一等則反輕於兄弟之子也祖於孫降一等爲小功則同於兄弟之孫同[illegible]於曾孫降一等而無服則又反輕於兄弟之曾孫若用爲子不降之例亦當不降而同於兄弟之曾孫云云（或人問）陶庵曰曾孫降一等而無服於理恐不然然禮無可據何以獨斷行豈不汰哉（答錫鎭）

陶菴曰出後子降其所生父母安得不降其子也此家禮之意也然出後子爲所生父母以伯叔父母服之故所生父母亦以兄弟之子服之子與兄弟之子其服本同故也服雖不降實同降也（答錫鎭）

陶庵曰凡服正統之外皆報之報姑姊妹之夫之本生父母大功則本生舅姑假當如之矣雖之齊曰衆子婦爲大功而出繼子婦亦爲大功恐非降等之義也曰衆子是不杖朞出繼子亦不杖朞則是亦非有降等出繼子不得爲正統（自兄弟之子也）故必報之子既如是婦何獨不然（答）禮只云爲人後者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而且服遞降不分屬行常制之論將見或異此一說耶（答錫鎭）

近齋曰爲出繼子婦不服小功而服大功者蓋古者婦服本宗舅姑大功故舅姑亦爲之大功是報也父於出繼子服者亦是報也所謂報者因彼從子例之謂（嘗服兄弟之子婦曰[illegible]）

又曰子婦服舅姑升之爲朞婦爲大功故兄弟之婦亦服大功矣繼子雖出繼本生父之服之也如兄弟之子故服以不杖朞則當服出繼子之婦以大功如兄弟之子之婦亦宜[illegible]云出繼子降爲大功云者蓋引古禮而皆依古禮今雖用之矣（答趙者審）

梅山曰服從孫以大功同宗降一等服從孫婦以小功而又降一等而緦者以則於適孫婦也既爲衆孫婦緦則爲出繼孫之婦當降而無服而服出繼孫以兄弟之孫故爲之小功其妻則降緦亦何無再降之義也（上答李玄）

是[illegible]一等之[illegible]小功而或云本生父母爲出繼子既服朞則祖父母亦當服大功此說如何先師曰本生祖父母於出繼子既服朞則以兄弟之子也祖父母之爲之也只合較本服降一等恐不必視其父母之服而爲之增損也（答常遞）

婦爲夫黨服

禮氏曰婦人於夫黨皆從夫服降一等卑幼與夫服同於兄弟從有服而無服於姊姨從無服而有服於姑姊妹降一等云云皆降

一等而其大歸耳至宋乾德以後舅姑與夫同服斬衰（宮傳補疑）

爲舅姑

屛溪曰不杖斬之義重故古禮爲舅姑期聖人制禮之意至矣家禮因時制從斬衰（隨錄續編）

竹塢曰婦爲舅姑只當服期而後唐劉岳加隆爲三年非周公本意而後世之循改可惜也見歐陽公所引劉岳書儀曾禮女與婿之爲妻父母爲之令謂者可笑也岳之禮即五代之遺弊而已曾謂周公不如岳乎（隨錄續編）

老洲曰婦爲舅姑不杖朞則從夫降一等之例古禮雖如此至唐加隆爲三年宋賢從未之有改也今則行之已久豈可容議於其間耶（答李直淳）

爲大舅姑

近齋曰大舅姑服只當依圖式服大功（答李勳敎）

爲夫之高曾祖

鄭氏曰夫之高曾祖服禮無明文至開元禮始爲緦宋循因之段氏說甚明（學續雜小）

段氏玉裁曰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之服不見於經　馬融云服緦不服按緦麻三月得爲齊衰三月之從服加隆曾祖父母服緦於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殺也何得曰曾祖父母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記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然則小功緦麻皆兄弟服夫不敢以兄弟服服至尊妻乃敢以兄弟服服夫之至尊乎故婦人此服不見於經蓋不敢而不敢以兄弟之服輕至尊也夫爲曾孫緦婦人亦無從服上治下治一也

承重婦從服及母與祖母服本服

木尾曰擴典家庭之詞照服自以姑在爲嫡所謂有適婦者婦於適孫也服以繼統惟一故子孫當存孫婦猶以爲服之孫婦自爲夫服緦降一等也以是議則如曾孫承重而子婦孫婦俱在者孫婦與曾孫婦皆不得以嫡論（隨錄續編）曾孫之婦爲從夫服服也夫不及當而（死）婦乃服嫡（[illegible]）緦理復可疑乎世人有爲嫡服者乃曰退溪沙溪之論皆如是其悖倫爲錄眞矣（[illegible]）

竹塢曰承重曾孫婦之服朞（隨錄續編）然以舅姑服本朞而後世加隆三年只當於舅姑則於承重曾孫婦仍謂加隆未免拖長也雖於曾孫承重者其服因舅姑然後爲是隨宗子服之服齊衰三月而宗子母在則不爲宗子服服宗子之母以宗婦見在故也一統之義若是分明將此則承重者之母在舅姑在則是無二統婦若承重孫婦爲承重祖若承重者孫之妻者恐不得自以爲嫡內禮以承重服也只合服本服也說氣者有適子者孫婦孫婦亦如之此又爲明據（隨錄續編）

又曰承重祖父母在其婦不得爲承重服重服服嫡所說見文義分等而疑姑齊宜相疑但服本服以謂服三年（全上）

沙溪曰承重婦夫已死宜當服衰齊嫡者決然問答自有定論別解說者錄于左（[illegible]）

沙溪曰其夫雖亡傳重之婦猶在故今爲舅姑服之婦者嫡婦序當之義則中間代序斷而不續其孫若曾孫雖死宗服當服自必隨婦者曾孫婦皆服正統服然後代序無斷而爲宜有本退溪所引制從禮沒也雖一段實是的據恐不容他議

此禮先儒議論雖開未有的定至沙溪方始大定之義自今皆以從服爲主只當從用緦

又曰承重小注其夫先死者問云其夫死於祖父母俱在之時而其姑既曰如何處之即商量未決之辭也更示何爲適婦以元孫承重之義考其但以小記傳重之文及問解夫服嫡服之說證之稱嫡夫在與夫亡夫之已承重與未承重皆當從服無疑重可（全上）

老洲曰曾孫承重者其妻從服而其母於亡人爲孫當服何服退陶所引服從者雖沒也服之文最爲明的然其夫在時已承重而其妻亦從服三年者尙可援此服重若其夫已死於父在之時曾服其祖期年而未嘗承重者到今祖母之喪其妻亦可援此服重耶竊詳所謂從者致對從立文則雖服以本服固不害爲雖沒也服之義矣若以其夫者在當承重而加服則終有所不敢知也大抵傳重當以男子爲重婦女只從夫不可以傳重也沙溪所謂雖非前日從服之婦必皆服正統之服然後代序是續傳重有本云竊恐推之太過設令其父夫妻俱沒無服重者其將謂代序斷而不繼耶曾所從服三年者後亦服三年曾所從服大功者後亦服大功以從小記之文統序之議終恐不可以婦女之服有所輕重於其間也（與梅山）

鎭西曰傳重有自安有其姑服輕其婦服重之理若十世孫承重而其間九世皆有未亡之婦恐當一齊服重（答梅山）

梅山曰家禮只云夫承重則從服不言姑在則否然此則從夫服重恐宜拘於姑在與否也此與家禮少功條爲嫡孫若曾玄孫爲後六之婦姑在則否之說不合而尊長之服卑幼當別嫡庶卑幼之服尊長不可處輕所以其義不倫也（[illegible]）

按曾祖承重者有母與祖母者用有嫡子無嫡孫孫婦亦如之之文則其母當服大功而竊恐此文爲祖服孫若孫婦而立文非爲孫婦服祖與曾祖也正統相承之地不可不以尊服服之所接祖重而終夫孝也且其母服大功而其妻從夫服重則同是正統尊服而一家之內近輕遠重不合事理沙尤諸先生服重恐是

問承重者其母前後當自當從夫服衰而其母（[illegible]）亦當服衰乎（[illegible]）渼山曰當服衰（[illegible]）

鹿谷曰從服與承重皆是隨項事夫承重則從而加服有宋以前爲朞有宋以後則爲三年自是統於尊哀與同之義與承重之服等有差別不可以其姑與舅姑在否其間也夫承重而其姑存則妻雖從服而不害爲庶婦遠姑之名依舊在姑其承皆高祖之意者皆然則其服乃庶婦之服非承重之服也（常變通考）

爲本生舅姑祖舅姑

厚齋曰爲本生舅姑服大功喪服記及朱子十分明白伸心喪與否禮無明文而其衣服飮食不可與例服大功同心喪之意在其中耶朞年雖爲行心喪之制耳（隨錄續編）

陶庵曰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備要之大功爲斷正合禮意雖有退溪說（從夫服朞）不必更生疑難（隨錄續編）

問後禮婦爲舅姑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而唐以後婦爲舅姑三年則本生舅姑之服從退溪說伸以爲期似合於情文（尹士）

實齋曰爲本舅姑服期故其婦降服大功此自有義不可加隆

竹塢曰舅姑服本期年故本生舅姑服爲大功是也（隨錄續編）

南塘曰爲人後者爲其私親降一等旣升舅姑服三年則爲人後於人者自降一等服朞父母舅姑之喪夫婦同則心喪亦當同之（隨錄續編）

屛溪曰本生舅姑服朞爲宜（隨錄續編）

則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大功從夫降一等之義也而爲夫兄弟之子與夫同服而不降夫兄弟之子反有重於本生舅姑者何哉（竹塢隨錄）老洲曰喪服傳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在不杖朞抑之與同伯叔父母故其妻降一等服之昆弟之子進之與同己子故其妻亦不降而服之此當各以進抑之義看得矣

梅山曰宋禮既舅姑三年有尊不二斬之義宋先生載諸家禮者爲時王之制非禮之正也禮婦從夫服降一等夫服本生父母朞則婦從大功宜也易可比例於疑服三年而從夫服朞乎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伯叔父母大功則服本生舅姑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家禮備要一遵儀禮略致低昂於其間歟雖則大功除服後當心喪三年（[illegible]）

老洲曰鄙家婦人於本生舅姑雖服大功服色則一用降朞之例服中用素服除後用玄色之至練以終二十七月退溪之升以輕情

疑不敢當矣（[illegible]山）

渼山曰出繼人之子於本生祖父既降大功其婦似當小功何云降二等耶願講說示安（[illegible]）

服夫之庶子如衆子

梅山曰數雖公曰士妾爲妾子亦期疏此則庶母之服妾子一視衆子已矣妾子服庶母如親母則適母安得不服妾子如己子乎審乎通經之昔日古人雖嚴於適庶骨肉之恩則適庶偏異故不分妾嫡則典亦一遵古禮也（答[illegible]）

李氏曰緣服非有親子者妾子之服只從衆子之服此則凡婦女之於其夫之妾子服當與衆子同服矣（[illegible]）

庶子爲父後者之妻爲夫所生母

通典賀循曰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降不降也但天子達於大夫皆然（）孔瑜[illegible]庶子之妻不得知禮[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以別尊卑故也[illegible]降一等[illegible]至[illegible]說[illegible]不得以[illegible]（[illegible]）

爲夫黨[illegible]

退溪曰[illegible]之從祖兄弟之子則有服者以有子通典大[illegible]而服[illegible]婦降一等指其本有服者[illegible]之從祖兄弟[illegible]服何[illegible]降夫一等乎（答[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乃一降[illegible]服大功[illegible]降夫一等設（答[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五寸姑母而[illegible]雖不見[illegible]有服[illegible]

又疑之[illegible]出[illegible]之義（[illegible]）

李氏曰[illegible]婦於夫之[illegible]及[illegible]大功者降於夫一等[illegible]夫之[illegible]子[illegible]服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夫[illegible]服[illegible]（[illegible]）

爲夫繼母[illegible]父母

艮齋[illegible]伸心喪而其[illegible]夫之服（[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降[illegible]夫之嫁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必服大功已矣（同上）

又曰凡[illegible]不[illegible]受[illegible]者不服[illegible]及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夫之[illegible]服[illegible]服三年而[illegible]沙溪[illegible]從夫服[illegible]正（答[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子不從亦[illegible]沙[illegible]則爲[illegible]從夫服[illegible]乎[illegible]曰[illegible]先[illegible]子不服[illegible]又不[illegible]夫而服少功[illegible]從故也[illegible]則三年[illegible]而以其不從[illegible]故服少功[illegible]通典[illegible]服少功可乎（答[illegible]）

出嫁女爲本生親服

梅塘曰三年之喪不可二故內曰期以下則[illegible]降於父母[illegible]一親也不降於祖父母[illegible]兄[illegible]內夫家[illegible]不降於其妻（[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於兄弟[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服[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兄弟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子[illegible]在於[illegible]父母[illegible]而服輕故不降外[illegible]（[illegible]）此伯功[illegible]之[illegible]近[illegible]而服故不降此與男爲人後者不同爲人後者有二統之嫌女適人無二統之嫌也（同上）

近齋曰出嫁女爲父母降服期以其爲夫服斬故不貳也（答[illegible]山）

三山齋曰女適人者不降正統之服與爲人後者異[illegible]所謂無二統之嫌已自分之爲人後者稱其所生爲伯叔父母女適人者不然所以明之矣爲兄弟之妻不降別是一義其說具於喪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注疏（答[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女[illegible]不杖[illegible]故不敢降[illegible]古[illegible]姑服[illegible]年故大舅姑降一等爲大功此所以本宗祖父母之服加於夫之舅姑也（答[illegible]山）

老洲曰出嫁女於本宗服不降者有二[illegible]不降之義[illegible]之[illegible]父母[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也（答李[illegible]）

梅山曰出嫁女爲昆弟爲父後者父沒然後服期（答[illegible]）

無夫與子者與私親相服

異[illegible]曰無夫與子當[illegible]己之兄弟[illegible]故還服本服[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故不敢服其本服（[illegible]）

南[illegible]曰無夫與子者非見絕於夫家者既爲夫斬又爲父斬是二斬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夫之[illegible]爲[illegible]爲[illegible]不[illegible]所生父斬爲兄子斬[illegible]衆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二斬也婦人之身只有夫一斬[illegible]己[illegible]故不貳天（同上）

又曰[illegible]夫與子[illegible]夫[illegible]食[illegible]服[illegible]主而不忍降也（同上）

鹿門曰[illegible]夫之[illegible]子[illegible]非已出[illegible]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庶子者不可[illegible]主（[illegible]）

可疑（[illegible]）

又曰姑姊妹女[illegible]子[illegible]主[illegible]云有女子則不可[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主[illegible]女[illegible]不可謂有祭主可疑（同上）

兼山曰以儀禮圖[illegible]主[illegible]服[illegible]之文[illegible]雖有女子[illegible]子[illegible]有[illegible]已[illegible]子[illegible]有[illegible]子[illegible]承重者則亦未可謂無主祭者（[illegible]）

愚[illegible]曰[illegible]嫁女[illegible]之爲兄弟[illegible]乃[illegible]不自[illegible]（[illegible]）

問[illegible]姑姊妹女適人而無夫[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曰[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不可行（[illegible]）

老洲曰姑姊女子子適人[illegible]主[illegible]夫[illegible]也[illegible]喪[illegible]父[illegible]主之[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夫[illegible]而不服本服[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

錦[illegible]曰[illegible]姑姊妹女子子[illegible]可[illegible]所以至親爲其[illegible]主[illegible]夫[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服之[illegible]本服[illegible]所不[illegible]（同上）

爲[illegible]降服

近齋曰出嫁女爲昆弟爲[illegible]降服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少[illegible]中[illegible]爲人後[illegible]昆弟之[illegible]中[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出嫁者降服亦當爲一例（答[illegible]）

[illegible]服中出嫁不降服

近齋曰女服其本服喪未變而出嫁當降之凡服以始制爲斷故也降之文見於古禮尤菴亦嘗引此以答人問據此則雖絕服既已服則出嫁之後不可降而爲無也（[illegible]）

妾爲君黨服

屛溪曰爲妾爲女君服朞古禮而其後更無加服家禮入於朞服條何疑焉若婢妾卽禮無所據然有奴主之分恐不可與他妾同期服（[illegible]）

問女君之喪奴妾之自己婢妾服制似不同（[illegible]）　梅泉曰妾自當服主母之喪公賤爲妾則與良妾無別（[illegible]）

渼湖曰妾爲女君服朞杖不杖恭當從傳妾之文世有爲女君三年者則未見先賢說果何所據也（[illegible]）

又曰妾爲女君服朞不杖朞則似不當被髮家禮備要既不言他禮書亦不之見則恐非可疑從婢妾之於家母喪與衆婢同爲披髮以有奴主之名也至於良妾賤則其於女君有適庶之分而無奴主之名何可被髮耶（[illegible]）

梅山曰妾之女君不杖朞雖自喪服而家禮備要之所載恐不可易也傳雖曰妾之事女君如婦之事舅姑此以服勤而云爾未可以疑服舅姑之服三年而亦爲女君三年也老洲嘗云雖婢妾既御於君則當免賤而不爲女君三年也祇服不杖朞則披髮非可議到也（[illegible]）

老洲曰禮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云云一個語字果有可生則無服死則有服然小記疏曰惟女君雖沒猶服女君之黨看這雖字猶言有如其生死猶服女君之黨所謂則字轉看於後可通者僅得之矣大抵古之此禮卽爲勝妾故其曰雖沒猶服者防嫌戲者蓋指如此也之類家者不非從也卜妾之說朱子抄說之不採入家禮恐妾者功恐以是也（[illegible]）

梅山曰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疏曰四從從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黨此旣雖記文而言也從從之禮可施於生不可施於死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者人情之宜也禮者緣情而制宜服死女君黨宜於情乎宜於禮乎決知其無義小記不可從而疑禮不可從則小記疏可知也況已經朱先生勘定乎祇當從家禮同論女君存亡不服已矣（[illegible]）

老洲曰庶母爲適子婦服先儒已有是疑黃行素謂以爲妾與女君尊卑不同則服其夫黨何敢同於女君故其服之所以止於君及君之父母妻子而不及長子之婦者非有闕於禮文也陶庵嘗以爲婦爲夫之庶母服則妾亦爲君之子婦無服禮無可據之文其說以爲婦將爲之主尊卑有殺恐未知必然陶庵之主無殺爲說正合商量然儀禮卽有女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之文雖是疏家說亦有據尤菴一說曰侍則以下無別相輕之從然其女君既從夫而服則妾又何敢殺於女君乎恐當以儀禮爲正見陶山先生亦主疏說（[illegible]）

妾爲其子服

近齋曰妾爲其子服當其子期年不杖朞此當是從衆子者（[illegible]）

妾子爲本生服

妾子父在爲所生母

竹陵曰父在庶子爲其母皆如衆人嘗父在服其母杖朞（[illegible]）

近齋曰庶子父在從所生母喪不敢同於衆子父在母喪之禮似當不杖朞不披髮然於前日果有此說而此一節家禮備要所不言故妾子於宗之眞從寄見古禮於檀記小記得有杖朞之文始是始改前見未及後逮下知之今則令庶從兄服所生母不杖朞云是是行人附於日之說而與經記小記之不合恐易然從之今不可追改且近來人家多如此行之則便一令禮也從俗何害於禮無妨郤則從宗伸心喪其服色則平涼子布絹巾布深衣得之矣或設平居服白布笠白直領恐太輕矣（[illegible]）

老洲曰父在母喪不禫者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疏云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自下命士則亦得杖其禫爲服外故禫妻之耳按此久不主其喪則子得伸而杖其練禫而已則微乎言不得伸矣雜記曰主妻之喪自歸於禫使其子主之者練禫而不爲禫則可知其有練禫而無禫然則附記之文雖若不諱實相通也且小記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注云宗子之妻從小疏云若非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餘適庶母在爲妻皆不得伸也禫杖正服也練禫正祭也禫則服外但純吉也故同宮同祭者當則鮮禫父與母俱不敢伸也（[illegible]）

妾子父沒爲所生母

問妾子之爲適母爲之後已從朱子說不當降陶文則當伸服三云（[illegible]）　南塘曰陶庵說可疑家禮不言降父在不降母既從時王之故爲母於不當降其母耶今當以家禮爲正（[illegible]）

近齋曰父母在不脫庶子爲其母不先已則當服三年以適母在而降服則無義矣（[illegible]）

竹陵曰君母在不禰[illegible]其母大夫士之子同（[illegible]）

近齋曰古禮庶子爲母爲其祖不在而父在乃得伸三年至朱子家禮勿拘適母有無並許三年陶庵答人問以從家禮爲當者此乃始[illegible]（[illegible]）

出妾不[illegible]之子爲其母

問出妾之不爲世者其子爲何服人（[illegible]）　梅泉曰[illegible]恐當依嫁母服（[illegible]）

近齋曰父卒得出其母而之者其子受服有無文例不可已常時服者用生布衣以緇千布網巾可耶其妻若子之服不見禮經無據曰孔子所謂嫁母之子者絕是故其文不見出嫁母之服以此爲例嫁則恐亦無服（[illegible]）

渼湖曰父在妾子之服母當行朞服伸心喪三年如嫁母之服恐無疑（[illegible]）

近齋曰嫁母既適他人則父死後雖於子非於只當依儀禮嫁母服而杖朞但不可加服三年如有同母異父弟當服三年者則使之主祭禰廟已主之而服者朔夕饋奠當期年而撤其出入時所着但用平涼子布直領（[illegible]）

梅山曰人或疑子之爲其母於嫁出之間當有服杖朞此非父在母喪之禮也從用降服之義則禪祥之備三年之禮者母論父在父亡義約則可得伸其禪祭一節或有不行父在母喪之時者以此推之尤無可論悉從則服雖降子之於母恐不可以禪祥之不備並廢之也[illegible]已矣（[illegible]）

[illegible]妾之[illegible]母當服伸母[illegible]之服[illegible]父在[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絕也[illegible]當伸心喪以終三年可矣

老洲曰只從嫁從夫服降一等之文服大功而已不必伸心喪至若其子尤無可服之義（[illegible]）

問[illegible]嫁母[illegible]而其母則[illegible]非[illegible]又是[illegible]其女服喪果何爲之（[illegible]）　三山齋曰雖所爲嫁母定指父卒而後嫁[illegible]何所[illegible]可也不過曰嫁母而已然則其服喪之禮又[illegible]但家禮[illegible]女適人者爲嫁[illegible]大功[illegible]不妥[illegible]是大[illegible]所[illegible]非有[illegible]成[illegible]時王定制則不可以元儒一說[illegible]斷行也

近齋曰庶女在室者爲其所生母杖朞（[illegible]）

承重妾子爲所生母

[illegible]曰[illegible]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是以晉書禮志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illegible]先王制[illegible]緦麻[illegible]降[illegible]又[illegible]私情所以上服緦麻[illegible]於是制緦麻三月此不易之正理公羊傳母以子貴之說乃[illegible]之[illegible]爲是[illegible]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文爲四[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梅山曰凡未行三年之喪者況凡嫡當以主喪者之服爲服則承重妾子於所生母當服齊衰以盡服後日爲服是爲母禮之正乎

設心喪行祭則以終三年者出於情禮恐不可從也（答[illegible]）

又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所生母服以庶母者承父之體不敢伸私也雖則服緦三月中當體居喪之禮出入當服布深衣經帶子除服卽受心喪服墨笠墨帶練布直領以終二十七月之期而卽吉是爲不可易者也（答[illegible]）

剛齋曰庶子旣以父命承嫡而於其私親服變如例則適妾之分紊矣其可乎禮經之斷以服緦者蓋人之尊截嚴然以名分不可紊而私恩不可賴也蓋以獨尊而承適則私親之主喪主祭輒有所避者而旣承適則只用適子主服母喪之禮緦服期月後旣滿之後因朝祭除之而以吉服行祭禮後心喪服色但無異於出後者爲本生心喪矣（答[illegible]）

梅山曰承重妾子不可廢四時之祭故不敢伸私親之服禮只許三月不廢祭此所以因時服緦也除服後祭如常時而旣緦伸又受肆以身有心制也（答[illegible]）

性潭曰緦服禮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又云有死於宮中者則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由是觀之父死然後承其重而爲宗廟主始可以服其母緦父在則不成爲承後豈可以將承重而服緦所以妾子爲其母父在則旣以至尊厭降以爲母在者當然二義不可貳視第一子與第二子俱服父在爲母之期[illegible]禮若[illegible]子爲其母[illegible]冠衰衣[illegible]指嫡妾子繼嗣此服不可比例矣（答[illegible]）

又曰庶子父死承重而後爲其母緦父在則只爲父在母喪之杖朞而已何可以將承重而不服母喪期服不杖朞者女子之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服不杖非謂嫡服[illegible]父在則同宗昆弟以未及爲父後者[illegible]之服者以宗廟之祭祀父主之父不在不得爲出者服者以宗廟之祭祀子主之爲後之名稍[illegible]父在云云[illegible]

而父在當服杖朞矣（答[illegible]）

後嫡妻則有間於嫡故曰庶子爲父後則爲所生母服緦後不撤几筵以終服臨祭三年乎有如支庶子則終三年而主其祀乎答曰長庶子爲父後則不可○主母喪雖人不可無主祀則支庶子以三年服主其喪而奉其祭未爲不可觀此文勢所謂支庶子者卽長庶子之弟而其母之次子也此說亦嚴謹疑類補而近有承妾子適所生母喪誤看此說欲以其第二子服三年主喪如承重之後乃變非而服朞也

爲孫爲其父所生母

問承重妾子之長子於其祖後者爲所生祖母當無服耶或曰父在子不得承重云云如何尤庵曰妾子傳重則其子於其所生[illegible]服後之親其子旣緦則此子之子安敢服朞乎（答[illegible]）

又曰妾子旣承父而於其妾母服緦則爲其子之子者雖非承重之孫安敢服是妾乎（答[illegible]）

問[illegible]妾子[illegible]之妾子亦當爲祖父之適孫何可服其祖妾期服乎無服宜矣承嫡孫之第二子亦當服期而主其喪（答[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子之子[illegible]無後[illegible]有不服其所生祖母之理也此卽有適子無適孫之義[illegible]亦爲定論又按南塘曰庶子承重則旣成適子其子便成適子之子爲庶祖母無服云然實尤庵之意然小記云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illegible]亡則[illegible]爲君母後[illegible]今君母沒[illegible]服[illegible]爲承重[illegible]不敢違適母則其不得便成適子適孫之義亦可知也（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庶子之子雖其父沒不得爲父之母承重只服本服朞而已（答[illegible]）又曰庶子之子爲父之母不杖朞而其父之母若嫁出則父之所生子亦不得不降（答[illegible]）

竹陰曰妾子之長子於承重其所生祖母則亦當以朞服（[illegible]）承重之妾孫者說（[illegible]三年恐非爲失）（[illegible]）

[illegible]孝[illegible]嫁出母服朞而其孫則何以爲之（[illegible]）[illegible]門喪服傳曰繼[illegible]服[illegible]之朞（[illegible]）出於祖母[illegible]服當[illegible]亦無分於承適與否

梅山曰妾子之子父死後爲後[illegible]代服三年者以其承重之可承也承重者承祖之重也不妾祖之重者乃可承妾祖母之重乎[illegible]祖母於適孫之重乎[illegible]亦有云凡孫之爲祖父母三年是重故也今其祖母是祖之妾則其孫豈可謂承重而服三年乎不[illegible]今[illegible]當服本服朞[illegible]是爲庶母不世祭之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父之妾[illegible]亦可令己之庶子爲後[illegible]故曰[illegible]爲後者所稱而旣是[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可稱耳（[illegible]）[illegible]之文[illegible]爲後[illegible]所稱子雖是庶出[illegible]故所稱如此耶且[illegible]庶子恐亦[illegible]已妾爲父之喪[illegible]有子[illegible]乃可令爲之後[illegible]可知耳

[illegible]曰[illegible]子有[illegible]心喪三月[illegible]王[illegible]大妃已[illegible]人後[illegible]本[illegible]大功九月○宋[illegible]子爲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illegible]故[illegible]已出[illegible]生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亡[illegible]三[illegible]外[illegible]其[illegible]月[illegible]之服耶又以[illegible]外[illegible]與外[illegible]之服

[illegible]降爲三月[illegible]大[illegible]云[illegible]如[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爲重[illegible]以[illegible]爲重[illegible]下何可[illegible]乎但[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爲[illegible]有[illegible]出[illegible]子[illegible]云[illegible]則宜[illegible]之服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布深衣（[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自[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服[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如本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他服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其本服[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子於[illegible]服其服[illegible]者之說有三不可父母之喪通天下一也[illegible]子乃曰[illegible]未成人[illegible]自爲[illegible]理[illegible]如何也此

其不可一也童子用心固不能一然十五以下未學之人其良知良能不能自已者愛親敬長何距不若疑者而揮斂奪情亦不可得二也凡云報服皆爲其恩義本設而有報人之施然已者皆亦不可降殺而往來相報以從厚也況有從人之當降於我而先自處以其謬者此其不可之三也大抵降之誠是也周公何爲不言乎（[illegible]）

頌酉曰童子服制雖以備要言之既載謂二說又載或說於其下而有更詳二字蓋其取從違之意可見矣況禮注有本服不可違之文備要或者之說恐未然也（答梅山）

按長者爲童子服有三殤遞減者以其未成人也童子於長者服以何名降服乎

又按喪服斬衰三年章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在室謂已許嫁也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則固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爲父服斬也注疏是疏說下是疑女子子在室雖不滿十五當爲父斬而雖已許嫁婚未適人則不降而服斬疏說則笄而成人故服斬者未成人不服斬乎黃勉齋曰在室姑之爲侄在室姊妹之於兄弟在室女子子之爲父母及其餘親其服並當與男子服同觀此女子子在室則服本服不論成人未成人也

諸服有偏同異辨

厚齋曰服制條內外兄弟不言姊妹幹等隆之憲齋先生則曰此固摽者而總兄弟下有姊妹二字則內外兄弟下亦當有姊妹互看爲可（[illegible]）

巍巖曰本文從母之子舅之子此兩子者皆從母之女而言也其稱從母兄弟處則有姊妹字論內兄弟處則無姊妹字者據此而疑之則恐涉不免少誤見之字女稱本稱姊妹之（[illegible]）

渼湖曰九齋答書以爲本家禮既於從母兄弟姊妹之下以從母之子也五字釋之而其下所謂舅之子姑之子亦當並舉兄弟姊妹而言也據此則內從姊妹服緦可知（[illegible]）

緦不降當否

竹庵曰緦不降禮雖無文愚意則同之殺勿降似合情理我朝先正曰不可輕議（[illegible]）

梅山曰緦服不降本非禮之文莫無因據服從外親而遠人不降之文而有人繼之姨母外親本服從輕若以遠人而降則輕而益輕或幾乎無故不降此不可論於本宗耶（[illegible]）

畏壓溺而死者成服其服（[illegible]）

梅山曰畏壓溺而死者禮但云不吊而亦不云不服故成服其服所謂子所云禁葬邦國者將服者即因陸氏誅徒去其所不容而以大義滅親者也嘗驗骨肉兄亡而不制服從亦故其從兄從下上表乞絕親喪服議者以爲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禁愚不降親至引公孫敖事而曰亂倫之賊猶不得喪況以國法論者乎仁義過乎哀亦宜總也然實也遠就於情禮而不失從厚也貴客三母女之一時差死既其名既追不就自從之義又欠無過下從之說不可謂無據而出自親陸道切無論委作則不當歲以戒倫悖常而至絕其服從餘親固當乃備況父死於子之理乎（[illegible]）

柳氏曰親屬爲僧道而死或言當降服或言不當爲服可考（[illegible]）

宋史禮志進士黃價有叔爲僧服緦問文陳可曰禮爲叔父外繼者降大功以此爲僧當服大功○薛瑄通考徐氏乾學曰僧道不爲親屬行服則爲其親屬者亦不當爲僧道行服矣

叔婢從主服

近齋曰叔婢服何據無見處雖喪服疏曰士妾服故僕隸爲吊服加麻傳此文而舉有其市繐衰服之制者見如何（答梅山）

李氏曰僕隸以君臣之義言之天子之喪有畿內民庶及僕臣之別則亡之奴僕與子婦之奴僕恐當並爲僕臣之喪君之父母不杖齊恐當參用（[illegible]）

按記曰近臣君服斯服已恐當援此其主服則從而服也

成服之節

問服人在喪者若單從服其服不必待在遠者（[illegible]）巍巖曰有服之親早相約與一齊成服似好至或緩不及期則又何一一等待他恐在臨時處之耳（[illegible]）

屏溪曰因朝哭成服待日出時朝奠禮也成事故擊時朝哭朝奠雖有遲遲朝哭朝奠不可兼行先成服而後朝哭上食則待食時爲之可也世俗或成服日則朝哭朝奠朝上食一時兼行而或多以殷奠行之大非禮義不可襲謬也（[illegible]）

陶庵曰古之成服必於朝哭朝哭則拜而今俗多兼行於朝奠故有拜而關朝哭實非禮也（[illegible]）

本庵曰拔而吊由儀瓊如問元禮子孫就祖父母諸父母前哭然古禮所無恐不必行也（[illegible]）

竹庵曰服人相吊禮之未失義吊是賓主之禮而五服之親則哭而非吊南溪說五服相吊似禮所無家禮所刪欲廢而不行云者恐當表云（[illegible]）

問成服相吊儀（[illegible]）渭山曰只是相向而哭（[illegible]）

問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屏溪曰盆生者以來日數故自死之明日至第四日即三日成服也死者以往日爲數故自死之日至第三日亦三日而殯（[illegible]）

近齋曰四日成服者三日大斂故又明乃成服即禮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答梅山）

老洲曰成服因朝哭而無別奠今因朝奠而又具盛饌後俗之未弊耳（[illegible]）

近齋曰成服無拜因朝哭故也既非行奠又非受吊則拜之何所當耶哭出於哀非出於敬衰絰之服本爲表其哀心則只當哭而受之何必拜而受之乎（[illegible]）

又曰成服前期大功之親雖有三日不食之文何以至終廢食恐是行不得主家如體不舉大則重服人故變於他處以得食便矣（答梅山）

又以喪家過則未成服則日數雖多凡有服之親似不可獨先成服蓋以尸未入柩情有所不忍故也（[illegible]）

禮疑續輯卷之六終

禮疑續輯卷之七

喪禮

朝夕哭奠（朝祖 遷柩）

沙門曰依家禮分朝夕奠兩項（[illegible]）以朝哭奠夕哭奠爲[illegible]兩項哭奠下[illegible]日晨[illegible]少哭卑幼立哭侍者設[illegible]之具于靈床側哭止乃奠（[illegible]）執事者設[illegible]下則曰如朝哭奠儀侍者設枕衾之具于靈床上（[illegible]）今分作四項故令從多於朝哭[illegible]只禮[illegible]而哭奠[illegible]公[illegible]然非未安之甚乎（[illegible]）

竹菴曰喪禮朝夕哭奠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云云者此士喪禮朝夕哭[illegible]夕奠[illegible]丘氏服入就位尊長坐卑幼立以下[illegible]夕哭而因設奠[illegible]但朝奠[illegible]四字下有[illegible]下[illegible]祝帛[illegible]靈床當在奠之先朝夕奠則祝帛入靈床當在奠之後此有[illegible]朝奠[illegible]禮[illegible]此三字當得今夕哭在夕奠後[illegible]備要之文而失之又甚也（[illegible]）

又曰朝夕哭[illegible]奠[illegible]之文亦[illegible]者私[illegible]作新項事（[illegible]）

又曰今[illegible]朝奠[illegible]夕奠[illegible]日[illegible]入[illegible]夕哭[illegible]

[illegible]

哭奠奠（[illegible]）

近齋曰朝夕哭奠[illegible]哭與奠[illegible]兩項事而[illegible]爲一項亦是[illegible]欲[illegible]一項事而[illegible]兩項事[illegible]夕哭奠生時之晨省昏定也但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者以哭與奠一時行之則鷄鳴時之晨省果可[illegible]日出後耶[illegible]果可行於日未晡之前耶以此知朝夕哭當與奠各行（答[illegible]山）

又曰夕奠與夕哭自是兩項事不可兼行朝夕哭不出魂帛爲宜（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士喪禮[illegible]皆拜尸柩而只有拜賓之節喪儀朝夕奠始有卑幼再拜之文亦不言主人以下至下[illegible]時始有主人再拜[illegible]者哭[illegible]而家禮自朝夕奠始有主人再拜之節（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哀[illegible]拜[illegible]朝夕哭則不可[illegible]日之[illegible]禮者因[illegible]以[illegible]

渼湖曰葬後朝夕哭不[illegible]未然自處以還已許沐浴則自與未葬時有異矣（[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朝哭只著巾[illegible]衣今兒子[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便也終不如衰麻之爲[illegible]正也然巾[illegible]衣[illegible]古深衣之[illegible]朝哭[illegible]只[illegible]中[illegible]衣何至大未安耶（答[illegible]）

又曰葬後夕哭何以獨[illegible]晦室行哭似無妨（同上）

又曰小[illegible]只朝夕哭之文在於祭[illegible]之後則臨祭時設[illegible]之前當有朝哭無疑（答[illegible]）

[illegible]山曰[illegible]日朝哭有[illegible]未及[illegible]儀禮[illegible]門內位注曰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注曰臨朝夕哭[illegible]朝夕哭時門外[illegible]入門男子婦人共哭此當爲虞祭日朝哭之證推與卒哭[illegible]而皆然家禮[illegible]出主後入哭卽從士虞之入門哭爲可[illegible]日無朝哭乎（答[illegible]）

按小祥後無朝夕哭大祥時亦有入哭則入哭自是祭時事與朝哭不干當別有朝哭

[illegible]朝夕哭各[illegible]其服[illegible]是家禮之文則何可取[illegible]服禮[illegible]常侍之服只[illegible]拜一節[illegible]生時有不[illegible]冠[illegible]而致以[illegible]服具之者乃從俗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可以此[illegible]於[illegible]固無[illegible]之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後則必也冠[illegible]具經帶而行之爲宜（答[illegible]）

梅山曰自從[illegible]之日[illegible]下士大夫有[illegible]之家皆[illegible]哭而行[illegible]新事於禮有可[illegible]不[illegible]（答[illegible]）

本庵[illegible]溪曰子弟有故[illegible]（[illegible]）可也寒岡曰[illegible]人洗手[illegible]不可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子[illegible]友[illegible]不足則取大功以下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後[illegible]亦不[illegible]主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朝夕奠[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則侍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夕[illegible]文[illegible]夕[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之[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爲之不[illegible]只[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未必[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夕奠[illegible]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只[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近[illegible]曰[illegible]夕奠[illegible]無妨（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代[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哭後[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時[illegible]行

問朝夕[illegible]拜而已之乎[illegible]

問三[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朝夕奠[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渼湖曰夫人[illegible]月半[illegible]奠（[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大夫有月半奠[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入[illegible]孝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也則亦似不可以緣從生者之義著而遽謂大夫非指亾人而言未知如何（答任靖周）

老洲曰月半奠朱先生所行足以爲法故鄙家並舉朔望奠而望日則特減於朔日矣（答梅山）

梅山曰古者士無月半奠然備要則望日亦用果一盤不設酒不出主依此行之爲宜（答朴宗賢）

又曰士無月半奠故家禮備要只許朔日則於朔奠設饌士喪記魏大夫以上始許月半奠士行大夫之禮無已僭乎似解望奠恐減於朔奠以從俗情爲恐難道也（答李公綏）

按先生前後二說不同當以後說爲正

三山齋曰脯醢之生死異設於古無悶儀禮朝夕奠正是右脯左醢楊氏圖其所云右所祈象生時左脯右醢者何所據而質言如彼耶不惟脯醢爲然魚肉亦未見異設饌於士昏禮及特牲饋食禮可知二者既然則餅麪恐亦一般皆當依沙溪說只易位設之位似當其說在問解奉吳餘更與元吉議之如何（答李雷長）

剛齋曰朴南溪曰左脯右醢乃象生時之義恐此爲是其右脯左醢者似是誤寫此說恐然（答宋啓征）

梅山曰左脯右醢生人之禮也葬前饋奠當象生而備要饋圖之右脯左醢恐失照檢要訣圖則左右得正也虞而神之則自從生祭當右脯左醢也蓋脯屬陽醢屬陰故生死之類左右乃爾也（答任若齋）

近齋曰三年內祭奠用饅頭則大猶可當用之況大祥古禮薦廟用之者乎至於祔祭三年內未見其必用也（答梅山）

問祭不用鰈者何也（朴景正）渼山曰廟姪恭故背同鰈而祭不用（疑禮正叔）

梅山曰四月八日浴佛所謂日也東俗懸燈出自勝國崇佛之餘習雖者當廢懸燈甚可因宴樂而薦先誠乎凡薦新於亦當先薦廟而後几筵況懸廟所不可舉獨舉於靈座乎未可以象生而行非禮之禮也（答趙德書）

陶庵曰三年內俗節依殷奠兼上食似宜（答閔彦綱）

近齋曰節日別設於上食之後雖有問解之文兼行上食似簡便（答金儀厚）

雲坪曰按尤菴論俗節亦當如朔奠兼上食行之（答閔致綱）

朔望奠與虞祔祥日同

近齋曰虞卒祔練值朔日則以一日不再祭之義朔奠當不設蓋朔奠雖非三獻實殷奠故也士喪禮朔日不饋於下室疏曰殷奠自有黍稷不復饋食之云古禮朔奠之有上食明矣不具上食則不成朔奠是日既行卒哭又爲朔奠則是疊行朝上食也朔奠之不設無疑（答老洲）

老洲曰祔祭與朔奠相值則恐當援一日不再祭之義而廢朔奠來示所謂舉設行之者行殷兩所無當徒辭而已矣

剛齋曰卒哭與朔日相值則恐不當設朔奠所引虞祭兼上食之說似得之矣（答人）

梅山曰三虞值望日則望奠恐當廢以一日不再祭之義也（答鄭俊肯）

又曰返魂主家者值望日則以行者路食之義兼朝食上於所館宅家而兼殷奠夕上食恐當兼設若行三虞則當廢望奠以一日不再祭也（答尹弘模）

又曰虞卒祔練若值朔望則其禮當廢而節奠與朔望何異乎然疑則廢而已矣（答族）

又曰既有行小祥是日行朔奠似是較亦則恐近於瀆朔奠廢之恐宜大祥入廟之日若值朔祭則并行於新位以朔祭酒果之非殷奠也（答李葳）

老洲曰三年內值先忌日則用素否先饗以虞前後區則虞前則以象生之義用素虞後則以神道事之不必用素有定論矣至於端午日製品先忌在於端午後一日則端午非先忌當日也近俗之祭前行素特推不忍之義非禮經所載也然則若非先忌當日用肉恐無不可（答李子綱）

上食

屏溪曰禮上食雖無設酒之文今俗多設酒之例酒者事神中不可無者上食設酒何必廢之（答閔彝綱）

南氏曰世之貧不能每日辦酒者例用玄酒上食既象生時則與祭有異酒則可用而玄酒則無義無酒則闕之不必用玄酒也（備要補解）

近齋曰朝奠有斟酒之文而上食條曰如朝奠之儀上食之有酒可知矣朝奠雖殷奠亦只單獻遂溪甚三酌之說恐不可從（答梅山）

鎭溪問酒禁中上食用醴用茶用玄酒云云梅山曰吾東之過熟水中國之點茶也並進水又點茶恐無義當設醴而已玄酒雖敎人不忘本陳而不酌以其味淡無可歆也雖於上食不可用已

近齋曰上食時焚香斟酒之後在位者皆與主人再拜此見於備要朝奠注問桂當在撤饌之前（答梅山）

又曰朝晡饋奠時葬前則執事者焚香再拜而喪人亦當再拜耳（答李審敎）

又曰今人生時食案用匙楪則上食何可不用乎（答梅山）

剛齋曰設匙楪只言西柄蓋設雖有魯峯說恐不必從遂溪上著于盞之說沙溪以爲未然雖三年內上食恐當正之匙楪于中矣（答）

樸泉曰事神右設雖不詳其意而家禮既有明文不可不從上食則象生左設爲是雖虞後亦左設（答顧綱）

三山齋曰飯羹之設異於生時者神道尊右故也三年之內則象生時故東飯西羹（答文立中）

梅山曰曲禮食居左羹居右而特牲饋要饋居東是羹在外家禮之右飯却如少牢之角黍右之羹居酒左如特牲之酌玆例留而沙溪云恐出當時俗禮家禮從書儀未改者似得其實也虞以後生事畢鬼事始故其設饌用祭禮飯右羹左上食當象生從曲禮飯左羹右是先儒爲定論也（答許東）

近齋曰虞卒練祥備禮之祭不當抄飯至於上食取象生之義抄飯爲宜（答梅山）

梅山曰抄飯非見於禮者然上食象生之義重不必以非禮而已之至於虞卒練祥則勿爲恐宜矣（答梅山）

問備要一食九飯之辭云云（李延實）

饋食注云食大名小數曰飯疏又云一口謂之飯五口謂之五飯據此則食與飯有大小之分蓋一食之間有一三五九飯之小數也

問父喪中遇葬祖父母者父之朝夕奠上食當用素否（金相成）樸泉曰用素用肉恐當似在殯在成分之（答相綱）

竹庵曰朝夕上食是象生之意則雖在葬後値其父母忌月用素恐當（答鎭綱）

南氏曰三年內値先忌者上食用素祭則用肉上食象常時故也祭者葬後事神之故也（備要補解）

近齋曰葬前遇先忌上食用素先賢說非止一二當據而行之葬前既有象生之義前俗猶奠雖與上食有異亦不當用肉常時先忌奠日行素則非禮之正也以是日也不食肉之文推於當日用素似合禮意矣（答李克家）

梅山曰虞以後雖事以神道上食即象生之禮則父母喪日恐不忍用肉此雖無於禮者亦宜從厚用顧孝子之心可也忌日則與大小祥有間不宜用素（答朴宗興）

近齋曰葬後以神道事之雖遇親忌上食不宜用素（答梅山）

梅山問母喪中外祖父母遇葬時用素云云近齋曰禮所謂有事則非並指歸人本親家吉凶大事而言也然則几筵雖與廟中不同亦不必告既不告本親之葬則出柩下棺日用素於上食又何論乎神道事之之義於此亦然

近齋曰上食奉養象生故盡不盡不當停廢有喪則廢服當廢此見於備要上食條注（答梅山）

梅山曰發哀之當待故事不襄而發哀者有之是則似然而主喪者生之便或行奠而不奠者不無甚其為證哀則亦不無矣殯之時臨乎顧視所欺者永於本而致曲於末者豈不悖哉（[illegible]）

又曰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父母喪未葬者也聞外喪兄弟之喪在殯者也據此則與喪兄弟之喪未成服前上食猶可廢之義也昔有問遂菴曰喪中遭長弟子喪之喪雖與喪於未殯前上食當廢否答以不當廢是為定論也家禮別九月之喪三不食生者三不食則死者亦當依三時上食此以間喜者而云爾（[illegible]）

又曰孝子侍几筵與俗殊故朝夕哭奠上食猶爲神一節也上食猶酒後再拜非為神也為孝道也（[illegible]）

又曰三年內上食無多神祀者時以常侍之義也與喜期功之喪既當侍之義則亦爲當行奉神祀者也（[illegible]）

又曰兄弟同宮異殯者弟死葬後兄喪殯前弟之上食不當廢（上同）

上食合祭等世之非

問朝夕上食世或有合祭兩殯曾已在廟之主或設祭於殯所或有以殯爲不主者何如遂菴曰合祭非但禮文所無者[illegible]行非吾[illegible]疑況是日猶只祭殯之主當喪而豈可合祭乎廟主遺殯所[illegible]禮理爲未假主三年後[illegible]之亦難孝子如禮者不為並行則豈矣

按鎭南風俗至以後時俗不見者洞有此非禮之圖可為二夫之次心也　因後之次速[illegible]久成今日似於是有理於古禮（[illegible]）

禮之君子發爲是故

喪中薦新

陶菴曰栗谷語錄喪薦有曰五穀可作飯者則當具饌以祭[illegible]別為若祭之亦不參之不可作飯者則於朔望時合行而薦獻以此推之三年之內薦新五穀之可作飯者作飯用於上食及朔望設祭為宜（[illegible]）

梅山曰喪中薦新似當兼設於上食而祭禮喪禮有新物則薦之註曰如上食儀則[illegible]注曰饌具大斂陳之饌若自朝夕可知其各設然薦新因祭物朔望有新則因爲几筵饌有一日兩祭恐不必各設也（[illegible]）

生辰

陶菴曰生辰之祭實非禮之經而先儒已許之而三年內則有衰生之義朝夕上食設數品饌而儀如朝夕之恐亦無妨否（[illegible]）

漢洲曰生日設祭三年內一如事生姑行之無乃可乎（[illegible]）

竹溪曰生朝不過後俗之生時所爲非設祭與否一從已者生時之意恐合於情禮（[illegible]）

近齋曰禮非朔望則不得殷奠几筵不得殷奠生日其只當設於几筵不可兼設於墳墓（[illegible]）

又曰生辰祭三年內則當設之而但朝夕上食饌品稍爲加此有生辰[illegible]（上同）

梅山曰生忌之祭出生時[illegible]之饌則設[illegible]撫朔望則上食設饌如朝夕設饌宜（[illegible]）

按生日設祭所以思親也死而用生時之禮[illegible]日恐不可與三年饋奠之生日同而生日之時有不可闕處矣

吊慰

寒坪曰嘗聞殯主人當喪哭之時有主人入出[illegible]哭過而哀辭吊禮揖而主人拜哭而入[illegible]禮則不然親於本文可見且既於殯靈座側當南上主人出而拜賓之時於主人之右[illegible]

則北上[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之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吊[illegible]主人之哭[illegible]拜[illegible]（[illegible]）

內喪之賓[illegible]入哭之節[illegible]主人拜[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李氏曰[illegible]禮[illegible]事非行賓主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有賓則拜之賓[illegible]拜[illegible]也（[illegible]）

三山齋曰吊[illegible]之[illegible]拜[illegible]可[illegible]也但今人多不知[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不成[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

其如北[illegible]一拜[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拜[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拜[illegible]之[illegible]拜[illegible]一拜[illegible]之（[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拜[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人[illegible]則者[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

南氏曰[illegible]賓[illegible]拜[illegible]不分[illegible]拜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拜[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主人[illegible]拜[illegible]主人拜[illegible]之不拜[illegible]主[illegible]拜[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賓[illegible]也[illegible]子受吊則[illegible]子之[illegible]者當拜賓（[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主人拜賓[illegible]主人之[illegible]（[illegible]）

問大夫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後賓[illegible]（[illegible]）

問[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不[illegible]拜之[illegible]（[illegible]）

問[illegible]拜[illegible]

交拜

[illegible]不拜（[illegible]）

竹溪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拜[illegible]拜[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拜[illegible]男女[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拜[illegible]曰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拜矣（[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不拜不施於死者可施於生乎[illegible]之吊者哭而已矣（[illegible]）

婦人受吊

尊西曰受吊禮云婦人迎送不下堂據此則婦人受吊可知尤菴曰受吊如儀儀則男子受吊儀但不下堂耳（答朴光一）

吊而不傷傷而不吊

南塘曰[illegible]友[illegible]則哭[illegible]猶哭況朋友之有親喪乎朋友情契之重者則雖不知死或婦人喪者不可哭乎又若於死者情契重者雖不知生[illegible]哭靈座[illegible]情者已出見孝子其平在喪服之中而我哭則安得無哀情之動乎如此者雖不知生哭吊可也若於死者[illegible]哭不[illegible]又不知生[illegible]哭靈座吊見孝子哭之[illegible]吊之可也（[illegible]）

未[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如[illegible]不傷[illegible]哭而[illegible]生者而亦哭則如其哭無關於傷身不傷也若周元陽先官吊賓進哭而[illegible]下[illegible]有[illegible]哭者引入升堂則亦不哭殯者之於吊生亦哭明矣（[illegible]）

遂菴曰[illegible]之喪而哭拜[illegible]之[illegible]入哭出西向再拜則[illegible]日偶未相見漠然不顧而出殊非古人一見如舊之義

家禮增解

梅山曰曲禮[illegible]曰吊傷皆[illegible]致[illegible]辭[illegible]此說則傷者將生者致辭之謂也蓋賓吊主人之時知死則致或傷悼之辭知生則致其吊慰之辭[illegible]以傷於哭也[illegible]死曰傷[illegible]而不傷只吊於喪人而不入哭於靈筵傷而不吊只入哭而不請吊於主人也[illegible]此則[illegible]傷皆哭也[illegible]乎[illegible]亦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識者[illegible]不傷不吊乎（[illegible]）

月[illegible]間[illegible]似不可[illegible]入[illegible]哭[illegible]入哭是今[illegible]按[illegible]之者雖有[illegible]人在[illegible]中亦[illegible]入中堂[illegible]是（[illegible]）

厚齋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師[illegible]內[illegible]哭[illegible]人[illegible]亦可（[illegible]）

竹[illegible]曰[illegible]似不可不哭（[illegible]）

賓入受吊

[illegible]一[illegible]面[illegible]人[illegible]拜賓[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拜[illegible]

[illegible]受吊[illegible]拜賓[illegible]時[illegible]拜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時所[illegible]於[illegible]受亦可[illegible]

[illegible]

吊[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禮[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後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東巖[illegible]王[illegible]不知所用[illegible]曰[illegible]此則[illegible]可以致誠於神[illegible]用[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孝子上下[illegible]之義[illegible]用[illegible]自[illegible]初[illegible]是[illegible]自[illegible]子曰[illegible]代

[illegible]記[illegible]有[illegible]矣

[illegible]曰[illegible]始升[illegible]曰有代其[illegible]古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五[illegible]用[illegible]古今[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今用[illegible]其[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故[illegible]不用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主人[illegible]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不[illegible]文[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朋友之[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代行[illegible]宜（[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孝子[illegible]士[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乃其一也（[illegible]）

[illegible]拜[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是可[illegible]於[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私[illegible]則[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私[illegible]自[illegible]何所[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物[illegible]何以成[illegible]又有一事可證古者公

[illegible]主[illegible]之外[illegible]有主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不以為私[illegible]況[illegible]之祭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十[illegible]一　厚齋曰[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月而[illegible]於事勢之不[illegible]已而[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以二月[illegible]必待三月者以[illegible]家[illegible]而[illegible]耳（[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必待大時一小[illegible]而行之[illegible]（[illegible]山）

[illegible]一[illegible]事勢[illegible]七月[illegible]之為宜[illegible]五月[illegible]月之文以[illegible]月行之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月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古[illegible]月之制[illegible]則待三月[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亦[illegible]然近

[illegible]二月而[illegible]以老親之在或以山運之拘不待三月而葬而[illegible]引古

[illegible]月而[illegible]以古[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古者士[illegible]月之文[illegible]大夫則不待三月而葬[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如以[illegible]月[illegible]而更待吉年之為宜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以三月[illegible]之家[illegible]近世知禮之家未[illegible]月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子以下之葬或有引其[illegible]不於[illegible]葬期有[illegible]家[illegible]以[illegible]一月者三年之小數也

原書漫漶不清

旦時則三月爲天時一變耳此數死者其時也家禮之不問大夫士而一以三月葬之者抑以斯歟今也當以家禮爲正而若或拘於事勢不得過於三月則以渴葬論既曰以渴葬則似當趁是卒哭當待三月者陶庵說固嘗疑之有不敢信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疏曰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此經云三月而葬者以降二爲文故鄭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故是踰越一月故云踰月[illegible]所稱士踰月葬者數死月則爲三月而踰一月故曰踰月今人不解斯義以死之翌月爲踰月而葬恐失三月之說一時之變也[illegible]家禮葬而並無大夫士之別而皆三月葬若不滿三月者報葬也事勢所拘若難停喪姑出殯於墓所以待禮月恐宜（[illegible]）

[illegible]曰葬擇陶庵說告于靈筵恐[illegible]得宜禮家皆爲已詳此義矣（[illegible]）

葬數閏

公羊注葬以閏數　通典東晉穆帝[illegible]月數閏（[illegible]）

擇地（[illegible]）

問[illegible]之[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　答曰體魄與魂氣一升一降而猶有相感召之理不然則程子必不爲是言矣朱子亦以爲形體全而[illegible]安得

[illegible]風水之說其來甚久[illegible]行未能[illegible]俗習[illegible]擇地安厝之數[illegible]所謂得吉地而葬之可以復其魂氣[illegible]

[illegible]之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之禮廢矣（[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illegible]北面[illegible]一人在主人之右（東也）　答[illegible]東面[illegible]北面指中[illegible]之卦者[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以后土爲[illegible]后土[illegible]一也[illegible]非[illegible]乎（[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取[illegible]於地取法於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題主[illegible]不稱姓名只稱某親某官府君[illegible]　答[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可不舉[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姓名下既主人也[illegible]主人[illegible]其親[illegible]諱[illegible]者名故其文如此然曲禮云廟中不諱註如其事於高祖則不諱[illegible]以此推之[illegible]亡者名於土神[illegible]家禮則直稱亡者姓名矣（[illegible]）

[illegible]亡者之名[illegible]神之[illegible]以子孫而告神則不敢呼父祖之名[illegible]人則不可諱也方祭[illegible]而不舉其名則何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拜士喪禮北面云云（[illegible]）　老洲曰士喪禮[illegible]前北面哭註易位而哭明非常既曰朝夕哭當在阼階下西面今於[illegible]東北面哭者是易位非常故也

合葬有[illegible]

[illegible]何人[illegible]今[illegible]兆于[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從先[illegible]同後先一原卜[illegible]之[illegible]告于[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曰[illegible]有虫[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也又[illegible]故古人[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其[illegible]三四尺[illegible]虫獸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自來只用石灰世守之以爲力不逮不能用（[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不盡家禮則[illegible]所用之灰與[illegible]其厚[illegible]同矣（[illegible]）

[illegible]槨外灰沙[illegible]水泉浸過不能堅結而槨內則隔[illegible]易以堅結也朱子嘗許用之而後人亦多遵行者詳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古[illegible]不用[illegible]成石之後已是無使土親膚而槨則腐爛之後壙中空[illegible]反爲所害故然也今人或[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小[illegible]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此只爲時[illegible]可也[illegible]成爲一[illegible]義理無[illegible]因合衆材必爲[illegible]可歎也若[illegible]則不惟[illegible]於禮使壙中[illegible]大後處不[illegible]以此爲[illegible]者[illegible]同穴之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於壙上[illegible]面[illegible]而止乃以三物拌勻者填之[illegible]約高於棺四五寸而止留[illegible]中取容棺安於灰土之上復築其灰土如築壙之法而但築之不[illegible]小留數寸[illegible]乃[illegible]上以安棺後[illegible]以厚板[illegible]其上以其所[illegible]灰土加於蓋板之上而築之[illegible]此制較於用槨去其四牆[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朱先生[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則欲依禮用之然朱子既嘗其不用之[illegible]於家禮又曰無益有害其意可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記[illegible]於[illegible]側之[illegible]非正[illegible]以爲便[illegible]亦便側之義[illegible]此則便[illegible]是於地[illegible]側[illegible]爲[illegible]可[illegible]家之[illegible]家之說果孰爲正耶此則惟在所擇何以問爲

[illegible]之文[illegible]灰以[illegible]壙[illegible]也云則天子乃用[illegible]灰土[illegible]無用石灰之文用石灰疑是後世所爲也（[illegible]）

啓殯

問啓殯奠在發引前一日而世俗從擇日行於朝奠後（[illegible]）厚齋曰當從家禮行之擇日拘忌無稽之甚也（[illegible]）

南塘曰去歲明因朝奠以遷柩告註設饌如朝奠之朝字朔字之誤既因朝奠則又安得云如是耶古有啓殯之奠而饌品有加於朝夕之常奠也今此告遷之奠實當啓殯之禮則其饌品亦當如古有加於常奠也下文祖奠遣奠註饌如朝奠之朝字亦皆當作朔字其說恐是（[illegible]）

按遣奠如朝奠之朝字當作朔字者恐未然朔奠殷奠也靈輀既駕之後奠儀最遽何暇備殷奠乎殷奠則有李穆而發引條云會時上食不亦疊乎遣奠之非殷奠明矣蘊山是也

李氏曰朝字果可疑然朔奠則比朝奠加盛矣此下祖遣奠皆云饌如朝奠則此遷柩奠必不與 朔奠同 矣然則此如朝奠者亦指上初喪時朝奠饌品而言也蓋所以爲下祖遣等奠凡例而發也（家禮增解）

竹庵曰啓殯奠三字本非經文開元禮有朝奠一節則自無朝奠故啓殯後於殯宮中升柩於席而奠之是爲啓殯奠蓋變禮也而五禮儀仍之（[illegible]）

梅山問告遷柩時設奠如朝奠近齋曰設奠如朝奠之云蓋言饌品如朝奠非謂朝奠之外更設饌也若是更設饌則豈曰因朝奠乎

近齋曰禮有啓殯而無破殯破殯曰家禮也不拘時行之無妨（答李[illegible]）

梅山曰禮啓殯遷柩自是一事故啓殯告以遷柩如從俗 破殯隨其日時 則當 別設奠用 遷柩告 辭恐宜 發引前日不宜疊告也（答其子[illegible]）

近齋曰啓殯後散髮一節當行之而兇則喪初既未得行寧之可也（答金[illegible]）

發引至山下復殯後啓殯之節

南氏曰復殯於山下則又其啓殯時當別有告文其辭曰葬期尙遠復殯山下今以某日定行葬禮啓出靈柩敢告（備要補解）

按發引至山下復殯則必有告文有告文則啓殯時葬期尙遠復殯山下八字當刪之

朝祖

渼湖曰考之儀禮但有朝祖朝禰之文而於辭則闕焉記又曰喪之朝也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蓋朝祖恐只出於平日出告之義則宜其施於祖禰而無及其辭也（答洪[illegible]）

本庵曰天官內豎曰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又按曾子問並有喪疏熊氏引此以爲母喪亦朝廟之證矣但婦人於夫廟義似不必朝而愼齋答尤庵朝夫几筵之問曰得之李光錫亦引衛青大傳后夫人御於君鷄鳴告去質明入庭立與登踏春蒐獮狩而朝之語謂生既有朝死何不然當更詳之（[illegible]）

竹庵曰儀禮有稱廟則朝稱無朝辭之文苟從云云恐不必從朝祖之朝字本是廟名出觀之祖亦以辭於廟而始行故名言也（答徐[illegible]）

又曰朝于夫廟未聞（[illegible]）

近齋曰婦人之喪將葬而家中只有夫廟則朝祖之禮何以爲之朝祖本象平生之出必辭尊者則婦人之於夫亦當朝廟而但告辭請朝祖之祝改以何字耶用顯辟之義稱以朝如何尤庵先生曰古人謂廟曰祖禰廟亦當稱祖然則夫廟亦稱似無害（答吳[illegible]）

又曰婦人外喪者也其喪也不可往朝於本親廟雖朝在隣比恐不必行（答梅山）

梅山曰喪之朝辭及出嫁女之死于父家而朝祖二者先儒皆不許以平日出告之義非記體及外喪者之所可爲也爲人弟者事兄以父又是同宮則固當朝于几筵而是亦旁尊恐於情禮則非禮未著已之也（答金[illegible]）

按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則喪之於辟弟之於兄其可曰順孝心乎朝祖之祖字嚴重不可以他及矣

遜齋曰問爲禰則謂朝祖之祖字似不當尤庵曰當從實故以禰字似宜或代以廟字或祠堂字如何（[illegible]）

竹庵曰有禰廟則先朝禰蓋由禰而有祖故也遣禰則遣祖之在其次可知（[illegible]）

近齋曰祖字爲廟之稱尤庵先生已云蓋支子之只奉禰廟者不曰朝禰而曰朝祖於此可見（答梅山）

三山齋曰祖禰廟在同宮之內則當依古禮先朝祖後朝禰只朝於禰則其告辭當曰請朝禰（[illegible]）

李氏曰祧廟與家廟隔巷卒安朝祖時似並朝祧廟（疑禮增解）

礪山曰既夕記疏上士二廟則啓日朝禰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云則其先禰後祖明矣（家禮增解）

沙溪曰朝祖時無告辭者以死者是主人而無可告之者故也若支子死而朝祖則主人爲之告不違於禮意（[illegible]）

屛溪曰朝祖時似有祠堂告辭孝子雖不可告卑幼者口告似得宜宗子生三月既有告見之禮其死也豈不告廟其祔諸而朝祖也亦豈告無辭耶（[illegible]）

問以平日遠出告祠堂之義言之當其永歸豈可無告耶（[illegible]）渼湖曰生時之告皆自告也死者不能自告故只以柩就辭耶禮所不言只得不行而已（[illegible]）

南氏曰臨葬而不告於廟無端朝祖恐未安禮雖無文當有告廟之節或曰至廟前正柩後卑幼者跪告曰孫某今朝祖敢告（備要補解）

近齋曰朝祖告由祠堂禮無明文似以已告始死故也其間雖已日久不必更告其情中雖有所不備則雖有昧然之 嫌闕 之 何妨（答李[illegible]）

又曰靈座前告辭以將動柩與魂帛故也（答梅山）

老洲曰魂帛代朝丘氏爲人家狹隘者就此權宜之禮蓋不得已也又言屋宇寬大者宜如禮云（答南大任）

梅山曰魂帛神魂之所依將返以木主者也尸柩體魄之所在一往而不回者也朝祖者以體魄之永辭也以神魂而代體魄豈非失朝祖本意敎人家雖屋狹隘難於遷轉故往往廢禮丘儀亦以魂帛代柩誠非古禮而猶愈於不行沙翁之說諸儀要者用備一說非謂其可從也（答李[illegible]）

竹庵曰古者哭日之哭出於哭於廟門則朝祖時雖尊不可哭之說姿[illegible]卷之論不足說（[illegible]）

問朝祖時卑幼祔位降置如何（答洪[illegible]）厚齋曰家禮朝祖註曰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既曰辭尊則其非辭祔位之卑者可知況生前出時謁廟時既無祔位降置之事則朝祖時何可獨爲降置耶（[illegible]）

南塘曰丘儀奉奠及倚卓先行則自當設於魂帛前東向矣不言設者蒙上文非去之也（[illegible]）

竹庵曰朝祠時因用留奠是家禮從簡之文而粹禮則朝祖時柩在祖廟徹留奠設新奠名爲朝祖奠而其儀只柩楹間主人柩東西面奠則柩西東面恐處祝邇于祖以奠之義已見于此（[illegible]）

又曰朝祖奠只爲新死者之神而與祖考之神元不相關則當設奠於柩東若小斂奠之殯戶東何乃爲柩西東面之位乎（同上）

人曰啓殯即遷于祖廟奠仍其奮隨柩于廟質明設新奠曰朝祖奠（同上）

按古禮啓殯而遷于祖廟自祖廟發引故設奠如此家禮則啓殯而朝祖朝祖而遷於廳事哺時設祖奠與此不同

本菴家禮篇考曰按此遷柩時不以靈床從則靈床蓋撤也始下室燕養起於既殯不見柩之後則柩啓而止可知禮弓既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死事而鬼事始已註不復饋食於下室雖此處卒言之其實蓋自啓殯而然也開元禮風乃古下室之遺而隨柩設檢中則失之矣書儀自啓不設者得之唯朝夕之饋朱子許其勢喪今則論焉其狀襯衣被之等以古下室則當自啓殯去之若此書

之殯者在正寢則殯須柩出亦撤而其衣之合作遺衣者且然于殯當故靈座處之東北以倣後寢藏衣冠之義終時之祠堂其餘及衣被之屬可倣檀弓子柳賻餘班諸兄弟貧者歟（答樸輯）

李氏大歛曰殯時柩在堂西而靈座設於堂中則在銘旌與靈床之前而不在柩前矣及此遷于廳事靈座設于柩前則是靈座與柩皆在堂中靈床不復設矣然則葬時雖無撤靈床明文而靈床之自此時已撤可知蓋自正寢遷于廳事已是節遣之漸故不復用奉養之禮（家禮增解）

厚齋曰宗家與所館行朝祖之禮嘗見張旅軒集以不得朝祖之意告于宗家祠堂爲宜（答樸輯）

近齋曰異宮朝祖之禮勢不可行尤翁所論並告廟與柩因似宛轉而既曰有義起之嫌南溪亦曰更設恐未見其的確必可行也且已以始死告廟則其殯當及於喪出宮亦之由矣其不得行朝祖之意自在先靈之臨照雖不告似無昧然之嫌未知如何（答洪文宗）

梅山曰朝祖同宮之禮也支子異宮之喪恐不可行衲諸若出宗家門前回柩向宗家用當朝祖之義同春亦云有哀痛惻怛之意雖無於禮亦何所妨是爲可據也（答任憲晦）

又曰士喪經合計在始死遷尸之後告廟亦當在此時而既不告廟遽行朝祖恐涉逕庭禰廟在宗家則亦不可奉魂帛往朝從殷人之告恐宜告辭當云經殯次云云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某親孫子以某月某日喪逝禮宜告廟而悲遽不逮今日啓殯亦宜朝祖而以喪在異宮罔克行禮謹告几筵亦當告由告辭云今日當行朝祖而廟在異宮罔克成禮謹告（答沈宜澤）

按朝祖象生時出必告廟也支子異宮者出必何嘗告宗家之廟乎生不告廟則死不必朝祖既不必朝祖則恐不必使人告由矣

問支子來留宗家病死朝祖行廢（金大伯）　老洲曰支子朝祖禮無可據廢之恐宜

羅溪曰支子（死於宗家者）朝祖之禮記者仲昇氏之自京引歸也沈鶴山丈力主當行之論既隋公力主當廢之論第亦妄坐以丘隅之論爲殺法此際老兄翁來吊與吾言爲甚見何足有無而翁之意以爲生死幽明不可不整殊以嚴而使宗法尊嚴故也（答梅山）

梅山曰儀禮代哭如初註云稍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然朝喪代哭止於未殯爲柩見也推斯義也啓殯而哭至窆而止恐爲得禮第今俗所謂殯與遷柩不同日則未可謂已啓殯而代哭代哭當時遷于廳事然今也則無遷廳一節朝祖後行之說于下棺如何（答吳丁鎮）

後湖曰既殯卽遠殷於階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遷柩於廳事皆卽遠之意也雖所殯非平日所居而殯既啓則似不可去遷廳事一節依丘氏翠移動之說行之如何（答樸輯）

梅山曰禮朝祖日出而既夕禮朝祖則在朝奠前而時尚早於有二燭至正柩設奠然後爲正明而滅燭家禮因朝奠告遷柩後行朝

丘儀朝祖用燭設（家禮增解）

南溪曰家禮以柩朝祖席上南向儀節以魂帛朝祖席上北向者何也祠堂神位南向則柩入當北向而據其足之向神位故反北首南向魂帛無此嫌故卽北面向神位各有義意（禮書劄記）

丘氏曰喪大記曰哭柩則輯杖然論殯與廟其爲哭柩則一也家禮輯杖之文恐當通看於入廟時也（宋擬通）

祖奠遣奠

淺溪曰夫人喪禮朝奠遣奠不盛設

陸氏曰大后土祭世有以盛饌行之如何（沙溪答）　樸泉曰祭品豐約不妨隨力稱狹但凡云奠者皆無飯羹矣（答樸編）

屏溪曰朝祖有夕上食後祖奠則設之於故邸於葬後要依此行之祖遣奠不可異同故亦於遣奠於食時行朝上食（答樸輯）

後湖曰祖遣之前先行夕上食知禮家皆如此遣奠後朝上食無論道路與墓所食時行之無疑（試答）

本庵曰奠與曰朝（禮如朝奠之禮）常作朔按奉祭祀遣奠當如殷奠或言如朔奠而此奉祀遣依爲宮如朝奠據處祭陳器有豁者祝辭有牲菜又奉哭遣饌實麵米食醯飯如虞祭則是正同朔奠矣既如朝奠則祖夕遣朝不復上食（答樸輯）

竹庵曰祖夕遣朝不別設朝夕奠而上食則當別設（答趙藻）

又曰沂禮祖遣奠兼設飯羹如朔奠則不別設上食勢恐然矣（答樸輯）

近齋曰祖奠以家禮如朔奠之文觀之當只設酒果脯醢而孝儀禮自大歛奠始設殷奠至朝奠曰如大歛奠據此朝奠具餅麵魚肉飯羹可知今西河先生以朝字爲朔字之誤得之（答沈哉）

老洲曰朔日殷奠不復饋于下室古禮卽然而至於祖遣奠各有其義與朔日常奠自殊恐不可比而同之然近俗多援此爲發向之禮從俗行之不妨歟（答梅山）

按遣奠只是酒果脯醢惟朔望設殷奠者以朔日也祖遣奠非朔奠則恐不可設殷奠河西雖以如朝奠之朝爲朔字之誤然無明據不敢從近齋雖云儀禮自大歛設殷奠然考儀禮大歛奠只有魚肉酒果而無黍稷恐不可以此爲祖奠兼上食之證也惟喪儀祖遣奠如殷奠此似可據然家禮因喪儀而不曰如殷奠而曰如朝奠則朱子之意可見矣且朝奠兼上食則是闕夕奠也遣奠兼上食則是闕朝奠也尸柩將發之際孝子哀慕之極而體奠之節反減於常時者理也哉

厚齋曰遣奠之不言主人拜未知何意然以家禮考之祖奠亦無拜禮小歛奠始曰卑幼者再拜而又不言主人故丘儀曰孝子不拜大歛日如小歛之儀云云則亦無主人拜禮者以初終之時主人號哀荒迷不能備禮而然耶至朝奠乃曰主人以下再拜上食夕奠朔奠皆曰如朝奠儀薦新日如上食儀祖奠日如朝夕奠儀云云則自朝奠至祖奠皆有拜禮惟遣奠曰儀如朝奠而已更無曰如朝其儀儀禮遣奠圖亦只言主人踊而不言拜禮則此等處似不無微意無乃此時尸柩已載車將發則主人之悲哀荒迷無異初終之時故亦不暇言拜禮耶惟丘儀始有主人以下哭拜之文未知有所據之云耶（答樸輯）

屏溪曰遣奠不言辭酒焚香哭拜祖上辭奠而不言也升車後哭皆是別件節次故言之（答樸輯）

嶺臨曰人家門闕或狹則不得已設遣奠於門外勢也爲其關捩撰行於室中無乃顚倒錯故耶關挾之弊亦勢所不免惟祖禮奉得入則奉可從容耳（同上）

南塘曰奠皆有脯此特言有脯何也但奠或可無脯而遣奠之脯將以納苞不可無故特言有脯（同上）

李氏曰遣奠饌如朔奠卽家禮從儀之義然古禮既爲奉奠加一等用少牢則用殷奠從俗恐不妨又雜記註云無黍稷則上食日不當兼設（家禮增解）

按雜記喪奠脯醢而已且無黍稷則雖加一等不見名爲殷奠矣

近齋曰遣奠行于大門外非但中庭狹窄然而似以時俗路祭名而致誤（答合）

梅山曰家禮於大轝於中庭旋屬加楔設翣始設遣奠而今也則人家常患狹隘就轝門外既疑禮意路次行祭尤非其所大門內如可容轝設於中庭恐宜卽不可爲則小轝由家廟出門而就大轝仍設遣奠事勢之所使然也遣奠是爲送死之終奠故必行於靈輀既駕之後者特殺在焉以其所當行中庭以其窄則當遷於大轝旋矢其所當行之義且近世因地勢行施於路次故亦名路祭亦已成俗從宜已矣（答樸）

近齋曰遣奠祝出於高儀非朱子家禮也故或有不用行論而愚意不然朝奠既已告今奉柩車而遣奠又告以靈輀既駕自分階節未宜專從高所不備今乃並廢無妨何可以高儀而輕之不用乎（答沈哉）

柩自他所歸及自京還鄕祖遺奠之節

貞菴曰旣賓京家大歸鄕里祠宇喪行同時移發則發引前日夕奠告以明日大歸鄕里之意告于殯所翌日晦啓靷還鄕臨葬上山前一日行朝祖其夕設祖奠上山時設遺奠恐宜自京發引時朝祖遺奠恐無意義（問解續編）

本庵曰或問家廟欲於啓殯前奉還鄕廬祖遺奠先行於京第追行朝祖於鄕廬如何陶庵曰發引後始奉家廟於理爲順愚按此似合備家禮朝奠註溫公說柩自他所歸葬之例行之也（同上）

近齋曰愼齋答人問曰凶人雖是京洛之人旣以扶餘爲家自京發引歸於扶餘則似不當設祖遺奠至家往卽幽宅之時乃可設也據此則自京發引時祖遺二奠不敢爲宜行日從溫公說只設朝奠而行似可（答洪文叔）

又曰祖遺奠旣不可再行葬日因朝奠行告儀當如同春說而告文措語無見處當云今以吉辰將行葬禮敢告（同上）

問柩自他所歸近家者祖遺奠（答宋明甫） 竹庵曰城門外停柩處雖是旅邸家旣密邇宗族聚會遺奠當行於此矣祖奠則元不當設喪不在正寢禮有不備勢也朝祖然後方有祖奠五禮儀無朝祖而有祖奠恐異禮儀（問解續編）

問遺奠設於城外則靈轝旣駕已自官次發引行時到今此告似不礙（答宋明甫） 竹庵曰遺說非家禮之文不用無妨問靷向墓下葬期未定者祖遺奠設否（安國先） 屛溪曰祖奠蓋祖道之義送葬之行可以設今雖引向墓下葬地未卜期日未定雖或卜定日月稍遠則中間人事未可知預行此奠未安臨葬時上山前一日行之似得（問解續編）

問喪行直到墓下則當設祖遺奠否旣闕朝祖似得朝墓（答宋明甫） 竹庵曰直到墓下則設遺奠於墓下可也朝祖之禮以其柩之辭家廟也若於先廟則柩來辭葬朝墓無義也無朝祖則無祖奠已有前答矣（同上）

問祖遺溫公註若柩自他所歸葬時行日但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備此及下遺奠禮此似指初喪時行喪而言也然小子將以初二

絮殯遠還成殯于齋院里舍十日以爲永窆之計則自寓所發引時備右諸禮而自所舘奉柩向葬所時又備行喪畢具矣此時全然無告似宋安老先生所謂啓殯發靷已告遷柩則在途停柩何可每每煩告也觀此則再備右禮亦如何雲坪曰先君所論不可更容他議溫公說本爲客亡路死者設也（問解續編）

近齋曰前期發引之家祖遺奠祝靈辰不留往卽幽宅云云似無太預之嫌安用添入措語自京葬旣行祖遺奠則山下停柩雖多日臨葬時不更必告皆前已以往卽幽宅告之矣有何更告之語耶（答鄭八）

又曰溫公說指喪柩自客土而歸也如用溫公說則祖遺兩奠皆不行之可也而今欲祖奠則行於此遺奠則行於彼愚不知其可也

洪川雖曰故鄕旣無屋廬喪行停柩不過熱廬家村人家而今乃用自他所至家之例無乃餕乎喪旣在於京第發靷當此具儀文而今乃不設遺奠但設朝奠而行哀意雖以遺奠祝往卽幽宅之語太預爲嫌而此不必拘愚意祖遺奠皆如禮行之於發靷前而自洪鄕停柩所臨葬又發引時不必再設愼齋說有可據也（答金舜行）

梅山曰家禮祖奠註溫公曰柩自他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至葬乃備此及下遺奠指此義也先期發靷停殯於墓下者似當及葬時奠祖及遺而喪在於洛下本第卽非他所也雖先期啓殯旣越月踰時矣祖遺兩奠不容不行已行矣不可以淹遷兩舍而再行以歸于齋也（答朴宗興）

又曰京宅寄也鄕宅歸也歸鄕第踰月而窆則祖遺兩奠旣不可疑行又不可疊設發引前日夕奠以明日下鄕之意告于几筵至晚啓柩還鄕臨葬行朝祖其夕設祖奠上山時設遺奠爲宜告辭云明日啓引向牙鄕舊第用待葬期謹告（答任憲晦）

禮疑續輯卷之七終

禮疑續輯卷之八

喪禮

發靷

操蕉亭

問發靷條所謂操蕉亭是何物（尹衡老） 原齋曰或云如今香亭子（問解續編）

翣

陶庵曰畫翣只當論大夫士之別前喪用否非可論（問解續編）

近齋曰畫翣所畫者亞形也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答梅山）

又曰亞翣在前雲翣在後蓋亞重於雲故也此有南溪說可據而耳（答黃明叟）

又曰官階通訓則葬用四翣世多有之似以我東與中國不同古今亦有異宜矣我東多士用大夫之禮如祭四代與三月之葬之類是也奚獨於翣以四爲嫌耶惟無官者與有官者未離郞階者不得用四而通訓則可用矣然猶以通訓屬之士而尤翁以士之用四翣爲僭則從俗用四恐亦未安只用黼翣爲正耶（答洪文叔）

問內外同壙四翣依於壙內兩箱而兩則置於兩柩之間耶（答李元） 陶庵曰只依於兩箱似便（問解續編）

渼湖曰翣隔家禮之不言入壙似是不用明器之意（問解續編）

近齋曰喪大記註翣在途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其意於障柩爲重不可只作障車之用而不爲納壙也（答許炯周）

又曰行喪翣則以木匡爲之不便納壙故別用綃畫翣綴附柩衣而用之卽世俗通行之規也（同上）

頤西曰翣爲障柩而設則不入壙內宜矣家禮乃窆下不言翣恐非闕文（答梅山）

梅山曰喪大記註曰翣在途則障車入槨則障柩而擁壙則無甚見其死之義故自書儀至家禮止而行柩不入壙是爲可從（答任憲晦）

功布

近齋曰功布依柳西厓說奠之墓上似宜（答洪文叔）

輓辭

貞庵問自經辛壬之禍不復請輓於人之云陶庵曰請輓恐亦非時且遠遺意不必挑葬時爲之惟於親友中可請處略致此意追輓爲當（問解續編）

雲坪曰挽歌之生始於斥苦而其辭則專以慨傷人死者不可復回降自唐宋漸以誄行之具是亦出於黃鳥惜賢之遺意初不害義其流之弊卒至於喪家胄紳而殺戮不復自爲焉則殆失古意然今之世如翣丐於族姻契舊當如丘儀而主喪者自發耶求其情謹禮有所未安故審窮以爲此鏡於相襲喪之職而經自私家行之今有非之者未知如何（問解續編）

近齋曰先輩文集中多見婦人輓詩則內喪請輓有其例矣然虞殯之歌見於左傳而未必是聖人所制之禮不用何妨（答梅山）

又曰輓章挽之爲正（同上）

南氏曰國恤中死者者用輓幅則親喪中死者亦可用之仁宗國恤出於　中廟喪中而當時名賢多作輓辭據此則喪中死者用輓亦無害（國恤喪禮）

方相

雲坪曰方相玄衣朱裳禮也圖本誤（備要圖方相朱衣玄裳發引之翼方相註則玄衣朱裳問解續編）

近齋曰彼士喪之不用魌頭從簡也此等禮不可獨異於衆（答梅山）

發引日先行上食

陶庵曰今人例於遣奠前先行上食或遣奠時兼行上食蓋爲路中難於設食也然奠食自有先後之序且於發引條明言食時上食則不可從俗行之也（[illegible]）

又曰發引之日質明行遣奠因而上山上山後待食時上食似宜殷奠（[illegible]日）　自當幷設矣（[illegible]）

又曰遠葬則途中行上食得之而哀家則至近往柩於山下宿奠兼行上食而後上山豈有可疑（[illegible]）

近齋曰發引日當先行朝上食亦所以象生人早行晨飯之意何必以非飯時爲拘兼行於遣奠耶甚不可（答[illegible]）

按生人早行雖或晨飯生死異宜不可援用奠後上食體有次序恐不可違越也

發引時尸首所向

梅山曰按啓殯時北首啓殯後南首朝奠時北首遷于廳事時復南首入墓時復北首夫啓殯後入墓前皆南首而獨北首於朝祖者檀弓謂順死者之孝心註曰既背朝祖不可以足行之則其意爲可見矣但朝祖時北首以首爲向禮固有明文而就輿時尸柩所向則禮無所論獨輯覽荅柩行尸首所向之問引開元禮宿止從靈車到帷門外迴南行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輴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之說以爲是時尸當南首而輴以南向首在前可知也據此今俗柩行時必以尸首爲前者未爲無據也但若是則勿論北首南首皆同以首爲前可也淵泉後說直坐向則必以足所在爲前者未知何意極可疑也（[illegible]）

問紐前絰後緇紐是何物降奠當前東是奠在足與卽床奠當腢不同（李在[illegible]）　竹庵曰經今之喪車服色所謂綌綖也人不知設綖之本意（卽上下之意卽上緇下絰）絰緇渾緇而後無以足向前之事當前東卽是當尸腢也註說已及此盍又問前絰之前前東之前何以異耶曰前東以棺束言前絰以棺飾言（[illegible]）

又曰飾柩前纁後緇經有明文而楊氏圖亦有此意則柩行時前其足更無可疑蓋自襲斂至朝祖則前其首其載車而組也（[illegible]）前其足此所以飾爲行始也若挂取屋嘗鄉註言象行雖以此等說觀之柩行以足可知以此推之歛殯至朝祖前其首者以非行路時故也（同上）

又曰先王制禮玄纁之用象天法地試以士喪禮言則初喪設冒緇殺掩足且倭[illegible]沙溪用下纁之制則柩行之時前纁後緇之爲前其足斷然無疑（同上）

又曰行喪前其足據經文前纁後緇其義自明若始生先首非所當引如人俯伏而行則必當前首若仰臥而行而前首則都時倒行也此理甚明（同上）

近齋曰遷尸南首發用受生氣之義至葬始北首以地受下陰也（答梅山）

又曰發引時尸柩出門先首先足之分議論紛紜其欲先足者爲象生時也然尸之臥行有不得象生時者且先首禮已言之而人特不考耳家禮輯覽荅人問曰按開元禮宿止條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輴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以此觀之是時尸當南首而輴以南向首在前可知沙溪所論如此當從無疑（[illegible]）

按發引時尸首所向旣有輯覽說則當以首爲前而如此則行者前首卻是倒行亦有竹庵說然竊意開元禮宿止條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迴南向則初非南首而迴然後南向其下所謂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輴亦反迴非初非南首入壙後南首耶雖行則前足宿止則前首似各有義至於入墓始北首云者永爲北首也

發引時男女哭從（[illegible]）

近齋曰男女哭步從者禮也而墓遠及病不堪步者諸子亦乘素車去墓三百步皆下家禮註如此備要亦然（答梅山）

問發引時主人以下哭步從返魂時則乘車馬豈有差殊於柩行返魂時耶（[illegible]）　厚齋曰似然（[illegible]）

梅山曰行者哭辟宜隨男女哭從自墓夾隨之外而近世在喪車之前有若引路然者行之已久何妨從俗耶（答任憲晦）

南氏曰從柩必步者何也或曰古者喪車驅之不疾恐尸柩有搖動也車行徐則步者能從矣今俗主人以下皆乘走馬以喪車疾驅則爲能事不獨有乖於步從之意尸柩動搖不以爲念未知如何也（備要補解）

路奠

問家禮停柩奠是親賓之奠而世俗因謂之路奠雖無親賓之奠自主家設奠南溪曰此漢中所無但五禮儀親賓駐柩而奠註云卽路祭似因此而誤也況路祭本　國恤所行其在士大夫尤不可自家刱設以犯僭猥之患（[illegible]）

賓客

丘儀賓客臨柩前哭再拜（備要同）（五禮考證）

南溪曰旣往會其葬則臨壙而哭固當拜則惟新到者或辭退者有之但家禮有賓客及墓辭歸之文與今俗不同未詳其義（五禮考證）

窆

轆轤

近齋曰古今不同且禮有通上下用之之具沙翁之以轆轤載於備要或以此耶（答梅山）

柩衣用否

渼湖曰傾斜柩在殯則無更設之文至啓殯卽更設然則衾之用紟以其形之露耳在殯而形不露則不用啓殯而形又露則用之禮之入壙宜與在殯時同故往歲見喪事不用（[illegible]）

竹庵曰傾喪見士喪禮處處皆錄皆不用（不用於葬）爲宜恐得禮意（[illegible]）

近齋曰柩衣近日人家多不用之從俗何妨（答梅山）

玄纁

貞庵曰銘旌則用絹柩衣則用紗爲針而玄纁則或言當用廣織等高品或言當用紗紬等輕品欲用輕品者欲與銘旌柩衣相稱也二說孰得禮云玄纁用丈八尺云云陶庵曰丈八尺似是十八尺周尺則考見家禮輯覽尺式而依朱子說爲可耶高品輕品二說俱各有義而愚見則相稱之說似好（[illegible]）

黎湖曰諸先生之有說固亦知之而其敢不輒從者以其於開元禮奠於柩東之奠字與家禮奉置柩傍之奉置字皆爲說不去故耳柩槨之間以其狹則固不容寸以其深則蓋底而止苟以柩東柩傍認爲柩外之隙地必入玄纁於其間則是落陷之而非所謂奠與奉置矣（[illegible]）

三山齋曰玄纁說古今禮制不一而先人則每以儀禮實于蓋中之文爲主故家間所行於柩上中半處右玄左纁以奠之（[illegible]）

問公贈玄纁是命士之禮則不命之士與庶人雖闕贈禮未爲失耶（[illegible]）　竹庵曰以古禮則然（[illegible]）

又曰丈八尺當制周尺一尺當今針尺四寸弱然其長針尺七尺許（同上）

李氏曰既夕儀幣用玄三纁二而家禮用倍數者蓋古禮二端爲一疋而玄三疋則六端也纁二疋則四端也合十端是爲十制而爲一束家禮則直以端數言之而謂玄六纁四然則文雖異而實則同也（家禮增解）

屛谿曰主人贈玄纁稽顙拜者爲贈而拜也如賓贈則拜也餘人則不敢拜也在位者皆欲哭拜則無於禮之禮後人任自擅行非議

殯之道也（問解續）

問下棺掩土千古永訣主人因贈而拜餘無拜耶云云（中略）厚齋曰主人之拜非爲永訣因其贈禮而拜餘人則當依家禮哭盡哀而已（類輯續編）

李氏曰旣夕禮主人襲贈者以贈下棺有袒故也家禮則旣無袒又無襲而今人或有臨壙而袒者誤也（家禮增解）

陶庵曰贈玄纁時豈乎世俗例多行之故云幾禮備要則本有之云未知信否

問儀禮疏君賻于家注曰棺椁之間家禮神主圖式注曰竅其旁以通中又襲奠注曰夜間乘于戶房發引章注曰主人兄弟皆宿柩傍皆是傍側之序然則贈幣柩旁之序與此四序字當一視而無殊矣據此則玄纁置之棺椁之間無疑或者據柩東二字置于柩上東邊甚不是（李氏衡一）厚齋曰證辨明白（類輯續編）

本庵曰尤庵曰玄纁置柩旁蓋棺椁之間也若置柩上則何論旁按旣夕禮贈不言所置自開元爲蓋屈於柩東（壙內柩東）而幣從之書儀言柩旁而不言左右備要沿開元而言柩東尤庵之釋柩旁爲不可易又按玄纁是束帛則自當同束玄加纁上耳（類輯續編）

農巖曰柩上是何等嚴敬地而可以物薦之也只當從禮納于柩之東旁椁內也（類輯續編）

竹庵曰士喪禮公贈玄纁實升實于蓋（柩上蓋）窆時只應如此置于柩蓋上敬君賜也今則主人私贈也置之柩東隙地似亦有說（類輯續編）

近齋曰玄纁之用縜固近禮而不侈不儉實無妨矣替人贈玄三纁二蓋取三天兩地之義用五數而玄則奇纁則耦也後世各用一者似是從約也（答梅山）

老洲曰贈玄纁一節固可疑然旣夕禮公使宰夫贈玄纁束若贈也贈用制幣玄纁束主人贈也而實疏却以主人爲重君物羞打成一片令人眼昧愚意後世宰夫之贈廢而制幣之贈獨存家禮特揭主人贈恐亦以此然未見先儒之說可據故不敢自信已見近著讀禮通考有盛氏說與鄙說相總始知前人亦有如此看得者無論疏說之得失朱子旣以主人贈載之家禮我朝諸先正亦未之或改到今不可據用乎勢於其間反爲繳繞矣（與近齋）

又曰玄纁之奠諸說不一而惟柩上東上玄下纁恐最可據故鄙家依此行之而至如東帛之云卽玄六纁四各以色絲束之之謂恐非謂同束也（答梅山）

剛齋曰奠玄纁晉先子主家禮而以柩上之說爲無據鄙家遵而行之而但於柩東上玄下纁從開元禮也（答鄭）

李氏曰玄纁若以陰陽言之則玄屬陽當居左纁屬陰當居右以上下言之則當玄上纁下矣尤翁所謂玄右纁左只主於上下之義而言也蓋地道尙右故也（家禮增解）

梅山曰玄纁位置家禮所云柩旁之旁未見其爲棺椁之間蓋于柩上之東則庶乎同符儀禮家禮之文從尤庵說分奠玄纁柩旁左右旣不害理而棺椁之間非奠幣之所且久來歷未敢信及者殆以此也（答李松僑）

又曰雜記巻人贈疏曰贈謂物從亾者于椁中也然則贈幣爲亾者也拜爲贈幣也新禮也恐無異于居士之紳（同上）

又曰士喪禮曰公贈玄纁束又曰主人贈用制幣卽制幣二字而可知爲贈主人之界分自異也實疏以主人贈爲君物者其言無稽士喪禮襲斂陳衣必區別庶襚君襚明非主人所俱豈有君贈而混稱主人哉且禮拜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許人自致其情也君命實幣柳中自合以之納壙是存君恩也豈容主人還出之柳中而拜而贈之爲若己之所具哉君贈親賓贈之外別有主人贈無疑此家禮所以特書主人贈也（答林宗七）

按玄纁從儀禮則實于蓋上從家禮則奉置柩傍而棺椁之間終恐非奉置之所則無寧從儀禮之爲寡過也

銘旌隨柩

竹庵曰銘旌之隨柩入壙禮有其文雖或從俗書於翣上銘旌則不可爲當置柩旁

誌

禮事始齊太子穆妃將葬儀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彌作墓誌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埋文父母墓下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壙墓前墓誌因此始陶庵曰今用燔磁制極精好從俗爲宜且依俗制用片灰刻字亦可（類輯續編）

又曰若用燔誌則盛函而埋之或以木櫃盛之以石灰拌勻者塗其上下四旁尤好（同上）

李氏曰古則不諱父祖之字故於此誌書父之字而云某甫今世則名與字諱之則同恐未必舍名而書字（家禮增解）

梅山曰始葬及改葬誌石當埋於天灰上近兩而追埋者若値改莎則封墳中奉安恐宜是家禮所云壙內也若難待改莎則埋諸墳前家禮所云壙南也家禮用磚下鋪上覆而追埋者恐不必用磚盛磁缸覆蓋斯爲通行之例也埋安時不宜告地神只告當位（答尹子經）

又曰埋誌在葬時藏明器之後實止於前故家禮備要之無告辭卽以此也埋在追後則措辭告由近世之所通行也告辭頭辭當依原規式其下當曰墓誌銘受某官某公之文事力不逮今才燔成謹埋墳南用寘泉途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徐勉齋）

丑時下棺朝哭奠

近齋曰晨後奉柩上山則上山後當爲夕哭下棺雖在丑時待丑正而爲之則自丑初朝哭朝奠可以連行何至製碍耶舊褒一節除之恐無妨（答金肯欽）

毛髮落齒追埋

梅山曰問亡者平髮落齒追埋近齋曰當埋墓側

葬時在家人望哭

梅山問葬時在家人望哭之節近齋曰望哭之時設虛位則當有拜禮

葬時拜賓

老洲曰葬時拜賓禮則然矣若葬主賓皆知此禮之當行者亦難强責（答尙大任）

李氏曰旣夕禮乃窆條主婦亦拜賓註拜女賓也云則古者女賓亦會葬（家禮增解）

又曰家禮柩至賓客卽退與古待盡坎從反哭之禮不同可疑（家禮增解）

題主

李氏曰按公羊疏則古者練主用栗虞主用桑以周制祔主旣用栗故虞主亦用栗耳然則夏殷松柏亦然歟（家禮增解）

韜藉

巍巖曰紫緋乃當時所貴尙也先生旣取之則便一成典遵用恐宜（類輯續編）

竹庵曰韜藉書儀所載而朱子於家禮不取丘儀嗣堂本章下亦無韜藉之說則今之必用此者殆彌文也（類輯續編）

梅山曰韜藉合縫之留末不縫者欲令并韜其趺也斯義也沙溪載諸家禮輯覽而今人或祇距趺面不并韜者爲非（答任憲晦）

題主處所

竹庵曰墓所題主雖載家禮而朱子曰今喪禮須當從儀禮更合商量發引時有倚廬於廟門之文實卽今之靈幄也實不隨柩則返哭而立主如開元禮實合禮意（答李左徵）

又曰開元禮返哭主人以下出就次沐浴以俟虞虞主用桑木云云此禮頗近古返哭後題主卽行初虞恐得（同上）

又曰殯宮設几筵處是神之所依也如使古之爲士者立主則雖非殯宮從設几筵處題主（[illegible]）

問到家題主亦有題主奠乎（或人）竹庵曰題主而卽虞（[illegible]）

題主時雜儀

南塘曰對卓置盥盆帨巾謂對洗盞親所置之卓而設巾盆也非謂對置一卓也設卓西行而曰對卓則似設巾盆於靈座西南而又曰如前則自敍主遺書設巾盆於阼階下餅卓之東今亦當在靈座東南矣（[illegible]）

行第

厚齋曰第幾云者人有親兄弟從再從三從兄弟以何爲準南溪曰三從是有服之親當以此爲準（[illegible]）

近齋曰第幾神主云者中國每稱行列次序如韓昌黎所謂十二郞之類是也東國則不然能旣於男喪不用則況於女喪乎只書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神主爲宜（[illegible]）

皇顯字當否

尤庵曰加顯字於考妣上者胡元制故吾家遵朔之制於神主粉面不書顯字書只考妣字祝文依家禮文加故字於考妣字上陷中不書第幾（[illegible]）

巍巖曰家禮今本則初無皇字又顯字是胡元之制也尤庵於此審加去取後學當遵無疑（[illegible]）

又曰顯字不書義意嚴謹恐不害爲是尤庵未發此義之前人家雖則不用也旣發之後則當盡改無疑（[illegible]）

雲坪曰家禮本文考與祖曾稱皇考皇顯考至元時省部禁止皇字故元儒作家禮圖代之以顯有國諸賢或以爲元制不可從於神主只書顯稱或以爲顯之書出於古朱子祭先祖亦嘗稱之不可以胡元之故並廢其文愚按究觀顯字雖出於禮記然乃古人之廟號所謂考廟王考廟皇考顯考廟者是已曲禮祭辭曰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夫曰皇辟此與他經記同其爲周公之禮可必也以故朱子從之後儒不識義理綻自令於其國安有士君子行禮不從周公晦翁之言必從胡元之令者也余觀前賢古祭文多稱皇考者何故不以題主而獨有稱於文也然有欲變古之俗而從其禮者如非庶子之子始在親喪之日卽以題平主也其勢亦不可得耳（[illegible]）

屛溪曰皇與顯皆明字意但顯字出於胡元故華陽先生不用之第顯字自韓魏公用之用亦不妨雖不用顯字直書考妣字乃家禮也何可謂之未安（[illegible]）

近齋曰禁皇字用顯字雖是胡元之制而顯考之稱旣見於古禮又於朱子告先祖祝文有惟我顯祖之稱則非胡元所創顯字亦無所嫌故備要加顯字耶尤翁雖欲只稱考妣而此恐有難行者姑且從俗用顯何妨（答梅山）

老洲曰皇顯二字俱出於古禮而皆是尊大之義也故家禮書文稱皇考皇妣朱子祭先祖又稱顯祖然則皇與顯俱朱子之所取也胡元之禁皇字不得用只稱考妣者無所據矣至　皇明以顯字定制著於會典而我東遵之若謂胡元之創制而不用恐是考之未詳也（[illegible]）

李氏曰周元陽祭錄云稱所尊曾皇今避皇之號言顯可也又韓魏公位版亦用顯字然則顯字之用流來亦久然考諸祭法顯考本是高祖之稱曾祖以下不宜稱之皇考是曾祖之稱而皇字又爲通稱之語士虞記稱祖曰皇祖士昏禮曰皇舅皇姑曲禮云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夫曰皇辟朱子亦稱父爲皇考然則家禮舊本之用皇字爲是而胡元大德年間禁用皇字故改顯字丘儀亦遵用之然家禮題主條及時祭以下祝文皆只稱某親而都不用皇字故字尤庵嘗曰好禮之家嫌於胡元之制從家禮則本只稱考妣云而尤翁家亦依此論只書屬稱矣

梅山曰顯考之稱雖是胡元之制而旣出於古禮又有朱子祝文非胡元之創行沙翁所以載諸備要也尤翁雖欲祗稱考妣亦無可禮據備要用顯字恐非可易也（[illegible]）

按胡元之改皇爲顯果無依據則　皇明御字當用夏變夷而以其出於古禮故著之會典以爲定制則便是　皇明之制恐當遵用也

考妣之考字（[illegible]）

問考妣之考字（[illegible]）本庵曰考成也見爾雅釋詁（[illegible]）

雲坪曰府君號以後俗稱耳（[illegible]）

陷中

近齋曰陷中書字數多之職啣雖容盡書則贈官勢將不書（答梅山）

又曰生卒年月日時書於陷中愚未嘗聞也從俗謂以久遠圖之多創禮所不言之事恐甚未安（同上）

又曰婦人神主陷中書諱禮也若不知諱則當闕（同上）

又曰婦人神主陷中只書名諱而不書某人妻者書名可知爲某人妻蓋古者婦人以名行與男子無異故也今之婦人名字常時不呼喚故左右有此疑也（[illegible]）

書處士徵士別號

陶庵曰神主稱別號雖無例恐不害於義況有程子之言乎但處士之稱不害於已仕之人雖曰處稱不仕謂之處士則未也題主以府君爲之旐中銘旌亦去處士字爲得（[illegible]）

先實職後贈職

竹庵曰書銘旌題主及表石先實職而後贈職無妨耶潛湖曰先贈是俗失（[illegible]）

老洲曰行職生時所踐歷也贈職死後所追贈也先行而後贈以前後爲序也先贈而後行以君恩爲重也兩說俱可據而愚見則如銘旌題主似當先贈職耳（[illegible]）

梅山曰行職贈爵俱是公朝之賜則先贈後行實無意義退溪所謂先後倒置者以此也宋朝則先行後贈故朱先生於晉先文字亦然沙溪尤庵之所爲準也然先贈後行已成通行之禮戶籍試封則不容不從俗不爾則易歸於違格告祝及題主則先行後贈仰遵朱子恐宜（[illegible]）

按生而行職死而贈職則先行後贈於理爲順無論先後一贈字可著君恩之重何必倒書而後爲重耶

婦人之從夫職各有封號國典也特淑夫人以上有誥命以下無贈誥今以無贈誥而不題當稱之封號烏有其從夫職之義哉改題時措辭以告而題之恐不違理矣（[illegible]）

剛齋曰除命者在生時則當書雖未及聞知告由而題主似無不可而若在死後則恐不當用之鄭前瑕後之或說未知有據而朱子待制之命又非可援而爲說者也（[illegible]）

梅山曰曾經假注書者去假字於銘旌題主將作官上恐不必加假字非可書于枋事者也（[illegible]）

婦人題主

厚齋曰婦人題主不著姓貫當從家禮又何疑焉先代神主旣有所書則未必改題之前恐難先爲拔去來示告辭者得之（[illegible]）

問前後妣姓貫封贈一一相同則旣遠後孫無從其先後亂次陷中以前妣繼妣書之如何（[illegible]）竹庵曰陷中不當書考妣字書前妣

[illegible]

漢洲曰婦人題主不書貫尤翁有定論遵而行之有何不可（[illegible]）

梅山曰古者不娶同姓故婦人不書姓貫東俗娶異貫之同姓故書貫以別之旣是異姓則當不書貫用違古禮且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豈有知其爲同姓而爲妾者推此義也妾喪尤不宜書貫雖無封爵只書姓氏恐是（答李文[illegible]）

子喪題主（與卜題主說參看）

竹庵曰子喪題主愚意有官則從同春只書官無官則從沙溪只書名然後有實職然後方可謂之官以有職資而不書名恐非（[illegible]）

近齋曰亡子題主據禮則當書名而近來人家多有不書名者未知如何（答朴景字）

又曰題主則書名嚴愚於此不敢不從春翁說耳（答老洲）

梅山曰子有長衆之名題主則統稱亾子不分衆介然至若妾子則當加庶字以別之苟非然者相混於嫡妾所生之支子故也（答尹[illegible]）

子婦喪題主

三山齋曰題主只云子婦則與亾室亡子頓例不同謂之亡婦則可矣而婦字兼兩儀今人皆稱子婦鮮有稱婦者其在別嫌之道未若直以亡子婦題之者以子在而忽加亡字於子上則世俗無理見也何足拘也（答近齋）

近齋曰子婦喪題主不書亡字而只書以子婦某氏神主有寒水先生說依此書之似當（答尹[illegible]）

又曰子婦雖有嫡庶題主及祝文不當書冢婦衆婦稱以某封某氏則亦可分別不必書冢介也

又曰無論同宮異宮父爲主之者尤翁有定論石室說亦然冢主婦喪則題主與祝文皆子婦書（答[illegible]）

老洲曰題主以備要所載考之則當以亡長子婦書之故鄙家則曾以亡子婦書之矣近俗怒書亡字於生存之子字之上或只稱子婦某氏或稱冢婦雖非較正之道旣有他家已例擇取如何（答[illegible]）

梅山曰先妣喪先祖考主之嫡近齋說以亡冢婦題主矣（答李文[illegible]）

弟喪題主

近齋曰兄主弟喪題主據古禮某甫之文則似當書字而近來則多不書字蓋古者不諱字後世諱字故不書字亦不名兼神之意耶此正所謂古今異宜者也父之於子題主當書名而近世亦多不書名云以此推之兄之於弟題主亦不書字似無妨矣只書某官無官則以通德郎學生之稱書之宜矣（答金[illegible]）

殤喪題主

近齋曰殤喪題主陶庵欲於亡字下添一童子童字下當書名耳近世亡子題主或有不書名者而童子則題名何妨（答朴景字）

旁題

屛溪曰宗子之葬其子雖在乳下當成名而題主旣以此兒題主則便是承重祖題練祥之時亦以此兒主祝以爲孝孫某年幼不得將事子某敢稱昭告云云可矣（[illegible]）

老洲曰禮有以衰抱之文亡人旣有八歲兒已過抱衰之年矣豈可拘於俗忌不以此旁題而用攝祀之制耶苟欲以禮從事則拘忌二字常不得不須問人矣（答朴[illegible]）

問人之名孝孫者其孫旁題何以爲之（[illegible]）竹庵曰或去孝字只稱孫耶

三山齋曰旁題奉祀字人家皆於奉字上空之今從之似宜（答金[illegible]）

單行書之

南塘曰主傍當單行書之字數太多則畫減其數帶字數不可兩行書之（[illegible]）

題主奠

陶庵曰題主奠之盛設如殷奠者實流俗之弊也從家禮斟酒而已於禮得之告辭以主人名而斟酒用祝奚必非以主人哀遑之心且未及星過溫者耶（[illegible]）

南塘曰主人以下皆當再拜獨言主人恐闕文也家禮無題主別設奠之事而後俗多行之恐非禮意神主既成愈於安神日中而虞始舉殷禮殷禮即爲神主新成也其間別奠旣無意義一日再享亦涉煩瀆矣（[illegible]）

剛齋曰題主獨言主人再拜者似是告者是主人故也然神主初成衆主人以下有不得不拜此所以有假設之文而備要引之耶（答[illegible]）

漢湖曰夫人喪題主不別設奠只致斟酒（[illegible]）

近齋曰無奠斟酒雖備考妙神主初成依之前不可行祭故無奠而斟不可徒設故斟酒其義豈不精實耶故無奠設辭無背焉二字何疑（答梅山）

又曰題主奠非禮也尤翁說謹嚴當從旣曰非禮則何以爲情禮之不可已者乎（同上）

老洲曰題主設奠俗禮也飯奠尤無義（答[illegible]大任）

洞山曰題主後返魂時亦以題主奠所用之脯醢置于要輿而相接設之（[illegible]）

顯齋曰題主奠時主人拄杖向神位而哭恐非禮意禮曰哭柩則輯杖哭殯則杖又曰奉柩朝祖之時主人及衆主人輟杖不拄堂自殯至葬主人兄弟眞愍迷惘恒哀跡於敬而當見柩片柩之際必輯其杖然惟發形九原[illegible]成主於以上宴之時反復向神位拄杖而哭無乃非禮意乎（[illegible]）

題主祝（[illegible]）

陶庵曰祝文不共奠不捐同義同虞祝共之似得通變之義（[illegible]）

南塘曰祝辭不共似緣其有殷散飄蕩之意不共則懷之之外無可處置矣辭之全無意義則恐未必然（[illegible]）

老洲曰書儀凡祭祝辭皆懷之而然家禮因之而他祭皆畧其文惟題主祝獨存懷之之文書儀未出之前先輩或有疑其別有他義因此而有主人懷之者耶（答[illegible]大任）

柳氏曰懷祝之文始見於書儀知晉禮告辭小辭卜日及時祭皆云懷辭或云卷辭懷之家禮畧去其文而獨存於此者抑有意深於其間耶（[illegible]）

厚齋曰先師答或人曰告弟云弟某甫則書名無疑但聞近世知禮家於亡子神主猶不書名云於弟祝姑闕其名容或爲尊酌得宜歟耶不敢質言先師此嘗疑而未決之辭若不書名則已若書之祝與主無異（[illegible]）

潛冶曰父之於子也則稱名而兄之於弟則旣冠字之生時旣如此祝文亦當不名所示似當（[illegible]）

南塘曰兄主弟喪神主書名古也不名今也兩皆無妨朱子已稱亡室則亡子亡弟之稱自是一例亡字亦去當於[illegible]從之亦可也（[illegible]）

雲坪曰備要兄之告弟父之祭子皆名之周元陽祭錄則曰兄祭其弟云弟某甫同春先生題其子之主曰亡子某官神主是二者相異蓋某甫字也二十冠而字[illegible]兄之告弟自八歲以上何可名之也若父之祭子則成人固可以字之某官之稱不嫌於太尊乎雖然古今異宜亦未有明言父於殤子亦盡字而祭之未有字者雖名亦何害也至於亡子父與兄弟與子皆當稱故（[illegible]）

題主後趺旁坼傷者處變題主

三山齋曰神主既成因趺旁之有傷旋復改造甚未安縱已則只改趺旁爲得耶蓋趺旁只以安平主身自輕重固不同也以趺旁嘗人之鼓觸者似不審古人作主之意欲神之憑依乎此而非象神而爲之也既非象神又何鼓觸之有其說近於自損矣（答金履長）

在鄕遣主題面京中族亦爲遣致

近齋曰幾之可也若嫌之以俟後用則恐有預凶事之嫌（答梅山）預凶事之嫌故幾之可也（答黃州吳在瑞）

當以紙榜行虞卒非禮

梅山曰紙榜行祭祗可施於支子家祔祀而已用當神主仍行虞卒是爲非禮且神主既成云云非可行於紙榜者題主奠當畢已矣（答尹致毅）

頤西曰紙榜設祭朱子亦嘗言之其來久矣此非出主也乃設位也當稱神位無疑（答朴宗興）

成墳

近齋曰墳墓崇四尺之制自吾夫子始而必用四尺其義未詳（答梅山）

留子弟監視

南氏曰防墓崩孔子適游曰古不修墓設問伊川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曰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弟子誠敬不至爲之不堅固據此則可知古人先反留子弟監視也而子弟誠敬不至致有墓崩之弊則不如孝子之親自監視此可爲孝子親監之一證也（禮疑劄記）

墓左奠

竹隱曰葬事入舍奠于墓左（四季之祭）蓋祭體魄者而後禮設爲山神祭（問解續編）

又曰墓左奠三虞後謂其壙左行奠即位哭行事如常禮而已（同上）

又曰墓左奠是爲墓祭之始註家謬說爲山神祭鄙家從前平土後直於壙左設奠而無祝亦示所謂墓左故無祝其亦出於此意否（同上）

又曰家禮后土祭原於書儀而書儀引檀弓舍奠墓左之文然舍奠墓左實墓祭之始而非祭后土也若祭后土則地道尙右當於墓右不當於墓左也卽綠註說之謬以刱後世之繁文（仝上）

又曰近世墓祭必墓前此爲疑古者飯含可米從戶南不留足制願奠留西階避其足今祭墓前直當尸足左古人則恐不然則曰舍奠于墓左云者爲祭墓之始而奠于墓左者其以東向之位與墓一體歟（仝上）

按竹隱之說以爲祭體魄以註說所謂祭地神爲非然以鄙禮祭地神不見於經文耶然墓祭亦非古禮則何可以墓左奠斷爲祭體魄乎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又曰虞以立尸有几筵則此几筵似皆爲亡者設可爲一證耶

讀祝時告者立

問讀祝時告者立可乎凡祭讀祝無主人以下跪伏之文祠堂章亦云立於香卓之南南溪曰讀祝時主人跪者出於儀節故家禮於此文（禮疑劄記）

碑碣（石溪故論）

問人自少用力學文及其沒而士友號惜稱以處士其墓表特書處士（申光壽）厚齋曰似好

厚齋問曾見靜庵趙先生題墓有短碣是南袞所撰靜庵後孫似當曳而仆之尤庵曰此既靜庵所立今謂曳仆者碣者誰耶厚齋曰字實涉誣故不能記尤庵曰因此漫滅改立他石似好（問解續編）

黎湖曰表碣之設或獲得之類官之人雖或有有碣者然必有贈職然後方冒著其職而稱之則恐不得立碣矣撰人官職則當從其撰時矣（答申光壽）

又曰若是有學行名聞人則墓表以其號書之古今必多有之處士之稱亦無不可家禮以處士題主可作旁照（同上）

朴曒所碣面或有直書姓名者或有只書某公之墓者何者爲得乎旅軒答我國古人之墓亦有直書姓名者而涉於未安故今人只書公字諱其名於碑陰（問解續編）

南氏曰墳前表石書大字於面者似做於季子墓前夫子所書延陵季子之墓程子墓前文潞公所題明道先生之墓陳同甫墓前朱子所題龍川先生之墓者也此所以表其墓故曰墓表其背有文則非古（禮疑劄記）

梅山曰古者宮廟皆立碑以識日影而殯卒晩宗廟則又繫牲祭義所以牲入麗於碑也漢以來刻石紀功德而曰碑蓋始於李斯之嶧山頌耳後世墓道碑碣無尊卑之別大曰碑小曰碣而其體則一也國典只許二品以上許立碑而位當建大碑者亦用碣焉是則出於謙約可謂也贈二品者不許立碑既係邦憲又有尤菴所對戒罰焉敢有越乎宰門雖贈既是正卿則舍碑取碣恐爲得禮也於松厓節以正卿則用大碑固也大碑用否惟係所贈二品正從之分耳若經府尹則雖未躋亞卿亦用大碑以府尹之爲二品也（答金平默）

又曰神道之名蓋自霍光傳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也國制二品以上得爲神道碑以下則爲碣碣者卑於碑而差小然雖致位公孤者亦不以碑而以碣從約也余謂通貴只用一碣是爲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也墳前石柱石床亦通貴賤而賤者則不敢立石獸也石人只樹於陵寢而大夫士庶之墓不用久矣（答金平默）

近齋曰山靈木怪所接云云俗忌也石人備要有之家禮無之用亦可不用亦可（答梅山）

李氏曰今俗貧不能具設石及石物者或有設床石而稍高其制橫刻其額之文於其前面者矣（家禮增解）

高氏曰國制王石人四（文二武二）石虎石羊石馬望柱各二一二品石人二（文官用文二武官用文一武一）虎羊馬柱上同三品無石人而餘上同四品無羊有虎馬柱五品無虎有羊馬柱六品以下並無又按我東士夫不敢用石獸疑於僭也而用石人望柱石人必象金冠朝服士庶人墓前何可有金冠朝服者左右侍立乎稅國制五品之禮用石獸望柱不用石人似可（禮疑劄記）

問望柱石世以爲繫牲者有據耶南溪曰繫牲之說出於古今銘辭蓋依碣中有碑而言於墓則未知有據（五禮考證）

合葬

前後室合祔當否

陶庵曰今俗品字之制非禮之正也元配祔葬繼配葬於別處有先賢定論而人鮮有行之者可歎（問解續編）

屛溪曰品字墓考位奉于中則前配右而後配左（同上）

梅山曰二妻祔者男位居中左右祔焉者世俗通例而品坤以兩婦挾夫爲疑夫一位婦一位左右既分雖三五婦當同一位斯言恐爲得禮（答趙聖龜）

又曰所謂合葬者以婦祔於夫也故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今人生存而合前後妻之葬葬何所祔乎處其中而兩配雙墳則可矣前妃則爲作神夫當主之而用石碑碑不當云合葬祔葬位亦不可既及元配夫在偏所配合窆之疑故也（答李道用）

又曰禮說下棺當在一時耶元配先葬則事爲長益而繼配甄虞當不出是日以先重後輕之義先葬元配意恐宜（同上）

合葬時告先葬

陶庵曰告先葬宜在於祠土地之前（答樂圃）

櫟泉曰只行合祔則無告廟位儀只告於舊墓而祝曰云云今爲顯妣某封某氏合祔茲宅將窆前左旁云云問解父喪中改葬母告墓詳之今自告則今日告明矣（同上）

竹庵曰合窆告先葬告辭云云黎明日年月日孤哀子某使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之墓今爲顯妣某封某氏將行合窆之禮不勝感痛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竊以服輕者替行則宜以孫某敢昭告云云亦何不可按南溪禮說未見喪人之必爲自告（同上）

梅山問父喪告先葬母墓既無宗族代行者則當用異姓之親而不可以異姓之親屬稱而告之故主人自告告辭曰云云孤子某使某親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之墓先某官府君以某月某日捐世禮當合窆云云如是措辭未知如何老洲曰來示恐得之矣

合葬者當夫右婦左（通攷）

梅山曰地道尙右故合窆者皆夫右婦左而或拘形家之說易其左右之附者多矣竊恐設祔既當尙右尙左者乃所以正祔左之失也（答金正淳）

近齋曰通穴一節雖不見於禮以此言驗舊壙必審有弊則行之無妨（答趙大齡）

雙墳時舊山告由

近齋曰歲月日干支敢昭告之下曰喪親某封某氏不幸於某月某日捐世禮當合祔而年運有拘將行雙墳之制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云者當用親族之人（答李敷）

祔葬

先塋告辭

渼湖曰告先塋當以最尊位爲主（答洪樂純）

問祔葬時告先墓只依問解所錄與或告告辭上下宜有頭辭及謂告字人（威）厚齋曰有頭辭者祝辭式也此告祝所以有分也末端謂告字義之恐宜（答洪樂純）

近齋曰告先塋時當以新窆及遷祔之意并告而葬地遠近同則告于最尊位遠近不同則當只告同穴之尊者是南溪說依此行之所遠先塋位者是宗子家所主則當以宗子名書告辭宗子雖不得躬往當用使某之例（答金敬）

又曰告辭問解所載似太簡略南溪說茲錄呈依此用之如何告于最尊位及當合窆之位爲宜（答三從孫鎭源）

年月日某親某（從容書）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考妣列書今以某親某官氏（或某）祔葬先塋謹以酒果云云（右告先塋）

年月日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或某封某氏之墓某親（隨所）已於某月某日捐世將於某月某日行合葬之禮不勝感痛謹以酒果云云（右先葬位告）

又曰祔葬時告先塋不但於最尊位遍告同岡累代諸位耶葬子婦於先塋內而舅姑則不當告耶既曰告先塋則舅姑似不當告而但亡妻於新葬者爲姑葬婦於姑側而不告其姑似涉昧然未知如何（答三山）

梅山問祔葬先塋則當告最尊之位而新窆之上又有次尊位則亦將并告耶鎭西曰祔葬先塋則諸尊位皆當告梅山曰葬地遠近同則告于最尊位遠近不同則只告同岡之尊者遍行之禮而先塋只是一位則相距雖遠恐不容不告也先葬位雖未行祔左之禮恐亦當告告時或用服輕者而喪人躬往則亦宜自告以與廟事不倫故也（答鄭便）

三山齋曰先塋告辭當書亡者之名蓋於祖先之前不敢有所諱也年月似亦依祠土地例而備書之（答金鍾敏）

近齋曰告祖先書亡人名諱祠土地亦然今俗或有不書名字而非禮之正也○亡人官啣雖稱不必稱此亦有先賢已行之例（答洪漢石）

又曰祔葬前期告先塋當同日行之而此與葬祀時不同當先行祠土地之禮（答梅山）

梅山曰葬時告由用酒果在墓則薦在廟則不薦不薦者爲祝祭也薦者爲奠禮也各有其義也（答尹醫善）

父子並死同葬一山者先塋告辭

梅山曰祔葬先塋者當告最尊位而父子並時而死同葬于一山則亦當一祝並告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今爲某孫某官某某孫某官某營建宅兆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恐得者是期無一日再祭之嫌（答李寅）

廢疾人不祔先塋之非

近齋曰或說廢疾者不許入葬先塋之說似因三不吊之說然昔有人問三不吊之喪無服與否於沙溪沙溪曰不服之者則未之見也蓋不欲以因不吊之文而不服其喪也今此祔葬一節亦何可因不吊之文而不許入葬乎且以兄亡弟及之禮言之長子有廢疾雖不承統亦入於班祔之有廢疾者旣祔於先廟則何可不祔於先塋耶（答金協淳）

反哭

反哭時辭墓當否

問反哭時辭墓沙溪斥以非禮而陶庵亦以沙翁說爲得謂不可從俗而大抵雖不言人情之所不得不然者則南溪說亦可據耶（李宜敬）本庵曰禮之所不言既有義又有沙陶正論而必欲從南溪不敢知（答鄭鍾）

渼湖曰雖云幾於反虞若其遠則不可不哭辭於墓南溪說恐是緣家亦從此說矣（答洪樂敍）

芝湖曰反魂時辭墓沙溪云恐非禮意陶庵亦以爲然者以人情則南溪說有不可厚非者櫟泉亦從之者以辭墓爲是則何以成墳與否而有間也（答南大任）

按反哭時辭墓說旣無文而陳賢亦以爲不可當遵無疑第以禮意言之則迎精而反雖爲時然而以情理言之則哭辭於墓恐非可已蓋禮經無文者爲其姑恐於神主也後人或行之者爲其暫時哭辭無害於反虞之速也

反魂諸節

厚齋曰以禮考之有奉魂箱欽授納櫝之說而此獨不然於發引曰主箱在帛後於題主日祝出主所謂出者自箱中出也其下奉主不曰奉櫝至家而始曰入就位櫝之至家以前其無櫝可知（答閔鎭）

南塘曰設魂帛便椅上示用箱奉神主入就位始櫝之此皆於事有所不便故備要始設魂帛即用箱奉主升車即用櫝後人因皆以備要爲正然家禮之意當依本註解說要義其正義家禮設魂帛註結白絹爲魂帛置椅上不言用箱是不用箱也輯覽註以箱盛魂帛可證前此之不以箱也題主註置魂帛於箱中可見前此之不藏於箱也始已奉魂帛以箱則安得復言以之也始以用箱藏帛則安得復言藏之耶此其始設魂帛不用箱之明證也至於奉神主入就位櫝之語益尤分明非復如文勢間斷字義迂晦者則此又非前此不用櫝之證耶夫可以箱奠而不用箱可以櫝奠而不用櫝何耶帛之有箱猶主之有櫝也櫝所以斂藏神主也斂主藏之所以安之也當始死以至反哭孝子不忍死其親故設帛也當若見其親之在座也奉主反哭也猶若其親之隨而歸家也故不箱不櫝者蓋其心不忍以其親爲死而神之也若於此時遽昧然藏之於匣斂而置之其於孝子至痛宜慕不死其親之意無乃有所不忍耶（答韓鍾）

渼湖曰喪人反魂時寔用轎事不得備（答閔鍾）

梅山曰近世返哭時有位者設軒輅無位者設轎馬用做王朝返魂儀者無已僭乎祗用靈車恐爲得禮（答李宜）

陳氏曰返哭升堂返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檀弓曰此當靈筒帛中返哭於祖廟也蓋發引時朝祖告行故反哭時

哭扇告返也今俗返魂無哭扇之節當依古禮奉神主於故處主人入哭於廟堂門外復詣靈座哭盡哀可也（國要補解）

返哭時吊

開靜窩曰古者返哭而受吊故記曰返哭之吊也反而亡矣喪矣蓋反於家而冥志其亡其悲益切故受吊如顏丁既葬而歸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則何得於路次受吊耶古老人言數十年前稀此事近日此風尤盛云然此等處每有不免從俗者若情厚者出迎於違塲隨歸於家而吊之似爲得宜而且又未易行者主人若不審禮歸家而不受吊則又爲半上落下之歸不如從俗之爲勝耶（類輯續編）

近齋曰對哭非禮而反哭時路中受吊今已成俗客既請吊主人何以辭之（答梅山）

又曰杞鄉婁之説已見於左傳對哭小可爲也剛溪云雖出郊而迎至家行吊得之然則非但賓客雖有服之親亦當如是而俗習已痼難變無已隨正矣（答梅山）

梅山問對哭非禮而反哭郊吊已成俗習原野之禮花所從客哭而無拜耶老洲曰原野之禮從客雖宜人之初見者莫以爲簡慢否既從俗則亦從俗拜之未知如何

按禮所不言後賢義起而行之者出於人情之不能已也若反哭時路中行吊非禮文也非後賢之義起也非人情之不能已也何爲靡然成風遂爲不可廢之禮節乎義分深者俟下可也吊於其家可也

雲坪曰反哭之吊吊位在階下非是來主人拜則尤非矣蓋反哭之吊哀之至也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賓乃外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是禮也（類輯續編）

老洲曰反哭之吊禮有其文雖翼日以後苟以吊禮見則豈可無拜耶（答梅山）

路中行上食

近齋曰上食既設於旅舍則何可不哭朝夕哭亦不當廢（答梅山）

又曰路次逢朔望節日固當行奠但事勢不便道中且饋其難亦恐不稱儀雖權停何妨若以全闕爲歉然則只設酒果似可矣（答黃經五）

廬墓

屏溪曰魂返室堂故奉主于生時舊所孝子之不忍於體魄之遠離者或廬於墓下而雖非禮之正也以朱子朔望往來於几筵觀之可知几筵則奉於舊第也墓谷之敎蓋以後俗禮法不嚴所家守喪類多不謹則反不如廬墓之爲愈也非謂初不返魂而廬於墓也

喪人身獨廬於墓則朝夕上食當令家人替行曾見立石說以身在墓下不得參朝夕上食爲大不安矣（類輯續編）

李氏曰或曰獨子而奉盞新人則不可廬墓云者不然朱子遭喪居寒泉朱子非獨子乎（家禮增解）

近齋曰廬墓朱子亦嘗行之則後學遵用固無不可然終是廟重于墓長守墓側不如奉几筵日行上食未知如何（答梅山）

又曰父在則有所壓且不可離父側而守母（同上）

按廬墓不見于經其非正禮可知也或以朱子亦嘗行之爲援而此與今時不同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註謂不復饋食於下室稍復卒哭許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則既成斯不其矣今人或猶有朝夕饋食者各從其家法然則朱子依古禮卒哭後無饋食則無所事乎几筵故廬於墓下從近禮魂之藏猶有說焉今則三年內不撤上食喪人何可捨几筵而依邱墟乎

（問解朱子居喪廬墓未見几筵似於墓側夕奠之日歸殯上食則行於其所然於几筵）

廬墓不返魂節祀只行几筵

有氏曰祠堂及丘墓淺守節祀先儒之有許權殯在墓下未嘗以祠堂之近處寢祀之行於祠堂不行於墓所也若以廬墓之几筵近墓祀於几筵廢於墓則未知何如尤翁之疑蓋不欲兩處並行節祀也（見續編○輯會記）

禮疑續輯卷之八終

禮疑續輯卷之九

喪禮

虞

問葬時晚未及復土於日未昏之前題主當於明日耶愚伏曰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鄭氏曰虞者安也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然則未實土而先題主其未安小實土而待翌日其未安大愚意當者日勢雖未及復土不得已先爲題主依朱子所嘗行虞祭於所館似得（喪禮備要）

鹿門曰家禮虞卒哭條有數處可疑按士虞禮尸入主人及祝拜安尸與饋食禮無異而家禮無祭神士虞禮祝位於主人之左而祝時亦在此位而家禮讀祝在主人之右（朱子以書儀虞卒哭讀祝左右之異爲疑得而家禮恐偶失照勘）士虞禮主人在堂上東面反哭之位故祝西向告利成卒哭亦仍此而家禮卒哭告利成却東向曾子問斬衰不與祭鄭註以爲虞卒哭時則卒哭主人主婦不當執事而家禮遂顯用主人主婦士虞禮尸飯不侑而家禮有侑食此等處不可不知（類輯續編）

近齋曰虞是安神之義而卒哭則終其哭之事也葬前哀至無時哭卒此無時之哭於葬虞後故曰卒哭（答梅山）

梅山曰家禮凡祭皆位于階下而惟虞卒練祥禫序立於堂上即本之士虞禮即位于堂而以喪中之祭載附祭則宗子主之而爲所祔祭而設故用階下之位（答任憲晦）

戌時下棺初虞之節（窆時下附設虞）

屏溪曰禮之葬人之始死也神魂猶依附體魄及其形歸窀穸則神魂飄蕩無所依倚故纔平土題主虞而安之雖戌亥時下棺者固不住堵沒卽題主行虞祭則窆與虞雖隔日相去遠近與日中而虞無異祝文則當以行虞日爲之矣（類輯續編）

梅山曰亥時下棺者豈可行虞祭於是日耶若欲行之草率苟簡恐不成禮只當事勢而行之要使窆與虞相近可矣日辰則當用窆日干支不必以不出是日爲拘也（答洪敎伸）

老洲曰亥時葬者題主之延至明日勢也初虞亦將隨此轉退行之於明日而不可一日再祭則再虞到家後待柔日行之如或以返家當日無安神祭爲嫌則有尤翁說可破此疑者曰再虞於道中遇柔日則當於所館行之至家之後隨値剛日而行三虞不可以至家爲斷也（答李長孺）

再虞不待反哭（三虞剛柔日并論）

梅山曰體魄歸土魂氣飄散故初虞之不出是日再虞之必於道中或於所館以不忍一日離而無所歸也再祭而安之不待反哭于家自有精義存焉反哭而行再虞流俗之出於占便也豈可舍禮而從俗乎

近齋曰至家日爲剛日則當卽行三虞於是日內而先輩或以有遠質明之文爲疑欲退行於後剛日然愚意恐不然（答李敦叙）

按至家而不設安神祭甚未安若今日是柔日則明日卽剛日猶可遲待若今日是剛日則何可不祭而更待剛日延至數日之久乎質明之云指當日反哭再三虞在家設行者也與三虞日至家者不可並論矣

柳氏曰卒哭而祔故取其勤必用剛日三虞之亦用剛日似稱其義吳氏王氏說詳矣（學禮問小）

吳氏延和儀禮章句曰卒哭他用剛日謂惟卒哭用剛日他別也謂柔之日外別用剛日也蓋卒哭之明日卽祔祔祭重于卒哭當用柔日故卒哭不得不用剛日也又曰鄭氏合三虞卒哭作句看謂其皆用剛日又以他爲不及時而葬者其說支離故正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三復記（士虞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再虞）下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何得爲皆乎然則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矣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

祭日之三虞祭以當用剛日矣

束茅不以紫絲

梅山曰束茅聚沙始見于家禮通禮而截茅八寸束以紅絲則觀諸始祖祭小註必用紅絲者取其文也士虞禮已不用紫器則以虞爲喪祭而用紫絲束茅其可乎（答李子善）

設蔬果

李氏曰按士虞禮兩籩棗栗棗在西註尙棗棗美據此蓋當設果行之首而棗次之（家禮增解）

序立

問家祭序立男子處東西上婦女處西東上何義（朴觀夏）　渼山曰男處陽位女處陰位而陽以陰貴陰以陽貴故男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且祭祀夫婦共之故西上東上相近行禮諸親在稍遠無嫌（疑禮正解）

倚杖

霽坪曰古禮設奠於堂中而主人在於堂下故可杖今則靈座同在於一堂之中而爲位亦在於堂上固不敢以杖而升此無去杖之文乃家禮踈漏處也（類輯撮編）

本庵曰葬前常在阼階下執杖覓有倚法自虞始有室中行事而以次倚之（類輯撮編）

柳氏曰虞杖祔杖皆謂喪主也未葬主人位在堂下故杖至虞乃有靈座醮獻諸禮不以杖入時之祭主於敬也至祔則祭及所祔之祖敬稱多矣故不升鄭氏註哀益殺者恐未然盤自虞至祔爲日無多哀何有殺乎（學禮闡小）

進饌之節

竹塢問虞祭進饌如朔奠云而考朔奠無其序之可據當依時祭進饌之序否黎湖曰依時似有可據（類輯撮編）

鹿門曰虞以後生事畢鬼事始故其設饌用祭禮飯右羹左上食則當象生從曲禮飯左羹右之設（類輯撮編）

李氏曰大斂之設特牲則用神禮而在奠北是爲左設矣士虞則象生人而在鉶南是爲右設今當據此二禮虞祭則當右羹羹右則飯左矣時祭吉禮則當左羹羹左則飯右矣家禮虞祭陳饌雖無明文此旣曰設如朔奠則初虞朔奠尙用象生之禮其飯左羹右明矣備要所載沙溪所論並從時祭而左設恐失儀禮及家禮之旨矣（家禮增解）

老洲曰備要要設之設饌不同備要依家禮而多出於古禮要設依五禮儀而多出於俗禮其不同處當以備要折衷然若是先世所行雖或小違於禮無大害於理者只當姑以喪祭從先祖之儀處之況有三年無改之道乎（答李在獻）

又曰湯之名雖是家禮所無而東俗行之已久亦難猝廢用與不用只依家中已例恐宜矣（同上）

又曰佐飯食醢雖不載於備要亦皆東俗之所重則不可一切不用設之于菜醬之行恐宜而要設之佐飯卽備要之脯也或以佐飯合之于脯爲一器亦似無妨也（同上）

渼山曰魚東肉西者魚陽而牲陰故以左右分陰陽且魚輕肉重而神道尊右故肉在西果品是助味非正食故遠而在末湯是羹故在前俗皆脯在果品之上而吾家祭禮與果品同列者以非正餐也然愚意食醢與蔬菜當同列而不必同於果品（疑禮正解）

酌獻之節

竹庵曰士虞禮無尸則饗是單獻不備禮而祝辭則有之矣（虞卒祔不得備禮先儒已詳論之）

按單獻則不成祭禮虞卒祔奠之大祭而不成祭禮則何以安神何可曰成事乎若以無尸而單獻則後世無三獻者矣竹庵說不可從也

問虞祭三獻雖從賓所來瞭然有祝無嘏從至祔虞並敢以意補之（尹東源）　鹿門曰從古禮設之正朱夫子之意（類輯撮編）

本庵家禮集考曰祭儀士虞特牲之饌同特牲禮開元禮儀饌如殷奠殷奠則同時祭而此奠則朔奠止實肉魚醢米食飯羹不宜時祭之炙今於虞皆以朔奠陳獻酒無從以牢鮮饌得無太略歟丘儀具炙併設並饌時愚意炙旣補闕而不從於獻恐非其儀須從士虞具肝一串肉二串並陳饌樣一如時祭每獻從之也（類輯撮編）

又曰點著家禮凡祭無落炷落之者支石之論也（同上）

又曰亞終獻不撤炙而就添之古禮有可做者（同上）

老洲曰凡獻肝從之禮其重人家三年內無論虞卒練祥必合炙饌審疑之節家則自虞每獻用肝之禮矣（答梅山）

又曰每獻輒有肝從古禮也備要虞祭進饌止具炙一盤進於酌獻之前者或失於照檢而後人莫之改歟（與李兄運實）

渼溪曰攝主妻似不得代冢婦而行亞獻然嫂叔之嫌未知當避與否（常變通攷）

梅山曰無主婦者滌器濯溉具祭饌當使衆婦女爲之而亞獻則決不可攝行以嫂叔異婦之不宜待對爲禮也然終獻與亞獻不倫無攝主婦之嫌故朱先生許弟婦爲終獻弟婦猶然況子婦乎子爲亞獻子婦爲終獻恐無害於靈敬禮無主婦之家往往乃爾也（答李稚存）　又曰家禮虞祭初獻條主人雖執事者亦跪祝盞盤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亞獻條曰主婦爲之禮如初則儀節所謂不跪不俯者未知何據而云爾也抑崇明婦人之爲禮然歟受盞祭茅等節非可以立而行之者若其哀廢從便則內外之宜應無不同而男子跪伏婦人不跪伏者恐不成儀儀節不可從（答李子善）

又曰主婦亞獻時無他婦女可以執事者則主人庶母與庶祖母之助主婦執事似不得已以栗谷序庶長於主婦前之義推看則恐不可行而栗翁所行已有牛龜兩賢所議則恐不當取則也女僕之不可爲執事亦未得之（答朴元得）

又曰家禮亞獻以子弟而無伯叔父爲之文然嗣以有事爲榮則固可以逮賤亦不可以逮貴乎諸父之終祭無所事誠甚缺然退溪說愚無間然矣家禮本意似爲其尊者而不與然以尊祖敬宗之義爲宗祝有司之職者豈降屈哉（同上）

按主婦亞獻子弟三獻以夫婦父子當禮而爲也若無主婦或無子弟則諸父亞獻何可已乎且喪祭忌祭雖爲主人莫酌而已不得一獻於父母之祭者情禮俱缺雖有子弟諸父恐當一獻

拜哭之節

渼湖夫人喪禮虞卒三獻者皆外不哭（類輯撮編）

渼湖曰主人以下皆哭乃丘氏說非禮意也（類輯撮編）

竹塢曰祭必致愛神之降散也故雖於喪祭之非哀而敬在其中如虞而沐浴與哭之必在闔門後其義甚明後禮如忌祭雖進酌卽其神卑前行哭大非祭義（類輯撮編）

近齋曰家禮虞祭初獻無主人以下皆哭之文而備要小註有之蓋緣丘氏儀節也然年前渼翁葬時吾於虞祭三獻只獻者哭餘人不哭先生平日定論不欲從小註故如此行之云矣此一節雖或從小註初獻主人以下皆哭亞終獻則餘人似不當哭蓋禮如初之文只謂獻者奠酌哭拜之節非謂主人以下哭亦如初獻也忌祭則初獻主人以下皆哭非此時則無以洩哀故也喪祭則出主後與辭神時皆有哭初獻不必哭故也（答仲錫）

梅山曰家禮只云哭拜復云哭字則可知其此哭且拜也哭且拜本自開元禮而開元禮一獻輒盡闔門故於此內外皆哭至書儀則三獻用古事神之禮而獻必哭但攝餘人哭也亞獻條曰禮如初但不當祝四拜旣云如初而特著其不祝與四拜則哭亦在如初中矣且以虞祭特言三獻者不哭者推之亦可見自虞及祥亞終獻之人皆哭如初矣（答任[illegible]）

又曰虞服曰人就位然後朝哭之文推之則虞卒祔練入哭節纔朝哭而言非朝哭於外而入哭於內也（同上）

又曰主人以下入哭註尊長坐卑幼立據此則坐哭立哭○各有次序而以初獻註曰主人跪以下皆跪而無主人以下俯伏興之文立哭者當伏哭哭止復位辭神則當立哭祝興讀祝板伏哭亦無不可近例然矣朱文亦云伏哭居喪者伏哭亦宜（同上）

按虞祭則初獻後主人以下皆哭虞祭則只獻者哭雖似斑駁各有其義丘氏恐因虞祭儀而添入也渼湖所行近齋所論明白可從矣

告祝之節

問備要則虞祭以前稱孤哀子卒哭以後稱孝子家禮及問解則自虞至祔於先祖稱孝於亾者稱哀二說不同（朱溪浩）陶庵曰從家禮（類輯續編）

竹庵曰虞祝不欲專用古祝則用備要祝辭而哀薦祫事成事成事之下添這于顯祖考某氏九字恐得（類輯續編）

又曰古者祝式三虞卒哭亡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云云自祔至禫祥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云云吉祭如饋食禮只曰孝子某敢用柔毛云云此載朱子通解則雖有前輩云云恐當一遵朱子之意（同上）

又曰普淖似謂剛鬣香萁嘉薦普淖溲醙云而上言香合曲禮黍曰香合則此說恐誤（同上）

問虞祭祝立於主人之右（文立中）三山齋曰凶事尙右吉事尙左陰陽之義然也

本菴曰在朔日者朱子致仕告家廟文只稱辛酉朔而不繫以日云（類輯續編）

近齋曰初吉行祭者不必疊書朔干支雖未見先賢所論以文理推之疊書無義來示取舍而書朔似宜（答朴景孚）

剛齋曰月朔祝文當曰幾月干支朔日再舉干支不成事理（答曾景中）

老洲曰古人重朔上干支表朔也下干支識日也文雖疊而意各有主重書何妨耶（與朴无得）

又曰祭日値朔日則祝文之朔與日並書與否先輩說未能記得而愚而見則並書實合謹重之意未知如何（答梅山）

按古人未有朔日干支疊書者恐當依朔日辛卯之例只曰朔某干支近齋曰三虞卒哭之並稱成事者三虞則以禮成於三也卒哭則卒有成終之義（答李敬敏）

老洲曰三虞成事虞事之成也謂其合先祖以安之事成也卒哭成事祭祀之成也謂其以吉祭易喪祭也檀弓疏所謂祭以吉爲成是也（與李謹實）

開元禮兄云告弟某悲悼猥至情何可處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悲慟無已至情如割（常變通攷）

近齋曰夫告子婦祝備要果不載當略改措語用之而遂翁說祭孫婦虞卒祝曰悲念酸苦不自勝堪此祝辭通用於子婦喪無妨（答黃儒五）

梅山曰祭妾祝何可書名如祭妻乎但云君告于亾妾某氏可也杖尊之義妻妾何異以亾妾題主然後可以得禮之正（答李文徽常）

柳氏曰家禮虞祭無哭祝之文而有事告註曰凡祝畢則揭而焚之凡祭皆當擬此文（常變通攷）

稱孤稱哀之別（典禮式類輯）

問母先亡而有繼母者父歿稱孤哀子乎（士寬）老洲曰母雖亡既有父之繼室則母道且在是稱俱亡之稱殊未安因念備要題主祝孤子某之下云母亡稱哀子俱亡稱孤哀俱亡乃指並有喪非先後喪而俱亡也何者凡母喪父在父爲主而母亡只祝之稱哀子者豈非先亡乎世皆不察於此認爲永感人之通稱毋論父母先後之相距久遠者是永感人則輒稱孤哀殊恐禮意不如是矣

老洲曰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只於分別當時見遭內外艱之稱當如疏之稱大王孝一例看也至如俱亡稱孤哀乃是一時俱亡之稱非以不論時之久遠先後喪而曰俱亡也（答任穉浚）

又曰孤哀之稱古禮非特無分亦無並稱之文士虞記云哀子某哀顯相云云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此不分父母喪而爲言也至開元禮始各分稱而溫公書儀取之朱子嘗曰父喪稱孤子母喪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並之也家禮因書儀備要從家禮皆取諸是義則曰孤曰哀既居喪所稱而隨其所遭而異稱者今引舊遠之喪與特服之新喪並稱非但無情意自不知者見之則是特父喪乎是特母喪乎安在其不混並之義哉（同上）

讀祝時主人不跪

南氏曰諸禮皆不言主人之跪備要補以跪果得禮意歟又按題主條亦補以跪但於有事告條主人立香卓南祝主人右跪讀下不稱以主人跪亦有意義耶（禮書劄記）

侑食不拜

屏溪曰喪祭侑食執事爲之喪中禮簡故執事代之執事有食故無再拜之節矣（類輯續編）

闔門

李氏曰士虞禮有尸則迎尸之前先爲陰厭卽記所謂既饗祭于苴祝饗禮是也尸出之後更爲陽厭卽更設饌於西北隅而隱闔牖戶是也無尸則無綏祭以下九飯三獻等禮只有饗祭祝卒而祝因闔牖戶如尸九飯之頃是通前後但爲陰厭而已無復設饌西北隅闔牖戶之陽厭矣家禮之三獻是象有尸之獻尸禮也闔門如食間者是用無尸禮也其陰厭陽厭之義陳氏所謂迎尸之前祝酌奠釋辭此時在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也尸謖之後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是也（家禮增解）

啓門噫歆

南塘曰謂以噫歆之聲告之者三也非謂以啓門之辭告之也（類輯續編）

進茶不撤羹（抄說淺論）

本庵曰按茶羹書儀時祭匙筯之左此書並亦然故要訣從俗以熟水代茶而撤羹則熟水當設羹位而亦於書儀厚齋曰進茶進羹是兩項事不相關則茶非撤羹而進之物也

李光錫曰熟水以代茶而至以撤羹代處則違古甚矣備要無撤羹無以得歟（類輯續編）

老洲曰抄飯非見於禮者然上食象生之義實不必以非禮而已之至於虞卒祥禫備禮之祭則勿爲恐宜矣（答梅山）

按茶與熟水皆是俗禮非古禮也古禮只有三獻告利成尸謖事畢而已欲古禮則茶與熟水不必進旣進熟水則抄飯恐無不可也

納主後辭神

陶庵曰虞卒哭及小祥無遷主之事故先納主而後辭神（類輯續編）

櫟泉曰三年內則主常在座故納主後辭神自祫以後則奉主於西階卓上而出主於座故辭神後方納主於櫝其勢然矣（同上）

梅山曰三年中有常侍之義則無所事于辭神而虞祭特言之者是曰也以虞易奠備一初祭禮故要見其祭終也陶菴說雖名曰辭神只是告撤饌之意者恐得精義（答李聖度）

告成之節

黎湖曰利成告而尸謖則祈禮之爲尸而設固也然至後世尸法廢而禮家仍存告利成之節者非特主於存羊而已蓋未暇他引只就見存之餘儀言之較皆爲行之於尸者如獻之爲獻尸侑之爲侑尸受胙之致嘏尸之命者（小斗暇論）

是已寄以其餘尸而當廢附右項諸禮亦當在所不行何獨於告利成一節必去之乎（答曲夫金丞萬增）

近齋曰虞祭之西向告利成卒哭東向告利成者其取義於陰陽而分吉凶大異如來示欲卒哭純用祭禮（答金基柱）

梅山曰告成時祝與主人相拜非禮經所不言亦無證據洛下知禮者只相向而揖已矣（答任憲晦）

鏡西曰告成謂養成也恐不可施之於手下則祭饗而闕之似宜也（答梅山）

南氏曰虞祭讀祝時祝已在主人之東西面而讀故於告成不變其位卒哭讀祝時祝已在主人之東西面而讀故於告成位亦不變

喪凶事尙右吉事尙左（禮記檀弓）

虞夕虞朔不上食

本庵曰尤庵曰日中虞則夕時自當上食遂庵曰虞若於晩後夕上食不須別設愚按過日中斯爲晩矣此據士虞記朔日不饋下室之意也若質明虞（再三虞也）則自不設朔上食矣（續編）

埋魂帛

厚齋曰魂帛依家禮埋於屏處潔地爲可按家禮會成曰虞實士將卒壞舖魂帛於內而埋之此時神已移於主魂帛同櫝而埋也後世墓所之埋想始於此矣然此恐失禮意不可從若埋於墓所之屏處潔地或可否（問解續編）

竹庵曰當處埋帛有尤庵說而既非廟門外則終使未安勢恐不得不用魏說也魂帛同埋於墓時是魏氏堂說也至石舉而問之而尤庵不取之（同上）

屛溪曰魂帛魂之所依也此豈必埋於家亦或恐其僭之意也是以古禮埋之於兩階間矣三虞後埋之於墓雖出於己假而世俗皆埋之於屏處潔地故卽今士大夫家初虞卽埋於墓後（續編）

老洲曰魂帛之埋既雖用古禮而埋於兩階間則惟墓所最宜故近世人家率多埋諸墓側（答梅山）

卒哭

朱子曰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月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葬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答葉味道）

過葬卒哭

近齋曰踰月而葬者用報葬之例卒哭必待三月而行之爲宜陶菴說恐難從矣（答老洲）

又曰卒哭之三月初遇剛日行之何疑有事故亦當退行（答梅山）

老洲曰過葬而報虞卒哭則當待三月故前以宜用來月初丁爲言矣更思之凡擇日之祭雖用丁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用剛日然則丁日柔日也更取上旬剛日中宜祭祀日行之（大齋時無亦可用剛宜祭祀日）似合禮意矣（答鈞默）

卒哭前朔望俗節薦祭

李氏曰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據此設卒哭前朔望俗節若不與虞祭相値則恐無不可行之義且與檀弓其變而至吉祭註疏所謂虞後卒哭遇剛日連接其不忍其親一日無所歸之義相合奉情薦祭則似無異於連接其祭之意然尤庵以爲三虞後行墓之祭行之無疑恐當參酌行之（[illegible]）

卒哭祝辭

剛齋曰卒哭剛日其義無異於三虞有故退行者亦當用剛日祝辭不可以退行有所改但祭之前日因上食告由似權（[illegible]）

閏月卒哭

老洲曰所論閏月葬者卒哭不可用閏月將待來月正朔行之之說深所未喩曾見尤翁集人有問以人家葬期不可用閏月爲答曰吉凶大事不可用閏月云者非是近世知禮之家編者以有尤翁定論不拘閏則不可以過葬論也（答沈[illegible]中）

饋饌（[illegible]）

問卒哭主人主婦進饌如何（[illegible]）竹翁曰踰以朔禮則三年內殷祭猶主人主婦進饌之禮（問解續編）

櫟泉曰玄酒自卒哭始用以後雖或不嘗自當引用（同上）

問過饋魚肉雖大處故主人奉粥米麵食飯他處故主婦奉之耶（[illegible]）洞山曰似然（[illegible]）

卒哭祝

近齋曰祔祀卒哭稱孝子恐是誤設之誤當以儀禮家禮爲正（答徐有晉）

又曰祝與陰同用而陰之則似近古字須孝字稍也（[illegible]）

又曰凡稱顯考以顯字是告者之辭今此祝中顯考從亡者而言故不稱顯似然可疑來日隮祔云云當移之於哀薦成事之下（同上）

祔

總論

蘇湖曰祔祭入廟之人而行祔於禮文然終得要祔恐未見其有分別宗子支子入廟不入廟之人實之至如妾與童子之殤且殤者亦祔不祔者是其大者於殤必祔明以從其昭穆而不使死者未有所歸也夫然故家禮則以逆主非宗子之文到處表以出之今以疑於遷告而經闕是祭殿路人情恐未甚安（答令[illegible]正萬增）

屛溪曰尤翁曰宗嗃必挽宗死而祔禮相合無間於宗支支孫奧宗孫異居則宗子主而行之可也禮記妾祔於妾祖姑之不可

不行如此以支子之必說不入廟無緣序與祔祖之事而不行祔祭則大失禮意（問解續編）

竹庵曰禮祔祭本爲將以廟主（顯考妣祔主）之於只爲親孫一氣有相合之理故虞卒則告將主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下將入廟祔祭於某宗六字以一說以既告亡者而仍告隮祔之意於所祔之祖也故祝辭則只用一尸合設餘則無從之子主祔之禮從以此意則古人於祔祭後小祥大祥一用此祝也此義之晦而不明已久而祔失本意謂出先廟主又必宗孫主之令卑殺饌俗祝以告所祔祔之之意若有知此義則可見祔祭與小大祥之一例而錄哭而行事無所疑之疑也（問解續編）

屛溪曰卒哭明日祔爲不忍一日使所歸也若欲待葬而後祔則其於不忍一日無所歸之義無已大背乎尤翁亦有何日不能祔親近齋曰殺而祔者有卒哭明日之則而恐亦以爲凡此疑祔從廟禮而獨於祔用殷禮不可故以卒哭明日而祔毀於家禮然既不及行於卒哭之時則移而祔無疑（答梅山）

又問曰無妨之謂矣（續編）

老洲曰祔祭行於祔後數日則祝辭當如卒哭之爲矣若在數日後則恐當別告矣（[illegible]）

梅山曰祔祭不待卒哭之明日當用退行之禮而卜或丁或亥日恐宜否則當在小祥之明日否則追爲於大祥之前亦宜不倍祭而遽入廟恐涉違禮必俟未入廟而行之（[illegible]）

問曾祖之喪未畢而祖喪又發禮當將行祔祭或祔因此事曾當並行兩處祔祭如何（[illegible]）老洲曰卒哭而祔屬禮也然[illegible]

廬（問解續編）

問增曰士不以大夫屬祭其祖如此則入廟者亦以其爲士而不得祔於其祖之大夫者祔於旁親之不入廟者終是行不得

近齋曰祔祭之與[illegible]並設考妣位雖說有文同爲別生新見恐此與虞祭考妣不並祭之禮不同矣（[illegible]）

又曰以[illegible]考祔孫位[illegible]設祖不設[illegible]考位之文觀之亡者是男子則祔祭並設祖考妣位饋考亨而妣從也（答許[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位[illegible]所位各專各設二分似是爲二分（答許[illegible]）

梅山曰今人祔祭當從中一之說祔于曾祖考位前然祖考位以[illegible]克完則用[illegible]獻祔禮之[illegible]然祔事爲主位設故虞三年喪中略設先是而祔祭與所祔位及祔位並三獻若祭祀者之[illegible]行祔事亦當備禮恐無干統之嫌然後與同恐不必拘也（答[illegible]）

問祔未廟早而死亦當祔廟否（[illegible]）華西曰亦祔廟

所祔位

尤庵曰其祖生存則中一而祔于高祖禮也祔于曾祖則是亂昭穆也（五疑[illegible]）

竹庵曰婦人無祔祭祖姑今存而有前祖考則恐當祔於前祖姑不必祔於高祖姑（[illegible]）

三山齋曰祖妣二人以上則固當祔於親者而今親者生存則何可舍前祖妣而必援中一不得已之變例也前祖妣又有二人則恐當附元妃（答李[illegible]）

老洲曰雜記云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據此則孫婦雖先死既未行祔以亡母死恐當先行王母附祭次行孫婦附祔祭於王母几筵矣（答士[illegible]）

三山齋曰雖無祖行祭之義以祖考神位降於其孫之几筵有乖敬之嫌祔已則姑奉几筵於別所待行祭後還安如何（答任[illegible]）

南氏曰最長房奉祀高祖者最長房死而祖廟遷則祔於高祖此稱實之遺也長房三年後遷奉他房而長房要死則勢當祔於祖妣奉或曰夫婦不可各祔異位此恐不然最長房之祔於高祖當三年後埋安其高祖則其妻死雖其祔於異位仍不行祔祭乎（[illegible]）

梅山曰禮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疏曰王父新廟未成就王父所祔之廟而祔於王父也推斯義也既有當祔之位而用中一之制若果未安乎然則祔者非專爲祔食爲其神之之始依其上之所處昭穆之次有所依歸也所謂中一而祔者祖父母生存則祔祖祖父之祖父高祖之孫亦同昭穆故也以長房而祭高祖則當祔食於高祖若爲亦云猶於亡者既爲既在宗家支子當用紙榜行祔祀于宗家而宗子主之祠則皆由于祖廟恐宜祥後入廟當用中一之祔于亡者之高祖以統主之遞遷在家也祔廟與祔祭之不同各有其義（答許[illegible]）

梅山問人有孫婦死當祔於其亡室而亡室尚在祔位禮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則祔於亡室恐無可疑而時祭欲祔食則祔位無祝可告多少疑碍有如此者老洲曰祔於祔位疑碍似難應者舅姑者正位之嫌則豈有不可之理至於時祭亡室雖無祝自有祔告於所祔之位則其祔告中並提措辭亦似無害

梅山曰孫祔之祔于祖妣者祖妣有二人祔其親者而舅是繼子則當祔於祖舅之元配也舅雖投贄於所後祖妣不可處以親者而祔之也（[illegible]）

南塘曰妾祖姑系實則當以妣祖考爲親者而祔之不可復以所生爲親也（[illegible]）

梅山曰朱先生言云適婦祔於妾祖姑尤安然不得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舍此杜撰不得所謂適婦祖承嫡之子婦也承爲于婦恐當祔於嫡祖姑[illegible]也妾孫祔於親婆則其婆名祔於適祖姑名義乃正不宜從其親者祔之也（[illegible]）

擅泉曰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疏云上皆祭則中一以上而祔今又祔高[illegible]則[illegible]易妾之[illegible]祔於[illegible]妾[illegible]爲適祖姑也易牲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亦小記言）疏云祖爲大夫孫爲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illegible]卑不可祭尊者也推此以妾而祔於適祖姑恐當稍豐其饌耳（[illegible]）

又按小記本疏以爲妾無妾祖姑之則妾祖姑之文曰不與不世祭之說則嫡孫承重子說恐是偶失照勘歟（同上）

梅山曰雖易牲而祔於嫡祖姑嫡祖姑不可謂祔於庶孫之家也據此不得稱實若以紙榜行於其家則設祔之中又有設祔尤爲所不敢耳（答[illegible]）

又曰凡饋之當隨舊今分數匹親疏恐可以妾孫禰所之擬以易牲而祔之文則以卑援尊非可據者妾孫祔祖亦當用易牲之饋所祔位稍加饌品恐宜（答[illegible]）

近齋曰妾孫婦之祔於祖妣以其夫之祔於祖考爲之[illegible]得於[illegible]何謂非[illegible]禮耶祔於親者之文乃指前後祖妣也若祔於妾祖姑則恐非禮意矣（答金[illegible]）

按妾孫婦既不可以其夫之祔於祖考爲祔於嫡祖姑之證其夫舍祖考則無可祔位不得不祔於祖考其婦則有妾祖姑當祔何可舍當祔之[illegible]祔於嫡祖姑乎雖承重者之妻祭亦[illegible]當祔於妾祖姑況非承重者乎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推之此於嫡妾之分如是矣

親盡祔位及埋安者行祔之節

厚齋曰祔乃奠祭亡者於祖主宗所在處故於房而於亡者爲宗當祔之位則[illegible]家[illegible]位[illegible]位祭之說以紙榜行之恐得之主祭未知以何者爲主以宗法爲正則宗孫主之嘗奉親主者特以長房奉祀而已若以時方奉祀爲主則恐乃與祔祭猶異[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及[illegible]至於既爲埋安則又何以祔之使小記孔疏之說爲通而祔似爲可據（[illegible]）

計於高祖任承當六代祖妣神主埋安已久其祔祭宜曰告于墓所以紙榜行之如何（[illegible]）南門曰祔祭不可廢神主既埋安雖有爲紙祔祭之文似當以紙榜行事亦不須告於墓也（[illegible]）

問有人祖曾祖母承重喪而當祔之位已埋安則祔祭何以爲之（[illegible]）渼山曰當祔於從祖母從祖母亦已埋安則又於再從祖母而祔之先儒之說紙榜行祔者誤矣再從祖母已埋則當於先妣祔之矣（[illegible]）

按喪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祖孫死祔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則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爲大夫士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祖祖姑者祖無兄弟亦祔宗族之疏據此則祔於從祖母再從祖母亦可而祔祭名義尊主昭穆祔於先妣未知其必然也

告廟（[illegible]）

擅泉家儀曰支子家以紙榜行祔則宗孫告于祠堂（[illegible]）

陶庵曰告廟告辭似當並將祖考妣而下段則云孫某將祔于某位（[illegible]）

竹庵曰孝孫某今以從弟某以某日干支將行隨祔之禮于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配祔于宗（[illegible]）南門外祭或告（[illegible]）

渼湖曰祔祭支子孫雖與宗家同鄉既是異居則不可奉主于支子家只以紙榜行之可也（[illegible]）

竹庵曰兄弟既居一門之內祔祭猶當於亡者之禮位則就宗家奉主而行之恐無不可出祖考神主一節似周公之禮未見其然而自宗祠以來未之有改亦何敢別擬出主或設位於從祖行之耳若所謂周公之[illegible]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後[illegible]小群行者大祥入祠則祔祭[illegible]而來[illegible]有行之者（[illegible]）

畢溪曰宗家在[illegible]是欠缺然卒哭後曰己是祔祭日[illegible]可以此遍行祔事乎尤庵答人以爲失及告祠廟則勢當與此一欽然不可仍此無事[illegible]後[illegible]由告之似爲周詳只在主家前行之矣（[illegible]）

問祔祭宗孫[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告於宗孫而前告之日已過姑[illegible]宗孫[illegible]告而自此[illegible]以[illegible]孫名[illegible]行如何

（答[illegible]）渼湖曰先以定日告之而祭期有故地遠日迫不及申告則只得隨時行事似無害（[illegible]）

問祔解有前一日酒果告所祔龕之文欲祭禰之節可行之乎（答金[illegible]）三山齋曰問解此說蓋爲宗子以支孫行祔者而云爾若主人是宗子則不必然（[illegible]）

陶氏曰告廟告辭宗子前一日以酒果就廟中所祔龕之前告曰年月日孝某孫某敢昭告于顯某親考某官府君顯某親妣某封某氏明日以某親某官某（主人宗子則改孝日稱）祔于顯某親考某官府君（女則某親某封某氏某封某氏）謹以酒果敢告宗家禮而紙榜行祭則明日以某親某官某行祔祭于顯某親考某官府君而以紙榜行禮於某所謹以酒果敢告行祔祭後追告則云某月日以某親某官某已行祔祭于顯某祖考某官府君而以紙榜行禮于某所謹以云云（[illegible]）

近齋曰支子家行祔祭宗家祠堂告辭當曰維年月日干支孝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將以來日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喪在外宮家設虛位（[illegible]）行祔祭于喪家謹告（答朴[illegible]）

梅山曰外宗家異居設虛位行祔者前一日告所祔位固有問解說而雖先期預告亦不害禮雖則預告紙榜降神用初祖祭告辭恐非無據亦用宗子名恐得（答[illegible]）

剛齋曰祔祭宗家在遠宗孫年幼亦必有代祭之人須以親嗣以其紙榜行事之意告于宗祠之後而行之如何主祭則宗孫爲之宗孫有故則使人代行（答朴[illegible]）

梅山曰祔祭葛可以宗子死而關孔禮殷主人既攝行宗子之事則當以其名先告曾祖後於祔祭設虛恐爲得正也告辭殷亦云云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以某日干支將舉先考府君隮祔之禮于某所是宮行祀方設紙榜且宗子當主祔事而宗子死無後嗣不得攝行其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梅氏曰先師曰以喪無則使親服子弟代告于廟而行祭於喪家祝辭以孤哀孫某惸然在疚使某云云而以其喪人代行（答[illegible]）

錦西曰祔禮神主就而祔於祖龕則今此比屋遙隔而居者設虛位於宗家爲祔神主奉歸行祭恐合禮意（答梅山）

梅山曰反哭禮以卒三年當祭撰與宵之喪紙榜行祔之禮而宗子之禮與支庶遷別家廟及几筵三年內若欲一家則以祠後待所祔位始舉祔祭恐爲得正如不能待則卒哭而祔于紙榜亦不爲無說也祔祭前日當告于所祔位告辭云維歲次干支孝曾孫某使子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曾祖妣兼以來日隮祔孫某官而喪在內舍當設虛位行祔祭于喪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祔位則已舉於卒哭祝末恐不宜別告（答李[illegible]）

洞山曰祔祭行於宗家禮也俗以紙榜行於其家不得已之事也旣近宗家又何爲不行於宗家乎（[illegible]）

祭時服色

近齋曰凡應以參祔祭時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南溪亦云祔祭服色家禮不爲別言以衰服行之無疑據此則四服人爾似無未安何論緦新位與前位當時乎於此不用服尊之嫌者蓋祔祭本爲亡人設故也（答[illegible]）

降神（[illegible]）

問祔祭降神只焚香於祖考此降神則並行於神主否祔祭固亡者前無香案茅沙可疑（答[illegible]）三山齋曰降神則並行於新主而所謂並行者亦非各焚香酹茅之謂也蓋以亡者位前不設香案則宜茅沙則有祭酒之節不可不各設圖中恐偶闕之

問行祔祭時在外而紙榜行祀依家禮恐當以文先降神後參神耶新主位參降何以爲之（答朴[illegible]）錦西曰紙榜先降後參禮意極明祔祭當依此行之而祔祭參降皆屬於位是無有事於新主矣

梅山曰祔祭時祔位茅沙設諸家禮及[illegible]備要圖而且不載陶庵所備圖式則正祔位各有香案未知祔位不別設香案者以

[illegible]之禮可據於設位上降神[illegible]祔位茅沙[illegible]已爲家禮所要時祭圖降神茅沙在符案前茅沙亦當依前此爲可疑也（答朴[illegible]）

祔當兩主參降之節（答[illegible]）

陶庵曰祔儀節行禮於他所則奉櫝時有跪告之文雖行祀於祠堂時出主恐當有辭就他所則告時又當焚香奉新主時亦當有焚香酹出節（[illegible]）

問遺告曰請主詣某所何以措辭（[illegible]）陶庵曰某孫隮事（[illegible]）

問祔祭稱新主之時告辭祝辭不能只稱曰請主詣某所而不言某事請某位之主豈所未安故則告辭曰今以先妣某封某氏卒哭已爲隮祔時日敢告[illegible]某封某氏神主出就廳事恭行隮祔敢告從前則又於附下使長兄幾等處告奉主而出恐不悖於禮否（[illegible]）渼湖曰問祔之[illegible]亦無疑於禮之宜矣但焚香讀告稱不可自行之義（答[illegible]）

寒門曰祔祭出主時當告以將隮祔某孫奉主出就某所之意若如行事于祠堂則無告辭新主則已告於卒哭祝不必更告（[illegible]）

近齋曰告祠祔祭當行於祠堂故無出主祝而有行祭於他處與正寢事則告曰將主詣某所云而告辭其意略用陶庵有所製告辭曰孝孫某今以隮祔先考有事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敢請顯曾祖考顯曾祖妣神主出就正寢以此孫婦主祔孝盧稱及顯考妣幾代之稱當隨其所祔之位而稱之（答李[illegible]）

錦西曰祔祭初出主故事告禮行於廟也立儀始有跪告辭之文備要錄之今依此行之似好陶翁所製非不明白而祔祭舉主時主人跪俱依既以因屬未能盡爲奉主焚香代之文禮從簡而只告於某所亦不可依此就行之於祠堂宜亦可依此[illegible]之爲也（答朴[illegible]）

梅山曰新主則卒哭祝末旣云明日祔于祖考故丘儀亦無告辭而若練而祔則不可昧然無告告辭當云祔事用殷禮退行于練之翌日敢請顯考神主出就正寢祔位與新祔位告由皆當焚香（答任[illegible]）

問祔祀條皆祖考奉神主出就于屋云云而無再拜之文或闕文耶（答[illegible]）洞山曰有拜無疑（答[illegible]）

進饌獻酌之節

陶庵曰喪主非宗子則宗子宗婦當進饌于祖位使喪主喪主婦進饌于新位（[illegible]）

竹庵曰古者神道有所尊遜祭祖則孫祔而食則孫祭而與其尊卑爲與隨從之殺爲不受祭故於經其理甚矣自先妣喪始行祔祭設一分一祝昨年子婦喪祭亦然（[illegible]）

旋祔祭有與主婦主二位則一卓合設未安雖合卓合設祭於一處則無害於合宜也但祝文從士喪記只用一祝告祔舊兩主實協於祭祀所謂欲其祔合而附告之義也

梅山曰士虞記卒哭而祭之以饋食一如虞也祭祖姑有饋食禮而祝曰孝祭主孝婦廟家禮卒哭禮饌已以主人主婦者恐因檀弓吉易喪之文推之以爲也蓋是喪祭故祝祔入卒哭吉祭故主人主婦進饌是為從之意而祔祭則卒哭先行而無饌以觀如此者恐是不徒以因喪而變於嗚呼也若主人非宗子而宗子主之則宗子夫婦進饌當如時祭之儀而爲喪家而設故喪用喪禮殊感云三年內喪祭斷以古禮爲主人主婦進饌之節所言恐得盡哀追不能執事也（答金[illegible]）

今亡者[illegible]則一[illegible]同一几[illegible]及二者位[illegible]始用各祝家禮備要之所治讀也家禮祔祭初獻酌於先祖考妣酌酌祝後次詣亡者前云祔則所祔位獻酌讀祝之並先於祔位而仍行再拜可知也不特言再拜者包在並同卒哭之中也（答任[illegible]）

又曰殿內外固爲嚴紀之大防而臨祭則主人主婦各率其屬非所可拘自虞卒主祥禪皆用主婦亞獻則何獨於祔祭而嫌其共奉恠（答[illegible]）

祝文

問維歲次年月日孝子某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清酌庶羞哀薦祔事于顯考某官府君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尙饗從士虞記改新位祝如此如何（尹東源）鹿門曰古者考妣合祭一几一尸祭饌亦如一從祖祔食亦應然今此祔祭亦必如此故祝亦用一而兩告之其理微妙矣今旣各設位則不可不各祝而各用屬稱何可混稱孝子乎但士虞祝辭兩告首句則告新位下句則告祖考各有意義而書儀家禮祝辭於祖考並用兩句則適于二字殊兀未穩恐失照管今略改之於祖考則曰謹以清酌庶羞隮祔孫某官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云云而於新位則用此改正之祝似當（續錄 續編）

竹庵曰古者祔祝亦云成事祔祭之與於虞者只是祝詞中適爾皇祖某甫之下添入隮祔爾某甫六字而已爾孫之爾指祔亡者也爾之者親之也註疏謂稱於皇祖遂有兩告之云其實單告祔主而元無出祖主各設饌之事也故其祝只曰孝子而孝曾孫之稱出於後儒之杜撰李友而穆曾以此意編入其所撰禮記淺註歸君曰煥曾於其喪行祔禮如此矣（續錄 續編）

問祔祝年月日孝子某云云薦此成事于顯妣某封某氏適于皇祖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尙饗如何（[illegible]）竹庵曰用儀禮祝則當如是而用備要祝則隮祔下當無孫婦二字以避語疊（續錄 續編）

又曰祔祭祝干支夫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成事適于祖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尙饗柔毛醴齊隨所用改以輪音清酌（同上）

又曰家禮祝式出於儀禮一從家禮豈不爲得夙興夜處以下十四字儀禮自祔有之虞卒則無若告妻與旁親自合不用此[illegible]

要註取諸家說只備一說何必一一遵用耶（同上）

屛溪曰祔祭祝不書亡人名而若子侄則似當書名（續錄 續編）　南塘曰孝子雖宗子非喪主而曾若宗子祔侄於父當稱孝子孫曾玄之稱皆當隨所告之位而變也喪稱子概其餘宗子自爲喪主者亦當依此而改稱孫（續錄 續編）

三山齋曰告曾祖祝辭書儀則以孝孫書之而家禮改以孝子丘氏儀節又云孝孫誠齋所適從然孝子之稱實本於儀禮其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尙饗其辭曰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告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盡云據此則祖孫初不各祭共用一祝某稱孝子固當而今則旣各祭而又各祝猶冒孝子之稱於告祖之祝未敢知如何然以朱子之審於取舍夫豈無義而特改前人已定之禮以誤世後耶蓋祔祭本爲亡者設故其屬則以衰麻行事其共祭之祝不曰孝孫而曰孝子其意可見矣今雖各祭此義不可全沒此朱子所以有所斟酌從違於其間者歟沙翁備要亦謹守而無貳辭愚意於此恐不容議（答[illegible]）

老洲曰鄭氏釋爲曰兩告之而以孝子爲稱者主於祔也此實精義所在而其後分爲二祝蓋自晉賀循書儀家禮從之（答[illegible]）

老洲曰卒哭祝文宋編曰隮祔于祖考云者主孫祔祖之義而從亡人爲屬稱祔祭祝中曰適于曾祖考云者主行祔祭之人而從曾孫爲屬稱意各有當也（答[illegible]）

李氏曰或曰古禮以一祝並告祔孫之位欲行其祔合而合辭兩告家禮始分二祝而於曾祖亦稱孝子者似因儀禮本文而未及修潤其說恐是（家禮 增解）

南氏不書其名而只曰隮祔孫云爾則不知何孫來祔也南溪曰儀禮有某甫（增解）字而今之不用未詳遂庵陶庵[illegible]曰書亡者名似宜雖非家禮之文書名爲是（增解）

梅山問古禮祔祭新舊兩位合設故士虞禮祔祝稱孝子以告祔位其下句則告所祔位者實有精義而書儀始分爲兩祝家禮備要踵書儀所祔祝仍用孝子之文則上下屬稱不合所祔位當稱孝曾孫老洲曰祔祭新舊位旣各祝則不容不各以其屬稱之疑示恐得之矣

梅山曰祔祝恐當並舉顯曾祖妣而古禮及家禮只舉顯曾祖者以男子之主祔於皇祖故也沙翁說恐出於斯義耳（答金 幼壽）

又曰祔祭祝只稱孫者子以諱父也若宗子主之則當稱孫某況宗子之告祖考何可諱旁親之名乎（答任 憲晦）

又曰士虞禮卒哭猶稱哀子雜記祭稱孝子孝孫疏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之祭也通解續曰卒哭是吉祭而曰哀子者不忍忘其哀未祔乃稱孝也據自此後祔祭始稱孝子（答金 正夏）

又曰祔祭祝始稱孝子故所祔位亦稱孝曾孫不拘於未改題是禮家所通行也（答鄭 文老）

近齋曰子喪祔祭告祝哀薦改以陳此爲宜（答朴 景宇）

又曰宗子行祔祭亡人是從弟則雖卑幼辭當自稱其名而稱亡人則從弟之下只書某官不可用府君之稱（答李 [illegible]）

老洲曰祝文告嫂當俱書姓名惟此用於妻弟以下之喪則此云虞薦祔事恐好耶（答朴 光[illegible]）

宗子有故攝行

厚齋曰祔祭必宗子主之雖在喪中以布直領行之或可否（續錄 續編）

又曰祔大祭故朋友亦有主祔之禮宗子雖幼子而死宗子之弟攝行無疑（續錄 續編）

近齋曰祔祭不必門長主之愚意不但虞卒雖祔祭主婦亦當主之蓋以爲宗子之婦故也然或以婦人主祀爲嫌而如可立後於三年內則祔不行祔祭待立後練後祥前行之亦似無妨（答吳 允常）

近齋曰祔祭之行於卒哭明日預使我知之然後可以告由於祠堂旣不能往則祔祭當用攝行之禮所祔位以紙榜設行祝文云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在京有病使弟某謹以清酌庶羞適于顯祖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尙饗祔位祝文云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在京有病使弟某敢以清酌庶羞薦事于弟婦某封某氏適于顯祖妣某封某氏尙饗（答子 命[illegible]）

又曰親盡宗子不可主祔祭長房似當主之（答任 靖周）

竹庵曰今此光州從氏祔祭旣無宗子可以主祭則光州之子固主之似可宗婦攝主雖有南溪說恐不可從以周公攝禮則祔祭只孝子主之一祝中並告亡者之祖初無各設饌之事矣今雖不免於各設祝然以孝子名主祭則猶爲近古（續錄 續編）

梅山曰祔祭宗子之事而宗子旣死喪期未盡宗子之子於所祔位爲五代孫則宗已毀矣恐無祔主之義也儀禮祔祭只孝子主之以孝子名主祭恐爲近古孝子之則所祔位祝去孝字祇稱曾孫某或玄孫某恐宜祔位當因上食告由云維歲次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來日祔祭宗孫當主之而宗子喪期未終所祔位神主未祧宗子之子親盡宗毀故難遵古禮不肯自主祔事謹告支子家行祔祭宗家祠宇當前期告由所祔位未祧之前五代之孫宜主其事告辭云維歲次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將以來日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喪在異宮當設顯五代孫妣紙榜行祔祭于喪家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尹 聖[illegible]）

祔祭不哭

近齋曰祔祭不哭新主非但陶庵說自來禮意本以祔非爲喪故也（答李 [illegible]）

梅山曰祔祭專主所祔位故於祔位亦不哭厭尊故也今爲行祔於王父几筵則當哭而將事凡有事几筵未有不舉哀而行禮故也（答李 周[illegible]）

又曰喪主哭而先行云者以祭於祠堂者而言耳宗子將祔舊主于龕中喪主則不待宗子卒事而奉新主于靈座故不容不先行耳（答金復亨）

焚紙榜

近齋曰依飲主先尊之義紙榜先焚爲宜（答李[illegible]）

祔祭不可行於墳庵

近齋曰祔祭不可行於墳庵恐非禮意古者祔祭直於祠堂中行之後世行於正寢而大抵孫祔於祖重昭穆之義也當行於家廟非可行於墳庵且紙榜行祔祭即支子之家不敢奉祖廟來故宗子爲設紙榜于喪家而行之者也如兼宅自是遷高祖之宗何爲不行祔祭於木主而行於紙榜耶既有京第則墳庵何必視之如家耶（答黃[illegible]五）

按支子之紙榜行祔不得已也宗子奉四世圖版而用支子異宮之禮非重宗也非致慤也恐神不歆矣

葬後諸節葬後椅卓用素可否

陶庵曰葬後用色幔世俗多如此而非禮也禮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此甚正合天理人情床卓帷幔之屬并當用素（[illegible]）

本庵曰士虞記註豆不楬箋有滕檀弓疏虞不用素器愚謂靈椅卓筵席外當用吉器也（[illegible]）

近齋曰虞祭既用祭禮故靈座前床卓燈盞用染即趨吉之義不但床卓幔帷亦然（答梅山）

老洲曰葬後床卓用素器皿用吉雖云有據終未黎然於心故鄙家則并用吉矣（答梅山）

又曰椅卓器皿葬前用素據檀弓奠以素器之文喪生有哀素之心也葬後用吉據士虞禮不用素器之文有自凶變吉之義也（答沈[illegible]）

潁西曰檀弓曰奠以素器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上下三節反復詳玩士虞所謂凡尊席猶屬喪祭之禮而自卒哭從吉祭之儀也並士喪喪奠虞祭凡物以哀而不文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祭祀即吉祭也吉祭即卒哭也哭用吉祭之器帷幔獨用喪祭之禮恐無是也（答梅山）

梅山曰虞祭用祭禮故床卓燈盞用染即趨吉之義也非直器皿床卓幔亦當用吉帷幔始爲陰柩而設則葬後似當去之而神道尚幽且靈座所奉之處恐忌淺露恐當仍舊不撤（答[illegible]）

按檀弓奠以素器而虞祭非奠則似用吉器然虞是喪祭故奠以素器哀則以素卻奉前敬則以飾祖虞後據此則卒哭宜用吉器也

喪後上食當否

頤庵曰家禮既朝夕奠而不及上食朱子使之仍行無疑（[illegible]）

朔日先參祠堂後奠几筵

近齋曰葬後既行參禮於祖廟則當先祠堂而後几筵愚意亦以尤庵說爲可從（答李[illegible]）

老洲曰朔望日祠堂參禮尤庵曰先祠後殯無可疑當先行祠堂參節與參禮無異先祠堂而後几筵可也墓祭恐亦無異同也（[illegible]）

梅山曰子雖齊不先父食大中小祀何獨不然朔望先行几筵之論財自沙溪同春兩賢故陶庵亦嘗云爾然春翁所重在几筵者於沙翁坐既望觸事則尊卑之序甚截當以先祠後殯無可疑者爲不可易也（[illegible]）

柳氏曰先師曰朱子曰卒哭之後有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又先生有子喪就祠內致用深衣幅巾祭事反覆服哭奠子前說先殯而後廟後說則先廟而後殯蓋以後說有輕重也（[illegible]）

葬後饋奠時主人哭位

近齋曰喪人葬後親行饋奠當哭於靈座前不必哭於廬次以虞祭主人入哭杖不入於室之義推之可知矣（答梅山）

三年內几筵時祭行否

問范伯崇奉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几筵觀此則几筵時祀似有設行（[illegible]）魏巖曰杜氏所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適於卿大夫云云者恐當商量（[illegible]）

葬後上墓

問葬後拜墓時拜先墓（[illegible]）陶庵曰原野之禮不如家廟之嚴既與同岡則雖是凶服展拜何妨（[illegible]）

老洲曰喪中展先墓雖云墟墓異於廟中如非父喪中母墓母喪中父墓雖祖父母墓恐不可施哀況值歲時事尤豈可哭而行事乎（答梅山）

梅山曰喪中哭先墓曾高以上及旁親則不必爲也雖當哭之地葬後則止以存新舊之分執事處之得矣至於父喪中母墓母喪中父墓雖葬後當哭（[illegible]）

問父喪中哭母當否（[illegible]）近齋曰新舊山所處不同則省墓省時似不當有哭位之節明文卒難考然聞解既只許合窆處哭泣則各葬處可知也如以情不可抑則省舊墓時哭拜亦似無害而行節祀時則不可哭耳

竹庵曰三年內改封筵只設奠哭不以文告恐無妨（[illegible]）

成

慶尚南道咸陽郡安義面馬洞朴敬文丹

禮疑續輯卷之九終

禮疑續輯卷之十

喪禮

小祥

作主壞廟

毀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註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勉齋黃氏曰按張子曰謂者告新死者以將遷此廟也既告則復主於寢而廟亦未遷至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主于其廟今按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但練時遷主于廟祭訖復反主於寢（常變通攷）

忌日行祥

問三虞卒哭爲一例練祥爲一例虞卒祝適値忌祀練祥亦則並告隣祔曾孫以此見忌日行二祥而並告于廟非禮意並日行祥不可已也但忌日者在時間則無餘日可以行祥忌前先行而變服有礙俗見（人議）竹隆曰者直從朱子通解之禮則忌日自忌日祥祭自祥祭先行祥祭過哭忌日本無所礙但習俗難變以從簡易（問解續編）

釋氏曰卜日而祭古禮也自書儀從忌日而祭實改則非以忌日爲定之而家禮因爲定制矣蓋忌日是終身之喪以此日變除終涉未安好禮之家以坏玫行之似穩（學禮攷本）

齋戒

近齋曰練祥齋戒亦與忌祭同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矣時祭並祭齋日數最多矣（近齋集）

質明入哭

老洲曰家禮北朝夕哭在小祥後則小祥質明入哭恐是朝哭出主後似當又有入哭一節矣大祥則無質明之哭而只有出主之哭矣（答梅山書）

變服之節

喪服練改當否（與家禮兩喪出否斬衰練後衰論）

渼湖夫人喪禮疑疏去練祭服易而不練緝則甚（問解續編）

汭湖曰練服儀禮則用大功布改製而衰裳不練衰負版辟領並不去葛絰布帶惟冠及中衣用練家禮則衰裳用練布改製並負版辟領皆去熟麻絰帶冠及中衣亦并練其從儀禮與家禮惟在行者所擇而吾家則當從儀禮冠之親武及頭巾練否退溪說亦似好尤庵所謂似當在其中者恐亦指猶麻而言耳（問解續編）

櫟泉曰練服備要用功衰改製用儀禮之文也家禮仍舊衰而去負版辟領衰用家禮之文也貧家不能備禮者從簡用家禮亦自無紡冠與中衣當練雖與衰裳異色纓屨節然有何可疑頭巾亦冠當練屨既用葛斬輕之義也無葛則代以熟麻亦俗例也（問解續編）

雲坪曰小祥變服力有餘者更製練服以從古禮其不贍者則從家禮之制仍舊服只去負版衰辟亦有所據然衰服雖仍舊能衰辟領負版術有變殺之節在當則去絰易冠而獨於服一切存初喪之服者誠爲無殺且葛非貧者之所難改葛絰帶（葛絰葛帶）以從古禮及丘氏之論似無師心去取之嫌絰帶易葛則三重四股一切從禮成服絰無三重之制者恐考之不當耳（問解續編）

竹庵曰祥祭一從古禮則改製受服因宜而今於忌日略用小祥祝文因爲變制並用後世從便之禮則練當服既有據既可據矣新製而練非古非今併無未安乎（問解續編）

問練時衰裳不能備行（近齋）鬼巖曰世人率於前一日夕哭後練此不得已而然負版辟領衰家禮去之（問解續編）

厚齋曰儀禮斬衰裳傳曰衰三升鍛曰衰用布三升家禮朱子曰用極麤生布按以此觀之初喪成服用三升極麤生布○傳曰冠六升鍛而勿灰疏曰以水濯而勿用灰六升勿灰則七升以上故灰矣大功章註曰大功布者鍛治之功麤沽之疏曰鍛治可以加灰矣按以此觀之大功七升布用灰治○禮記間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註曰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按以此觀之斬衰虞後之衰用初喪冠布之六升所謂冠布六升鍛而勿灰者也○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註曰功衰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註曰三年練後之衰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張子曰練謂之功衰益練其功衰而衣之又曰練衣必鍛練大功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朱子大功用熟布按以此觀之練後之衰用虞後冠布之七升所謂冠布七升即故灰者也（加灰治之）陳註所謂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者是也蓋初喪用三升生布虞後用鍛（水濯）而勿灰布六升練後用七升加灰布其漸次降殺之意豈不十分明白耶且練後之衰服用練布與練後之絰帶用治葛者同一意也然則檀弓練衣下註正服不練（衣作衰）者再非爲生布可知也況檀弓註與服問註及記註同出一人之手而服問雜記註既以功衰爲父喪練後之衰則其必不以正服不變爲生布者尤爲分明備要練後衰裳用生布之說恐失照勘（問解續編）

問所與仲禮書所謂間傳斬衰三升至虞卒哭以成受布六升者可初喪衰服至虞已變檀弓練下註正服不變者恐稍虞後衰裳而言之之數誠爲至當悟乎千古猶人偏會及此也蓋正服即衰服已於卒哭時變其三升改以成布故至練下再變而只變其絰也若偏虞變則練時正服固當變之矣（仲禮）厚齋曰所論甚明快備要曰衰裳以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其下曰以大功七升布改製而不練矣初喪六升冠布已用鍛治者（但只水不用灰而濯）則豈有卒哭七升冠布用生而不練耶（問解續編）

本庵喪服斬衰傳冠六升鍛而勿灰其疏又曰既葬衰六升（即虞後衰）冠七升小祥以又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齊衰以下差等可知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註爲父既練衰七升雜記註斬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間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疏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愚按小祥功衰功之爲鍛灰服傳衰疏鮮矣其冠中衣之練據字書練本以絲帛得名而練絲帛之法具在周禮慌氏則冠中衣雖是用布不比功布之麤沽而爲纖言故舉其吉者以名小祥也既言功衰則斬衰亦須練過而自卒哭六升時已然通典晉魏休寧言斬者舉大數之名中鮮宜縷其衰虞書云斬衰因喪之稱非謂終三年也註云喪服變降使終喪服斬釋斬使縞非漸殺意朱蓬蔚之云晉賀循以爲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其虞哀殺故以齊代斬循若以斬衰命章便謂受服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可猶用疏布乎始知斬疏之命本於始服不謂終其日月不變也此諸說確矣中衣同冠言練則並亦入升如大功而從可知也葛帶三重四股疏殺帶屨殺服布練則又當與冠中衣同入升也婦人雖除乎帶猶應存殺帶並不容全無漸也屨當同男女也（問解）又按喪服記受冠八升練則又當以冠爲受齊八升冠九升而婦人之衰若總從之矣（斬衰婦人齊七升總八升）殺帶中衣皆同冠七升也惟男婦之葛絰帶猶服卒哭之所變麤細無等差經無屨等齊衰卒哭與練之變俱在大功之內禮窮則同也其餘功（齊功）練（冠及中衣）之制及繩屨當同斬衰矣（問解續編）

屛溪曰喪既練則直領亦當練矣既曰斬衰則其義只當斬其衰矣（問解續編）

南塘曰冠及衰裳皆練則承冠之幓巾獨不練無義（問解續編）

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衰易既練之服是中鮮宜縷其練衰也若不爲重大功不得奪之魏說云服相易奪正以升數輕重不係衰之實衍寧休又云三年之喪重杖不易其餘皆變中鮮縷衰是輕之也魏說又云雖言餘皆易不言衰斬條幾曰凡喪服雖變備數經記而變斬以縷鮮明然此服之大節並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體稱斬衰三年此不易之文也（問解續編）

蘇齋上蘆庵書曰斬衰縷邊之製字生見於門下而來傳東錦三年之斬變爲期斬斬關係非常還攷經傳及註疏不得一言可據又考

沙溪文字亦未見片辭之及於是若實生宗河言備要小祥之具註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此一段是明文云謹按小祥之具四字并包斬衰而言制如之制的是緝邊之說則斬固改制緝邊矣從初緝邊之齊衰至是又何以改其制乎不然而只是單說斬衰云則其包與不包姑不論斬以下有齊衰焉有期服焉何不曰制如齊衰或期服而必以大功爲言乎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此十字乃沙溪先生說也而制之一字據家禮去衰負版辟領而言也門下以此段爲本古禮初非據家禮云斬衰緝邊未知出於古禮何條歟（[illegible]）

鹿門曰斬衰三年練之功衰用大功布製爲衰裳如大功之制故謂之功衰若只用其布而不用其制則何可謂功衰乎（經文云大功布衰裳功衰二字言出於此）家禮練服去負版辟領衰則制亦從大功可知也不緝其邊而去負版辟領衰則不倫甚矣既曰惟杖屨不易則其餘皆易當如註疏之說矣（[illegible]）

本庵云云既言功衰則斬衰亦須緝邊而自卒哭六升時已然云云（[illegible]）

本庵家禮箋攷曰負版辟領衰之自大功不具始於書儀今此（家禮[illegible]）去之蓋亦用時之功衰（[illegible]）

竹庵曰小祥變服從古禮不必去衰負只去俗所謂辟領恐爲有說（[illegible]）

牲潭曰衰裳之改製而不緝縫無違於古禮而橫渠用練之說亦皆非可據守不改製而仍其舊者古今人亦多有之只去其負版辟領衰而已（答李文伯）

近齋曰練與不練既有先賢兩可之論渼翁亦云惟在此行之者所擇令姪哀與他有異當從渼上用儀禮之法故前已告之矣至於負版辟領衰宜去之云蓋欲正服不練則從儀禮負版去之則從家禮參合古今而用之矣更思之此似爲半上落下之歸不如一從古禮不去負版辟領衰如何正服不練則布絞亦不必少練矣（答洪[illegible]）

又曰功衰之易爲只以布縷數升而言則恐於備要本文偶失照勘沙翁說既曰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云則布亦同者升數也制如制卽制樣也似并包緝邊在其中故據此而緝之者多矣然魏巖以爲制如之制只言去負板辟領非謂緝邊亦如之未知如何也（答李延仁）

又曰小祥功衰去負版辟領衰家禮有之而備要因之當去無疑不可遽引儀禮而有所疑難也來論以備要不練衣裳從儀禮去負版辟領從家禮疑爲半上落下而沙翁之意實欲參合二禮用之也後學何可不遵行乎且備要雖先言不練衣裳而然字下又引橫渠用練之說則備要亦未見其必不練也故人家往往有思練者矣（答金[illegible]）

又曰喪服本傳自斬衰裳止菅屨者雖無三年字而下章三年通上若虞卒變除只言受成布不言去斬（[illegible]）而後賢立文恒以斬衰三年與齊衰三年對言（[illegible]）似若三年仍斬者則人之以斬齊爲父母喪之定分者亦未可專斥以世俗之見也執事之意雖以爲斬衰三年之文嚴始初言然齊衰三年非嚴始初而言者兩三義例不倅矣（[illegible]）成說雖以爲斬衰下直經冠繩纓菅屨既皆變而從輕則何獨於斬而不變此恐有不然衰裳與冠絰屨帶雖似同是件數而其實衰裳卽其綱領也冠在首者而不先言必先言衰裳者何也衣是喪服之主冠絰屨帶皆屬於衣故衰居先綱領其大者故特表父喪之重至虞練而不改耳然冠絰屨帶皆變而斬獨不變者豈無其義哉盛說又以爲斬衰非有別於苴絰菅屨亦可苴絰三年菅屨三年苴絰菅屨皆終三年者乎此恐又不然既不曰苴絰三年菅屨三年而曰斬衰三年則其義必有以也喪服本傳曰爲父者何以斬衰也曰至尊也又曰不二斬也恒只舉斬而爲言則斬衰豈年非異於冠絰帶屨者乎執事亦謂舉其重者而所謂重者安知非因以爲父喪三年之制乎盛說又以爲斬本衆心心如斬故服亦斬至虞而孝子如斬之心不能不殺心不斬則服亦不得爲斬是則似然然斬固是心如斬之謂而心如斬者以父喪無二也則便是無二尊之義卽曰未殺也不二斬可見然則至尊無二之義果至於碁年乎魏巖之說亦可再思也盛說又以爲斬與苴爲一而絰之苴者既變則衣之斬者當變斬非斬於苴而獨可不殺此於苴杖仍舊爲矛盾之說也（不特竹圓象天如父之圓此苴杖之一苴者可以爲斬字不變之例）苴有不殺則斬亦有不殺矣苴惡之心既殺而杖之苴者猶仍則是杖也亦爲浮失之物矣何獨於練後斬謂其爲浮實乎孝子之心無窮既祥練而猶云外除期年而猶有如斬之心存焉則練後服斬有何不可竊所最疑者古禮既有虞卒變除矣虞後受成布而便去斬則是斬衰止於三月也期年之斬魏巖猶以爲不可況三月之斬乎此愚所以大疑而未能盡釋者也盛說雖以爲既授以大功衰成布七升則獨留不緝德凶之制甚不相稱然聖人制作至精安知非功以向輕斬以表專兩義並行而不相害者耶然安知非三字未定之辭也非敢保其必如是也（答任靖周）

又曰中衣既用黃裏縓緣而衰獨不緝果不相稱然中衣則本自喪初用緝固與正服有間者而只就一衰服內言之功以向輕斬以仍重尤似不稱聖人於此制作自有深意而微妙難見耶（答鹿門）

又曰雜記之文爲於其說不能無惑夫以大功之麻絰易練服之葛絰者麻重於葛故也至於衰練服之衰與九月之衰同而無麤細之別何爲而以九月之衰易三年之練衰耶既曰同是麤細故屨不易則同是功衰衰當不易而易之者何耶此義勘破然後可論其爲的證與否（答鹿門）

又曰曾見栗谷別集有衰斬練服似當緝邊之說（見於江[illegible]）而恐非先生定論（與鹿門）

又曰去衰負版辟領既已從家禮則練布之用亦從家禮方爲無參差（與鹿門）

又曰欲不練功衰者以爲大功服未嘗用練布小祥衰亦當不練愚意如功衰之如特言去衰負版辟領而已非謂練不練必同也欲練衰裳者以爲衣裳不練則殊非行練之義愚意此亦不然冠與中衣既練則衰裳雖不練何處違於練之意二說恐皆局泥惟當以朱子所定家禮爲主沙翁所著備要爲據並練衰裳似爲參酌得中之道（與鹿門）

又曰橫渠斧衰樽六寸之制於七升布之上是蘭川向輕仍重二義未知古聖制禮亦或有如此者否（答任靖周）

又曰緝邊一節諸儀皆以禮疑從厚四字爲主方以不緝決定（答任靖周）

又曰斬衰練服緝邊與否本來愚見欲守魏巖說故前日奉質諸禮時此一疑獨不提案矣近聞任成川丈欲一從功衰向輕之義力主緝邊未知意下於此勘定如何斬衰之服練而緝之誠有如魏巖所謂期斬之嫌而任丈以爲斬衰三年之文特就始初而言非三年仍斬之謂此是此禮肯綮乞賜剖示（上金[illegible]）

又曰正服既練則俗制直領宜無獨不練之義（同上）

又曰正服雖不練布衫衣當依中單衣例練之（答金[illegible]）

李氏曰備要成服有生布直領出入時所着而小祥無練直領之文恐是闕文（家禮增解）

老洲曰練服緝邊之疑小祥之稱練以其練也而重實在於正服若練冠與中衣而不練正服則惡在其練之義乎且練冠而不練服則冠衣不相稱亦何所據斯禮之致此紛論由於疏家正服不可變之文而變字既非練字則又何足爲不練之的證耶況其下既按以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裡縓緣則所謂正服不變莫或指負版辟領衰之不變而惟中衣有黃裏縓緣之變故牽連而爲說與至著正服之練則經文章首一練字已總之不待更說而自明故只舉中衣而立文耶然家禮陳精無不練之文是朱子不取疏說也備要則雖先言不練衣裳其下又引橫渠說沙溪亦爲可之也（與梅山）

又曰斬衰練服緝邊經無其據而鹿門力主盛衣裳之緝不緝乃齊斬大分哀雖殺而向輕大分豈可不審乎所說功衰者卽指其縷升數已矣至如去負版辟衰是家禮參的定制者非可爲緝邊之證當以魏巖說爲正（同上）

又曰齊斬只當論於正服承衰之中衣衿制之直領俱非可比於正服則雖練前可緝練中衣則直領亦當練（答禪山）

穎西曰練時衰裳所爲力主緝邊說愚亦嘗聞之矣然緝邊二字不見於功衰之名以七升布之同於大功也備要制如字可見其制之亦同然其制以去負版辟領衰三者之制爲同耶並與緝其邊而初之耶愚意終恐不緝之爲寡過前日行之如此矣至於負版辟領衰三者古禮五服皆有之又如楊氏之說練服功衰之上亦不去當心之衰而備練服去此三者家禮從之大功之去此三者亦自家禮始備要制如云者從家禮言其三者之去如大功云耶未敢質言（答禪山）

又曰古禮練服只言冠衣不言衰圖式雖並言冠衣與衰曰練冠曰練中衣惟於衰不曰練而但曰以卒哭後冠受其衰卒哭後冠七升布也以此推之練之爲名在冠而不在衰可知也來諭以七升布之不練者改造衰裳正合禮意至於大功章鍛治云云鍛與練不同成服之冠已鍛矣至小祥而練其冠既鍛而變之爲練其鍛其練豈不有間乎若從註說功衰雖可濯而不可練何可援之練小祥之衰裳乎問解大功布元無用練之說從經文也家禮以熟布爲大功之服從註疏也然熟與練亦似微不同（同上）

洞山曰衰負版辟領隨五服而皆有之服之制度自如此也故於始初言之而終無言及於三年之外不施之者也苟三年以下亦皆施之則練後之不當去明矣（疑禮正解）

冠

近齋曰練冠纓家禮備要雖不言冠如初喪之制則斬衰冠纓雖練時亦當用繩而但其繩似當以熟麻爲之蓋腰絰既用熟麻則冠纓不可獨用生麻故也（答宋穉石）

又曰斬衰練冠備要但云如初喪之制而不言改纓與否

南溪曰從本冠改之斬衰練冠之纓不可用布而腰絰既已變葛則冠纓之仍用生麻亦似不可然則腰絰用葛冠纓亦以葛爲之腰絰用熟麻冠纓亦以熟麻爲之（與宋門）

絰

疑錄曰喪大記虞祔服條曰絰澡葛絰帶註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云云據此則禮經已言用治葛矣然則沙溪先生偶失檢致而云歟（沙溪曰儀禮不言熟葛用葛皮）變麻服葛本殺因向吉變麤就精之義也今若變麻用麤葛則其凶猶甚乃反有甚於麻耶又無葛之鄉代用麤者俗所謂어저귀也色白此亦爲當用治葛不用麤皮之一證（疑禮續編）

竹庵曰問傳只言葛帶三重若四股之云只依註說之謬以三條絞而帶恐非失禮（疑禮續編）

渼湖曰嘗聞遂庵沉葛於水出而搗之則麤皮自脫而其裏之細皮留而不去去骨而用之視麻則不啻爲輕而亦不至有光鮮之嫌也（疑禮續編）

問備要變服腰絰用葛註或熟麻亦可蓋因出於儀禮而熟麻則何據（金近齋）厚齋曰必是循俗（疑禮續編）

黎湖曰練絰之或葛或熟麻固無不可而若備要云云則蓋從古禮卒哭之變麻爲葛以爲之節其意有在今何據而必知其但備要考而已耶布交帶亦爲儀禮卒哭後所受故並時著之備要恐難容議（答尹鳳儀）

近齋曰練時腰絰三重四股如麻絞帶之法而但於兩端相結處各絞綰繩則其形如葛而今所帶腰同而其體差小矣（答宋穉石）

又曰練服腰絰雖不散垂似當有絞而垂之者蓋腰絰即大帶也垂即紳也古有無紳之大帶練絰之與初喪絞帶同云者只指三重四股也沖涓禰不存本也愚欲姑以爲練絰當有所垂然兩溪答或人之問曰既無待三日絞之之文則自無當行之節是欲使無垂也果可從否（答徐有智）

又曰葛帶寄兀錫之說尤會以爲不宜用於變服用麤皮畧加澡治則不悉於似會云矣（答金穉石）

又曰葛帶三重間傳註疏明指腰絰而溪文之必欲作絞帶何也蓋雖布絞而然也然葛帶似終非絞帶蓋說所謂絞之三重自麻而然何必更言於葛者恐指之矣葛帶比初喪腰絰差小之文見於間傳註問解引之而執事以爲差小實非古制者何也既以向輕之義用葛代麻則其制宜亦差小去五分之一（與任靖周）

又曰葛帶之制既一從間傳註不嘗絞垂依此欲已之（同上）

老洲曰絞絰散垂當卽絞之而絰之有垂如帶之有紳絰雖以練而差小垂則恐不必減三尺之制蓋腰相結處似當變麻用布矣（答禪山）

剛齋曰葛絰之三重四股如成服時絞帶但無彄子（答金公世）

絞帶

九庵曰練後絞帶之改用熟麻證無所據熟麻之文只見於家禮緝麻章矣（五禮致證）

問外王父答從家瑞曰斬衰絞帶用布雖非古禮從家禮大功用熟布之文練之亦可竊按雖非古禮四字似不以實說變布爲必遵故其答如此（中編）厚齋曰初喪衰裳冠絰至虞後皆變何獨於絰帶主練而猶不變耶先師所謂雖非古禮者儀禮無明文故也雖然家禮謂大功布用熟故其下曰從家禮用熟布之文練之亦可其意可見矣家禮之不言虞變從簡之意也然丘氏移用於練時而後來諸先生皆以爲是況絞帶不變之說不見於古今禮書圖式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之說明有可據耶（疑禮續編）

疑禮上遂庵曰齊衰自齊衰斬衰自斬衰今以齊衰以下布帶欲變絰傳之所不言斬衰之絞帶其說何據若從家禮則絰與帶俱不變若從備要則絰與帶當俱變矣雖從備要而只從經禮變絰不變帶如何（疑禮續編）

又曰近世好禮之家父喪練時亦用布帶蓋出備要註說而經傳都無其說只賈疏曰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賈說止此）又謹案公士之衆臣雖服其公士斬衰而以其卑賤之故布帶繩屨降而從之此蓋義服中又是一等變禮也今於父喪斬衰引此說以證之其義例輕重果相準歟（同上）

陶庵曰練用葛絞用布亦在儀禮（賈疏）先正（沙溪）定論如此只當遵用而已（疑禮續編）

又曰斬衰練後絞帶布葛或以布布則熟也非生也變變之節自應如此（同上）

屏溪曰斬衰練時布帶終可疑賈氏之取於公士衆臣之服爲子爲父臣爲君正服之變者未知何義雖以常禮推之布以布變麻以麻變禮似得宜今以布代麻則布麻所以別齊斬者其義安在此等界限則變改不難竹何不代桐繩何不代以布猶齊之取用賈疏者不知何據（疑禮續編）

竹庵曰父母之喪腰絰之外又布絞帶見儀禮經文而其布變改他無見處雖此二帶服之於小斂踊尸之後三年無變而只爲疏家之說亦有斬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之說矣且儀禮曰絞帶者繩帶也此與齊衰之布帶其名言自不同而後儒文字混稱布帶爲絞帶耳（疑禮續編）

又曰絞帶元無改之之文則改用布帶疏家之謬勉齋圖式未及改正至於齊衰布帶則其變改尤無可據（同上）

鹿門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絞帶疏以爲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愚意以爲同絰帶變葛可也（疑禮續編）

近齋曰絞帶備要既以布爲是則當從備要變麻絞之論遂菴之所力主而亦有難行者矣（答三從弟德源）

又曰布絞既有賈疏冠布纓有楊氏變除之文而獨此緝邊無明文所以難決耳（同上）

又曰練後絞今雖從備要而依沙溪變絰不變帶云此亦難從腰絰葛絞帶經腰絰既已變葛矣而絞帶獨仍生麻則似有輕反爲重之嫌未知如何（與宋門）

又曰絞帶用全麻盖布帶以麻爲故也（答金[illegible]）

又曰功衰以後當否布絞麻絞之同異何敢議決乎鄙意則繐衰布絞爲是故昔年於先人喪練時如是行之（答張[illegible]）

又曰腰絰用葛絞帶用布卽古人受變服之禮而移用於小祥故也斬衰之喪練時或有用麻絞者此是龜巖之論盖欲不從賈疏變布之文也然儀禮經文所未備者當用疏說則賈疏恐未可廢且文元先生旣載於備要則雖斬衰練絞亦當變布腰首絰以無葛用穎之義葛若難得則代用熟麻何妨（答尹[illegible]）

問成服時絞帶三重四股絰制兩股相絞至練絞帶變爲布帶而絰爲三重四股何也（李[illegible]）老洲曰三重四股從有飾意故練之絰視成服之絞帶其亦漸殺之意歟

又曰絞帶變布所以存齊斬之分也斬衰練後絞帶變麻用葛與絰相稱似好而備要旣取賈疏以布絞爲制行之已久且帶輕於絰雖變布無損於大分耶（與梅山）

梅山曰斬衰絞帶練後之變麻用布出自公士之衆臣而卑賤之故布帶繩屨降而詘之此是義服之變禮也賈疏之見取圖式之見載者有所不敢知者而沙溪先生旣編諸備要行之已久則雖變也腰絰旣變葛則絞帶亦當變者據服布之總分於斬齊則緦麻亦可用布則當練而不緝邊也絞帶旣用練布則冠之纓武無差殊也（答[illegible]）

按練服變除其說紛紜一則衰當練否一則負版辟領衰去否一則衰服緝邊與否一則絰帶用麻用葛與三重四股一則絞帶用麻用葛也小祥之名爲練祭以其練也若只練冠與中衣而不練衰裳則何足謂練祭耶中用黃裏縓緣而衰裳仍舊不變則無亦近駁乎古稱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今無卒哭變服而至練又不變則豈其殺從輕之義耶盖正服不變非經文而出於賈疏有不敢信老洲辨之詳矣古禮五服皆有衰如斬衰齊衰功衰以至緦衰疑衰皆以衰名者以其有也練服稱以功衰而去負版辟領衰則不成服制誠爲可疑練服之去衰負版始於書儀而家禮從之恐是宋之俗制非有據也楊復云練服功衰上亦不去當心之衰觀此則宋時君子亦不盡從俗制矣喪服傳云斬衰不緝齊衰緝此爲斬齊定分則斬衰仍其不緝而練齊衰仍其緝而練以移斬三年之喪似可矣斬衰之喪期而練則緝邊期斬之嫌不其然乎功衰云者似專指升數未必謂緝也若始制不緝旣練而緝則此是喪之大節傳記註疏豈無明文耶古禮卒哭後變麻服葛則絰無可疑無葛則代用熟麻亦可終不如用葛之爲得禮意腰布始麻兩股相合易葛則三重四股差小於前五分去一恐是彌飾之義也絞帶雖輕於絰斬衰以麻齊衰以布各有定制若於小祥以麻易布則豈非半斬半齊乎賈疏所引公士衆臣之說無當於義絞帶恐亦用葛而差小於前耳

練屨

近齋曰屨必從禮則當用繩屨而近世士夫家鮮有行之雖仍菅屨何害繩屨之制則曾見其樣非俗之麻屨與菅屨無異用麁熟麻爲之（答金[illegible]）

婦人練服

本庵曰齊衰服記受冠八升練則又當以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而婦人之衰若練從之矣（[illegible]）

近齋曰婦人練服男子屈不練則婦人服亦當不練備要之欲用稍麁熟布者出自家禮蓋大功服是稍麁熟布而練服卽功衰故也旣非長衰則截之之文無所施也（答金[illegible]）

老洲曰婦人練服當依備要稍麁熟布爲之如貧不能辦則練當服而用之何傷絰與帶俱同男子家禮備要旣無所分別雖有小儀婦人有除無變之文恐不必從（答梅山）

行祭後易服

竹庵曰儀禮卒哭尸出寢出之後丈夫脫絰帶于廟門外入徹則變服當在行祭之後家禮從書儀而失於辭吉也若解祭爲除喪設而去其喪服吉亦當然也（[illegible]）

又曰因朝哭變服者亦於朔奠行後脫服（同上）

告祝之節

近齋曰大小祥同是祥而祥是吉之漸則大祥爲主故祝文於大祥稱祥事小祥則稱常事以別於大祥也常字之義似是歲周而殺衰變節禮之常也（答梅山）

問備要虞卒祝旣下數語入適于顯祖姑之文祔祭旣用古禮則月練祭祝式當如何（尹[illegible]）竹庵曰維年月日孫某官謹以潔牲醴齊薦此常事適于顯　　氏祔孫婦某封某氏尙饗古禮並自祔至祥禫一例矣（[illegible]）

近齋曰子婦大小祥祝辭但無見處以尤翁所定祭孫婦祝辭推而用無妨（答梅山）

鹿門曰儀禮祔祭祝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之語而小大祥皆然此則小祥大祥皆當用此八字（[illegible]）

竹庵曰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通用於祥禫非但家禮之意爲然儀禮自祔已用此祝古禮然矣（[illegible]）

陶庵曰小祥祝小心畏忌備要雖載此文士大夫家不用者多鄙人曾亦未敢用矣（[illegible]）

近齋曰小心畏忌等語大祥祝不可用者鄙說非別有所據亦非專主南溪說南溪欲只用於小祥而愚意雖小祥亦不必用蓋以喪禮哀殺之意言之二祥祝宜無加於三虞而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八字至矣何必添用他語且如聞有洋然乎安之意則小心畏忌等字豈非下得重耶是故竊嘗疑惑及見陶庵所論曰備要雖載此文士大夫家多不用之鄙人亦不敢用於是深信此說永闕年前所行不用矣小祥則則之矣鄙見但知其心於小祥未見其適於祥禫陶庵於此以爲有疑而先輩亦已疑之矣（答李[illegible]）

錦西曰夜處下八字當依自小祥至大祥家禮從之備要錄此於虞祝之下故下小祥則三字非謂大祥不用（答梅山）

老洲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虞而卒哭以吉祭易喪祭故祔與練祥皆稱孝子備要立文恐以是也哀旣於代服之時告以受重則練祭稱孝豈云未安耶若以練祭之行於祔前因稱孤哀恐無據矣（答李[illegible]）

近齋曰適子八歲以上則當事者也小祥祝文中夙興夜處四字有何不穩此則不必以不勞不苦而拘礙也（答[illegible]）

小祥受吊

近齋曰練日受吊別無甚礙行然反哭受吊今人皆行之而忌日受吊歷已久矣小祥雖異忌日主客皆知此意然後可行祭訖而與祭斯賓相向而哭有何不可（答任靖周）

老洲曰忌日古人猶行吊况練祥豈容偏吊今俗雖鮮有行之哀兄斷然行之則豈非禮義由賢者出耶（答梅山）

練後諸節

上食哭泣有無

屛溪曰小祥後上食不哭退溪說見於備要小祥條而沙翁亦疑之但雖從宋除喪而先廢哭豈孝子之心耶（[illegible]）

柳氏曰朝夕哭其禮皆是晉哭也練而止所以哀殺哭殺也上食是古人下室象生之設而旣葬去之者也書儀從簡設於靈座而後賢引而至於三年從厚之意也與朝夕哭條例不同旣是從厚則不必與止朝夕哭之文（[illegible]）

晨昏瞻謁

厚齋曰練後几筵朝夕展拜謁當初從退溪說行之矣寡于先師則以爲祔之義不當行故不敢行況此事家禮無文耶但哀平日定省時已歸定而至到今處廢有所不忍惟在哀思量處之（[illegible]）

渼湖曰練後朝夕無特諱自有其義行之雖亦近厚而恐可入更思（朝講補編）

問練後几筵退撤以爲晨昏展拜可從古否（金講）渼湖曰禮既無文雖未行恐未爲失當時未嘗行之矣（朝講補編）

陶庵曰小祥後展拜終未安鄙人所嘗行者小祥後侍立移時而退以禮書則所謂歸禮者是也（如纘補編）

李氏曰喪禮所謂入伏陶庵所謂侍立恐未有據惟家禮居家雜儀男子平日有父母前晨昏唱喏而會成云唱喏是揖時發聲李徐先生每晨具公服揖其母云歸禮之文亦在祠堂章而丘儀亦以唱喏言之歸禮亦是揖也然則晨昏入几筵當稍約作揖而退矣（家禮增解）

近齋曰小祥後晨昏展拜几筵恐終非常侍之義愚意從退翁說只行歸禮而不拜矣（答梅山）

老洲曰揖禮之行於父兄乃宋禮而我朝先賢亦有行之者練後晨昏歸禮之行揖不爲無據然愚居喪時以曾未行於生時而行於凡筵歲亂而不得行之矣（答梅山）

潁西曰止朝夕哭後晨昏拜禮恐違常侍之義而只侍立而退亦甚昧然鄙於前日不免行拜矣（答梅山）

梅山曰朝夕哭雖罷而止不可闃然無事恐當行歸禮歸禮侍立而不拜也晨謁既嘗謁而不言夕夕亦不可廢也當從陶庵說並行於晨昏故嘗質諸近齋而行之（答雲□）

哀至則哭

問小祥後止朝夕哭而古人有泣血三年者然則雖過小祥似當哀至則哭（安鼎光）屛溪曰聖人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泣血三年禮所謂高於人一等者然孝子之心節哀順變無至滅性是中道矣（如纘續編）

布深衣追製

近齋布深衣覆初未製練後追製何妨（答金宗善）

上塚哭

巍巖曰几筵朝夕哭亦止於練後此聖人中制也孝思過人無一毫勉強而聲淚俱發則雖非中制顧何時而不可哭也如其未然則聖人所不言後生議論爲定論（鳳棋續編）

問朝夕拜墓時雖祥後亦當哭耶（李□）陶庵曰墓所異於几筵伸情何亦妨也

奴婢練帶

近齋曰行者哭婢斬衰服所帶生麻帶小祥後當改以熟麻或葛耶當改以布耶（上舍金實厚錄）

大祥

陳禫服義

屛溪曰祥布冠服即大祥日所受之服故大祥日陳禫服白布衣冠本以丘儀而五禮儀從之故東俗大祥服白布衣冠禫日始受禫布衣冠（鄭講續編）

鹿門曰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玉藻）又曰大祥縞素麻衣（間傳）此喪服之大節也孔安國曰縞白繒毛萇曰縞白色無以縞爲雜色獨詩素冠疏引記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間傳本註黑經白緯曰纖而此引之者誤以纖爲縞也）而朱子宋之於儀禮家禮之以縞色爲大祥服者蓋出於此而栗谷沙溪皆以白黑雜色爲禫服一字不明之害乃至於是今欲以白布爲縞巾用白笠白笠直領爲出入服白布巾布深衣爲平居服則酌古通今行之無礙也（鹿門雜稿）

又曰祥禫禫服色制異而家禮乃混禫服於大祥禫則仍闕禪服之節備要於禫直陳吉服蓋亦以禪服之誤陳於大祥故耳今既定

祥服則當從經冠之文以黑笠黑帶爲禪服矣（同上）

本庵曰雜記註祥祭亦朝服既祭乃服縞麻衣據於祥祭著朝服縞衣素裳其冠則縞也既祭素縞麻衣者間傳文以祥祭哀情故朝服祭訖哀未忘故麻衣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間傳曰大祥縞冠麻衣註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衣者純用布無彩飾也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紕緣邊也已祥祭而服之疏縞生絹近吉祥祭縞冠祥後微伸哀情故加以素紕素宜於縞也陳註縞生絹素熟絹曾子問縞總註縞白絹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疏白屨無絇亦是變服後變除謹文愚按喪儀祥便受縞色無變服是祥祭爲重而禪爲虛設丘儀改作布巾白衣布帶而五禮儀令白笠衣祥婦人素衣履爲得禮意但不如古之祭以縞冠朝服祭後縞麻衣（鄭講續編）

老洲曰雜記祥縞禫纖即祥禫變制之不可易者也家禮大祥章不陳祥服即陳禫服者實沿書儀而備要仍之蓋爲時制至便覽分別縞纖各實陳服之節於祥禫兩章可謂補備要之闕也（與梅山）

祥服

近齋曰大祥服色備要並載家禮用縿五禮儀用白之文而無發落者欲使人擇而行之耳家禮雖如此當從五禮儀蓋時王之制故也三年喪祥服既用白則父在母喪十三月祥服亦當用白何疑（答梅山）

網巾

梅山曰吾儕祥服既是古禮則未可以有違於家禮備要而不從也況有五禮儀及丘儀之得禮之正者乎（答李在麗）

本庵曰網巾猶古纚而古之縞冠纚從之矣尤庵謂笠白巾亦白謂宜矣（朝講續編）

稷泉曰喪後布網巾詳在高麗孝（同春）答屛溪問可考也其謂駭俗者指白黑色雜造者矣嘗於乙巳丁未祥事時用丹巖而用布戊寅亦如之未見其駭俗頃者任仲思亦用布矣（朝講續編）

屛溪曰笠纓巾非古也古則皆縞也我布之纓雖不言其生絹白布當一視冠巾而爲之也若依家禮則大祥用黲制纓亦當用黲布而我國既著白笠則纓似用白布故頃年大祥用白布纓至祥禫黲笠時始用黲網巾矣（鄭講續編）

近齋曰網巾白黑雜造沙雖實之面恐駭俗難從陶庵說以尤翁書中有禫亦可布亦可之文爲言然則雖用緊造者而飾以白布恐亦無妨（答金宗善）

布帽

老洲曰網巾之用布實僭經縞之義而近俗皆用黑鬃布飾具於居憂時亦從俗用鬃追思終有不快於心耳（答梅山）

近齋曰丘儀孝巾本是承喪冠之物喪後既去喪冠則孝巾非所更著也不如從俗用巾帽蛇子頭設因雜服著而疾病時用之燕居時亦著白笠何必別造冠也（答金宗善）

布帶

梅山曰齊衰以下布帶精麤各視其冠而旗則無文可稽丘儀從以四寸而四寸是大帶之廣布帶之象葉帶者以之爲埤殊無所當家禮書致云以承衰斬衰絞帶小服絰之義以次爲差布絞帶然況大祥後布帶豈有定制乎廣狹恐當隨俗而稱服之製亦宜如條帶蓋帶也（答任憲晦）

婦人祥服

近齋曰大祥後婦人服色鵝黃青碧與純素俱有無可否禪祭後不言婦人變服者從男子故也大祥雖從家禮鵝黃青碧豈無踰月之禪禪祭當即吉如男子鵝黃青碧之外亦當有吉服衣裳矣至於父在母喪祥後從家禮用縿則踰月無可變之服然今既從五禮用白何必論此乎婦人心喪服色世必用玉色衣裳比鵝黃青碧爲穩故耶然則婦人於姑喪心制不用青碧用色耶（答梅山）

梅山曰男子祥服旣用縞素則婦人豈有異同當從五禮儀丘儀純用素衣履（答李在慶）

婦人竹簪

老洲曰婦人竹簪可比丈夫冠飾祥後仍用喪前喪簪恐涉如何或用他木另存紋樣以示其變如何（答梅山）

梅山曰婦人祥服竹笄恐不宜改以黑角黑角是爲禫服也（答李在慶）

祔廟

祥後主仍在寢（父在母祥祥後不入廟並論）

庶門曰吉禘而自殯宮入于廟先王之正禮也大祥後不待吉祭而直行祔遷者唐宋之俗制也家禮雖用俗禮先生晩年旣從横渠之論而以祫（吉祭）擧入廟爲禮之正則大體已卓然矣若其旣祥且當祔祖一句（答李繼善書也）但是論定之初未及細攷先王之禮横渠說中自殯宮三字亦未及留心看破而大祥入廟行之已久几筵旣撤奉主雖便故不得已爲此權宜之制耳其實几筵雖撤喪事未畢（未行禫吉故曰未畢）仍安於寢（前日設几筵之室也）以待祫享自是當然之理（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亦謂內外寢室內外祥後主仍在寢可見）謹按通解備載程張之說春秋之文而獨此答李書（卽此祔且當祔祖之書也）則不錄以此爲據斷然行之恐無可疑（答尹東遲）

又曰大祥後主仍安於寢吉祭之日自寢奉於正寢設位處（祠以上所設位處）行祫祭祭畢行遞遷而隋入正龕（同上）問喪事未畢而主祔於廟非古禮也且以事理言之正體遞序之主與禮應班祔者事理不同而乃於喪制未畢之前數月權祔事殊未安禮祭吉祭改題行禮節次亦多不便但以張朱之意吉祭入廟事禮當況有古禮可據乎備要以家禮之告遷改題遞遷等節俱移置吉祭而獨此入廟一節仍而不改似從朱子答李繼善之言然今以入廟一節並移於吉祭則雖異於家禮實從朱子之意也（尹東遲）

庶門曰此一段極精當無容議焉（[illegible]）

本庵家禮集攷曰春秋閔二年左傳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士虞記以其班祔疏曰左氏傳公三十三年傳云烝嘗禘於廟服註云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則三年前未得遷于廟又疏曰大祥與禫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禫月逢四時祭月卽得在廟祭又記是月也吉祭疏曰仍在寢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家禮祔註李繼善問書儀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周舜弼以爲昧然先生前云諸侯喪畢有祭其禮亾而大夫以下又不可攷今當何據曰（朱子）（曰也）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祭畢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遞遷之主）皆歸其廟此似得禮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俟祫畢遷耳楊氏復曰家禮祥前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詮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但以酒果行乎橫渠說祫祭畢迭遷神主而先生從之嘗俟吉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吉祭畢奉祧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愚按新主入廟之節雖無其文然傳註記疏明白如彼而開元禮亦自虞至禫主仍在寢禫後乃祔廟至書儀大祥祭畢遷祠版于影堂而此書未反改正後來答（朱子答書也）王晉輔書則云喪畢祫祭奉新死者主入祖廟而註引橫渠說王李繼善之疑書儀也亦引橫渠說以明入廟之必待祫祭而於橫渠新主自殯宮之語則恐過了却以大祥撤几筵爲常法益先生雖已知古禮如彼而特沿書儀爲從宜之制故不得已爲且祔祖龕之說蓋旣以新主入廟爲當行祫祭則未祫祭前已卽祔固爲違戾而此書則又一遵書儀與答李書不同矣答李書在附註故備要從之見行於世而近者任仲思獨據士虞疏以爲可疑信得之今旣據先生答李書不從此書之祥後遞遷則亦據答淨書所稱淸溪禮而推之復古之主仍在寢以待吉祭不亦宜乎是於先生之旨從其大體而不害小節之有異同也且考五禮儀國家已從開元禮而此正係自天子達之大節則雖大夫士庶不嫌其通行觀於禮疑若張子朱子之論入廟皆從王公禮爲言者可見也（[illegible]）

又曰今從古主仍在寢則無撤靈座一節但不上食（同上）

老洲曰祫畢入廟之禮任庶門主之甚力近世一二敎禮之家亦有從之者鄙巫居常疑之不敢遽信祥後撤筵祫畢入廟俱有朱子說則家禮大祥入廟之文恐不可遽歸之於未修之科也蓋祔與遷自是兩項事卒哭而祔旣祔之後便可仍在祖龕祔已返寢者爲日祭也及祥而日祭停則無所事乎在寢矣於是入廟祖龕以俟祫畢而遷非特禮意委曲有漸事理亦自不得不已也若祥後主仍在寢則是爲日祭乎爲祔廟乎求諸名實果何據也故沙溪答以朱子答李繼善書旣祥撤筵且祔祖龕爲用意婉轉後人不可違也沙翁豈不知有春秋之傳程張之說而其言如此則可知沙翁之取舍自有權度矣（與沈靜而）

又曰竊謂祔之義至爲精微凡人之死魄歸陰土神返室堂而不可以無所屬矣必也上屬乎祖考昭穆之次乃有所依歸也於是虞而安之則告以祫事卒哭而將神之則制祔而合享之祥而罷日祭則入祔祖龕且待吉祫行迭遷之事而始隋正龕其以新合舊之際用意婉轉委曲有漸夫如是然後可以無憾也況朱子答李繼善先舉橫渠說許以似得末乃以且當祔于祖俟祫畢遷決之反復乎此則朱子之許橫渠而不從必有斟酌損益之精義蓋如孔子之善殷而從周也（答梅山）

按祥後主仍在寢祫而祔廟雖是古禮祥而入廟載於家禮爲後賢定制矣今之不從古禮非止此一事若不至大失恐不必輕有移動老洲所謂以新合舊委曲有漸似得朱子之意也

近齋曰三年喪畢後祔遷之節朱子答李繼善書果與家禮不同然沙溪先生之撰備要也撤几筵祔廟則從家禮之文在於大祥之後改題主遞遷則從李繼善書在於吉祭之時蓋於朱子前後兩說斟酌折衷而用之者也愚意謂此禮依之備要行之之後人只得依此遵用不可遽然舍之而特行古禮必於祫祭入廟也（答任靖周）

又曰家禮無祫祭大祥直爲遷主而朱子晩年定論以祔與遷爲兩項事祥而撤几筵祔于祖廟俟祫祭而遷故備要從之大祥後仍

留几筵沙溪以爲年禮不可爲也（答金孝有）

又曰祥而不爲入廟大違禮意先廟亦不行朔望參者新主祔後一體不行理勢然也何可因此而必欲行朔望仍奉於几筵耶支子之奉安則所若朔望哭行之節亦非可旁照也父在壓屈之義至嚴且重何可爲此苟且循情之事耶國初及中葉間人家多有父在母喪而不撤几筵仍行上食者矣其後儒賢輩出禮文大明無復以此爲問者故謂備先文集中不見然兩溪既杖期條答鄰沿之問則可推而知矣祥而不祔廟旣失之於前今爲善後之道莫如於禫前一日措辭告由於先廟及新主追行入廟之禮翌日晩奉出新主行禫祀於靈座故處爲宜（答朴舜欽）

梅山曰祥後入廟者朔望行參禮於廟中是爲禮也若不入廟而仍奉於靈座故處則禫前當行朔望參而哭其恐宜禫後祫前若値朔望則只行參禮禫而內無哭也（答白[illegible]）

前一日告祠堂（服色並論）

櫟泉曰祥日告廟沙翁說如此而以祝中大祥已屆字觀之似當前期以告故曾於前一日告（[illegible]）

本庵曰祥前一日告先廟之時尤翁以爲喪服入廟已有祔祭之例而尼翁此與祔祭有間以俗制布直領爲之如何渼湖曰依來說行之恐當（[illegible]）

近齋曰祠堂告祥前期一日而告也非待晨後行祀之後也以大祥條註不可不先告祠堂之文觀之先字是前期之謂也（答金宗善）

老洲曰祔廟之告便是有事則告何可拘於先忌而前却耶忌祭與朔望參先輩有兩祀並存之論況告由酒果之薦豈有再瀆之嫌乎（答梅山）

梅山問大祥前一日當告廟而先妣位則當以不告祔位之義祗設酒果恐宜老洲曰來示恐然矣

椒氏曰四世成宗之廟入廟告辭曰謹當祔於顯曾祖考此即祔祀之時已告之辭也無乃嫌乎若只奉祔考妣之廟則固不當用此故遂庵改以獲期已盡謹當入廟奉安以爲雖累世成宗之家亦以謹當入廟告之然後無滑告之嫌矣（答崔小晦）

將用中一之禮祠堂及別廟告辭

近齋曰祔祭則行於曾祖妣位祔廟則妣位假若然端到遞遷何可以常規論乎兩廟告辭製呈幸用如何（答金宗善）各位列書之曰茲以先祖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届禮當祔廟而以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出在別廟將用中一而祔之於祔于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云（右大祥祠廟告辭）顯高祖妣列書之下曰今以先祖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届禮當祔於顯高祖妣而以顯高祖妣神主在別廟不得奉祔將用中一而祔之文祔于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與當初行祔祭于高祖妣義不同係是變禮當陳事由謹以酒果云云（右別廟告辭）

喪畢後祔于祖母並告壓位

梅山曰喪畢後當祔于祖母雖無事乎遞遷宜用有事則告之禮並告壓位沙溪說當遵備要祔廟祝辭告以祔曾祖而列書諸位並還酒果未可只告所祔之位（答申幼安）

神主告辭

問祔主前不可不告祔廟之由而備要則只有祭畢後祝跪告曰請入于祠堂云云初無所告由而今乃謂入似極沒實同春曰新主前亦暴告今日大祥已届例當祔廟敢告云云然則此告辭當行於何時耶（李東顯）梅山曰備要所載告辭果沙大累春翁所製當遵而告于大祥祭畢之後恐得既在祭畢則大祥已届之届字改以過字如何

繼禰者祔廟之節（答吳[illegible]）

問繼禰之宗父大祥新主入廟以非班祔之位奉安於祠堂中何處而告辭之謹當祔于祖考一句改以何語（答[illegible]）近齋曰祫祭前依朱子說奉安于東壁下西向俟過祫後奉入于正龕似宜（答柳[illegible]）

問繼禰之孫祔禰告辭當用措語告以禰祔祖之意耶（答尹[illegible]）

渼湖曰來說似得之矣（答[illegible]）

屛溪曰祖位遷奉之禰新主入廟告辭當云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届神主入廟姑安於東壁下云云（答[illegible]）

又曰繼禰之孫雖祔父於曾祖位而曾祖位神主奉於宗家祠堂不得祔於曾祖龕者則祭前不得不奉於其廟祖位東壁下以遵祔廟之禮至吉祭出主時告辭宜各版而一時奉主出就正寢祭畢入廟時同位姑各奉於室龕（同上）

南塘曰凡有後者皆不可越祔繼祖之宗其婺有夫與子則不可越親廟而班祔於宗家也其子與婦或有無後者以其班當祔於其祖尤無可祔於宗家也（答沈[illegible]）

梅山曰支子以禰之宗與宮異廟者亦當祔其父於宗家祖廟待祫而入其廟耶遂庵厚齋成主祔祖之論而形格勢禁不得祔於祖廟將姑祔於考廟東壁則大祥前日告廟措辭云當祔於曾祖考某官府君而支子繼禰準禮立廟往祔祖廟勢有所拘權安于東壁下云云如何亦當以不克躬入祔之意俾宗子告由于祖廟耶老洲曰異宮異廟勢難祔於祖廟則權祔於考廟東壁下恐不至大悖告辭盛備好矣至於祖廟之告恐不必爲矣

梅山曰支子異宮則異廟故不克往祔於祖龕或祔於禰或仍于寢是亦通行之禮也若同宮則當祔于祖用寓同昭穆之義待吉祭遷于新廟恐爲得正也（答金[illegible]）

支子無廟者祔廟

木庵問祥後入廟支子無所遷遞則何嫌而不入祠乎渼湖曰只爲後世支子之異居者權安其主於私室故人皆見其如此而有是說耳今雖不得已安於私室而祥後猶不改其東壁之位尚於存羊之義（答[illegible]）

陶庵曰既不異宮而居則奉主姑爲權附祖廟似無不可（答[illegible]）

問先考乃支子祥後不得祔廟而安於先妣神主權奉之處則既非祔廟之義又違儀禮猶未配之文抑因留奉或移奉以待吉祭耶（[illegible]）黎湖曰雖入廟而安於各卓到吉祭方合祭而吉祭若在於禫月則先祭而後配若於禫後踰月祭者之酒爲合祭故謂之曰猶未配也云爾若於祭於妣位奉安處則告辭年月日云云下當曰今以先考大祥已届禮當入廟不勝感愴云云矣

竹庵曰父先亡母神主入廟告辭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大祥在某日將行入廟之禮謹因朔參用伸虔告謹告（答[illegible]）

剛齋曰支子之子與宗家異居則三年後宗家奉神主於其所而母先亡而奉主有所則父喪畢後亦當奉主入其所請入于祠堂而已而先以酒果告由于母龕恐當與繼禰之宗告祔廟無異矣（答[illegible]）

梅山曰支子與宗家異宮奉遷於宗家祖廟考位入廟前一日告妣位措辭尤翁說可遵而將以顯妣祔孫一句刪之亦可以不節合櫝而又將有祫祭配享之文也新主只當入廟侍似不分宗家之爲何所而異宮之故不祔祖廟神道之所依歸果如盛教不必更添他辭耳（答朴[illegible]）

又曰不祔祖廟則前一日無所告廟而凡錄稱告亦涉昧然大祥前日因上食告由曰明日大祥後謹當入于祖廟而祖廟居遠恐難祔往支子異宮各自爲廟則勢當入于新廟直辭正合體顯告（答[illegible]）

考妣祔廟

屛溪曰若父是宗子而先入廟者則母之入廟亦當奉於其父之龕以待吉祭而合櫝然未合配之前一床同祭又似失禮甚此之欲合設者有說矣今者以不欲同祭而各奉一龕則大祥入廟節目闕而不行恐似未安大祥日奉卓而去之吉祭前則各設酒果似於禮得之矣（答[illegible]）

又曰勿論父母先後亡三年後祔廟時以各櫝爲也改題主亦各櫝至吉祭始納主時考妣始合櫝二椅聯坐見大祥祔廟告辭下丘氏說吉祭後合櫝見納主下小註故字說而配祭之義詳見於合祭所主祝下小註知此則合櫝時更無可告之節矣（同上）

問備要父先亡母喪祥後依丘儀祔于考龕而又立成者之儀曰父雖先入廟母喪必祔于曾祖妣俟祫時配于父此當何從（朴宗厚）

寒窩曰依丘儀祔考而依沙溪說俟祫祭後合櫝似有據矣至於立成說補之以更詳之三字則恐是疑而未決之辭也（答[illegible]）

近齋曰大祥入廟神位既在正位而祖妣位猶未奉於東壁以尊卑之序似爲未安若用沙翁說因丘儀直祔父龕之文則題從祖考位不必用祔設之制然沙翁說下有云云之說故試謂祔妣俟祫祭配父以存古禮何如以爲便耶也然既已入祠則以東壁爲位尊於配龕不必以尊卑之序以爲不安則用丘儀及沙翁說行之之外無他可矣（答[illegible]）

又曰祔廟一節丘儀雖非古禮不必從也亡者祔妣之位既在廟中祔時亦已設行於其位則只當入廟時告辭當用祔於曾祖妣之文入廟後神位東壁西向爲宜（答[illegible]）

老洲曰父先亡母喪畢後入廟之說似更有補說丘說祔考也或說祔曾祖妣也新主雖入廟合櫝之前便是猶在祔位不可與考一卓並坐於考配之位以俟祫祭配于考可謂殊得禮之意後來先輩多取此說（答李[illegible]）

又曰妣位先在東壁西向之位則新祔于下奉考位於其上恐不必煩告若地狹則勢將各安于東西壁下（答梅山）梅山曰祫祭前不入

正義故大祥入廟當奉于東壁西向配位先已入廟則當奉新位于其上而各用卓子朔望參亦各設待祫祭始合櫝而合享焉耳（答盧謙夏）

又曰後世廟制不古義室褊窄難容祔位故入祔于廟中之東壁者乃不得已也不于西而于東者神道尙右故避尊而取卑也所祔之義可以容祔則祔待朔望節日出置東壁下行禮如渼齋說恐亦可遵而否則因地勢奉安東壁不害爲通變（答李幼安）

按大祥後新主入廟安於東壁下待祫而升正義非但爲遲遲一事以新合舊委曲有漸也然則父雖先亡已入正義母祥入廟恐不可直躋考龕姑安於東壁下以祔曾祖妣待祫合櫝始陞正義恐宜並未祫之前猶是祔位也

承重嗣母喪祥後入廟之節

老洲曰哀是承重而繼曾祖之宗則實無當祔之位矣先丈先已入正位則尊嗣妣以無當祔之位權祔東壁甚[illegible]不安其勢不得不各櫝升奉于尊祖考位各卓分櫝以待祫畢而配矣（答閔景顯）

按祥後入廟祫前東壁西向自有意義支子姑立廟者外不宜直躋正義也亡者有舅姑位則以無當祔位未祫而升正義恐合更商

梅山曰凡祥而祔廟者雖考位已入正龕妣喪畢亦不直祔于考位姑祔于亾人祖龕待祫而與考位合櫝今者尊祖妣祥後當祔于尊高祖待位尊伯父喪畢當舉吉祭吉祭時始爲合櫝禮也（答尹子中）

妻喪入廟（後妻夫主祭者祔祧位竝論）

三山齋曰支子之妻必祔祖廟固有尤翁說然其下又曰今人或祔於其父之廟而曲坐於東壁之下此則事勢之不得已也然則尤翁於此亦已有濶狹惟在自覺事勢而處之耳大抵從上說則誠有多小窒礙行之者鮮矣（答胡衡之）

梅山曰妾喪畢當祔於祖廟而庶子異宮者若難準禮則奉安房室名以祠堂已矣繼配喪畢亦當同奉於元配祠宇而各設椅卓恐宜兩配各奉並有先告之節乎然訖祇告新主以歸入于祠堂而已（答朴景韶）

又曰支子異宮自祭其妻者當奉新主於正寢子喪入廟姑安於東壁西向待到異日禰位合祔然後始陞正義爲繼祖之宗也（答李景馥）

近齋曰只奉禰廟之家亾室位以無祖妣位祔於妣位蓋出於權宜之禮而今旣有高祖位新奉於長房則當用中一而祔之義祭高祖考妣祝辭以某親祔食方合禮意如以前後違庭爲嫌則時祭前一日以自妣龕移祔于高祖妣龕之意措辭告由似爲宛轉（答李廷仁）

新主入廟當行再拜

梅山曰新主祔廟不可昧然而退當行再拜非爲安神乃是謁也喪中殷奠謁及新主入廟而更行是禮也（與鄭經文老）

祥訖入廟前不可參錄吊禮

老洲曰祥訖入廟係是一串事其間豈可參錯以他事祔廟畢後受吊恐宜矣（答梅山）

神主自外來入廟

竹塢曰所示入廟一節到家後姑爲奉安于寢因朔望或俗節入廟行參而姑祔西向之位恐宜旣行祔祭則恐不必別爲入廟告辭矣倘要大祥入廟時告辭以從禮則恐不當有舊踰奉舊世神主歸置於祔祖之龕而與高曾之廟則不煩並告而在神從與告無異矣先亡位則（亾者配位）只是祔祖考者何可別告耶（答閔履錫）

祥後諸節

朔望參（哭可否並論）

問宗子祔廟朔望固不可獨設殷奠而支子則如祥前備設如何（李士淪）黎湖曰几筵象生之設廟是純於鬼之禮三年旣畢無論其仍奉故處與升入於廟皆可曰廟而不可曰几筵此無宗子支子之間然則旣入廟後恐不可猶設殷奠

問支子立廟無所照尊祥後朔望似當存門內之哭（李士淪）黎湖曰入廟後不得行哭此與門內之哭有異

稷泉曰祥後未祧前朔望只當依祔位例行參禮而已奉出廳事恐未安這溪請出他所之告恐未然（答閔[illegible]）

渼湖曰禪前後朔望參恐不當哭而行事（答閔[illegible]）

鹿門曰禪前朔望哭而行其無妨（祥後外無哭自如故哭然諸主尙在殿故可哭）禪後則不可哭矣（禪後內無哭故不可哭○答閔[illegible]）

本菴曰季父鎬所謂祥後內哭當是朔月哭也蓋練後殷奠無時哭正祭朔月哭至祥後則止無時哭（所謂祥後外無哭者）而猶有朔月哭也今旣祥後主仍在寢如古禮則朔月哭亦宜據大記此文（祥而外無哭者註謂禪之文也）行之也（答閔[illegible]）

近齋曰喪制既畢於九月之晦則第十月之朔似不可行殷奠恐當先入廟而後行茶禮爲正至於別設哭終近情勝亦涉過禮不敢質言（答李淵）

又曰祥後祫前朔望及節日小祀與祠位同行於廟中則何謂其間一不祭乎旣曰且祔則與隨入不同必設祭以存安神之義亦涉過當如開元祔祭等恐不宜施引證古今異宜不可泥也（答金憲有）

老洲曰喪大記內哭之文雖足爲朔日哭之證先輩如渼湖稷泉皆以不當哭而行祀爲言蓋既祔祖龕則雖朔望參有祔食之義奉出別行未安故先輩之論如此耶（答梅山）

剛齋曰祥後朔望哭而行參雖從之端尤庵說備矣（答金公厚）

梅山曰神主既祔祖龕則雖是禪前當用廟中之例名節朔望與所祔位同行參禮何可出就而別設乎若實不能爲禮則新舊位並闕方快於心（答任憲晦）

按祥後入廟則朔望參當行於廟中行於廟中則不可哭鹿門本庵以爲當哭者爲依古禮主仍在寢者言也

老洲曰撤筵後祥後禪前朔望茶禮哭而行事尤翁及渼湖諸賢皆以爲不可況禪後乎今雖有追服者只存朝夕哭於設位處不可出主行禮如三年內矣（答李[illegible]）

柳氏曰先師曰大祥後主旣入廟若從前告朔於廟則無難處徒以新主之故行朔望於廟禪後即止則事涉無端今人家多有新主而行於前殘鄙家亦從俗行之（答[illegible]）

吊哭

問同姓有服之親過葬後始追其廬而几筵已撤受吊無處云云（李敏坤）厚齋曰檀弓越人來吊事外無有所考而但越人與同姓有服之親有異則恐不可爲證雖期服已盡几筵已撤而主人猶在心制吊者又是屬近情禮則始見之日哭吊似不能已也

沙溪曰朋友情厚者墓草已宿哭之何害朋友如此況至親耶（答閔[illegible]）

稷泉曰祥後禪前有門內之哭親戚始相見者固宜有吊賓客恐難盡行（答閔[illegible]）

渼湖曰祥後禪前猶以喪人自處家禮有餞之式可考也以喪人自處則其於受吊之儀何必改於未祥前耶（答閔[illegible]）

問禪前猶以喪人自處意不撤倚廬而有吊者受之廬中如何（李士淪）黎湖曰此恐如此

老洲曰禪前係是喪制未畢祥後吊哭似不可廢然居喪之禮一以哀殺爲節旣祥而撤靈則無論親疏一從未祥之儀恐無情意諸賢之以親疏區別者得禮之正矣（答梅山）

喪服既除後處之之節（喪衣與表後之服竝論）

南塘曰喪服未至弊則數給質者或守墓者破弊無餘則焚之埋之經帶方笠無用與杖並焚（答閔[illegible]）

老洲曰寢衣之藏於者焚之如衾褁中衣之不甚弊者依橫渠說散諸貧者何傷（答崔山）人家或有焚之恐是（答黃毅瑞）

問復衣三年後埋之乎焚之乎（宋必健）樸泉曰撤筵後收藏焚之瘞所不妨否筵遺衣古者以衣尸故藏之後禮後世無尸而猶存遺衣者亦寓禮之義也藏之久遠固本悉從沙溪說焚之不爲無據也（續輯續編）

梅山曰義於之廟以子孫而服父祖寢床之表何疑之有此與曲禮祭服弊焚之之義不倫又異於不能讀父之書不能飲母之桮棬當畢生服用弊而後已也（答任靖輝）

童子髮紒皂白

梅山曰大祥後童子髮紒何所遵儀要解祭畜徵吉祭祀反著徵凶之文變制時以皂祭祀以白如何（上同西）

上墓哭

梅山曰祥後展墓當哭疑後則當止而暨制在納未施哀而自哀亦何可無哭乎要之給事然後乃止（答仲舆）

樸馬布鞍改否

渼湖曰祥後布鞍紙裹似穩（續輯續編）

梅山曰樸馬布鞍祥後不必改待到禫變如何（答宋潤）

奴僕服色

近齋曰祥後奴擘白氈笠近之而許必奴僕有疑豐著則黑氈笠白纓亦無大害矣（答金宗善）

梅山曰奴僕不過走伺者之服豈有變制之節然既從上服則祥前純吉似不可黑笠白纓未知如何（答希山）

渼山曰士大夫家三年後奴婢之服亦是從服則其變服之節一依其上典（續編正解）

禮疑續輯卷之十終

禮疑續輯卷之十一

喪禮

禫

中月而禫

竹庵曰語類二十五月祥後便禫之說備要載註錄故頃以此問于黎湖則教以未聞有祥月行禫者朱子從厚之說歸重也然朱子既以間一月之說爲未當今如有二十五月當正祭之月則（卽仲月也）卽於是月祥後便禫仍行吉祭既不悖周公之禮有以成朱子之志益復驗中月而禫作仲月讀文義通暢乎未及經朱子道破（續輯續編）

按朱子以從厚之意不從王肅祥月行禫之說從鄭玄間月之論而竹庵欲於祥月并行禫吉何其與朱子之意相反也祥禫同月有可據禫吉同月亦有可據乎既吉祭矣樂歌可也復寢可也從政亦可也三月之內爲此三者於心安乎

閔靜齋曰王說二十五月之語爲大證鄭說中一中年爲大證俱難攻破未見得失但祥祭每在下旬則致日之內豈容禫吉祭不容於此月則禫又無歸於過時之不祭豈不難處乎朱子之意從鄭說必有微意何敢議也（續輯續編）

梅山曰南溪雖引中逵中林之中爲祥月行禫之證獨不念喪服小記中一而祔及學記中年考校之中皆以中爲間乎鄭康成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乎斯言明白可破王肅諸說之可送也惟儒宦中衛則遠士虞記上旬行禫中下旬無給從未配況祥禫可以同月乎（答李在毅）

計閏

屏溪曰禫是計月之祭鄭氏以月數者數閏誠似不易之論閏月行禫似不必疑也（續輯續編）

南塘曰禫祀計閏張子之說而沙溪從之此在家禮源流禫條（續輯續編）

剛齋曰家禮禫條不計閏之說沙溪則爲缺冒自喪至此非必謂喪後也尤庵則謂朱子嘗以祥月從禫爲是而以間一月爲非況於其閏又可不計閏乎然則朱子之意與家禮不同而不改於家禮者從時王之禮也而二先生皆從張子之說矣（答朴胤）

梅山曰尤翁有言曰凶大事閏月皆可行之又曰閏月行事自古有之非直指禫而云爾也遂翁說吉祭不可行於閏月者爲其非常月而不告朔然不告閏朔非禮也先儒至斥以棄時政蔑擯斯義也知之何其不可舉給故中月而禫固已從厚而禫祀若以閏而又從一月則不幾近於古之喪期無數乎（答李汝）

過時不禫之義

問過時不禫之義（答任□）老洲曰禫服外也餘哀也異乎練祥正祭之不可廢故過時則容有不必追中之義耳

退祥之月行禫可否

老洲曰追服退喪正以二十五月之數不可不引而滿之則禫之隨祥退行以終二十七月之期禮固然矣此不可以過時論至於近日人家大祥在於七月者值　國恤卒哭後退行於十一月則二十七月之限已過矣豈不與追服退祥有間乎此可引過時之文矣

開元禮父母之喪者再期以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卽吉無復禫矣此可爲旁照乎（答金□淳）

李氏曰踰月行祥既是開元禮之制（開元禮云二十五月祥二十六月禫二十七月終）而註云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備要亦取之（答宋□□）

剛齋曰哀家退祥在於禫月則行禫祭於是月恐不失禮意（答□）

禫祭宗子有故次子不可行於其家

三山齋曰禫是鼓餘之大祭宗子雖有故不行次子何敢行之於其家耶但未祥所謂故者何故若必不可行而至於踰月則過時不

禪自有禮家之定論矣

無當禪者不行禪祭

近齋曰庶孽之喪無當禪者禪祭何論（答趙鎭夫）

在室女當禪（[illegible]）

梅山曰女子無禪不記見在何處而以出嫁女不杖故不禪云爾耶若是在室女則小記旣云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之杖則當禪恐無可疑（答[illegible]）

顧西曰父母喪外有禪之喪妻與長子此外幷無禪而妻爲夫亦顧禮有明文更無父在則不禪之文今其妻有三年喪者似當以其夫行禪以此推之行之爲可（答李在心）

禪與忌祭不同不可畧設

剛齋曰忌祭畧設單獻伸情也禪與忌不同不能備禮則不可祭也只於當禪之日設位哭而除服可矣（答[illegible]）

卜日

陶庵曰禪擇日以吉事先近日之義推之初丁爲可（[illegible]）

問禪祭雖不明卜日之禮必以前月下旬預告以某日行事（[illegible]）渼湖曰恐得之（[illegible]）

梅山曰雖日恐不必太拘當遵朱子說丁日外雖非亥日柔日則皆可用曆書宜祭祀日尤善亦云當用而是則[illegible]也[illegible]

問月則吉事雖取先近一旬中並舉再祭恐欠衛夫上旬行禪中旬行祫恐[illegible]違禮（答[illegible]）

卜日告廟

渼湖曰禪事卜日時拜位雖家禮則祥祀新主卽入正位故主人以下皆北面拜今則祫祭前猶祔于祖東兩階下主人之詣新主位當哭香東面以拜他在位者只從位在庭下北面主人之降拜也亦知之（[illegible]）

近齋曰禪祭旣不用卜日之儀則不必於前一月告之只先三日告期爲宜（答[illegible]）

又曰禪祭卜日雖不用杯珓告由則因當行於前月下旬而但其間日子甚多其事故難知以此人家例於前三日告之此似爲簡便前一日太促矣（答金[illegible]）

老洲曰旣不用卜日之制則不必隔月而預告遂值前期三日之說則仍朔參告由爲宗得之（答[illegible]山）

又曰雖不用卜日之制何可無前期之告耶告廟而齊戒禮意甚好皆以大事故竝[illegible]致齊三日禪祭四[illegible]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恐之吉祭之告前期七日禪祭之告前期三日恐爲得宜而要訣時祭條以前期三日告廟爲言禪吉但以此爲據亦似無妨矣（答[illegible]）

又曰禪服之說於大祥章備要之文不能無疑移置禪章恐爲得宜而禪祭告廟實在祭前則用祥服恐宜（[illegible]山）

按古禮小祥前日預著小祥之服大祥前夕預著大祥之服以在其事則禪祭卜日告廟恐當預著禪服矣

變服之節

黎湖曰禪祭時所着當以直領而玄冠則吉祭時方着之耳（答[illegible]）

鹿門曰間傳曰禪而纖（黑經白緯）疏曰禪祭時玄冠朝服禪祭旣訖首着纖冠身着素端黃裳推此則備要所[illegible]祭[illegible]而[illegible]一節恐未安以塗笠黑帶行祭訖着黑笠黑帶以至吉祭而復常可矣（[illegible]）

本庵曰家禮集考雜記註曰釋禪之禮云玄冠黃裳則是禪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旣祭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旣祭玄端以居復乎常也疏釋禪之禮者變除禮也間傳註黑經白緯曰纖[illegible]冠者朵纓也[illegible]作禪[illegible]按自開元不着纖冠而至書儀祥而受服則仍其服又無[illegible]祭正服似於禮[illegible]但吉服此書之不[illegible]陳服（[illegible]）沿此耳今祥服旣如古則[illegible]（[illegible]）當如古受服[illegible]但持冠今無其物則世俗之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玄衣黃裳今之淡青袍可以當之否用白袍亦可從帶服則純吉矣（[illegible]）

竹庵曰禪一節經本無明爲將吉祭而變吉服而設祭者也後禮經後爲微吉之服到吉祭時始純吉亦非古意然已以中古之禮而人家所常行者不敢以謂見當著今禪服淡青色當在禪時未知如何（[illegible]）

陶庵曰除禪着吉之於在何時則無出處只當依小祥之儀爲之（[illegible]）

三山齋曰沙溪吉與微吉之說此據古禮六變服之義而云爾然家禮無此等節拍此今世無許多變服色只當仍祭時所着而已世人之或以黑笠布直領行祭者卽自是別本非沙溪之所定耶（答金[illegible]）

南氏曰備要禪祭條吉服則無見載者又無除禪著吉在於何時當如退溪尤庵說依大小祥儀而服色則隨黑笠[illegible]布帶白布直領黑綠[illegible]網巾[illegible]履之外無容[illegible]當以同春說爲[illegible]溪有素服之教尤庵有微吉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有淡[illegible]笠[illegible]帶之說沙溪雖以純吉爲是而備要亦不與焉則同春說恐爲定論矣（[illegible]）

李氏曰家禮禪服用玄色而今旣無時制用白若於禪後用淡黑色以應古禪而纖之文則淡黑是家禮之變也是則雖古今之通服而素服於禪前禪後恐未然沙溪所謂純黑然是不加塗飾之[illegible]恐此爲定論（家禮[illegible]）

近齋曰行禪祀時當以吉服行事而禮說遂當微吉之服所謂微吉亦是淡笠白袍黑帶非[illegible]色俗有用雜色笠帶者非是（答[illegible]）

又曰禪祭祭訖服微吉一款自是禮家一說其一則禪祭着淡笠素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淡笠白袍白絲帶[illegible]吉之服其一則禪祭着淡笠白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黲布笠黲布帶白袍或白直領爲微吉之服此所以有異同也就二者論之前者爲是而後者爲非蓋雖欲以黲布帶爲微吉之服而黲布帶笠實是布喪服色謂之微凶之服則可謂之微吉不可矣（[illegible]）

生以禪後用黲布笠爲非祭訖仍着淡笠云矣（答金[illegible]）

老洲曰禪服之用黲布笠帶是見俗已[illegible]今不必疊床而以淡布笠黑絲帶白直領承祭祭訖着黲布笠帶[illegible]服則[illegible]俗士庶常着雖不變何妨耶（[illegible]山）

又曰禪之黲蓋本於間傳禪而纖之文爲究乎喪心未忘餘哀以爲禪畢而復吉也至於心喪服色未有見於經而其用黲者先賢嘗以實備禪服也心喪與禪服輕重雖似不殊其取義則同若欲其無別而遽移於禪服豈非杜撰之甚乎[illegible]自有家庭已行之制今何可疑貳耶（[illegible]）

又曰所示洪大谷家禮時淡笠[illegible]後黑笠似據古禮祭時玄冠祭後纖冠之文然但其禪後服色之黑笠須袍白絲帶恐冠衣不相稱於禪服之[illegible]疑黲爲[illegible]於[illegible]國只是制而不用黲以爲色代之也則黑笠帶則黑帶衫則不得用黲故以青色代之以示變今只爲其笠而衣帶服用平常人所着豈不中上落下乎（同上）

顧西曰祭時以黲笠白絲帶袍布行祭後着黑笠黑帶布直領此所謂祭著吉服祭訖反著微吉者也直領以精細布備似好力不及仍著亦可（答[illegible]）

剛齋曰禪祭時服色當待心喪訖（[illegible]）蓋二先生於一席[illegible]其所論則皆以俗之黑笠黑帶爲非而曰此是心喪服也非禪祭時服也[illegible]祭帶所[illegible]笠用黲淡未敢致疑於禪後服色之與父在母喪十五月而禪者無異者正合於[illegible]之所聞矣然有是疑而復有聞於心齋說則可以定矣（答[illegible]）

梅山曰開元仍禪服就位哭畢釋禪服着禮服恐爲得正而但不着禪訖之服者恐是闕文也書儀不遵開元禪服而於祥後禪仍其服又無吉祭家禮不備焉[illegible]服者卽以此也大祥旣據古受以禮服則家禮所云陳禪服當至禪始服大祥條當改以陳服而備

要不交知吉祭之更正者是爲未備耳其曰如大祥之儀者恐難該看也便覽見禫是爲後出者葢明祥禫受服恐當一遵便覽（答申紘安）

又曰祥禫禫後卽禮服之大經不可易者也纖之黑經白緯後世無傳焉以黲色當之則安得不從服黲用違古禮乎禫纖服色見載于間傳註疏浚水南溪之主黲者皆稱與於間傳尙愼人之疵毁歟（答朴宗慶）

又曰禫祭當以祥服奉神主出就靈座哭盡哀變除卽儀節所云禫服是已變除禫服後當受微之服承祭是爲古禮之宜疑貴喪也（答李在鼎）

洞山曰禫祭者吉服禫後着微吉之服則祭時當漆笠祭後乃黑笠爲好（答趙正緒）

按禮禫服卽黑經白緯之纖而後世無纖色代以黲色溫公載於書儀今又不知黲色代以黑笠黑帶旣非古制又非宋制然猶寓纖黲遺意恐可遵也至於漆笠白絲帶士庶平常之服未吉祭而服平常之服可乎近世心喪人亦服黑笠黑帶故先輩或謂不可以心喪服爲禫服然心喪元無服色雖若禫服非禮服微於心喪服也何可以心喪之人權着不服當服之服乎

婦人出嫁女服色

黎湖曰婦人則祥祭時已有變除未知其著所謂玉色衣裙耶至禫因無有禫服第婦人質不得屢變一如男子之爲只應留此服色至吉祭之日然後方着純吉（答從曾孫楨楷）

梅山曰婦人禫服當變縞以玉色替用黑角出嫁女初無禫祭之可言惟待祫祭服吉而已耶老洲曰得之矣

參祀入服色

近齋曰體吉之祭家人參祀者當衣青帶黑何疑（答梅山）

梅山曰禫祭吉服卽以主人言至若傍親與祭者有服制則恐不當借吉也且外祖母與從叔姑是小功之親外疑功服中不必借吉於從傍親禫祀以白笠帶承祭恐宜禫是吉事生布衣則不可耳（答朴敬觀）

出主（告辭與參神先後）

櫟泉家儀曰禫祭出主當有告辭當添入於祭儀（答趙顯鎬）

問家禮禫無出主告辭而丘儀有之不可不從（李士迪）黎湖曰然

近齋曰禫祭出主告辭家禮備要無之惟丘儀有之當從家禮不必從丘儀蓋大祥已入廟而禫時還奉故處行祀則猶存行祀之義故無出主告辭不必以昧然爲嫌（答金沇壽）

老洲曰出主告辭恐不廢（答梅山）

梅山曰禫時還奉故處猶存喪祭之義故無出主告辭云近齋說儘有精義而無告出主於涉昧然告辭則遵丘儀原祝則遵備要恐宜前已告日故不告之者其實似然然吉祭前期告廟而亦有出主告辭禫祫恐當一揆（答申紘安）

穎西曰禫祭出主告辭備要無之似非闕漏爲丘儀說入皆用之節亦前日用丘儀文矣（答權溝）

黎西曰禫祭出主祝稱先考行祭祝稱顯考一祭二祝竝如來諭恐是從時祭告廟則曰遠其祖考行祀則曰顯高祖顯曾祖之例而無它意義（答金鎭武）

問禫祀當依時祭皆詣祠堂序立再拜焚香跪祝奉主以出耶行禫祀與祥祭以前有異不行參神未知如何（柳知養）渼湖曰如用丘儀則奉主一節恐當如示酹祭參神家禮只言厥明行事皆如大祥則於此恐無異同（答趙顯鎬）

竹庵曰禫猶屬喪祭故家禮如大祥之儀只入哭無拜無參神（時）此恐有微意爾解之云似有參神未敢知也（答趙顯鎬）

三山齋曰禫祭無參神其出主後皆哭便是參神其義與大小祥無異（答金鑒汝）

剛齋曰禫祭參神以尤庵說則似可行之而鄙家則自前一從備要耳（答金公厚）

穎西曰禫祭無參神雖若可疑入哭是參神之意也喪祭皆然禫雖吉祭觀於入哭之哭辭神之哭則喪期未盡猶屬喪祭故然矣（答權溝）

老洲曰入廟之後與入廟之前逈異豈可無參神之節來示得之矣（答梅山）

按祥後依古禮主仍在寢而行禫則自無出主祝與參神雖祥後入廟依當行禫於靈座故處則其義與二祥無異矣

朽淺曰虞祭之降自西階者蓋爲三年內不敢行宗子之事而其後皆如前儀則今禫祭卜日乃是喪餘而時未行故饋遞等節則疑亦依虞禮從西階升降耳（答趙顯鎬）

祝文

問丘氏禫祭祝文所改入字備要不引而愼齋許用（李恩權）

陶菴曰備要不引之入字不必用（答趙顯鎬）

問禫祭祝辭家禮丘儀皆稱孤哀退溪以爲恐當如此備要引雜記註卒哭以後稱孝之說如何（李士迪）黎湖曰卒哭以後固當稱孝而自大祥以前祝辭皆稱孤哀則何獨於禫而必異之乎如退溪說恐當

近齋曰禫祭祝當仍用日月不居奄及禫祭夙興夜處等語備要至於禫祭有期追遠云云儀節之文不必用（答三從鼎觀）

又曰禫祭祝當稱孝子不可稱孤哀（上同）

老洲曰家禮禫祀祝無改於二祥蓋因書儀也然儀節之不用家禮而改從開元亦有意意今祥後撤靈入廟脫衰毁廬居處比祥前判異而猶稱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云云恐不稱情故愼齋曰用丘說爲當（答南大任）

哭泣之節

近齋曰經大祥後禫祭哭當以常時哭（答梅山）

老洲曰禫雖是喪餘之祭係是吉事則直用斬衰之哭恐非就吉之義然喪期終於禫雖無變哭可耶（答梅山）

又曰禫祭三獻不哭至辭神乃哭盡哀便覽文從此行之恐爲得宜矣（上同）

侑食

屛溪曰禫用喪禮故別於吉祭侑食主人不可自爲（答趙顯鎬）

禫後諸節（大小祭事待吉祭後當）

三山齋曰禫後祭祀雖吉禮猶與吉祭有間且待吉祭而後復相似矣如今仕者禫月雖付職必待吉祭而行公可以旁照矣（答金鑒汝）

禫日行素可否（禫後飲食料論）

老洲曰禫日行素恐無義意飲醴食乾何必待翌日（答梅山）

近齋曰禫而始飲酒食肉然未忍遽進濃厚之味故酒必先飲醴食必先食乾蓋飲食之節復常亦有其漸也非謂終禫月飲醴食乾必待吉月而後始進淸酒濃肉也（答梅山）

從御復寢之節

近齋曰雜記所稱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或是御與寢有間耶御是方侍之謂而寢是衽席之謂耶然禮曰終喪不御於內御字與寢字未見其不同若可疑禫而從御古禮雖如此當以吉祭復寢爲正耳（答金宗[illegible]）

又曰禫月吉祭而猶未配御士虞記文而見於備要吉祭條小註禫月雖行吉祭復寢必待來月從前見得於一禮書中而竊嘗記不

得未詳爲諱說然後月小牢配之前則復撰猶似未安矣（答[illegible]）

書牘不可稱罪服人

剛齋曰除服卽爲平人餘哀雖有未盡于心不可復稱罪服人祥後卽是禫服旣除罪而曰罪服人可乎（答族叔煥謨）

老洲曰罪制人之稱果甚無稽只用平常之稱恐宜（答梅山）

布帽用皂

老洲曰帽非正冠係是冠屬則白絲不宜於黲[illegible]用皂恐宜行禮則下禮之服無甚關係練布亦似無妨（答梅山）

倚廬撤於禫後

梅山曰古者堊室雖在中門之外今則設倚廬於中門之內而禮無祥後撤廬之文恐當受吊于廬夫如未祥之禮至禫而內無哭方是撤廬矣倚廬與靈座處所用異恐不必並靈座同撤也（答朴宗[illegible]）

撒溪曰祥後撤靈之時固知稚執仗存人不得以闕而亂靈終恐不然古之倚廬卽孝子所居非如今俗只爲待吊客而設者而間傳曰又期而大祥居復寢此指祥後居處之復于平常寢室之謂也是豈非過祥撤廬之明證耶至於喪儀或禮不立倚廬之名但於家內擇於朴陋處爲喪次吾東俗仍之而所謂朴陋之室係是寢處者非因喪而剏者則雖於過祥後固無事乎撤故撤與不撤之論初不槩見於宋以後禮書今若曰禮無毀去之文不可不仍存於禫前也則不其泥乎若曰今之倚廬爲受吊也而禫之前依舊以居喪者處之吊客之來不可接之於寢室也則竊念自殯括而至寢苫自寢苫而爲縞冠衣制變矣自廬而堊自堊而寢居處殺矣獨於迎客之所則不當改始喪之儀云者亦復何據耶況倚廬之名初不爲迎客之處歟（答梅山）

奴僕直用純吉之服

老洲曰侍者無禫則直用純吉似宜矣（答梅山）

禫月吉祭

渼湖曰雖曰禫月旣行吉祭則自復寢以往凡事無不復吉至於赴擧何獨不然（禮疑類輯）

貞庵曰禫月雖行吉祭祭後還著常服未安行祭後還著微吉之服以終其月云者其意自好所謂禮從厚也（禮疑類輯）

近齋曰禫月値仲月則是月內當行吉祭何論常時正祭之行不行耶（答三從弟[illegible]）

又曰急於吉月赴擧一節欲行禮雖從厚之義而恐亦易以致瀆須更當之者博詢而量處焉（答或）

梅山曰間傳禫而纖註曰若吉祭在禫月猶未能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註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據此則雖行祫踰月而純吉爲得（答兪宗[illegible]）

又曰禫月而喪期已盡喪期已盡一句拘於禫月吉祭乎（答朴泰觀）

老洲曰渼湖說竊有所未敢信者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註猶未配哀未忘也據此則哀未忘而便去赴擧求榮世俗於心乎且以此推之則雖復寢之節亦遲待踰月恐爲[illegible]得禮之正矣

禫月行吉出繼子服色不變

老洲曰渼湖平日力斥禫後纖制故致得推說太過而至於禫月旣行吉祭則自復寢以往凡事無不復吉之云恐失之於快貞菴禫月雖行吉祭祭後還著常服未安行祭後還著微吉之服以終其月之說得禮之正然此爲在家兄弟詳禫皆有變除者言也若出繼者則期服也有何變除之節耶以始除心服直吉到祭日卽吉恐宜然禫月吉祭爲急於正祭初非爲變除而必於是日服吉者以其有節迫也至若父在母喪者之旣無行吉祭之節迫而徒計月數二十七月之限若値仲朔則援禫月行吉之禮遽釋心服著吉服

豈以安於心乎（答梅山）

吉祭總論

問繼禰之家母喪後三年吉祭其禮如何（或人）竹庵曰恐如家禮時祭式異几各卓各設合櫝於後之祭（禮疑類輯）

陶庵曰吉祭之行於禫月固以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而其重則在於仲月故惟仲月而後可行至於孟月無嫌之說則益爲解事在季月而孟月吉祭者設旣非仲月則踰月吉祭爲正（同上）

南塘曰禫非仲月則踰月行吉祭禮旣有據世亦通行雖孟月豈有僭分之嫌非仲月而禫吉同月實有急吉之嫌（禮疑類輯）

梅山曰祫事雖是喪畢之祭祭名以吉則當用吉禮則時祭之異名也儀要亦許受胙而曰幷如時祭則嘏辭爲可闕乎此與服中時祭不受胙者其義不侔耳（答朴宗[illegible]）

梅氏曰書儀無神主只有祠版無遞遷只有時祭故無吉祭家禮雖有告遷之禮禫後行之故無吉祭備要則待吉朔合享遞遷故有吉祭名而與時祭稍異矣（[illegible]）

盛服

老洲曰吉祭盛服深衣豈損於朝服耶旣用深衣則襆筠無所施矣（答梅山）

梅山曰吉祭用朝服則有官者之當着黑團領不爲無據而未若深衣之通貴賤用服也（答申幼安）

又曰雖旁親吉祭有事于先祖不可以外親私服承祭衣帶帶黑恐得祫是吉事服則輕服借吉行禮恐不害義至若期大功之服則一遵要訣（要訣云服時祭以玄冠素服黑帶　答朴泰觀）

又曰盛服不必用公服有官者亦玄冠青袍黑帶恐宜（同上）

閏月吉祭可否

屛溪曰吉祭便四時正祭三年廢祭之餘急於行祭故禫在仲月則月內行吉祭翌月雖非仲月亦必行之其義意可知閏月亦無不可行之義矣（禮疑類輯）

老洲曰閏月吉祭不能無疑而亦未能一番究勘徐當更入思量然旣有一二先輩當行之論近日如李子問諸人亦多據此行之幸更博詢處之（答閔[illegible]）

李氏曰吉祭與四時正祭稍間三年廢祭之餘行祭爲急禫値季月則可行於孟月孟月祭是帝王家禮猶不爲嫌推此而言値閏亦可行之豈可間一月而又待後月（家禮增解）

剛齋曰吉祭是喪後之祭故閏月亦可行之而若禫在閏月則雖仲月之閏旣非正月並行禫吉恐似不可（答族叔煥謨）

潁西曰閏月行事尤翁說誠爲可據詳觀旣卜於閏則吉祭獨不可行於閏耶吉凶大事亦豈不幷包遞遷等大事耶愚意則不但尤翁說如此二十七月之期已近矣徒月而吉禮之大經也不計閏則已矣計閏則更過一月豈非過於禮之甚者乎（答[illegible]）

卜日（告廟幷論）

鹿門曰禫之明日卽定吉祭之日（禫在仲月則如是）而告于廟其儀用時祭卜日儀中祝啓中門以下而告曰孝孫某敢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將用某月某日祗薦祺事于顯考云云若禫月行吉祭則只前期三日而告可矣告廟後又須告于殯（新主所在）曰孝子某敢以喪期已盡將用某月某日行祫事之禮遷主入廟敢告（禮疑類輯）

老洲曰考妣雖祜在祔位與他祔位自別且吉祭實爲遞遷配享而設則以祔位而昧然不告未知如何（答梅山）

又曰吉祭是喪終後一初之祭告辭純用平時時祭卜日儀恐涉昧然略以喪終之意改措語以告雖無先輩說豈至大悖耶（答朴[illegible]）

梅山曰古者祭皆用丁亥辭亦卜日祭今俗往往行於朔日者豈無褻瀆之嫌乎只當斷以非禮已矣吉事先近則同宮用上旬祭而上旬丁亥朔日若值先忌則遂越設餘祭辰亦用之文於柔日之中擇當而行之恐宜（[illegible]）　又曰吉祭卜日告辭中顯考之稱包祖與考而言雖祇奉祧主不可改以五代顯考以將合祭新主故也考妣位雖與他祔位不同而未入正龕當用祔位禮紙告正位不告祔位（[illegible]）

改題之節

備要考改題遷于吉祭

梅山曰祔與遷爲兩項事故考改與遷遷於吉祭此備要所以稱家禮闕文而有功於禮教者也（[illegible]）

告辭

陶庵曰承重者改題遷逆告辭列書諸位（自六代祖考至曾祖考妣）之下係之以先考某官府君沒歲將盡於某年某月已祔於祖龕今者先祖考某官府君喪期又盡禮當并爲遷主入廟顯六代祖考妣顯五代祖考妣（考妣列書四行）親盡神位當祧云云爲可（[illegible]）

問改題告辭告先妣（[illegible]）某封某氏下只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神主今將改題不勝感愴云云未知如何神主上復書顯妣否（[illegible]）　厚齋曰來示得之神主上書顯妣字文雖礙而意則明似或無妨（[illegible]）

屏溪曰母先亡則方祔於曾祖龕而無別龕正位告改題之辭由祔位何必別告（[illegible]）

貞庵曰母先亡則神主在祔其告辭顯妣下不當疊書顯妣只於今將改題下添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并行改題諸祔位示如此例並舉無妨否（[illegible]）

鹿門曰母先亡父喪畢後改題妣位告辭與諸祖妣列書同板未安只於祝板末端不勝感愴下添入先妣某封某氏亦當改題云云（[illegible]）

厚齋曰祔位改題全無告辭未安其告辭顯辭只曰祔位親盡一體改題敢告云爾則未知如何（[illegible]）

近齋曰祖考妣未合櫝之前祖妣位獨是祔位不可與最尊位列書別爲一板以告而其以下依原告辭書之（[illegible]）

問母先亡父喪畢後妣位神主亦當改題而妣位獨在祔位告辭不可與最尊位列書別用一板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顯妣神主今將改題不勝感愴云云雖只告正位不告祔而拘則原告辭今將改題下添顯位而不告若以所告祔位而拘則原告辭今將改題下添顯妣某封某氏神位并行改題十二字如何（[illegible]）　老洲曰恐論俱得之

梅山曰改題告辭列書各位上半則當書七代祖於五代祖之上下半則當書七代祖於五代祖之下五代祖親盡當祧則不得不先告厥由七代祖不祧則凡以祖以下改題故當并告其由所以書於五代祖之次也五代祖已上不祧位改題亦云孝幾代孫孝是適長之稱親雖盡而不祧則云爾也（[illegible]）

又曰承重孫喪畢改題考妣時告辭代各異板告辭當用尤翁說（[illegible]）　而喪期已盡下當云孝子某將以顯考（[illegible]）改題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尤翁說雖告事由四字大略故用備要文矣（[illegible]）

問改題時先妣位與亡妻位亦當告由改題而告辭不見於禮要惟於類輯告祭條有芝湖所作祝辭至於亡妻位告辭類輯亦無之不得已私自撰出曰夫某昭告于亡室某氏某罪逆不滅今既免喪將行祫祭亡室神主當爲改題如何（[illegible]）　梅山曰盛作恰好

剛齋曰今嫂氏神主當祭時亦當改題恐不可不祭而本廟既無祔食之位似別有祝文辭無所考幸博詢而處之（[illegible]）

問祔高祖者祖亡吉祭時遷祔龕否（[illegible]）　厚齋曰既府當初既用中一以上之禮而到今祖死喪期且盡則待祖主入廟措辭告由

（[illegible]）祔于當祔之位（[illegible]）

新主前不設酒果

近齋曰吉祭改題時設酒果於當改題之位新主前不設酒果尤翁有所論當從之（[illegible]）

改題時仍設酒果

梅山曰前一日告遷于廟卽行改題之禮仍設酒果待題畢遣于故義辭神而撤所以歆食依神也斯禮也極有精義尤翁說當遵如何老洲曰恐俱得之

老洲曰親盡當祧不可不告由則豈可闕酒果耶（答梅山）

改題値朔日

梅山曰改題値朔日則廢謁禮告由（[illegible]）

改題過時不舉者卜日改題

梅山曰改題主當行於父喪告祭前一日而既過時不舉則及今追行不容少緩卜日改題當設酒果告由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茲以先考某官府君祥入廟既當改題題主而實不爲遷已積歲年罔極未序情文俱闕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神主今將追行改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

行祭處所

近齋曰雖未正祭若有聽事則可奉主出就行之而聽事亦無則祠宇內仍行亦何妨（答從姪朋壽）

變禮吉服之時

問除禫服着當在何時（[illegible]）　黎湖曰當在吉祭之日

老洲曰變禫服吉當在厥明設蔬果時矣（答梅山）

設位

親盡神主合祭可否

南塘曰吉祭只當奉主人所奉祀之位出就正寢行事文忠公位既是祧遷之位而於主人爲遠世祖則元無遠祭之禮合祀之義只得仍奉祠宇以待次長房之奉歸其改題主亦不於此處爲之次長房來告奉歸至家行之（[illegible]）

竹庵曰以禮言之大夫士有大事于祫止于高祖上奉五代祧位而合祭辭恐未安國典祭三代其得周公經禮之意今擬士大夫祭三代而凡有大事遂依于祫之文三年喪畢合祭祧主（高祖）而或埋或遷如尤翁說其奉四代祖之家則大祥入廟時奉遷主如家禮之文而如長房奉祀即遷奉次長房不待三年如尤翁說似得於權而中（[illegible]）

又曰禮祫及其高祖云者大夫士不得常祭高祖唯三年告遷之祫奉爲大事故有及高祖之禮是謂于祫及其高祖今則于祫及五代祖矣（同上）

新主位

問問解答同春曰吉祭祭時新主姑就祔位入廟後奉安正龕此殊何疑（[illegible]）　厚齋曰吉祭時五代祖尚未祧而高祖以下諸位皆未遷于當遷之龕則此時新主未入正龕而猶爲祔位故沙溪說如此耶則其祝文某獻雖姑在祔位而與今諸不同故耶鄙家亦依問解說行之（[illegible]）

屏溪曰吉祭并設正位五代似未安祭時神主位設於東邊（西向）　如祔祭後祭訖五代祖遷埋後祠文奉安則新主當入正龕（[illegible]）

黃翩曰合祭時新主設位亦當依東壁西向之說蓋合祭遞遷以前新主猶未離祔位禮當固然也（答楊穉顧）

竹華曰祭高祖質於儀禮祝禰之禮云云古者吉祭雖祭及高祖而父祔於祖祭實三位云云（類輯禮編）

鹿門曰吉祭是合新舊主而祭之於父祖以審其昭穆焉夫既曰審其昭穆則新主之當列於昭穆之位亦明矣今此新主西向云者爲有五廟之嫌然其所以祭之乃所以遷之暫時合享恐不必爲嫌也（答朴穉編）

近齋曰備要之文即廟中行祭之儀蓋廟中只設四龕而無他龕則祭時別設位而出奉新主祭之祭畢始就遷位五代祖位而昭穆迭遷新主升入正龕此恐難儀事勢之不得不然也新主雖在祔位既是正位則豈可無祝且吉祭係是合享而兼行遞遷之禮與常時時祭有間隔恐不至有五廟之嫌然則若出主行事於正寢離遠排於正位或不爲大悖耶（答任得汝）

又曰喪終後吉祭專爲遞遷則五代祫祭少無涉僭之嫌且異於常時之時祭故行於孟朔而無嫌豈獨於五代有嫌耶任得汝在時曾以此爲問故如是答之矣（答梅山）

按吉祭新主位先輩諸論不一然既曰祫祭則新舊合享以成祭禮者於吉祭則新主猶在祔位則依是體前後倫節何可名爲祫享乎且新主非班祔位也將待吉祭升正龕故姑祔祖龕吉祭時猶不得移動則所謂吉祭專爲舊主而設乎蓋祫享雖若有祭五代之嫌新主則自此陞之祧主則自此遷之陞遷之際合享有精義矣

出主（告辭并論）

鹿門曰告祠堂則曰今以遞遷將行祫享之禮敢請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先妣某封某氏亦率配合于先考祔主出就正寢（若母在則先妣以下至先考十二字刪去） 告祔（神主所在）則曰今以遞遷將行祫享之禮敢請神主出就正寢（答朴禮編）

貞庵曰考妣既已改題則合祭出主告辭恐當列書於考妣之下也某親祔食云者似指旁親（答□□禮編）

性潭曰吉祭時出主告辭既云列書各位則是并及新位也考妣何可以祔位論也（答李錦）

近齋曰吉祭出主告辭今以某親喪期已盡一句非但換改本文爲未安與前改題告辭爲重疊亦不必然愚意則依本文以遞遷免喪審之而直書新位於各位之下某親祔食之上敢請下只曰神主出就似可（答任得聞）

又曰盛纂之不書新主於各位列書之下而書之於敢請之下者亦以有祭五代之嫌而然耶然則敢請之下與有事于下果有分別而稍免其嫌耶是未可知也（同上）

又曰吉祭出主告辭中遞遷二字非繼高祖之宗則改以合享有陶庵說可從也合祭祝昭穆繼序之文亦當不用（答趙文奎）

又曰吉祭禰廟出主告辭依備要書之而新位先出主告辭似是文不備處當別爲告辭此有尤翁說云孝子某今有事于顯考某官府君敢請神主出就正寢（同上）

梅山問改題後考妣位雖不祧祔合祭出主時不可處以祔位而不告告辭當遵貞庵說列書於祖考妣之下否當遵尤翁說而曰孝子某今有事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敢請神主出就正寢否未入正龕之前列書於祖考妣恐有不敢則用一板告如尤翁說恐得而援以踰月行祫考妣異板之義則未合櫝之前恐當各板而告辭有異原祝且出主告辭列書各位則考妣同板亦不爲無嫌如何老洲曰告辭之同板各板但有意義而鄙家則曾用同板矣

又曰既告遷改題則新主雖以祭前何在西壁下列書一板恐少无嫌妣位雖未合櫝告辭與祭祝有異祭祝則不合櫝前合祝不待有合櫝之嫌事勢亦不得不各板至於告辭不過請出主而諸位既聯書一板恐不必獨於妣位別告矣（答朴元裕）

梅山曰出主告辭遞遷二字非專指遞遷于長房也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即所謂遞遷也繼高祖之宗子雖無祧遷之節仍用遞遷二字恐非可嫌（答金幼善）

合櫝之節

勉齋黃氏曰（幹）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親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說乎特考之不詳耳（常變通考）

屏溪曰三妣合櫝之禮朱子之言蓋謂凡是嫡母無後先皆當并祔沙溪既從之後學舍此奚從義理既如此則三四妣不須嫌也（類輯禮編）

近齋曰繼母在而預爲容三位之櫝極爲未安姑用兩位合櫝之制以待日後更造容三之櫝爲宜（答徐有曾）

又曰合櫝則無告辭其日晚奉主就正寢後合櫝而仍爲行時祭時祝文即備要合祭神主祝也（答成人）

老洲曰新舊主各奉而就正寢合櫝而行祫事（答梅山）

近齋曰有繼母者父喪畢後神主與前妣合櫝無疑蓋繼母在而葬父與前妣合窆合窆與合櫝一也（答徐有曾）

問踰月吉祭待後月合櫝之節（三從姪謨） 近齋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而後月小羊配禮無其文故待吉月朔日設酒果始爲合櫝人家通行之規也祭後合櫝之後似是後月之後矣

又曰來朔合櫝之節吉祭之祝既告以將配之由則似不必更告矣（答三從姪鍾謨）

梅山曰合櫝即純吉之禮故踰月吉祭猶未配待踰月以少牢配近齋說不爲無義而既有尤翁定論則舍近齋而從尤翁恐宜明儒萬斯同以猶未配三字謂但合祭禰廟而不以新死者配食也寧有因子孫之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乎此言未知於義如何吉祭後不即合櫝則考妣神主將移奉于東西壁行祫而不即入正龕亦甚未安所以遵尤翁說爲寡過也雖卽合櫝從疎數嗣之後月乃得從乎常是爲踰月其孝之義也（答徐誠）

又曰將祭後入廟于東壁西向待吉祭前日改題改題後姑安西向之位吉祭出主時始合就行事祭畢始奉于正龕（答任憲晦）

柳氏曰父先亡母喪祥禫從丘禮祥于考龕而俟祫時合櫝爲宜蓋儀禮踰月吉祭猶未配以此推之母喪禫畢不可卽與父合櫝明矣（常變通考）

告祝之節

厚齋曰自題主祝至虞卒祔練吉祭孝子皆不稱某官惟時祭稱忌墓之類有之此必有意當遵用（類輯禮編）

貞庵曰五代祖考妣祝辭則何可稱孝只稱五代孫（類輯禮編）

南塘曰告五代祖當稱五代孫不當稱玄孫又不當稱孝（類輯禮編）

貞庵曰合祭考配祝合祭於踰月則考妣同板祭祝曰謹當配享而已配于先考配以先妣等文恐不可用（類輯禮編）

梅山問合祭神主祝考妣同板祝辭當一遵備要文而例書考妣下直書喪制有期則不知爲某喪顯妣某氏下添以先考府君四字如何老洲曰盛論得之

梅山曰備要合祭神主祝以母存父亡者言而小註幾期已盡禮當配享云云即父先亡母喪通用之辭以其某親二字而可知也然全無諱入于廟之語便覺祝辭比備要顯辭而亦欠配享之語愚意兩者俱是未備因其本文而改措曰某親喪期已盡禮當配享今以吉辰擯入于廟時維孟春（在仲季則改之亦可） 追感歲事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祗薦歲云云如何配是合祭母先亡父喪恐無不可用之義只從備要註可矣新主祝出自儀節備要而姑指妣爲稱異於繼禰世者皆尋（答朴元得）

猶未配祝辭

竹菴曰三年內則只祭新亡者而其合祭于其祖也三年後則只祭其祖而實合祭于其孫也故經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所謂未配者皆母先亡而祔于祖妣則吉祭時因祔食于祖妣父新亡而祔于祖考則吉祭時亦祔食于祖考不別設考妣位而配祭只祭考妣以上三代如前之爲也旣祭則始祧遷曾祖考妣而盡其義奉父之祖考妣於所盡之義考妣則因其所祔之義而爲正位待後之祭（或問齋）乃配祭即古禮也禮曰干祫及其高祖從平時祭及高祖後王之禮而大夫士只祭曾祖以下乃於吉祭時祭其高祖故曰干祫程子以干祫之祫作大夫士平時之祭看並有家禮四龕（禮疑類輯）

又曰祭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蓋喪畢後始行之時祭則無論父母先後亡皆祔食于亡者之祖考妣祭畢遷祖入曾祖龕而於後之祭始合祭考妣是謂配（同上）

問朱子曰禮辨昭穆孫必祔祖合祭時孫常附祖云云據此則吉祭時似當以新主因附祖龕而祭其祝辭當如何（或人）竹菴曰祝辭當四代一板曰維年月朔日孝孫某敢用潔牲剛鬣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先考某官府君適其皇祖某官府君祔食先妣某封某氏適其皇祖姑某封某氏祔食他祔位各以昭穆告祔食如禮士虞禮是月吉祭猶未配者即謂此也（禮疑類輯）

又曰猶未配云者古禮之意祥禫後即行時祭其祭禮異於平時不以考妣配祭而仍卒哭後祔祭之禮（自卒哭後至祥禫皆祔祭）以新亡之神主祔食於其祖此孝子所以順親之心而尊祖重祭之意自在其中矣故今禮大祥後當仲月則即行祭變服是爲禫祭而其月仍行吉祭其禮如右所云姑不合祭考妣也待他月之時祭方合祭而今世士亦有朔望祭則因後月朔參合櫝合祭恐亦得之備要祝將配云云是出瓊山說而未得於古禮之旨也今此先夫人吉祭旣無改題遞遷之事則直依家禮時祭條以行而但於曾祖考妣祝下添入以顯妣某封某氏祔食於顯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先夫人位不別用祝者不奉曾祖位則先夫人位別用祝以祗薦歲事下添入

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祗食尙饗不必用丘氏儀節（同上）

問繼禰之家行吉祭于禰廟則祝辭當如何（或人）竹菴曰祗薦歲事于顯考某官府君適其皇祖某官府君尙饗（禮疑類輯）

問配祭祝則當如何（或人）竹菴曰維年月朔日干支孝子某敢用潔牲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于顯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配尙饗（禮疑類輯）

按是月吉祭猶未配註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妣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妣配某氏尙饗據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也據此則禫月非祭月則不祭後月始祫禫月吉祭則未配後月吉祭則配而竹菴不區別禫月後月而曰祥禫後即行時祭其禮異於平時不以考妣配祭而仍卒哭後祔祭之禮以新亡之神主祔食於其祖吉月吉祭而猶不以考妣配吉祭而猶用卒哭後祔祭之禮果合禮意否

不祧位告祝

老洲曰吉祭時不祧位告與祝考之禮書無出處他家已例亦未曾聞不得已就備要所載略添措語云顯五代祖考妣親盡神主當祧　王后考妣許以不祧　國有彝典今將別立一龕改題安奉顯高祖妣以下列書諸位下今將改題改以亦將改題（右改題告辭）旣不祧埋則恐不當用百拜告辭之語顯五代祖考妣下改云某罪逆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祀止四代禮則謹制祗遵　國典安奉不祧謹以清酌庶羞祗薦歲事云云（右吉祭五代祖祝文○與閔致祿）

梅山曰遞遷二字雖就五代祖以下而言然並告與其不祧位而曰今以遞遷有事云爾則恐似逕庭改遞遷以合享恐宜或稱合享先儒已言之（答吳顯相）

合祭祧主祝

問合祭時祧主祝當以備要埋主祝用之耶（李民和）潁西曰此祝當於埋主祝措辭爲用當以爲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玆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神主將遷于幾代孫某之房不勝感愴謹以云云

按喪期已盡下當添顯五代祖考顯五代祖妣十字

梅山曰只奉祧位者合祭祧主祝先王祭禮以下十六字恐當刪入廟下直接以神主當祧將遷于某親某之房如何（答朴景觀）

老洲曰告遷告辭屬稱當用孝子先輩之無論及者意或初無可用不可用之疑而然耶（答李兒一仲）

奉禰宗吉祭

性潭曰初不立廟之支子喪畢吉祭似無義而至於變制之節只用當朔參吉而已（答李文伯）

又曰吉祭雖無改題遞遷之舉何可廢也禫之踰月當行考妣合祭之禮矣（同上）

梅山曰奉禰之宗吉祭亦當受胙嘏辭即勸勉之意詎可只施于孫曾而不勉于受胙則當嘏也（答任憲晦）

埋祧主

埋主處所（墓祀位版並論）

南塘曰埋于階間古禮也埋于墓所從俗權宜之事也二者但可故並言之要使行禮之家擇而行之然一章之內未免逕庭此等處正是家禮未及修改者也（禮疑類輯）

鹿門曰埋主于子孫墓邊正朱子所謂下藏於子孫夾家者恐未安埋于始祖墓邊爲是雖非始祖若是祖先墓則似或無妨（禮疑類輯）

老洲曰埋于兩階間之說只從伊川文移言埋于墓側者蓋以西階間之難便也當以墓側爲定論矣方所則墓右爲宜矣（答洪梅山）

剛齋曰埋主墓右左朱子無正論故尤庵有或左或右恐皆無妨之說而鄙家常行之節則埋於本墓之右邊（答鄭彥慈）

潁西曰考妣異壙者祧主埋安人多以爲各從魂魄分埋爲宜云而愚獨以爲不然當以統於尊婦從夫之義並埋於夫墓爲宜（答梅山）

梅山曰鄉祠旣毀位版且移則更無所於俎豆奉埋于當位墓是爲處變事而不失其宜也祭廟子孫之禮祭社士林之事位版之先埋不可拘於神主之未祧（答金人會）

埋主之節

櫟泉曰立置者生道也臥置者鬼道也永埋祧主皆臥置（禮疑類輯）

老洲曰埋主之臥安已有先輩說而主櫝韜藉並安木匣爲宜至如衾則係是櫝外物似不必並埋或說之紛紛當洗未知何所據也（答梅山）

又曰埋主之禮先輩多以不去櫝臥埋宜從臥埋所以示不復用存櫝所以不忍土親之義（答朴文得）

問先祖祧埋哭與不哭有違事未違事之分則於埋主之時子孫之心雖怵惕情感而但哭則似涉太過（宋欽坤）厚齋曰家禮丘儀皆不言哭示意不逮於禮（禮疑類輯）

老洲曰埋主時哭辭一節雖未見於禮係是幽明大節則豈可論違事不違事在位俱當舉哀矣（答梅山）

澗山曰闌版埋安時奉置主櫝於魂石以來到墓所之後長房設酒果告之辭畢先置櫝子於坎中次以白紙補空櫝內四方而合韜蓋下臥安於櫝內又以主紙覆之以櫝蓋蓋之又以櫝帶板緘置於櫝蓋上之後下沿灰於四方而踏築並下天灰近三四寸後平土而莎（答趙正輝）

竹菴曰祧主吉祭後未即埋而奉於別室則埋安臨發之日設茶禮不必更告到墓下埋安之後設奠於墓如來示似合情文並無傷旣設土埋主則當有慰安之節（禮疑類輯）

又曰祧主未及埋安而値忌日則無祝單獻果爲得之忌日行祭後發埋安之行則似不必別擇埋安之日亦无可告之義（答徐時中已告祧埋之意故）云○上同

近齋曰祧埋時再告恐似煩瀆且告祭合享祧主時既有將埋于墓所百拜告辭之語則更以酒果告將遷之由豈不爲疊疊耶此南溪說所以與栗翁不同也然則自廟中將就墓上時不必設酒果告由至山下奉置版於墓側以酒果與告告辭則用栗翁所製臨埋告辭而濺地二字錢同於幽隧闕改以墓側似宜告墓由則尤翁實合情禮南溪亦云不可闕也但告墓措辭永訣終天似不襯當曰今以祧遷親盡當埋安神主于墓側陶破土壤不勝感愴謹以清酌云云如何墓上設輕大闊無不可而縱下如有齋舍則奉神主於齋舍行墓前奠告之節似宜（答洪[illegible]）

梅山問祧主永即埋安而奉于別室者將埋臨發恐不必疊告將埋之由嫌其瀆也然亦不忍昧然設酒果告以敢請神主出就轝入字待墓所當炷香斟酒而告墓告辭當云今以祧遷親盡將埋安神主于墓庭拜閟坐域不勝感愴謹以清酌用伸虔告謹告埋亦當告神主告辭當云今敢奉安神主永訣終天不勝感愴謹以清酌用伸虔告謹告如是措語如何老洲曰盛論皆得之

梅山問吉祭祝辭宜遍祧主埋于墓所而有故不得奉姑安于別室若値時節忌日單獻無祝而祭之如何老洲曰盛說禮宜從厚之義矣

梅山曰吉祭祝既有百拜告辭之文又即祧埋則奉往墓所時恐不必疊告而既安別廟則稽延時月則恐不宜昧然輒奉往臨墓所更告恐宜告辭云維歲次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云云顯五代祖妣云云祧埋神主當在祫祀之後而形格勢禁因循不行禮今將奉往墓下不勝感愴謹以清酌用伸虔告謹告（答[illegible]人）

汪齋曰祧主既在庶族之家而於新遷遞代遠則亦似可行埋安而自長家主之則實多難便之端亦無以行吉埋之祭姑俟葬後行之無妨（答李汝叔）

頤齋曰祧位奉安於殯宮雖爲既殯冢葬前廢祭禮也復何有別般禮節耶但山殯若以權葬爲之則似當用已葬之禮若如古者埴殯之禮而不是權葬則當用未葬之禮（答朴[illegible]）

又曰長房葬後移奉祧廟爲祭也今此埋主與此情禮但有異焉埋主當在長房喪畢而祝辭其時子孫中最長子似當爲主措事當用備要所載耳（同上）

按長房之奉祧主者長房喪後當待喪畢移奉次長房今或有葬後移奉者已非禮況埋主是永訣終天之地而可於葬後即埋乎

頤齋當待喪畢之說極是

老洲曰祧主自長房埋安之節宗子既親盡而宗毁則恐无可主之義豈可移奉宗家更行永遷之祭乎五代孫中年長者主之然長房之子既爲主於祫祭則亦當始終主之臨埋告辭亦以長房子爲主可無致疑矣（答[illegible]）

又曰長房之子埋安祧主告辭年月日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某先考某官府君[illegible]祀今已喪畢禮當遷奉長房親盡神主將埋墓側不勝感愴謹以清酌庶羞百拜告辭云云（右合櫝之式）今將埋安奉主就墓謹以酒果敢告（右奉往墓所時當[illegible]下辭告）今將埋安神主拜閟墓域謹以酒果敢告（右墓前[illegible]所告辭）年月日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今就墓右奉安神主永訣終天不勝感愴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謹告（右臨埋時告辭○上同）

又曰埋主雖貴若出於故宅則暫奉齋室薦獻伸情恐不至大悖然禮無所據未敢質言（同上）

梅山曰祧主遠埋纔由古宅則奉安暫次于齋舍所以通幽明之故叶人神之情而設祭一獻無稽也無名也然祧埋死生之大別苟也昧然將事則雖是得禮之正或恐不安於情設奠單酌用寓无窮之慕恐不悖理一獻無祝止是伸情告祭云乎哉繼則繼宗行禮子喪宅則宗孫恐當主獻（答[illegible]）

嫡子婦嫡孫婦存者埋主當否

問族人有於石洲公子爲六代五代孫也今以承重祖喪三年後無他祧奉處將埋安而頭之曾祖母金氏尙無恙而於石洲爲曾孫婦於石洲子爲孫婦揆以情理未敢遽埋（[illegible]）屛溪曰尤翁答遷遞之問以爲非惟其母雖祖母曾祖母生存亦不可不遷此可旁照矣祧主埋安之禮以奉祀孫計世而已婦人禮無備論情雖無窮埋安之外恐他可據又曰埋主時告辭似得宜（答[illegible]）

問親盡神主當埋安而若夫人在世則問解雖婦人已許其奉祀矣以此義推之嫡子婦及嫡孫婦皆有奉祀之人在而泣請移其身奉祀則亦當許之於禮不悖耶（[illegible]）陶菴曰嫡婦奉祀於禮無可據然揆以人情似難強拂泣懇請則許之亦恐无妨（答[illegible]）

問親盡神主當埋安或遞遷而嫡子婦孫婦之曾所奉祭者泣請終其身奉祭則許之者有問解及陶菴說而禮以義斷人情合於大理者也既非當奉之世數則不可苟從婦人之願以行無據之禮（[illegible]）本菴曰見得正當（答[illegible]）

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考神主埋安可否

梅山曰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考神主全本菴曰祇母雖存禮據既埋安爲宜屛溪曰祭則宜爲宜未知何所從遂愚意祧主則宜待五代祖母死後合埋恐當（上中與李[illegible]）

當埋不埋之失

老洲曰祧主墓所始見於家禮蓋因大傳別子爲祖百世不遷之宗而義起者也第二世以下親盡當祧實不與於是耳來書所引尤菴說二條祈以始祖言非遞遷諸位而言第一條廣平大君是始祖故其墓下有祠堂而藏主云云廣平豈非大傳所謂別子乎第二條諸眞之祭設於墓下齋舍者似可爲祧位藏主之證蓋語諸墓之墓既非諸主之祠齋舍又非祠宇之稱則問者之疑證以諸位

墓祭不設於墓而設於齋舍得无與　山陵丁字閣之設祭有據云耳故尤翁之答如此可知入非諸祧位之藏於墓所也南溪諸說亦以始祖言一家及於親位則不可引爲不埋之證至於李知事家禮未詳委批而大抵埋主故禮也非特發自家禮則未知於何援據而爲此禮也耆或起疑於夾室之制則餘夾且程子有初祖之祭而朱子以爲某當初也祭後覺得似僭今不敢祭此猶爲僭則親盡祧主之夾室祀豈不尤爲僭禮乎故近世知禮之家除非國典所許不祧者外未聞有藏主行祀者況再宗自隴先一遵禮典親盡埋主矣之或越到今豈可創行無稽之禮以取有識者譏乎（上[illegible]叔）

梅山曰內舅以光海君外孫尸其祀而依　國典不祧矣光海君妓妾淑儀尹氏　穆陵嬪也淑媛清令從面身於府主嗣矣家且廢主未遇位日爲六司成以爲傳曾孫女納後宮生一女即某外五代祖母也尹氏没亦祀于房而今逾五世親盡則祧埋久矣尤菴以安嬪神主之不祧爲非勤其子孫埋安安嬪儀興大院君私親也藏廟之地所寶存焉而尤菴猶以國法之外不許不祧況淑媛乎又況於尹氏乎兩主當埋不待知者而知而內舅以喪祭從先祠之贊有所不忍某動不能得至於事一宵幸引經據義開示丁寧俾皆下開悟是望（上[illegible]）

孟月行吉祭仲月行時祭之非

櫟泉曰孟月行吉祭而仲月又行時祭則是再祫也竊恐未安（[illegible]）

老洲曰孟月吉祭不得復行時祭於仲月者愼齋說甚當雖有尤翁說從愼齋說恐爲正（答[illegible]山）

禮疑續輯卷之十一終

禮疑續輯卷之十二

喪禮

喪中雜儀

入廟服色

近齋曰喪中入先廟沙翁以爲別具布帶此果通齊衰而言耶雖曰與斬衰絞帶換麻爲布得無不安否以緦時布帶觀之入廟時布帶亦否耶（答任靖周）

老洲曰孝巾只爲承冠而非正冠故不可以此見客况入廟乎（答梅山）

出入服色

渼湖曰居喪出入固爲未安而或爲喪故及不得已者則古人亦有穗烏布殼之說（答趙紹編）

本菴曰直領雖俗制所以代衰服（出入時代衰服之意）者則從斬之論恐不必疑（答鄭編）

南氏曰松江之孫鄭晉衍居憂出入時著衰絰尤菴以深得古禮許之出入時著俗制喪服非關於禮律而方笠直領既著於備要不必獨於此從古禮也（鶴叟紹解）

近齋曰喪中出入不得已事則不可而至於戚大母之情義同於外祖母而篤老之年欲見則暫爲往見何害也（答舍弟）

剛齋曰喪中出入之俗制喪服即指直領而言貧不能具治領者承衰多以深衣而以深衣之爲禮服用以出入之行萬而知禮家亦不非之耳（答李聖實）

老洲曰布直領雖是上服既是俗制而非正服則當如中單衣之稱還矣（答李在慶）

問喪人奔走營葬深衣敝壞無以掛着蓋人謂祥則將改製否前齋曰深衣承衰裏衣今人之以此出入恐失禮意不得已出入則別製布直領之類如何中衣練而改之未前恐不可輕改（答鄭攝致）

九思堂曰平時於尊長經宿則拜今於几筵恐亦當用此禮即日歸者只哭似得（答愛孫）

飲食

問辭曰賓客之來問者或盛備酒肉而待之主者難免無識之譏以其異之固辭其來問之意如何（趙□）渼湖曰所論極是（答趙編）

梅山曰宋時習俗喪家設酒宴客客亦飲不知愧故朱子之詞乃有是所謂以禮自處而以禮處人也今於有喪者之側猶當不飽況奮下而飲酒食肉乎喪葬時只宜以素食對客尚猶云祭饌只可分與傔從以其可施於傔從而不可施於賓客也（答李擇）

梅山曰禮雖許有疾則飲酒食肉然肉助胃氣可以已疾猶可也酒則不可耳台下飲酒程先生猶戒以陷惡況喪飲之乎雖因斷飲致疾決不可容易近口以塗聞也蓋酒肉俱爲疑防而移是酒重於肉葷食不可飲（答□講）

內外之限

近齋曰喪中祭奠夫婦或相對面雖不得避然非祭奠時則不可相見以禮所云非時見乎母也闕不入于中門之意觀之則內外之限至嚴不可不愼也（答梅山）

梅山曰閨壼時診脈則若令甥問醫則用女奴俱得之矣有係安危者固有不用使人問之者則勢將須叩房闥之外而不可踰閾一步也侍食內室固當惟觀臺是順而以喩於道之裁委曲仰達侍食外軒恐爲得正如夾寢寄可則隨後而入隨後而出而自我防閑則益嚴密以別嫌明微地焉（答樸漢）

吊哭

通典戴士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奠他留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晉東晳問曰有父母之喪遭外親麻喪往奔否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母喪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嫁娶皆宜往奔也（答愛孫）

陶菴曰雖有父母之喪而聞遠兄弟之喪則服其服哭之禮往則雖踰不往而沙溪云異姓之恩雖不可不殺其服有重於同姓之緦者恐不可以此斷定而不爲之往哭此在斟量而處（答趙編）

鹿坪曰父未葬而遭大功以上之喪一成其服而去之小功以下初不敢成服只得往哭而已（答趙編）

貞菴曰曾子之於子張友也猶居喪往弔（答趙編）

鹿門曰曾子衰服中哭子張却恐尤菴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夫緦而亦往況朋友雖曰无服有同道之恩有哀年之義（寒泉曰喪中心喪三年於朋友則猶可見哭不飲酒）則豈可不往哭耶沙溪先生之哭栗谷也引此爲證（答趙編）

近齋曰喪中弔人之喪則忘己之哀也其可乎禮曰喪往則亦不往（答梅山）

剛齋曰內喪與外祖似无輕重降殺雖居憂中往哭其喪恐非大失禮意（答金公佐）

老洲曰居喪不弔禮也豈可以棄父母之遺體而毀之耶然自度居喪之節果能一一合禮則固可以無愧若他時不免因事出入且凡百不能一一守制而獨於此處斷之以禮則无或近駁耶惟在當人參酌之如何耳（答李在慶）

梅山問遭喪卜山宿山下至親家則抑入哭其几筵耶窾面至親情厚若以生時則相對自當握手此豈何間存亡雖親喪未葬因事往宿其家則入哭恐無害

按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隣不往據此則雖非兄弟之喪葬後則似可往弔而孔子曰三年之喪弔哭不亦虛乎蓋雖葬後有服之親之喪可以往哭無服則不可況朋友乎鹿門說恐不可從

三年內有有服之喪因上食几筵

問三年內几筵有有服之喪則當因上食告耶（閔□）老洲曰因上食而告爲得

喪中當應戶籍

梅山曰居喪者凡係汙漫人事固宜擺闔而至若應公家之役則當如平人蓋料民籍賦專藉於戶籍所以稽其卑幸辨其減耗也詎可以憂服之中而闕奉敎之版乎若使哀侍而居鄕當準納租庸調三者應籍即三者之綱目也是豈可已乎（答□齋）

喪中改名

近齋曰改名一款雖喪中如以犯諱或與人同名有不得不改者則何可拘也然若不甚急則待終制後爲之（答梅山）問有人遭母喪葬時題主以所改名旁題則與以上房題相左不可不改題云云渼山曰當待三年畢而吉祭前一日具由告改名改題（疑禮正解）

衙舍舉几筵

近齋曰衙舍不敢哭泣宋時法令也今之縣邑衙舍先輩謂之私室許其哭泣行祭然則几筵似可舉往而此係法典須問近規決之衙舍當行哭泣尤菴因說皆然（係肆并論）

喪中不見日月之過

近齋曰此雖以罪人自處之意而不見日月殆非過乎曾聞長老之言以喪中自稱罪人爲非矣（答梅山）

老洲曰居憂中書疏稱罪人似因古人疏中罪逆深重之語而杜撰也實無所據爲則不以是稱之耳（答□□）

有疾者哭泣廢否

近齋曰使人勸哭上食而只哭晉對酒行拜禮亦不害爲從權之宜也（答梅山）

又曰喪中有疾既不能盡行六時哭則與其只參上食而不參朝夕哭寧只參朝夕哭而不參上食時侍食則或不能而晨昏定省不可廢之誠如來示矣（同上）

喪中居處

近齋曰今人氣稟不如古人這裏何可執禮太泥以生疾病至於危身乎夜則入處房突亦從權之道也（答梅山）

喪中從師可否

老洲曰朱子之喪中從師益可見其急於講學也然葬前就學不能無疑若其或遊衛習這會而然歟且喪中從學朱子外更未有考而居喪持制不可不嚴雖有大賢所行未敢質言其可援而況今喪紀衰敗之時乎（與李在叔）

梅山曰朱先生葬前亦從師師生相與非比餘人過從故也看翁短過父墓往拜師門但爲可證而對翁引此爲見師輕喪之證則非愚之所敢言也（答任憲晦）

喪中讀書

近齋曰禮書讀法次第先讀家禮以及儀禮喪服諸篇溯源不是一道也然以檀弓大功廢之文觀之期服葬前雖讀書講論如平日恐似未安至於居憂之人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云者其曰讀非必作聲伊吾也此既字以詳閱之義看似穩矣然則此不足爲重服中未葬讀書之證（答梅山）

又曰喪中雖曰讀禮亦當讀書但不讀詩經耳謂讀禮讀儀似不可廢（同上）

又曰聞欲致力於禮書甚善如士冠禮婚禮燕射飲等篇似非其時與祀儀禮樂章決不可讀至於禮書中引詩處不必廢只低聲讀過無妨喪中讀書不可修好音聲亦有朱子之訓矣（答金宗書）

老洲曰記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朱子又曰居喪初無不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虡上版子居此則居喪者未必不以讀書爲讎也然未葬讀書恐終涉未安而喪則已襲廬與戶檻衣飾有間對可全然廢耶然須擇與對讀有裂恐不必爲拘耶（與朴令壽）

喪中作文字

黎湖曰歐陽公居母憂時不作人墓文如胥楊二夫人墓誌皆不肯作而必命文人爲筆體以范文正公之爲平生知舊且係大公案而於其碑文亦必鄭重遲緩待除服然後爲之其事見於與韓魏公事中此可爲居憂人之準令格式也（記聞）

近齋曰喪中作誄輓輓章祭事也爲是顯哀情者不文家狀及審札之外行狀文字不可作（答梅山）

又曰喪中行狀祭文外他文字不可作祭文胡籍溪日不押韻做（同上）

又曰喪言不文則弔文有祭文乎顧父母喪即正統服也去朝哭不遠炎洲一先生於同板公設輓哀文（同上）

梅山曰祭文雖異於行狀文字亦不宜作雖在至親當待服吉也喪中不弔人之喪者爲其忘己之哀也不撰文爲酌亦此意也雖不押韻恐不可爲朱先生所云古人全不吊祭即以此耳（答任憲晦）

又曰朴元得氏曾居內艱也近齋先生不令做科業答爲之嘗曰講讀非所可作科誼疑許則何妨先生答喪人豈可作科文終不許此之謂守經也雖疑之屆亦干名之事閑易致乎忘哀亦非所以不文豈居喪者所可爲耶恐哀回思宿疏故舉而顯之（與金伯久）

諸父昆弟之喪寄祭與否

屏溪曰聽雖從吉之祭移是三年之龍而哭泣之祭矣身雖有喪祖父母及諸父諸叔參之何妨間解不可參之說不敢知也（輯錄續編）

稼泉曰叔喪未葬家內朔祭伯叔父母葬之紀恐先可參且理祀後往哭恐宜者是本生親續喪則以孝巾直領哭於室外（輯錄續編）

服中雜儀

服中常服

眞齋曰帶服之人出在喪側恐不須常着成服之服只常着今世所用布頭巾如何出外所着之笠世多黑然曾聞諸長先生李食知顏氏於其兄服常着白笠云此雖以私見強定也在高明量決之（答鄭汝翼）

問世俗服人常喪時帶服布帶平居時則帶小布帶未知何據（李定載）竹庵曰此何有據直是謬俗（輯錄續編）

問昨李鍾玄承敘其祖父喪笠纓與網巾飾以白而近見帶服人皆以皂色爲纓與飾此則非耶（李正載）竹庵曰禮言緦冠玄武子姓之冠今玄冠笠纓相反於是而但以素服自有別焉雖不能變玄冠素纓猶得乎已故隨其問而爲答矣李生斷然行之可尚也（輯錄續編）

又曰緦父母服中尤庵先生經禮問答曰平居常着布頭巾此恐何據（同上）

近齋曰帶大功服人未葬在喪側長着其服禮則固然而亦以不能盡然如老病者當暑何以長用衰経耶（答梅山）

又曰布網袍與於葬後練者益以承衰者與正服有異色雖葬前若甚汗穢於參與執事則不得從洗着之（同上）

老洲曰總喪除服後猶着白衣帶從厚也祥後則可純吉掩主于祔則似過矣（答梅山）

期大功葬前食素

近齋曰期大功葬前不食肉禮也曾問松巖李公喪衰卒哭前素食（答梅山）

衰服葬前葬飭之非

近齋曰期服重服也葬前汗漫葬飭不可爲但用留喪側昭檢葬祭等事（答梅山）

期服葬前拜外祖父母（[illegible]）

近齋曰祖父母葬前似可往拜外祖父母亦可參外祖父忌祭而但請奠然後可以參祀方待其營葬而數日離喪側豈不難乎家禮成服條期大功葬前先故不出入語其常也不得而已出入其變色也惟在斟酌行之耳（答梅山）

期功服人在外祥日望哭

近齋曰期功服人不參祥事者望哭似當（答梅山）

祖父母喪期年後復寢（旁期及大功以下并論）

近齋曰祖父母喪復寢必待期年然亦嘗以南溪說爲是矣喪大記文只言大綱而父與祖父在爲母期年後又有心喪則不御內果可止於期年乎其不言祖父母喪已包在於諸期服之中者恐似未安家禮備要三月而復寢只許於大功以下其意可知也然葬後情疑勞期則猶或可也正統期則不可（答梅山）

木庵曰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註歸夫家也據此可斷內喪之限而於心喪則（答任心實）不必有拘也（輯錄續編）

期服未撤筵前當哭於墓下

梅山曰齊衰哭墓當以除服爲限然恐難以草宿而不哭未撤筵之前當哭於几筵哭几筵者亦當哭墳墓出於情跡而亦非可已也

緦小功除服後雖上墓不哭恐宜（答任憲晦）

服中赴舉（應擧并論）

閑靜堂曰今世之居王父喪而赴舉者以爲當然前後擧與從政等耳夫禮作於周公孔子而科舉起於其後後周孔而制禮者程朱也齊衰之喪三月而從政者古禮之所許而程朱之禮居祖父母喪者無得應舉今何宜捨程朱之禮遠引政之文以解之也且從政

由於父母也由乎己足以行吾志也夫科擧者世所謂吉慶之盛節也父有喪服子爲之綵冠玄武不忍純吉也而況已方持服而求與乎吉慶之盛節其安否何如也（顧齋續編）

竹庵曰服中赴擧恐以禮記從政式參看外祖父母喪成服後赴擧可矣（顧齋續編）

梅山曰外祖父母服中不當赴擧程先生明訓存焉不可違也蓋正統期即所謂至尊之服也致哀之道亞於親喪其服在身不可服闋亦不可赴擧何不令胤君知此義（答李致弘）

又曰祖父母服正統者程朱皆不許赴擧至若旁期已葬似赴擧而昔陽族伯母服未除而應擧應擧時義紛紜古人以服中應擧爲重如此葬大功之末始許冠娶則葬而後應擧恐宜姊妹之服降期而爲大功則不可比例於他大功尤不宜未葬而赴擧也（答李[illegible]）

又曰以謹按之政式擬之則外祖父母成服後恐無不可赴擧之義愚伏南溪竹陰諸論皆許未葬前赴擧以服是小功也應擧不爲無毁而情理有礙與他小功差殊外祖父母卒哭前應擧恐不害爲從厚者也（答洪[illegible]）

又曰外祖父母與舅雖不同是小功而內舅與外祖差殊成服後無不可赴擧之義況出繼降服乎（答申[illegible]）

近齋曰殿試之闕人赴既有近日規例則何必問於禮邊者乎然考以擧動與時祭爲七則禮疑乎服尤親父母服與旁期不同其喪在殯而唱榜日簪花賞宴大所未安恐於此不知所以爲說也（答李[illegible]）

又曰除殿試赴榜來者　上有特教云誠異數也此既出於殿下之　聖恩則雖欲使之伸情也故榜日何可簪花賞宴乎花牌出給之際在家而只遣人受來或似未安則以平服詣闕門外使人替受先送于家然後還家或一從事於殷而前行則嫌近還衛決不得矣科慶宴由祠堂與凡祭皆待葬後爲宜令仲雖在山下卒哭前不可行朱梅之禮卒哭後復往行之可矣（同上）

又陵當告於先廟及王大夫人凡隆前得行既在玄服中不可自主吉祭之禮南溪以爲喪中告辭條以爲使服輕者行之語年月日首居只告當行之事云云依此行之而只告殿代孫某官某專田其措辭則隨意製用非甘王考在世時既知令季之特恩　殿試則令不必追告（同上）

又曰凡不得赴擧者正統期則服未葬之前也旁期則未葬之前也未葬則已葬赴擧者雖　殿試亦不赴雖也不杖菲同然況杖期乎服喪重於齊衰者以其三月之前也生人追榜者何可於喪葬前依例爲唱榜之擧乎故榜日使人受白牌以來可矣（答尹[illegible]）

服中聽樂

近齋曰以五月三月今爲宴樂之人樂之禮經屢不許聽樂且考雜記喪有疏衰樂於其側尤豈不可苦乎今人之只以期大功爲限者益不濟禮意也（答金[illegible]）

[illegible]服中讀經可否

梅山曰服重實於期年而再持齊衰之服口誦聖賢之文於心不安程子所謂服喪者[illegible]其大功實而不失於期則聖賢之訓讀與答曰三年不言之中矣詩律則元不可爲論詩與學射等恐是與其服也尤當矣（答[illegible]）

心喪賀節

心喪服色

問再從兄爲伯父後而生母大祥在此月從兄於其小祥後在心喪今於祥後變制服色將仍着黑笠黑帶白布直領耶或謂宜用淡笠白帶白直領何從旣玄冠當用淡者禮恐宜爲耶（問[illegible]）答曰心喪至二十七月爲限終月前無變之義

婦人衣服亦不用玉色爲安耳（[illegible]）

老洲曰心制服色先見於精而朱子所謂黲幽淺青黑色其義宜取輕而纖之文然國俗未嘗用此色以縞代黲者亦以纖之甚而色少殊耳近世先輩皆用之後之治禮者皆可舍此則生疑兄耶至於笠之表裏皆細麻亦縞色鄙人所行即遵家中已例而嘗見人家亦行之如此（答[illegible]山）

柳氏曰我東心喪人所謂黲衰之制古無其禮當以黲笠白衣白帶以至二十七月而已何必服之以無名之服然後謂心喪乎敢僭（答李[illegible]）

按心喪所着黲服非黲衰也黲衰云者俚俗无稽不足多辨橫渠雖有父母喪齋衰一年之外以黲衰從事之說此則宋制父母喪亦服三年故橫渠欲爲黲衰之制以示古禮之餘旣不遂時祭之得伸非今黲服色

柳氏曰古無心喪服色惟通典有心喪素衣之文然白衣白笠白帶即古禮而縞之制色黲帶即纖而纖之義也心喪亦纖後則禫徵黲而纖之還而不當反用鮮而縞之制也蓋古人禫而纖以至吉祭今心制用黲政得此意而但有久近之異耳（答[illegible]）

心喪中有服者着本服帶

厚齋曰旣後黲帶是心喪之制其非喪服可知遭重服而有衰麻則當着此衰麻之帶也（[illegible]續編）

南塘曰心制以心而无服心制從心服制從服般各有當況心制黲帶亦是無帶重服無帶豈不戰人耶是以心制中遭期大功重制則當着期大功衰服之帶（同上）

渼湖曰心喪雖重既是无服之人則凡有服者皆當服其服之帶先世忌祭亦用白布帶似是（[illegible]）

又曰師服外无衰服內有衰絰是心喪之義也然則師服雖重而無服親屬之有服者雖緦小功之末皆不可以不服何可以師之喪

而廢親屬之服乎（[illegible]）

問心喪中遇服者以服帶入於心喪凡墓耶（[illegible]）櫟泉曰余以純包素持之義則心喪之人既無服矣須服期功之服雖於凡墓恐不須變服（同上）

問本生親心喪中遭所後伯叔父母喪則常持何服（答尹[illegible]）竹庵曰常持世叔父母服無疑（顧齋續編）

梅山曰所後母喪心制中遭本生母喪者當常持本生母喪所後心喪雖重心本非服特借黲服爲驗帶布笠無示變於平人者非本生齊衰中所宜服也（答金[illegible]）

柳氏曰嘗見一士人心喪中遭妻喪出入時着心喪之服問之則曰緦笠編黲屬於衰裏而亦是父母之喪表哀之服不敢以妻服易之惟出入妻殯時服其服耳此人所行或不爲無見（[illegible]）

柳氏曰先師曰母喪在制則已無服矣猶當居家常服妻喪心服出入則着黲笠服期之帶似近於包持之義（同上）

心喪中參先忌着黲帶可否

顯西曰心喪中參祭之服以純布代黲帶似宜（答[illegible]山）

降大功欲伸心喪當盡降服月數

梅山曰從叔父之於吾兄證育生成恩參造化中心喪於除服之後宜也今兄宣服期而降九月則九月後心喪以降服之月數斯可矣若推至參年則不幾近於贅者過之耶（答李[illegible]）

心喪持首月變除

三山齋曰心喪人喪之餘沙溪以吉祭爲斷此政賴有復讓從仕與衣服之稱其事然者而貢歟若黲布笠帶恐當依通典祥除之

於當禫之月在禫三年之喪禫而吉服三年凡然況心喪乎尤從容全九喪三年後復吉時哭除之問曰當禫之月將行哭禮以存行禫之義也此說似可據故愚之丁亥所行二十七月改服黑笠白袍黑帶其翌月着袍黲帶如平日未知如何（答[illegible]）

性潭曰喪三年後當禫之月可脫黑笠（[illegible]）

近齋曰心喪者即吉必待吉月自沙溪尤菴已有定論寧容更議喪三年者即吉心喪者禫月惟未即吉輕者反重疑如或人之疑然此非反重之謂所以爲輕也或即吉或未即吉有禫無禫之分也若使心喪者禫月即吉則心喪果有禫否如此則或人之疑不辨辨矣（答李[illegible]）

又曰心制變除當在於吉月之期吉月初丁雖不行吉祭不哭而易著吉服於私次爲當有愼齋說可證矣（答[illegible]）

又曰心喪變除必待吉月然後方爲安於心亦得心本非服之喪似與三年喪之禫月行吉祭者微有不同尤翁說是泛指三年喪而非指心喪也且考類輯本說謂有月前祥禫之語先生已有持疑之微意但其然字下雖似可從然後合所之云與後月亦卒祀之文不同未能無疑（答或人）

又曰吉月丁亥日心制之除既有擊蒙要訣則遂尤翁或早或晚之論以爲進退無妨且祭祀日亦可用之（答梅山）

老洲曰心制非服則無服之可除設位哭除恐非禮意然心制服色雖無其文服以黲色即取做於禫纖之文愿遂所以表餘哀心制所以表心喪無服而表哀其意一也然禫服之變有吉祭節拍心制則无此節拍只可計喪期實數而到二十七月之翌月（當行吉祭之月）朔朝變著吉服而行朔參則恐爲不中不遠矣至如以黲淡笠黲緇服變服（[illegible]）其无據若又以此爲心制人變服之節尤无據也（與舍弟）

又曰父在母喪心制近聞人家或有哭除於二十五月第二忌祭是可謂哀心常悵歎心制非服似无哭除之節在墓下則哭墓變服亦可歟（答南大任）

又曰父喪復吉同春以爲當此次月朔日（禮二十七月之次月即當吉祭之月）尤翁以爲當於是月（亦謂當吉祭之月）上旬或丁亥擇一日爲復常之節愚從前以尤翁說爲當矣近緣思之心制服色雖變制之可貴三年禫後衣冠之易非細事亦雖云以宜祭祀日略擬於心實則無節拍紗大昧然以此言之春翁說亦可思而於事理順矣蓋心制之闋必引而至吉祭之月者實取諸吉禮踰月之文則以是日易服而行朔參可謂無節拍中微寓節拍之義耳至於復寢饋樂各在當人擬之於心（與李[illegible]）

按三山齋以淡笠白絲帶爲禫服而心喪人於禫月除墨笠黑帶著淡笠白絲帶則是禫變也心喪人豈有禫變乎於祥而縞禫而纖吉祭而吉服喪人變除之節次也除服而心喪稱齊纖至吉祭而吉服心制變除之節次也所以不同者心制非服無變除爲節故至吉而吉而已

心喪中受吊（[illegible]）

屛溪曰後於人者生家喪期後在私室值人來慰不得以哭對若在喪次以親厚之人入哭靈座則哀至之極自然而哭身既服除則難對而不必答吊禮答人慰書則上款自稱心制人書辭與服中時無異主紙奉几筵四字如何（[illegible]）

心喪未除上墓當哭

梅山曰心喪未除上墓當哭雖葛巾異於家廟無可嫌（答任憲晦）

心喪解官

梅氏曰六朝及唐宋之制凡父在爲母繼母出母嫁母出生父母及父卒繼在爲繼母皆心喪二十五月而心喪者又必解官至皇明盡制而去之何其與古殊也至若心喪之實則莊固春秋也（學禮識小）

離喪次諸節

南塘曰旅館守制之節朝夕哭既不已設位以爲憑依之所亦不可已家中既有子孫奉饋奠則此處不可疊設不行上食則上食兩時之哭不可依行耳客來受吊當以衰絰不可以深衣方笠深衣方笠只可暫著於出入時非受吊之服也練後雖無朝夕哭在外者此又廢之則一日之內寧然无事依前不廢恐宜得（[illegible]）

離喪次受吊

近齋曰非有時與出入則衰絰何可去身乎平居不脫則況受吊時乎愼齋同春兩先生皆許於旅次受吊旅次猶然況京宅乎離喪側受吊當如禮矣

又曰諸含同於旅次則旅次受吊有愼齋說倣此行之爲可以亦觀其親踈而處之（同上）

朝夕朔望哭

近齋曰喪人既離殯側朝夕奠時再拜望哭恐宜（答[illegible]）

又曰途中値朔望不可哭於路次入店舍而哭或可而恐亦難行雖哀傷且忍而止之（答梅山）

書疏式

書疏雜式

屛溪曰輪擧金審祖父母喪云繼服稱服之稱曾祖服長子斬者自稱矣祖父母期服人稱之亦好也蓋繼者著也古禮旁期無衰服降服於祖父母期稱服服耶（[illegible]）問啓疏之外亦有別紙慰問則當以別紙奉答而若有賻物而答謝以既即單示於疏末則亦以答疏中謝之耶（[illegible]）

陶菴曰別幅與謝書只當視設之爲而相殺（[illegible]）

問今有慰狀者不能的只喪人多少只書其知者則答書時知與不知皆列名否顧齋曰禮狀相稱不必知與不知并書名也（[illegible]）

上父兄書不稱疏與稽顙

近齋曰居憂中上書於家內父兄稱可稱疏與稽顙乎曰疏云者尊之之辭示異於常時也喪中於父母豈有加尊之義陶翁說當遵着矣（答梅山）

梅山曰喪中往復稱疏者爲其加尊於平時人之施之也亦然而至親則無加尊之義故仍舊稱拜（答[illegible]）

祖在顧母承重者自稱

近齋曰孤哀之稱本以父母俱沒而言也祖在爲祖母承重者當只稱哀孫父雖沒而於此稱孤則嫌同於顧沒故也（答梅山）

慰人父母俱喪當主外艱

剛齋曰爲人父母俱喪者不必疏各而封皮則當主外艱可書大孝似可矣（答[illegible]）

按慰人外艱內艱措語各異何可同慰一疏乎且非所以致敬恐各疏爲

并有喪稱孤哀子

南塘曰俱亡則有并喪也世俗前喪雖過三年而後喪猶稱孤哀子誤也非並有喪而稱孤哀子則何以別新舊之喪乎（[illegible]）

鎭西曰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俱亡稱孤哀俱亡或稱並有喪間解有前後喪稱孤哀之說此是沙翁定論恐當從之（答[illegible]）

梅山曰家禮題主說注云母亡稱哀子者即父已先亡而子爲主亦稱哀子之明證也蓋孤與哀皆是喪中之稱則父母之先後亡者居後喪而並前喪所稱極沙翁義至若祖父母先後亡者或有其父生時先已服喪亡則服期今於父死之後欲引曾所服期之喪於

承重之喪稱孤哀孫者似不成禮意若非三年中俱亡者則祝文及祥疏只舉見在之稱恐宜（答鄭文老）

又曰並有喪者方稱孤哀子前喪畢後始單稱孤哀或哀子祝文與書疏同（答金厚卿）

喪中慰人書疏式

近齋曰喪中慰人之期大功似不當稱疏蓋所主在乎問人故也兩喪家相慰答尤當有各用其式之語喪中慰人父母亡疏不稱稽顙而稱頓首以此推之慰人期功之喪不稱疏而稱狀似宜（答梅山）

喪中答人疏在卒哭前後

梅山曰喪中答人疏必在於卒哭後而若事關喪葬亦無所拘往哲之所許也況降期者乎期服答人慰狀不待卒哭（答李運用）

又曰答喪人慰問者或稱哀臨前而陶菴云書以某位哀前於服人則不必稱服前依例書之可也斯言恐得大學主孝之云可施於慰疏不可施於答疏也（答李元五）

慰人兄喪庶兄喪狀式

梅山曰慰人喪兄當云尊伯氏府君而庶兄則當云令庶兄外他措辭一遵備要本文恐宜（答金厚卿）

慰人嫡母喪私親喪疏式

問慰妾子所生母喪先字下所稱云何（安泰大）厚齋曰題主避嫡母稱亡母不稱妣則吊狀當避嫡母不可稱夫人但所稱則禮無可據未知如何而可也（問解續編）

屛溪曰妾子母喪慰狀屬稱尊慈氏尊慈堂或尊母氏隨便稱之无妨（問解續編）

竹菴曰吊妾子之有喪者其母稱先母氏嫡母則稱先夫人吊禮則主人拜客无禮古禮本然今見備要註（問解續編）

南氏慰人妾子母喪之狀芝村曰先夫人當改以尊生親不書至孝只曰苫前哀次至孝者大孝之對擧故不書（備要補解）

又曰妾子不敢與嫡兄弟同拜吊則人之吊狀亦不可與嫡兄弟並稱各狀書問庶合禮意（同上）

頤西曰慰妾子私親喪皮封當云狀上某位期服前狀中辭意先夫人改以先慈氏奄忽違世其餘皆用慰狀之例（答鄭撰）

梅山曰慰人嫡母喪疏无稱嫡母之文只稱先夫人則施於正室子者同焉若其私親則當云先慈氏以別於嫡母也妾子亦自稱私親已矣（答權矩直）

祥禪前後書疏式

陶菴曰祥後吊狀中祗奉几筵四字去之爲宜（問解續編）

貞菴曰大祥後禪前書疏自稱當以孤子禪制人禮無此稱禪後則已卽吉而除服服旣除則制字无所當與人書疏只用常人例而雖於平交以小楷具書姓名爲好（問解續編）

本菴問祥後書式語按喪禮備要註引輪麓全書云居喪而此稱无經據家禮禪後便卽吉則固當只依常稱本恐不必狃從此等俗書而爲之也渼湖曰恐是（問解續編）

近齋曰禪前書疏旣稱孤哀則祥後答人問疏亦當依祥前而以隨時之文曰月不居下當曰奄經大祥飭日當思下去祗奉几筵四字（答三從弟秉吉）

又曰父在母喪心喪中書當曰狀嗜之者亦當稱狀（答梅山）

梅山曰前喪未畢故一遵未喪之禮禪則終制書牘往復稱平人欲示異於卽吉則彼此俱稱狀上恐宜（答金鍾）

皮封稱望子哀

近齋曰望本是謂某號之宅族而仍成稱賓之稱（答梅山）

喪中行祭

喪中廢先祭當否

本菴曰古禮與唐律嚴矣設觀之正朱子亦言之若程子之說欲推不如禮之俗以爲律則恐不能无疑張子喪不貳事之語范伯崇之問朱子引爲呂博士之言此最合當念蓋家有大喪惟哭泣哀其饋之事而傍及乎祀先亦不傷於其饋之哀而心之不專爲何如也按綱目觀主宏有云人聞喪惰想宗廟之靈亦撤饌祀殷行薦奠恐非宜旨此言亦近有理矣要缺能遵朱子之訓三年喪中廢時祭在節祀而墓祭之不廢又異於朱子所行墓祭亦非所安須自朔望參以至大小祭薦一切廢之方爲兩盡於喪祭也蘽喪當從三年之例朱子書可見矣期服以下可且據要訣行之惟時祭期大功亦難行矣（問解續編）

南塘曰三年之喪古者廢祭後世單獻无祝畧伸情禮而已（問解續編）

櫟泉曰喪中先代忌祭葬前并廢卒哭則時設單獻无祝祝只出主有告辭矣（問解續編）

屛溪曰遂菴虞於時祭而行之以一獻實沙未安三年之內只行忌墓祀朔參等禮時祭則三年畢後行之似爲恰好朱子答范伯崇曰四時祭日用墨衰又答胡伯量曰四時大祭旣葬亦不可行似當以答胡書爲定論（問解續編）

雲坪曰四時祭（時祭）古禮也節薦俗禮也古禮當從古禮而廢（喪三年廢時祭）俗禮亦從俗禮而行（喪中行節祭）且禮有可廢不可殺不讀祝只一獻何足以爲祭也（問解續編）

又曰受胙是神之事不祭則已安可以日廢之也只當不饋以示變可也古者小祥不旅酬（同上）

行祭服色

厚齋曰入廟則具布帶似是說如此最俗不必緣論然用布是末服變除之服何可仍用入廟之布帶（問解續編）

竹庵曰古者不喪不見况於祖先不喪而見乎無事衰服去絰杖行祀（問解續編）

又曰設令古禮有三年內參先祀之事則恐於衰服去絰杖矣只着孝巾直領以免疑爲非矣（同上）

老洲曰喪中祭先服色亦多先輩說而旣不得用朱子墨衰之制則平涼子深衣最近禮而乎於帶之麻布麻雖重於布等喪是服而實分齊衰則服斬者入廟必以布易麻竊著不能無疑耳拜廟異於見客則恐不可援不喪不見客之文而以衰服入廟未知如何（答梅山）

顧齋曰喪中祭祀栗谷曰俗制喪服行祀而方笠是俗制喪服故吾家用之雖與沙翁從不同且未有先輩之定論而謂之失禮則未知其然矣（答宋景任）

按方笠喪人出入時所著而以葬人自處不見天日者也恐不可以入廟又不可以蹈於事栗谷所謂俗制喪服指深衣之類未必指方笠也

柳氏曰孝巾卽今之布頭巾也通典杜希曰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委貌漢人去玄冠代以布巾則布巾之制其來久矣方笠出於胡金與其用近出之胡制寧從近古之漢巾似好（常變通攷）

喪中行忌祭之節

渼湖曰喪中行祀朱子有使人代之之說有以身行之之說如欲自行則自當依禮如以代行則昔野隱宋公常使人代主而以布直領孝巾於其獻之後伏哭而退尤翁稱其有得於情文云（問解續編）

喪中祭先出主祝有无

尤菴曰三年內忌祭告主時不宜昧然則告辭恐不可已考妣之號不可改〇柳氏曰喪人未改題而稱屬號似未安然僻祭亦從喪人屬號則依此還用似好（[illegible]）

陶菴曰出主告辭似不可闕（[illegible]）

櫟泉曰喪中忌祭鄙家用常時出祝不別措語（[illegible]）

竹窻曰卒哭後祖先忌一獻无祝則出主於告當損也（[illegible]）

近齋曰單獻則无祝爲宜單獻與无祝自是一串事若單獻而有祝則半上落下此時決不敢備禮祝文當闕而至於出主祝用之何妨（[illegible]）

又曰若用出主告辭則未旁題前用喪人屬稱如常祭祝可見似亦无害（答任[illegible]）

又曰喪三年內祭先雖只以无祝行可不出而行之乎竊日不出主固不出主其於時外之祭也忌祭單獻出主之禮則當與時不可用竊日不出主之文亦當出就正寢而行之（[illegible]）

老洲曰喪中祭先无祝而出主時一字辭闕之主不可昧昧不得已有告然此乃告辭而非祝則不可援祭祝比並說而改題前遣改奠曰屬稱終有違不忍死其親之義鄙家則從前仍用主面所題屬稱而後見櫟泉雙峯人問有喪中忌祭用常時出主祝而不別措語可知自春翁有所受來而鄙家所行亦不至无據

又曰象設祭行則題各隨其人屬稱亦无不可諉所未曉使人代之之際或諉族或外裔稱亦將以姻族顯外祖稱之耶今夫亡室題主其夫有故其子代告遵以顯妣稱之稱孝姚是曰其父有故其子代祭亦所其屬稱耶（[illegible]）

梅山曰喪中行祭告忌義祭與新祝而出主稱告恐終昧然故不舉屬稱只云某官府君或某封某氏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不舉屬稱以未改題也去恭伸追慕四字以不備禮也（答金[illegible]）

頌西曰喪中忌祭出主時稱告雖似昧然行祭時無祝亦覺昧昧然乎栗翁歛以請某所云舍然恭端詞翁亦甚未安愚意則其所昧然恐合着義焚香在於再拜之後是專爲告辭設也無告則無焚香宜矣（答梅山）

按喪中忌祭既曰單獻無祝則出主告辭恐在無祝之中矣

薦獻之節（侑食并論）

美湖曰南溪所答人問之添酒可廢祭茅闔門未見其必當廢當於初獻時并撥匙正箸而循拜云者皆是但侑食尤翁則以爲當行然恐與禮經三飯不侑之義不同未敢知如何也（[illegible]）

問喪中不祭禮侑食沙尤兩先生說不同（金敎行）南塘曰三獻禮之正禮之加也一獻禮之殺也禮之殺先自加者始原野之禮殺於廟中故只行三獻而無侑食虞祭可見也豈有殺於正禮而反存其加者沙溪說恐是（[illegible]）

寶坪曰一獻不讀祝亦當不爲侑食撥匙正箸卽擧初祭之古禮必如是先賢或以爲侑食恐不可（[illegible]）

近齋曰喪中祭先單獻本當三祭茅上南溪以爲亞終兩獻及讀祝告利成之外並如常祭以此觀之單獻時祭茅自如也何可以无侑食添酒一節而不祭茅乎（[illegible]）

老洲曰喪中行祭古无是禮先祝單獻乃後世義起忌祭單獻是殺以小祀則儀節一倣祭禮（[illegible]）始有依據若存侑食闔門之節則渲發之陶半上落下矣（[illegible]）

又曰闔門卽古祝陰厭之義也以殺禮而既廢侑食告成之節則只存闔門其斑駁陶菴說無容更議矣（[illegible]）

又曰祭之飮品惟殺獻數單獻則只俱單炙並設於進饌之時恐宜矣（同上）

頌西曰喪中先祭獻與侑食非一項事也雖不備禮拜後侑食似宜（答梅山）

梅山曰喪中忌祭侑食沙則曰不當行尤翁則曰當行南溪謂之曰侑食禮之加也一獻禮之殺也禮之殺先自加者始斯言有契於古禮三飯不侑之義沙溪說當準單獻後撥匙正箸已矣

又曰喪中忌祭先祝單獻並奉闔門陶菴說可準也愚則取侑居幽闇之義喪中忌祀亦行陰厭之禮矣（[illegible]）

喪中先忌哭泣之節

近齋曰居憂中祖先忌日不當以喪中哭哭之雖親忌父喪中母忌母喪中父忌皆不必以喪中哭哭之並新舊不同也（答梅山）

又曰雖喪中祖先忌祭未遣事似不當哭（[illegible]）

老洲曰哭泣之節行於斟酒扱匙之後止哭而進茶撤匙恐宜（[illegible]）

葬後祭先必待卒哭後（吉祭時并論）

老洲曰葬後行祭南溪以爲卒哭前與未葬少間而陶菴則謂卒哭未畢便是葬前宜不得行祭鄙意陶菴說正合於朱子以卒哭前後爲行廢之義然此則恐不可以葬後而行祭於卒哭前也（[illegible]）

近齋曰吉祭前終是喪未畢也祖先之祀无祝單獻如三年內者來示得之（[illegible]）

柳氏曰先師曰未改題則不敢以奉祀自處故无祝單獻老先生令子弟代之說恐只是讀獻等節非指祝辭（[illegible]）

喪中先祀服人代行可否

近齋曰喪中先祀使服輕者代行有補遺說如无服輕者則當依問解以俗制喪服行祀雖有服輕者只是一人則左右執事不得喪人勢不得已助將於服輕者之傍如此則無事親自酌獻之爲愈也愚意勿拘服輕者有無多寡祭先九節將无妨只減饌一獻稍存常變之意（答任[illegible]）

喪中行祭禮

梅山問母喪中考忌使人代奠奠爵後伏哭而退有老翁說而只哭而无拜則似欠節目頌西曰母喪中考忌哭而無拜終欠節目

陶菴曰喪中忌祀固不可行而朔望則以布領方笠將拜如何若是宗子則當委禮使服輕者替行爲當（[illegible]）

喪中墓祭（新墓亦并論）

問孤子家墓祭依要訣行之而或云三年墓祀皆是祭說云（成人）厚齋曰既於平日備禮降殺之與哀之所行得（[illegible]）

陶菴曰三年內墓祭當單獻無祝（[illegible]）

洞山曰世宗之家若有喪故則墓前并廢剛本墓祭而若有不諱位其世代既遠支孫案中割殺儀行之可也（[illegible]）

按喪前有關墓祭並廢之文無遺近而祭行廢之禮洞山說未敢信

厚齋曰祭新墳三獻讀祝來云得之（[illegible]）

厚齋曰祭新墓三獻有獻當喪中之中也至於新山豈可與舊山比論耶三獻爲允（答梅山）

梅山曰三年內墓祭遵栗谷說單獻不爲先損而亦無不可三獻之義家禮備要所云者安知不包舜卿耶南塘有云墓祭先進饌原野之禮從簡也既先進饌則又不可立祝故先祭而後降去侑食以從簡也斥儀輯入進饌侑食要訣先降後參并未安斯言恐得（答任[illegible]）

屏溪曰喪中祭新墓若與先墓同崗則新墓之說祭饌果不安依尤翁正論行之可矣若墓所各異則當依栗谷（[illegible]）與先師（[illegible]）之說行之（[illegible]）

厚齋曰墓所體魄所在也几筵魂所在也故節祀並設之若路遠不得并參則當以几筵爲重如有他子侄則兩處行（[illegible]）

近齋曰端午節祀墓與几筵並設朝夕奠寧闕亦然（答鄭[illegible]山）

又曰遇節日祔卒哭前新墓行祀似當（同上）

又曰卒哭日前節日相値則新墓祭似當設行（同上）

梅山曰與三虞日與節日相値則新墓祭備禮恐宜（答鄭文老）

合葬三年內墓祭

渼湖曰母喪合葬後三年內墓祭尤庵答宋道原曰合葬墓祭奠數當以奠爲主若於考位減數則妣位不可以獨豐又不可以妣之故亦豐於考也此說極正當兩溪先後行之說恐太碎（[illegible]）

又曰喪中墓祭新論新舊山皆用單獻禮似乎得宜（同上）

竹庵曰始葬合葬見禮記此實古者祭墓之始而曰奠則可知其爲單獻三年內新山雖非同崗（與先山同崗）一例單獻恐是（[illegible]）

棲泉曰合祔後節祀（墓祭）恐亦當以斧巾直領哭泣之節尤庵亦爲以雖無明文以喪過乎哀之義處之恐或寡過矣又按栗谷語錄喪中新舊墓當一獻既得此明證則自今遵行也（[illegible]）

問父母喪俱而合葬者於墓合祭於吉祀之前甚不可（[illegible]）陶庵曰周禮司几筵鄭註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今俗雖吉祭前墓祭則多合設以好禮家有墓祭各設之論各卓而同時行之（[illegible]）

近齋曰合葬三年內墓祭兩溪有前後二說一說則以爲行單獻於舊位行三獻於新位一則以爲饌品與服色似難區別合祭設爲是蓋墳墓與几筵不同也同卓而祭何害然翁陶庵說以合祭爲未安然神版未合櫝則不可合祭墳墓旣合葬則不得不合祭獻節之說則栗翁亦嶺峰說爲當諸說皆宜一獻服色素麻直領之間尤翁雖有以奠爲主之論又答崔有華之問曰合葬後雖異於舊墓猶可設奠而行之此似簡便易從如何（答李文徵）

老洲曰近齋說同卓合設最所當疑者妣亡在先考亡在後以卑從尊虞以三獻則似爲順然於禮既吉凶相錯之嫌若考亡在先妣亡在後以虞既祔爲以單獻則三年之祭無論殺禮若以尊從卑虞以三獻則既尊位單獻之時豈不未安乎且使祔葬中合享則以妣服齊衰臨考祭耶抑脫衰改服而承祭乎俱甚崎嶇矣乎於改題前稱妣到不得已處始可用之今於未改題未合祔之前列於一殿而各獻如禮不輕輕違乎鄙見如此故按人[illegible]問答以考先亡妣後亡則先以單獻祭考次以三獻祭妣妣先亡考後亡則先以三獻祭次以單獻祭妣未知如何耳（答梅山）

梅山曰寄答[illegible]處成說極有斟酌老洲丈亦云三年內合窆墓祭不得合設而各行以其未合櫝也各祭者禮之經也合享者禮之通變也變固未易言只當守經耳（答[illegible]濟）

按[illegible]之禮間於祔廟且三年內祭墓雖備從單設在几筵而不在墓[illegible]依渼湖棲泉說（[illegible]）新舊墓[illegible]先[illegible]多參酌矣

間靜齋曰三年之喪葬而不祭祭惟一虞而已墓祭亦然依廟中時之祭卽義處之[illegible]可行[illegible]墓祭可行[illegible]不可行[illegible]乎況設文節語亦不合[illegible]恐只當哭於墓而哭省爲宜否（[illegible]）

樓氏曰一墓兩祭[illegible]其合祭兩[illegible]於尊者宜若[illegible]喪在先而後[illegible]喪[illegible]祭當以從喪行一獻矣[illegible]喪在先而考[illegible]則其祭當以喪服行三獻矣如[illegible]南軒雖常時上墓而行哭泣之節則一喪雖不[illegible]哭泣行祭先[illegible]於[illegible]墓（[illegible]）

梅氏曰虞卒哭節喪之大節而亦當備禮而至於墳土未乾之前哀省爲主用常時祭祀太似泛然三年內墓祭只可比例朔望奠一獻

先祀而行之恐當（答金[illegible]）

喪中祭土神

厚齋曰喪中土神使服輕者代行可也（[illegible]）

南氏曰喪中先墓之祭單獻不讀祝不祭山神家禮有明文新墓若與先塋同崗則饌品之豐約儀節之備略不可異同又有先實定論山神祭亦不可行矣（[illegible]）

妻喪中祭祀

問朱子於子婦喪不舉盛祭之義觀之宗婦之喪宗子雖存四時正祭固不可行於小祥前耶（金[illegible]）厚齋曰橫渠於叔父喪三廢時祭今宗子方在喪中朱子於嫡令人喪廢四時正祭依未示爲之亦可矣

鹿門曰妻喪中朱子廢四時正祭存節祀服色用深衣涼衫之屬晉書忌祭似無可嫌而正寢已設几筵則先祭處恐亦暫停也以此推之祭如平時無或未安否（[illegible]）

屏溪曰主祭者有妻之喪祥前几大小祭當如在三年之時不得備禮矣（[illegible]）

鶯坪曰宗子妻喪與外喪齊衰葬卒祔之前几祭祀皆當廢之（[illegible]）

近齋曰妻喪雖具三年之體終與喪人有異故其祭先三獻如常耶或皆主婦喪內不當行盛祭先[illegible]以單獻行之者多云未知果有所據而如此之家則當於妻葬後祭先始爲三獻矣（金[illegible]）

老洲曰妻服夫於齊衰三年而具練祥禪則皆可謂在期喪與他喪比并論祭禮並重內外之官皆不具如不備行備禮之祭於主婦喪中恐以理人情俱有所未安杖期喪祀移於十五月其前時祭廢而忌祭殺而行之（答宋[illegible]）

梅山曰葬服葬後忌墓祭當備禮三獻而妻喪杖期也其三年之體且是宗婦則宗婦喪中恐不可準禮行祀祥前當單酌无祝也（答[illegible]）

長子喪中祭祀

南塘曰長子斬衰服之重者也何可以爲乎下喪而行祭自如耶朱子於長子喪廢正祭而存俗節此見於大全矣（[illegible]）

屏溪曰楊氏謂先生（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云則朱子所行可以爲法爲長子服斬者忌墓祭當一獻無祝（[illegible]）

梅山曰若爲傳重之長子斬衰三年則三年喪中曷可備禮行祭乎忌墓祭當單酌無祝時祭當廢只若服期制時當遵石潭之定論葬後備禮擧忌墓二祭時祭而時祭當停與他期服不倫故也（答任[illegible]）

期功以下服中而行祭

三山齋曰祔喪葬後時祭行否宗孫則承重主喪非所可論雖以支孫言之持重服於殯而擧盛祭於禰無乃未安乎卽其行祭服色亦難用衰絰帶之說滾姑停也（答洪伯[illegible]）

梅山問期服長子喪卒哭前先祀行廢老洲曰以若旣遭[illegible]之家適子則雖殯而尸柩不在家豈可擧祭於卒哭前耶要[illegible]期大功葬前略[illegible]此猶屛期以下不可援也（答梅山）

三山齋曰問解小祥後日期以下既殯之後擇日練祥略皆致之未詳耶吉祭則自是正祭葬後行之恐宜（答[illegible]之）

問長子婦喪未葬前墓先塋節祀（李[illegible]）近齋曰門內有喪未葬既廢寒食墓祀則同岡之內違[illegible]墓位亦不可獨行並廢爲宜

又曰長子婦喪雖重亦只是期服期大功葬後祭如平時禮有所云據此則子婦服中祭先當備禮行之若於葬前殯在他所則家廟行祭當蒸祝單獻而未葬前殯于家中則雖單獻亦廢之而已（答黃[illegible]五）

又曰孫婦喪雖未葬喪出他所而又過成服則不可引同宮之例而廢祭矣大功葬前行略祭一獻先設但先賢所无也孫婦服雖小功既是門內之喪依奔大功例葬前略先忌祭以單獻行之如何（答金慶[illegible]）

又曰婺源曰非大功葬前時祭可廢異宮則雖葬前時祭外朔望俗節參皆可行之同宮既葬則雖卒哭前參禮似無可廢之義況葬日過已久耶（答老洲）

鄭氏曰禮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无服无服也者不祭故也曾子問孔子曰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註齊衰異門則祭出母嫁母之服爲杖朞異門齊衰爲不杖朞則杖朞不得祭而不杖朞則得祭耶又問居繼父之爲已無宮廟者服不杖朞並嫁母服杖朞則以廢祭而不敢服不敢嫁母而服繼父不杖朞則不杖朞之不廢祭又可知朱子以繼喪廢祭自是正禮而至於凡朞則恐不在此例當更詳之（答[illegible]）

老洲曰大功未葬不得舉禮行祭雖有栗翁定論若政拘於葬埋而慢葬時時无限節豈可膠守而不思變通乎若已出殯而異宮則恐當以三月爲限發論實協鄙見（答梅山）

近齋曰出嫁女喪雖未葬神道既行祭如常矣（答老洲）

又曰外孫非若大功則於其外祖父母葬前祭其能不必單獻只當同禮行之並以隨賓事之禮意然也（答梅山）

梅山曰要訣五服未成服前大中小祀皆廢若大功則成服後忌墓祭略設朔望參及名節準禮薦新此以異宮者而言者同宮之喪雖臣妾葬而後祭也如君所值既是異宮又經成服則冬至之祭无可廢之義（與金晃石）

頴西曰五服未成之前雖忌祭不可行栗翁定論也沙溪亦以爲合於情禮則同宮道行然毋論輕重若遭制而往來喪側者固亦可論者遵經服喪後聞外訃者用廢祭之禮則情有不忍況於所祭無服乎陶翁代行之說兼攝祭亦成服亦可之說皆以喪餘之不忍廢而皆於斯二者酌量處之可矣（答[illegible]）

梅山曰禮經小功成服後當祭如平時從叔母葬後无廢祭之義不可以葬在筒山而不舉歲事雖則當下前一日齋戒上山行禮葬可拘也（答沈熙元）

又曰大功葬前忌墓祭當无祝單獻而行之神主雖在宗家未及祧奉於長房然既以長房名題主則當據長房見服而廢之不可以攝奉者服輕而備禮也（答[illegible]）

又曰同宮喪葬而未卒哭則當用未祭之禮故時忌祭當廢而至於朔望參无可廢之義况儀許其行禮況葬已久又是易月乎（答[illegible]）

竹庵曰古禮緦不祭則朞功服雖葬後恐不得行時祭若忌祭則葬後祭略設爲得（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古之[illegible]者以爲士以[illegible]不祭則凡緦若有同宮同姓之親於祭旁有服是今也故不祭外親之[illegible]私也或不敢不祭要以分別先同異之緣而已不可認此反輕於死者有服則不祭也死者有服而已无服者多於此[illegible]之服不應遺其多且重而但說此而已未知如何（答[illegible]）

問[illegible]所祭於死者先服則祭註云如喪之父母得之兄弟姊妹已嫁者及[illegible]所祭[illegible]之无服則祭今俗并祭[illegible]似不可并[illegible]一從[illegible]而今俗行并祭[illegible]有大功服[illegible]廢祭之文[illegible]以問爲什麼耶（[illegible]）陶庵曰合行并祭之主擧一廢一極不安服窮廢祭一段遵而行之臨易行而且[illegible]矣（答[illegible]）

問喪得[illegible]云云說有功葬前忌祭之文[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厚齋曰降服若重於本服期況出嫁女爲母[illegible]忌祭似宜（答[illegible]）

問喪母葬前喪忌行廢及墓祭與否（李宜載）本庵曰神道不可一達以生時而凡祭之行廢本以主祭者爲主則此恐不必廢祭也喪中死者自虞後已用肉則況於忌耶（答[illegible]）

竹庵曰外祖服爲小功則葬前外孫其母忌墓祭祭之恐无所礙若期大功則不可雖喪夫所重在喪不在祭推之以經禮則忌日（外祖葬前母忌日名）只行哭爲得（答[illegible]）

屛溪曰今若主人外祖父母與妻父母之喪則雖似以家間情理難備行祭而以事理言之則所祭先祖爲子與孫曾之妻父母也以此喪而闕享豈不大無義耶人家有此等事則遣喪之婦女移之別室他子孫婦女來備祭需則雖緣俠亦可以備禮祭祀則似可不闕之也（答[illegible]）

近齋曰外孫喪葬前外祖祭忌無可不備禮之義蓋祭從生者禮也主祭之人於甥姪服爲小功則小功葬前何可單獻（答[illegible]）

又曰外孫成服日雖與未成服前不同主祀者於亡人無論內外與外從必當往來殯次親檢斂則已失散致齊矣行祭恐似未安若前期三日不通殯次成服日晚頭爲位先行成服仍行忌祀其或可也陶庵說緦小功喪祖先忌祭在於成服日則已身犯染故使子弟代行云云如是行之亦或一道耶既已行之則當如儀不必單獻也栗翁之不從禮記以古今異宜也古則有時祭无忌亦不可與今之祭祭合而論之也（答梅山）

又曰外從之喪既降而无服則行祭當自如平時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則所祭爲之於亡人爲至親固不當論也只當觀主祭者之有服无服而已古禮雖有所祭於死者无服則祭之文則其說不可從也（問上）

問妻祭在於聘母葬前則行祭與否如何（徐子[illegible]）梅山曰外姑之喪卽是緦服又是異宮則成服後當行忌墓祭而亦當準禮三獻三獻則有說

又曰妻父母之喪出於殯既不犯染又在成服翌日則恐无不可行祭之義主婦哭臨雖自備其固有違於夫婦親之之義而與廢祭則爲諫節他婦女代幹可也（答朴[illegible]）

問舍妹之喪在此成服而成服之日適在朔日既无犯染之事參禮當行否（[illegible]）老洲曰朔望參小祀之致齊一日雖不犯染一日之內先行成服次行朔參有違一日齊之義廢之似當矣毋論大小中祀皆從成服日計之恰滿齊戒日數乃可行祀如大祀七日中祀三日小祀一日之類

問有服親成服適期廢忌祭祭否（[illegible]）近齋曰既不成服則雖忌祭廢之爲宜陶庵說有外裔要寓服未成服之前使家中无服者替行之文而愚意此亦未安雖子弟替行便是己之行祭也殊非要訣未成服前廢祭之義也

頴西曰五服未成服雖忌祭不可行要訣也所祭於死者无服則祭禮記也要訣從主祭而言禮記從所祭而言今於主祭无服於所祭有服既輕神道異當從栗谷說行之（答金[illegible]）

梅山曰曾子問緦不祭所祭於死者无服則祭尊常蓄疑未敢信及九喪從祀者祭從生者當視主祭者服之重輕而行廢而已所祭位之於死者有服無服不當論也（答[illegible]）

近齋曰緦服中時祭陶庵說似可所用吉祭既可行則時祭亦可行緦服雖重猶是緦也若大功者葬後行時祭如平時但不受胙備要有其文依此行之恐宜（答[illegible]）

又曰緦服中本位忌祭以其緦服將事此无的據以尤翁所論觀之墓祭既用緦服則忌祭一也但并祭考妣者妣之緦服似不可用於考忌考之緦服亦不可用於妣忌亦宜商量也（答[illegible]）

又曰緦服內祭祀加設饌品未見先輩說且以三月內而比之三年內時似稍長古禮改葬緦葬而卽除後雖從厚仍服三月三月內

殺祀之節不必從三年內之例（同上）

五服變除

祖在父几筵不撤於朞

屛溪曰父雖主子喪而禮稱不厭孫亡者之子何可以祖在而撤父几筵於朞年耶不但子也子婦孫婦喪亦皆祖舅或其舅主之其夫或其子在則豈可以其舅或祖舅之大功小功而撤几筵於九月五月耶小大祥及禫主祭者雖已除服以素服之無小妨礙（屛溪集）

朞功諸親服變除月數

月塘問喪出月晦成服於後月初其除服以成服日計月數耶以喪出日爲始耶沙溪曰喪在月晦雖祭以五月除喪猶當在成服之月何以知其然也在數千里外聞喪者至喪次則乃在半年之久始爲成服而除服之限過於常定月數也然則凡除服當以成服日爲計也（問解續編）

屛溪曰凡服以喪出日計之不可以成服日論之（同上）

問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其除服在八月四月之晦則以日計之月數未滿（人誠）竹庵曰如是爲說則三年之喪必滿三十六箇月而除之而先王已有之矣禮一時小功二時大功三時朞一年再朞三年制禮之意有在不可不知（問解續編）

問朞喪依程朱說立主後尤翁說除靈座於初朞如何（李榮常）陶庵曰初朞恐太過似以服盡之月爲得之（問解續編）

近齋曰祖母朞服中有親孝喪五月服除服時暫用白袍白帶爲宜（答李獻斅）

問朞日死者成服在次月大功以下當以喪出月計之而朱子答曾无疑書以成服日除服此則有曲折翁旣已論之似不可以此爲證（趙鳳儀）黎湖曰計成服日恐當

玄洲曰凡除服當喪旣從死月計則除服亦當同之不可異例於其間也大功以下從死月計則月數雖似未滿與在外聞喪有異則亦不可眞箇之云滿以較之於重皆以死月計者恐爲商量矣（答尹山）

近齋曰大功除服兩說皆有月數之訓而沙溪問解旣以爲大功亦當以死月爲準陶庵引而爲證於答人之問從沙溪說爲宜（答李子敬）

又曰朞大功月數以始死爲計曾見有沙翁答見問解如何（答金宗魯）

梅山曰家禮奔喪條不奔喪者月數旣滿次月之朔哭而除之檀弓疏鄭康成義者限內聞喪則追全服之步驟實禮皆同鄭說庶爲之亦云雖隔幾月之制旁親者也我服之同計成服俱在次月之後則亦當計十三月而除服不當以小祥爲準也除服月數以死月計沙翁云獨而卽指喪出月昨成服在次月之初者也若聞計差晩而成服在次月則恐不當以死月計泉翁云聞計晩以成服於次月者當以成服日計是爲不易之正論（與溪）

兄弟喪服盡後上墓不哭

近齋曰主家旣祭行餘已身亦已除服此是喪盡之後也墳墓之間雖似有異張南軒謂墓三年後之哭禮家皆非之況兄弟之墓乎期喪旣撤几筵則便是三年之後也禮以抗情則此等過於禮者止之似宜矣（答洪文叔）

并有朞功喪變除

李氏曰或曰并有朞功之喪者前喪除時當以後喪之服承之不當總帶吉服此說何據沙翁亦論父喪中行妻祥以布衣孝巾將事云亦此意也然鄭記所云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通典賀循曰有父母之喪爲朞大功祥除當著吉服除服卒事反重服云則雖於期喪中除朞功之喪亦著吉服而除之況朞功俱喪之除服乎（家禮增解）

殤服喪葬者除服

屛溪曰除服者滅其衰及葬反服其服虞則除之小記註只後其葬則爲服之服不敢久服也初虞而卽除之恐合禮意不必待三虞（屛溪集）

閔靜齋曰旣脫服而更服者要服反哭則再虞雖行於反哭之日似不應服其服而反哭後宜卽除之（同上）

朔日參禮與除服先後

本庵曰尤庵曰除服後以吉服行參恐無不可但參有齊宿之文除服之哭似相妨愚按有服則服爲重而參禮反輕除服哭之妨齋恐無於不除服而行參却成借吉（問解續編）

禮疑續輯卷之十二終

禮疑續輯卷之十三

禮喪

父在母喪諸節

父在母喪含附

南塘曰父在父爲主則含襲等事父當主之以子代行誠爲不是父老或病不能將事則以子代行禮亦是（[illegible]）

父在母喪葬虞

近齋曰父子之間爲葬虞既知其非則追正可也豈有前後矛盾之嫌（[illegible]）

母喪祥服仲父題

近齋曰禮稱仲父題時既言之文豈爲之義不當論（[illegible]）

父在母喪定省朝夕哭先後

仁齋曰先省父後行朝夕哭恐無疑（答梅山）

練事諸節

穎西曰備要以爲練祭擇日如備儀[illegible]屬吉祭故先卜上旬之日所謂吉事先近日也練屬喪祭而喪事先遠日然則備要之云只言其卜日之從而遠近之別當有吉祭喪祭之不同練事之卜遠日無疑（[illegible]）

近齋曰父在母喪練後上墓時雖朝夕皆哭墓前異於几筵恐似無嫌（答梅山）

父在母喪練後哭[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猶謂是達於禮而父在母喪大祥後則方在心喪心喪中[illegible]可不哭（[illegible]）

父在母喪[illegible]

問長子喪父在母喪十三月練後其孫謂乎（[illegible]）屏溪曰父在母喪實有厭尊之義故雖不能[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子伸[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不爲[illegible]其實父其[illegible]厭所謂猶爲其子伸壓矣（[illegible]）

問[illegible]屏溪曰[illegible]父既在大喪未除之中固猶爲變行[illegible]十三月之[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之禮以[illegible]市祭祀如權行墓祭未爲不可如[illegible]此爲未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代行如何（[illegible]）

近齋曰父在[illegible]服色[illegible]之[illegible]下註（答梅山）

又曰父在母喪[illegible]外[illegible]似或可也（同上）

梅山曰[illegible]下[illegible]又曰三年之[illegible]月亦[illegible]之[illegible]父在[illegible]於十六[illegible]（[illegible]）

父在母喪不得行[illegible]除

梅山曰父在[illegible]者不可以不祭而不變制十五月初或丁或亥日自[illegible]於心[illegible]（[illegible]）

父在[illegible]行事之節

鹿門曰父在[illegible]已[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復有哭除之禮耶但其日（[illegible]）上[illegible]伸[illegible]似[illegible]

近齋曰十三月已祥大祥再朞只當用忌祭祝（答梅山）

又曰父在母喪再朞心喪未盡恐當以喪中哭哭之（同上）

李氏曰禫祭當三獻不哭與二祥有若殺焉蓋主已入廟則以神事之而哀痛殺也況於禫後再朞之忌祭恐不合復設二祥而行之當依忌祭初獻一哭而已（家禮增解）

父在母喪再朞不可過行

柳氏曰先師曰此異於練祥便同喪餘追行似無嫌鄙家正有此事病氣困頓欲就淨處行事不敢退行（[illegible]）

父在母喪吉祭及復吉之節

沙溪曰禫不可以行二十七月之初或丁或亥日斟酌似當可也吉祭本爲正位遞遷而行之父在母喪既非正位似不當以遞遷之主而設吉祭於祖先也（疑禮問解）

竹庵曰父在母喪心喪之爲既不可忌日（再期忌日）服吉則忌祭後即吉終涉徑起蓋禮則今此再朞適當仲月純吉之服宜服於正祭之時也豈有故不行正祭而禫月朔參即吉可也或說既三朔仍着微淺過禫限者有云恐大段無礙矣只以致書之例嘗說心本非服何疑除之有云者正自得之（[illegible]）

按三年之喪過二十七月而復吉固不易之典也特以父在而屈故母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過禫而心喪以終二十七月之限所以屈其禮而伸其情也若復吉於再朞之月則是二十五月而除豈非抑情而短喪乎竹庵說不可從也

近齋曰父在母喪既行禫於十五月矣二十七月豈有再行禫之義乎旋軒說以吉祭設行云者決不可從父在母喪豈有吉祭乎（答梅山）

又曰尤庵說追行哭踊穿行禫之議云者似是未定之論若如此則有再禫之嫌陶庵說禫月既襲哭除於墓前恐亦不必然心喪者服吉當於私次亦不當哭盡心本非服既無變服之節豈有易服之節若以墳墓代几筵哭泣而着吉則是行易服之節非慎齋所謂何疑除之有者也（同上）

按吉祭吉服而終事又無哭泣則心喪者之復吉以吉祭之義擬之於心除之也何哭之有

又曰屏溪欲令除心喪於吉月朔日而終不如用吉月丁亥日之爲正也或者既不行吉祭則必不用丁亥日然雖不行吉祭而用吉祭之日即尤庵所謂寓擬於心以此爲節者也（同上）

梅山曰父在母喪即吉當在二十八月而有以二十七月之期在仲朔援仲朔行禫同月舉祭之例欲於是月下旬或丁或亥日服吉者是爲可據否父在母喪十五月而禫又無給祭不當引不待踰月之文服吉於是月也（[illegible]）

喪餘諸節

喪餘孝子當朝夕哭

厚齋曰喪餘實因心喪具三年之制朝夕哭又是喪禮之大節目旣寧前行之於殯無零筵有代哭之文照此而[illegible]代行以[illegible]耶（[illegible]）

喪餘杖絰屨

問夫之於妻不必去杖於室耶（[illegible]）渼湖曰小記祔而杖不入于室註以爲是殺哀之節然則孝子之哀猶可如此而殺焉況在其夫耶（[illegible]）

厚齋曰喪餘練祭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者恐得之（同上）

又曰父在爲妻雖不杖不禫而練則不可廢也練祭一事本不係於禫之行不行（同上）

南塘曰父在爲妻不杖而猶有練祥當以其本服杖期故也然父在爲妻不杖是出於註疏雜記之說而非出於儀禮正經之文也家禮亦無父在不杖之文愚意恐當以儀禮家禮爲正先師之意亦嘗如此（同上）

問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偶要從之尤庵則曰無論同異宮舅皆主之南溪云舅皆主之但服文似用婦主舅使子之例也今何遽從耶夫爲妻喪有禫有練實具三年之體若其父在主喪則當依喪服小記註嫡子父在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之說而尤翁云家禮無論父在與父亡而通爲杖期則禫矣如尤翁說則嫡婦主婦喪其夫之有禫明矣（尹東）渼湖曰舅主婦喪夫爲禫[illegible]兩說尤翁之論恐無疑（[illegible]）

又問舅主婦喪者只信小記不杖之說使子不杖矣聞後始知其誤欲追杖則事甚如何不杖則似不禫何以爲之耶渼湖曰不杖古禮則此家初既不杖已主於此固又爲之禫則古今禮當適俱失雖遵尤翁之說而仍從古禮不禫猶爲有據耶（同上）

屛溪曰喪與以禮言之杖然後乃具練禫之節若降而不杖則不禫矣既不禫而獨行練則無此理矣若以爲無不杖不練之文而必欲行練則太泥（[illegible]）

近齋曰舅於子婦服雖非大功其夫服妻實具三年之體則當爲其夫行練故以嫡子父在爲妻不杖則不禫之文而並與練疑其猶則誤矣況祔祭舅主之虞卒夫主之則父雖主喪何可不許其夫之爲妻練乎然則父在亦當行妻之練矣（答尹書大）

又曰尤庵答具時經書曰妻喪實具三年之體故杖練祥禫四者只是一串事今以不杖而不禫輒獨行練祭恐是半上落下爲謂小記註說恐不得爲正論也然既不得攻破註說明文則只得依此行之尤翁既以獨行練祭爲可疑而其下繼且云者何也窃恐且之義也故愚則欲遵然字以下語（同上）

又曰不杖則[illegible]不杖禫不成禫杖禫然練祭一節尤翁猶未決然古之君行練則雖不杖[illegible]三年之義與[illegible]服[illegible]杖朞不同也（答[illegible]）

又曰山水軒權公說今始得聞其所謂雖不杖則不禫而猶不廢之文云者[illegible]爲分疏此意之所[illegible]而[illegible]說者也大抵[illegible]三年之體之具乎[illegible]禮[illegible]而不杖禫則當行以具三年之體且雖曰不杖而終與他朞服不同故不曰父在[illegible]服不[illegible]曰不杖則不禫只[illegible]猶有行練一節也（答李[illegible]）

又曰喪服父在則不杖々々則不禫矣[illegible]杖々[illegible]禫矣愚意當從古禮[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也（答[illegible]）

又曰如[illegible]所[illegible]不必行禫祭[illegible]則不然尤翁於[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曰若從家禮杖朞則[illegible]疑矣今既不[illegible]家[illegible]而[illegible]古[illegible]不杖不禫則其子之爲母杖禫者其祖主喪當爲孫行禫祭而不嫌壓故也由此論之[illegible]家禮祭似可行也（答[illegible]）

又曰喪禮父在則不杖々々則不禫矣[illegible]在則[illegible]不主喪[illegible]以杖々則禫矣[illegible]曾孫亦不自主喪尤翁已有所論然則父在爲妻不杖而非獨宗子爲然也（答李[illegible]）

梅山曰父在爲妻不杖不禫爲是疏[illegible]而發也若毋論父在父亡通爲杖朞則父在[illegible]不得三年[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得者極其詳備而家禮只有杖朞一款[illegible]引雜記之註以示[illegible]有杖不杖之[illegible]

不得伸則喪服可知也家禮之文恐是[illegible]及[illegible]耳

古[illegible]父[illegible]於子[illegible]父爲其妻不得伸[illegible]父不[illegible]杖[illegible]父不[illegible]故[illegible]尊所[illegible]杖而[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父[illegible]母在則[illegible]所[illegible]非宗子則雖杖[illegible]不得禫（小記[illegible]）[illegible]禮[illegible]父母[illegible]以母在亦不杖則殊非禮意故註說乃如此[illegible]引之者[illegible]以明[illegible]在亦杖之[illegible]

云似以疑之非謂雜記文但有不杖之意（答大任）

又曰爲妻父在不杖朞非但註說係是周公之經也其或父在而杖朞者即父不爲主者觀乎雜疏曲折乃可知已家禮不論父在與父亡通爲杖期者不失爲具三年之義故尤翁據此立說陶庵四禮便覽亦從家禮之文南溪之論亦如此終不能無惑也（答朴[illegible]）

又曰父在爲妻杖禫論說不一尤庵陶庵皆主家禮之文不論父在父亡通爲杖期近世士夫家多從之而[illegible]則似於喪[illegible]以父在不故有此疑[illegible]也然[illegible]家所據即舅沒子主世俱在之禮其假使夫以父在而不杖與既主之則豈可壓孫而奪其餘哀乎況父在爲[illegible]之具練祥禫禮有明據則行禫無可疑矣（答具[illegible]）

洞山曰父在母喪練祭其父之服當弗練（[illegible]）

尤庵問梅思誠曰有追喪者欲於禮於其期直行練祭其子既畢禫喪既而覺其非禮欲追行大祥此意如何曾子問曰追若喪者服盡後次月練次月祥云云當依此行之耶然則當返喪服至祥祭而去之耶（[illegible]）

老洲曰喪有故退練於十三月者其翌月祥又翌月禫以終十五月之內矣禫既在於十五月之內則不可謂過時而若閏月則過時矣開元禮云未再閏葬者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計閏一月終二十七月之數此可以相證耳（答成[illegible]）

梅山曰喪禮練祥猶餘如三年者之爲十五月而禫禫而即吉是爲常經而今人或不知練[illegible]祥而始除服其可乎一從[illegible]小[illegible]之具下所載而變除惡實（答洪[illegible]）

又曰妻服杖期故以期年而行三年之禮以月計者計閏以年計者不計閏練則計閏練祥之間不計閏祥禫之間則計閏是爲古今通行之禮也（答洪[illegible]）

老洲曰期喪禫服未見的證陶庵四禮便覽以緦布笠緦布直領緦布帶爲禫服而妻期之禫緦布笠帶非可論而[illegible]之爲祭本[illegible]

制設則不可全無節拍當於大祥以白袍白帶易服則禫始易以青袍黑帶恐爲微有節拍（答閔[illegible]）

妻喪練祥禫祝辭

問十一月而練者祝辭亦云奄及小祥初期祝亦云奄及大祥十五月禫祝亦皆從家禮本祝耶南溪曰當一從備要本式無可疑（[illegible]）

喪從葬前廢務之非

老洲曰苟律之以禮雖凡期如伯叔父母親兄弟之葬前恐不可依例廢務況杖朞乎侍下苦親雖云爲重莫嚴者禮防也此等處不知斷之以義矣（答尹生[illegible]）

妻喪禫後不哭墓

梅山曰內喪十五月而禫則喪畢雖拜墓哭則不可父在母喪禫後亦哭者以有心喪猶心喪而哭則過矣（答[illegible]）

妻墓便服不可拜哭

近齋曰妻山往來或有便服時則不可拜墳歸道主嚴故也既不行拜禮則只流涕哭之亦涉野哉雖昧然事已之後可（答[illegible]）

長子喪諸節

長子喪服色

屛溪曰喪長子斬者出入當着麤布直領麻絞帶平涼子髮者則某官下云緦服前自稱亦當以緦服人（答[illegible]）

問孤哀子親喪三年內又遭長子斬衰今親喪大祥後服色當如何世人於長子喪例着麤黑笠而孤哀子欲着平涼子或草笠但平涼子草笠不可用於公朝奈何（[illegible]）鹿門曰平涼子或草笠似無理當着黑笠麻帶雖曰近日通行之俗制終覺未安（[illegible]）

□□公之時□□□□□亦何妨□者大祥時以白笠白布直領白布帶行祥祀後仍當着斬衰服（答□□）

三山齋曰□□□□□□入之處尤當以爲後人知禮者以麁生布爲衣而着布帶笠以殺麻爲帶此似可從今人多着漆笠則□□□□不相稱或着□□子猶可否此無古禮可據故人人所行不同雖適爲定制也網巾用白綠似宜沃今雖不許解官赴擧則是自我爲之者何必强其所不忍也（答□□）

椽山曰爲長子三年者與父喪同是斬制而爲其卑幼之故故居喪及出入不偷於大故未可以喪服從宦故笠用麁黑漆笠稀用生布造□用□□居□服布中玄網巾用布飾總笠非從宦者亦當乃爲方笠□□子似不宜着也（答□□）

爲長子服者辭□

老洲曰喪服小記爲父後者爲長子禫註云宗廟之喪有此四者祭妻爲夫亦禫以此觀之雖爲父喪主人之喪既以其喪行三年喪而行禫祥則竝可□□耶（答□兄 一條）

又曰總大功未入小殯在三年者必再祭者指禫祥也據此則雖爲長子服者有其子則自當其禫祥□□至於祔祭則方在衰位祭□□□□之□□與□□□後祭吉祀此例矣至如虞喪祔位時言祭並祭□□□□文祖祔位□□正代祔□無從延衰之禮恐亦屬□當□□祭□□已矣所示禫祭祝辭固知其光爲父雖陰服祥禫踏祭父仍主之之說□容更論而但主祥禫於總服已入之後□□爲主□□□□□□□□□□□□□□已盡則攜一本並以奉質（答□山）

按喪大記云父沒於□子某者之專制雖則已圖綱不嫌深驗有明訓（著亡子只有妻而其子當有三年者禮并再祭）日月其近當及禪祭（再來云大祥）感念悲傷但不能毅然以禮節處義謹此質事（□□云云 □學）

□子婦喪諸節

子婦□□□□之節

南塘曰孫婦之喪身夫子俱在者有所主□一統之義未嘗不廢也適主及祔則亦主之而□□□□□□□□□□□□□□□當不得□□□□凡□人之□□□□□□於□□以□□者□主□□□□卒哭□□□□□□□□故尊者主之□□□□□□故卑者主之□不□□于卑卑不上□于尊此所以家無二尊國無二統也（答□□）

□□曰凡□父□父□主則子婦□□主之□□以亡子□祭□夫若子主之□云□從子□□□□□□□□□□有□□□□之人固以□□□不□□□人□有是理父告亡女云者可用於夫黨爲□□□□□□□□□方可□□且子之喪當□以亡子爲所示亡□云□恐不成說（答□□）

□□使子□子婦□□□□曰□後子□告云云耶其夫代□行祭則不可拜也若拜則是代□□□□□□□□□□□□□□□之日依小□□行□□之□□□□□□□□夫祭□□當有□矣（答□□）

□□曰□□□□□以亡子□□□□□主之則曰夫□名□爲父□□告于亡□□□□□□□□□□□□□□于□□□□子之□□□□□□□□□□□□□□□□以□□□先考某某官□□以□□亡子婦某□某氏云云（答□□）

三山齋曰□□□□□□□之光□以爲□□此□□則□□□□□□□□□□主□主祭當爲一事而今□□□□者便主祭□體宜不能□□也□□□□□□□□□□□□□□子□之□□如是則便爲□主之□可謂夫主之耶況子□□□□非父之□□不□□□不安□有如□論□□□所□□□者也□□且從尤翁□論勿論虞卒與祔舅皆主之却似直截（答□□）

又曰□□□□□之□亦從卒哭之文卯主之凡此皆尤翁所力主而便成近世通行之例矣（答□□）

近齋曰□□□□□□□□之文□有古□□□文□卒祝辭□以舅使子某云云又見於□□□□用□□□□使子某則父爲主之義自在而亦今於虞卒夫主之文何（答尹□大）

又曰子婦之喪虞卒其夫若子主之則舅在乎父爲主之義也尤庵以爲雖出古禮有所掣礙從舅既以子婦何主則虞卒舅當主之小記之文不可用（答□□）

老洲曰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無論父之在遠與老病亦當以父爲主而攝行之此尤翁說也愚意以爲子之婦於屬爲卑夫若子則夫婦有齊體之義子之於母恩義至重其自伸是以虞卒與其夫若子主之此說實有精義且喪與祭本來自別老兄之疑則喪及祭舅既終始主之則今祥祭夫主之則恐爲先後兩截一從尤翁說却爲齊整（答□元履）

又曰所謂父在父爲主攝禮則惟長子長婦皆庶子庶婦旣接攝者今舅家所値既是支子與宮之說則不必舅爲主使其夫主之實合禮意矣（答□友）

問子婦喪舅當主之而欲行練祭則祭爲子婦用祝之文亦不行則其子練於何時祝文體當主之人（答□□）閒齋曰既有當練者則何可不祭祝文則晉先子以爲齋無屬舅當主之矣

梅山曰舅主子婦喪祭則自當主祝主練祥禪忌祭祭當用舅告亡子婦之文而悲念哀酸不自堪勝八字自虞卒主祥禪恐當通用忌墓祭當云不勝感愴（答□□ 光王）

又曰舅主子婦之祭而所對位祝當云年月日舅子某□以清酌庶羞適于顯妣某封某氏隨□□舅某某氏亡□□當云年月日干支舅陳此祔事于亡子婦某封某氏適于顯祖某封某氏尙饗（同上）

渭山曰尹明□子婦喪似不爲練亦無□耶南塘曰恐不可廢此說非是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者不三年之練祠可有練耶（正□ 疑解）

按古禮則給而家禮不給父在父亡適爲杖者杖則禫矣

子婦喪含節

未隆曰以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之義則含殮皆可使其夫若子矣或曰含本爲親子不忍虛口之意則夫不如子之宜也（疑類 疑輯）

喪禮諸節

喪禮銘旌式

屏門曰未成人銘旌男子則書曰童子某君女子則書曰處女某氏可矣（疑類 疑輯）

近齋曰婦女銘旌□以爲官書某秀才某是姓之類如金秀才李秀才之類（答朴□學）

冠則勿殤

□齋曰喪服不□小記疏云其文且自十九爲長殤以二十而冠□也然則冠者之不爲殤可知矣自冠而至者則當其□爲十年之久則非如稚世之冠冠同時矣古者冠而未及娶而死者多矣二十九歲而死者皆可以殤之耶必不然也長子冠而未娶者□然當不立後而□□以殤服然則以冠也服長子服以備婚也不立後各有攸當古之人有如此行之者矣（答李□仁）

□□曰□□□□之□□□者果是冠而未娶者亦當殤之耶冠者既實以成人則從小記文勿殤似宜（同上）

渭山曰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觀如此明白而曲生穿鑿何也繼曰冠而不爲殤然宗子雖七十無無妻者禮也未娶之人安得有後耶（正□ 疑解）

殤喪立主可否

問[illegible]殤喪[illegible]則不設魂帛[illegible]遣衣服之類耶曾子問曰祭殤不告利成註曰無尸故也所謂無尸者與開元禮不復魂之說[illegible]也立主乃親炙之儀而只言立主又不言設魂帛則亦有深意否（[illegible]）

近齋曰殤喪皆立主立已與古禮不同處後不可撤魂帛故備要以爲當依[illegible]從之爲宜（答李[illegible]仁）

老洲曰古殤無不復魂事雖而[illegible]設靈座至程朱始有爲殤立主之禮蓋自小記遺殤從祖祔食之文而推之也然則來頭許多殤[illegible]宗當不立主於兄弟之身固當祭爲忌日既將行祀不害爲時合古禮殤喪不輕之耶然亦涉瑣起何敢質言（答李[illegible]）

殤喪虞卒哭當否（[illegible]）

厚齋曰[illegible]虞卒哭[illegible]雖有[illegible]祭奠[illegible]又有立主之說然則行虞[illegible]開元禮既[illegible]而[illegible]三殤包在處[illegible]文必從初虞而言則此亦只以初虞而言耶今左右既爲立主則并行三虞不至未安耶卒哭以下不行明矣（[illegible]）

近齋曰殤[illegible]禮皆行[illegible]可行的[illegible]古[illegible]初虞卒哭（見小記註）至開元禮始行殤而亦不立主至程朱始有立主而亦[illegible]只[illegible]大[illegible]已附食于祖則斷祭[illegible]其中但[illegible]開元禮既[illegible]虞無卒哭一節則卒哭明日祔之文祭無所據矣（答金[illegible]行）

梅山曰殤喪從古禮不立主則無虞從家禮立主則有虞虞亦止一祭卒哭斷不可行也既不能虞而撤靈則以主喪者服盡爲喪畢之期[illegible]之可言故自從初期用忌祭禮恐宜（答任[illegible]）

殤[illegible]式

近齋曰殤[illegible]告辭[illegible]問以爲難不敢直行耶祭殤主人廟時恐當有告辭行事之節云云觀此則當有告辭但不可用[illegible]之辭殤與本[illegible]辭也（答金[illegible]行）

梅山曰[illegible]兄弟之子之[illegible]中殤於兄弟之身弟妹[illegible]有[illegible]耶若[illegible]亦無三殤之則也祝文用兄告弟之辭而曰兄告于殤弟殤[illegible]云[illegible]何可[illegible]云亡日[illegible]至不[illegible]情[illegible]開元之禮不立主則忌日當設紙榜紙榜而祭者何可備禮耶[illegible]立主[illegible]爲得正而始叶不立主則亦不必追成（答李[illegible]）

殤[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註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疏曰倫類當也謂與宗子昭穆同也以此觀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宗子又不可爲殤之子故必取其兄弟行使代主宗子之祀也然則殤者當爲兄弟之親也（答[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問[illegible]不爲庶子祭者則勿論嫡長所生并當不祭耶（[illegible]）厚齋曰家禮不分嫡庶則從家禮行之如何（[illegible]）

爲人後者本生親喪儀節

本生親喪位次

[illegible]中當立於其弟之下而服盡服祭祀時則不必立於弟下（[illegible]）厚齋曰當立於弟下弟爲主人故也（[illegible]）

問[illegible]中當立於其弟之下受吊時亦不當隨弟拜賓但立而哭之耶（[illegible]）老洲曰此有沙溪說來示得之

本生親忌事

竹庵曰[illegible]下則[illegible]於私[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所後[illegible]本生[illegible]自[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爲之主人何可[illegible]於私親乎竹庵說不可從也

本生親慰答書式

厚齋曰先師以爲繼[illegible]先親之先字改以私字其餘自當依疑禮所用之稱較當一從問解說（[illegible]）

陶庵曰人家生親[illegible]狀[illegible]有[illegible]改字句矣[illegible]之不必然今則且用伯叔父母狀例矣（同上）

[illegible]曰本生親稱以本生考[illegible]尤庵先生[illegible]禮[illegible]否[illegible]有所生考妣之語而所生字以別之則[illegible]稱考妣亦[illegible]金石文字猶如此況書牘乎先儒以稱考妣爲非者謂其直稱考妣無別於正統如漢宣帝之爲也自稱[illegible]人亦無害於義也（同上）

近齋曰本生親服中自稱從沙溪說則稱[illegible]人從尤庵說則稱[illegible]人之稱實爲較正而世鮮有行之者皆稱[illegible]人既是文元公所定則亦未爲不可惟在當之者隨其意之所安而處之也（答金[illegible]）

問[illegible]人本生父母[illegible]用伯叔父母例而[illegible]稱之稱[illegible]叔[illegible]未明言則何必強稱伯叔耶[illegible]亦有[illegible]有程子說不敢從矣如何（[illegible]士）[illegible]曰既有程朱正論不敢[illegible]

近齋[illegible]人本生亡[illegible]不[illegible]本生父某官府君（[illegible]）奄忽違世承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illegible]）至愛根天攀號[illegible]何[illegible]不容[illegible]力何[illegible]伏乞（[illegible]）抑哀從禮以慰[illegible]念（[illegible]）某[illegible]事所[illegible]末由趨慰其於[illegible]想無任下誠[illegible]（[illegible]）年月日姓名狀上某位孝服前姓名

謹封[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本生父母亡答人狀某白某[illegible]明生父（[illegible]）奄忽[illegible]何忍言伏蒙[illegible]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惟[illegible]安某即日苟延[illegible]末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謝不備謹狀年月日某人姓名狀上某位座前謹空[illegible]狀上某位座前姓名謹封（[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中[illegible]式以[illegible]狀[illegible]人本生父母有生我之恩故服中居處衣服飲食起居未嘗一同於伯叔父母之服且己之自[illegible]人之稱[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近齋所著先[illegible]不[illegible]大抵居本生喪者[illegible]然[illegible]是[illegible]則不[illegible]狀以存[illegible]矣（[illegible]）

梅山曰本生父母[illegible]與[illegible]伯叔父母不同[illegible]一[illegible]伯叔父母何[illegible]得禮之正尤[illegible]不可易也然世俗不知[illegible]只加本生二字於大[illegible]之上[illegible]本[illegible]之[illegible]近齋先生有所[illegible]本生父母[illegible]情禮[illegible]以[illegible]（答任[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本生[illegible]自[illegible]人則[illegible]沙溪之論[illegible]狀用[illegible]所[illegible]之文[illegible]用當稱心制人頓首二字不必改（答[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曰父[illegible]死曰考[illegible]只[illegible]於所後不[illegible]於本生者所以別二統之嫌也自稱[illegible]云從子[illegible]不可去一從字[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二字[illegible]從子之上[illegible]於[illegible]伯叔父[illegible]至[illegible]之私也（[illegible]）

本生祖[illegible]慰[illegible]式（[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於所後[illegible]也[illegible]於所後父之本生父稱以生祖矣既於所後父之生父稱生祖則於生父[illegible]生父之[illegible]父[illegible]祖[illegible]亦是從[illegible]稱謂如來示[illegible]生祖[illegible]大功[illegible][illegible]服不同稱[illegible]稱以[illegible]例大不可書札及文字當以生祖或大父書之[illegible]呼[illegible]伯[illegible]之類（答[illegible]）

本生喪中持服

老洲曰衰所以表哀非但爲臨喪設也以此人則以此侍親之側則誠有礙於觀瞻若其退居私室獨處之時雖非侍側何所壓而當情而脫衰乎然此乃臆見無稽何敢質言盛論乎凉子深衣受弔近俗多通行以此從事可爲寡過之道矣（答鼎山）

鼎山曰爲人後者出入參凉子所以則方笠也近俗或混着方笠是豈別嫌明微之義哉（答李[illegible]）

剛齋曰出後者於本生父小祥後服已除矣雖總還本生喪次以其哀經朞義上食於父之几筵恐非所當設於非行者之名服其服可知矣孝巾中單衣之示得之（答黃有中）

本生親喪受弔

剛齋曰出後者在其生親喪次有弔者固不可與生兄弟同拜而或在私次有爲擬而弔之者則似不可不拜（答金[illegible]仕）

鼎山曰出後人於本生小祥後有來弔之人則主喪者受弔時伏哭其側無害而主人不在則不當以受弔之禮行之（答任[illegible]正解）

立後未出繼辭還本生喪者服本服

老洲曰宗孫立後禮曹未及成給立案此爲一府爺拍尤爲所謂　啓下公文到家日即　君命移天之日者也[illegible]初既[illegible]立不爲承重服喪則到今[illegible]罷之議豈可捷行以本生之服越此既以父在母喪則容俟其母小祥後出繼斜行吉祭恐爲得宜也蓋本生親心制中可行所後家吉祭已有先正論矣（答[illegible]）

本生親喪祥禫吉（[illegible]）

南氏曰家禮小祥始食菜果註朱子曰司馬氏大小祥已除服者皆與祭出後子於生父母總麻之何以審孫說（[illegible]）

遂菴曰人之出繼者於其本生父母喪則祥祭既在及大祥下以夙夜悲哀不能自寧爲辭而其餘從儀要本文[illegible]矣（答[illegible]）

又曰既以[illegible]三年者爲之再祭之文行二祥則禫在其中矣禫祭則可行而若無當服三年者則生父母喪禫祭則[illegible]爲其當服三年者而行禫則禫祭祝辭奄及禫祭之下用夙夜悲哀不能自寧八字使大祥祝爲宜（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出[illegible]雖出後不以三年而恐不當以無三年服者遽撤靈筵矣（答孟[illegible]）

鼎山曰爲人後者未[illegible]祝辭奄及大祥下當云夙夜悲哀不能自寧[illegible]下當[illegible]儀要小祥則曰常事大祥則曰祥事而以[illegible]之三年者小祥而撤靈則只當云祥事（答金正[illegible]）

又曰令從子之[illegible]令孫[illegible]以本生親又身是宗子則斯服雖當主其大祥祭前一月因上食告由當行[illegible]之禮先府君主之於以亡[illegible]又[illegible]府君大祥奄及矣祭不可以無主不肯敢代主其事隨告事由云云（答沈[illegible]輪）

又曰[illegible]者[illegible]服三年者則[illegible]禫之名初非除服即[illegible]撤靈而本生兄弟[illegible]移[illegible]死即以[illegible]則於[illegible]本[illegible]三[illegible]不可不行雖無[illegible]制之人行[illegible]祭入廟恐爲得禮則無可行之義也（答朴[illegible]）

鼎山曰本生喪[illegible]服三年者則[illegible]行祥禫[illegible]行禫祥禫則當行吉祭說[illegible]曰[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氏[illegible]已[illegible]禮[illegible]享時[illegible]季[illegible]時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亡[illegible]（答李[illegible]）

本生親喪題主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父[illegible]已[illegible]於人情爲甚安否[illegible]曰父母死曰考[illegible]其生也既可曰伯[illegible]叔父母則其死也又何以不得稱伯[illegible]叔[illegible]實[illegible]既可[illegible]考則[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主者有是理乎（答李[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子[illegible]不必[illegible]凡不必之云[illegible]於不可況本生親之非[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而[illegible]

如是何敢自以爲然乎（同上）

按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稱正統而言也非指伯叔父母也伯考之稱恐非禮意也

竹庵曰先生（湖錄）云李亮臣有一子而出後李死無孝祀人余意既有子則雖出後可主其喪不可喪主而以顯辟題主答以其子伯考題主旁題以從子某攝祀云矣（[illegible]）

又曰本生親題主以伯父旁註子不稱孝恐不害爲一統於所後者泛稱叔父則太寂後聞諸師門者如此（同上）

本生親喪除服之節

竹庵曰出繼人於本生父母十三月除服固是叔父母但初朞日以爲稍晚祀[illegible]未安[illegible]經[illegible]　當在告利成後如是則似情禮（同上）

梅山曰本生親喪即朞服也曷可以未與常事而過期不除乎朞功以下諸親過喪不葬者月數已足則準禮除服亦有先賢定論所後親[illegible]宗不支家祭於本生小祥者當按月數滿足除服之例某日設虛位哭而變除收藏其服仍赴其本生喪所服其服而除之恐宜（答朴[illegible]）

本生親喪復吉之節

屏溪曰出後人生父母心制時吉服當俟吉祭後服之而墨笠帶之猶持於禫後與不出繼者同先賢未有的旨何敢有定論（答[illegible]）

渼湖曰出繼人本生親心喪其兄弟於禫後猶着微凶之服而必行吉祭然後始卽純吉則心喪者亦須過吉祭而釋其服可也（同上）

近齋曰本生兄弟禫後卽吉而出繼者猶着黲服雖若有反重之嫌而實則非反重也乃所以爲輕也復何疑乎（答洪[illegible]）

老洲曰本生親喪者而服黲者墨笠黲帶即心制非服也則大祥之日皆有變除之節亦甚吉祭之月心制[illegible]宜矣（答[illegible]）

又曰心制既無服之可變則行禫退禪進退雖似無義然几筵未撤便是未終喪雖闋心制全然自同平人豈安於心乎恐當以撤筵爲純吉之限而其前則衣飾與日用事惟稍示異於平日似無轉也仍記芝石答人先祖先除之問曰諸子當除服者固以忌日行除而但雖受吉猶于未過祥之前則服色等節略依心制親[illegible]以俟其大祥此雖非爲心制者說足可旁據矣（答成[illegible]人）

梅山曰過房者本生親月在仲朔則當與本生兄弟同其服吉乎（答[illegible]）

本生親喪中行所後家祭祀

問所後親忌適在生親葬前芝村丈以爲不可以承服廢祀忌行祀如常儀或以爲要訣有朞大功葬前略行之文云云（答金[illegible]）厚齋曰雖他朞服在葬前略行況於生親之喪耶降服朞重於本服朞愚意則葬前依要訣略行而使服輕者代行葬後則依同爾幾行之似好（答[illegible]）

厚齋曰稽[illegible]諸[illegible]今[illegible]二[illegible]時祭況本生父母喪乎葬後卽行時祭似太遽依橫渠事姑略行之似宛轉矣（同上）

南塘曰本生親心制未終之前行所後家時祭不可身居心喪而行盛服受胙飲福之節終涉未安祭而廢此儀節亦非所以重四時之正祭姑停之似可矣（同上）

渼湖曰生父母葬前所後家忌祭若同宮則當廢異宮則當依栗谷行殿之說而處之朞年內所後家忌墓時三祭亦可使子侄代之（若無代者而攝行則）服色以黲布帶直領行之家禮此爲朱子時間出辭之服而禫後仍服今亦未周年則借而用之仍爲周年後心喪之服亦無不可（同上）

又曰爲人後者爲所生喪所後家時祭從古禮則期前姑廢亦何不可但此期則從古禮而廢他期則從今禮無廢未知如何耳（同上）

竹庵曰經禮期大功葬前不廢祭未葬出後者雖歸於所後而本生親喪前大小祀皆不可行葬後忌墓祭單獻以行而時祭則不可

行祭雖起不祭則哭於本服之實乎要訣著大功親祭如平時之儀恐難一切遵行（同上）

三山齋曰生家喪中所後家祭祀之行參祭儀者云等大功則葬後當祭如平時（本註但不受胙）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略行如上儀（即上揭忌品說於常時只一獻無祝不受胙）栗谷此言雖指著大功而所生之服亦是朞制可倣而行之亦不當使人代行此與三年喪中祭先之禮輕重宜不同也（答[illegible]）

近齋曰本生親服中所後家祭祀何敢減殺其禮耶葬後忌墓祭當三獻如平時（答[illegible]）

又曰未葬之人雖在本生葬前既有子弟代行者則當以單獻行之單獻則無祝蓋孝服人於葬前忌墓祭皆以單獻無祝行之即禮也本生親服即降而爲朞則與伯叔父母同一朞服也當依朞服人之例而處之然則非但忌祭雖寒食墓祀亦當單獻行之耳（答[illegible]）

又曰葬前忌墓祭畧行單獻大功與緦服一也備要卒哭條小註栗谷說考見則可知也本生家服制與所後家祭祀雖有輕重既是大功服則與緦服一例葬前何可備禮行祭耶單獻無祝行之似未安（同上）

剛齋曰出後者於本生親喪中行其所后先祀自當如禮先賢之論固如是但葬前則使人代行似可矣（答[illegible]）

頤齋曰本生喪中所後家祭祀葬前則略倣禮不得行是後行有服之祭此等處皆可與平人同之說（答梅山）

問本生親葬前所後家忌祀使人代行親辭何以措辭（答[illegible]）

洞山曰葬前則所後家忌祀使人代行措辭告辭以某子某孫遭本生父母喪不得親獻之禮之意而攝祀單獻葬後祭祀當（答[illegible]）

梅山曰本生父母喪成服後當行所後家忌祭墓祭攝祀子弟替行葬後則備禮行之時祭則喪服除後亦不廢但不受胙已矣

持本生期制而行盛祭終有所不安以待除服或合行謹心喪中當行如禮亦不受胙也（答[illegible]）

老洲曰本生心制中行所後家吉祭已有先輩定論（答[illegible]）

本生喪中入所後廟中服色（[illegible]）

老洲曰本生喪中入所後廟中服色愚則不得製黑笠用布巾直領而孝巾承冠者面紗非正冠者有冕冠之嫌故仍用不墮子對令忌之則此所後家喪中入廟服色大無分別從不製用黑笠耳本生之期異於旁期葬後處爲紗笠如何既愚則小祥後爲之未知果得宜否耳（答梅山）

梅山曰本生喪葬後所後家忌墓祭純吉行之期爲可疑處謂乎

出後人之子爲本生祖父喪祭

老洲曰女主非有絰帶只有周元陽總雖窮之際不取如非對坐不得已處不可用也既有所則所出嫁何可不[illegible]耶（答[illegible]）

小兒本生服變服色白之說

老洲曰[illegible]不見經禮[illegible]以白紬[illegible]之本生服[illegible]降在期服者用白似涉過越近俗有婦女爲父母降服時[illegible]所兒色緞未知何據要之所以別降服也此兒未爲不可耶（答金[illegible]）

出嫁女本生親喪諸節

舅姑在聞父母喪歸父母喪

[illegible]齋曰婦人聞親喪歸服晨夕之哭宅葬前欲服哭過哭著去葬前哀至則似彼可也（答梅山）

又曰舅姑在聞父母計哭於私室有何未安父母練祥實哭亦當似不得用歷居之儀（同上）

松山曰[illegible]婦[illegible]不可哭[illegible]食哭之似[illegible]既父母計何可先撰哭處耶一哭後則更[illegible]哭位[illegible]附親父母喪則有關於父母喪未計初[illegible]可也（答[illegible]）

問於服喪聞喪成服時哭[illegible]之實恐不可以依丈夫依成服時耶（答[illegible]）[illegible]曰當依成服

父母喪中夫家祭奠

[illegible]曰婦人爲父母喪[illegible]之大祥也[illegible]不在而歸或初未奔喪者其自處則當與未歸同未歸而在喪次者豈可與祭於夫家耶（答[illegible]）

[illegible]與父母喪練而歸則雖未練奔喪則[illegible]當用在夫家之禮何可自處以奔喪未練乎但葬前則恐不可與祭矣

三山齋曰古禮婦人之有父母喪者既歸而除於然則未練之前不得參夫家之祭矣今雖不能準此未卒哭間不當隨夫家參祭至獻行香恐非可論假要所謂朞服葬後祭如不時者亦可傍照（答[illegible]）

老洲曰婦人[illegible]本家之[illegible]卒哭[illegible]當止[illegible]之處[illegible]已謹行之[illegible]小祥權行[illegible]恐無不可未知如何（答[illegible]）

問女家祭祀[illegible]服色如何耶（答[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男子[illegible]之服[illegible]之服用之或無妨耶

親父母祥月父母忌日當哭

問出嫁女於本親喪三年內忌日當哭如何（答[illegible]）[illegible]曰以大祥忌日當哭之義推之則出嫁女亦當[illegible]得歸哭則望哭亦合情理（答[illegible]）

梅山曰婦人爲父母練日望哭情理似然至於忌祭恐未安於爲父母哭哀則出於天性人情之不能已者也（答[illegible]）

出嫁女練後服色

[illegible]齋曰婦人心喪服色恐當用玉色衣帶雖是出嫁女恐不可於大祥直除[illegible]三祭則除心喪而著吉服當在吉祭時者不行吉祭則直至吉祭月初吉方純吉恐得（答竹[illegible]）

山

老洲曰玉色衣白色冠亦恐爲稍純是婦人心喪服色則出嫁女之除服即以此受之以終三年或可踰月而服微吉是未爲過耶（答梅山）

梅山曰家禮所云竹釵即箭笄也三年之喪當用竹釵書儀括髮麻布髮引小記惡笄而卒用蓋或竹木骨角絲線與骨角非可施於三年之喪者期功以下則可矣出嫁女練則服素係是期制則當用骨角恐宜（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笄亦有云婦人惡笄[illegible]卒哭前[illegible]笄可知惡笄當[illegible]象骨爲之若其大功以下[illegible]男子同杖期以下用布五總以白總布爲之從此用之不爲無據（答[illegible]）

妾子本生親喪諸節

承重妾子爲所生母則當奉几筵終三年

[illegible]氏曰承重妾子於所生母除服前則當奉几筵終三年行大小祥方盡於人情（家禮增解）

承重妾子之子爲父所生母

厚齋曰承重妾子於其祖母猶服緦況其子之於祖母乎若無主喪則以白衣帶行朝夕上食殷奠無妨耶沙溪既以心喪爲當行附[illegible]

爲之禫當以朔爲限耳（[illegible]）

梅山曰庶子爲父後者使其衆子主所生母喪則其孫爲父所生母題主及祝辭稱當云亡祖母耶其父承重服其母以庶母則其子當稱以庶祖母於庶祖母恐當無服而禫要不杖期條云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祖後則不服據此則餘子之不爲祖後者當準諸服等者謹妾母不世祭其孫當與爲而埋主禮則埋主不可無屬稱稱以祖母服以期年恐不可已（答洪[illegible]）

妾子所生母題主

屏溪曰妾母以亡母題主既有朱子定論更何疑焉（[illegible]）

雲坪曰有人問妾子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答曰若題嫡母則只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竊意人情何忍遽死其親也（稱亡則是死其親也稱妣則可）然其名分之節等衰之義不可以不嚴生而稱父母死而曰皇考皇妣乃稱而禮備者也若庶子之題既者止當稱母使之不嫌於他日不書某封爲可也（[illegible]）

問或云當止亡字未知如何（[illegible]）竹菴曰或說未必是

厚齋曰庶子於所生母只得稱母則略有別其子只當稱子不當稱孝也承重子之爲所生母神主以庶母亡母並似可疑從吾所致不敢臆對（[illegible]）

陶庵曰庶子爲父後者其母題主當以衣子爲之而題以亡母去孝字則旁題亦何妨（[illegible]）

李氏曰或曰承重妾子於所生母題主及祝辭當稱母稱子與出繼子不同其爲母子則自如矣（[illegible]）

南氏曰妾子於所生母只稱亡母云者朱子之說似指承重妾子而尤菴之說似指不承重妾子而然實之未知何所適從顯字不過明字之義尊於己者皆用之旁親及伯叔與兄皆曰顯則獨於所生母而不可用耶既與承重妾子有異當用顯母某氏無疑（[illegible]）

梅山曰傍註稱云者云者即朱子答妾母題之問而備要載諸庶子所生母題主之下故親以不可爲所生母傍題之證然於其卑幼及傍親固皆非指所生母也所生母雖不敢與適母並而在其子則不可謂不尊亦非傍親也傍題何可已乎既當云子某奉祀不當下孝字（[illegible]）

又曰中宵事亡如事存註曰指先王也推此義也妾子以亡母題主亦非卑之之義況有朱子成說乎（[illegible]）

妾孫題其父母神主式

雲湖曰若以當然之稱者不敢敢稱之稱以有嫡母之爲父之耦故妾之子不敢以此題其母主而稱顯亡母將妾之孫則於其雖爲妾子而與其母爲正配既無嫡庶之間其子不得不稱考妣既稱考妣則其加顯字恐無甚害所以有前者云云者也蓋避嫌遠嫌固有其義而以子孫父尤若未安（[illegible]）

竹菴曰右問妾孫題其父母以顯考妣當否者先生方爲答而問曰子意如何余對妾子之於母不敢稱顯以有嫡母也妾之孫其妻於其私自稱之稱顯字恐無不可先生曰然（[illegible]）

慈母題主

老洲曰爲慈母立主雖未見古據收養父母亦許立主則慈母之恩寘當恐無不可立主之義今爲慈母立主恐當稱以亡慈母旁題則孜旁題之書例因之亦不至大悖耶（[illegible]）

師友喪諸節

心喪服色

南溪爲師吊服加麻儀曰案弁環經（[illegible]）心經帶疑衰常冠（[illegible]）衰制如深衣加麻經（[illegible]）麻深衣加帶絛恐初喪以（[illegible]）竹冠吊經白布經

如近麻吊小帶用白絹縉山布之（[illegible]）弁（[illegible]）竹齋改用冠（[illegible]）加經武亡山散用白帶（[illegible]）環經總經帶兩條隨問今據備論之旨環經者喪服內武帶弓當總經帶者補服（[illegible]）衰六記（[illegible]）一說不同如此且以後來諸儒所論言之似當用經而齊衰帶經亡山加經如總經師小帶用總帶約行所適從無按補以心喪三年註曰吊服而加麻疏曰經與帶也喪服圖式其朋友相爲服爲曰經帶總環經雖出於儀禮而服同爲天從大夫之吊服然當以喪大記衰服及補服疏既皆云吊服則謂後及大夫等皆用士之吊服（[illegible]）總之經帶爲吊者損之恐所謂總經帶者終當爲是而帶經通用亦有據矣按總經帶之制若依總麻之帶不用布與麻服疏五分去一方爲帶料之及服經之文不合當本註既云吊服加麻而補吊服子游出經疏曰此雖不云帶凡爲經則知有帶與服云其經帶弓二三子皆經而出朋友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此經帶之帶爲服經則失疑衰素裳（[illegible]）如對改制加總麻（[illegible]）魯齊直服深衣（[illegible]）加麻月數補服（[illegible]）通典（[illegible]）俱有明文今亦以此爲準（五禮考證）

厚齋曰朋友之喪曰師前月加麻之弟子後用心喪之服故於先生喪禮後用淡黑布衣淡黑布帶但其加麻時服何經帶用雙服而體小宋知合禮否（[illegible]）

又曰父在母喪過期服喪後爲心喪道師喪者恐亦於過期服（以加麻）後當服心喪也（同上）

寒湖曰禮有師不立服之文而非不立服也蓋古人於師友於之中無明別言也師本與朋友爲一類故其服之但心喪之外其餘則不過爲加麻而已既爲加麻而止則又不得以此服色過三月從帶之以至五月九月或期年之久故必練而後除之者然也其實既有期九以下之制則又不得不各到其月數既滿而除之恐不可以其服之但爲加麻而徑先除之於三月之後又不可以徑除於三月之故而其未盡之[illegible]月又以心稱之蓋所謂心喪者必三年而後有之者期九以下服月既盡則亦已矣豈更有所謂心者耶（[illegible]）

竹菴曰爲師心喪吊服加麻麻是腰首經之下今當於布巾上加經（[illegible]）

又曰爲師心喪吊服麻是總麻之經自小功之經五分減一者其與環經不同環經則直是吊服所加其制似無左右本在上下之異直知嗣子故稱以環經（同上）

陶菴曰師喪門人之相吊經不見於禮恐是情理之不可已者以子貢三年畢後相向哭一段推之可見也（[illegible]）

又曰當以不過從下所用不必用之其稱則心喪人之外似無可者雖疑於親亦不至害義否（同上）

問師與伯叔父母同日亡則何以處之（[illegible]）竹菴曰禮云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服從五服相制師較也先成服之服而爲心喪之制禮意恐然（[illegible]）

南氏曰尤菴之喪寒岡到於遂菴遂菴曰昔沙溪之喪同春問服於尤菴尤菴曰先生服五章無異仲文服從爲於仲文云今先生喪五章無異叔九服從爲於叔九也仲文沙溪之孫叔九尤菴之孫時錫之也（[illegible]）

李氏曰師弓疏曰凡吊服不得稱服記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喪則朋友吊服而稱無服云云則喪服所謂朋友服者蓋無服之服而在五服之外者也故通解稱服稱師友吊服加麻於五服圖之下其義精矣楊氏於家禮則直稱於總麻正服恐失照管之意（家禮[illegible]）

李氏曰古之師服用吊服加麻所謂吊服七用疑衰素裳其冠則素爵弁庶人用白布深衣而冠素委貌但吊時則加疑服環經於爵弁是謂弁經師則去環經而加緦經於爵弁是謂加麻然吊服有古今之異家禮既云吊皆素服且爵弁委貌今既云失其

[illegible]服皆以代其白巾素服以練麻兩股絞之爲總絰而加巾上履用練布帶[illegible]且總絰本古[illegible]也

古制雖於[illegible]今[illegible]不合於白布衫也（家禮附解）

[illegible]禮記曰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已朋友麻蓋疑衰環絰吊服本服也去環絰而用緦之麻絰師友之服皆加焉者也吊服自一制加麻又自一制謂之加謂之服豈是本服環絰之稱耶（答朴經煥）

經問曰古者師不立服後世遂指加麻爲師友服意或孔門喪師以前並加麻無之至二三子居絰出否之後始有加麻使成爲服故謂之師友服也耶然既已加麻爲服而曰吾喪某而無服是似不以加麻爲服也然則加麻不可謂服而猶以服稱者既服麻絰勢不得不謂服歟於經傳通解續服條又於通典譙周說曰雖服除心喪三年服除之服卽指加麻則又明以加麻爲服也至於服師三年者乎云者心喪服何可謂之服乎愚意以爲此服字卽行之之義與本服字不同或說三年喪年卽是加麻之制仍到三年乎程是亦見其然也（答任增周）

又曰喪服記云朋友麻則心喪不必加麻朋友緣心喪設加麻矣此見之朋友屢指師友之雖者通師友加麻來宗然矣緣心喪者所色與於乎詩者此心喪之服色謂之服非麻絰之服也（同上）

又曰[illegible]院先喪絰帶俱存而其不用麻絰只用字布帶似自誠意始然須年見於湖門下或有具絰帶者而並少矣既宗爲成服日[illegible]亦依五服例遂後成之爲可耶加麻與素帶三月之制亦姑未決耳（同上）

問喪曰某以行九月之制者只做紗禽之服某備而亦從先輩不如並其力之觀也然九月之內居處飮食不能令體於其喪三年所制親喪也又何足信哉夫盡力而不能三年然不免疑於豫而苟其大祥緩期則吾先子必不行之矣且緩之必行三年之所喻謹至矣但以某者或率年以下之觀謂之偶未及致詳而以服率爲皆善則我東諸賢之喪師未聞有過於期者後人之立言如是恐或未快（答[illegible]）

或問曰師喪雖不見於周公所作儀禮子生三事一之言非夫子之期餘也必有古制之所受而發喪方喪心喪又出於檀弓子貢之言不拿則惟爲師喪之斷例也程子所謂師不立服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者所指廣凡從學之師家塾蒙學之師謂之師然皆而不遵服於事之大小四字可知其非專爲傳道受業之師說也然則傳道受業之師始可與於生三事一之師孔門爲子於夫子是爲傳說之後深三年之外始任而歸則其門人之喪夫子以三年可知矣然師服既不列於五服孔門諸子之服夫子以心喪爲斷[illegible]王淨齋金仁山師喪[illegible]可復而是皆依據於吊服加麻則淨少有[illegible]其孫失惟在後人擇取之如何

又曰吊服本非正服乃無服者臨喪之暫制也[illegible]師與友[illegible]而除不可拖長除服之外以心喪[illegible]而心[illegible]有[illegible]則[illegible]自不容自[illegible]又何[illegible]外面吊麻而爲之寢（浮山[illegible]）

答[illegible]三年[illegible]正[illegible]程子栗谷情義淺深之論又不可已[illegible]方[illegible]服加麻三月[illegible]除心喪三年[illegible]不能齊之爲師友爲非[illegible]服[illegible]說[illegible]爲守[illegible]而心喪三年是可貸於夫夫者乎必遂三年如勉齋之於朱子則得正而否則如沙溪之於栗谷[illegible]沙溪[illegible]年爲度[illegible]得中也名爲三年而不慊於心則未若減其等而盡其情也（答[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三子之與其[illegible]孔門弟子吊服加麻之制或深衣加冠絰或深衣加帶絰[illegible]白巾[illegible]吉之吊服[illegible]帶[illegible]在絰故[illegible]於帶耶[illegible]大如[illegible]亦[illegible]友[illegible]服[illegible]之絰帶則可見其與吊服之[illegible]且[illegible]帶者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子游[illegible]帶[illegible]友故加帶[illegible]有絰者[illegible]服[illegible]絰帶耶[illegible]五服之絰皆然惟吊服之環絰一股此單服之[illegible]由始也[illegible]以緣此爲不服之服故所以異於恩制也故曰吊服不得稱服（答朴[illegible]）

又曰所謂吊服無定制隨時而異有加麻絞之[illegible]服加夾縫之帶用僅宋儒及宋朝諸賢之論[illegible]也帶用布絞於是近於服緦不如夾縫而兩耳雙紳垂帶耳（答朴[illegible]）

又曰栗谷沙溪尤庵三先生爲師友之服[illegible]沙溪之服栗谷尤庵之服沙溪並尤庵之服尤庵皆期年期年者心喪之謂也非指加麻也加麻於吊服之上而吊服以布袍當之已矣沈與禮文所載緦布頭巾及絰麻單股環絰[illegible]猶爲可（答許[illegible]）

師喪去官

李氏曰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漢人以師喪去官者[illegible]孔昱[illegible]師喪[illegible]延行之是于實榮寵於場之遺意（[illegible]）

弟子服

[illegible]弟子服[illegible]加麻三月心喪終三年[illegible]

按心喪無施於卑幼之文恐難創行

朋友喪（[illegible]）

李氏曰或曰程朱以下皆以朋友得門人則於情義之重者亦當用朋友加麻之服矣（[illegible]）

問喪曰先生問親喪之節莫不爲之設位望哭而中情親者並服緦制麻緣[illegible]亦皆一日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情義不可不哭也[illegible]父兄[illegible]一哭[illegible]情[illegible]宗於父兄許之則哭（[illegible]）

[illegible]吊服[illegible]非從緦服朋友有同道之義者亦然此亦禮行之[illegible]何也[illegible]帶[illegible]亦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曰朋[illegible]友[illegible]加麻[illegible]之外服以[illegible]

[illegible]喪服之[illegible]以服外[illegible]

[illegible]丈今日[illegible]此[illegible]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不曰朋友[illegible]朋友[illegible]

[illegible]而除[illegible]行心喪如[illegible]

[illegible]正而三年皆心喪也期率哭已矣（[illegible]）

朋友喪練祥不哭

[illegible]曰朋友家草宿[illegible]哭[illegible]練祥[illegible]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朋友[illegible]草宿而[illegible]哭[illegible]各有[illegible]不當援[illegible]此[illegible]

朋友虞祔之說

[illegible]

離葬行奠（[illegible]）

鄉人爲墓主

[illegible]

並有不及服今不同古使制賓客三月漢代名臣皆然（[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禮疑類輯卷之十四

喪禮

國恤

易服

補編宗親文武百官以淺淡服烏紗帽黑角帶詣闕舉哀於闕內[illegible]官館學生以素服白衣黑笠隨詣闕舉哀於闕外（[illegible]）

（喪禮補編）

臣民服制

五禮儀成服（[illegible]）宗親文武百官皆服衰服（[illegible]）前一刻入就位（[illegible]）[illegible]哭盡哀又俯伏哭盡哀止興四拜[illegible]○[illegible]大小使臣及外官闔郡[illegible]六日成服其日早晨設[illegible]（[illegible]）入庭[illegible]上香使臣及外官俯伏哭盡哀行四拜禮[illegible]服二品以上[illegible]○新補[illegible]官儒生各服衰服臨於闕外○柳氏曰先師曰[illegible]行之似[illegible]如何也（[illegible]）

補編大喪宗親百官（[illegible]）斬衰三年衰裳（[illegible]）布冠（[illegible]）○巾（[illegible]）首絰（[illegible]）（[illegible]）絞帶（[illegible]）竹杖（[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百官[illegible]大袖長裙（[illegible]）[illegible]布[illegible]首絰頭帶（[illegible]）竹紋腰帶（[illegible]）布履（[illegible]）生員進士生徒布衣布笠布帶白皮靴（[illegible]）白衣（[illegible]）平士正兵白衣白笠白布帶（[illegible]）庶人及僕徒白衣白笠白帶（[illegible]）庶人女白衣（[illegible]）

國宗親文武百官（[illegible]）[illegible]衰服（[illegible]）中衣（[illegible]）布履（[illegible]）白布[illegible]大袖長裙[illegible]及帶白皮靴（[illegible]）女大袖長裙（[illegible]）竹簪（[illegible]）[illegible]及庶人女喪服除（[illegible]）[illegible]以上[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寒岡曰方喪衰絰之制[illegible]者不能[illegible]今[illegible]自[illegible]之衰絰[illegible]

[illegible]

栗谷曰布帶一事自國相至士庶人皆當爲同然一色之中[illegible]別件帶[illegible]其間有所[illegible]之則公制[illegible]分列[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互[illegible]斬衰帶之不用布[illegible]

有[illegible]

[illegible]喪受之[illegible]如此也（同上）

本庵曰受衰者[illegible]布帶大[illegible]白衣笠一[illegible]任卑官[illegible]或有[illegible]布[illegible]有用之者（[illegible]）

南氏曰禮臣爲君斬衰三年而我朝則百官但布紗帽布角帶士庶則布笠布衣[illegible]杖之制而百官以麻衰絰杖爲哭班朝會及出入著布帽布團領士庶布笠布服麻帶[illegible]庶布帶今　王大妃喪百官齊衰[illegible]布笠[illegible]白布笠[illegible]

近齋曰禮爲君齊衰三月之庶民[illegible]以爲非今之士如今之[illegible]齊衰[illegible]是也此說如何[illegible]

類（[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士[illegible]布帶在[illegible]予與余[illegible]已[illegible]以爲居布帶爲非（同上）

又曰帶從衆用布絞帶[illegible]只[illegible]布帶而不[illegible]已得帶[illegible]子[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事者（[illegible]）

老洲曰君服未有一定之制代各異[illegible]在下者[illegible]從時王之制[illegible]不敢於心不可[illegible]自[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斬衰之制[illegible]用麻者[illegible]

帶此[illegible]時已入仕[illegible]用[illegible]帶[illegible]士庶[illegible]

[illegible]白帶之制庚子　[illegible]者服斬衰士庶布衣布帶以終三年此則[illegible]上下[illegible]以麻帶代[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中以[illegible]布衣布帶[illegible]三月之制以[illegible]衣白帶終三年[illegible]見此儀[illegible]爲正當（[illegible]）

梅山曰　大行王后喪[illegible]一[illegible]白布笠一[illegible]帝白[illegible]白布團領白皮靴[illegible]白布笠[illegible]在先[illegible]謂見亦當用[illegible]不用白笠況[illegible]不易之定制[illegible]

又曰君臣服制既一[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麻布帶生熟俱無不可而始受斬服者恐當用生成之生造布服庶人白是爲所區別而爲士者何可自處以庶人而不服布乎

（答任[illegible]）

又曰於喪禮有縗竹杖常上省經判決不杖常下省下省經侍從以上外官皆杖水使以上許有杖各品官經從內裏接恐問如常堂下外官當無杖皆然不以侍從自居既受衰矣當有杖（答一綍）

公服

袖襴百官大斂布團領衣布裹帽布裹角帶（白布）白皮鞋凡于喪事服衰服（[illegible]）燕居服布衣布笠布帶（[illegible]）○遂見服內（[illegible]）

國恤奔喪之節

通典銜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曾變通考）

尤菴曰赴哭一節以朱子爲據事時官之其境內士大夫哭於其官府古者又有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之設以近世習之禪西厓極言外臣入哭之非而近來外臣入哭成一令甲　仁祖朝宋參議以緘赴（[illegible]）波論於金執義弘郁沙溪謂以不然愼獨齋論啓甚久然宋靜齋從還公自滄入臨於汴京竊謂赴與不赴各是一義也（五禮考證）

遂庵曰始欲成服於忠邑（[illegible]）卽今病氣跛步難運只欲於舊堂望上哭而行禮矣先生（七[illegible]）於國恤時有望哭於衙成齋堂之舉竊欲援以爲例而其實不得已也（王檢考證）

黎湖曰當　國恤初經卑赴當得在草野官位不高之人則亦不妨其所在官成服以近事言之子蕊丈於喪子（[illegible]）淸虛方齋奉眞而只就永平縣行禮苕貢江則位是台司而不聞其赴哭闕下此其所處當否未知如何而然在當人亦必各有所受之義（答尹厚錫）

屛溪曰大夫雖在父母喪披髮中聞　國恤卽當奔哭士庶則殯而後奔哭成服則皆俟　國恤成服發哭矣則在朝者哭於朝在野

者哭於野曾子家後丘原望京哭之亦可婦人於後庭哭可矣而男子四拜則婦人八拜可也（答韓紹錫）

近齋曰袖襴百官舉臨似在復後歸前而來教以爲發後恐或偶失照管耶（答門人）

又曰喪禮補編百官舉臨皆有拜禮然則是於歸前有拜矣但此條小註士庶民哭闕外而不曾載禮曾四內外之禮有以取抑耶上文與百官同其拜禮耶（同上）

散官士庶人山陵哭送

五禮儀　等宜出城門外至路祭所前街衢左及耆老學生僧徒序立道傍　大舉將至皆俯伏哭四拜又哭盡哀四拜（[illegible]）

臣民居　國恤之節

江湖散人金漱發爲閭事時道　世宗卒興奉常少尹崔士老遇於道相持而哭甚哀曰所天崩矣皆失涕下[illegible]（武齋錄）

至情又遺　文宗變懸位尤切常是疾不離子弟及邑人欲進肉汁拒之甚怒涕哭後務不進[illegible]（武齋考證）

南溪曰常聞祖慕而四海遏密八音今逢小君之喪（明聖王后）中外朝臣服以大練似不當再擧常禮不必以同官[illegible]喪祭只通行三年不用樂厥後小君喪更不別行臣民用樂之禁似亦由此矣（五禮考證）

問或人欲以內喪（王妃）同於私服持服而冠帶喪祭固斷欲行其祥服於過後所謂內喪與君喪有何[illegible]官一國之通喪尊嚴之則不可與私服期者比而同之君喪內喪雖有輕重而喪祭之行礙恐不宜異同（答李厚錫）日恐得之（[illegible]）

黎湖曰嘗聞　宣廟時方後白沙李公至小喪及襲朔奠於殯所動之[illegible]可見先賢篤厚之行[illegible]如何而李石以望命之士居外食素以過卒哭至　國服喪亦然君臣之際恩義當如是也（答鄭[illegible]）

近齋曰國喪前士子會講學恐不必避仕宦人之奔走從事者外猶番講文似不害殺古人於喪葬[illegible]中猶不廢講學君喪中尤恐

可疑從有奪倚發之說耳（答尹光謹）

梅山曰聞日下宗廟朝殿以北閭稍伴晉花開以望故古將者亦爲假作懿儀復防開人而篤議胡至此極大宰內誠當有三年非轍之別而能爲致哀之道征宜如怨孝娥而已丙申庚申之所未敢爲者今獨忽以服闋而爲之耶竊紀大壤營之痛苦（答李弘睦）

又曰退翁之不作號變翁之不會葬恐是無忘已哀之意而皆以大葬前而言也（答任憲晦）

又曰　大王　王后喪服制雖有三年期年之別而在臣子之道不可貳視者　王后之喪豈輕於　大王故當從山云爾則是父喪之所不可行者或可行於母喪之中其可乎哉蓋　國恤中臨水登山猶甚惜踐故諸賢亦多爲之而尤翁所謂此時不如不爲大字恐得精義也（答徐會州）

渼山曰刻綏親君之父祖雖貸爲君既得位則猶臣致仕無二軌但從君服降一等此說大得（疑禮正解）

為小喪服

通典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喪服經爲君之長子齊衰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正服周制群臣應降一等便服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宜竟其數喪誠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周可（讀禮通考）

南氏曰今上即位弃世子之喪判書鄭昇斗請遵　大殿則以縗而不正齊衰不杖碁　王大妃以纖縫孫例服小功　大王大妃以緦服曾孫例服緦麻三月此則禮之正也百官亦皆致不杖朞並公除前（十三日）白帽笠衣帶公除後烏帽笠白袍帶士庶公除前白笠衣帶公除後黑笠白袍帶限朞年四日成服三月葬（讀禮剩記）

通典晉太常王肅云臣無從君服喪之文衍爲代瑞君爲之服則臣以何不從服乎庾蔚之曰臣以義服故所從盡於三年經章宣服必從無輕不從可知也若過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唯小君非從故與君同（讀禮剩記）

世子嬪喪

南塘曰常時臣僚不稱臣於嬪恐無可論朝廷舉慰則以有之而哭送則不設耶設有闕外舉哀之節然意有別委服中人似不當赴哭矣（答[illegible]）

國恤中私喪

補編　傳曰三年稱方笠通矣此後勿禁○光庵曰　國恤時不得私喪成服此與古者有官者朝夕君所者有間矣（答[illegible]）

崔奎瑞曰曾子問此節文殺本不如此陳氏註因賈疏而有此說蓋古之卿士遭君親喪者常待君服不得着私服既不敢服何有除脫之節雖無葬除之節祥月既過之後則私喪自然除脫故無更除之事由此觀之所謂殷祭乃指時享也蓋四五年因公私服久曠廟祭旣君喪除後行時享以伸孝思兩滿曰曾子問一段當得如崔說而後方無礙滯也（讀禮剩記）

南塘曰與人出入官服本服況如喪有衰裁有可疑（答[illegible]）

前大喪成服前私喪朝夕上食先行家則以素食行尹瑞應家設食床幾於朞服如前但不設宜不設香燭金銀[illegible]位設饌如常時村家則[illegible]其兄喪全廢不行何者爲得（答鄭厚[illegible]）寧曰先師曰朝夕上食朔望奠皆行以曾子問言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君喪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歸居可據云云歸則家之殷行並亦通用先師說也（答鄭[illegible]）

又曰曾子問君喪旣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朔望之君所而歸私喪朝夕不之君所而伸私情今人以爲朔望殷奠上食不廢之證恐誤見本文之致也厚齋曰所論精密鄭曾子問本意以有官者言也若是無官者恐當在家而行朔望奠也明矣（答鄭[illegible]）

朴寬曰三年中朔望奠雖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喪歸殯返君所有殷事則歸之文則殷奠不廢無疑（同上）

棣泉曰同春云私喪儀奠設服其是凶事　國恤卒哭前行之無妨而家廟參禮則雖小祀乃是吉事行之未安云云見家家廟參謁前既撤几筵廢哭泣則不可行也（[illegible]）

巍巖曰喪家朝夕上食及受弔以國恤不敢哭恐甚無理喪人出入亦不過私出入服私服何害於義必着白笠未思其說若以朔望望哭衣赴官府則不可不持君服此所謂公出入也（五綸考詳）望哭衣赴官府則可持君服而往（答林喜西）

性潭曰親喪祖括時遭國恤則君喪雖重何暇舉哀乎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註遂塗從權禮也）據此則恐於祖奠成服後卽當改服而往（答尹致寬）

近齋曰喪人出入時着蔽陽子去杖云　闕下望哭及成服時固當如此而私出入時亦然耶後世既許持私喪則居家與出外似不必分別而或者以古禮君服中不敢私服之義斟酌折衷居家則持私服出外則服居服耶此亦當分有官無官未知如何（與任靖周）

又曰方笠許用則去杖初非可論（答李棲山）

又曰人祭稱昏亂無次序之中占其後列稱淡然當稍爲退避耳（答林鼎門）

老洲曰三年內殯奠是喪中之祭且以戒令許行以祭之意推之卒哭練祥禪之外凡係喪中之祭似不在並廢之科矣（答閔[illegible]）

梅山曰三年內殯奠節是喪中之禮朔望猶不廢殷事況上食乎成服前或有廢下塞之儀得其哭者是爲無禮不可用也（答李用九）

又曰文武官前衛皆受服齊衰期年則居喪者不可以親喪之衰而服君喪之服卽持喪衰服成服于闕門外進恐宜（答李[illegible]）

又曰居憂者遭　國哀哭臨家者亦禮也而既居鄉下則當哭　闕外者先輩所已行也弃哭時當用方笠布深衣布帶成服日亦當用是服是服也卽出入服非所謂衰麻也恐無以私喪之服哭君之嫌也國法特許着方笠不必改以平陽子也（答李在慶）

又曰居父母之喪者於　大喪卒哭前朔望奠準曾子問殷事則廢之文則行之宜而成服前則準五服未成服殯祭之文姑停如何（上同）

又曰　國哀雖因極成服前既不得廢食而獨廢上食有所不可勿論既葬未葬並宜不廢特有用素用肉之分（同上）

問三年內　國恤成服朔望奠亦姑廢之上食則依前行之耶（永緒）洞山曰既有廢上食之理喪則成服前不行而後則用素[illegible]亦減饌行之則實無異於朝夕祭矣至若俗節則不可行矣（正疑義解）

寒岡曰達菴先生門下適値國喪之時有門喪先生不許小功成服問有君喪則雖士人亦不敢服功之服乎答曰服粗衣白笠服者私喪布帶一身而兼公私之服可乎自是始知有國喪則不敢服期功之私服也（[illegible]）

黎湖曰大喪未成服不可先成私服（答李爲柱）

又曰卷中見以幷服人自稱方持　國服之日除喪人外其餘則以私服爲稱恐或不當（同上）

三山齋曰有私喪者當行之服終是國服也終是有別恐當以國服爲主今以並有君親喪而在家則將私服當爲[illegible]亦[illegible]古禮況旁親恩輕乎私喪在途期功者不敢服其服而從之當兩漢說謂者有疑義未見的據可據有事歸家[illegible]法何必捨此而從彼也況今所値又與大喪有間乎（答近齋）

李氏曰寒岡所謂不許期功成服者可疑蓋謂玉白笠只以布巾布帶成服成服後還着君服可也豈有勒不成服之理（[illegible]）

國恤中私喪葬期（葬後並附）

補編　傅曰邦禮無發葬之例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勿論公除前後葬事則許行（[illegible]）

巍巖曰君父在殯臣民之先營私葬未安況葬而不虞不成葬禮虞而略設不成虞祭惜乎聊觀大人之葬以農老之誠不能有所款正也（與[illegible]）

近齋曰南溪所論本欲無嫌於私葬當以葬事先行後當故也又按補編　先王朝受教有曰無論公除前後葬事許行當之[illegible]如彼參以　國制又如此有何不可乎（[illegible]）

梅山曰德陽纂疏既定于來春則恐不當以　國哀葬前爲拘或令葬而不虞葬事後許行虞祭始爲改葬並一殯哉（答金[illegible]）

鑑庵曰洞后士備要圖所論吉冠素服恐失照勘（[illegible]）

李氏曰備要圖按附註而言然附註觀本疑文既吉則服亦吉（家禮輯解）

國恤中私喪虞

補編　傅曰邦禮國恤因山前卿大夫士庶虞祭依葬例亦爲許行（[illegible]）

渼湖曰國恤未葬私喪虞祭當設行而以一獻無祝爲之宜也（[illegible]）

按　國恤未葬私喪虞祭以一獻無祝設行[illegible]

國恤中私喪練祥

補編　[illegible]私家練祥不得行[illegible]私喪練祥之不得行恐不可更請令私家練祥忌祭多有廢[illegible]行之者[illegible]未安私家練祥忌祭國恤卒哭後行之之意定式以[illegible]何　上曰依所達施行可也（[illegible]）

厚齋曰禮註所謂君服除後乃行二祥者以嫡子有官者言也其下又曰嫡子在家自宜行親喪之禮以嫡子無官者言也上下二段若是明白今爲分別符合而言之何耶尤庵所謂士庶自家行私喪者是一時權宜之說也先師所謂當行者是據禮經明白之說也（[illegible]）

三山齋曰臣民爲君服之禮古今禮書無甚可援惟曾子問廢祭一段可見其與君夫人之喪服有等殺而今乃朝令又於公除後

許行私祭祠只當遵以行之而已但臣子道理不可反輕於私喪期功之例如家禮忌祭減饌單獻卒哭練祥禪則如儀行之庶幾酌得好

梅山曰國哀小[illegible]以內[illegible]卒哭後始許私祭[illegible]是內小[illegible]私祭亦許於卒哭後故[illegible]待退行大祥者以是耳[illegible]令之知[illegible]私祭許行於公除之[illegible][illegible]公行[illegible]於公除之[illegible]白公朝大中小祀並舉於卒哭後向前許行之令自爲[illegible]也[illegible]祭朔望[illegible]俗節[illegible]獻亦不宜以微[illegible]祭也故不拘公除前後[illegible]月單酌伸情而已待卒哭後[illegible]行事則與忌墓祭同（答李[illegible]）

又曰祥服之用白笠白布帶白布直領[illegible]退行之禮[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退行而直變[illegible]乎方喪[illegible]之中私喪祥[illegible]有直領[illegible]袍之別而已用[illegible]袍爲祥服則更將何服以卽吉乎（答沈[illegible]）

國恤中練祥退行者本祥日行事之節

[illegible]尾先祉大祥前一日告曰明日當行大祥而　王大妃梓宮在殯不敢[illegible]將退行於卒哭後只用一獻之禮[illegible]告大祥退行前一日告曰　王大妃因山已畢卒哭有期日將行大祥[illegible]

且[illegible]于老[illegible]之文祭舉入廟[illegible]告（[illegible]）

近齋曰練祥退行者自前只於其日單獻[illegible]哀與忌祭一例矣今番忌祭單獻亦廢之則二祥日單獻似亦不敢行而或用新舊之別忌祭單獻則已之二祥日單獻則爲之得無[illegible]於[illegible]理之下否（[illegible]）

又曰二祥與忌祭似有新舊之別曾子問尤爲的證單獻無疑（[illegible]）

老洲曰先輩或有本祥日一獻之論[illegible]則此與私喪殷祭本日略設有異從無所禁此則明有[illegible]載於戒令一獻亦是當禁[illegible]

然以告還行之由恐爲得正則告辭措語云　王大妃嬪宮在殯明日將事當從先令將還行於卒哭或祭告（[illegible]）一　王大妃卒哭已過將以明日還行常事敢告（小祥還行前一日告辭○答朴命燮）

國恤中小祥退行者脫人除服之節

問國恤時私喪練祥當待卒哭自期以下除服者亦當留待則恐不合於計月實數之義（[illegible]）鏡巖曰大功以下計月除之期則必待小祥而除之禮意已然中間退數月數不當計之矣（[illegible]）

陶庵曰國喪卒哭前喪家雖不行練祥期功之親自當除服爲人後者似亦不敢自異也（[illegible]）

梅山曰有閭退行練祥者期功之親月出嫁女除服當否故引尤翁南溪說降服正服期皆令除服於期日矣私人從尤翁說待卒哭後退行小祥日而除服者實如何是亦出於情禮兩得則失禮恐不可從也（[illegible]）

又曰大小父母服是不杖朞亦而除服與他朞何有心喪餘二十七月之期與本生兄弟亦義明吉是退行之禮也今有因國喪退祥行於三十一月者其與卒喪祀祿者有心喪而祥其乃猶乎退練者出廟乎除服於初朞日與今朞均則退祥者亦宜傍照尤翁先除之義況除於二十八日未知何（[illegible]）

國恤中練祥退行者祥吉之節（[illegible]）

厚齋曰祥禪是吉禮而猶行於國恤卒哭之後況此禪祀何可不行於國恤旣葬之後乎禮傳旣曰吉祭則略時者示以喪之之消移似若不可爲擬不可行禪之說無乃行卒哭前當稱之意不分卒哭前後耶（[illegible]）

又曰按禮記有父母喪者除前喪之服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旣曰卒事反喪服則其卒事之前不可仍服後喪之服而除之也明矣此可以推類矣喪有旣行練祭而無變制之節則出入所服當服重而釋服輕似當服吉服矣（同上）

又曰以栗谷之說觀之其持服爲衰服則自當爲有官之人故恤卒哭前恐不當稱祭者待卒哭後過時不祭禮有明文當勿行後哭中不可行祠祭之禮故位哭除恐政恤勳者故合櫃則當行吉祭而方在卒哭前始祔于廟恐以待卒哭後似可（同上）

竹庵曰先朝受教國恤卒哭後只許行祥禪及忌墓祭而大祥以下通同爲說則吉祭似不當行擬吉祭即祥禪後始行之祭前所祭者將行吉祭而變服之祭也以此推之雖論時制古禮不得行吉祭則便不得行禪（[illegible]）

樓巖曰先君庚子　國恤猛叔公從云禪事不可行何此是有故不行非如頻禪之類禪月初丁設位哭除哀慟於情禮又曰吉祭乃三年後合享祖先之時祭也且有飾喪之飾恐得不祭之文恐不得用　因山後卜日行祭宜稍過一月以過哭奉遷改題行宗廟儀但告辭中稱入國　國恤退行之由耳　國恤卒哭後時祀亦無廢却之文則當祭之而節墓（[illegible]）

厚齋曰告利成不假受胙之儀徑行之恐無妨耳（[illegible]）

老洲曰大祥既在九月則今月當爲中月也不可引過時不祭之文　國恤中禪服之節禪祭爲[illegible]之祭是故[illegible]葬以後　國恤卒哭後禪祭及吉祭設行之固其疑禪則禪之服當爲[illegible]雖仍用前後行[illegible]不無服其[illegible]之禮之較且終已爲有一說近日俗制以白笠道服爲祥服禪服祭以後服[illegible]復用道袍則略合於吉服微凶微吉之制矣（[illegible]）

又曰國恤中禪祭禮節有二說一則爲君喪亦宜衰中不可行禪一則禪是變服之祭而[illegible]則禪亦可行[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君喪未除服是亦違國恤中旣行吉祭而獨於[illegible]之禪乃是變[illegible]斯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白笠白袍乃是當時平常人之服何必[illegible]後始可[illegible]至如素衣不變[illegible]此亦時勢使然[illegible]可疑之服誠如[illegible]以布之升數爲節此亦以衰之義

烟霧似或無不可耶（[illegible]）

又曰國恤中有私喪者當用黑笠白袍而已白笠白袍便是平時平人之常服則此之服與禫之吉服[illegible]則國恤中禪服以白笠[illegible]白袍爲祭祭後服[illegible]亦是以示變何須變色而爲[illegible]者以待國恤[illegible]禫恐未然嘗[illegible]雖有吉宜無以爲變且朝家有借吉之令則吉服色不過自凶變吉之節而雖不借吉足以[illegible]式而爲除私喪似當變布紅帶及禫祭之服於禫祭之時未知如何也（梅山）

又曰禫後遇國恤者禪則當用過期之文而不祭於四遲待國恤卒哭後而但禫受胙之節以示變[illegible]不行禮而先行改題禮無所據矣（[illegible]）

梅山曰凡喪服之制雖非以純朝官爲士庶至方喪無受喪之節而只白衣冠終三年所謂[illegible]非殺而[illegible]小祥[illegible]

[illegible]私喪[illegible]不禫爲得（[illegible]）

[illegible]私喪禪之行　國恤卒哭後退行者禮月已過則當只行大祥而過祥後[illegible]祥大祥後當有言吉一款吉祭行於何時耶致日禫而[illegible]常則不宜[illegible]所[illegible]

國恤中私家大小常祀

尤庵曰國恤卒哭前私祭一款先儒所論皆不同然常人之情於祭祀一款其廢之者不得已也苟有一分可行之道不可以過當[illegible]一[illegible]也只上墓則國家所不行不敢爲矣忌祭則[illegible]主於正寢只行一獻[illegible]可也（[illegible]）

厚齋曰卒哭前時祭不可行也卒哭後朱子及五禮儀亦許行墓[illegible]則時祭恐無不可行者栗谷沙溪亦有其當行矣卒哭前墓祭祭有官者宜廢無官者恐當從退溪栗谷說行之尤庵沙溪亦同而近聞自官下帖雖士庶家行不敢行未知其如何也[illegible]當廢則雖喪家新葬者是有官者恐無異同所謂設數者先輩以不三獻不讀祝爲言其餘俗節及大小祭幾先師於國恤節又有定論考見如何（[illegible]）

遂齋問退溪栗谷說祭前後祭之說可疑者不行祀則已如可行之事有用樂之義尤庵曰退溪此說果爲未安大祭祭樂之意行於葬前也況於[illegible]則尊之以神道久矣祭之以樂試有可據者然先正之論何可論及（[illegible]）

南塘曰國恤卒哭前大小祀皆停行則其各私廳宜不敢擧也祭於齋舍（[illegible]）亦名祭則又與上塚何異上世觀外之民與畿內之民不同者畿外之民各有其君也天下一君則無內外之分矣侯國則尤不可分內外也（[illegible]）但卿大夫士庶則皆有分矣（[illegible]）

[illegible]　君父有喪[illegible]自然[illegible]一[illegible]此之時寢於　君父前其[illegible]設略設[illegible]行其私祭[illegible]乎[illegible]所謂非不[illegible]而終不能無疑且[illegible]行服[illegible]此[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行吉[illegible]知[illegible]卒哭[illegible]然祭[illegible]略設一[illegible]嘉[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只[illegible]人[illegible]未知是不悖禮否（五禮考證）

[illegible]大小[illegible]亦[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行（[illegible]）

又曰時祭待因山後恐不可行也（同上）

鄭湖曰昔聞尤齋定論以爲喪中家奠外雖私祀一切不得行矣今見下搜諸説始知其不然盖自朔望至忌墓一以略設爲主此卽以國家白衣笠之制既無有貴賤之間則祭祀之禮亦不容以有官無官有分故也吾家從大父於此恐有說二先生同異得失今不敢知第就見事論之

大喪既異於內喪而喪服之制舉以爲淺從宜則事體與前時絶異無官者之行祀與否任其自爲而有官者則無論二祭之小忌墓之大一並廢閣直至卒哭後行之以此定式施行恐宜（答之村）

三山齋曰國恤前忌墓祭略行先賢所論固多如此然剛齋新有禁令至於著爲成書而行之八方到此難容他議若或人所云朔參非並廢單獻者今證補纂本文未有此意　王晉巖重恐不敢輕加註脚也此外不在禁條者正好斟酌而處之朔望祭自有異尤定論行之既無可疑俗節亦朔望之類且朔望既可行則此何必獨廢也來諭似原其取義在於燕饗之殷亦以此爲斷耶又恐今人於親喪中未聞有廢其如是而廢此祭者何也豈不以其無端如此行之已久便同常祭耶（答芝齋）

近齋曰諸先賢不許朔望參之廢以其體重然其時則國家無禁祭之令臣子自以分義斟酌大祀則減殺小節則不廢矣至於今番大小祭祀皆不許則似出於以一國爲家之義在下者視之如國喪父母喪雖朔望參一從果之至略者亦係常時禮節之遺則似亦不行爲宜（答三山齋）

又曰元朝以朔望參不廢之意推之欲行忌祭之意矣今忌祭之單獻既已廢之則朔望亦當並廢是豈略爲只焚香如有時物則薦者無時只薦一器似宜（同上）

又曰忌墓二字昭載禮令單獻亦忌墓也故不敢行而俗節朔望則不言故有此議論之參差也凡喪祭俗節雖曰燕樂之辰而不干衆生之義故行之固可而至於生辰異有衆生之殊與此似少異以生人論之國葬前遇生辰其可設酌乎（答任胡同）

又曰忌祭單獻既不得行則二辭日單奠似不可以新舊之有別而行之雖全廢亦不可昧然當告以國有大喪退行之意而前一日夕上食告之無妨耶（答李門）

又曰曾聞長老之言廢次過先忌則其日晚祭哭泣哀痛曾忌則否云今在家而因國恤不行忌祭則當晨哭於正寢或廟中而惟於親忌爲然不及祖先以上耶（同上）

又曰俗節朔望參恐亦初則行之遂覺其未安而廢之今得盛論偶與相合深幸（同上）

又曰國制祭祭專出於　陵寢薦享臣子不敢獨行之義則　大廟朔望祭既不行矣私家亦當同爲廢之此義甚似分曉（答三山齋）

又曰　先王刱定制後私家忌祀不許行之故並與單獻而廢之矣然此謂大喪與內喪也小喪則臣民所處自與大喪有截然不同廢恐無不可然此事惟當遵朝令而姑無緣措卽要誠意雖廢矣公除後始行忌祭三獻則不可從私設不大功每自是墓祭略設行則況　儲君喪未葬何敢備禮乎遵殯忌日在公除前固當廢矣（答朴景學）

老洲曰　惠廢宮於臣庶本無屬制私家祭祀無可廢之義今番成令只有公除前　宗廟大中小祀並停公除後行之如常時云云固不及私祭則成令亦無廢私祭之文矣以禮以典恐無可疑而公除前則以　大廟停祭私家行祭爲未安者有說也公除後祀行停廢果何所據（答李武）

又曰先賢時未有一定成令故行廢之議論得到一定　英廟與燈補編印布之後國恤前私家廢祭仍成時王之制從俗遵行者如

楊齋曰小祀乃是告朔之類已自不輕而況成令又有大中小祀並廢之文乎（答尹士平）

又曰國恤因山前大中小祀俱廢有成令至於屬新既非祀享節　大廟亦不停廢則私廟新物之薦恐有未安耶鄙家於日晚薦蒲之出以生果薦之矣（答洪參判）

又曰今番頒示成令只舉公家大中小祀公除後行之如常而私祭行廢初不提及抑禮判出後有成令之追啓者私家大小祭亦許公除後行之如常云云耳記　惠嬪宮喪卒哭私祭特於卒哭後許行均是小喪而乃如是從殺以未知其故也然前士夫喪行祭之類事以私家卒哭前不得舉盛祭故欲折衷於此葬後忌墓祭欲殺禮行之至於練祥則設祭也成令既許行而又不可以殺禮行之公除後依成令行之恐宜（答馬山）

又曰廢祭告由頃日鄙見之欲當祭値告者蓋以私廟恐無特告國喪之禮且令既曰告於其初則不得不臨卽告之故云然也然承所示而更思之國喪後或朔或望最初廢祭卽告由則自當統告諸位而亦無特告之嫌矣（同上）

鎭西曰時物薦新　大廟所行私家亦當行之但五殺之節若無設則當備饌備儀則當出主行事然則與常時奚廢祭也或無異同耶亦單獻如何（答馬山）

梅山曰喪禮補編成令小喪則公除後行祭無常日以大中小祀行之也今日卒即宗廟所謂小內喪也公除前墓祭[illegible]公除後則當備禮行之然則不行是日設位而哭禮也（答仲上）

又曰丙申大慽家有略設伸情者　正廟聞而非之至發筵敎之　敎云雖有千金石之常憲而伸子孫之追慕者乎歆祭禮外無異朔望參而當廢已矣（答沈仲賢）

又曰小喪公除後行祭如常故私家亦略設伸情此以忌墓祭而言也朔望參俗節是爲吉禮待卒哭已矣（答朴汝受）

又曰卒哭前　宗廟陵寢朔望只行焚香故陵寢及私廟亦不廢焚香至若薦新公家之所不廢者故私家亦行之而至於魚鮮只合出薦亦不設酒以時變新不出志只用益已矣（答任惠卿）

又曰國哀之告私廟雖無其文而因山卒哭前私廟當依成令廢祭廢祭之由合先告廟告辭當云國有大慽卒哭前外大中小祀私家亦廢爲獻敢告辭畢告廟不設酒果以停祭也（同上）

又曰內喪在先公除後在　王朝則雖行大中小祀而在臣子則至戚孝恭於大喪所遂行私祭乎比有　英廟朝受敎及尤庵成制從遇已矣當審與論敎受　敎亦在　貞聖喪葬時則其不可視　王朝爲行廢可知（答李國賢）

又曰公私祀享許行於大葬卒哭後是爲邦禮而士庶家忌祭者値卒哭日則卒哭祭畢後準禮行事亦不出證明恐無容議也（答李宜）

又曰私喪未卒哭亦不舉先忌者以葬而未卒哭當用未葬之禮也私喪猶然況在方喪乎復土後卒哭前私家忌祭略設單獻恐與備禮不同未若不行之爲得正耳（答洪靜涵）

按　國恤臣民服制至　肅廟末備私喪葬亦無禁令故先輩論說不一及喪禮補編出而定爲時王之制所以前後異其說又不同也然則補編載錄者不於對說下後說上而以公家文字故錄於各條之首其下諸說當以年代錄之也

國恤中私家冠昏

五禮儀卒哭後許嫁娶借吉三日　補編士吏軍民許卒哭後實職三品以下許小祥後無借吉三日堂上受杖以上及實職一二品以上許禪後內喪則三品以下許卒哭後借吉三日堂上曾經侍從以上小祥後許書禮小內喪則並許公除後（續）

厚齋曰冠禮不敢行則已知果行之當從朱子服議當禮中所言以一月外許軍民嫁後許大中大夫以上爲限令無官有官父官之高下而行之似可矣昏禮之華盛不辦冠禮而朱子猶且許之隨其等殺而許者可知先師曰喪冠而遭國恤者固當仍喪服而冠矣不然當待卒哭後只冠者備禮行之餘以脊廢等殺尤無不可也先師此說亦以服議中昏禮爲準也（答鄭毅甫）

鯊溪曰小君之喪於冠事爲不杖朞令嵐則柔服而已依昏禮借吉而弁首恐無不可主人與賓以白衣冠視事則有何甚未安耶只

當不飮酒以變常禮如何（家禮增解）

近齋曰因山卒哭後私家冠禮三加無不可行之義然亦云然蓋庵說以爲身及父母無期以上喪方行冠禮況三年乎云云而此恐未然公私喪旣異則假不必引此爲斷蓋私喪則身有衰服猶不許娶國喪則雖三年許昏於卒哭後則何可以昏與冠分輕重而或行或否耶（答任靖周）

又曰未冠而遭喪者固因喪而冠耶雖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以此觀之國喪中似無不可冠之義當成服日因其喪服而加之冠耶過成服則不可當待卒哭後借吉行之耶（同上）

又曰國制許昏以官秩高下爲差限則以當昏者看做稱攝許昏之文似是從朱子臣民嫁娶說來則朱子本說一月之外許軍民大祥後許中大夫之文恐指當昏者（同上）

老洲曰家禮中行冠禮雖有一二先輩已行之例愚意終以爲未安家禮云身及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某丈當仕于朝旣受衰矣國恤雖謂之通喪顧不重於朞耶且近古以下方喪之制大備知禮之家率皆廢先廟時享而惟除衰者移喪之義重雖不得已行於禮廢受胙之節旣終於卒先之禮乃於冠子備三加之禮皆酒之醮而行禮能於心安乎或曰冠與昏一串事而冠禮之稔非吉也昏以借吉服笄非不可行耶夫冠昏一事只可設於無故之時而古禮有因喪而冠之文則豈容說一串乎且昏則實有過時之慮故朝家戒令有借吉之文冠則異乎是故無許行之成令只當做喪冠之文去其繁禮而行之恐爲寡過之道矣（與閔元履）

又曰新婦前贄見舅姑舉饌哀遽之時爲此暇旋之禮者終涉未安待卒哭後爲禮而無已則但喪中見婦禮不用贊亦何傷耶（與沈靜叔）

又曰國恤中許行吉禮之令指新郎新婦而言也耶舅姑父母之因此借吉亦甚未安鄙意則見舅姑當殺禮行之舅姑亦當以縞素之服見之恐爲得正（與金士心）

錦山曰按國恤補編禁婚條勿論大喪內喪小喪士吏軍民並許卒哭後借吉三日惟有官者有祥禫前後之別據此則小喪卒哭前豈敢冒禁嫁娶乎卒哭後成禮時惟昏者借吉凡係禱祭之節恐當少殺示變於平時也（答權謙若）

儲宮喪葬後新郞到門停樂

老洲曰　儲宮練祭之後羣下雖已除服禮父有服子不與於樂以此推之則君親雖有隆殺之別　至尊尙持斬制臣民豈可以吉服而遽舉音樂耶愚見如此故昨有一新恩來問以停樂爲是荅之矣（與朴汝安）

國恤日行素之分

近齋曰國恤行素於殺禮然而亦當以世代遠近爲差有官無官者又似當有分等（答梅山）

又曰　陵寢展謁生之及見　先廟者皆當食素而始服下之生於丙申歲者雖後於　上賓而旣在是年則亦宜不肉行之說是（答梅山）

喪變禮

遭喪

與參　公聞喪

芝村曰受香祝者聞絕父兄弟之喪恐不可仍爲奔祭旣知將小功似宜變通然朝家若不許則亦無奈何而朞大功則事有不許之[illegible]

譜似合遵守（家禮[illegible]）

屛溪曰隨駕軍卒官員殯殿之後則沒變通雖親喪姑勿使之得訃可矣（類輯附編）

聞親喪未奔喪

屛溪曰聞喪而有故未奔喪者其變服與到家變服何異家禮之不言果是闕文（類輯附編）

路中聞喪

問聞父母訃於路中無家處則登高野哭而遣奉人家爲位而舉哀耶或答曰無論禮節如何據以人情初聞父母之訃其在野與否恐未遑者也（家禮增解）

問朞大功之喪於路中聞之則雖在馬上卽當舉哀耶抑就路左幽僻而舉哀耶寒岡曰路中及馬上非舉哀之所還家設位爲之不妨路左幽僻處亦恐近野哭○柳氏曰奔喪疏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家禮亦然據此則還家設位恐或大誤（常變通攷）

路中失父柩聞祖母訃處變

近齋曰尋覓父尸爲急未得奔祖母之喪此誠處變事而不失其權者也何可以常禮論乎（答梅山）

在外成服

問朞功以下在外成服（[illegible]）洞山曰成服及望哭皆再拜哭奠無之（[illegible]）

奔喪

主人奔喪未至殯葬與否

喪大記爲後者不在在境內則俟之在境外則殯葬可也（常變通攷）

奔喪被髮之非

本庵曰按此言四腳帶麻而至入門詣柩前始言初變服如初喪此古禮主家括髮之義也備要謂始聞被髮徒跣歛髮而行到家又被髮恐偶失照勘也（類輯附編）

奔喪所著

厚齋曰白布巾衫帶古者奔喪變服之節如此父母似無異（類輯附編）

南塘曰按君臣服制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腳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係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今云裂布爲之者蓋以一幅裂其兩端爲四腳也豈以奔喪之禮急遽凶變未暇備其制耶（類輯附編）

屛溪曰奔父喪以麻繩爲帶則母喪以布小帶宜矣（類輯附編）

櫟泉曰爲人後者奔本生親喪所著依奔喪條齊衰以下白布巾白布衫未知如何（類輯附編）

閒靜堂曰奔所生母喪服色只當用齊衰之制如四腳巾恐用不得初終變服齊衰以白布或可用此耶（類輯附編）

李氏曰儀節所謂白帽卽大帽而用蔽雨日之笠子也凶故用白據下入門條儀節說去冠之文可知蓋儀節欲去麗俗之四腳巾故用白帽然加帽於巾上恐當今當代以

所後祖父母不令奔本生親喪當委曲懇請

近齋曰將奔本生父母之喪而所後祖父母以拘忌使之不奔則當以喻父母於道之義委曲懇請得請而後已此外無他道理（答梅山）

奔喪條家禮儀節同異

老洲曰備要奔喪註所引禮記儀節蓋以補家禮之未備者其有異同處惟在參用之耳（答洪大任）

到家後諸節

南塘曰初變服者謂袒免哭拜後去四脚巾被髮徒跣如初喪又變服謂袒括髮如大小斂也（[illegible]）

奔喪成服不計聞訃遠近

竹庵曰奔喪至家袒括絰帶所以行始死之明日小斂後禮也聞喪後至家以前所以當始死日而爲主人未變服之時則聞訃遠近皆屬死者之往日而在所不計於生者之來日（[illegible]）

成服而奔喪者

本庵曰奔喪註曰已成服固自變服矣李光錫曰此言在道至家之服其哭踊變服則文不備然據下文除喪而後之墓袒括及約禮君奔喪而歸復命出袒括則雖成服於外其至家袒括可知但未必備又哭三哭耳開元禮成服而後行至家披髮而哭儀乃都無變矣（[illegible]）

奔喪過邑不哭

近齋曰遇故鄉城郭何可不哭邑則喧囂處不可哭恐其驚衆也司馬溫公所設飾詐之說似過矣（答梅山）

本生父所後母訃並至處變

近齋曰本生所後有輕重何可以本生家無一介丈夫而不奔所後母之喪乎當以所後家近族一人使之往視生父襲斂已則奔所後母喪爲不失處禮矣（答梅山）

父與祖在外俱亡奔喪先後（父喪中奔[illegible]論）

老洲曰祖與父不可以輕重分先後要之父死然後子始代服則恐當先奔父喪次奔祖喪（答[illegible]）

梅山曰父祖並喪一時聞訃則當先奔祖喪即先重後輕之義也若有叔父奔喪者已則奔父喪父喪成服後奔祖喪服承重恐宜從

使先赴祖喪祖喪先於父則未可遽服斬當以期制成服及父襲然後始服祖斬以未成父服之前一日不當用承重之禮故耳（[illegible]）

按父祖在於各處死於一時則恐當先奔父喪父襲成服後方服祖斬故也老洲梅山大意則同

南氏曰父喪中奔母喪母喪中奔父喪者各服其奔喪之服是乃謂當其事則服其服者也（[illegible]）

葬後奔喪者

儀節杖朞以下歸在服滿之後戴白布巾具腰絰詣墓再拜哭踊隨俗具酒饌以奠獻亦可（[illegible]）

問備要奔喪紙頭註大小功總之親奔在除服之後者至墓免麻絰於墓所哭踊而除云云（[illegible]）竹庵曰朞以下除喪而歸則之墓免麻哭而除見禮記然竊意朞小功以下只先之墓哭而已恐無免麻之制蓋小功不稅則小功總除服而歸更爲免麻[illegible]不然（[illegible]）

本庵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開解謂家近墓遠則何必過家之說而禮自有精義恐開解不敢從（[illegible]）

梅山曰主人奔哭雖在葬後之後當從死月計三月而葬則哭從死者之義也旣三月而葬則卒哭不出是月猶可以主人奔喪之來滿三月而按報葬者報處之日哭則三月之例也（[illegible]）

新婦未及見舅姑而喪

屛溪曰纔成婚之新婦奔喪[illegible]而來入門後節次一如奔喪之禮若姑在則哭而相吊而已復何論節文（[illegible]）

近齋曰有[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初喪時[illegible]婦見姑之禮而遣此[illegible]未及見舅姑而往哭者當也至於大祥之[illegible]則自有別且禮不在其[illegible]若於其與奔喪前來哭大[illegible]則是未見舅而先見大舅也恐涉未安參進待舅上來始當往吊追行成服於殯前似爲得禮之變（答梅山）

問未新行還夫家祖父母喪奔哭之節先即日舅姑哭於殯宮新婦即位而哭再拜乾與姑相向而哭由而見於外次則只用私見之禮恐宜（[illegible]）

出嫁女奔本親喪

樸泉曰女子不百里奔喪謂親戚喪而非謂父母也（[illegible]）

梅山曰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吊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註曰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嫁者爲父母期此以本服言也據此則小學不百里而奔喪非父母之謂即朞功之喪也（上同）

聞人奔喪成服之節

問奔喪成服之禮經意則雖輕服亦當於到喪次四日成服而前日之數父母喪外當以聞訃日計到喪次成滿四日則即日可以成服更考奔喪篇奔喪者非主人齊曰於又哭於三哭皆免袒齊衰以下不及殯者亦曰於又哭免成踊於三哭免成踊三日而成服註三日者三哭之明日也此爲齊衰以下到家四日成服之的證云云（[illegible]）厚齋曰所示詳明當改[illegible]（[illegible]）

近齋曰備要成服條後四日成服云云並指期大功之親也至喪側第四日方可成服（答梅山）

梅山曰雜記疏曰小功以下從主人成服之節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必滿日數而後成服所謂與主人皆成者指奔喪趁小斂前與主人同服絰帶者言若在小斂後則但當從到家日計至第四日成服小功猶然況朞大功乎（[illegible]）

禮疑續輯卷之十五

喪變禮

追喪上

尤庵曰父母在遠而沒其子久後聞訃則雖過三年亦必追服（禮書箚記）

　聞喪追服變除用聞訃成服兩日之辨

問在外聞喪便是在家遭喪之日也在家者以遭喪日爲練祥而追聞者獨不可以聞喪日爲練祥耶（金若）　厚齋曰以朱子說及先師說推之在家者宗子則當以喪出日行練祥追到者宗子則當以成服日行練祥（答權衍紀）

南塘曰變禮在家遭喪者皆以喪出日除服若在外聞喪即以家喪出之月也以是日除服無疑朱子亦曰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也何嘗言成服先後耶所答曾尚疑若錯所引若事雖今不詳則恐難據以爲斷（答權禮紀）

屛溪曰追後聞喪練祥當以聞訃日爲準（答韓錫紀）

三山齋曰奔喪子孫服之節爲則以聞訃日爲是蓋在家遭喪者成服雖或踰月其除服以遭喪日此何不然（答閔蒙則）　渼湖曰成服日行練祥爲類義聞喪之日便是死日以此日計爲實數而行事恐叶宜矣（答韓子綏）

　追服者練祥以喪出日變除以聞訃日

遂菴曰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故喪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祭不爲除喪也疏曰祭除喪同月不相爲元故各别也又曰祭爲重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庾氏賀氏并云祭爲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爲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爲除喪也據此則祭爲死者設而不可以長子自身受服之後時而移過思親爲死之禮也朱子答曾無疑者在今練喪之禮封當計日月實數權節但其間忌日封須別設祭奠始變人情耳據此則練祥之祭似不當生人除服而設義使聞喪於練前一月猶當退待後年聞喪之朞而始舉殷祭矣沙溪惟寄力主朱子之說擧世遵邁矣先高祖（先庵）答郞德翁氏始雖印可於沙溪之論而終又難之曰如中原則或於三年喪畢之後有始聞喪者矣於到其几筵將朱終年耶此其可疑不肯以爲實因是而考求聖人制禮之意蓋喪死與凶服二者不同故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曰追死者禮從生有常今若盡以喪爲之人除喪而設則是專以喪爲成服卒哭亦當爲變服行一切事死之禮皆爲生人作耶遭喪與成服在於一時故練喪與除喪又在一時此常禮也不幸主人在外聞喪於久遠之後者此變禮也成服既後於初喪除服亦宜後於練祥以死者之祭而設其祭以生人聞喪之節而除其服似得禮宜兩無所妨矣項在師門（陶菴）偶語及此師門深爲領可後於甲寅復因晦可（晦可某字也）質之於陶庵陶庵亦以爲是自是其門下士及湖中士友稍稍用漸成通行之禮然以朱子沙溪之說既不然先君之論又無斷決之辭不敢擅便取舍云云（屯編）

問長子寓喪客後聞喪日服人（竹）　竹庵曰祭不爲除喪何可以長子未除喪而遷行祥祭耶（答鄭蓉紀）

又曰既行大祥於再朞則長子追喪者雖未除喪主祭亦義當撤几筵矣禮有喪者不及殯先之祭則之祭而因行虞祭之禮恐合情文孔子也畢子宜從之於堂滿三年歸家之禮行之於喪實無於禮（同上）

近齋曰追後聞喪變除之節尤齋有定論遭以聞訃爲始死日欲於是日除服而但始死與聞訃同在一月則以死月行練祥亦先生意也當從之至於朱子答曾無疑者雖在禮實因何事成服太晚故朱子云然而南溪主張甚力以成服日行練祥爲說漢庵已言其不可矣（答鄭論）　剛齋曰聞喪在於八月奔喪在於翼年三月而行小祥於初朞因月者又是變禮中失禮也今欲追正其失而以行小祥之禮於再朞日則遷退無所據矣於再朞日行單獻之祭而祥者既往之矣及追行祥事之由行大祥於聞喪之月似或可矣（答李鄭）

按如遂庵說則此人之以四月初朞行小祥者不可謂失禮蓋以聞喪月退行練祥先賢說也以初再忌日行練祥亦後賢說也闕疑從先賢說故其論如此

梅山曰追聞後喪者退行練喪于主喪者聞訃之日矣近世諸賢因小記祭不爲除喪之文行練祥于初朞再朞除服則在追行成服之日祭與除喪各有其義也（答成人）

按聞喪日便是始死日而喪人除服在始死日則今此追後聞喪者除服恐亦在聞訃日也

又曰近有赴燕者經歲而後奔其親喪練祥變除當用聞訃日而援以小記祭不爲除喪之文則長子祗宜變服於聞喪月練祥當擧於初再朞靈座宜撤於再朞大祥則長子仍處堊廬哭泣持喪畢追服日數未知如何（答洪某）

　流離遠方親喪畢追服者朝夕饋奠之非

近齋曰爲除當追服三年而朝夕饋奠何可復出主於几筵而行之乎遂庵於此時聞喪已論之（答梅山）

　閏月聞喪者變除之節

問五月念後喪出閏五月初聞訃則練祥以明年六月爲斷耶閏月非正月以本月喪出日爲練祥似合禮意（沈秉）　南塘曰聞喪雖在閏月既在喪出之外則當以後月變除者以本月變除則不免過斷喪矣只當計服喪月則與死在閏月者以本月爲忌者不同（答某權）

　親喪追服與在家兄弟先後變除之節（嫡子不得行禪則諸兄弟亦從除服幷有變除）

屛溪曰練祥當以宗子聞訃日退行而諸子若於宗子一二日聞訃則退除於同日亦可（答韓碩編）

又曰在家兄弟先服喪者當依先滿先除之禮（同上）

竹庵曰聞訃同在喪月之內則（閏月初六日喪出十一日聞訃）以忌日行祥同時變除固有先賢說而卜日行祥古道也今七月己丑我十五日丁酉行祥而變除忌日則只略設行奠似得禮意而兄弟變除無違駁之嫌矣（答鄭嶠編）

問人有五子者二月初吉死末子終喪二子三子聞訃於月內四子聞訃於三月長子聞訃於四月其練祥何以行之（成人）　竹庵曰二月初吉行常事而末子與二子三子變服四子與長子則各於聞訃之月因朔奠變服可也初吉非丁亥則退行常事尤合禮意大祥亦然

　閏月朔奠除（答鄭嶠編）

問喪出於八月二十五日主人聞訃於二十六日主婦聞訃於九月初一日其變除何以爲之節（鄭泗）　竹庵曰辭到先除後除只當於喪期存盡雖有後滿者過九月則雖是四時一年之數同除於祥日可先而知也婦人之服先滿可除今此主婦聞訃與主人聞訃先後三四日之間而特以犯他月之故追除於後朔在初朞已爲明據況再朞乎設或追除於九月朔則只哭廟而設無殺備之牟矣（答鄭嶠編）

又曰再朞之日用大祥說行祭主喪夫人則當除服於聞訃之日矣（同上）

問人以從軍遭再喪而纔出避亂先除月始通訃成服矣此人有兄先亡嫡子只有兄嫂故再方攝主兄嫂則在家遭喪已經練祥[illegible]以爲之（答[illegible]）　厚齋曰宗子婦在而次子攝主則自爲主喪平時次子代行祭奠[illegible]之祭亦當爲宗婦攝行而其後以追服行哭而變除（答鄭碩編）

近齋曰後滿先除者支子則無追設祭奠之文小祥後聞喪只當哭於靈座而授練服喪禪後則几筵已撤當於此處設位哭祭而已設位變除既有儀禮所論則遭曰雖設奠之所乎然則除服於墓前恐是無於禮之禮矣至於追祭月入廟猶家行之如此父在母喪仍祭三年亦是弗禮何可引例也喪畢入廟自是主人當行之禮豈爲諸子追祭除服而留几筵以待乎（答鄭弘齋）

又曰喪之追除當以聞訃月計之而二月而禪矣禪時亦只設位哭除而已何敢出主行祭耶宗孫既已當行吉祭則行禪亦在其中

宗家旣行禫支子又行其可乎（同上）

又曰後滿後除一款續吉之失次退行無害更商而成人所論禫祭在仲朔則是月行吉似爲帶用云者恐未然禫月旣非仲朔則何可引仲朔之文乎後除者除祥服與吉祭日同値則果似相礙恐當吉祭者行於初丁則其前有亥日祥服先除似爲變通之道不然則吉祭行於亥日祥服追除丁日亦宜矣朔日變服恐有徑脫之嫌矣雖已除祥服於吉祭前旣未純吉則不當與吉祭也（[illegible]）

老洲曰今此三子聞喪成服各異月日練祥當退行於長子聞喪日以滿喪爲實數仲季則當從先滿先除之文季子之在家者當除於喪出日仲子之在外者當除於其聞喪日然仲子成服雖與長子異月聞喪則同月待長子練祥之日同爲易服恐未有差退喪者之嫌而曾見陶庵亦有庶子聞喪若與嫡子同月則嫡子練祥日偕除似當之說矣至於撤筵先儒或引祭不爲除喪之文謂當撤筵於本祥日者儘有意義練後追服者可從是禮若此家所値不過一朔之間則進朱子之訓撤筵於退祥日恐疑（[illegible]）

按死者之祭生者之除服各爲一事則今此三子聞喪成服各異月日者當行練祥於初再朞日先後除服於聞訃日恐不宜退行練祥於聞訃日也且先王制禮分則有限旣過祥日何可不撤几筵以待追祭除服之日乎

追服退祥者本祥日行事前期告由

陶庵曰按聞訃在後月於忌日別設祭奠則當單獻無祝如朔奠之儀而前一日不可不因朝上食告由（[illegible]）

屛溪曰長子追後練祥者於忌日當設殷奠如常時忌日饌品而以獻行之祝文則三年內練祥外雖祖先忌日亦無之以孤子某追後聞訃故練祥退行於某日今不得依例行事之意告之而已（[illegible]）

按若以初朞再朞行練祥則無此節次

宗子追服除喪前几筵撤否

屛溪曰主人未除喪則几筵不當撤也但上食古禮本止於卒哭再朞後不撤几筵而撤上食只存朔望殷奠以至除喪則似不爲無據矣（[illegible]）

本庵曰長子追服苟在練前則練祥須皆從長子退行矣練祥追服者練祭已攝人行之長子只得自計其追服日月說因朔望受練而至祥亦宜依本朝撤几筵長子仍居堊室以準追服日數但長子在逈無他服三年者則長子未到之前雖有族人不可攝行其練只得待長子至一從其追服日數練而祥也（[illegible]）

鏡巖曰追服退喪者未祥之前上食何可廢乎（[illegible]）

竹庵曰喪追成服不撤几筵則先除者服雖除不能不參哭於祭奠奴僕之服則以小記爲君之父母近臣君服斯服之文推之今不變服待九月與其主同除似得（[illegible]）

追喪禫

南塘曰過朞不禫者謂二十七月喪服之朞已滿而是月有故不得行禫則不右追行於過期之外也如在外過三月聞喪及葬後朞後立後者皆當以服喪之月計之也若以喪出之月計之以爲過朞而祥而卽吉是已之服喪未滿二十七月而除也大違禮意（[illegible]）

厚齋曰自追後成服日計十三月行練冠又計二十五月行祥事則當以二十七月行禫是退行也非過時也（[illegible]）

屛溪曰經禮問答羅絛金崙源說以聞訃月月除者云云當從之（[illegible]）

竹庵曰期月行禪今雖不敢逮追服者之喪畢而必踰月而禪時王之制所不言則踰月之後與其兄（[illegible]）同行禪祭不害爲從朱子之本意也（[illegible]）

洞山曰遂庵曰聞喪後時者若長子則聞訃日哭間一月行禫若衆子則聞訃日哭除禫則過時不行聞喪後二十八月朔日從吉云此說未達禫祭何可再行而禫之節制何可不可當依月數卜日哭除可也過時不禫非此之謂也（[illegible]）

服人追聞喪者除服之節

厚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曾子之說如此韓文公辨說又曲盡人情則從厚之道稅服亦可耶緦服則當依例不稅矣雖緦小功亦有稅者喪服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稅之註曰凡降服重於正服（[illegible]）

聞朞服追服備喪不論然聞訃者在喪出之月雖是追服可除於小祥日在踰月後則宜滿月數若以功緦追服必滿月不可以朞服而不滿月（[illegible]）　陶庵曰事理如此（[illegible]）

竹庵曰緦服人追聞訃於晦日者當除服於來月朔奠矣（[illegible]）

又曰聞訃在死月之次月則當以聞訃月計朔除服（同上）

屛溪曰旣是稅服則與追後聞喪同無論朞功當自聞訃日服全服鄭說無容更評王說（服殘月之說）不可從（[illegible]）

聞在緦服則當不稅耶（[illegible]）　渼泉曰緦而亦稅則稍長更考經禮則曉然矣（[illegible]）

竹庵曰雖緦服之親聞喪於三月之內則便當制服此則恐不可與論於稅服也稅服之云以日月則服已稅矣而追服之謂也稅服之義猶治亂曰亂（[illegible]）

聞仲父退練在來月朞服之追聞喪與喪人同日者當除服於諱日耶抑與喪人同除於退練日耶（[illegible]）　老洲曰禮疏王肅云限內聞喪但服殘月限滿卽除而此說先儒已多非之況朞服尤異於功緦則鄭康成追全服之論實爲可據然則退練日除服恐爲得宜

南氏曰不但降而爲緦小功者當稅正服緦小功亦可稅也小功不稅之非曾子已言之通典亦言小功緦麻稅緦麻之稅亦明矣月數未滿而聞則當從鄭（玄）說服其全月已滿旣久而聞則當依劉（原文）論服之踰月而除似合情禮蓋緦小功之稅與朞大功不同朞大功之稅不論月數之旣滿與未滿皆服全月（[illegible]）

梅山曰杖朞之喪聞訃於閏月之後亦當從成服之第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禫則過時不祭恐宜雖則過朞追行大祥之前不宜撤筵仍行饋奠恐非可已喪服小記雖云朞而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然此以三年喪再朞行喪而言至若杖朞之喪朞而未祥者何可處而行祭而撤筵乎追祥日入廟撤筵是爲得正（[illegible]）

按杖朞追服計成服月數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則十五月而禫恐非過時矣

又曰稅服當以曾子說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云者爲正鄭康成亦云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通典步熊賀循皆同鄭義而惟王肅以但服殘月限滿卽止立論庾尉之斥以衆之人情未爲允愜至謂無殘月之制是將曾子成訓也然則追後聞喪者不拘服朞之已過不過追服其全服恐宜（[illegible]）

立後追服

厚齋曰立後到後數髮易服一如初喪而行之家禮初喪條易服在旣絰乃哭立喪主之下而被髮在其時聞喪條易服在於始聞親喪哭之下此可據而爲說（[illegible]）

近門曰長子次子皆死只有長子妻與次子之子而其父死則次子之子旣被自承重乎當急以次子之子立爲長子之子然後服（[illegible]）

問金進士寅死於去年四月其妻死於翼年十一月其爲後者發喪於所後母小祥日而所後父大祥在於發喪明年之四月當追

服三年否（[illegible]）　竹庵曰十一月爲後發喪時當變服所喪而所後喪除俱在十一月矣（[illegible]）

問有人在遠地其妻在家族人喪家以其夫出繼斜則文書到後其妻當先受其服耶待其夫還而許久不服亦非所安（[illegible]）　本庵曰恐合以其夫在外未聞訃例處之似然未敢質言（[illegible]）

按公文到日倫紀雖定然此與本爲父子者不同其妻從服恐宜在夫還受服之日也

雲坪曰小記爲慈母後疏曰惟爲後之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隨其所服之餘月）　不可以吉居凶嗚呼何其悖理之甚也父子人之大倫也人子之服父母也何可一日不及於三年之制也是宜告廟成後之日更爲發喪追制三年之服以至二十五月而終可也何可以父母之重而兄（[illegible]）弟分服也又安得無目致之情而只由於以吉居凶之嫌也（[illegible]）

喪中立後告辭（[illegible]）

渼湖曰立後告廟之禮似當於成服後卽行之若不先告而朝祖時孝子猝然隨柩入廟則不亦太無端乎留待葬後之說恐未然（[illegible]）

問立後無告廟文何也爲告辭曰某代孫某無子以某親某之子某爲後云云如何（[illegible]）　渼湖曰來說有義意（[illegible]）

塵門曰禮斜已到否告廟欲待卒哭後朝祖似甚掣礙不若當日卽告而勿設酒果祝告云孝子某歿而無子謹依遺意以某親某之子某爲後今已啓下謹告伯考（[illegible]）　云喪人喪前謁廟終無依據朝祖時雖入廟置在從柩不必拜云云此言有理只告立後之由俟卒哭廟見似當（[illegible]）

梅山曰繼後子若已被斬衰服則不可入廟自告服人當替告云云孫某歿而無後取族人子某爲嗣禮斜　命下方擧哀敢告几筵告辭當云宗堂議定取府君族子某爲府君嗣公文已下今方擧哀（[illegible]）

又曰爲後者旣是宗子則當自告公文到家之日先告廟而後擧哀恐宜當進廟前告由不用酒果之例而用祝版告由不必列書葬位告辭云不肖某方爲先府君嗣子告君命下今將擧哀謹告先君几筵而今將擧哀下添哀痛罔極四字恐宜（[illegible]）

按爲後擧哀者便是親喪之初何暇告廟告几筵乎服人替告恐宜

立後成服日五服相吊

梅山曰追後成服者成服日五服亦當相吊而無拜禮五服之不容入哭几筵爲其新立喪主有若告事亦爲嗣子助哀也（[illegible]）

喪中立後改題可否（[illegible]）

本庵曰題辭題主者三年內立後成服日改題而告辭則南溪曰子某來繼今已成服敢以改題之禮謹告（[illegible]）

三山齋曰喪後立嗣者告廟則固當卽行而至於改題禮之大者也何可於喪中行之待新喪吉祭云云待之（[illegible]）

立後追服練祥退行可否及撤几筵之節

屛溪曰三年之內爲後者以斜文到日爲聞喪日發喪成服以發喪日初再朞爲練祥以終三年而中間忌日則只設奠獻略伸情禮而已宗過三年六年几筵則不得撤於除服前而朝夕上食則再朞忌日停廢似宜（[illegible]）

南塘曰練後來後者追制其服以盡三年而几筵則當於喪出再朞而撤仍設虛位於靈座故處或設於墓側朝夕哭臨以終餘月練祥變除之節亦不設祭哭而行之似可耳（[illegible]）

問小祥後立後則本大祥之日當撤几筵而喪主則發喪於聞訃之再朞日爲宜否（[illegible]）　棣泉曰此是大疑禮自通典諸說以至我東諸賢皆未有定論陶翁於浦中一士人家並禮撰詢於明欽對以六年撤筵終非禮意恐宜據變祭不爲除喪之文喪後撤筵歸女除服而追服者畫終服變於除喪前恐爲得中云云陶翁亦以爲然而終不敢斷定今來諭似符鄙見而亦不敢妄爲可否耳（[illegible]）

南溪曰三年內立後者母在則母自行其練祥繼子不可復行若母亡則繼人主其祭初再朞只行忌祭待子之喪期滿後方行練祥禮而告廟出主祭之似宜（[illegible]）

塵門曰喪中主後者練祥撤靈喪人受除喪服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蓋自初喪生死與日條件各異祭與除喪之示相爲其義一也六年几筵先儒皆深疑至陶庵則作爲題目逢人必問而未有定論鄙意小大祥則只當從親亡日計之而几筵下可延拖至於三年之外也喪人變服則只當從聞喪日計之哀至之哭不拘撤靈與否几筵雖撤居廬於中門外自無妨如不得已廬墓亦可（[illegible]）

竹庵曰喪祭則以忌日過行而喪人內外則歸重於君命變除於斜文到月朔日似待禮意朞服人追聞訃於晦日者亦當除服於來月朔其矣（[illegible]）

又曰甥姪安璞爲後於同宗而追後受服矣以其忌日行大祥於今七月而撤几筵實受服在九月故九月朔哭而除喪將以仲冬行禫仍行吉祭於是月尊家事亦依此而行恐得之（同上）

問有爲人後者始於初朞受練衰欲再朞除之後聞其非且祥期已迫故來問云云（[illegible]）　南塘曰當初大段失禮今雖爲說矣大抵公文到日卽當發喪成服今於初朞受服而再朞除之則是不服三年也服之練與不練又不可論也如欲追補自初朞始受服日爲服喪之始計滿二十七月而除之再朞前雖有數日更制麻衰而服之再朞日變除受練服三期日受禫服服衰近之然此出於臆見何敢教人行之（[illegible]）

南氏曰前雖已過小祥其後爲之子當更行大小祥申三年矣主人旣行三年則三年之內不可撤几筵几筵尙在則上食與否非所論也通典司馬操曰甲繼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臨象（[illegible]）　以此推之死者喪之先除其服無疑（[illegible]）

性潭曰尤翁答人書有曰長子未行大祥則几筵未可遽撤但如中原則或於三年變擧之時有始聞喪者矣几筵之設當至六年耶此義可疑云云蓋以爲所後子服喪者距喪月日不遠則其大祥不可遽撤几筵而當待除服之期矣其服喪或在小祥後則几筵之撤恐不當待除服之時矣（[illegible]）

按自變斂殯葬以至三年撤靈死者事也自始受服以至朞而練祥而禫而吉生者事也繼者每以死者事挾言於生者事故變禮疊出若死者三年而撤靈生者二十七月而除喪則豈有許多葛藤乎然則立後雖在喪出近月不必待所後子除服而撤靈矣

近齋曰立後追服再朞撤几筵愚嘗以此質於渼翁答曰祭與服似不同（[illegible]）

老洲曰祭非爲除喪而除喪必因祭故祭以練祥爲名卽禮疏所謂除喪與祭同時總而言之者也然此指禮之常節而言若是變禮則合有隨處商量也如有故而過祥（[illegible]）者除服勢須隨過而自成一串事可與祭同時也如二十五月喪期已滿而只以孝子追服未盡而過祥者是專爲除喪設實非祭非爲除喪之義恐難與有故之過期例也如此者須取不相爲之文分爲兩項事而兩盡其義則庶稱多小窒矣（上同）

又曰農齋以爲三年之外仍存几筵朝夕上食在鄙意終覺未安陶庵以爲立後者過祥後撤几筵係是變禮之大者累年商量才以几筵先撤爲斷矣兩賢之論若此撤而行之庶不至大悖而若其撤筵之後持喪之節往廬于墓朝夕哀省以終三年之限如或不得往依墓下則設虛位於舊日几筵所設處行朝夕哭泣之節擇於斯二者恐可爲處變之道矣（上同）

又曰朱子日月實數之說蓋謂在外聞喪在於閏月之內者不可與在家諸子同除於本祥日必滿其實數而除也非爲祥祭而發也今者喪後幾朞而立后者旣以喪期後長先行祥祭而除喪則必以發喪日爲限未可謂實數不滿也外除雖大節二祥外又爲變服設祭非禮意（[illegible]）

梅山曰追後立后者純祥本日祗設殷奠以洩哀待嗣子服喪日行二祥變除撤靈矣近古諸賢從喪服小記祭不爲除喪之文屆忌日行練祥如禮再朞入廟以祭與服不同也（答金幼書與吳在興）

又曰所後子追服後當計二十七月之期而行禫變除如禮此與並有喪者前喪練祭過時不舉者不同也（同上）

梅山問追後立嗣者初再朞當準禮行練祥而撤靈有亡者之妻若在室女亦當爲之行禫耶後子則居廬於中門之外或廬墓以終三年而變除則當從服喪日已矣若無應三年可主練祥者則初再朞亦當行練祥而所後子主之否南塘謂初再朞只行忌祭時所後子喪期滿後方行練祥禫而告廟出主祭之節皆如何既云祭不爲除喪則雖無亡者之妻若女初再朞嗣子當行練祥服喪之初再朞則只當哭除中月而禫變吉祭則如常禮恐得未知如何禮溪曰小記除喪之文雖有先賢之說而爲證者而其實除喪與祭固同時也則神主入廟之後豈可名之曰練祥既立練祥之名則亦何可出已入之主祭之者忌日耶愚所以名只依饋食云者蓋五六年筵几之設只行不得否卽朝夕之饋也神主權奉正寢使新立之喪主日再展省哭以寓哀似無大悖於禮者謂存其几筵不當停饋云則古禮卒哭後不復饋食於下室此可爲旁照未知如何若因小記一句語以除喪與行祀之節判而異之則誠非愚之所敢聞也

按除喪與祭終始兩般事則初再朞依禮行練祥嗣子則待服喪月數滿而變除恐宜而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再祭練祥也若無三年者雖朞而設祭是爲忌祭不可名爲練祥如此者隨嗣子喪期追行練祥似可矣

柳氏曰先師曰喪中立后几筵撤否未有文明然立后承服將以奉筵几而練祥未行筵几遽撤則烏在其爲立后也夫几筵仍存與未練撤殯均之爲變節而仍存之未安恐不若遽撤之爲尤未安也（常變通攷）

梅山曰立后於喪後而舉祔於踰月者似位祝不當用舉逆不誠處及冕喪兩句改措以顯考喪制有期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祀于

先考諱以云云恐宜（答金後行）

立後追服兩喪者成服先後

本庵曰爲人後者並有母與祖父喪追成服先後陶庵答問解有說而恐亦成服爲是（類輯續編）

問從弟觀定繼後子欲待禮斜啓下發哀適前四日成服而亡從弟昨冬先喪其配矣以輕重言之父重於母以先後言之母喪先於父喪未知何喪先舉哀耶（李可用）梅山曰爲後於父母俱沒之後則以公文到日爲俱沒之日而當據一日並喪之例一時舉哀喪之先後非可論也舉哀於父之殯前而成服則先重後輕可矣

禮溪曰入繼於父母俱亡之後則無所於旣者誠得終後之義而爲後制服一遵始死之例則禮當先受母服繼又成父之服方其母服之先也用父在之服可乎直用三年之服可乎此係節文宜有以辨之也（答梅山）

梅山曰亡者內喪旣過十五月之期已撤靈矣嗣子不當爲所後母追服喪畢故也（答朴叔達）

親喪中出繼者改服之節（服中出繼本服仍當變論）

問有人遭父喪未葬而宗母死仍爲宗母後立案出後卽當奔哭於宗母喪後變四日成服而成服之後又當哭於生父几筵脫斬衰改着朞服奪喪耶（[illegible]）陶庵曰此一節固是變禮之大而如來示外恐無別般道理（類輯續編）

屏溪曰曾於外舅朴公葬後始定所後其爲所後者遙持父斬旣斬於所後則不可仍服舊斬所後父奔喪成服後卽歸生父喪次文告其由卽脫舊斬問解朞大功不可降之文不當與此比論蓋無二斬之義宜故也爲人後者若在舊斬練前則脫舊斬之日當更製朞衰而服之俟其初朞而除之可也（類輯續編）

問追與成衰之日凡服皆以始制爲斷然則出後子禮斜到後本親五服皆當絶之乎（李定載）本庵曰喪說固如此而尤庵有云父喪中出爲人後者當卽日改服者不可以一則貳也此論甚嚴不敢不從則於餘親服獨從庾說得無逆駁乎陶庵又云雖貴房嫌緣在重統不可不改服此則指五服言也未知如何（類輯續編）

渼山曰南溪言立後告廟後其本親服似當仍遂如喪服小記旣練而返則遂之云云此說大謬斷當立後啓下之後卽當除而爲心喪人不可以貳本也（疑禮正解）

按南溪以男出繼同於女出嫁故其論如此然出繼異於出嫁尤庵之論十分嚴正矣

出繼人本生親喪追除之節

近齋曰支子則聞訃日只哭除而已不敢設祭是禮也支子猶然況出繼者乎生父服禮家同之於伯叔父服所異者特心喪一節耳然則出繼子於生親服變除只當依若服人之例若服人追後聞訃者者用沙溪問解從死月計之之文則尹喪人雖於其生父亡日除服似無不可而南溪以縕月爲嫌不從問解說者以朞以上自當用年數之制據此則尹喪人當於聞訃日除服在擇而行之也（答李[illegible]）

出繼後所後家諸親追服當否

屏溪曰服從祖末五月出繼於從祖叔父者禮曹公文到後卽當告由於所後祖几筵脫小功服而卽服朞出嫁女三年內被出則繼服本服再朞而除之禮也當旁照於此繼前服至初朞而除之也（類輯續編）

竹庵曰爲人後而追服於七八朔（喪服七八朔）則其爲後者之子亦當追爲朞服（類輯續編）

庶門曰爲人後者父母喪外元無追稅加服之事（類輯續編）

問出後者斜文到後所後家五服服未盡者自是日追服而終月數否（李定載）本庵曰通典荀伯子謂不可追制尤庵亦言當準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不稅之例矣（類輯續編）

雲坪曰爲人後者追服所後祖母喪前賢未有論其當否者第念家禮不責人以非時之恩凡服皆以始制爲斷故記曰爲喪後（出後爲[illegible]）者以其服服之旣以其服服之亦當以其無服而不服矣旣於兄弟不服則祖父從同然（類輯續編）

性潭曰人之出繼者在於其所後祖考妣伯叔父母小喪前則恐當稅服盡月數（答鄭[illegible]）

梅山曰繼後子爲所後父之生父當追服大功然未出繼之前旣以本服服緦服已變節可更服大功乎（答李在[illegible]）

又曰凡從稅服一節更考通典荀伯子曰設使所繼者是緦服之親而繼父有兄弟服未除豈可追服伯叔父服乎（荀說止此）伯叔父朞服也猶不許追服況小功乎禮無緦小功稅服之文其不當服也決矣嘗有出后於人而所後家子死未久所後子問追稅與否於尤翁尤翁引小記鄭註生不及者是已未生之前已沒之文而曰今此所後家之子死在於已之未及出之前則當準以已未生之前已沒之例不許追服斯言正好遵用耳（上仲[illegible]）

按出後者所後朞功以下之親死於已未出後之前則可援生不及之文不爲追服而稅父昆弟則正統服也若於限內爲後則恐不可不追服也

出嫁後夫黨諸親追服當否

問內弟李垌數昨始後娶其妻於舅姑喪當爲小功而月數未滿今始追服否追服則只服殘月耶嫁後追服一款甚疑晦欲以出繼子追服例斷定而輕重不侔云云（金[illegible]）厚齋曰旣嫁之後以夫家爲重而又在月數未滿之內又是夫之親姑則依賀循說稅服恐無妨只服殘月則非功非緦又似可疑所謂小功不稅者在月數旣滿之外恐非今日之證（類輯續編）

又問甲孫金仲和則答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兄弟而父稅服己則不服鄭氏以爲不責非常之恩於人所不能夫以正統旁暮之親

而曾以未遑事不能追服況於未遑事之失之語而可以追服乎云云厚齋曰喪服小記喪不及祖父母註所謂不責非常之恩於人所不能者以年月已過者言也今日之事乃以月數未滿者言也註說既以年月已過謂不當稅則年月不過者當稅可知若以不責非常之恩引而爲言則是以年月已過之禮用之於月數未滿之服恐未爲當況此註說北齊後儒蓋疑失小記本旨而沙溪亦以爲可疑則先輩之意又可見矣（上同）

按出嫁女與出後子不同出後子爲所後諸親稅服尙無其文況出嫁女子乎恐不當追制矣

親喪久後追服

屏溪曰追喪既是過於禮者雖實中正何必於過處行之況有程子所論何敢不從情雖無窮決知其過矣（[illegible]）

又曰禮不許追喪若於曾日回甲之時起居服食之節稍變於常時以寓心喪者間間有之金判書有慶幼未服父喪其父忌回甲先於墓下搆數間草廬忌祭罷卽往其父墓旋搆一痛以布衫布帶黑布笠居其草廬蔬食几床席茵枕器皿皆去華采先世忌祀外不至家一期前朝夕上墓哭期後不哭而拜其間屢年除　命皆不仕以終三年神氣不平則一器內饌略陳之其後鄭參判匡濟亦行此禮而一期而止耳（上同）

老洲曰追喪之節禮無其文先儒亦皆非之不敢輕議然追服喪果反不近事理不可徑情而行也至於心喪則古人開此一路者本爲不得以禮者得以自伸也今既不得行服喪之舉於禮制之外而只是情理迫切不忍默然自其衣服起居以至應世應事稍變於平日亦是至情之不得已爲得而變之耳金判書有慶之縗布白衫朝夕上墓哭三年不仕者誠似過矣而亦可見其情之哀痛惻怛雖謂之高於人一等可也大抵是禮也不可一切立制硬定年限使人遵行惟在當人自量追慕之所至毋論三年與終親死之年自盡於其中而已朱先生之但許其墓亦近厚而不言其儀文者竊恐以此也退溪尤庵之譏斥者亦皆以追服而言恐非謂並與心制而不可爲也（與梅山）

剛齋曰追喪幼孤者或有行之於遭喪周甲者而先賢之論皆以禮無可據非之況又非遭喪周甲者耶先賢所非之者求其合禮何可得也（[illegible]）

梅山曰追服非古也以故孔子三歲而孤至不知父墓所在孟子亦早孤而未聞追喪故不見于禮然當親沒周甲有未忍默然無事禮有心喪既不得服喪於禮制之外則惟心喪可以自盡故前哲亦開此一款天理人情之斷不容已者也三年則恐過於禮當朞年而止耳親喪回甲日當告墓擧哀告辭云惟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顯妣云云之墓不肖生孩幾月顯考捐背襁褓呱呱不克包哀寃酷痛毒昊天罔極下世甲子一周今因喪餘之辰追行心喪之禮參稽往禮用寓哀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服色或用蔽陽子或用白布笠而既遵心喪禮則心喪笠帶皆是靛布追喪當用黑笠帶也心喪服練布直領則追喪亦同笠既用黑色則纓當從笠屨亦用白皮不害於心喪而未若用麻也追服者妻妾無從夫服之義而夫既心喪則不可服華盛如平時恐當用玉色衣裳待夫除心喪而服吉爲子弟者亦去華盛之服以終朞如妻恐宜追喪者當朝夕哭臨於墳墓而無墳墓可留則卽所居而設虛位哭朝夕是爲義起而恐不容已也若名以追喪而靡所准衷是豈所以稱至情之自然歟心喪云者身無衰絰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自起居飮食以至應世接物皆變於常則然後可以稱心而嚴內外之防斯爲心喪之第一義也追喪期服恐難周定當人自量追慕之所至或三年或朞年或止親歿之年自安於其心已矣至止親歿之年則當受心制於是歲之元日與歲俱除恐爲得正而既不能乃爾則受除於親歿周甲之日至翼年是日而服吉恐宜相稱以上墓祭當遵禮行之時祭則當停心制中不可擧盛禮故也

爲母追服後母之子不當隨兒追服

梅山曰爲母追服爲其當服而未服也繼母之子爲前母追喪名義無當恐可隨兒而爲之乎

主喪婦追服聞訃日行祥祭

近齋曰聞訃日行祭一款既是適婦主家則似當依適子之禮而死日設奠聞訃日行小祥且其家若欲於死日行小祥則無變服之人不成小祥祭矣其勢不得不退行小祥於主婦聞訃之日也（答吉[illegible]）

緦功以下稅服當否

蔡謨以爲禮大功猶稅況此三親（祖父母諸父昆弟）情矣所生服至斬衰雖不相見或者曾聞時適而絶其稅服豈稱情乎夫曾生不及者謂彼已歿已乃生耳豈時同時並存之名彼若鄙說不以生年爲主但不相見便爲不及則卽復可言生不及孫生不及子兒復生不及弟也此之不辭亦已甚矣鄙見禮文有弟弟不得先己生不知所以通其義故因以立此說非穿鑿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illegible]）

柳氏曰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氏肅云昆弟謂諸父之昆弟者是矣何以言之蓋祖父母昆弟謂伯叔祖父母也諸父昆弟謂從伯叔父母也於己爲小功之親小功不稅謂此篇者爲正禮至親之喪則可不稅乎（[illegible]）

代服

父有廢疾子承重

唐荊川答汪生曰禮經有爲曾祖後云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死者爲高祖後云者謂若父祖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illegible]）

本庵曰父有廢疾不能執喪而孫爲之攝主自可無闕禮何必代服然後可歟朱子答者傳之文尤可疑蓋者傳雖有是說而節文不可考然亦以古之無傳禪而知其不過如攝政也朱子之答既言也雖行者告廟文所謂屬之事祀者安知不亦是攝而謂直欲換嗣主乎於其難行之說而姑諉父在代服之亦爲難行耳原夫尤翁之論本爲朴和叔主張援引之甚力而偶失細勘也同春說二條雖無其證辨恐大意得正可從無弊耳（[illegible]）

梅山曰父在爲祖服斬卽因天子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云爾以故勉齋續通解天子諸侯正統旁期圖說父有廢疾孫爲祖後亦斬衰三年而後儒有云鄭志雖專爲天子諸侯而言然臣庶之家父有篤疾不能執喪而子代父執祖父母喪者宜均用此禮尤翁兩溪之所施於閔愼家變禮者也帝王家事不可爲證只宜以本服攝祀者春翁說恐爲得正（[illegible]）

父死喪中子代服

月沙問祖先未葬又遭父喪則長孫當主其兩喪但祖喪既出於其父生時孫已經朞未知以朞服仍爲將事於祖喪耶父死後既爲承重而以朞服將事似爲未安沙溪曰退溪先生雖未見儀禮通解而其立言亦不違但未較求朞年後不追服之說未知合當與否（[illegible]）

儀禮通解曰石祖仁（宋人）祖父中立死未葬其叔從簡爲父後而又亡祖仁請追服博士宋敏求議曰服可再制明矣已葬未葬用再制服折衷情禮云則適子凡追服朝父者父亡在期內（[illegible]）已服未除則因變服節未葬之成既葬之卒哭期之練（[illegible]）宜成斬衰以終餘月二年若期已除而吉服（[illegible]）宜用女適人被出已除本宗降服（[illegible]）不得追服之條明矣（[illegible]）

退溪曰父死服中子代其未畢之喪此事古今多有而古無言及之者未知何故而今難說矣但若以追代其服爲不可則其未畢之喪或葬或虞祔祥禫爲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並廢不行耶如既代其服則返魂及祥禫之祭恐不得不服其服而行其禮也（[illegible]）

厚齋曰曾聞先輩曰古者受服有節必在葬後及小祥故宋服制令曰小祥後中心喪並以小祥已過無受服之節故也今則退溪使

於朔望朝奠行之（受服）尤庵亦以爲發喪成服後翼日卽受代服爲可（答李敬衡）

問父死喪中其子代服當於何時受服（李正倫）屛溪曰沙溪則曰喪在殯前於葬後時受服喪在葬後於小祥受服此用通典說也尤庵寒水兩先生則以爲卒哭雖重承重亦當於其父成服日卽受所承重之服鄙意每主下說果未知如何（答鄭叔鄰）

鹿門曰父亡在祖喪大祥前則雖一日不可不代服其餘日而若在大祥後則已之可也（同上）

臺坪曰疑禮問解問祖喪未葬又遭父喪則長孫當追服其祖三年否答曰疑禮經傳通解之說可據但亡在練後則只伸心喪云者未知其合當否也謹按通解宋敏求議與宋服制令二說皆異奇且穿鑿不成義理且其旨本爲當時之法只據後之於叔（答組仁與鄭敢叔）也弟之於兄也曾不關於承重宗子之法也曾不說及於子之於父亦然也先生沙溪獨奈何槪括銷籠使其合於宗子之法而成爲子於父之禮觀於備要者之此（李問解）乃以爲可據也蓋當國之父死未殯而祖亡尙爲之服周者不忍死其親也則亡祖之時父生存而爲服者今何可於一朝遽變其喪而私自代重也不暇於死其親乎且旣承重則祖父母父甚同也於父母之重喪其所以服之者乃不及二十五月遽爲變除於忌解之日（從父之祿亦益云耳）人雖不知喪曰夫何所憒者故庾蔚之曰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答鄭高重）

又曰喪中死而其子代服爲祖庭喪服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記云父死未殯而祖死服祖以周父尸尙在人子之義不可以代重也庾蔚之解之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文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數繼公曰惟祖後子父而卒乃爲之斬傳記註疏莫不如是而今世士大夫皆因問解偶失以動之語忍爲死其親而代其責殊非未歛葬入自門外自阼增以生存之之義也（同上）非敎民追孝爲防背鄙之義也（同上）

問祖母喪旣殯父亡葬時題主何以爲之臺坪曰所謂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者題主則稱顯妣從正主也無旁題已答喪於前後凡幾也觀辭稱孫莉祖姓從攝祭也（家禮增解）

按禮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祖母與父旣俱亡而祖母題主將以顯妣則不幾於致生之不知乎

李氏曰父喪後祖死固當承重祖喪後父死恐不當代重也通典所謂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說及賀循未殯者說最有合於象生之義又不害於傳重之禮矣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未聞則卒然後爲父後者反服祖以斬矣其主代重之論不過曰無辭爾曰逢父孝云而無辭爾已有同春之明辨逢父孝之說又不必深拘也若不代重而以題主爲疑則當稱顯考而以孫某攝祀爲旁註喪畢後改題孝孫奉祀似可（家禮增解）

竹庵曰儀禮喪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註此則子在父喪而亡嫡孫之不接服其祖者明若父亡於祖喪葬前則先過祖葬以長孫名題主而若其三年之服兩長孫之父已服之作長孫實無更制服至三年之禮矣所謂承重者以服之輕重而言如大傳所云云也蓋父死於祖之生前未及服三年之重者其子可以傳三年之喪重者是之謂傳重今父已服三年之重服而不卒未終喪而死爲是父之子服父之三年喪並接祖喪之服也若謂父未終三年喪而服其餘日則當服父所服之衰實如尸服卒者服之爲而此旣無謂又不忍忠也若使製衰服父旣服重子又服重不嫌乎也服制令小祥受服似近矣而然若終而受三年之功亦反不知近世父喪成服後卽代服之爲爲云云也所謂（承重令於行也）小祥後中心喪說前是不知父子爲一體而服未終喪之父三年（服未喪於）其實所以變祖三年其實義之心不可分祖與父者也（不知之故也云）父喪中祖祭自虞而至祥皆當以孫告之禮而祭不爲除喪則禪祭自祭除喪自除喪以父斬行祖祥本無所疑古禮除服在行祭之後而後禮除服而行祭則若祭爲除喪也案示所謂行祀而無祥（可疑）除之服飲云無解也云者未究禮之本也以此以彼接服之禮恐欠祭千萬不曰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乎（歐陽輯綸）

又曰孫於父喪前亡祖喪未畢者承遺孤文而喪祭前當從喪祭事亡如事存之意（同上）

又曰喪發不得稱孫弊非俗說禮製乎此所以古禮稱代服之文者也以主喪而爲服爲疑則論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再祭況在孝服之孫乎且無主者東西家里尹主之則不必主喪者有服也至於題主則父旣不在已以孫代父主祖母喪以顯祖妣題主勢恐然矣

父亡於母喪葬前者南溪尤庵皆令其子以顯妣題主而練祥仍如父在儀此以行如何（同上）

又曰喪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者父在而爲祖三年惟天子諸侯爲然是乃臣服君也非以承統重也閔雍之問朱子云誤非禮之本意（同上）

問代服衰朴文健力言當仍服亡親當衰實合於有所不忍之意云云（崔敦學）厚齋曰代服衰改製雖疑於親雖從亡人猶衰見問解疑禮服中身死下小註退沙兩先生之說已見諸賢之說甚詳考而行之如何（製錄）

樸泉曰代父服祖者當於父喪成服日別製衰麻成祖服於祖几筵其父生時所着之衰服以子父之衰從其祖祥禫撤去而已（答）

問疑喪中父死其孫代服神主旁題以父名而其題大祥小祥祝以孤孫不亦未安乎（韓師朝）厚齋曰當由先告

鹿湖曰父喪在於祖喪未練之前者因練受服具有古人成說獨其亡在練後者前頭只有行祥一節而祥則三年方盡無緣更受代服故宋製服令定爲中心喪之制以待喪畢而輸孝子如此則恆持斬衰之服則爲祖心喪之中將何以云示之乎以彭齋之前註在練後恐更受服爲是鄙意則於父喪成服日並製祖服似無不可（答洪子剛）

三山齋曰代父承重古禮雖無文自通典諸儒已有所論而今行之久矣蓋喪禮於其何時其代服之節則宋時禮官引女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之禮謂當因其葬而制斬衰（亦見經傳通解）此說固有餘意而尤翁說以爲父喪成服後當祭其祖此時當何服耶以此知服父服後卽服祖服之說爲得也（答朴漢欽）

近齋曰鹿門丈所論以承重爲代喪者雖似俗語而實得禮意之云以服終月數之義觀之誠似宜然而曾見遂菴答屛溪書以代父服喪爲俗說只以爲祖後言之（答任晴闐）

又曰曾見厚齋集云尤庵先生以成服後受之爲當已有老先生成說何謂自吾鑿創說耶（答任晴）

又曰父在喪中亡則服祖一款尤翁以爲當代服遂行練祥沙溪說似是未定之論蓋祖喪不可一日無主代服爲宜不忍死其親之意於此爲輕故也朔望朝奠時受服卽退溪說然尤翁以爲發成服翼日卽爲代製當以此爲正（答李欽甫）

又曰受服時當告于兩代几筵而壞墓則不必告矣（答李欽甫）

老洲曰再朞雖過有故退祥而父亡則未行喪祭之前便是未終喪喪不可一日無主持孫爲父後者恐當代服以終喪大抵代服自是變禮先儒之論雖或參差沙溪尤翁之說最明的耳（答李氏）

梅山曰當承重而承重者何待旣葬何待朔望父喪成服後當卽服承重以喪不可以一日無主也或云小祥或云朔望或云成服翼日雖出於先儒恐難從惟尤翁說父喪成後不待朔望卽服祖服是爲不易之論也承重題服恐當新識不可襲父之舊蓋喪中死者設衰服於靈座故耳兩喪告由無前賢所說而亦不容不告祖喪當云先考以某月某日喪逝今日成服不肯承禮代服哀疚罔極謹告父殯當云顯考持喪未終小子承禮代服哀疚罔極謹告告由時不用酒果恐宜（答金元博）

洞山曰庾蔚之謂嫡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沙溪以爲此似引古證今之言而不可效然恐非古文也只是當時通行之例而庾乃引之也以此文句觀者遂以爲不當傳重如楊江說大段立異於尤庵似事理不當然但荷門又心爲心則何可不承重（答）

梅山曰通典曰嫡子未終喪亡嫡孫承重亡在小祥前者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則申心喪畢通三年而除門下學寧得此段却何意謂嫡孫承重者當於父喪成服訖告由兩靈座仍受承重何待小祥亦從受服之嫡孫以[illegible]耶祥後未討論而其所謂申心喪云者尤不成說矣（同上）

又曰母喪中子死者其子祇當接服其餘月而已非如承重者之服三年也告訃當加承重二字示別於段孝祖母之喪承孝孫當凡承重題孝之也亦否（答宋文）

又曰父喪在於祖喪成服之前則祖喪第四日俾禮成服而服之以朞待父喪成服方爲承重父喪成服訖更爲祖服斬衰之服朞者以父死未殯服祖以周之義也終爲服斬者以爲父代服也有事則各服其服而當持祖服（答李仲舒）

問服制令適子未終喪而亡適孫承重亡在小祥前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則申心喪並通三年而除沙溪曰亡在練後只伸心喪云者未知合當否也尤庵曰父喪成服後卽服祖服當得也陶庵曰喪不可一日無主其子爲父代服斷不可已按諸賢說與服制令不同從何爲得耶（李喜夏）寧西曰諸先生皆主受服代喪之說恐不得不從

代服遇祥者諸父變除

南塘曰祖喪中父死適孫代服者雖在練後父喪成服後卽爲祖喪成服服其餘日通限三年而除之與諸父同祖祥若在父喪葬前則退行於葬後而諸父亦不敢先除有故退行與聞喪先後不同也則期過則祭不過則不祭此亦諸父同之者疑當稱哀孫（答金敬錫）

庭門曰嫡子未終喪而亡嫡孫承重亡在小祥前者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申心喪沙溪疑之故今之知禮家引喪服疏接服之說而服其餘日已成通行之禮今嫡子死於父喪再朞之月（孫父喪成服日服祖服）葬後可行祖祥祭而除也諸父亦待葬後祥而同除也（[illegible]）

問父死喪中子代服者前喪小祥日諸叔父變除之節（[illegible]）近齋曰此與主人在外聞喪者聞訃日行祭除服者不同則不必於喪出日略設祭奠而況新喪之殯在同宮且主人是父喪未葬之前乎雖略設恐不可行只告由而諸父先除似宜

梅山曰大祥既退行於父喪葬卒哭後則雖過二十五月之葬而當用未祥之例雖死於二十七月之後凡疏未變衰絰在身則便是未喪而死者也將有未祥之喪而無主人者乎當論既祥未祥不當論祥葬否然則其子之承父服祖何疑之有父喪卒哭後當卜日行祖母大祥其諸父可從以喪葬已盡而未祥而先除耶當於其兄卒哭後卜日行大祥俟兄子承重者而同時除服已矣其兄追後成服則其弟先祥先除者固有之矣所謂先祥者祥朞之謂也若夫金氏所謂初定十九日非祥期也不過因其卒哭後初丁而已有甚義理而必於是先除耶先祥先除之文恐非可證也（答朴元得）

又曰祖喪中父死若祖喪皆祭當俟父喪之畢而承重者諸父則當待諏吉月丁亥日設虛位變除矣然則變除考妣之主猶未配也仕者舉孝待兄喪畢考妣合櫝行祫而後以出以祉如何（上同）

父在殯遭祖父母喪承重當否（[illegible]）

沙溪曰所謂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之說愚嘗疑之承重祖服只服朞年是無大祥又不行禫祭者無後之喪可乎然古人之論如此何可輕議（[illegible]）

同春曰通典虞喜云服祖但周傳重在誰庾蔚之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無所闕虞喜所云正如先生所疑而據庾說大祥及禫孫當攝行不可闕也（[illegible]）

又曰通典云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嫡孫乎若周既除則以素服臨祭伸心喪以終三年（[illegible]）據此雖以素服終三年其行祥禫無疑矣（同上）

屏溪曰父喪雖未殯祖母死則承重不可已也（[illegible]）

渼湖曰父喪未殯服祖周載通典今見問解並有喪餘沙翁已疑之南溪則引朱子喪代服之說其義可見（[illegible]）

本庵曰尤翁已有成父服卽服承重之論矣陶庵說（父喪中祖死者無論殯未殯皆服三年云云）恐不可易（[illegible]）

霽坪曰疑禮問解沙溪曰通典父未殯服祖以周愚以爲只服周則是無祥禫其可乎愚按是無祥禫此何敢也二祥是爲死之祭也大功者主喪猶爲之再祭況承重乎且喪終者無亦何害也喪服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通典賀循曰喪

服之父死未殯而祖亡服祖以周既殯則三年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尸尙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庾蔚曰服祖但周則傳重在誰庾蔚之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蹈按古之禮葬前全以生事之父尙在殯而遽承祖重乎恐非情禮雖然於古無明文賀氏之論想必有所據矣（[illegible]）

竹庵曰父死未殯而祖死則其父未及成服已實承祖父之重當服三年賀循庾蔚之等服周之說無據也當從虞喜說（[illegible]）

三山齋曰父死未殯服祖周通典說雖如此朱子家禮則只云父卒爲祖三年初不論殯與未殯今人若從家禮則無許多紛紛矣沙溪雖以通典說疑之偏要然其答同春書則以爲只服朞年則是無祥禫可乎尤庵又據沙溪此書謂通典未得爲定論而先王之言如此則不待旁引儀禮疏而後可明也近世遂庵陶庵亦皆以通典爲不可從而陶庵說尤明備錄在別紙以備參攷耳（[illegible]）

陶庵答柳琛書云未殯則周固有賀循說而此非先王所定之禮不無可疑夫喪不可一日無主若服祖以周則周之後祖喪便無可主之人是雖出於不忍死其親之意而父亡之後不得代其終而盡三年之制亦非所以慰親之心此於天理人情至爲不安愚意則父喪中祖死者無論殯與未殯皆服三年恐爲正當道理

老洲曰父死未殯服祖以周者蓋以不忍變在爲說耳然禮意未必然祖喪無主大不可故先賢之論皆以承重爲正父死喪中者適孫亦接服皆於父喪成服卽受承重代服此已通行無可更疑者因葬與小祥改制受服此本指嫁反者非可擬於爲祖代服此論禮者之過也（[illegible]）

梅山曰愚謂一時之間父先亡而祖後亡則亦當承重三年不忍死其親之意疑於此說不去也在父喪爲之主在祖喪不爲之主其可乎故曰雖死在一日當承重已矣賀說與喪服父卒則爲母說賈說同是曲解爲祖爲母並服三年然後可以合天理愜人情禮疑從厚非謂是耶（上同）

問家禮杖朞條父卒祖在爲祖母通典父死未殯服祖以周然則嫡孫祖在父卒未殯前服祖母期既殯則當服杖朞耶然承重之義甚重無論父殯前後依家禮服祖母杖朞如何（[illegible]）黎湖曰然

爲曾祖五月服畢後祖死承重代服

問曾祖喪未祥又遭祖喪而其父已歿則曾孫當主其兩喪但曾祖喪既出於其祖生時而曾孫已除小功當依儀禮通解宋敏求辨後則更不制祖父母服之論更不得追服耶若不追服則其未畢之喪或祥或禫爲曾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坐視不行耶（[illegible]）梅山曰父子祖孫一體也祖歿曾祖曾孫即父子曾祖歿高祖玄孫亦即父子是以爲之承重三年曾祖死喪中則亦爲之接服接服之說出於喪服疏而已成通行之禮蓋喪不可一日無主祖死喪中則適孫承重者祖喪成服日服曾祖服是爲代服卽承重也此乃承重中承重也勿論未練未祥祗當服殘月通計二十七月之期而除之已矣卽受重以代服代服以斬衰則本服小功之已除未除亦不足論宋敏求引適人被出者已除本宗降服不得追服之例爲祖期除後遭父喪不得追服斬之證而出嫁女則無重可傳不得服固也至若代喪者承重爲大焉可以輕服之已除而不爲之代服乎此而同之恐涉客理不可從祖喪題在曾祖之大祥前一日曾孫改題當在祖喪畢後則曾祖大祥祝宜用曾孫屬稱受服日既以代服告由于兩喪几筵大祥前日亦當告代行大祥于曾祖鑑几則題祝屬稱之不倫非可拘也禫是吉祀非可行於喪中當待祖喪畢既已過時矣過時則不禫是禮也並服曾祖祖兩喪承重者未葬當服祖喪斬衰則斬衰未葬不敢變服之義也既葬當服曾祖練衰則所謂常持重服是亦執尊之義也

嫡孫曾祖在爲祖母承重當否

渼山曰曾孫遭祖母喪而稱曾祖在則曾孫當承重以其代父服也其父葬在則不以祖在而不服母三年故今代之承重也小大祥

徙例行之說辭則曾祖主之故不用例祀也曾孫三年則不撤几筵可知（鄭畯正解）

父在母喪身死者其子代服當否

屛溪曰父在母喪者喪中身死爲其子者似當依承重孫祖在爲祖母之例不可不代服（與梅山）

次孫代服

問有人其子早死有二適孫其祖死長孫承重小祥後其孫又死次孫似當繼服而其長孫旣以童子死則不可謂承統次孫似不可接服服其殘月更服三年似宜（[illegible]）渼湖曰雖兄弟於此服恐無不可接服之義（[illegible]）

近齋曰次孫承重一款沙溪及南溪皆欲從死宣設死說節以次孫服喪爲是者也蓋以支孫遠雖云嫌疑祖喪無主亦係重大旣有衆孫而無爲之服三年者似甚不可次孫姑爲服喪承重待異日長孫立後告由歸宗恐爲變禮中得正者

又曰代父受服者因事制服旣有宋敏求議服制令所定今次孫承重者受服亦當於啓殯日爲之

又曰次孫服祖母喪而主祀則其長兄之妻似不可服三年如承重者之妻未知如何其夫雖未嘗承重而死如有其子承曾祖母重則爲代序之相繼服夫之祖母三年當依所從者歿亦服之文而此則不然其夫無子其夫之弟旣以次孫承重則已是移宗矣雖是長孫之妻似無服祖母三年之義且次孫旣已書旁題孝字又不使長兄之妻服喪而他日猶有歸宗之義耶（答任靖周）

又曰沙溪答據竹陰之問不以次孫承重爲非而只論他日歸宗當否且答黃宗海之問曰長子無子而死次子之子奉祀可也以此觀之次孫承重似爲得當蓋古禮有弟及之文有次嫡之文次孫承重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明文可據非一句謂不可至如伊川事則異於此旣有長孫而立次子此非古禮卽時制也今旣無長孫長孫又無後亦姑無可立爲後者其祖母之喪何可使爲無主之喪雖攝祀不服三年則便是無主也故似當用問解意次孫服喪主祀而猶以本來長嫡爲重待異日立其兄之後而歸宗爲宜故前所承重者也宋儒以承宗爲據雖異恒恐亦不欲用問解說而但以爲衆子則以應服三年者爲父獨祀衆孫則以應服期年者爲祖持重似少不同以此意推之次子之攝祀者旁題旣不當稱孝字而次孫之承重者以承服爲三年則事體較重實有移宗之義旁題旣文還書孝字似當旣以移宗則長孫之妻不服三年亦當推知此行之異時長孫要立後則還歸宗祀恐合於沙溪之說如何（同上）

梅山曰次孫孫爲所後祖承重雖非正經而沙溪答人問不以次孫承重爲非又曰長子無子而死次子之子奉祀可也推斯義也次孫承重恐非可疑（[illegible]）

庶子之嫡孫爲祖三年當否

柳氏曰庶嫡之名非禮家之所有也衛康叔於周爲庶非衛人之所敢庶也仲慶父於魯爲庶非孟孫之所敢庶也下至士庶皆有此義親祖適庶升降其服天下其有是乎杜氏之說非矣當從劉氏王氏記（[illegible]）

通典杜琦曰庶祖無適可傳非正體乎上也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服齊衰○問庶子之長孫旣不繼曾高祖此孫爲祖持重三年否劉智答曰父以己當繼祖後故重其服三年（爲長子）則孫爲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爲祖後者皆三年○王敬曰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父尊其禰而子嗇祖服不貴正體非義矣

喪中身死

喪中身死者復衣

屛溪曰復衣雖旣用祭服則今喪死者用衰服亦無不可但喪事怱怱何暇以遑其耶婦人復只用大袖則雖制服取衰服只用其衣無妨不必遑遑（[illegible]）

渼湖曰復衣仍留爲遑衣不當用衰服（同上）

陶菴曰雖死於喪中衰服豈是爲復衣者耶還用吉服沙溪定論可攷（答人）

喪中死者祭奠用素當否

巍巖曰備要象生用素義極精矣若用酒則何可爲素耶農巖曰無酒不成祭無或有疑耶然虞而神之之前代以玄酒似有情理而終未敢知其必然（同上）

本庵曰備要曰喪中死者葬前象平生其以素饌至虞始以神事用肉似當是按此義起象生之意而今皆從之然初喪雖曰象生至以蔬素爲饋奠則殆於致生之不知而事近無謂矣且如苫塊藁莖不食菜果之等推不去者極多合更商之（[illegible]）

按孔子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鑑所謂象生者主生者說非主死者說主生者說則當極其奉養如平日而已至若食菜枕塊凡屬生者事不可擬議於死者故喪中死者斂以吉服何可用素於祭奠乎

雲坪曰喪中死者鄭寒岡曰未葬之前象生時用素饌喪服常置靈座旣葬之後撤喪服而用肉祭（[illegible]）

問曾祖母喪中祖父死祖父祭奠用酒肉之節如何雲坪曰葬前事以生事不用肉先賢已言之酒之不當用可推而知葬而魂事伊始不宜而祭所宜無改虞祭而但家禮從俗仍行上食上食非祭也依然是事生之禮曾祖母喪中祖父豈可食肉祖父除是七十以上當食肉者外上食不用酒肉以待曾祖母大祥之期爲當（同上）

按神道所歆專在氣臭而氣臭本乎牲酒無酒無牲非所以事神也若如雲坪說則喪中死者葬有父祖喪待服期之盡則將有三年內行素而終喪者矣是豈禮意乎且七十食肉生時事也若於死後其子計其年甲日是父死於喪而不及食肉之年不當用肉云則其可乎

南氏曰沙溪曰虞而始用肉南溪曰卒哭而始用肉蓋三月用素亦已久矣虞亦用素未安當以沙溪說爲正然過期不葬者或至八九月之久則仍以用素於葬前乎過百日而猶是葬前則告由用肉恐或寬轉否（[illegible]）

老洲曰喪中身死者凡於祭奠葬前象生而設素虞後神事而用肉是有先輩之論至於朔望殷奠其廢否無前輩明的之論推蟾村問于陶庵之說有朔望殷奠外俗節則奠無所廢以此觀之則蟾村之意若以不廢爲當陶庵之答只不許設奠而朔望殷奠無議及者陶庵之意豈以朔望殷奠初不當廢故所答如此耶抑問者主意在於設奠之行不行故只論設奠而不及於朔望殷奠耶愚意則旣設素於下室之饋而於朔望則殷設以事則徑庭以情則未安而旣無前輩之論何敢質言耶（[illegible]）

梅山曰家禮小祥而始食菜果若其亡在小祥前則豈遂以醯醢奠亦不設果未知如何（[illegible]）

梅山曰喪中身死者饋奠未葬象事生之禮酒用玄酒饌用素饌生時雖已從權死後還復定經旣葬事神之禮始用酒肉禮雖曰虞而神之亦當自題主奠始（[illegible]）

喪中死者衰絰

涵齋問父喪未殯遭祖父喪則於其父象生時不以神祚之禮也而喪者以不忍死其親々義推之父喪旣殯遭祖母喪則其父襲殮致以凶服云何如尤庵曰若如此則所謂銘旌柩衣象而後可者也（[illegible]）

屛溪曰親喪未成服而死者何爲而遽着衰服耶（同上）

巍巖曰孝子於不忍致死之節用意固宛轉惻怛而但亦略存其大綱衰服固生時所受者故虞而神之之前不忍撤去至於祥服則乃生時未嘗受之服而又殺之不惟於禮無所考恐於義亦無所當（同上）

南塘曰喪中死者殮服至其所歿喪畢而後撤之似宜然練祥時去絰等事一如生時亦太拘執此等處存其大綱而已（[illegible]）

老洲曰喪中死者之衰絰置諸靈床之側待到服盡之月而撤之者蓋象生而不忍即去也然若欲於練祥時奠告變除一遵生人之

爲知沙溪說則恐推之太過矣且旣虞而神之則象生之禮止於葬前愚見本自如此（答鄭山）

梅山曰喪服或云葬而撤或云練除如常人皆拘泥不可從從沙溪說陳于靈床旣葬而撤恐得是亦旣虞而神之之義也焚埋俱無不可而還喪服葬則焚之之文恐宜其焚當在埋魂帛時未知何如（答李六鎭）

喪中死者喪轝

問喪轝不可純華亦不可純素以淡青布爲蓋帷如何（許雷）魏巖曰前未有考未敢質言而淡青布無乃得宜耶（禮疑續編）

喪中死者先朝祖後朝靈座

梅山曰令從姪喪先朝祖後朝其親喪靈座恐宜祖是廟號故只奉稱廟者亦云朝祖而靈座非廟也故不可云朝祖告以請朝顯考靈座未知如何（答沈正圖）

父喪中子繼亡者舊几筵朔望奠行否

老洲曰舊几筵朔望奠新喪已殯後恐無可廢之義所謂喪中廢祭者乃指廟中吉祭非喪中之祭之謂也故人家遭此變禮者多有殯廟中殯宮兼而行几筵殷奠者然尤翁之說有曰父母與其祖父母旣是父子則同宮矣禮同宮則雖臣妾葬而祭今所殯旣是家間則雖小祭似亦不敢舉矣據此壓之恐宜而朔望旣廢則生辰茶禮自在當廢之科亦不敢質對也（答族兄）

父喪中身死無主喪者前喪祥祭行否

近齋曰此旣與本無爲三年者不同則大祥之祭不可不行雖無變除之人行祥祭然後几筵可以入廟未知如何（答吳允常）

途有喪

路死者復

屏溪曰死於車則猶可留尸於車上履綏而復之以綏死於馬上則勢當下於路左履綏而其傷之也當於尸側立而復之而行中者無他服則以所服之衣似可不然則死於轂者復以矢禮也以履以鞭亦不無其義也（禮疑續編）

本庵曰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愚按私館不復則終無以收名逝魂愾實從在野之禮出於道而乘車復可乎（同上）

路死者諸節

雲坪曰丘儀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皆如常儀入棺後卽作大棶竹格功布及兩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將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由今據以某日遷柩就擧將還故鄉敢告厥明因朝奠告曰今日遷柩就擧敢告道夫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哭奠如儀未至家前一日預遣人報知在家者於十里便處設幄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幄次哭迎柩至暫住有服者以服爲次舉哀祝焚香斟酒跪告曰今靈輀遠歸將至家鄉屬來迎敢告俯伏興再拜主人以下哭步從若死者若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而入安柩于中堂卑幼則各隨便門入安于其平日所居之處（續輯）

柳氏曰昨會要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勅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宋明之制亦如此徐氏之論詳矣（續輯）

徐氏乾學曰按古禮凡客死於外者皆返柩於家而後行喪禮初未嘗禁殯於外也今世俗皆停柩於郊外別室而行喪於家殊爲非禮（按我東之制不許返柩入城此說不可尋常行入殯也）

在途喪到家成服

盧門曰客死者成服當俟庵之喪李原明引曾子問出疆君薨註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云云者謂當於歸家後成服多士皆力

贊之主人有先入之說務不聽成服而歸士論至今非之雖期雖達待至家成殯奠日始可成服在家婦女亦不可徑自受服待喪至與主人同爲成服可也（禮疑續編）

南氏曰在途遭喪者其家不遠則或斂或入棺而還家成服若在遠地則勢不得不成服而行喪還家也在家者未及成服日喪到于家則當以見柩後四日成服若喪到之日在遠而不成服待之恐無是理（續要補解）

客死他處者本家設饋奠當否

老洲曰遂菴曰客死他鄉喪側無人奉奠則本家當設行於虛位此似爲單身客死他鄉者言而猶合商量況喪出官次雖無諸子之在側旣有至親爲客自可饋奠則本家恐不可更設饋奠只存虛位於廳事在家子孫婦女朝夕哭臨以待柩返而撤去恐爲得正矣（答敦秀）

南氏曰途中死者未斂未成服而日數已過則退溪之許設上食恐未然在途者實則在家喪之斂與成服過時者亦當設上食於其前耶五禮儀雖有襲下設上食之文成服前上食本非禮意故先儒皆非之未斂之前尤不當論也（續要補解）

梅山問從弟喪行返自嶺列殯于山下魂帛當作如何區處耶古者殯宮與下室處所旣殊事件各異後世合而爲一非禮之正也魂帛殯宮之事靈床下室之事則當置魂帛於尸柩設靈床於下室否上食於魂帛自家謹已然魂帛不必隨尸柩同殯人處下室而饋奠否老洲曰後世殯之禮旣不能純用古禮多隨地勢而爲之故殯宮下室之制亦不可復尋古禮面目矣家禮之上食於魂帛者恐是因俗參酌定制也況成殯於百里之外設靈床於古堂者尤何可無魂帛而饋奠耶愚見則從家禮爲寡過矣

朋友死於客館飯含

問朋友死於旅館則飯含之節朋友似當爲之愼齋以爲難行遂庵曰天王之喪宗伯飯含朋友主喪於旅館有何難行之義（家禮增解）

在外身死者在家魂帛無朝祖之節

老洲曰禮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離離其寢也據此則在外身死者此禮恐無所施矣後世俗禮率多只以魂帛代柩行是禮故喪出他所者以其簡率便於往來有此義起之論世不苟簡乎鄙見則已之恐爲寡過（答梅山）

禮疑續輯卷之十六

喪變禮

并有喪上

并有喪斬衰未成服之服

柳氏曰先師曰禮姑死而復遂易服服深衣卽所謂未成服之服也禮服本生而當後喪服易之際宜服斬衰未成服之服恐不可仍服舊喪深衣也（常變通攷）

并有父祖喪襲斂先後

近齋曰沙溪先生嘗論并有父祖喪者襲斂先後曰當先祖而後父襲固衣服而已斂絞似亦審情之事而何爲先祖後父抑斂與殯有異耶

李氏曰曾子問并有喪註并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云者謂父母親同其餘若祖父祖母親同也曾祖父曾祖母親同也推之旁親皆然故以親同字釋之恐不可而祖母與父謂之親同而論其輕重也沙溪嘗謂祖父母與父母偕喪襲斂當以尊卑爲主而先祖後父愚以爲非但襲斂葬時亦當以尊卑爲主蓋親同則據輕重而論其輕重親不同則從天倫而論其尊卑者事理當然（家禮增解）

父母及祖父母偕喪成服先後

南塘曰祖父死在同時則成服何先承祖之重在於父亡則先服父喪而後代服可也（問解續輯）

屏溪曰父喪未成服而遭祖父母喪則襲斂以先死爲先祖父母喪拔髮成括髮之時不可遽成父服但祖父母成服日當先受父衰次受承重之服嫡孫之諸弟妹則當先受衰矣（同上）

本庵曰承重之義由下而上承服恐合以父爲先也（晝永編）沙溪曰疊遭父母喪一二日之內者後喪未入棺之前不可遽成前喪之服後喪入棺後服成服又翼日後後喪之服似亦爲得（問解續輯）

性潭曰寒水齋答尹屏溪問曰沙溪以爲并有祖與父喪成服當先祖後父未知如何未及服父喪則似無承重之義答曰代父服喪云者俗說也古禮皆以爲祖後爲父後爲人後者言其所承重一也祖尊於父同日而成服則安得不先祖乎沙翁之訓似無間然矣據此則爲人後而服父祖喪亦當如是矣（答金東鼎）

又曰父喪袒括之時不可遽成母服似當同日成服而先母後父也（答朴洞叔）

梅山曰沙溪答人祖父母及父母并喪襲斂成服先後問曰喪在一日內襲斂成服當先祖後父具翁引此爲爲人後者祖與母服成先後之證斯言如何沙翁說却先重後輕之意襲斂固當乃爾至若承重者成服恐當先母則由下而上之義也近有人喪子未期而又身死立繼居孫其家據閔賢說欲先成祖服故愚力勸其先父不成父服何所由而承重乎（與老洲）

又曰母喪在祖母喪前日則母喪第四日當先成母服翼日承重成服允恨沙翁成服亦然之論而沙翁又云疊遭父母喪一二日之內者後喪入棺之前不可遽成前喪之服後喪入棺後服前喪之服以翼日服後喪之服似亦爲得成服各有其日則不須以先輕後重爲拘此與喪在一日而校斂先後爲審情之事者不倫故也（答李中和）

祖喪中遭曾祖母喪者從祖遷奉几筵

問祖喪既殯遭承重曾祖母喪者主孤弱不能承奉兩几筵則從祖以親子遷奉曾祖母几筵耶否答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殯而歸朔日殷日則歸哭于宗室禮意至嚴何敢遷奉几筵耶實之禮忠養之義自致於宗家爲正（家禮增解）

父喪中母亡服母三年

厚齋問父死殯而母亡或曰既在父死後當伸三年或曰父喪三年內同之平存宜服朞年云云尤庵曰在古禮可據儀禮疏曰父歿三年內母歿仍服期要父服除後遭喪乃得伸以此觀之當服朞（問解續輯）

南塘曰父喪三年內母卒服朞父死未殯服周之說雖是不死其親之義而推之太過愚意雖父母同日死當服母（本）服父祖同日死當服斬三年雖於此而不死其親之義輕而母服從輕亂喪無主其爲人子之所不忍者大矣所謂不死其親者蓋謂行其禮奠其襲斂其所奉養其所親不敢有所改於父之道是也至於服母服則喪制大節人子至痛處乃推以不死其親之義而有所不變於母與祖可耶且考備要沙溪先生取舍之意則其同於愚說亦見矣（同上）

屏溪曰不忍死父之義爲重而爲母三年亦重父雖未殯爲母而不伸三年亦有不忍焉者父喪成服後亦服母三年天理人情似不可已（同上）

弘齋曰雖父喪未終而不可謂父未歿也尤翁已疑及此愚見則父喪三年內服母喪以三年爲是閔寒泉四禮便覽亦如是云（同上）

又曰父卒則爲母三年既卒則雖未葬不可謂非卒也母服朞與三年惟在於父之生卒不係於父喪之葬未葬者似甚直截（同上）

鹿門曰父卒三年內母卒則仍服朞者卽喪服疏說（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條）而其所引據以證其說者不過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及服問附傳二註也然今考服傳只泛言齊衰三年章升數而已初無父服除後乃伸三年之意服問註釋意亦不分明有不可曉而至於內則說朱子以爲亦大槪言之耳小祥不過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爲晚則所謂不止一喪云者朱子已不取矣其所據而爲說不過此三說而三說之不可信如此則其說則字（父卒則之則字）上演出許多說話不攻自破矣且愚意則之一字正好看服父在爲父在故爲母屈也若父卒則便當得伸無論父服除否已殯葬未殯葬也此則字之義不容推說而明白易見者也既家之是與此正相反未知則字上安能容得許多意耶雖記三年之喪既顯（本疏）其練祥皆行疏曰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故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通典杜元凱曰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至虞（母虞）訖反服父服既練（父練）則服母服喪則服（父喪）可除卽服父服以除之訖而服母服據此兩說則父卒三年之內母卒而服母三年者豈不明白乎（問解續輯）

黎湖曰母之主若卽以亡室書之乎則死生名實之間誠亦有難喪乖戾而難平者此其不得不以顯妣書之既以顯妣題之矣又爲孝子奉祀之旁題矣以至祝辭稱謂之屬無一之不用父亡之禮者而獨其服朞一款强從父在之制槪然在於疑貳之科則不惟其涉於無稽亦來歷且使此禮節互作妨奪豈不爲俱無所據者乎前書中所謂題主既如彼則似不成三年者卽指此言而下示尤菴說以爲仍與父在不相妨未審尤翁之指其只言以妣題主耶抑並指孝子之旁題而言之耶若並言旁題則其不用父在之禮與服朞爲碍者如上所云恐難謂之不相妨也反覆思之抑有一說蓋雖以妣題主而旁題則略有變改或書之以孤哀子某攝祀至於祝辭亦以攝告替昭告而稱之以待後擧吉祭之時而同行改題之禮如是然後將來練喪等項方得次第無碍而兩字並行或不至甚衝決也（同上）

又曰父卒三年內母死仍服朞固未知其必如先儒說而至於父喪成服後則恐不敢爲母遽伸三年此與服祖三年者不同（同上）

按攝有二義一是主人有故使人攝行一是長適無嗣次適攝祀也今父已亡與有故不同已爲長適與次適不同何可謂攝祀乎黎翁恐不可從

本庵曰嘗見陶庵謂父先卒而母卒者雖一日之間可伸三年云此恐不可易（問解續輯）

竹庵曰父卒則爲母三年只一則字可見父其先亡而遭母喪者其先後雖一日之間既曰父卒則爲母三年似無疑矣而註疏之說不然此意尤庵雖答中似已言及矣（問解續輯）

剛齋曰備要齊衰三年條按說曰父死未殯而母死則未忍變在尙可以通典云云以猶可二字觀之則恐非斷定之論而陶庵屏溪

禮殺如此惟在善酌行之而已以此情理何敢質言昔侍性潭以父喪葬後則爲母伸三年之意嘗云於人然或有問於論葬時稱而是以告之耳（答松[illegible]）

老洲曰父喪中母死仍服母朞先賢無不疑之陶庵四禮便覽曰父先卒而母後死者雖一日之間亦可以伸三年此使不可易之正論也（答南大任）

梅山曰哀之今日遭外艱則曰遭內艱者當用父喪中母喪之禮服以三年恐無可疑也甚哉服疏父卒三年內母卒仍服朞云者卽錯看喪服經文父卒則爲母之則字生出許多葛藤詎不可闕乎其曰父卒則爲母者卽對父在爲母朞而言也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者正見父卒之後遭母喪則服三年也何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所以不再盡三年者爲父厭也父既沒矣雖爲厭而不爲三年乎（答林景晦）

母喪中父亡服母朞

南塘曰朞制已定於父在之日則不可以父亡而有所改也雖服朞而葬時題主稱號亦有何難處之義耶祖喪後父亡服祖以終三年其殺與此自別母服三年己所服者也祖服三年父所服者也己之服母已屈於父在之日而父死而伸是死其親也父之喪祖未畢而亡則代父而服是卒父死而卒父孝故所以不專其親也如父喪中承重祖母喪亦當持祖母服而不持父斬者亦所以先父所服而後己所服也（[illegible]）

又曰父母死在同日服母何敢爲於三年父卒乃伸而父在一日卽母所屈則雖同日之內母先死於父則服朞後於父則三年恐可也（同上）

又曰母之服已屈於父在之時而遂欲伸於父死之後則實有死其親之嫌（同上）

屛溪曰今所示母喪在於父喪前二日則不可論日字遠近其爲父在母喪則明矣杖朞之外似無他道矣（同上）

又曰凡服以始制爲斷者此當爲定論而父在時已服母之朞何可以父亡而變之乎蓋古禮當以問解說旁引以爲此題之前一日因朝夕具由告之似得（同上）

渼湖曰所論禮疑既有沙溪尤庵定論則自當遵而行之而已母喪中父亡仍服母朞誠不忍死其父也而今以此服朞反爲不忍可謂失輕重之倫矣（同上）

陶庵曰母喪二日父亡成服俱行於一日云云除却多少說話雖一日之間獨非父在母喪耶既是父在母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禫几筵一如禮而已（同上）

閒靜堂曰母先亡父亡而改受母服者於經傳俱未有明據雖以題服一例推之似爲緊切而此條亦無明據終不能十分信到始知朱子之至嚴必取徵於經說誠有以而也此若果可以改受服則如爲長子之不斷爲妾之子杖朞姉妹之爲兄弟之爲父後者大夫之子之降旁親凡以父在而不得爲者皆當一一追變未知禮意如是否（同上）

黎湖曰凡服皆以始制爲斷母喪既在於父在時定行朞制則雖服未盡而又喪父豈可異於父在耶然則爲母之情雖罔而仍行朞制爲其喪後撤靈之言否可因是而推之矣然諸老先生之說不一豈以其情理迫切不得不爾耶惟在喪人行否之如何不敢容說（答金永靑）

近齋曰父卒未葬而母死以父尸尙在引未忍變在之義有服母朞之說而近世禮家不從以父卒則三字爲斷服母三年而至於此則父在之日已服其朞以朞矣其子何可變之乎特以喪後立後故有此疑然尊壓之義父月後追繼亦喪者之文恐無所疑（答任[illegible]）

又曰所論禮當門通典說處之仍服朞無疑然亦未忍變於父在也（答李[illegible]）

則沙溪之說以爲母先亡而三年之內父又卒則仍服母以朞與所謂父喪將竟而又遭母喪則亦以父卒三年內而仍服朞之文之意不同何也（答[illegible]）老洲曰母服之伸不伸只爭父先亡而已故沙溪說如此耳

梅山曰今有人妻亡而夫不知以病故不告也又未及成服而死其子不可以夫未及知而不用父在母喪之禮題主則以顯妣服則以杖朞而無禫者以喪父也（同上）

父母偕喪殯几筵持服

沙溪曰母喪並在殯則殯於一處葬後設几筵亦如之對卓而祭當共卓而各不各設者似據之禮也虞卒哭祥禫本當先重後輕母奉主出就他所祭父仍在自如（疑禮問解）

渼湖曰父母並喪殯於一處自當知當依其上食先重後輕以行之但外位於其始喪當依朞九月三不食之禮而其食始殺其後始行之而於虞卒哭後內位則未葬而祭時虞而後始用肉几筵則兩位當各設而喪人食在父殯時祭母時父未葬亦以斬衰行之已葬乃各服其服內位服制當依淺禮父卒則爲母三年之文爲齊衰三年矣（[illegible]）

屛溪曰父母偕喪似是葬前當持父喪服葬後各服其服若父喪葬後母葬前而恐不得違祭父之饋奠雖服其服哭泣饋奠似當使執事爲之持母服虞之後母葬後還持斬衰可也（同上）

性潭曰並有喪常持重服禮家之大經也母喪葬後則雖在父喪初朞後居常不當服齊衰矣（答[illegible]）

近齋曰凡持父喪與几筵鄰廳設饌難安置哀家雖以室屋之陜窄不得已同設兩几筵於一房之內然亦不可不以屛障之屬爲之限隔朝晡上食朔望祭奠皆先後各行爲宜（答[illegible]）

又曰斬衰雖重練後自當以祭禫通典既練之後服母服之說雖不得從而閒傳輕包重特之文自是大經大法遵用無疑尤翁雖以此爲恐亦駭俗而實慨然乎世人之不行此禮也自沙溪至尤春諸先生皆以包特爲當然之禮則其爲可行也決矣如不用包特一節則無以表並有喪之意何可以今俗之所不便而不行正禮乎（答李[illegible]）

又曰斬齊雖有輕重未葬與已練斬齊不同後喪卒哭前當持斬衰齊衰卒哭後始返齊衰斬衰禮意似然（答高[illegible]）

剛齋曰父之小祥首絰去之而腰絰使麻受葛此所謂不去也輕包重特之輕重以首絰而言非麻葛之謂也包者並帶斬齊絰之謂也然世無行輕包之禮者尤庵只言其或恐駭俗而不爲之深非則只當持重服似無不可（答[illegible]）

並有父母及祖父母喪持服（[illegible]）

同春問按通典文父祖母喪雖葬而既葬後服雖練而未葬其服母服似無可疑母已葬則還服祖母祖母服既練則還服母服母服既練則還服祖母祖母既除服則還服母服以從喪此意分明在通典惟稱說則不可從改故從初稱喪孫似宜月墳曰未設其當（疑禮問解）

陶庵曰包特輕服之制見於閒傳小記而皆以斬衰大小之間爲節則斬衰受葛之後至齊衰卒哭之前猶可以行其制矣齊衰既練之後則三年之大小又相懸變更安用輕服之制哉大抵孝子之心於此苟有可以伸其情者則雖一日猶愈於已而今既無所經據則恐難以意而行之矣恐亦以爲古禮疑受故家禮有喪之制常持重服而祭時各服其服以伸其情者庶幾爲寡過矣（[illegible]）

厚齋問代父服祖喪者何服尤庵曰承重爲重當服祖服（同上）

遂菴問父喪既殯又遭祖母喪以服制則斬重齊輕以承重則齊反重於斬云云尤庵曰昔年從兄時遭之孫喪猶遺此疑禮士友多會論紛然皆以是齊也爲父而代者也每當常持齊衰此乃無於禮而得其中者耶然終不敢決定其得失也（同上）

南塘曰以分之尊卑言則祖尊而父卑以服之輕重言則斬重而齊輕輕於尊重在於卑先尊則後重先重則後尊以此權衡難

但伊冩有一書可以斷疑而尊卑輕重不須論也爲祖母服齊是父之服而已代之也爲父而斬是服之所服而自父視之則非所急也然則先代父而後已服其義較然矣（同上）

本庵曰以大傳自仁曰輕自義曰重之義則服父爲重從喪從祖母爲重恐各得之也（同上）

屏溪曰祖母喪中遭父喪者常日持服以義則祖母之齊衰重而以服則父之斬衰重互相輕重常持斬衰未爲不可然父喪已葬則當持祖母齊衰祖母喪已練則復持斬衰未練之服過練之後還持祖母服過大祥後仍服父服以終之（同上）

李氏曰尤翁所謂常持祖服云者竊有不然喪服四制已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實門內之治也豈宜反從門外治而義斷恩耶（家禮增解）

近齋曰斬衰未葬不敢變服禮也父喪已葬祖喪未葬則以祖喪之斬衰發父喪之饋奠尤合禮意至葬後方可各服其服（答曾敬）

又曰寒水先生集曰嘗有人以此問於華陽曰禮無明文家間有如此事嘗著祖母服未知果何如也云云尤翁家旣有此事而行之如此則可以爲據耶然以虞練未虞練爲輕重之分以處之亦似爲得（答任靖周）

又曰並有祖母喪父喪者以服言則斬衰爲重以世言則祖母爲重尤翁嘗以爲當持祖母服似然矣（答宋欽書）

梅山曰並服曾祖祖兩喪承重者未葬當服祖喪斬衰卽斬衰未葬不敢變服之義也旣葬當服曾祖衰則所謂常持重服是亦執穆之義也

又曰代父服祖者父祖雖同一斬衰而終是祖服重爲祖服雖練而不可但持父服服父所當服之服以終祖喪乃所以順父之孝思可以未練者重於已練而捨祖服父也雖謂宜持父服者庶援杜朴互服之說而愚則以爲杜朴隱瓦於品節之間而不識禮之本也須知尤翁之論乃得大經耳祖服固不可去而父服亦不可不兼宜引間傳包特之文以施之也除首矣特加父喪之絰易服矣包特父喪之練以至祖祥可也此以常持者言祭奠則各服其服矣世人都占方便並有喪者互服而已非髮包特之謂久矣大功之喪猶當變服況承祖之重孝乎若謂練服輕而但服父喪則是身無祖服爲在其爲承重乎豈以親心爲心之義乎又何以喪并有喪乎（與朴兄得）

問並有祖母喪父喪持服（兄得）洲山曰各設几筵各服其服而居常服斬衰以斬爲重故也朝夕哭與上食每先祖母似當也（聖錫 增解）

楓氏曰并有喪各有其廬然後明所處不同當以通典所載爲正（續小學）

通典宋庾蔚之曰父喪內祖亡則應變主二喪今世以廬爲受吊之處則立二廬是也

所後及本生親偕喪持服

通典晉韓康伯問荀訥曰有人奉伯父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還所生兩處作喪位否答所後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旣練則當服周以居之不復還本家作喪位身有所重服當不復於本家弟姪未作盡饋可於哭位而已庾蔚之曰旣別制本親喪服還本家則寄之於諸弟之下受吊設使本家無他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之吊（禮記）

陶庵曰出後人所後喪中遭本親喪者所後大祥後本親小祥後持服當持所後服私親心制（續增解）

問尤庵答人問曰所後服盡然後方服私親服然則爲人後者所後祥吉前不服本生喪服而常服所後禫吉服於心安乎（答任）

三山齋曰尤庵此說蓋欲致嚴於所後喪制而但其所謂服盡者不知的在何時者必至祥後而猶不許服所生之服則恐太過矣

梅山曰本生喪制與所後三年之喪輕重懸絶則重喪未祥不敢服私親是固常經而喪制服色似重於所後喪祥縞麻纖故疑常持之服者固也然未葬則喪未畢也未畢喪而遽持私服者非所以彰貳本嫌微之旨尤翁說節指葬后也旣葬後當去縗而服本縗則服本然人所後喪齊衰當畢雖畢吉祭陶庵所云事親輕重行之無可疑者也所謂私服以常持者言耳重喪中亦各爲五服成服

則有事于私喪已服其服豈有追喪之嫌乎（答李敬）

承重祖喪中遭母喪伸三年

問祖不壓孫旣有禮訓則雖承重於祖爲母三年如何（崔緯）黎湖曰然

老洲曰承重孫祖喪葬前遭母喪者不得三年禮無其文惟偷喪父卒祖在爲母疑亦厭祖在爲祖母則祥之此乃疑而未決之辭故後來如尤春兩先生俱主沙翁之論蓋祖不厭孫不以二尊降其父何獨於母疑之乎且父先卒而母後亡雖一日之間亦可以伸三年之說恐爲可從則況祖喪葬前服母者豈可以降之耶（與玄甫）

爲人後者在於父母並喪葬後者服喪之節

鎭西曰母喪中父死而繼後者之服非果錯互矣然則繼後者聞喪雖在一時喪旣有先後父已主其母喪矣今何可以其子之晩聞而致疑於服周耶成服亦先母後父而服母以周似宜（答梅山）

梅山曰爲人後者於父母並喪葬後者初無父在之可言恐無爲父屈降服母之義不合用父在母喪之禮禮斜到日先成父服繼成母服同服三年恐爲得中也（答鎭西）

按爲后於父母喪葬後者母雖先亡似不當用父在母喪之禮然喪有先後不可無別且他日祭母祭父各以亡日祭則母喪尸父在可知也鎭西說恐然

父母未葬長子死服

問父母葬前哭長子當服正服三年抑亦不敢伸三年耶（朴鈍）檢泉曰此與父喪中母死同義盖尤庵答吏右者則恐宜伸三年（宋龜錄）

母喪齊衰中遭長子斬衰持服

李氏曰有問服母喪又遭長子斬衰則當持何服耶答曰齊斬輕重雖異母子尊卑有等恐不可釋齊而服斬恐得之（家禮增解）

婦人夫喪中遭母喪

通典晉華祖延問外生車騎妻先遭車騎喪斬衰服已後遭母喪齊衰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耶賀循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不貳斬則不得捨其所服服其所降惟初葬當有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宜反斬衰之服此輕重之義也（禮記）

新喪成服前前喪上食當否（朝夕哭附）

陶庵曰禮子喪昇當未成服前上食旣是象生之禮而一不食再不食之義推之亦或有斟酌停廢之道耶（續增解）

問父母喪中子死則成服前朝夕哭亦當並廢耶（李愚）陶庵曰當並廢（續增解）

又曰若是衆子則恐有可商量雖長子若有其妻妹等亦合有以處之也（同上）

鎭西曰成喪上食當於後喪殯行之成後殯行則葬前一日亦可行矣（與朴會汝）

老洲曰父母中遭大功以上服前引曾子問殷事則遇朝夕而否之文舉殷事而廢上食者恐未安盖曾子問謂者歸而行殷事也否者不得以朝夕饋奠而歸也今雖不得歸寧可仍廢饋奠耶然則引此而廢之者未知爲的確且成服四日之間廢上食亦豈不重難乎（與崇山）

並有父母喪諸喪葬後練祥行事之節

問前喪後喪几筵不可通行祭祀若分於戶牖之間則復入於前喪几筵恐未安（權必）檢泉曰靈筵異於祠堂饋奠於於大祭雖犯疑於新喪何至不入前喪靈筵耶（續增解）

黎湖曰後喪者出於前喪未葬之前則前喪朝夕上食之用素饌固也今閭巷家以後喪之出於前喪葬後而遂用肉饌於前喪上食未知如何愚意雖曰已葬既是未虞則與初喪無異似當用素饌待虞而用肉方無未安（答李之村）

樸泉曰子喪葬後父母死則不廢祭沙溪說也據此則葬前（前喪葬前）用素饌葬後不宜廢小記（如朝祖奠等之類）虞祭則父母葬前恐不可行（續編）

（續編）

問後喪殯後前喪饋奠明有可據而朔望殷奠不當行耶（答許穩）巍巖曰饋奠二字已包朔望言之（續編）

問前喪卒哭後遭後喪者成服前上食當廢成服後上食用肉否（答李定）鹿門曰禮有虞而祔之之文故沙翁以爲喪中死者葬前則用素虞卒後則用常饌尤翁雖有上食象生之說沙翁說終覺有據遵行爲是（續編）

南氏曰上食非祭則異宮者喪成服前上食似不可廢也上食既象生則父母之喪雖異宮成服前上食不可不廢也切意朞功以上喪同宮則成服前皆廢上食異宮則朞以下可廢也（讀禮類解）

尤庵曰父喪中遭祖父母喪者其父祭奠全然用肉似未安素饌則可用也（續編）

艮庵曰內喪几筵上食用肉固宜而朔望殷奠則限喪前廢之似宜（同上）

竹庵曰朝夕饋奠當先重後輕而孝子方在初喪則喪前使服人皆行朔望殷奠近於祭前喪朔望不當設奠（同上）

屏溪曰前喪若已過葬則卒哭而鬼事之禮也殷奠不必以後喪之殯而不行也前喪者是父兄或夫喪則殷奠何可以子弟妻之喪廢之也後喪或是家長之喪則於前喪之輕喪殯例當設雖似未安全廢之一如祠堂之朔望亦不安朔望之奠具餅麵果睹不至全廢似得（同上）

並有喪母啓殯後不奠其父

曾子問並有喪自啓及葬不奠註惟設母啓殯之奠朝祖之奠祖遣奠不於殯宮爲父奠也（禮記續編）

新喪葬前喪墓祭

屏溪曰母喪既葬而又喪父未葬則母山墓祭當停（續編）

啓殯先重後輕

梅山曰啓殯非奪情之事則恐當先重後輕（答金直寬）

並有祖父與母喪發引時持服

閒靜堂曰從禮父母之喪偕先葬母而其葬服斬衰則今亦當服祖父斬衰既服祖之衰而反隨母柩於義似未安母柩之將主喪者雖爲缺然既有所重亦抑情而已如依古禮先喪母而輟治祖葬則自無此難便矣（續編）

問祖與父一時發引而主喪承重則隨祖後乎（答朴箕）滄山曰發引時兩柩相連而主喪隨其後到山下隨祖柩到穴處而他喪人隨父後（疑禮正解）

並有父母喪發引在塗先後

近齋曰並有喪發靷在塗當先父後母卽男先之義也寒岡愚伏說可據（答高興淵）

並有父母及祖父母喪發引先後

通典宋孟氏問嗣子今爲孟使君持重兼持重先祿喪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庾蔚之答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以例持先祿葬及莫虞皆宜先於祿則祖輕於莫則祿重（續編）

問解續父喪與祖母喪偕自當以世代爲先後不可以輕重之例論也（同上）

樸泉曰並有喪發及在道皆先重後輕葬則奪情之事故先輕後重曾子問所謂自啓及葬不奠云者母喪將葬既啓殯則一如初喪故不奠於父之殯宮也若同時啓葬則豈有不祭父之理乎備要問解中更考如何（答鄭續編）

本庵曰尤庵云啓是伸情之事其先重後輕可知愚按啓亦係葬事而不係奠事則恐此論或是未定也（同上）

竹庵曰曾子問並有喪只云葬先輕後重則其在道也亦當先輕後重（同上）

近齋曰葬先輕後重本是並有父母喪之禮而欲推而用之於並有父祖喪之禮者卽寒岡說而愼齋答春翁之問以爲祖母喪及父喪異於並有父母喪未知如何云（古辭在續問解）則蓋不欲必從寒岡說也若如愼齋之意而不欲推用則初無事於此疑矣不然而從寒岡說欲推用則非但推之大過節節有掣礙處小記父母偕喪先葬母不虞附待後事此則合葬而日近故也至於父祖喪葬異處日子相去且久而虞祭必待後事則將有今月葬而來月始虞者矣虞是安神之祭所當急行者而若是遲待在孝子之心極爲缺然欲先虞則於廢祭先後之文一從一否亦甚斑駁且古禮士踰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若使並有父母喪者祖爲士父爲大夫而先葬父後葬祖則又與古禮大夫士葬各月數相違矣（今禮雖不分別大夫士而古禮則如此）亦甚礙處然則並有父祖喪者恐不必援用父母偕喪之禮也（與任靖周）又曰以世則祖爲重以恩則父爲重非如父母喪輕重之分也葬之先輕卽壓於尊而先奪其情也先賢曰祖不壓孫此禮亦用祖不壓孫之文而不先葬父似可耶（同上）

梅山曰父母喪發靷在塗當先父後母況祖母及母喪乎祖母靷行之當先恐非可疑也（答申士毅）

母子同日葬者當以尊卑爲序

問母子同日葬則下柩當先輕後重耶其以天倫之序先重後輕耶先輕後重之義以久在壙上爲重而然耶（續編）黎湖曰葬是不忍爲之事故曰奪情若母子之同日葬則恐當以尊卑爲序

按母子同日葬者先母後子則父子同日葬者豈不先父後子乎蓋葬先輕而後重者指並有喪事並有喪指父母偕喪者外恐不當援用先輕後重之文也

臨葬遇喪

問亡母葬日隔晝家親又遭重制入棺在今夕下棺時甚早家親過成服而至則下棺時已不過待喪主而下棺則有違於主人贈之義（金盥）陶庵曰喪家入棺之在今夕猶是不幸中幸耳下棺時刻如有推移之道少退則固便而雖非然者成服例在朝哭似不至甚晚依時刻下棺而差待主人之來始行贈玄之節恐不妨臨穴一慟情理又豈可已耶（答續編）

屏溪曰曾子問父母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今喪家既引在道而聞弟婦喪則弟婦喪輕於君喪既遂而往無疑矣既封則虞安之意一時爲急初虞雖在成服前勢將其日卽行再虞則先行成服而行似得當成服厥明行再虞實明行之似不相妨耳（同上）

按所後父葬未及下棺而聞本生父母訃當依屏溪陶庵說下棺後奔喪而自題主至虞卒南恩士以爲告由攝行此說似然

父母偕亡題主先後

近齋曰父母同日喪題主當先父後母有老翁說可據而行之（答高興淵）

父未殯而祖亡以祖考題主

問父未殯而服祖以屬則其祖之主亦當題以祖考耶陶庵曰服祖以屬雖見通典與爲父代服斷不可已題主以祖考無可疑（五續才淵）

母未葬而父亡者葬母時告由題主

南庵曰母喪未葬而父亡者葬母時題主尤庵以爲題以亡室似無其義然題之紙而其祥仍如父在恐不相妨其題主及禫祥時具

由以告事乃觀禮當依此行之（[illegible]）

近齋曰父喪在母喪未葬之前仍服朞衰題主者以顯妣雖似徑庭而實則並行而不相悖蓋仍服朞年則未忍變於父在也顯妣題主則父既死不可以亡室題之也題主告由當云先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不肖禮當仍用父在母喪之禮服以朞年而先妣題主依先賢定論當題以顯妣哀增罔極敢告（同上）

李氏曰母喪後父亡者其服制則是父生前事也故父亡而未忍遽伸母服是爲父之死而不忍致死之義也題主是父殯葬後事也已告父喪於母之几筵故不敢題以亡室是爲父之死而不致致生之義也（本編增解）

問母喪葬前父亡題主時前後喪告由（問解）剛齋曰此是變禮故告辭不見於禮書只考觀於陶庵所作並有喪練祥時告辭構此云先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奄棄孤哀律主嚴不敢不仍用父在母喪之制今題主則不得不以孤哀子某屬稱前題虞卒哭練祥當暫行致告（右妣位告辭）今先妣題主不得不以孤哀子某屬稱前題虞卒哭練祥之祭亦當暫行哀增罔極敢告（右考位告辭）

梅山曰母喪中父喪幾在一日之內當用父在母喪之禮而題主之以亡室以顯妣兩者俱礙然具由告辭題以顯妣然後虞卒以下祝當用子告妣之辭也（同上）

父母偕葬返虞

南氏曰發引與返虞不同發引是就葬之行故先儒或有先輕後重之論而返魂則不然當先重後輕父車在前母車在後可也（禮要補解）

父母祔父母偕葬虞卒（[illegible]）

厚齋曰父母偕葬者母之虞祔行於父之虞祔畢後無疑矣剛齋曰相錯非所論也先生嘗以爲如此則其間日字幾至十餘日之久似此未安云矣近來申稚園翼相家遭此事兩喪虞祔並行於同日而只於行祭時先行父虞後行母虞卒哭亦然並問于尼山尹而行之云（[illegible]）

南塘曰同日葬則一日之內先虞父而後虞母不可待父之虞祔畢然後方祭母也葬不同日不合葬則先葬母既虞乃發父葬母之虞不可待父葬後並虞而安神之不可踰時以報葬報虞觀之可見矣（同上）

屏溪曰父母偕喪先葬母不虞祔待父葬行之古禮葬母之明日卽治父葬故母之虞祔待父葬後行之而者葬母後葬父之期日月稍曠則虞安之義亦不可一日緩故先行虞祭而卒祔則待父葬行之似無妨矣（同上）

又曰既窆之後虞而安之之雖一時爲急故未及葬祀返魂行虞是以祭必質明行事而虞則葬之日日中而行父母偕喪葬則同日先母後父而返魂先行父虞從同日行母虞似宜小記說不必皆同日葬者也（同上）

竹庵曰子喪初虞後父亡者父三虞後追行子再三虞而父子卒哭亦當以次行之（同上）

近齋曰若偕葬則雖待父虞祔畢行母虞之文則一位過行一位未行有何未安未虞之位追行上食亦何未安耶至於一時行虞而只以設饌讀祝略分先後當大違禮律雖待父虞祔畢行母虞祔禮有明文尤翁必欲守此禮而兩溪則以爲行母初虞於過葬等旬之後非急於安神之本意欲令人之適此者行父虞之明日行母虞再三虞亦次第如之然如是行之母之虞祭將遠剛柔之日亦似未安不如從尤翁說之爲穩正服所有一葬葬日之內日力如可辦焉則父虞行後又行母虞曾不踰是日再三虞亦於一夜之內次第遂行似無不可各節則夜長足可行之丑初始事行父虞乾寅正寅末間行母虞則卒事雖至於日出何妨耶（答高典濟）

梅山曰并有父母喪而一日合窆者三虞卒哭當先重後輕而各設於兩位几筵祔祭亦當各行所謂饋奠設同几精氣合之義當論於喪畢合櫝之後三年內則雖死葬同日當各設靈座各行饋奠也同日而葬者安神爲急不出是日而先後擧虞祭祔事則不可並日叠設以亡者祖妣之不一日再祭也

梅山問有人於此父喪踰月而母死將同月而葬葬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已有禮文而父喪則三月母喪踰月踰月而葬者當待三月卒哭而祔三月而葬者卽當卒哭而祔耕待後事然卒哭先行而祔則固無早晚待母卒哭同日而先後擧兩祔未知如何老洲曰父之卒哭既先行則祔亦當隨而先行恐不可遲待母卒哭後也

梅山曰並有父母喪而同日合窆者祔祭恐縱同時並設以乖於彼葬及卑之義也先行父喪祔祭而並爲退孝位翼日行母喪祔祭而只薦祖妣恐宜尤翁亦有各行之論可以各設卓而並舉兩祔于同日也

葬母未虞而遭父喪者虞祔

沙溪曰並有喪者待父虞祔後爲母設虞祔禮也今母葬纔畢又有父喪而母之虞祔待父葬後當在三月之後不可謂然無安神之義但喪人遭新喪不可爲母行虞祭以他親代行初再虞待父葬行三虞卒哭祔祭似合於情禮（[illegible]）

鑒湖曰後喪出於前喪幾下棺之後者虞祭之事暇設行勢也有謂虞祭以安神爲主雖在後喪之初喪亦不可不急行而安之云其言亦不爲無理但據曾子問與喪服小記不虞祔待後事之文雖言其前後喪葬期相去日近者然爲不進虞之證則甚明急意於成服後具此不得行虞之事由告於前喪几筵待後喪葬畢然後行之與所謂不虞祔待後事者相合如何（與芝村）

並有曾祖及祖母喪祭先後

近齋曰曾祖妣喪虞祭以後輕之義當於重喪初虞後喪間日子行之爲宜至今至卒哭而不行先葬位虞祭一次似是太遲就矣且遲行之由先奉因上食預告爲當何可於初虞祝辭中設措語耶（[illegible]）

祖孫偕喪葬虞卒之節

屏溪曰孫葬與祖父並有喪先葬孫葬則祭先重後輕禮之大節然形歸窀穸之後神魂飄揚其虞之不可虞緩也如此孫之於祖不當其輕而葬既先行則虞祭不可不從葬而卽行卒哭則差待祖父葬後行之爲可（[illegible]）

竹庵曰承重祖喪前嫡孫亡者以曾子問葬先輕祭先重之文則當先葬孫而虞祭則待祖葬既虞之後行也但拘事勢先葬祖則同宮之內嫡孫殯嫡孫之子不可主先葬之虞祔且於嫡孫爲小功之親者其在葬前禮不得沐浴則其難將事耶來書所謂行先葬初虞於所館云者只據俗禮便宜爲說者而禮之本意則後喪葬前無論正殯與所館先葬之初虞不可行矣鄙意葬王考丈畢而卽治伯氏葬伯氏返哭後卽行王考丈虞附繼而行伯氏虞附爲宜王考返哭後距伯氏葬期雖或爲多日不行王考初虞則朝夕哭奠自當如未葬時矣其在情禮少無未安據曾子問返哭三字其意如是（[illegible]）

承重孫葬祖未卒哭而祖母亡者祖卒哭

屏溪曰後喪三虞後先行祖喪卒哭間一日行祖母卒哭（同上）

重喪中輕喪輕喪中重喪虞祔

南氏曰雖重喪在殯父母初再虞卽行之禮文則輕雖同異宮昆弟之喪在殯而可行父母初再虞而三虞卒祔則待葬後無疑雖祖父母之喪當權宜矣然未殯則當何論之兄弟之喪雖重父母之神不可不安者同宮則初再虞行於山下異宮則返魂行之皆當略設以示變至於祖父母喪則與於昆弟雖異宮是同宮孫雖急於安其父母之神父之父猶在未殯安得祭之待殯而虞之（[illegible]）

近齋曰虞祭既以急於安神之義行之於同宮殯未葬之前則非但初再虞並三虞亦可行之而尤翁以爲初再虞卽行三虞則與卒哭連行以爲行安神之祭不甚急之故耶愚意卒哭雖退行三虞仍行不廢似無妨然從先賢說三虞姑停之以待新喪葬後行之連舉卒祔爲宜且今此子喪是踰月而葬則卒哭有必待三月之文雖非新喪自當於來月行矣（[illegible]）

梅山曰小記所謂不虞祔待後事卽指父母偕喪葬不同時者言而亦有所行不得者從魄歸土魂氣飄散故亟設祭而安之要不出

是日體魄初然也雖在殯葬之前不可不立主既立主不可不祭蓋可使祔位之祭闕月而無所憑依耶尤翁答人母喪將祔父喪既葬後而遭葬喪成服後當葬前虞卒祔行否之問曰初再虞則行三虞則葬喪後擇日行之而三獻皆不可廢此爲重喪中遭輕喪者說而亦足以旁照於急於安神無輕重之別也若喪未葬行祭之虞恐無可拘第三虞卒哭俱是成事恐當退行於重喪卒祔之後（答趙瑞山士敏）

又曰孝喪雖同宮既殯矣祭喪虞祭行於所館則所館非同宮矣況近精而返日中而虞者以不忍一日離也乎故曰報虞以祭於安神也然則雖在同宮喪未葬之前亦不可廢不惟喪三虞亦然而尤翁謂初再虞則行三虞卒祔退行於三虞必至家內行故終拘於同宮之喪必葬而後祭也（答金鈞衡）

又曰喪與再虞後於葬後既几筵曰三虞卒哭亦祔祭同宮疑行而當時顯考顯妣虞卒祭畢並因上食並告考妣喪卒祔後行虞三虞卒祔恐宜（答望亨）

又曰所後祔卒哭祭祔祭不可退就於本生喪葬後蓋卒無時之哭與昭穆之次不容少緩也然則令鳳爲其所後喪三虞後卽行卒哭及祔祭是爲得體也（答閔子）

所生所後同喪返魂之節

月皋問所生親喪已葬返魂而又遭所後親喪同行返魂几筵同處不可以所後之服將事於所生之親無他兄弟未知如何處得沙溪曰所生喪服已除非不可謂之喪哭所後持重服所生喪在不可服服而入哭旣無他兄弟雖以重服行之似不至大妨但同喪作一行未安所生魂輿別作一行似當（答鄭經輯）

祖喪中孫死祔

溪湖曰孫婦之喪當祔于亡室而亡孫尙在祔位又令祔於祔位未知何如按雜記王父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之文則此婦之祔於亡室似宜而將來四時之祭欲祔食於亡室則祔位無親可告欲中一而祔食於先祖妣之位則又似無端將何以處之則爲是耶雜記之說雖如此王父自當爲正位吳日喪畢祔食亦可如禮非如今之祔於祔位之有多少窒礙也然則此婦初當直祔於祖妣爲得耶望明教也（同上）

老洲曰溪翁之意有以中一而祔爲得然竊念古人制祔之義非專爲祔食其神之之始欲其上屬乎祖考昭穆之有所依歸也則旣有當祔之位而用中一之制終於吾意未安竊乎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猶祔孫其精義可以推知也遂祔於祔位既看雖似無端苟無妨實正位之嫌則恐有不可之理耶至於祭時亡室雖無親自有祔告於所祔位則其祔告中並連措辭亦似無害（答鄭輝山）

子葬葬虞時父死父葬後虞卒祔先後

問伯父喪未葬於從兄喪未三虞卒哭祔祭待伯父葬後而伯父虞卒祔祭以先後之序行之耶以尊卑行之耶（答鄭汝）剛齋曰三虞與卒哭祔祭以尊卑序者之恐得之

父喪中遭外祖喪卒哭退行

近齋曰卒哭行否固無關於亡人發之亦不急而但以亡者言之則爲新死之子婿也受殯奠於未殯之前得無未安耶禮曰卒哭而鬼事始卒哭自稍以象生時之戰故耳退行於殯葬日亦似無妨（答朴景孚）

殯宮人死而有未殯葬者卒哭退行

老洲曰凡祭之行疑只看未入殮之前重今子婿之喪父爲主而新喪卽婿喪也異宮也無可疑之義但新喪於亡人爲本生親則禮云虞而神之新喪之葬既在月內則待其葬畢而行卒哭揆以情理亦似委曲矣（答沈靜圃）

承重孫祖喪中庶叔祔祭行否

近齋曰宗子於父母喪中行祔大功祔祭愼齋先生之論也庶子之喪未及行祔而其父死其父之孫承重者雖在重喪中何可以未及致饋而不行其庶叔之祔祭乎若以其祖當主祔祭而其祖死已不敢代行云爾則此有不然者父在母未及行祔而父死母喪祔祭追行於父喪卒哭後則何嘗以未及致饋而不行祔乎以此論之丞氏家所處已失之於初矣然三年後則無追祔之道惟當用過時不祭之義闕之（答尹聖東）

葬親未返虞而遭伯叔父母喪者行三虞奔哭

梅山曰葬父母未及返虞而遭伯叔父母之喪者當待三虞奔哭奔哭後四日成服成服後當更占剛日卒哭卒哭翼日行祔祭恐宜虞祭所以安神也不可淹遲此與五服未成服前廢祭者其義不倫雖有奔之憂亦當及日行虞也（答金生顯默）

葬親未虞而遭子喪者行虞卒之節

老洲曰虞是安神之祭不可踰日豈可以同宮有喪而虛徐乎至於三虞卒哭則當殷練祥待新喪葬後行之恐宜矣（答金煥亨）

葬親未虞而遭喪者行虞可否

問有葬親者下棺後遭喪喪未敢卽歸路支櫬爲位而哭待題主返魂而歸始於戶而哭虞祭以安神爲重雖成服前不可廢欲行事則家婦成服前行祭亦未安何以爲之支子則與長子有異返魂前卽歸三虞等節成服前可行之否（南堅）剛齋曰此處變之節似得之矣支子顧何異於長子也卒哭則似當行之於葬喪葬後而三虞則安神爲重不可不卽行之然子死於父母喪中則成服前父母朝夕祭當廢有先賢定論以此參照成服前恐不可行之矣然未得明據何敢質言

禮疑續輯卷之十七

喪變禮

並有喪下

並有父母祖父母喪練祥

陶菴曰兩祥是向吉之祭後喪未葬前不敢設（綱目續編）

屏溪曰前喪練祥當行於後喪卒哭後則將後卜日而行矣其忌日則別設殷奠單獻如朔望奠而以祥祭當俟後喪卒哭後卜日奉行之意告辭宜矣喪人葬前不能澡洗既不得主奠獻告辭當使服人替行後喪卒哭祔祭後行前喪祥祭則喪人自當主祀主祝矣（綱目續編）

間後喪卒哭前未行前喪祥事則是日當告由略設而如三年內朔奠禮設似宜耶（李之敬）　渼門曰同宮則略設亦未安而與常時忌祭有異不得已如來諭似宜（綱目續編）

竹菴曰前喪再期在後喪葬前則忌日只會哭葬後擇日行大祥服其服而除之（綱目續編）

父葬前值母再期

旅軒曰禮有喪三年不祭之文則父初喪忌祀不當行矣但母喪再朞則異於他忌不可全然無事當於其日略備祭需殺禮行奠喪主自不可與其事令輕服子弟替服行之無祝如何（常變通攷）

父喪既葬而值祖父練祥屬稱

梅山曰練事前一日因上食告由恐宜當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始喪題主顯祖考主喪以其屬稱書之矣顯祖考不幸前某年月日棄不肖當行顯祖考喪事改題而自從明日小祥罷用子告父之祝宗增同德敢告（答趙秉[illegible]）

母喪中父亡前與行練告由之節

陶菴答人曰以措辭之難而用一獻無祝之禮豈有是理恐當於練祭前以孝子代行練事之意各告于兩几筵恐當練時祝詞宜用小祥祝詞當告前喪几筵曰先考不幸以某年月日棄諸孤練祥主祀不敢不仍用父在母喪之制將以某年月日孝子某替行練祥敢告告後喪几筵曰先妣初期隔數月題主既以亡室則禮當十一月而練將以某月日孝子代行練事宗增同德敢告（答五從[illegible]）

近齋曰練祭前日告陶菴雖云各告考妣位而愚意用玄石說只告妣位無妨蓋父在時已知其喪考位不必告故也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某罪逆深重先妣喪事未畢先考棄不肖謹依禮家定論先妣神主題以顯妣而服制則不敢不引用父在母喪之禮將以來月行十一月之練敢告題主時若已告代父主喪以題主之意則練時告辭中自某罪逆至題以顯妣數十字語似爲復疊當改製用之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先考在時既已服先妣期年禮痛至服今不敢變當仍用父在母喪之禮十一月而練將以來日哀薦練事敢告（答三從弟鴻[illegible]）

母喪未終祥而父死者祔廟告辭

梅山曰恐當祔於顯曾祖妣之下當云先妣未終祥而先考某官下世不肖主母喪行禮謹以云云（答李達用）

父喪未祥母亡在殯祥月行事之節

近齋曰前喪大祥退行一節禮當告由於前喪几筵而設饌單獻則後喪在殯不可行只用告辭恐宜本祥日雖已過几筵不撤則上食何可止之耶如前行之無疑喪中不祔已有沙溪說新喪雖重母喪中不可行祔矣（答高與濟）

母喪已葬而祖亡母祥屬稱告由

梅山曰尤翁嘗答人問父在母喪者父在時題母主以亡室父亡後母練宜以哀子告祝屏溪推斯義而答父喪中遭祖喪者之問曰祖在時題其父神主以亡子告祖亡後父祥亦宜以孤子措辭祝告渼湖又曰其父之喪雖其祖當爲主而祖今不在則其練祥其子不主而誰主之耶據此三賢說則母亡於祖在之日雖以亡子婦題主既不在其子當主練祥當遵備妻子祭母之祝已矣豈容異論然當於母祥前一日因上食告由于母喪几筵曰先祖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不肖將於某月某日孝子某替行練事（大祥則曰祥事）敢告祖喪几筵亦因上食告曰先妣之喪顯祖考主之以亡子婦題主矣將以某月某日孝孫某代行練事（大祥則曰祥事）宗增同德敢告（答徐大之）

題主孫喪祖死則父主其小祥前期告由

梅山曰令胤之喪以亡孫題主既尊之機也小祥祝既莫用祖告孫之辭則當準古禮父沒兄弟各主其喪之文哀侍宜主其祭小祥則前月因上食告于令胤靈几曰維歲次云云父告于亡胤子始汝之死顯考某官府君以統尊之義主喪而以亡孫題主矣顯考府君不幸以某年某月喪逝吾替行練祥茲告（答李用九）

亡者生親葬前行練祀當否

渼湖曰朱子曰生父與所後父同坐則不可皆稱以父勢將稱生父爲叔父然則其於生父當以伯叔之禮處之祭祀行服亦一視乎此而已來諭以父喪爲實未知於朱子之意如何也今以此喪在殯之日而遽設練祭揆以私情誠若有不忍者然聖人言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如欲人心之皆安則將不勝其過厚而或失於大義者矣愚意恐無必不可祭之義（綱目續編）

竹菴曰以亡者生親葬前退行小祥則祭與除喪固各有義而變除之在行祭後有士虞禮之文期而祭禮也而祭既必不得行於其月則期而除喪禮也而有故而亦不得除於某月勢有然矣禮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以此推之祭吉事也而猶可忍過其月而退行則除喪屬喪事也而必於期除不得退行似過矣（綱目續編）

按祭禮不爲除喪則服不可以不祭而不除也假使今月當祭而有故退行於來月服之踰月不除無義或當祭而連有故至九月十月而不祭則期功之服亦將不除而至九月十月乎

所後葬前不得參所生練祭

柳氏曰先師答申子長曰練事在所後葬後則事皆順便而今既不然從氏以苦塊垢面之餘輒與向吉之祭恐未安不但除服一事爲難處也無已則待既葬而卒哭歸本生家哭而除衰服服似或爲得禮之變也行練之日雖不敢與祭而別立門外以哭待行事畢入哭盡哀未知如何（常變通攷）

并有喪前祥日變除之節

櫟泉問來月卽先考再朞而孤哀方持祖母重服服祭服祭畢反喪服之文亦似未安孤哀所遭有壓尊之嫌父祥之服父服行事未安陶菴答曰服祭服祭畢反喪服所重在於前喪有終壓尊之義恐不得參於其間也櫟泉以爲先生所答如此而今服重服未安以布直領素帶[illegible]子變除（綱目續編）

竹庵曰雜記云除父之喪也服其祭服卒事反喪服則父喪中除母服亦可推知只以練衰行祭告利成後服白衣笠卒事反斬衰（綱目續編）

近齋曰雜記有父之喪未畢喪而母死其除父之服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註除服謂祥祭之服以示於前喪有終此見備要祥祭條註據此則雖方持承重服其行父之祥也當服白笠白直領行事無疑（答兄[illegible]）

又曰或以爲祖母喪中行父之祥與母喪中行父之祥不同以有壓尊之義不可服白衣笠云則恐不然愼齋先生答姜月甫之問曰雖於緦功之輕服亦當暫釋重服而服其服況於此乎且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何疑乎云云以此觀之壓尊之嫌非所當論也（答兄[illegible]）

梅山曰服祥服行前喪之祥卒事而反後喪之服所重在於前喪有終恐不必以服[illegible]爲拘也且祥服縞素既非純吉恐無旋吉旋凶嫌之耳反喪服當在祭訖奉主入廟之後（答兪直發）

又曰有以承重喪中行父之祥與母喪中行父之祥不同有壓屈之義不可服白衣冠間諸近齋近齋引沙溪說曰壓尊之嫌非所當論是爲可遵然樸泉組母喪中除父服行祥以金服重服未安以布直領素帶[illegible]子變除恐爲得中也承重喪中猶然況所後父喪中除本生喪者乎（答趙[illegible]）

老洲曰父喪中祖喪大祥易服之節既有退溪沙溪兩先正定論豈容異說來諭謂喪中既用平涼子黍网今欲以此代白笠者大故未安蓋喪祭易服祀大節平涼子黍网不過一時權宜不可以此準彼互換用之也且冠重於衣豈可襲以深衣易衰而冠不用祥縞之制耶其所謂不安於心者恐在此而不在彼也（答李正夏）

竹泉曰父喪大祥時　遭承重曾祖喪則　葬前自不得行　大祥卒哭後當追行而變　除祥祭服其本喪行祀後除之　反承重衰　服之（[illegible]）

父子同日亡其孫入后後承重者除服之節

剛齋曰鄭嵩山所後子承重問者以承重之體爲曾故疑亦以承重之體爲主而已今承來教始覺其不思量之失矣然於來教亦不能無妥疑嵩山所後子於其祖喪以代父服其服論而不得留其几筵則其服亦當除之於再期之日而更無餘哀之節但嵩山與其父同日丈殯未得爲其父制服而其子始代父受喪於尚系之后矣不以承重論而斷之以據其父服除之於再期之日未知如何其父未得受服而日繼之則不但非其實亦有所不忍者父未殯服喪之說似難推之於此矣如何（答權[illegible]）

本月旬後閏月旬前遭父母喪者變除之節

本菴曰或問遭外艱於本月旬後遭內艱於閏月旬前則其除服先除後喪後除前喪耶本菴曰事勢不得不如來示然捨此月換易受服先後恐未安特依古卜日而不用忌日可否（答趙[illegible]）

父喪中遭長子喪退行小祥諸子女變除

近齋曰小祥雖因長子喪而退行諸子女則依先滿先除之文亡日變除似當（答兪[illegible]淳）

妻喪大朞前父死大朞日其子變除

潁西曰親喪葬後當行妻喪大朞三獻如禮其子變除當以心喪服色行祭後始着祖父母服帶似可矣以區帶行祭爲變除也祭後着服帶爲受服也蓋心喪與衰服有異祖父母服正統重服其不可以衰帶服重服布者決矣（答[illegible]權一）

本生親服中所後親祥變除

屛溪曰生母喪未葬時值所後大祥則以白衣白笠行事後還服所生母服終其月數（答[illegible]）

近齋曰并有父母喪者前喪大祥時着白笠衣白布直領而行事以示前喪有終祭訖還着後喪之衰此已有沙溪定論矣後喪是三年喪而猶然況本生親服是朞服乎（答[illegible]）

所後喪中所生祥服

問退溪曰爲人後服所生本生父母小祥則服玉色而入卒事反重服又曰小祥後入本生几筵亦服玉色高峯曰不可服玉色又不可與小祥未知如何愼獨齋曰退溪服玉色之說似難從小祥後本生父母之服已盡以玉色入几筵尤不然高峯不可服之說似是不可與祭恐不然（答[illegible]）

三山齋曰持所後之重喪而以緦布笠帶除其所生之服則未論禮意如何其心必有不自安者沙溪論父喪中母祥之禮謂以布衣

牽山行事雖如此此等事又可知今姑準此以行之無乃可乎（答從子[illegible]）

老洲曰本生服既降而爲朞則初無二祥變除之可論只於小祥日脫服時以縞積心喪服色變除而祭畢還服所后喪服恐宜矣（與金[illegible]）

梅山曰所後喪中並有本生親喪者除服於小祥似當也雖布笠布帶白布直領與祭以示前喪有終而斬衰壓尊服雖行事恐未安兼叔父小祥致齋果後除服以孝巾布帶布直領將事恐宜服已除矣有事子亦叔父几筵當用孝巾布帶布直領而已待到重喪祥變當爲本生服雖行心喪然重喪告祭當準禮以吉服承祭祭訖反喪服（答金[illegible]）

並有喪兩祥有故退行於閏月之節

問父母亡同月而前大祥有故退行於將禪之月則同日行之耶異日行之耶禪月始行大祥則禪祭何以爲之先行祥祀又行禪祭於月內耶（[illegible]）屛溪曰大祥同日設行似無不可而各服其服各除其喪節次衡觀變通以初中丁各行似得宜皆有正月當大祥者有故退行於二月禪月在三月而大喬雖以二月祥三月禪則有違於閏月之禮同月而禪於四月則有違於踰時不禪之禮矣來示以禪月祥此尤害之疑尤有疑焉何敢以[illegible]之節耶祭祥事雖有故退行於禪月而二十七月之限則自在行禪於同月之季丁於禮似無不可更宜博詢也（答[illegible]）

梅山曰祥祖妣祥先妣祥禪若在同月祥則用忌日不拘重輕禪則卜日當先重後輕而一日之內次第行之恐無不可雖行兩禪於既日決不可一時並行於祀也宜以一日兩祭爲難行亦不必待中旬必用上旬中辛日如何不直辛日凡祭日皆可祭也若分日而舉則前喪之禪當用微吉之服承祭祭訖反後喪祥服後喪之禪當用純吉之服承祭祭訖反微吉之服而方喪中無他變制以布直領當服已矣從今用當日行禪禪是殷祭祭是小祀恐無一日再祭之嫌也（答尹[illegible]生）

父母喪中妻喪諸節

屛溪曰父在母喪以衆子居妻喪之初服妻杖者則臨葬遭父喪者父葬祔祭後卜日行妻練祭後一月行大祥而既喪禪則重喪在身不可行矣若以父在不杖之禮成服則練禪今無可論（答[illegible]）

近齋曰沙溪先生曰父喪既葬方行妻之二祥既曰二祥則練之當行無疑矣或引三年無改之說未知何據（答[illegible]）

居憂中納從妻可否

老洲曰納從[illegible]雖[illegible]沙溪雖皆以從人皆行爲正然有子姪至親之可從者誠無容更論如或無一介親屬而只一依倚之[illegible]亦是[illegible]所不忍而合有商量此則只觀當時事勢而裁處矣（與梅山）

[illegible]父死[illegible]失爲主告由

梅山曰[illegible]子[illegible]退行於葬後卒哭之後而丈夫爲主之說用夫告妻之辭祝與題主不同恐亦[illegible]退行之告由于葬後几筵云雖徵以云云夫某告于亡室云云然後先附[illegible]主之祝題主以亡子妻矣則[illegible]行[illegible]（答[illegible]）

妻喪祥前父母喪葬後設可否

梅山曰重喪中遇[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喪[illegible]之喪雖臣妾[illegible]而後祭之義也小祥前一日因上食當告退期之由告[illegible]云云[illegible]明日當行常事而亡妻戶柩在殯準禮喪祭將退行於卒哭後彌增罔極謹因上食云云雖是[illegible]在同宮則終設亦不可行也（答[illegible]）

母喪之[illegible]之節

梅山曰毋喪之練當待葬後之說準禮行事因之變除當日只略設虛奠恐宜前一日當因上食告由云今以斯致初喪之日當過行常事而喪祥不克設奠雖後卒哭追行來日則設用一獻略伸情禮彌增罔極謹告祭後當卜或丁或亥日行禫祭而前一日因朝夕上食告追行之期恐宜云今以顯妣小祥卜以來日追行常事謹告（答徐穉靜）

重喪中遭輕喪輕喪中遭重喪者練祥禫行廢

陶菴曰同宮之內雖緦麻之喪亦廢祭況于練乎朝夕上食亦屬祭禮成服前可廢而異宮則雖成服前無廢上食之義至於練事則雖歷月之久過葬後追行而練則過其月不可行（[illegible]）

漢湖曰如喪在同宮則不獨以行祭者不過曰尸柩爲因遂豆爲吉不可以相干耳卽此邊豆之陳設惟在於尸柩之遠近而已故愚以爲殯在同宮則雖完葬必除而後祭殯在異宮則雖干喪可行也若以其主喪者不安於辦沐行祭云則如是爲哀子服斬者其宮固然而等是斬服則凡支子與兄弟之喪有何穩焉（[illegible]）

又曰喪雖未及葬既出殯遠處則亦不必以此爲拘盖喪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者盖其吉凶相錯祭不可以犯殯而行之也是以在異宮則雖期以下皆許既殯而祭爲其無相錯犯染之患耳（同上）

竹院曰實冤疑之喪其疑喪未除而兄主祭將行喪大祥依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同宮則葬而後祭之文葬後行祭而仍服疑喪爲行之喪當除而猶服也類不爲除疑喪祭重而除喪輕所重之祭待葬後則除喪一節雖延拖一二月無傷於孝子之心乎（[illegible]）

問小大祥忌祭時逢其祖父母或兄弟之喪於異宮則設行無妨否（答梁東）漢湖曰喪在異宮而既殯則二祥似無不可行之歉忌祭則異於以爲未葬略設葬後如平時（[illegible]）問喪服未葬前行祀似未安而寒水齋則以爲顯祭自是吉祭重服葬前不可行練祥無不可

行之理云云（[illegible]）樸泉曰異宮則殯而後祭禮也寒水先生說可行無疑（[illegible]）本庵曰或問支子之子遇父喪殯几筵於其家矣祖母喪出於宗家方在殯而値其父小祥如何尤庵曰祖母雖亦期服而正統異於昆弟然非同宮而待葬後而祭無乃未安耶其父母異宮殯旣是父子則是同宮喪似亦不敢舉祭云愚按此恐一以主喪者之於新舊喪同宮異宮爲斷至於旣是父子則是同宮云者恐有未備於子思言喪宮禮者明文矣（[illegible]）

爾氏曰爾雅出問解答以下既殯行練祥之說雖祖父母未葬似可行練祥此不無證而祖父母是統之喪與諸父昆弟有異且尤庵曰祖母與祖父母旣是父子則與異宮是同宮但當以尤庵說爲正而喪雖亦曰同宮是其三年喪重於諸父昆弟之喪然異宮旣是異宮則亦當以同宮論（[illegible]）

按[illegible]今行之適是說既統也與伯叔父母不同生父母喪殯是局於本統也與伯叔父母不同父母未葬雖異宮其子似忍受祥祭生父母未葬而子則異宮以忍受其祭爲之月朔慶祭以行之而番以情理然後爲之先宜宗婦入祭則同父母生父母與一同之於伯叔父母而無別耶

竹院曰喪未殯後[illegible]行祠祭不可行盖祥期與祭而異於吉祭也（[illegible]）

仁齋曰某人之叔母葬前先忌日獻喪祭或禮者行之矣盖期服葬前忌祭略行要訣有其父之喪祥禮[illegible]除大節與忌祭不同不可略行而當備禮矣禮曰將行二祥而過昆弟喪與宮同殯而後祭以此觀之期服葬前行二祥之祭又何疑乎（答金鼎）

老洲曰孝子喪中行事之狀以葬事爲主之喪未葬雖不可行練祥之義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將祭將行小大祥之祭（[illegible]）說以異宮而言也沙溪引此云自朝以下旣殯後行練祥禪之證正統之期雖重於傍期謹案以期當乎望練祥禮喪中之祭亦所以爲孝子變制故不宜過時與時忌異祭不類故但雖異宮若不殯則不可祭旣殯後卜日以行可也（[illegible]）

又曰五服未成服前大中小祀俱廢是爲滿谷定論不可易者也至若練祥卽喪中之祭故雖五服未成服前異宮則準禮行之然則外孫異宮之喪外祖母練祥恐無可廢之義也（答申生[illegible]）

三山齋曰期以下既殯之後擇日行祭沙溪說見在門間解練祭條據此則尊伯氏襄事不必待仲氏葬事之後但同宮則不可行耳異同宮而葬日出於下旬卒哭後無或丁或亥之日則此似難處然因此而遂用過時不葬之禮則於孝子之心得無缺然乎或云旣則不必待卒哭而行之此又如何（[illegible]）

葬柳氏曰主婦之殯雖在他所恐不可以異宮論（[illegible]）

大故未葬不可主異宮卑幼練祥

梅山曰有問於尤翁曰支子之子遺骸於其家矣祖母喪出於宗家方在殯而値其父小祥如何答曰祖母雖亦期服而正統異於昆弟然非同宮而待葬後而祭無乃未安乎（尤翁說止此）異宮期喪無廢喪祭之義既殯而行之固也至若三年之喪未葬不可以異宮而行卑幼之練祥且旣主其喪不宜其擬若犯殯則不成奠設欲奠設則難離殯所所以當廢也退行於殺喪卒哭後禪則過時不祭（[illegible]）

父喪在殯祖妣大祥退行本祥日畧設

梅山曰父喪在殯祖妣大祥不可行祭當退舉於父葬卒哭後而用或丁或亥日恐宜本祥日未忍昧然無事略設酒餅如朔望奠澄哀伸情是爲通行之例也前一日因上食告由云維歲次云云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明日將行大祥而先考喪柩在殯遺同宮喪葬而後祭之文將退行于卒哭之後本祥只薦一獻之禮恐伸哀慕謹告祖妣大祥退行當時除喪服用存前喪有終之義以父喪之布深衣代攝子行禮恐宜（答金生[illegible]）

父喪葬後祖妣大祥告說措辭

黎湖曰新喪之出去舊喪大祥直是無多日不果代重葬後行大祥時則稱孤孫者恐非可疑曾子問雖有過時不祭之文而三年而葬者必再祭云云既於小記明言之恐不得以曾子問爲準也夫既曰二祭則必備禮而後方爲祭爭奠之以單獻無祝爲主者恐未致祭於祥事之獨不害爲喪祭與廟中正祭有別故耳退行大祥時前一日告入廟祝列書云云之下當曰茲以先祖妣大祥既届而以得罪逆天禍延先考葬禮始將以來日始薦祥事而謹於顯曾祖妣某封云云如是爲言恐或得之大祥祝文之純用例語亦似乎泛當曰孤孫某敢昭告云云變故罔極大祥始及夙夜哀慕五情靡潰恭酌用之似亦差勝從如是而後方見其喪變哀追之意耳（答安士[illegible]）

妻以踰月夫亡不待夫祥先入廟

近齋曰何待夫祥當先入廟姑祔于夫之祖妣者俟吉祭合櫝雖已過祥有日不可不先爲入廟（答梅山）

並有重喪中前喪禫祭行廢（并變除）

問嫡孫父母喪中不可行祖父禫矣但沙溪先生前答不同云云（[illegible]）陶庵曰當從前說（[illegible]）

厚齋曰以沙溪說觀之後喪中前喪禫祭不可行矣但禫祭雖不可行而禫服恐不可不除設位哭除以示前喪之有終卽反後喪之服似或可耶（[illegible]）

陶庵曰禫中月而禫中字雖指大祥月之中而先儒例以間一月自是爲二十七月之制而非禮之本意耳假令祥事退行於當禫之月當卽其月而行禫（[illegible]）

問退行大祥而與禫偶同則行祥於是月而禫於月中以遵古者月中之制不亦爲從厚乎先師曰此王肅說也而朱子是之則從之固好但練而祔孔子旣善殷而朱子以爲卒哭皆用周禮而祔獨行殷爲未安今練祥禫之異月而祭尚矣而元禮未再期葬二十六

月祥二十七月禫（以時二十七月之祭）再周而祭者祥而即吉無安禫（假如二十五月祥則二十六月禫二十七月祥可以行禫於月中亦無不許）與其創起而犯汰僭之譏恐不若守經信古之爲寡過也（寒岡 通故）

屛溪曰主祭者身有重喪不得行禫則他房之免禫只當設位哭除而已不可行祀小大祥支子之追後聞喪者不得除喪於再期計其聞喪日見除而固不行祭只設位哭除與此似無異同（續編）

問宗姪大和承重先祖喪而又在其母喪中先祖大祥後不得行禫而祖妣之禫除當設位行之而間解李季白江以爲諸父令替行禫可也未知如何（朴錦翁）陶庵曰宗子旣在喪中不可主祭則諸父何得任情替行耶（續編）

又曰父喪中祖母喪承重者不得行禫於父而其弟則設位哭除或於月終哭除此固從厚而其親中月本意則過矣丁日亦無不可

同上

渼湖曰禫旣過時不祭則其當禫除者只於此月中取其近日哭而除之而已（續編）

問後喪大祥後禫祭則亦不可行前喪禫耶（李道甫）厚齋曰以雜記殷祭之後喪中行前祥大喪並以同是凶禮故也以此旁照則後喪禫中行前喪禫恐無不可蓋此不惟同是吉祭恐亦有合於雜記註所謂以示前喪有終之意且不禫祭則已若行則似不可不替着前喪吉服（續編）

禝泉曰禮并有喪前喪不禫者以後喪猶前不可行吉祭祥後則過時不可行也今前喪禫期適當在後喪祥後則是月借錄行前喪禫事次月行先伯氏禫事又次月行尊嫂氏禫事似爲恰當而俱不過時矣（續編）

貞庵曰祥後禫前之人爲喪人耶否耶其自稱則曰孤哀禫祀則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不可謂非喪人也且汲汲乎安始嘗於禫祭歲及兄喪始嘗於吉祭而祥後則無此等文今以祥後故便爲以從喪之人而遽行前喪之禫竊恐其安也鄙姪金獻材頗熟於禮學[illegible]其言亦如此矣（[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所謂前喪禫不可行於後喪中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云者可疑奪宗疏禪祭以前皆爲喪祭且殺於家禮哭而行事可知矣[illegible]房則未葬於凶時行吉禮者大祥記旣謂其練祥皆行之節也實後喪未葬不忍行前喪練祥之意也何必以後喪葬後行前喪[illegible]禫[illegible]爲也雜記云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實禪曰其祭也吉服除服卒事反喪服方氏曰示於前喪有終云[illegible]旣喪中尙以吉服除事功之服豈不可暫服禫服以行前喪禫也（家禮增解）

[illegible]令三從[illegible]喪[illegible]及葬後以一哀[illegible]未行禫祭而餘過禫月當用過時不禫之文而禫祭雖不行祥服則當除如家示告由[illegible]數私次哭除[illegible]服爲宜然旣不行禫祀則不必用丁日雖用今[illegible]日爲之亦無不可（答金鳳柱）

又曰[illegible]喪承[illegible]不行行[illegible]禫吉則諸父[illegible]當於禫月設位哭除吉月亦當於私次着吉服而皆當用[illegible]吉之月丁亥日曾見[illegible]說[illegible]矣或云旣不行祭則不必用丁亥日前閱所云吉祭之期之朔乎即行日期也禫吉變除之皆用丁亥日似無可疑（答[illegible]）

[illegible]不行禫[illegible]只哭除服於私次不設行祭此已有先賢定論（答沈[illegible]）

[illegible]喪中[illegible]行前喪之吉祭禫亦當於已有先祭定論諸子諸婦之當除服者只計其月數臨滿哭除而恐不可別設祭奠（答[illegible]）

[illegible]後行吉祭者喪內行[illegible]禫諸子哭除者以禮同並卜達之義以情則未忍遽變然情不可以掩禮蓋當則以中旬卜日哭除庶乎其可以中旬有故上旬亦可矣（答李[illegible]山）

剛齋曰禫吉祭乜不可以喪服行之母喪中恐不可行[illegible]諸者有子則於當禫之月設位哭除禫似可矣（答[illegible]）

梅山曰母喪中雖爲妻不禫爲子者不容不變制用十五月或丁或亥日設虛位於靈座故處哭除恐宜禮記所云除服之服即指諸父昆弟之喪服也猶言服其所除之服而除之也豈謂除其喪服而服平人之服乎重喪中爲除輕喪之服着吉服云者實說大悖於禮引之爲喪中行禫之證者恐不可從（答[illegible]幼安）

妻期及長子喪中行親禫當否

本庵曰問解續曰妻喪雖重於兄弟殯旣異宮則父喪祥禫似當行之愚按雜記言三年之喪旣顜其練祥皆行妻喪亦是三年之體且係主饋則恐不可以偶在異宮而於其葬前行前喪之祥也況禫乎（續編）

洪湖答本庵曰妻期及長子三年中親禫行否問於鄭居大臣則以爲似不得不行其言於禮意云何（續編）

梅山曰妻喪未葬不行父之禫以同宮也旣葬而亦不行以過時也勢將於變服破後用丁亥日設位哭除矣因是孝子變除之祭且旣告始死于廟則恐不必更告不禫之由此與練祥之廢有異故也（答[illegible]）

長子喪中妻禫行否

梅山曰長子喪者服斬則不當行妻禫而服者則不可以子喪未擴寶而廢妻禫十五月終[illegible]行禫[illegible]但禫祀不可設[illegible]服侍子喪畢始服純吉情禮俱安也（答李[illegible]）

本生親服中行所後家練祥禫吉

竹庵曰白布[illegible]笠本合於期功服色見衆谷則其則在本親喪中以白笠行所後大祥行祀後反着平凉子似無不可與稱亨叔胥如此禫則本親服中恐不得行（續編）

問先妣小祥即二月二十九日乘遠方在所生父喪不可行祀否（答[illegible]）厚齋曰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所行大小祥也遠有異宮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今喪家後喪旣是期服而又是異宮則依雜記說小祥恐當行之（續編）

又曰生母喪是考卒服也所後承重禫祀恐當行而不可廢也（同上）

南塘曰本生親之喪情雖至重禮則當從服制豈有以不杖期之服壓三年喪之禮乎不杖私恩以衰長殺不可以私恩有所廢遍也（[illegible]）

屛溪曰生母喪期內從服吉之時耶似當待生母初朞除服後以行所後祖母吉祭矣（續編）

又曰有官者君喪斬衰葬後諸先正皆以爲時祭可行所後家吉祭故固適有異尋常時祭而心喪雖制旣是短服則不宜[illegible]若喪斬衰豈敢以生家心制不行所後家吉祭耶（同上）

近齋曰本生父服中當行所後禫吉陶庵說驗正考見類輯喪變禮條則可知也旣已當行吉祭則遷主合櫝皆依禮如期行之[illegible]吉期不當論矣行吉祭時受胙則不爲以示變常而服色則陶庵以爲一時借吉插[illegible]（答[illegible]）

梅山曰本生親喪一斷以斬服則斬服中豈有不行禫給之義乎蕭云期大功葬後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摠此則吉祭當準禮行之而惟不受胙以示變已矣旣斷以當行則無斬[illegible]心喪之分舉[illegible]給于當祭之月恐宜且禫過時不祭迄二十七月之朞則[illegible]哀[illegible]私喪之服而厭[illegible]重之體可乎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且有遞遷改題多少節目是豈可以惟意遷卻乎月數久近恐不必論也借使本生練祭在於十數月之遠則亦當退行吉祭乎竊意所云中丁爲禫者非謂行於心喪而不可行於斬服也特因其本生練祭之在於旬前故云爾其答季公敏坤書則盛言本生服中不可廢祥禫之義其曰拘於情而廢於禮伸於公而屈於私云者說得真正恐不容異論（答[illegible]）

又曰解官之期若在本生葬前恐當退以卒哭後而祭則過時不祭（答任聖周）

老洲曰本生親心制中行所後家吉祭已有先輩定論矣（答教秀）

又曰本生親喪中所後家練祥禫吉行廢當否類輯所載先儒之論皆從親喪說不及於私喪實無可据然本生親喪以嚴一本之義以斷以伯叔父母之服則變喪雖無所重既具三年之體恐不可遽廢其禮若沙溪所謂因時不可行吉之說是指並有實喪者非所可引於降服也然則行禮而心有所不安從子攝主服後稍得便宜而聽設無稽何敢質言（答或人）

所後母喪葬前不得廢生母禫

竹庵曰所後母卒哭後哭於本生母几筵除服而本生家既是父在母喪則當以撤几筵或哭哀而除可伸情禮耶（問解續編）

按出後人於本生父母之喪當葬而除服仍以心喪服色計二十七月而除若有所後喪則所後喪畢始服心喪今云所後母葬前不得除生母服卒哭後哭於本生母几筵除服者是何服耶

月增問所生之喪在於所後喪終之中云云沙溪曰禫吉祭也身有重喪不可祭也（問解續編）

並有喪禰禫同日

桐氏曰先師曰禰以月一日並設似無害然成祭並有喪皆異日而祭朱子曰同日同祭何害而其法具在不可違也今同設恐不可一時並舉也（[illegible]）

並有喪吉祭

問祖母吉祭以父喪未行父喪吉祭以長子喪未行云云（[illegible]）屛溪曰前二喪雖畢當俟長子祥畢翌月三喪吉祭一時並行爲宜子喪雖無改題遞遷之節吉祭則一時並祭當以祔位排祭實爲兩代祝文旣各板爲之則從事實各告何嫌之有祖考妣位（曰顯祖妣喪期已盡云云）考妣位（曰先考喪期已盡云云）祝辭一依所示爲之可也（問解續編）

渼湖曰父喪未盡期不可爲禰廟而吉祭何可終廢也待父喪畢行之而入廟可矣（問解續編）

正統考葬前雖異宮難行祫祭

梅山曰禫祥雖是趨吉而實爲喪祭故斬服未葬前終不可行之邁至若吉祭似與禫祥微有異而陶庵云喪餘之饗與時祭有間雖斬服未葬若其異宮則未見其不可行雖然此則禫祫之不當廢也審矣若正統未葬則有不敢行者當待卒哭畢祫而旁期則當祫而祫不失變除之期可也（答[illegible]）

變喪葬後親喪吉祭

厚齋曰父喪葬後遞遷改題雖之大節要必於既過卒哭後行之惟當祭不著純吉之服在事不行受胙之節略示其變方似合宜（問解續編）

期功服葬前宜喪吉祭行否

陶庵曰吉祭雖是凶餘變吉之禮過葬後行之恐爲穩當（問解續編）

竹庵曰葬前不得行禫則過期月後因朔祭從服（當俟月下旬行祭爲之意歟云）初旬擇日行吉祭而考妣合櫝合祭似得矣行祀一用時祭儀而當備受胙飮福之禮（同上）

嫡孫在喪中不得行祖喪吉祭者若父復練之節

陶庵曰雖不行吉祭過禫當行之月而復寢似合自靈之義（問解續編）

父喪葬後遭母喪祖廟未改題考位祔遷當否

近齋曰人有父喪既葬而遭母喪喪中不得行禫吉其祖廟神主未改題則廟中其父東壁之位姑仍而不遷以待母喪畢後改題祠廟主而始遷之列於西上之次耶或言父喪旣祥而禫祭過時不舉則東壁之位葬後遷之似可此說如何祖廟旣未改題而父廟可奉正位耶大抵禰以適有喪而有此變禮然未改題不遷位以待日後則亦有父喪過六年之嫌抑雖不行吉祭而改題遷位則從時爲之耶（答任靖周）

按父喪旣祥入廟而奉於東壁則雖因母喪遇除正義不可不謂之喪畢矣改題非喪中之事世次迭遷非未改題之事雖至六年恐不可舉論矣

父喪中遭母喪者母喪畢後改題遞遷

剛齋曰父喪中遭母喪者父喪雖已除而吉祭不可行於母喪中則勢不得不母喪畢後乃改題吉祭而行遞遷此所以若君免喪時所詢者而錦谿今日所處與君家所已行者似無異（答宋季賢）

並有祖母父母喪者祖喪畢祖考妣位吉祭告辭

近齋曰吉祭前一日祖考改題祝辭入措語祖妣位則別用祝辭以告無妨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府君伏以先祖妣某封某氏暨先考府君喪期將盡於某年某月而先妣某世喪中禫吉未行今者妣喪已畢將行吉祭顯祖考神主禮當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情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右祖考位祝辭）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伏以顯祖妣暨先考某官喪期將盡於某年某月而先妣某世喪中未行禫吉今者妣喪已畢將以來日遞行顯祖考顯祖妣合享之禮不勝感愴謹以云云（右祖妣位告辭[illegible]）

又曰并有父與承重祖母喪者後喪畢後當並舉兩喪吉祭而列書五代祖考至祖考某官府君下當云茲以先祖妣某封某氏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云云其下列書至祖考某官府君神主云云奉遷備要恐宜父與祖母既是祔位且無改題之節不可列書酒爲告由而設祭告由則恐不當設也主人先妣雖是祔位當改題則當告由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當初題主時顯考某官府君爲主故題以亡室矣今某官府君喪期已盡子某將以顯妣改題謹以酒果云云當用異板矣吉祭時出主告辭顯妣及考妣恐當列書耳（答朴[illegible]）

遭有喪未祫葬前不合櫝

近齋曰祥月吉祭而猶未配者何也疏曰哀未忘如喪中然由此觀之合櫝一節比吉祭尤爲吉事可知也已行吉祭而猶未配夫行吉祭而其可配乎愚於此禮所見與咸下同以疑說中策藁廟主之文論之古者喪三年不祭不祭之時何論合櫝乎高見誠得之矣（答金[illegible]）

嗣子未執喪

長子病廢次子傳重

問家兄廢疾已久生父生時意欲傳重於舍弟今當大故當從治命而不無人言如何（[illegible]）陶庵曰廢疾代以次子此在古禮無可疑者不知者雖或有言何足顧也（問解續編）

問人有二子長則以盲廢不娶無後不得已傳重於次子次子先逝而有母喪長子與次子之子執主之人或厚齋曰儀禮喪服篇曰婦爲舅後者姑爲之小功註曰夫有廢疾者死而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廢疾與先死而無子者同次子之子當主之（問解續編）

長子有疾使姪攝行（兄有疾未嘗不可代實行耶）

寬坪曰長子雖病有視息自當以此爲主喪而其姪攝行筋力之事可也不可遽自服重以犯奪宗之罪也祝文以孝子某有疾不能將事使支孫某敢昭告云云乃古今正禮也（問解續編）

黎湖曰叔子府疾次子代實古禮如此但自國俗禮以來此事似有邦禁今此以弟代兄雖與彼以子代父者有異而然其以疾數然則一也弗疾狀之全無人道則恐行不得凡於主喪題主等節只可以攝主之禮處之矣（答吳伯玉）

近齋曰凡祭主人病未將事則祝用使某之文處卒亦然祝文當以病未將事使孫某爲辭（答李[illegible]）

又曰尤菴以爲處卒行祭無論壙庵與京鄉有故不得躬行則祝文當曰使子某告云云（答[illegible]山）

宗子雖不肖不可不使尸祀

梅山曰宗支之分至嚴且重宗子雖近不慧猶能娶妻育嗣則此與天疾有異焉可不使尸祀用犯奪宗之譏乎若不克家則支子當攝宗事（答[illegible]）

子幼攝主

問嫡孫承重方在襁褓中仲子當攝主祀事（答任[illegible]）　厚齋曰當用兒名爲祝辭曰孤哀孫某幼不即禮孤哀子某將事敢昭告于云云自處依此行之

竹庵曰攝孫於祖虞時幼未將事而介子攝祀則祝式當以哀子某爲哀孫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或有攷於禮書親之云耶（答朴[illegible]）

問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illegible]）朋友虞祔而已疏氏曰不幸而無大功則小功不可坐視不幸而無朋友則隣家亦不可恝然練祥不必大功親當皆不可稱辭云者如憊貌則勿說大功小功朋友親當凡主人之喪若有死者之妻若幼子未嫁女皆無爲之練祥再祭人（[illegible]）鹿門曰小記以大功者對朋友爲說則大功以下似當在其中隣家情親者亦同人於朋友中（[illegible]）

又問大功之親爲朋友之虞祔皆是攝主也子雖幼當以其名爲主而告若只有妻則歸入攝主祭之禮兄弟朋友自主其祭乎鹿門曰如此者依禮以某親某友人某攝事之意預告几筵而當日祝則直以攝事者名告之可也或云某爲主婦某氏云云似好（同上）

問亾人只有五歲孺子與五寸叔及六寸弟誰當攝主（尹[illegible]）　竹庵曰以兒名旁題屬其七寸叔（亾者之六寸）以行似好（答[illegible]）

近齋曰既有血屬則年雖未滿當爲攝祀勿論主祀與否乳下兒之定名旁題其義似無異同也何拘於年歲乎若用或說從弟爲攝主則將來此兒年長又將爲攝誠有改題煩數之嫌恐不如用此兒名旁題（答徐有[illegible]）

又曰乳下兒定名旁題涉漏有定論矣乳兒猶然況九歲兒乎九歲夙成足以行祭則長者指導其禮節若未然則以幼未將事用攝主告之文（答[illegible]山）

又曰何必待十歲若至八歲則改題似當（答[illegible]山）

又曰當室童子雖稚少以衰抱之似是指未及八歲者而言既已旁題則似當爲喪主然若是以乳下兒爲旁題者則先賢以攝主告言之既曰攝主則恐亦不可謂喪主也（答李[illegible]）

老洲曰喪不可一日無主喪中身死者有子則雖幼當承重然則過行大祥當以孝孫某幼未將事屬季父某云云恐宜矣（答朴[illegible]）

梅山曰古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其妻子之喪爲喪主然況異宮乎今李氏既異宮矣又有以衰抱之孺子當以子名題主行三年之喪可無多少窒礙也葬後既不克自將則諸祝當云屬世父敢昭告云云日月不居以下數句殊非孺兒之所可道而實理則然一遵子告父之辭恐宜不可以攝行而變其辭也（答任[illegible]）

又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八字固非幼子童孫之所可自道則沙尤兩先生所論僅是敍實而此以襁褓之抱喪者類而皆至若九歲則已踰受服之年夙成者足以臨喪承祭不必用攝辭也若不克臨葬則初虞祝當遵南溪說孤孫幼不能則遣孤子某攝行敢昭告云云恐宜反魂以後則自從再虞直用孤孫名告祝如何九歲嗣孫足以執獻奠祼獻則雖不中儀亦何傷哉（答李[illegible]）

問仲父小祥當以從弟名改題行祀而生未一朞何以爲之（[illegible]）洞山曰改題從當爲之而小祥前一日告于几筵曰從弟既生而姑未

定名不得改題神主將以從子名攝行小祥可也（[illegible]）

李氏曰曾子問宗子使庶子攝主祝曰使介子某云云則是猶用祖禰之屬稱矣若用宗子之屬稱須當曰介弟矣今以行代攝而稱叔父者恐違於古禮矣似當從亾者之屬稱曰孤子某幼未將事弟某攝事敢昭告于顯兄而都不用代字屬字如何（答[illegible]）

無嫡嗣喪（[illegible]）

兄亾未立後者父母與次子喪禮（[illegible]）

厚齋曰禮必須一無男主而後不得已用女主今者有次子（[illegible]）則以顯舅題主云者非謂然次子攝祀題主以待長孫立后恐得之頃年寡子尤丈則府答如是矣旁題某攝祀上只書孫不書孝（[illegible]）嫡子無孫之主姑照旁註書俟他日立后（答[illegible]）

南塘曰長子死而無後則次子主祀題主而去孝字不稱奉祀而稱攝祀題主攝以今姑攝祀以待長房立嗣復還宗事之意告之爲得但攝之爲言有未尊而不得自主故攝之云爾此有宗婦未亡者故謂之攝若無宗婦則直稱奉祀而他日立后時復歸其宗亦何難處也（答[illegible]）

又曰嫡子死無後次子奉祀題主攝以立后後歸宗祀理職事便有何不可乎婦人主祭大義已矣故節日之間事事當稱婦人既主祭則當爲初獻而諸子亞獻尚是嫂叔共事而有內外當之嫌者因此而諸子不得其獻其位次也婦人主祭而仍就西階位則豈有主祭而在西階之賓位者乎若就東階之位而衆婦女隨之諸子就西階位而衆男子隨之則男女易位不可之大者也次子主祭初獻而在東位次婦亞獻而在西位攝長婦位於次婦之上則位次名義秩然不亂（同上）

竹庵曰兄亾弟攝父得爲主喪以介子某攝祀爲得旁義既不書孝字[illegible]以介弟某攝祀（[illegible]）

又曰姑以攝祀爲定俟立后改題恐當俟兒稍長後（同上）

屏溪曰長子無子而死立后無人而奉宗祀事則當祭改題等大節姑待立后而凡他祝辭凡百亦多隨處變通攝以從子諸孫列位以爲顯考之喪未立後主故支孫婦不得已主祭而宗嗣雖宜婦人主祭本非正禮則中大小祝辭多礙窒姑依夫弟支孫攝將事敢具事由題告云云此後祝告皆書兄嫂某氏不得將事子某或孫某敢昭告云云仲子雖自祝告以兄嫂爲主則無嫌（[illegible]）

渼湖曰婦人無主祀之義姑以次子攝祀題主俟後者生子立爲長兄之後爲宜（[illegible]）

問徐令有元長子夏植早亡夏植之妻方見在而姑未立后又有夏植之弟殷植矣今於徐令之喪當從尤翁說急急立后然後凡百皆順而窮期已迫勢未決定今則勢將諸攝之制而長婦主祀次子攝祀似非長之正尤翁答老峯之問曰次子不敢旁稱而只稱攝行者實嚴宗統之一大防士夫家不可不知也當題例施於所尊既以顯考題主而獨不用旁題恐反未安（[illegible]）　三山齋曰尤庵說恐最先正人答答人此問亦曰次子雖行攝主而不敢旁題與尤翁以爲嚴宗統之大防並未考而有此疑耶云矣

近齋曰以兄之列于正位一節恐涉未安長兄雖有旁親班祔者不同既未及立後則不成考位矣不成考位則不得爲正位矣且雖欲列于正位宜有窒礙者若使攝祀之弟奉高祖之祀則曰高祖事顯兄爲五正位亦恐近於祭五代之嫌豈不難處乎然則顯兄之位不得不姑以祔位處之而祔中東壁西向合祭祝用祔食之文以待立後始遷隨于正位方爲得宜（[illegible]）

老洲曰兄未及立後則弟當爲權攝題主之節當以顯妣題主而旁題子字上去孝字奉字改以攝字書曰子某攝祀云爾則足以別嫌此固無經據尤翁陶庵皆有是說尤翁以爲無主人則攝之一字無所當（[illegible]）用權字爲稍安陶庵以爲字書曰攝假也左傳曰攝官承之云則攝義恰當云云嫌與攝子題無嫌者則以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之文觀之可爲無主而攝之證而若加權字於奉祀上則義愈明從陶庵說而改攝祀文勢爲順（[illegible]）

南塘曰長子死而未及立后則次子旁主而祝題去孝字先賢說有可據而世多行之者矣亡之子當后其兄者既在乳下而又未及

告君顧欲此行之恐似甚乾（答鄭公賓）

梅山曰支子攝祀者若無父兄遺命則告辭曰當告攝祀之由如陶庵說而尊門則旣有某日治命無所事于更告然事異常經恐不容無告（答李保汝）

又曰陶庵雖有權攝之擧而題主則無傍題之說然凡係遞遷長房者亦用長房名旁題支子攝祀無不可傍題之義當云介子某也攝祀祝文亦當云攝祀介子某也攝祀之由亦宜告廟告辭云維歲云云攝祀支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云云顯高祖妣云云（荷齋權位）伯兄早歿無子先考府君宜立嗣孫用主喪祭而廟所繼絕不肯因先考遺命繼絕祀事獨揣因權攝以濟是用伸虔告敢告（上同）

柳氏曰攝主待立後也當待己之有子繼兄之嗣而已亦終無子然後更擇於族而立之今俗之或絕先立後非禮意也（畢齋迥小）

爲長子立後次子不當主喪奉祀

問有遺命用兄亡弟紹之禮云云（成人）厚齋曰有遺命而兄亡弟紹又載於國典則以次子奉祀主喪似無不可然宗統甚嚴長子立後以承其統此實禮正義至愼獨齋曰宗法立長不易之禮雖有遺言決不可從以此觀之遺言雖重亦有所不可從者（相識殷媚）

屛溪曰立孫程子家用次子主喪之禮蓋遵時王之制而不用古宗子法也朱子則服長子三年斬衰之制又傳家於孫孫以奉禮一統亦參合於宗子法蓋程朱已行之禮雖異後來從違則不難辨矣（題機殷媚）

梅山曰禮惟大宗無子得立后然有弟者從殷及之禮喪服長子錄庶子爲後與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註夫死無子不受重可見也不直古禮爲然國典亦然而尤翁有舅兄喪在而欲立后則長弟雖行主人之事又云近世宗法主殷有長子喪而立後承宗而不敢從弟及之文愚以常以尤翁說爲正當不計兄喪之存亡而立兄之後傳嗣之宗何可擅自承重不恤奪嫡之歸耶若父祖有命不爲長子長孫立后而傳重于庶子庶孫則是之謂移宗程子所云旁枝爲正幹者也無治命而自服三年則所謂擧子何敢奪乎者也其可乎承祀亡兄之居以其名題主是爲第一義如無可援者則庶孫以本服主喪旁題祇安學宇而喪畢有繼后者繼主祭主固至令是尹生之非必服三年然後乃可主喪也禮無大功之親始許婦人主喪有庶孫者何可從孫婦傳服乎（答李啓弘）

又曰沙溪之爲長子尤菴之爲伯兄不立其後而傳重於次嫡何哉蓋無子則稱國典而不悖宗法至嚴則殷適不立而當然且殷及之禮當用於未成人而死者若旣娶者以繼后而絕其嗣則恐在其爲適子之實哉恐不當以大賢家法而效之未知如何（答趙敬）

兄亡弟及

問孫子伯父母俱沒無嗣亡親不得已攝祀必欲立後而歸之今又未就而亡親下世今孫子不可以宗子自處將何以處之（答韓寔）

渼湖曰立後則爲大審而此路旣絕則不得不用兄亡弟及之禮而以祭然奉宗爲嫌則稟于門長聽其所命又以此意告于廟而行之此外更別無道理然無人與之爲後而吾又不欲自當使先人之祀終爲所託是豈得安於心乎盍究此便告于廟則仍行祀事自補禮旣祔事旣失於奉奠之時日則退從殷禮旣曰練後則大祥以前皆無不可此則尤翁之說然也（題機殷媚）

雲坪曰兄亡弟及禮經大法春秋一世一及而季札乃以讓國辭家見貶於聖經傳爲後天理何嘗不可且所謂奉宗者本指有嫡長而支庶承重也非指夫嫡長早死於承重之前而立後無可據處者耳（題機殷媚）

介子移宗者稱孝子

老洲曰長子雖成人而夭介子旣用殷及之禮承統而主喪則仍稱介子恐於理無礙且證說云云只爲喪服設而孝子之稱蓋是取大義用於承統之地非有分別於宗介嫡庶也故妾子雖又降於介子猶以承嫡稱孝子則於介子之承統又何疑焉沙尤兩先生已已行之禮未嘗聞知矣若長子夭而擬立其後不用移宗之禮者則當稱介子而用權攝之禮也（答杜山）

梅山曰雖從祖嗣子夫婦俱歿又無所於禮絕則當姑祔於大宗而移宗於介子如沙溪尤庵兩賢已例次房嗣孫當改題奉祀體是

次房旣移宗則當稱孝孫也改題時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伏以通禮宗法府君喪畢旣久嗣胤又絕旁求諸宗歷所擬后禮窮勢迫萬不獲已謹沙溪尤庵兩門往例移宗於不肖今將改題世次遞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寅）

兄亡弟及者其兄立後當告由還宗

剛齋曰兄亡弟及旣出於一時之權而其兄若立後則告由還宗宗法當然已有先賢定論亂宗奪宗之嫌或所云云未知亦何所據耶若嫌其所不當嫌可以立後而不爲立後則恐非事宜幸細商而處之如何

嫡孫死無子次孫攝主

問有人長子先死長孫承重而死於喪中其祖小大祥長孫婦主之耶次子代主耶長孫之弟當主耶（答李來錫）陶庵曰次孫主喪之說恐是朔望時告某親權主而主奉祭（顯幾殷媚）

性潭曰長子長孫皆歿而旣有次孫則雖不服喪三年而權奉祀事宜矣神主當題以顯祖考傍注以孫某奉祀題之三年後吉祭時諸位改題之儀亦當一體如是待其定立宗祀始可撤權奉耳（答安舟煥）

老洲曰重雖在於兄之家兄之長子未立后之前當用權攝之禮雖以兄之次子主之等是權攝也以適孫親主喪主之文觀之子之於母親也叔之於姪尊也親且尊焉者恐當爲主也且以喪服言之旣有三年者而以期服主之亦豈不礙底乎（答沈靜甫）

又曰嫂氏之其兄之死也兄之次子叶己權攝矣到今母喪舍其兄之次子己又爲權攝則一廟之內將有二攝也是亦不成體段且假使用殷及之禮則重旣在於兄之家矣雖有兄之十弟當立兄之次子由是言之則恐不可用尊主喪主之文而姑以攝主自稱者多窒礙矣但沙溪次孫持重三年之說終有傷不及者如以不服三年而爲主爲嫌則亦有說焉雖有子有孫不用殷及之禮勢須姑用無後之禮無後之喪大功猶爲主人況孫乎然則姪以期服權主叔以三年服喪雖爲幷行不悖而恐典之改物況以一廟二主終涉未安也無已則禮許婦繼嗣主叔主喪而姪主祭不害爲處變之一道耶（上同）

李氏曰嫡孫承重而亡而其孫在可立後則次孫當以一支子爲後而其爲後子只服五所居之喪不當又代服其曾祖斬卽必爲嫌所喪而亡孫不傳重之禮也若嫡孫亡而不可立後則次孫不得已告廟承重如兄亡弟及移宗之禮也當以通典所論嫡孫承後於伯父者從喪雖殺我宜自始更制值月於禮何傷者參照而處之其逾几筵葬後當撤代重之服以告廟始服日計之更滿二十五月之期恐當者嫡孫喪在而不可立後又不可移宗則只得依通典所論次孫以本服攝主終三年可也（殿祝附）

剛齋曰亡者長子與長孫雖歿長孫旣有弟而又將爲其兄立後則長子之弟以期服三年而便主喪實有奪宗之嫌題主及喪祭勢須使長孫之弟代其兄主之而服則當依本服者以主喪而更制斬衰則亦豈不爲承重而奪宗耶然爲其兄立後則安得如是（答李□）

梅山曰今有人死而嫡子先亡適孫又無子而亡只有適孫之弟矣當立適孫之子以承曾祖之宗而然可攝嗣者雖當主喪恐姪婦人尸祀之義則子婦孫婦俱不可爲主矣次孫承重沙溪尤庵兩先賢說從宦意然殷及之禮無父嗣治命則義不敢自爲承重餘遷曰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者欽松之曰次孫本無三年之道宜爲喪主終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一說得禮之正當達然疑司馬攝殷二說曰其服宜三年外襲葬事內奉饋席衛祥祿可無立乎斯言似然而禮有無後無無主者距盡三年乎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況孝孫乎有母而母斬則自可行祥祥何必承重然後可乎敦兵齋先生亦立承重之論而曰待異日孫立後告由移宗然旣承重則移宗矣移宗而後改之則宗不幾矣未若服本服攝主之自無關礙而門嫌干統也祝稱孫祀孫旁題以孫某攝祀待立兄子改題遞遷恐爲寡過（與某洞）

又曰次嫡承重往昔亦多許行然無親命而擅服三年之重喪恐不免干統之嫌孝服權攝恐爲得正而弟內外上下無憚服三年者

則如之何有孫之喪期而撤饋此事雖處無爲之再祭者則當服承重以行三年乎（[illegible]）

又曰長子之第二子旣主父喪而嗣絶矣於其祖母之喪雖不承重亦當主喪叔父不當代兄子而主母之喪也所謂兄子非嫡非正似不當主喪而父沒而兄死兄死而無後焉則攝行宗子之事固也攝以執宗之義舍子而孫亦固也（[illegible]）

伯兄與長姪喪中攝主告辭

梅山曰旣無主宗事以舞伯氏凡祭亦當告由若未及告令姪之喪因上食並告恐宜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從弟某敢昭告于顯從父兄府君兄旣均逝主府君宗事以六月某日死難所繼嗣宗統無托某權攝宗事並主府君喪祭彌增摧痛敢告（[illegible]）

又曰爲從姪攝祀者當告從姪大祥前期廟稱亦不容不告告辭當云攝祀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illegible]）茲以從姪某大祥已屆禮當祔食於顯某親某官府君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同上）

從子主伯母喪待立後改題合櫝

梅山曰韋丘嫂之喪令處主之故以其嗣稱題主以顯伯母題當小祥服除因之入廟姑安於東壁下以待立嗣孫改題合櫝以歸正是爲得正何可以權居之淺遽遽然合祔乎兩位異題而合於一櫝者淺遇無據捉權俱失一廟五世之主題有三殊駭觀聽事到不可奈何處當以不可奈何處之而已蓋尊位雖是宗統姑未遽退則易可獨用三獻之禮一廟而異禮乎（[illegible]）

從叔主從姪喪待立後改題遞遷

近齋曰若從姪之喪而亡者之叔主其姪之喪則雖與婦人主喪不同亦是一時權攝者喪畢後不可遽遷改題並練以宗子自居也尤菴陶庵之論於此皆極嚴驗須考覈如何立後遷遞雖不可知亦當待之而已其間先世廟主旁題仍留亡者之名雖涉苟且無如之何矣（[illegible]）

兄爲宗子而死則題主當有旁註

黎湖曰長子亡而次子攝祀者於亡兄以弟及之義則旁註之不施於兄之主固也夫旣有宗子未立後之間姑攝祀事之支子而戻祀宗子爲旁親不施旁題以彰其攝祀之義而自以奉祀稱於父之主也恍若然則宗子之亡冥而無異於紛位贈人情終恐未安如何（[illegible]）

有弟與出繼子者弟當主喪題主（[illegible]）

梅山曰無嗣子主喪而只有弟與出繼之子者按以古禮親同則親者主之之文出繼者似當主之而適房者旣戶宗祀恐權攝行生家喪者立後前亡者之弟攝主以顯仲兄題主祝用弟告兄之辭恐宜不用適房子攝祀者亦所以別貳本之嫌也（[illegible]）

又曰出后者遂主生親之喪恐非所以遂歸重統者有庶子則用庶子名題主而傍題云庶子某攝祀恐宜　國典亦云適長子無后則衆子衆子無后則妾子奉祀（乃國制也）斯爲可據也（[illegible]）

又曰舍庶子而以從子題主此出於嚴嫡庶之義而恐有違禮經親不同親者主之之文愚意則以庶子主之爲事則從子主之一以存嫡庶之防一以遵親主之訓並行而不悖未知如何未立後之前凡係先廟之事所謂攝主者只是單獻無祝而已雖則從子主之亦何妨傳庶子而主三年之喪乎禮亦有喪祭異主之文故也（同上）

宗孫喪立後前祖考妣不可合櫝

梅山曰令孫旣未定嗣則喪畢不當行祫祭旣不行祫祭則非可議及於所後祖考妣合櫝也兩喪皆當待嗣子雖歲月滋久非攝主者所可專擅也（[illegible]）

叔主姪喪服盡入廟隨月合櫝升于正龕

梅山曰叔主姪喪其月服盡則當入廟祔于祖龕隨月爲合櫝陞于正龕葢期功之喪無禫吉則除服之月當合櫝而必待來月朔日者正得隨月其喪之義殆亦也先儒已言先合櫝後參神恐宜（[illegible]）

無後喪

宗孫主喪攝祀

問從弟邦鳳歿於官次所後又死不立後有待後日而子姪不可主喪以人之弟水使邦鳳與長兄邦鎭之子潤元在喪體當攝祀（[illegible]）竹庵曰潤元旣主邦鳳父母之祭而於邦鳳之亡子爲從兄弟則使潤元攝祀恐當（[illegible]）

又曰亡從氏旣繼嗣宜祔于祖廟宗子主之喪與立後立廟爲可矣大祥旣未入祔則卜日或卜日祔廟得之告辭則云今以孫某官某喪發某日卒支祔于廟云云而可以大祥則祔祭雖不饌几筵便同祔廟今別爲告辭已是重疊非復古意矣（同上）

有男主者婦人不可奉祀題主

問劉山疑六歲爲主人之說有三年者必再祭註再祭者練祥也有三年者喪也喪旣不可爲主而別無近親則從兄弟（期大功者）當主之（[illegible]）此所謂從兄弟乃期親也無期親則大功之親主之然則今此亡子題主者父亡後其祥祭其兄當爲主而以父喪未葬室於退行從行耶又不從曾出則大功代而告之可也雖非大功旣用代告之禮則皆無所碍況有大功者乎題辭之稱雖有尤菴所論以禮則婦人無奉祀之義必丈夫無一可主理勢極然後不得已而爲此耳（[illegible]）

宋庵曰禮屠若喪則以親尊主之祭則祔祖而宗子主之婦人惟主拜賓而亦須親尊與宗子都無人然後方可謂無男主而以婦主之者不然則安先雖有男主然後乃舉此（[illegible]）

鹿門曰題辭題主終覺無據雖無至親亦豈無稍遠宗族可以攝祀者乎（[illegible]）

竹翁曰宗子死而無可立後則以顯兄題主終喪後祔于祖考而其弟承祖禰之祀題以顯辟題主而入于正位之說不知之說也（[illegible]）

無男主者婦人奉祀題主（[illegible]）

厚齋曰周元錫祭錄一無男主而後婦人主之然則亡人神主其勢不得不以顯辟書之旁註沙溪先生旣不斷定則姑闕之無妨耶（[illegible]）

問宗弟亡後以亡弟題主今其兄又亡此當以其妻爲主而顯辟題主耶改題當於何時耶（[illegible]）屛溪曰旣題之主婦人誠不可改題而前期小大祥又不可無祝似當於小祥前一日告由改題顯辟矣（[illegible]）

按小祥前一日告以顯辟之義叔以亡弟題主矣今叔又亡自明日小祥用妻告夫之辭云則練祥祭行之無碍恐不必改題矣

近齋曰然觀近世人家遭無後之喪不計親屬主喪者之有無多以顯辟題主似亦有所據在本家擇而行之（[illegible]）

又曰主婦人題主將事何可無祝乎無祝則不成祭之禮況周元錫祭錄明有主婦祝辭乎（[illegible]）

又曰題辭題主者初獻之節使門中近族丈夫攝行則看祝畢攝行者行拜禮主婦恐不必別行拜禮（[illegible]）

屛溪曰宗家無男主而只有寡居之姑婦則禮無題辭之文姑老傳重於婦婦當主祀其祖父母喪當題主以顯祖妣姑祝文以孫婦某氏主之其於祭時題主祝及虞祝等婦人無奉之禮當子攝行而以孫婦某氏在家不得將事使子某敢昭告云云可也姑老之老非年老之老也即傳重之謂也（[illegible]）

尤平曰繼禰則只有後之故以其爲主矣繼禰者龜山兄爲子喪畢之後以有後子當傾然殺亦知之爲對又以禰宗爲言者以爲姑亂老而祭祀實家禮事必稱丈夫傳家亦未聞有改題題主之禮也蓋所傳者只是竭力行事也爲主之禮只宗孫說也宗子在外而庶子行事者必曰某使某當子間所云可以傍照數兄及堪仲兄皆以爲嫂叔不稱不知其所說也庶子自爲主者必以得罪去國不能祭祀之宗子爲主人則兄其子承家不以在家之父（遺補之文）爲主耶朱子致仕傳家時告廟文以爲王氏謂慮之謂自當以婉辭請大母不使亡兄陞以尋先祖此豈不爲非體乎是以沙溪見則當以顯辟亡子題主而親族則以爲主婦及以祖某類某昭告云云如何（答問）

南溪曰長子先亡而其妻後亡則長孫當服三年而主喪長孫先亡而長子後亡則長子婦主喪以待長孫之立後而傳重於孫婦未得主喪則不遂三年而只從宗孫婦服之可也（答問）

愚伏曰婦人宗婦既已傳重於子婦矣其子死而無嫡男子主喪者則題主亡者之稱似於亡宗矣（答問）宗子孫先亡孫婦後亡孫婦主喪題主云者宗孫婦以姑婦之服傳云有適子無適孫亦如之疑以孫婦主喪亦爲宗子主喪題主其姪婦以題主服之義其義甚可也主題題主不可但且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婦杖有婦不得主喪（答問）

愚谷曰既應云有三年者主其夫之喪之既命似父祿於尊之義婦之章者當主之題辟顯主而有亡子亡孫爲主婦主喪題主則竊恐不得已也（答龜山）

龜山曰今縣家宗子之義又無婦主之外以顯辟亡子改題之外恐無他道也其子有後則改題恭婦大夫改題告辭曰年月日云云主婦某氏告某顯辟某官府君嗣子某既死婦子後又

之文將以顯辟改題不得亥稱顯以從其用前說告辭告子曰年月日云云某告于亡子某官某初題主時宗子某官以亡子爲旁之矣今宗子喪期已畢主祭婦人立后議亦斷以爲用權宜之道將以亡子改題不勝悲愴謹以酒果用告事由謹告（答金問）

女主行改題還題可否

愚齋曰顯辟題主爲一時之權與爲題後何可行改題還題之禮乎顯先閣某錄有新婦某氏祭顯舅姑之文顯大舅以上稱宋尤菴曰尊當待立後而已前喪主姑婦祭顯舅姑自西向而立后之後姑告還可也（答金某）

龜溪曰當以婦之稱稱以顯辟題主而亦稱顯舅姑亦無不可如是則告祭何有嫌而亦無有礙於還題之節也（答）者則婦主一時權宜之制也若行告祭則其將以顯舅姑顯祖舅姑顯曾祖舅姑顯高祖舅姑顯五代祖考妣列書于還題之致題後事亦以何爲稱乎女主前還題有可嫌乎

愚伏曰方嫁女宗之禮稱次一云婦而云是改題而稱顯辟大舅稱而上之稱皆舅姑與五代舅[illegible]以女[illegible]何以還題之[illegible]此闔此家有再世繼嫂而姑爲主萬一結行[illegible]則又不得不改題還題恐[illegible]一日以婦[illegible]天位也女主之大位也支庶者宗統之大分也大分顯然大位顯不負然以此稱故姪支子之[illegible]爲後之常也女主之權宜爲攝之權也亡者既有諸叔[illegible]之親者以長者爲主之文諸叔中最長者權行攝祀以待立后恐不宜爲題時稱攝也（答問）

[illegible]之多不宜繼婦人攝事祀之說耳者於初與結男主題不得已以此題主已不就大[illegible]於喪畢改題以此稱上於祖廟尤沙未安稱後立后行祭改題恐爲得禮（答問文）

又曰喪亦之初改題題則改男主而稱女主而稱顯辟只是一時權宜者因此而喪畢之後行改題之節合宜之題統[illegible]之亦是

非爲而後行攝祀之事只是題主也時故尤翁亦以爲稱道之事非可代者所以當以家主之禮代者皆不敢以宗子之以主行祀係是夫黨地義則尤豈可諮到執以是爲嗣從命女主之論恐涉蔑制之主非揜廟祭之主也（答問）

婦人喪夫黨無主者

南塘曰嫁而返歸者其喪當與在室者同里尹主之者不絶於夫家者也然夫家無族則不得不祭於本宗（答問）

無主喪權宜處之

閔鼎紀曰姑姊妹夫死喪之當饋奠不主（人爲）虎門曰朱子既以爲宜祭之則寧到從死主喪尤無可疑大抵主於不得已只當有權宜以處之之道（答問）

無後諸親喪主題主

尤溪曰無後弟題主與宗兄同居而死者主喪於宗兄家則宗兄主題題以亡弟與其兄同其題主云云題以顯辟（答問）

愚坪曰無後者題主者稱於亂則當從宗子之稱者於告祭之於外孫家則名義未正然斷以大義只當於其告辭中例只稱傍題可也（答問）

老洲曰無後喪題主伯叔父與同氣以題前雖均是期服以親屬同氣親於伯叔父同氣以主之矣（答山）

又曰婦人主喪題家所無定叔當主之而叔告姪之辭告題主者式姪孫及饋奠者從其云姪則未曾關而不得其爲叔告姪之文不別見耳致告之數要約以下不用去一致字稍存得叔姪之倫如何（答沈）

又曰顯姊兄之稱既無後主固只題顯兄而題稱叔家爲妄耶（子婦）

又曰舉前金明家有似此變禮而兄繼而弟無故以題以顯兄祝辭題弟矣此家則弟繼而兄無繼主喪稱於寧處只題以亡弟

之稱矣然題以救婦弟而又無古據不敢質言矣（答問）

龜山曰以弟題主者尾以顯兄爲主家故顯問則長者主之云云按題以父之庶子之喪以無兄爲一同之主以從兄題主耶婦子則攝喪弟主之可也（答問）

按兄有從父有弟主者不可使女主則遂尾說恐似有據矣

龜山曰庶兄宗孫題主則當云故弟而不敢書名祝辭當用敢昭告顯以等字恐宜（答問子）

又曰三代繼祀者之家以主喪夫其繼嗣之前既有先死者之兄則所謂長者喪主以主其三喪何以亡弟亡從子亡從孫之主已矣（答問）

又曰爲曾爲人後者之[illegible]題主宮主亡[illegible]父弟[illegible]主而與從人從父弟[illegible]人字恐宜（答問）

又曰爲曾爲人後者之孫繼嗣而死則本生祖主其喪亡後孫題主（答問）

三山齋曰從服這族題主奉祀恐不得已婦爲主以顯辟題主以待立後數之爲得耶此題辭常然矣今亦不敢質言（答問）

龜山曰顯辟題主不見于經傳而[illegible]顯兄之親當主[illegible]喪安祖孝[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義老人[illegible]主其喪以亡[illegible]爲主題主[illegible]常用某之文（答宋）

按主喪則[illegible]主之至於題主則主於神人[illegible]與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用顯辟之稱矣

喪父母題主

問氏曰從喪之喪父母夫[illegible]主而[illegible]題（答問）行之至於[illegible]以上[illegible]可題當以[illegible]之

其妻在則限服除祭於私室不在則成殮後埋之若以子爲外孫奉祀則題主曰顯外曾祖耶（偶雲補解）

無後婦人喪題主

近齋曰題嫂題主旣有明文則似當推用於從嫂者以推遠之義言之則雖親兄弟嫂古者無服而今旣不然則兄弟妻與從兄弟妻其間何至相遠再從嫂以下則果太濶從嫂則有服故也（答任靖周）

又曰尤翁以祖妾無嗣者立主爲難處蓋妾母不世祭故也妾母之祭於孫則止何可以嫡子之庶子奉祀乎只當終嫡子之身而主其祭不立主設紙膀而行之（答梅山）

梅山曰爲無後喪立主喪畢而埋禮也至若庶母喪喪畢而無所於歸則恐不必立主撤靈後埋魂帛忌祭設紙榜行事舉俗之通禮也（答金勉欽）

又曰主庶母之喪者若立主則當云亡庶母某姓神主稱氏同僭稱召史則俗所以賤稱某姓也（同上）

無後諸親喪告祝（三獻並論）

老洲曰期年撤几筵之後沙溪以爲忌用忌祭祝辭忌祭旣用忌祭祝則祭禮亦當一以忌祭爲準主人之服雖於祭時似甚礙然若於其晚降設之節哭而除之而行事恐爲得宜歟（答李士樺）

性潭曰從子之奉伯叔父母祀者虞祔祝辭恐當據弟告兄之例以哀痛摧慟等字措辭用之（答鄭景謨）

梅山曰主伯叔父母喪者虞卒祝稱見于禮者摘用祝狀告辭摧痛發苦不自堪忍人字恐不爲無據也自虞至祥恐當通用喪畢後忌墓祭祝只用不勝感愴四字（答李景章）

又曰從曾孫主庶從祖母喪者虞祝當云從曾孫某官某昭告于　庶從曾祖母某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初虞悲悼無已謹以清酌庶羞陳此云云恐宜（答曾讓）

又曰主庶從子婦喪虞卒祝援用尤翁殘孫婦虞卒祝悲念酸苦不自勝堪未知如何（答老洲）

又曰兄子之祭季父旣以顯季父題主則亦當三獻主人旣初獻則主婦亞獻恐非可已斯禮也不可以旁親而廢之也（答金完方）

錦溪曰神主之題叔父云云雖有異議但無旁題耳祝文姪告叔之辭頗無之勢當引用弟告兄之辭但悲傷無已等語似太泛等諸類轄中寒岡答人之問有夙夜悲哀不能自抑之語雖擬其語而比之子告父之辭自有別焉之義比之弟告兄之辭亦有加切之義未知如何（答梅山）

問虞祭奠及初虞下姪告叔措辭前日寒岡定曰夙興夜處悲慕不已云云矣近見延陵論因夙興悲痛哀慕不容云云將何從之（勉菴大靖）　洞山曰只如舊所言用之（答補正行）

問有人主從叔喪初虞祝變及初虞下如何措辭（問於洞山）　洞山曰悲慕不已情私如何（答鄭正）

無後諸親喪撤靈（合櫝並論）

問叔父母無子女而死小祥後服盡可以撤筵入廟也（徐有曾）　竹庵曰在洞則雖無三年者恐當爲之再祭（答韓啓翊）

屏溪曰婦人無夫與子又無夫黨主喪者則不得已親昆弟或宗姪主之親黨宗子或孫隨期主祭期後撤几筵似不得不喪夫之主合櫝而決不可同祔於妾之祖廟埋之之外無他可據然若兄弟或姪在而埋主尤慘然（答諸從姪）

又曰姪子之喪隨服盡降之說世甚是老成人說又一期而除几筵姑從其情然以一知舊以不問主喪者有者九月後當除几筵而一人叔子有忠義者以爲叔主有君臣父子之義叔身服斬衰主之几筵當奉三年而埋之云其實如何余答云其叔誠忠義之人也如此之類行以義起終三年亦可此則無於禮之禮何可責之人人大韓則如禮限服除几筵似可寡過矣（同上）

問一婦人無子女同死其夫爲主喪題主以顯嫂其撤几筵當於何時（尹泰東）　竹庵曰雖有三年者服爲之再祭此恐附將撤几筵也（答韓啓翊）

老洲曰從嫂姪婦當行於服盡之翌月朔日而告由之節不必別設祭因其朔參告由而祔廟恐宜（與李趾淵）

近齋曰舅主子婦喪無夫與子者服盡皆撤几筵一款愚已與士毅論定矣來示正合愚見沙翁設弟喪旣後從　喪云云蓋以已服爲期而云然且其情亦有所不忍云者亦謂卒哭而即撤几筵也今子婦喪九月而撤則卒哭而撤久遠相遠亦不可以不忍論也至於兄弟服期者似不當論　南溪亦云不係本親云矣（答李文載）

梅山曰執事於從孫婦服盡旣無他緦功之親則宜主其喪喪旣有主則恐不設靈座行饋奠乎遠暫記雖疎亦虞之文虞而祔廟仍撤几筵恐宜所謂卒哭之三虞後祭名始爲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而止有朝夕哭而已哭無服之戚者豈有卒不卒之可言祇當有三虞而無卒哭也雖無卒　哭亦不忍無祭而祔還朋友虞祔之　文三虞明日而祔祔祭後不復　返魂爲從所　祔位入廟恐爲得正也（答金正宅）

又曰無後喪撤靈當在於主喪者服盡之月而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註曰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朔祭可也出嫁女雖非三年者降服以期旣練而轉爲行練祭仍撤几筵恐宜（答李在誠）

又曰叔父之喪無應服三年者則爲宗子者當主喪期而除服因之撤靈元非練祥之可言故也初期當行祭如忌而若值　國恤禁葯則是日也當除服設奠設奠後因入廟並祔旣非小祥則無偶同恐遷行之義耳（答任憲晦）

又曰章叔父時主期而入祔又無所事則章叔母改題不必待再期也弟喪中無服時祭之義是不可以喪畢而別有告祭當行時祭改題合櫝以祔食之如不行時享因朔參告由行之亦宜也（答姜文永）

問從祖叔父無後從祖叔母之喪無他應服之人撤筵合櫝當於何時行之（問於洞山）　洞山曰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註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旣是小功之親則依註說行小祥爲可几筵亦不可先撤練畢入廟仍爲合櫝矣（答趙正）

按大功者爲之再祭以其有三年者也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者亦蒙上文以其有三年者故也若無三年者則大功者九月而撤筵小功緦麻者五月三月而撤筵恐不當爲之練祭矣

近齋曰來月朔日合櫝說欲用踰月行吉祭考後月少牢配之義也三年之喪吉祭當合櫝而踰月吉祭猶未配待踰月以小牢配期年之喪揆諸實則初忌日即當合櫝而猶未合櫝待來月朔日合櫝者皆以哀未忘之意而其爲踰月則一也（答老洲）

有幼女者三年不撤几筵

屏溪曰以主喪之服限爲几筵撤否則舅爲嫂所生女子旣六歲雖異於男子自當服三年者饋奠似不可也（答韓啓翊）

問一婦婦死舅主之只有數歲女子喪限如何（朴光獻）

宋門曰喪大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註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子雖幼少不能服喪而當爲三年者故爲之練祥所謂子以無別於男子矣（答韓啓翊）

南塘曰子婦之無夫與子者上食當以舅姑之服爲限然本家有爲之期者則又當以此服爲限死者其情可哀苟有可加之道雖加一日亦猶愈於已也（答鄭啓）

子幼喪無嫡子者朝夕哭

厚齋曰以子弟無嫡子者之喪朝夕哭有無不敢知但以年老父兄當日晨昏哭泣於手下期服恐有所不逮（答韓啓翊）

無後喪卒哭練祥禫

老洲曰卒哭非但卒去帷中無時之哭也此乃以吉祭易喪祭實是喪事之一大節也愚見則恐不可以無後喪而遽廢矣（答李惠遠）

按卒哭祭名以其卒無時之哭也初無無時之哭者豈有卒哭之名檀弓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云者亦以其卒去無時之哭而言非卒去無時哭之外別有以吉祭易喪祭之義則無後喪無爲之三年者不必有卒哭也

近齋曰大功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頃有人引此以爲再祭是大小祥而已禫則無之愚意不然再祭之文特不言禫既行大小祥則雖不言禫而禫在其中矣蓋二祥實無與大功者而爲其有當行三年者爲之則其義禫亦宜無異也（答李執）

梅山曰吾鼎問若於期後撤几筵則練祥之祭雖以忌日行之而恐不可以小祥大祥名之其祝辭當以初期再期然沙溪曰用忌祭祝而不必言初再期此則以無三年撤筵於初期者而言也若有應服三年者而撤筵於再期則練祥禫當準禮行之而祝辭當觀主祭者屬稱之親疎而改措也若無妻若在室女而惟有妾之服三年者則亦當爲之三祭雖非齊衰自在五服之列則勿論貴賤俾之伸情恐爲得禮也妾服與女君同則是亦五服之親云者蓋亦有據然（答權漢）

又曰有弟亡而無後祇有妻與女子子者其兄以亡弟題主於其廟行服何如其妻與在室女輕而變除則不可以主喪者之無終而廢之也且期之喪小祥而服除矣猶不撤几筵以竟三年以終二十五月之期於其祥爲之主祭則爲亡者妻女之除服者不可行禫之義祝辭亦當云闕祭有期追遠無及未審如何（答權漢）

又曰高曾祖妾之死於曾玄孫之身者不可不祭當終其身而止（上中洲李公）

無主喪奴僕祭奠

近齋曰四無親屬則題主者誰也雖主無人則不得立主矣初不立主何論埋主練祥非奴僕可主者不成三年喪矣愚意葬前則設奠上食奴僕行之葬後撤靈其後每當亡日奴僕具饌祭之於其墓似宜（答梅山）

又曰爲奴僕行再祭雖有先賢說恐涉之崇矣試以爲過當來敎者且二字誤是矣期年而撤几筵爲過當時爲一主說似有所據而恐答之如此矣士之喪禮居以侍者爲行公行者之服而緦服加麻也雖服三年豈可與妻子同例敎從奴僕行祭亦似過厚矣（答任[illegible]）

老洲曰奴僕不列於五服俗所謂侍者服而只從上服爲緦久矣惟上之服則其不可以此論有三年者審矣且世無一介奴僕之士夫以此喪將無不得三年者豈驗也哉此係喪紀大節沙翁尤庵之論實爲得禮之正而奉首說稱恐偶失照檢世多遵而行之尊當不能無慼今子歸之歲既是大功而無三年者則當撤筵於九月而若踰過其時追撤爲可爲追稱矣至於從厚之示此可施於小小節目而以禮論者而至於大節而恐不可如此說也然既有老先生從厚者之說則亦有不敢質對者惟在商量審處耳（答李[illegible]）

禮疑續輯卷之十七終

禮疑續輯卷之十八

喪變禮

過期之禮

小斂過日者來日大斂

本庵曰問解云五日人猶待來日成服者小斂過日者大斂亦宜倣之（續輯續編）

過期者翌日成服

安好曰古有天子七日而殯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諸侯五日而殯三日子大夫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此皆與來日也然則殯不爲成服成服不爲殯自各有定限楊氏之說只爲云之二日殯三日服之正禮非謂期日已過者必俟殯之明日也然此沙先生一時偶滑之者而後未及更勘者也（續輯續編）

過三年後葬者題主虞卒之節

渼湖曰三虞卒哭祔主初成而設似不可廢也但其祝辭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乃是喪中之辭也去喪已久似此恐當改之曰久歸永遠也祔祭不可廢則卒哭亦不可廢也題主處當於葬前爲之而其禮亦當與常時題主不同葬前設靈座及其後題主奉置于靈位焚香再拜進饌再拜又斟酒再拜訖主人立于靈座之西祝執版立于主人之左跪之讀辭亦當有改微爲文而稱之以終主既成伏惟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饋不改前辭主人再拜辭神再拜後葬主就墓焚香以行初虞而祝辭亦有所改曰云云魂歸歸依體魄安本追遠興思不勝永慕諸以後不改但改哀薦爲祗薦再虞三虞則不改但改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爲不勝永慕及易以祗字而已卒哭則云日月不居奄及成事只改祗薦成事云云（續輯禮疑）

按喪期雖過三年未葬則不行練祥練祥不行則豈非喪中乎題主虞卒之節恐當一依喪禮渼湖以爲去喪已久未可知也

過期而葬者練祥禫退行之節（因喪故過行禫論）

問有人遭父在母喪於昨年四月今二月始克葬是月乃練月也練祥並練似涉如何（李幸光）　渼湖曰禮未葬則雖過練祥之期不得行練祥必於葬後一月行練又一月行祥今葬於當練之二月則練當於三月行之祥則當以四月初期行之（續輯疑禮）

本庵曰問解續問有父在母喪者去正月過葬至十二月始葬事今當從小記次月練次月祥之節行練於正月而初期在月內仍用是日如何次月當祥而旋復閏又何以行之答行於二月閏練行於四月耶日本以不計閏之喪而到此乃月無乃未安初期不宜相混正月擇日行練初期日只行祭至二月行祥而閏月禫與他無異故云祥雖退禫則當行於應禫之月愚按十一月而練宜不可以日計而數閏已見喪禮備要矣練之退而至初期之月者恐無不可用忌日之義以家禮三年喪二祥用忌日者觀之可見也禫自有過時不行之文祥退一月而又閏一月則爲過時矣備要此論恐可疑或說今見喪禮備要大祥註開元禮（續輯續編）

竹庵曰正月當大祥者以未葬退行小祥於正月則二月當行大祥而禫吉皆在是月若以三月行大祥者則五月行禫祀而是月也吉祭矣蓋仲月而禫古禮然也今盧氏家三月祥五月禫自合古禮弗有用鄭氏說也且上旬丁酉禫越二日已亥吉祭亦可爲得古禮之[illegible]日丁亥祖月末乃行禮[illegible]得行卽丁祖尤庵先生夫人喪使滄禮禫禫吉皆用上旬初九禫旬日夏至吉祭是見時間答矣（續編）

寓庵曰過期不葬者初再期日雖不備儀一獻無祝爲可（答權聖規○與禮書問答可）

寒洲曰小記三年而葬者必再祭註既祔明月練又明月祥必異月者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以此推之周而葬者葬之翌月行小祥恐合禮宜矣（答李寯淳）

梅山曰葬於二十七月喪期已過之後觀則過時與禮不舉其餘三虞卒哭祔練祥吉祭當如禮葬後翌月而練翌月而祥又翌月而吉恐宜朱先生所云過期未葬者自不當卒哭者以過當葬之月者或以百日爲準而卒哭故云爾非謂過期而葬者亦不當卒哭也然則潘治所謂卒哭祝明日隮祔于祖考云則祔祭不可廢祔祭不可廢則卒哭亦不可廢者得禮之正小記所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除喪卽除麻服之謂也非謂脫衰卽吉也故註曰次月祥祭乃除衰只言除衰不言服吉也且開元所云祥而卽吉者亦非謂脫衰服吉以無禫而吉故云爾以無禫二字可知已然則愼齋所云日月雖久不可遽廢行祥當用純白雖不禫而踰月卽吉情禮方安者儘得精義但月非間一月也祥禫不同時之謂也祥之後月服吉行祭是爲除月其義之義也（答趙昌平）（誠衡）

又曰喪服不忍頓除故雖三年而後葬者亦必既祔明月練又明月祥者爲其異也古者祥禫同月故退祥於禫月者當上旬舉祥下旬舉禫至若禫則者不可以無禫而同月卽吉也若祥月服吉則豈所以爲之漸以安孝子之心哉踰月行祫而卽吉是爲得正（答沈元耆）

問父在母喪者練後遭祖父因殯于家祥祭何以爲之（[illegible]）洌山曰既以未葬殯服如古所稱過時不葬者豈可行禫除服只以無冠裹獻服不變也（疑禮正解）

三山齋曰除服一節只此數條亦可以數揆晉退尤翁設疏流極許多樣統亦合於婦註所云除之文恐可遵行況今身有　國服論云復祭只是生布衣笠尤翁既於從吉之說矣但今也所對非吉禮行之疑是然則盡是正月則也中丁終丁又何擇焉此則未敢信其必然矣抑念禮意蓋以吉祭爲急故苟值中朔雖禫月亦行之今既除服而必然停輟於當行之月無乃未安乎且禫祭註練祥異月以本異歲故異月以行至於吉祭本非異歲何必用此例也（答從弟信安）

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鄭氏註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時也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尤庵答或人書既過時而不禫則豈復有脫禫之日也過大祥之後卽當復常矣○芝村答閔士衡書因有國喪私喪而退行大祥於四五朔後者其月仍行吉祭則祥日雖著白笠吉冠之將似當在吉祭之前禫雖過時而不行亦必有當禫之日以其日換著黲乃可乎如於初丁行祥則中丁爲當禫之日終丁爲吉祭之日矣然中行吉祭於中丁則亦從初此等說其中卒日子而換著亦無妨否抑今有人以大祥吉祭同月既行爲疑而有問者此體不敢質言初丁行大祥中丁行吉祭則終恐未安矣○南溪答申銓書有因喪故不得已退行大祥於禫月則更無行禫之義矣辭祭時所著若黲笠白布直領漆帶以行之後仲月正祭時始著純吉之服似有據

按三山齋說多可疑有故過祥禫之月而退行大祥者只當論祥吉同月可否不當以身有　國服而論禫祭於從吉之速也國恤既服初不相干禮意雖固然此是國服兩何數於私服從吉之失乎且禮意雖以吉祭爲急非當行之月則不可行此亦以吉禮當月不可遠過之耳若之說疑有可疑既過時無禫以禮有禫服節次乎恐當以穀製著吉祭後服吉其於中丁終丁之間執中卒日行吉祭冠摠據縱從衣退行大祥於禫月則過祥後宜卜日行禫何可不禫於禫月乎祥祭時以純黃草笠白布直領吉祭行之者似當依家禮大祥除禫服之文然非吉禮之祥而稱又祥　國制之白衣冠南溪說亦可疑也

[illegible]之節

厚齋曰久而不葬主服之人月數已足則依小記之說初虞時設祭其之日準禮除服恐無不可（答趙良佐之問時[illegible]）

遂庵曰過時之葬已除服者反服其服出於小記文先儒或云當葬訖而除或云當卒哭而除祔時因服其服亦甚無據且或練而行祭者豈可還服已除服禫事而除恐爲得正不可拘主卒祔也（答朴光輔）

鄭氏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人不除雖也然妻之喪几筵既撤於期年則異於父母之喪故通典所論如此（學禮叢小）

通典晉杜挺問亡婦未葬喪服期既滿則喪主未應得除否徐邈答曰今且宜變主葬反服亦無不可

生親喪過期不葬者變除之節

屛溪曰卒親者三年不葬則出後子似當於初喪服而除服終而持之至葬時更着過成（初服）而除之出嫁女亦同（[illegible]）

芬氏曰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其餘謂旁親也陳註主喪者謂子於父母妻於夫孤孫於祖也然則凡不葬不得除喪者通典曰凡下子孫皆不除也通典徐邈期間親喪久未葬出嫁女應除否張湛答曰主喪不除當總謂男女孫三年之服又別言已出之女則除女雖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禮同於在室者誠以天性難可變奪本重不可輕何必以降嫁與無降之服與小記既言下子孫皆不除之說合恐當從之女適人者不除則男出後者恐亦同（[illegible]）

過期未葬者不可以尸柩出殯而行禫祀

梅山曰以殯久未葬而已禫行乎愚謂以爲不可謂之葬也然則雖過三月之期一以未葬斷之已矣王制喪三年不祭之文今雖不可從然其一死未及殯而祭其所事從恐是悖禮尤翁所敎百日爲斷雖是通變之論而終恐過於禮未敢信及（答朴光輔）

又曰過期未葬者不可而尸柩出殯而行祥事祥年暇祭從俟葬過待退行卒哭而始擧先祀亦恐設伸情已矣練而始三獻有祝過時稱禮祥而卽吉者過行大祥後復禮行先祀恐宜（答李[illegible]）

過期未葬者不廢葬不止朝夕哭

梅山曰初喪後殯葬有朝夕哭小祥後止朝夕哭是爲通行之禮而過期未葬者非直不止朝夕哭其亦不可廢待到克葬後而罷其練而止哭恐宜（答李[illegible]）

設奠過祥未葬者十一月非忌日不必盡哀

梅山曰練祥未及忌日設奠只爲殯行祭不忍昧然無事忌日當單獻盡哀而如杖期之喪十一月而練者旣退行於葬後則所謂十一月非初喪也無所事乎伸情故不設奠（答金[illegible]）

父在母喪過期葬祥者行心喪準二十七月

梅山曰父在母喪從過期練祥祥後仍行心喪必準二十七月之期而卽吉也（答朴[illegible]）

久而不葬者有禁

劉氏曰劉氏（義武）日知錄曰晉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人不葬者循皆禁焉府書顏眞卿傳時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周太祖詔令不葬者不得求仕進宋史王子韶劾其以不葬父母罷職此之禁以前給人對周祖之詔爲今之勸不可不著之令甲使未葬其親者不許入官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學禮叢小）

追行之禮

追後成服

沙溪氏曰先師曰四日而成服自周公以來未之或改必以大斂之明日成服然後方合情禮而況於後日難處耳然人若遠出而未能[illegible]可且加喪禮通典[illegible]中[illegible]無所不有獨無追後成服一段可知此是鄉俗之末失也（常變通攷）

追後立主

問有人幼時喪其父母與伯父母鞠養於外家及長而外家無子而彼未及立主又不得改題今欲設成[illegible]立廟立主又欲改題其旁題題辭當如何（[illegible]）竹庵曰改題先世神主告辭依備要所載年月日玄孫某敢昭告于顯某代祖考[illegible]之餘未遑於[illegible]今始改題神主不勝[illegible]情云云而旁題不書孝字[illegible]父伯父題主告辭年月日從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喪[illegible]之[illegible]神主今始立[illegible]伏惟[illegible]是憑是依旁題[illegible]以從子考妣題主告辭年月日姪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喪[illegible]有未遑今始立[illegible]追成神主伏惟尊靈是憑是依旁題書以姪子（[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多有[illegible]題伯父母立後[illegible]此子於先[illegible]神主[illegible]稱[illegible]不立後而此子[illegible]當書[illegible]今只云不書孝字一可疑也[illegible]曰父母[illegible]本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伯父[illegible]世孝二可疑也[illegible]題主[illegible]云書以姪子三可疑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成葬[illegible]後成主[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然[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有[illegible]人有[illegible]不成主[illegible]已[illegible]用古典[illegible]此[illegible]是[illegible]用伸虔告（[illegible]）

[illegible]曰人有[illegible]表[illegible]歷已二十餘年葬時不立主[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時[illegible]主之[illegible]成墳後[illegible]之[illegible]告[illegible]辭以告[illegible]不立主今因[illegible]葬追立之[illegible]何（答李[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時未及立主[illegible]不[illegible]在[illegible]主[illegible]時[illegible]追成神主之由告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如何（[illegible]）

又曰追後立主而不於墓所則[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依以當初未及立主之由[illegible]告[illegible]主[illegible]成後[illegible]主[illegible]改何[illegible]而用之[illegible]宜[illegible]之初不追[illegible]今[illegible]所追成神主伏惟[illegible]是憑是依為辭為可耶（[illegible]）

梅山曰葬而不立主失禮之大者[illegible]十五月而[illegible]非[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立主[illegible]一日設虛位于[illegible]之[illegible]主[illegible]所後[illegible]酒果告由[illegible]辭[illegible]云云夫某[illegible]告于[illegible]某封某氏[illegible]初[illegible]不立主[illegible]不為[illegible]立主式[illegible]神主追成惟靈是憑是依（[illegible]）

又曰父喪未立神主者[illegible]時立主[illegible]主于[illegible]前[illegible]云維歲次云云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不肯在[illegible]自始葬[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小子[illegible]不追[illegible]天罔極[illegible]先妣[illegible]左之[illegible]同[illegible]魂氣亦合[illegible]神主既成伏惟尊靈是憑是依（[illegible]）

又曰先伯父既未立主[illegible]改題[illegible]主而於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以魂[illegible]亦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主不于墓而于[illegible]主[illegible]設[illegible]月日干支[illegible]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illegible]君下[illegible]人[illegible]成[illegible]府[illegible]後公[illegible]已下大[illegible]已定復卜吉日將行[illegible]祭式遵典禮神主追成伏惟尊靈是憑是依[illegible]而[illegible]主以有[illegible][illegible]二追[illegible]立主[illegible]神所以[illegible]也（[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位立主[illegible]主[illegible]追成[illegible]主[illegible]位合[illegible]主追成時當[illegible]位於[illegible]行[illegible]成[illegible]主[illegible]安[illegible]告[illegible]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illegible]始[illegible]不肯[illegible]立主[illegible]年[illegible]追[illegible]合[illegible]于考位考位當告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illegible]始[illegible]不肯[illegible]主[illegible]月已[illegible]今始追成式遵典禮[illegible]祀于顯考不勝[illegible]昊天罔極謹以酒果[illegible]告[illegible]云云孝[illegible]某官某敢昭告于[illegible]考某官府君（[illegible]）[illegible]始[illegible]不肯[illegible]立主[illegible]

至[illegible]立主[illegible]長省[illegible]力[illegible]今始追成神主[illegible]方入[illegible]不勝[illegible]以酒果用伸虔告[illegible]追後立主者既不行[illegible]祭又不與祫事則已失與先祖合為安之義立主必趁時祭恐宜若不舉時祭則當趁朔參用存合享之義也（答[illegible]）

喪[illegible]中父死追立[illegible]主者其兄告于父喪几筵

問前年十一月三弟婦以先親主喪而葬時未及立主今年練祀將立主而不幸先親下世三弟當主喪而神主以亡者書之耶（[illegible]）櫟山曰來說得之亦當先告几筵其辭云云亡婦某氏之亡[illegible]考府君既主其喪而葬事[illegible]未追神主今當練祀將為追造而孤子罪逆不天奄遭[illegible]弟婦之喪三弟某為主事[illegible]彌增[illegible]敢因上食先告事由[illegible]告云云（[illegible]）

祔祭追行

問有人子婦[illegible]其子先亡而[illegible]後其舅主喪[illegible]未追祔祭而初期[illegible]徹靈未合櫝今雖撤靈後欲追行祔祭祭畢合櫝而合祭[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行故以[illegible]祔之[illegible]欲告由其[illegible]位云如何（[illegible]）本庵曰[illegible]後未合祭而[illegible]合櫝恐未允（[illegible]）

近齋曰祔祭追行告辭果[illegible]見[illegible]用何[illegible]酒果[illegible]告[illegible]只[illegible]於所告之位如何（[illegible]）

維歲月日干支孝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家力不逮先考某官某隮祔之禮過時未行[illegible]為[illegible]然今迫大祥不容終[illegible]將用來日[illegible]薦祔事不勝感愴謹以云云（[illegible]）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家力不逮祔事過時未行今迫大祥禮當追舉[illegible]以來日隮祔于顯考某官府君不勝[illegible]謹以云云（[illegible]）

梅山曰追後立主者[illegible]追祔[illegible]祔祭而[illegible]久之後追行祔[illegible]所不[illegible]亦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立主[illegible]安于[illegible]祔祭[illegible]所[illegible]同時入廟[illegible]云維歲次云云孝[illegible]孫某敢昭告于[illegible]某封某氏家力不逮先[illegible]某封某氏[illegible]祔之禮過時未行[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久不容終[illegible]用來日[illegible]薦祔事不勝感愴謹以[illegible]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illegible]力未逮[illegible]事失時[illegible]久禮當追行將以來日隮祔于祖妣某封某氏不[illegible]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

又曰元配立主追行於繼配未葬之前則追行祔祭當在於繼配卒哭之後而卜日行祔先元配而後繼配是為得[illegible]祔祭宜在卒哭之明日而既[illegible]元配祔事則勢將退行卒哭[illegible]來[illegible]一句去之恐[illegible]日[illegible]告由為宜（[illegible]）

考妣神主追行合櫝

梅山曰父喪葬後當與其先妣神主合櫝而行吉祭[illegible]也[illegible]未[illegible]則亦宜退行追行時當各告[illegible]維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illegible]當準典禮[illegible]以先妣而[illegible]追不能為力今始舉合櫝之禮[illegible]天罔[illegible]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維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顯考[illegible]神主當[illegible]典禮[illegible]于先考而[illegible]追不能為力今始舉合櫝之禮[illegible]新[illegible]天罔極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

追行改題祫祭

問有人[illegible]其[illegible]祀者[illegible]子先[illegible]以幼[illegible]女以[illegible]名[illegible]子喪[illegible]不行改題[illegible]十年之久[illegible]今始娶[illegible]歲[illegible]行祫[illegible]前一日告由改題[illegible]一[illegible]宜耶（[illegible]）本庵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未吉[illegible]先娶恐尤失禮（[illegible]）

梅山曰改題主當行於父喪吉祭前一日而既過時不[illegible]及今追行不容少[illegible]卜日改題當設酒果告由告辭云維歲次云云[illegible]以先[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改題[illegible]主[illegible]不[illegible]年[illegible]長下[illegible]云云[illegible]云云今[illegible]行改題不[illegible]情[illegible]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改題合享不可以[illegible]時而不舉今值仲朔則改題翌日[illegible]行時祭恐宜（[illegible]）

追改之禮

喪服追改

問喪疑家初喪時喪服失制將擬先儒因葬時追改之規其節次將在啓殯之後而或云在虞祭時云云（李儀夫）遜齋曰因其葬制服儀禮經傳通解說分明可據矣朱先生論喪服衰子亦有明據此非因葬改製之據乎或說未知據何書爲說也（續輯補編）

梅山曰有問於朱子曰喪初服制從俗苟簡當改之朱子曰服己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仍舊尤翁云若斬失而爲齊齊失而爲斬者何可不改看律然者姑仍初服待受練服無容再誤也（答宋文一）

客地初終儀物不備改棺改歛當否

梅山曰有問于陶庵曰有人客死無飯含而襲歛則喪人平時啓棺解殮更爲飯含否陶庵云飯含雖當已久之後解歛追行非惟勢不可爲雖非情理之至不忍而大未安者耶只不當論飯含大備日也不當闕而闕之猶未許追行況無是之闕乎大歛雖異於小歛其爲不忍而未安則同也（答李六爾）

又曰改棺告辭無可援用當云客土初終儀物不具棺材遞劣有欠擇木今將啓蓋用新易舊伏惟尊靈不驚不震因上食或朝奠告由恐宜（同上）

神主旁題追改

屏溪曰小字旁題則成長後告由改書以冠名旁題後改名則亦宜告由改題（續輯補編）

三山齋曰旁題之子爲宗家所奪而他子代之則不可不題只爲旁題而改之雖若未安然如遇遷長房者亦有改題之禮此乃爲旁題而改之者也（答石原明）

梅山曰攝祀者以學子奉祀題主已犯奪宗之罪不可但以失禮言也禮意則難容忽刻苟活乎雖明日立後今日改題何可以類數告由爲嫌乎告辭云始喪題主荒迷失禮以學子某奉祀旁題已犯干統之罪不可遲待先兄立後今將改題以介子攝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尹[illegible]）

又曰題主時遺府君二字恐不宜仍舊告由添書有不容已改題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始題神主遺書府君二字情禮俱虧今方追改粉面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公翼）

染患中喪禮

喪出癘疫不成服之非

陶庵曰染患乾淨後成服卽歸谷無論家謹規未成服前發靷虞否非所可問亦非所可答也（續輯補編）

以染患追行三虞卒哭

厚齋曰姑待癘疫乾淨後行三虞卒哭似無不可第臨時具告由於靈几而後行祭恐似穩宜（續輯補編）

以染患重病追行練祥禫（[illegible]）

問禫祀在今三月練祀當以正月行之家中適有病憂尙未行祀將以三月祥日爲練當以五月爲祥乎然則禫何爲乎或曰過時不禫云云（李祀賢）厚齋曰按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註如此月練祭次月祥祭今日禫恐引此爲據爾從十月之練既已遷過而追行於十三月祥祭之日當祥祭勢將以次月追行三月行練四月行祥至於十五月禫祭自當依例行之蓋五月是十五月當禫之月不可以過時論也若過五月則不禫（續輯補編）

竹庵曰喪間祥事以家內不淨退行厲祝曰日月不居祥期已過家內不淨卽未行祀悲慎誠若不自我壤庭以滯衹應差退薦祥事尙饗（續輯補編）

梅山曰古者練祥皆筮日若主人有疾不克與祭則當遵禮經卜以是月中或丁或亥日雖至晦月恐不容退行練一事然不爲臨喪爲可不與祭而變除乎此異於虞祭追別恐不可替行也巍庵答人問曰練祀長子有重病則擇日退行爲可其病數月內如難常復則祝辭當曰孤子某病還使介子某攝告云云亦可斯說正好援用但以數月內差復之說而從先賢行恐合宜於此也以退行爲定則本辭日未可昧然無事當設殷奠若朔望然單獻無祝告由當云今以顯祖初期之月當行練祭而孤哀子某病不能克將事擬以病差之後筮日追行今日則只行一獻之禮獨增悶極謹告（答安子三）

問有故擇日行練祥云云尤庵曰剛柔日當用於虞卒哭之祭練祥則未聞說文當用常時所用而末段改書退行之由似好（五禮考證）

問解纔問祥期在前歲十月而闔家染痛不得行祭今將追行當依朱子說只行祥而不行禫矣祥祭時當服何服若依今制用純白則當於何時除之抑依古禮用微凶之服似宜於衆祥禫之義答此等變禮雖以臨時當依朱子說只行祥而不行禫矣但必既祥而後方服禫服之後遵著微凶恐不可也蓋日月雖久而服喪則始於今日揆之人情似不當遽變服制使與吉之義也當設行祥也當用純白雖不禫而間月卽吉情禮方安不違於從厚之意也（京畿通攷）

染患中追成服者變除之節

兩擧曰又云須稱褒父母成彌月或踰時或半年有餘後成服者其變除之節以其喪出日爲限耶以成服日爲限耶陶庵曰染死家人卽成服出於俗忌火本旣讖有何禮文之可論故又或有以此來問者每以不知答之蓋以深惡流俗之失使人不至再誤然既已至此而變除之節不可廢據朱子答曾無疑書則此變除之節當計成服日亦可推知矣（續輯補編）

染患中置几筵出避者練祀之節（補編叢論）

問有人丁艱喪下者有染患避者出避不得入家當未得移奉几筵而練期隔旬此前決難乾淨還入家[illegible]行練祀於本家之室既不當哭祭或云紙牓過行而亦未安或云待乾淨還入家行云未知三說果孰宜（任都承）溪翁曰練祥之上並行之未之前固紙牓亦未安待歸家卜日行之又非如家有喪故主人有病之類是豈知入奉几筵歸而行之爲最正當尤翁以使人避家廟而猶出爲非事亡如事存之義況三年內几筵尤何可置之空舍而晩身出來耶癘氣雖甚可畏而其畏不及而滿豈可不爲往而奉來耶（續輯補編）

[illegible]兵曰先師曰主人避疫在外而未及奉殯移寓則使衆主人行祭於家而以宗子名告宗子則於近地潔處哭而除服恐或爲據於禮之禮耶（雷陽通攷）

親患中喪禮

親患中撤殿几筵哭位

問親患日益危一倍添劇暫於四時哭聲每每提覺而然也一家諸議皆以止哭力勸又引古例[illegible]不哭行饋奠之事也此果如何（金濯）陶庵曰三年內几筵不哭雖於禮無據所重有在一時權止於生死之際似亦無害在當一人[illegible]只當爲[illegible]之不必問於禮家若者亦不當輕許以啓後弊所謂[illegible]者學相故事也[illegible]愈家之事又安知不爲他人之證耶方今喪紀大壞簡便成習此不可不念此言亦有理故書爲之稱謝矣（續輯補編）

被罪家喪禮

罪大夫死於謫所當用士禮

梅山曰子陵屯疏不當用邦國不幸四字代以不意因變奄捐館舍四字代以奄逝色奮恐宜蓋罪大夫死於罪謫則當遵士禮也（答趙[illegible]）

殯中闋衰

畏齋行狀先生主斷所之明年大夫人下世以遭衰服設位朝夕哭奠殷盛以盡三年（[illegible]）

久因除服之節

柳氏曰先師曰所詢古無可據不敢謾說然此因元無究覓或十年未可知愚意今人流寓者遇喪本家行練祥如儀而於旅中設位除服略倣此行變除之禮而在獄者哭而除之恐非大失也皆以是日行練則仲哀代行而祝辭以孝子某身在縲絏不得將事使介弟某云云無妨否獄中非設位之地故云哭而變除耳（[illegible]）

銘旌題主

厚齋曰朝家既以冤罪處之而自己至冤亦莫伸白[illegible]依來示不書官啣姑以府君書之陷中據丘儀書以有明朝鮮故某公諱某字某則如何張旅軒答人問有此禮（[illegible]）

梅山曰粉面與銘旌書則號而陷中只書諱名爵令異日有復官之命粉面則可改而陷中則不可改所以有參號書爵之殊恐不必以內外異稱爲拘

又曰春翁之銘也尤翁疑經書許書號於銘旌銘旌題主不可異同也況被罪而未復官者稱號有泉翁設可據乎

伸冤後改題

梅山曰告由後改題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云云顯祖妣云云　恩命誕宣幽冤昭伸神主改題不容少緩卜以今日行禮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大汶）

草殯

草殯時朝祖遣奠之節

近齋曰山殯雖異永窆旣已離家則不可不即行朝祖雖以魂箱代柩不必待永窆時（答金[illegible]）

又曰祖遣奠待永窆時方可行也（同上）

老洲曰山殯既在遠地則朝祖及祖遣奠行於出殯之時與夫雖殯魂帛猶存當用未葬之禮不廢朝夕之奠盛論似俱得之（答梅山）

草殯時魂帛銘旌

近齋曰於稍日魂帛與柩同往山下草殯後當還奉魂帛于本第以行饋奠魂箱雖已朝祖而復還于家亦似無害盛禮本有葬後魂箱至家待三虞埋之之文（答金[illegible]）

又曰草殯後魂帛雖始還奉本第銘旌則仍爲去杠覆諸柩上爲可蓋銘旌屬於柩不可相離故也（同上）

草殯時發靷告辭

近齋曰發靷時無告辭恐涉[illegible]昧銘告辭措語曰今以事勢權行藁殯將奉靈柩往就山上發靷之際因上食或奠而告之魂帛隨柩不可埋者似當還奉而祭之（答李[illegible]）

權葬

總論

近齋曰權厝[illegible]不得已[illegible]一周[illegible]以改葬之禮[illegible]之爲宜（答梅山）

又曰雖未克窆既行虞祭則朝夕奠當[illegible]殯之具又不當設（同上）

又曰雖權窆之後當行虞卒哭則孝子櫛髮剪爪着巾何可廢乎（同上）

權窆時未行祖遣者改葬時行之

南氏曰破積厝還于家則隨其改葬時依禮行祖遣之禮若自山直向改葬之處則出柩後行祖奠較量後行遣奠先儒曰雖一日之間無嫌也（禮要補解）

慶尙南道咸陽郡安義西馬洞朴以祥耶肩書

禮疑續輯卷之十八終

禮疑續輯卷之十九

喪變禮

改葬上

總論

南塘曰按朱子說啓墓出柩設奠於柩前未葬前朝夕哭奠上食既葬奠於墓前一獻而止無別設靈座行虞之事此獻者急於返哭未暇備禮也歸告而廟中不可哭故出主於寢而祭告之既祭告之則當備祭禮矣若不可備祭禮則朱子不當曰祭告與上奠而歸不同其文也以王肅既虞之云觀之則亦見古人之有是祭也神旣在廟似無事於更虞而以山崩鍾應之理推之則體魄與神本只一人之身體魄之動神豈獨安乎於是而祭以安之似不可已朱子所答或人何得虞之言似只是一時之見耳不然則何以復有祭告出主之文耶丘儀無葬畢奠墓返哭安神之節皆闕也（[illegible]）

本庵曰柩出復殯之間當不得曠日治墓三日可法（[illegible]）

竹菴改葬儀曰前期告祠堂（說見備要）啓墓時主人服緦餘皆素服設酒果告辭啓墓見柩哭出柩哭次設奠于柩前乘設上食朝夕哭奠一如未葬前殮布或改棺遷柩就轝時設奠告曰靈輀旣駕往卽新宅知遣奠時（[illegible]）撤靈納箱中置柩旁道中無別設奠食時上食如平時設于柩旁及墓奉柩于壙次設奠乃窆贈玄纁悉節如始葬時柩衣不用翣墓（如平時墓祭）而歸不行虞祭而反哭于廟遂而詣葬則奠告于先葬若新卜則從俗祭土地（[illegible]）

近齋曰人之移遷葬也孰不曰爲安親也非利後也而地中之安與否無以測知假於子孫之榮枯審天緣之則擧實爲計較禍福之歸矣然風水之說旣不得全然攻破則營審擇葬親之地不必自讀地家之書雖近世地師亦皆無稍勝者必廣求而博訪之旣得其人使之相地又旁求諸師之有名稱者參考而相聽焉則聽其論說亦自有可知之道若其地多譽而少毁則當從其多者如洪範卜筮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庶乎亡可矣朱子之論地術最爲得中皆見於答孫敬甫書試考見焉（答梅山）

又曰備要以葬禮爲主初喪遷葬節目悉載故並改葬但曰如始葬儀三禮儀則不言喪禮初祭始葬儀節故改葬時諸具及凡節一皆亦書之此所以備要爲略而三禮儀爲詳也其有異同處則當隨宜而從之耳（同上）

告廟之節

渼湖曰告廟時以啓殯行之而祭禮則出主于寢其忌祭詞也告辭當曰某年某月日孤哀子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昔年葬宅不擇邇師卜地不詳旣惕體魄之不獲其安乃求名師卜地于某地某原將以某月某日移奉于某地敢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

本庵曰告辭當說移葬之意云云孝子（某或云孤哀）某官某甚以顯某親某官府君（或某封某氏）體魄托非其地云云（隨其所見之意而措辭）將以改措也擇定某郡某里某坐之原將以某月某日奉改窆擬引用新阡某日行祭隨以以下如儀（[illegible]）

近齋曰廟中當遷葬位告出無出就靈事之文獨設酒果於一位前雖似未安細究之則只以將葬於當位而告之也亦無所嫌曾見尤庵先生以爲喪有間隔則獨行無嫌似以非拘制則難行爲義恐不必然（[illegible]）

又曰廟中諸祀與告由自是各項事諸位行祭時則告當位恐涉未安朝夕奠逐設後更設酒果告當遷葬于當位似宜且一日不再祭指遷祭也告由時設酒果似無再祭之嫌（答李聖仁）

李氏曰改葬告廟儀本出儀節而其先參後降及斟酒後無再拜皆與家禮告事儀不同皆當一從家禮（家禮增解）

柳氏曰先師曰告廟一節曾聞諸外家并設茶果只告當位而丘氏及沙溪備獨設當位未知當從何說然旣不則在證則只設於所告之位亦似未安從丘沙說爲是否（[illegible]）

承重喪中改葬時告廟之節

近齋曰父喪未葬改葬母告祠堂之節沙溪以爲主人自告以此例推之則承重孫當主之告辭自稱則當曰孤哀孫然細祭始稱孝子孝孫葬前不可稱孝故也但主人葬前自稱乎與否似爲未安尤庵於此有從俗行之之說遵用爲當（[illegible]）

喪中改葬告祠堂及几筵措辭

梅山問考妣墓同塋與穴將并遷而今塋于他所備要告廟祝改葬于某所一句恐似泛然告先祖祝中此五字改以并遷先考墓合窆于某所云云雖是未改題之前屬稱當云顯妣孝子已葬告先考几筵祝辭當如告廟亦云并遷先妣墓云合葬云如何老洲曰來示得之

父喪中改葬前父時几筵告由當否

近齋曰告几筵一節禮無明文且既非有事於几筵則似不必告之而但以情禮之義言之則改葬祠而不告父之几筵亦似缺然故尊嚴堂翁改葬其親時告于其考之几筵云先輩所以行者遵用亦可耳（[illegible]）

按告先之節雖無可據者不必創始恐涉於雜猥也澤堂成父表過祠墓故告于几筵非可人人援用也

梅山曰有事則告廟與几筵既同況葬親妣遷祔祠先丈遷葬乎啓墓前因上食告來示似得（[illegible]）

祔位合祔告於考位几筵

梅山曰祔位合祔之由當告於考位筵几而因上食恐宜（[illegible]）

合窆時舊墳有異祭行改葬告廟

近齋曰只告當位告辭云維歲次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某親某官府君伏以某親某封某氏顯事體當合窆于顯某親之墓而歲久遷葬猶乃見永原將欲與其墓不時遷移謹以某月某日改葬于某所因行合祔之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

母葬因遷父合窆告廟辭

胡先生喪[illegible]將與先人合窆玄宅并告祠堂用侍告遷先而將合葬於今將改葬下添措語曰今將改葬與先妣合封云耶告廟文亦如之否（[illegible]）老洲曰來示得之

母葬後父亡後遷葬改葬告由

柳氏曰通典王沈之疑雖如先然父未亡時既不迎還出母則歸葬之必當未敢知也（[illegible]）

通典王沈問[illegible]又曰孝子沈敢昭告于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婦道克順于先姑天降氣氣罹門大夫人遘疾歷旬郭氏[illegible]大[illegible]未[illegible]謂郭供[illegible]有闕[illegible]大[illegible]烈考深用悼懼[illegible]及沈抑性烈考[illegible]亡[illegible]行[illegible]之禮度[illegible]未及施行遘不幸天沒致[illegible]儒者之邦族咸以爲亡[illegible]時[illegible]告于[illegible]府君（[illegible]）謹[illegible]郭[illegible]柩以某日安厝云云

國葬前改葬告廟當否

梅山曰國哀卒哭前改葬者前期告廟恐當有告而無薦祼近於小祀也（[illegible]）

總禮告廟雖初喪中孝子當主之

問新喪未葬不得遷葬（[illegible]）陶庵曰因屈入廟自當使沙溪定論而旣不得遷寓用攝主時例使人焚香斟酒似宜（[illegible]）

又曰告家廟如有攝屈可以攝行者則使之攝行告祭廟則喪人自爲似宜（同上）

三山齋曰編禮告廟之節雖在初喪中孝子當告其主之必須告同春告年於朔改葬後未考耶但爲此是最後之初未能告廟故未免有純吉之嫌故今雖於時既先追禮此一節則以下事自可沛然矣入廟時服色與告辭中屬稱自有新祭之例可據以行之（答洪伯能）

李氏曰孝子告廟服色以新祭凶服爲證則指喪而言耶恐當以喪中行祭服色酒禮祇服可行之如何（答宋[illegible]）

子孫喪中改葬告辭

近齋曰喪中子孫則當告辭中單稱先靈之先字改以辭字用伸虔告改之以用伸告儀誠告之謹無可代之字當曰茲告（答梅山）

新山祠土地祝

本庵曰日月下云某官姓名（或官不稱）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今爲某之某官某諡（或某封某氏）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神其以下如儀（問解續編）

梅山曰遷葬墓而合祔者新舊兩墓域祠土神祝當云今爲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且爲某封某氏營建宅兆祭時祝當云今爲某親某官姓名某封某氏合封窆茲幽宅（答洪子剛）

舊山祠土地祝

問遷葬時破墓祠土地各有祠土地之節而葬弟則於一岡之內似無再行之儀只一行而改措辭曰某親某封某氏體魄岡內今將移葬於某親某官云云（人或有）陶庵曰似然（問解續編）

又問初喪祠后土只稱某官改窆則別稱其親而又文主人自告之一例所以別於初喪也然三年內遷窆則不必自告只當使服人行之耶陶庵曰改墓則喪人自告方悖於人情土地則使人代之似宜（同上）

顏西曰年月云云敢告于某某封某氏卜宅茲地今將啓窆遷于他所以行合窆之禮謹以云云（答朴[illegible]）

本庵曰日月下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之神今以某親某官封諡（或某封某氏）卜宅茲地見有災患將啓遷于他所謹以酒果祗薦于神神其佑之俾無後艱（問解續編）

告先塋

近齋曰當遷葬位雖於舊山先塋昧然不告其在情理似爲欠缺然還告之云當其辭則當用無妨○告先塋一款未敢自信更考之有尤翁說可證尤庵答李顯稷之問曰改葬時雖先塋墓間亦一例告知此重事何可不頫耶聽得更收以對葬時告先塋推之遷改時當告無疑（答[illegible]）

顏西曰告先塋之禮南溪說雖是祔葬者其遠近不同而只告同穴尊位之塋可以通行於祔與遷矣依此行之只告於禰考之位如何告辭云孝孫姑某封某氏墓今將出柩移祔於某山孝孫某才去葬之際敢告（答林[illegible]）

梅山曰朝墓墓不見于禮然旣是先兆未忍昧然焉事告柩而辭恐亦可已如附升降代以酒果恐宜而酒果已埋則墓墓時向祇奠柩用當辭恐亦宜（答任[illegible]）

又曰　國恤卒哭前有事于廟墓不敢盛獻而於小祀似告謁單引於喪告先塋先葬地神用酒果之例恐宜通用喪禮故稱拘也（答權[illegible]）

竹庵曰移窆時新舊山在在先塋者告先塋今以孫某官某將地不吉以某月某日移窆于局內某氏之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顏西續編）

告墓

潛冶曰告墓祝當曰宅兆不吉將以某年於某處某今日開破封築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同上）

本庵曰府君或某氏下有之墓二字其下曰宅兆不吉將謀改葬而謹吉日將壞塋出葬柩伏惟尊靈不震不驚告畢主人再拜哭以下[illegible]哭以[illegible]（問解續編）

問啓墓告辭改曰（還葬舊穴則於父葬改題告辭）云云前既權奉于茲今將遷窆于顯考某官府君伏惟尊靈不震不驚凡窆告辭前祝改曰（答[illegible]）茲以顯妣某封某氏前行窆禮出於權奉將卜以某月某日還祔于顯考某官府君云云（人或有）陶庵曰凡窆告辭稱以顯妣云云恐未安（同上）

梅山曰告由於先葬孝位措辭當曰先妣某封某氏宅兆不利將以某月某日行還祔之禮不勝感愴云云未知如何（答朴[illegible]）

又曰返祔位於孝墓則非以宅兆不利也則墓域祠土神祝宅兆不利四字改措以今爲合祔將遷于此舊山土神祝改措云今爲合祔將啓窆遷于他所恐宜啓墓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之墓葬于茲地歲月滋久今爲合窆謹涓吉日啓壙奉出靈柩伏惟尊靈不震不驚（答尹[illegible]）

問破墓出柩同日省則南溪有喪啓更告之語若更告則何以爲辭（人或有）陶庵曰南溪說終是疊告恐不必然（問解續編）

近齋曰破墓出柩不同日卽因其典之術而然然疑除只於啓墓時同祠后土告墓祝而時俗則不然破土時有告啓墓時又有告爲兩番事告辭亦未免疊愿嘗疑之然南溪著破土告辭之間曰今將破壙云云蓋欲以此分別於備要啓墓祝今將改葬之文其意之斷定以再告可知矣酒果兩次告時皆不可不設（答金[illegible]）

顏西曰前期破墓當用備要告辭而今將改葬下添入謹用吉日敢先破壙八字至出柩時只以請啓墓之意口告似好告辭添入雖未安而破壙啓墓旣異日則不得不然葬日葬地之不告于墓已先告于廟故也（答梅山）

梅山曰啓先葬告葬期者葬期者謂何當以更卜合窆之日告墓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某親某官府君合窆涓吉已告期而事勢所拘退定於某月某日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用九）

問夫告葬墓時祝中先靈之先字改以辭字如何夙夜靡寧啼號罔極改以何語（申厚齋）厚齋曰忌祭祝改諱日爲亡日題主亦云亡室改以亡字無妨否備要改葬祝告墓云悲悼酸苦不自勝堪張旅軒告墓祝曰悲悼之懷不自堪任於此二者商量用之何如（問解續編）

緦禮哭泣之節

顏西曰哭泣之疑見尸柩痛苦哀與初當與三年之內無異至於歸家告廟時始用服人哭爲最似有前後緩同之歎蓋葬禮既畢家有所重恐難一向如見柩之時矣（答梅山）

改葬服改葬當服緦之類（顏西續編）

漢洲曰禮經當服三年者必服緦緦則必三月而除吊服加麻者既葬而除（問解續編）

梅山曰改葬緦子思曰非父母無服據此則父母外雖服三年者似不當緦而緦以三月而具三年之體服三年者不可以不服也以故儀禮喪服疏曰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通典載傳並舉妾爲夫孫爲祖後實推之於婦爲舅姑曾玄五代孫之承重者以服三年也故必服緦也雖以後出爲同正指此等處也子思所云無服則吊服加麻似只指期親而推以通典條親皆吊服之文則自期至緦之親皆可服也（答朴[illegible]）

又曰改葬緦註妻爲夫也疏不言妾爲君以不得體君然則以不得體君而不服緦耶儀禮妾爲君之夫黨得與女君同則服註妻爲夫包妾在中也（同上）

近齋曰遷葬時承重孫服緦禮律甚明復何疑乎（答李[illegible]）

又曰疑禮問解沙溪所引通典之說是長孫則雖未嘗爲祖服三年改葬祖時亦當服緦（答黃[illegible]）

顏西曰嫡孫之不承重於祖者父卒後改葬祖則當服緦還疑父卒後則適孫豈非應服三年者乎父卒前孫爲祖後許服縗可從沙翁之引而爲據豈有他疑（答[illegible]）

父喪中改葬母之服

陶庵曰母葬如父出柩則不可不爲母別制緦服而行葬時亦當各服其服然所引並有喪持重服之義亦通（問解續錄）

屛溪曰父喪葬時遷母墳合窆者服制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沙溪以爲既在則當服其服有殯者未葬也未葬而服輕服禮也今改葬雖緦其義甚重何可以父喪未葬而初不緦服耶且沙溪謂有事於殯亦當用重服此蓋以父未葬未敢變服故也雖成緦服而若仍服緦則未安矣今於母山出柩服緦而行葬時還服父喪衰服（如葬父方窆之類）恐合禮意兩柩同窆時亦當從重持斬衰行事若母喪行遷則當服緦矣（答[illegible]）

本庵曰古禮有三年之喪而於小功以下無變服如雜記有殯聞外喪改服即位所謂改服是初喪免絰而非其冠絰成服也改葬緦（母喪改葬父父喪改葬母）似亦同例矣（同上）

竹庵曰近俗葬父時改葬母就位而別爲改葬之服禮之未失也（雜錄續錄）

豐墅曰父死未葬改葬母古禮似不當服緦而[illegible]諸先生皆以爲不可無一番成服可疑然既成即去以待葬畢除服時則可也何敢於常時以近吉微輕之緦服包幷於未葬嚴之斬制且此皆在疇翁與黃氏所共編之儀禮通解續中幸一考之（雜錄續錄）

黎湖曰既制改葬之緦則啓墓與臨葬時固當以緦服從事矣第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註者謂以父未葬不敢變服然則父母雖一時同日葬從重況此父喪未葬而遷母葬者乎據此雖不別制緦服恐爲得之南溪禮說則雖以啓墓諸節不得無本服故請無不爲母成服之理然葬時既服斬衰則其他皆然恐無不可並主於不敢變服之義也問解改葬含同春時庵兩錄詳此類說恐可準行疑說答李時寧趙泰孝二問上段雖以緦服爲說下則似亦從問解經考爲當（答徐興大彬）

老洲曰父喪既葬之後則改葬母服緦恐無疑矣（答[illegible]山）

梅山曰古禮有三年之喪者於小功以下無變服後世禮家喪中亦服輕喪之服父喪中改葬母母喪中改葬父者豈可不服斯喪之緦乎有事與喪各服其服留當常持重服（答尹生）

母喪中改葬父之服

疑問母喪時改父葬合窆則似當服父改葬之緦而葬畢未葬之前恐不可變也或云母喪未葬雖引改服父改葬之服啓殯發引時當服母喪衰之服云待先生考訂先父尸在殯未葬之前今其父柩未掩蓋之前不當退父改葬之服未知如何尤庵曰父喪未葬前則祭母時當服父喪衰也今此緦服與於初喪之制當各服其服耶已見父柩服緦無初喪不異耶不敢質言（問解續錄）

屛溪曰母喪中改葬父則當載父之緦服而服之考位當稱孝子（同上）

潛治曰以緦遷柩（兩喪之從）而至山所與先夫人同窆而後釋緦服衰蓋以輕服重服相兼舍輕取重也（同上）

渼湖曰母喪中遷父葬者父柩祭奠當以緦服行事從凡於祭奠換著衰服無疑但父柩引行時所服尤宜亦有以衰說未知孰是恐當此緦雖輕而從遷葬之節又方從父之柩乃棄此而以母衰行焉或未安否暫支經時改著衰服尤爲[illegible]而從服於蓍黃之際豈成舉措云耳（答[illegible]）

問母喪中改葬父服引及槐時所服俱當云當服緦尤庵云當服母服（答沈）南塘曰俱當說似是（同上）

竹庵曰[illegible]服既改葬緦乃是[illegible]而服變從其條曰改葬之服緦麻下細也蓋以改葬之緦爲服之至輕者而母喪當葬重服在身則從其重之道本是重服而以主緦服進之儀禮說恐有不必然者尤庵說似不可不從（雜錄續錄）

樓泉曰母喪中遷葬父或云當服緦尤庵謂既[illegible]古禮不可變從而審查重於緦當服審云者稍爲可据云云按此兩說除毀喪及喪葬大節外恐須各服其服雖受吊亦仍用重服矣（同上）

竹庵曰改葬雖[illegible]持重服而以緦服[illegible]似得爲[illegible]緦服則[illegible]矣（同上）

又曰今之[illegible]當制服於改葬時而葬畢後反斬衰持重之服似爲得之禮體未舉之前以緦服從事於新喪者已是壓尊而伸大義也[illegible]而仍服緦終三月則恐非禮也本意（同上）

按父喪中改葬母母喪中改葬父者兼以有新喪之服而不制緦服則雖見尸柩何以表其哀而伸其情乎黎湖雖引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之說以爲不可無緦然並有父母之喪者其葬雖服斬有事於母之喪則亦可服母服以終葬若舉緦而不服緦則是以輕服從至親而已恐非人情之所安乎

李氏曰凡喪既葬主人服緦餘有服者服其服云者可疑蓋未葬之服總同是斬衰之餘也至於期總以下則雖或同在內外新喪均是喪服而無輕重之殊也今當新喪同葬豈可舍新之重而從舊之輕耶恐當用新喪之服（要訣增解）

顏西曰改葬中遭父喪合窆後哭墓時似當依常服（答[illegible]山）

三年內改葬之服

厚齋曰遷葬[illegible]以見尸柩不忍無服也今在父母三年之內則以母喪之重服見父母之尸柩何必更制改葬之緦服乎雖在[illegible]亦不當[illegible]今[illegible]遷葬時不制緦服而至葬日又除去衰則非但三月之後無可除之服三月之內[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大[illegible]緦服以視其柩服而至於三月之數云亦有可疑者遷葬緦服本爲親見尸柩[illegible]尸柩既葬之後方[illegible]曰[illegible]緦麻服[illegible]云云金鎭峰[illegible]問於[illegible]曰在遺衰服則還當何服而終三月乎[illegible]曰仍衰服又曰葬時服緦既葬易服[illegible]之義[illegible]衰[illegible]之[illegible]中云云今以丘儀及[illegible]大祥後仍緦服以[illegible]帶終其緦月之數後月朔日哭而除於[illegible]吉[illegible]梁氏不至大傷否（答[illegible]）

按三年內改葬[illegible]則[illegible]可疑然[illegible]緦服之義[illegible]蓋初見尸柩時有新喪之服故不制緦到今無服故[illegible]三月之[illegible]不當服之緦乎至於丘氏[illegible]用於既葬而除者則可不可[illegible]於三月而除者也

江齋曰三年內改葬[illegible]不制緦服[illegible]（答[illegible]）

李氏曰母喪三年[illegible]合葬[illegible]當以緦服將事[illegible]如此云母葬後乎（[illegible]）

孝孫改葬各受服

梅山曰孝孫遷葬並遇孝子當各受服同一緦服麻不可移疑（答許淡言）

前後改葬受服

梅山曰前後葬一是改葬一是新葬而同時並舉則改葬[illegible]服其爲各服其服也（答[illegible]）

父在母喪改葬服緦否

厚齋曰[illegible]之服[illegible]三年之[illegible]心喪三年之制則改葬服緦恐不可已（雜錄續錄）

本庵曰[illegible]改葬[illegible]以實爲[illegible]也[illegible]

寧喪之杖[illegible]不可易也厚齋說恐爲[illegible]（雜錄續錄）

竹庵曰改葬時服緦三年喪之服則[illegible]今[illegible]（父在母喪）亦當只以布巾帶過行若服緦則恐[illegible]與君一體而

爲實改葬緦非禮意故也（同上）

梅山曰父在而爲母練者厭降殺已杖期寔盡三年之體又伸心喪三年以服緦爲正蓋父在母喪者雖壓屈不能自伸而本服則三年也降服亦具三年之體是亦爲三年者也家禮集考斷以不當服至云大義所繫不可易則亦過矣（錦谷正宅）

長子改葬緦

竹庵曰沙溪云應服三年者服緦長子改葬若是應服三年者則亦當服緦（問解續編）

梅山曰應服三年者受擧下之服爲長子服者亦當服緦既不可易也母緦於父亦有爲同證通典亦云諸有三年者皆當服備要集考說亦罔不然應服三年者猶當乃對沒己服三年者乎（答金[illegible]）

緦服中改葬

問亡妻遷厝而適兒方持緦服若服緦以終三月則是於緦服若以爲緦重緦輕不可以從輕服重則以緦服從柩亦似未安而疑曰當改葬時不可無服緦之節故以改葬爲主故且常時則持緦服葬時則持緦服行禮而除緦服三月而除緦服可矣（常變通攷）

改葬緦服之制

竹庵曰雖改葬曰緦不言麻蓋古者改葬之緦以細細布製衰裳與冠絰首絰腰絰與他緦麻有異須知此義（問解續編）

按有冠衰而無首絰腰絰則不成服制未知竹庵所據見於何書也

南塘曰緦服雖用練麻絞帶不練正服既用練則其他衣帶固無不練之義而從俗用生布亦何妨（問解續編）

又曰婦人應服三年者服緦亦當受正服不可只受布帶蓋尋常衣服恐亦不可但去華盛耳（同上）

顧西曰吊服之制白巾（緦布）環絰（[illegible]）布帶（[illegible]）制如緦服布帶所示緦服人出入所著帶本非服帶非可論也（答朴[illegible]）

改葬成服之時

渼湖曰啓墓奉柩出後服緦設奠（問解續編）

南塘曰改葬服在家時破墓時成服過則當出柩時成服似宜（全上）

本庵曰改葬服尤庵者始役即服緦此則禮之常也其破墳翌日而後出柩者從朴渼湖趙治谷見柩乃服之說行之恐得禮變之宜（問解續編）

按改葬之緦專爲想見尸柩不忍無服則出柩時受服恐宜

近齋曰細緦出柩日常行之禮意如此又何疑也（答金宗書）

又曰還柩服緦者不待其墓下則當從同春說於啓墓日受緦服於私次（答李[illegible]）

梅山問改葬受服之節愚意以渼湖說見柩而哭奉柩就殯而後服緦爲有所節可遵也今也則斬衰在絰內殯次役緦新服緦受服跪哭發即侯發術得服之義也續奠附各服其服隨引則當持重服就位贈玄纁時當服緦而尤翁所謂壙前說服於墓前之際當從擧鉢之說愚以爲改葬受服之節亦以渼湖說爲可襲真喪在納受服與持服之節本來元恐俱得之贈玄纁時脫衰服緦尤翁說固不爽舉措如有容當以各服其服則整容乃已耶

顧西曰細服當在破墓時而朝夕奠侯時幾見柩時服而哭之恐宜待就殯以象初終成服則恐未然（答梅山）

梅山曰既緦在始役時有尤翁說而改墳亦可云始役自始役至出柩小則幾日大則數月始役服緦非所以見柩而緦也見柩而哭如始發擧衣就殯後服緦如成殯之後成服若是者方有服節（答[illegible]）

出嫁女爲父母緦服（出嫁子附論）

性潭曰出繼之人所後親伯叔父若是宗正統也猶可從之[illegible]者改葬其所生父母自當無服則吊服而加麻矣晉毛義曰女子雖降父母不子也男女皆權於義自適誠此則降爲期服者亦似有服於改葬時矣疑按沙溪先生以爲三年服者服緦女子出嫁者服通典所云者非儀禮本意云云此實爲的確之論然則嫁降出降恐皆無改葬之緦服也（答金弘西）

梅山曰方行緦者遭喪而斬布非應服三年者則不服緦矣欲從王肅無服則吊服加麻之說婦人加麻於髽無稽亦難從也自啓墓至葬當衆服哭臨虞而還葬爲之服雖未會下葬服以終虞如何（答朴[illegible]）

父母喪中改葬祖加麻當否

本庵曰禮意凡服以從輕爲主況布巾加麻非服也以是而去斬衰未知如何（問解續編）

梅山曰向來改葬時持孫之方持衰者吊服加麻與否當入再思否尤翁曰所云於衰加麻有人疑之曰凡服以從輕爲主布巾加麻非服也不可以是而去斬衰此言似然而雖不持衰衰然以將事孝巾布深衣亦是衰服則因之加麻何去斬衰之爲嫌哉（上同）

改葬哭服色

屏溪曰改葬應服三年者服緦子爲父母從爲夫妻爲君臣喪義爲長三年之餘改葬則緦服只吊服加麻而已吊服加麻而帶不可無以白布加經麻帶帶之矣（問解續編）

改葬護葬服色

問改葬代盡之親只可素巾帶哭臨而初虞祝文等節則使代近年長者行之雖屬數子孫一依祧廟例行之恐妨耳若不遷之親則主祠者其可服緦而諸子孫只素巾帶耶（答[illegible]）

渼湖曰應服孫亦當服緦人而後可及虞耳其餘雖不遷代盡而當爲之服緦

禮有可據否（問解續編）

三山齋曰遠祖墓改葬有長房奉祀者則長房主之（答金士文）

梅山曰來翰以五代祖遷葬服緦與否於承重與否不承重則只當吊服加麻云者恐爲未安之說蓋高祖既稱則五世祖即父也何可不服其服乎（答[illegible]）

改葬生親服色

渼湖曰出繼子改葬本生親時服恐當用緦耶生布衰者用純麻出柩時著服至葬葬後三月之後（答朴[illegible]）

近齋曰當服三年者遷葬不服緦何獨本生兄弟之有緦乎（[illegible]山）

改葬生繼服色

橫泉曰生親父遷葬與他人有異似不可以白布爲吊服別作布直領爲之如何（[illegible]）

外親改葬當加麻

梅山曰外祖父母義之重不可與他小功例之也古禮則有三月之服於小功以下爲之服因改葬而服緦爲之制服推此意也無以不可加麻之疑但哀方持斬衰故有所疑於下之於緦麻服若以爲則但遞經於帶而仍從爲吊服耳何去重服之爲嫌哉（答[illegible]）

改葬時在家之人望哭之節

近齋曰尤翁云緦麻子孫之不得來會者變服望哭備禮之不可已然則朞服以下吊服加麻者來會葬則當會於主人家望哭而不必向墳墓方位只設位哭之似當（答[illegible]山）

老洲曰[illegible]之不忍[illegible]下者[illegible]位[illegible]同[illegible]不可不各用其情先設虛位哭[illegible]位几筵爲宜（答裕山）

會師遷葬

梅山曰會師之遷葬者當從緦服則吊服加麻之文耶只宜吊服布巾環絰加麻緦男始喪恐欠隆殺緦服布巾似爲得中（答[illegible]）

洞山曰屛溪曰師本無服師弟初喪是初喪之人遷葬加麻未知其必合禮也云云夫聞弟如七十子於孔子群居而麻者若遇遷葬其當更麻較然矣以加麻本非制服故也（答[illegible]）

墓所各異破墓之節

屛溪曰內外墓各在遠地則破墓日先後擇吉以爲孝子各親出柩時宜矣但有癃疾病不能致身則雖同日破墓亦無妨耶緦服始服於見柩之時若病不能[illegible]皆當於破墓日望哭而服之（類輯）

竹庵曰各墳同遷則出柩之節恐當先父葬先出以其奪情之故則其出柩亦後於母亦然矣（同上）

本庵曰由各葬而爲合葬者無論內外輕重須先啓遠墓引至新山然後及近墓恐得宜（同上）

南塘曰遷葬之所孝子不可不往也只留服人守墓可也（類輯）

兩喪出柩改斂先後

南塘曰啓墓復見尸柩改斂既係屍體當先尊後卑入壙係情故先母出壙反於入壙則其先父可知矣（類輯）

梅山曰出柩[illegible]之事當先重後輕而兩墓隔遠勢有礙焉則亦當先出母柩不必爲拘也（同上）

[illegible]曰[illegible]先[illegible]後[illegible]若不忍以最[illegible]先入壙也[illegible]柩[illegible]於是孝子欲見尸柩以伸其情則假當先父而斂亦先并有遷葬斂先儒已有先重後輕之論改葬之斂何獨異此退溪皆當先母之論不敢從也（[illegible]補解）

改斂改棺之節

元宗大王初葬梓宮大[illegible]有罅隙別用木片塡補用之及改葬後[illegible]具安請改梓宮仁祖大王下敎曰靈魄久安於此今雖不得已有遷奉之舉然豈并改梓宮以益其驚動乎特令勿改（常變通攷）

陶庵曰改棺改斂不可輕易爲之萬一少[illegible]使骨節錯隙則孝子之痛當如何必須[illegible]觀[illegible]事之人使之改斂而極其詳審勿之有悔且舊棺腐爛萬無可奈何而後改之容有可[illegible]之勢則不當改[illegible]其朽敗之如何[illegible]棺[illegible]漆布爲可（類輯）

竹庵曰啓棺務以[illegible]改斂已是不得已之事況啓棺乎若至於改棺之境則已否則不必改之（同上）

老洲曰改葬時改棺一節[illegible]改斂之[illegible]地已是天下之至變而改棺[illegible]保[illegible]之疑者故改葬[illegible]可爲而改棺決不可爲也陶庵漆布[illegible]棺之[illegible]不忍之[illegible]不可違也（答裕山）

出柩後奠上食靈座之節

屛溪曰[illegible]柩後設奠雖有[illegible]之文[illegible]朝夕奠時[illegible]果及時食飯[illegible]於柩前非謂出柩奠必設飯[illegible]也（類輯）厚齋曰虞祭前[illegible]入新[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新設[illegible]則朝夕饋奠之[illegible]當從新喪凡[illegible]之禮主人兄弟只可哭拜而已況[illegible]葬[illegible]只曰上食哭奠如初喪而已未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有[illegible]則亦[illegible]行饋奠之禮似可[illegible]此而決矣（類輯）

屛溪曰出柩後已[illegible]設之饌[illegible]未葬[illegible]不可徹上食哭奠當設之於新設靈座矣凡所以爲之者一如初喪則靈[illegible]似亦有之然義枕既無之則[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而[illegible]奉[illegible]之具宜可新備（仝上）

櫟泉曰朝夕上食哭[illegible]當如新喪[illegible]物[illegible]須新備[illegible]遺衣則恐不可新備（仝上）

[illegible]曰退溪[illegible]只設靈座上食而已沙溪又[illegible]朝夕哭[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已[illegible]矣今何敢[illegible]可以從[illegible]則凡[illegible]之具亦非止靈座而已（仝上）

竹庵曰遷葬時出柩後設遺衣未有所據已之似好[illegible]遺衣之設常在廟中不當設於[illegible]以[illegible]時則[illegible]不隨柩凡於葬時靈車載魂帛往返已無義[illegible]況於遷葬時神在廟中又何靈車之可論哉（類輯）

本庵曰古禮朝夕哭奠與下室之燕養饋羞湯沐始於既殯不見柩之後[illegible]殯柩見則止矣禮至發引猶有每舍設靈座朝夕哭奠上食則與於古禮然[illegible]與靈床未見其待從也今改葬柩既出而不復殯則凡禮當一視未殯若啓殯之時而靈座哭奠上食姑須從家禮發引之例惟[illegible]靈床則不設亦可爲存古意也歟（仝上）

[illegible]曰父喪在殯改葬母者新舊几筵用肉以奠否其并有父母喪者昆弟喪者亦當如何處前者不用肉則遺奠亦廢包牲之節否以生人之不飲酒不食菜果者死將何以爲之（類輯）

近齋曰攝[illegible]時何爲不設靈座耶備要有設靈座之文矣若有遺衣服則置於[illegible]座上而[illegible]則只設交倚爲宜新喪未葬前行其[illegible]攝禮自出柩日至下棺時上食用素如來示當矣（答[illegible]）

又曰遷葬時[illegible]枕新造之意頃引尤翁說以對矣更考則[illegible]以既無平日衣枕則爲數日之用[illegible]不用爲宜須於二先生說中量而行之（仝上）

又曰出柩後家中上食與并有喪成服前有異南溪以爲既葬未入棺初喪之時不可輕廢據此則上食當行之素饌用否[illegible]決而備要中象平生文之亦指喪中死者而言雖喪中死者既葬則用肉蓋以神道事之也以此觀之則[illegible]近日之[illegible]上食亦不當用素饌如何（答安命達）

老洲曰雖云一依始葬而行之此蓋大綱說也且神之已久豈可并爲象生之禮同之耶始喪下室之燕養之饋羞湯沐始於既殯不見柩之後至殯啓柩見而止今也改葬於[illegible]久之後而用一用始死象生之禮已不能無疑況始死之象生在於不見柩改葬之象生在於見柩尤爲可疑然則靈床靈座饋羞湯沐非[illegible]恐不齊爲得禮然禮魂既動靈神不寧不可不設[illegible]而依之至若上食則雖適象生事非此無所用情而古有日祭祔之禮則改葬時上食或可取義於此耶既不設靈座則宜設於柩前庶爲得宜矣（答裕山）

梅山曰儀禮註改葬出柩奠如大斂而大斂奠酒果脯醢而已非殷事也啓墓若值朔日者月半出柩即設殷奠朔[illegible]如大小斂朝夕奠[illegible]設殷事（[illegible]）象上食（[illegible]）可也出柩之奠非殷則豈有一日再祭之嫌哉（答朴[illegible]）又曰改葬設靈座者卽爲尸柩所在也出柩而旋殯於壙兆則當其殯所而鋪設饋食無魂帛神主而設饋於所[illegible]則恐無義也（答[illegible]）

又曰神已在廟無所事乎[illegible]依則改葬時靈座魂帛紙榜[illegible]所當遺衣有則設之無則只設虛位（答[illegible]）

老洲曰改葬出柩後値[illegible]者先[illegible]則上食不必用素（答裕山）

兩喪異殯各奠哭

近齋曰儀禮疏云并有喪異殯饋[illegible]不同也初喪內外異殯[illegible]從儀禮之文也改葬與初喪無異則內外靈座何可同設一處耶靈座既各設則祭奠亦當各行無疑矣（答安命達）

老洲曰考妣出柩並舉墓次設[illegible]其間用存異殯之義[illegible]示[illegible]之朝夕哭及吊哭並行於[illegible]位亦不害爲[illegible]包之義矣（類輯）

三年內改葬兩設饋奠

黎湖曰奠則只行於殯所上食當兩處同設（答[illegible]）

[illegible]齋曰兩處並設上食尤春兩先生皆以爲是南溪亦曰几筵之設爲神主也墓上之祭爲體魄也據此則並設[illegible]常時節祀家廟與墳墓並行則三年內改葬几筵柩前並設上食有何不可（答裕山）

問三年內遷葬者[illegible]然則[illegible]曰遷以之後[illegible]復還家[illegible]哭然[illegible]

婦人而[illegible]葬[illegible]凡[illegible]可[illegible]只可行几筵矣（[illegible]）

參攷

南塘曰食案既廢受吊當如喪中（[illegible]）

櫟泉曰古人之於訃實服哭是日遂廢受吊況於改葬是輕之殺乎亦受吊無疑（仝上）

廢先祀

櫟泉曰既遷[illegible]可行[illegible]禮記[illegible]為常（仝上）[illegible]曰[illegible]未[illegible]忌祀　忠孝[illegible]有奠而　無祭似只單獻無祝而當設於神主矣（仝上）

修山曰[illegible]然[illegible]行[illegible]改葬當[illegible]之後恐宜（[illegible]）

又曰改葬者[illegible]下[illegible]位後祭先廢[illegible]行於神主然主人不可離殯處容歸家而承祭乎是亦當倣練使暫行單獻無祝恐宜

寄儀[illegible]曰宜[illegible]先祭[illegible]以未[illegible]之內只行一[illegible]釋日行祭[illegible]是[illegible]中也（[illegible]）

妣位合祀日不可廢考位朔奠

櫟山曰几筵異於新宇朔望異於忌祀則以妣位合祀之日而廢考位朔日之奠可乎行之恐宜（答朴[illegible]）

祖廟[illegible]後家廟祭時仲父几筵朔望奠

新西曰[illegible]朝[illegible]後[illegible]行於[illegible]位不可一行一否[illegible]仲父几筵殷奠[illegible]當廢（答[illegible]山）

遷殯葬之非及朝奠[illegible]否

南塘曰禮曰既殯朝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既殯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葬亦有進而無退改葬之禮直自舊山奉柩就新山而無返家之文今喪柩奉還寢中與新喪同殯宗先之柩既而同殯一室一不亂情禮兩未安然因此文殺無於禮之粗其則是以題而寓殯之也是故葬前一日因朝奠只以進柩告靈殺虞而奠從即新喪亦留人守之是夕依禮殺奠於新殯（答[illegible]）

總議曰既殯當[illegible]葬然後則不容無祖奠觀亦用祖時所但以先儀既機惟在昇者行之耳（同上）

陶庵曰祖時之日行遷葬之奠然祖則當有祖奠奠今既與[illegible]即[illegible]他所歸葬祖行日但設祖奠合以還家之由至葬時乃設祖奠爲可（同上）

本庵曰[illegible]（[illegible]）行奠可況於改葬也只宜倣家禮註司馬公祝白他[illegible]之說但設祖奠而行耳（同上）

問改葬[illegible]節[illegible]宅[illegible]（[illegible]）於葬曰改葬遺奠更思之當無疑（同上）

全湖曰既[illegible]然[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山）

櫟山曰[illegible]曰以葬之[illegible]所[illegible]宅[illegible]以[illegible]宅而[illegible]不宜以[illegible]改[illegible]年[illegible]葬者[illegible]是[illegible]

改葬[illegible]先[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行[illegible]新[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山）

祔葬時設舍奠之節

改葬時姓合窆不用瓦棺

老洲曰[illegible]時合窆亦不用[illegible]而棺之[illegible]朱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朱子亦嘗曰棺古者合葬[illegible]而爲之大小[illegible]人所[illegible]今用全木[illegible]大不可以[illegible]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illegible]也由是而言則朱子似不以[illegible]而從其制也（答[illegible]山）

遷葬時[illegible]

芝[illegible]曰[illegible]棺衣[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答[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與棺衣[illegible]而先[illegible]也（[illegible]山）

同穴合窆下棺先後

櫟山曰[illegible]外內[illegible]並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伸情之事先[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下棺[illegible]情之事先[illegible]而後[illegible]（答[illegible]生）

魂帛[illegible]不朽[illegible]新晃

[illegible]山曰[illegible]之東[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三[illegible]埋之[illegible]此則未必埋於墓所也今俗行初虞[illegible]下仍埋魂帛者恐失[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埋[illegible]如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新[illegible]如已朽[illegible]仍[illegible]恐宜（答[illegible]）

改葬[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老洲曰改葬之帷帳[illegible]席不必用[illegible]（答[illegible]山）

禮疑續輯卷之十九終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

喪變禮

改葬下

改葬後

屛溪曰改葬虞從朱子書不行好矣第葬畢而歸無一番行禮人情缺然旣有先儒之言世皆行之故鄙家亦行之而神已在廟何待虞安云誠然矣（答權 繼緝）

又曰改葬不行虞奠而歸朱子說也但合葬之墓獨奠於母位似未安然觀當告文酒果獨設於所告之龕且父位纔行虞祭將獨其位也（同上）

渼湖曰改葬之虞不行爲是只葬畢設奠于墓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子之意然也（答趙 敬緝）

又曰自墓所歸時替設虞奠而行至祭正寢時更告而行事（同上）

櫟泉曰甲寅緬禮時歸家行奠乃告墓哭非虞也當時遵朱先生語不得虞祭而事畢設奠於墓前矣（答任 靖周）

竹庵曰愼齋尤庵以改葬無虞祭爲正論五禮儀有告墓臨壙奠依此以行似得（答柳 瑞樑）

厚齋曰改葬虞祭神見柩後自有常侍之禮依初喪虞祭行之恐得之先師改葬儀節亦無虞祭（答權 居緝）

問一虞之三獻祝辭并不舉哀殺於喪虞之意而三年內改葬則其禮恐當與喪虞同（或人）陶庵曰旣是三年內則一用喪虞禮恐亦無害（答鄭 輝緝）

頤西曰改葬之禮所重在於前後告廟以成終始之禮矣是以鄙家葬畢而歸備禮行告廟哭之禮未知如何設奠題實土未畢不出是日似宜（答梅山）

近齋曰虞祭設紙榜未見明文當以遺衣服置椅上以爲依神之道而若無遺衣服則只設虛位行祭何妨（答梅山）

梅山曰改葬之虞發自王肅而傳絅齋之曰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而虞之著得卑然宜其見許於朱子也然體魄驚動亦不容不慰安此所以有葬畢之奠也其旣爲安體魄也與安神之祭不同虞則三獻有奠祝則設饌以終其事者疑其爲虞則不可也告廟而葬葬畢而告廟今人不知精義之在於告廟而以虞祭爲宜可歎（答李 汝弘）

按儀節有就幕次行虞祭之文或謂旣設靈座則虞與奠皆當行之於靈座不必行於墓前並設靈座而行於墓前則無初設靈座之意也然初設靈座爲體魄出地也改葬後則體魄入地神則在廟靈座爲虛設矣此時所重在廟奠於墓前而歸恐宜

新舊兩喪合窆行虞之節

澤治曰實土及半題主喪人奉神主反歸從當留子弟監視成墳後似當以子弟行奠也喪主方行虞祭祭爲實奠爲輕也（答趙 明緝）

問父喪葬時遷母合葬則以祭先重後輕之義先行父虞於正寢就墓所行母虞可也然反哭而再就墓所似涉煩瑣（李汝 軾）厚齋曰先行父虞後行母虞得之（答權 緝）

蘇齋曰以新改幽宅體魄於虞之文則新喪題主奠後設行於舊喪靈座似合禮意而未有所放未知禮家已行之規果如何耳（答鄭 緝）

陶庵曰遭新喪遷舊喪合葬者當其還祝反虞之時不可留於墓其勢宜反哭行虞於新喪而復至墓所待事畢奠而歸爲可（答趙 緝）

屛溪曰遷舊合窆於父葬則虞祭先虞後虞父虞則當反魂行之更上山行母虞於墓所宜矣（答 緝）

又曰父未葬而遷母墓則母虞祝文當稱孤子者是父卒爲後則當稱孝子（仝上）

問母喪中改葬父虞愼齋曰改葬虞先行後題新主卽反魂尤齋以爲母喪題主後則還瀉行父虞反魂（沈 緝）南塘曰尤齋說似是然祔朱子說則改葬奠於墓而歸出主祭告爲可丘氏幕次行虞恐非禮之正者（答權 緝）

老洲曰父喪卒哭前恐不可以他事廢錯且改葬異於初葬墓所事平安神故改葬虞初不見於古禮而出於儀節則非不可廢時之祭當待父喪卒哭後行之爲得（答梅山）

又曰喪中改葬合窆於墓合設初虞祭雖似無妨三年內合窆靈祭不得合設而各行以其未合櫝也旣是先亡三年之內則各奠爲宜耶（答梅山）

南氏曰母喪遇父合窆母喪題主後卽行父之遷虞於墓所次反母魂而虞父喪遷母合窆則父喪題主後卽反魂而行父虞次行母虞於墓所恐合禮意然遷葬之虞朱子旣曰不可則當設奠而歸而已奠與祭儀略不同似不可以先重後輕論也無論父母斬衰題主後卽行遷葬之虞於墓所返魂而行新喪之虞恐不悖於情禮（答南 緝）

梅山曰遭喪治葬返哭行虞在成墳之後則改葬者亦當乃留而不虞而其墓者尤當待封墳至路日必待畢事恐得（答任 憲晦）

問父喪遷母墓合葬行虞及告廟哭之節（永鎭）洞山曰父之反虞豈不急乎旣是合葬則卽當返父虞而三虞畢後乃行哭告之禮於母廟者三年內則先行父之初虞乃行母之哭告若皆是三年內同窆遷墓則葬畢合奠哭於墓反而各行哭於几筵（答金 至緝）

柳氏曰先師曰古者墓遠則行初虞於所舍館不必於家故見人家遵此者行兩虞於墓所及館次依此如何（答宋 鎭緝）

喪葬前改葬父行虞先後

近齋曰新喪葬前改葬其父旣用先輕後重之禮則新喪之前待題虞後行之爲宜雖過黑曰何妨（答金 叔緝）

子婦改葬虞祭祝

近齋曰夙夜館事啼號罔極八字當改用而初喪虞祭孫婦祝尤翁定其措辭曰悲念酸苦不自勝堪以此裁酌則改葬虞祝始葬處有問只曰不勝悲慕無妨然罔二字當改之曰隆此虞事（答梅山）

葬畢告廟

問尤翁只行歸家哭奠不行一虞爲是而若行一虞則以歸家哭奠爲可耶未知如何（或人）陶庵曰似然（答權 緝）

問告廟出主無告辭此祭卽告廟之祭而再告煩褻故無告耶（答鄭 齊）陶庵曰似然（答權 緝）

南塘曰旣祭告云則當備祭禮云云（答權 緝）

又曰葬畢奠於墓旣曰奠則當一獻矣虞祭又不可遂廢當行於返哭時有朱子說可據矣語類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而歸又告墓吊而後畢事方穩語類或疑神已在廟久矣何得復虞者恐是察理未精也神魂之與體魄本合爲一雖死而雖分其相感之理則未遂亡也鏡山西類書輯東應此理不可已也葬畢辭墓安得不哭禮止一獻則祝無所用矣反哭之虞當有祝仍用丘辭似亦無妨（答鄭 緝）

水庵曰或疑謐禮之家廟無他位則可卽於祠堂奠哭而據尤庵引儀禮說爲祭遷主於正寢是平日所居之故則今改葬哭奠宜亦做之也（答趙 緝）

老洲曰葬畢告廟服色擬緦祭時服衰入廟以緦服行禮竊示得之（答梅山）

梅山曰朱先生所謂告廟哭而後畢事告時却出主於寢云者祇告改葬之意而已雖附於考墓尸柩不見且所在事在於祧位則恐不可告于考妣墓考之葬而合於妣之墓亦當備也於陶庵說恐更詳之（答李 汝弘）

柳氏曰無虞祭故返哭必用飯饌之設而其禮於神時舉哀而已更無哭泣之節又無三獻侑食之節則與朔奠之儀同旣奠儀則當設饌於出主之後且緦服入廟亦只舉廟之入則無哭奠之禮耶此與附祭有異雖緦服恐難入廟奉主於正寢後以緦服行事似

宜（[illegible]）

告廟時出主告辭

潛冶曰出主于櫝時告曰孤哀子某有事于某親某官府君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輯要 續編）

本庵曰主人詣本位前焚香跪告曰今以某親某官府君（或某封某氏）改葬禮畢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哀奠（輯要 續編）

告廟祝

潛冶曰祝辭當曰孝子某敢昭告云云某月某日奉柩移安于某處茲原龘事旣成夙夜處哀益不寧敢以酒果虔告哀薦成事祔奠（輯要 續編）

本庵曰某官府君（或某封某氏）下以新改幽宅禮事已畢追惟感新昊天罔極讀以下如例（輯要 續編）

梅山曰葬畢而歸安主于櫝哭而告之禮也不于廟而于寢者爲哭也事在齋夕未欲以哀則恐不必出主如初虞行于廟中恐宜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夫某今以亡室孺人貞夫人某氏新改幽宅禮事已畢追惟感新不勝悲悼茲以酒果用伸告儀謹告謹辭大略故改措如此（答金 尚厚）

告廟時服以布帽當否

問靜窩曰遷葬事告廟之哭不宜服吊服服本爲見柩而設葬過後卽除之（問同 續編）

葬後除服節

漢湖曰不時服只如他緦服則皮亦可草亦可矣（答某 承[illegible]）本庵曰皆爲兩非可識矣亦不當赴舉也（輯要 續編）

老洲曰緦服雖輕實是父母之服故先儒有云緦服本是輕衰之餘服三年之餘然則緦服未盡之前雖遭讀喪常持緦服無疑矣至於學氏之爲禮服亦是其三年之餘與凡期服然以服則其實而緦則又尊卑則父爲而實卑旣不可以卑者之實妨尊者之輕則經者包重者特之理有錦冕例凡係緦喪服事之外姑持緦服以聽禮服之限既爲不失尊尊之義耶（答金 元行）

滄溪曰期服中改葬父母者奔喪三月當持緦服云者其意固皆而未見先賢定論何敢質言（答南 斅）

老洲曰緦服雖緦先緊以爲三年之餘也儒禮者不赴擧不聽樂有外以總服月而解官則恐或過矣（與李 實[illegible]）

又曰緦服中不赴舉雖非經據所載特以科學與職事有殊使在當人去就可已則已故先聖緣情制義推不忍哀榮之義於緦服三月之內設欲以喪禮處之也然至於今番殿試之擧只令文落處試者已非科擧則恐有未榮之嫌耳且　命在官者赴擧則便是以其官招緦服旣不解官而獨於此拔不赴擧之義者無或卽當乎（與韓 子經）

錦西曰哭者卑緦衰喪雖有哀樂相混之嫌緦衰實而哭實輕過葬後行禮於所　贈之位恐無所害愚見則然（答梅 山）

屛氏曰改葬緦服加麻旣不可以服制言也然出柩於地一如初喪則是未葬之前也凡人凡節亦皆以初喪例推之援之情理亦不當赴舉但既葬則已也（輯要 續編）

改葬制服

尖應齋之曰若旬月而葬則當如禮之設卒哭之服若三月而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會要 [illegible]）

陶庵曰設位哭除旣有明文當以此行之而墓近則雖於墓行之亦無所妨（輯要 續編）

遂菴曰成服雖不問日除服可至廿日先後耶（輯要 續編）

性潭曰緦服之制在於破墓時而若其事掩壬三朔後則恐當過葬而旣既葬前則雖十朔不可脫也（答沈 雄）

梅山曰凡除服歲從受服月計雖毒功之服聞訃成服而追後奔哭者越月踰時而猶然況緦喪見柩而受服者乎出柩與下棺雖在各月從受服月計至第四朔朝設虛位哭除或於墓所亦宜（答徐 子寶）

又曰始葬者過時而不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以故昔有問於子思子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於緦然後改葬者受服於啓墓六月而始克襄則當服緦以守尸柩安可未葬而除乎所謂改葬緦以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直六月雖過歲年只當改葬而除已矣（答閔 景[illegible]）

又曰三月而除服當設虛位哭而若以父在而哭於緦爲拘不敢伸以私則哭除於墓所恐宜（[illegible]）

改葬權措除服之節

南塘曰改葬緦旣行權厝則滿三月而除之他日永窆時又爲受服更伸三月之制乃可耳權厝者具葬禮尤無可言雖未備禮加土成墳又撤朝夕上食則亦未可以未葬處之矣惟不行權厝者雖過三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除也永窆若在權厝三月之內則因前受服計三月而除之又不可更伸三月矣（輯要 續編）

剛齋曰改葬者遭山變於新占爲權厝而勢將遷延則旣受緦服但當除之於月數既滿之後矣（答柳 [illegible]）

梅山曰改葬服緦爲其親見尸柩也必三月而除者亦法天道一時故也旣受服於出柩矣出柩而新山有變則必當權厝若過三月則當除緦及其完窆又見尸柩則更當服緦以伸三月雖未及除亦當仍服不害爲從厚也（答李 實[illegible]）

改葬加麻者葬訖當除

老洲曰改葬加麻非有輕重特一時當然見柩而服葬訖而除恐適宜按小記總小功虞卒哭則免之義似不倫甚少稍長則不無疑服之嫌尤省說恐不可遽也（答梅 山）

虛葬

虛葬之非

屛溪曰虛葬禮雖非之而殺東已成風俗孝子之心必不欲全然無事非他人所可遏止者知其非禮而不以衣冠葬者人孰敢非之（輯要 續編）

渼山曰暇死無屍者招魂葬不可爲而儀禮曰俟三月葬期擇日而題主於几筵按題主在三月者未葬而有柩故也今無尸而神魂託於几筵因當而安神爲急不須虛待三月卽當題主行虞祭可也（疑禮 正解）

失亡其父

失亡其親者發喪之限

竹庵曰失君父不得者發喪解發之限百爲昔者恐爲完論（輯要 續編）

老洲曰百年八十年之云雖有古據移變至測不限年數要之求之禮其心雖此適到得情理極而覺其可得然後以出亡日爲諱日而服喪設作主既無可之則或以遺衣招魂而遂成於半日喪虞之所耶（答閔 元[illegible]）

又曰如欲限年則三十年天道一變以人事言之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以此爲限或不爲無據耶然出亡之時其人年紀既老則已矣若在二十三十之時通計三十年不過五十六十五十六十乃凡人下壽也以此而言則三十年之限亦恐爲遠矣有難硬定其限也（仝上）

失父者母喪服

問柳某之父三十年前爲葬其兄之柩切於旅殯者步往嶺南因而不還今柳之母喪出未知此喪服制如何（金參 五）

屛溪曰爲母三年雖蓋人情至重且大而父在則父主其喪且厭於父而不得伸三年今此則父之死生未分雖不忍謂死而未及服

喪然其死則必矣何所疑而不得伸三年耶且家禮則勿論父在父亡爲母皆伸三年父在爲母三年不爲無據況此父之死生未定則伸母三年恐無疑神主亦姑以顯妣矣（續編）

按家禮不論父在父亡爲母皆伸三年此是宋制今非可引此子欲爲母三年則先成父服方合禮制

梅山曰父出亡十年而不還則當在死生之間而姑疑處以必死母歿恐當服杖朞是用父在母喪之禮也計父年百歲行喪制服固有先儒成說而父齡將百乎年亦爲六七八十其能追喪者幾希爲子者宜體尋求之理不十年爲度竟致道竭力竭則當追行三年之喪忌祭當用出亡日而若不諱其日則用其子追喪畢哀日恐宜（答某生）

夫亡不知處者其妻處變

梅山曰有人於此無父母兄弟是彼及娶而亡去今爲爲七年矣其妻當如何處之欲傍照通典荀組說則以子而待父年滿百亦未可必況齊年之妻乎終身不行喪制服有所不可欲從劉智說則以人年未三十矣三年求之不得而即制服居喪亦所不忍也道泉翁設告廟而求之三年三年不得而更告之告之而又求三年終不能得然後乃舉哀服喪未知如何欲爲之立后則當與其所后母同時發喪而其親處之服之也亦宜在此時耶（答某某）

按婦人之遭此者雖未及發喪制服及居處服食當異於平人矣

出亡子之子不宜承統

渼湖曰爲子而逃其父雖不容於誅竄子之子雖若無罪若承宗統則將薦其父之主於祖廟之中耶將黜其父而稱其祖耶況其仲父已用弟及之禮久矣乃以罪人之子而敢來奪之耶其不可主祀無疑然旨其母與兄弟而當之雖爲其罪重而不許其子之主祀者其閨酌追服或亦并行而無悖否（續編）

竹庵曰許云娶妻如何必告父母是人也出走而娶妻不告父母則不可謂之娶雖曰宥子不得爲嫡子如是庶子以此爲斷恐爲服於出走人以庶出待出走人之子恐是禮意然也（續編）

梅山曰出亡異於廢疾承重一節未敢硬判出亡在外者死生未分而告由祖廟代父服斬恐當雖慢父雖不在家孫爲攝主自可無闕禮何必待服乎承重有祖命則可無祖命則不可告于宗伯一聽朝家處分如尤菴之勸閔家者爲是無君命無祖命而擅自服斬則易致無端攝主措辭當曰孝子某不克主喪使子某云云恐宜只云不克主喪殆不成說而下不得出亡二字亦無如之何矣

祭禮

總論

南溪曰人死氣散而至於無其必有漸不應頓散而頓無也方其將散而未盡散也固猶有在於天地之間而魂魄無依有所顧戀於平日所在之處及其子孫之身矣聖人有見乎此而不忍使之無歸於是爲之廟貌爲之神主使之憑依於此享祭於此旣知憑依享祭於此則又不忍使之餒也於是又爲祭祀之禮以時享之雖若以有感無實亦以有感有也蓋其形雖亡而其氣猶存故也且其祖考之於子孫精神血脈之相傳又非特如天地山川與我一氣之泛然者則其相感相應之理尤見其實然而無間矣然人死而久其氣散盡而終必至於無矣故廟享之禮止於四代而不舉焉蓋其勢爲至此而無所享之云爾（續編）

渼湖曰祭者貴誠潔而不貴侈如事生豈侈而欠誠潔如事神何哉（續編）

遂菴曰事死之禮當厚於事生者比之尤有曰生者有所自御死者非子孫饗之不可以得食故也（續編）

柳氏曰卿大夫之祭宜用少牢饋食禮少牢五鼎（古以右胖今兩不升亦無以豚首升）羊豕魚腊（魚用鮒腊用麋）倫膚（用豕肉）今不能如古然五鼎之數不可不備（下六鼎倣此）一鼎牛肉一鼎豕一鼎魚腊（不必魚腊）一鼎雞一鼎膓胃（今之神所心肝之屬）依古五鼎之實也○其爵三獻周禮大夫士皆三獻而今俗亞獻徹初獻之酌非禮也既非以酬三獻之酒宜列爲三爵以至禮畢乃徹古者爵之實有五齊今不能如古只用淸酒夏月或用燒酒○其食四簋黍稷稻粱今不能如古然四簋之數不可不備一簋稻（메）飯一簋黍（메기장）餅（或以豆屑或以豆末）一簋粱（조쌀）餅（或以豆末）一簋稷（메기장）餅而做古四簋之實凡溫麪饅頭之屬有魚肉在裏饌不可用也今俗餅餌盛糕之屬累於楠豆之上高四五尺大非禮也當以各餅各盛一簋高出數口二寸恐宜○三鉶之實卽羊豕菜羹而今不如古一鉶膏羹（俗稱）一鉶芹羹一鉶藿羹而做古三鉶之實凡蔬果之屬隨時作羹不必斤數也今俗旣具三鉶於前列（或五）面別其一鉶與飯羹對置非奇數之義此宜除之○五俎之實五鼎所升肝膓之俎三獻所從非正俎也然今不能如古并以三獻之俎當五俎之一（五俎少牢五俎）而一俎牛百葉一俎生魚（三獻生魚肉）一俎熟肉一俎熟魚（俗稱肝納）（戚用脯實）以備五俎之數而牛百葉卽豆之實則宜實于豆而今從俗便豆則只實菜醢故升牛百葉于豆○禮說曰古祭實牲牲必載俎故有鼎俎曰祭無鼎俎曰薦○六豆之實韭菹醓醢菁菹鹿臡茆菹麋臡今不如古一豆食醢（或魚）一豆蝦醢一豆菁菹一豆生菜一豆熟菜一豆乾魚（俗稱佐飯）膏蔬沈菜也俗以小器（俗稱書見）盛之列于豆間非禮也宜除之○六籩之實棗栗子蓏果粮脯而今不如古一籩脯一籩栗一籩棗二籩并時果一籩粥粮（俗稱糖子茶食之類）之屬

士之祭宜用特牲饋食之禮特牲三鼎豕魚腊今用牛魚鷄○其爵三獻○二簋飯餅○三鉶同少牢○三俎魚肉并三獻之炙爲三俎之數○四豆乾魚食醢醓醢熟菜○四籩棗栗（或代時果）脯粮

庶人之禮有魚炙之奉薦豆餅醢上下共之是也（國語文）古有特豚三鼎之禮時祭一鼎之禮俱是一獻則有其事者假斯禮而行之庶不爲僭也

特豚有二等其三鼎者其爵一獻其食二簋一鉶三俎二豆二籩○按此時殷奠也喪禮大斂奠遣奠朔奠皆用此禮皆禮之饋特豚三鼎○三鼎同特牲○二簋按士禮朔奠有黍稷也（今黍餅飯）○一鉶據昏禮也昏禮雖大羹者於祭禮宜用芼羹三俎三鼎之所升也○二豆二籩按殯奠之文也（士喪禮）其實葅醢栗脯昏禮四豆夫婦之饌也

特豚一鼎者其爵一獻其物一俎二豆二籩○按此禮用之於喪禮小斂奠朔夕奠而士冠禮昏禮醴饋亦用之○一鼎用本牲一味熟之爲一俎○二豆菹醢二籩果脯（果納脯小）

廟祭世數

祭三代

渼湖曰大夫之三廟士之一廟卽自天子七廟以下降殺以兩之制也既爲三廟則其只祭曾祖而不及高祖固也而朱子嘗引于祫及其高祖之文以爲立三廟祭及高祖之證不但伊川無貴賤皆祭高祖之說爲然也然則雖只立三廟亦當祭高祖況後世不能如古禮代各立廟而只爲同堂異室之制則何可不并祭高祖乎程朱以來至于今日不得依時　王之制者誠由於此朱子雖有爲僭之說恐爲一說也一行西上雖非昭穆之制而漢唐以來無論天子與士大夫皆用此制則雖欲反古何可得也（答竹庵）

竹庵曰祭高祖本非大夫士之禮國典大夫士只祭三代實合古意（續編）

祀園答竹庵曰祭及高祖出於大賢（程子）義起自朱子以下諸賢皆遵行無異議則誠可謂萬世定法也（續編）

不祧位不在世數

梅山曰奉不祧位者拘五世之嫌遷高祖位于別廟者自有沙溪先生定論也既得別設宗不在世數之論而見許於朱子則是爲可據也宋朝群臣之類世從不祧中國私家之有功臣不遷亦猶天子諸侯之有宗有祧則祭之不限多少無嫌於僭也金滄谷三世不祧而其家并祭于一廟五禮儀及大典通編亦曰親盡祖爲功臣不遷則代數之外別立一室而祭之所謂一室非別廟也卽一龕也（答尹敬）

庶人祭祖

梅山曰國法許士大夫只祭曾祖以下而以高祖爲有服之親也故士大夫家不拘　國法竝祭高祖據此則庶人國法只祭考妣而並祭祖父母亦不害爲僭也疏主遞遷不可施於庶人埋主後廢一位子孫無依歸之則（答任憲晦）

祠堂

語類曰家廟要就人住居不可離外做廟（[illegible]）

按家禮祠堂註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今士庶人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然則其名非古其制亦近俗也

楊氏曰先儒祠堂圖式皆以三間內作四龕而無隔壁之制故通設一香卓矣是以每龕狹窄不容諸位而且無隔壁而祈設諸祭時出主於廳事而行之亦非古禮又或有告由於一位之事只設酒果於當位亦涉不安矣愚以欲倣廟制者爲四間各因隔壁作以一間爲一龕倣都宮之制而各自爲一廟則給主祔祭時奉出廳事而其於有告時只設酒果於當位亦無嫌矣若只此制則位各有卓茅沙器皿之矣〇又今俗奉祀四代之家新婦見廟只奠菜於考妣而廟以上無其禮以禮理人情論之者婦之心豈不安乎子孫之心亦獨安乎然則必用祠廟隔壁之制然後無此不安之事矣寓識三間從隔數云者恐不然古之廟制七廟七位也五廟五世也三廟三世也今之三間從大夫三廟之制也然今之人皆當祖四世也宋制平章以上四廟故文潞公立廟有一堂四室之制也皆以間數從廟乎廟內雖爲四間隔壁之制而隔壁之東皆少闕之以容人之往來行禮而廟門從樓數爲三門有正門及東夾西夾之制面與外大門正向矣（[illegible]）

立祠堂正寢之東

近齋曰東者陽之始也帝王建都左廟右社士大夫家亦用左廟之義立祠堂於正寢之東東即左也左爲陽陽主故也其義也亦著已言之（答梅山）

又曰私廟丹楹似不害僭以尊神之義與其制度也（答梅山）

阼階

南氏曰廟制南向東邊南向之階曰阼階西邊南向之階曰西階東邊東向之階曰側階側階與古廟制不同皆要儀禮圖西亦有側階（[illegible]）

廟中昭穆之制

黎湖曰中朝濂江蔣門鄭氏排列廟主中奉五世祖而以下四位分南北相向　王陽明似亦以是爲可行今此所示寢學士云云恐主於此而言之耶是對　文昭殿之位次愚聞之以爲恐無不可者公私都有可據鑑鏡家班祔之班有昭穆而嘗後世祔祭之禮即有昭穆之餘義今若有能行廟主相向之制者則恐雖以反古論之矣然而朱子家禮已成定制我　國諸老先生亦未聞其有異議今於祭祠祖由仰對只爲三代諸宗亦有耳目所接之事中朝則程朱之後恐必祭及高祖而不得贊言（答竹庵）

竹庵曰昭穆之廟主皆東向則祭祀及拜省時主人西向拜禮當則然也開元禮祖主東向西拜位則北面我朝邦禮則　主皆南面而獻王西面拜獻於文廟大祭亦然未敢知其所以然（答黎湖）

問以昭穆之制子居父右恐未安（[illegible]）　竹庵曰昭穆本東西廟之名而非以父子名言則有時而子居父之右地勢固然矣何爲未安（[illegible]）

又曰用昭穆之制則始奉祧廟之主當東向而饗主則當在禰廟之宗之廟附食於祖此矣（全上）

南氏曰宋時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新死者入于其禰之室是子居於父非

孫祔於祖也朱子亦曰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今之祔祭是殘存乎之意也據此則非不欲從昭穆之制而南面西上之制起自漢明帝又因之至於宋而爲之定典不得不從時王之制故家禮西上四龕之制是也　我朝太廟西上南向之制只用唐宋之遺制私廟昭穆之制既無禁令世可以載於家禮之故而廢古禮之正乎祠堂之制從南面之制四龕之制從昭穆之制西壁東向安一龕東壁西向安二龕自始祖計數昭穆之序高祖是昭則安於左若穆則安於右曾祖與祖禰各隨昭穆之次父子相對而坐義據又從湖中諸公之論則孫祔於祖之禮祔位於龕內之制俱得其正矣（[illegible]）

古禮大夫之適子雖爲士不毀廟

老洲曰廟制古今異宜然禮大夫之適子雖爲士亦服大夫服據此則大夫之子雖爲士恐亦當守其廟矣（[illegible]）

廟中龕室之制

梅山曰龕是香卓下寢家禮借其名爲奉神主之所也語類云欲立五架以後一架作長龕以板隔作四五架之説未詳即寒東所謂五架歟家禮每龕內置一卓龕中常用卓安主至祭正寢則安主以椅（俗云交椅）別以卓（俗云祭床）設饌也南溪所云下不用板者以置卓于龕中故歟尤翁所云非別有卓子者以龕內下板成卓北端安主餘地設酒果如偏變圖也今世龕室狹窄僅容神主故設卓于龕外用設時節朔望之薦是爲俗制而奉薦獻之同卓恐不成禮竊以爲後出者爲正也今俗龕前或置設窓俱無不可而不宜并設也龕制亦當隨地制宜恐不必局定耳（答任憲晦）

椅與坐式之辨

黎湖曰椅與坐式宋家自先世并用之蓋常謂其無害矣但備要恐非是二字誤之失於點檢若有傳聞之義既已不同恐亦未必爲然而窃禮疑後人并列於卷首圖而原來馬韓二家是各用一制家禮則只從韓儀卷中許多椅字如府君夫人共爲一椅椅用絲綾時慰祭禁椅蓋殊之類皆指坐式而言之不干於兩窓椅傳要又是一遵家禮之意故於圖亦去兩窓椅圖而只著椅之坐蓋式兩圖是其主於坐式以并用爲非之意可見而今人之例指坐式爲椅椅爲兩窓櫃者亦自有源委矣要訣祭禮時祭儀中言椅處與要訣家禮亦爲一般獨下論所引忌祭儀啓櫝之櫝字據下蓋坐二字固似指兩櫃櫃而言之矣然如是則非特與上時祭儀中諸椅字爲所指各異而已觀其爲制既重且大雖知坐式之便於奉行果是各用坐式不離於以手出主之謂慢則并祭時分奉以行尤似便好何必并櫝而奉之乎此似稱錫無乃致如圖椅櫃對之制出入時則有所用坐式故謂之奉盛也耶（[illegible]）

神主之制（[illegible]）

近齋曰古者作主未必二片相合及有竅有趺方如今之主式也今之主式自程子始司馬公則用牌子版子見於通典古者卿大夫以下以石爲主（有宗廟之稱者）或束帛依神（[illegible]）以此觀之今之士夫用木主實設諸侯之制（[illegible]）有尸并有主與否按虞之始祭尸曰坐尸於室用牲於庭升首於室遂祭祀于主（[illegible]）據此固知立尸而又立主明矣二主不可相離云云朱子之論本事固蓋爲劉平甫家自家影毛同奉者而言然以義理泛論則似不可分本宗同奉與各奉而一之也盤見似爲何语（[illegible]）

南氏曰家禮作主小註朱子曰制士庶不用主用牌子又曰牌子亦無制須似主之大小高下而但不爲判合中陷可也凡此皆後賢義起之制而今世無用之者大夫士庶皆用木主之制庶人用主僭也近世庶人或有用軸者軸之制有錢子軸屏風以此定爲庶人之禮因庶合禮意（禮疑辨解）

顯西曰士庶賤士大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許慎五經異義曰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依神以几筵故少牢饋有尸無主又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祭法天子有主無註曰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不禘祫無主留〇魏清河王懌奏曰鉛繞設禮有尸有廟皆所以廣孝敬衆不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何至於主惟爲王侯孔悝反祏石主載之左史饋食

設主者於義歟大夫士既得有廟何可無主通典晉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喪攝而往皆大夫有主之文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開元禮四品以下無主○程子士大夫得有重處當有主家禮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白屋之無家不可用○諸家說如此上一半大夫士無主之說下一半大夫士有主之說二說皆有所據將何取舍而歸一耶然細究禮意士喪無主明有等威開元之所以從亦有精義但後世不可捨從前有主之議而一斷以士喪之禮也（答梁楘）

柳氏曰明文安公劉某不用木主不用畵像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所謂神軸也（學禮雜小）

神主櫝

近齋曰神主櫝家禮與備要皆無見處非漏缺然也似是古無而今有者也（答梅山）

又曰主櫝稜見於五禮儀而色則未詳何必從稽鎔考案就緋之色世俗不分內外塗漆則或用紫或用青黑矣（同上）

香床

近齋曰香床設二一爲行祭時焚香一爲晨謁時焚香何疑（答梅山）

祭器

梅山曰按類曰籩豆簠簋乃古人所用故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當饋代俎豆是亦以平生所用是爲從宜據此則亦有大夫士之別富貴力而處之曲禮曰祭器幾則埋之是可驗不宜通用如可爲力只宜別具貯於櫝中如家禮所謂恐爲得正（答任憲晦）

柳氏曰五禮儀自　王朝禮以至大夫士皆有鋪俎籩豆之制而只行於　邦國不行於臣庶久矣今之祭器無鋪俎籩豆而并以鍮器有是者詎之祭器富者或以鋼鍮造出亦無大夫士之別已矣　國制矣易若以古禮參國典將有一定之制乎籩豆或竹或木器也俎豆木器也鋼鍮銅也（亦或錫爲用之）好禮之家做古而爲之但小其制樣則雖貧者亦可行矣（學禮雜小）

紗廚

近齋曰紗廚似是祭饌熟設之所（答梅山）

班祔

班祔稱號

沙溪曰無後者神主祔于宗家宗子主之稱號從父則稱顯伯父仲父叔父兄則稱顯兄弟及子侄則但稱弟及子與侄也子侄之妻則稱子婦侄子婦兄弟之妻則稱嫂及弟婦如何古禮無明證只用他禮文錄疏耳（問解續編）

班祔位次

三山齋曰班祔神主或以寢室狹窄而不得祔於正位則東壁下西向設之是今人家通行之禮也（答權光國）

續設伯叔與伯叔母皆死屬宜合櫝而祔于右若伯叔母先死則姑祔于左南氏曰合櫝而祔于右與大註皆爲西向之文不同爲問註說固然祔註東邊西邊之說非皆西向之意而且稱伯叔父母各先亡者而言似不可謂西向之也蓋合櫝者之必祔于東面西向者以西上不敢居於東向西則祔于左明矣（禮書問記）

驪湖曰班位入廟位次以大註觀之不分男女皆祔于本位之東旁西向以劉氏說觀之則男祔考西女祔妣東以尤庵說觀之爲未合櫝者男西女東既合櫝者從夫祔西今不敢質言然從大註祔東旁恐是（答□東編）

班祔不可不立主

梅山曰雖仲父體當班祔班祔則以主是世不立主而可爲者乎曾仲父由殤殞之痛古禮宜之道乃於齊葬之地埋既成之主（申命）身後不立主情勢雖其實絕悲而其事則非禮之正是當于侄之所宜承祀者設爲有疑悲□曾祖□骸□又有兄弟之子而不立其主永無所歸者乎哀遑爲之主耶既無題主之親又欠喪葬之類則不論所主者何耶神人相依不云云孫則宜于祖先別設無主矣何耶於祔從爲宜於者立主題以顯仲父待喪畢合祔仲母與祔位于一櫝祔祭告廟是爲處變事而不失其正也（答李中立）

無後班祔宜并告諸位

梅山曰無後班祔亦當并告諸位告辭當一遵備要五代某爲一板而并書考妣恐宜越以下當云先仲父某官府君將期已到閏當祔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而以無後歸永行班祔之禮先仲母某封某氏並祔不勝感愴云云（答李中立）

有弟繼叔父無後而死叔母班祔告辭

梅山曰無後而死者不能立嗣則遷奉亡者之神主班祔宗家之禮義乃有所不得已也躬將告廟有告儀其告辭云維歲次云云某親某（告用宗子屬稱）敢昭告于顯某親某官云云某親身死嗣絕無所繼後則某親府君與叔母某封某氏託於遠宗家今方遷祔于祠廟不容於情謹告宗家廟前期一日先告班祔之由恐宜告辭云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答問禮祔）先某親嗣子已死廟從無絕其親神主謹遷家禮將班祔于顯某親之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沈羌仲）

正位不祧與班祔主埋安可否

厚齋曰祔位只當以終兄弟之孫爲限豈有同爲不遷之理哉（續輯續編）

梅山曰祔主之隨祧位遷還是亦以禮宜從厚許人行之而竊更入思義爲說亦出情勝恐違了於沙溪尤翁埋安之論也（答棣漢）

渼山曰祔位是從祖祔食也非以宗孫之故獨厚之也祧位遷則隨而從之非以支孫之常德也程子曰祭及兄弟之孫則宗支一也（答鄭正郁）

按班祔之無後者班祔奉祀自是宗子之禮長房雖均是兄弟之孫豈敢行宗子之事乎此則當以宗支區而別之矣程子所謂祭及兄弟之孫指其主附之兄弟耳

妻存則夫不班祔

尤菴曰夫亡而無後之妻謂夫於祖廟云者似未安此當爲夫立後而別立宗矣何可知是惟爲妻爲子者不可立廟故須祔於宗家矣（續書類記）

班祔神主移奉他處告辭

性潭曰祔位題主以宗子爲主而入祔于廟自有禮規則宗家事當待其立後而改題移奉矣無移奉之舉勢不可已則只當措辭告由曰欽晦叔母定所于某所將奉叔父舉生前君祠板致告事由（答□欽時）

妻主別處說

南塘曰妻祔廟中夫拜庭下者爲未安則凡宗子之卑幼者皆不可祔廟耶（續輯續編）

無後本生親班祔

沙溪曰本生無後則兩家相隔轉宗古有其例兩家父死則子不可擅自變禮當以本生爲班祔（續輯續編）

問本宗無後則其生父喪出後子主之而叔父題主耶生母主之而顯辟題主耶（李□真）屏溪曰出後之子當以叔父題主而班祔之以待立後而改題可也（續輯續編）

梅山曰出繼大宗者當爲本生父母立後而無所接續則當遵旁親無後之禮班祔于祖廟以顯叔父母題主祝用從子之文祭止亡者之孫以其爲成人條居考妣終兄弟之孫之身之義也（答林士□）

又曰爲本生親侍養者尤後有云主祀服盡後祔宗家可也陶庵亦云出繼之子第一子似是宗孫以顯從祖題主而用班祔之義耶賢說恐爲得正也班祔者祭終兄弟之孫則侍養奉祀者亦當視此爲例而今欲推過於侍養孫之孫曾則是成四世之宗其何別于

祔後殷（答問 閔源）

問宗子無後當用班祔之禮矣以所以支嗣主傍題書以孫子某奉祀耶（答文孝） 梅山曰妾府宗子也當主其祭而題其主曰亡兒某生

辭主而傍題可也

宗子無廟廟于支子則支子攝祀如班祔

梅山曰支子異宮則異廟故古禮只祭當位亦無告宗家祖廟之節而宗子無廟廟于支子之所支子權奉祠位于祠廟如班祔之禮

則恐不容行祫事吉祭有日當以宗子名告由當云繼曾孫云云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告答 餘從）茲以某從祖某官喪期已盡禮當異廟而宗家無廟廟于長房同宮異廟形格勢拘姑用班祔之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答 告禮）

非迭祔而權奉宗家則不當與於祫事

問支派嫡孫受刻板於廟中奉題見者也祫事成[illegible]食云云以嫡孫支[illegible]與主面[illegible]有[illegible]於禮耶（文 牟[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主祀則奉事父不宜祫食於祖廟無乃從氏桃祠爲此班祔之禮乎苟其[illegible]者[illegible]故爾稱孝氏某官府君祫食也若非班祔而權奉於大宗家廟則不當與祫事班祔則祔食不得祔則不祔食禮也

五代孫婦禮祔於親盡位者時享告祝之節

問方奉高祖祀而妻與子婦繼祔於曲壁如行時享則當長房者之喪祔食於高曾之祖[illegible]有尤有[illegible]奉祠而奉於五代孫婦則昭穆既殊不當祔食故妾意以爲告由與祝文[illegible]自別於子婦位初獻告曰云云而獻[illegible]等節一如祔食[illegible]無內[illegible]祔食亦無礙於祔位耶（答之） 老洲曰今子婦身正位又[illegible]可祔而今有事一堂別告而祭之題曰告祔顯考於[illegible]之後獻之際安得無各祝之禮且時享所以祫祭而諸祔位之以其班祔[illegible]覺[illegible]較事之祝則一堂一時之祭各告而祭之不[illegible]於祭位者爲在其合祭之義也

祭祀所謂有事別告者即如告贈題告遷墓之類[illegible]於諸位有事於當位則告面已不然則初以祫位爲主況時享盛舉也祔祠堂屋既以序知有事可告[illegible]於祔位設祔[illegible]於八位[illegible]以有乎[illegible]之祝[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恐爲理[illegible]祔[illegible]既祔以下祔以五代孫婦某封某氏祔爲從食云云[illegible]從食猶與乎祔食之云不過是從尊者食後世所謂[illegible]是也而此則恐不礙於昭穆之禮尊卑之義亦行於其間而祭祀[illegible]始得矣

祔祔迭祔則埋安

南塘曰[illegible]祔於宗子家[illegible]之正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安則不得不埋安矣（答[illegible]）

爲曾孫觀[illegible]祔可否

李氏曰[illegible]子曰爲曾[illegible]祭之[illegible]可疑而此恐不無古今之異宜者未知如何（答[illegible]）

無[illegible]祔可否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分[illegible]者不敢入廟故[illegible]之祔[illegible]不敢與[illegible]兄弟之 班祔者并[illegible]同[illegible]於[illegible]義之內故[illegible]入廟[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而[illegible]則何[illegible]以行祔祭之故而[illegible]入[illegible]之內乎（答[illegible]）

有[illegible]者入廟可否

南[illegible]曰[illegible]嗣子有[illegible]不得立故死不入廟宜矣士大夫家[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不可代[illegible]有不入廟之[illegible]朱子曰諸侯宗[illegible]大夫不可奪宗此可以爲證尤[illegible]之疑[illegible]得之（答[illegible]記）

祭田（[illegible]）

梅山曰有祠堂位田[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宗子如有當位祭田[illegible]當隨往長房而[illegible]仍爲墓田以供一祭（答[illegible]）

退溪曰兩俗既有叔姪相傳無妨則叔承姪亦[illegible]若不可況兄弟衆多之家不與承叔姪傳徑同於祭兄弟亦并[illegible]祖宗

爲宗[illegible]祭禮之意其不可也（下同 考訂）

晨謁

晨謁服色

鹿門家儀曰每日昧爽夙興盥漱丈夫具巾帶衣[illegible]婦人[illegible]拜[illegible]衣至內[illegible]省問安否（丈夫行揖禮一揖婦人[illegible]不一拜） 晨謁後主人率衆丈夫晨謁于家

廟中門外（疑問 雜編）

近齋曰幅巾雖非古制古制既不可復則姑以今制用之何妨兩宋先生已行之例從之可也屏溪之以程冠行祀未知果如何耳（答梅山）

晨謁焚香

本庵曰焚香無酒獻而爲求神之禮未知何也（疑問 雜編）

竹庵曰主人晨謁焚香再拜還曰焚香似煩瀆且深衣則冠履必用幅巾黑履耶（仝上）

近齋曰晨謁焚香雖非主人亦可行而要是無焚香者從簡也非謂行於中門外之無焚香也（答梅山）

晨謁主人隨參

問晨謁宜只有主人要缺[illegible]非主人隨主人同謁無妨同[illegible]亦然[illegible]行則不可尤[illegible]則曰[illegible]以生時諸子晨省各自如儀且家雖出入時入大門皆謁一如長子獨於晨謁有所不敢者未知其義也又曰晨謁之禮亦不係主人之有無矣未知淵何的從（答今本） 陶庵曰以尤庵所觀之則雖非主人而亦可行晨謁於恐問解所載義理爲長（疑問 雜編）

本庵曰凡不曰主人以下者專指主人也（家禮本文曰主人晨謁）

類類載朱子孫子弟晨謁似本於斯儀當以家禮爲正（仝上）又曰晨謁雖象平日之晨省而廟之體事神之體自與平生迥別有不可一同者也（仝上）

月塘曰主人之晨謁與支子出入拜廟之節假如主人不在之時支子擅開廟門獨自參謁恐未安（疑問 雜編）

近齋曰晨謁與祭祀不同主人既不得行之則不必代行主人行晨謁則衆主人隨參南溪云（答梅山）

老洲曰晨謁主人之禮也栗翁沙溪皆主非主人不可獨行之說是固得禮之經而如逆命之使子弟代行乃是遷就於人情之間也然不可無分別於主人家禮祠堂章主人晨謁大門之內然則非主人而晨謁者行禮於大門之外（謂大門而拜於外）以示異於主人恐爲得宜而但從來人家祠堂絕無從家禮大門中門之制者當隨其地勢主人如開門而拜餘人不開門而拜稍分界分如何（答梅山）

梅山曰晨謁家廟固是主人之禮而朱先生亦許子弟晨謁寒泉先賢亦有主人有故則子弟行之語或云非主人則不可行者恐是失之過也晨謁即象生時定省之禮則父在母喪孫[illegible]入廟晨謁[illegible]可廢晨謁乎父固壓子而無不壓孫則豈以祖爲之主而孫不伸情乎恐或爲安乎（答[illegible]）

攝主晨謁

退溪曰攝主宜擬晨謁之禮（疑問 雜編）

宗子之子不可創行晨謁

顧齋曰晨謁主人非主人行之或有病故使子弟代行固無不可今者主人初不行此禮而其子弟創行逮當主人事者其可安於心乎情雖可伸[illegible]有所[illegible]則沙溪所謂獨行則不可云者恐當遵行（答[illegible]）

忌祭入廟序立再拜兼晨謁

近齋曰忌祭日行晨謁拜禮南溪以爲祖忌與高祖以下忌爲先後者恐不必如是分明也備要中序立再拜之文似因要訣而此則爲晨謁之禮然則南溪所云新主時行拜似亦指此而言序立再拜之外又豈有晨謁再拜乎（答梅山）

參薦日無晨謁

本庵曰參薦之日當無晨謁蓋將有事於神主則無用先爲門外之虛拜矣此實於參者時祭不先拜於未出主之前者可證也（類輯續編）

近齋曰朔望參既有事於廟中則不必別行晨謁以參禮兼晨謁無妨耳（答梅山）

省親展廟先後

近齋曰晨起當先省親而後謁家廟（答梅山）

喪中晨謁廢否（服中并論）

渼湖曰國家晨謁三年中姑廢爲宜（類輯續編）

老洲曰喪中晨謁先賢多有脫衰停廢矣（答金穉平）

近齋曰晨謁平時之禮也喪中不可行南溪說是矣與祭祀之有行者不同（答梅山）

梅山曰三年喪中雖廢家廟晨謁本生喪葬後所後家忌墓祭準禮行之則晨謁可廢乎（答李敬用）

又曰同宮之喪雖則廢祭晨謁無可廢之義以其與祭祀不同故初無齋戒也雖朞功之喪成服後當行（答李顯信）

近齋曰晨謁成服前廢否雖無明據然無論喪家之通與不通未殯前其爲悲遑姑廢之似無妨（答金宗善）

又曰以南溪喪中入廟別具布帶之義推之朞大功晨謁時別具素冠白布帶小功則用素帶緦服亦然而或晨著黑帶無妨此愚之從前所見也今示趙治谷所行雖近質樸亦是一道也（答梅山）

外祖廟無晨謁

近齋曰晨謁家廟即生時定省之禮於外祖廟行之恐似過矣（答梅山）

祧位未埋前晨謁

梅山曰祧位自從祫後移奉于正寢矣不當以當埋未埋而不行晨謁先家廟而後祧位由近及遠之義也（答洪沃）

出入告

要訣出入儀諸子異居者近出則不必拜辭遠出則須就祠堂拜辭如儀但不開中門主人外餘人拜辭時皆不開中門（五禮考證）

參

南溪曰大盤即是楪子之類以其與盤同是一樣故用其大者稱以大盤（仝上）

陶庵曰炙是國俗不用故設茶點茶等文一併刪去若別有饌品則各設於盞盤之間主人斟酒訖主婦升正筯（類輯續編）

屛溪曰茶盞時果盤之單設是人家合設之禮鄙家則凡祭皆各設一盞文公家禮不知他家所行有何所據（答孟性洋）

竹庵曰古有朔月奠大夫有月半奠古者惟喪祭然也而家禮仍有朔望參也嘗聞我國自前朝時只行朔參朝鮮行望參恐違舊俗未爲失也

南氏曰主人出入必有告有事則亦有告今正至朔望之參俗節時食之獻四時新物之薦皆是有事於祠堂神主當出則何可默然無告辭耶家禮之無告者必有其義而未可詳也鄙家祭式正朝則告曰今以某歲正朝薦以時食敢告他節倣此朔參則曰今以某月某日薦以酒果敢告此乃告朔之義也（補遺）

近齋曰祭有大小朔望參是祭之甚小者故無祝（答梅山）

又曰古者士無月半奠故要訣之望日只焚香是也然備要則望日亦用果一盤不設酒不出主依此行之爲當（仝上）

又曰朔望參以新魚代果何妨望日焚香異於晨謁雖非主祭之人亦可行之（答金履紹）

又曰參是與相參之謂（答梅山）

櫟泉家儀朔日用果一盤魚肉一味麵一器望日只設酒果（類輯續編）

梅山曰望參家禮不設酒不出主其視朔參殺矣此必由於不敢褻之文鄙家喪中月半殺其饌品於朔奠當時祠堂參禮只於朔日設酒果望日則焚香參拜而已更以家禮之望參考望亦有果盤可知雖不出主以果品行之如薦新之禮恐亦無傷註疏分大夫士亦有疑古者大夫士祭禮皆有等殺故也吾東則如祭四代士亦同於大夫今之行禮者獨於此不必分異也（答梅山）

梅山曰吾家遵家禮以朔望參矣近考語類朱先生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薦茶欲倣語類望日只薦茶未知如何老洲曰朔望參家禮朔日只設酒望日則不設酒不出主主人點茶而已云者與語類朱子所行之禮未見差殊也文成要訣云望日不出主只焚香可不設酒只焚香亦據家禮立文雖小異所以示殺於朔參家禮要訣其義一也觀齋曰國俗既不用茶則望日亦用酒可矣但實無以設酒則望日只設果而焚香再拜亦無不可吾家性潭先生嘗如是矣（答成大衡）

梅山曰家禮備要望日不設酒不出主示殺於朔也愚以望日設茶不出主參神辭神如儀士無月半奠改以酒果如何參以茶用生薑麥芽雀舌之類（答任憲晦）

安氏曰望日無酹酒則無酹酒之禮是無降神也要訣不酹酒只焚香則無降神可知尤庵曰不設酒則亦不降神耶降神不可廢必當用酒未敢知也（五禮考證）

按家禮望日只言不設酒不言不設果故或有果盤設之論國俗不用茶故或有代用酒之論然如此則朔望無等殺且紳註朱子曰朔用酒果望則用茶則望之已矣

望日不設茅沙

近齋曰望日參禮一節家禮與要訣互有異同而當以家禮爲正既不設酒則獨設茅沙無義鄙家則嘗前於望參不設酒則并茅沙已之矣餘如上儀云者即大綱說並指茅沙而言也（答李延仁）

共四龕一香卓

南溪曰朔參時焚香降神通行一次則設香卓於堂中共一龕只設一卓也若有別告事之龕則別設香卓於其龕前告設即去之（類輯續編）

前一日齋宿

本庵曰齋宿則是正齋前夜也吾聞同春堂出吊人初終先生女與文貞公夫人時尙幼問朔參在明何爲犯染先生爲之解說如此云（仝上）

梅山曰前一日之義爲重未可齋一夜而止且不吊喪爲齋戒中一事雖非朔參亦不可爲也（答朴光）

參禮服色

栗谷曰婦人上衣下裳極其鮮明（五禮考證）

五禮儀有官者紗帽品帶無職者笠子縧兒（仝上）

參先禮儀有官者公服帶笏無公服則黑團領紗帽品帶無官者黑團領黑帶婦人大袖長裙（仝上）

李氏曰假髻之制以禮記及孔氏朱子說推之然是以假髮編列而圍結於髻外同內髮如鬟以貫於本髻之上矣少牢註所言副與被鬄爲飾亦此意也蓋以內則文考之古者婦編髮總男女皆同然則以六尺之縰韜髮作髻是謂之纚而又施笄總然後男子則加冠於其上婦人則不冠而以副編次加之爲飾後世則猶以□髮之制只以髮束之爲髻後施掠頭如今網巾之制矣然其加假髻於本髻之上以爲飾則與古不異矣然孫氏所謂特髻去飾者即只束本髮爲髻而不加假髻爲飾耳蓋髻形之圓轉如螺髻而轉豎假髻圓則全不類髻形可謂抑或以髮圍結之際必須藉着於物而後可成髻樣則假當有以竹若木爲骨子矣然則轉豎只以骨子當之耶　英廟朝審禁假髻之令而宗須假髻之飾事須變而竟使中華古制不行於東可恨（家禮增解）

又曰朱子云古之冕服皆用直領襞之者未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也又有先王冕服樺地襞之歎然其於家禮乃以公服幞頭上領之制爲盛服者特從時王之制耳我國亦承用上領公服等衣爲朔祭盛服無官者則儀節所謂直領衣者雖未知其制如何而世俗所謂道袍實是直領之制爲今世士子通用之盛服則以爲祭時之服恐當奉先賢之必用黑團領有未敢知耳（全上）

序立

厚齋問家禮序圖旣有子孫立位又有執事立位分明辨子孫尤庵曰香所未曉云云南溪曰當晉未曉中朝人必有家丁此似是家丁之類也（問解續編）

南溪曰此執事恐是子孫男子婦女黨親者也蓋位於男子黨親就位於婦女黨親故謂之內執事外執事似或曰僕隸之屬女僕之位主人之後固猶可矣男僕則在平昔非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今於祭堂崇事同享之事得與序立之末已是可疑又鄭示婦皆婦女女匠序立尤爲未安（問解續編）

尤庵曰男僕不可參錄於婦女門外執事者恐只得以子弟而設似當一而已（同上）

又曰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其殺喪賓而此位階下者蓋見韓式矣李光縉曰今雖從家異古恐合以西階上位婦人也（同上）

李氏曰時祭有內執事者無疑於主婦下蓋之文則恐可使奴婢沾主也恐是諸子孫及子孫婦女當爲內外執事者也（家禮增解）

樸泉家儀婦人位參禮立於階下大祭則立於房中（問解續編）

近齋曰富序立於廟庭而亦設於廟內何妨

梅山曰凡內外序立皆在於階下今俗或位於堂上非禮也位在階下而行禮於堂上故有事則陞無事則降（答[illegible]）

李氏曰神主南面故男所西肯右也子孫北面故男皆東亦肯右也顧王制所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之義且陟是主人位故也（家禮增解）

出主

漢湖曰家禮只於薦新望參不出主其餘自朔參節祀至于正祭未有不出主者也蓋祭意盛則其禮愈備而然（問解續編）

問出主時何爲奉之恐主身未安（答[illegible]）　竹庵曰只開櫝蓋恐或無妨（全上）

近齋曰家禮出主與參出主身櫝外之節也而後世人家只於櫝而祀之出主與家禮不合矣然何至大悖於禮耶蓋婦人實于行祀時移動主身重難故爲此之處而只開櫝也且禪道遠哉不必奉出於櫝外近閒諸家亦多如此行之云耳（答[illegible]山）

祭饌由西階

本庵曰特牲禮尸入門左少牢禮尸與祖皆升自西階則神主及祭饌當由西階（問解續編）

獻拜之節

陶庵曰主人主婦分立香卓前東西北向再拜爲可（全上）

本庵曰今鄉主婦點茶一節惟主人拜於香卓之前如家日儀（問解續編）

李氏曰香卓前東西再拜主主人前賓主婦則當四拜又把盞獻酒點茶故主婦當拜（家禮增解）

南塘曰參則禮簡故主人皆自行之祭則禮繁故執事贊之（問解續編）

又曰禮拜以於再婦人四拜以當再拜故此云再拜禮成數而實則包四拜之禮凡言婦人再拜者皆做此（全上）

本庵曰士冠禮見于母註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士昏禮婦見於舅姑云升拜舅又拜而註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於姑則止云升拜蓋婦人之俠拜只施於與丈夫爲禮耳且據士昏記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則俠拜亦只再拜也故通典皇后祀蠶拜陵之儀皆再拜而至韓式又有優行賓婦人四拜恐未俗然也（問解續編）

降復位俟少頃

本庵曰今世降復位立俟少頃是與聘禮釋幣于禰出主于戶東註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之意合矣（同上）

斂櫝降簾闔門

本庵曰辭神後主人主婦升斂櫝如啓櫝儀執事者升同撤降簾闔門（問解續編）

閏月參當行

本庵曰春秋文六年曰閏月朝于廟疏何氏云朔不是也然法月祭之意按閏月參當縁此（全上）

朔望參替行

沙溪答問曰宗子若出則正至朔望薦新支子代行可也恐不害於禮也（問解續編）

南溪曰朔望之參自時祭殺而爲俗節俗節殺而爲朔參則非容爲展已思慕之誠不可以已之有故而直廢之也有故則主婦子弟代行有何可疑乎

何氏曰主人有故又無子弟者婦女可以代行又無婦女者蓋姑闕之不可使婢僕代行也若時祭則與廟中參禮有異容或有可攝者也（[illegible]）

喪中行參

李氏曰朱子曰時祭廢卻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祀則以墨衰常服以墨衰行事亦無不可云節祀既可以墨衰行之則參禮恐無異同矣（家禮增解）

不犯殯則練服成服後行參

梅山曰既不犯殯則固無遠於前一日齋宿之文曉成服服朔行廟參恐宜（答[illegible]）

俗節

臘儀（臘日并論）

[illegible]門曰東臘用戌蓋東以火德火墓在戌故以戌日致臘則在東屬木木墓在未故我國以未爲臘（問解續編）

梅山曰王者各以行祭日爲社祭日爲臘故漢戌臘辰晉丑用祭日也本朝庫藏在未故用未日爲臘初非清廟所用云者澤堂說可從也愚從栗谷尤翁用臘日薦廟（答或人）

俗節增刪

陶庵曰家禮本註有中元（七月十五日）而是佛家所尚朱子晩年亦自不行故今刪之（問解續編）

南塘曰朱子答閭丘伸之書七月十五日即中元之節本註許用之然則此所謂不用者釋屠家節之禮（同上）

近齋曰俗節寒食三日南溪不用之似以其節之非俚也然人家多行之行之何妨九日則不可不行從重陽並爲令節故也（答[illegible]）

老洲曰俗節增減隨宜無妨但正至最重雖貧不能辦略具一二品以示異於他節可也（答兪大任）

除夕拜廟

老洲曰除夕拜廟雖知非有經據後來諸賢率多行之此等處不妨從俗故愚則自前行之而未嘗廢矣（答梅山）

俗節時食

問正朝設餅而又設餅湯似未免重疊（魯存中）陶庵曰歲時餅物重在時食或涉於疊床亦何傷乎（問解續編）

樸泉家儀節日用時食餅餻麵飯之類一器（同上）

俗節廟墓幷祭

南塘曰四時墓祭退殺猶於朔望而欲廢正秋二節是春夏連擧而秋冬專闕也豈寒暑變節感時追慕之儀歟春秋行禮可兼冬夏而只行春夏不能兼秋冬矣節日之當於朔望者先薦几筵後行墓祭地遠則使子弟代薦一所亦無所礙矣（問解續編）

竹庵曰俗節之祭行於墓則恐不可兼行於廟（問解續編）

按東俗祭墓最重寒食秋夕此兩節則上墓其餘則行於廟恐宜

秋夕之義

鎭西曰秋夕之名古未有也然以意推之七夕秋夕均有所取於是夕之義秋夕之夕亦豈無義也是夕也月爲一年之最從古爲玩賞之節其必取於斯以名爲夕無疑也東俗之以是日上墓行之已久今不可廢（答梅山）

俗節朔望時祭大宗雖不行不宜從而幷廢

李氏曰薦新俗節朔望時祭大宗雖有故不行從而並廢未安從禮力行而使大宗效之尤當又觀恐是（家禮增解）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終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一

祭禮

薦新

薦新諸節

樸泉家禮薦新穀須作飯具膳羹饌炙其不可作飯者作餅以薦於節祭魚果蔬菜單薦之物薦於晨謁（問解續編）

竹庵曰新物之薦因朔日以行恐得（問解續編）

近齋曰薦新非朔望節日幷設者則魚果之屬因晨謁而薦之雖用酒果而不酹茅降神只曰焚香再拜蓋以此再拜作參神也故不別言參神然則焚香再拜後斟酒又再拜撤再拜辭神凡爲三次再拜而已蓋比朔日爲輕故從簡也（答金履紹）

李氏曰遠出告儀尙有焚香告拜之前後兩拜恐此不可無參辭神（家禮增解）

薦新物品

梅山曰薦新物品有難周定且約月令王制而參以五禮儀孟春青魚仲夏大麥櫻桃瓜季夏小麥孟秋梨仲秋稻稷粱粟又從俗石魚葦魚銀魚西瓜甜瓜恐宜而亦稱家力恐爲得中若有物皆薦則恐涉於瀆也（答趙晦夫）

又曰魚蔬實之屬有雖待朔望俗節則當單獻於晨謁而單薦則恐當用生生薦亦行於　太廟禮亦許用生魚肉恐非可拘也（答任憲晦）

未薦不食

樸泉曰家禮新物未薦之前雖尊幼不可先食（問解續編）

私喪未葬不可薦新

梅山曰私喪未葬與　國恤未卒哭前事體殊有尸柩在於家何可設薦於廟事乎凡係吉祭皆告廟亦不用酒果況薦新乎雖生薦亦不可爲也（答任憲晦）

生辰祭

屛溪曰生辰茶禮退溪非禮之答尤庵倂設諸位出主單設俱爲便之教十分正當復何疑乎旣知其非禮則告由改正尤似允穩矣（答李敬敎）

近齋曰生辰祭雖者創開云而實則自周元陽有生忌之名三獻讀祝以祭凡後減殺爲茶禮小祀耳然家禮只許行於三年之內人家雖有行之於廟中者非禮之正矣（答李敬敎）

又曰生辰　廟中行之則不可只祭設於當位亦不可倂設於諸位以此難行也上墓設行尤爲非禮（答李敬敎）

又曰生辰祭祝文出於周元陽祭錄文祭子則歿寧敢忘之句改以逝何可忘何妨而但生辰之稱殊無謂禮家甚非之元陽祭錄恐不從（答李敬敎）

又曰生日不祭禮之正也固甲亦何可祭之乎（答梅山）

梅山曰周甲與常年有異墟墓與家廟不同宜若用享而伸情然終是非禮之正雖甚缺然不如其已也愚之所自處與處人一是不行已矣妄議也蘇有所受肆敢縷說耳（答沈仲賢）

先祖周甲日行時祭宜否

近齋曰生辰日或當仲季月則人家雖常時不行時祭必於是年是月行時祭以爲伸情之地者多有之愚意以朱子生日行禰祭之儀知是依倣行之固可而雖或未能直當其日是月內追行亦宜蓋生人生日亦有追設時餉之規故也若値孟朔則孟朔不可行時祭退行於仲朔又是一道矣（答李敬敎）

剛齋曰生辰祭俱議以來諸先賢之論皆以爲非禮故今未聞有行之者但周甲之辰則世多有行之設盛者在情理固無不可然竊者議恭酒同則尤庵答人之問曰於位同安一閣未穩設於廳位耶抑并設耶或謂只主於正寢三者皆有難便退溪非之者殆出於此耶竊於此則獨設并設亦爲難便恐無異矣（答金夢賓）

祖先生辰日影幀設祭當否

近齋曰祭於影幀程子之說盖以一毛一髮不肖便是別人故也未知好禮之家誰行之而愚意似未安矣（答柳山）

祖先生辰拜廟（拜家塾論）

近齋曰考妣以上忌日拜廟雖非不告似以有餘痛故不爲別告之也是日拜廟拜墓援以情禮俱無不可矣（答柳山）

有事告

有事告之拜與他祭獻之拜不同

三山齋曰獻茶酒再拜爲獻酒而拜此朔望參之常禮也讀祝又再拜爲告事而拜也此與他祭讀祝之只主獻者其禮宜不同（答李徵晉）

近齋曰凡祭獻酒讀祝後再拜告事由則兩行再拜者其義固難的知然以臆見思之時祭祝專爲行祭故獻酒後卽讀祝而總以再拜告事祝只爲告由故斟酒後再拜一如朔望儀而祝告後又行再拜其意各有攸當耶未見先賢說不敢質言（答李匡仁）

李氏或曰告事之儀者是小事只焚香以告只依告時告禮而有先後再拜此設恐當（家禮增解）

隨祝時跪伏

李氏或曰古禮以立爲敬東俗以伏爲敬今旣讀祝時當跪伏此設恐是（家禮增解）

告追贈

本庵曰朱子答李晦叔書曰設位贈告只告于廟疑爲得禮今世告墓恐隨俗耳愚按朱子大全書贈官於廟（疑禮續編）

父喪中贈職葬前先告廟葬時書銘旌

近齋曰銘旌一入壙中則無變改之時雖未及改題之前銘旌當書加贈封號恐無疑改題固當待三年而告廟則當葬前爲之然後銘旌之書加贈封號方有來歷矣（答金書敬）

祖考妣及妣位　贈典下於父亡後告由

近齋曰告辭製呈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伏以先考某官位至亞卿當推恩所生而　敎旨未下先考棄世旣葬之後命爵始降　贈祖考爲某官　贈祖妣爲某封追奉　恩慶不勝感痛某方持重服不敢行改題之禮當待後日祫祀謹因朔參先告厥由（右告祖考妣位）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伏以先考某官位至亞卿顯妣當從受封號而　敎旨未下先考棄世旣葬之後命書始降　贈顯妣某氏爲貞夫人　贈顯妣某氏爲貞夫人追奉　恩慶不勝感痛不肖方持重服不敢行改題之禮當待後日祫祀謹因朔參先告厥由（右告妣位）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伏以某月某日　敎旨始下　贈顯考某官府君爲某官　贈顯祖妣某封某氏爲某封　贈顯妣某封某氏爲某封惟我　恩榮未及於顯考在世之日不勝摧痛謹因朔參敢告厥由（右凡贈告辭○[illegible]）

喪中考贈　典當以宗孫名告由

梅山曰凡改題待祭于三年後擧告祭前一日爲之而三年中若蒙　贈典則當以宗孫名告由告辭當云歲次云云孝曾孫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因叔從祖班秩上聯奉某月某日　敎書贈某親某官府君爲某官某封某氏爲某封祗奉　恩慶有此受贈不勝感慕某方持重服不敢行改題之禮當待後日祫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答申仲立）

祔位封贈

柳氏曰先師曰祔位配食於祖考妣祝不爲稱而有贈秩焚黃恐不得不別告（常變通攷）

庶子追榮

梅山曰子孫之追榮先祖卽所云推恩所生也父以子貴豈有宗孽之別乎今俗庶孽之官增秩者皆以雖歧故贈爵不許天官不受其贈者殆以此也假能達官則祗奉恩慶斯已貴矣贈職高下曷足計乎（答李孝先）

追贈改題

竹庵曰先賢職後贈宋制爲然而栗谷之先贈未免倒錯沙溪答月城問引退溪說欲從宋制尤庵說亦然今此所詢當以成均進士贈某官恐當（輯補續編）

梅山曰特贈命下恐當卽日告廟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顯妣云云顯考純孝正學尤爲士林所欽慕以至達臣狀徹筵臣　筵曰特贈通訓大夫司憲府持平顯妣從　贈令人仰荷殊恩有此褒贈祗奉　敎書攄暘罔極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又曰先告廟後改題爲日不同則改題日又當告由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獲蒙　榮贈今將改題神主謹以（以下同）所設酒果待奉主復位而徹卽所以飲食依神也

又曰旣聞受　贈後改題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夫某昭告于亡室　贈淑夫人某氏某以某年某月蒙　恩授通政大夫　贈亡室淑夫人祗奉　恩慶有此從贈榮不及存不勝感愴今將改題謹以酒果用伸告儀謹告（答李致樹）

被謫放還告辭

尤庵庚申被謫蒙放後告家廟文荒墜先訓得罪于朝竄謫南北七年于玆矣今歲　聖恩解脫來歸惟是宜人李氏甲寅之歲奄爲拜別今玆展廟木主隱然幽明永隔不勝情咽重念高祖考府君當圭廟遺教顯著神明事載于史情不肖於甲寅告祭之時又示靈異嗣孫一氣理應如此若非府君精神卓然不昧何以與此是知今日生還亦賴冥中之默佑也又念曾祖府君當圭祖謫還也喜不自克感賴而歿今日不肖之歸想亦有默悅之靈矣（五禮考證）

世室延享後告辭

慎獨齋祠堂告文（尤庵代作）曰當　聖上採取一國公議爲恭　孝宗大王爲不遷之宗府君從享之禮從而萬年不墜則私嗣孝安永世亦祇矣　恩光罔極慶幸無比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五禮考證）

積冤伸雪者當告廟

梅山曰有事則告卽事死如事生之義積冤伸雪貫徹幽明雖無復爵改題之節恐當告廟並及章位而　因悼卒哭前不敢設酒果告由焚香如朔望禮而已旣告廟恐不必告墓此與焚黃有異也告辭製呈而必待卒哭行禮恐宜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祠堂體位）先考府君積權文網名登白簡煩冤莫暴飲恨歿世昨秋因　譯獲雪　恩論日夕撤觀永歿復盆夙昭嗣位沛澤旁流　玆收照宣旨暴先考　先嗣渙意用全外家白日回照丹書洞洗九載冤魄一朝快雪　成命溶降丕偉傳啓浩恩沁湜洋溢泉壤寐德及極天地莫量卽日滅死無復餘憾伏惟尊靈悅豫冥冥幽明圖報阻結是期謹告（答金伯實）

焚黃

焚黃無儀

本庵曰焚黃云云無於贈自贈者以焚似無義只以恩贈之意設祭以告於廟當恐爲得之（問解續編）

屛溪曰埋主後有褒贈則只當告墓焚黃而已（問解續編）

喪中焚黃

李氏曰古禮因葬而賜謚則喪中焚黃自是正禮據此則先焚黃恐亦無不可行於宗孫喪中且贈謚贈職恐無異同或言贈謚無焚黃者誤矣據附註朱子論焚黃並舉韓魏公贈謚可知矣但改題旣在宗孫葬前則事生之義甚重世可遞行易世遞遷之禮以孤子名旁題而以曾祖爲高祖耶恐當依舊稱曾祖而姑不書旁註以待喪畢改題矣其不書旁註者以宗孫初終已告喪於廟中也然依舊以亡者名書旁註亦何害益以此改題只爲君贈銜故也大抵世俗焚黃多以設酌稱慶爲事故認以爲不可行於喪中然恩贈之下必須即行改題祭時祝辭方可書贈銜也雖行改題旣無易世遞遷之事則喪中改題有何不可然陶庵旣以爲不成道理則恐亦何敢質言（家禮增解）

按父喪中祖曾以上貤贈者改題先主題以亡者之屬稱旁註以亡者之名則致生之不智也題以喪主之屬稱旁註以喪主之名則致死之不忍也恐乎可乎旣告受贈又告將免喪改題則情理安矣若行吉事於喪中焚黃改題如常時則無亦未安乎且如李氏說則喪中改題免喪後又將改題時月之間無已煩瀆乎

宗孫喪中介子可焚黃于墓

梅山曰焚黃即所以達于神靈不可謂無義唐宋及　皇明士夫所通行之禮也吾東或行於祠廟或行於邱墓禮家亦許給由恐非可已者也今玆　恩贈不克及時改題則焚黃墓所恐不害理宗孫旣在衰服　貤典出自己身則介子亦當自告以墓事先輕於家廟也告辭當云歲次云云介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之墓不肖猥位於　朝特賜上贈仰荷　聖恩推榮所生贈顯考某官爲某官顯妣爲某封祇奉　命書不勝哀慶而祿不逮養攄明難任改題當待宗孫喪畢而焚黃事輕改題墓禮異家廟敬錄以焚謹增瀝微誠以薦酌庶羞用伸虔告斯禮也與節享差殊介子雖自告恐無子餕之嫌亦有同春說可證耳（答申仲立）

焚黃當行於家廟（行於墓次論）

梅山曰焚黃者即因中國制命書諸黃紙而焚則無義故爲之通幽明之故歟若其埋主後有隨典則只當告墓否則當遵朱先生所行告贈皆於祠堂而今俗有焚黃至辭爲其行於墓所也然設殷事於家廟而行之恐爲得禮改題焚黃若又不同日則焚黃日當更告伸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今玆　恩贈特出常格祇奉　命書且寫且燒焚黃告祭雖無稽古受自中國以及　本朝已成常典禮不可廢敬錄以焚黃哀隕罔極謹以酒饌用伸虔告跪告丘壠山用三獻禮而此與時祭兩禮恐宜單獻若並奉諸位則出主於正寢而行之祇奉當位則薦于廟中恐得（答申季香）

李氏曰晉書荀顗卜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遣長吏奉冊即墓祭賜謚云焚黃行於墓次恐出此（家禮增解）

設虛位焚黃者祇榜只書行職

剛齋曰焚黃之節神主旣埋安則當行之於墓所而此亦有不可得者則設虛位勢所固然事係疑禮又未得先賢說可據何敢質言第念祇榜爲告贈典而設則似當只書行職（答權宗叔）

宣制及焚之節

李氏曰告畢再拜下焚黃則當有主人復位跪以下皆跪祝東面立宣制書一節盖儀節則宣制在設後而恐不若在讀祝後且儀節焚黃三獻儀則宣制亦在讀祝後矣（家禮增解）

又曰主人奉主還故處乃降復位下焚黃則祝焚所錄黃紙及祝文（同上）

延謚

延謚於埋安前則改題而埋安

剛齋曰旣延謚於埋安前則不爲改題而埋安似爲未安而長房主祀者已襲而將埋安則傍題恐不當書矣改題時具由並告以將埋安之意爲穩耶（答人）

告授官

梅山曰昔有人問於愼齋曰今若敍官及追贈在時享月則待時享日而若已過時享則俟次仲月時享愼齋答以有事則告不可留待據此則告官祭亦當於敍仕翌日不可遲待節日而執事旣無奠之行則望告參廟恐不害義雖未躬將誥告亦宜當　命日亦當以公服謁廟（答朴文楙）

又曰旣付軍銜冠帶常仕則曷不因朔祭告由耶旣不告由而遽書軍銜於祝文亦沒來歷旣帶軍銜不容不書忌祭前當設酒果告由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玄孫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顯高祖妣云云（列書諸位）某因　國家參宗盛執事之任已付軍銜冠帶常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待拜實職當更告告廟還消愛所數授官告辭如何（答朴素能）

告登科

梅山曰內喪將考擇柑魁告廟曰蒙恩魁黃柑科直赴　殿試云云矣今參　殿試告由當曰蒙恩　授殿試丙科及第云云而上下句語已從俗套所載今又遂用似重疊然告直赴告　殿試爲兩項事則恐無嫌未知如何（答[illegible]）

父登科亡子几筵告由之節

近齋曰几筵亦不可無告辭情理然也當措辭製用而但因上食而告則上食有哭泣恐有吉凶相雜之嫌則設酒果隨時某告似爲得宜（答三從弟[illegible]）

祖喪未葬不可告榮于廟

梅山曰從氏哭天雖未成葬而猶有踰月之哭則焉可告榮于廟母之廟欲出櫬後方可議到同宮異宮亦不必論也（答朴文楙）

國葬前宗孫喪中支子告榮

梅山曰國葬前雖有事于廟酒果恐不可設無奠酌禮亦涉屑瀆當於每位前焚香讀告辭而已禮所當略何謂草率耶（答朴文楙）

告登科從授官例無進拜

本庵曰要訣云主人西向當身進拜而備要不錄似得之盖家禮告法以事由告則用祝而稱孤告如告授官告贈降是也以登科見告則不用祝而稱敢見如生子見冠者見是也今及第生進之告似宜從授官例而無進拜矣（問解續編）

宣賜食物祭告

遇溪集孝曾孫完敢昭告于云云季父通政大夫前兵曹參議知製　敎泛猥承遺廕仕而從政多病將休亦蒙　恩命旣有宣賜又召以官辭官受賜感愴靡安敢此奠告庶垂歆佑寧我門歟（祭曾祖祝）

告生子

本庵曰按禮惟曾子問有君薨而世子生見於殯告於諸祝之文其告主人長子之生始見禮式然其第三月過時禁則近於內則三月見父之義告而不見者亦得（問解續編）

問主人生子則滿月而見廟今俗鮮有行之者未知如何（南夫任）　老洲曰告生子如禮好矣俗皆疏簡

梅山曰內則三月之末婁以子見於父見父之後當見廟而家禮則曰滿月而見尤菴曰生子日數滿一月當從家禮然近世儒先有

云告三月過時奠則告告而不見者恐得便宜擇此兩者而行之如何抱子而拜自有精義抱之當左頭頭陽也婦人拜必肅拜而爲再拜者爲是其子之拜也（答任[illegible]）

遷居告廟

大全遷居告家廟文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異事改存殁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祖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惟降鑒永奠厥居毖之子孫萬世無墜（[illegible]）

告移安還安遷奉之節

本庵曰要訣曰凡神主移安還安或奉遷他所則其告之用朔參儀若改排器物或暫從兩邊處而不動神主則用望參儀告辭臨時制造三禮儀曰知一日內移奉者一告一處恐按告於移奉處於還奉恐當（[illegible]）

寒岡集昨日庭後外壁作破致驚神主不任惶駭之至謹卽移安外房今將修葺謹以酒果用伸虔告（[illegible]）

寒岡集家運不幸意外失火烟燄之變上及祠堂奉貢顚倒致驚尊靈略旣修掃謹卽還安謹以酒果用伸謹告

近齋曰雖以房舍易房舍祠板移動之際不可昧然設酒果措辭告由似宜矣告辭當製用爲此錄上（答梅山）

梅山曰祠板移奉時當設酒果告由移奉後祇設酒果以安之告辭不必爲也（答李汝弘）

又曰祠屋被床床之患則移安于他房室宜也用酒果告由告由措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列書諸位）云云雨水致漏廟宇欠淨今方移奉于他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還奉時亦當告由措辭當云屋漏旣改廟宇孔安載涓吉日今方移奉上下同文（答李[illegible]）

又曰雖家內移安祠板告由遷動時不容不告辭當云今以祠宇所奉之處太近居室恐欠閑僻當移安于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孝先）

几筵移安告由

近齋曰當有告由祝而不必別設酒果因上食告之無妨（答梅山）

並奉廟筵者當從主人同日俱遷

梅山曰遷廟涓吉之必用末位亡者未知所稽其無出於日者耶其言不經難爲從也縱使屈而從俗用最尊位以爲統尊之義容或似然然用祖先生年擇日終涉瀆褻不可爲也所謂主人尸祝者也祖考精神卽我之精神一氣流通無間幽明神依於人故人之所之神亦從焉只取主人生旺者無與於移廟其實則相須之理存乎其間愚意則如斯已矣移奉几筵何獨不擇日云者辨謂在几筵則特用亡者也有奉廟與筵者設有祇奉几筵者祇奉几筵者不可以象生而不從主人擇日也幷奉廟筵者亦當從主人同日俱遷可也移宅生者之事非爲死者死者隨生者之所之而已不可別有所重而推其名選其日以宗大其事也（答李中立）

孤子更名當告廟

梅山曰雖孤子不更名而若有所不得已者存則不容不改改則只當告以更名之由而用措辭已矣傍題恐不可改不可改者以子孫之故而擅改題主恐攙越也略擬日設酒果告祭仍及改名之由恐爲得正也因科改名者向後還復舊名用存不更之義恐合事宜復名時當更告廟也（答徐[illegible]）

時祭

總論

竹庵曰時祭儀曰饋料宜事陳饌每位盤盞一豆脯魚腊三俎羹稚一敦兩簠兩簋兩籩果實于戶東玄酒在西二獻爵處爲四豆又有新[illegible]右職大義仲春丁或亥卜日以祭有故則遇行於夏秋冬之仲月不祭則不祿（[illegible]）

問晉承敢攙禰之家不當行時祭其義何也（李在[illegible]）竹庵曰時祭是廟中[illegible]禮而時祭祝辭以祖考爲辭故吾謂只奉禰廟者雖行殷祭無受胙等事有不得備禮也（[illegible]）

又曰國語天子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舍時以此推之廟享之禮天子諸侯四廟祭爲時類而太廟之祫爲歲祀以卿大夫三廟言之則恐於春秋二時祭祖禰而冬祭曾祖並享祖禰爲歲祀若適士二廟則秋祭祖並及曾祖而々祭禰官士一廟則只以冬至祭禰及祖或並及曾祖庶人祭寢者亦然月令五祀戶竈門行分屬四時而士祭門行見註說據此則士祭以秋冬恐爲有說（同上）

又曰好禮之家如欲從古則就廟中行昭穆歲一合祭歷月廢祭只行與廟所論得禮之本義其曰以二時（春秋）祭祖者禰出主正寢行事則冬月就廟中祫祭云云以此爲大夫禮恐尤合宜（同上）

屏溪曰時祭禮之大者必可行也昔趙重峰以家貧不能行時祭雖貧豈不可以效此祭主誠敬稱家有無不可以爲辭也（[illegible]）

美湖曰今人重忌祭而略時祭舛也（[illegible]）

閒靜堂曰不能奉親而爲親所棄不能廟享而但重墓祀此等無端若使孔孟見之不免以爲夷風也（[illegible]）

又曰古之所謂祭維四時正祭如朔望參不爲因參設酒果而忌祭又因出主哭絰不可無酒饌以侑神故略設之皆非祭也墓祭尤不干於奉先之本意今雖盛忌祭墓及十二朔參而不行時祭則是終年不享神也（同上）

本庵曰備要曰據禮註春祭過春不祭仲月有故季月亦可祭愚按穀梁傳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此可證季月亦祭也（[illegible]）

老洲曰俗尙忌祭俗節而廢時祭先輩皆言其非若能知禮豈不善哉（答南大任）

梅山曰古禮祭在廟開元時著無廟之儀韓魏公祭式以正寢代廟室書儀註影堂隘則擇廳堂寬處爲祭所家禮則遵韓式要訣時祭亦行於祠堂是據五禮儀而云爾也愼獨齋曰祇奉一位者仍祭於其所而告辭當云請出前堂非直稱廟雖奉高曾祖廟甚窄外行事恐宜只奉禰位者亦當爲忌祀于寢外也監神道尙靜不必以遷動爲嫌耳（答任憲晦）

卜日

總論

華陽語錄丙午五月十五日乙未先生行時祭於三山宗家崔愼曰此非分至亥丁而行時祭何也先生曰用曆日宜祭祠也曰宜祭祠則不爲之卜乎曰然且卜法及筮日之儀吾東不曾行也（[illegible]）

櫟泉家儀時祭用二至二分日（[illegible]）

三山齋曰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註曰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又朱日丁亥註曰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取亥云（答[illegible]）

問祭日當用亥丁而有故則代以辛日如何（李寅[illegible]）鹿門曰不但辛日凡柔日皆可用（[illegible]）

近齋曰朱子曰先甲三日是辛皆古人祭祀丁與辛皆古人祭祀之日以此觀之用辛有據矣（答金[illegible]）

梅山曰時祭家禮固用环珓卜日而朱先生且云祇用分至亦可以故好禮之家或用二分二至行四時正祭分至若値祖先諱日家間必當告由或前或丁或亥而行之異宮異廟則恐不必爲拘以神道事之故同以子孫之諱日不舉子孫之盛祭也（答李用九）

潁西曰环珓卜日本非難行書儀有不卜日則用分至之文故後世多倣此行之至於三三九九初非俗節初非祭日並四時行祭一如古禮則或卜日或用分至皆無不可若行春秋二享則直用二分亦可今旣不然只歲一行之則秋勝於春而旣失春分只用秋

分亦似無義按祭成物按古禮卜日之禮以丁或亥先行祖廟之享次日行禰廟之享似好未知如何至於祖禰二廟分享春秋賓無所據次日不卜而行禰廟之享盖以執於等也所謂环珓者古以玉爲之今以竹根長二尺判作二片以一俯一仰爲吉若其無珓之儀具載禮經不難考也（答黃暾）

李氏曰少牢禮疏曰上旬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不吉卽止不祭以卜筮不過三也云云此則三筮而終不吉則祀又廢與張朱之說不同可疑惟特牲禮則無三筮及廢祀之文或者士禮與大夫不同而然耶（家禮增解）

卜日告廟之節

沙溪曰時祭定日告廟之禮不可不行吾家廟甚且鄉居祭物未備恐不得以告廟之日行之故前一日告廟未知是否也（[illegible]）

南塘曰祝所以承事祖考交接神明者其位必在主人之上凶禮尙右吉祭尙左在左時祭用仲月註祝立于主人之右以主人西向而立以北爲上故祝在右也（[illegible]）

又曰時祭孝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高祖考云云孝孫恐當作孝玄孫（同上）

李氏曰家禮只從特牲禮祭祖禰之舊文故上稱祖考此稱孝孫也（家禮增解）

齋戒

近齋曰時祭齋戒日數多於忌祭者時重而忌輕也（答梅山）

又曰齋戒三日並計祭日則祭後無齋不成全日齋戒矣其可謂之齋戒三日乎（答舍弟）

又曰致齋其嚴致之爲言極也專心想念之時何可讀書乎喪中講學旣難或不得廢亦不可大廣三年之內若不讀書則以哀而廢事也是固難行而至於祭祀齋戒三數日之間暫停讀書何妨程子論致齋以浩然存一爲言此則話頭稍高有未易行得者若讀書如常時則豈臨祭齋遬之實乎散齋日則似可讀書耳（答梅山）

李氏曰更衣不言著某服恐只當服新潔之衣以當明衣疑衣然以齋者支服之義推之則亦當有上服前一日設位省牲既用深衣則此亦恐當衣深衣（家禮增解）

梅山曰祭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安之開元制禮減其日數爲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書儀合開元散致之日並行散致之事而曰致齋然其云致者非祭統所謂致也家禮則襲書儀而又無書儀專致思祭祀之文則只是散齋之事而從稱致也亦從簡耳要訣遂以致齋者本之祭統祭儀齋日五思註曰致齋思此五者也散齋七日不御不樂不吊此要訣所以舍家禮而從古禮也家禮所著四事雖只是散齋行禮者卽四者而齋純一警惕之道則是爲致齋致者所以自盡於心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云者亦由是而致之而已○既曰不吊喪問疾則除卻二者外亦當出入以要訣猝遇因緣掩日而遠云者而可知也然此以四日散齋而言耳若如家禮之合散致而一之則不過前期三日而已雖非吊喪問疾恐不可出入○齋者所以專心想念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若是者方能通幽明之故也書固攝心而恐不可看讀於齋日以齋則敬不專以書則心爲客是豈所以主一無適敬（答西齋）

又曰近齋案有儆性一日而屢監每於齋日誦活然純一之齋嚴然警惕之訓戒二句不離於口（[illegible]）

齋日謝客

梅山曰致齋專心想念所祭之人則非可以迎接賓客恐宜與同於齋日立不見客牌是固得正然若客自遠來不可謝遣又難淹留則當時反覆而遣亦可看於浩浩純一之義故（答任[illegible]）

考妣各卓當否

問各設四代或至十餘分貲家合設亦不爲無據（[illegible]）厚齋曰合設違於禮意朱子有時祭飯一盂羹一盂之說慎齋各位前設右魚一尾而行之恐伏以菜飯各一器行之凡禮只當致其誠愛而已豐約非所論也禮曰行潦濁之亦可以薦上帝（[illegible]）

屏溪曰考妣位饌品各設之著於家禮盛豐如此若能行之於一家則豈不爲士友之觀法乎（[illegible]）

又曰時祭則各卓設饌忌日則單設當位古今之正禮也更何疑故忌日若並祭亦各卓設饌爲可至於一卓并設勿論時祭忌祭全非禮意盖近故之近世諸先生中惟尤菴先生用各卓單祭之禮（同上）

漢湖曰考妣各卓以祭更按禮有精氣合之文則同卓亦可也（[illegible]）

鹿門曰考妣各卓是家禮文故先儒皆以同卓爲非然其實各卓大違禮經之意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疏曰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同几是故少牢特牲皆用一尸一几一筵而鄭康成亦曰配與不配饌如一（謂配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註）又曰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周禮一敦一几註）此實有精義妙理存乎其中今若各設位而享之則烏在其同几之義耶後古禮合設無疑也但饌品姑依家禮祭初祖禮饌各設而餅麵以下則合設無妨（[illegible]）

本菴曰祭統鋪筵設同几註精氣合之義微矣故特牲少牢皆一尸共饌開元禮考妣異主而祭異饌語類答先祭祖用一分之問曰各有牌子則不可（[illegible]）然考妣則義有異於先祖之異世者雖各異木主其實也不害神氣之合一則從古共饌恐亦可也五禮儀大夫士時享考妣合饌惟飯羹酒盞著各設爲孝蘇子由論有云先妣稷而飯稻從先大饗而飽蓋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今一饌之中有合有各抑近乎此論歟（[illegible]）

竹庵曰四代四卓考妣合設（[illegible]）

梅山曰合家禮而從古禮同几而共饌則恐不宜有合有各飯羹盤盞亦當並設而五禮儀亦有云大夫士時享考妣合饌惟飯羹酒盞著各設先儒有取之者遵行何妨第一行若難並設羹盤盞退於第二行庸何傷乎此等處因地勢分排不必局定其所耳（[illegible]）

又曰朱子既有前後配並祔合祭之論則雖三四娶亦當合祔配食退溪繼室別櫝之說恐不可從也櫝韓重大飯羹雖容皆俗論也焉可拘其少而夫其大乎（答金[illegible]）

父在前後母不可合祭

屏溪曰父在前後母神主既不合櫝何可並祭（[illegible]）

祔位設位

南塘曰祔食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云云男女分祭則夫婦有不得合食者人情不安時祭儀只曰尊者居西而無分男女之文（[illegible]）

屏溪曰祭時妻以下設位於階下甚不便神道與生時不同雖設於堂上豈或未安耶（[illegible]）

本庵曰學者輒謂階下恐非祭神之所神道有異雖主人之卑幼以祔尊者而從於階上似無害（[illegible]）

問卒主以昭穆則祔位各從昭穆之位左右相向而朔參及時祭只設正位一分饌祔位祔食而無別設爲是歟（李在徵）竹庵曰然（不當各行）

又曰古禮用昭穆之制故階下一班便於祔食而家禮一行西上而妻以下爲階下位名曰祔位則勢不得祔食矣（當勢不得各設卓○同上）

爲僧者不可祔食

南塘曰朱子說爲僧無後者固當祭之則爲僧者雖祭之不可祔食於廟中生時出家則死當別於族矣（[illegible]）

繼禰之家祭祔食之節

櫟泉曰支子既立私廟則亡孫不可越私廟而祔于大宗其勢不得不祔于禰位東邊上既祔于禰則何可拘於昭穆而不祔食耶鄙家從前如此（[illegible]）

問墓主宗家在遠不得歸祠則朔望時祭皆不得祠食如此者祠廟行祭時不得不別設饌（李在鐵）　竹庵曰如此者似當別設（禮疑續輯）

盥盆

華西曰昏禮厥明婿家設位南北設二盥盆勺巹取合歡而尙不同盆而盥祭主致嚴而況同盆而盥乎主人位在阼階故設盆巾於阼階下主婦之位在西階下當設盆帨如東儀而家禮備要無之豈闕文耶

饌品

總論

丘儀牲殺羊豕家欲雞鴨鵝（五禮考證）

寒岡問西土太牢以祭禮之據今欲買肉以薦祠廟亦非處禮之意若家貧則寧以雞鴨代牲而不欲用何如　退溪曰殺牛而祭非士之宜買肉以祭恐無非之（五禮考證）

竹庵曰犬之用於祭祀既有禮經證據則用之無疑而國俗之不用豈以儀禮饋食禮三鼎之數有豕無犬故耶老峰宅祭用犬見於先賢禮說（禮疑續輯）

巍巖曰膾與佐飯元是一物必要別設則先膾炙佐飯或可耶醋菜詩註沈漬以爲菹其文已分明矣（禮疑續輯）

陶菴曰家禮有膾醢菜蔬各三品之文醢魚並用何妨若用一器則食醢當去之耶（禮疑續輯）

本庵曰薦羞曰三（醯醢三品之三）恐二之誤看得儀是誤下初喪祭奠蔬果各六品則其醯醢之爲各三也明矣（禮疑續輯）

樸泉家儀謂醯醢三色之數鹹醢（肉醢）鰈醢（魚醢）蝦醢（魚醢）登器則用藍藏（菜醢佐饌）登器用埴醢或埴醢登器（此則下一之數）或只用脯醢合一器而用塡醢食醢各一器（此則用醢二之數）油蜜果餠有疑於士大夫用之僭也不敢用蜜煎正果亦不用茶食如栗茶食或麥花甘沙果皆權之屬煎過一器餠用一器而勿高排饅頭餛飩蒸煎之類總不過三品或二品魚肉餕總不過三品或二品魚肉炙毋過三串或二串（禮疑續輯）

鹿門曰果多則六少則四何必遵儀禮家禮而從舊儀要欲乎米食麵食爲一例則亦爲二器矣（禮疑續輯）

樸泉曰時祭家力既薄果四色湯二器炙五串肝衡一器亦足以成禮瑣見禽洞故桐家亦如此矣（禮疑續輯）

近齋曰先賢論祭祀多言稱家有無愚則以爲當稱時有無若家之有無者貧富之謂也時之有無者就貧家中亦有得時有不得時故也隨時而爲則或備或不備其勢然也有之之時祭於夕而備物之之時祭於礼而不備此則似不以豐昵而罪之也〇膾果魚肉具不得則從黃峰趙先生時祭設只用飯羹麪爲宜趙先生則猶設菓米餠而此亦無辦則闕之〇時忌祭三獻炙如難則只於初獻煮炙無妨〇黃巖趙先生行時祭麥飯菜羹米餠茶湯而已觀而已字則無他物可知矣以時享從祭而無湯炙膾果無炙則三獻而不進炙矣但觀文中湯酌庶羞之庶羞是珍饌之稱無湯炙膾果而亦可謂庶羞耶愚意則庶羞字不用只曰饋以湯酌云云何害（伐役）

梅山曰凡祭祀之饌在誠不在物是以朱先生答云國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實峰設時祀只飯羹及炙米爲餠茂蔬各一器憶鄕祭時祭亦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此所謂稱其家之有無而爲貧者法也今欲求其告數果品雖具誠如所示從隣賢覩減損寔之數恐不害義（答朴彦燮）

剛齋曰尤菴答人引禮記之文以證古人之祭祀用犬而曰從古用之可也從俗不用亦可也然則孔子是周禮後爲人明言其祭祀不用何可用之（答人）

梅山曰曲禮凡祭祀犬曰羹獻然犬肥則可爲羹以獻也周禮夏行腒膳膏臊註腒犬膏也腒謂以犬膏是用於時食之薦者也以故宗廟亦薦犬肉而獨士大夫不用於祀享我於習俗者東人之陋也三年中只薦於上食者爲其象生也勿論忌墓時祭用作羹之備恐無所不可耳（答[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諱犬之說與古近故也諱其名畜之以公則必不用以祭恐其流風成俗（答李晉直）

又曰祭不用犬宜俗爲然似是佛僧之俗流入成風然兩本出於盤瓠故祭不用犬（答李晉直）

問蒸菜不用何也（許因五）　洞山曰單菜豈不用於薦也寧戒者不食（疑禮正解）

醴

本庵曰古禮醴酒並設醴宜於酒家禮因朔儀朔參用茶酒乃唐宋之時士大夫俗尙之故耳我國既無茶俗尙醴而婦人又多不能酒俗好飲醴由是用茶代以醴既合於古而不忘本又因於俗尙而得乎事之以生之道矣月望日既不用酒茶之降神甚不便（禮疑續輯）

近齋曰蜂酒貧家難辦清酒勿論大小祀只用一宿醴爲宜而此亦以思其所嗜之義與先有嗜酒則於當位獻日必酌用清酒沽酒則不用也（伐役）

老洲曰禮記享祀宜酒以其能交神明者也實醴遠蜜且醴雖酒太厲既用酒則私廟亦可無拘今承錢致如彼丁寧實禁用之非所以祭之以禮也代用他物雖簡然而茶蔘水飲所當概茶有槪禁之據面殺禁出於經賦乃是用於神祀者已不雅矣茶亦略不如醴酒麥酒之猶有酒之名而見於古禮者擇於斯二者用之恐爲差勝也然麥酒太淡清又不如醴之尙有酒味而造麴亦有新禁如葬家有窖麴不得遍用是爲難處矣（與閔子厚）

梅山曰醴所謂甘醴惟厚所以須冠禮也詩所謂且以酌醴所以御賓客也俱非祭之用也說命所謂若作酒醴爾爲麴糵醴是酒之希微者非必用麴蘗造醴也（答[illegible]）

果

樸泉設饌家熟取生菓實而不用栗棗卵之類凡出乎分者（禮疑續輯）

近齋曰油蜜果禮家多欲去之而愚意則先有嗜油果則只在思其所嗜之義只於當位忌祭設之無妨時祭則諸位合享不設（伐役）

梅山曰記曰凡糗不煎鮭云以膏煎之則糗非敬養云凡糗質是糗而已不用膏煎之又云惟餌糕有糗已矣據此則糕常用於葬奠而已自漢以後似不可用而三代之時祭尙氣臭氣臭所以格神也然則所謂凡糗只指米食非指魚肉並不合膏煎也至若油蜜果即是糗煎而東俗所以供佛者也用諸私祭亦有邦禁以禮以律俱不可用雖不用者得禮也用之審從俗也（答任憲晦）

醯醢

問鮓似是食醢醯醢之類似是殊（宋基）　厚齋曰鮓者鮓藏魚也以鹽米釀魚爲醢醬醬湯液爲鮓列今以飯者觀之鮓亦似食醢而醬者以爲列未知古者作列以鹽米釀魚而爲菹耶（禮疑續輯）

鹿門曰醯是醋醢是醢醬之大節諸賢三品似是醋二醯一或醋一醯二然宋時與今俗不同何必一一遵從（禮疑續輯）

梅山曰儀禮祭饌圖所云醢似是食醢食醢不見于禮故尤翁亦云食醢之用只是東俗禮家所謂醢則是海物之加鹽者並用恐無妨鄙家亦並用二者矣（答任憲晦）

魚肉用生用熟

問祭用生肉如何（李[illegible]）　陶庵曰鄙家亦用生矣（禮疑續輯）

下溪問家禮祭饌魚肉是生耶熟耶尤庵曰宋可考也曰設疑整饌用生魚肉此與家禮異耶尤庵曰家禮魚肉之生熟未可考則豈可强言其同異耶（禮疑續輯）

問先生家用魚肉生耶熟耶（[illegible]）　尤庵曰熟用也自先世熟用故不敢改也尹鑴乃用全體之魚而不用刀割云甚不是也若必用生魚

肉則作臠用之可也（稽類 續編）

竹庵曰郊特牲曰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據此則魚肉之用生用湯俱無不可若以家禮本文之言之則沙溪魚湯肉湯之說似得之矣用生邦禮然也（類輯 續編）

梅山曰語類有云祭用血肉者要藉生氣是出於古禮祭尚用氣也（答任 憲晦）

李氏曰據上春官及特牲註疏則人君祭禮方有腥爓饋熟爓饋食薦熟之節而大夫士則自饋食薦熟爲始矣然則古禮獨人君之祭祭用生熟而牛羊則以大夫士祭禮皆熟之饋用生熟是古禮云者恐未爲商也然則今當主用熟之論者只據朱子敬此生氣之論可矣恐不可引古禮爲證也（家禮 增解）

又曰古者以肉羹喚食湯者郊特牲所謂三獻爓疏家以爲爓沉肉於湯衣腥未熟云爾尤翁之據此而字以爲魚湯肉湯之證者恐未然惟沙溪所答禮有湯飯之文已有羹爲湯而與飯對稱亦從世俗之俗稱也古禮則只以羹爲饋而配飯祭禮本無只魚肉燔之文豈今亦既以羹配飯則此魚肉非羹也矣且據古禮牲俎魚俎皆可熟所薦則家禮之意恐亦只如此（同上）

梅山曰家禮要訣恐當並行而不悖也要訣所云用生非謂魚肉脯皆不用熟而用生者云爾則家禮饌魚肉脯則必以生而不以熟（答李 五應）

魚肉用偶數

遂庵曰易象全文之魚肉是陰類故偶數籩豆爲天產而陽物其實於籩豆用偶數（類輯 續編）

致醆醬

陶庵曰醬是食之主似不可闕家禮只有醯醬而無用醬之文栗谷沙溪始以清醬炒古禮滌入於蔬菜醯醢之中今以清醬代醢一器亦之爲宜（稽類 續編）

屏溪曰醯醬之醬以瓶之醬爲於溝而用之瓶醬醬最初獻下設羹醯增在右云以此瓶醬之醬用之（稽類 續編）

又曰醋菜雖見於要訣而家禮則無俱祭不必用之只用醯醬似可耳（同上）

南塘曰醬劑百醬調其味故特設醬用加於炙肝故設醬而不復設於進饌之時（類輯 續編）

尤庵曰古禮有食必以醬爲主而婚禮醯醬居當中祭祀亦可以此爲據也（類輯 續編）

梅山曰飲食所以交神而此羹湯醋者其具神感自有精爽之妙也醯醬酒之流而其氣味尤各有過於酒者以故古人祭必用醯家禮備要之所謂設醬用醋醬（答李 性默）

李氏曰士昏禮醬（註生人）醬注云（案祭）神不用醯醬可知然按天官醯人掌共祭祀之齊菹及醯醬之物註齊菹醬皆須醯成味云云（昏人）之爲醋必用醯醬可知而又與內則之納酒醬之說相符矣士昏禮註亦未足爲據也又特牲饋食禮註實以醬醯資而非家禮醯醬是醯之醋而家禮之醯醬也後醯醬共一器故昏儀謂之醯醬也尤翁所謂和醯於醬用一器云者正合古禮恐當從之（家禮 增解）

又曰士虞禮設於醢北特牲饋食禮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註實右鹽與肝鹽并也疏執俎右畔有鹽左畔有肝然此以鹽當設鹽肝之器而加之但在右耳（家禮 增解）

又曰溫初祖祭至獻亦炙肝于爐以楪盛之加鹽（同上）

茅沙

朱子曰某聽今人用茅醉酒茅之謂指乃今人酹酒也想古人不用絹帛以茅沙酒也然而士虞禮刈茅五寸而束之祭食于其上鬮

茲祭與說以茅爲縮以降其神則古人用茅交神明尙亦矣（家禮 儀節）

宋儒曰茅本祭禮縮酌之事詳見儀禮士虞禮而後世借以爲灌酒降神之用也家禮三獻祭酒於茅則近於古矣禮經紅結之文此是後人創巧

又曰此言位既不別正附下酌獻附位所不當惟酒祭則茅沙祭酒似同正位然附位降於正位合從君祭先飯之義集說曰茅沙附位不敢祭可從（類輯 續編）

鎮西曰時祭附位不爲祭酒故不設茅沙然祭酒是尊者之禮也不惟事神爲然侍長者之禮亦然古所謂圖子祭酒之名亦由於此附位之祭當難於尊位六神之祭降神之辭俱不行之矣（答梅 山）

時祭虞祭祭茅之異

梅山曰時祭爲考妣位設茅故考位靈座姑其于故配祔并此位靈座同時祭茅虞祭則只是當位故斟酒受靈即爲祭茅所以異也（答李 公穀）

祭時服色

既尤庵曰春以深衣行祭云云（此說 疑誤）厚齋曰笠子乃衆論之謂也既若網巾恐不必又着笠子（姑俟 續編）

樸泉家儀丈夫深衣有官者公服幅巾帶靴笠子涼彩耗衣之婦人假髻長衣大帶（類輯 續編）

行祭早晚

既尤庵曰尤翁之說以春夏深衣（小註）據 厚齋曰尤春行祭之遲速仍來斷始配之矣然若得其中則尤好矣（俟續 續編）

近齋曰厥明之厥從前日齋戒時言之故曰厥如云其明日也質明之質猶定也蓋質定其必爲明日也厥明者早於質明厥明即鷄初鳴時質明是五更盡漏時皆呂東萊家五更行祭云（答梅 山）

梅山曰俗語曰神道於鷄鳴後易致飄散此理恐然大抵致誠如在之際忽聞鷄聲則心必驚動且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當以鷄鳴前行之（答鄭 舜賢）

潤山曰行祭早晚不必拘而鷄旣鳴則即其日也起始於子正無害（疑禮 正解）

匙櫝居中居西之辨

問匙櫝居中於此位爲右順也於考位則在左不亦逆乎置於西端似可（朴枝 泰）竹庵曰匙櫝置西端似得（類輯 續編）

諸嗣堂序立後拜

竹庵曰時祭設廟中諸主皆出於於此行禮神故不復則有參鶴主者忌日只祭一位則是日於廟中諸位不可昧然無事故有序立再拜（主主時）以寓參謁（類輯 續編）

樸泉曰時祭序立後無拜恐是闕文故鄙家依忌祭行拜禮（類輯 續編）

問時祭出主時（以上家 祭禮也）行拜忌祭出主時行拜何也（尹兩 采）屏溪曰主人以下入祠堂則自當有參謁再拜家禮時祭出主時不言拜以此也（古今已見於 忌祭行拜者）備要忌祭時言拜恐有義意不敢知也（類輯 續編）

李氏曰忌祭時祭只是有事于高曾祖故發時之前不必有拜忌祭只有事于一位矣於諸位當行參謁之禮故以再拜禮入軌（家禮 增解）

問出主時拜幸云云（李在 徵）竹庵曰只開櫝盞恐或無妨（類輯 續編）

主人告辭

近齋曰時祭出主設饌於家禮本文既爲會饋則祔位皆列於某親祔食之上先後之序比前爲詳以此觀之祔位雖多皆當列書於正位之下列書之次而總而言之曰祔食不必各書某親某位之意蓋與祝文之代各異版不同且時祭於最尊位故也（答徐 穉俊）

梅山曰卜吉告由及初獻讀祝贊祝而與出主主人自告者以諸出主執爲禮甚重故也初獻祭酒降于神位亦自告以子孫而請祖先非可以使人爲也（答金 復亨）

老洲曰時祭當從家禮行於正寢而若從丘禮儀行於祠堂則出主告辭或可刪偶審時當因以出就前堂爲辭耶不行出主之禮者亦當闕之（答徐 穉俊）

李氏曰奉主當如執圭鞠躬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也本註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有循記舉前曳踵如緣循（家禮 增解）

又曰時祭禮記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逡巡據此神主出入時其在祭所者皆當逡巡辟位（同上）

參降諸節

沙溪曰降神時兩再拜進饌者蓄人說而恐或不然也焚香再拜求神於天也酹酒再拜求神於地也在彼乎在此乎求之於陰陽有無之間兩再拜爲可（問解）

愼齋曰降神本天子諸侯之禮而士庶祭于寢一節亦似有此意家禮既存之則今當從然據禮記及士虞禮當在參神之前且從禮意則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後燔蕭今卽先焚香後灌酒恐亦未安（問解 續編）

三山齋曰凡祭先降神後參神大綱自當如此蓋必先有以降格而乃行參拜也惟時忌祭既奉主而就正寢墓祭則又體魄所在則此

不可昧然虛拜而猶求神之所在故既參而又降其所以不同者似以此耳（答文 文中）

老洲曰祭時參降之先後錯互係於主出與否故行祀於廟中則先降而後參出主行祀則先參而後降時譏愈則然考紙榜行祀與墓之祭先降後參以無動主之節（與林 [illegible]）

李氏曰祭長老疾病及子殷主人有母及諸父母兄嫂或疾不能久立休於他所使受胙復來拜神者是也（家禮 增解）

又曰周人先求陰故灌鬯在先今以焚香代燔蕭而在酹酒之先是用殷人先求諸陽之義也（同上）

又曰家儀有焚香再拜則家禮明是闕文（同上）

又曰朔參則雖簡而獻酌時主人自斟神位前酒故降時亦主人自斟也時祭則禮備而三獻皆執事斟酒主人以下皆俯而獻之故降神時亦執事斟酒也（同上）

又曰時祭降神按註及朱子說以茅縮酌乃祭酒也非降神之謂也（同上）

雖然降神似當逐位各行而只於一處於中堂何也竊意曰降神之不行於各位而特設於中堂其求神會祭之意蓋存焉

考妣合卓陳設式

晦泉曰設家匙楪一於中而東西各設飯盌盞盤又一於中央（考妣之中○ 問解 續編）

晦泉曰家儀則鍾蓋同几之義合設而盞盤飯羹各設（問解 續編）

竹庵曰祭儀各設儀禮五禮儀同設備設儀按其文亦只如五禮儀六品饌而俗皆用儀作各設矣俗用此不可不知（答徐 [illegible]）

[illegible]人合設者[illegible]然家不得不各設飯羹合設是俗男女各有其制別造（[illegible]）既須不侶屬於男卑女尊之制（尹東 度）

門曰飯器時俗所用器中行器之屬而稍高大之務合雅模點務亦當別造而用之矣（問解 續編）

南溪曰器皿飯食爲主故居中（問解 續編）

屏溪曰餅右麵左從祔位當之（屏溪 遺稿）左右字似誤換耳（問解 續編）

竹庵曰儀禮陳饌先遠蔬醢于神位前而先設蔬果於卓南端始見於家禮古今沿革之得失未敢質言（問解 續編）

南溪曰物意饌品從家禮設法從通記則可謂參酌得宜以匙楪設於北端第一行之中飯居左羹居右此飯左羹右分偏還之義也醋盞設於飯之左以匙橫設於羹之右此左酒右漿之義也以魚肉湯代饅頭設於第二行之中而魚左肉右此西北陸故設肉於西東南海故設魚於東之義也餅居魚湯之左麵居肉湯之右此燔還分左右之義也炙設第一第二行之間此臚炙處內之義也膾炙設於第二第三行之間魚左肉右炙在其中此膾炙處外之義也醯醢鮓三品生熟菜及沈菜三品隨宜設於第三行醋左醯右此膾從醯左之義也菜蔬因於醯醢此卷祛遠未之義也果六品或四品設於南端第一行（禮要 [illegible]）

酌獻之節

問亞有若獻焚香當如何（朴樂 金）竹庵曰焚香本非初獻茲每獻焚香者乎（問解 續編）

梅山曰時祭三獻獻者皆具向立執事者斟酒乃跪奠於神之前所以與時祭不同耳盤旋跪伏之際當有執事者開酒取而抹拭口實酒于注一節如朔望參與時祭而文不具耳

祭酒

問要訣亞獻不祭酒（[illegible]）樓泉曰每獻皆祭酒不然何用添酒乎（問解 續編）

竹庵曰三獻皆祭本於經然但經禮三獻各一爵後禮考然不變則每獻各祭恐詳備歟從簡用兩可也（[illegible]）

近齋曰亞終獻不祭酒依曾問有添酒之節故盡酒然後時取不滿酹以待添酌耶不如從家禮則從三獻皆祭之爲宜也（答徐 穉俊）

告祝之節

月捕問家禮祝版長一尺高五寸此尺何尺沙溪曰以周尺爲之（問解 續編）

近齋曰以祭祝告主之義從晚齋記之例當之用（[illegible]）然國宜但今已久慣用者以綿紙亦無妨（[illegible]）

又曰孝字既是孝子之義宗子則長位長子故曰孝子然則自稱以孝兩嫌之有（同上）

又曰家禮祝文式或用諱字或用敢字或說其詳意者時祭祭之大者爲盾士節外約故用敢昭而且無爲此處辛長稱亦有其重者故以敢代讀耶不敢質言（同上）

又曰祝文讀發當以齋官讀遂跪讀者只書讀祝爲宜（同上）

梅山曰六親屬不書祠之故　蓋祠代理時與祝文皆以家禮卑幼說文尉初至士大夫好禮者亦多不書初字是亦出於周之義（答朴 [illegible]）

獻祔位之節

問家禮祔位酌獻無儀然曰如禮無獻禮當一如正位有再拜（答金 [illegible]）屏齋曰當如家禮爲正（問解 續編）

[illegible]家禮祔位[illegible]有要所酌獻[illegible]本文附爵緣云某家只祔位於位上之隔[illegible]正位三獻畢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六考家[illegible]遂云諸食於飯畢既祝文亦不拜然設餘食之處於初正之在何一獻而已矣朱子所自行者於開元禮家設[illegible]此文今日行禮之家當一處云本文若其一獻之儀已是家禮所不從而且不祝不拜亦似有深意（問解 續編）

[illegible]亦恐是從開元不拜註以從食故也亦可從之轉式分獻在正位三獻後此皆通經器訓爵亦在正位爵畢而此不用考監時置之食也雖在以下正位之先恐不必嫌體設故也（[illegible]）

貞菴曰時祭祔位初獻皆當行拜矣（問解 續編）

老洲曰家禮陳器條東序散沙逐位設云云逐位者只指正位也初獻條每逐位讀祝訖使兄弟衆男之不爲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不設亞終不讀祝）云云亞終獻則祔位本無酌獻之事故更無說以此言之逐位之只指正位可知上下逐位二字不可參殊看恐當是爲祔位亦行三獻之證耶（興什文稿）

梅山曰家禮時祭條初獻註曰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亞獻條曰分獻如初獻儀終獻條曰分獻如亞獻儀儀要亦從之據此則祔位之當行三獻無疑恐當以爲非三獻不成祭禮依家禮祔位亦行三獻爲得之（答朴文稿）

穎西曰祔食禮殺於尊故其禮殺然亦所以致之者亦各有輕正位跪讀云某位祔食則祔位之不讀祝以此也侍食於尊者無祭飯之禮則祔位之不祭酒以此也酌獻後拜禮已行於正位則祔位之不拜以此也此非但從簡而然也至於正位獻畢卽獻祔位者古者廟制異宮之時正祔同在一堂故亦爲如此今也同堂之制則是禮也行不得只當盡獻諸正位然後分獻諸祔位可矣（家禮增解）

李氏曰按儀節亦諸正位皆行初獻畢使人分獻祔位亞終獻皆然然則祔位亦行三獻又跪子先父食之嫌（家禮增解）

栒氏曰依家禮三獻則當然諸類分獻一酌之說乃宗廟闕發丑以後所聞是先生晚年定論也且祔位一獻出於開元禮儀用恐亦

祝辭（常變通攷）

亞獻終獻

問禮不許諸父亞獻而南溪云姪爲初獻叔爲亞獻云云（答徐水桂）陶庵曰當從禮經（輯禮紗說）

梅山曰凡祭祀之終獻云內外親之無主婦者語器溪蓋果具祭饌當使衆婦女爲之而亞獻終決不可攝行以姪叔男婦之不宜對得爲禮也然祔獻無攝主婦之謙故奈先生許弟婦爲終獻爲獻猶然況子婦乎子子爲亞獻子婦爲終獻無害於禮啟蒙疑要訣有

之主婦有故則諸父若兄弟中無尊者爲亞獻慎齋云婦人與祭則嫂尊故終獻無弟嫂而有子婦者當用子婦者可謙男女交爵故（答李稺存）

三獻皆進炙

本庵家禮按考曰肝則燔而措自在酒則舉盡焉于仙燔而尸嚌之故底也雖特牲尸卒角亂受而於肝燔則加于俎而已此蓋雖撤肝而猶存猶今俗有並肝不撤而每獻加炙者却近古可從（輯禮輯編）

鹿門曰以亞終所進之炙添載於初獻之盤似乎摄層而以特牲饋食禮亞三獻之燔皆加于肝俎者觀之則正與今之添載同（響輯輯編）

侑食

梅山曰侑食主人之禮也疑猶或執事代行之文雖從宜有因可行綃侍執事者酌再拜則自爲之己矣已不與祭而使人替行無奚事者自行侑食之拜俗也若宗主人與祭而執事者侑食則是輕主人也其可乎（答沈承晉號輯）

李氏曰特牲饋尸每三飯祝侑之註侑勸也家禮之闔門如尸一食九飯祝侑之頃故曰侑食且添酒扱匙亦是勸之之意（家禮增解）

扱匙正箸

問正箸正之於何處（問之先）竹庵曰擬家禮本文只當正之於楪上（輯禮輯編）

闔門

李氏曰此門卽堂門也古禮祖祭於廟室故闔牖戶而主人以下出於堂家禮則祭於正寢之堂故闔堂門而主人以下立於階下是只隔一位矣堂宜進出於正寢前廳事後之中門也（家禮增解）

進茶

問祭祀進茶後三抄飯和水禮歟（俗禮）便巢曰此則三年內象生之禮祭則不然（響輯輯編）

梅山曰點茶之文已見於家禮參禮主婦升執茶筅執事執湯瓶隨之點茶儀節釋之曰古人以末茶於器中投以滾湯用茶筅調之時祭條不曰點茶而曰奉茶者以詳於參禮而變其文耳非謂不點而奉之也（答金樹九）

又曰進饌進茶是爲兩件事不相關非撤饌而進茶也饌茶退處亦無可稽此儀要所以無撤饌也撤饌之地其容而置既安茶匙家所行乃實（答任憲晦）

李氏曰陳器條有茶盞托此不言設於何處據儀節處祭條置茶匙筋傍則匙筋與盞兩盤據一位雖不撤饌自有可安茶盞之地矣古禮亦無奉茶饌實先後之文矣（家禮增解）

問男子必斟酒而女子必點茶亦義何如（姜龍樹敬）寧西曰酒貴而茶賤

下匙箸合飯蓋

近齋曰下匙箸合飯蓋同時爲之時是似當一例（答徐有恒）

三山齋曰家禮凡祭無下箸之文鄙家遂此耳（答洪閑叔）

受胙

問禮經之宗受胙祝假當曰孝孫命工祝又當曰來（音釐賚也）汝孝子（李宜鄭）厚齋曰得之（輯禮輯編）

陶庵曰飲酒溫凝以不留胸裏之意言之雖暫時似爲未安而若竟強飲而添病多傾而虛弔恐遠矣攀盤則卽受而果呷之猶爲溫溫中卒飲恐好（輯禮輯編）

陶齋曰實于左袂禮疏註便右手也然則掛袂于季指恐亦便於取酒卒飲也（答某人）

梅山曰左袂季指之文出自特牲禮疏曰掛袂以小指者便卒角也但右手執角左手掛袂以小指不干左手言便卒角者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云便卒角也角卽爵之類也（答任憲晦）

服中時祭受胙可否

靈坪曰受胙是神之事也不祭則已安可以自廢之也只當不餕以示變可也（家禮增解）

李氏曰要訣所謂但不受胙云者是據朱子所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之說而言也然朱子之意蓋謂喪中祭不得三獻故亦不得受胙而不可行時祭惟俗節則一獻而亦不受胙故可行也云耳據此則三獻則受胙一獻則不受胙之意可知也非謂喪服中行祭雖行三獻而獨不得受胙也栗谷恐失照商（同上）

古今受胙同異

李氏曰特牲及小牢皆主人初獻尸尸酢主人而嘏于主人主婦亞獻尸酢如主人之禮而不嘏家禮則三獻畢後行之是損益之義（同上）

受胙拜

李氏曰慎齋問解偶未照管乎書儀受胙拜之說而有此答也且盛上兩註溫公說與沙溪則皓老及自與祭而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朱子說亦然則在位者之必有受胙拜可知也又按朱子所撰釋奠儀受胙條初獻官受胙再拜復位後在位者再拜註已受胙不拜云正與此同（同上）

告成

問告利成後在位者皆再拜而主人不拜何義（答李厚）厚齋曰主人既出納俛伏興再拜故立於東階上而不與在位者再拜（輯禮輯編）

俛齋曰以諱名不告利成義理恐未然（[illegible]）

遂菴曰告利成義說曰今既無尸當略云而備要不廢此節故好禮之家皆行之（[illegible]）

近齋曰利成告之當設與否姑未詳　到今雖欲以義裁之遽改禮文中語亦有不敢擅決者愚意告利成一節姑闕之以待明者指揮及人家式例而爲之未晚（答[illegible]）

剛齋曰利養也成終也祭畢之義利成之告於祥禫時者欲使尸聽之而起也利成二字今避諱於　御諱故世之告成者改利爲養云而輕改古經字甚覺不安且告成雖古禮今既不用尸則不告於禮意似無損故鄙家諸宗稟質于性潭先生在世時而廢此一節此則大祥時所以然者而不可謂無故廢之也（答[illegible]人）

梓山曰告利成爲退尸而設無尸則當無告而觀諸家禮者宜有精義非直出於存羊之義也（答李[illegible]）

餕

李氏曰特牲小牢則皆尸出之後行餕於廟中家禮則撤後餕（家禮增解）

執事乏人者行事之節

[illegible]曰祭時執事只一人則初獻主人自行亞獻則使執事爲之而執事若兄弟行則主人親奠酌行亞獻者若子姪則受爲其執事未安故當於亞獻使子姪斟酒而主婦自取酒斟之奉盞奠盞亦自爲之從前所行如此而已不然則如朱示主人都行三獻亦無不可者矣（[illegible]）

問時祭無別人則自獻祝未安（[illegible]）　竹庵曰古有祭與薦之別如朱示者無祝單獻如俗節祭而已（[illegible]）

按時祭非俗節也無祝單獻非祭禮也自讀祝之未安勝於不讀祝而廢祀矣

時祭攝行

李氏曰愚伏所謂攝行者卽曾子問宗子越在他國庶子代祭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禮也（家禮增解）

喪配者不可以無內官而廢盛祭

梅山曰禮所云官備俱備以夫婦親之而言也又以宗子宗婦之相宗子宗婦爲備內外之官而如無可以相祭者惟夫婦親之已矣若喪配者亦不可以無內官而廢盛祭必須親賓執事毋闕其儀文是爲得禮以無奉功之感而刑落其胙餕之節可乎（答任憲晦）

主婦私喪中行時祭

芝村曰主婦居本親喪其服不過朞制何可不行舅姑之時祭乎旣參祭則素服未安權着玉色無妨（家禮增解）

附土神祭

厚齋曰朱子土神祭祝文見於大全先師亦有土神祭祝鄙家亦行之（[illegible]）

竹庵曰土神祭雖不見於經禮而家有其文且古者士有二祀家祭之餘土神恐有所未暇假得（[illegible]）

全齋曰此事[illegible]土神之祭鄙家所行亦有他假但述家中故事從是矣也朱子之所以[illegible]四時皆行之[illegible]只行於春冬爲宜則此朱子所行已遠矣今也既不得備舉四時之享於先廟而只行春秋則祀土神之一節雖[illegible]簡而可斷然不至於廢而不舉也（[illegible]）

問先生家祭土神別定日行之與家禮時祭後行之之例不同（[illegible]）　梅西曰祭外神與先祖各是一事別定日無妨渼山曰土神祭祝文云云家我依所賢[illegible]休佑時執事虔敬或備禮以濟[illegible]誠意尚享（[illegible]）

祭竈

丘儀關勅祭從宜爲人情揚祀其先及展孝祭竈今擬祭竈與祀土地同祝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某姓名敢昭告于司竈之神竊云云事矣一門康吉享其火食皆賴神休若云云事同敢不度兹謹將誠惟神歆尚饗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一終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二

祭禮

禰祭（[illegible]）

問禰祭有豐昵之嫌云云（人誠）厚齋曰朱子以四世之宗每行禰祭於季秋（[illegible]）

屏溪曰受胙當奚俱不食禰祭成意旣行時祭於祭位則謂不必別祭於禰位耶然旣有朱子正論行之誰敢疑議父子生日同在一月則當從朱子已行之例矣（[illegible]）

南塘曰祭禰註支子不得祭小註丘氏云云而支主則不可無主則涉虛丘說難從（[illegible]）

櫟泉家儀季秋上丁或中丁行禰祭（[illegible]）

近齋曰禰祭栗谷以豐昵去之不載於要訣中而豐昵之嫌似過矣朱子旣行之家力如可行則行之爲宜（[illegible]）

老洲曰是年也不匱之孝恩安得不然也然仲朔正祭之月不有事於寢廟而只祭禰已有豐昵之嫌且朱子生日祭禰以其生月之在季秋也今欲援此季秋之祭遂以節候（九月節）之屆進行於仲秋亦係粗行此等處情雖無窮不可不裁之以禮稍欲遷就於其間恐歸自用而汰耳（[illegible]）

又曰家禮有禰祭而要訣備要却無之者竊意以時祭爲重故略於禰祭歟時俗之祭用其生日同春之祭用其先考生日各以其生日適秋當祭之月故皆要之皆一時義起而非有經據則不必視爲不易之正禮也（[illegible]）

剛齋曰先丈生辰旣在季秋則是日行禰祭情雖無窮不可況先賢已行有可據耶（[illegible]）

考妣禰字之義

梅山曰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就妣也爲其媲匹於父是出曲禮然註禰言雖可入廟爲神祇猶最近於己也是出公羊傳疏（[illegible]）

始行禰祭告辭

陶庵曰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顯考謹遵朱夫子生日祭禰之儀自今爲始每年九月二十八日行祭敢告（[illegible]）

始祖先祖禰祭行廢可否

近齋曰初祖厥初生民之祖初字明始祖之始字（[illegible]）

梅山曰始祖先祖之祭出於程子義起即孝子慈孫報本追遠纖悉不至之誠也朱子之始行而終廢者謙僭上之嫌也各有精義而當以朱子所行爲正也至若禰祭與禘祫不倫恐無不可行之義若廢祖廟時祭而獨舉禰祭則實有嫌於豐昵已之可也行正祭如禮而爲其豐昵而廢禰祭恐過矣（[illegible]）

李氏曰按程子說則冬至之祭大於郊而配以始祖季秋之祭當於明堂而配父皆有深義而只爲王者之大祭則同矣家禮始祖之祭同禘祫而禘則未必而冬至矣至於以始祖配祭於郊則必以冬至然則今以冬至祭始祖正又侵於郊矣朱子之廢之固其宜也以此推之則祭禰於季秋者獨不類於明堂之祭乎然則家禮三祭行則當俱行廢則當俱廢而朱子乃廢二而存一者誠可疑也旣不取其始物生物之義而獨取成物之義者無或近於半上落下耶且栗谷所謂嫌于昵者亦似然矣然而朱子之不廢禰祭者無乃以其生日之在於季秋旣當祭而不忍遽廢故耶未可詳也（家禮增解）

始祖以下只設二位並祭

問語類余正父問古者祭先祖何祖朱子曰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已何以只設二位曰只是以意享之而已云云（人誠）剛齋曰以意享之云者謂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諸祖只設二位並祭之而不用主也非謂始祖以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此二祖之合於並祭也更考本條及下道夫錄一條則可知也

李氏曰兩位並設於各用一則酒何必獨用二盞耶二字恐當作一（家禮增解）

忌祭

總論

竹庵曰忌日出主祭儀如家禮儀但只用告祝單獻設饌如朔月也哭則在閤門後如士虞禮也是日不飲酒不食肉聽食水飲主祭者黲素之服夕寢于外凡忌父母亡日之謂繼母前母同大父母同（大夫以上祭曾祖考妣忌齋外在則亦祭曾祖考妣忌支子同○[illegible]）

問曰先世行忌祭有隆殺而若祖禰家自我爲始欲行古禮則親盡廢祭爲是否（[illegible]）竹庵曰此在今恐難反古然家禮不曰忌祭而只曰忌日者似有微意推明此義使知之者兼尉忌自忌祭自祭自可無礙（[illegible]）

梅山曰忌者終身之喪也故夫日不樂而吳子宗室唐人則孝服受吊辯則禮其忌日必哀則可見於此矣家禮亦云是日不飲酒食肉夕寢于外其所戒慎反有加於齋日可忍出入爲歟（[illegible]）

晦日死者忌日

屏溪曰忌祭在三十日者小月則不得已以二十九日祭此於最初二十九日祭時具由告之似宜（[illegible]）

閏月死者忌日

竹庵曰沙溪說六月晦死者後值小月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後又值大月則當以三十日爲忌據此則閏月死者後值閏月則不用本月而以閏月爲忌恐無可疑（[illegible]）

梅山曰閏月亡者更值閏月則當行忌祭於閏朔所附之原月以不可行祭於餘分之月故也退翁有云忌日旣行之於當朔當日矣其於閏朔爲是日何有再行之義又曰於閏月齋素而不祭斯言得禮之正遵用無疑而忌日若在閏月朔日則因朔參稍加饌品如殷奠不害爲伸情而亦當差設餅位不可與同也然終涉情勝恐未若仍設當果之爲正耳（[illegible]）

按竹庵雖援晦日死者值小月以二十九日爲忌日後值大月以三十日爲忌以爲閏月死者後值閏月以閏月爲忌之證然晦日正日也雖有贏縮不過差一日閏月餘分也三歲合爲一閏而無定於四時何可以是爲證之本月而祭乎

不知親死者卜日行祭

梅山曰不知親死之日者用是月或丁或亥舉祭非可已移易期剝尿皆死於倉閭而莫知其日故卽其間諏日行之甚爲可據也忌祭卜日無所於稽惟不詳死日者乃可爲耳（[illegible]）

不知祖妣姓貫及亡日者行祭之節

梅山曰旣不識姓貫則神主及紙榜祇題以顯祖妣神主而已若不知亡日則是月也當用或丁或亥日行忌祭非不知亡月則廢哀餘之廢而舉時節之享已矣（[illegible]）

考妣并祭當否

厚齋曰聞之師曰南溪引程氏并祭考妣之說而以程氏把作程子青沙溪又引晦齋說然程子集中未有并祭之語近方考得所謂程氏即[illegible]程子也（[illegible]）

沙溪曰程子之并祭人情所近恐未害於禮也栗谷少時從先世并祭考妣而年長後只設一位後來又改之并設兩位合審真之答曰只設一位未安故并設云（[illegible]）

陶庵曰忌祭只設一位禮之正也然并祭則於前後妣亦何可區別耶（[illegible]）

屛溪曰忌祭考妣并祭雖云先賢所引程子祭禮爲說近世諸先家各從所好恐皆有據也妣忌之時出考位稍涉未安而妣忌之時出考位考妣忌之時出考位亦似無義然并祭實緣人情而前後妣亦就於考位既合一櫝則何至大段不安第以禮之單設益似正當無所礙掣（問答 類編）

竹陸曰合祭考妣不別舉某位忌見於淨堂禮說如是則於妣忌無援尊之嫌從古禮不祭忌則已祭之則淨堂說恐不可廢（問答 類編）

渼湖曰忌日并祭考妣禮之厚者也只祭當位禮之正者也雖然吾從其正（問答 類編）

蘆門曰忌日是喪餘之祭家禮之只祭當位極當然鄙家亦從前合設有難違改故欲自我作古留子兒輩耳（答尹 東暹）

竹庵曰幷祭考妣本不當具二分饌要訣具二分饌云云承用家禮圖之誤也（類編）

老洲曰古者祭用尸後世尸廢而用主考妣既合主故家禮之合卓恐以是然精氣合之義豈有間於尸與主耶然則從五禮儀考妣合饌惟飯羹酒盞匙筯各設之文者自不害爲微得古禮遺意歟（答沈 靜圃）

又曰考妣祭儀各設匙箸於家禮合設亦未始非古禮（祭統曰鋪筵設同几註曰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異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是故少牢特牲皆亦一尸一几一筵） 故人家之各設從家禮也合設不害爲古禮也（答李 左熙）

梅山曰妣位祭於考位時妣忌之援尊前後配之相及恐不甚害義也以故并國朝尊賢并祭考妣者多爲其人情之所相近也雖則并祭當用一分饌以饌盛同几精氣合之義也非違忌祀時祭亦不當用二分饌也（答孟 鳳評）

櫟西曰古禮一尸故同几家禮則主故異饌饌各有在何可以家禮爲俗禮耶各設之中飯與酒盞各設不惟廬門說爲然近日士夫家多行之如此此特就其合設中所論如此今之祭禮二主也非一尸也當以家禮爲正而二分之饌合其卓而共享之其於精氣合之義亦不甚遠（答朴 會汝）

忌日齋戒

問遠諱於考妣祖考妣前食齋三日於曾高二日或曰家禮無祭前行齋之文未知如何（金穎 輔） 渼湖曰家禮之文雖如此近世先賢前期不肉者爲多云（類編）

本庵曰親忌三日祖忌二日於俗曾高祖忌皆一日則從家禮外氏忌則惟於祖父母一日未知於禮何如（類編）

問親忌前後三日行素而今人前期行素恐無義（李在 ） 竹庵曰古者忌日只以親亡之日言之是日也哀室而忌諱凡事如影網白忌日之爲也只宜忌日行素前三日行素無義況後三日乎自以上亡日近死則行素恐是（類編）

又曰父母忌日古禮但言主哀而已不用時俗行祭則恐無前期行素齋戒之事只當於是日哀素也（同上）

三山齋曰忌日比前時祭爲輕故只前一日齋戒而已不食肉則不干於齋戒不必拘此自祖以上似當有差等（答馬 卿）

近齋曰設使不得入數日行出入散齋雖不吊喪問疾而尋常出入則似或可爲然亦當觀其緊慢而處之若行緊於他所而且身不參祭祀雖當齋日緊不出入吊喪似或可行而主於親忌者哀在己何可吊人忌日罷齋後出入世俗多行之而其非矣者曰含憾不及他事之謂也何可出入乎當以喪之餘處之耳（答金 顯）

又曰家禮於忌祭不言散齋從簡而家祭從缺時祭從古禮分言散致齋忌祭亦當散致齋從其缺若於忌祭只用致齋一日亦不爲散齋則其與於凶禮之耶耶恐不可也要缺時祭齋戒日數則太多難行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其或可也

忌又宗致一齋要訣不敢於致齋從省似以當包在於忌其所樂之中而省文故耶（答綱 山）

又曰飲酒不至亂食肉不茹葷卽齋戒之禮則齋戒日不飲不肉恐過於禮矣世俗於忌祭前期行素雖本於申屠蟠而底從朱之規定非禮意也世間繁無行只於當日行素蓋主是日也之文也然夕惟于外則不但於是日齋戒亦當居於外此則與飲酒食肉不同

當各項看蓋忌日雖外表餘哀之意當日雖外臨祭精誠之義不可徒拘於是日之文齋戒雖特不別言雖外於人宜疑之而以主人將交丈夫致齋于外之外字觀之實無可疑矣大抵吾儕皆當散齋自齋日爲始居宿於外爲當此是禮防所在不容或忽也齋日既已飲酒食肉則雖華盛之服不必去之曾聞嚘墨齋金公於忌祭前一日着青袍云（答梅 山）

又曰尊生家忌祀在於二十七日則自二十四日不可往來彼來鑑忌祭散齋二日致齋初日則二十四日爲散齋初日不犯祭之時也喪既輕服則成服日雖不往會亦無妨所重在於祭祀故也二十三日內一爲往哭於殯側以待行祭更往爲宜（答金 履鉉）

又曰家中行五代祖以上忌祀而身與於祭則雖已親盡食肉似爲未安而全日行素亦涉太過或用大功忌日一不肉之例爲得權宜耶遞遷以後則五代以上不當行素蓋雖有限而情有殺不可掩長故也（答梅 山）

又曰五代祖以上已遞遷之位則忌日食素恐是行不得者今聞渼湖先生所行此則高於人一等者何可盡責衆人必用此爲法也（同上）

錦氏曰時祭前一日設位陳器而主人深衣帥此忌祭前一日齋戒及設位陳器皆云如祭禰禰祭如時祭則其服深衣明矣深衣是吉凶通服而非華盛則服之恐宜且下文祭日方以黲色服則前一日無服素之義可知（家禮 增解）

老洲曰先輩於師友忌日行素於師友論議之文亦未之行素恐是尋常不哭之義也歟（答趙 聖）

饌品增所嗜之味

櫟泉家儀忌祭各隨所嗜或增一味（輯說 類編）

忌祭服色

陳齋奉先儀忌日白團領素帶有官則烏紗帽角帶無官則布裹角帶旁親則白深衣黑帶婦人服同本註（五禮 考證）

陶庵曰忌日變服猶從栗谷說之較於從要者然稍會祖以下未示欲於高祖以上即例而行之就此略有等殺似好（輯說 類編）

又曰栗谷禮服一隨俗忌日服之之間退溪先生雖以爲太過然好禮君子行之爲好（四禮 便覽）

櫟泉家儀忌祭服色父母忌雖笠鬼布直領布帶曾來屢欲留鍼服爲忌日服似得之而退溪以爲非者未曉其意祖父母以上黑笠白布彩帶旁親黑笠白衫白絲帶（輯說 類編）

南塘曰要訣旁親之忌黑帶臨祭可疑（輯說 類編）

梁湖曰忌祭所服雖布彩恐無他物一宋先生之著深衣行事前此未聞曾以時祭服之而誤傳爲冠耶（答權 聲伯）

近齋曰男子黨冠女子黨服只從制服者己身而言則今以忌日變服爲父祖曾布冠爲母及祖曾妣布帶亦作黨首黨腰之義恐似齋合非猶疑未盡忌日服色蓋以冠上而帶下故於上下之間以一布一素互用之者卽尊卑之義也非男女之分也高見要未知其必然矣忌祭服色不拘有官無官從俗用黑笠白袍素帶亦宜（父母忌用白布帶祖以上用素帶〇答梅山）

祀之制矣（答李 允）

李氏曰朱子忌日服黲紗衫以今世玉色當之然今俗忌日皆服素衣帶則玉色亦恐近華未知如何家禮亦云是日素服素冠而巾則以黲矣（家禮 增解）

梅山曰忌服黲色諸賢所論相違實從遺而古今異宜故用黑笠白布袍帶以白絲帶耳曾祖以上則用白絲帶矣（答任 憲晦）

祭時應得序立之次

老洲曰此一款鄙亦嘗疑之而未能決者也大抵栗谷之說雖立己見近於創禮之涉而尤菴林守古禮不失謹嚴之意然尤庵之以

序次之無據仍廢不當祭亦非人情之所宜惟牛溪說引溫公儀使之別行告祭恐不至無據亦合於人情耶（答李在厚）

茅沙一器二器之辨

南氏曰時祭降神茅沙一器在香案前祭酒茅沙在逐位前故尤庵欲用二器茅沙於忌祭然忌祭及虞卒祔祥等祭祭一位節目簡於時祭從南溪說通用一器無妨（[illegible]）

柳氏曰茅沙忌祭云如祭禰禰祭云如時祭香案以下并同則各設可知虞祭雖無文恐亦當準此禮蓋降神灌酒是求當祭之神也獻酌祭酒是祭始爲飮食之人也恐不當混於一器（[illegible]）

出主

出主告辭

問忌祭出主告辭今以上依時祭例用孝子名告之似可（尹敏東）渼湖曰如來諭恐當（[illegible]）

老洲曰忌祭出主祝不當闕礙果似闕文備要頭註亦有所論一遵時禮祭出主祝例爲論誠得之然出主祝乃告辭而與原祝差輕則從省略而示異亦似有意義故鄙家從前一依備要行之矣（答梅山）

三山齋曰忌祭告辭如考忌則云某官府君敢請之下只當曰顯考而於妣則備書某封某氏妣忌仿此（[illegible]）

單祭者出主之節

渼湖曰忌日祭當位其出主之際以一空櫝奉以盛之至西階卓上寘之即開櫝出其主身奉寘于座祭畢又以主身就其櫝匣之奉歸祠堂於祭故耳（[illegible]）

問櫝座云云（李在[illegible]）竹庵曰只開櫝蓋恐無妨（[illegible]）

行祭祠堂無出主告辭

近齋曰行忌祭於祠堂而不行出主之禮者愼齋先生所定告辭中出就前堂之就字非所當也似宜措辭改之而亦無可據告辭闕之恐無妨不行出主之禮云者不爲奉主身出於櫝外之謂耶愚謂不爲奉出櫝外雖非家禮本意而只啓韞櫝亦可謂之出未知如何（答徐有曾）

誤出神主者處變

問有人忌祭誤出神主陳饌讀祝訖始覺其誤旣非饌讀祝則以誤奉之意口告行祭而當位則翌日又告其由而行祭如何（李定[illegible]）本庵曰旣覺其誤而制不可撤則還安者大害於心與理只當即時口告而撤饌還奉而擬當位翌日行祭來示似然而如有物可略具則雖差晚撤還是日爲善（[illegible]）

行祭祠堂先降後參

李氏曰若行祭於祠堂則亦當依要訣時祭儀先降後參（家禮增解）

祝文

諱日之義

春官小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鄭鍔告王當避此事○李氏曰諱日之義恐專出於春官疏及鄭說也（家禮增解）

前後妣姓貫同者告祝區別

老洲曰旣告月日則無待區別而自應會聽者盛見似然而且主面旣不書元繼則祝之書元繼亦涉斑駁不書恐爲得宜矣（答梅山）

問前後配忌祭同日姓貫又同祝辭可疑（李鶴[illegible]）延山曰出主時當告曰今以顯某親某封某氏顯某親某封某氏遠諱之辰敢請顯某親某官府君顯某親某封某氏顯某親某封某氏神主出就正寢云云祝文則列書下曰歲序遷易諱日復臨云云可也（疑禮問解）

按歲序遷易下又當云顯某親某封某氏顯某親某封某氏

告妻祝

渼湖曰嘗觀尤庵先生祭夫人文幷書其姓名恐此爲是（[illegible]）

近齋曰夫祭妻祝當具姓名書之

老洲曰備要立文非闕略也婦人之以異姓作配入廟母與妻一也其於告母旣不稱姓則於妻何可稱耶蓋婦人外成者也母與妻之書姓所以別之也夫與子祭主也一廟之中不容異稱主人之不書姓所以示一統也（答成[illegible]之）

備要告妻祝云夫某不書姓且先賢集中祭伯叔母文亦不書姓蓋婦人外成故夫黨一視同姓不稱已姓也（答朴宗[illegible]）

告嫂不書屬稱

梅山曰備要祝式諸旁親皆書告者之屬稱而獨於告嫂祇云某者可認其不書屬稱也夫兄夫弟之云不著於禮故祇書其名歟稱以顯嫂則其爲兄嫂可知若是弟妻則云弟婦某封某氏（[illegible]）

祭子祝

近齋曰父祭子祝不書名一欵果有與題主異文之嫌而蓋欲避其不安也大抵祝文非必盡用題主中字數職啣外神主字不書之則題主雖書名祝文不書名亦是一道也（[illegible]）

祭子婦祝

近齋曰舅祭婦祝當以父告子之禮遍書故備要不別言之然不可稱父當曰舅告于亡子婦（答黃[illegible]五）

祭孫祝（孫婦祝附）

近齋曰祭子婦忌日祝悲念酸苦不自勝堪語太重不可推用於此且備要祝文式中不勝感愴四字旣是旁親以下通用者則於子孫忌祭亦當用之此似無疑（答梅山）

性潭曰題主當書以孫婦而祝文當稱以祖舅矣祖舅二字亦有所據有何嫌礙也（[illegible]）

後妻祭前妻祝

渼湖曰祭男主則不得不以婦人主之顯辟題主而其祭前配稱號未敢質言（[illegible]）

又曰以顯辟爲稱則其室家依程子說稱以元妣莫或得之否（同上）

梅山曰繼配之祭前配雖無所見立廟前其不可改題則無屬稱之可言祇宜單酌無祝因闕忌日之祭已矣（[illegible]）

洞山曰渼湖說[illegible]之者問後妻奉祀則前妻忌祀可以爲之祝文稱謂無攷南溪曰云云按南溪說是也其祝文[illegible]封某氏敢昭告于顯辟某官府君元配某封某氏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愴云云（[illegible]）

讀祝

近齋曰沙溪說可以推用何疑乎旣無他執事則主事之人自讀之而以子孫讀之則[illegible]名字避而不讀似宜（[illegible]）

南氏曰鄒文翼光弼遺言祭不用祝文而子孫世守其訓云蓋非禮意也（[illegible]）

輯覽按祝祭主發辭者也曲禮廟中不諱注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也王制曰祝嘏名君不諱（[illegible]）

問五代祖諱與五代祖妣高祖妣皆叔夫人祭祀何以變通（[illegible]）洞山曰夫人祝者犯下位之諱則不諱於上位以有廟中不諱之禮也若犯當位則去其當諱之字而但稱夫人可也（[illegible]）

忌祭之哭

任卓爾問忌祭之哭主人妻及與祭之子孫皆哭乎栗間答主人以下哭盡哀云則主婦固所當哭而子孫不得不哭（禮疑類輯）黎湖曰祖先忌祭不逮事則不哭近世儒先固如此爲言也余意則非直曾祖雖高祖當哭蓋當以服制爲限不當以逮事與否爲言也

老洲曰祖先忌祭哭與不哭家禮及備要以逮事爲度則準此行之實爲寡過祖禰近故雖未及逮事情不容不哭曾祖以上稍遠矣以逮事與否爲斷未知果何如耳至如成人之哲以有服無服爲限則高祖之祭便當哭何逮事與不逮事之可論耶（與金兄大偕）

南氏曰昔在溪上時趙注書惠詩問于師門曰其曾祖忠翼之忌有痛迫之心故哭曾祖妣之忌不哭云師門亦以爲可（[illegible]）

梅山曰忌祭之哭與不哭鄙門則何所取準耶備要以逮事不逮事爲度恐爲得正而與祭者或哭或不哭莫無相拘否黎湖則以有服無服爲限云然則高祖以下雖未逮事之祭亦當哭斯事也不肯爲從厚乎只宜施之於旁親之祭乎旁親則不計逮事與否祗當有服則哭乎高祖正統之服而不逮事則猶不哭況旁親乎旁親亦當準以逮事已矣（[illegible]）

又曰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不樂等說皆以考妣言也家禮只許哭考妣之忌亦出於此耳然祖禰等殺其間幾何既逮事而不哭其忌無已薄乎沙翁之所損益可知含家禮而從備要已矣（[illegible]）謂不惟祖考妣上焉而曾高下焉而旁親逮事則皆哭可也（[illegible]）

按忌祭者以其諱日孝子慈孫爲淮哀而設雖高祖之祭恐當有哭黎湖說似是矣

無執事獻酌之節

近齋曰忌祭時主人外無諸子孫親屬則主人自爲三獻先賢已言之矣主婦亞獻而無他婦人執事則主人之爲執事未安女僕之爲執事亦不但不惟主婦之爲亞獻爲然主人初獻時亦不可使女僕執事然則獻者當兼執事爲之斟酒則既卓上自執注自斟虀至於灌茅後反于故處等節皆自行之雖甚苟簡勢不得已也主人既當連爲三獻則何可廢奠酌之禮耶外執事內執事果是男僕女僕之稱而所謂執事云者非指用之於奠酌之事也（答[illegible]鳳柱）

每獻肝從

老洲曰逐獻時并奉三獻炙肝惟喪祭爲然而士虞禮則三獻皆以肝從與家禮不同何須於忌祭又從喪祭之儀乎（答南大任）

又曰每獻輒有肝從古禮也備要虞祭逐獻止具炙一盤者誠未知何意也蓋雖三年之喪祭既具三獻則肝從之禮宜無異同今止用一器而逐於酌獻之前者恐或失於照檢而後人因襲莫之改歟（答李兄鎭實）

魚肉湯肝從之品

老洲曰魚肉與炙雖有庶品肝從之異均是鼎實故更詳家禮圖式則分明并數爲三而當奇之數大抵鼎豆奇偶以天產地產而別爲魚肉俱是天產則雖水陸之異并數爲鼎之奇果實俱是地產則雖色品之殊亦當并數爲豆之偶然魚肉各加一品并炙爲五則自不違於鼎奇之義（答李五夏）

出嫁女亦可爲終獻

梅山曰婦人外成也出嫁者似不當爲本宗亞獻之禮有親賓親朋終獻之文賓朋之所爲豈以出嫁女而不爲乎禮有內執事既執事矣又何嫌乎奠酌乎既有主婦亞獻則長女終獻爲有似夫婦之嫌乎（答尹生）

告成

問告利成當依時祭例跪以下再拜而主人不拜耶當皆行再拜耶且虞祭儀只行告利成而無再拜之節此則似出於殺禮之節忌

亦爲餘祭虞祭例只告利成而不行其拜禮耶（[illegible]）厚齋曰無所考不敢詳知末編說似然（禮疑類輯）

陶庵曰忌祭利成一款中古以後諱日始設祭非如四時正祭之爲重雖減殺無害於義況朱子家禮告利成入於受胙條中而忌祭既曰不受胙則利成亦當不告（禮疑類輯）

櫟泉家儀忌祭亦告利成（禮疑類輯）

老洲曰人家祭祀告利成以犯諱或改以贊成順成云杜撰可駭諱名之諱於禮無據此蓋由於後世彌文寖勝而人名邑號之改既有　朝令固當恪遵至於利成未聞有并與此諱之之　令式且此外文字之音同類此者尙多不諱則仍舊稱之豈云大家未安耶（答沈子興）

問告利成今有告之以順成者何如一（答文[illegible]）梅山曰利成之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　正廟御諱改音之後有改利成爲養成者順成二字語俗未若變利爲養之得本文正義也

又曰告成一節不可施諸卑幼則夫祭妻闕之恐宜（同上）

祭卑位拜坐立當否（[illegible]）

櫟泉曰叔侄兄弟倫序甚嚴不可輒行拜禮於弟與年長之侄只當立哭（禮疑類輯）

梅山曰拜非可施於卑幼者則兄祭弟拜之非禮也然則內外并薦者當統尊於夫而行之豈可獨拜弟婦乎或謂祭弟則無拜弟婦之祭則有拜斯言如何均是合櫝而并享則雖是弟婦之祭統尊之義則一也（[illegible]）

前妻忌後妻參當否

竹庵問亡室再忌之祭後妻當參否此與吉祭有異只是伸情之祭亦不必參否黎湖曰臨祭其鎭而已似不必參若於時祭則自當參之（禮疑類輯）

離家遇忌祭設位望哭（[illegible]）

近齋曰忌祭喪之餘而離家者先期齋戒是日設位望哭以伸情固不可已而至於時祭節祀常之祭齋戒設位望拜未知先輩所行果何如耳（答[illegible]山）

紙榜行祭

李氏曰若以紙榜行祭則恐當於此設蔬果後出主之時書紙榜奉安於神座以做奉主之儀似可矣（家禮增解）

忌日接人之節

問忌日對客與否楊氏及退溪說不同何以則得中（[illegible]）陶庵曰忌日不見客甚合禮意（禮疑類輯）

親忌日不赴擧

近齋曰親忌日赴擧之非所敢誠得之鄙意本亦如此應擧與從官實有不同行公有私奪之義求榮有忘哀之嫌不可比而同之也禮無明文故人有疑者而忌是含恤不及他事之謂則他事不可爲況求榮乎愚以是知斷然不可也先輩之論不及於此似以無待於言耳（答洪大[illegible]）

聞世俗通規親忌日幾皆赴擧而其中稍有識者亦多行之云不知何所據而然也（同上）

又曰齋主請嚴忌主哀以哀言則親忌與祖忌有輕重以請嚴言則祖忌與親忌無異同親忌雖重只用一日（繼有忌日無忌月）齋戒雖嚴執事者終與主人有間科擧與於不深之事且出場甚留則或可與祭故向有所云云及因來教而思之勿論祖忌與親忌主祭與參祭者致齋之日皆不赴擧正得清嚴之義鄙論終恐歸於第二矣（同上）

又曰父母奉諱之日是喪之餘也子於父母爲終身之喪古雖無忌日之祭遂是日受人之吊則古之人所以處是日者可知也今俗以輕避祭從爲之說出入之不足至於赴舉是能安於心乎至於從官者與赴舉絅異有官守者不得暇則或未與祭可也豈可以私廢公乎科舉者是自已求榮之事去就由我不由人焉有在喪餘之日行求榮之事而安於心者也（[illegible]）

又曰時祭與科日相值則改卜與否既告祠堂之後則不可云者未詳誠然（[illegible]）

墓祭

墓祭儀

竹庵墓祭儀曰墓祭用寒食祧位用十月上丁前期一日齋戒具饌厥明灑掃主人深衣帥執事皆墓再拜哀省布席陳饌（圖見下）參神主人以下序立再拜降神主人焚香再拜執事者斟酒跪進盞盤主人跪左執盤右執盞灌于前（以盞盤授執事）興再拜降復位獻酌主人升執事者斟酒跪進盞盤主人跪奉奠于考妣前（不祭酒）啓飯蓋插匙正箸再拜降復位進茶撤匙箸辭神主人以下皆再拜乃撤先撤盞盤有事則獻後告不祭后土（類輯續編）

竹庵曰祭遇之義在尸在柩既無下焉則於柩於墓又何別也但原野之禮有異焉若墓左無容其之地則如後禮之例墓前亦何所妨（類輯續編）

竹庵問山所不同局則從便先祭下位鏡湖曰當商量遠近形勢而處之（[illegible]）

墓祭增減

鏡湖曰墓祭則寒食孟冬（類輯續編）

問唐則寒食上墓宋則十月一日上陵程張韓魏公皆以寒食及十月一日祭墓家禮則三月上旬擇日歲一祭墓東俗則四名日祭墓當何適從（[illegible]）竹庵曰程張韓一年再祭墓幾無別於廟祭此家禮所以只取三月上旬一祭者耶東俗四時墓祭之非粟谷已嘗之譏俗從寒岡愚伏說用程張之禮鄙家以寒食上墓而祧位之墓則祭以十月朔其得禮與否未敢知（類輯續編）

樓泉家儀正朝端陽用酒果脯醢略行省掃于墓如孫禮寒食秋夕行盛祭于墓（類輯續編）

鹿門曰家廟既行四時之享則於墓遵家禮只行一時或寒食或秋夕而餘三時以酒果省掃恐爲得宜（類輯續編）

近齋曰四時墓祭幷擧誠雖矣宗家既倣正編附節則從之似當而以三年內故姑亦幷擧四節耶以寒食秋夕兩節不能設殷祭故事四時皆略設耶度不能永行則自初已之似宜（[illegible]）

梅山曰家禮祇行於三月上旬蓋沿寒食上墓之俗也墓祭之幷擧四節即髣五禮儀而恐欠嚴矣等殺未若家禮之從簡然未純埋而議一者亦涉太簡故家禮只用寒食秋夕斯爲得中也（[illegible]）

墓祭服色

李氏曰時祭以下諸祭皆於祭日設蔬果酒饌時則晉澣衣出主行事時則盛服墓祭皆如家祭之儀其灑掃用澣衣則其行事時自有盛服可知盛服即國堂草滄祭餘所載有官者幞頭公服進士幞頭襴衫以下是也墓祭之不別言服色者恐蒙上文也（家禮增解）

按增解之說主乎哀非告榮時則恐不宜純用祭服

饌品

近齋曰墓祭有漆炙一串而原野之禮似簡雖無漆炙何妨人家以是於墓祭不爲三邁炙者多有之云備要雖曰如家祭之儀而亦大綱說何必爲泥（[illegible]）

梅山曰墓祭之禮殺於家廟故家禮不分言設蔬果酒饌之時如餘祭則知凡饌一時幷設先儒亦嘗云爾然有能具三串炙則三獻

各進炙如家祭之儀不爲無據也既不侑食則初獻插匙正箸亦宜（[illegible]）

父祖墓與祖先墓同岡饌品及行祀之節

近齋曰父祖墓與高曾墓同岡或相望之處則宗家以酒果祭高曾支孫備饌品祭父祖雖似未安其實主祭者非一人之身則無疊㫼之嫌備禮行之終無不可矣蓋古者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只祭禰我國士人雖祭及高曾以古禮言之則高曾以上不祭爲支孫之備禮祭父祖而不以與宗家高曾位祭儀豐略不同爲嫌其義然也且親盡之墓與同岡則減饌一獻有沙溪說今人家所處雖與親盡有異以先賢所論折衷則亦爲參照一端也（[illegible]）

性潭曰先世同岡之墓互行單獻之禮依問解從者盛意得矣鄙家先墓果行此禮矣於墓節祀時先行單獻於雙溪墓雙溪墓歲祭時後行單獻於疇菴墓即尤菴所定儀式也（[illegible]）

參降之節

南塘曰家祭降神後進饌而墓祭先進饌原野之禮從簡也既先進饌則又不可立規故先參而後降去侑食亦從簡也丘儀補入進饌侑食受胙先降後參者未安（類輯續編）

梅山曰三年內墓祭遵栗翁說單獻不爲甚諸而亦無不可三獻之義家禮備要皆墓所云者安知不包參神在中耶南塘有云墓祭先進饌原野之禮從簡也既先進饌則又不可立規故先參而後降去侑食以從簡也丘儀補入進饌侑食受胙先降後參皆未安斯言恐得禮意可從也（[illegible]）

李氏曰下文祭后土先降後參而註曰同上則墓祭亦先降後參據此可知此條之先參後降恐是板本之誤（家禮增解）

問墓祭無進饌侑食二節慎齋曰一祭筋記補入（[illegible]）尊西曰慎齋筋記恐不可不從

祝文

大全祭長子受之墓文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爾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酹寧不能酹寧有知否嗚呼予哉（[illegible]）

近齋曰紙位墓祭祝之不見於禮者似與時祭無別祝一例恐不必以紙食之類而爲拘也然如欲依忌祭例書弟以下墓亦用祝則勢當製用饗禮之辭欲以展字感墓之墓欲以惟字或念字耶惟在量處（[illegible]）

梅山曰備要墓祭祝雨露既濡白露既降等語施諸弟妻以下恐無可嫌合遵本文恐不必改措也（[illegible]）

稼西曰墓祭祝雨露既濡其與殿律更新等句隨時異辭其興感則均矣祭於親既不改辭於他節日何獨於他節而不可施耶只當改昊天罔極爲不勝感愴若於卑幼則改曰瞻掃之辭字爲求字似可而卑幼無祝亦可（[illegible]）

親賓薦酌之非

近齋曰古者賓客助祭故備要墓祭條果有親賓薦之之文而今也難行且會聚處不可使非族屬者薦之（[illegible]）

前期次日行祀

問除夕前行祀於其日全然無事未安先庵曰除夕前行墓祭而元日行參禮於廟何以全然無事（[illegible]）

樓泉曰丘墓各在數舍之外無人代行則節祀當先行重位於當日次日行次位雖至三四日無害非他祭過時不祭之類也今年寒食已行之如此鄙意與有且委人無事退日殿行與其先後失序（[illegible]）無事後而得序也未知如何（類輯續編）

問值雨雪不得上山則當待日晴耶若其日不止則如之何（[illegible]）竹庵曰祭先期設則是日置於家廟否則待晴日上墓俗禮爲然（類輯續編）

近齋曰新山無齋舍者雨雪則無從祭之所且無防護之具則無以行祭勢將退行於翌日耶曾問尤翁於[illegible]山正朝甚短一日內難以畢事則三代次序退行於初二日云他節日亦此例退行恐妨否朱子書云宋時仕官人有正朝朝會之禮無私行墓祭

之隨故預於十二月內行墓祭云既有預行之事則追行亦何不可（答曾趙）

品字墓行祀之節

問同壙而內用品字形乾位當中祭時設饌或云當從壙中之次或云當從祠堂之儀以右爲上如何（答沙溪）本庵曰墓雖體魄所托其祭也當以神道則不必以體魄所在之次序爲拘無乃上右之說爲長耶（類輯續編）

先墓未分位次者行祀之節

問有人其先四代傚一字形列葬於一麓而其人早孤稚一親歲寄長於遠方他人家及二十餘歲僅尋先塋則累累四塚莫辨父祖問之幽里亦無知者欲掘誌石亦無所埋四時墓祭何以行之（李文敬）本庵曰古無墓祭惟有望墓爲壇而祭之法如此難辨者正合用此而以右爲上庶幾得處變之宜（類輯續編）

梅山曰內外位之上下固不辨其孰尊卑者差緩差遲則當設二分饌而各祭若堂斧相接只設一分饌而并祭考妣行拜禮於下位恐宜（答徐繼胤）

諱位墓祭

尤庵曰取禮則無論諱未諱只於三月一祭而已（家禮增解）

南溪曰薦祭爽食有始祖先祖等祭恐當依朱子本日卻令子孫自祭父祖之義而酌處之（家禮增解）

陸泉家儀三月十月行先代一祭（類輯續編）

鹿門曰始祖之祭宗子主之第二世以下尊者主之（類輯續編）

屏溪曰禮五世則宗毀不復相宗故迭代歲一祭行高者主祀大宗云者如別子或如今不遷之位奉祀孫雖屢代猶爲宗（類輯續編）

遜齋問高祖親盡一年一祭似當三獻用祝而或曰一獻無祝云云尤庵曰觀於家禮初祖先祖祭儀或說之得失可知矣（類輯續編）

屏溪曰宗派親盡則墓所祠宗毀也不可以宗派爲重而主親盡之祀長房若不得參於墓祭則以當日行事之人填祝而祝云孫某有故不得將事使幾代孫某敢昭告云云亦有一說之意矣（類輯續編）

竹庵曰諱位之墓則祭以十月朔（類輯續編）

三山齋曰遞遷之祖長房已盡者其墓歲一祭諸孫中屬尊者行主人之事而其祝辭自稱或曰後孫或曰幾代孫俱無不可其不遷之祖而宗孫主祭則似當從家禮祭先祖之例稱以孝孫而但與稱之於王考者相混故以孝幾代孫恐亦不妨退溪同春說皆如此不遷之主雖毀之墓所固當世世題主祭如上文祝辭所稱耳（答金士元）

李氏曰嗣堂宗大宗之宗始祖親盡則大宗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諸位迭掌以墓田歲率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家禮增解）

梅山曰五代親盡諱遷于長房則宗已毀矣無宗子之可名諱位最墓祭長房皆主之而及長房盡而埋主則子孫中行尊年高者當尸墓祀祝用其名宗孫無與焉斯爲通行之禮也（答金守獻）

老洲曰親盡墓歲一祭三月上旬或十月一日擇行已有先輩之論而四名日墓祭栗谷所定繁簡合宜可從（答南大任）

梅山曰歲一祭墓者若值國恤不克行之於十月則或行於十一月有故則亦可行於十二月也按禮註祭祭過春不祭仲月有故季月亦可也沙溪傳正月至三月祭之時也是爲季月亦祭之證也（答徐淸溪）

老洲曰自非有別子不祧家外諱遷以後蓋宗而不可以宗稱亦不可以主其祭矣哀家雖最宗從前猶主諱墓以上先墓之祭云以此篇之主祭者便是主人主人斬衰奪前豈可行祭耶恐當停廢矣然親盡位之并行四節享諱遷位之歲墓祭異主祭以禮制大故遂并且親盡位之并行節享以事勢言之久遠輕安有推不得行不去之端矣記云夫禮之可得也爲可據也此等人情時義不可不數之以禮爲家勢之道然哀家既以先既行之已久且哀方悖然在疚三年無改之義經知其不可遽議變改既有管見不容相隱耶以私布耳（答李從聖）

近齋曰先祖墓歲一祭從沙溪說則當爲一獻也一獻則無祝矣從愚伏說則當三獻三獻則有祝祝辭不見於禮經則惟當製用矣墓祭從沙溪說似宜（沙溪說見同春問解答…）

澗山曰歲一墓祭祝辭庵有所製曰云云禮制有限孫譽已竭攄對塋不勝感慕謹以清酌庶羞敬伸歲一之薦云云此似好而吾家則用人家秋夕墓祭祝云云氣序流易霜露既降云云不勝感愴云云只薦歲事云矣（疑禮正解）

柳氏曰先師曰家禮大宗親盡則藏主於墓所而宗子主之歲率宗人一祭之第二祖以下親盡則埋主於墓所而諸位迭掌歲率子孫一祭之據此則除大宗墓外皆當以昭穆最尊者爲主獻恐或得宜（常變通攷）

爲壇而祭（立祠並論）

近齋曰閱守沙公非大君云非大君則不得稱別子不成爲百世不遷之位儀禮家禮及國典皆如此不知貴宗諸人欲用別子不遷例者有何據耶丰壇遺亦或以一道而又有難行者壙墓雖失傳而爲墓祭之祀壇獨以故宅遺墟之尚存也金太師之墓壇以舊山洞名之可徵也如守道公則設壇實無處所欲於宗子家築壇則既非不祧之位其宗子爲已毀之宗築壇其家恐涉無義（答李璡仁）

梅山曰古者無墓祭祭墓者爲壇盛神道尚幽不可逼瀆塋域故通典亦云宜設於墓南山門之外然今已成俗有難從古若至遠祖考妣墓之或傳或不傳者則其所傳之処當並設爲壇之禮如金太師墓坊之例並祭考妣而以右爲上恐爲處變而不失其正也（答金復亨）

剛齋曰子孫之於祖先神位之壇不當書姓字云爾則凡人家墓表其有不曰某公之墓者耶且此立石爲識神位則可以並書夫人墓況夫人墓則自當別有表石耶壇石面刻李公下宜有神位二字而觀之此爲未穩耳祭之各設壇與墓先後祭之之例耶若然則非設壇於夫人墓右之意恐爲失於思量也（答李寅光）

性潭曰尊門始祖未有不祧之典且失墳墓所在而乃於累十世屢百年之後營建一祠於貫鄉將爲歲薦一祭云者雖出於後裔追慕之誠禮無所據況是沙翁耶（答李宗寬）

問丙子江都夫人某之中五世祖妣舟村夫人與呂參判夫人同爲投水及其殮葬莫辨形骸則不得已雙墳於一處卽楊根地也情禮所迫別爲魂壇於舟村墓左此爲無於禮之禮也既葬於他所別壇於此無或未安耶（申羽）老洲曰骨骸與忠烈家以魂魄之未返而虛葬請弄設壇行祭云此實出於哀痛惻怛追不得已也亦未知其果如何而至於尊宅所載劉氏與同殉仙娘婦女雙墓於一處者雖緣或行殉別而不得已爲此然要之形骸已殊葬而有處矣與忠烈家所行迥異有若而又爲壇非禮[illegible]當此魂壇之設恐甚不類矣

宗家廢墓祭支孫墓同岡者行祭當否（附觀并論）

問宗家以貧故不得設祭則同山所子孫當一併停祭耶舍弟墓亦在一山而在三年之內假或有異否人或厚齋曰既是喪窩又非宗家所主若墓在別所則行之可矣既在先塋一山之內則獨爲設行未安（類輯續編）

南塘曰尊位同在一山者惟在本孫所屬不必以此爲拘也若在祖先位則宗孫不能行之代何行祭可也祖位不祭而獨祭下位非所可論也（類輯續編）

老洲曰見詢墓祭若宗親之尊雖在同岡之內各自成宗祭主各異則似不可以爲尊之有故不祭從以遂廢也尤翁所謂尊位不祭

卑者從而不得祭者蓋指絕先子孫而言恐非謂旁親也（答烏山）

宗家廢事不能備禮支子附葬者當助祭

梅山曰祭祀須用宗子法而宗家廢事不能備禮則支子之祔葬者當爲之助祭用厲殷㦲者不并擧於曾高以上諸位則恐爲差殊用犯豐昵之戒也諸墓雖在他所恐不宜異同也支子者則占墓域恐不必親宗子爲禮耳（答任憲晦）

墓村不安行祭當否

南塘曰墓祀以墓村不安廢祭似未安聞嶺人亦皆行之云矣（補輯雜編）

祭本生五代祖以上稱號

問祭本生五代祖以上當何稱（李定載）本庵曰若五代以上不爲出後家之先世則似合稱幾代從祖（補輯雜編）

墓祭告成

李氏曰利成者古者告於尸之語也古禮墓祭有象人爲尸之文則必告利成矣家禮家祭從古既告利成則墓祭雖是原野之禮恐不當闕之（家禮增解）

附后土祭

南塘曰匙筯之設爲其有飯羹也先生（朱子）戒子書中亦有飯茶湯之語則土神之祭有飯羹無疑矣（補輯雜編）

竹庵問墓祭之祭山神古禮無據似不必祭且雖祭之其祭在祭先之後則仍祭於近葬位之左以從便似可栗湖曰未記家禮云何第當從之（補輯雜編）

沉齋曰墓祭四時皆單獻而山神無可祭之時則此甚不可非冥佑之意也墓祭雖只設酒果脯醢山神祭則自當行之蓋先賢只論

墓祭略設則不祭山神以他節日有殷祭之時故也今不必以此爲拘矣（答曾孫）

又曰墓祭常時單獻則不祭山神三獻則祭山神例也新葬位與祖山同岡則以單獻祭祖墓以三獻祭新墳而所重在祖墓既單獻故山神則不祭矣今哀家新葬位既非祖岡內而以三獻行祭則山神亦當祭之饌品則朱子有與墓前一樣之說又有四大盤之設惟觀事力行之（答金樂洙）

又曰俗節山神祭饌品數朱子說兩處有不同一則與長子受之書以爲當與墓前一樣一則家禮所載用四大盤圖有祭儀丁丑年改定式中從疏殺而但設大盤家禮本文餅與米食及魚肉各一器合爲四大盤而祭儀圖式則餅與果實並魚肉合爲四大盤此似傳寫之誤然果實不用亦似可疑豈蔬果之外別有四大盤歟或云當設脯醢所謂四大盤在蔬果脯醢之外未知然否（沈竣錄）

性潭曰凡於祭時豈可焚香而無再拜之儀卽觀而無跪伏之節也祀土神條無此兩叉者恐以蒙上文耳四大盤之禮既無飯羹則匙不須設只正匙箸於所設器耳（答李綎）

安氏曰土神祭卽后土祭也外神與人神不同故家禮只設四味而不言飯羹要訣亦只言一分饌而不設匙箸其禮其義固然尤庵以要訣之不設匙箸爲疑恐未然南溪則祀土地祭也祭必設飯羹恐未聞郊社山川之祭亦有飯羹也（五禮考證）

墓祭時及葬時祠土先後

問初葬時祠土地先於題主改葬時祠土地亦先於虞而四時墓祭則祠土地在後何也今俗或先祭土地而後墓祭未知如何丞洲曰葬時先有土地我却來葬是土地爲主墓祭我先墓後土地是先墓爲重一先一後各有其義

降神參神

李氏曰降參三獻皆與墓祭同其有不同者則輒加但字以註之此條先降後參而只曰同上則墓祭之先參是根本之誤無疑（家禮增解）

祝辭

遂庵曰先世墓祭無論單獻三獻旣行祀禮則土神祭祝辭修歲事於先塋之云有何不可（家禮增解）

梅山曰墓祀之祭饌不以殷山神之薦宜無異同此朱先生所云墓事視卓神之意勿令有豐殺者也向擧栗翁說非要必從也今承諭單獻與墓奠一樣尤符鄙意爲之幸已單獻之禮雖不成祭何可無告酌蓋墓祭致祭時不三獻而亦有告不告恐無關於義當裁酌耳（答任憲晦）

按遂庵說墓祭無論單獻三獻土神祭祝仍舊用之則墓祭之單獻有祝尤可知矣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二終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三

祭禮

告墓省墓

改莎告辭

沙溪曰改莎告辭今以莎草傷損若將修改卽事之始謹告事由如是措語如何顯辭見備要矣（續輯）

遂菴曰改莎告辭無論主人則勿論同姓之親與外孫卽今監視其事役者告之無妨此與主祀有異故也此等事只以事勢論不可以繼文論也人有於外家墳山夙在處作穿者遇墓封頹圮修改莎草而遠無本宗人來者則不得已自告而行之鄰中人雖不題主[illegible]已[illegible]告改莎亦當[illegible]之例彼方在遠不知此事則告辭用其名恐似假借然自遠聞之後凡係其[illegible]祠某事從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代行之則今此改莎修墓事[illegible]遠未及通知而其前亦當預知此意然則便是使之也用某使某之文似無妨此一款[illegible]文如[illegible]維歲月日干支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伏以封築不謹歲久頹圮將加修葺伏惟尊靈不震不驚以請從事（[illegible]）維歲月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爲某官姓名某封某氏塚宅崩頹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酒果祇薦于神尙饗（告土）維歲月日干支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旣封旣莎舊宅雖寧秋後[illegible]永世[illegible]（[illegible]）主人在謫中不知此事告辭雖用某使某之例則此叢位從侄之在鄕中者當主之而措辭斟量變改似宜維歲月日干支下從侄某以從祖兄某遠在謫中謹行修墓之事敢昭告于從叔父某官府君從叔母某封某氏以下用伏以封築以下語如是則用意殊穩矣非從侄而用族人則隨所稱號安告辭則不必告諸行之由蓋改莎已告（答[illegible]）

梅山曰改莎告辭更改未完始行則當用改莎之禮旣告當位并及土神而完役後祇慰安當位而已告辭存下歲次云云某親某云云始行改莎事速日未畢未完莎今將修葺惟願勿震勿驚謹以酒果云云歲次云云今爲某親云云塚宅未完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酒果云云（右告土神）歲次云云昭告于某親云云旣封旣莎塚宅始完惟靈永世是寧（右改莎後）祀土神必書死者名銜之義也以子孫稱書時則不敢呼祖父之名銜則不可諱也（答金[illegible]）

又曰改莎旣不在墳墓旣在兆域之內則恐當告由告辭在下　園墳卒哭前有事于顯墓有告而無慰爲其雖近於小祀也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顯妣云云伏以兆域修治不謹歲久莎頹今將改葺伏惟尊靈永世是寧謹告（右告由當位）維歲次云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爲某官某封某氏兆域莎頹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告（右告土神○答尹[illegible]）

塋墓在郡日則役畢行祭

梅山曰改莎日當有土地祭役畢行乃祭墓祀當用祝文無妨（家禮增解）

役畢告祝不可使人越代行

梅山曰墳行子弟之事也越境[illegible]之事也以非祭而行子弟之事可乎愚謂越境之補莎改莎寧可已也外戚之代告祝辭不可爲也[illegible]行[illegible]之嫌[illegible]從之（答[illegible]）

立石物告辭

沙溪曰立石物時只用告辭土神則不必有祭告告辭則惟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之墓家力不逮石物未備石[illegible]今始[illegible]用告[illegible]（[illegible]）

梅山曰石儀爲修飾墓道之大者不可以不告也立石在於節祀前後則當列具祝辭故錄在下方倘暫取舍焉者在常日亦仍節祀措辭固未安舊說而乃[illegible]時告[illegible]各具之處[illegible]也若以一日再祭爲拘則前期以告爲是維歲次云云某因仲子仁某封某氏之[illegible]碣石[illegible]因[illegible]今[illegible]以酒果用伸告儀謹告（右告當位）歲次云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illegible]兆域因具石儀今[illegible]立兹以酒果祇薦于神其佑之尙饗（答李[illegible]）

曲墻石儀修葺告墓

梅山曰墳墓所設曲墻石儀修葺與改莎草有異恐當告并及土地之神維歲次云云孝孫某官某職事故屢因冗則將使某親[illegible]敢昭告于顯祖考云云顯祖妣云云之墓爲所曲墻石儀損毁兹將修改卜日[illegible]有吉辰爰方創設仍舊補完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維歲次云云某官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爲某親某官之墓曲墻石儀修葺起役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酒果祗薦于神尙饗（答[illegible]文之）

省墓時拜哭

一[illegible]問[illegible]有[illegible]上父母墓必哭云[illegible]斷松江[illegible]鄭[illegible]問[illegible]先庵曰在宋則南軒先生致東嗣松江鄭公（[illegible]）老洲曰上墓之哭自[illegible]已之[illegible]雖知其過於禮然此觀[illegible]僅從許久曠省一年往來不過一再始到展省終之辭歸不覺悵然[illegible]感于中自不容不哭中[illegible]先[illegible]家[illegible]奠[illegible]例[illegible]哭前拜此乃尋常而行則節中雖可與人共之也承歡不敢不告耳（答[illegible]山）[illegible]先[illegible]能[illegible]墓[illegible]拜者故以盡經儀有謂其再拜措辭再拜之文故欲略用此意也至於遂庵所傳先生哭拜行一再拜者似非出於一時從簡之意恐不必因此而疑[illegible]也（答[illegible]）[illegible]先人[illegible]哭所[illegible]當[illegible]拜時以[illegible]仍知[illegible]祀[illegible]也然兩[illegible]草情覺生感涕泣之不能已者故孝子[illegible]對[illegible]不[illegible]對人寂土[illegible]今與覺眞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客宴飮漠無哀思噫俗弊甚矣（[illegible]）

鄭氏曰[illegible]曰夫祭墓亦當拜至於非祭而時省墓指墳未知當拜與否似看方邑志其爲鄭[illegible]洪氏其[illegible]曰鄭君嘗寄松岡見其墓塚[illegible]然色變遂塚前拜令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遽去云云援以拜體之義似合情文謂雖未之有可以義起（[illegible]）

前後室合葬處本親拜省之節

從[illegible]曰夫婦合窆[illegible]所知者[illegible]墓雖似非便尤爲每就其男位所葬過拜省今用此義初室之本親就初室位過拜省再室之本親就再室之位過拜省爲宜耶忌祀合祭則異於省墓不可參祭（答[illegible]山）

省墓與展墓當以白衣帶

[illegible]曰[illegible]祭亦[illegible]墓[illegible]帶[illegible]路中[illegible]上墓白[illegible]後[illegible]服當着白衣帶蓋哀痛補[illegible]墳自不欲驟墓非徒以爲禮之盛而已仍黑帶行[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故[illegible]門[illegible]之間未施責於民而民買今而後展墓與節祀當以白衣帶爲定矣（以上）

過墓下馬

[illegible]曰[illegible]過[illegible]墓[illegible]觀之[illegible]則又[illegible]先之遺見師長則教寧公[illegible]過而下馬似非過也此等處從厚爲宜（答[illegible]）

墓[illegible]不可用樂

[illegible]曰[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有曰[illegible]不歌古人有上父母墓終身哭者噫先山乃祖父托魄之所爲子孫者拜掃也哀感之如[illegible]官[illegible]自[illegible]者其心安乎前年余弟定夫及第唱名歸將上墓本州（[illegible]）尹金公[illegible]送工來傳以樂榮之余卽謝送之[illegible]如斯樂之所害者（[illegible]）

梅山曰上墓之在何日禮當墓不敢南軒松江遺父母墓而哭以體魄之所托也自不禁怵惕之心非直以榮[illegible]之感也然則俄樂榮

擔其心安乎敬猶不可況樂乎爲鄉里人耳目并醫雜經正顯乎鄉人中有識者得無爲所鄙耶亟止之（答李在邦）

先塋時侵葬於近處

㵎山曰以鑿一款間知與毁墓碑偕大與而猶欲其勿近者恐其毁也蓋者陳日之其也太守張之即其儀物何與榮墳所以立置之意正耳未宜與得科者陳紅白牌爲例不識如何（答朴完植）

父在母亡登科者親墓焚黃先後

問曰喪葬先爲焚揭於墓所稍向衙中似無不可蓋以其處人倫之母在近而父在遠則先親母爲宜（答舍弟）

支孫焚黃宗孫未葬者告辭

問支孫焚黃則當以宗主之耶支孫主之耶若宗孫未葬而支孫主之則用某使某之例耶（朴曾俊）　顯西曰宗孫當主之而宗孫不能躬詣然則用某使某之例似當告文中特書所有故措辭者若以爲孝子某有故未來子某官某敢昭告云云則何如

遠則曰支孫焚黃之禮宜宗子主之而遠代則行祭者主之至於祧位則奉祀者可以行之耳（答朴鼎）

問支子作宰焚黃以主祀之人爲主耶主祀者親盡則抑自主耶（朴元稷）　老洲曰支子作宰焚黃以主祀之人爲主已有尤庵遂庵之說矣至若主祀親盡則以及此則自主之外無他變通之道矣

問曰喪中焚黃當以主祀者爲主墓所告儀亦當做此而至於親墓之位雖宜有降殺之節爲所嫌便有異同乎況既云焚黃而只祇謁墓告行則謂宗子之告廟告辭而廢拜恐合情禮而與墓埋主之墓當者似當自告矣（與權敏之）

問曰宗子墓祀者若以主祀者名可矣朱子曰宗子越在他國則庶子居者望墓而爲壇祭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蓋其義嚴敬宗之義如此也據此則親未盡之墓雖告文子宜祭當主宗子矣朱子非宗子而祭八代祖制置府君墓告以遠孫某則五代以上嫡孫之祭當告只行祭者屬稱矣尤翁於伯氏葬前使爾弟行時祭公墓祀則宗家既葬未卒哭支子於親山恐無不可行焚黃之禮原墓之遠照於墓中故也

問曰周土地焚黃云維歲次月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茲以某親某官某爲焚黃有事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之墓謹以酒果用伸虔告敬奠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而饌品無得隆殺三獻如禮不必用宗子名亦宜自告（答朴俊愛）

問宗孫外孫出身或得官焚黃於先墓則以宗孫名告之耶當者名告之耶（李敏一）　㵎山曰宗孫所奉之廟子孫則宗孫主之非其[illegible]則當以當者名告之（[illegible]）

會下之行仍爲焚黃者齋戒屢日乃可

問曰會下之行仍爲焚黃者有吉凶相襲之嫌必宿齋預戒累日然後行禮恐宜（答朴俊愛）

未行焚黃前卒哭前子官焚於墓所

問曰親喪未行焚黃而卒哭前告子官焚於墓所者恐不若待卒哭之畢而然後行者小功也小功未卒哭而告焚親墓恐未見其可已也（答朴俊愛）

[illegible]

問曰宗家[illegible]之旁所[illegible]揭見於家禮[illegible]宗子之所繇起也然以其出於大全語類攷之則實有合商量者其答胡伯量李[illegible]一節曰此不只[illegible]守祭[illegible]以[illegible]起其殷正如此家禮之文則却又如彼無乃未及再修而然歟實有未敢知者而宋儒所謂以有服之親也故祭及高祖均之爲支孫也故繇而及乎支庶者恐是從着出也然今既不能從頭理會明宗子之法則殷有以服而祭之可謂近於厚故前輩之答問於翁豈不見之而家禮之論採入於儀節到今已成大同之定論行之已久何敢遽容手勢於其間耶（[illegible]）

櫟氏曰遷主于長房古禮所未聞而只見於家禮一書然朱子大全及語類諸書辭斥支庶遷奉之祭而以正禮之不可遺爲辭矣然法朱子者當以大全及語類爲據不必泥於家禮之文可也而宗子親盡之後即祧而埋之其有親子親孫者每於忌日以紙榜行事於其家以伸其情而必以祖禰爲斷高曾以上勿舉則庶合於情文（學禮小識）

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神主遞遷當否

南氏仁沙溪曰婆存則雖婦人當奉祀而不可埋安據此則亦不可遷於長房矣五代祖母在而遷五代祖爲神主於長房則五代祖母亦隨而遷乎或曰當依長房例不奉祀以其名題主宗孫祭於則當之例題主則長房爲主祭祀則宗孫主之此恐不然五代祖母死則不得不以五代孫承重題主三年畢奉改題而遷奉於長房矣然則五代祖神主亦可以五代孫題之五代奉祀猶也故奉安別室而祭之是亦權宜之道也（備要補解）

問五代祖神主當遞遷而祀位存則不遷否亦不當遽行埋安矣（貽永）　㵎山曰婦人無奉祀之義雖存而遞遷主若埋安誠在未忍故不得已以顯辟從事（疑禮正解）

按遞遷不可埋安不可顯辟從事不可爲五代孫者歟　主他室祭以無祝單獻以待五代祖母身後合櫝并埋

長房遷奉之節

問長房遷奉時其所奉祖禰神主當以次移奉于東邊而虛第一龕其告辭節次當如何（李原道）　竹菴曰當以奉遷還位虛龕之意措辭以告祖禰而以次移奉于東邊如忌祭時告出主然後奉安祧主而行茶禮如平日也（疑禮續編）

老洲曰祧主奉安時祠堂告辭云年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某以長房今將祗奉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顯考顯妣神主禮當以次遞降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此乃繼禰之宗措語若是繼祖曾祖之宗則當別爲○答尹士平）

南氏曰追後遷奉則奉來之時當以酒果告由年月日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宗子親盡某以長房禮則遷奉而家在某處道路遙遠今始移奉謹以酒果敢告云云（備要補解）

祧主改題之節

渼湖曰從長改題尤翁只以酒果告由爲說然則只如贈職改題是矣（疑禮續編）

問祧主當告以遷奉之由不可只以親盡當祧四字泛敍（[illegible]）　渼湖曰當祧一字依合祭埋主祝小註改以將遷于某親某之房室於改題則尤翁以凡祧主改題自是遷奉前之事非留主人之所當與遷奉之後當有酒果告由之禮其時改題似宜云此說在疑禮選遷條引用恐宜（疑禮續編）

長房死後次長房移奉祧主

屏溪曰移安長房宗家則三年未畢之前題別廟似不可遂奉若長房則事體與宗家稍輕卒哭後次長房可移奉矣（疑禮續編）

又曰長房死後次長房移奉祧主禮無何時當遷之文而以禮經言之則同春當待三年之說似正當矣然尤庵之意則以爲祧主既自宗家遷奉于長房則事體與奉安宗家之時已自不同且遷奉長房只爲埋安前享祭無闕之意長房既無宗統之重且房又是可祭之人則三年廢祭誠有所不安不待三年喪畢以奉次房雖非古禮甚安於人情云矣尤翁此言之意流通不苟可行無疑（同上）

渼湖曰祧主遷長房葬後即遷實原於尤翁[illegible]之論然葬之歸理人情恐依舊用沙溪禮爲尤穩也（疑禮續編）

三山齋曰尤庵說誠有意義然以禮則三年後移奉次房似宜（答金[illegible]柱）

竹菴曰喪內遷奉祧主則主人不在位以措辭當無告辭人家喪中先祀無祝出主時亦無告辭今不必以遷奉時無告辭爲昧然也

改題則當在遷奉後即行爲近俗通行之規（續解）

陶氏曰尤翁之行此禮者不欲於三年內廢四時之正祭也今人之不行時祭者成俗與喪家之廢祭等而卒後遷奉必引尤翁說爲證亦失尤翁之本意矣（陶窩續解）

老洲曰長房死後仍遷祧主尤翁主之而後來先輩雖或有以沙溪問答待三年遷之說爲尤翁說意長房事體既異於宗家而舉後劃遷亦所以存宗支之分尤翁說恐不可違也至於長房卒哭前則雖是安於別廟以酌以一獻措以神理人情決是未安只當待卒哭後遷奉于次長房而祭之爲得也

梅山曰長房之奉祧主雖與宗家差殊喪未畢而遞遷者有所不安當待祫事遞遷于次長房恐宜長房卒哭後遷于次長房出於尼尹而爲尤翁所取準俗之所通行而好禮者亦不苟從也如從俗卒哭而遷則不容無告（答任憲晦）

又曰最長房死而移諸次長房者有待三年不待三年之論以爲遷于長房祇爲行祭三年廢祭有所未安所以卒後移安也以爲長房雖與宗子不侔既有題以奉祀矣不須其改題遷遞而移奉者有所不忍所以待吉祭也兩說各有攸主而愚則當請當待三年而未忍死遽之義爲重且忌祭略設有異全廢故也若死者無後嗣服盡托則長房卒後次長房當告由移奉矣（答朴[illegible]）

又曰長房移奉時宜告辭者以有合祭厭祝也者謹尤翁說卒後移安于次長房則次長房當自告曰年月日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云云若君御主遞遷于最長房矣最長房既殁禮當待喪畢移奉于次長房而三年廢祭有所不安最長房既歿將遷于不肖之房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如是措語如何恐不害待喪畢耳（與李六藝）

又曰次長房稱號當處右用奉祧位不可不先告告辭云維歲次云云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位今當遞遷于不肖

之房改題辭主奉安右龕府君神主遷還左龕謹以云云（答李景學）

長房死無後次長房埋主必待三年

老洲曰先主之必待長房三年喪畢後埋安有先輩緒論已成人家通行之禮豈可以喪家事勢遽爾埋安耶權奉甚下別室諸子孫合力奉祭以盡長房三年之限來宗得之矣祭儀則似當用單獻之禮也（答李[illegible]）

庶孽奉祧主

問長房死亦當埋安而若有庶叔庶祖則情不忍埋（[illegible]）

厚齋曰長房之子始爲奉祧主于別室以俟庶叔庶祖之亡似可（[illegible]）

寒岡曰立嫡之義奉祀也嫡以嫡爲先則祧遷奉祀其義一也豈有在廟則先嫡而既遷則先庶乎宗家代盡[illegible]之祧孫既盡庶孫僅之宗以統承嫡以統庶實非一統之義也沙溪所謂宗兄弟盡後庶兄弟奉祭者恐得其禮義之本也若[illegible]則先嫡而在叔姪則先庶則未知又爲與叔姪有何異同之議耶一主嫡庶之分一主昭穆之序義例亦非一統（續編）

陶菴曰遷主長房慎齋云過有嫡玄孫庶曾孫當奉祀尤庵以爲勿拘昭穆只當先嫡而後庶愚家則嫡子孫殁盡之前不許庶子孫舉祀蓋人家庶孫侍奉無出者以昭穆爲次則嫡孫終身不得奉祀故耳（續解）

屏溪曰庶子孫奉祧主則旁題與祝文似當以庶曾玄孫稱之（續編）

渼湖曰庶子爲長房則旁題與書庶字不書者非禮（[illegible]）

三山齋曰遞遷之主歸於庶孫則旁題書庶字爲正（答洪[illegible]）

老洲曰嫡庶則雖是節禮之精義也遞遷之禮當先嫡而後庶嫡之嫡孫代盡然後始可入於庶孫然有嫡玄孫則庶曾孫豈可淨

祀耶雖有慎齋說不敢行矣（答李元吉）

梅山曰祧主遞遷當先嫡而後庶行則[illegible]不須[illegible]也[illegible]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顯高祖妣云云顯曾祖考云云[illegible]祧主云云遞遷于長房先嫡而後庶已有往哲定論而賤以庶從叔屬稱與主事異常經禮宜改正移奉于不肖之房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朴[illegible]）

洞山曰庶派有再降之長房則亦當以長房待之而[illegible]遷之節亦當如禮（[illegible]）

洞山曰遞遷之位或云當奉於長房家則庶孽者之曾[illegible]以其有[illegible]之主故也（同上）

最長有故則次長奉祀當否

陶菴曰最長房貧不堪奉祀則告辭似不可[illegible]不可輕議之也（[illegible]）

近齋曰長房貧不能奉祀而次房代奉非[illegible]是否從經雖從奉於宗家又不可仍奉於死者之家[illegible]如是則無越次之嫌而曾火得不缺且[illegible]不得已仍奉死者之家則其間諸子孫與日後當次者合力助祭固當矣（[illegible]）

最長有故則姑安宗家別室（次又不能奉祀者并論）

渼湖曰尤翁答所遷者有曰祧主長房不能奉遷處宗子[illegible]之嫌殺然知未宗而改題當尤似正當矣今[illegible]祭時亦合力助之此最合宜（尤翁答[illegible]）此爲可據然其餘子孫合力[illegible]助祭之[illegible]宗家別室之例而以最長

房之名改題旁註以待彼之奉祀實有合於[illegible]宜之節[illegible]之義雖宗家祠堂外別立一祠以享之主然則所長房之名宗知雖[illegible]如何而此又一[illegible]也此與兩說然而[illegible]而此祠此久耳（[illegible]）

屏溪曰次長房奉往祧主之勢姑爲奉安[illegible]長房家[illegible]

黎湖曰世大相承之際必先改題而後方行[illegible]奉於長房之家或姑安於宗家凡所將[illegible]（答李存吾）

又曰既以遞於長房故有改題祠堂姑奉安於宗家別[illegible]曲體情在最處代行[illegible]於當祀者爲尊行[illegible]可見（同上）

近齋曰旁題一款沙溪先生既云不可以是人爲主[illegible]無奉祀之實而徒寄奉祀之名雖近假借然與題之[illegible]不得已也故從意欲從遂庵陶菴說未知如何（同上）

又曰旁題宗子[illegible]不相當者失似難以卑位尊之嫌矣（同上）

又曰祧主當以長房旁註改題而古祭諸位改題時名[illegible]不可並爲之書於吉祭[illegible]日改他日說滿[illegible]改題之由以長房名從

族人攝告爲宜維歲月日干支玄孫某身在遠方使五世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今以玄孫某官某[illegible]已盡[illegible]主入[illegible]世次當祧某是最長房當奉祀之人而形勢貧窮流落[illegible]不能如禮遷奉諸孫同議將權奉于宗家別廟謹當以某名書于神主旁註使五代孫某攝行祭祀今將改題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illegible]）

又曰雖從[illegible]祭啟前本云維歲月日干支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今以最長房玄孫某喪某[illegible]當爲奉祀之人而形勢貧窮不能遷奉將如前權奉于宗家則謹當以某名書于神主旁註使五世孫某攝行祭祀今將改題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右改題告辭○上同）

尤庵曰祧主權奉宗家別廟時不可無告當辭云維歲次云云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顯高祖妣云云神主當祧遷于不肖之房而居遠家貧無計奉祭謹遵近例今方權安于宗家別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祧主權奉宗家別廟之日亦當告辭告辭云維歲次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illegible]）云云顯六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親盡當祧于[illegible]承祭今已遷奉[illegible]主于家中別廟謹以酒果云云祧主移安宗家別廟後即當改題改題文[illegible]主其事[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祀時當擧[illegible]行事不可用宗家喪中行祭之例也朔望之奉名節之薦當先別廟而後家廟是爲不先父食之義也（答朴[illegible]）

又[illegible]最長房與諸子孫俱未來參則宗孫雖在喪中不得不代行猶賢乎廢祭故也代之奉宗孫而主之者以最長房[illegible]當一如常禮矣（答朴[illegible]）

別廟奉祧主

沙溪曰最長房勢不能奉安則當設別廟而奉之四代後仍奉於廟但不可爲也若遇沙溪先生[illegible]春秋之祭[illegible]最長房[illegible]不奉祀則恐不可以是人爲主也（禮疑類輯）

栗齋曰長房貧窮無以奉祀則以別廟依諸子孫各助祭物可也宗家攝行之說未知何據（[illegible]）

南塘曰長房貧不能尸祀別立廟於大宗之側後有先賢之論近世士大夫亦多行之然[illegible]則此事終涉未安[illegible]別廟諸子孫合力營建而[illegible]於宗家側必[illegible]最長所居而行祀時又各出力助之則鬼神有主香火不絕此[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別廟既非宗子家又非長房所居則只於節祀相與[illegible]之奉在禮固無所[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實則[illegible]待萬々不得已時矣（同上）

陶菴曰[illegible]立別廟[illegible]祧主二位以上[illegible]以最長房名設[illegible]行祭禮[illegible]子孫代行[illegible]必[illegible]日主祀者升階焚香降階再拜在位者[illegible]行時[illegible]祭者當主於[illegible]只一位則行於廟中每於祭時[illegible]會宿齋堂以致齋分定執事揖讓[illegible]後行[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定在如[illegible]先祠[illegible]定式揭之[illegible]任[illegible]當[illegible]作[illegible]大小祭需[illegible]分定[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

屏溪曰立別廟自宗中[illegible]祭之而主祀則長房[illegible]以長房名[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世宗大族行之者亦多今長房自以一時主祀欲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已見三[illegible]代[illegible]生爲最長[illegible]行於漿水實[illegible]之前今若移奉[illegible]不得設行於漿水寓矣[illegible]主長房不能奉[illegible]於別室云待生[illegible]有[illegible]可奉之[illegible]漿水寓[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先[illegible]行於[illegible]水[illegible]則今以祧位奉安于此[illegible]長房仍以爲例亦似得宜

長房未奉者祧主當否

老洲曰長房之[illegible]與[illegible]不可祀之[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已[illegible]之[illegible]祧祀[illegible]祭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長房遷奉祧主者在喪中則[illegible]改題

梅山曰長房之遷奉祧主者[illegible]非可行於喪中故也曰宗家[illegible]後[illegible]設酒果[illegible]自[illegible]云云玄孫某[illegible]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祧遷于不肖之房宜遷奉[illegible]某官[illegible]遷奉[illegible]以酒果用伸虔告[illegible]三年中祧位[illegible]（[illegible]文）

渼山曰喪中元[illegible]改題之禮當待三年後改之（[illegible]）

祧主長房死埋主當遷否

[illegible]先五代[illegible]長房[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後[illegible]已死[illegible][illegible]六代[illegible]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日紙榜行祀[illegible]則日[illegible]代[illegible]已埋安則難祭宜矣[illegible]可[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屏溪曰既不用祭三代之禮而以其[illegible]先埋主之故[illegible]長房之祭之論未知某[illegible]紙榜則[illegible]（[illegible]）

問[illegible]長房死而[illegible]外年久[illegible]埋安[illegible]久[illegible]長房[illegible]可以紙榜行祀[illegible]

三

渼山曰告辭出主可用則改[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宗子無後叔主代奉則祧主還入祠堂

柳氏曰[illegible]宗家[illegible]當還入者[illegible]則祧主恐不當還入（[illegible]）

出繼者不還可奉生家祧主

三山齋曰出繼之[illegible]還奉[illegible]宗家[illegible]大非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祖[illegible]之埋安[illegible]有所不[illegible]雖亦未如之何也已數以非禮之[illegible]適於其間耶（答[illegible]）

[illegible]世祧主各[illegible]同奉一室合行時享之非

[illegible]曰[illegible]位合享之[illegible]主[illegible]房各[illegible]而[illegible]于別廟一室之中[illegible]主[illegible]勢之不[illegible]已[illegible]則[illegible]合[illegible]時[illegible]一室[illegible]不成[illegible]有合祭[illegible]知[illegible]行時[illegible]則各房分排日子[illegible]主各行自不悖於禮何必合享然後爲[illegible]耶（答[illegible]）

長房亦可合祭埋主

梅山曰凡[illegible]主[illegible]于長房[illegible]以小宗合大宗之[illegible]時享[illegible]及朔望[illegible]先祭[illegible]主後祭[illegible]是爲得正而既不[illegible]乃[illegible]則[illegible]於[illegible]不合祭埋主乎[illegible]合祭[illegible]主[illegible]主宗子而[illegible]亦不[illegible]長房之不可[illegible]則何[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四代[illegible]二字[illegible]（答[illegible]）

祧主遷世共廟一位先埋則合祭[illegible]

柳氏曰[illegible]主共安一廟代各異[illegible]何[illegible]今人[illegible]於事勢[illegible]一例[illegible]主[illegible]又不可[illegible]合祭者由

之道但不可知當祭之主以爲[illegible]主則只以埋主[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告[illegible]辭則告云[illegible]世孫[illegible]安一室[illegible]

[illegible]代[illegible]同堂[illegible]只有今日並祭合祀感愴[illegible]以清酌庶羞祗薦歲事[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可[illegible]

沙溪

不遷之位

不遷位奉安之節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遷[illegible]禮是朱子初年始作[illegible]與門人編成通解則都復致嚴於宗廟之制祖不可遷而[illegible]不可外[illegible]沙溪所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自古已然近世大賢亦有從國制祭止曾祖者夫豈不孝而賢者爲之於情於禮未見其有不合者矣子[illegible]先生之爲主[illegible]禮何不擇於斯二者而別求佐違路徑也又曰高祖雖親盡而于[illegible]同只古禮然耳（[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於第一從祖沙溪所論則尚[illegible]之節[illegible]矣而祭祀之遠近爲[illegible]古禮則然百世之間大小[illegible]一[illegible]祖[illegible]恐[illegible]所之說[illegible]雖[illegible]容別[illegible]所遠近非所可論而或有[illegible]者則此最難處只當別立一室於宗子之家則此[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存[illegible]於別廟之[illegible]未敢遽論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一[illegible]遷[illegible]之[illegible]于丈[illegible]則不遷位依家禮別[illegible]于[illegible]所爲[illegible]于先[illegible]則依古[illegible]官士一[illegible]祖[illegible]以祭五代[illegible]也[illegible]從沙翁說則[illegible]者以爲代[illegible]之高[illegible]理所不忍且[illegible]之[illegible]五代也欲行丈[illegible]則[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位於家禮所謂始祖[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朔望[illegible]日[illegible]祭往來行[illegible]事多拘礙守[illegible]亦難[illegible]用先[illegible]說則[illegible]以[illegible]與[illegible]同一[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列必[illegible]則[illegible]又祭五代也惟[illegible]數[illegible]不在數中之說朱子是之或[illegible]五[illegible]及大[illegible]亦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代數[illegible]別立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已行之例[illegible]先[illegible]則[illegible]曰君[illegible]亦有所[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對[illegible][illegible]主之[illegible]世則[illegible]三先[illegible]說[illegible]其中從長遵用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沙溪以[illegible]云[illegible]此從[illegible]之成[illegible]先[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云從此[illegible]也[illegible]則[illegible]封[illegible]子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功[illegible]宗亦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正[illegible]之數外則[illegible]亦何[illegible]也[illegible]從[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之取舍亦如此[illegible]沙溪先[illegible]取[illegible]本文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在正[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不私家之有功[illegible]不遷亦猶天子[illegible]之有宗有廟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多少[illegible]也天[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則立廟[illegible]功臣不遷者亦[illegible]別立廟矣人家功臣若有數世以上[illegible]只祭始封功臣[illegible]孫[illegible]取舍亦非[illegible]功臣之義高祖親未盡而出[illegible]未安[illegible]五代之[illegible][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世不遷之位而今[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決不當并[illegible]且一[illegible]五世之祭未[illegible][illegible]不當一[illegible]云云人[illegible]曰有不[illegible]并[illegible]五代[illegible]高祖位[illegible]別[illegible]士[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位[illegible]立之云[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不得已[illegible]今[illegible]且不於宗家而於墓下以此見之[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同[illegible]五[illegible]

竹[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乃[illegible]七位非[illegible]所[illegible]不遷之位何可與[illegible]代[illegible]得之（[illegible]）

三山齋曰從沙溪說[illegible]有[illegible]主[illegible]所[illegible]主之論[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子孫不能[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如[illegible]有[illegible]代不遷之位不[illegible]所[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是不[illegible]主[illegible]祭[illegible]祖之說[illegible]以[illegible]亦[illegible]曰[illegible]而但[illegible]者相[illegible]改以[illegible]代[illegible]亦不妨耶（[illegible]）

不遷位稱號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不遷之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沙溪[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云則[illegible]以[illegible]是[illegible]今日[illegible]行[illegible]五代[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必[illegible]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五[illegible]

[illegible]以上[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也（[illegible]）

宗中先[illegible]不[illegible]命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遷之位[illegible]不[illegible]方[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不得不如此矣（[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宗子[illegible]日[illegible]合宜（[illegible]）

國[illegible]不[illegible]主奉出與新主[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必[illegible]與[illegible]之論[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主[illegible]也[illegible]所[illegible]是[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有人[illegible]相與之理故[illegible]主[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一[illegible]亦不必切[illegible]之方在[illegible]中[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大抵不[illegible]也與[illegible][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之[illegible]相[illegible]先[illegible]主[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主并行[illegible]入[illegible]之主耳[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先[illegible]之下文在是日[illegible]太[illegible]之[illegible]新主[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主[illegible][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之中[illegible]立主以後[illegible]用[illegible]名曰[illegible]云[illegible]立主[illegible]曰[illegible]云云今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主已[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主[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主[illegible]而已者以有[illegible]

今[illegible]主[illegible]不可即[illegible]事用作安神之圖如何三年中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祝知[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士[illegible]其[illegible]有還安將立新主不勝感愴蓋以云云恐宜立新主亦當設位於[illegible]之所題主設

祭[illegible]遷于[illegible]（答[illegible]）

一日退[illegible]久之後當[illegible]大遷主於[illegible]所[illegible]由告墓在所[illegible]先[illegible]云云八代孫（[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八代[illegible]云云之墓府君神主[illegible]已三十四年矣[illegible]大[illegible]爲永世[illegible]今月十五日[illegible]

[illegible]動門[illegible]今[illegible]成神主還[illegible]

[illegible]位于[illegible]主[illegible]安[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八代[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大饗伸[illegible]不[illegible]　成命已下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恐[illegible]前[illegible]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大[illegible]請特　命不[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用伸[illegible]于[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設也（答[illegible]）

[illegible]改[illegible]今[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云云[illegible]代[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國[illegible]永世不[illegible]

[illegible]用伸[illegible]

[illegible]少[illegible]宗人[illegible]日云云[illegible]下[illegible]上[illegible]主[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奉安[illegible]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以[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行之[illegible]身死後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宗人[illegible]

[illegible]代[illegible]不必行之以其[illegible]代也（[illegible]）

[illegible]主

[illegible]主[illegible]奉別室

[illegible]字以祀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三代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亡[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子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

支子饋[illegible]

[illegible]祭輪行

[illegible]日[illegible]子[illegible]之祭[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大[illegible]行[illegible]則不可矣（[illegible]）

諸宗孫不能與祭者紙榜行祀

[illegible]日[illegible]子[illegible]在[illegible]以紙榜[illegible]之[illegible]自今年依[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不[illegible]與[illegible]紙榜行祀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失[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又不可[illegible]則不[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門紙榜行[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紙榜所[illegible]用[illegible]子[illegible]祭者[illegible]不[illegible]祭

[illegible]宜（[illegible]）

支子當大祭於[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乃是一[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二人[illegible]已行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尤也（[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以支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之[illegible]支子[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子[illegible]之文[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如乙[illegible]乙[illegible]乙父[illegible]

[illegible]之兄[illegible]也[illegible]乙[illegible]乙[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祭[illegible]不世祭

[illegible]日[illegible]不世祭[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子之子[illegible]父[illegible]亡[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與上[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中一[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子必[illegible]之[illegible]代[illegible]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此一[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梅山曰妾母不世祭以非其正也子以承父孫以承祖禮之經也妾子既不能承其繼位則不可以傳序之義於斯從也同學釋[illegible]至若孫不可承祭之說先儒曰於子祭於孫止者自與於不世之祭義是宜遵若其義正理[illegible]則記見顯於俗爲其口實亦何足怪歟遜替之[illegible]世取其親盡遷祀則情勝之所不敢非禮之大者非禮而祭神其饗諸取觀之以祭止於子情理大備云者是則客或無怪之可以從祀者皆有闕於允字曰妾母若世祭其孫宜何稱答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陶庵曰亦情有所未安然則其孫當可祭生祖當於則處三世四世則不可既遷奉何可論余亦所先生說是未許行而還終於情禮之間而祭止於孫者亦不爲全無所援據於斯二者而行之如何如何（答吳子範）

又[illegible]妾母不世祭向者看作繼子之於庶母而疑更詳之恐是妾子之生母也若喚做妾子看則當云庶母以上文庶母庶祖母之云照知其爲也然則妾母不世祭即妾子爲所生之祭也祭止於其子恐爲得禮之正耳縱使爲妾母立主至于其孫則當埋且妾之之子亦既死亦不當服妾祖母以朞者祭承重之義故也（上同）

妾子祭其母

南溪曰程子曰庶母不可入廟當祭於私室（答外孫）朱子曰有適母則只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類輯 答[illegible]）

妾母不可遞遷

屛溪曰妾母既不世祭則何論遞遷於長房耶妾母雖有親孫不得遞奉其房依禮經祭止三代可矣（類輯 答[illegible]）

梅山曰妾母不世祭而或世祭之至曾玄或有遞遷者斷不安非禮是欲厚而反薄也[illegible]數年喪後既宜卽埋妾[illegible]母[illegible]云三年喪當行改題[illegible]之際則埋亦待喪畢已奉告祭則恐不宜并祀妾高祖母實[illegible]前日昔[illegible]云云文[illegible]時也于亡高祖母黃實黃氏不世其祭親有定制情勝失禮已遷數代顧[illegible]孝[illegible]期已蓋過正之幾宜及先時卽[illegible]埋于墓所不當[illegible]

願以余論歸百身合行俗變（答[illegible]）

妾子遇祭不及母

竹庵曰庶子奉遞遷之祭不及其母蓋追隨其父而嫡母從夫祭而已近日人家所行皆如是（類輯 答[illegible]）

承重妾子祭其母

屛溪曰承重妾子於所生母之祭雖無主之可主祭者不可又爲遞例奉祀三月以前只當以朔望數祭於私室三月後心喪行[illegible]以終三年後則可也[illegible]嫡子不果於祀[illegible]但嫡子奉祀未安若以嫡子奉之似爲穩當可耶[illegible]以下因何[illegible]若亡母亡妣亡高祖母者未有蓋之人世祭與否余于[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或可耶（類輯 答觀）

妾孫承重者以其次子祭所生祖母

問妾孫[illegible]子於子承重子次子奉祖母祀卽始復所生父而始服又以獨身出爲後父殁生父亦死後何代祭所生祖母之[illegible]三年以後如何[illegible]從父之後而序有叙不敢以體幾爲定若安[illegible]人後者之子爲其所生祖而爲從祖而服小功依此題以從祖[illegible]祖服耶（答金[illegible]）南塘曰立後嗣事來說皆已得禮之正爲人後者之子爲其所生祖[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之祀可及將所生祖無服耶[illegible]曰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則間除一等[illegible]其所生祖生前[illegible]其子孫何可以旋稱之耶朱子曰避嫡母只稱亡母而不稱妣今亦使此只稱亡祖母而祭於別室恐爲得之（類輯 答觀）

又曰所生父母祔於宗家廟而繼主以伯叔父母若使次子奉其祀而主其題主題文則於所生祖父母稱以從祖從祖妣於所生曾祖母只稱曾祖母不稱妣亦無害於大義耳（上同）

庶子外祖之辨

尤庵曰庶子承重則外家當以嫡母親家爲之（類輯 答[illegible]）

梅山曰小記爲君母后者君母卒不爲君母之黨服疏爲君母后者謂無適立庶爲后也妾子承嫡者以君母之親爲外氏故記曰庶子爲后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外氏無二統之義也凡稱外祖當用君母之父所生母卽庶母也庶母之父不敢爲外祖之名（答李子[illegible]）

近齋曰庶子外祖當以所生母之父書之恐不必以壓尊爲嫌也書以嫡母之父曾未之聞（答李[illegible]）

又曰庶子四祖單子外祖何敢用嫡外祖耶當用所生外祖賤人之列於父祖理勢然也非所可諱（答梅山）

按市南曰庶子升嫡與繼後不同似無改其外祖之理嫡母既是君母雖不改外祖屬非母服庶子承重與攝祀之子奉祀似無大段異據此則庶子承重者似不敢以適母親家爲外家又按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以君母之黨服以其徒從故無服今旣不承重君母卒則不以君母之黨服也既不爲君母黨服則何可以君母之父爲外祖乎寧有外祖而不服者乎喪服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是又不爲所生母黨服也者以不服母黨而不爲外氏則庶子承重者無外祖也其可乎君母黨君母在則服所生母黨生母雖在不敢服雖不敢外祖之名不可改耶

禮疑續輯卷之二十四

祭禮[illegible]

臨祭有故

臨祭遇喪

[illegible]周忌日乃人子終身之喪適功總輕服而試已未成服不除者未安沙溪曰要訣所著合於情禮（[illegible]）

[illegible]喪[illegible]在喪側則[illegible]臨祭爲可至於遠外雖更之親聞訃者因此廢其一年一行喪餘之祭情有所不忍

[illegible]服[illegible]可行者在散齋後則祭畢行成服似亦可矣（[illegible]）

[illegible]祭夕行[illegible]無[illegible]於[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得致齊則使人行[illegible]

[illegible]祭爲不至[illegible]一日齋忌之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間大中小[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區別[illegible]

[illegible]則不可行[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五[illegible]不可行不但[illegible]大門外[illegible]

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得成殯之間而曰殯[illegible]大功之服外喪[illegible]行也[illegible]日外[illegible]

[illegible]設則當從栗谷說期大功未葬前時祭可廢忌墓祭略行[illegible]者[illegible]

已[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則當[illegible]已服之輕重有無非所計也（[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之日則廢祭雖臣妾喪同宮則葬而後祭之文亦大[illegible]之也假令今日[illegible]則明日祭[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可行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停廢而已（[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死者[illegible]已過四日則恐無不可行祭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臣[illegible]而[illegible]祭今[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出[illegible]自出[illegible]爲四日則中[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祭[illegible]戶[illegible]不在則[illegible]祭之義當[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一日可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行祭已[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則已[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五方可行祭如此然後[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則係是小祀也可行一日之齋爲可並[illegible]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日使人[illegible]之又欲令行祭而[illegible]今[illegible]者[illegible]古[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且必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故行祭自如而今[illegible]人[illegible]古[illegible]

[illegible]不見[illegible]大[illegible]且[illegible]有[illegible]則夫不可不[illegible]且[illegible]婦人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少[illegible]分使[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二日[illegible]七[illegible]

[illegible]本只一日[illegible]七日[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則可行[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二日以[illegible]自[illegible]七日[illegible]行在[illegible]十日時祭之行在[illegible]十二日豈不猶快安於心乎（[illegible]）

又[illegible]而[illegible]士[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illegible]而子孫之[illegible]者自其[illegible]則可[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不淨[illegible]

[illegible]又論小[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乙[illegible]

又[illegible]三[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行[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可行[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不可行[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後三日又[illegible]一[illegible]且行事[illegible]而[illegible]文[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不[illegible]可矣亦何[illegible]近[illegible]大[illegible]行[illegible]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又[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七[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日[illegible]三日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八[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火[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非[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則決不可廢也（[illegible]）

大祀生體不必爲拘於行祭

[illegible]人[illegible]亦宜有[illegible]大[illegible]於人亦何[illegible]乎[illegible]亦云[illegible]祭[illegible]不入[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祭之[illegible]行[illegible]也[illegible]近[illegible]爲宜（[illegible]）

日月食時祭祀

[illegible]曰[illegible]時祭[illegible]孔[illegible]則[illegible]天[illegible]大[illegible]則以[illegible]者少[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未[illegible]祭[illegible]以古[illegible]耶如四時正祭則卜吉也[illegible]日而更卜亦可矣[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祭[illegible]則不可[illegible]日之[illegible]何可廢也況如[illegible]之小[illegible]乎[illegible]其時而先後之可也（[illegible]）

兩祭相值

原書漫漶不清

兩忌同日行祀之節

陶庵曰一日兩忌只可先尊後卑次第行之時祭之例不當援用（[illegible]）

屏溪曰一廟忌祭叙三位同日而先後行之則其勢必至於日出厥明行祀之體太晚矣一堂并設次第獻爵如時祭儀猶不可（[illegible]）

本庵曰代異者（又與[illegible]合[illegible]也）固不可同祭若考妣入廟以後則所謂精氣合也雖曰忌是喪餘既已合配而一位自與異殯之取體實不同者過則恐無不可並設之義（[illegible]）

近齋曰考妣忌同日而其設本不並祭者當先祭考後祭妣何可一時並祭乎若并祭而合設者則祝文當於歲序遷易之下稱以顯考顯妣諱日復臨何用別殺措辭（答梅山）

又曰祭先重後輕如是行之爲宜蓋忌祭異於時祭不可一時同設也（答梅山）

梅山曰有人云此其前所妣之死在同日與餘之何當先元妣後繼妣而并祭則當如之何一日再祭非禮也所不容不一祭合設祝[illegible]當云今以[illegible]某封某氏顯妣某封某氏遠諱之辰敢請顯考顯妣顯妣神主出就[illegible]云云忌祭祝[illegible]序[illegible]下當云顯妣顯妣諱日復臨云云如何復字改以字則何如（答[illegible]）

渼山曰先賢禮說雖先忌日同日則次第行祀而渼陵以爲疑要與不可已也云恐當則并祭列位未詳不伸情也古者各[illegible]而有時享後世一廟而朔望之薦並及列位至於忌祭只隨其位而伸情者也今列位同日則同是一廟又何拘於各[illegible]出正寢而其禮又何間時享朔望耶（[illegible]）

忌祭與卒哭祥相值行祀之節

問亡者幾忌適在卒哭之日恐不當用肉（[illegible]）陶庵曰廢祭只是葬前卒哭已是葬後似無可廢之義（[illegible]）[illegible]是日則卒哭[illegible]過卒哭後行忌祭先[illegible]中行祭節凡筵殷奠當先於家廟祭禮此亦可觀于先食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用素行祭恐亦未安（[illegible]）

問亡兄卒哭在外廿三日而廿四日即先妣忌日既經卒哭一獻淺奠固所不已而但與廟祭同日當先何祭（[illegible]）屏溪曰[illegible]多端難於行忌祭則恐較大妥穩可商之祔祭實祭於祖也所重在祖不可以亡者而輕之也亦如何也（[illegible]）

本庵曰三年喪中先忌之祭自非正禮且祔是祖忌是考恐先祔祭爲可（[illegible]）

李氏曰祔祭與所祔之位忌祭相值則固當先忌後祔本位以上忌祭亦然考妣以下則恐當先祔後忌（[illegible]）

櫟泉曰祥日與忌祀同日則喪祭爲重恐當先行耳（答宋[illegible]）

問祖忌與祥同日云云（[illegible]）竹庵曰古無忌祭只哭而伸情二祥之祭則卜日而行古禮雖不可擇[illegible]（[illegible]）

梅山曰練祥日若值先忌則祭之先後當如之何三年中忌祀雖不備禮既是享先則恐不當[illegible]行[illegible]如[illegible]思而商命也（[illegible]）

柳氏曰先師曰大小祥是大節主人方哀遑固權不可暇於他祀今人家或遇此以行[illegible]子弟攝行祖忌於別[illegible]出於不[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

忌祭日值朔望俗節行祭先後之論

老洲曰朔望參俗節者與忌祭相值則先行忌祭而後行祠堂參禮勢也已有先輩定論（答[illegible]大任）

時祭與禰忌相值時祭退行

厚齋曰伯父之忌[illegible]有[illegible]其行祭之節[illegible]之[illegible]平常之日不同則[illegible]非所可論恐不如退行中丁（[illegible]）

朔望節日行時祭則不行參禮（[illegible]）

本庵[illegible]日冬至行時祭則不行參禮[illegible]子答[illegible]明仲書云冬至日當時祭故不更別祭要缺其本此祭凡於朔望俗節日行時祭則皆當做此（[illegible]）

梅山曰一日不容祭即以殷奠而言猶其前也若朔望參及有事告[illegible]設祭與忌祭同日非所[illegible]則[illegible]也時宜則[illegible]并[illegible]

[illegible]

公私享祀相值

[illegible]

國忌相值

[illegible]

梅山曰上[illegible]國忌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上[illegible]於下則[illegible]卜日之[illegible]值[illegible]享者[illegible]云[illegible]子（[illegible]）

陶庵曰國忌日行[illegible]享[illegible]有[illegible]安者而[illegible]既[illegible]只用元定日行之（[illegible]）

喪居行祭

[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者[illegible]行祀

[illegible]

虛位行祭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而行之恐宜[illegible]告（[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梅山曰旅店遇先忌當設位伸情而京洛寓所恐難辦若行[illegible]

諱到惟向其所向哭盡哀已矣（答[illegible]）

祭祀攝行

主人有故使人攝行

南塘曰主人出而未還則子弟當代行祝稱使某定爲恒式主人之出使攝行之待有不受命之難乎（答[illegible]）

櫟泉曰主人有故使親屬代攝祭稱則使長子行之者以時物祭[illegible]

則子弟父爲主而門人在遠家有伯兄又是宗子當攝主此與前辭並祝辭當云父在[illegible]

此乃一時攝行與本無主而攝主者有異不必以攝主之意別告而只於祭時祝辭[illegible]

心齋如鼎二句則恐不必改用矣（答[illegible]）陶庵曰從此乃以下數語爲可（答[illegible]）

黎湖曰代行者是稱行則以屬字皆使字有從來諸先生定說皆通行矣若顯某親府君[illegible]

前乎代行者雖於主祀者爲卑行雖於事理亦當稱名蓋以體統不容些少創行也（答[illegible]）

三山齋曰宗子幼以其名爲主而有先賢定論而其攝祭之祝則曰孝子某幼未將事使某親某敢[illegible]

屬者亦家人通行之例也但今喪禮以攝祀則屬字與某親下著名亦似未穩或別有[illegible]

祀子[illegible]主但主其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今[illegible]

於名不可易之義否姑聽所聞以備裁擇（答[illegible]）

替行時祭告辭

貞庵曰時祭宗子有故替行者前期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于先考而方在病中使子某敢告（答[illegible]）

替祭者出主告辭

問主人有故使人替祭出主告辭尤當以爲以主人告者乎抑以替祭者告當何如從[illegible]

人行果獻而出主時無論出主假來告以替獻者措辭告之未知如何（答[illegible]）

近齋曰攝祭出主告辭攝行者以主祀者屬稱用之不必加攝行者其有從下文之義故也[illegible]

又曰出主告辭當以以寓者之人或以此爲不安而當則恐可以主祀者爲主[illegible]

某替行之由前後相應何必爲疑（答[illegible]）

問子於替代父行祀則出主祝稱與祝辭云云某使子某告于以寓云云爲可[illegible]

按祭祀辭曰夫使子某告于以寓出主時若稱顯妣則使孝子祭母敢乎且[illegible]

替祭祝式

巽溪曰曾聞之師門宗子有故替祝則雖有弟行以宗子之子代之而祝文當使字如[illegible]

某事不得將事子某敢昭告云云（答[illegible]）

梅山曰尸祝皆不與祭則忌祭祝當云孝孫某居喪他所因宜行將屬仲父（[illegible]）敢昭告云云[illegible]

右以某祝辭未宜

又曰沙溪曰以子而名父祭母嫌爲未安祭祖先則壓尊故略可通可云者有所未盡之辭也然後以入廟[illegible]

父名爲稱不當攝父行禮[illegible]攝父與祭則父爲主故不當稱父不與祭則子爲主[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答[illegible]）

又曰攝行者當主祀者門使某之文當稱某親屬某之號周字雖不見[illegible]

則節不能曰父之名恐當稱以卑幼而直稱其名然之後恐涉漫犯未若稱某屬稱之爲安[illegible]

學恐宜

喪祭辭使子攝行

櫟泉曰[illegible]當父命子攝行之禮辭恐無不可（答[illegible]）

[illegible]父在[illegible]子攝父命行攝祭禮[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則不可以主祀者之[illegible]常事[illegible]

之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代父行祭不稱兄以下

梨湖曰代父行祭則是以父祭子孫以稱祭兄也顯兄稱辭似是（答[illegible]）

主人犯喪使人攝行

近齋曰從祀時有服則爲宜當成服於喪側不可參祭祀使人攝行而祝文[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不見[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使之攝行[illegible]所以攝祭者也然必[illegible]

[illegible]使子攝行

不出見已[illegible]攝行可也（答[illegible]）

墓祭攝子代行

南塘曰墓祭[illegible]代行[illegible]家人爲尸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

陶庵曰[illegible]不可使子弟代之則可[illegible]

又[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

巽溪曰[illegible]宗子[illegible]故不行則宗子攝以紙榜[illegible]行一[illegible]

之義亦得稱孝子之號矣（答[illegible]）

支子攝祭先代爲主

同宗[illegible]奉[illegible]

門戶者[illegible]

但安（[illegible]）

竹[illegible]曰兄之子[illegible]祀[illegible]疑實繇以祭則權奉繼爲子孫以俟傍親恐無不可有何妨之疑耶（[illegible]）

弱家支子攝奉先世祠版

沂[illegible]曰[illegible]先世祠主支孫奉行掃[illegible]無嗣[illegible]家[illegible]令則如是行之似合情理姑且權奉祭祀以待仲[illegible]之日而歸宗恐宜然[illegible]

見先賢[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賢書（[illegible]山）

妾子奉祀

有夫[illegible]庶子奉祀當否

問[illegible]子有妾子[illegible]有正妻子[illegible]承父祀[illegible]死後門中[illegible]其所生[illegible]使[illegible]妾子主之[illegible]之子主之南溪曰所處得正（[illegible]）

南溪[illegible]曰[illegible]妾子[illegible]許[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一身可傳於妾子父[illegible]以上之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付[illegible]妾子[illegible]以上傳其弟而只以其[illegible]傳之妾子[illegible]可知也[illegible]只有[illegible]見[illegible]推用[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上傳之父之[illegible]二弟[illegible]子可也[illegible]是[illegible]爲其從兄弟者不可推用[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用長房之[illegible]以上[illegible]々[illegible]一則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有嫡子[illegible]則不可付[illegible]之妾子而奉祀者其[illegible]矣一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妾子[illegible]則[illegible]後嫡子[illegible]以奉祀[illegible]之分[illegible]其[illegible]故[illegible]子則可[illegible]子則不可（[illegible]）

不稱妾子[illegible]

異[illegible]曰妾子承嫡則宜稱孝（[illegible]）

梅山曰妾子承[illegible]奉[illegible]嫡不稱孝子而稱妾子孫以下不稱妾不稱孝可也於其父則稱孝子（[illegible]）

庶子承統支派不當以此移奉長房位

剛齋曰先父以[illegible]之宗[illegible]不幸[illegible]庶[illegible]既有[illegible]可以傳世則[illegible]未絕矣以承統者之爲庶孫而支孫欲移奉長房[illegible]於[illegible]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有所未安耶此實情[illegible]且無以考據只[illegible]陳[illegible]見

立後奉祀

問[illegible]立後[illegible]祝[illegible]（[illegible]）老洲曰[illegible]不滿[illegible]改以某今[illegible]後有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世大[illegible]之上[illegible]有[illegible]八[illegible]代[illegible]立[illegible]祝[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改[illegible]仲月[illegible]可[illegible]爲後之由[illegible]告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下十六字仍舊文恐宜（[illegible]）

攝主奉祀（[illegible]）

問[illegible]立[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時祭何以爲之（[illegible]）陶[illegible]曰時祭似不可行[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使[illegible]人[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中[illegible]而爲后[illegible]後可行[illegible]者姑[illegible]立后之[illegible]則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文[illegible]之支子[illegible]某月日天[illegible]大小祭祀[illegible]行代[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長子無嗣次子攝主

問尤庵[illegible]支子主祭則[illegible]用權字[illegible]不可云云（[illegible]）[illegible]曰尤[illegible]字[illegible]假也左傳曰[illegible]官家之[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可耶[illegible]不[illegible]奉祀二字[illegible]權[illegible]而[illegible]亦[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本庵曰尤庵云[illegible]主人則[illegible]字[illegible]所[illegible]按[illegible]有[illegible]代二[illegible]子[illegible]則是[illegible]主人亦稱[illegible]之證也（[illegible]）

南[illegible]曰宗子[illegible]子而死今世見行者[illegible]有[illegible]弟[illegible]主祀以[illegible]立后一也[illegible]子[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爲有男子而婦人[illegible]主[illegible]祀如女主[illegible]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主[illegible]祀而又行[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不可[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兄[illegible]子出[illegible]其父[illegible]然々有[illegible]子可立后[illegible]已之事何必[illegible]立后乎（[illegible]）

旅軒曰[illegible]人主祀本非[illegible]

近齋曰[illegible]同[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攝者主[illegible]幼未能[illegible]有疾病[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名[illegible]之之[illegible]者見亡[illegible]謂[illegible]子孫[illegible]祀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字[illegible]不同是可[illegible]其兄之[illegible]亡者亦[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二[illegible]一則無正主而權行攝[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耶（[illegible]）

又曰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弟及[illegible]兄[illegible]主[illegible]婦人[illegible]長婦主之[illegible]行之似可[illegible]介子某之文[illegible]從不然則勢必[illegible]弟及[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人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一[illegible]行則何必[illegible]也（同上）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節

旅門曰又子[illegible]時則[illegible]云[illegible]祀子某[illegible]云云而行三獻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主[illegible]爲[illegible]以待他日立后而[illegible]似可[illegible]又[illegible]上[illegible]告辭可也（[illegible]）

老洲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不告而[illegible]祀[illegible]由十六字[illegible]宜（[illegible]）

梅山曰[illegible]支子[illegible]與長房之[illegible]主[illegible]決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主告以[illegible]祀不可行[illegible]兄立后行[illegible]祀事孤子某[illegible]以[illegible]奉祀事介子某[illegible]可矣（[illegible]）

長孫俱[illegible]兄[illegible]亡[illegible]兄死而弟[illegible]者有異[illegible]上[illegible]下而[illegible]々[illegible]言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味[illegible]者

乎強如所示者蓋從龜山先生所答張判廳厚齋黃禮者依倣準行之外恐無他道矣然以愚見言之其[illegible]無許攝須設一攝字上推見然後方可以周盡事情夫所謂攝者非謂攝之者之道爲正主如殷禮弟及之說只是以主人不[illegible]之故而姑攝其事有如所謂有故則使人則可也之云耳是則主人之身雖亡而主人之禮無闕凡百應行等項直是無所不攝豈非攝者之自行其禮乃不過爲攝夫主人所有事而已苟以是意推去則不但親盡遞遷之爲所必行如家宗云云竊兄與侄之不[illegible]者由祔位而入正位亦恐無不可行者今以季相宅事言之假令其長孫有子則此子當爲主人自在喪初至喪畢諸[illegible]其主之者無可言矣而正爲其無子也故不得已有攝之者然則其攝之也非攝兄與侄也乃攝侄之子也所謂侄之子即今無[illegible]權攝便而親盡遞遷之禮當自侄之子之代而計其世數不然而只據攝者之身溯而數之乘其[illegible]代而止若某某之[illegible]名曰爲攝而實用弟及之禮此則未安矣且於季相與在世時以其先亡之長子長孫留祔位在禮當祔[illegible]今以[illegible]子而[illegible]方[illegible]幾後恐亂之言事而觀正位反者祔位仍留前後與相關時無異則未知其果爲如何耶[illegible]而第據見今所處有此未安之甚不成安帖此所以竊意芝石或兄或侄祔於祖廟之說或恐其[illegible]有一[illegible]也[illegible]見與侄而升之正位恐自不害爲義失而一切世人每概擬在攝者之身推上說去故不惟行不得且[illegible]之機[illegible]當依芝石所推用家禮大祥後告祭前奉神主之制遵行之之爲無病敗也至若芝石姑[illegible]問之爲定論從殺是爲繼上主奉子下稱攝祀此自恐別於正統何必關看註然後始爲別於正耶（答金子謙）

老洲曰攝事家之不得改題不得祧遷既有先輩定論今無容更議而既不行祧遷之禮則[illegible]雖亦甚未安權奉於東壁西向之位則恐少嫌礙矣至於祖考之不得改題題紙之[illegible]得合櫝則當與卑以奉而亦當各祭要之變禮之大旨何敢質對耶（與趙默修）

梅山曰令從侄歿而無所於攝祀故尊季父丈以親老主之之義攝行宗事而改題[illegible]歲月滋久而惟待嗣孫之生矣未及立嗣而尊季父丈又奄然長逝則尊從叔恐繼丈當[illegible]遞遷亦以門長及長房宜攝其祖考仲父祔位之祀而拘以先先生七十老傳之義則旨家廟享亦[illegible]是之謹辭入耋之齡者何可以筋力爲禮乎勢將有攝祀攝祀恐是行不得者也且尊仲氏與子姪之[illegible]中用兩攝主恐不成理尊伯氏攝主五代之祀是爲禮則變禮攝事而不失其體也今從侄三年喪畢[illegible]遷然後始入正龕則權攝者宜有祭五代之嫌乎攝祀告廟恐非可已而當因朔望參告[illegible]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仲從祖父某官府君顯仲從祖母某封某氏[illegible]祭歿屢所繼絕先季父府君攝行宗事今又喪逝從叔父爲孫以最長房當戶攝祀而[illegible]老傳[illegible]禮且五位中下三位自有親者主之之義一櫝中兩攝主亦涉窒礙等是權攝不當代行其[illegible]

攝祀者要爲主婦當否

南塘曰夫既爲攝祀之主人則奚何不爲攝祀之主婦乎以兄嫂亞獻不可嫂當爲亞獻（[illegible]）

屏溪曰主婦謂與主之妻也以獨支攝祀則妻更爲主婦位也當以他兄弟子侄孫當三獻（[illegible]）

攝主者告利成（[illegible]）

閑靜堂曰攝主行祭告利成時攝主恐不敢當作階之位特牲饋食禮主人出戶外西面祝立[illegible]告利成[illegible]位[illegible]爲之[illegible]復位然後祝告之更疑否（[illegible]）

異姓爲後

過與後洲其義亦曰禮不飲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illegible]）

爲異姓後者奉生父母祭

過與巨齋曰他人收養其家若絕祀可因時祀之門戶外於設日祭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立宮宗則矣（[illegible]）

奉養父母祀

過溪曰養親之祭雖無今禮俗已行則於婦父母舅姑當曰外姑者妻父母以上則雖無名稱不可苟加又曰今人或同一祀而祭之其二本甚矣雖別立廟亦未免二本之失當擇其親疏之親分職祭主祀可也（[illegible]）

出嫁女奉祀

[illegible]問剛齋[illegible]父母死歸主[illegible]於婦家則婦家遠難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答未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鄙君（[illegible]）謂伊川今日爲設祀父母墓宗祀[illegible]外家（[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居[illegible]寓[illegible]某谷思展爲設祭而栗谷平日不食牛肉故祭饌[illegible]蓋[illegible]云據此則出嫁女亦可紙牓設獻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嫁女既未識[illegible]之正[illegible]本宗無後而孫絕祀則[illegible]設祭[illegible]或出於情理之不得已而栗谷有祀孫奇大[illegible]以攝將小宗之祭何當而行此[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問伯母爲於祖[illegible]曰[illegible]行祭未知於義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母[illegible]夫人亦祭其父母[illegible]小室聚谷之庶女也每於聚谷忌日設奠望哭偏室爲辦其祭需光祖同春府君並召在京邊清坐府君（[illegible]）之忌日設奠於稿所並必欲自盡其誠（[illegible]）

問出嫁女於本親忌日設位望哭如何（李厚生）

竹庵曰古禮則與外親爲位哭出嫁女於私忌似不得行哭（[illegible]）

外孫奉祀

奉外祖父母祀不必立主

屏溪曰外孫奉祀實偏於禮之禮近世雖或行之無先儒事可據而朱子答汪尚書書論之已詳其義據可見矣宗[illegible]權字大不可若只因一時情義而出於不得已之權而必拘於權則豈不大悖乎權非聖人莫行何敢輕議耶（[illegible]）

[illegible]曰外孫奉祀東人之古俗者之然自是陋俗所謂曾得士類秀識買荒事及[illegible]與端安石皆並可考惟女子子在時不忍其父母之無祀設紙牓祭之於禮或有可據若主立廟而祭之則是家有二主人有二本[illegible]及[illegible]孫有不[illegible]便之端不如祭於紙[illegible]以[illegible]孫之世改題稱號初不宜疑也女在稱考妣恐非[illegible]子之[illegible]未知如何（[illegible]）

續編

老洲曰外孫奉祀朱子譏之以非族之祭後孫所之以二本而[illegible]之論如此其嚴則既不之主則今何可追遠心有所不忍於子之身紙牓行祭庶爲權宜伴傳之道也（[illegible]）

又曰曾有人以此爲問而謂有母則不忍遽也故不得已勸以勿立主只因節日祭墓忌日以紙牓行祀終外孫之身而止竊宋[illegible]見云何（[illegible]）

問有人無後歸托於女婿則其沒而葬與主及祝辭以婿名爲之耶婿有子則以外親考題主耶洞山曰有外孫則外孫可主矣題主及祝辭當外孫事也祭亦當止於外孫之孫以其曾子孫也（[illegible]）

外高祖祭祀一條

性□曰外孫奉祀實出於不得已則至若外高曾初不須論也既無可奉祀之人則事當埋主矣既埋主則於其墓恐不可設以非族之祀而全然無事歲修一祭似爲得伸情禮耳（答南敏）

出繼子祭本生親（[illegible]）

問有人以其弟出繼伯父而有二子其生父以其第二子爲侍養孫矣今遭生父喪如欲生父之不至無後則莫若以其第一子爲所後父繼後子之次以其第二子歸嗣生父而兩家父母皆死無可主張者門長未可上言耶（黃□實）

□湖曰嘗觀宣祖命之兩家俱後也然宗之議兩父俱後雖敢爲此耶然則出繼子不得已而奉其主祔於其祖之廟不然又求之宗族人以立後無乃善乎（[illegible]）

三山齋曰婦人於本生之喪必稱伯男主則出繼之子姑爲權攝以待立嗣而遣之猶爲勝於彼耶者然則先以此意告於柩前其題主則[illegible]某官府君而闕其旁題祝辭自稱則曰攝祀從子某爲是（答□之）

[illegible]既莫繼絶則出後者當攝祀其稱則宜云顯叔父及從子用是改題祭當三獻有祝蓋攝者之備禮[illegible]耳（[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也宗子死未繼絶則給事無可主者不舉吉祭而遽行遞遷非所以守經也亟宜立嗣行祫得無多少窒碍[illegible]以待本生立后是爲處變事而不失其宜也雖則權攝當祀于各廟不可混準於所行家祠[illegible]不也出系子孫於本生耶先不成爲子孫故亦不敢用最長房之制所以謂過房也或忍不其移祀以單酌無祝而行一[illegible]以終其身者是固非禮之正然者立后而還祀則一時權宜亦不甚害義也（答沈景顔）

繼后本生親改題告辭

梅山曰改題遞遷即主人之禮而係所繼絶自主其喪則當行改題改題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從子某敢昭告于顯叔父某官府君始喪之初從叔父主之以其屬爲主從叔父今已喪逝亡從弟繼嗣無所禮窮則變情不獲已不肯某今將改題以叔父不勝愴慕謹以[illegible]告[illegible]從改題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從父兄告于亡從父弟學生始喪之初從叔父主之以其屬題主從叔父今已喪逝亡從弟[illegible]所禮窮情迫今將改題以從父弟不勝感愴茲以禮果用仲告儀茲告改題後不即合櫝當時吉祭時合櫝而行禮（[illegible]）

本生兩位墳祀不可一位單獻一位三獻

梅山曰頃見白子當座下以韓先本生兩世攝祀時獨禮與否有所謀及而近更入思一廟之中上位則單獻下位則三獻者有所遊殺[illegible]宜也[illegible]叔父位則以座下屬稱祖主三獻有祝亦不爲無說而所行於下位者移有所不安[illegible]子以[illegible]之患而姑欠擬議則勢將仍舊單獻已矣（與李□宜）

還奉本生廟[illegible]

[illegible]亡[illegible]侍養奉祀今[illegible]固當行於所後祖而或云生既旁題死又同廟則當祔於本生祖未知如何（李命來）屏溪曰[illegible]所後祖正統所在而本生祖反是旁題祔祀正禮也侍養奉祀雖出一時權宜不可因此而遷就也生祖廟則[illegible]將入廟時具由告祭宜（[illegible]）

本生[illegible]

屏溪曰出繼子於生父母其屬稱既有程朱定論而沙溪據此爲證其曰伯叔父母者當隨其行而稱祝辭自稱以從子則當用旁親之[illegible]兄弟旁親其孫則當稱以伯叔從祖自稱從孫而祭初題以祖則旁祖之祭當止從孫而此則情理事勢孫死便埋實有所不忍[illegible]先備所以不可謂爲立論（[illegible]）

[illegible]祭本生親於別室限幾代（[illegible]）竹庵曰雖祭別室三代之祭恐不能廢也（[illegible]）

問有一婦人死只有出後子其曾玄孫皆嗣者也今玄孫主喪班祔而祭兄弟之孫之限已過但受育之玄孫情有不忍於埋主（上同）

竹庵曰其在情禮當知示祭別室（[illegible]）

三山齋曰出繼子之次子奉其所生祖之祭已是權宜之事尤翁嘗以爲不可然猶或以祭止兄弟孫之義姑照行之而至於其子則更無推引之說情雖不忍只得敍之以禮而已（答□之）

家廟移奉

亂時權埋神主

問戊申[illegible]之亂有人埋其主於祠堂階下如何（宋□必□）樸泉曰埋於祠堂後淨地恐勝於階庭既非永埋不必埋之墓所矣（答文□吳□）

不但兵燹亦恐免者最適同誠一權而埋之宜矣（[illegible]）

尤菴曰壬辰亂[illegible]所以處神主者余叔父曰與其率奉而行身死於盜賊而棄於道路曷若埋安於祠堂之後幸而生還則可以依舊奉安矣[illegible]後人自復歸人而埋安婦人以爲寶貨而發掘諸父則皆匱藏於納主於大瓮而安於坎中兄弟內外皆拜哭是人皆[illegible]會[illegible]久掩土人皆知爲神位故得免發掘之患（[illegible]）

埋主還奉

三山齋曰當初埋主大是過擧既覺其然則何可一日仍置也若以久埋還奉爲疑則公私自多其例如家人遇兵亂埋主以出者還定而還又如學宮或有避亭之擧而後得復享者雖在累年之後豈得不還奉此皆可據也告文草構去（答李學休）

廟版奉安舉次時位次

梅山曰權版奉安舉次時最尊位在其南最下位在其北奉出時先奉最尊位安于義室其他諸位以次奉安則勢順而序止未知是否（上[illegible]）

父移子衙奉往先廟

[illegible]曰人於父[illegible]任所[illegible]父喪則奉家廟往者多矣而父主父係官于廟不得下往故有此疑也然時[illegible]祝文皆以代行爲辭則似循宗安[illegible]與支子奉歸于官次者不同矣（答□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遇盜及火者不及其[illegible]則不宜三日哭廟堂火而不及神主則恐宜一哭祭告慰安此出[illegible]未知是非（[illegible]）

[illegible]

問父喪中失火先世神主未能奉出則改題時以其父名爲之耶抑措辭以其子名爲之耶（尹□東□）屏溪曰雖小小祝文父既亡則不以亡父之名何爲之說題先親主何等大體而以亡人之名冒書之耶未忍死其親之意用於用處何可無論輕重而一並用之乎（[illegible]）

□湖曰未敢知假以父名復爲之（[illegible]）

竹庵曰父喪中先廟焚則以喪三年不祭之義改題主似當在吉祭時（[illegible]）

父未葬祠堂火禰氏題主禮疑或云以喪人題主或云當俟前題主或云俟前題主而姑闕旁題以待葬事後改題諸說各有義意

[illegible]或可爲無於禮之體所遭者在葬後則以異人題主似亦有據（[illegible]）

[illegible]或答人問曰新主旣成不得不及時改題然告辭措語極難處如不得已則曰幾代孫某罪積不滅父與才爲未及改

題[illegible]之變非不肯無狀奉守不虔獲戾神人之致驚惕[illegible]處變之變不敢宿常

今[illegible]敢改題還安五代祖考妣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今以親盡祧遷于叔父某之家世代推遷已極悲慕非常尤增

[illegible]云云如何祧遷之主以家禮觀之似不當改題而沙溪以改題爲是今兄家所遭如此旣不可追葬伯氏諱

[illegible]者最長房名則決不當仍奉宗家最長房宗[illegible]未及立廟姑且權奉便近別室以俟立廟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改題新主故以爲[illegible]而以主人屬稱題主祧位亦行遞遷然此是[illegible]也[illegible]前猶是喪人以

[illegible]仍奉題主不[illegible]待[illegible]後改題遞遷恐宜

[illegible]如何只設依例服緦哭臨三日如何不招魂而只改題魂可以來依耶若來即改題則其前[illegible]日設位哭待行

[illegible]曰主與柩異何必行祭於禮之緦服招魂非死久重行之禮只得以焚香代之禮止於三日哭而未改題而許

[illegible]服緦三月哭臨新宮火則只素服三日哭所謂新宮火者只火其[illegible]而不焚其

久[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改題神主

答[illegible]曰新主有火變而更造則以爲罪戾深重驚及祠宇[illegible]論茲更成主題[illegible]是依禮以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三日哭之節明于宮夕哭臨于廟越第四日造主[illegible]之所也立主[illegible]處

[illegible]云云夫某身在[illegible]所國克朔將使子某昭告于亡[illegible]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告[illegible]主[illegible]

[illegible]惟[illegible]是依茲酒果用伸告儀茲告（[illegible]）

又[illegible]不其則用膠粉填補焉則當改造改造後舊主埋于當位墓右恐宜（[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新宮焚三日哭之文祠宇[illegible]之第三日造主題粉面似當（[illegible]山）

[illegible]如此則三年之內因火災而[illegible]行[illegible]世[illegible]其

[illegible]題主若以孔子[illegible]則果有易世遞遷之嫌依舊題之爲宜[illegible]至者獨題則何忍以亡[illegible]之名[illegible]乎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恐宜

[illegible]之亂民[illegible]而火之安靜爲急先以招魂帛魂帛奉安云云（[illegible]）洞山曰權奉魂帛[illegible]非[illegible]如奉生之

[illegible]之精爽則又不必復題紙去須急急造主奉安殺主而埋魂帛也（[illegible]）

[illegible]主[illegible]爲[illegible]而遍於殯靈之後恐未合理支孫之親未盡者題爲之權奉而遞迭代盡之主亦似未安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則火災發似不必改造只當告此事由於墓所而改築以行如埋主等[illegible]義式[illegible]之

[illegible]也（[illegible]）

失廟主遷葬處變

問[illegible]改主而埋新主[illegible]則不得已仍安新主而埋[illegible]主似或安[illegible]

答[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

問[illegible]三日[illegible]三月得舊主粉面漫漶或云舊主改粉面還安新主隨告由埋安爲可或

曰[illegible]可[illegible]之說爲長未知如何（[illegible]）南塘曰曾有人以此來問鄙所對政如乙說（[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時會當[illegible]可疑愚按新主旣奉安則舊已合[illegible]依新矣恐合更商（[illegible]）

[illegible]曰神主[illegible]則當仍舊[illegible]已久今[illegible]改也若主身破傷則勢將更造否則新粉面而改題已矣改題時先設

[illegible]云云孝玄孫某官某云云顯高祖考云云顯高祖妣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今方改題舊主雖新難以[illegible]果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大小[illegible]以小[illegible]（[illegible]）行之於慰安者蓋慶[illegible]魂之驚動而設也若傷處甚小則亦

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由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主[illegible]疑

[illegible]（[illegible]山）

柩[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文[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之實有何[illegible]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設[illegible]告[illegible]則恐無義也於[illegible]則告[illegible]以爲告[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似與左傳新宮災三日哭同例祭廟哭拜告廟等節如來示爲之似宜（[illegible]）

[illegible]犯柩者與題主見[illegible]而見[illegible]則[illegible]三日哭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可知也（[illegible]）

[illegible]戶[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所[illegible]可收[illegible]于棺中而掩土（[illegible]山）

又曰[illegible]戶[illegible]改[illegible]家有[illegible]戶[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令[illegible]得而[illegible]（同上）

[illegible]

[illegible]且知有他山[illegible]則因此還窆亦何害耶（[illegible]山）

[illegible]可[illegible]之禮則亦未如之何矣（同上）

[illegible]之前當有朝夕奠哭之節而旣未出柩不必行饋食之禮改葬之服[illegible]

[illegible]不宜有服以[illegible]之改對[illegible]時措辭告由行祭墓前[illegible]之節也

穿墳傷先世[illegible]石不可平土

近齋曰墓誌雖有名無姓實驗歷歷世系子孫皆可徵信確明知其先代所葬則雖林疑塚見存何可平土而已乎[illegible]

骨肉雖平土終是殘魄所在也若平土而止則將被耕犂之所及亦爲他人之占據此豈子孫之所安乎然已殺[illegible]而代遠傳[illegible]

失傳者尋得之例處之也（答梅山）

水齧墓域告由

梅山曰方削告文響及嘉驗以致汝嘉嶷懷悶雖然此與防崩營築而無所事乎墳墓則稍待事力施功恐不爲晚也雖不爲築事在

兆域不可無告亦當致告而恐不必屑屑於年運之利否也告辭當云頃緣積天水齧墓域隨砌崩汰將加修治難以謹果用伸虔告

雖告稱土輕於改莎圖土域則恐不必爲也（答金[illegible]）

影幀火災處變

梅山曰　仁祖朝江陵衆屋殿火　文廟眞像不救宗臣上下素服三日哭盆用榜寶[illegible]火三日哭之文也士夫家[illegible]

安亦當遵新廟衆服哭臨于廟三日而止（答任[illegible]）

禮疑續輯附錄一

宗法

傳重

老傳者改題遞遷當否

櫟泉曰廢疾老傳之禮當如攝主之禮不改之不遞遷也苟使余當改題遞遷則將題受之之年於稱位前處題名以傳語[illegible]

有是理（[illegible]）

鹿門曰父有廢疾子承重尤當設可行無疑而改題遞遷則余子於廟謁狀中題處一位[illegible]

遂者亦得矣雖廢疾傳重及老而傳重者特代其父與[illegible]而已其所承代[illegible]

宗子而其所主祭位當是考宗以上九廟考宗之廟稱號自如也朱[illegible]曰傳重而其所承之祀[illegible]

稱號亦自如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老而傳者其子代父行事也改題遞遷是存以爲世嫡也代父行事則可而父在爲世嫡之可[illegible]

孫子代之於喪祭亦同此宗子喪疑何春論語問當今太上[illegible]

也此可爲傳重而不遷之證（[illegible]）

梅山曰用攝祀者屬稱則不免祭五代之嫌仍舊屬稱祀用使子之文不害題祀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湖曰趙先生後事若文之父及見戊申其子作逆其父不欲自罪不知然則母[illegible]

戊申前數十年則算之一生自是無故平人豈不可以其子之故而并絕其父所承之統[illegible]

立後諸節

立后後改題合祭告祝

屏溪曰追后立後改題遞遷告辭錄在下方立后告辭云維歲次云云當初伯兄某夫婦早歿僅沒未[illegible]立后先[illegible]兄

亡弟及之雖使某終事先祀以待日後立后於伯兄以爲繼所主祀之地季弟某有子某今長成[illegible]

於某月某日以某立爲伯兄所后子告君成解辭文到家茲具事由將行遞遷改題之禮事非常例尤不[illegible]

改題告辭云維歲次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illegible]）

去以某立后於先考某官府君先考[illegible]主奉入祠[illegible]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illegible]

君顯[illegible]祖妣某封某氏（[illegible]）[illegible]主今將改題世次遞遷不勝感愴謹以[illegible]

氏下云先考嗣主今當騎入祠廟先王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illegible]

祖以上觀云云某封某氏下云某既立后先考世次遞遷以下同合祭考妣[illegible]

遞請入于廟云云（[illegible]）

竹塢曰洪氏[illegible]疑以門長名告由題主爲可爲後者自告則措語之間有所[illegible]礙耳[illegible]

無人承及立主二十年于茲今以某親某之子某[illegible]宜立后始成[illegible]主伏惟尊靈[illegible]

后卓[illegible]托四世神主權奉于外孫某以至三十年之久今以某親某之子某立爲其之後[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行時祭禮當若然（[illegible]）

又曰立后告辭某代孫恐當從最親位爲措辭曰今以玄孫某之第二子某之爲孝文孫某官之后已以君命數見（[illegible]）

近齋曰繼位之下措語太簡略依前本用之似宜云云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已繼禮當遷主入廟顯祖考顯祖妣神主今將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孝父某官府君神主亦將改題遞依先考遺命以繼[illegible]孝父后室文饋奠今已　啓下將於是日遷奉孝父神主于繼子某之房謹以酒果云云（一本孝父某官府君[illegible]）位親盡此用之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伏以孝父某官府君不幸無后而早世以[illegible]歿期已盡改題之禮亦有[illegible]於今[illegible]是禮實成出文案已啟　啓下[illegible]繼子孝子宜親告依此用之而就前題[illegible]自稱孝子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illegible]於[illegible]稱號之矣今國[illegible]父啟[illegible]后　啓下[illegible]

以亡子繼主者立后後仍在前改題之否

問亡子繼主而死父以亡子繼主而[illegible]祖孝考之后[illegible]父爲主之禮似得（[illegible]）

老洲曰古禮父爲主支子之喪[illegible]其立后[illegible]未立后之前係是[illegible]府爲主固也既立后則有主矣[illegible]顯主時無關[illegible]父爲主於其[illegible]題稱之已於本月某日立某之子某爲后今將改題茲以酒果告由（[illegible]）

按無論同異宮父在父當爲主老洲說恐更商

獨子爲大宗後爲本宗立后

厚齋曰宗子雖獨子旣爲出繼入宗又無[illegible]不可歸繼其[illegible]之子於亡人爲[illegible]嫂不如求宗中侄行立爲后主不然則以妾子立後方可（[illegible]）

立后必兩宮

[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大義[illegible]當所生[illegible]非有[illegible]弟及弟之子立而尤菴先生之議於此甚嚴兼當不成孫則不成爲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立后出繼以[illegible]所後父無[illegible]故以上[illegible]世不[illegible]出繼之後可即改題此爲正當道理也（[illegible]）

本庵曰凡立后以還歸爲宗始由宗孫之不歸斜而立後題祭固大違禮節矣然今其人（[illegible]）已死則追爲[illegible]至于[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不爲禮斜既大違[illegible]則[illegible]是年久之後不可不追正乞以上[illegible]特許追[illegible]云[illegible]入可[illegible]者[illegible]更立後子以弟及之禮[illegible]之永絕[illegible]之難議最爲得之（[illegible]）

問先人有四方[illegible]二出[illegible]宗家第三出[illegible]不幸伯兄[illegible]子夭折先人[illegible]後當爲立後而[illegible]於叔父者[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

屏溪曰出后而未成斜則此未及告君也雖私自與受實不成爲後也前日之服斬既違於禮法今日之不服斬尤大失矣即當只追喪之意告由於几筵而服斬衰似不可已（[illegible]）

近齋曰立后而不告君尤翁斷之爲非辭甚嚴正故不成禮斜公文則未定父子矣何敢服喪乎（答梅山）

老洲曰父子人之大倫也移倫人道之至變也以是變處大倫故必嚴敬慎父命之然後始得移大倫於他人雖受命於父稱君命以瀆之不成爲父子蓋人君代天造命有存亡繼絕之理所以告君便是告天也畢竟不得不以告君爲天命繼續之大限難以推移不得也（答宗丈坰山）

柳氏曰禮通考劉氏敏以爲繼統將立后必告天子大夫必告於君然後見于祖云則此告君之徵（[illegible]）

定爲母子者不可以未出禮斜廢後行喪

[illegible]曰日前宋君[illegible]令孚不主韓仲母喪當與而私自反覆欲有所對雖從命歸問外舅欲以令孚於今春娶妻此果然否今令孚非特外舅心與之仲母亦心受之而已雖令孚亦心以爲母子矣將宜及此大故請君命爲之後者縱不能然又安忍使之喪是時發喪也爲人後者必請君命者重其禮耳乃若其情則非待君命而始有之也今韓仲母之葬而卒哭幾日矣而乃使之娶妻棄喪之於無君命也及受命之日始欲使之追致其孝則不亦左乎且使非爲後者即爲世叔母齊衰以齊衰之喪而嫁娶禮之大妨今令孚既不爲后（言不告君）理不應待三年獨不可過期娶乎（[illegible]）

大宗無后出後小宗者移繼大宗（長子獨子亦爲出繼非論）

梅山曰大小宗重輕自別大宗既無所繼絕則出后於小宗者當移繼大宗而爲小宗後者若已告君則已移天矣不可易也今旣未及出禮斜既不成父子向前之服喪題主已是失禮曷可墨守而不思通變乎告由于大小兩廟即日聞官移宗爲立大宗之祀恐不可少緩（[illegible]）

又曰國典爲人長子及獨子不許出繼而若爲大小宗則不拘法律繼絕爲急也婦人曷敢主張致缺宗事耶（答洪時伯）

有妾子者不宜立族子爲后

梅山曰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無適孫則立庶子庶子通稱妾所生而言也近俗小宗與支庶亦有有妾子而立族子爲后者非直有違於　國典適妾俱無子然後立后之文會血胤而取疏屬其於天理人情安乎否乎大典立后條有適長有妾子願以弟之子爲后則聽之文斯爲有子而繼后者所證援然有親征則可無親延則不可在大小宗則可在支庶則不可以故漢俗情實得宜乃爲時庇孝貞冀成道　國典用妾子承嫡者非其親而試冀爲之狀執事既是支子無宗祧爲重待側室子成立立以爲嗣甚得禮宜也（答朴汝受）

柳氏曰禮有無適則立庶之文而王戎舍其庶子而立從弟之子非以庶子而然也王戎之於庶子常所不齒思其不肖而不欲承祧可知矣如其子之賢足以承祧則雖庶子豈可舍其血脈而取他人乎豢意由之殺近於今俗之弊矣（[illegible]）

五禮通考秦氏（蕙田）曰繼嗣大于出微賤而猶以承祧是不敢其先人也世有適妾無子即以歸妾之子爲後者以[illegible]生庶孼而變以主持匕鬯可乎國王戎之風可以謹古人尊祖敬宗之義矣

立后八歲以上改題主

近齋曰何必待十歲若至八歲則改題似當（答梅山）

前後妻而立后者外家

屏溪曰子生之前母亡雖有十母皆爲前母子生之後得母雖有十母皆爲繼母爲君於俱亡之後而以其母爲繼母（此以父之後妻爲繼母是）子生之先己有繼母也恐非正名之義也當以後母爲親母也先師答洪[illegible]曰前後妻俱亡立后者當以父之後妻之父爲外（[illegible]）

父之前妻將以爲外黨乎[illegible]何於元配亦或有所降於尤翁答耶（[illegible]）

葬禍日觀黨[illegible]時宜從前之已生子者所後[illegible]當以繼母黨爲外家（[illegible]）

本生繼者一說則[illegible]從其外氏[illegible]曰等是非所生當從父之元配曰等是非所生則當從鞠育者鞠育者猶生之也曰爲後之義繼絕爲大非爲養育也曰繼主於繼絕而養付以養育之恩何害曰繼絕是大義也而須養育之恩爲重則其無養之恩者大義爲不完矣[illegible]繼則鞠養與所生無異而於所後則須養育之恩主深重也而是子卻去從前母家爲外氏則於人情不亦戾乎曰繼之所生情固有不得伸者矣養育之恩從外氏殺也而爲人後者本主於義義須舍情爲宜（[illegible]）

竹庵曰繼後子外家繼母在則從繼母繼母不在則從前母有沙溪說此爲定論而或云前父在則前後母惟從父命外親爲[illegible]恐亦爲一說（[illegible]）

又曰爲人後者以所後者爲父則父之元配固爲元妣繼配亦爲繼妣而論母之在否名義當於其有外親當以元妣之父爲外祖之[illegible]禮無兩嫡有繼配而大義則恐不然後繼配所生不以元配之父爲外祖者以繼母亦父之適妻也若所後子則於所後母無論繼母婁是所生[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父之元配[illegible]元配[illegible]所後者其義何居經曰繼母如母則以時在母爲繼母非以不如元配也此義恐宜然[illegible]外[illegible]如有父命則從之恐自爲一說（[illegible]）

三山齋曰前說聽尤翁此問曰前後妻之有出已者當以前已有之父爲外祖也尤翁答或人亦曰前後妻皆沒後始爲之子者當爲前妻之子觀於前說則可以決此疑矣（[illegible]）

[illegible]以繼子[illegible]之後妻之父爲外祖父之前妻稱以前妣當以遂庵說爲正也或有繼母在爲前後妻此後紀之罪人也（[illegible]）

李氏立后不當以養己者爲重恐當以聞實成文者爲母而服其黨（[illegible]）

近齋曰考諸禮書則寒齋答或人之問曰前後妻必有養己者當以養己者之父爲外祖也養己者卽所后父之後妻也後妻入門之後繼子爲得爲前妻之子乎尤菴答或人之問亦曰前後妻皆沒後出繼子當爲前妻之子旣曰皆沒則後妻未沒時立后者當爲後妻之子可知也二先生說如此則他說何可容乎（答[illegible]）

老洲曰聞將立子繼後而子繼有前後配用子繼遺意外家用元配云此事則繇經據考之　國朝先儒之論則尤翁所謂前後妻皆沒後始爲之子者當爲前妻之子此則事理當然遂菴更鐵定斷所謂前後妻皆亡後立后則所后子以父之后妻之父爲外祖父之前妻稱以前母此則不能無疑至於前妻沒而後妻之存則當如何爲繼耶此縣先儒所論而惟子繼內則吾未嘗聽元配之論其曾曰爲后之義繼絕爲大非爲養育也義之所在情固有不得伸者矣養育之恩情也從外氏殺也爲人后本主於義義須舍情爲宜云云第以禮無兩嫡必用元配之繼觀之元配繼配均是妻也而固在於元配以此推之其實似有穩合理者矣子繼之遺意所據其必在斯未知如何（[illegible]）

又曰是繼也須經據只有　國朝先儒論說而大抵繼絕義也養育恩也主義則無論存沒當以父之元配家爲外黨主恩則母論繼配當以養育所生之母家爲外黨主恩之說尤翁之論主恩一邊主義之說近世有沙川儒者之論亦自有據人家或有遵而行之者然世俗多主恩者[illegible]翁說[illegible]何可捨尤翁而從他說乎至如台教事家又有中三室而俱有養育之恩旣主恩則當以元初養[illegible]時見在之[illegible]外家何可捨年歲之久近而取舍耶（[illegible]）

又曰是[illegible]取於全說而屬於是說主養育不論先後惟親母之存沒爲去取於是恩義並而義輕矣義須有截然不易處而或時推移恐非爲人后者主於義之道也然舉世行之已久亦何可一朝立說破也只存得此箇議論以俟後之君子之財取焉

可也耶（答梅山）

洌山曰或問出後子於所後家有前後二母則服外黨於何處曰當服後母之黨以後母者己之所入而事之也前母在己入之前則義爲前母而恩不及也然則二母皆不在而後人者奈何曰猶爲後母之子也己入承後母之喪也喪已盡則可服前母之黨無嫌也世之以前母爲己母而後母之黨不服者爲門地之稱異也人之私意也（[illegible]正解）

按出後而所後有前後配者後配雖生存以前配家爲外黨全本庵始爲此說而近世多從之然本庵說有可疑其云養育之恩情也從外氏殺也而爲人後者本主於義義須舍情爲宜者恐未究情義之並行不悖也爲人後者雖主於義繼配在時爲之子以繼配家爲母黨情也亦義也何損於爲人后之義乎

立后年齒

屏溪曰父子之倫死生無異雖爲亡人繼后何可以少四歲者爲其子也十四歲或不無生人之道爲人父者計其年歲固可取人爲子（[illegible]）

本菴曰成人無后而爲其後者義當若子而已非嘗謂其所生也年滿生子與否非可論也惟長於所後父者逆理太過故國典不許（[illegible]）

梅山曰今有人大宗也死而無子惟有幾歲年之族子他無擬繼立后處嗣將絕矣或謂大宗不可不繼絕從有族子則年雖長亦當立而爲後愚謂子長於父悖理之大者大宗雖絕不可爲后不識盛見如何（上[illegible]）

剛齋曰旣立后而年長於所生則論序定矣栗谷先生曰今以世俗常情觀重於親子則先王立后之本意不明而父子爲假合之親倫紀紊錯所係非輕辭意豈不嚴乎且栗谷之孫李繼早死未及立后李鏡出爲繼之兄而奉栗谷祀此爲今日之明據也以奉告（[illegible]）

按所生子死取他子爲子世俗所謂次養也旣曰次養則可知爲長子之次初不當以年長於長子者爲子也

叔姪爲友壻而姪娶其妹者可以立后

近齋曰大宗之絕祀爲重婦人之義當從夫旣有南溪說當以此爲斷況姊爲姑妹爲婦比諸妹爲姑姊爲婦夫序爲順恐不必拘礙也（答梅山）

姨從兄弟爲後（[illegible]）

梅山曰族子順昭穆之序姨從越二姓之親則所以爲嗣者爲可以姨從兄弟爲拘礙（[illegible]）

性潭曰姊妹爲姑姪尤翁所不許者以其顛倒人倫之故若使姊爲姑而妹爲姪則雖然可定其爲后也所[illegible]兄弟爲后於猶可許之況此異姓從男妹則尤翁所嫌云者僅得矣今此族子以其族父不當稱爲從姊夫而便必稱叔則其爲繼后係一毫疑礙（[illegible]）

長子未娶死不立后

近齋曰世豈有無母之子不當立后當以丈子爲闕古禮旣冠不爲殤則只謂治喪與服制一用成人之禮非謂立後而禮則旣娶乎不爲殤冠而未娶者不立后何疑（答梅山）

君有嫡子者不可又立己后

梅山曰近有爲士夫妾者其君死後取其君之族庶子爲子主出後將其君則自有嫡子或云當[illegible]禮習[illegible]云[illegible]改嗣者何從凡立后者繼於父祖父不絕嗣則何所於繼乎從繼恐宜（[illegible]）

爲人後者不以所生爲父所生亦不稱子

梅山曰所後父與所生父對稱故父所後爲父[illegible]故父所生父故爲本生定論爲子者宜不敢以其稱父所生爲父者亦何可

問曾稱子乎以故續家於其子繼所者雖稱常以爲伯父或叔父然顧考洲尤嚴斯義於其至親過房亦自稱所后家屬稱姪

世季丈遺據氏[illegible]孝子歸房稱伯父是亦不易之定理也本生二字以區別所後而云爾不見于禮經非可施於屬稱者也（答[illegible]）

本生祖當稱從祖

梅山曰稱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自有冠余定論故尤翁亦云於子則其所生祖爲從祖也高曾可推而知也本生祖非旁親不可稱從祖只稱祖父云者兩墳說恐錄所稱也題稱一考距有二祖乎（答任[illegible]）

出繼者爲[illegible]之節

[illegible]爲人後者[illegible]私恩私恩者以千大統皆其[illegible]恩[illegible]所[illegible]其恩[illegible]所以隆於正統而伸其恩於其生子亦所以推致於所後也[illegible]所生而厚於所後者[illegible]所[illegible]一於[illegible]其所生之恩者[illegible]能致孝於所後亦非天理之自然也上世之人心過於厚故其失多在於輕出後者之人[illegible]失多[illegible]於所生之過[illegible]可以并隆於正統而忘本之失則必至偏薄於所後矣區時救弊之義又不嫌守一切之[illegible]

又曰爲人[illegible]云[illegible]恩[illegible]其子及其子孫大[illegible]不專於正統通典所言恐未然（[illegible]）[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亦不可不伸出后者其所后家[illegible]力門地每多勝於所生[illegible]不良子弟往往[illegible]所生不[illegible]兄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不可但以隆正統爲戒也

問出繼人於所後喪成服而本生親病危重則往省之耶（或人）渭山曰此論則一往面訣禮意則成服後（[illegible]）

攝祀本生者爲本生攝祀告廟

梅山曰過房而攝祀本生者爲本生攝祀則當爲之告廟而攝祀者拘於官守因病則停廢又當告恐宜告辭云維歲次云云攝祀從曾孫某官某告于從曾祖某官府君顯從曾祖妣某封某氏（以下列位）先從兄不幸早歿嗣宗孫[illegible]托今以某親某之子某權爲攝祀命下行將改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李[illegible]）

出后者本生廟[illegible]不可自遷本宗

三山齋曰嫡孫子立后正統雖對宗雖有其爲必所生父母俱存相議而后得行之非爲子者之所敢自遂也（答任[illegible]）

問代立後可否

梅山曰[illegible]代立後[illegible]先生皆以爲非[illegible]古人多有行之者立后之法無論子與孫[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服立後[illegible]人子爲人[illegible]之父[illegible]爲人後者[illegible]立後故曾[illegible]曰此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謂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父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嫌然不[illegible]昭穆私家以[illegible]所爲重故不可不從世[illegible]當[illegible]所謂此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謂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此言似然若直繼祖父或曾高祖父則昭穆不接恐未必然

一人一身立二後之非

梅山曰立後之一之不足至于二者過其私欲也決非禮義不可爲法也（禮學小識）

唐曾盧[illegible]無子以弟[illegible]永子[illegible]殿元[illegible]二人爲子○宋曾從效無子以兄從[illegible]子昭[illegible]昭[illegible]爲子

大會

[illegible]滄曰[illegible]子死[illegible]無[illegible]昭穆之可合立後者則其父始得他子爲後用兄亡弟及之禮矣[illegible]亦不可更立後矣（[illegible]）

梅山曰俗所云次養子不見于禮而始自[illegible]鄭公更立次子以待其子之生長而復繼長子無後而死者即[illegible]不失其正也出後於人者[illegible]天也是故不告君則不成爲父子更立次子者亦以婦姿俱無子之意成出繼斜公文則自即定父子之親是爲不易之理也（答[illegible]）

柳氏曰今俗無子者立嗣子嗣子又亡立嗣子他日使服斬衰以爲[illegible]主待其產子以承前嗣之後此所謂次養也[illegible]此法既非天性之親何可但服斬衰不承其統乎大[illegible]非當服斬衰而亦有服之者如適孫無後而死次孫承重者是[illegible]人後者[illegible]於所後之二斬故降其本生今次養之子[illegible]所待[illegible]爲[illegible]人服斬降其父母[illegible]

兩次繼後一告一不告

惟滄曰所[illegible]不當以兄弟倫序論也繼後之法不告君則不可以定[illegible]告君者宗繼後不告君者[illegible]今既有告不告之別則尤無可長次之可論說（答[illegible]）

兩次立後者無子而死者當立先立後者後

南塘曰所后子無子而死更立他子爲後則其父生時固已受宗於後所後子而繼之統於前所後子矣[illegible]之新[illegible]繼所繼之統子爲其後所後者立後以承其父所傳之宗事理當然[illegible]以旁親班祔於所後矣後所後者設未立后亦當班祔於所後家之兩父子[illegible]

承其父子之宗而歸之本宗乎千萬不是（[illegible]）

又曰前所後後所後子當立後後宗則之[illegible]以二子[illegible]子而皆有受二宗者[illegible]爲其[illegible]不可一[illegible]二宗皆立後則前所後者之子當長子之子後所後者之子當次子之子[illegible]自其序[illegible]於其間矣前者所後子死不爲立後而更立他子者是用兄亡弟及之禮則今二子俱立後則又[illegible]所後者立後而後所後者繼歸宗[illegible]未知其可否爲前所後者立後其[illegible]所後家之[illegible]亦[illegible]大[illegible]立後[illegible]不[illegible]於朝而私[illegible]立後者歸也不[illegible]於朝而私相[illegible]

罷繼歸宗

出父喪三年內罷繼者改製斬衰

南塘曰云云罷繼歸宗後父又不能斬衰[illegible]之則是有父而無所[illegible]喪之也[illegible]製斬衰[illegible]可疑矣若長子則改製亦主之[illegible]又[illegible]疑矣女子被出而反者[illegible]可以生[illegible]之子也但不如[illegible]之[illegible]服之日復計三年[illegible]合[illegible]後之義未知如何若引前服已滿三年之服則[illegible]且前服已[illegible]三年[illegible]方[illegible]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已多矣亦何以[illegible]伯叔父喪三年內[illegible]後者[illegible]其子[illegible]服伯叔父之喪然自爲後之日自當改製[illegible]之制也然以[illegible]三年之[illegible]不可以相合[illegible]三年內立後者其子未終祥之前凡[illegible]喪[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凡[illegible]主入[illegible]其子[illegible]

亦哭而行之但不許爲哲耳（[illegible]）

本庵曰祖殯則祭在大祥前之制始以忘則其除服自有發（[illegible]）服正服（本服）猶可疑矣若祥前則設其祔除服今[illegible]祥（[illegible]）若練後則一變其練（[illegible]）恐不成義理但可因其練（[illegible]）而又祥（[illegible]）祥則自當服凡從而[illegible]者只得隨時自行變除耳（[illegible]）然所謂凡喪具以上復寢耳按凡祥主祔在廟以之行[illegible]（[illegible]）則此祔祭服衰經是主人主人服未闋之前自不得行吉祭未吉祭則主當自如在廟而朔望三獻如祭初喪（[illegible]）

竹庵曰爲人後者身歿之後始發其以移繼呼則當關官而移繼還宗禮也既還宗而是其以長子出繼者則猶其歸本宗之[illegible]其宗族以長子之子承統告廟歸正恐爲處變之道（[illegible]）

祖喪中長孫繼歸宗者接服承重服

屏溪曰長孫既[illegible]宗則當服未可一日[illegible]承重（[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一日而[illegible]服[illegible]者代父代[illegible]當服[illegible]當從儀禮[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之今[illegible]承重而受服則長孫[illegible]宗亦繼此而受斬矣宗[illegible]亦當[illegible]三年之義亦可於此爲證今於[illegible]期[illegible]大[illegible]猶不可[illegible]長孫出繼之時已爲服承重服斬及此長孫還宗之後則不[illegible]此服[illegible]失服[illegible]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三年則今此[illegible]可疑乎（[illegible]）

爲所後母所親舉者處變

[illegible]曰[illegible]已是失[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出又是常情之外也[illegible]定[illegible]母子則[illegible]有大過[illegible]爲子[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所後[illegible]則出身封內不[illegible]所後父事理之所當然[illegible]

服斬衰[illegible]則爲數有[illegible]志惟母命是從已矣昔羊祜無子取弟之子伊爲子祜死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父生[illegible]教違然[illegible]父命[illegible]繼不[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必[illegible]父命無命所出是爲叛子下詔從之今也則初不曾君只用母命[illegible]許其還宗當從羊伊之證本生已矣（[illegible]）

罷繼還宗後爲所後父服議

李[illegible]曰[illegible]本生父[illegible]後父[illegible]子[illegible]宗後所後父沒服議與[illegible]之孔[illegible]云方之繼母嫁而有服然繼母嫁[illegible]服不從則當不服何必[illegible]爲服若其久爲父子恩不可忘則或有數月心喪否（[illegible]）

盜寄處變

問有人[illegible]而以盜後者何以爲之（[illegible]）[illegible]曰尤菴之論[illegible]明白可據蓋雖有君命與妻父[illegible]則不可私絕其所生[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自[illegible]人而[illegible]中[illegible]知[illegible]及門長[illegible]恐[illegible]後死所後耳（[illegible]）

雜禮　上

居家雜儀

拜禮總論

柳氏曰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居父之喪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大明會典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稽首諸侯於天子大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者如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於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揖射禮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必至於百拜注云一獻之禮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也若乎謂止是一拜再拜則臣之君於亦止再拜禮至末世而緊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古人未有四拜之禮而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九頓首三拜此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只是三頓首未嘗九也而杜註稱哀三拜每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秦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九頓首此亡國之禮不可通用也○周書宣帝紀詔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增爲二十四而皆揖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王世貞宛委餘編曰宰相謁中宮遣錦衣贊[illegible]止於再拜[illegible]蓋不可[illegible]而以婦拜益[illegible]必四爲非禮然則彼時不行四拜也方千歲士第拜必三時亦爲三拜余子之孫[illegible]提刑與顧者書必云萬拜時謂朱萬拜皆可稱人妖（學[illegible]小[illegible]）

程子曰弟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illegible]也嘗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一人短其[illegible]有二人不投[illegible]其[illegible]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謂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遠用伏[illegible]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illegible]）

夫婦相拜

竹庵曰夫婦相拜古禮無之昏禮婦饋出拜之云恐是當時俗禮我朝先賢之類皆相拜或有所據而未考考不敢爲對（[illegible]）

修山曰夫婦相拜吾東俗則亦多行之尤菴云自數日以上與妻相拜是意離一日亦當拜（答[illegible]）

定省不拜

近齋曰父兄之臥與食時不拜未詳其所以而以爲三年內朝夕哭孝子不拜實象生時之意觀之則定省時無拜明矣定省時必拜雖有儀節所行恐難以爲法（答[illegible]山）

李氏曰曾成云[illegible]時疑且聞學徐先生每晨夕與公服揖其母云則於父母前有揖可知且明道曰邵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illegible]坐必拜云則師生之拜此可爲據耶（[illegible]）

梅山曰晨[illegible]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即禮之晨省也既夜丈夫唱喏婦人道安[illegible]階揖時雖則[illegible]行[illegible]可推而知此是常侍無拜之證也（答尹[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入子[illegible]之際不可[illegible]門下晨省必揖而坐[illegible]子[illegible]行之（[illegible]）

庶叔疑[illegible]拜

近齋曰嫡庶之分雖嚴叔侄之序亦重庶叔雖年少於己者當相爲拜禮（答梅山）

朔望儀

龍門家儀正至朔望是日行禮[illegible]設席於北壁下尊長坐定男女各敍位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向一拜（[illegible]）丈夫再拜婦人四拜（[illegible]）舉長子位尊長之左長婦位尊長之右皆南向諸弟諸婦及妹北向一拜（[illegible]）舉男女分班對立男左女右婦人先一拜丈夫答一拜畢皆北向立婦人[illegible]皆揖手斂立[illegible]拜[illegible]分左右北向叙立於庭下再拜仍北向男僕中一人[illegible]（[illegible]）皆揖手斂立（[illegible]）

生朝儀

問人無父母當其於生日不忍爲樂諸子弟者又不可虛度是日此等處當如何（答朱敬）陶庵曰此亦只觀父母之志而爲之門人（朱子）

（門）人舉程子言（語錄在之第）問於朱子曰大夫生辰欲爲未知如何朱子曰是皆力欲不足隨朱子之人意歡曰皆亦知有此道理而只以爲子之心不忍虛度此皆力盡之不足也且喝是親也而事母之道孰得於事父寧若不顧朱子必不强如大夫人則朱子必强請而夫人以從子之親許其伸情故有此歡饗之事亦未可知也使夫人終不聽則朱子亦豈敢爲之耶（陶庵輯編）

賤門家儀先祭曰雞鳴而起行香省謁貢明遐揭盛堂設坐席於北壁下尊長坐定男女各就位丈夫處左西上婦女處右東上皆北向（共爲一列）丈夫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下拜）畢退仍就尊長上壽（謂之上壽之禮 當午設時）諸子諸婦女叙立拜如儀諸子中最長一人進立於尊長之前幼者一人執盞立於左一人執注立於其右長子及二幼者俱跪長者受盞執注者斟酒訖二幼者起長者舉手奉盞祝曰伏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受盞飮訖以盞授幼者反其故處長者俯伏興復位諸婦女中最長者一人進立斟酒奉盞復位如上儀（[illegible]）畢諸子諸婦女俱拜如儀尊長命諸子諸婦女皆坐侍者斟酒于盞進於尊長尊長命諸子中長子至前親以酒飮之長子受而飮訖尊長復取酒飮以盞授侍者與復位侍者又斟酒于盞授尊長尊長又命諸婦女中長者至前長者拜跪如上儀（[illegible]）一畢與復位丈夫侍者以次酌諸卑幼皆出位拜跪飮畢與復位諸子諸婦女俱再拜禮畢各退就位（四禮輯編）

南塘曰伏觀家禮儀節所謂五福此一節子弟稱父兄以官爵果可疑實無疑親字之誤耶（四禮輯編）

宗族稱號

伯叔父稱號

竹庵曰稱伯叔於諸父世間通行但季父之云只於史記此非經據經惟言世父母叔父母故前輩備言參以從父稱父之兄兄今人敬小兒輩以世父母稱爲大父母此尤爲害將大父母當稱父之父也汝輩勿效此俗禮也（陶庵輯編）

又曰稱父之從兄弟曰從叔父稱父之再從曰再從叔父自稱再從子三從子自九寸叔以下稱族父自稱族子爲宜金參議伯者於踐遠之族亦稱族子矣（陶庵輯編）

又曰曾祖稱祖之姑於曰王姑自稱曰姪孫（陶庵輯編）

近齋曰姪子之稱先儒蓋中間多用而晉朝以爲未安蓋姪子二字本是孔夫子親顏淵之語而後人以爲親兄弟之子猶己之子遂稱兄弟之子爲姪子然此乃文字也實非兄弟之子之本稱不如直稱以從子之爲當皆見朱夫子書已以稱姪子爲非（答會弟）

舅之子曰內從姑之子外從

梅山曰舅之子曰內從姑之子曰外從不惟習俗所襲亦有朱子定論而今人或喚做舅子曰外從者認其外族兄弟故云爾然母之兄弟謂以外族則內舅之子豈不爲內從乎女子出嫁者皆外族故稱嫁曰外甥孫曰外孫皆指其外親也姑子之稱以外從可知也

姊姒姑姪

梅山曰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註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註云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侄娣從娣者何弟也然則以長幼爲娣姒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姒不以聲伯之妻爲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非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內則曰娣姒猶兄弟合並事類曰娣姒今世曰妯娌則此而詳究則娣姒之外非別有妯娌也（答金述 翊夫）

外祖父母沒後稱號

近齋曰外孫於既沒之外祖父母不當稱外顯考妣只當稱外祖父母號考妣之稱皆當稱於正統祖先故也此似無正文然禮號之家如此行之否也（答會孫）

又曰遂庵先生答問外孫奉祀之非仍曰或有告由則稱以外高祖無妨然則不但考字顯字亦不欲用矣（同上）

前母繼母黨稱號

近齋曰前母繼母之黨非其族也有何屬稱世俗或以祖叔兄弟稱之非也初娶之子其母被出則雖其繼母之黨服古雖有之若知此者當以外族稱繼母之黨（答梅山）

錦水記聞今人於前母若繼母兄弟或稱舅稱甥者初疑之偶看朱子大全何叔京墓碣稱繼母兄鄧某爲舅石子重墓碣稱其繼母陳氏兄良俗爲舅氏然則今之稱似不爲無據（石谷逸叟）

庶母嫡子稱號

按朱子雖有是稱只是從俗與異姓尤夫之父稱叔父一般恐非禮意謂以爲嫌

穎西曰正寢子於父妾爲庶母於嫡稱以適子似宜指至諸尊屬之妾亦皆然矣庶母之自稱則庶母二字之外豈有他稱耶（[illegible]）

叔嫂稱號

三山齋曰堂叔內外從爲母子未有古據然既有姑姪爲姑姪則姪之子其姊必不喚做外從而喚做從子無疑來諭所謂當以不安當當的而盡矣（[illegible]）

近齋曰一從夫族與各稱其族皆有其義然是難丈夫之間也然遂庵說既如此姑從如何（答梅山）

梅山曰舅姑稱號當以夫爲重故遂庵曰女子叔姪爲一家之姑叔爲嚴姑姪爲介婦此當從夫族以古禮相呼者繼敘室爲叔嫂爲介婦叔稱姪婦爲兄姪則以叔稱叔是爲可通也至若兄弟爲夫家叔姪則尤爲順序一從夫族稱號恐爲得正（[illegible]）

小字不諱

梅山曰古人諱名而不諱字故子思稱仲尼孔門諸子皆稱仲尼明道稱周茂叔伊川亦呼明道表德近世金上舍茲字春之而名其子在存以贊游字士成而名其孫曰啟晉是爲不諱字之證也兒名小字也故或有用父祖小字之字爲子孫之名者既父之小字以行列之字爲嫡己諱於諱者乎此與改爲諱故作淨異錢爲南庇作龍其義不倫故昔人諱名故不諱字字猶未諱己小字乎以小字固不宜并舉二名而只舉其一字爲子孫名恐無嫌於觸犯也（[illegible]）

師弟稱號

南溪曰從學之人或稱門人或稱門下生余初不分別近以古人事致出門人者授書受業之人門下生者平日出入門下者也寓稱自不同（[illegible]）

袒免親婚內外當否

近齋曰同五世者爲親盡之親只是服盡而已雖婦人與男子不同於同五世者何可不相見乎曾以此問於嚶丈嚶丈之寃亦然且以爲此事不可一槩論惟在其門之厚薄其家之親疏云矣（答曾孫）

出婦

遺溪與門人書曰古之去婦猶有他達之路故七去可以易處今之婦女惟從一而從何可以情義不逮之故而或待若路人哉如其淫悖殘暴於反目雖屬於千里無異綱遺之論之且其既絕之端乎某嘗料燮一從不幸之反然閱其彩爲某數十年其於桂有必須或棄不堪接面者何可徇情而使大倫以貽傷親之憂乎（五禮考證）

降娶爲妾之辨

近齋曰降娶爲妾的　明深有敎令何敢擅到（答梅山）

卜妾不娶媵婢

近齋曰朱子語錄一條有可據者蘊遂先生此論實爲嚴正明快今而後始可解惑矣向來吾黨與李晉長所見皆未及此爲士者不可不多見文字也（答金弟）

父兄房嫡子弟從觀當否

近齋曰父兄之以官當居嫡子弟固不可閒隔疏飮傳而至於情厚處尊敬亦當隨之則無乃遇乎處嫌二先生事未嘗講究而古人身親所爲恐不暇山外之親故與坡所以有六數著遊湖西山之句也然此亦有事之輕重與時之古今不可一槩論也（答梅山）

子弟奔走圖其父兄學行褒典之非

陶庵曰父兄學行卽其本分當爲非要人知而子弟奔走籲號奇冀褒典豈不大傷厥孝心（[illegible]）

弟爲兄拜

近齋曰朱子說雖兄亦當拜恐不可遽用於弟死之後三淵之引此爲當拜弟廟之證未見其的確恐似難從愚每以爲當酌情當先生只祭而不當拜之說與曾以此奉質於渼湖金先生金先生答以平日入亡弟廟只行揖禮亦可見其不用三淵說矣（答梅山）

寫眞當否（答劉德論）

近齋曰寫眞雖得七分易處則人則不備可也技藝不借於異代後世亦有疑虎頭之譏之亦可也但當無違其法意及棲於隣都一公之餘影門楣是一燈門面亦難以此使後人一切不爲寫眞也（答梅山）

老洲曰畫像非祭之主祭時并奉已非致一之道而惟後世書院祠祀後或有捋奉眞像者此若可以援據於家廟旣與書院有異且出主行祀則先不可爲援也鄙意則恐終緊且疑而未安矣至若人家或有旣埋之遺顯影堂子孫展獻如茶禮者此當別項論禮之云乎只（答[illegible]）

約齋曰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此卽塑像之證而顧氏謂在戰國之世者引宋玉賦也此與畫像無異一髮

或疑則髮非別人乎（[illegible]）

顧氏炎武曰古之爲也有宜於祭也有主以依神而祭也有尸而象神而無所謂像也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

先賢祠宇配位同參處迎拜

近齋曰先賢祠宇迎拜一節以有配位爲疑來示得矣抑有可行之義古之人於其師夫人之喪有爲祭文者矣並生時升堂而拜故也配位之於先聖升堂而拜師生旣異神道自別似當聯拜於內外兩位并奉之下恐不必爲嫌也以此推之尤當百世之師也何可以去就配位而廢迎拜之禮乎但與諸嗣位同參一享則獨涉嫌便此則未知何如爲宜也禮旣無的說此等處惟當從衆而已來示不可爲例也鄙意於吾曰士論如何若路旁出迎不過爲祠廟致敬而止不行拜禮則都無說話矣（[illegible]）

里社

陶庵曰漢人祀山川以禮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註羣衆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愚於里社亦有一冊所錄他日當奉質也（答金平勉）

丹門不塗

近齋曰其閒帥用樹表設於百代之後雖非不遷之位世以誠心而發其丹門恐人家久遠之義固至今尙立似異於禮之家猶毀棄之殺猶留之也遷主最長房之時旋門之亦隨而遷曾未之聞也（答梅山）

圖畫不埋

近齋曰旣知非禮則何必從俗圖畫并埋不可創行（答梅山）

恥具之義

近齋曰禮有歲制月制日制之文則爲親者何可不備板材審衣服乎禮又曰君子恥具如紋紛衾冒之類不早爲之此則避預凶事之嫌也（答梅山）

親喪爲攝主

近齋曰親喪之何私也先公後私之爲稅親喪固亦不可不稱攝主攝主之稱由我先山在其內則死　稍疑何[illegible]之爲攝主從以　王官故也我起成情輕當爲公故亦所以有公私之殺也親喪於國法有相避則固亦宜矣而始未者執化之分爲嚴重也非但於世禮稱亦其面時實皆立禮入見時亦當不由正門（答金弟）

祭飯之義

近齋曰祭飯未見其不同程子之只言始爲飯固者大綱說也朱子之必曰每種置於豆閒者詳言之也其意則非有二也所謂先代卽古者所有可祭之義則何可曰非其鬼乎是於平日只以飯祭之而已每種出疑不能如朱子說蓋亦從簡也（答梅山）

又曰惟著始爲飲食之始乎則可知先代之稱非先祖也人家祖先果皆有始爲飲食之人乎決不然矣古註祭先之先亦安知非先錄先圖之先乎設令是先祖之先朱子之所謂先代則非從古註也不忘本之本字非一本之本乃本初之本也不忘飲食之本亦豈

非人情乎（同上）

奴婢

痛蒼錄我東奴婢世傳之法最爲無據天地之生人爲貨而一爲私賤世世爲人僕御自中非無聰明英特之人而無以自拔苦望買賣如畜產驅策如牛馬豈非仁人之所隱乎（常變通攷）

喪中奴婢嫁娶（附買奴婢服色并論）

近齋曰俟經於其主之喪爲平服而嫁娶則古雖奴婢於主爲後世之禮也恐不得一切以父母喪爲準且以朱子所論着喪一月之外計算民之例擬之則葬後或練後不禁其嫁娶無害否（答梅山）

又曰三年內買得雖不見亡者之面旣爲喪家奴婢則以君服亦服之義着素服使喪爲宜（同上）

冠服之制

總論

竹溪曰今所稱男子之周衣婦人之長衣卽古深衣之遺制道袍自　宣廟朝始行其前皆直領小行時幾衣（中本朝也）則四襖之之遺制（愚按或說）

又曰玄端說曰禮記端衣竇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喪當如之疏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所謂袂下尺之又半子曰衣玄端則如於幅狹亦皆爲之頁矣據此則玄端之制當如一幅深衣袂尺二寸袂尺二寸殊深衣狹頁衣衿下尺期後衰各三幅而掏尺短綏不正者前頁但上衣下裳而無衰頁耳朱子所謂斤衰頁各以所服從事上衣下裳之說是也顔息氏玉藻亦及其說（但在不明玄端圖說）故此所謂野服卽玄端之遺制也余嘗考端衰之制而得其說并以其制襲玄端（玄衣纁裳二尺二寸袂尺二）

（十冠二尺五寸故番下尺狹廣縫衣長冠題及以縫尺二寸尺用周尺）資用寅（[illegible]）白絹爲大帶廣四寸緣以皁二寸用二采組約之冠用進士所戴軟巾以代緇冠而未舉也又曰冠用劉會所稱玄字巾若尋衣爲帕得於喪禮之裨而缺項青組纓屬于頍有合於士冠禮緇冠之制耳（[illegible]）

程冠制度

近齋曰程冠制度曾前以未詳爲對矣今示呂堅中韞制似是冠而亦未可質言八寸與七分似是指梁與簷之高而幅與冠之爲一物耕未寺考更求緇板全書而歸定如何溪漢情冠管未嘗見之我東舊冠只是俗制未知誰所創造也（答梅山）

梅山曰程子冠制度考證程齋有曰伊川所戴帽桶入寸簷七分四直而與今耕所程儀所載者其制不侔故審儀象本製成而不屑々於尺度矣古水遂委依據證爲可冠程冠則用布帛而以襞以行衣緇不可也嚴說服行衣能行是亦説而已冠程冠而不能舉概學其義乎曹交之九尺者幾希也（答問增趙洵）

野服

近齋曰野服領長一尺九寸似是通計左右領矣（答洛台）

李氏曰此野服制度非本有尺寸之定法而據成衣制者也只是就尤翁所製已成之衣而持尺較於其身知此爲幾尺幾寸則因與洲尹氏制度之本有定法者不同矣惟當以玉露本制定其大體規模隨人體而量定尺寸以裁之則庶無不相稱之患矣

襌衣

梅山曰[illegible]衣而自然　襌是下[illegible]者俗所謂中赤莫而亦不宜老者擁蘇[illegible]襌衣而猝遇大節矣所云襌衣蓋不見于禮而特皆之所服也其制則從寬之去一邊幅者也今四大保所製　中衣白衣而狐子宗室完衣不紀采如紫者有紗身之製者恐無可變之理如何盛教（答禮問）

婦人服飾

開靜堂曰我國文物幾於用夏而獨婦人髻制尙存丙俗頃當封事空言無用固不足道以尤翁之賢行之家庭以世未幾而遂制亦不可詳習俗之難變有如是矣（[illegible]）

髻變辨

髻者束髮之謂男女皆異稱古今無殊俗以謂胥所說圖畫所傳參互得之童女之斂髮束頂與東國丈夫無異若其頭前爲冊界王後斂上頂中留少髮同東俗髻者即今之所謂簪髻而謂胥說處女首飾如此（婦女長幼皆以界領則古爲丹別云）然致之國畫皆無此制假略於近世也尤翁所行得之退官人云爲傳聞有發宮女之飾容或與室女不制似若其作髻之形則與丈夫不曾不同故孔子之論爾容齋曰嬪嬙於然宮闈飾鬟鬟於若如丈夫之髻則何待於論之而以太高太廣爲戒也歷代傳記所載如大手髻倘發鬟繼髮鬟詞馬髻倭墮髻者其名不一婦女所以飾其首者廣狹長短之形盤屈挫折之勢取研於目求悅於首其變化之多數自然之理也富貴者恐之以髮裝高大飾以寶奐而貧女則不能亦自然之勢也然圖畫皆非高大之髻者亦取其雅也今其制皆無傳謂胥所說即女子之上髮下狹其形如手疑即大手髻之遺制歟室女古者皆總角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云總角之室冠禮曰女子許嫁笄而禮曾註云分髮爲鬌紒家禮笄禮亦云雙紒則自古以來未之有變也（內則註男角女羈鄭氏註有兩髻三髻之數以經文及註疏觀之）（[illegible]）既已笄矣而燕居猶爲雙紒則未笄者何可爲一髻而界額何足爲辨也其制不知始於何時而俗難大矣今宜在室則雙紒笄而燕則一髻方爲合禮室女既復雙紒之制則笄者之髮髻上如童女之髻可也界額如見行俗髻可也至於行步之巧拙亦在婦女肇之講論習熟自成時宜耳〇古者男貫女戴見於經傳者多矣東髮項中則雖欲戴何可得乎髮髻則爲子期欲以髮爲冠子動於論相曰吾有妻而願欲笄之何如以此證之則婦妾之屬皆將以總角而不笄者可

知（潘氏以七編爲髮弁爲總髮）故內則記妾之將御之服云櫛縰笄總角正與髮圖所發明國畫諸像皆爲雙髻而古樂府一髻五百萬兩髻千萬餘亦雙髻也（[illegible]）張鴻傳云頓領更爲權結操作而前權髻者後髻之類也謂胥所說胡女皆作髻於後以網冠蓋之者及百濟傳所謂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者皆權結也權結與俗而髮鬟等之並爲人僕妾與賤力作者身換井臼首以戴任則妾必取便於事故雙紒可也或後髻可也（後髻不必如宮女但俗鬟僕妾頂可戴髻亦爲之冠耳）然皆不韜髮爲是耳近來中國婦女亦皆用攢髻戴任之俗故賤女皆作髻此則風俗之異

髢

鍾被編髮爲髲詩云鬒髮不屑髢也云剔刑人之髮以爲髢也傳云見己氏之髮爲髢也髲小者以髮益之不論何人之髮皆自古已然今之髢者並以婦人不可戴首髮爲髢制之大節以俗見也人髮之爲髢長短不同而婦女取飾與丈夫殊則何可不用髢也[illegible]高一尺則爲不可耳

纚笄總

纚用黑繒長尺六寸韜髮而作髻必用纚者蓋不欲其髮之現也然古圖皆現髮不知其廢於何時中國之[illegible]髮與纚不配而其用以韜髮者亦然之遺意笄以固髮古今無異然吉笄尺二寸今爲短短既實髮而盤子亦尺二寸今[illegible]髮謂於頂後與東髮之簪不同

副　步搖　鳳冠

周禮註副首飾云副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illegible]云如今步搖古者[illegible]皆黃金珠翠爲之詳見後漢輿服志歷代因漢制大同小異大明集禮所載九翬冠即其制也[illegible]

正與笄纚相似此乃后妃所服以爲嫡者則在士大夫家初無用捨之可議而嘗考必以鳳冠爲稱首耳[illegible]過也鄭氏云[illegible]居爲居亦纚笄總而已若宮中欲復鳳冠之制則因髮證所載花[illegible]代纚夫以假髻代纚笄以其所飾別尊卑可乎

編　次　假髻

鄭註云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假紒假髻[illegible]今之假髻不[illegible]適用假髻正合於古[illegible]用次之義傳曰[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從俗可也況從俗而合於古[illegible]髮並髲但取以供嫁禮之假髻則其爲貴來[illegible]則命婦於祭亦常用假髻然大夫之[illegible]女則婦女不宜獨具命服惟稱見后妃時用假髻飾以花鈿（[illegible]）多少則品秩則[illegible]國俗而合禮

戴髻　帽髻

戴髻之名始於宋志云貴人大夫以下[illegible]皆大手髻七鈿[illegible]髻此北齊宮內命婦左右昭儀至三夫人[illegible]品[illegible]髻三[illegible]大手髻人[illegible]云宮人[illegible]之下鄭玄[illegible]假髻加於大手髻之上也[illegible]髻云者但爲大手[illegible]

[illegible]

而其物其離寄使天下婦女皆制此爲飾則豈家禮從簡之意乎況是朝去宋末不遠不應以異然不敢質言也古所謂之髲髢是將時割之假以爲髻施其卷髮謂之髻其制與鬢末詳而其形之似髻則可知也尹滿所謂者婦女戴之其容甚雅且儉而易辦者定尺寸無得踰越則雖欲多爲以髮爲一尺之髻不可得也

冠子　花冠

古者丈夫冠而婦人笄故婦女無冠事物紀原雖有漢時始起之說而不見傳記宋時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過一尺而不詳其制竟不知何冠也又按崔銑家禮惟室女著冠子婦人又用假髻何歟老峰所謂華冠之制今華女皆不用云不知何時所變也然冠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家禮用冠蓋從時俗而我國婦人不冠自今古禮何必始制冠子强同宋世也且丈夫冠帽各從所好耳　國家未嘗設爲法制今於婦人所着亦何必屑屑乎禁制既變則或用簇頭或用冠子亦從其好而已在禮當勿論飾家之但爲髮飾而若所着亦不害於

首飾

歷代皆有六珈步搖翠翹花勝釵花鈿櫛鏡之屬今不可詳然步搖古制惟見居長公主太子妃外皆不敢用則今爲設之嚴若以爲花之類爲假髮飾之飾國華女皆插花爲飾自唐時而然也

帔　較

我東近俗爲髮巾以今不知何謂手巾以爲髮相然漢儀有紀謂團背有幅此謂非是較字皆謂在肩背古蓋女子皆全幅文綺垂之兩肩謂較也案今俗所謂羅兀之類婦人髮服有稱較之衣較之與我國俗有較而今無耶

衣

古者婦人之服不殊衣裳歷代制各之服顏因之（漢志云入廟服上皂下皂服背上繡者深衣制服亦有大袖衫之製）今雖其制不可追考況丈夫何得編冠深衣以存古制則其於婦女何獨實備也亦隨時成俗因俗制宜而已家禮室女著衫子既笄著背子〻〻爲最盛之服漢紫綺云深制斜領交褶與今長背子異同其異者背子兩旁以裁則縫合兩腋（又云背子之制背交褶後兩旁十所以制衣前）又云中單腋下縫合兩腋各有帶穴互穿之以約定程衣背子則悉去其帶石林燕語云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今又引爲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紀原云背子袖短于衫身與衫齊而大袖今又長與裙齊而袖纔寬于衫唐制命婦服大袖裙襦爲禮衣又云大袖在背子下丘氏大袖註云如今婦人短袖而寬大背議云衫制皆有名衫物衫以此數語疊互考之其所謂長背子引爲長袖兩襟相掩兩腋不縫者與今丈夫長袖衫同稍短之則當爲背子即今之唐衣也其半臂者與今之褂子略同但褂子兩襟直垂爲異其半臂而短者即今之背子也中單之腋下兩帶穴互穿約定者若今之襞積背子而惟腋下縫合爲異（瀾衫婦人命服者有中單）記原所謂背子身與衫齊而大袖者似今之圓衫但圓衫長袖而則制護爲異因漢髮而演化之至爲大袖說衣矣（朱子所謂大袖）其大袖裙袖者者袖而東萊其上（古山女子衫服背作此様）加服大袖又或加背子於大袖之上（女於大袖者必字背之製）衫子之不斷幹者即今之長衣也以此被之則今俗所用唐衣圓衫大衫（今俗圓衫多用大袖）長衣背子之類皆其中遺制入道而但背子宜附長凡祭祀賓客出入燕會就此數種酌其輕重而用之勿以短襦從事則幾矣新羅傳言婦人長襦既數十人制髮及衣此亦當俗也陸放翁曰近世男子襦爲長衣短裳故人皆異之晋建安中男子好爲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襦而上甚短晉其時以爲服妖後遂大亂今京師設此禁亦可防世變矣即今女子之短衣日以益甚眞所謂服妖者不可不禁

裳

今之裳制自高麗時已然蓋國俗也婦女本無裳則不必以前三後四者爲是而合前後者爲非三襞積者爲是而順摺者爲非

帶

古禮雖有鞶絲衣紳之文而家禮笄禮無施帶之節何耶歷代衣服具有大帶革帶不知何據國俗於長衣唐衣不用帶大袖圓衫用帶雖似不備然朱子以對服所帶爲居東帶見客爲褻事此亦從俗之義不可不知也禮所謂絲者本指結帶（內則註云絛爲絲組紃帶爲）如絲冕絲衣之例非今之條帶也古嘗女帶下垂中間作同心結不知何義豈古樂府所謂連理帶者耶

定夫所爲奢說反於衣帶故愚亦旁論至此然變異從周必致而不容已者惟響爲然首飾冠纓固在所後在於衣帶則已緩矣若謂相須而不可無必盡復古制然後方可變響云爾則其失輕重緩急之序大矣

梅山曰詩所謂髮髡儀禮所謂髮少年主婦被錫是已髮盛髮也髮少則取他人之髮益之也不特剃形人之髮而已兌巳氏之髮爲呂姜之髮其事固悖理然亦不可因之而廢髢至若鄭風不屑髢者以髮盛髮如雲無藉於他髮也由前數髮孫之謂則非謂不作褥以首飾也周禮王后首服爲副編列髮爲之是亦假髻假髢所以繼髮也周公用髢朱子用假髻苟非其禮而周公朱子爲之状但不當高大其制如漢宮中之爲耳傳記所載飛仙髻大盤鳥蠻髮蘇天登三角九盤之屬雖則異名同是假髻但髮何豐侈不可但蔑是爲可盡國閣之所深戒之老峯之所譏尤翁之所行即所稱花冠花冠固未詳其自出其爲華製則審矣然其制無稱今俗所行花冠未知是否爽朝尹甸當改使禁而歸宋一髻以鐵爲機衣以黑繒以簪繫髮如唐髻之頂板樣果見之以爲大手髻上廣中狹其形如斗故云髻而但不見其樣亦未敢質言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鄭註謂收髮結之蓋結爲兩角而無冠笄至男冠女笄則合兩角作一髻即是而希語傳記圖像皆如此也即是國舌鬢所傳則中國女髻猶存古而在室者於額前分髮爲兩界至頂後束而上之頂中預留少髮至是異頂後者同束爲髻習以爲俗世所稱唐髻然不爲髮角而界額斂後者此其古今之殊也今欲去掛髮之陋歸華夏之正則當遵古禮斂上全髮當中作髻而笄之施緇纚固宜婦人不冠之文是爲盛髻而如年老而頭童或年少而髮少者願可收結則不容不用假髻如大手髻之類若謂婦人不宜戴他髮則恐欠疏觀是不惟從古乃備且婦人盛服與男子殊甚可專用已髮取飾乎未論已髮與他髮交紐者實也不交紐者華也華夷之分在此而不在彼也髻必用緇者卽不欲見髮而唐喬婦人皆見髮不知緇纚之在何時也男子之纚當之以綱巾婦人之纚以中國之簪纚者尹、唐髻頂板用以掩髮者當之敝者假髻而不交紐去珠翠則用夏變夷由啓人倭一舉而顧是豈可而已得已者哉鄭　英廟丁丑　正朝戊申禁髢而用髢兜（俗稱簇頭里）內外尊卑之所通行是爲時王之制也當時有司之臣不能對揚　明命伐大髢之弊頭里既削所稱且所謂簇子頭依舊是掛髮其異乎髮於爽者飾而增飾其花鈿珠翠毀不減於大髢以故有髢髢之名而無髢髢之實識者之所悶嘆也然獨用花冠或假髻者亦恐有違於從周之義從俗用簇頭里既不掛髮是爲寡過耶至若衣制之從古者在男子惟緇冠深衣而已則況婦人乎婦人朝祭之服代各異制而惟不殊衣裳則均也漢志入廟服上早下皂服背上襦下裳志亦云大袖連裳皆深衣之遺規也深衣男子吉凶之所通服背子之爲長袖兩襟相掩兩腋相縫者與今男子長襦略同即今之唐衣也當用背子深衣以備吉禮用唐衣以備親見短衣裳裙堪作燕居之褻服而行之已久久則難變宜稍大襦制用承禮服不歸於服妖已矣近俗唐衣圓衫長衣三者稍近華制唐衣長襖亦好作燕服也蓋古來服飾隨時成俗仍俗制宜固當因襲以致詳推箇以爲新然亦不須太泥而不適也但髢不交紐服不殊衣裳是爲大體大體既正則其稱身飾容自成時宜是在婦女不必屑屑於制作尺度未知如何（答李庸序）

職齊居家雜服制度（草稿小本）

外服

玄端之服

玄冠

齊則綴以武纓以纓飛其餘爲緌〇冠者古之緇布冠也武者古之缺項也緇布冠者古之白布冠也白布冠者古之白鹿皮冒視頭者也缺項者古之鉤項者也緌者古之未有者也〇冠用極細麻布染黑或用皁紗〇長可自頂跨髻至額廣如其長其幅正方摺作九辟〇武用竹絲膠黏織成爲前後二片前武高四寸廣如其人之額後武高倍於前廣可自左耳上繞項後至右耳上並剪其上畔殺其稜方而令有曲圜高低之勢以與冠縫湊其向裏處外襯皁黑紗羅乃合前後二片以成全武而須令後片抱前片〇纓以黃有皮金貫一二分於冠兩畔及武之諧畔〇乃合冠與武武之兩房各屬以黍組纓令可合繫頤下以固冠黍組深青近黑色綴緌處廣五分長可繫而有餘其末各作鞢鞢之繫緌也以同色裝爲之如今帶穗古者散垂組末之繫而餘者今以此爲之長五寸

深衣

深衣以白細布爲之〇凡製深衣先隨同身尺寸令其人左手中指屈者拳心著其中指兩節紋之見於指旁者較取兩紋頭相去絲分以爲一寸十分其寸爲一分十積其寸爲一尺衣裳尺寸以此爲準〇乃定衣裳之長以帶組之屬較其人自肩及踝而三分之取其一以爲衣之長取其二以爲裳之長以指尺度之則衣之長爲一尺八寸三分有餘裳之長爲三尺六寸六分有餘合衣裳自肩及踝爲五尺五寸〇乃剪布寬一尺八寸長三尺六寸六分者凡十二幅其六幅將以爲衣與袂者也其六幅將分殺爲裳者也縫殺之制後篆分少〇乃作衣袂取上所剪六幅摺其中半爲衣前半爲衣後其長各一尺八寸三分二幅爲衣身二幅左右袂上並二幅爲左右袂下袪及手其餘及面及上下兩衙之中通綰之袂自袪綸之縫至袂口爲五尺四寸自左袂口至右袂口爲十尺八寸〇乃裁從殺取上所剪六幅每幅三分其長則每分爲六寸下端自左邊而右六寸上端自右邊而左六寸兩六寸之處相望而斜制之爲二十片則六幅所裁爲十二片而每片狹端爲六寸闊端爲一尺二寸其不殺制處謂之直邊其殺制處謂之邪邊〇取四片狹端向上闊端向下並以片二合其直邊而縫之則其兩旁皆是邪邊又以一片　在邪邊之左合其邪邊而縫之又以一片貫右邪邊之右合其邪邊而縫之四片既合上廣二尺四寸下廣四尺八寸如是者凡三一居後爲背衽一邊後向左至於左腋而爲內衽一邊後向右至於右腋而爲外衽其與後相連處亦各合其直邊而縫之則前後左右皆是直邊而相間之縫皆是邪邊也十二片既合是成爲裳其裳腰上屬於衣者爲裳要裳要廣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是爲深衣三衽也裳齊廣四尺八寸圍十四尺四寸是爲裳齊裳要縫中下〇乃以全裳上屬於衣以裳衽正中之縫當衣背正中之縫則裳中横縫爲二尺四寸（有餘）而裳之內衽屬於衣前者只二片而左邊二片之衽循處可屬不能當旁鉤邊也外衽之屬於衣前者亦只二片而右邊二片之衽亦無處可屬不能當旁鉤邊也〇乃續衽令當旁而鉤邊取布廣與長皆一尺四寸四分者直兩角相望而斜割之爲二片分置之內外二片衽之上其長一尺四寸三分下屬於裳要二片之衽二片之衽合廣一尺二寸（有餘）而已則續衽之布餘而出於二片之外者爲一寸三分此則斜割之其上角尖割處上屬於與領之邊自領邊斜過角割之邊以至裳要其勢斜而漸少如也（[illegible]）之是續衽續一片之衽旁鉤邊者也所以掩裳衽旁者也〇乃作曲袷交成方領先於衣背中縫上並處自項向肩左右各綴入四寸令八寸而止乃取布寬八寸長四尺者（有餘約）摺疊之令領內外廣各四寸乃摺其長中半而殺厥則摺線左右各二尺與乃執其兩端當衣背中縫之如四尺繞衣領兩左右端亦如之則兩邊相當如直領正大尖起如圭頭然如人字然如个字然尖起處爲四寸乃取左右兩端直斜向下當尖起之下面摺之兩自尖起之下至所摺處爲八寸自摺處至尖起一尺二寸而取右端向左自折而內之正如曲尺爲亦其端乃至於衣衽之上而其端一角摺藏於領衽之內其曲折處縮入領中之布縱有妨於安領者自內割入可也左亦如之上下左右皆同八寸其勢如矩其曲如曲尺兩端交掩正方最密是爲曲袷如矩〇乃作左右袂口各上下一尺二

寸闊之爲二尺四寸是爲袂口〇乃作左右袷之兩下自袷而下一尺二寸自背縫[illegible]三分衣要衣合縫袂與袂合縫是爲袼之兩下可以挂肘及帶上每腋而下斜殺[illegible]乃[illegible]寸三分之處自袷下六寸三分之處皆斜殺其角是爲袂圓應規〇乃加緣於領邊袂口之邊裳緣[illegible]三寸以彩緞爲二寸表裏共四寸其實用錦用之物其色有文若有以青有文若大文者以綵文以[illegible]

玄衣

玄衣以細布染黑爲之〇剪布四幅將與邊縫其長之廣皆自其人左手末至于右手末其[illegible]爲三尺三寸乃作闊中八寸加之以領爲四寸表裏共八寸共一尺二寸左右共二尺四寸乃作[illegible]寸直下衣衽之衣縫邊則合與背後而衽之其衣邊前後作下之縫其餘數而[illegible]

[illegible]二寸[illegible]

黃裳

黃裳以[illegible]爲之〇[illegible]

爵韠

爵韠以[illegible]爲之[illegible]赤色大夫用[illegible]一片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自上畔而下五寸[illegible]肩兩[illegible]純長五寸[illegible]

分[illegible]自左而右[illegible]〇合上正中爲[illegible]

革帶

革帶之色[illegible]以爵革爲之[illegible]〇[illegible]二寸長可繞要而有餘其相合處令施一鉤[illegible]放圖[illegible]爲之縱二片其一作鉤者其一開小孔令可交繫一孔一[illegible]

緇帶

緇帶合[illegible]

[illegible]三寸長三尺八寸共三尺[illegible]入寸[illegible]一寸[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至右乳處而止乃以其餘繞脅及腰間[illegible]者結束之[illegible]其餘爲紳長三尺[illegible]

[illegible]其右也右耳則亦當右腋而[illegible]也已上是將右邊紐結之制也左亦如之乃以右紳之左耳幅當背脊以左紳之右耳[illegible]

[illegible]外於背右紳之左耳居內左紳之右耳居外如衣衿之交掩相疊也乃執組本（組本寸八見上鞶合[illegible]）自胸下向上穿掩居內之耳中

[illegible]組本入耳中二寸（[illegible]）組本上頭正與耳上畔齊乃執組末從下穿掩居外之耳中從上[illegible]

鞶復執組末[illegible]下從上穿掩居內之耳中自下拔下至鞶復反屈組末向上穿掩居外之耳中從上拔出至鞶復屈組末向下從

上穿[illegible]之耳中自下拔下而下垂之與紳[illegible]於是組本之八寸[illegible]於兩紐之中而兩紐之相疊[illegible]於是交[illegible]乃

將[illegible]之右耳左手執左紳之左耳而引之則其結束處自[illegible]而當紐之[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大抵不[illegible]

[illegible]組之[illegible]非從左右[illegible]穿也乃從上下[illegible]穿也組之[illegible]非[illegible]組也乃一[illegible]非如組[illegible]

右也乃[illegible]紳之正中而[illegible]組之[illegible]也古[illegible]組[illegible]之制[illegible]如是云

[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皮[illegible]爲之[illegible]方而不尖[illegible]上口[illegible]正[illegible]一條[illegible]色[illegible]廣[illegible]長二寸[illegible]

[illegible]色[illegible]以[illegible]與座[illegible]之[illegible]名爲[illegible]口[illegible]一寸[illegible]只[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之時引[illegible]向前交穿約中合結于是背上

笏

[illegible]二尺六寸中[illegible]三寸上下兩末[illegible]殺之皆爲二寸五分合竹爲之須取[illegible]節間能滿二尺六寸者[illegible]

[illegible]可也如不能得[illegible]節間爲二尺六寸者則只取兩節間最長者爲之不必拘於二尺六寸也必取兩節間者不[illegible]也

服之[illegible]先服玄冠[illegible]次着[illegible]次中衣次[illegible]次玄衣次以革帶係[illegible]次緇帶約以組次[illegible]

服深衣者先服玄冠[illegible]次着[illegible]係[illegible]次深衣次[illegible]帶約以組

[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邊[illegible]之[illegible]爲之長可自腋及[illegible]可四五寸如是者左右各一[illegible]於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左右[illegible]及[illegible]上

內服

宵衣之服

纚

古者大夫[illegible]人[illegible]于室女[illegible]不有纚　[illegible]者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今從[illegible]氏[illegible]孔氏[illegible]開元[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幅長六尺（[illegible]人中[illegible]寸尺）既[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其長今可包[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束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又或[illegible]作[illegible]形亦[illegible]不可

笄

古[illegible]笄有[illegible]笄短以安髮長以固冠弁婦人只有長笄安髮而已○婦人笄長尺二寸○以[illegible]骨爲之○笄[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形[illegible]爲之或作鳩[illegible]不妨或以銅銀爲之亦不妨

總

[illegible]男女皆有之○下[illegible]亦男女皆有而俗稱[illegible]○總所以束髮也作髻之前先以束髮本作髻之後又總其束而[illegible]

其餘於髻後爲飾以[illegible]爲之色宜用黑○婦人總長尺二寸○所謂總長者束髮所餘垂後爲飾之長也云[illegible]者只一[illegible]不必兩

後○其[illegible]於文[illegible]令[illegible]腦後[illegible]束髮之長亦[illegible]之

[illegible]笄[illegible]先以總[illegible]作髻[illegible]中以[illegible]○束髮作[illegible]作上頂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分之[illegible]

一髻於囟之左右也[illegible]又一髻也以四分之[illegible]其後二分合作一髻於腦之左右其前二分[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男[illegible]女[illegible]○男子冠則合其[illegible]而爲一髻於頂上女子笄則亦合[illegible]爲一[illegible]

後少[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此婦人[illegible]之所以異於丈夫者也○今亦以此爲[illegible]而凡作[illegible]高[illegible]

髮[illegible]於髻本以總束之乃施笄總

附新擬便髻之制

先刻木作[illegible]可三寸[illegible]可三四寸其[illegible]上豐下殺令如[illegible]其[illegible]笄孔乃[illegible]

尺[illegible]乃[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以[illegible]束之乃以[illegible]之頂上[illegible]

髮[illegible]乃[illegible]上[illegible]以[illegible]引至頂上[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宵衣

宵衣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爲之以緇布爲之亦[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衣裳不異色[illegible]一如[illegible]

以背○以[illegible]沙[illegible]○其制以[illegible]沙白[illegible]之[illegible]衣之[illegible]於衣令出衣下四五寸[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衣下稍長[illegible]沙之[illegible]

稍長者欲其[illegible]以地而[illegible]之深遠也此所以婦人之服有異於男子也

帶

帶制一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但[illegible]用紅色其[illegible]約用組亦如[illegible]帶之制

[illegible]

緇帶以組或合帛爲之制同男子革帶所以係[illegible]用也

黑[illegible]

黑[illegible]約[illegible]之制皆同男子玄端之屨

平居[illegible]之制

襦

襦布用[illegible]色[illegible]宜[illegible]之但不用[illegible]及赤白其制[illegible]廣一尺（[illegible]）長可[illegible]手[illegible]

以便起居其[illegible]及[illegible]口皆[illegible]皁青[illegible]寸半其[illegible]如今俗男子長[illegible]而其短又類今俗婦人[illegible]

裙

裙布用[illegible]色[illegible]爲之其可[illegible]地[illegible]可一丈有半[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今俗[illegible]子者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也不[illegible]

[illegible]居[illegible]色[illegible]之上[illegible]東[illegible]上[illegible]色[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衣乃[illegible]乃大[illegible]約[illegible]衣之內[illegible]平居[illegible]

幼服

童子之服

原書漫漶不清

雙紒纚笄

雙紒纚笄之制見內則冠禮說○總以朱錦爲之

緇布衣

緇布衣以布染黑爲之緣以朱錦

錦紳

錦紳以朱錦爲大帶無韠約紐之組以錦爲之亦用朱錦○緇布衣之制與深衣同

采帶佩容臭

革帶制同丈夫革帶容臭香餠之屬繫以佩之

舃

舃用黑色有絇繶同丈夫之屨而無約亦無綦

女子之服

雙紒纚總

雙紒纚總之制見內則冠禮說但女子作紒於腦後而象爲兩紒之形亦比婦人童子稍異

衣

衣之制與深衣同○衣用布用帛及衣色綠色未詳其制○疑用帛○疑用黑色○疑緣用赤或青

紳

紳帶用何色未詳或亦用素錦或青歟約組亦同然歟

綵帶佩容臭

綵帶制同男子革帶容臭之制亦同

屨

屨色未詳疑用黑而無絇

童子常服用四䙆衫條帶或長襦

女子常服用裙襦

論禮

擊蒙要訣祭儀抄疑

近齋曰栗谷祭儀與朱子家禮不同者甚多豈時制損益而然耶

又曰高祖有服當祭程子言之而要訣只祭曾祖何也

又曰禰祭朱子行之則似無褻昵之嫌而要訣去之何也薦祭之先降後參何義也

又曰設饌祔位皆居板右北端何義祭饌器數古今有異隨時損益固宜而至如鼎俎籩豆奇耦之義實嚴且重似不可易而栗用五色三色有違陽奇陰耦之義故不可知曾聞呂東萊祭法用果或三或五而援古禮則當從朱子何必從呂耶

又曰受胙不祭酒何義

又曰忌祭祝辭主人兄弟哭盡哀雖孫與曾玄遠事則似不可不哭而今只許主人兄弟哭何其與從厚之義異耶

朱子家禮之疑

問家禮之作竊謂斟酌損益而祭禮頗略於古禮本色何也（李兄鍾實）老洲曰朱子嘗以古禮繁縟[illegible]

欲行古禮亦恐於今未宜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此語最當[illegible]

也若於祭禮則古者必有尸後世廢尸矣今於廢尸之後欲一一使復有尸之禮尤豈可得乎後世祭禮之[illegible]

也

栗谷祭儀及沙溪備要之疑

老洲曰栗谷祭儀沙溪備要有違家禮者有從朱之論者只祭曾祖然稍用俎籩豆有陰陽奇耦之[illegible]

式恐係是於頒於五禮儀也蓋五禮儀時王之制故栗谷之意或斟酌於其中而未及一一[illegible]

以作也（[illegible]）

[illegible]續輯附錄二

雜禮

士相見禮笏記

行禮曰[illegible]用[illegible]門外東向立[illegible]者以賓進賓左[illegible]之主人降[illegible]下西面立使弟子將命將命者出門外[illegible]賓之[illegible]日[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主人[illegible]如初）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中[illegible]賓東[illegible]主人西[illegible]立[illegible]之[illegible]主人再拜賓小退主人[illegible]賓再拜[illegible]主人少退[illegible]將命者[illegible]主人[illegible]行主人[illegible]下[illegible]升賓[illegible]三[illegible]入升賓升相見[illegible]主人降賓出門自西主人出門自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下[illegible]之主人[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主人先[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入（[illegible]以上[illegible]用此[illegible]不必[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以學[illegible]門戶[illegible]作[illegible]之方[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今[illegible]行心[illegible]用之學[illegible]史子[illegible]文[illegible]科舉之業亦不可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在於利欲者爲非[illegible]如有[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

學校模範（[illegible]）

天[illegible]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化不明[illegible]以[illegible]作成故士[illegible]良心[illegible]名不[illegible]行[illegible]

上之[illegible]士[illegible]風俗日[illegible]至於此[illegible]可[illegible]心今將一洗[illegible]士風[illegible]士[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士以爲[illegible]事之規凡十六[illegible]弟子者[illegible]行而爲[illegible]先以此[illegible]身以[illegible]之道

一曰立[illegible]先須[illegible]自任[illegible]人自不行[illegible]不待[illegible]更[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立心[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太平[illegible]之念[illegible]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於[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利[illegible]一[illegible]

不動其心[illegible]必[illegible]作[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已

二曰[illegible]學者[illegible]立作[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學[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凡[illegible]必[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止（[illegible]）[illegible]容[illegible]不[illegible]氣容[illegible]立容[illegible]

色容[illegible]非[illegible]勿視非[illegible]勿聽非[illegible]勿[illegible]所[illegible]非[illegible]天理[illegible]是非[illegible]知[illegible]不[illegible]已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行[illegible]必須[illegible]學以[illegible]理[illegible]後[illegible]學[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心[illegible]已[illegible]方[illegible]一書[illegible]

次以大學[illegible]史記及先賢性理之書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四日[illegible]師[illegible]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出[illegible]必[illegible]以[illegible]然[illegible]只作文[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口[illegible]知[illegible]日[illegible]方人[illegible]切[illegible]之

五曰[illegible]心[illegible]學[illegible]身之[illegible]必須內正其心不[illegible]然[illegible]天[illegible]然[illegible]方[illegible]學者[illegible]存[illegible]然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立大本[illegible]一念之[illegible]則必[illegible]其[illegible]作[illegible]不已則[illegible]爲[illegible]不[illegible]

理[illegible]然之則矣

六日[illegible]士[illegible]行[illegible]爲本[illegible]三千不[illegible]爲大[illegible]必須[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方[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省[illegible]不一[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內[illegible]

七日[illegible]師[illegible]心[illegible]必[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行[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子之[illegible]

八日[illegible]必須[illegible]方[illegible]士[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立心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可與之交也

九日[illegible]學[illegible]心[illegible]見[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內[illegible]有[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不用其[illegible]

十[illegible]人[illegible]學[illegible]人一[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相[illegible]人[illegible]物之心[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十一日[illegible]非[illegible]十[illegible]亦近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工[illegible]月[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其所守[illegible]行[illegible]之念不可[illegible]

非[illegible]亦日用[illegible]一事也何[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日士[illegible]

[illegible]學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日學[illegible]所[illegible]可[illegible]

十二日守[illegible]學者[illegible]之分[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心[illegible]

不[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士[illegible]月[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一[illegible]

十三日[illegible]守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日[illegible]非[illegible]何人則[illegible]中行之[illegible]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又日[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知[illegible]不明[illegible]必[illegible]

[illegible]之矣

十四日[illegible]學者[illegible]在[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官[illegible]身與否[illegible]中可作[illegible]教授以教官六品以上[illegible]

京外府[illegible]可[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生員進士[illegible]不拘[illegible]教官[illegible]必須[illegible]

一京外[illegible]行可用[illegible]入[illegible]者[illegible]試之教官觀其能否[illegible]

[illegible]名一[illegible]入則亦須[illegible]之士[illegible]司守令[illegible]

[illegible]赴任者敎勸令就廷　命師只依大典[illegible]

[illegible]月給[illegible]石太一石[illegible]三石[illegible]則月給米一石五斗太一石[illegible]二石[illegible]則月給[illegible]太[illegible]各一[illegible]

[illegible]給

一[illegible]學之士皆入下齋[illegible]學外方[illegible]士[illegible]門凡[illegible]當[illegible]入[illegible]生十人[illegible]

入[illegible]之[illegible]行者[illegible]名于學校[illegible]不得赴科舉

一[illegible]已[illegible]之[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只令[illegible]學[illegible]不[illegible]校[illegible]乃可[illegible]

足[illegible]分[illegible]二十人[illegible]以十日爲[illegible]

邑亦試講取足額數敍以上則九十都護府以上則七十郡則五十縣則三十若能文者不足則雖不滿額數只以能文者隨其多少

稱額內食以公糧亦分五番若未參額內者分番則同而不得食公糧外方公糧監司守宰必須經畫爲子母之資使不乏絕額內之

儒有闕則試講取額外之人俱闕臨番而不就學者一度則面責二度則損徒三度則黜齋（黜者告于師下得就學改過自新然後許復入凡從役及黜者役除時必滿座）

責四度則削學籍（[illegible]）若有疾病事故不得就學者具由呈單子于師長免罰托故者勿聽

一校生亦須待之以禮邑宰不得以官事有所差任只令專心學問至如校官從馬不可責辦皆自官中辦出除監司初巡還　命時

外凡使臣到來時祗迎則祗迎于校門之外不謁聖則不迎謁監司若再巡則不迎于官門

一每間一年遣使臣于八道列邑試諸生學業且考持身之狀第其校官之能否以　啓監司則每巡考試以明其黜陟守令不能

遵行事目者亦隨輕重論罰

一每大小科舉時太學則先期館堂上會館官及堂長掌議有司于明倫堂選取上下齋名錄及齋課錄以平日所聞見必擇行經

玷汚者始許赴舉四學則學官會于本學與堂長有司商議抄擇如右例外方則邑宰與校官及鄉校掌長掌議有司商議抄擇如

右例鄉居生進行有瑕疵不合赴舉者則邑宰採一鄉公論報監司移文于成均館若有志學之士名錄軍伍願赴科舉者京則成均

館官員外則守令審察眞僞得其實狀則亦許赴舉（[illegible]）

隱屛精舍學規

一入齋之規勿論士族庶類但有志於學問者皆可許入齋中先入者僉議以爲可入然後乃許入若前日悖戾之人願入則使之先

自改過遍修飭所爲決知其改行然後許入[illegible]入則使之姑接近村（[illegible]）里山寺[illegible]然後可取

然後許入

一推齋中年長有識者一人爲堂長又推儕輩中學優者一人爲掌議又擇二人爲有司又輪選二人爲直月堂長掌議有司非有故

則不遞直月則一月相遞凡齋中論議掌議主之稟乎堂長而定之（堂長有故在他處其時則會員長者主之）凡齋中之物出納及齋直使喚什物有物有

司掌之（非有司則不得擅自使喚齋直役之事）凡物皆有簿遞時案簿交付于代者凡師弟朋友所講論之說皆直月率其記錄以爲後考之資

一每月朔望師弟子皆以冠服（有官則紗帽品帶儒生則巾團領條帶）詣祠廟開中門出閣櫝再拜焚香（師若不在則齋中年長者焚香）又再拜（[illegible]）

一每日五更起疊寢具少者持帚掃室中使齋直掃庭皆盥櫛正衣冠讀書

一平明時皆以常服（笠子直領或程巾直領之類但不用紙帔直領）詣祠廟不開中門只再拜（[illegible]）師在講堂則就門前行拜禮（[illegible]）分

立東西相向行揖禮（[illegible]）○凡讀書時必端拱危坐專心致志務窮意趣毋得相顧諠話

一凡几案書冊筆硯之具皆整置其所毋或亂置不整

一凡食時長幼齒坐於飲食不得揀擇常以食毋求飽爲心

一凡居處必以便好之地推讓長者毋或自擇其便年十歲以長者出入時少者必起

一凡步履必安詳徐行後長秩然有序毋或亂步不整

一凡言語必愼重非文字禮法則不言以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爲法且以范氏七戒存心爲目（七戒[illegible]于壁）

一非聖賢之書性理之說不得披讀于齋中（史學則許讀）若欲做科業者必習于他處

一常時恒整衣服冠帶拱手危坐如對尊長毋得以褻服自便且不得着華美近奢之服

一食時或遊泳于溪上亦皆觀物窮理相資講義毋得游戲雜談

一朋友務相和敬相規以失相責以善毋得挾貴挾賢挾富挾父兄挾多聞見以驕于儕輩且不得譏侮儕輩以相戲謔

一作字必精正毋得亂書且不得書于壁上及窗戶

一常以九容持身毋得跛倚失儀喧笑失言終始不懈

一昏後明燈讀書夜久乃寢

一自晨起至夜寢一日之間必有所事心不暫忘或讀書或靜坐存心或講論義理或講究禮法無非學問之事有違於此卽非學者

一有省歸家切宜勿忘齋中之習事親接人持身處事存心務循天理務去人欲如或入鄉黨館出游放倒則是懷二心私不可容貸

一直月掌記善惡之簿務察諸生居齋處家所爲之事如有言行合理者及違學規者皆記之月朔呈于師長（凡違學規者直月諭告于堂長掌議共加規責若不悛則呈于師若悔改則受其罰勿告于師）善者獎勸之惡者規誨之終不受教則黜齋

一每於講會之時每月須一會于精舍（月朔必會如有故則退定不出三四日有司先期出諭文周告）講論義理且改定直月

一鄉中願學者皆許接養正齋（粥谷各書）

隱屏精舍約束

入齋諸生宜一心爲學不拘在齋在家皆當勉勵隨事省察隨時持守不可怠忽虛度日月以負初心一經誦讀必先肄習會通然後從有省諸（有司設之齋中輪流講論）道非高遠人自不行苟其求之則在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卽可下手次更遍疑等待須更發疑且疑存心涵養以理省察兩進其功無所偏廢坐此心不容不亂應事接物截然當思從事動靜循規蹈距明命或體如一無少間斷用功雖久莫云見效惟日孜孜死而後已夙興夜寐衣冠必整坐立必端瞻視必尊心意必正自晨至夜寐一日之間必有所事或讀書思索或朋友講論節坐存心或以疑書不可須臾放心言語必忠必信必謹必時只作文亦義理有益之說至於官府鄉里是非得失與人過失不可言之言則一毫不可出

諸其口

制行必高遠追古聖賢言則見得思義辭受有節規利鄙吝之事一切不留於心曲蘗淫褻雜之處一切不投其足逆常特立傲滿驕矜之境以養吾心

百行之中孝悌爲首事親當盡誠敬兄弟當極友愛朋友當責以善推以睦族和鄰接人溫恕俯仰四顧當無一毫乖戾之氣

每月朔齊會精舍相講所得雖非朔會須類來講至勿漫過時月若寄名精舍而妄往來行身無異鄉里常人則是自欺其心而深負師友之望也如是之人勢難容接若在齋猶爲歸家惰息者朋友相察而規戒若不悛則告于師譬勸猶不改則乃黜齋（揭榜錄也）

凡在一鄉者非有大故則不可不參于朔會雖在他邑若不過一日程則當同一鄉有故未參則必具狀告于齋中若無故或托故而不參則黜座一朔（黜座謂不使與座於所講處使從位座時講坐聞以謝其過）

凡諸生有過失當長者論有司會議于齋中罰其過責或黜座或面責以輸之一月之內再黜座而猶不悛改則黜齋（粥谷各書）

龍仁鄉塾節目

擇定社長一人或二人宜察糾誨一人直月一人（或月每月一遞）本縣兩齋院每月講會或朔或望鄉塾則以初五日二十日爲式設講講式錄在下方

一月講日直月先至齋塾淨掃室堂及庭齋設席筵硯諸具以待諸講員之至

一社長就齋堂北壁立諸講員就其前再拜社長答再拜或揖諸講員則立東西相向行揖禮各就座宣讀則皆向行向社長以下諸講員一行再拜禮仍就坐

一所講書必先小學次四書次六經間以先賢性理文字及史記年三十以下皆誦

一講時必先讀栗谷學校模範一通直月抗聲讀之諸生肅然敬聽

一社長就所誦各抽栍試講各一員誦訖又出栍以別其高下社長若不在則諸講員相議爲之兼察居首或通居下者執論其賞罰

一誦講率宜先期習熟以赴講會音讀不通居半或全粗則訓誨就社長前俯伏受面責或過半不通則訓誨就末座俯伏滿座面責

一講時長幼皆正衣冠拱手跪坐無敢回顧無敢喧譁無敢頻數出入雖案所稱評者言語之際務爲相敬社長或出入則諸講員皆起立當斷則諸講員出入時亦必起座中如有失儀之事直月必痛加規責

一講時將以思索所疑爲主如有文義疑晦又或見解各殊者則直月一一錄出稟質于書院院長院長不在則稟先生或質于士友可必以不疑之[illegible]也

一講訖必讀小學下篇嘉言善行以爲後日鐵講之地或有新入人員則亦令小學初頭始

一小學誦時則[illegible]必直就小學初頭隨其編數多小預定以某月某日了一冊講日往往抽栍溫習務以純熟而復始循環不已以各期真知實踐而後已

一講罷長幼各拜揖而退一如上儀

一諸員有實病或遠出則先期呈單以告不能赴講之由無故不參者初則社長前受面責再次則滿座面責三次則社長具陳家塾以愧其心

一無故就講員一齊赴會于院如非大段病故每致或遲又違次不赴則直月告于師長而責罰之（[illegible]）

靈光郡講學節目（遂菴後爲郡守時）

一本郡二十四坊四十八面內各面各出訓長一員以有文行者擇定貴在得人不必苟備其數或合兩三面置一訓長亦可

一面內諸生中年少聰敏可以爲學者從公論抄出或隨自願錄成一冊名之曰講案自童子十歲以上有志者皆許入錄成報于官長賤類學之人願入者聽而亦不可使昧分依館學例坐末坐

一鄉校學錄二員別擇有司望者使主講事又出直月一人以佐之

一所學之務先以擊蒙要訣（起立志章止處世章）次小學次大學或問次論語孟子中庸訖仍及詩書易

一朱子白鹿洞規節約而義盡栗谷學校之模範精寫一通臨講必讀一遍令諸生慣熟以爲真知實踐之地

一每月朔官長詣鄉校展拜後仍以講所明倫堂各面訓長各率面內以諸生入講案者具巾服詣明倫堂序立於東階下諸訓長同行諸生以次立西階下相向而拜以次就席而升詣官長前再拜官長立而答拜

一直月跪奉前所抄白鹿洞規諸生肅然聽之而一三十以上臨講三十以下背講而背講者並則臨講諸講皆正文與註同然纔三十以上自願背講者聽

一講時設席於堂中官長坐北壁掌議直月及諸訓長坐東壁諸生坐西壁（西壁人多坐不盡則坐南壁）東壁諸人以次皆背坐而講訖仍及諸先訓長年老者否諸生則一以抽栍爲先後

一每講抽所當講之編以人抽栍相繼講誦以一案爲率而人多案少則畢第一案後又抽栍未講之人復自第一案講之而止人少案多則第一案後又抽栍已講之人隨講其下案編而止

一講時官長與直月掌議以文義爲主勿徒取誦讀之熟

一講此章講以下諸生隨官長再拜官長立而答揖又改趨下東西相向揖而退如上儀

一初講會時必分排一歲內諸朔所當講之書如某月講某書某篇某月講小學立教某月講明倫之類使諸生預先肄習以為臨時應講之地而所定篇數必須不多不寡要以熟讀精究為主

一每講必列書會中人姓名名下錄其所講起止一件留于校中一件上于官長各存以考其勤慢

一講案成冊時當參而不參者多則主張抄報入於實講會日無故不至者執本案一一考點再會則責其人復舉觀長亦論罰

一四時每季朔取講案通計書數多少論其賞罰賞則恐舊例官力為之罰則少者夏楚稍長者滿座面責（附疑）

同居戒辭

兄弟初從父母一體而分是無異於一體也宜相親愛少無彼此物我之心也古人有九世同居者況吾等鼻寒父母伯兄父卑沒惟吾輩生存者務相友愛同財而居其相分離可也若以分財則少者[illegible]以度歲月此豈偶然之事哉茲以略記存心修行之方每月初朔相會時當共行同知焉

孝者百行之源而父母既沒則宜無敬孝處只有祭祀一事而已凡有所得必先取物以為奉祀之資不得妄為他用且當盡心之誠必極其誠心齋潔身體必期於先靈之歆饗也

凡少輩事父母以古禮所訓為心以敬其孝也

吾丘嫂是一家之長祭祀之主凡為其下者特致恭敬待之如待母可也

凡有所喜慾不可有偏狹之心常須和顏溫言以接之有所教責切勿有怨懟外處切勿背後[illegible]則當罰戒之委嚴戒之而後不悛則出遠之

凡同居者不可有私儲不得已而有所私用亦主家之一人分與之自家不可有求多之意須於用而已要為久遠之圖可也

妻妾之間妾則極其恭順妻則慈愛無間各以誠心無違家長之心則豈有不當之事哉

凡家衆坐而執事之時長者過前須即起立大凡操心常以恭順為則可也

一家之內凡於叔父則如事父之體從兄弟則如親兄弟之體相與親愛如一身凡相接之時必恭順言必和悅顏色必溫平可也

婢僕雖有不善亦勿高聲詬罵須溫言教救不聽然後告于家長而責罰之少者雖其私從奴僕亦勿輕加捶撻須告于家長

凡一家人務相孫穆其心和平則家內皆睦之事必從若相偏側乖戾則因滲之氣生矣豈不懼哉苟能相與父則愛于子則孝觀夫則刑妻妻則敬夫兄愛其弟弟順其兄長者恭其妻妾妾其嬰少者以誠事長者長者以誠愛少者勿有不遠之事亦宜從容教戒無相恨怒其有善行則爭相效法有所不平者相與忍之以安於家主慈愛婢僕婢僕敬愛家主絕無不平之言不平之色一家之內常有和睦之氣則豈不樂乎須各知此意而自勉可也（栗谷全書）

禮疑續輯附錄三

雜禮

鄉約

退陶鄉約

退溪先生鄉立約條父母不順者（不孝之罪邦有常刑故姑舉其次）兄弟相鬩者（兄曲弟直均罰兄直弟曲止罰弟兄弟曲直相半兄輕弟重）家道悖亂者（夫妻毆罵黜其正妻妻悖逆者減等男女無別嫡妾倒置以妾為妻以孼為嫡嫡不撫孼孼反陵嫡）事涉官府有關鄉風者妄作威勢擾官行私者鄉長陵辱者守身孀婦誘脅汚奸者（已上極罰上中下）親戚不睦正妻疏薄者（妻有罪者減等）隣里不和者儕輩相毆罵者不顧廉恥汚壞士風者恃強陵弱侵奪起爭者無賴結黨多行狂悖者公私聚會是非官政者造言構虛陷人罪累者患難力及坐視不救者受官差任憑公作弊者婚姻喪祭無故過時者不有執綱不從鄉令者不服鄉論反懷仇怨者執綱循私冒入鄉參者舊官餞亭無故不參者（已上中罰上中下）公會晚到者紊坐失儀者座中喧爭者空座退便者無故先出者（已上下罰上中下常徒還收）

海州鄉約

立約凡例

一初立約時以約文遍示同志擇其願操心檢身遷善改過以參約契者若干人會于書院議定約法選定都副約正及直月司貨

一衆推一人有齒德學術者為都約正以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輪回為直月司貨直月必以有奴僕可使令者為之司貨必以書院儒生為之都副正非有故則不遞直月每會輪遞司貨一年輪遞

一置三籍凡願入籍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每會以告于約正而授其次

一初立約時會于書院（行禮之儀見後）設先聖先師紙榜焚香再拜訖直月持警告之文（右文見下顯示開約）跪于都約正之左都約正及在位者皆跪直月讀告文畢都約正（副約正以下在位者皆跪）及在位者皆再拜若隨後參約者則亦於會時禮先聖先師畢初入者跪于兩楹間少西直月亦持告文（文亦見上）跪于其左讀之（約正以下及在位者不跪）讀畢初入者再拜（約在位者不荅）

一凡隨後願入約者必先示以約文使之數月商量自度必能終始力行然後乃請入請入者必具單子陳其願參之意於會集時使人呈于約正約正詢于衆以為可許然後乃答書使於後會得參若相知未熟之人及先不操持者願入則必使謄寫約文熟讀解義依約文治身一兩年待衆人明知遷善改過然後乃請入

一同約之人每間一月朔日一會謂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之朔日也朔日有故則預定期日不出初旬可也若約長居于遠地則一歲一再至若其他喪吊之會則臨時定日

一凡會集時有緣故不能參則必具由成單子其日早朝使子弟（無子弟則使幹奴）呈于直月傳示諸位若明知托故則直月告于約正論以犯約者居遠地者則不必呈單子

一凡書惡之籍者自參約後書之約前雖有過失皆許令洗滌不復論說必仍舊不改然後乃書于籍惡籍則明知過然後於會集時會議乃周尋錄則雖有過亦不及必有其不孝父母不友兄弟淫姦犯義賊害汚辱身等大段悖理之行然後乃可書而黜約

一直月若聞同約者惡之行則細詢得實私作簿記於會日衆中告之若直月知而不告則約正副正詰其故論以犯約輕重過未交至三而終不改則會議黜約若約者內悔侵改則許令復入（如初入例）

一初入約時參約之人各出綿布麻布各一疋米一斗委司貨藏于書院擇實直謹幹者掌其出入以為後日慶吊救恤之資又每年

十一月會時同約各出米一斗委于司貨司貨能收斂之以積用度若用之餘則糴米于民取其息十分之二如社倉之法若用之不足則同約僉議量宜加出以補之布則不斂散用之將盡則又各出一疋以足用若米積漸多則亦可貿布以儲若年久儲蓄漸裕則有可殖物時不收合于同約可以司貨所蔵用之隨後入約者亦從初立約例出米布

一凡慶事有贈以禮之大小定幣之多小多則綿布五疋米十斗次則綿布三疋米五斗小則綿布一疋米三斗如及第爲大禮生進次之其餘冠子笄女加冠之類爲小禮若婚禮則助以綿布三疋米五斗

一凡喪事有賻物有助役賻物者若約員之喪則初喪司貨告于約正送麻布三疋同約令各出米五升空石三葉以助治喪又於致賻時以司貨所蔵綿布五疋米十斗具賻狀同坐臨葬各出壯奴一名賫三日糧往役若同約父母之喪則初喪送麻布二疋同約各出米三升空石二葉次賻以綿布三疋米五斗臨葬各出壯奴一名賫三日糧往役若妻子之喪則（子年未滿十歲則吊賻不舉）初喪送麻布一疋同約各出米一升空石一葉次賻以綿布一疋米三斗臨葬各出壯奴一名賫一日糧往役

一凡失火盡燒其家者則同約僉議量蓋草各三編材木各二條且出壯奴一人持三日糧往助搆屋之役

一同約員之喪致奠時同約各出米三升備酒饌餅果須先期備奠

一同約之人非居一鄕則凡喪吊不能親往只送人具書同約連名者及葬則贈物綿布五疋生進則綿布三疋其餘小家則只致書無贈有送物則專伻人若無可送之人則必雇可信者給價以送無送物則因便傳送若死喪亦不能親往只送賻物具吊狀同約連名當身之喪則送賻綿布五疋麻布三疋父母之喪則送綿布三疋麻布二疋妻子之喪則送賻綿布麻布各一疋當身之喪則必遣約中幼少者賚其奠致奠奠賚則同約各出米三升備送其餘救恤等事皆力所不能接也（力所可接者或可圖之）

一同約居異鄕者聞約中吉凶之報則只具書慶吊或專人或因便各隨其情勢但於約員當身之喪若不能隨衆同致奠則必自具奠物致奠已葬後則奠于墓必具祭文其餘救恤等事則力所不能接也（力所可接者或可圖之）

一同約居異鄕者則不能於每年出米斗只於三年出綿布一疋又三年出麻布一疋循環爲常其餘不時殖物等事則皆不能參也

一凡約中會集殖物助役等事皆直月掌之凡當會集直月於約正及尊者之家皆親進問故（此所謂尊者則以尊月之年計之後放此）然後通于副正（副正於直月爲尊者則亦當親進後倣此）會于一處定其期日出回文通諭副正直月同署名（約正則不署）若約員於副正爲尊者則不書于回文約正亦不書于回文直月當親進告期約員大槩無故則雖數三人有故亦可會也若慶吊贈賻有定數者則直月通于司貨依例具單子直月司貨先署名後受署名于副正訖直月持進約正家受署名以司貨所蔵米布送之若有可加送者則直月司貨須與副正進約正家議定始具單子自下次次署名若回文殖物而其數前定者則直月依例書回文若事急者則書回文二度分東西以合直月先署名後受署于副正訖乃持進約正家受署此回文則雖尊者皆署若當殖物而其數不定者則直月必須與副正詣約正家議定其數然後乃出回文約正亦難於自定者則於會時詢衆定議若事急者則使直月遍于約中尊者五員悉詳定議若董役直月不離役所檢其怠慢未到者則藉之凡助役時亦出回文如上例使之一時助役不可先後此等事直月不能如法則副正糾之副正不能糾則亦當論以犯約

增損呂氏鄕約文

大槩倣呂氏鄕約而節目多不同

凡鄕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

德業相勸

德謂孝於父母　忠於國家　友于兄弟　悌于長上　治身以道　正家以禮　言必忠信　行必篤敬　懲忿窒慾　放聲遠色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illegible]　[illegible]　睦族交鄰　擇友親仁　敎子有方　御下有法　[illegible]守廉介　富好禮讓之類

業謂讀書窮理　習禮明數　能整家政　能遵規矩　營家不苟　濟物行仁　能踐約信　能受寄托　能救患難　能[illegible]　能導人爲善　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　能爲衆集事　能解鬪爭　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　能居官擧職　能提法令　能禦寇賊之類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擧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右德業可觀者約中有能行者則同約遍所聞當告于都副正及直月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一曰酗戲無度謂縱酒喧競昵近淫倡圍棋同戲凡放蕩廢學之事皆是

二曰忿爭鬪訟謂小忿不忍發怒或罵詈毆打或訟訴于官可已不已之類

若有寃抑事關而訴官者非此類也

三曰行止踰違謂持身不謹不能檢束或侮慢齒德或持人長短或恃強陵人或自高卑人或治家無法或失禮太甚或太疎簡知過不改聞諫愈甚凡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發同約者輕視不恭者則是亦自爲卑人也

四曰言不忠信謂發言無實誣毀他人或護短揜過憎人糾正或私囑直月請勿記過或戲言弄人有所侮傷或驚[illegible]有所掩覆或爲人謀事反以敗事或與人要約退而食言或妄傳虛說疑惑衆聽或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文字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凡言語之失皆是

五曰營私太甚謂與人交易傷人利己專務進取不恤餘事干求人物侵苦村民及山寺之僧或受人寄托而有所欺匿或受人賄賂囑託官司或居官守職而不能廉潔凡營私自利之事皆是

六曰不斥異端謂一家內設淫祠而不禁或惑於術家風水之說妄移葬先墓及過期不葬及因痘疹廢祀凡不循正道之事

一家若有父母不斥淫祀子當陳止若堅不聽從則亦無奈何如此之類非子之過也

犯約之過四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謂所交不限士庶凡凶邪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已與之遊處親密則爲交非其人

若因不得已之事暫往還者非此類也

二曰游戲怠惰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及不好學問不修事業不治家事不潔門庭之類

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疏野不恭行步不安詳及放手掉臂或衣冠太華飾或全不完整或不衣冠而入[illegible]及當言而不言[illegible]辭令之不合禮者皆是

四曰臨事不恪謂主事廢忘期會後時或托故不會及租賦不納凡臨事怠慢者皆是

五曰用度不節謂不量財力過爲侈費或[illegible]酒色而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且告于都副正直月使籍之不聽則會集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若其爭辯不服與終不改者皆聽其出約

凡同約之過失當相規戒且告于約正直月不可掩匿覆蓋若不告則非責善之道也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有四　一曰尊幼輩行其等有五　一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若是師弟之間則年雖不高當待以尊者

其二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若長者或是父執或是[illegible]長官[illegible]若或是有德位可敬之人則當待以尊者

其三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

其四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

其五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年雖幼少而若是有德位可敬之人則尊長亦從之抗禮以敵者

二曰造請拜揖凡三條其一曰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之拜（正月初一日拜謁若其日有故則當拜于初二日或三日不可過三日也）及辭（[illegible]）下直（[illegible]）見（[illegible]）賀（[illegible]）謝（[illegible]）皆爲禮見

皆具名刺著團領帶靴若有疾則具狀遣奴問候則行次望日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召而進皆爲燕見

單袷褡道領靴鞋皆可通著

尊者受謁不報

不受則貼書賀之

少者於長者只行歲首之拜及賀謝（[illegible]）此爲禮見

具名刺著團領若[illegible]燕居之服

若燕見則惟所服從不必具名刺及[illegible]長者於歲首則具名刺親往報之如其服若賀謝則使子弟以己名代往報之

少者之家有慶則長者亦當往賀[illegible]

凡敵者於歲首之拜及賀謝（[illegible]）相往還

歲首之拜（[illegible]）及賀則著紅直領餘皆惟所服

凡尊者長者或往幼者少者之家[illegible]則惟所服

其二曰幼者見尊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

凡往尊長之家至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若有他客有官府之事）度無所妨（若有客不妨則亦通名）乃命展刺有妨則且退以俟[illegible]

以下家見否

主人（[illegible]）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立俟于堂上揖客使升堂若禮見則再拜而坐燕見則一拜

幼者拜則主人跪而扶之[illegible]則客[illegible]拜主人許則立而受之主人命之坐則[illegible]然後坐

退則主人起送于堂上後拜揖退出大門上馬

若主人於客[illegible]拜者則主人不必起動凡客見主人則無事白之事而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

方[illegible]有所[illegible]則辭謝而退坐下至敵者以下皆倣此

少者至長者之家亦於門外下馬通名主人使將命者出迎客客趨入主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若禮見則再拜燕見則只

揖

少者拜則主人跪而半拜以答之

退則主人送于階下客拱揖而退亦出門上馬

若於尊長之家少者幼者一時旅見則少者先進爲一行旅拜（非禮見則旅揖）而後幼者亦爲一行旅拜凡旅見不可續續進拜須俟諸人

皆就位成列一時旅拜

凡見敵者亦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門內主人出中門迎之相揖分路而進每門讓於客客固辭主人先入至堦又讓登客客固辭

主人先升自東堦客升自西堦若是禮見則主人與客相向再拜燕見則只揖而就坐

客若旅見則俟諸人皆升堂成列然後乃與主人行禮敵者少者幼者一時旅見則先與敵者行禮次進少者行禮次進幼者行禮

退則主人出中門揖送

客若徒行則主人出大門揖送

長者至少者之家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若燕見則常服或紅直領）以俟客至門下馬則主人趨出迎揖引入升堂若報禮則再拜揖退則

出中門揖請上馬客固請入主人揖而回身行數步而立客上馬然後乃入

客若徒行則出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

尊者至幼者之家則先遣人通主人具衣冠（[illegible]）出中門以俟客至門則少避俟客下馬乃出迎拜引入升堂雖燕

見請納再拜之禮（[illegible]）客止之則止退則送之大門客請入則拜而回身行數步而立俟客上馬然後出門望見客行百餘步而

後入

客若徒行則迎拜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揖止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凡見尊者必拜見長者必揖侍尊者坐客至尊長不起則亦不起

凡侍尊長坐敵者以下若至則主人（[illegible]）不下堂使人告有某客不能出迎客入升堂主人始起客先與主人行禮乃拜于尊

長若侍師長及[illegible]之人則見敵者以下師長遂拜不起則在座者雖主人亦不敢起客入升堂先拜于師長遂拜然後就座

俯伏爲禮而在座者亦只俯伏相見之禮

其三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者與之言則對否則拜而退立於道下俟尊者過乃行若皆乘馬則必回避如不能

回避則下馬以俟尊者過數十步乃行

凡遇長者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不言則揖而退立於道下俟長者已過乃行若皆乘馬則立馬下俯伏致敬俟過乃行

凡遇尊長於道者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宜回避若不及回避則趨而進長者不下馬則[illegible]

尊者於馬上爲禮[illegible]下馬拜者己乘馬而尊長徒行則望見下馬前揖（[illegible]）已過乃上

凡遇敵者於道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若一騎一徒則徒者回避不及避則騎者下馬相揖過則上馬若徒行則相揖而過

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當回避

三曰請召迎送凡請尊長飲食必具單子親往以請（[illegible]）

若尊爲他客設饌則不可使召尊者

若請見者則不必親往只具單子（[illegible]）使人請之尊長既來赴則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則以書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幼者則以

回文（[illegible]）明日客親往謝

其二曰凡聚會坐以齒若親戚及非士族則序齒非士族而學行出人者則亦序以齒有親戚於位次者則亦別序若有異爵者

則列坐不序以齒

異爵謂堂上官以上及侍從臺諫之類

凡宴集設迎勞出餞者以專餞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其三曰凡宴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若設席於室廳則卓子設當中央）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即尊請者）亦降席立於卓東

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執事者進酒注主人親執酒注斟酒于杯以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

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若尊者處少亦答拜）興取酒東向跪祭（少傾酒於地）遂飲以杯授執事者遂拜主人答拜

若少者以下爲上客則飲畢拜時主人跪受如常儀若主人是少者以下則上客飲後主人乃拜上客跪而半拜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

若衆賓中有齒爵可尊者則獻酒如上客之儀再拜但客不酢若衆賓敷以下則獻酒時不再拜只於飲後相拜亦答拜

既擧就坐始以俗禮行酒而罷

餘者行酒則幼者跪擧所執杯以進長者行酒則少者起而跪伏可也

其四曰凡遠出及自遠而歸則有送迎之禮値月掌其事期會一處各持酒肴而往既會拜揖行禮如儀

所謂遠出遠歸者謂或因事別往遠地或赴任他鄕之類若尋常往來之處則不可一一迎送

四曰慶弔贈遺凡四條其一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

所謂吉事者謂及第生進入格及新除仕及陞堂上以上陞資及冠子之類皆可賀

同約期日俱進行禮如常儀有賀物

衆議量其禮之大小定賀弔之數

婚禮雖不往賀亦以物助其費凡有慶事及婚禮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之人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辦惟力所及當不憚其勞也

其二曰有凶事則弔之

謂死喪水火之類

喪之小者則同約以書弔之喪之大者則同約期日齊進弔之

小者謂水火不至大甚者也大者謂水火盡沒家資者也若幼者則雖小喪亦親弔凡弔慶之會必先已與主人相見致慰者亦可

隨家同進

若喪事則聞喪卽時値月書告同約往哭弔

喪事謂約員及父母妻子之喪也死之日喪家當訃告于値月値月出回文通于同約約員以素冠素服無帶往哭且弔同約若先聞

訃則不待値月之報可以先往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凡初喪未成服前則非親戚及分密者不敢入見喪者但在外

助治喪具主人成服乃弔（弔於殯下）

且殯殮及助具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成服後乃退

若主人或殯殮則各當以素服素帶行弔若妻子之喪則同約行弔後皆退只留其親切者使治襚成服後退

其三曰同約之喪有致賻

謂約員自己之喪也値月預定期日聞告同約備其物具祭文賻狀且先使人通于喪家

同約逐名作長副先入舍于門外次齊整服素帶喪家具香火布席皆哭以俟喪主出迎賓賓推最長者爲首以次入至靈

座執事者陳奠物於靈前引賓入至靈座前賓作宜行序立首者伏哭盡哀再拜賓（首者）焚香跪酹酒（若賓以二酹○若賓衆則只一酹）俯伏興少退立

護賓止哭者跪讀祭文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復位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而退

若死者於己爲幼者則尊者只入靈座前坐哭使長者以下行奠禮

賓詣喪次（喪家預布席於喪次）主人哭出立于庭東邊西向賓以次序立于庭西邊東向主人西向稽顙再拜賓東向答拜主人跪曰伏蒙賓辭不

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而出

若死者於己爲幼者則尊長先出使人致弔意于主人

若賓有未弔主人者則不隨衆序立少避他處衆賓退後乃進于西庭行弔禮

凡弔禮賓自靈座退（若賓不拜靈則只行弔禮）主人自喪次哭出庭東西向賓立于西庭東向主人稽顙再拜賓答拜賓主皆

哭賓進曰不意凶變（云云隨所）伏惟以孝感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臨慰不勝哀感（若賓於死者則曰伏蒙）又再拜賓

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譬主人曰修短有命痛毒柰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賓至外次賓既出主

人以下止哭（凡弔喪必）若或弔則序立行禮而賓之最長者進而致辭若弔妻子之喪則只一拜弔辭隨宜稱道亦情重則不哭弔

弔又拜而退

及葬齊進會葬

父母之喪亦然葬者則使子弟會葬（若已以死者）若妻子之喪則任情厚薄不必親往會葬但値月往監其助役

小祥大祥皆往弔隨後往慰

父母之喪亦然尊長（死者以）以書慰之不親往凡喪家不可具酒食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當自齎飮食以往

其四曰若約員在他鄕身死則同約會于一處設位而哭遣約中幼者一人持奠物及祭文賻狀往致奠發行之日同約齊會一處衣

弔服拜哭而送之

幼者之喪則尊者哭而不拜

若已葬而致奠則哭於墓所過年則不哭情重則哭之

右禮俗相交之事値月主之有期日則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若因此絕糧則會議以財濟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若因此失朝夕之供且亦脫衣裳則會議以財濟之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

値月主之使約中年少者輪往問醫

貧則會議助其養病之資若闔家臥病不能耕耘則同約協力出奴及牛耕耘可給并作處則擇幹信之人給之

四曰死喪弔賻已見上若貧乏不能襄事者則會議於常賻之外加財以濟之

五曰孤弱約中之人死而有孤弱無依若其家足以自存則擇其親族之忠信幹事者使區處其出納族中無其人則以約中

親切者掌之若其家貧乏不能自給者同約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則衆人力爲之辦理將其子稍長則擇人教之且俟

求婚姻者放逸不檢則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至於終不可教然後乃止

六曰誣枉若約中之人被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

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約中有安貧守分而生計窘束至於絕食則以財濟之有處女過期則同約連名呈狀求濟於官司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當有救恤者則其家告于約正或直月（隨其所處告之）若同約聞知則不待自告而爲之告約正或直月直月徧告之

且爲之糾其而赒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奴僕皆有無相假若不及之用及有所妨害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

及損壞借物者約正直月知之則論以犯約之過若于鄉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力不能救助則爲之

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亦書善於籍以告鄉人

會集讀約法

凡預約者每一月講約于書院

會時各持白米且持點心之米會罰貸使當直者只炊飯而已凡器皿鋪物皆不貸于村民違者論以犯約狀論之

時只令當直設酒只用壺餅飯而已亦不用器皿犯者亦論以犯約餘月之會則只設點心不持酒果點心則罰貧寒之需果則

直月掌之

會日與都約正副約正直月先至書院

皆具團領條帶納粟者是儒生則當具儒巾團領條帶納粟官貸則雖先至外次與儒員同行禮

先以長少之序拜揖于東壁如常儀

副約正以下會于他齋俟都約正入東齋改服然後就東齋行禮

乃於講堂設大成至聖孔子之位於北壁

孔子以下皆以紙榜書之其淨紙副正直月中當番者監至處爲行設屏風以紙榜糊于屏上

設先師顏子之位先師曾子之位先師子思子之位先師孟子之位於東壁設先師周子之位先師程伯子之位先師程叔子之位先

師朱子之位於西壁設香爐香盒之卓於堂中

文憲公祠亦開門設香爐香盒

同約者至俟於外次

同約之人皆隨約正直月之監長者以下爲一次隨至隨以齒拜揖序坐異爵者亦與長者同次異爵者別坐尊者別爲一次（此長者皆尊者以約三計其年）

尊者皆示則異爵者長者以次就尊者之次拜畢於東邊序立敵者以下俱詣尊者之次並行爲位拜畢敵者少者於西

邊序立幼者及童蒙之類於南行序立以次出就門外之位凡會集幼少當先至不可後於尊長凡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

許隨衆序拜亦許觀禮各齎點心會食于他處

既畢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

約正之立與最尊者正相向

約正揖讓最尊者入門諸人隨之入至庭中約正以下立於東庭尊者以下立於西庭皆重行北面東庭則西上西庭則東上

約正爲一行副正直月爲一行若副正於直月爲尊者則直月別爲一行尊者異爵者爲一行敵者爲一行長者爲一行幼者庶

孽爲一行

立定皆再拜

使少者以下二人先行再拜讀後分東西立唱拜與上香節次先呼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次呼跪次呼上香次呼拜興拜興平身禮

畢

都約正升自東階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若有文則此時可讀）禮畢直月與幼者升堂收合先聖先師紙榜焚于階上以其灰納于香爐（執此事當謂定位也）

凡升降都副正直月自東階尊者以下自西階

約正揖尊者隨詣文憲公廟諸人隨之分東西立行焚香先後再拜禮如上儀（亦有呼唱）畢遂就講堂之庭分東西相向立如門外之位約

正三揖諸升客（約正尊者）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既升行禮見之儀

約正以下升階西上而立尊者以下升堦東上而立皆北面尊者以下人多則爲重行直月引尊者升堂於西邊東向南上而立約

正以下升堂於東邊西向南上而立副正直月進退約正之後約正以下再拜（此約正拜尊者也）尊者答拜退詣北壁下少西南向東上立

於是異爵者長者升堂於西邊東面南上立約正以下再拜（此約正拜異爵者也）異爵者長者答拜異爵長者退詣西壁下北上立於是約

正升堂中少東南向立副正直月西上北面再拜（此副正直月拜約正）約正答之如常儀於副正直月東壁下北上西向再拜（此副正直月相拜）於是

尊者於立所南向再拜（此尊者相拜）於是異爵者長者就尊者前東上北向再拜（此異爵者長者拜尊者）尊者答之異爵者長者退立於西壁北上東向

再拜（此長者相拜）於是異爵者就北壁序立於尊者之西東上長者序立于西壁北上於是約正回身於東壁西向而立副正直月少退其

後於是直月引敵者升堂東面北上與約正以下交再拜（此敵者拜約正）敵者詣尊者異爵者前東上北面再拜（此敵者拜尊者）尊者異爵者答之

如儀敵者退詣長者之前北上西向再拜（此敵者拜長者）長者答拜敵者於西壁下北上東面敘立於長者之南東面再拜（此敵者相拜）於是直

月引少者升堂北上東向再拜（此少者拜約正）約正以下答之如儀少者就尊者異爵者前東上北面再拜（此少者拜尊者）尊者異爵者答之如儀

少者詣長者敵者前北上西向再拜（此少者拜長者敵者）長者敵者答之如儀少者於西壁敵者之南北上東向敘立再拜（此少者相拜）於是直月

引幼者升堂北上東向再拜（此幼者拜約正）約正以下答之如儀幼者就尊者異爵者前東上北向再拜（此幼者拜尊者）尊者異爵者答之如儀幼

者詣長者以下位前北上西向再拜（此幼者拜長者敵者少者）長者以下答之如儀幼者退於南行西上北向再拜（此幼者相拜）於是直月引庶孽升

堂[illegible]於南行西上北向立再拜（此庶孽相拜幼者）直月凡引客客是敵以上（此以直月計之）則下堂引升若是少者以

下則立于當階揖之（此少者）之使升

約正揖就座

約正坐于北壁之東南向副正直月坐于東壁北上西向有親戚妨于位次者亦坐東壁直月之南北上西向[illegible]尊者異

爵者坐于北壁之西東上南向長者敵者少者坐于西壁北上東向幼者坐於南行西上北向庶孽亦坐於南行西上北向[illegible]

別爲位次六例

然後直月讀約文[illegible]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illegible]

于衆[illegible]約正[illegible]起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者以記過籍徧呈在座各默觀一過[illegible]

[illegible]直月整之一揖作揖以次退于各齋少休復會時皆就位一時作揖而坐

復會讀[illegible]約中之事或質問疑難講論從容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喧譁戲侮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illegible]

[illegible]約正[illegible]于籍如[illegible]如國事起出則當出位俯伏敵者以上亦答之亦然以下則

不答其入也亦然若尊者異爵者及約正起出則在座俯伏而起在位者皆俯伏而起其入也亦然（起正俯伏）

至夕乃散

飲酒訖位望皆起立以其次拜揖罷一時作揖坐者以下以次皆出若都約正有故不參則副正以下亦可會集行禮序皆以下皆以次出然後約正以下乃出

若都約正有故不參則副正以下亦可會集行禮序齒以下皆以副正之年計之（栗谷全書）

西原鄉約

立議

鄉約古也同井之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出入相扶且使子弟受敎於家塾黨庠州序以敦孝悌之義三代之治隆俗美良由是歟世敎道衰政荒民散敎廢於上弊滋於下吁可悲哉余以迂儒叨守大邑不閑政務圖報無策惟是化成民俗之志悁々不已玆與邑中父老商議遂述之方邑人皆以爲然如以明鄉約之邑自學使君增修始申鄉約厥後李公遵因而損益之規模可觀第未幾李公遞約中人以爲文具廢李公之規因以呂氏鄉約嫁娶喪祭之設寓於之更議條約雖不敢自謂得中亦勸懲之有益無大悖矣嗟乎約行之實則無以令都契長契長非正直之士則無以糾鄉人鄉人之趨善去惡繫於都契長契長之賢否激厲繫於邑主守令責自勵不懈契長有司亦宜體我之意先自修飭以率鄉人若無表率之實以致草偃則西原之俗其至變乎嗚呼欽哉　隆慶五年辛未秋謹書

凡善惡之事皆自立約後行賞罰約前雖有善惡皆勿論許其自新約後依前不改然後乃論罰

右示契長有司等

條目

置都契長四人

每面內各置契長一人（都約二十五面內也）

置掌務一人色掌一人（色掌則勿論良賤擇勤幹有爲者爲之）

每里各置別檢

一置善惡籍以書勸戒若孝於父母能友兄弟能治家政（內外有別）能睦親故能和鄉里能以德行持身能以敎誨子弟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解人爭鬪能救人急難能伸人冤枉能辨人曲直之類皆書於善籍惡者不孝不悌不友不睦不敬尊長不信朋友淫亂無度不敬祀事崇信異端輕侮禮法好作淫祀族類不睦好惡不和少陵長賤陵貴恃强凌弱好訟毁罵官長不納租賦不畏法令公私太甚挾妓宴飲恣情懶惰不勤有司色掌別檢掌其籍隨所聞從實以記之使憲皆書于都契長

一四孟朔揭籍讀之之日契內同約者皆會取信

一里中有喪色掌則報于有司同約之人各出米一升空石一葉助之（喪食約不能者罰以身役）永葬時各出壯丁一名助之士族多則或家給之役少則折半給之其餘不役人數取米各一升給之

一凡干嫁娶會時毋得數升救助違者以輕禮法論

一凡有家故不得已遷葬者具由告官若惑於風水浮己不已及過期不葬者以傷倫異端論

一年壯處女貧甚過時未嫁者報官給資隨約中亦隨宜扶助

一有遇國家病患廢業者里中各出力耕耘以助

一年三十以下非文武蔭族者皆令讀小學孝經童子習等書不讀者論罰

一民間凡有爭訟者皆就契長有司辨其曲直契長有司開諭曲者以止其訟契長有司若不能獨斷則通于約中十別會議（約員會者滿三）約員當會者分辨開諭曲直明著而曲者猶不止則以非理好訟論（當罰者報官罰者）若自鄉中不能自斷則錄其告官

一笞四十以下則契長有司自斷過此則報官

一官吏奴等循行閭里及作弊者及勸農色掌等村民侵擾者一一摘發報官治罪

一草竊穿窬摘發治罪

一無故屠牛者治罪若有不得已之故宰殺則具由告契長

一誣罔之人橫被冤枉將受刑戮則同約連名詣官伸理一惰於修飭不欲守約或違約作過終不悛改者報官治罪後黜鄉

一犯罪須即治者不待四孟之會隨宜論罰

一凡約官之事若非四孟之會則通于約中諸員一員滿三員然後商議報官（他員皆就署契長待罪有司他員列署也）

一都契長一年一度會各面契長有司于一處議約法

一契長有司所有過公營私不明不正者都契長報官罷改色掌別檢則各掌內契長有司糾察其失甚者改之

一都契長若有報官之事則不時相通聚會（四人內二人以會則報官）

一各掌內契長或聚所相通時用謁子通于都契長則用牒呈都契長則不與鄉所通文字

講會約文

凡司正與有司色掌出回文使別檢傳告同約者皆會春冬則各持壺果秋夏則只備點心務從簡略毋致貽弊

坐次則契長有司東壁餘員西壁以齒序坐一依常時坐次毋得別立議以起爭之端

庶人以下皆別行庶人有職者居前行士族之庶孽亦爲一行庶人有職者居東西上士族庶孽居西東上爲兩頭坐

約中官吏則爲次行東上庶人之無職者爲公私賤爲末行庶人居東西上私賤居西東上以齒間坐

色掌於庶人前後之行爲別坐居東西上約中無鄉吏則爲別坐東上

若庶類有老人當上則於兩壁爲後行別坐

飲會皆揖手就座威儀笑失儀坐定有司抗聲讀約使在座者咸聞未解文者亦開諭知其意色掌以善惡籍還示諸位諸位中或所聞有別更與商議歸一覽畢有司起揖爲善者前出庶人以下則色掌揖出設別座于前衆皆推獎且加勸勉又揖爲惡者輕則切責使改改行然後又其籍直則隨宜論罰既畢講論條約之意以相規戒一年一度都契長出回文會各掌內契長有司色掌別檢于一處坐次都契長東壁諸契長以下西壁以齒序坐色掌別檢爲兩行色掌居前別檢居後俱東上坐定諸有司各以善惡籍呈于都契長都契長覽畢相與商議善惡之尤表顯者可報官者及各面契長有司能守約條能變風俗者與私相作弊者詳悉報官

皆以庶人之事則都契長與其有司長有司者報官報契長有司之事則只報契長食簡且相規戒以遂行約條之意（栗谷全書）

社倉契約束

立約凡例

一契中一人爲契長又擇一人可堪任使者爲有司二員（約長闕約長大故不起有罰則一年相遞）

一庫子選可任者爲掌務一人庫直一人使令四人掌務使令行有司之令庫直掌守倉穀（掌務使令則一年遞庫直則三年相遞）凡一應出物皆例減不出

一五家爲伍有伍長（一伍約任）凡伍內善惡之行及疾病患難凡吉凶一一告于有司

一士人宜爲教訓（[illegible]）凡鄰近童稚之不解文不知法者（約長量宜比約之多少）每朔一會解釋約法使詳知之

一爲善惡籍以記得失有善事之可書者略書于約長僉議論同則置爲善籍以俟後效

一凡惡籍之記皆自立約後爲始約前雖有過失一一許令洗滌不復論說必仍舊不改然後乃書于籍惡籍則明知改過然後於會集時僉議之間罷籍則論可過者不必言不孝不友淫盜毆打等大段悖理之行然後乃文罪籍而黜約具告官治罪（黜約後改過者則如初入）

入約

一凡願參約者必有二十里內居人許之家在二十里外者則不許（以其難於會集）

一每春秋講約必上下之人俱會講信修睦（[illegible]）有罰前期孝悌忠信者書于約長副約長出回文使伍長傳之（罪犯之人則有大罰輕者小罰）

（[illegible]）

一凡公事約長副約長有司定之若非約長有司而擅斷是非者有罰

一約司中最尊者爲上位（[illegible]）凡非會集時有大事當議者則約長使有司議于尊位而定之

一非講信時若有可議公事則約長有司議約長論處（[illegible]）

一契中人每年十月內出契文各出造米一斗（下人則五升）有司掌務收合付庫直藏于社倉以爲救急之資（[illegible]）

一每年正月初一日爲始伍長爲五家放牛馬

一凡會集時有大故不參者具單子呈于約長處（[illegible]）若托故不參及不告緣故者論以犯約

一講信後設置書冊凡罪狀者書白簿

每於講信時契員僉議可入者僉曰可然後許入（可否多少隨時斟酌）

約束

凡契中之約有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

德業相勸

孝於父母

謂竭心愛敬所得甘旨皆以奉親承順其志不敢違逆常時恭敬應對必順不惜己財任親之用父母有病憂念不弛必求其藥竭心救療旣歿盡哀守制以誠祭祀以誠之類　庶賤則父母忌日當給糧以祭四名日祭于墓無墓則亦當給糧以祭餘孝親之事則同上

忠於國家

忠謂盡職事君守法奉公竭誠許國之類　下人則事上典以誠不敢少有欺隱有所使令奔走服役不憚勤苦若有所得之物必獻于上典之類

友于兄弟

友謂同生相愛有無相通凡所得飮食必與分食凡事相救助無異一身之類

敬于長上

謂尊年長者二十歲以長則見之必拜十歲以長則不敢賓役之類　下人則敬長者如右而又尊敬士族見士族則知與不知則必拜當路遇者騎牛馬則必下至于尊信凡事恪謹雖非同契待之亦當如此

男女有別

謂夫婦相敬不相昵狎亦不敢褻之類〇下人則不敢戲狎他人妻女里中男女路上相遇則相避而行不相親狎之類

言必忠信　行必篤敬　懲忿窒慾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睦族交隣

愛族黨和隣里有無相假貸疾病患難相救助之類

教子有方

謂教子必以善行使之修身勤事不敢嬉遊若與人相詰則勿論曲直必謹飭其子之類

御下有法　貧守廉介　富好禮讓　不貪他物

謂見人之物不生苟得欲心路中若有遺棄之物則必推其主而給之

能勤事功

謂已事他事皆盡心用力毋敢怠忽之類

能踐約信

謂契中約令一一遵行毋敢少毀之類

能受寄托　能救患難　能導人爲善　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　能爲衆集事　能解鬭爭　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　能居官擧職　能畏法令　能勤租賦之類

右件德業可觀者同契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有能行者則同契隨所聞告于有司有司私作置簿講信時告于約長詢于衆

得其實然後褒獎特異者報官請褒獎其餘則書于善籍以憑後考

過失相規

過失則謂持身不謹事上無禮接下無恩不遵約令之類凡有大過惡者及累次論罰終不自悛壞敗約令者皆告官治罪後黜契中人絶之不相接話（悔過自新則許復入如初入例）

大過惡謂不孝父母者毆打及據跌父母與姑者下人背逆上典者兄弟不和者毆打同生兄及三寸五寸叔父者下人凌辱毆打士族者之類

上罰（士族則立庭論事然後乃止飮食時使別坐末席以示罰〇長者則酒庭面責〇下人則笞四十）

次上罰（士族則當庭面責長者中罰〇下人則笞三十）

中罰（士族則酒以上面責長者〇下人則笞二十）

次中罰（士族則及尊位以上面責長者出位坐罰一席〇下人則笞一十）

下罰（士族則出位坐罰一席〇長者則出位受罰〇下人則當面責）

凡賤者有過則使子弟代受其罰無子弟則笞奴其罰如右例

凡稱尊者長者皆以約長年次計之

下人年老及有病不堪受笞者則贖以罰酒每笞一十罰酒一盆以次加等

與父母變色相詰者叱辱三寸叔父及同生兄者不從父母教令者親貧子富而不養者親死不哀一月內飮酒者

右五過約長以下臨時會集召而責之請改過則上罰後書于籍以俟若爭辨不服無改過之實則告官治罪

居喪飲酒者祭祀不敬以下八不行忌祭墓祭者叱辱五寸叔父及外三寸從兄者右上罰

父母所見處踞坐者騎牛馬過父母所見處者右次上罰凡罵詬同於父母（妻父母同於外三寸）

下人於上典前言辭不遜者外處罵上典者右上罰不順從上典之敎令者行上典之令而凡事不直欺罔取利者右次上罰

上典所見處騎牛馬過者中罰

士族前下人言辭不恭者中罰

下人見士族而不拜者騎牛馬不下者士族所見處踞者右次中罰

與三寸父同生兄變色相詰者次上罰

與五寸叔父及外三寸從兄變色相詰者中罰

三寸叔及兄所見處踞坐者騎牛馬過者言辭不恭者右中罰

外三寸及五寸叔父從兄所見處踞坐者騎牛馬過者言辭不恭者右次中罰

扶執長者下手者上罰

叱辱長者中罰

長者所見處踞坐者騎牛馬者言辭不恭者右下罰

兄[illegible]打[illegible]者中罰

下人妻打夫者上罰傷打則告官

無罪而打妻者中罰傷打則上罰

禮疑續輯附錄三　十四

妻於衆中罵夫者中罰

不能敎其妻子使作惡者重則中罰輕則下罰

疏薄正妻者上罰不悛者告官

不能睦族相與鬪詰者中罰

里中男女無禮褻昵狎淫戲之言者次中罰

與他人妻女扶執相狎者中罰

凡下人相鬪毆打者察其年齒老少情理曲直被毆輕重論罰

年長者理直而所毆無傷則下罰（勿擬行之罪）

理直而傷打則中罰

理曲而傷打則上罰

理曲而所毆無傷則次中罰

年少者不論曲直而傷打則告官

理直而所毆無傷則次上罰

理曲而所毆無傷則上罰

年共相毆則理曲而傷打者上罰

不傷打者次上罰

理直而傷打則次上罰

不傷打者次中罰大抵傷處重大則皆告官

士人敵者相詬罵則次中罰

士人敵者相扶執毆打則次上罰

士人私打下人則中罰重傷則許其告官

士人長者毆打幼少者中罰

潛姦他人妻及女者告官者悔過願受罰自新者上罰

誘納他人逃奴婢及止接荒唐人者次上罰

潛盜他人之物及草竊者上罰輕則次上罰倍徵其物還本主不悛者告官

放牛馬于田禾者初犯中罰再犯上罰次上罰三上罰（有司[illegible]）伍長則遞減一等若田穀已盡後則責宜徵給其主好訟而可已不已者中罰

非理好訟者上罰

盜人溝水者侵耕他人田界者右中罰（田則還推）

醉酒罵詈者次中罰

言語不實者中罰

誣毀他人者上罰輕則次上罰

禮疑續輯附錄三　十五

挾官人使相鬪者次上罰輕則中罰

凡自占便利多私太甚不恤他人之利害者中罰（收斂時不遜子母相當之類及分亦皆私太甚者也）

太傲者不以齒長相假借凡事太鄙俗者次中罰

懶惰不事事浪遊度日者下罰

受賂而干請者中罰

崇信巫覡好行淫祀者次上罰若有父母不能自斷者勿論巫女同上罰

侵奪他人及山僧之物者上罰

用度不節自取貧乏者下罰

不謹納租賦後時處錢者中罰

衆會處坐起不端喧譁妄笑戲言譏人及發不美之言者重則中罰輕則下罰

凡爲人發惡言者下罰重則次中罰

社倉發納不以實者中罰

斗升減縮者次中罰（加捧減納）

有司不能正事者不能檢擧他人者收斂不收下人者伍長不告五家內吉凶者次中罰

凡論罰不公平者中罰

凡逃公作役者上罰

凡與人鬪毆不[illegible]私自非[illegible]者次上罰

毆同規[illegible]者次上罰

非約長有司而擅拘是非者[illegible]使衆心不安者上罰

使令宰務罪違[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數[illegible]者中罰

遇人時不用[illegible]者次中罰

下人有不平之事而不告有司私自爲言者中罰

凡會集時喧譁者下罰

凡一切不應爲而爲之事[illegible]者次上罰[illegible]中罰[illegible]則次中罰

凡不[illegible]（[illegible]）三犯上罰[illegible]犯則[illegible]

度[illegible]三次以下[illegible]

凡上罰定罰[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則黜契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于[illegible]會[illegible]之日[illegible]于[illegible]約長以[illegible]

罰上下罰則記其過以俟[illegible]不服[illegible]記過之人終不悛悟者黜契

凡有過者[illegible]自[illegible]則契之[illegible]加一等又不服然後黜契

[illegible]

凡長於我二十歲以上則爲[illegible]者十歲以上則[illegible]同契尊者[illegible]下馬（[illegible]）凡見尊者則必揖長者則[illegible]（[illegible]）

（十五[illegible]者亦齊）

契中每年[illegible]不高[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者[illegible]

歲時同契人相往還致[illegible]則[illegible]少者之[illegible]子女[illegible]時（[illegible]）給米三斗（下人則[illegible]）臨時出[illegible]文各出[illegible]木一[illegible]給之（下人[illegible]）

（[illegible]）男則行[illegible]時給之男之[illegible]各出[illegible]一名自[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若契員家在十里外則只給米[illegible]不給

葬及[illegible]亦不出（[illegible]）

契中人有年滿八十七十以上者[illegible]官有[illegible]各[illegible]之（下人則[illegible]）

契長有過三年[illegible]者則亦[illegible]之（[illegible]）

契中有[illegible]則契中人皆[illegible]之（下人則[illegible]）[illegible]各[illegible]米多少（[illegible]）

（[illegible]）契員[illegible]有[illegible]出同[illegible]于同契各出米一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致[illegible]（下人則否）

凡干[illegible]會[illegible]不[illegible]以酒[illegible]自[illegible]心以[illegible]此者[illegible]以犯約（[illegible]）

下人[illegible]不許[illegible]若[illegible]以犯約下人[illegible]役[illegible]士人[illegible]中[illegible]有病不可飲

[illegible]相恤

[illegible]人[illegible]中人[illegible]丁一名自[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三[illegible]材木一[illegible]十把往役（下人則[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物往役不給米者不[illegible]則隨其[illegible]各出空石二[illegible]給之只[illegible]少[illegible]則否[illegible]失

火時同契之人勿問上下皆當奔往救之

[illegible]時同契之人勿問上下皆當奔往救之

契中人遇盜賊則同往救之同力追捕若財物盡被偷則僉議給米（[illegible]多少）

契中人有疾病重者則有[illegible]使令[illegible]若[illegible]則同契之人量宜出力耕耘[illegible]

契中人有被誣枉[illegible]不能自伸者則同契之人連名報官以救解

契中人有年壯處女而家貧未嫁者則報官請給資裝契中亦隨宜扶助（下人則不出）

契中有貧乏絕食者則僉議隨宜賑救

[illegible]當身之喪則給米六斗父母喪則給四斗妻子喪及[illegible]居[illegible]父母喪則給二斗（下人[illegible]）[illegible]當身及父母妻子之喪則[illegible]

名出壯丁一名持炬一柄[illegible]（下人[illegible]）[illegible]役[illegible]往[illegible]家困[illegible]至[illegible]所就役夕始還士人給空[illegible]下人喪則給半[illegible]（下人[illegible]）

（則一人出米一斗給之）

契中父子兄弟皆[illegible]則[illegible]各以其名[illegible]給役使則不[illegible]（[illegible]）

凡契中急難之事同契聞知則不[illegible]往救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人能知此者亦當于[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三[illegible]故不參[illegible]契[illegible]有[illegible]過三[illegible]不參上罰

社倉[illegible]

一社倉穀副約長有[illegible]分給以周[illegible]之收時取息每一斗[illegible]二升公其取與明其件記[illegible]使有[illegible]收[illegible]

乃[illegible]

一社倉之穀非同契則不得[illegible]有[illegible]及奴僕[illegible]而有[illegible]貧者[illegible]自以其名受糧秋後自當以納未納則[illegible]自備以納

一倉穀未[illegible]則收息每一斗[illegible]三升[illegible]同[illegible]之人納穀（[illegible]）十斗（下人則五斗）以補倉穀倉穀[illegible]足則否

一社倉分給[illegible]月[illegible]日爲始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分給以穀盡爲限是日副約長有司當往社倉之所契中人來[illegible]者

當[illegible]是日[illegible]受者受納[illegible]自九月爲始以訖于十一月亦以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取納

一收[illegible]時十[illegible]一人[illegible]統主[illegible]不勤者[illegible]者統主自己之家及統內五家[illegible]納則改[illegible]統主以未納人定統主代其[illegible]

促之任

一[illegible]過十一月而未納者[illegible]論以[illegible]罰[illegible]十二月不納則黜契而其統主論以上罰[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約[illegible]改[illegible]（[illegible]）

一[illegible]後[illegible]人契中者[illegible]社倉[illegible]下人[illegible]斗

一契中人[illegible]外任[illegible]則[illegible]守令[illegible]米三[illegible]（[illegible]）以助社倉之穀（[illegible]）

一社倉分給[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所欲受[illegible]之數及用于某處之事翌日早朝[illegible]于副約長有司會[illegible]副約長有司商議

[illegible]其多少之數分給（[illegible]）

一社倉分給之穀不可徵以私[illegible]論以[illegible]約

一[illegible]事[illegible]人[illegible]置各[illegible]大[illegible]各十把以[illegible]

[illegible]

講[illegible]之日早[illegible]約長副約[illegible]有司[illegible]使令[illegible]會所[illegible]契員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司一人（[illegible]）引[illegible]

[illegible]約[illegible]以下[illegible]拜[illegible]長者[illegible]約長相[illegible]約長先升（[illegible]）[illegible]位[illegible]約長以下[illegible]

向尊位東向相對再拜後尊位於北壁南向[illegible]（[illegible]）皆升[illegible]約長以下[illegible]再拜後[illegible]

回身北向尊位再拜尊位答拜後尊長以下於西壁東向[illegible]上約長[illegible]東[illegible]向[illegible]約長有司[illegible]東壁西向而立北上

其[illegible]契員皆升以齒序立北向東上爲重行立定長向再拜尊位約長尊長兩約長以下行一跪答拜訖皆坐定（[illegible]）坐定下人列立再

拜訖就坐皆定副約長讀約法訖（[illegible]）有司具[illegible]飯[illegible]飲[illegible]

（[illegible]）行巡杯禮（[illegible]）於是有司起[illegible]出設別席于[illegible]（[illegible]）

長別行巡杯以飲之推獎而勸勉之飲酒畢中各因其位起立一齊再拜尊位先出尊長以下契員盡出後約長以下則[illegible]下（八拜）

辭然後乃出

會時坐次

尊位則[illegible]於北壁之西東上約長坐於北壁之東若有[illegible]（[illegible]）則坐[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副約長有司坐于東壁北上其餘契員皆於[illegible]坐[illegible]及[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後行分班座次則東邊西上西邊東上[illegible]多則[illegible]行[illegible]人坐于東邊[illegible]人坐于西邊皆北上年少者坐于西[illegible]亦分

東西如右人多則重行

凡契員子弟雖未參契若欲參會觀禮則亦待[illegible]（[illegible]）

禮疑續輯附錄四

雜禮

鄉飲酒禮笏記考證

謀賓介主人（諸侯之鄉大夫）就先生（鄉中致仕者）而謀賓介（[illegible]）

戒賓介主人夙興深衣往戒賓（戒告也）賓拜辱如主人殿出門左西面再拜乃入東面答再拜乃請賓（[illegible]）賓禮辭（[illegible]）主人

再拜賓許（[illegible]）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衆賓[illegible]人戒

設席主人既戒歸而布席○席布[illegible]布純（[illegible]）賓席牖前南面東上（[illegible]）○主人席阼階上西面南上○介席西階上東面南上○

衆賓年六十以上坐于堂上席于賓席之西南面東上皆不屬（[illegible]）衆賓長三人則之三賓坐不屬則介席之北東面北上（[illegible]）

○五十者不[illegible]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illegible]）若有尊門西（[illegible]）北面東上（[illegible]）○主人之[illegible]阼階下西面北上（[illegible]）

南及西階前皆設賓介坐席○洗北及阼階前皆設主人坐席

陳器尊兩壺于房戶間（[illegible]）上有蓋[illegible]下有[illegible]在西（[illegible]）[illegible]篚于洗南大頭在西東肆[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其他用[illegible]（[illegible]）

勺于兩壺之南柄（[illegible]）設洗于阼階東南（[illegible]）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illegible]）水在

洗東（[illegible]）篚在洗西大頭在北南肆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北面設之○[illegible]一於阼階之西南（[illegible]）

（[illegible]）

具饌其牲狗也（[illegible]）亨于堂東北（[illegible]）既熟載俎饌東方（[illegible]）○賓俎正脊代脅肩肺○主人俎脰脊長脅臂肺○介俎横脊短脅

胳肺（凡牲骨有三分一分[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

右體（[illegible]）進腠（[illegible]）○觶以殽大肩脊脇在上[illegible]脊脇在中[illegible]在下[illegible]上下（[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

賓主人介（[illegible]）○[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横祭於其上[illegible]（[illegible]）用籩○[illegible]用豆陳於[illegible]○獻賓[illegible]○賓

降主人[illegible]○獻介[illegible]○獻衆賓之三人[illegible]○[illegible]○獻衆賓辯（[illegible]）有[illegible]○獻工[illegible]○獻笙工辯有[illegible]

臨（不[illegible]）○獻笙[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司正中庭[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主人之[illegible]然後與[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

速賓迎定（[illegible]）主人速賓賓出門左西面迎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以賓還再拜（[illegible]）

○介亦如之○衆賓遂人速○主人先還○賓介及衆賓從之（衆賓[illegible]）

迎賓主人一相（[illegible]）迎于門外出門左○賓介與衆賓東面北上○主人西面與賓正東西相[illegible]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illegible]

向西南一拜介介答一拜○主人揖衆賓衆賓答揖○主人揖賓賓答揖○主人先入門右至內霤西向對賓○賓（[illegible]）介

介厭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illegible]）賓[illegible]○賓既北上主人西面相向主人揖賓亦揖○乃[illegible]各向堂既北面

曲主賓相向揖知[illegible]○當碑[illegible]揖知[illegible]○及階（[illegible]）主人讓登於賓（[illegible]）賓對曰某不[illegible]主人再請曰某

固以請賓對曰某不敢主人三讓曰願勿固辭賓對曰某不敢固命○主人西面先右足升一等賓東面先左足升一等主人與賓

皆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涉級聚足連步以上（[illegible]）○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illegible]）賓西階上當楣北

面答再拜

獻賓主人之贊者一人升自西階進尊所徹[illegible]其[illegible]上加二勺于尊降復位○主人適篚[illegible]坐取爵于篚降洗自阼階賓降自

西階當西序東面○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賓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未敢在堂○主人坐取爵

興適洗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贊者之未位二人進主人前西北面立○主人與一人奉洗承盥水一人奉水用枓沃盥○主人坐取爵興奉洗者承洗水奉水者用枓沃洗○賓進洗西南主人前東北面辭洗曰吾子無自辱焉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曰某有不腆之酒將以行禮不敢不致潔○賓復西階下位○主人坐取爵興沃洗如初奉洗贊者授巾帨手○主人及階與賓相向一揖主人讓登於賓（讓曰請賓先登）賓對曰某不敢主人與賓俱升（[illegible]）主人西面先右足升一等賓東面先左足升一等聚足連步以上○賓西階上當楣北面一拜（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奉爵俟賓拜訖主人坐奠爵答一拜（不起因拜）興降盥（[illegible]）○賓降西序東面立○主人阼階前西面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賓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主人適洗北南面贊者二人西北面一人奉洗一人奉水沃盥○賓適洗西南東北面辭盥曰無自辱焉主人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賓復西階下位○主人奉洗帨手及階與賓一揖一讓升如初○賓西階上疑立（疑音凝正立自定之貌）主人坐取爵興臨尊南西北面與酒用勺實之爵奉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奉之以立○賓西階上北面一拜（拜受）主人少退○賓進北面受爵于席前以復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北面一拜（拜送）賓少退○贊者以脯醢出自左房置于賓席前西上脯左醢右末（[illegible]）中席南面○贊者以折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設于薦南西上（[illegible]）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illegible]）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illegible]）左手執本（肺之大端）坐弗繚右絕末以祭（[illegible]）尚左手嚌之（嚌嘗也）○興加于俎坐捝（捝拭也）手遂祭酒（[illegible]）興席末坐啐酒（[illegible]）興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illegible]）興坐奠爵遂拜（[illegible]）執爵興（[illegible]）○主人阼階上

答拜

賓降主人賓以虛爵降洗○主人降立阼階東西面○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主人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賓坐取爵興適洗南北面贊者二人進賓前西南面立○主人進洗北南面辭洗曰無自辱焉○賓坐奠爵于篚下興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主人復阼階東位西面○賓東北面盥一人奉洗一人奉水賓坐取爵興卒洗贊者授巾帨手及階與主人相向一揖主人讓登於賓（讓曰請賓先登）賓對曰某不敢主人西面先右足升賓東面先左足升如初○主人阼階上北面拜洗賓西階上北面奉爵俟主人拜訖坐奠爵答拜興降盥○主人降阼階東西面賓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主人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賓適洗南北面盥贊者奉洗奉水○主人進洗北南面辭盥曰無自辱焉○賓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主人復阼階東位西面○賓卒盥洗水及階一揖一讓升○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取爵興臨尊南東北面實酌（酌用勺）奉詣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酢報也）主人奉之以立○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于席前以復阼階上位○賓西階上北面拜送○主人少退○贊者薦脯醢于主人席前南上（[illegible]）○主人執爵升席自北方中席西面○贊者設折俎于薦西南上○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北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祭酒興席末坐啐酒（[illegible]）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端（[illegible]）興阼階上北面再拜（[illegible]）○賓西階上答再拜

三人獻賓主人進洗南坐取觶于篚以降洗○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觶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賓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賓不辭洗（以其將自飲）當西序東面立○主人坐取觶興適洗南面坐奠觶于篚下○贊者二人進西北面○主人與一人奉洗一人奉水沃盥○主人坐取觶興沃洗帨手及階與賓一揖一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進臨尊南西北面實觶于

觶臨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illegible]）○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坐奠觶于階前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賓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主人坐取觶興適洗南東北面坐奠觶于篚下興盥洗○賓進洗西南東北面辭洗曰吾子無自辱焉主人坐奠觶于篚興對曰某有不腆之酒將以行禮不敢不致潔○賓復西階下位西序東面立○主人坐取觶興卒洗帨手及階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不拜洗（[illegible]）西階上疑立○主人臨尊南西北面實觶于席前北面立○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北面坐奠觶于薦西○賓辭主人實觶賓坐取觶以興復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賓進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西階上位（[illegible]）○主人揖降（[illegible]）賓降立于階西當西序東面（[illegible]）

主人獻介主人至阼階下西南與介相向一揖主人讓登於介（讓曰請介先登）介對曰某不敢主人西面先右足升一等介東面先左足升一等聚足連步以上（[illegible]）○主人阼階上北面拜介（[illegible]）北面答拜○主人阼階上坐取爵于東序端興降洗○介降自西階當西序東面○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介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介進洗北西面辭洗曰吾子無自辱焉○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介復西階下位東面○主人坐取爵興卒洗（[illegible]）與介一揖一讓升○介西階上疑立○主人臨尊南西北面實爵奉之以立○介西階上北面一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以復西階上位○主人介右北面一拜介少退（[illegible]）○主人立于西階東（[illegible]）○贊者薦脯醢于介席前（[illegible]）○介執爵升席自北方中席東面○贊者設折俎于薦東（[illegible]）○介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右絕末以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祭酒不啐酒不告旨（[illegible]）降席自南方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介降主人介以虛爵降洗（[illegible]）主人復阼階上降立○介西階前坐奠爵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主人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末敢在堂○介坐取爵興適洗南北面○主人進洗北南面辭洗曰無自辱焉○介坐奠爵于篚下興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主人復阼階東位○介東北面盥坐取爵興卒洗盥西階前○主人復洗北南面盥（[illegible]）及階與介一揖一讓升○介進楹南西面授主人爵（[illegible]）立于西階上○主人阼南北面實爵于尊南主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拜遂飲卒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illegible]）與介右再拜（[illegible]）介答再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

主人獻衆賓主人至阼階下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illegible]）○主人揖北面升坐取爵于西楹南降洗○主人適洗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沃洗○衆賓之一人進洗西南東北面辭洗曰吾子無自辱焉○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衆賓長復西階下位○主人坐取爵興卒洗升階實爵于西階上西南面獻衆賓長奉之以立○衆賓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衆賓長北面受爵○主人衆賓長右北面拜衆賓長少退○主人立西階東（[illegible]）○贊者設脯醢于衆賓長席前上○衆賓長執爵升席自西方中席南面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興降席自南方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爵不拜授主人爵（[illegible]）降立于介南○主人以爵降洗坐奠爵于篚興沃盥坐取爵興卒洗（[illegible]）升階實爵獻衆賓之次一人（[illegible]）衆賓之次一人升拜受爵主人拜送（[illegible]）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illegible]）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降席自西方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爵授主人爵降復位（[illegible]）○主人降洗升實爵獻衆賓又次一人升拜受爵主人拜送於衆賓之席前坐祭立飲授爵降如初（[illegible]）○主人實爵不洗獻衆賓于西階上皆如初衆賓以次升不拜受

爵皆進薦脯醢于其席（[illegible]）坐祭立飲[illegible]〇[illegible]

（[illegible]）〇主人以爵降奠于下篚

一人舉觶主人盥及階與賓相向一揖一讓升賓厭介介厭衆賓主人西面升賓東面升介從衆賓北面序升皆即席〇主人之贊者

一人盥洗南北面盥坐取觶于篚興洗升自西階舉觶于賓（[illegible]）賓降南賓觶適西階上北面坐奠觶拜

執觶興賓席末（西方）答拜〇舉觶者坐祭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〇賓答拜〇舉觶者降（[illegible]）洗升實觶興沃盥坐取觶

興沃洗升酌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〇舉觶者進賓席前北面坐奠觶于薦西〇賓辭[illegible]坐取觶以興〇舉觶者西階上拜

送〇賓坐奠觶于其所（[illegible]）〇舉觶者降

主人獻遵賓若有遵者（[illegible]）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門左賓固〇設席于尊東西面（[illegible]）

（[illegible]）公三重大夫再重〇主人降迎遵于門內（[illegible]）〇賓介及衆賓皆降復門內位東面（[illegible]）〇主人與公三揖至于階

三讓（[illegible]）〇主人先升遵乃升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illegible]）

遵西階上答拜〇主人將獻遵南坐取爵于篚降洗遵降自西階當西序東面〇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

敢煩吾子〇遵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未敢辭〇主人坐取爵興盥洗北南面坐奠爵興沃盥坐取爵興沃洗遵進洗南東北面

辭洗曰吾子無自辱焉主人坐奠爵興對曰某有不腆之酒將以行禮不敢不致潔〇遵復西階下位〇主人坐取爵實卒洗及階

與遵一揖一讓升〇遵西階上北面拜洗〇主人阼階上北面奉爵答遵拜既主人坐奠爵答拜興降盥〇遵降主人辭降曰某也

行事不敢煩吾子〇遵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未敢辭〇主人卒洗沃盥遵進洗南北面辭曰無自辱焉主人對曰某也將行事

不敢不致潔〇遵復西階下位〇主人卒洗及階揖讓升〇遵西階上疑立〇主人坐取爵興實爵卒之遵席前西北面獻遵〇

遵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〇遵進北面受爵于席前以復西階上位〇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遵少退〇遵辭加席使一人去之

（[illegible]）主人對（[illegible]）不去加席（[illegible]）〇贊者薦脯醢（[illegible]）〇遵執爵揖升席自東方中席南面〇贊者設折俎于薦

南西上（[illegible]）〇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〇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西方）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〇主

人阼階上答拜〇遵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〇主人阼階上答拜

遵酢主人〇遵以虛爵降洗〇主人降遵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〇主人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未敢在堂

〇遵坐取爵興適洗南北面〇主人進洗北南面辭洗曰吾子無自辱焉遵坐奠爵于篚下興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〇主

人復阼階東位〇遵東北面盥坐取爵興沃洗及階與主人揖讓升〇主人阼階上北面拜洗遵西階上奉爵俟主人拜訖坐奠爵

答拜興降盥〇主人降遵辭降曰某也行事不敢煩吾子主人對曰吾子辱有事某未敢在堂〇遵進洗南北面盥主人進洗北南

面辭盥曰無自辱焉遵對曰某也將行禮不敢不致潔〇主人復阼階下位〇遵卒盥及階揖讓升〇遵坐取爵興酌實東北面

實爵卒酌主人之席前東南面奉之以立〇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遵少退〇主人進受爵于席前以復阼階上位〇遵西階上北面

拜送主人少退〇主人執爵升席自北方中席西面坐祭酒（[illegible]）興席末坐啐酒執爵興降席自南方自席前適阼階

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〇遵西階上答拜〇主人坐奠爵于東序端興阼階上北面再拜遵答再拜〇主人揖降遵降

立于西階下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〇主人阼階下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及遵及衆賓皆升即席

樂賓〇工設席于西階上少東（東上北面）〇工四人二瑟二歌瑟先升歌後升〇樂賓之少者四人爲相（[illegible]）二人相瑟二人相

歌瑟則二人皆左何瑟後首（[illegible]）挎越（[illegible]）內弦右手相（[illegible]）由西階升〇樂正先

升北面立于西階東（工席之東）〇工升自西階北面坐〇相席瑟相二人東向坐授瑟〇相者乃降立于西方〇工二人鼓瑟二人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illegible]）〇

卒歌主人取爵于上篚不洗實酒西南面坐獻工先獻左瑟一人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〇主人阼階上拜送爵〇贊者薦脯醢于

席前（上東）使人相祭祭薦祭酒飲不拜既爵坐授主人爵〇主人受爵以次獻衆工（[illegible]）衆工不拜受爵皆薦脯醢不祭祭酒飲

授主人爵〇笙入（[illegible]）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illegible]）〇主人實爵獻于西階上笙之長者一人

拜于磬南階不升堂受爵〇主人西階上拜送〇薦脯醢于磬南笙坐祭薦祭酒立飲不拜升授主人爵〇主人實爵以次獻衆

笙不拜受爵于西階上皆薦脯醢不祭祭酒立飲於其位（[illegible]）升受主人爵（[illegible]）〇主人以爵降奠于下

篚反升就席〇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illegible]）

（[illegible]）〇乃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illegible]）

（[illegible]）〇工告

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立于西階東北面

司正中庭奠觶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illegible]）使相爲司正（[illegible]）司正禮辭（[illegible]）〇主人復請（[illegible]）司

正乃許（[illegible]）主人階間再拜司正北面答再拜〇主人升復席〇司正適洗南北面盥取觶于下篚洗升自西階由楹內適

阼階上執觶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illegible]）〇司正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illegible]）司正復請（[illegible]）賓許

（[illegible]）〇司正阼階上北面告于主人（[illegible]）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〇主人與賓皆揖

復席〇贊者設司正席于兩階間南北當中庭（[illegible]）〇司正實觶降自西階右旋階間升席自南方北面坐奠觶興退拱

少立（[illegible]）〇贊者薦脯醢于觶南（[illegible]）〇司正進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遂洗洗觶反坐奠觶于其所

（[illegible]）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illegible]）

旅酬賓北面坐取薦西之觶（[illegible]）興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奉以立〇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〇賓不

祭遂飲卒觶不拜不洗（[illegible]）實觶進阼階上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〇主人進受觶賓北面拜送

于主人之西（[illegible]）賓揖復席〇主人以觶適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〇主人坐奠觶拜執觶興介答拜

（[illegible]）〇主人立飲卒觶實觶西南面授介〇介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受觶〇主人北面拜送于介之東主人揖復席（[illegible]）

（[illegible]）〇司正升自西階立于西階西北面以相旅少進以相作受酬者曰某子受酬（[illegible]）〇受酬

者衆賓長降席〇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illegible]）〇受酬者自介右（[illegible]）介之東（[illegible]）

位〇介坐奠觶拜執觶興受酬者答拜介立飲實觶東南面授之〇受酬者北面拜介少退受酬者進受觶介北面拜送于其西揖

復席〇司正作次受酬者曰某子受酬〇次受者降席立於酬者之西（[illegible]）酬者拜興飲實觶西南面授之受者拜受觶酬者拜

送于其東揖復席皆如之〇在下者皆以次升受于西階上辯衆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下篚復位〇司正降復觶南之位（[illegible]）

[illegible]

二人舉觶司正既復位使賓者二人舉觶于賓介（[illegible]）○二人適洗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取觶下盥洗序升酌奉南皆實觶適西階上北面東上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介皆席末荅拜（[illegible]）○二人皆坐祭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介皆席末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介皆席末拜○舉觶者一人進賓席前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一人進介席前坐奠觶于薦南介坐受觶以興（[illegible]）○舉觶者退反西階上皆拜送乃降復位○賓介皆坐反奠觶于其所

徹俎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illegible]）司正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illegible]）○賓辭以俎（[illegible]）○司正反命于主人（[illegible]）主人曰請徹俎司正適西階上請徹俎于賓（[illegible]）賓許（[illegible]）○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illegible]）俟徹俎○司正升立于西序端（[illegible]）○賓降席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立介降席（自南方）西階上北面立遵降席（自南方）席東南面（[illegible]）○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出授從者（[illegible]）○主人取俎還授弟子（[illegible]）弟子以降自西階遂於東方○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出授從者○遵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出授從者（[illegible]）○賓主人介遵皆從降（主人降自阼階）復階下位衆賓亦皆降復位

○說屨（[illegible]）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遵介及衆賓皆升復席坐○乃羞進狗胾醢（[illegible]）○無算爵（[illegible]）司正使二人舉觶（[illegible]）賓遵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舉觶者升受觶酌實觶以授主人遵觶以授介酌受不與卒觶不拜○舉觶者又進受觶實主人之觶以授衆賓長實介之觶以授次遵皆受不與卒觶不拜○舉觶者又進受觶實次遵之觶以授次衆賓長實衆賓長之觶以授第三遵三飲如初○舉觶者又實次賓長之觶以授第四遵實第三遵之觶以授第三賓長○實四遵第三賓長卒受者執觶興適西階上北面以旅在下者第四遵以酬賓黨第三賓長以酬主人之黨者皆以齒升西階上受酬々者不拜飲卒觶自實觶以授之乃復位受酬者北面不拜受觶（[illegible]）○舉觶者二人皆降復位東階下西面○賓黨以（[illegible]）夫而酬主黨主黨以次而酬賓黨皆如此交錯以辯○執觶者皆與旅於洗者（皆序齒）○凡主人之屬皆於其位爲旅酬○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下篚○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遵又錯以辯（其數無算[illegible]乃止）○無算樂或間或合盡歡而止工及笙復入與於無算爵

賓出賓出奏正命奏陔（大夫士送賓）賓降及階陔作賓出介及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門東西面再拜賓介不荅拜（不荅拜禮有終）○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職主人送賓入門迎大夫乃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賓拜賜主人拜辱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于主人之門外（[illegible]）主人不見（不褻禮也）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賓之門外乃退（[illegible]）

息司正主人釋服（[illegible]）乃息司正（[illegible]）司正爲賓無介（[illegible]）不殺（[illegible]）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酬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不立司正賓介不與焉唯所有徵惟所欲（[illegible]）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illegible]）鄉樂惟欲（[illegible]）

樂章

鹿鳴呦々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々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々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四牡四牡騑々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々嘽々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皇皇者華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々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右三篇歌詩）

南陔　白華　華黍（右三篇笙詩有聲無詞）

魚麗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南有嘉魚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々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々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右三篇間歌詩）

由庚　崇丘　由儀（右三篇笙詩有聲無詞）

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卷耳采々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周南）

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召南）

○（右二南各三篇合樂詩）

禮疑續輯跋

紫山先生肯齋李公德學文章冠冕一世我先君子亦以道義相砥礪莫逆也晳自孩提因緣出入門下間守請業受歸事公公又不我棄也訓誨切而期望厚今距公沒數十年晳遠邈及之矣緬仰嚮昔未嘗不泣然以悲也公於文編尺牘嚴遜雅樸密贍之如其爲有德者言其論政議治發民國利病又極精明剴切要之爲必可行而卒不得用於世然公固無求於世耳用不用又何損乎公哉公嘗病禮疑類輯一書多所闕漏採先儒禮說爲續輯十有四卷晳時常拜床下見丹黃塗乙字蠅頭細者積而成帙金科玉條信乎爲禮家指南所以嘉惠後學者其功甚大是豈與一時行用者比也嗚呼自公在世知公者已鮮況寥寥如今日孰知禮之爲貴又孰知公用工之勤爲公之大也嗚呼晞矣公之孫庚萬甫介然有操執與之仕不受試竊力學惟公之緒餘式遵勿隕今又謀鋟於梓以此入梓誠亦無愧乎其爲先生之孫矣此將傳百世之下必有子雲與夫者出知先生之爲先生尚庶幾俟之壬子陽月後學宜山南廷晳謹跋

跋

此書晉山文憲公紫山李先生之所著也夫叙有典而秩有禮典禮之所以大道之成而人文備矣著焉爲人之行不可廢者禮也自周禮戴記以後節目之正不爲不多矣至於禮節細故變之又疑疑難聽度者迷就乎　先生門正焉　先生亦以聞道爲己任此無他知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末過涇渭之混濁不辨遑征然則人文漸淆而天倫叙之易不擧敍可不愼歟　先生於是集古昔衆賢疑禮說成編或前輩之皆疑未正處盖以他賢說折衷之或趨向難從者辨論立言以指從之左右之衆疑冰釋微顯紛解矣凡疑禮之

茅塞難通開卷則條目之瞭然若觀火敎訓之如承諄諄欲治身及家者非此莫可奈何也茲豈弗迷津之渡頭岐路之指南乎本孫庚萬祇承厥志不憚力綿敎工入鋟十五卷爲三卷略干布行于遐邇得之者可以爲木難但欠不均焉　門下生月城后金商五謹跋

梅山禮說

提要

《梅山禮說》四卷，朝鮮洪直弼撰、金奉洽選編，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朝鮮一九〇〇年寫本，共二冊。書高二十九點八釐米，寬十九點七釐米。無絲欄。每半葉十行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是編卷一述冠禮、婚禮、喪禮；卷二為葬禮；卷三為祥禮、緬禮、廟禮；卷四為祭禮、繼禮、墓禮。卷首附一八八五年金奉洽書序、目錄。洪直弼（一七七六—一八五二），字伯應，號梅山，南陽人。師承近齋朴胤源，歷任刑曹書判、大司憲等職，有《梅山先生文集》存世。

梅山禮說

年譜畧曰先生姓洪氏系出唐城諱直弼字伯應生于　崇禎後三丙申也（正宗大王御極元年六月十三日甲子申時也）生有異質儀形魁偉濶顙長面聲如洪鍾自幼不好嬉戲有巨人度乙亥（四歲）受千字文自能曉解壬寅（七歲）光海君餞餘不食（外氏家奉光海君枇）癸卯（八歲）有詠日詩（羿射落九烏一烏彷彿彩）自是課業益進書籍不暫離手丙午（十一歲）文孝世子疹候平復後數日薨逝藥院醫官不慎試劑痛惡之草疏數百言戊申（十三歲）祗受　內賜錦囊有詩（天吳紫鳳爛相光出自　神宮囊々香發手摩掌何佩服丹心一片酬恩囊）庚戌（十五歲）冠辛亥（十六歲）聘全州李氏壬子（十七歲）以書爲贄往拜近齋先生（姓朴氏諱胤源）近齋先生一見心許謂吾道有托云自是刻苦下工冬不處溫室飢則餐松葉危坐一榻學業日修聲聞日達　正廟聞而嘉尚屢詢府知曰洪某近日猶着道袍危坐讀書乎癸丑（十八歲）丁內憂哀毀皇考判書公大責曰汝知母不知父祖署會少許奉几筵往留判書公任實任所乙卯（二十歲）陪往大邱任所己未（二十四歲）哭近齋先生喪襲斂殯成服心喪三月庚申（二十五歲）　正宗大王昇遐舉哀（進敎化門外）壬戌（二十七歲）遊金剛山乙丑（三十歲）覲安城任所丙寅（三十一歲）遊順興浮石寺丁卯（三十二歲）覲全州任所庚午（三十五歲）除參奉（不赴）覲密陽任所辛未（三十六歲）觀海至東萊癸酉（三十八歲）覲慶州任所甲戌（三十九歲）除洗馬（肅謝遞）丙子（四十一歲）遊木覔山戊寅（四十三歲）撰尤菴先生畫像贊（畫像楨奉每月朔望及晬諱揭于中堂行再拜禮用寓羹牆之慕又傳孔朱兩夫子小像同奉焉）己卯（四十四歲）作續寫賦銘（朱子四十四作寫賦銘敍續之）庚辰（四十五歲）覲寧越任所甲申（四十九歲）作　毅宗皇帝遺詔跋（三月十九殉社之三周甲也不堪於戲之思作）送子一純于老洲吳公受學丁亥（五十二歲）丁判書公憂毀瘠成疾持制愈嚴三年不入中門（時有邦慶洛下有喪之家多廢哭而饋奠以爲以邦慶禁私哭三代以後喪未聞哭行加禮也）戊子（五十三歲）遷考妣（朴氏）墓于始興梅山自稱梅山老夫甲午（五十九歲）純祖大王昇遐舉哀戊戌（六十三歲）吏曹薦己亥（六十四歲）除都事（不赴）庚子（六十五歲）除軍資監正（不赴）辛丑（六十六歲）選經筵官（領相趙寅永道奏）秋又除持平下別諭敦召（疏辭○疏入政院承旨李公冀徐兀淳以不書僞號還出給先生引朱子貼黃故事并論前輩已例仍舊免陂上之疏未徹副應教金穆根上疏畧曰伏聞前經　筵官洪直弼封章到院而政院擡以不書僞號節而退却而不受云設令儒賢疏本或違格例其在朝家禮待之義固當徵索呈徵而況此事自是儒家故規原不可以違格言者乎按以事體跌忽莫甚在院承旨并施譴罷之貶仍以服意下別諭敦召事　批曰政院極爲驚駭請罷輕失施以譴削敦召事亦好矣）冬執義（辭遞）壬寅（六十七歲）移居鷺湖（屋曰蘆獅精舍室曰特亭樓曰高明齋曰悅樂）癸卯（六十八歲）下　別諭（疏辭）春史官宣　召見（啓辭）閣臣宣下別諭（啓辭）承旨傳　諭（書啓）迫於促召進詣登對于　龍驤鳳翥亭奏陳而請退　命司謁扶腋下階又下敦召（啓辭）甲辰（六十九歲）下敦召（啓辭）秋拜工曹參議（疏辭）又下敦召（啓辭）又拜同副承旨（辭遞）乙巳（七十歲）拜祭酒（疏辭）丙午（七十一歲）綏陵遷奉受緦服哭班丁未（七十二歲）告廟釐于攝祀戊申（七十三歲）作敬叙文（正月初四日皇明太祖皇帝開國四甲日有風泉之感而作）秋率子省親山告榮（爲榮養除果川）己酉（七十四歲）憲宗大王昇遐舉哀秋下敦召（啓辭）辛亥（七十六歲）賜衣資食物（疏辭右相權敦仁進奏）春拜大司憲（疏辭）壬子（七十七歲）拜資憲大夫知敦寧府事春　駐蹕（健陵行還幸時）史官存問（書啓）又拜刑曹判書（旋遞）壬子七月十七日乙丑考終門人加麻者百餘人遣禮官致祭九月七日甲寅葬于廣州九壽洞　賜諡文敬（道德博聞曰文夙夜儆戒曰敬）丙辰价川景賢祠陞享（舜溪尹先生三山李公常寓李公并享）乙丑有嗣孫錄用

之　命（左相金炳學筵奏）從遊老洲吳先生（諱熈常）楳溪李公（諱鳳秀）幷錄於鰲谷公（先生徹）所撰家狀中先生所著文集印行凡二十六冊也

崇禎五乙酉仲秋金奉洽謹選

梅山禮說凡例

一全集中禮說之散錯於書牘問答者彙分類聚截去首尾專舉其禮論奉遵朴公雲壽觧成近齋禮說時　先生命意

一分類名目之各立太詳〻則煩〻則似梗於考覽而恐致胡亂故其或不倫者揔會於原目下者如友服之附師服餘他倣此

一諸條中一事之互見者不嫌重複而幷載用備參考如冠主婚主

一原集中論禮固無〻問之答而或出於爲人問而問者幷不載之蓋其答問之經權章程雖无問目自可分曉而遵法

一諸說下小註姓氏與名字一依原集而門人則如答字以著其異

梅山禮說目錄

卷之一

冠禮

告廟
冠主
戒賓
祝義
上服
深衣
拜禮
服中
雜附

婚禮

婚主
婚書
六禮
廟見
奠贄
衣制
再巹

服中
雜附
喪禮
喪主
易服
奠
飯含
襲斂
束帛
成服
正服
降服
殤服
杖服
師服
守制
吊慰
恩賜
國恤

卷之二

葬禮
相地
葬期
祠土
告先塋
附葬
啓殯
祖奠
朝祖
遣奠
發靷
贈幣
柩衣
題主
成墳
返魂
恩賜
虞祭
卒哭

附祭，
卷之三
祥禮
小祥
大祥
禫祭
吉祭
國恤
緬禮
戒辭
告廟
出柩
奠
成服
行祭
除服
廟禮
不遷
正位
祔位
參謁
告由
改題
祧遷
別庙
妾主
長房
移奉
攝主
下憂
祓灾
國恤
鄉社
卷之四
祭禮
時祭
卜日
齋戒
出主
始祖

忌祭
侍親
土神
攝祀
紙榜
服中
國恤
繼禮
大宗
傳重
升嫡
侍養
奔喪
追後
本生
墓禮
墓祭
碑碣
瞻掃
榮奠
失傳
服中
改莎

梅山禮說目錄終

梅山禮說卷之一

金海　金奉洽輯

冠禮

告廟

冠禮前期告廟者以冠者家廟而云爾也繼高祖之宗子雖主冠禮若是異宮則不必先告也冠畢當先見于廟次及尊丈宗家廟遠則當從便而處之不可云先後倒置也（答任憲晦）

禮有經有變〻而不失其宜則不害爲經也前期告廟經也而預告者亦變而不失其正所謂從宜也後世冠婚并擧與古者二十冠三十有室不同則一時預告宜悖禮意又迫事勢通變者何丈誠之有哉與其固是而不遵禮无寧成禮之爲愈也先賢所欵拘於小不備而歸於大不備者不可不知也（朴宗與）

冠主

祖主孫之冠禮則告祠堂當云某之子某之子某（姜周欽）

士婚禮曰宗子无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此與家禮宗子自婚則以族人之長主之〻文不同然父母沒族屬尊者主之无則躬命之可也儀禮之所未言朱子發之也雖非宗子无父母族屬則自命之已矣外親非我族也不可主婚大防不可逾也魏氏堂家禮會成曰孤而无族長者母舅主之无母舅者父執里宰主之此出於通變之論而母舅有遺雖親不主之義決不可從父執里宰卽符隣里主之之文然恐不若遵儀禮己躬命之〻爲正也己躬命之似欠蒼廣遠恥之意然苟其不義而周公言之哉何休釋春秋公羊傳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章而曰禮有母〻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无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此使爲可證也（朴宗與）

戒賓

旣无〻賓之冠禮則戒宿等節恐可不擧醮而字之次等件事是宜可已而得已禮賓拜謝卽冠禮結殺處尤不可闕（姜周欽）

今允冠期〻以是月之內則鄙行之不及期也决矣縱使及期固當百拜以辭以義則固不敢辭而以分則不必敢當也故人之子卽吾子曷可爲備例飾讓自歸於不誠哉案理然也世自有賢而好禮者何取乎惓〻碌〻无所比之人而遠勞翰墨申戒乃爾耶冠者所以重成人之禮竊恐由我而反輕是宜細故哉世雖乏人豈无勝於賤子者哉如泉谷李承旨丈卽其人而有宿則必赴且陶庵之冠也文簡先生爲之賓焉是亦講世之一端竊謂徵此公則莫可且汝溪嗣孫忠州丈（箕憲氏）亦莫宜居先此丈於允家事其何說之可辭耶未知意下如何苟使頎翁而在者固不可舍而他求而其奈嶺嶠之曉阻何哉如頎翁卽適用之學也但恨所處非所宜耳（李鳳秀拜襟溪）

祝義

冠者將以責成人之道也自斯禮之廢天下无成人焉以故程夫子曰旣冠不責以成人之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冠之於人其重如此所以爲四禮之首而責四者之行其禮可不重與三祝辭字〻句〻无非從

爛用天理中流出而每段精義重在中間兩句棄幼志順成德修其內也敬威儀淑慎德內外交修也以成厥德々之盛也若夫自修之宗安能壽考維祺受天之慶乎常々誦味參倚前衡用作終身服膺之資焉（注冀常）

凡厥有生均稟是性其性維何萬善綱領克全天咒乃受（明）命運用性善妙在持敬主宰一心包括百行即天下理敬致中正充欽舜寅禹祗湯聖文武篤恭四方允競千聖傳心惟此惺々洛建倡道用作憲令修己直內所以（或）德載德而興如錦尚褧晉陽世胄丕膺餘慶猗歟丈元仁賢天挺嘉錫嗣孫雅言前定名善字德敬而肯綮主一勿貳嚴肅齊莊方寸收斂止水明鏡事至理得如形隨影卓爾有立不與俱往體用不忒原于主靜々存動察表裏修省上達天德步趨匪迫匪亟匪徐中自涵泳心為嚴師操捨有東崖己受人謙為德柄坤輿厚載積累攸併茍不明理敬怠相勝誦（詩）讀青是乃喚醒知至知終自非兩境至德凝道茲為究竟任重詣極階級井井居家為善至樂淵永求仁有本孝友為政循名責實夙夜儆戒乃祖攸訓永垂燠炳亟思踐述堂構是肯昔玷賓筵元服加頂進舉緻辭用副申請我言非諛勗哉與味（吳敬善）

上服

冠禮之必要執事準禮者以禮義由賢者出而為一世之所慕也況先先訓而悅孝心有裨於世教者大矣乎古者深衣制度短无見膚長无被土欲其便身也家禮自有準尺雖不稱身不如遵家禮之為寡過雖長者乃爾況少者乎秪取其深邃之意可矣長短闊狹亦不必細較也先王法服之傳後者惟有深衣則不可以不稱身而不服其不宜代用也明矣既難新造借用亦可尹教傳所製近古有據借服恐宜四揆衫洽中士友家在在有之未知其制之无差而依樣以成者也古亭金相公家所造最勝云借之有道亦不必代用蓋所謂中赤莫衣之最俗者恐不可為再加之上服耳凡禮服之借於人與奈免不假有異恐不必為嫌也終加之必用草笠道袍所以附程子常着之訓也賤見則一而已矣潁翁遂於禮冠子時必有所酌古今可遵依者幸執兩者而用其中為儀節之用備笏記亦有非造次可為須如潁翁具服者可以刪煩就要幸更叩之近者吳士敬氏冠二子亦應（盡）禮可從而問也而賢存焉愚何敢言耶（朴宗輿）

冠者禮之始也三加備儀在所不已而舉世倚閣久矣獨為其所不為先乃如孫昌胤之發憤行之歟便覽比家禮尤為省約恐當遵也三加服色不必苟定須以程子所云若制古服而冠々了不常着是偽也須用時之服為準恐宜三加當青袍草笠是為時之服然非禮服也初加用深衣幅巾再加用襴衫幞頭三加彌尊故洛下用朝服而非窮鄉所有用公服紗帽恐亦得禮也禮賓之幣多少隨宜而窮者蔑々乎為力一束紙亦足矣何以布帛為哉繼高祖之宗子當主冠禮而家禮亦云宗子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賢者是已與攜文年齒不甚懸絕與之抗禮已矣（答禄輝兄）

深衣

深衣家禮本註只云用布不分綿麻故禹景善云當用麻布全而精云當用綿布質退溪答曰未知是何布然綿布韌无乃好乎今俗皆用細麻布

而通用綿布亦甚便宜以窮者之所易辦也色必用白者以上下古亟通用之色也朱子深衣之綿麻姑无所考而亦未謂綿布非朱子所服也（吾任寫跡）

解袵爲襟鄭氏亦有然者喪大記左袵註袵向左是也蓋袵字屢見於經而鄭氏解之各不同曲禮請衽何趾注作卧席檀弓衽每束一注作小要至續衽注又作裳幅交裂者此因字義隨文而異不可互相牽合爲説也其爲斟酌分量各有精義非可以後儒一時之見率然攻破也沈宜晉

袵字旣作交襟則覆縫之云无所施故不得不爲此句措之説耳上仝

裁破之説不惟戾於家禮雖以古經言之可以運肘者謂袼之寬大可以屈其肘而出入也（玉藻袂可以回肘者亦此意）非但欲其便於脫着之意也故注肘不能不出入跡後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故可以運肘之云俱不可廢也上仝

禮記之爲書乃是漢儒雜取聖人之言每篇自爲一義也豈有次第綱條之可言哉以愚論之非徒深衣在前玉藻後錄之説自爲落空抑亦玉藻爲經深衣爲傳之々論未知其必然也上仝

衣前小幅昉於朱氏則用布之説後儒亦多有喜其便身而欲遵用者然要之非古經之制則明矣上仝

內外之袵云者卽上文所謂內外襟也表裏交掩故云爾也上仝

紬衣而交掩之論係是自家刱説安問明證之有无就如其説亦有多少掣肘處衣身二尺二寸（見此解制十有二幅條小註）則一方之聯衣者當亦爲二尺二寸裳之袂頭每幅爲七寸餘（此亦見十二幅條小註）而衣前小幅當屬裳二幅則一方之屬裳者當爲一尺四寸餘安得謂兩方俱爲一尺耶是未可知也上仝

經但言曲袷如矩而不言服時裁時則彼亦將以家禮兩襟相掩後其會自方之説而創出大抵深衣之論所以不一者只在於看得袵字之如何於此不合則自餘枝葉之剏出與否有不足論耳上仝

此只欲論袂緣之在於布外與否袷制之不及論何足怪也上仝

深衣小帶雖不見於家禮備要而家禮補註曰今人又裁破腋下而縫合之綴小帶於右邊如俗常服之衣非古制也雖曰非古小帶之所由來久矣爾雅衿謂之袸註云衣小帶而喪大記左衽疏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此所謂帶卽是小帶特以爲物少故无所見耳然則未可以深衣玉藻之所不載而謂无小帶也審矣今俗所謂內外小帶要其稱身而便於服耳未必知所自然自合古意恐不可廢也金尚九

程子冠制度考諸程書有曰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而與全書兩程像所戴者其制不侔故嘗做像本製成而不循之於尺度矣右本送去依樣造着爲可程冠似用布帛而以駿以竹俱无不可也服克服行克行是亦克而已冠程冠而不能學程學其異乎書爻之九尺者幾希矣知所發者否閔慶鎬

禪衣雖不見于禮而徃哲之所服也其制則道袍之去一邊幅也李楷淡

拜禮

凡拜第一欵竊詳語類本旨雖凡亦答拜云者卽常時言以上文但古人凡受拜禮及下文君亦然云而知其不能加冠之始言也蓋因冠禮母拜子之文而推說恒日之凡亦答拜也禮冠者見母與凡皆先拜然則不應

謂答拜也恒日之答拜冠禮之先拜其爲兩項事也審矣然冠見則固可從古禮拜常時則不可爲己故曰未定之論也且朱子之意槩言古人无坐受他人之拜雖於穿亦答云爾非要必遵也渊翁亦據語類而言不識以行於冠禮者謂可行於祠墓耶渊翁之旨亦不認爲冠禮之拜特援先亦答拜之文爲證而已然難從也未宜施於其生者豈容施於其死耶秪行揖禮可矣未知如何（上仝）

服中

古禮凡言服中冠子婚子咸以父言而家禮并札母焉古禮之不言母者卽以家无二尊而婦人之私服无干於夫家也若母之私服朞以上喪則其父在者冠婚皆可行蓋冠之見母權殺其禮婚之婦見醴醮與戒女父可獨行也若无父者婚則无爲之見婦送女者恐不得行而冠則可行也但母服舅姑若長子三年則朞年後身雖无服冠禮亦不當行是爲正論不可易者也朱先生以本領未正百事俱碍爲喪中婚娶者之大閑而家禮以身及主婚无朞以上喪而成婚之期朞服猶然況三年之喪乎晉法朞喪嫁娶者至杖勃治　大明律居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朞喪之降爲大功者猶不可行也今俗不知三族不虞之義忘哀借吉誘以婚不失時或忽於守經或寃宕之舍朱子成訓而惟李繼善是遵者无乃苟乎（李承憲）大功之末以卒哭當之雜記註待變除卒哭而冠是爲證也降服大功者情禮差殊而冠子則一視他大功已矣（答任憲晦）

雜附

不賀之禮載消其吉想何等嘉悅但徹節尚未及成童而遽然冠娶无已太早乎古禮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雖不能行當遵家禮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可冠十六以上皆可成婚而今也則以蚤爲貴不識父母之道而有生育之事血氣未定而傷於情欲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折殆以此也每讀王子陽疏令人竦神宜以教子義方而亦爲是乎曷不以竦水翁必俟旣長而議婚者取法乎（林孝憲）

四禮何莫不重而禮始於冠故聖人尤所用心責以成人而不以其道可乎以故先先生所述三禮篇有曰古人於闉域中行冠子禮今於平常時廢之何爲也古人指尹穀也尹穀事亦錄奉常觀焉此事當爲天下万世法蓋禮義者與生同生與死同死一息未泯此意不可忘也昔春翁冠子而曰草草尤翁復之曰自兄草草何處得見不草草於老兄亦云爾尊門旣行時祭又將行冠禮親迎亦不容已然後可以盡擧三禮一遵先生之教幸并圖之（朴宗輿）

事林廣記曰揖時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頭眼看自己鞵頭爲準使手只可至膝畔不得入膝内家禮源流揖禮圖上禮躬身擧手齊眼中禮躬身擧手齊口下禮躬身者鞠躬之謂也禮奇拜空首拜只一拜君答臣之禮也凡禮云拜者文也拜皆再拜而不鞠躬而揖謂之半揖也（趙直溫）

曲禮遇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言拜柳以原野之禮在所當略歟古今異宜不可以路次而无拜朋友相逢曷可以昧然无事亦當相揖致敬禮不可廝須去身也（答任憲晦）

禮固有屢屈而不敢自伸者矣至先生長者之前恐无屢尊廢禮之義然則侍坐於君子客至則起拜揖致敬禮无二敬非是之謂如何（許懋）

周公著儀禮孔門諸子述禮記儀禮爲經有冠禮婚禮〻記爲傳有冠儀婚儀讀禮之士當先儀禮而後禮記周禮亦周公所著而有周一王之制如皇明之大明會典　本朝之大典通編雖列於三禮當結以經傳通解暨勉齋續解信齋圖說以家禮爲重開元時禮及杜氏通典溫公書儀瓊山儀節參看而備要宗家禮而兼採諸家說卽吾東禮家之三尺也（杜光演）

婚禮

婚主

士婚禮曰宗子无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此與家禮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主之〻文不同然父母沒族屬尊者主之无則躬命之可也儀禮之所未言朱子發之也雖非宗子无父母族屬則自命之已矣外親非我族也不可主婚大防不可逾也魏氏堂家禮會成曰孤而无族長者母舅主之无母舅者父執里宰主之此出於通變之論而母舅有違雖親不主之義決不可從父執里宰卽符講里主之之文然恐不若遵儀禮己躬命之之爲正也己躬命之似乏養廉遠恥之意然苟其不義而周公言之哉何休釋春秋公羊傳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章而曰禮有母〻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无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此爲可證也（朴宗輿）

婚書

君子造端夫婦專稽六禮之文男女願有室家載合二姓之好茲循庞史之令典庸趂雁嚬之佳期伏承令愛貞靜夙彰於未笄儼然四德之備孝敬自著於共服允矣百行原之僕之孫一純以身而先教未聞於過庭詩禮同心是勉德莫違下於體葑菲念女士婉芳之令姿伊好誼孔云之願結協雷風澤山之像元亨利貞笙琴瑟鍾鼓之和與子偕老酒食之需是議漢孟光之舉案伀聲饁耨之禮无忝晉冀缺之如賓相敬佩結褵之懿訓庶或聞九十其儀遵戒飈之古視非敢擬百兩以御蕭然无辭仰其家賓犬之風至則盡歡學孔氏擊羊之禮庶士其吉奄及梅摽之辰之子于歸咨俟桃夭之日乞述朱考亭故事並遵黃勉齋定書茲當迨氷之期爰修納幣之禮（一純昏書　代大人作）

上以事下以繼將合二姓之歡男有室女有家載舉百兩之迓禮有四備幣象五行顧念衰替之家聲竊仰甲乙之族望千年之喬木挺立風霜不摧八世之文獻足徵詩禮斯在伏承令從侄女早襲閨訓已著四德之稱僕之孫最秀幼蒐庭聞未習六藝之教要修事契之痛篤仍驗群氣之相求乾坤爲八卦之門健配於順夫婦爲五倫之首剛先乎柔載遵附遠之文爰卜先近之日庶士今迨政值梅其宗之辰之子于歸佇聞桃有蕡之詠冀述朱子之成法用參黃氏之定書惟此個款敷宣罔既（嗣孫最秀婚書）

六禮

婚禮儀節朱子於家禮不載問名納吉兩節只存納采納幣親迎從簡也然而親迎者亦鮮矣古禮縱莫之反并與親迎而不爲則非所以重昏姻

之始也自此禮之廢共牢合巹皆於婦家而之主而壻家不與焉豈男先於女剛柔之義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爲六禮六禮不備非昏也六者俱是朱先生所謂我家裏做成者也家禮改納徵爲納幣而今俗不解其爲兩項事認納幣爲納采納采卽家禮所謂言定而卽今婿婦兩家之函約也近俗柱單擇日衣樣俱不可已者而擇日卽請期也柱單當送納采之餘衣樣亦在請期之後幸一遵儀禮而反古之道焉（金基叙）

禮納幣新迎不同日　孝廟朝申命前期一月納幣按之以禮意律之以邦禁決不可違而今也則行於同日非禮也犯禁也必自我復古各（古）其日如何同日先行未知昉於何時而卽所以占便陋矣曷足言其所從來乎（宣明）

禮須從儀禮爲正到古今異宜不得不通變處方參家禮士昏牢席壻西東婦西者爲東面也東者爲西面也疏云取便亦是也書儀註曰古人尚右今人尚左須從俗全本庵駁之曰不察古禮之義不在尚右也且古之席爲就坐也而書儀則坐以椅故席止爲拜耳所以婦席亦不得在設饌後此言亦有義也古者陽居西宅與夫置坐次位皆以向爲主耳壻向東婦向西順陰陽之位不必疑其方而從家禮之文（任曾孫顏西）

儀禮夫妻胖合二字當如何解乎胖是半也猶言合其半而爲一體耶又是分也自路人而爲配以成至親故云胖合耶註疏俱无所釋伏幸見教（李樑巖）

男女定位于內外何可不交拜乎遵家禮婦拜壻答拜之文恐宜夫婦相拜雖不見於古禮交拜致恭亦事理之也宜韓退之詩弱妻出拜之云可証中國之禮俗而吾東儒賢亦多行之尤翁云自數日以上與妻相拜雖離一日亦當拜相敬如賓之道用作造端正始之義諦如何（趙明獻）

廟見

古禮三月而廟見者以天時少變婦道始成也家禮嫌其太遠改用三日今俗婚日廟見卽非禮之大者然成婚既久則恐不必以三日爲度見舅姑後卽日拜廟有退溪兩賢定論恐可遵也生死異禮則稱廟亦不可奠幣近俗不惟施諸稱廟幷及於虛位野哉此禮雖出情勝豈可云禮以節之哉禮有舅姑沒則新婦廟見奠菜之文用象生時之腶脩菜必用堇而吾東則无堇故代堇以芹是爲通行之禮也然此言其常耳喪中行禮者旣闕贄饋兩節則恐當幷廢奠菜祗用酒果告由辭曰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某之婦某氏敢見當行奠菜用象腶脩而祖考朞制在躬未敢備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任翼常）

新婦廟見時奠贄幣不著于古今禮書而惟士婚禮有舅姑沒則奠菜之文而菜用堇取謹敬也吾東不知堇爲何物故好禮之家代用芹因芹與堇音同也生而腶脩歿而奠菜卽冢婦之禮也禮婦庶不饋則恐亦不可奠菜介婦於舅姑之廟只宜拜見而已近俗至薦棗脩如生時之奠贄死用生者之禮已非所宜亦无可稽昧然死事雖久人情之所安情勝則失禮準禮不行恐爲得正耳稱廟亦當仍前而或薦於祖曾以上者尤爲非禮不直拖長而已（李學黙）

新婦廟見宜有適庶之異主人引叔母見廟而曰庶叔某之婦某氏敢見云云可也（李游）

奠贄

孫婦見祖舅姑奠贄雖无見於古禮家禮云尊於舅姑如見舅姑之儀則恐當有贄不但行四拜已矣旣見舅姑舅姑以其婦見于祖舅姑之室而奠贄如舅姑以家禮任長之義也（答任憲晦）

家无二尊故婦人私服不敢干於夫家若母之私服朞以上喪則其文在者冠婚皆可行而新婦見舅姑〻不可卽席受幣如平時亦不可以姑不受幣而退行見禮奠贄盥饋等禮恐當獨行於舅也心喪雖異持衰差殊周旋于樽俎筵席之間爲禮之盛者詎可以心有重喪而抑而行之哉見舅禮畢見姑于房室而贄則陳而不行以示變恐宜（答趙秉德）

舅服中行子婦新禮者已是權宜不當備禮受幣受饋秪宜用俗所云解見禮之禮而初見于姑不可單拜是爲異耳（任翼常）

舅沒姑存亦當奠贄於中堂而但不據南面之坐也宋先生答婦盥饋之問曰姑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尤翁援是說爲廢盥饋之證奠幣重於饋禮非斬衰服中所可行者兩者幷廢恐宜（上仝）

儀禮士昏禮婦升階進拜而書儀始云婦進立于阼階下北向拜蓋襲開元之禮也溫公亦曰古者拜于堂上今拜于下恭也可從家以故家禮亦襲書儀程先生嘗云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于堂下父子主恩无貴賤故拜于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白雲金氏以爲家人之禮與朝廷別況婦人有事不下堂是禮之大防則今之拜下恐異乎禮此言恐爲得也窃謂子冠而拜父母父母爲之起故拜于堂上婦奠贄拜舅姑舅姑无答禮故拜于堂下子婦異拜之意无乃出於此耶未敢質言今俗冠昏咸拜于堂上自符古禮可遵也（金尚九）

妾子婦見夫之所生母不奠贄幣固極謹嚴已聞命矣庶孽方娶婦故諭以斯義則庶母以近俗通所行而已獨闕焉不自勝其缺然是亦常情无怪乃爾也入私室行此禮不甚害理否願安承敎（吳熙常錄老洲）

衣制

先王制禮切〻乎衣章容飾所以別於夷狄禽獸也吾邦衣冠文物一遵中華有帝者作必來取法而獨婦人服飾尚襲韃子之餘辮髮統首窄袖短衣而下施裙裳苟嚴於華夷之辨則可忍漸染膠固因循苟然而不反之正乎詩所謂髢卽儀禮所謂髲小牢主婦被裼是已髲益髮也髮少則取他人之髮益之也不特剔刑人之髮而已髢己氏之髮爲呂姜之髢其事固悖理然亦不可因之而廢髢至若鄘風不屑髢者以鬒髮如雲无藉於他髮也由禮斂髮无髢卽言无垂餘如髢非謂不作髻以首飾也周禮王后首服爲副編〻列髮爲之是亦假髻（假髻）所以攝盛也周公用髢朱子用假髻為其非禮而周公朱子爲之哉但不當高大其制如漢宮中之爲耳傳記所載飛仙朝天墮馬叅鸞流蘇芙蓉三角九鬟之屬雖是異名同是假髻但競尚豐侈不可恒戴是爲可蓄閨閤之所深戒也老峯之所譏尤翁之所行卽所稱花冠花冠固未詳其自出而其爲華制則審矣然其制无傳今俗所行花冠未知是否　英廟朝尹尚書汲使燕而購來一髻以鐵爲機衣以黑繒以蔽髻飾如唐髻之頂板欑泉見之以爲大手髻上廣下

俠其形如手故云角而併不見其樣亦未敢質言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櫛縰總角註謂收髮結之蓋結爲兩角而冠笄至男冠女笄則合兩角作一髻即是而叅諸傳記圖像皆如此也聞叅舌輩所傳則中國女髻猶存古而在室者於額前分髮爲兩界至頂後束而上之頂中顙留少髮至足與頂後者同束爲髻覆以繒校所謂唐髻然不爲總角而界額斂後者此其古今之殊也今欲去辮髮之陋慕華夏之正則當遵古禮斂上全髮當中作髻而笄之施縰韜髮即符婦人不冠之文是爲進善而如年老而頭童或年少而髮小者庶可收結則不容不用假髻如大手髻之類若謂婦人不宜戴他髮則恐欠踈觀是不惟從古乃爾且婦人盛服與男子殊曷可專用已髮耶飾乎未論已髮與他髮交紐者夷也不交紐者華也華夷之分在此而不在彼也髻必用縰者即不欲見髮而唐盖婦人皆見髮不知縰廢之在何時也男子之纚當之以網巾婦人之纚以中國之蔽髻吾東之唐髻頂校用以隱髮者當之歟着假髻而不交紐去珠翠則用夏變夷由奢入儉一擧而該是豈可已（待已）而者哉笄 英廟丁丑 正廟戊申禁髢而用馬歸兜（俗稱簇頭里） 內外尊卑之所通行是爲時王之制也當時有司之臣不能對揚 明命代大髢之簇頭里旣无所稽且所謂娘子頭係舊是辮髮其異乎夷於夷者幾希而增飾其花鈿珠翠費不減於大髢以故有禁髢之名而无禁髢之實識者所悶懣也然獨用花冠或假（髻）者亦恐有違於從周之義從俗用簇頭里抵不辮髮是爲寡過耶至若衣制之依古者在男子惟緇冠深衣已矣則況婦人乎婦人朝祭之服代各異制而惟不殊衣裳則均也漢志入庿紺上皂下蚕服青上縹下隋志亦云大袖連裳皆深衣之遺制也深衣男女吉凶之所通服背子之爲長袖兩裾相掩兩服相縫者與今男子長襦畧同即今之唐衣也當用青碧深衣以備古齋用唐衣以備覲見短衣裳祇堪作燕居之褻服而行之已久久則難變宜稍大襦制用承禮服不帰於服妖已矣近俗唐衣圓衫長襖三者稍近華制唐衣長襖亦好作燕服也蓋古來服飾隨時成俗仍俗制宜固當因畧以致詳推舊以爲新然亦不須太泥而不通也但髢不交紐服不殊衣裳是爲大體大體旣正則其稱身飾容自成時宜是在婦女不必屑屑於制作尺度未知如何 李正觀

再醮

再醮者以中饋无人有墳土未乾而是爲傷風敗俗之大者也三年之娶所以達子之情而情窮勢迫者有難掩遲則當以撤靈爲期曷可服未除而絃已續華衰樂于一身混吉凶於一室乎固知正倫篤恩決不乃爾而此慮者得无歸於日下添燈耶 徐有質

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然必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也若无子者十五月禫而即吉然後乃娶是爲得禮也先儒有云妻喪必三年而娶禮當然耳非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所以終胖合之義焉若謂惟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无子而死者其夫可以无俟三年而娶乎斯言謹嚴而恐違喪服傳文正義亦有行不得者也今俗不許有子无子往往卒哭而娶傷風敗俗孰大於此有子女者當待三年无子

女則待禫已矣尤翁長孫授錫氏以三世鰥居有難待三年呈文禮曹禫除而娶乃有不得已也恐難爲後人法耳（答任憲晦）

服中

尤翁答南溪問曰其服既除則雖曰心喪而自是无服之人故可嫁而死孀也耶（也耶二字未決之辭）爲又歷屈而家痛之猶在則死聞於已嫁未嫁而已嫁者既許其歸于夫家則未嫁者之嫁恐无異同斯言釋禮経故二十三年而嫁之文而云甫非謂其當然也卽今喪記蕩然幾死禮防文在母喪禫後在室女不拘心喪往〻嫁人乃以尤翁說爲口實每不勝憂歎近見尹教傳得覲氏答人問引尤翁說而曰據此則在室女父在母喪禫后行婚禮恐不可謂非但尤翁未及辨破禫后心喪之名之非尤翁則有爲而發而尹說則援引乃爾殆恐承訛襲謬揀了大防是豈細故哉父在母喪禫而喪制已畢故始行心喪以盡二十七月之期尹說禫后心喪之名之非云者誠莫曉其何謂也幸取尤翁說更下一轉語用釋援用者之疑是爲扶植世教之一端故謹茲詮稟（吳老洲）

離附

娶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不許外属之尊卑遠近而結昏者恐未成倫理雖云破族亦當須序以故朱先生常論姑舅子爲昏亦自以孫女妻外孫而曰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位不是者失序之謂也漢惠之娶甥女自不免亂倫內外兄弟以緦親而相昏者非所以遠別故　大明律禁外姻有服尊属卑幼共昏至及異姓再從亦不得昏而再從之子女爲昏有尤翁定論恐可遵也自從七寸宜若可爲而非同行也終欠倫序近齋有云卽材之外七寸非兄弟行以卽材之母親而言則與五寸叔爲査恐似未安世人之以六寸爲査成俗已久而五寸爲査則未之聞也親戚既昧昏媾纔合雖是敦聚之理曷可不論行第而爲之哉退翁說恐是守經爲永世法者也（李承憲）

新婦之見于夫家內外親禮也而近俗挽及於夫之姊妹夫姑姨夫大兄防閑所謂非禮之禮正指此等處也弟於此執之甚固人或譏之以詭異而自以爲得禮之正未知意下如何（李永達）

朱子婚事原書中此兄云者安知不爲第三兄耶禮主循序倒昏恐非當然縱使拘於事勢而致然非爲法於後世者也曷可以大賢所行而苟從乎（答趙秉德）

爾雅曰女子同出先生爲姒後生爲娣註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姒稺婦謂娣稺婦謂長婦爲姒疏云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妻爲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宜計夫之長幼乎內則曰娣姒猶兄弟合璧事類曰娣姒今世曰妯娌卽此詳究則娣姒之外非別有妯娌（趙明熙）

面昏之名不載於古禮中國人文字亦未之見焉尤翁有云今俗所行或

合於理聖人必制爲節文人子之情不能䏏然則不過設酌以賀斯言得正至若衣衾措備吾垂死入奢則當做何如人哉（答一純）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陳子昂亦云宗廟粢敬仁孝也娣姒祗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也黼黻玄黃女工也洪此四德而務大親可以作範母儀昭宣盡則此四德二字之所自出也（答任憲琦）

喪禮

喪主

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疏曰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乃所以統於尊也服問所云君主適婦亦此義也當以亡子婦題主祝用舅告婦之辭焉小註雖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然旣是統尊則虞卒祔練祥禫舅當幷主若不與祭則祝用使子某之文恐宜（尹鍾燮）

古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其妻子之喪同居猶然況異宮乎今季氏旣異宮矣又有以衰抱之嗣子當以子名題主行三年之喪可免多少窒碍也嬰孩不免自將則諸祝當云屬世父敢昭告于云〻日月不居已下數句語非嬰兒之所可道而寀理則然一遵子告父之辭恐宜不可以攝行而変其辭也（答任憲晦）

父在爲祖服斬卽因天子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云爾以故勉齋續通解天子諸侯正統章朔圖說父有廢疾孫爲祖後亦斬衰三年而後儒有云鄭志雖專爲天子諸侯而言然臣庶之家父有篤疾不能執喪而子代父執祖父母喪者宜均用此禮尤翁南溪之所施於閔愼家變禮者也帝王家事不可爲證只以本服攝祀者春翁說恐爲得正（答趙秉德）

當承重而承重者何待旣葬何待朔望父喪成服後當卽服承重以喪不可以一日無主也或云小祥或云朔望或云成服翌日雖出先儒恐難盡從惟尤翁說父服後不待朔望卽服祖服是爲不易之論也承重衰服恐當新製不可襲父之舊矣喪中死者設衰服於靈座故耳兩喪告由先前賢所述而亦不容不告祖喪當云先考以某月某日喪逝今日成服不肖準禮代服衰隕罔極謹告父殯當云顯考持喪未終小子準禮代服衰隕罔極謹告〻由時不用酒果恐宜（金元博）

大傳曰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推此義也代父服祖者父祖雖同一斬衰而終是祖服重爲祖服雖練而不可但持父服〻父所當服（之服）以終祖喪乃所以順父之孝曷可以未練者重於已練而捨祖服父也哉

謂當持父服者應援杖朴互服之說而愚則以爲杖朴區〻於品節之間而不識禮之本也須如尤翁之論乃得大經耳祖服固不可去而父服亦不可不兼宜引閒傳包特之文以施之也除首矣特加父喪之絰易腰矣包存父喪之帶以至祖祥可也此以常持者言祭奠則各服其服矣世人都占方便幷有喪者互服而已弁髦包持之訓久矣大功之喪猶當兼服況承祖之重者乎若謂練服輕而但服父衰則是身无祖服焉在其爲承重乎豈以親心爲心之意乎又何以表幷有喪乎故曰包特不可以不施也曷可以不宜於俗而不之行乎哉（朴宗輿）

今有人死而適子先亡適孫又无子而亡只有適孫之弟矣當立適孫之

子以承曾祖之重而无可繼嗣者誰當主喪耶禮无婦人尸祀之義則子婦孫婦俱不可為主矣次孫承重沙溪南溪咸硋從范宣說然殷及之禮既无父、祖治命則義不敢自為承重以冒奪宗之罪也徐邈曰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朞裴松之曰次孫本无三年之道宜為喪主終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二說得禮之正當遵无疑也司馬操駁二說曰其服宜三年外稟葬事內奉靈席為練祥禫可无主者乎斯言似然而禮有无后无〻主〻者誰盡三年乎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大功猶然況期制乎有母而母斬則自可行練禫何必承重然後可乎我近齋亦主承重之論而曰待異日長孫立后告由歸宗然既承重則移宗矣移宗而復改之則宗不嚴未若服期攝主之自无闕禮而罔嫌干統也祝称攝祀孫某題以孫某攝祀待立充子改題遷逓恐為寡過也彼其所叩見荅乃爾而或恐由我而誤禮疏〻乎靡敢自信謹茲仰質伏幸明教俾作禮家之定案焉（吳老洲）

長子死无後則次子之子奉祀固有沙慎諸賢說而此以移宗傳重者言耳以故不可舍次嫡而用季子尸祀非移宗傳重而但攝主其喪則曷可舍服三年之季子而用服朞之次孫乎古禮主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今也子與孫親既不同且同是非適則以長以親季子之當主母喪也審矣季子既主喪則題主當云顯妣介子某攝祀祥後祔廟姑奉于東壁雖過二十七月之期不舉祫事不入正龕待立嗣孫改題合櫝恐為得禮蓋改題逓遷非攝主者之所敢擅未改題則亦不敢合櫝忌墓祭皆單獻无祝而行之惟虞卒祔練祥禫則雖攝祀當準禮三獻為是喪中之祭而靡所嫌乎干統也（韓弼教）

无嗣子主喪而只有弟與出系之子者按以古禮親同則親者主之之文出系子似當主之而過房者既尸宗祀恐難攝行生家喪事立后前亡者之弟當攝主以顯仲兄題主祝用弟告兄之辭恐宜不用過房子攝祀者亦所以別貳本之嫌也（李容斗）

三代俱沒者固當立後以主喪未繼嗣之前既有先死者之兄則所謂長者親者也當主其三喪而以亡弟亡從子亡從孫題主已矣禮无男主然後始妻主且顯辟顯舅顯祖舅之称俱有可據而是為禮窮則變乃不得已也豈禮之正哉今有朞功之親則曷可以老且死而不為之尸厥喪乎其子之代父服祖固已得禮則其妻之從夫承重者何可以夫喪中而不終其制乎凡父死喪中而代父服祖者秪服其殘月而已不更服三年也然則其妻之承重者亦當以祖舅喪二十七月為除服之期已矣（答趙秉德）

既攝主宗事則尊伯氏靈筵亦當告由若是未及告令侄之喪固上食并告恐宜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從嫂某敢昭告于顯從父兄某官府君宗澤以某月某日死靡所繼嗣宗祧无托某權攝宗事并主府君喪祭痛增悲痛敢告（沈宜健）

叔父之喪无應服三年者則為從子者當主喪期而除服因之撤靈元无練祥之可言故也初期當行祭如忌而若值　國恤葬前則是日也當除服設奠獻泄哀伸情因入廟班祔恐是得禮也既非小祥則无備禮退行

之義耳（答任憲晦）

今從姪婦戕己之生顧續兒之命者其心極苦千載閨閤中一人耳苐有難盡從者不設饋不立主不合祔也禮喪有无后无〻主故曰夫黨无兄苐使夫之族人主之祀事之於逝者雖則服盡既无他緦功之親則宜主其喪〻既有主則曷不設靈行座饋奠乎遵雜記雖踈亦虞之文虞而祔廟仍撤几筵恐宜所謂卒哭三虞後祭名始喪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而止有朝夕哭而已哭无服之戚者宜有卒不卒之可言秖當有三虞而无卒哭也雖无卒哭亦不忍无祭而祔遵朋友虞祔之文三虞明日而祔祔祭後（莅一欵令從姪面褒從令擬議於越中終遂逝者之苦願於冥冥爲力則既有虛左）不復返寢卽從所祔位入廟恐爲得正也至若祔之地當用同穴之例所以同夫婦之道寔非不可以已之者乎（金基叙）

出亡異於癈疾祝文實難措辭而承重一節未敢硬判出亡在外者死生未分而告由祖靈代父服斬恐當難慎父雖不在家孫爲攝主自可免闕禮何必代服然後乃可乎承重有祖命則可无祖命則不可苟其死者告于宗伯一聽朝家處分如尤翁之勸閔家者恐宜攝主措辭當曰孝子某不克主喪使子某云云只云不克主喪殆不成說而下得不出亡二字亦无如之何矣耶鄭志所論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云者諸孫不服以祖服〻以君服故勿論承襲不承襲皆爲之三年非爲承襲而服斬也士庶異乎此只當以本服攝事已矣朱子所論未見其爲自天子達庶人之通禮也亡與疾雖不侔而其不處之以死則一也遭變事而不失其經是爲寡過未知如何（李樸溪）

庶子爲父後者使其次子主所生母喪則其孫爲父所生母題主及祝屬稱當云亡祖母耶其父承嫡服其母以庶母則其子當處以庶祖母於庶祖母恐當无服而備要不杖朞條云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祖后則不服據此則餘子之爲祖後者當準禮服朞否禮妾母不世祭其孫當喪畢而埋主雖則埋主不可无屬稱〻以祖母服以朞年恐不容已願服明教（上坐）

長子死后而死則爲之立嗣服承重祖喪是爲常經而无可以繼絕則過房之子似當攝祀而出後者還主生親之喪恐非所以遠嫌重統若有庶子則用庶子名題主而旁題云庶子某攝祀恐宜　國典亦云適長子无后則衆子衆子死后則庶子奉祀（奉祀乃權攝也）斯可爲據也陶庵曰爲本生親喪題主終非別嫌之義若不得已爲之恐當稱仲父（長年所後父則稱伯父隨所稱而去）旁題也出繼子及妾子之攝祀皆旁而已而擇於斯二者處之若无異日干統之患則庶子權攝行三年之喪自无多少窒礙斯爲遭變事而不失其權者也（金寅根）

雜記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无兄苐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喪雖親不主夫若无族則前後家東西家无有則里尹主之婦人外成故也外成故本宗視之如外親以故不主其喪亦不許其女婿外孫尸之所以別內外定嫌疑也既不可主喪則大防不可逾也（朴宗輿）

易服

婦人之笄卽男子之冠也以故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謂男子去冠而免則婦人去笄而髽也齊衰以下始喪不去笄者至小斂而去之矣書

儀引檀弓椽以爲笄之文爲小斂髽而笄之證然據喪服經及註齊衰以上婦人之髽至成服着笄而猶不改則檀弓髽笄亦據成服後而言也家禮襲書儀故乃爾當從古禮（答李在慶）

括髮髽免註疏諸說煩而難會惟書儀註稍詳（答任憲晦）

白巾環絰之制以孝子去冠不可无飾以視斂故士喪禮之所不言而檀弓言之家禮之所不載而備要載焉從檀弓備要行之恐宜尤翁之不行恐篤信家禮而致然〻不可據此爲廢也（林宗七）

奠

三年內饋奠即是喪中之禮故前賢亦有援曾子問殷事則歸之文爲不廢朔望之證朔望猶不廢殷事況上食乎成（挺大喪時）服前或有廢下室之饋停晨昏哭者是爲无稽不可從也（李晉淵）

襲奠即設於靈座卓上待小斂撤而更設酒果襲與小斂不同日則非一日兩奠也或過時而襲者仍爲小斂則同日兩奠亦非可已也此與一日不再祭者其義不類也（答任憲晦）

喪中薦新似當并設於上食而家禮喪禮有新物則薦註曰如上食儀備要註曰盛大盤陳于靈座前卓子則可知其各設也然薦廟因難待朔望有新即獻凡進則有一日兩祭恐不必各設也若各設則當哭如上食也

四月八日即所裕（謂）佛日也東俗懸燈出自勝國崇佛之餘習識者當廢懸燈曷可因宴樂而薦先靈乎凡薦新物亦當先寢廟而後几筵況寢廟之所不可擧者可獨擧於靈座乎未可以象生而行非禮之禮也他人已例固不足言耳（答權達善）

女子〻於父母雖降服朞年其居喪之節則與男子宜无異同喪中雖或從權死後則祭奠不可用肉當一依喪中身死者例限葬前用素饌爲可耶喪中身死者祭奠用素饌禮輯固有其文而只論朝夕上食如朔望殷奠初不議到何也喪人與平人不同上食外朔望殷奠不當設故耶朔望雖不行如祖奠翰時大節日似不容廢闕而若以憂服中不可設盛饌只薦蔬果則无脯醢餅炙而不成祭禮此果如何且上食雖用素斟酒則爲之耶酒肉无異既不肉則酒亦當廢耶（李獻溪）

禮士死月半奠故家禮備要只許朔日則於朝奠設饌士喪記疏大夫以上已許月半奠士行大夫之禮者无已僭乎問解望奠差減於朔奠云者似從俗情勝而云爾恐難遵也（答李公敗）

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註云有殯父母喪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也據此則異宮兄弟之喪未成服前上食无可廢之義也昔有問於遂庵曰喪中遭昆弟子侄之慽雖異宮未殯前上食當廢否答以不當廢是爲正論也家禮朞九月之喪三不食生者三不食則死者亦當停三時上食此以同宮者而云爾若異宮則恐當遵外喪入奠之文也（李完敏）

古者士死月半奠然備要則望日亦用果一盤不設酒不出主依此行之爲當此先先生答直卿月半奠行否之問而區〻所奉以信及者也且伏閱袁日欲復行望奠而未果云象若先塋望奠於靈座葬後繼行於祠宇

則豈不用先於結志之孝耶若以事力不逮雖不得行於祠宇靈座之獨行恐无豈瀆之嫌未知如何（朴宗興）

凡遷異於祠宇朔奠異於卒禮則以妣位合祔之日而廢考位朔日之奠可乎行之恐宜（上仝）

生忌之祭非禮也而從俗許行於三年內即所以象生也雖即象生用生時早飯例別設早奠於殷奠之前者恐陟太瀆從陶翁說朝上食後別設饌如朝夕奠恐宜（洪鶴燮）

虞而後事之以神道雖象生之饋難準生者三日不食之禮雖在同宮之慽亦當乃預也　國制雖重當準以異宮之禮　成服前上食恐无可廢之義至若朔望奠推以曾子問殷事則歸之文則亦不可廢　成服前後恐无可拘也（尹養善）

飯含

飯含主人之事也未論喪之尊卑惟主喪者左袒右袒者取便也餘人无可袒之義主人若老病不能而子孫替行則替行者當袒（荅任憲晦）

士喪禮主人出左扱米當尸方南首而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宰從立于牀西在右左手不便於用而乃用之者由下飯含之須也主人東面坐用右手則必反用其柶且加手於死者之面非孝敬之道故不爲也或云舉巾以右手不得不用左手扱米此說亦通扱收取也（上仝）

士喪禮宰洗柶建于米家禮揷匙于米盌柶變而爲匙匙變而爲柳匙今俗用柳未知何據而從俗亦宜（上仝）

士喪禮疏云布巾環幅不鑿而已雜記疏云鑿巾以飯而已（而）註疏家因鑿與不鑿文勢之不類硏言大夫士之別蓋推說也士則親含大夫則不親含不必緊見於禮特鄭賈輩自爲之說耳飯含本爲孝子不忍虛口之義則豈容使賓大夫之賓惡乎可施乎註疏决不可從也公孫貫鑿巾以含親是嫌惡也安得免不孝之刑乎尤翁使客云云亦襲註疏未敢信及當一遵儀禮家禮本文主人自爲之可矣不當使祝使祝則恐尸爲祝所惡耳奉珠與祝佐以行之者與使賓何以異哉敎巾親含縱有所至不忍而至難抑者因之一承親顏亦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贈幣家禮亦言主人奉置柩傍而无使祝之文蓋含與贈俱係主人之禮决不可代人无貴賤一也况家禮以下无大夫士之別乎（李秉溪）

襲斂

古者死者不冠但以帛裹首謂之掩蓋所以保護肌體貴於柔軟堅緊冠則磊磈難安所以男爲女通用也後世幅巾作而掩廢然幅巾者男子之服也女喪恐當用掩掩制載士喪禮而其詳則陶庵荅蔡命洪書可考也

士喪禮不言掩色則可知是白蓋反太古冠布之義女帽通俗之所用而其出无稽曷可舍禮服而從俗制乎（李承憲）

士喪禮疏云死者不冠以其長卧故不可以冠也冠是戴於頭者爲物甚尊且重非寢時所宜着也生死不可異禮也（荅任憲晦）

深衣男女吉凶之所通服婦人襲亦當用深衣男女不嫌同服則帶亦何異哉衣用布純用黑无內外之別也袖是皆衣制如深衣但緣用紅色是

爲殊耳若色用青綠用紅則袷衣已矣禮婦人復不以袷卽事鬼神當以祭服之義也袷猶不可以爲復況襲乎圓衫近俗皆喪之所通用而其制无所考或云是 皇命明婦之服未知是否圓衫長衣々裳相續有古禮服遺意而終未若深衣之爲有經據也 李承憲

按備要小斂憑尸哭擗後括髮免髽遷尸後襲經則飯含時不斂髮可推而知也小斂時白布巾環經家禮所不言而備要言之以古禮之不可廢也沙溪擧儀禮用補家禮之闕曷敢不遵耶 朴宗輿

開元禮小大斂无結絞書儀小斂陳衣註曰今俗无大小斂家禮附註高氏說有云今之喪者衣衾旣薄絞冒不施懼夫形之露也遽納于棺以~~今~~棺爲小斂蓋棺爲大斂則是大小斂皆廢據此則唐宋以還小大斂俱失古禮溫公好禮故採儀禮而行斂絞大斂則文缺家禮本書儀大斂之无絞亦襲書儀也小斂鋪絞至將入棺而始結之則似合兩斂而爲一恐非有精義而然也小斂之未絞結固出於孝子時見其面之意則不待纍大斂而後蓋棺孝思也苟其有害於不忍之心則周公宜載諸儀禮哉故曰襲書儀也非有精義于其間也家禮未及再修故此等處當更正而不更正恐不當以出於朱子而膠守无改也 金基叙

絺綌紵不入之說竊更思之葛布非東俗所用（紵布之不用）卽俗忌非有所稽也然猶以未得一據爲欝卽考喪大記註絺綌紵者襲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正服絺綌紵襲衣故不入陳云々蓋古人以絺綌作襲衣若東俗單袴衫不作上衣故不入於陳衣也若作上衣如吾東青白紵布之類則焉可以紵而不用乎用與不用係服之正襲不係于絺紵禮意卽然而今俗不解此義凡係紵屬則雖正服亦不入斂可歎自兄爲度痛革陋俗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是爲望耳 李襟溪

韜縫合縫之留末不縫者欲令弁韜其跌也斯義也沙溪載諸家禮輯覽而今人或抵距跌而不弁韜者爲非近俗或有弁韜跌者是爲得正 答任憲晦

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所以別貴賤也今也大夫士之家非松不爲棺椁率皆取関東而用之関東禁山而椑宮之所由出也邦有常憲而不少畏憚取之乃已是穿窬也朱子所謂法制之所不當得者雖得之而有財亦所不欲也蓋非義而事親非孝而黃腸題湊卽梓宮所用而用之於私家則僭也按以必求仁者之粟以祭之義則亦有所不慊於心爲誦孟子答充虞之問筆之於青冀承理論焉 李襟溪

束帛

魂帛卽古禮之重只有主道而已出納如神主者恐涉无義帕覆椅子奠上食時不立置恐爲得正未知如何 吳老洲

束帛始見於雜記聘禮而家禮結綃則非古束法而其所云束帛者只以結束言其用白則似如虞主以求之義其制樣亦儀之同心結肖人形國俗之用布爲神主樣者類皆不經五禮儀 大喪用白綃一匹加捧函安於交椅而綃多少旣久定數姑依聘禮丈八尺其結之倣書蔡傳卷首三帛圖而結之之綵用白恐宜 香朴瀣議

漢湖夫人喪禮魂帛用束帛之制常時不覆蓋帕是亦可遵而但神道尚

幽覆蓋覆帕恐不害理奉靈床只安衾上是爲得正（答任憲晦）

靈座

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士虞禮不用素器據此則未葬當用素器既葬當用吉器椅卓座席當視器之素吉爲度耶陶庵引檀弓奠以素器之文爲葬後床卓帷帳用素之證而檀弓則以未葬而言恐難爲的證集考所謂除椅卓座席外當用吉器者亦有何據器與座床恐不可分而爲二用素用吉亦不宜差殊未知如何（吳老洲）

有事則告廟與几筵當同況尊祖妣遷祔卽先丈遺意乎啓墓前因上食告來示恐得（李載毅）

成服

渼溪答人祖父母及父母并喪襲斂成服先後之問曰喪在一日內襲斂成服當先祖後父泉翁引此爲々人後者祖與母成服先後之證斯言如何渼翁說卽先重後輕之意襲斂固當乃爾至若承重者成服恐當先母卽由下而上之義也近有人喪者未期而又身死立繼后孫其家據兩賢說欲先成祖服故愚力勸其先父不成父服何由而承重乎顧服明教（出嫁女除服後心喪）宜縞素以終三年然亦不宜純吉衣用玉色冠用皂色玄笄髙紒爲心喪之服恐宜古者除服（不宜直接於吉）踰月服徽吉如何（吳老洲）

（出嫁女除服下見小祥）

問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者緦々者其免也當室者免而杖矣註曰當室則杖而免々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玉藻曰童子聽事不麻孫惠蔚曰聽事則不麻知不能事麻矣如使童子本自免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惟擧免麻是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言之有經明矣且經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詎有冠重之別哉孝巾屈冠雖不當加首經則恐不可已也若未及成服遵渼翁說不害爲寡過之道如已成服遵古禮仍加首經恐宜（答李在慶）

承重之義由下而上成服恐合以母爲先而且母喪在祖母喪前日則母喪第四日當先成母服翌日承重成服允愜渼翁成服亦然之論而渼翁又云疊遭父母喪一二日之內者後喪入棺之前不可攙成前喪之服後喪入棺後服前喪之服以翌日服後喪之服似亦爲得斯言恐不可易也成服各有其日則不須以先輕後重爲拘此與喪在一日而襲斂先後爲棄情之事者不倫故也（申錫愚）

年長未及冠而遭父母之喪者雖以童子成服當援雜記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之文以成人之服成服若過成服亦當遵武王崩成王既葬而冠卒哭而冠恐有得禮也鄭康成曰遭喪冠月則成服因冠非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盖古者必用正月而冠所謂非冠月卽非正月之云也卒哭後加冠不爲无稽吉凶相錯終不如吉祭後卜日行之之爲得正耳（徐穉淳）

儀禮雖輕服无去負版衰辟領之文鄭註雖有衰版辟領孝子哀慽之云此特擧其重者也喪服記首以凡衰統五服而言負適衰則其五服皆有可知況衰所以通名斬衰以至錫衰疑衰者則何得去之推此而可見負適也續通解疑其剪襯皆不用而家禮附註楊氏以爲朱子後來議論之定

者然恐當斷以喪服記已矣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之別而統謂之齊衰无所區別家禮至大功條云始死負版衰辟領則期服之不去負版衰辟可知已非直期服爲高祖三月曾祖五月同是齊衰故不去秪當以家禮爲正楊氏說恐不可從耳（答李膺佈）

緦戚之不製衰服雖緣貧莫爲力而亦可見喪紀之壞也不服衣裳則卽是不受服今俗之只用巾帶陋矣不可從也妻父母服卽服制所謂從重而輕者緦服之重者也曷可從俗而不服衰乎（朴宗與）

逮事從高祖者未可以服盡而昧然无事三日程免成服具吊服加麻臨喪事則用之旣葬而除恐爲得禮也（南秉善）

正服

父母之愛其子〻之愛父母皆出於自然而无窮則子之報施豈計歲月而爲之哉喪止於三年者以天運再周非以三年免懷而然耳三年之愛似當統看父母與子而父母之愛其子可但以三年爲度哉此以子在父母之懷而云爾卽本文於其二字可斷以子之愛父母也三年之內未嘗離懷愛惡接續无所間斷旣長雖懷寢久寢失者斯義得正也（李埈）

今日遭外艱明日遭內艱者當用父喪中母喪之禮服以三年恐无可疑也蓋喪服疏父卒三年內母卒仍服朞云者卽錯看喪服經文父卒則爲母之則字生出許多葛藤詎不閣乎其曰父卒則爲母者卽對父在爲母朞而言也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者正見父卒之後遭母喪卽服三年也何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所以不得遂三年者爲父屈也父旣沒矣誰爲屈而不爲母三年乎馬融所云父卒无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固已得正而孔仲達釋雜記三年之喪旣穎條謂先有父喪而後母喪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杜預亦云父已葬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返父服旣練則服母服喪可除則服父服以除訖則服母服據此數說則古人未嘗謂父服除乃得伸母三年者可見也賈疏曲解之害將不免薄於天性非少憂也沙溪尤庵兩先生皆疑疏說而至若陶庵所云一依經文則父先卒而母死者雖一日之內可伸三年者斯爲不易之正論百世以俟周孔而不惑者也以三年次第行前後喪練祥禫吉祭則一日并行恐宜質循所謂父死未殯服祖以周者全不成義理未忍變在之義亦說不去決不可援證也李文菴不信師而信疏者未知其何說也（林景鳳）

妻亡夫不知以病故不告也又未及成服而死其子不可以夫未及知而不用父在母喪之禮題主則以顯妣服則以杖期而无禫〻者以父喪也講定如此未知不悖於禮意耶（任顯西）

并服曾祖〻兩喪承重者未葬當服祖喪斬衰卽斬衰未葬不敢變服之義也旣葬當服曾祖練衰卽所謂常持重服是亦統尊之義也（答李在慶）

祖父母服正統期也程朱皆不許赴舉至若傍期已葬似赴舉而晉楊施伯母喪未除而應孝廉舉時議紛紜古人之以服中應舉爲重也如此禮大功未葬不可行冠昏況應舉乎大功之末始許冠娶則葬而後應舉恐宜姊妹之服降期而爲大功則不可比例於他大功尤不宜未葬而赴

擧也（上仝）

旬期雖下於正統同是朞服也服莫重於期年而身持齊衰之服口誦聲律之文於心不安所以奉質也檀弓所謂廢業與誦皆以大功言而不及期則期服之廢誦與業自在不言之中也所謂誦可也者可是未定之辭也大功猶然况期乎期喪已葬有難廢讀而至於誦詩則不可詩律則尤不可爲々詩與學舞射琴瑟无異其廢也尤當矣至於挽誄之述事係哀死不可與閒言語比而同之作亦不至害義耶（李祺淵）

祖父母服中不當赴擧程先生明訓存焉不可違蓋正統朞即所謂至尊之服也所以致哀之道亞於親喪以故於其服之在躬不可服闋亦不可赴擧雖服闋不宜赴於大科借使得之豈非一不幸乎（李載毅）

妻爲主婦則主婦之喪死主婦父在父爲主則子婦不當行主婦之禮亞終獻主人之子若孫爲之恐宜（答李道用）

妻喪雖具三年之體服名則期也恐不可喚做三年之喪也天子亦爲長子斬則當與父母之喪并稱三年然中庸之意只主父母而言既言三年又言父母者所以申明三年即父母之喪是爲反結也（沈景澤）

爲長子三年者與父喪同是斬制而爲卑幼之慽也故居喪及出入服不倫於大故國法亦不許解官未可以喪服從官故笠用麁黑漆笠袍用生布道袍帶用麻絞居恒服布中衣網巾不合用布用布歸遞已矣雖非從官者亦當乃爾方笠蔽陽子俱不宜着也應擧則係是示榮之事非情禮之所當出也（答孫輝晃）

父在則不杖疏說也不論父在與否而皆杖家禮也禮家舍疏說而從家禮爲不易之正經也爲夫者不可以其父之主祭而不杖々則當練祭而不變除則惡在其爲練乎練服之制如大功一遵三年喪變除恐宜父若與祭則子不敢以杖即位杖不入於堂室厭尊故也（金述鉉）

儀禮喪服註適子父在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疏曰適子父在不敢爲婦杖父沒母在得杖而不得稽顙據此則杖與不杖秪係父在與否而已母死與焉以母无主喪之道故也然則俗之以母在而不杖者全不識禮意家禮則不計父在與否而皆杖亞備齊衰之杖用具三年之體焉（金益哲）

所後子服南塘云所後子爲所後父同於所生父則其所后父爲所後子亦當同於所生子此言峻截而傷詳傳文本義惟正體傳重三者咸備然後始許三年也所后子大倫既定則正與傳重固无間於己出亦不可謂所生以故秪當偏正而不體是則非拘於疏說也尤庵陶庵皆許以衆子服農翁亦論閔彥暉繼后子之服而曰不得與正體長子同而同於支子承重恐爲得禮愚則信三賢已矣（沈弘模）

儀禮喪服不杖期條曰爲衆子註曰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以故備要五服圖亦不區別男女而統擧於衆子之（圖上方）中圖云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或已嫁被出而歸并與男子同則其本服期而出嫁降可知也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服期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所謂引進者是牽引之同乎己子也古人於兄弟之子直稱父子如疏廣蔡邕之

所云爾也自晉以來始有叔姪之称然服則猶同期制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而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孫曾則无降是爲相報亦引同己子之義也（答李膺信）

喪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无主者姑姊妹報女子子不言報者爲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故也家禮不杖朞條曰爲姑姊妹適人而无夫與子者无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還服不杖朞只舉兄弟姊妹及侄男女不言父母者爲父母還服三年則是遵不貳斬之義只當遵父母猶期之文已矣沙溪載父母猶期之文於備要而曰一說三年更詳之更詳云者雖若未决之辭而非以三年處可否之間也（安生）

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无服故曰嫂叔无服推遠之義是爲禮之正也唐太宗引同爨緦之文而謂嫂叔无服未爲得宜魏徵獻議云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同居生而同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請服小功是出於情勝也程子云嫂叔无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也朱子亦云看推而遠之意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育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无服程朱之論皆從厚也不可以貞觀君臣之所義起而遽從古禮〻者所以斟酌古今緣情制宜故家禮亦服以小功恐不可易也（答任憲晦）

小記有所從雖沒亦服之文沙溪先生又有未服（猶服）之訓推斷義也爲孫婦者无論夫在與夫亡夫之已承重與未承重皆當從夫服〻祖姑以三年恐无可疑耳（黃鍾昌）

備要夫黨服圖中夫從祖姑即夫之同姓五寸姑母而舅之從姊妹也其服雖不見於儀禮家禮而儀節與　國制俱許服緦沙翁又載之備要亦出從厚之義從之恐是（朴宗輿）

小學不百里而奔喪只言不越境而不分喪之重輕何哉按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註曰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嫁者爲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据此則不百里而奔喪非父母之謂即期功之慽也古者嫁於異國者父母生則歸寧生則歸寧而死不奔喪宜理哉也今有援小學爲出嫁女不奔父母喪之證故愚指雜記以爲正未知如何（任穎西）

親父母喪有舅姑在則不可哭於正寢就別舍哭之似宜然既聞父母訃何可先擇哭處耶一哭後則更就別室設位哭之爲宜而祖父母喪則有聞於父母承訃初即就別室而可也（答鄭奎元）

燕寢路寢今无其制只可於所處外室哭之而有服者則當成服日又設位哭之哭時只就其死者所居之方東西南北隨其所在爲可耳（上仝）

收養之服不見于儀禮者何哉古者无異姓相養之理而然收養母之名肇見於開寶禮而服以齊衰年三然家禮則不載〻諸家禮圖者非朱子之筆也既有養母宜有養父而開寶之只舉養母者亦何義抑以乳哺拊育恩參造化特乎養母而父不得與焉耶至　國制始并服養父母是爲可從耶收養非繼后也雖遵大典服三年无降服父母之義而收養者使之尸祀則當祭幾代耶既服養父母三年則服收養子以朞收養子之子

以大功耶侍養之名古今禮家之所不言近俗或有之然非禮也然既爲侍養則當服侍養父祖母如養父母而服侍養孫如養子耶祭止幾代耶恐當止侍養子之身以報鞠育之恩而已若上祀高曾則與爲人後而奉祀者无異所以要止祭當代也被人誤及如是爲對而言固无據未敢自信伏幸明敎（吳光洲）

若爲子行則當爲繼子而以其孫行也不可以爲嗣故謂之侍養侍養二字不見于禮似因養母之文而從而爲名吾東之俗稱也三歲以前收養卽同己子雖載于　國典許服三年然此以遺棄子及同宗異姓親无服者而言耳昔韓文公以被養於兄嫂爲服加等橫渠譏之曰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收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无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加等則待己无恩者可不服乎斷言也得禮之正也（朴命璧）

收養與出繼名義不同故倫要圖有養母而无養父以養育之功專在於母故也所云養母者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子與親同服齊衰三年而倫要心喪三年條曰己之父母在則爲養父母據此則父母在者不可爲養母服齊衰只伸心喪三年以報養育之恩而已也父母不在則當爲養母服而收養父則不許父母在否只伸心喪而三年則過斷以朞年恐宜（金正綸）

凡以私恩服者不於其身受恩者不服无推及於妻子之義則爲夫之收養者與父母收養者恐當无服李草廬以爲師服三年而妻无服亦何以異此云者恐得精義尤翁許從夫服恐欠絶施服之義恐難遵也若以全然无事爲未安從尤翁說服同爨緦恐爲得正（答李爾信）

爲耳從祖收養者當服以本服緦之盡後中心喪三年而今也則不然擧衰被髮題主以顯考則昭穆失序名義不正悖禮大矣白屋易以姪孫爲後而未聞爲後者服斬近世老稼齋金公爲族侍養而祗尸厥祠而已今其人覺非而反之正則事係大倫卽日當告改題（旁題不書）何待節祀乎爲其侍養祖當立別廟祭止其身恐得耳（朴命璧）

外祖父母本服小功此載經傳及開元家禮　皇朝三禮而有甚大膽人敢易儀禮乃爾耶嘗見武曌制禮外祖父母服大功俗沐之罪有不可容誅有誰捨元聖而取賊耶（也）（尹光演）

外祖父母與內舅雖同是小功而內舅則與外祖差殊成服後无不可赴試之義況出繼降服者乎（申瑋）

以禮經從政式揆之則外祖父母成服後恐无不可赴擧之義愚伏南溪竹庵論諸皆許未葬前赴擧以服是小功也應擧亦不爲无說而情禮事體自與他小功差殊外祖父母卒哭前廢擧恐不害爲從厚也（洪在鳥）

喪服士爲庶母服以名服也不論无子有子皆緦至家禮只許父妾之有子者服蓋本於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无子則已也今不敢舍朱而從周然雖无子慈己或攝小君則嫡子爲之小功不爾而或服勤至死功勤紀于一家則安忍无服此則當遵同爨緦之禮恐不可以家禮所不載而已之也家禮之所不通參以儀禮然後不違朱子之旨爲可膠守而已乎（李樸溪）

爾雅曰父之妾爲庶母子妾之於父妾亦當從君而曰庶母而已禮兩妾子各呼其父之妾曰庶母此其證也禮子之妻妾於父之妾无服无服者非闕文也遠別於尊姑也若以從厚之義爲欲相服則爲同爨之緦而已然則稱謂但如臧獲之所呼而書牘亦用此例自道則當云某室可也近俗或稱姑與妾子之妻稱其所生姑何别哉焉有死无服而生呼姑之理乎以无服而知其決不可稱姑也自道以嫡子婦則嫌於女君以子婦則嫌於所生子婦故曰稱謂但如臧獲之爲而自道亦如閨中所稱而已服事之則致敬致禮可矣死姑婦之名而有姑婦之道然後倫理正恩義篤矣（李義秉錫疇答）

未承嫡之妾子爲其母當服嫁母出母之服无論父在與殁齊衰杖朞盖義雖絶而恩不可絶也期而當伸心喪以終三年可矣其妻則亦無生育之恩但依婦從夫服降一等之文服大功而已不如伸心喪也至若其子尤无可服之義雖非爲祖後者无服已矣（任穎西）

妾之事女君如臣事小君之義相類故亦服齊衰不杖朞此則以貴妾言也古人有婢貫爲妾或仍婢爲妾當爲女君之服而服期耶當爲内主之服〻以侍者之服與他奴婢等耶備要侍者服註曰侍婢當依庶衆妾服制〻如妾服而已之謂也非謂妾服當從侍婢三年也所謂婢妾雖出於侍婢爲夫之妾則已免賤矣亦當爲女君服期已矣未知如何（上仝）

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疏曰四徒從之中惟女君雖没妾猶服女君之黨服此據雜記文而言也徒從之禮可施於生不可施於死所從旣亡則止而不服者人情之宜也禮者緣情而制宜服死女君黨宜於情乎宜於禮乎決知其无義小記可遵而雜記不可遵雜記不可遵則小記疏可知也況已經朱先生勘定乎祗當從家禮固論女君存亡不服已矣家禮備要爲常禮者已得之宜吞更商（李楳溪）

喪服妾爲女君齊衰不杖朞傳曰何以朞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妾之事女君旣與婦之事舅姑等則爲之服也亦不宜過于婦爲舅姑之服故服期已矣古禮婦爲舅姑期故也（沈航西）

妾爲女君不杖朞肇自喪服而家禮備要之所俱載恐不可易也傳雖曰妾之事女君如婦之事舅姑此以服勤而云爾未可以婦服舅姑之隆三年而亦爲女君三年也老洲嘗云雖婢妾旣御於君則當免賤而不爲女君三年也祗服不杖朞則被髮非可議到也被髮本非古禮子婦之爲舅姑被髮尤爲非禮今不可猝改而後有周公者出而制禮則必去被髮也當矣（答趙秉德）

妾子父在爲本生母喪當被髮杖朞一遵正室子父在母喪之禮以雜記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之文而知其然耳杖故練不杖則朞而除服寔有練不練之可論哉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註妾子父在厭屈也此以同宮者而云爾若異宮則父在亦當行禫也近翁答賤子問始而不敢同於正室子父在母喪之禮似當服不杖朞亦不被髮而禮无明文爲疑後得雜記小註之爲杖朞之證亟改前見至若嫡母在爲所生母寒岡主服朞陶菴主伸服三年而妾子无爲嫡母壓屈之義則陶

庵恐得正而 近翁於此兩說始末決從違後荅尊王考丈曰家禮勿論嫡母有无幷許三年陶庵以從家禮爲正見此方无疑於是焉看詳則可認初晩之別而不逮於截取也（上仝）

衰服不杖朞條爲衆子註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敎紬公曰士妻爲妾子亦期據此則嫡母之服妾子一視衆子已矣妾子服嫡母如親母則嫡母妄得不服妾子如己子乎善乎退溪之言古人雖嚴於嫡庶骨肉之恩則无異故不分差等 國典亦一遵古禮也（上仝）

庶子之子父死而後不爲妾祖母代服三年者以无重之可承也承重者承祖之重也不受祖之重者詎可承妾祖母之重乎妾祖母宜有可傳之重乎以故尤庵有云凡孫之爲祖父母三年是承重故也今其祖母是其祖之妾而已則其孫宜可以承重而服三年乎不惟尤庵成訓乃爾 明陵之世有朝令申禁曷敢有越當服本服朞已矣喪畢而埋主是爲妾母无世祭之義也（洪在周）

禮喪服曰慈母如母傳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服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註曰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所謂慈己之服小功也令庶弟若受命而被養於今庶母則當齊衰三年不受命則雖有養育之恩秪服小功已矣縱服三年不當被髮行練祥禫一遵三年喪體段恐宜三年而不被髮所以與親母差殊也庶子之妻不服慈姑婦從夫尚不服則其子之无服亦可知已慈母本无天屬之愛故无從服之義也（徐有舍）

父卒母嫁與得罪於父而被黜者雖似有間而不知終身不改之義不奉舅姑不奉祭祀不下庶子是自絶也其絶於夫與黜者何異哉通典庾蔚必禫之說恐不可從檀弓註无禫縱爲出母設而亦可施於嫁母嫁出不可差殊觀也雖與父在母喪同是杖朞而父在則不敢伸私故爲母降期具三年之體而杖髮練禫宜也嫁出兩母不許父在與否而爲之杖期非降服也特以子无絶母之理而服之而已初无三年具體之義旣不具體矣不被髮无練禫恐爲一串事變制亦不必待中月期而除服伸心喪三年一遵本生喪禮恐爲得正古禮婦爲舅姑降夫服期則爲夫之嫁出兩母无不可降服之義必服大功已矣（李謙溪）

古禮有三年之喪者於小功以下无變服如雜記有殯聞外喪改服卽位所謂改服是初喪免絰而非具冠絰成服然後世則重喪中亦服輕喪之服父喪中改葬母亡喪中改葬父者曷可不爲服喪之緦乎有事兩喪各服其服而常居當持重喪（尹養善）

齊衰以下布帶精粗各視其冠而廣則无文可稽立儀擬以四寸而四寸是大帶之廣布帶之象革帶者以之爲準殊无所當家禮集考云母喪做斬衰絞帶半腰絰之義以次爲差布絞猶然（答任憲晦）

有人无父母兄弟惟從兄是依及娶而亡去今焉爲七年矣窮求不知處存沒莫聞知其妻當如何處之欲旬服通典荀組說則以子而待父年滿百亦未可必況齊年之妻乎終身不行喪制服有所不可欲從劉智說則亡人年未三十耳三年求之不得而卽制服居喪亦所不忍也遵泉翁說

告廟而求之三年三年不得而更告之告之而又求三年終不能得然後乃舉哀服喪允叶於天理人情歟為之立后則當與其所後母同時發喪而其親戚之服之也亦宜在此時耶幸并復之（李襟溪）

妾子之為嫡母黨服一視君母之在不在不以曾服先嫡母黨而已之者是為不易之定論也喪服傳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專出於畏敬誰敢以既服而不服哉徒從既死情寂則與妾子承嫡者有異恐不當叙戚展廟以无報服而可知也教綿公亦云庶子雖服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指君母之父母姊妹）於此子則死服盡庶子以君母之故不得不服其親而彼之視己宗非外孫與姊妹之子故略而不服推斯義也其不為叙戚展廟當矣通典臧燾云所既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无異者恐為得正至若徐藻庚蔚之則以外氏无二統而謂不可忘服外服无二者即以出繼者之為本生外黨承嫡者之為所生外黨而云庶妾子服嫡母黨非以外黨以賤不敢不從服耳為有二統之嫌哉徐庚說恐不可從未審意下如何通典說載讀禮通考（十三編君母父母姊妹條下）伏幸檢覽焉（吳老洲）

遜翁之論曰年過長殤則雖未嫁娶親戚之服之也皆如成人據此則外孫如年過長殤未笄而夭者服緦恐无可疑蓋三殤未冠笄者計其年而以三等服其服焉已笄冠則雖殤年死者不以殤服服之也（徐簡修）

都下有妻殺夫之變惡其夫漁色劉勢而致命也為其子者處其母當如之何魯桓被戕文姜與焉而莊公不絕母子之情以其生育之恩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漢防年繼母殺其父防年亦殺繼母在夫則妻道絕矣在子則母道絕矣禮云繼母如母者為其配父也配體之誼已絕絕不為親禮也殺之以復父讎固也至若親母則與繼母不等子无絕母之理為其子者不忍離母而告官告則母死即子殺母也秖宜舍家忍痛自廢自靖而已是為處變事而不失其經也昔有人問於程子曰祖殺其父告之其罪如何程子曰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父為子綱故以父殺子罰止徒年而孫告祖當死者以悖天逆理也其身當死猶不可告況告母殺父母當伏法乎然則其子之不可告非為自活也斯事也人倫之大變苟非義精仁熟未易處得其正願服知言焉（吳老洲）

文章亦有小心放膽之異為學者亦何為不然哉南塘講學論理師心自得不免太快至于論禮一掃經傳註疏創立己說是所謂放膽也其所謂天子諸侯不為長子斬及由旁支入承大統而不得以先君為父者當稱其私親為父為之服三年者靡所考據取辦胸臆者不幾近於无忌憚乎非直惶恐已矣鹿門辨說明白痛快无復餘蘊其有裨於禮教者詎可量哉九京可作南塘亦應悔謝之不暇也（答趙秉德）

貳極虛乎痛寬罔極副封仰認盛旨而　英廟朝收議時諸公皆難慎於服斬以有許多層節有難俱陳故以　國朝往例為對而斷自　宸衷引庚子君臣服制復旧之義定為三年載之使編者一洗千古之陋而在丙午則難準故　服朞如今日　正體之地尤宜承用至若嗣家適適相承三世之說恐不可議到於　王朝也（吳老洲）

春秋胡傳文公元年即位下小註間康王釋喪服被衮冕皆謂禮之變獨

稐氏以爲失禮未知如何區處朱子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雖先君之喪猶爲已私服斯言終恐遜了於東坡守經之論恐難從也三年之喪旣成服釋之而卽吉无時而可者受顧命見諸侯猶不可以喪服云者其言眞正恐不可易〻世傳授有國大事則尤不可釋喪服冕吉凶相襲變易无常恐乖斬衰未葬不敢變之義然則喪服嗣位乃所以嚴其禮也伊訓元祀見祖則不言冕服三祀歸亳始奉冕服則是可認除喪而後服冕也且以喪服朝祖之義揆之則祇見厥祖者亦當用縞服（如視事服白衣冠之類）後世拘於服色亮陰三年廢謁廟之禮〻意恐不必然也集傳咸用師說則釋冕反喪服註亦述舊聞恐當爲定論也（上仝）

降服

爲人後者爲本生降服卽恩爲義壓情爲禮雖然苟无傷於貳統之嫌伸情盡禮於其中是亦天理之不容已者詢不易之論也至若衰服所以表哀非直爲臨喪從祭而設者古人亦有衰絰出入者私室持衰接賓客固无害於壓重故亦不欲其奪情而渠以非喪所服衰爲不自安非有所忌諱也近俗所着蔽陽子深衣縱非禮服祇當用此以受弔已矣生親喪未葬廢所後廟事意亦云爾而向稟中斷以期服不可以居憂云者失之大狀旋悔其擧易矣如賤息者雖不與祭亦不當拜年於廟耶身不精潔頭不巾櫛則入廟非時當并廢歲謁守額更承教（吳老洲）

宋禮之陞舅姑三年者有乖不二斬之義朱子載諸家禮者爲時王之制非謂得禮之正也爲本生舅姑大功者以不二降也禮婦從夫服降夫一等夫服本生父母之期則婦服大功宜也豈可比例於陞服三年而從夫服期乎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伯叔父母大功則服本生舅姑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家禮儀要一遵儀禮晴敢低昂於其間哉雖則大功除服後當爲之心喪三年此其所異於他大功者耳（答朴宗塾）

竊念程子之意以爲先王制禮出繼者降服本生以正統緖爲世叔父母并降大功而爲本生父母則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爲齊衰期以別之所以明其至重而與世叔父母不同也雖然濮王以伯父而其恩義之別〻於尊者一体此之謂至重也不同也歟程子本旨盖言喪服立文命意之如許而已未見其爲〻濮王服乃爾也天子諸侯絶旁期而期之喪達于大夫是爲禮之大經也借使英宗爲濮王服準禮不服必申心喪三年然後无符禮意若以爲本生異於旁期尊之同不同不可施云爾則斯事也非情勝乃義起情勝者失禮之正義起者非聖人不能也且禮者別嫌明微所以爲經紀人倫也當絶而不絶當降而不降則惡在其爲節文耶禮疑從厚是爲寡過而此則非可疑者從厚之過至无所等殺則幾何不野哉乎是宜就〻世伊川請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其後一遵斯言朱子謂以濮主國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而至論伊川濮議則云未爲允當未允當者卽指何事耶幸見教焉（李措溪）

禮有適子則无適孫故有適婦則亦无適孫婦其姑不在則服小功者爲適

孫婦也其姑在則服緦者同衆孫婦也既服衆孫以大功則當降一等服衆孫婦以小功而又降一等而緦者以別於適孫婦也既爲衆孫婦緦則爲出系孫之婦當降而无服而服出系孫以兄弟之孫故爲之小功其妻則降緦是則无再降之義也（李朱棣華泉）

沁溪答外親適人者當降之問引喪服䟽而曰外親雖適人不降惟爲人後者爲本生母黨當降又引鄭氏雖外親无二統之論而曰爲本生母黨降一等爲是然則爲本生母黨者豈不可降服乎是所謂私親之爲之也亦然也或者以外親雖適人不降之文爲出繼者仍服本服之證者其於報服之義何如哉所謂不降云者以內外從出嫁者而云爾卽以本服緦者降則无服有此從厚之論而亦非禮之正也曷可爲不降外親之證哉（答趙秉德）

禮无服不再降之文惟兩男各爲人後及兩女各出嫁者不再降而已昆弟姊妹一体也未忍其服輕而趨於薄故不再降也出繼者固已降服降服者又爲出繼降而又降幾乎无服故尤翁嘗云出繼子孫復出繼爲其父生家亦不再降是爲從厚之論无關二統之嫌當遵无疑也至若婦從夫服降夫一等以是統論也爲夫伯叔父母大功卽是本服出繼則當服小功乃一降也非再降也其夫既服大功其妻同服大功則恐在其爲降夫一等哉（答李膺齋）

禮兩男各爲人後不再降而儀禮喪服曰爲其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焉註以爲大宗後殊之降二等故小功也蓋以爲人後而降一等又以適人而降一等所以爲小功耳凡降服各有名義各爲人後者以出繼之名而已各出家者以出家之名而已故不再降惟出繼而出家然後再降者以名義各殊也然則胤友之於其本生妹氏出家者服以小功恐无可疑耳（金基厚）

禮云繼母如母以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而齊服三年若父歿繼母自出而爲僧尼則是絕於父也所謂子无絕母之理者以有生育之恩也雖出雖嫁當服杖朞至若繼母則恩不出已義絕於父非恩非義何可待以出母嫁母乎生絕母子之名死則无服已矣親屬爲僧者前儒斷其无服況繼母乎（李寅文）

喪服小記嫡婦不爲舅後者（癈疾）妻者姑爲之小功故家禮備要載諸小功條而既陞爲大功則當移載大功條无疑（答孫輝亮）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所生母服以庶母者以承父之體不敢伸私也雖則服緦三月中當盡居喪之禮出入當服布深衣蔽陽子除服卽受心喪服墨笠墨帶練布直領以終二十七月之期而卽吉是爲不可易者也子之於母情雖无窮禮所不許則情亦不克自遂祇伸心喪三年以報生育之恩而已（洪淳閣）

凡未行三年之喪者撤几筵當限以主喪者之除服則承重妾子於其所生母撤靈亦當緦服除日爲限是爲得禮之正學齋說心喪行饋奠以終三年者出於情勝恐不可從也若有在室女應服三年者則當爲之再祭如古禮无則秪當以緦服之盡爲撤靈之期已矣情理雖甚缺然亦无如之何矣若不按禮律擅行三年之喪則非禮家之所知也（答趙秉德）

人死族子可繼取其弟之妾子而子之因承嫡所謂妾子之母乃父之不季爲者當服以嫁母齊衰杖期者也過房則當爲之降服〻不杖期乎若服不杖期則與本生嫡母死差殊當如之何備要嫁母圖註曰爲父後者不服此以承嫡者言也至若過房而承適者秖論出系降等而已不當復論承嫡與否也然則若可以只降一等而死別於本生嫡母則遵出嫁女爲嫁母大功之例服大功伸心喪三年恐宜顧承明教（李樴淵）

尊從叔父之於吾兄覆育生成恩恭造化申心喪於除服之後宜也蓋有屈而不得服其服而行心喪之禮爲今兄當服期而降九月則九月後心喪以盡降服之月數斯可矣若拖至三年則不幾近於賢者過之耶昔有收養於祖母者欲伸心喪三年泉翁不許曰收養之恩可論於他人不可論於祖母本服外不當別申心喪幼養之恩比天屬爲輕若別申於本服之外則欲厚而反薄斯言得精義不可易也其不可施於祖父母者獨可施於伯叔父母乎鄭綏文門爰之服世以三年以情則然於禮則過以兄弟之子而被養於伯叔父母天理所當然非以不足而爲有餘也先王制禮苟爲徑情宜復有限節哉（李興秀）

稅服

稅服當以曾子說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云者爲正鄭康成亦云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通典步熊賀循皆同鄭義而惟王肅以但服殘月限滿即止立論而庾蔚之亦以求之人情未爲允愜者謂死殘月之制是符曾子成訓也然則追後聞喪者不拘服期之已過未過追服其全服恐宜（答趙秉德）

儀禮追後聞喪者先滿先除後滿後除云者即主親喪而亦施期功在中家禮奔喪條不奔喪者月數既滿次月之朔哭而除之檀弓疏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步熊賀循皆同鄭說庾蔚之亦云死服殘月之例推斷義也期功之聞訃成服俱在易月之後則亦當計十三月而除服不當以小祥爲準也除服月數以死月計沙翁亦當云爾而即指喪出月晦成服在次月之初者也若聞訃差晚而成服在次月則恐不當以死月計謙齋朴公舉以質諸泉翁泉翁答云聞訃晚而成服於次月者當以成服日計是爲不易之正論爾（李樴淵）

凡服有正服降服之別降服重於正服正服則不稅降服則必稅曾子云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此言正服降服皆當追服也小功既稅則緦可知也鄭玄以爲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而曾子則以終無服爲疑是主於恩而從厚也當以曾子說爲正（答安永祿）

凡稅服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而今者繼后子爲所後父之生父當追服大功然未出繼之前既以本服〻緦〻服已盡詎可更服大功乎先儒定論死服殘月之制恐不當稅服（答李在燮）

繼后者若在於朞大功服未盡之前則死不可稅服之義耶以喪在於未入後之前準以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之例父母喪反承重外尤庵陶庵兩賢俱不許稅服而出后之日未可用追後聞

訃之禮吾不責非時之恩秖施於喪服年月已過者則焉可謂所後之非天屬而訃較恩義輕重當視不視乎顧聞明教 吳老洲

殤服

實疏曰中殤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惟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以成人言）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降則大功下殤無服愚按殤有三等長中下之謂也服有二等中殤不別占一等而從上從下之謂也從上從下而不別占一等者為服大功下殤也大功（以成人言）之殤即從父昆弟姊妹及庶孫本服大功者也長殤降一等服小功中殤若降二等服緦則下殤無服大功（以成人言）服之重者不可以下殤而不服所以殤有三等而服有二等也無服之之道親者上附疏者下附故大功之殤中從上齊衰（以成人言）重於大功故亦中從上也以故特制七月以處齊衰（以成人言）中殤此聖人盡倫之義也蓋禮無七月之服惟齊衰中殤有之長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中殤則無定位以齊衰（以成人言）而降服大功（殤服）則中從上而降一等以大功（以成人言）而降服小功（殤服）則中從上而降一等以小功（以成人言）而降服緦（殤服）則中從下而降二等降二等者固與下殤之無服同齊衰中殤降一等者不可即與長殤大功同所以大功之中別設七月以處之也同是大功（以成人言）或從上或從下者丈夫於從父昆弟姊妹庶孫正服也故未忍其下殤之無服亡中殤以小功（殤服）婦人於夫之叔父義服也故服中殤以緦所以亡親疏而附上下也來教所謂以恩之重輕而從厚從薄者得之矣諸凡中殤之從上下可以類而推也儀禮以三殤準本服分二等降服固也國制之不分三殤皆降二等或無等別恐無意義雖時王之制不可從也至若舅之長殤從祖姑之長殤當服緦以本服小功也不見於喪服者闕文也嫡曾玄孫及昆弟之子女本服期長中殤降一等服大功下殤降二等服小功曾玄孫之庶本服緦長殤降而無服不載喪服亦闕文也從祖亡父本服小功則長殤當降一等服緦而儀禮　皇朝制國制俱不見故沙溪秖云當服緦而不敢載圖諸以涉自專也雖不載當服也周公作經舉上而明下或舉下而明上不見者以此求之可也禮宗乎周故雖　皇明集禮　本朝大典違乎周則舍之而從周惟補儀禮之闕而準禮當服則服之以從尊也備要所謂今制　皇朝制也　國制　本朝制也古禮有大夫士之別而吾東則無別服之也同雖好禮之家未有異此也若夫義起之舉非盛德者不能為也 李載毅

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家禮則以男已娶女許嫁為斷者蓋開元禮也似因後世冠不待長而笄禮廢也冠已成人不宜待娶為重女雖許嫁而不笄何得為成人乎只合從小記而其未笄者遵國典以嫁為制斷義也家禮集攷說得正恐不可易也 答任憲晦

自下殤立主程子義起立論朱子載諸家禮好禮之家所宜遵也凡殤喪常因痛毒慘烈而不遑為禮以故不立主即除靈者亦多是又不為無據以有開元禮之文也從家禮及吾東諸賢之論則立主設靈座追主喪者除服之月即祔于廟恐宜而既不能然則於其亡日設紙榜行忌祭以終父母之身 朴雲壽

殤喪不當用成人之禮故古禮无虞卒哭至開元始行虞而亦不立主至洛閩始言立主亦无卒哭祔之文蓋殤與无后喪并班祔既已祔食祖廟則祔祭固似在其中而據開元既虞撤靈座无卒哭一則節所云卒哭明日而祔者將焉所施哉虞者所以安神也從古禮不立主則无虞從家禮立主則有虞々亦只一祭卒哭斷不可行也既不能虞而撤靈則以主喪者服盡爲喪畢之期豈有練祥之可言哉自從初期用忌祭禮恐宜虞及忌祭當三獻有祝不三獻則不成祭也（答任憲晦）

上殤終兄弟之子之身中殤終兄弟之身者弟妹豈有差殊耶祭儀无三殤之別也祝文用兄告弟之辭而曰兄告于殤弟殤妹虞祭當云悲痛猥至情何可處忌祭當云亡日復至不勝感愴若遵開元之禮不立主則忌日當設紙榜而祭者何可備禮單酌无祝恐宜從家禮立主是爲得正而始葬不立主則亦不必追成是與成人之禮不倫故也（答李應辰）

哭夭慘惻雖未成殤而猶有易月之哭則曷可告榮於祖母之廟哉出痘後方可議到同宮異宮亦不必論也（朴宗輿）

師服

師服一主大義者恐无容議竊謂師服无當於五服故无服无服故心喪心喪之必準三年者所以同父之恩同君之義也君師父雖各爲一倫其義則互相兼之實理然耳當以檀弓文及丞子註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无服云者爲不易之定論而獨程張二子及栗翁斟量其恩義淺深而輕重其服者是則可施於百工技藝鄉塾句讀之師非可施於傳道受業之地也者若於道義之師差以情誼厚薄而不一其服則是貳視於君親幾何不爲父師輕重之怖乎一主大義斷以三年然後方可謂生三事一苟非然者豈所以合君親之恩義哉世趨靡々馴致於三綱淪九法斁者咸由於師道之不立學絕教乖念之哀痛心喪之必準致方兩喪者以不可差殊觀也顧今師生二字爲世大諱往々視其師如弁髦甚使若復以三年爲度比隆於君親則必拘於心喪而不承師問學者有之然曷可處其弊而廢其經哉心本非服故借朋友麻爲弔服加麻之制既葬而除仍伸心喪是爲得禮弔服自服弔心喪自心喪不可混而一之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者指未葬云爾乎抑通看三年乎若三年則當以弔服爲心制乎黃王金三賢之服師用冠絰加緣武又具深衣及帶則非真加麻便是受服惡在其爲若喪父而无服乎所謂深衣及帶亦非疑衰則視以弔服而不嫌於无服乎金厚齋以淡黑笠帶爲師心喪服色是固可遵否處心喪雖於庄致方兩喪无斬齊之服而懷疚憾之情以不杖於外而不存諸中則非所以致哀也不與宴樂不處內寢是爲節度而應擧做官當如何處之兩者俱可廢否從寬差愚於求榮當遵長子斬服中不去官之例否古人亦有師喪去位是則加於人一等者恐難爲一切法幸更明教焉（吳老洲）

師无服心喪三年是爲不易之正理而程子栗谷情義淺深之論又不可已者也當據檀弓弔服加麻三月麻除心喪三年爲宜其不能者是爲朋友麻非師服云者集考說固爲守經而心喪三年是豈可責於夫々者乎

必準三年如勉齋之於朱子則得正否則如沙溪之於栗谷尤庵之於沙溪以期年為度恐為得中也名為三年而不嚴於心喪則未若減其期而盡其禮也當遷就於情禮之間而處之恐難易定也若責秪見伊川面者以服三年則竊恐師生之名從此絕矣詎非可悶乎蓋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曾之於孔子雖服斬衰三年亦可其成己之功與君父并其次各稱其情已矣（答趙秉德）

卓夫人卽劉少傅子羽紬室而珙之母也朱子十四歲奉母從劉屏山子翬於崇安五夫里少傅屏山之兄而珙為屏山後者也朱子師服屏山而於少傅一事之故曰受恩深厚也蓋自幼升堂而拜故有書古道也古之人於其師妻之喪有為祭文者以生時升堂而拜故也　本朝卞春亭為文祭鳳陽夫人李師吾妻亦為栗谷心喪三年蓋卞李即圃隱栗谷門人也（尹光演）

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然則古者弔服亦有帶而家禮弔皆素服註亦曰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但未知帶制如何耳所謂弔服无定制隨時而異首加單服之絰腰加夾縫之帶用倣宋儒及本朝諸賢之論庶乎寡過也帶用布絞絰是嫌近於服緦不如夾縫而兩耳垂紳之為象常耳近世為朋友麻[illegible]者亦用此帶耳（朴宗輿）

老洲吳丈捐館吾輩之於此翁當處以栗谷之服退溪而只素帶三月靡所依據故欲加麻加麻如緦三月而除是為得禮也未知盛見如何（李櫟溪）

喪服記不曰朋友緦而曰朋友麻者非服緦也只是加麻於弔服之上而已故註云相為緦服之絰帶而處於五服之外則非緦服可知也既葬而除麻非若更行心喪如師服然也朋友墓草宿不哭以過期則不復哭也引朋友期而為之師三年之證者鄭注看得甚正而三年者心喪也期者哭已矣（答趙秉德）

朋友雖屬五倫之一而不比父子兄弟之天親君臣夫婦之定名若不交則不成朋友必須以義合而有定分然後方許為朋友所以必加之交二字也（申鵠乾）

守制

朝夕哭象生時之晨昏定省雖練則而止亦不可闕然死事故退溪義起始有展拜凡道之論然展拜非常侍之義恐當行略禮所謂略禮侍立而不拜也晨若私言朝而不言夕夕亦不可廢也當從陶庵說并行於晨昏故嘗質諸近翁而行之不識執事所處何如向叩朝哭入哭之異愚亦云爾矣曾與深於禮者商論而其言以為是日既有入哭一節則不必先行朝哭兩相不下而罷今焉命之矣庶自信耳（李櫟溪）

家禮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即禮之晨省也既夜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而退即禮之昏定也唱喏揖時聲則晨昏祇行揖禮可推而知此是常侍无拜之義也故父母喪朝夕哭而无拜練後則瞻謁而已獨慎齋金先生義起行晨昏拜雖寢亦拜沙翁以父无卧則不拜為教而慎齋終不廢愚意從之後準家禮不拜矣近聞渼湖門子弟晨昏祇行揖禮云遠法朱子近遵渼湖則恐不迷於適從而亦可以得禮之正如何（尹光演）

宋時習俗喪家設酒宴客〻亦恬不知愧故程子之訓乃爾是所謂以禮自處而以禮處人也食於有喪者之側猶當不飽况會下而飲酒食肉乎喪葬時私宜以素食對客〻亦食素梅翁亦云祭餘只可分與僕從以其可施於僕從而不可施於賓客也（李承憲）

古人居憂固不許汗漫出入而或爲喪故及不得已者亦有樸馬布鞍之說至若朱先生葬前亦從師〻生相與非比餘人過從故也春翁總過文祥往拜師門俱爲可述而賢者引此爲見訪賤陋之證非愚之所敢當也（答任憲晦）

非兄弟雖隣不往是爲不易之常經也爲杖衰則不專於親爲親衰則是安弔云者寔有精義雖居近而情孚亦不適閑也曾子弔子張雖載於檀弓恐違孔子所云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之文有未敢信及也（上仝）

自從邦慶洛下有喪家皆廢哭而行饋奠於禮有據乎禮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敬之至也又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三代以後未聞因祭而禁哭亦无由慶而設禁今日之不哭者誠以義分所當然而孤子則不忍不哭縱欲隨衆亦不可得而有不敢自安仍憶己巳邦慶值執事居憂不識如何處之若以不哭爲度則三日而止耶停哭俗也非禮家之所與知此等處說分義不得也（李祩溪）

居喪有病亦許董柱而出不入中門一步爲大閑不可以逾也苟係奉親享先不獲不對面而莫容言傳者則以書可也若大故罣碍而回諮屋外則似不甚悖而嫌疑之際在所當慎不如其已之爲得正耳周舜徵以爲終祥不入妻室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解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朱子孫之近齋朴先生心喪中夫人病困而不引醫切脉其痛勸之而亦莫承順竟使親屬診視玆事準正可法耳（上仝）

親父母之服旣爲期年故練而帰後亦就内寢但近世吳寧齋丈其外舅練祥之後欲就内寢則夫人曰雖降而爲朞心喪之義可以終三年願夫子圖之寧齋丈大加稱羨而許之寧齋公沒夫人絶食而殉貞蓋見義理分明者辦大義従容也（答鄭奎元）

禮雖許有疾則飮酒食肉然肉助胃氣可以已疾猶可也酒則不可矣會下者飮酒程子猶戒以陷惡况自飮乎若老人寛酒戶者垂死疾篤則亦或沾唇以扶衰而不至醉焉可也附註所載語類說必指此而言而至謂勉循尊長之意而强飮則恐失朱子本旨未敢信及耳（李祩溪）

父喪孫孤子母喪孫哀子俱亡稱孤哀子所謂俱亡即并有喪之謂也今人認俱亡之爲先後亡雖非并有喪者混稱孤哀則是新舊喪无別也其可乎家禮題主祝註云母亡稱哀子者即父已先亡而子爲主亦稱哀子之明證也蓋孤與哀皆是喪中之稱則父母之先後亡者居後喪而并前喪所稱極涉无義至若祖父母之先後亡者或有其父生時先已服喪已則服朞今於父死之後忽引曾所服朞之喪於承重之喪稱孤哀孫者不成禮意若非三年中俱亡者則祝文及書疏祇擧見在之稱恐宜然則如哀今日所値只稱哀子恐爲得禮（鄭海尚）

居喪之實不存乎毁瘠爲病柴骨瘵心惟戕形惟肖以底頂寧是爲純孝不宜治切令之槩嫌近於媒榮也吾師近齋先生喪配不令胤子習科業

或曰詩賦則固非喪人所作如疑義時習何妨先生終不許是爲守經之論不可易者也惟哀侍欽念哉（答朴鼎鎮）

喪言不文故往哲居憂除非述家狀答人問萬不獲已者未嘗泚筆祭文雖異於閑漫文字亦不宜作雖在至親當待服吉也喪中不吊人之喪者爲其忘已之哀也不採文奠酌亦此意也縱不押韻恐不可爲朱先生所云古人全不吊祭者卽以此也（答任憲晦）

朱先生嘗與呂成公論喪中講學而不以爲不可陸子靜則以朱呂所處爲失以有欠於不旅行不肅立之義而云爾耶於斯二者何居焉（吳老洲）

居憂者固不當占便而至於不箑則死已太過乎盛暑不勝衰絰而又不颭風則必致中暍幾何不病上添病乎此非喪紀所關恐不須固執乃爾也（答任憲晦）

君旣侍側則尊府恐不當閒梅而賞花恐傷胤子守制之志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樂推此意也子有喪居中父宜就花乎以守制之者不宜於踈影暗香之間也幸稟于尊庭梅盆許借鄰所待到君除服而還之也非爲梅也爲君父子之盡於禮也可能有會否（答朴民赫）

居喪者凡係閑漫人事固宜擯闊而至若應公家之役則當如平人蓋料民算賦專藉於户籍卽所以稽其阜蕃辨其贓耗也故曰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詎可以在憂服之中而闕書數之版乎若使侍家而居鄉當納租庸調三者應籍卽三者之總目也是豈可已乎（答權達善）

吊慰

曲禮鄭註曰吊傷皆謂致命之辭也據此說則吊與傷皆生者致辭之謂也蓋賓吊主人之時知死則致傷其悼之辭知生則致其吊慰之辭非以傷爲哭也哭死曰傷問生曰吊〻而不傷則吊喪人而不入哭於靈筵傷而不吊只入哭而不請吊於喪人也據此說則傷吊皆哭也禮貴乎誠故方氏亦有近論近俗之論然如戚誼世契宜相識而未及相見者曷可準以不知者之例而不傷不吊乎況吊傷皆致命之辭則非謂不相知而不哭也知生者亦當哭死知死者亦當哭生恐不可太泥曲禮之文而當哭不哭也（許懋）

吊禮差等莫究害理否近檢語類朱子曰古人凡受拜禮雖凡亦答拜君亦然（朱子說止此） 受拜云者坐受他拜自己不動也凡之於弟君之於臣猶然則於卑賤之拜不宜昧然无答況吊乎然吾東名分成俗莫能一遵古禮高下曲折隨時折中而當自牧則卑處人則尊可以拜可以不拜則拜可也柳公緈居藩于弟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斯事甚好（李楙溪）

先儒於族弟姪之喪不拜不施於死者可施於生乎受親戚卑幼之吊者哭而已矣（答李在慶）

本生父母雖與他伯叔父母差殊慰狀一遵伯叔父母例是爲得禮之正尤陶兩賢說不可易也然世俗不知禮意只加本生二字於大孝至孝之上者斯豈章二本嫌微之旨哉近齋先生有所著慰本生父母狀而裁酌情禮愚所遵述故茲以謄呈不敢其所行如何（答任憲晦）

而喪家相慰答尤庵先生有答用其式之語喪中慰人父母亡既不稱稽

顙而稱頓首推斯義也喪中慰人期功之慽恐當不稱疏而稱狀也疏狀
若與常時不同則往哲亦應云爾而不少槩見恐當一遵常式奈何二字
若嫌喪人之自寬則改以如何從事所康四字改以衰麻在身亦宜（答李寅龜）
父母喪中答人疏必在於卒哭後而若事關喪葬亦无所拘往哲之所許
也況降期者乎期服答人慰狀不待卒哭禮也（答李道用）
唁疏不當用邦國不幸四字代以不意凶變奄捐館舍四字代以奄違色
養恐宜蓋卿大夫死於罪則諱當遵士禮故也（答趙秉德）
禮慰人父母亡者祥后禫前猶稱疏答者亦稱疏與孤哀禫前喪未畢故
一遵未祥之禮也禫則終制書牘往復當如平人近俗或自稱禫制人而
禫制之云不見於禮且人之施之也不當稱制候制候亦无稽之言也若
不異於卽吉則彼此俱稱狀上恐宜（金鉐）
喪中往復必稱疏者爲加尊於平時人之施之也亦然而至親則无加尊
之義故仍舊稱書後家存訊勿復用疏字至可（朴來教）
禮无喪人稱罪人之文惟有答吊狀中罪逆不滅一句而已以故往哲咸以
書疏中稱罪人爲非禮在餘人猶然況至親乎（上仝）
喪人之稱不見于古禮而本生喪自稱喪人則有沙溪定論无容議到狀
用頓首用變稽顙之文恐宜除服則當稱心制人頓首二字恐不必改（答朴維升）
慰人嫡母喪疏禮无稱嫡母之文只稱先夫人與施於正室子者同爲若
其私親則當云先慈氏以別於嫡母也妾子亦自云私親已矣（權鍾夏）
恩賜

二品以上受賜祭者儀節自有謄錄指揮恐當一遵已矣三年內受祭易
衰絰以素服者卽不以凶服拜命之義也謹按五禮儀王世子臨師傅喪
條有曰主人以下五屬之親各服其服就堂下位哭及乘輿至主人去杖
免絰云云免絰則恐當祗去腰首兩絰而已喪冠衰服則不易是可以援
用於受祭也受服中不可以宴賓此外諸禮恐當如禮行幣无不可廢也（宋欽成）

國恤

綿布樸素士庶之於方喪恐无不可服之義況冬綿夏麻是爲因時之宜
乎（答李膺信）
際見沁園喪患在　至尊爲慽切也姑不敢選勝退以成服後恐不爲拘
也（任翼常）
文武前啣皆受服齊衰期年則居憂不可以親喪之衰而廢君喪之服卽
持齊衰服成服于　闕門外班恐宜（李定鉉）
方喪縞素之中曷可着墨巾乎用布作素冠如濂溪程子冠之類恐宜有
官者駿宕非禮也何可取法乎（答嚴星茂）
鄕中士民之哭於本邑賓館者與都民之哭於闕門其義也何與地主之
在不在哉遵朱先生望闕謝恩之例行於私次不爲无詭而哭諱與謝恩
不倫赴哭於賓館外恐宜（答任憲晦）
退翁之不作帨栗翁之不會葬恐是无忘已衆之意而皆以　大奏前而
言也（上仝）
東俗无服錦繡者紬帛苧布是爲華盛　國恤中恐不可服而貧不能具

麻布或柒土色於衧衣用當麻布舉俗所通行者也麻布帶生熟俱无不可而始受縞服者恐當用生　戒令生進布服庶人白衣是為所區別而為士者何可自處以庶人而不服布乎（上仝）

內喪在先補編所載練居服之用白笠者有所未敢知者閭巷匹庶雖以齊體之喪具三年之體猶用笠黑況在　至尊乎且笠（是）俗制而所謂黑色亦非純吉也勿論祥前祥後恐當用黑而補編編輯時未及釐正恐褻五禮儀之謬也受教條編輯堂上所奏內喪在先公除後臣服雖未變而殺下視事服燕居服既用翼善冠黑笠則進見時亦當用淺淡服之制此乃從上服之義也斯言得正如此然後上下服色俱是徽言而靡所乖差也（趙斗淳）

曲禮曰孤子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註云作諡嫌以己尊加於父也漢光武上繼元帝故於鉅鹿南頓君未有進尊之稱晉元帝宋英宗亦嘗自加尊稱於其王濮王也　宣祖朝不為德興大院君上諡　章陵之未及追崇又稱定遠大院君而亦无諡今日事一遵德興大院君已例已矣節惠之典不當施於全溪大院君則何可施於恩彥君乎揆以事體不宜用君贈臣之禮或論得禮之正而毋寧初不擬議用存慎重之義云者見理卓然一洗世儒之陋不勝贊歎（上仝）

按喪禮補編竹杖條堂上曾經判決事堂下參下曾經侍從以上外官曾經水使以上皆有杖各品曾經侍內職據此則如汝堂上外官當无杖吾雖不以侍從自居既受衰矣當有杖（與一純）

梅山禮說卷之一

梅山禮說卷之二

金海　金奉洽輯

葬禮

相地

蓋地是三才之一既有天人之理則地獨无理哉晉水淤滯其民諂楚水淖弱其民果宋水輕勁其民好正此水所使然也山東出良相山西出猛將此山所使然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以風氣而言也唐虞都于冀州武王之定鎬京以形勢而言也申呂之自岳降以靈秀而言也君子之言地理如是而已何嘗以子孫榮枯諉其先之所藏哉程子固有避五患擇五綵彼安此安之論朱夫子還葬衛墓議山陵狀而亦何嘗言其砍破吉凶哉殷周求福於祭者致誠盡禮是修人道也晉唐以還求福於山者肆欲妄行是壞人心以徼天幸也以若黑穿有若挾離其不獲人宗而禍人家者幾希亦可哀也已淵翁之詩曰世人幽陰怪誕紛不尊祠屋重丘墳切名夫壽遠心際歸咎其山穴不真讀此詩而頹不泚是真死人心者耳因以自警更為家執事誦之（李路）

葬期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註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既曰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三月而葬者記者以降二為文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故是踰越一月故云踰月據此則所謂士踰月葬者數死月則為三月而踰一月故曰踰月今人不解斯義以死之翌月為踰月而葬

恐失三月之喪一時之義也士虞記及檀弓家禮備要并无大夫士之別而皆三月而葬若不滿三月者報葬也今纔易月而葬莫无渴葬之嫌并事勢所拘若難待喪姑出殯於墓所以待禮月恐宜得正（答李在慶）

王制曰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殯與葬自是兩項事也出殯不克葬而曰葬可乎愚則以為不可謂之葬也然則雖過三月之期一以未葬斷之已矣王制喪三年不祭之文今雖不可從於其身死未及埋而祭其所奉位恐是情勝尤翁所教百日為斷雖是通變之論而終恐過於禮未敢信及（朴宗輿）

已遵踰月之禮用體逝者之心而禮有貴賤非三月則渴葬終不可以為法者也陶庵以士之踰月而葬謂非報葬而卒哭不必待三月者恐難從也小記所言報葬則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者非獨指大夫而言則士之踰月葬者何可謂非報葬而待三月而卒哭乎（任穎西）

啓先葬告葬期者葬期若退則當以更卜吉合窆之日告墓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某親某官府君合窆涓吉業已告期而事勢所拘退定於某月某日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李晉淵）

葬前告由用酒果在墓則薦在廟則不薦不薦者廢祭也薦者為營窆也各有其義耳（尹養善）

祖父母喪祭文不見於先賢集中農淵兩先生於同樞公亦无祭文抑以至哀无文无聞於親喪歟雖不搡文致奠恐不可闕也（答任憲晦）

京宅寄也鄉第歸也歸鄉第閱月而窆則祖遣兩奠旣不可徑行又不宜疊設發引前日夕奠以明日下鄉之意告于几筵翌曉啓輀還鄉臨葬行朝祖其久設祖奠上山時設遣奠恐為得禮自京發靷時朝祖祖奠遣奠恐无意義是負庵說可遵也告辭當云明日啓靷向于鄉舊第用待葬期謹告（上仝）

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者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葬其君親也匹庶之家不幸遭此變故雖過三年當待復讎而後始窆不悖春秋之義也喪服小記三年而葬者必再祭註曰祭畢必舉練祥祭故云再祭也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此月練祭次月祥祭除衰服旣過時矣祥而卽吉无復禫也妻之讎當如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鬪雖與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差殊其必報乃已則同報復而後克襄克襄後行虞卒祔祔之明月行練又明月行祥无禫而卽吉則與三年之喪其禮亦同耳父在母喪則縱過期練祥祥後仍行心制必準二十七月之期而卽吉也（朴重洪）

祠土

祠土地必書死者之名尊神之義也以子孫而告神則不敢呼父祖之名餘人則不可諱也古營建宅兆而不舉其名則何以知所葬者為誰人耶（金夢聖）

一日之內告諸一山之神而疊設祭者果近於瀆從其開域啓墓之先行者兼告兩項事措辭則當曰某親某封某氏將啓窆遷祔于某親某官之墓云云未知如何（李櫟溪）

遷舊墓而合新墓者開塋域祠土神祝當云今為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

利持改葬于此且爲其封某氏舊建宅兆葬時當云今爲某親某官姓名某封某氏合封窆兹幽宅（洪彦謨）

告先塋

告先塋者葬地遠近同則告于最尊位遠近不同則只告同岡之尊者是爲通行之禮恐當依此行之而先塋只是一位則相距雖遠恐不容不告也先葬位雖未行祔左之禮恐亦當告告時或用服輕者而喪人躬往則亦宜自告以與廟事不倫故也（鄭海尚）

附葬

幷有父母喪而一日合窆者三虞卒哭當先重後輕而各設於兩位几筵祔祭亦當各行所謂鋪筵設同几精氣合之義當論於喪畢合櫝之後三年內雖喪葬同日當各設靈座各行饋奠也同日而葬者安神爲急不出是日而先後舉虞祭祔事則不可幷日疊設以亡者祖妣之不可一日再祭也（李益永）

母喪中改葬父不可以持母衰而不爲父緦緦雖輕爲父服則象斬衰之義而具三年之體及爲重於齊衰所以不可不服也兩靈座當設上舍上會時則各服其服兩制並啓服緦以隨合祔時贈玄纁於妣位亦當用緦以父葬爲重也若非合封則各服其服而雖合封至母虞始還齊衰耳（池景詰）

父喪逾月而母死將同日而葬葬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自有孔曾定論无容議到而父喪則三月母喪則逾月而葬者當待三月卒哭而祔三月而葬者則卽當卒哭而祔无待後事耶小記所謂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以葬母既竟不卽虞祔更脩葬父之禮父喪在殯未忍爲虞祔也今也則同日而窆同日而虞焉初无脩葬事之可言然則母喪未卒哭无不可行父喪卒祔之義耶卒哭在所卽行而祔事固无早晚待母喪卒哭同日而先後舉兩祔未知如何未若卒哭而卽祔爲得禮之正也對人間而終莫自信願從決之（吳老洲）

雙墳雖非同穴塋域同石儀同歲祭祀時亦同其與合封不同者幾希何必同穴而後可乎孔聖雖善魯祔之合而亦不曰衛祔之離乎哉雖離亦祔如可得已已之恐宜以无他故而遷之爲難耳如不可已則亦奈何新舊壙相距不能以步則祀土地似不必各設而開塋啓墓非一時則恐可不各告其由乎決知其爲兩項事也（李載毅）

所謂合葬者以婦祔於夫也故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今人生存而合前後妻之葬葬何所祔乎虛其中而兩配雙墳則可矣前配祀墓告辭夫當主之而用改葬禮不當云合葬新葬位亦不可槩及元配夫在无兩配合窆之義故也（答李道用）

兩配下棺當在一時耶元配先葬則事畢奠墓不容少緩繼配返虞當不出是日以先重後輕之義先奠元配墓恐宜（上仝）

前後母一是改葬一是新葬而同時發靷則隨後者當服衰改葬位饋奠下棺時當服改葬之服事訖還服新葬齊衰是爲各服其服也（上仝）

父服雖重緦也母服雖輕齊衰也恐當常服齊衰有事父殯當服緦訖還服母喪齊衰合窆後設奠墓前用安體魄卽舉母喪虞祭不出是日恐

宜（洪彦謨）

啓殯

儀禮代哭如初註云棺椁有時將去不忍絶聲然初喪代哭止於未殯爲柩見也推是義也啓殯而哭至窆而止恐爲得禮也第今俗所謂破殯與遷柩不同日則未可謂已啓殯而代哭代哭當待遷于廳事然今也則无遷廳一節朝祖後行之訖于下棺如何（吳致箕）

禮啓殯遷柩自是一事故啓殯告以遷柩且有啓殯而无破殯破殯曰家說也若從俗破殯隨其日時則當別設奠如朝奠而用遷柩告辭恐宜發引前日不宜疊告（上仝）

啓殯非奪情之事則恐當先重後輕（金箕夏）

支子攝祀者若无父兄遺命則啓殯日當告攝祀之由如陶庵說而尊門旣有素日治命則无所事於更告然事異常經恐不容无告（李勉愚）

朝祖

朝祖象生時出告之義婦女有行何不可辭於尊者乎周禮天官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熊氏引此爲母喪亦朝祖之證曾春姜䙘笄而朝於君生當有死朝何不然愼齋以朝夫凡追爲得禮恐當爲不易之論也（朴敦行）

士喪禮命訃在始死遷尸之後告廟亦當在此時而旣不告廟遽行朝祖恐涉逕庭而禰廟在宗家則亦不可奉魂帛往朝使服人替告恐宜告辭曰維歲次云云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某親孺人以某月某日喪逝禮宜告廟而悲遽不遑今日啓殯亦宜朝祖而以喪在異宮罔克行禮謹告〇廟在異宮罔克朝祖則凡追亦當告由辭曰今日當朝祖而廟在異宮罔克成禮謹告（答沈雯澤）

魂魄神魂之所依將遂以木爲主者也尸柩體魄之所在一往而不回者也朝祖者以體魄之永辭也以神魂代體魄豈非失朝祖本意哉盖人家祠宇狹隘難於轉遷故往往廢禮立儀亦以魂帛代柩謂非古禮而猶愈於不行此翁載之備要者用備一說非謂其可從也廟宇可以容柩則自當如禮不可苟且從俗也（李勉在）

朝祖同宮之禮也支子異宮之喪恐不可行覲路若出宗家門前回柩向宗家用寓朝祖之義尙春亦云有哀痛惻怛之意雖无於禮亦何所妨是爲可遵也（答任憲晦）

朝墓雖不見于禮旣雖先兆未忍昧然无事奉柩而辭恐非可已而崇岡峻坂難如涉歷遵備要魂帛朝祖之禮代以魂帛恐宜而魂帛已埋則擧攀時向祖塋停柩用當辭墓亦宜不以柩不以魂帛而祗銘旌則恐无所據也（答任憲晦）

今從侄喪先朝祖後朝其親喪靈座恐宜祖是廟禰故只奉禰廟者亦云朝祖而靈座非廟也故不可云朝祖告以請朝顯考靈座未知如何（沈宜健）

婦人外成也雖死於本宗不可朝本宗之廟矣至若告死推以有事則告之義則告出嫁女喪未爲无據（李樑溪）

祖奠

家禮祖奠註溫公曰柩自他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至葬乃備此及下

遣奠推此義也先期發靷停櫬於墓下者似當及葬時奠祖及遣而喪在於路下本第則非他所也雖先期啓殯旣越月逾時矣祖遣兩奠不容不行旣行矣不可以淹遲而舍而再行以怖于瀆也其不曰瀆于祭祀是爲不欽乎牛溪愼齋陶庵諸賢已說盡固所信及且先先生答人問曰前期發靷之家祖遣奠祝靈辰不留徃卽幽宅云云似无太頹之嫌安用添入告辭又曰自京第旣行祖遣奠則山下停柩雖多日臨葬不必更告墓前已以往卽幽宅告之矣有何更告之語再告亦涉煩禮恐不可爲斯言較諸賢說尤明白正當不敢不從耳（朴宗輿）

遣奠

家禮納大轝於中庭施扃加楔載畢始設遣奠而今也則人家常患狹隘就轝門外旣乖禮意路次行奠尤非其所大門內如可容轝設諸中庭恐宜如不可爲卽小轝加素錦褚出門而就大轝仍舉遣奠事勢之所使然也遣奠是爲送死之終奠故必行於靈輀旣駕之後者精義存焉以其所則當行於中庭以眞禮則當舉於大轝縱失所其當遵其禮且近世因地勢皆施於路次故亦名路祭亦已成俗從宜已矣（李楷溪）

發靷

喪大記註曰翣在塗則障車入壙則障柩而掩壙則无惡見其死之義故自書儀之家禮止以行柩不入壙是爲可從（答任憲晦）

父母喪發靷在塗當先父後母卽男先之義也況祖母及母葬乎祖母靷行之當先恐非可疑也（申錫禧）

行者哭婢宜隨男女哭從白幕夾幃之外而近世在喪車之前有若引路然者行之已久久則難變此等處亦何妨從俗耶（答任憲晦）

贈幣

古禮公贈曰玄纁束主人贈曰制幣玄纁束玄纁是束帛何可无束家禮不言束自是束帛无待言也近世用紅束玄用青束纁恐取其華而用玄用紅各從其色亦无不可也（答任憲晦）

玄纁位置家禮所云柩傍之傍未見其爲椑槨之間奠于柩上之束則庶乎同符禮家禮之文未知何如從尤翁說分奠玄纁于柩傍右左固不害理而椑槨之間非奠幣之所且欠來歷未敢信及者殆以此也（李教信）

返哭時不辭墓爲其全意于神主云者沙翁說眞得禮意宜陶庵贊歎也柢宜遵用已矣曷可捨禮而從俗哉贈玄纁再拜非爲辭也爲贈幣也以故惟主人行之而已南溪所云各當其宜未審偏重於人情者恐涉曲解也贈玄纁再拜卽奠幣于后土禮拜于地神云者盛示必有來歷而愚无所考不識見在何書雜記魯人贈疏曰贈謂以物送亡者于椁中也然則贈幣爲亡也者拜爲贈幣也斯禮也恐无與于后土之神也凡屬至不忍之地禮无立文以不哭辭于墓如不哭辭于柩云者甚得眞正欽服（李教信）

士喪禮曰公贈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乃窆又曰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雜記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爲主人贈尸也贈用制幣玄纁束凡幣皆用制者取以儉爲節也卽其制幣二字而可知君贈主人贈之界分自異也賈疏以主人贈爲君物者其言无稽後世則无君贈

而主人自具爲之矣士喪禮襲斂陳衣必區別庶襚君襚明非主人所具豈有君贈而混稱主人而云爾哉且禮拜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許人自致其情也君命案幣柳中自合以之納壙是存君恩也豈容主人還出之柳中而拜而贈之爲若已之所具哉君贈親賓贈之外別有主人贈無疑此家禮所以特言主人贈也是贈也寔原於古禮恐非出於存羊之義也古禮公贈卽施於命士之禮而主人自贈則无貴賤之别爲詎可以无君贈而不爲哉凡贈幣稱家之有无力可及者當遵正禮六玄四纁而貧者則玄纁各一已矣盖贈者所以亡物送亡者於槨中者未宜以難辨而闕之者也君贈賓贈主人贈皆是情禮之不可已者何謂虗禮乎（林宗七）

柩衣

柩衣卽既夕禮所云幠用夷衾也本爲尸柩見時故小斂而設殯而撤啓而復設則窆固无所用也以故農岩渼湖俱不用惟在裁處之如何耳蹈曰夷衾本覆柩故无撤文當隨柩入壙開元以下咸從蹈説用之恐不悖禮也柩衣當倣夷衾之上緇下赬而貧者未須用繒代以綿布是爲稱家有无也（答任憲晦）

倫要圖頃書倒書各有義例惟玆玄纁之不從柩衣頃書而反從北上而倒書者是未可知也上玄下纁卽柩衣之色柩衣既從尸首南上而書則玄纁亦當書之以一例而今乃不然位置之上下則同而從書之南北則異是爲疑耳盖斯圖也卽其圖面從上而書其勢爲順如圖中所書靈反銘旌靈座卓子阼階西階之類是也以故柩衣則從尸首南上而書玄纁則從圖勢北上而書北上者視柩衣則倒而視圖勢則順也以柩衣倚殯字之從北書而可知也且靈柩中枕衾便亦從南爲上而書而靈柩與帝字則從北上書推是而旁照則可得其意也凡屬於尸者則從尸首南上而書外是而泛稱者則從圖面北上而書愚見如此可幸不悖否（李基敬）

題主

行職贈爵均是公朝之賜先行後贈汝溪尤翁所爲遵也戶籍試封以先贈後行告祝題主先行後贈仰述朱子恐宜（李升淵）

題主當用末職而近俗咸用所經之右職經筵官自參下至二品皆所兼帶者則當書祭酒之下講院兩衛書諸經筵官之下恐宜銘旌與題主无異同而或未該於題旌者俱書於題主老洲吳丈喪亦乃爾題主幷書贊善及傅不以講院之見羅而不書也（宋欽成）

曾經假注書者亦去假字於銘旌題主將作官上恐是不必加一假字假字非可書于終事者也此雖小節如其非是斯速改之何待葬后乎（金述鉉）

禮記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以各主其喪而云也過房之孫无嗣而死則本生祖當主其喪以亡從孫題主有應服三年者爲行練祥禫大祥后入祔祖廟待立後當行改題而遞遷立后前四位廟墓之享當單獻无祝也次子不敢旁題而曰稱攝行者大防也尤翁說得斯義甚嚴恐不可易也所云攝主當因主死后之喪而幷攝其先祖之祀然則令孫葬後以既主其喪當攝先祀之意告廟告廟後更无用攝主名告祝之節攝祀者單獻單獻故无祝也恐无兄弟次序之可拘也喪祭不可各主大資之

并祔廟事是亦親者主之恐非可已宋文吾正論可謂得正也今孫喪中當不廢先廟單獻之享何待其喪畢而改攝乎（李光正）

中庸事亡如事存註曰指先王也推此義也妾子以亡母題主亦非卑之之意况有朱子氏訓乎（李畸岩）

子有長衆之名而題主則統稱亡子不分冢介然至若妾子則當加庶字以別之苟非然者相混於嫡妻所生之支子故也禮者所以章嫌明微何可任其淆同乎（尹光演）

奔喪曰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所謂親者不分嫡庶而言也舍兄弟而取遠兄弟情有所不忍禮有所不愜愚意則庶兄主喪題主則當云故弟而不敢書名祝辭當用敢昭告謹以等字恐宜只言故弟太充分別亦似簡忽誠如老洲所教而嫡弟之稱既无經據未宜稱用既云庶兄又下敢謹等字又改亡字爲故字則亦可見隆殺也其庶兄豈非承嫡則攝行先祀固多窒碍而既不敢改題遞遷則未立后之前單獻先祝而行廟墓之祭恐不至於太難處也若以妾子攝祀爲僭則小宗大宗拘爲可行於繼禰之家者亦可行於繼高祖之家曷可舍其親而從小功之親乎至（閔泰鏞）

若題辞之題婦人无奉祀之義苟非理窮万不獲已者則靡可議到也

古者不娶同姓故婦人不書姓貫東俗娶異貫之同姓故書貫而別之既是異姓則當不書貫用遵古禮且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豈有知其爲同姓而爲妾者推此義也妾喪尤不宜書貫雖无封爵只書姓氏恐是（李畸岩）

君主妾之喪當題其主行其禮雜記所謂自祔者以其祭于祖廟故自爲之也士虞禮婦之喪祔則舅主之亦此意也雜記所謂練祥使其子主之主是主饋奠之謂也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亦同此意也或曰虞卒哭曰練祥互文也不以不主虞卒而不主婦喪則何可以不主練祥而不主妾喪乎妾雖卑賤得主之者以其攝女君也且凡喪父在父爲主則庶子在父之室曷敢自主其母之喪乎虞卒練祥皆在非尊者所可與故使其夫若子主之主之云者非主其喪也主其饋奠而已此是古禮也饋奠亦當自主於尊者以尊長坐哭之文而知其未嘗不與也妾祔之禮世俗所不行而以古禮則廟中有壇祭之若无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斯禮也固无不可行者幸亟及古俾以從化爲故曰禮儀由賢者出耳（上仝）

葬而不立主固已失禮之大者而及今追行恐不容少緩亦何待再期之祀乎妻喪十五月而喪畢則再期非祥而忌也苟欲趁忌祭立主前一日設虛位于所嘗饋奠之室題主於其所後設酒果告由恐宜始不立主於窆変之日則不可謂神返室堂固當成主於塋域而既行下室之饋又舉練祥之祭則不可復求神於虛墓故題主於饋奠之所者以魂靈之所爲留也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夫昭告于亡室某封某氏始初塋窆僅掩淺土貪不爲禮罔克立主式舉闕典神主追成惟靈是憑是依（答趙秉德）

成墳

始葬者因地凍未完封莎待陽和追行則當用改莎之禮既告當位并及土神而完役後祗慰安當位而已告辭曰歲次云云夫某昭告于云云始行窆奉凍日未解未完封莎今將修葺惟靈勿震勿驚謹以酒果云云歲

次云云今爲某親云云塚宅未完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无後艱謹以云云歲次云云某親云云旣封旣竣塚宅始完惟靈永世是寧（金廣洲）

返魂

近俗返哭時有位者設軒輅无位者設鞍馬用儆　王朝返魂儀者无乃僭乎祗用靈車（以俗所云喪轝當之）恐爲得禮未知如何（吳老洲）

返魂時不辭墓爲其專意於神主宗有精義存焉沙翁見得真正當遵无疑而櫟泉之從南溪以哭辭爲是者有不敢知情勝哀至有不遑念及於失禮耶（上仝）

恩賜

禮葬與　賜祭名義不倫自祖遣至虞卒只官庀膳羞而已祭則當屬主家受禮賓之設侈　君賜也備豆鉶之具遵典禮也是爲并行而不悖者也祖遣兩奠祗云如朝奠因无定品則不可更容他議者已得其正至若虞卒陳冕具饌自有儀節恐不可祗薦　賜饌而以饎羹豚腊用準祭式恐非可已也獻以主人之禮祝以主人之名則是祭也公乎私乎旣是私祭則曷可以饌出於公而禮廢於私乎　助饌事勢自異　致侑何所嫌而不用私祝乎死祝則單獻單獻則非祭以虞易奠而祭不成儀可乎儀不及物猶曰不享況儀物并虧何以成享哉又有一事可證古者公贈玄纁束主人贈制幣玄纁束君贈之外別有主人贈而并納于壙亦不以公私相混爲嫌贈幣猶然況安神之祭乎（洪顯周）

虞祭

初虞之不出是日即不忍一日離之義也實土而後題柱返哭而後行虞自有層節亥時下棺者曷可行虞於是日耶若欲行之草率苟簡恐不成禮上當事辦而行要使窆與虞相近可也日辰則當用翌日干支不必以不出是日爲拘也路中若值柔日則依初虞禮當於所館舉再虞迭孫若難辦殷需去米食行之恐宜未可以儀物不具而越柔日不舉也三虞雖值剛日不可行於所館爲其成事也故至家乃行也至家若爲剛日則恐當即舉三虞於是日尤翁所云三虞不可以至家日爲準者似以有違質明之文爲疑歟退行於後剛日然剛日差遠恐未若於神返室堂日行之之爲得也魂氣彷徨遠安爲禮不須以質明行事爲拘耳返虞至家若值望日則以行者廢食之義舉朝上食於所館至家而舉殷事夕上食恐當兼設若行三虞則當廢望奠以一日不再祭之義也（柳弘根）

曲禮食居左羹居右而特牲禮黍稷居東是在羹外家禮之右飯却如小牢之角黍右之羹居酒左如特牲之酳奠鉶南而沙翁云恐出當時俗禮家禮從書儀未改者似得其宗也虞以後生事畢鬼事始故其設饌用祭禮飯右羹左上食當象生從曲禮飯左羹右之設是爲先儒定論之可遵者也（許柬）

小記所謂不虞祔待後事即指父母偕喪葬不同時者言而亦爲所行不得者體魄歸土魂氣飄散故亟設祭而安之要不出是日禮意即然也雖在重喪未葬之前不可不立主旣立主不可不祭曷可使將散之神閱月而無所憑依耶尤翁答人母喪將祔父墓旣穿壙而遭妻喪成服后當葬

而虞卒祔行否之間曰初再虞則行三虞則葬妻后擇日行之而三獻皆不可廢此爲重喪中遭輕喪者設而亦是以變服甚急於安神无輕重之別也母喪未葬行妻之虞雖似未安虞者葬之餘旣葬卽虞恐无可拘第三虞卒哭俱是成事恐當退行於重喪卒祔之後未知如何（趙鎭壽）

以成服日入就位然後朝哭之文推之則虞卒祔練入哭卽兼朝哭而言非朝哭於外而又入哭於內也家禮祔虞祭言朔奠而獻酒无從以至練祥禫恐是闕文丘儀具參并設進饌而不從於獻恐失其儀須從士虞記具肝肉每獻從之如時祭是爲得正一遵古禮卽朱子之意也（答任憲晦）

主人以下入哭註尊長坐卑幼立據此則坐哭立哭各有次序而以初獻註曰主人跪以下皆跪而无主人以下俯伏興之文立哭者當伏哭〻上復位辭神則當立哭祝與置祝版伏哭亦无不可近例然矣朱子亦云伏哭居廬者伏哭亦宜（上仝）

家禮旣云哭再拜復位哭止則可知其且哭且拜也哭且拜本自開元禮而開元禮一奠觶遂闔門故於此內外皆哭至書儀則三獻用古事尸之禮而獻如哭位无餘人哭也亞獻條曰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旣云如初而特著其不祝與四拜則哭亦在如初中矣且以禫祭特言三獻皆不哭者推之亦可見自虞及祥亞終獻之人皆哭如初虞也斯義也古人已言之（上仝）

三虞日與節日相值則新墓祭備禮設行恐宜（鄭海尚）

三虞旣值望日則望奠恐當廢以一日不再祭之義也（上仝）

三年中有常侍之義則无所事于辭神而虞祭特言者之是日也以虞易奠倫一初之祭禮故要見其祭終也陶庵說蹔名曰辭神只是告以撤饌之意者恐得精義无容議到（李承憲）

斬衰絞帶虞後之變麻服布出自公士之衆臣而卑賤之故布帶繩屨降而屈之此是義服之變禮也賈疏之見取圖式之見載固有所不敢知者而沙溪先生旣稱諸備要行之已久〻則難變也腰絰重絞帶輕腰絰旣變葛則絞帶亦當變若總服布之无分於斬衰則熟麻亦可用布則當練而不緝邊也絞帶旣用練布則冠之制纓武无差殊也斬衰練服當緝邊之論卽因如功衰之文而發然如功衰之如字秖言去負版辟領衰如之已矣若用緝邊則恐違斬衰三年之義式云斬衰三年之文特蒙始初而云爾非三年仍衰之謂然練服緝邊誠有如李寬岩所識期斬之嫌制雖如大功而不緝邊恐爲得正（林宗七）

士虞禮卒哭薦設之以貧者亦一如虞至祔祭始言如饋食禮而疏曰祔祭主婦薦家禮卒哭進饌已以主人主婦者恐因檀弓吉易喪之文推之太過也虞是喪故祝進饌卒哭吉祭故主人主婦進饌是爲家禮之意而祔祭視卒哭尤吉而進饌以祝如虞者恐是不欲以凶衰而親將於祖考也若主人非宗子而宗子主之則宗子夫婦進饌當如時祭之儀而爲喪家而設故猶用喪祭獻式云三年內喪祭斷以古禮无主人主婦進饌之節斯言恐得甚衷皇不能執事也（答金復亨）

左脯右醢生人之禮也葬前饋奠當象生而備要襲圖之右脯左醢恐失

脤檢遷襲圖則左右得正也虞而神之則自從虞祭當右脯左醢也盖脯屬陽醢屬陰故生死之饌左右乃爾也（答任憲晦）家禮凡祭皆位于階下而惟虞卒哭練祥禫序立於堂上卽本之士虞禮卽位于堂而以喪中之祭歟祔祭則宗子主之而爲所祔祭而設故用階下之位（上仝）

妻喪再虞後告妻喪凡進曰三虞卒哭及祔祭固宜紬行而當待顯考顯妣虞卒祭畢茲因上食茲告考妣喪卒祔后行妻喪三虞卒祔恐宜（崔士亨）

主伯叔父母喪者虞卒祝无見于禮者援用慰狀荅辭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八字恐不爲无據也自虞至卒練祥恐當通行喪畢後忌墓祭祝只用不勝感愴四字恐宜（李寇在）

虞卒祔練日朝哭有无未及援據而儀禮士虞禮門內位條曰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註曰臨朝夕哭䟽曰朝夕哭時門外送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此當爲虞祭日朝夕之證推諸卒哭祔練皆然家禮備要出主後入哭卽沿士虞之入門哭爲可謂是日无朝哭乎不當如何（宋正澈）

時祭則次奉妣位盞盤故考位盞盤姑奠于故處待奉妣位盞盤同時祭茅虞祭則只是當位故斟酒便盞卽爲祭茅所以異也（答李公暎）

從曾孫之主廢從曾祖母喪者虞祝當云從曾孫某官某昭告于廢從曾祖母某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初虞悲悼无已謹以清酌庶羞陳此云云恐宜若有爲亡者應服三年者爲之再祭（卽指練祥）若有服朞者（卽出嫁女）爲之練祭（廉所行練只指其名）而撤靈若无三年及朞者從䟽家小功緦麻至祔及依服月數而止之說爲之虞祔而撤靈至若所謂卒哭所以卒无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禮故曰成事緦喪宜有无時朝夕哭之可言乎无祭可以卒哭祇行虞祔恐爲得禮旣无練祥則自從初忌祝當用不勝感愴四字（答趙來德）

嚴內外固爲喪紀之大防而臨祭則主人主婦各舉其禮非所可拘自虞卒至祥禫皆用主婦亞獻則何獨於祔祭而嫌其共事哉（上仝）

凡內外序立皆在於階下今或。位於爲堂上非禮也有事則陞无事則降大小祥亦當乃爲入哭時與衆賓舉哀於階下位所謂重服在前亦以降復位而言耳（白宗杰）

尤翁荅虞祭時祭亡獻先後之問曰虞祭猶是喪祭故與時祭畧有異同寒岡亦曰虞祭哀遽其禮當簡時祭嚴敬不得不備合而論之其義可見而卒哭以後吉以易喪告成讀祝咸易其方酌獻之節亦應隨變而自卒至禫并同虞禮是未敢知也恐是家禮之當攷未攷備要所以仍舊者秪當遵之已矣（李樑溪）

體魄歸土魂氣飄散故初虞之不出是日再虞之必於途中或於所館以不忍一日離而无所歸也再祭以安之不待返哭于家自有精義存焉返哭而行再虞流俗之出於占便也曷可捨禮而從俗乎虞祭若値朔望則朔望奠當廢以一日不再祭之義也（李教佶）

卒哭

葬而未卒哭當用未葬之禮則忌墓祭朔望參恐當不擧而尤翁以爲若據古經葬而後祭之說則三虞之後亦可言葬後從殺行之恐不爲无說至於新墓之祭則尤无所疑同春亦云卒哭前如値節祀新墳旣從俗設祭則於先墓都无事恐甚缺然据兩賢說旣是葬後則雖卒哭前亦當行忌墓祭然栗谷斷以卒後者當爲不易之論所宜準正也第新墓旣設秋夕設祭昧然无事於局內相望之先塋亦有所不安旣屬局內先塋而獨廢於尊祖考墓所者恐涉逕庭亦當畧設是爲禮窮則變也（鄭海尚）

所後喪卒哭及祔祭不可遽就於本生喪葬後盖卒哭時之哭屬昭穆之次不容少緩也然則冬令爲其所後喪三虞後卽行卒哭及祔祭是爲得禮也（閔達鏞）

竊伏念笠制白黑宜有三年朞年隆殺之分而補編所載横圖中　內喪在先混用純白者反有重於傳之服重亦有違於殿下進見時用淺淡服以從上服之意且與朞制公除後燕居服黑布黑笠之定式編纂之臣所奏視事燕居服黑笠之文及五禮儀　內喪在先卒哭後進見時黑笠云者大相逕庭而靡所釐整有不敢知者（孝顯王后喪卒哭後大殿燕居制議）

祔祭

士虞禮祔用嗣尸一祝兩告盖同一几席與饌其義精微而至開元禮各設祖考及亡者位至書儀始用各祝家禮儀要之所沿襲也家禮祔祭初獻酌獻先詣祖考妣前讀祝後次詣亡者前云爾則所祔位獻酌讀祝之幷先於祔位而仍行再拜可知也不特言再拜者包在幷同卒哭之中也（答任憲晦）

祔事之必於卒哭之明日以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者未可一日淹也或拘事勢不及行於卒哭之翌日者用追行之禮而卜或丁或亥日恐宜不爾則遵孔聖吾殷之訓旣練而祔未爲失禮當在小祥之明日否則追擧於大祥之前亦宜不祔祭而遽入廟恐涉逕庭必要趁未入廟而行之也祔之爲禮甚重主人非宗子則宗子主之非可以攝行者也然祖廟在遠則喪家設所祔位紙榜而主人攝宗子之禮主人若病莫承祭支子當接斯例而暫行恐得也祝文所祔位當曰孝曾孫某病未將事使弟某謹以云云祔位亦曰孝子某病未將事使弟某謹以云云（答李鎭玉）

祔祭專主所祔位故於祔位亦不哭壓尊故也今爲行祔於王父几筵則當哭而將事凡有事靈筵未有不擧哀而行禮故也（李晋淵）

祔祭祝祗稱孫者子以諱父也若宗子主之則當稱孫某况宗子之吉祖考何可諱新親之名乎（答任憲晦）

喪主哭而先行云者以祭於祠堂者言耳宗子將納舊主于龕中喪主則不待宗子卒事卽奉新主于靈座故不容不先行耳（答金復亨）

與宗家異居設虛位行祔者前一日告所祔位固有問解說而若形格勢禁則雖先期頒告亦不害禮不須拘拘於爲日之遠近也異宮者往往非所以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之義也雖則須告紙榜降神用家禮初祖祭告辭恐非无據亦用宗子名恐得（答趙秉德）

祔祭宗子之事而宗子旣死喪期未畢宗子之子於所祔位爲五代孫則宗已毁矣恐无主祔祭之義也儀禮祔祭只孝子主之以孝子名主祭恐

爲近古孝子主之則所祔位祝去孝字秪稱曾孫某（若承重喪則稱玄孫）恐宜祔位當因上食告由辭曰云云哀孫某云云顯祖妣某封某氏來日祔祭宗子當主之而宗子喪期未終所祔位神主未祧宗子之子親盡宗毁故謹遷古禮不肯自主祔事謹告支子家行祔祭則宗家祠宇當前期告由所祔位未祧之前五代孫宜主其事告辭曰云云五代孫某云云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將以來日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喪在異宮當設顯五代祖妣紙榜行祔祭于喪家謹以酒果云云（尹養善）

元配立主追行於繼配未葬之前則追行祔祭當在於繼配卒哭之後而卜日行祔先元配而後繼配是爲得禮繼配祔祭宜在卒哭之明日而旣隮元配祔事則勢將退行卒哭祝末來日隮祔一句語去之恐得待到筮日更爲告由爲宜（徐瑗輔）

爲長子斬雖與父喪差殊其爲斬衰未葬則一也曷可主支子家祔祭乎旣有宗子則支子亦何敢自主乎勢將待宗家葬畢而如或過期未克卒哭而祔則從殺禮練而祔恐得（答任憲晦）

父喪逾月而母死將同日而葬々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自有孔曾定論无容議到而父喪則三月母喪則逾月逾月而葬者當待三月卒哭而祔三月葬者則卽當卒哭而祔无待後事耶小記所謂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以葬母旣竟不卽虞祔更脩葬父之禮父喪在殯未忍爲虞祔也今也則同日而窆同日而虞爲初无脩葬事之可言然則母喪未卒哭无不可行父喪卒祔之義耶卒哭在所卽行而祔事固无早晩待母喪卒哭同日而先後擧而祔未知如何未若卒哭而卽祔爲得禮之正也答人問乃爾而顧決之（吳光洲）

妣位合祔之由當告於考位几筵而因上食恐宜（朴宗輿）

宜在冠禮上服

四褑衫制度不見於禮車服誌曰褑衣裾分也通鑑集覽曰馬周上議請襴袍褾襈爲士人上服開胯者名缺骻衫庶人服之卽今四褑衫事物紀原註亦云有缺骻衫庶人服之今四骻衫也家禮爲將冠者之服今世好禮之家所遵用者也其制則无稽秪是四幅而不合縫故曰四褑其濶狹長短亦宜稱身黑緣則象深衣領表裏各二寸其餘則表裏各一寸半而度用指尺恐宜（金基厚）

梅山禮說卷之二

梅山禮說卷之三

金海　金奉洛輯

小祥

小祥之梂練以其練衰裳也所謂練者其重實存乎正服若只練冠與中衣而不練正服則恐在其練之義乎且練冠而不練服則冠衣不相梂其可乎疏家所云正服不可變者其言不足信愚嘗居憂從復老洲吳丈并練衰裳矣（答稐輝晃）

大小祥內外序立於階下行禮於堂上无事則佈氏入哭時與衆賓舉哀於階下位所謂重服在前亦以降復位而言耳（白宗杰）

正服不練吏考喪服四制曰十三月而練冠閒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檀弓曰練〻衣黃裏縓緣而不特舉衰而言故疏家有正服不可変之云而不知功衰之爲已練也喪服大功布註曰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麁沽之也鍛治麁沽卽所謂練也受服功衰无容更練故只言冠與中衣也鄭玄註雜記三年之喪功衰而曰功衰旣練之服橫渠釋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曰尙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橫渠又云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練亦謂之功衰盖練其功衰而衣之也勉齋亦云受以大功之衰則爲傳記註疏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據此諸說則正服不練之論恐涉无義不練則已旣練云乎則當先練衰何謂正服不可変乎張黃兩賢固得精義而爲疏說所先入襲謬久矣伏幸立論革誤而反之正焉（吳老洲）

玉藻再繚四寸註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尤翁亦謂是再繚腰之義其下兩耳自是別事南塘云圍腰結前兩語與再繚兩耳兩語爲上下貼應之文上泛言圍腰而下言再繚以申圍腰之如再繚上泛言結於前而下言爲兩耳以申結於前之如爲兩耳兩賢說恐得正義當從（答任憲晦）

十二日之於十四日其間纔一日因及致齋何以行祭乎母喪之練當待妻喪之祔遵禮行事因之变除當日畧設泄哀恐宜前一日當因上食告由辭曰今以顯妣初朞之日當行常事而妻喪纔葬不克致齋謹俟卒哭退行來日則敢用一獻畧伸情禮彌增罔極謹告（徐迴淳）

妻喪祔祭後當卜或丁或亥日行母喪練祭而前一日因朝上食告追行之期恐宜辭曰今以顯妣小祥卜以來日追行常事謹告（徐舜卿）

練祥日若值先忌則三年中忌祀雖不備禮旣是享先則恐不當後厭明行忌質明行練祥如何（李樑淡）

古者練祥皆筮日其許日月宲數卽朱子定論固无容議到而至若主人有疾因克與祭則不容不通变寄遵禮經卜以是月中或丁或亥日雖至踰月恐不害理練祥之祭雖不爲除喪曷可不與祭而变除乎此與忌墓祭適別恐不可替行也追後成服者亦追後練祥追行則筮日亦禮也且遜庵答人問曰練祀長子有重病則擇日退行可也其病數月內如難差復則祝辭當曰孫子某病重使介子某敢昭告于云云亦可斯說政好援用但梃先替行恐合更商也若以退行爲定則本祥日未可昧然无事當

設殷奠若朔望然單獻无祝當云今以顯某位初朞之日禮當行練祭而孤哀子某痤發于背罔能將事擬以病差之後擇日追行今日則只行一獻之禮彌增罔極謹告未知如何（安養曾）

父喪既葬而祖歿則父喪題主當待祖喪已畢改題而同行吉祭然練祥禫祝不可以未及改題而仍亡子之稱當用子祭父之辭一遵備要所載亦不可昧然先告練事前一日因上食告由恐宜告辭曰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始喪題主顯祖考主喪以其屬稱書之矣顯祖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世不肖謹依禮家定論當待顯祖考喪畢改題而自從明日小祥謹用子告父之祝冞增罔極敢告此就羣賢議略有損益惟在取舍之如何耳（答趙秉德）

父在母喪父爲之主以亡室題主者父又喪於母喪未畢之前則母喪練祥當用子告母之祝前一日因上食告由恐宜辭曰維歲次云云孝子某云云顯妣某封某氏顯妣始喪顯考府君爲之主故以亡室題主矣顯考下世不肖主喪將以來日練事當用子祭母之禮冞痛罔極謹以上食用伸虔告謹告（黃裔源）

杖朞之慽聞訃於閏月之後亦當從成服之第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禫則過時不祭恐宜追練若值喪月則卽初忌日擧祭不必用或丁或亥日也雖則過朞追行大祥之前不宜撤靈座仍行饋奠恐非可已也喪服小記雖云朞而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然此以三年喪追服者再期行祥而云爾至若杖期之喪朞而未祥者何可處以行祭而撤靈是爲處變而得正也（宋英老）

尊祖妣葬前行尊先妣練事可否之間妄引尤翁說父母與祖父母既是父子則是同宮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之文謂不當備禮行之矣近更思之於子而言異宮禮有明文父子而異宮則當遵異宮之禮異宮之喪未葬无不可行練祥之義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註將祭將行大小祥也（註說止此）此亦以異宮而言也沙溪引此爲自期以下既殯後行練祥禫之證正統之期雖重於偏期抵當以期爲準蓋練祥卽喪中之祭亦所以爲孝子變制故不宜過時與時忌墓祭不類故也雖異宮若不殯則不可祭成服後卜日以行可也成服後則无所拘於儀物俱不當節略也雖屬遜事不敢不追陳者恐犯誤禮之罪也幸俯諒焉（李春沿）

心本非服而不可與平人同故特借三年之喪禫服黲制而爲冠帶父在母喪禫後本生親喪除服後同一服色也心喪中有喪則當各服其服不惟期功雖緦小功亦當合黲帶而受衰服之帶縱入心喪几筵亦不須變服黲帶也非直喪服心制中行忌祭者亦當變黑以白盖不可以非服之黲而廢當服之素也除服後因還黲帶恐宜（答任憲梅）

出嫁女除服後恐不宜純素以終三年然亦不宜純吉衣用玉色冠用皂色玄笄烏紒爲心喪之服恐宜古者除服不直接於吉踰月服微吉未知如何（吳老洲）

朞翁問若於朞後撤几筵則練祥之祭雖以忌日行之而恐不可以小祥大祥名之其祝辭當以初朞再朞歟沙溪曰只用忌祭祝而不必言初再

朞此則以死三年撤遷於初朞者而言也若有應服三年者而撤靈於再朞則練祥禫當準禮行之而祝辭則當觀主祭者屬稱之親踈而改措也若死妻若在室女而惟有妻之服斬者則亦當爲之三年妻雖非齊體自在五服之列則勿論其貴賤俾之伸情恐爲得禮也受服與女君同則是亦五服之親云者儘然儘然（李樣淡）

令允之喪以亡孫題主統尊之義也小祥祝既莫用祖告孫之辭則當遵古禮父沒兄弟各主其喪之文衆侍宜主其祭小祥前日因上食告于令允靈几曰維歲次云云父告于亡庶子始汝之死顯考某官府君以統尊之義主喪而以亡孫題主矣顯考府君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喪逝吾替行練祥茲告（李晋洲）

旅店遇先忌當設位伸情而京洛寓所恐難泄家若是至親練祥未忍昧然死事則俟晨登麓望哭非可已設位焚香非所議到惟向其所向哭盡哀已矣（吾鄭瑩逵）

練時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云者以去負版辟領衰而布用七升故也斬衰之裳至小祥而緝邊則見斬衰終三年之意且儀禮家禮之所不言者故斷然以不緝邊爲是矣聞近齋從寃宕說小祥不緝邊云矣頗聞其詳（任韻西）

舅主子婦之喪而死於子婦練祥之前則孫婦練祥當退行於舅喪卒哭之後而其夫當主之祝用夫告妻之辭祝與題主不同恐不必拘也祥祭前日當以退行之由告于妻几筵告辭曰云云夫某昭告于亡室云云始

喪先府君主之故題主以亡子婦矣明日將退行練事（或栐祥事）祝用夫告妻之禮茲告（李仁植）

過房者換主本生而親喪喪家死應服三年者則死練祥之名初朞除服當即撤靈而本生死雖未終制而死即以顯考題主則此與本死爲三年者不同練祥不可不行雖死變制之人行祥祭入廟恐爲得禮禫則死可行之義也本生親練祥祝當云日月不居奄及大（小）祥夙夜悲哀不能自寧而其餘一遵備要本文爲宜（朴聲逵）

本宗之絕嗣靈座之中撤奉几筵以終三年者非加服也期而除猶不廢上食以至再期用報劬勞之恩其情切慽以故引春翁說用備申情之道非謂其必可行也若謂非禮而勿之則守經也情雖允寵分則有限終不如朞而撤之之爲經得之正耳（姜周欽）

重喪中遭輕喪者輕喪葬前不可舉重喪練祥即同宮之喪雖妾臣妾而後祭之義也小祥前一日因上食當告退期之由告辭曰歲次云云孝子某云云明日當行常事而亡妻尸柩在殯準禮廢祭將退行於卒哭後彌增罔極謹因上食云云是爲幷有喪之禮與主人在外聞喪而似聞訃日行祭除服者及　國恤葬前不同則不可於亡日略設伸情雖是輕喪殯在同宮則略設亦不可舉故也（趙道淳）

練冠武纓恐當從腰經變麻以葛葛用練沍爲宜（鄭海尙）

練服葛經三重四股如麻經帶之法而但於兩端相結處各綴細繩其制與成服時腰經同而其體差少也至若散垂當用三尺而受服時即絞也

盖腰絰即大帶也垂即紳也豈有无紳之帶乎變麻服葛即古禮也不可以不載家禮而廢之（上仝）

爲人後者主本生親喪則祥祭祝奄及大祥下當云夙夜悲哀不能自寧清酌庶羞下當從備要小祥則曰常事大祥則曰祥事而以无爲之三年者小祥而撤靈則只當祥事（金正善）

本生親喪即期服也曷可以未與常事而過朞不除乎朞功以下諸親過期不葬者月數已足準禮除服亦有前賢之定論所後親病中不克承祭於本生喪小祥則當援月數滿足除服之例緣日設虛位哭而變除收藏衰服待赴其本生喪所服其服而除之恐宜（朴來敎）

國恤後不可遽服純吉　大喪內喪雖有三年朞年之別而臣庶致祭之道秪宜如喪考妣而人於父母之喪焉有貳視之者哉（李載敎）

大祥

間傳大祥后復寢非復內寢也復殯宮之寢也家禮大祥復寢似出於間傳而誤殯宮以內寢也沙翁之移復寢於吉祭之後者得禮之正也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御是御婦人也御與復寢非兩項事而分禫吉而言之者何義无乃互文也近齋云御是侍御之謂寢是衽席之謂而旁侍亦不可爲直到吉祭而后始可復寢若是者方可謂終喪不御於內未前不可入中門是爲禮之大防也故孔疏所云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者極是極是未知如何（吳宅洲）

大祥入廟祔于亡者之祖龕者不以宗支而差殊支子異宮則異廟故不充注祔於祖龕或祔於禰或仍于寢是亦通行之禮也若同宮則當祔於祖用寓同脈攝之義待吉祭遷于新廟恐爲得正沙翁亦以父先入廟母喪畢且祔于曾祖妣俟祫時配于父爲近古意推斯義也母先父後者恐當一揆也祥后仍奉故處祫祭合櫝入廟即先尊丈素日篤信鹿門說而行之者也仰述先志亦或一道也婦人无廟待男位合櫝始可入廟先尊丈祥后入奉配位祠堂是无所據恐不可爲也祥后若不祔祖廟待祫立廟不爲无稽擇於斯兩者而處之哉祔祖廟則告辭當一遵備要所載若待祫立廟奉祭訖納主无告恐宜（金圭善）

服喪服行前喪之祥卒事而反後喪之服所重在於前喪有終恐不如以壓尊爲迫也且祥服縞素即非純吉恐无旋吉旋凶之嫌耳反喪服當在祭訖奉主入廟之後（金箕夏）

祥服冠衣皆縞而網巾獨黑則豈不斑駁乎今之網巾即古之纚古之縞冠包纚在中尤翁謂白笠巾亦白爲宜以故屛溪櫟泉鹿門諸賢皆用白恐當遵也白黑鬃雜造者是爲駭俗決不可用至禫變當用黑鬃網巾方稱於黲布冠帶也（上仝）

古禮祥而主仍在寢今雖從家禮祥后祔廟然支子異宮別立一廟則有難奉祔於宗家祖廟也考位入廟前一日告妣位措辭尤翁說可準而將以顯妣祔焉一句刪之亦可以不即合櫝而又將有祫祝配享之文也看詳芝湖之問尤翁之答必指只奉妣廟者言耳新主只請入祠堂似不分祠堂之爲何所而異宮之故不祔祖廟神道之所鑑諒果如盛教不必更

添他說耳（朴宗輿）

不祔祖廟則前一日靡所告廟而凡進无告恐涉昧然大祥前日因上食告由曰大祥後禮當入于祖廟而祖廟居遠恐難往祔支子異宮各自爲禮則姑當入于新廟直躋正龕謹告（答任憲晦）

大祥後布帶宜有定制乎廣狹恐當隨俗而兩股雙垂亦宜如絛帶革帶也上仝

孝巾始見丘儀而所以承衰冠者也祥而後除服則孝巾亦當并冠而去之何可因著大祥後乎當從俗用布幘而帽子頭鈍雖不可單著而見人客然燕居時以幘代巾恐不可已也上仝

令從子之於令季氏不惟以本生親又身是宗子則朞服雖盡而當主其大祥祭前一日因上食告由當曰府君之喪先府君主之故以亡弟題主今先府君又卒而府君大祥奄及矣祭不可以死主不肖敢代主其事謹告事由云云（沈能岳）

親祖父母祥日望哭情理似然而於忌祭則恐未安然爲父母哭者則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也此意甚好（答鄭奎元）

服祥祭之服以示前喪有終節因雜記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除父之服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而云爾也是爲輕喪中重喪変除當服白笠白布直領白帶行父祥无可疑者也有以承重喪中祔父之祥與母喪中行父之喪不同有壓屈之義不可服白衣冠問諸近翁近翁引沙溪說雖於緦功輕服亦當暫釋重服而服其服況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何疑云者而曰壓尊之嫌非所當論是爲可遵然㯖泉祖母喪中除父服行祥以全廢重服未安以布直領素帶蔽陽子変除恐爲得中也承重喪中猶然況所後父喪中除本生喪者乎本生除喪即受黲制黲制非可施於斬衰服中者也持三年之喪者於緦功之喊成服猶可以釋重服輕而黲制則與緦功衰服不倫恐不當比擬於輕服而変服黲服也祗合以㯖衆所行爲正耳（答趙秉德）

喪大記曰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註曰外无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内无哭者入門不哭也疏曰練後三日一哭於次〻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无哭者是祥后禫前受弔之證也未禫則未除喪曷可不受弔乎古者堊室雖在中門之外今則設倚廬於中門之内而禮无祥后撤廬之文恐當受弔于廬次如未祥之禮至禫而内无哭方始撤廬耳倚廬與靈座處所自殊恐不必并靈座同撤也愚亦禫后撤廬而可幸无悖於古禮否（答朴宗塾）

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間傳云大祥縞素麻衣釋之者以縞爲白獨詩縞冠註誤引間傳註而云黑經白緯曰縞朱先生未及照檢載諸集傳家禮之黲色爲祥服者蓋出於此宋沙兩先生皆以黑白雜色爲祥服者是乃一字不明之害也任鹿門著說分曉可知黑經白緯者纖也非縞也縞爲祥服既是古禮則未可以有違於家禮備要而不從也況有五禮儀及丘儀之得禮之正者乎（答李在慶）

家禮大祥章不陳祥服而直陳禫服恐是未及再修之致也備要仍之亦

文獻檢至四禮便覽分別纖縞各置陳服之節于祥禫兩章用補備要之闕是為不可易者（答蘇輝冕）

為從姪攝祀者當告從侄大祥祔廟而屬稱亦不容不書告辭當云攝祀玄孫某云云顯云云（列書諸位）茲以從侄某大祥已而禮當祔食於顯某親某官府君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禮祗告正位不告祔位尊伯氏縱與他祔位差殊既未入正龕則祗當處以祔位已矣不舉於告辭恐宜（沈宜健）

橫馬布鞍祥後恐不必改待到禫變未知如何（吳老洲）

禫祭

家禮備要禫祭卜日于祠堂外主人禫服西向此禫服以何服當之乎似仍上文大祥設次陳禫服而云爾然今據古禮大祥受縞服則設次陳禫服云者當移載於下文禫條而至禫始服然則禫祭告廟當用祥服未知如何（吳老洲）

禫後笠帶皆用黲色則巾何獨用白乎此與孝巾不同俗所云匾頭也祥後禫後所着秖當笠帶而用白用黲也（答任憲晦）

南溪雖引中林中逵之中為祥月行禫之證獨不念喪服小記中一而祔及學記中年考校中之皆以中為間乎鄭康成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乎斯言明白可破王肅諸說之差也惟禫值仲朔則遵士虞記是月吉祭之文上旬行禫（中旬）舉祫而猶未配焉況祥禫可以同月乎（答李在慶）

少牢禮日用丁巳註曰内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疏曰曲禮内事以柔日謂冠昏祭祀又筮旬有一日註曰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疏云若用丁言先月下旬丁辛乙之等皆然又來日丁亥註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耳禘于太廟禮已亥辛亥亦用之死則尚有亥焉可也疏曰吉事先近日若上旬之内不得丁巳以配亥或死亥以配日餘陰辰亦用之故春秋云辛巳有事於太廟癸酉有事于武宮皆不獨用丁巳與亥也必須亥者月令元辰註云元吉蓋吉亥也其所取義者如此至若陰陽家亥為天倉故祭祀所以求福宜穡于田云者是為不經也筮日恐不必太拘當朱子說丁日外雖非亥日柔日則皆可用曆書宜祭祀日尤翁亦云當用而是則死禫恐難遵也禫祫同月則吉事雖取先近一旬中并舉耳祭恐欠漸次上旬行禫中旬行祫恐愜禮意未知如何（申應朝）

禫時遷奉故處猶存喪祭之義故先出主告辭云者近翁說儘有精義而先告出主終涉昧然告辭則遵丘儀原祝則遵備要恐宜前期告日故不告云者其言似然然吉祭前期告廟而亦有出主告辭禫祫當恐一揆也（上仝）

大祥先祭神以常侍死之拜義也禫是出主而祭者則曷可先祭神乎其曰如大祥之儀者即統論也恐未必為不行祭神之證也禫屬於吉則廢哭而行祭神以別於喪祭云者恐有精義是為可遵也（上仝）

本生親喪守制雖與他伯叔父母不同然朞服則均朞服中曷可不舉禫吉乎禫吉變除之大者吉祭則有遞遷改題之節所關尤重何可以私親之服廢闕而不行是為陶庵定論而服色亦許借吉不可易也禫吉之期

若在本生葬前恐當退以卒哭後而禫則過時不祭（答任憲晦）

自虞至祥而无祭神以有常侍之義也以禫祭條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云而謂禫亦无祭神則竊恐未然祥而入廟已非常侍禫而出主宜行祭謁以不特吉祭神而闕之可乎遂翁所云文不備者恐得之未知如何（吳老洲）

禮禫祭着吉服祭訖着微吉之服〻有古今之殊而論者混并爲說故㩗二而不契甲者曰黲笠青袍黑帶以承祭爲吉服祭訖著黲笠白袍白縧帶爲微吉之服乙者曰黲笠白袍白帶以承祭爲吉服祭訖着黲布笠帶白直領爲微之吉服兩者爲禮家未決之案雖於適從而祥縞禫纖卽禮服之大經不可易者也纖之黑經白緯後世无傳焉以黲色當之則安得不祭訖服黲用遵古禮乎禫纖服色見載於閒傳註疏涑水南溪之主黲者皆權於與閒傳何恤人之疵毀哉禫月值仲朔則上旬行禫中旬或下旬行祫者以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也閒傳禫而纖疏曰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註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其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據此則雖行祫踰月而純吉恐爲得禮是所謂踰月其善也（答朴宗埜）

爲長子以不禫爲定而考諸喪服小記有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此長子卽以服斬者而言也爲之斬則爲之禫也宜也若不服斬而服朞則與妻喪杖朞具三年之體者有異固无練祥禫之可言其不禫也亦宜也老兄雖則服朞有三年者（子婦也）故爲之再祭既爲練祥則亦爲之行禫〻是除服之祭而无可除之服朞服則禫固无義然當爲令子婦行之已爲主而致其哀恐得小記爲長子禫疏曰妻爲夫亦禫此爲可行之明證也未知如何（李樸溪）

禫祭服吉卽以主人言至若旁親與祭者有服制則恐不當借吉也且外祖母與從叔均是小功之親外親功服中不必借吉於從旁親禫事以白袍布帶承祭恐宜禫是吉事生布衣則不可耳（朴雲壽）

父在母喪十五月已禫変矣又當二十七月略行哭禮以存行禫之義則似涉再禫之嫌尤翁恐是未定之論且心喪者當服吉於私次亦不當哭陶庵墓下哭除之論恐亦難從也心本非服既无受服之節豈有易服之節當用吉月之或丁或亥日復常无事於変除之而自爲変除愼齋說最得精義吉祭本爲正位遞遷而行之妻喪既非正位則豈可爲祔位而祫享於祖先哉祔位喪畢无所事於迭遷則初无舉祫之義而特以三年廢祭之故陶庵有喪畢後吉祭之論而非謂不拘孟季朔而行之也此吉祭喚做時祭恐宜正祭之外詎可別擧吉祭乎吉月若值仲朔行時祭日不行心喪哭除而直服常服以行祭者南溪說可遵也素不行時祭者雖如三年喪畢必行吉祭之例未示誠然吉月中卜日略擬於心以爲此日當行吉祭以此爲節云者尤翁之說善看得者不疑其所行而復常之期必用吉月者卽所謂踰月其善也（申應朝）

女子无禫以出嫁女不杖故不禫云爾耶若是在室女則小記既云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之杖則當禫恐无可疑若主喪者當杖則女子〻雖服三年而不杖蓋禮童子不杖惟當室者杖女子〻雖曰在室非當室也无男昆弟主喪俾同姓攝之而无杖者然後惟在室長女杖焉所以成三

年之喪也然則何可无禫乎无禫者似以出嫁女不杖者而言非在室女之謂也縱非長女在室則當爲之禫矣何可以不杖而不禫乎童子不杖者當從其兄當室者而行練禫変除女子之爲之也恐亦乃爾耳（李樸漢）

本生親喪一斷以朞服則朞服中豈有不行禫祫之義乎栗翁曰以朞大功葬后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據此則吉祭準禮行之而惟不受胙以示变已矣旣斷以當行則无朞衰心喪之分擧禫祫于當擧之月恐宜且禫過時不祭逾二十七月之期則无禫固私喪之服廢傳重之禫可乎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且有遞遷改題多小節目是豈可以惟意退却乎月數久近恐不必論也借使本生練祭在於十數月之遠則亦當退行吉祭乎曷可拘於服色當擧不擧以情處禮以恩奪義乃爾乎哉陶庵亦云中丁過禫者非謂行於心喪而不可行於朞服也特因其本生練祭之在於旬前故云爾其荅李公敏坤書則盛言本生服中不可廢祥禫之義其曰拘於情而廢於禮伸於公而屈於私云者說得眞正恐不容異論禮窮則変變則通〻変達權非聖人不能况斯禮也初非窮而可變者乎（李載毅）

家禮沿書儀書儀沿開元而開元仍祥服就位哭盡衆釋祥服着禫服斷爲得正而不着禫訖之服者恐是闕文也書儀不遵開元禫服而於祥祿禫〻仍其服又无吉祭家禮不復言禫服者卽以此也大祥旣據古受以縞服則家禮所云陳禫服當至禫始服大祥條當改以陳祥服而倫要不克如吉祭之更正者是爲未備其曰如大祥之儀者恐難該看也便覽見補是所謂後出者愈明祥禫变服恐當一遵便覽古禮吉祭用朝服則有官者之當着黑團領不爲无稽而未若深衣之通貴賤同服也（申應朝）

尊祖妣尊先妣祥禫俱在同月祥則用忌日不拘重輕禫則卜日當先重後輕而一日之内次第行之恐无不可雖行兩禫於同日决不可一時并行若祫祀然也若以一日兩祭爲難行亦不必待中旬丁亥必用上旬中辛日如何不直辛日凡柔日皆可祭也若分日擧兩禫則前喪之禫當用徹吉之服承祭祭訖反後喪祥服後喪之禫始用純吉之服承祭祭訖反徹吉之服而方喪中无他変制以布道袍當吉服以布直領當禫服已矣縱令用望日行禫禫是殷祭恭是小祀恐无一日再祭之嫌（尹蓍善）

練祥禫雖是趨吉而實爲[illegible]喪祭故朞服未葬前无不可行之義至若吉祭似與練祥禫有異而陶庵亦云喪餘之薦與時祭有間雖朞服未葬前其異宮則未見不可行據此則禫祫之不當廢也審矣若正統朞則有不敢行者當待卒哭擧祫而旁朞則當祫而祫不失変除之期可也（俞元煥）

吉祭

禫月行吉祭後合櫝一節合櫝卽純吉之禮故禫月吉祭猶未配待踰月以少牢配近齋說不爲无義而旣有尤翁定論則舍近齋從尤翁恐宜明儒萬斯同以猶未配三字謂但合祭羣祖而不以新死者配食也寧有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乎此言於義如何吉祭後若不卽合櫝則考妣神主暫時還奉于東西壁行祫而不卽入正龕亦甚未安所以遵尤翁爲寡過也雖卽合櫝從疏說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定爲踰月其善之義也忩草供對（李樸漢）

古者祭皆用筮練祥亦卜日而祭今俗往〻行祫於朔日者是豈以先月筮來月之義哉亦豈无渴變之嫌乎只當促以非禮已矣吉事先近則固當用上旬祭而上旬丁亥兩日若值先忌則遵疏說餘陰辰亦用之文於柔日之中諏筮而行之恐宜（上仝）

吉祭卜日告辭中祖考之称包祖與考而言雖祇奉祧主不可改以五代祖考以将合祭新主故也考妣位與他雖祔位有異而未入正龕之前當用祔位禮〻祇告正位不告祔位（朴雲壽）

吉祭固當盛服而盛服不必用公服有官者亦玄冠青袍黑帶恐宜朞親之與祭者曷可以外親私服而不服吉以将事乎本生喪中行祔後禫祫亦不嫌暫時借吉況以小功之制而有事於祖廟乎（上仝）

閏月雖非正朔喪期自有定限是以〻月數者許閏三年之喪禫亦許閏尤翁有曰吉凶大事閏月皆可行之又曰閏月行事自古有之非直指禫而云爾也遂翁說吉祭不可行於閏月者為其非常月而不告朔也然不告閏朔非禮也先儒斥以棄政焉推斯義也如之何其不可舉祫哉禫后徙月則似涉拖長不幾近於太古之喪期无數乎閏月吉祭恐為得正（李寅溥）

祫事雖是喪畢之祭〻名以吉則當用吉禮即時祭之異名也倫要亦許受胙而曰并如時祭則嘏辭曷可闕乎此與服中時祭不受胙者其義不倫耳（荅朴宗塾）

為長子服朞者再朞之祀用忌祭禮則無禫吉之可言而祖不臘孫故為其孫祔禫祫不直変除當準禮舉祭而祭則其祖主之祝當用父告子之辭措語當如何吉祭既无隮廟配享等節目則喪制有捌或遵典禮等句語恐不可用祇用時祭祝未知如何倫要吉祭及時祭祔位則無祝〻其可已乎雖則祔位而與祔食於正位之祭者有異特用時祭祝不至害義莫無為無於禮之禮乎固吉月朔參服吉恐亦便宜願承盛教（吳老洲）

禮有三年者必為之再祭再祭即練祥也長子朞服雖盡於小祥而既有亡者之妻子則為之行大祥宜也向日奉質祇用忌祭祝云者失之率爾自承明教即改前見矣蓋練祥禫即喪禮之大節而亦一統事也无祥而有禫極涉徑庭故大祥祝擬用日月不居奄及大祥之文而當有措辭於其間矣即承祝辭〻理俱得信及已矣詎容異論哉主祥禫於除服已久之後祭之名義衡決云者盛教極正當所以不容无措語耳既无隮廟配享之節則无所事于祫祭當舉時祭以服吉而吉月非仲朔非仲朔而舉時祭恐亦无義縱令舉祭以祔位也故无祝无祝而行盛祭亦无於禮者用吉月朔參即吉未知如何（吳老洲）

禰位祥后逕古禮仍奉靈座故屢行禫〻后翌月行吉祭〻訖入新廟則祇告禰入于祠堂四字恐不宜更設酒果也（趙龍熙）

喪服不忍頓除故雖三年而後葬者亦必既祔明月練又明月祥者為其異時也古者祥禫同月故退祥於禫月者當上旬舉祥下旬舉禫至若過禫期者不可以无禫而同月即吉也開元所云祥而即吉非謂大祥後即月舉祫乃明祥祫之間靡所禫変也若祥月服吉則是其所以為之漸以安孝子之心哉蹄月行祫而即吉是為得正（沈魯完）

國恤

大祥既退行於　大葬卒哭後則雖過二十五月之期當用未祥之例雖死於二十七月之後凡進末撤衰經在躬則便是未祥而死者也焉有未祥之喪而死主人者乎當論既葬未祥不當論喪期盡否然則其子之承父服祖處變禮不失其正何疑之有父喪卒哭後當卜日行祖母大祥其諸父可議以喪期已盡而未祥先除耶當於其凡卒哭後卜日行大祥偕凡子承重者而同時除服已矣復何疑乎其凡追後成服則其第先滿先除者固有之矣所謂先滿者祥朞之謂也若夫全氏所謂初定十九日非祥期也不過　國喪卒哭後初丁而已有甚意義而必於是先除耶先滿先除之文恐非可證也禪則過時矣當不祭而祥後或丁或亥日即吉可矣逾月而吉尤可耶（朴宗輿）

大祥當遵戒令退行於　卒哭後而告辭曰　大行大王梓宮在殯明日祥事謹依戒令將退行於　卒哭後謹告（大祥本日前期告辭）　大行大王卒哭已過將以明日追行祥事謹告（大祥追行前日告辭）（李用九）

退行練祭者初期日出系出嫁子女除服當否故引尤翁南溪說除服正服兩期皆令除服於期日矣其人援寬岩說而曰大功以下計月除之期則必待小祥而除之禮意已然中間退就月數不當計之必欲待　卒哭後退行小祥日而除服斯言如何或云他期服猶可除於本祥日而出系出嫁者則不忍不祭而除是亦出於情勝情勝則失禮恐不可從也祭不為除服則期制者曷可過期不除淹延時月以待追練乎孔子所云非弗能勿除患其過於制者政指此等處也然則寬岩不當許違就月數之論過情過禮恐難遵未知意下如何（吳老洲）

上丁　國忌之避不避退翁亦云先考據如正朝寒食端午秋夕等節日公私并薦而未嘗以行於上而廢於下則禪祫卜日之偶值廟享者豈云僭乎（金周牧）

賢閤大祥在大賓出殯之後則不可以主喪者之不承祭而退行常事當用初朞準禮行大祥々後入廟即家禮備要所載而通行然古禮祥後主仍在寢祫後入廟好禮家遵行星湖復　命若及於十五月當禪之期則祥後不撤几筵廢上食朔望只擧殷奠既禪而祔廟恐為伸情之道而返第若過禪月則有難淹遲用致過時而不禪令允亦當援行禪事而變除如禮禪祭日當即入廟也大賓若不及禪期則雖在殯館當禪之月擬用或丁或亥日變除恐宜第方喪縞素之時私喪禪服恐靡所變制也（金景普）

本生父母服是不杖朞々而除服與他朞同心喪二十七月之朞與凡朞共其即吉是為通行之禮也今有因　國恤退祥行祫於三十一月者其異乎喪期死數者幾希焉有心制而拖長乃爾乎退練者出后子除服於初期日與他朞均則退祥者亦宜備服充滿後除之義先除於二十八月末知如何（李襟溪）

心制變除當於在吉月之期吉月初丁雖不行吉祭不哭而易服於私次是有慎齋說可遵而近齋所雅言也斯禮也雖為父在喪而云爾可以援用於本生喪變除否若使本生家猶有私喪待後喪々畢而舉祫則靡有

丁時只宜盡廿七月之朔撤諸心而即吉盖心本非服故也方喪服吉不過易直領以道袍已矣雖除心喪生家吉祭前不應擧覓官不與讌樂如禫月行祫者之爲以終退祥之月不必更生齊節否兒子所值乃爾而挨以情禮不宜遷就於三十一月之久然而以无的據有不敢自專爲（上仝）

緬禮

戒辭

緬事聞已克襄有牧於孝心否改葬較始葬尤極難愼故除非萬不獲已則未可議到每誦三淵詩盖棺猶有事難知子大孫多被摇移生存華屋安身久死作飄蓬豈不悲不勝其瞿〻也研經講禮如輪翼之不可廢一然必須先經而後禮可得其本而不歸於儀文度數之末也（答安永集）

告廟

朱先生所謂告廟哭而後事畢告時却出主於寢云者秪告改葬之當位而已雖祔於考墓考墓尸柩不見且所事在於妣位則恐不宜并告于考位神主亦以有接尊之嫌也秪用空櫝奉出當位神主于正寢而行之可也雖考之葬而合於妣之墓亦當爾也閔翁說恐更詳之（李載毅）

改葬畢而歸出主于寢哭而告之禮也不于廟而于寢者爲哭也事在齊体未敢擧哀則恐不必出主如初禮行于廟中恐宜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夫某今以亡室貞夫人某氏新改幽宅禮事已畢追舊感新不勝悲愴茲以酒果用伸告儀茲告備要太略故改措如此取舍爲（金基學）

出柩

便覺還家之云即以自他所歸葬者言非以出柩還家爲一層節也若出柩而死所停喪則還安故宅趂葬期遷于新兆恐叶事宜若以經過舊居而故爲留連則恐非有進无退之義也（答安永集）

南溪曰改葬之柩入奉家中非喪事即遠之意斯言得正而引行若歷旧第不容不停柩則神理人情之所不獲已也遣祝所載新宅即以幽宅而云爾不宜以停喪古宅而改其措辭也且祖遣兩奠先儒謂非可施於改葬者宜倣司馬溫公柩自他歸之說秪設朝奠而行恐是（答任憲晦）

旣夕禮埋重於祖廟門外之東重變爲魂帛而立倈三虞後至家埋之據此則未必埋於墓所也今俗行初虞墓下仍埋魂帛者恐欠蔵之箱中升車在後之精義也始變時埋諸墓左者如不淪於柄櫰當隨埋新兆如已柄盡仍舊恐宜（上仝）

奠

按儀禮註改葬出柩奠如大斂而大斂奠酒果脯醢而已非殷事也士喪記朔月不饋于下室疏曰大小斂朝夕奠等皆无黍稷惟下室若生有黍稷今此殷奠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大夫又有月半奠亦不饋於下室楊氏又曰朔奠則又爲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爲主據此則朝夕奠非殷而朔月〻半之奠乃殷也備要朝夕則秪奠蔬果脯醢朔望則用魚肉麵米食羹飯以饌品加損而辨其爲殷爲非殷也其曰設蔬果羹飯如常儀此合奠如上食而言與朔望殷奠不同以下文止留酒果而知其兼上食也啓墓若値朔日若月半出柩即設蔬果脯醢如大小斂朝夕奠繼設

殷事（爲朔望奠）兼上食（殷奠將至撤前奠殷奠畢止留酒果）可也出柩之奠非殷則豈有一日再祭之嫌哉始以出柩終以朔望各有其義非數也不數則不煩不煩則不瀆（朴宗輿）

改葬設靈座者卽爲尸柩所在也出柩而旋殯於舊兆則當其殯所而鋪筵饋食无魂魄神主而設饋於所館則窃恐无義也今俗所謂成殯非極故塗殯只安尸柩而已則尸柩所在何可廢饋乎（吳致箕）

偹要始葬反哭行虞在成殯之後則改葬者亦當另偹而不虞而奠墓者尤當待封墳雖至踰日必待畢事恐宜（答任憲晦）

改葬之虞發自王肅而傳純難之曰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而虞之者得卓然宜其見許於朱子也然體魄震驚亦不容不慰安此所以有葬畢之奠也奠祇爲安體魄也與安神之祭體段不同虞則三獻有祝奠則設饌以終其事若認爲虞則不可也告廟而葬々畢而告廟今人不知精義之在於告廟而以虞祭爲重可歎偹要仍儀節儀節仍開元開元之論本於王肅愚則祇循于朱子說已矣（李載毅）

祖遣兩奠卽始喪之禮非可施於改葬者丘儀所載告辭恐難從依家禮祇說朝奠戒朝是爲无遣奠之名而有遣奠之實也恐不須以到家啓行而更舉駕輀之奠也凡喪事有進无退改葬之无此兩奠亦斯義也至若葬畢告廟出主哭奠爲禮甚重恐難行於　國恤停祭之日祇舉廟中而用偹要告辭去謹以酒果四字恐宜公私葬前凡係告廟皆不用酒果嫌近於少祀也集考无虞而猶有告廟之祝不可以偹要告辭之爲行虞後節次而舍之未知意下如何（李楙溪）

成服

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見柩故變也改葬亦是見柩則婦女之應服緦者外出嫁女及有服婦人待出柩亦當服素加麻加麻者當在於望哭之後耶當待返哭於廟耶尤翁雖云吊服加麻者葬訖而除然按以小記緦小功虞卒哭則免之義則男女加麻者畢事而歸告廟後除之恐宜未知如何（吳老洲）

改葬時諸孫之方持衰者吊服加麻與否尤翁曰所重在此當加麻有人難之曰凡服從祖爲主布巾加麻非服也不可以是而去斬衰愚謂此言似然而雖不持斬齊然以將事孝巾布深衣亦是喪服則因之加麻何去斬齊之爲嫌哉各有其義不相礙歷則不特爲祖緬爲伯叔父母兄弟子姪亦可矣幸教焉（任穎西）

尤翁以子思所云无服則吊服加麻謂專指期親者似以答司徒文子改葬叔父之問而言然窃恐子思本旨未必爾也推以餘有服之文則似无親疎之別雖緦小功之親爲之加麻以從厚也可況外祖父母恩義之重不可與他小功例之乎但衆方持斬衰故有此不決之疑以古禮則有三年之喪者於小功以下无変服而據家禮則重喪未除遣輕喪爲之制服推此意也无不可加麻之義特斬衰未葬不敢変服而已々葬則亦當変重服輕且會下之行既莫持衰則只持孝巾直領以臨壙但環絰於孝巾則使爲吊服耳何去重服之爲嫌哉（李楙溪）

泉翁以五代祖遷葬服緦決於承重與否既不承重則只當吊服加麻而

已云者恐爲未定之論也五代祖親雖已盡而統則正矣宗可毀而統不可絶謂以五代而不承重則是絶其統也其可乎况高曾祖禰則五代祖即父也何可誘以親盡宗毀而不服其喪乎親盡宗毀云者以代遠不逮事者而言也語類爲五代祖齊衰三月亦以不承重者言耳不直五代上及於六七代一準此例已矣三年喪畢有長房則遷无長房則埋亦宜有祭五代之嫌乎既承重則改葬而服緦是豈可已乎至若不遷之祖廟未毁則亦當服緦已矣許孟所謂雖不受重於祖據爲主者恐得精義愚見則許說與遂翁說并從无疑若夫五代以上不承重而已毀宗者則无緦服之義吊服加麻而已未知盛解如何（上仝）

改葬緦子思曰非父母无服據此則父母外雖服三年者似不當緦而緦以三月而具三年之體服三年者不可以不服也以故儀禮喪服疏曰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通典戴德亦舉妾爲夫孫爲祖後亡賢推廣之於婦爲舅姑曾玄五代孫之承重者以服三年也故亦服緦也禮以淺出爲明正指此等處耳子思所云无服則吊服加麻似指期親而推以通典餘親皆吊服之文則自期至緦之親皆可服已此爲淺學之道也所謂吊服古有錫衰緦衰疑衰三者公卿諸侯大夫士之別而庶人白布深衣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故得爲吊服也宋黃王金三子之喪其師遵孔門諸子吊服加麻之制或深衣加冠絰或深衣加帶絰冠加緦武或加絰于白巾絰如緦麻而小帶如細苧此以白巾環絰當古之吊服而或言帶或不言帶抑以所重在絰故詳於絰而畧於帶耶周禮環絰註言大如緦麻而亦不言帶朋友麻註獨言服緦之絰帶則可見其與吊絰之環且无帶者不同而檀弓子游麤衰絰帶疏曰朋友故加帶爲朋友則有絰有帶爲吊服則有絰无帶耶檀弓註繆絰曰兩股相交五服之絰皆然惟吊服之環絰一股此箄服之制所由始也麻當以緦巾亦用綀此爲不服之服故所以別於緦制也故曰吊服不得稱服（朴宗輿）

父在而擧母緬者服緦爲非禮考諸前賢成說孚齋陶庵咸曰杖朞寔兼三年之體又申心喪三年以服緬爲禮之正蓋父在母喪者雖壓屈不能自伸而本服則三年也降服亦具三年之體是亦應服三年者也家禮集考斷以不當服至云大義所係不可易者則亦過矣以具體三年之服而服緦終恐无悖于不敢伸私之義也未知意下如何（金基叙）

喪服記曰改葬緦註妻爲夫也疏不言妾爲君以不得體君然則以不得體君而不爲之服緦耶應服三年者皆服緦則妾何爲獨不然乎儀禮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則喪服註妻爲夫包妾在中也非謂體君則服不體君則不服也疏說只釋不言妾爲君之故也亦非謂不得體君而无服也如是看破未知如何（任穎西）

改葬緦惟服三年者爲之妻服杖朞雖曰具三年之體非應服三年者也以故不服祇吊服加麻已矣父在爲母雖同杖朞而本服三年故準禮服緦也妻緬无服不繫於有子服緦亦不以无服而不爲之主也（金基厚）

禮家所謂啓墓即開墳出柩而云爾術家所謂破墳即畧破一方而云爾破墳與出柩之日差遠則畧開莎草者不可以謂啓墓也服緦即在始役

雖有尤翁說而破墳亦可云始役自始役至出柩小則曠日大則曠月始役服緦非所以見柩而変也見柩而哭如始喪舉哀就殯後服緦如成殯之後此服若是者方有膺節以故愚嘗服緦乃爾老洲亦以潛冶說爲可據也（李襟溪）

始葬者過時而不葬雖出三年子服不変以故昔有問於子思子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変除何有爲推斯義也改葬者受服於啓墓六月而始克襄則當服緦以守尸柩安可未葬而除乎所謂改葬緦以不忍无服送至親也非直六月雖過歲年只當旣葬而除已矣緦服鄭玄謂從三月而除王肅謂事畢而除馬融亦謂葬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朱先生以禮宜從厚當從鄭是爲通行之禮而窃詳禮意則馬王說契子思旣葬而除之論恐爲得正然秪當遵從厚之訓已矣至若受緦服過時而窆者宜有更服三月之義乎三年而後始葬者練祥則當比月而行之禫則過時不擧亦何可以過時而不擧吉祭乎改葬與初葬未葬前不除服則同旣葬而除則不同初葬者自有練祥吉諸祭當以漸而変也改葬者靡所变制當卒事而即除何待以日易月乎（答趙秉德）

婦翁緦衰而荊布非應服三年者則不服緦矣欲從王肅无服則弔服加麻之說然婦人加麻於禮无稽亦難從自改墓至葬當素服哭臨虞而還華盛之服雖未會下亦當素服以終虞未知如何（朴宗輿）

人還其親墓旋被掘倉卒草殯方謀筮宅而姑難以時月期矣緦服盡三月當除耶留待改葬耶被掘莫大之变也其爲禍之慘甚於新宮之火固哭不可三日而止當素服素食朝夕哭臨至葬而乃已也草殯異權厝尸柩不入地則雖過三月之期當持服以待克襄克襄而即除耶緦是变事而此爲变事中变事故有茲疑耳（李襟溪）

謹按儀禮喪服記改葬緦註云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疏云父爲長子子爲母同通典許猛又云諸有三年者皆當緦先正文元公 臣金長生亦載疏說於喪禮備要而曰禮意應服三年者皆服緦蓋爲長子三年則父母同耳疏言父爲長子緦則母統於父可知也惟我 大王大妃殿以正體之服〻 翼廟三年則遷陵時服緦禮所當然當三年者猶言服緦況已服三年者乎按以經禮斷无可疑也喪禮補編本无改葬儀故儀曺秖據注例定以淺淡之制者雖不爲无稽而今日事體與癸丑己酉差殊及今追正恐不可已也（綏陵遷奉時大王大妃殿服儀）

行祭

緬禮出柩當用初喪禮墓庙俱廢祭子祥亦不可擧祥則退行於改葬告庙之後恐宜且異宮祖喪殯後祥則可行禫則不可行固有前儒說而改葬出柩差殊於始葬異宮承祭亦異於同宮且非承重而服緬者殯後行禫恐不害理而禫屬吉事與練祥喪中之祭不倫祖父改葬後筮日而行親喪禫事恐愜情禮朔望小祀恐不當廢耳（答任憲晦）

緬服緦也緦喪成服後祭如平時則緬服雖重於他緦禮无廢祭之文吉祭恐亦當行但不受胙耳吉祭猶然況禫乎然則初六日擧緬者以初十日丁亥行禫何嫌于吉凶相襲乎（答趙秉德）

緬服中當行時禰否雖他緦不倫是亦緦服无不可舉盛祭之義服色當用朞服中行祭之例耶禰祭則當用緦服祀帶服其服行其祭无嫌也時禰兩祭俱不宜受胙是爲示變幸教焉（李樸溪）

除服

三月而除服設虛位哭而若以父在而哭於寢爲拘不敢伸私則哭除墓所恐宜（金臺厚）

凡除服咸從受服月計雖朞功之慽聞訃成服而追後奔哭者越月曠時而猶然况緬喪見柩而受服者乎出柩與下棺雖在各月從受服月計至第四朔朝設虛位哭除或於墓所亦宜（徐有質）

改葬服緦爲其親尸見柩也必三月而除者亦法天道一時故也旣受服於出柩矣出柩而新山有變則必當權厝若過三月則當除緦及其完窆又見尸柩則更當服緦以伸月三雖未及除亦當仍服不害爲從厚也旣葬而除雖有子思說而自鄭玄及晦翁已不克從則勢將更終其月數已矣見柩爲重故雖仍舊復土當終月數况再出尸柩乎永窆前後三月之服雖似拖長再見柩故再受服恐不可情勝而已之也（答李寅龜）

先妣緬禮暮春將遷厝矣朴近齋先生所撰壙誌存焉伏幸視至虞殯之歌雖非聖人之言旣載左傳則所由來遠矣前輩集中多有婦人輓詩非无稽也幸須發揮金玉之音用副不肖之望焉（任穎西）

廟禮

不遷

奉不祧位者拘五世之嫌遷高祖位于別廟者自有沙溪先生定論故爲舉俗之所取法矣旣得劉歆宗不在世數之論而見許於朱子則是爲可遵也天子諸侯之廟世室不在正數中則私家之有功臣不遷亦猶天子諸侯之有宗有廟則祭之不限多少本无嫌於僭也金潛谷三世不祧而其家并祭于一廟不祧旣在四世之外則亦何嫌其多乎五禮儀及大典通編亦曰親盡祖爲功臣不遷則代數之外別立一室而祭之所謂一室非別廟也卽一龕也劉歆之說旣得其正時王之制又不可易當爲公私通行典禮也（李埈）

尤翁奏議援朱先生論宋僖宗當正太祖東面之位請以　穆祖居太祖之位太祖以下列序昭穆斯事也莫先以天子之禮施諸〻侯耶禮天子禘其祖以配天如虞夏之於黃帝殷人之於帝嚳周尊后稷爲太祖而文武居世室焉諸侯則以受命建國者爲太祖如魯祖周公齊祖太公燕祖召公之類是已未聞齊魯諸國又祖周公太公所自出卽禮所謂不王不禘諸侯及其太祖者也如近世公族只以別子爲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已願服明教（吳老洲）

忠烈公不祧之典固宜卽爲立主用承　恩命其不可淹也審矣第宗孫居喪〻中不可舉盛禮待吉祭時造主并行祫事遞遷而入廟是爲得禮之正耳受　侑曠歲固爲惶悶於其俎豆之所衣履之藏俱无不可何必于家廟而乃可哉殉節之日不忍昧然无事而忌祭之以紙榜自有可據亦何待立主後不廢哉以待喪畢爲難則忠烈公子孫中屬尊者皆行斯

事爲文告由于墳墓仍奉出已埋之舊主如不枯傷改粉改題於于墓前可也以神靈之所寓體魄之所隣也奉出埋主時告辭維歲次云云幾代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幾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幾代祖妣某封某氏之墓神主祧遷既埋于墓所不祧之　恩寔自　先朝成命之下又在是日因太歲之重回舉　致侑之盛禮〻當立新主用承　寵命而舊主神魂之所憑依也體魄之所隣近也今將開破塋域奉出改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洪萬燮）

奉出舊主改施粉面後題以顯幾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幾代祖妣某封某氏旁題當云孝幾代孫可也立主後告祝當用宗孫名而曰孝幾代孫某憂服在躬罔克將事屬某親某云〻恐宜（攝行者若於宗孫爲卑幼當改屬爲使）上仝

立主後祝當曰維歲次云云今以不祧有　命還奉埋主伏惟尊靈是憑是依若舊主已朽造成新主則還奉埋主四字改以神主重成如何家禮備要題主只焚香斟酒而已者以有虞祭也今也則使飄散之神更依於主非祭不可卽舉殷事用作安神之圖如何上仝

三年之中不可行遞遷則不祧之主曷可入廟姑奉于別廟或西舍以待祫事忌辰當單獻无祝如家廟祭可矣上仝

舊主毀傷莫之改題則當仍舊還埋而不容不更告于墓告辭曰維歲次云〻謹啓塋域奉審埋主已化于土幾泯其形仍舊還安將立新主不勝感愴謹以云〻上仝

立新主亦當設靈幄于塋域之前題主設祭然後奉還于所安處恐當上仝

追成祠板於祧埋既久之後者當設幄次造主於墓所而具由告墓在所當先告辭曰維歲次云〻八代孫（立主之前不當稱孝）某敢昭告于顯八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八代祖妣云〻之墓府君神主親盡祧埋者已三十四年矣盛德大業爲永世所誦慕今月十五日朝參因大僚仰請　特命不祧錄用嗣孫　恩徹泉壤榮動門閭今將追成神主還奉家廟宗祏既毀而復立祀享既絶而復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閔致文）

告墓後當設虛位于幄次題主奉安仍薦殷奠恐宜初喪則以有虞祭也故題主奠只斟酒已矣追後立主以奠兼虞是爲飮食依神〻靈飄散已久恐不可備例畧設也主成後奉安卓子而行禮祝辭曰維歲次云云孝八代孫某敢昭告于顯八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八代祖妣云云府君神主親盡祧埋已近三紀大僚仰請不祧　成命已下　恩禮曠絶幽明俱榮今已追成神主伏惟尊靈是憑是依行將祇奉家廟謹以清酌庶羞恭伸奠獻尚饗上仝

嗣孫先廟恐當前期告由告辭曰維歲次云〻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〻（列書諸位）先八代祖考某官府君神主親盡祧埋今因大僚仰請特命不祧今方追成祠板祇奉家廟顯高祖考顯高祖妣已下四禮位當以次遞降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上仝

神主既成薦殷事于幄次因就舉迎第直躋奉于家廟正龕之右位設酒果安神已矣不必疊告羣位亦不宜幷設也上仝

正位

祥後入廟㫖祔諸東壁不敢直奉于正龕待吉祭始就正龕故曰隮入于廟〻與祠堂有二哉大祥後請入于祠堂云者泛称也隮祔云者卽指正龕也（答蘇輝冕）

祫祭前不入正龕故大祥入廟當奉于東壁西向配位先已入廟則當奉新位于其上而各用卓子朔望參亦各設未合櫝之前不可用鋪筵同几之義待祫祭始合櫝而合享焉（上仝）

備要合祭新主祝以母存父亡者言而小註喪期已盡禮當配享云〻卽父先亡母喪母先亡父喪通用之辞以其某親二字而可知也然全无隮入廟于之語使覽祝辞此備要頻辞而亦欠配享之語愚意两者俱是未備因其本文而改措曰某親喪期已盡禮當配享今以吉辰隮入于廟時維孟春（既非仲春則刪之亦可）追感歲時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祗薦歲事云〻配是合意母先亡父喪恐无不可用之義㫖依備要註可矣新主祝出自儀節備要而通指始爲廟與祧累世者言耳（朴宗輿）

禮祗告正位不告祔位尊伯氏經與他祔位差殊既未入正龕則祗當處以祔位已矣不擧於告辞恐宜（沈宜健）

朱子既有前後配并祔合祭之論則雖三四娶亦當合櫝配食退溪紬室別櫝之說恐不可從也櫝體重大飯羹難容皆俗論也曷可拘其小而失其大乎（答金正洙）

二妻祔者男位居中而左右祔焉者世俗通例而吕坤以两婦夾夫爲褻夫一位（婦位）左右既分雖三五婦同當一位斯言恐爲得禮（答趙秉德）

龕是書塔下室家禮借其名爲奉主之所也語類云欲立五架以後一架作長龕以板隔作四五架之義未詳卽吾東所謂五梁歟家禮每龕内置一卓龕中常用卓安主至祭正寢則安主以椅（俗云交椅）別以卓（俗云祭床）設饌也南溪所云下不用板者以置卓于龕中故歟尤翁所云非別有卓子者以龕内下板成卓北端安主餘地設酒果如備要圖也今世龕室狹窄僅容神主故設卓于龕外用設時節朔望之薦是爲俗制而奉主薦献之同卓恐不成體貌當以後出者爲正也今俗龕前或簾或䆫俱无不可而不宜并設也龕制亦當隨地制宜恐不必苟定耳（答任憲晦）

祠宇堂額之命實孫至誠格天之所爲致近額承祭亦當称家之有无千萬称傳以爲存家之圖焉（李夏永）

綽楔之必施於宗家門閭者卽以祠版之所在然祠版雖已祧埋而丹門則自在所以樹風聲於百世者不可隨祠版而存亡也門閭狹隘則或設於墓下旁宅圮毁則或設於遺墟是爲通行之例也（答任憲晦）

皇是大意卽虛字而胡元之必改皇爲顯者嫌其爲皇帝之皇而云爾也顯考称雖是胡元之制而既出於古禮又有朱子祝文有惟我顯祖之語非胡元之剏行沙翁所以載諸備要也尤翁雖欲秖者妣称秖称考妣亦无可矯遵備要用顯字恐非可易也（或人）

國典資窮代加代如者亦受卽階告身既受於生則當書於死生未及受則死不當書不可以當受不受先告身而題神主也是爲事神以誠之道也

古者代各立廟廟々各有室有堂後世廟制莫之復舊祇以一廟中各立龕室以一龕爲一代矣長房遞奉祧主者當與祖禰並奉一廟同行時祭以小宗合大宗之嫌於是焉非所可疑寒岡亦有共安祠堂仲月時事之論矣昭穆之法今不能行故高曾祖禰四位循序奉安而若至祧位與祖禰之位非父子則當間一龕用存不失其倫之義未知如何（李中立）

遷廟涓吉之必用末位之命未知所稽亦用祖先生年終涉瀆褻所謂主人尸祀者也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一氣流通神係於人故人之所之神亦從焉且取主人生旺其實則相須之理存乎其間奉几筵者不可以象生而不從主人擇日也移宅生者之事非爲死者死者隨生者之所之而已不可謂有所重而推其命選其日以張大其事也（上仝）

一日不再祭節以殷事而言嫌其瀆也若朔望參及有事告祇設酒果者雖與忌祭同日非所謂禮煩則亂也時祭則擧主並擧恐不必疊行祭禮也祥禫雖異時享若値朔日則恐亦當廢若累世之廟不可以新而廢舊亦不可或行或否並擧於新舊位恐宜（答任憲晦）

古禮祭在廟開元時著死廟之儀韓魏公祭式以正寢代廟室書儀註影堂隘則擇廳堂寬潔處爲祭所家禮則遵韓式要訣時祭亦行於祠堂是據五禮儀云爾也愼獨齋曰祇奉一位者仍祭於其所而告辭當云請出前堂非直稱廟雖奉高曾祖廟龕室外行事恐宜只奉稱位者亦當薦忌祀于龕外也蓋神道尙靜不必以遷動爲禮耳（上仝）

祔位

新主祔廟不可昧然而退當行再拜非爲安神兼展晨謁也喪中當廢晨謁及新主入廟而更行是爲禮也（鄭海尚）

凡祥而祔廟者雖考位已入正龕妣喪畢亦不直祔于考位姑祔于已入祖龕待祫而與考位合櫝今者尊祖妣祥後當祔于尊高祖妣位待伯父喪畢後當擧吉祭吉祭時始爲合櫝禮也直祔不直祔不係于子喪承重孫待父喪之畢而擧祖喪之祫是爲異耳喪中不可擧盛祭故父喪畢並行祫事改題遞遷亦在此時外此无變禮可言耳（尹克善）

祔者所以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疏曰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就祖而祭之也故雜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疏曰王父无廟其孫就王父所祔之中而祔於王父也推斯義也既有當祔之位而用中一之制則詎不未安於禮義乎蓋祔者非專爲祔食爲其神之始之欲其上屬于祖考昭穆之次有所依歸也所謂中一而祔者祖父母生存則祔諸祖父之祖父高祖玄孫亦同昭穆故也以長房而祭高祖則當祔食於高祖尤翁亦嘗云爾然亡者祖廟既在宗家支子當用紙榜行祔祀于寢家而宗子主之當前期告由于祖廟恐宜待後入廟當用中一之禮祔于亡者高祖以祧主之遞遷在家也祔祭與祔廟之不同各有精義也（朴齊近）

无後班祔亦當並告諸位告辭當一遵備要五代共爲一板而並書考妣恐宜謚以下當云先仲父某官喪期已盡固當祔於曾祖考某官府君而以无後嗣永行班祔之禮先仲母某封某氏並祔不勝感愴云々（李中立）

祔祧恐當並擧顯曾祖妣而古禮家禮只擧顯曾祖者以男子之主祔於

皇祖故也沙翁說恐出於斯義耳（金述鉉）

神主既祔祖龕則雖是禪前當用廟中之例名節朔望與所祔位同行祭禮何可止就而別設乎若會不能為禮則新舊位并闕方快於心（任憲晦）

祔廟告辭當祔於顯曾祖妣之下當云先妣未終祥而先考棄官下世不肖主母喪行禮謹以云云（李道用）

結后者承嫡者之婦當祔於祖舅之元配蓋舅雖被養於結母有養育之情為人后者本主於義〻當奪情也宋子答人問曰適婦（承嫡者之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舍此杜援不得既承嫡則所生母以庶母庶母雖是親者曷敢處所祔之位乎朱子說恐難遵祇當祔于嫡祖姑而亦以元配也（李鼎信）

準禮則代各異廟〻各有龕故當祔神主于所祔位之龕即所謂東邊西向也後世廟制不古龕室挾窄難容祔位故入祔於廟中之東壁者乃有所不得已也不于西而于東者神道尚右故避尊而取卑也所祔之龕可以容祔則祔待朔望節日出置東壁下行禮如退翁說恐亦可遵而否則因地勢奉安東壁不害為通变雖安通廟之東壁祔于所祔之意則自如也（申應朝）

祔祭時祔位茅沙考諸家禮及儀節源流備要圖而其不載闇翁所謂圖式則正祔位各有者未知何据祔位不別設香案以求諸陽之義可統於尊位也降神亦然而若至祔位祭酒不可混并於所祔位茅沙恐當別設已矣家禮備要時祭圖降神茅沙在香案前祭酒茅沙在逐位前此為可證也（朴宗輿）

仲父祔祭家親以宗子主之所祔位祝當書亡者名耶備要之不書以子而諱親也以兄告而祖曷可諱弟之名書之恐當未知如何（上仝）

伯氏祥後入廟當祔於尊祖考而祖考尚居祔位則當為祔位之祔位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未練祥者尚云乃爾况已祥而入廟乎廟狹難容則當因地勢安排已矣未可以死地可祔而不入廟也（崔現黙）

問其孫婦喪畢當祔其亡室而亡室尚在祔位當祔於祔位乎抑中一而祔乎按以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之文則孫婦之祔於亡室恐无可疑而時祭欲祔食於亡室則祔位无祝可告多少窒碍有如此者未若用中一之禮直祔於其祖妣以待其人身死入廟而改祔未知如何渼湖亦以斯禮問及鹿門而鹿門集中无答語顧承明教（吳光洲）

令孫祔祭當遵中一之禮祔于曾祖考位而曾祖考位以未克定嗣祭用單献无祝之禮然祔事為祔位設故雖三年喪中略設先忌而祔祭則所祔祭及祔位并三献有祝攝事者之替行祔事亦當備禮恐无干紀之嫌前後異同恐不必拘是為禮窮則变也（洪顯周）

祔與遷當為兩項事故移改題遞遷于吉祭此備要所以補家禮闕文而有功於禮教者也神返室堂不可一日无歸故以昭穆次之上屬于祖考於是虞而安之則告以祫事卒哭而神之則制祔而合饗之祥而不復饋食則入祔祖龕且待祫祭行迭遷之事而始濟正龕其所以新舊相合者神理幽妙往哲之所云爾以故母喪纔畢不可直與父合櫝姑祔于曾祖

妣祫而配又是有精義存焉妻喪祥後亦當祔于祖母雖无事于遷還宜用有事則告之禮并告羣位泌溪說當遵備要祔廟祝辭告以祔曾祖而列書諸位并薦酒果未可以事體差殊而只告所祔之位（申應朝）

某親卽言主祭者之屬稱也故曰府君若是當位之親屬則詎敢下府君二字乎以祔祭祝祗擧孫某官不書府君而知其非當位屬稱也（吳顯相）

祔食卽指旁親无后及殤喪之班祔者也其曰某親者以主祭者屬稱而云爾也（李百源）

禮婦人无廟妻喪畢當祔於祖廟而庶子異宮者若難準禮則奉安本室名以祠堂已矣繼配喪畢亦當同祔於元配祠宇而各設椅卓恐宜凡大祥前朞而告者告其當祔于祖龕也兩配各奉廟所相須宜有先告之節乎祭說祗告新主以請入于祠堂而已（朴雲壽）

孫與祖同其昭穆故孫祔於祖以與先祖合爲安也以故凡禮之言祔皆不合適庶親疎詎可以妾孫而廢之哉按以易姓而祔之文則以卑援尊非可嫌者妾孫祔祖亦當用易姓之禮所祔位稍加饌品恐宜（吳致敏）

孫婦當祔祖姑中親者則妾孫婦亦當祔於妾祖姑否朱先生嘗云適婦祔於妾祖姑未安然不得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舍此杜撰不得所謂適婦承卽嫡之子婦也承嫡子婦固當祔於適祖姑朱子說恐難從也妾孫祔於祖考則其妾亦祔於適祖姑名義不正不宜從其親者祔之也莫无悖禮否（李㯉溪）

叅謁

晨謁家廟固是主人禮而朱先生亦率子弟晨謁吾東先賢亦有主人有故則子孫皆行之論或云非主人則不可行者恐是不通之說也晨謁卽象生時定省之禮則父在母喪亡畢入廟曷可廢晨謁乎父固壓子而祖不壓孫則豈容以祖爲之主而孫不伸情乎又況異宮子遷就於情禮之間而行之恐得愚嘗於重侍日不廢斯禮矣（趙明獻）

家禮晨謁只擧深衣深衣包幅巾在中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也幅巾禮服道袍俗制何可參用乎旣服道袍則當加笠子屛溪以幅巾之失古制用程子冠深衣晨謁恐難從耳（上仝）

薦新物品有難的定且約月令王制而參以五禮儀孟春青魚仲夏大麥櫻桃瓜季夏少麥孟秋梨仲秋稻秫棗栗又從俗石魚葦魚銀魚西瓜甜瓜恐宜亦稱家力恐爲得中若有物皆薦則恐涉於瀆也（上仝）

晨謁主人之禮也而主人衰病不能行則子弟之代之固也謂其嫌於主人之事則禮有損行之節焉有傳重之義焉何獨於晨謁而不爲耶旣曰代行則曷論創與不創哉得一說爲據亦足而況有春遜兩賢說可以奉循而无疑乎（李㯉溪）

同宮之喪雖則廢祭晨謁无可廢之義以其與祭祀不同故初死齊戒也雖朞功之慽成服後當行无疑（答李膺信）

除夕拜廟不識如禮何是固象生人舊歲之拜而廟中之禮非所以象生也莫无近於褻乎禮无日朝廟之文而家禮是擧晨謁故昔人以體輕情勝爲嫌然按以事亡如存之義不可以近情而廢之如除夕拜廟亦當以

斯義處之已矣額承門下所行焉（吳老洲）

家禮正至朔望特言齋宿故不徒嘐齋所行乃甬同春常弔人初終先生女閔驪陽夫人時尚幼聞朔叅在明何爲犯祭先生解說其止齋其前夜之義此事載集考中盖齋宿之宿字看得重也愚亦作此見解久矣近更思之前一日之義爲重未可齋一夜而止此不弔喪爲齋戒中一事雖非初喪亦不可爲也先先生嘗論産故行祭當否曰若節日朔望則本只一日齋宿産七日後容一日齋宿則可行（自註云産七日之夕爲齋宿翌日爲行叅日也）其齋宿須戒猶恐其不潔淨者於産如此則於喪可知其不從嘐齋所行也審矣向云不以爲不可者自知出於錯認罪不可勝贖也（朴宗輿）

緦小功喪既不祀祭則固无違於前一日齋宿之文曉成緦服朝行廟叅固无吉凶相錯之嫌耳（上仝）

愼齋曰外親輕服私服不可以私服入廟若本族重喪葬前當廢祭而叅謁則權着黑帶尤翁亦云以外黨妻黨之喪素服入廟似爲未安恐當表着吉服近齋先生又有大功晨謁別具夾縫白布帶小功別用素帶緦服暫着黑帶之論（朴雲壽）

魚果瓜菓之屬有難待朔望俗節則當單獻於晨謁而單薦則恐當用生生薦亦行於　太廟禮亦許用生魚肉恐非可拘也（答任憲晦）

家禮備要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不出主以无酒果薦亦殺禮於朔也愚則從語類所載朱先生所行望日設茶不出主叅神辭神如禮士无月半奠故未敢薦酒果如朔叅也茶用生薑麥芽雀舌之類恐非難致者耳（上仝）

王者各以行盛日爲社衰日爲臘故漢戌魏辰晋丑即用衰日也　本朝庫藏在未故用未爲臘初非淸廟所用云者澤堂說可遵也當從栗谷尤翁用臘日薦廟也（或人）

告由

昔人問於愼齋曰今若改官及追贈在時享月內則待時享日若已過時享則俟次仲月時享愼齋曰以有事則告不可留待據此則告官榮亦當於筮仕之翌日不可遲待節日而執事既病冀之行則望叅告廟恐不害義雖未躬將替告亦宜矣甫　命日亦當以公服謁廟未知如何（朴宗輿）

既付軍銜曷不因朔望叅告耶遷書其銜於祝文亦没未歷忌祭前當設酒果告由辭曰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云云（列書諸位某因）

國恤差宗廟執事之任已付軍銜冠帶常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待拜家職當更告廟一遭備要所載授官告辭如何（朴雲壽）

特贈命下恐當即日告廟辭曰維歲次云云孝子某官某云云顯考云云顯妣云云顯考純孝正學允爲士林所欽慕以至道臣狀籲銓臣　筵白特贈通訓大夫司憲府持平顯妣從　贈令人仰荷殊恩有此褒贈祗奉敎書摧咽罔極謹以酒果用伸云云（申光贊）

有事則告即事死如事生之義積究伸雪貫徹幽明雖无復爵改題之節恐當告廟并及屢任而　國恤哀哭前不敢設酒果告由秪焚香如朔禮而已既告廟恐不必告墓此與焚黃有異也告辭製呈必待傳啓行禮恐宜辭曰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

（列書諸位）先考府君撲惟文綱名登白簡煩冤莫暴飮恨沒世昨秋顧　蹕獲蒙恩諭日夕攢祝承旣覆盆　聖明嗣位霈澤旁流　慈教誕宣首擧先考　先朝遺意用全外家白日回照丹書洞洗九載冤誣一朝快雪　成命存降亟復傳啓湛恩鴻滲洋溢泉塗聖德同極天地莫量即日滅死死復餘憾伏惟尊靈悅豫冥冥幽明圖報隕結是期謹告（金宅普）

擢柑魁告廟曰蒙　恩魁黃柑科直赴　殿試云云矣今於　殿試告由當蒙　恩授　殿試兩科及第云云而上下句語已涉倫要所載矣今又遵用似重疊然告直赴告　殿試爲兩項事則恐無嫌未知盛見如何

所云焚黃者即因中國制書書諸黃紙而焚則無義或爲其通幽明之故（任頳西）歟苟其埋主後有貤典則只當告墓否則當遵朱先生所行告胃宇之司堂而今俗有焚黃呈辭爲其付於墓所也然設廢事于家廟而行之恐爲得禮改題焚黃又不同日則焚黃日當更告由辭當云維歲次云云今茲恩贈特出常格祗奉　命書且喜且悲焚黃告榮雖無稽古爰自中國以及　本朝已成常典禮不可廢敬錄以焚黃哀隕罔極謹以酒醴用伸云云立瓊山用三獻禮而此異時忌而祭恐宜單獻若并奉諸位則出主於正寢而行之祗奉卑位則爲于廟中恐宜（中光寶）

抱子而拜自有精義抱之當左頭頭陽也婦人拜必四拜而爲再拜者爲是其子之拜也（答任富晦）

應萬既是先尊丈所摩錫而蔑諸蓑麻者則定小字以應萬因以告廟三加時名以萬教是亦通幽明之故也（上仝）

內則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見父之後當見廟而家禮則曰滿月而見尤菴云生子日數滿一月當從家禮然近世儒先有云待三月遇時饗則告告而不見者恐得便宜擇此兩者而行之如何（上仝）

禮孤子不更名若有所不得已者存則亦不容不改改則只當告以更名之由而用諸祝辭已矣旁題恐不可改不可改者以子孫之故而擅改題主恐涉褻越也唱榜日設酒果告榮仍及改名之由恐爲得正也因科改名者向後還復舊名用存不更義之恐合事宜復名時當更告廟也（徐璟淳）

改題

改題主當行於父喪吉祭前一日而旣過時不擧則及今追行不容少緩卜日改題當設酒果告由辭曰云云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喪畢入廟固已改題屬主而貧不爲禮已積歲年昭穆未序情文俱闕顯曾祖妣云云今將追行改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云云改題還奉後當撤酒果即所以飮食依神也改題合享不可以後時而不擧今値仲朔則改題翌日亟行時祭恐宜（答沈樂元）

先告廟後改題爲日不同則改題日又當告由辭云當維歲次云云獲蒙榮贈今將改題神主謹以云云下上同所設酒果待奉主復位而撤即所以歆食依神也（中光寶）

祧主遞遷當先嫡而後庶行列尊卑恐不須論也若以庶族尊行先已改題則恐當告由追改告辭當曰維歲次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顯高祖妣云云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兩世祧主當遷于長

房先嫡而後庶已有註皆定論而誤以庶從叔屬稱題主事異常經禮宜改題移奉于不肖之房謹以酒果用伸云云（朴來殷）

氏改題待宗子三年喪畢吉祭前一日為之而三年中若蒙貤　典則當以宗孫名告由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曾孫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因叔從祖追秩上卿奉某月某日　教書贈某親某官府君為某官某封某氏為某封祗奉　恩慶有此榮贈不勝感慕某方持憂服不敢行改題常禮當待後日祫祀謹以酒果用伸謹告虔告（雖未改題前亦秩孝孫即祔中在植祭祝而可知）

前後配姓貫皆同者或慮其相混即其題主而標別恐涉苟且尤翁答是齋曰婦人不書真誥紙書其　贈此則俗例然也如欲并書真誥則依朱子大全封户例書實封二字於貞夫人之上竊恐宗封二字亦非可施於題主者繼配改題亦從前配紙書　贈誥恐為得正蓋婦人封號雖從夫子宗職若云淑夫人　贈貞夫人則恐无可稽此與男子之并書行贈兩職事體差殊故也（李承敬）

叔父神主朞而入祔又无禪事則叔母改題不必待再期也第表中无廢時祭之義則不可以喪畢而別行吉祭當待時祭改題合櫝以祔食之如不行時享因朔參告由行之亦宜也（姜周欽）

追後立主者亦當追舉祔祭而喪畢既久之後追行祔祭禮所不言然亦不可无祭而徑祔主主後權安于房室祔祭畢并所祔位同時入廟恐宜辭曰維歲次云云孝曾孫某云云顯曾祖妣某封某氏事力不逮先妣某封某氏隮祔之禮過時未行極為悲缺喪畢雖久不容終闕將用來日祇薦祔事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祖廟告辭）維歲次云云孝子某云云顯妣某封某氏事力未逮祔事失時喪畢雖久禮當追行將以來日隮祔于祖妣某封某氏不勝哀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新主告辭）（徐境輔）

損祀者以孝子奉祀題主已祀奪之宗罪不可但以失禮言也禮貴別嫌曷容晷刻苟淹乎神理人情不能一日安於所不安則雖明日立後今日改題何可以頻數告由為嫌乎告辭當曰始喪題主荒迷失禮以孝子某奉祀僭題已犯干統之罪不可遷待先兄立嗣今將改題以介子損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答尹穉維）

賢閣改題係是告薦恐不可與尊叔父改題同日退行於吉祭後恐宜（李沆）

祧遷

吉祭祝既有百拜告辭之文又即祧埋則奉往墓所時恐不必置告而既安別廟曠延時月則恐不宜昧然无事往臨墓所更告恐宜辭曰維歲次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云云顯五代祖妣云云祧埋神主當在祫祀之後而形格勢禁因即行禮今將奉往墓所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云（或人）

氏祧主遞遷并奉于長房祖禰者誠有以小宗合大宗之嫌時享俗節及朔望參禮先祭祧主後祭祖禰是為得正而既不能乃爾則獨於吉祭曷可為別嫌明徵不合祭埋主乎備要所載合祭埋主祝雖宗子主而言亦不言長房之不可為則何忍先祭而祧埋乎原祝中刪先王制禮祀止四

代心雖无窮分則有限四句神主下添準禮二字恐宜祧埋之節當依歲一祭禮行高年長者當主之（答趙秉德）

祧主臨埋經由古宅則奉安龕次于舊堂攸筆者所以通幽明之故叶人神之情是不容已者而若至設祭一款无稽也无名也抑情而不踰節禮也任情而不知裁非禮也非禮而祭神其享諸然祧埋死生之大契濶也或恐不安於情殺奠卑酌用寓无窮之義不甚悖理又有祖先往例可以遵述者則不害爲无於禮之禮也三獻而後成祭則一獻无祝且足伸情而止雖則毁宗行禮于旧宅則宗孫恐當主獻未知如何（金述銘）

遞遷二字雖就五代祖以下而言然并告最尊不祧位曰而今而遞遷有事云爾則恐似逕庭改遞遷以合享恐宜或称合享先儒已言之（吳顯相）

某五世祖殉於孝已蒙旌閭設丹門於丙舍者久矣先考喪畢則行將準禮祧埋神主而分限有定薦誠无所私心感痛方謀移縡祔于宗家用作後世子孫瞻依興慕之資不識盛意如何墳菴亦故宅而以其有京鄉近遠之別而乃爾然建主既久未敢自擅謹玆稟裁（吳光洲）

第斯禮也與　孝定殿屬称相爲始終故有不容含默　殿下之於　憲宗大王纘緒傳重无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道故稱禰廟而稱嗣王盡致哀之制行諒闇之義尊敬嚴重无間於繼體則五廟世數一遵父子昭穆之禮已矣謹按朱子大全禘祫議載周世數圖及四時祫圖孝王時懿王居左昭共王居右穆孝王卽共王之弟而兄弟各爲昭穆孝王卽懿王之叔而世序先異父子也朱子嘗歎宋朝廟制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爲禮之未失其議狀則曰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又云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爲穆高宗爲昭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爲兄弟而祭各有室也先正臣宋時烈嘗議祧廟之疏亦曰帝王家以承統爲重雖以兄繼弟以叔繼姪然猶以爲父子而各爲昭穆以春秋言之則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孔子書曰躋僖公譏其逆祀也朱子論以兄弟各爲一世如父子今我　仁廟　明廟親雖兄弟義則父子也前頭遷奉永寧之時猶可以二其昭穆以正其已事之未安先正臣李縡亦以宋獲齋賢所謂兄弟繼及亦發昭穆之列者爲正按以孔朱之訓參以先正之論則我　殿下之於　眞宗大王當準五世之數而行祧遷之儀恐符禮意是所謂秉天理以正人倫觀會通以行典禮者也（憲宗大王祔廟　眞宗大王祧遷當否議）

別廟

祧主權奉宗家別廟時不可无告辭曰維歲次云云庶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妣云云神主當祧遷于不肖之房而居遠家貧无計承祭謹遵近例今方權安于宗家別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朴齊近）

祧主權奉宗家別廟之日亦當告廟告辭曰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列書諸位）云云六代祖考妣云云祧主當遷于次長房而居遠家貧罔克承祭今已權奉祧主于家中別廟謹以酒果云云（上仝）

祧主移安宗家別廟後當卽改題改題次長房主其事宗孫之居憂恐无可拘而後提祀時當準禮行事不可用宗家喪中行祭之例也朔望之參名節之薦當先別廟而後家廟是爲不先父食之義也（上仝）

无後本生親班祔于祖廟此有汝渶定論而所後家廟无亡者當祔之親則禮不當祔祖廟又在宮異不克往祔則勢將當祭於別廟以待後立若无可繼則當用傍親无後祭終兄弟之孫之禮祭出繼子之子之身祭本生者雖與他屬親不倫援以別嫡明徵之義恐不當以情掩禮（李沆）

奉祀之至于玄孫以其有服之親也若有服耳无嫡庶之別遞遷以祭之此朱先生所義起而天理人情之至者也曷可以貧不能尸祀而徑埋當遷之主乎長房既无廟可奉則勢將創立別廟于宗家是爲權而得正者也題主以庶玄孫屬稱爲之若不克與祭則祝辭當云庶玄孫某病未將事使某親云云恐宜（沈猷永）

繼祖之宗與繼禰者不同禰位之自祔而升龕以次于祖廟者亦可謂世次迭遷昭穆繼序雖无遞遷祧埋之節此二句恐不當删而迭字改以式字然則備要合祭祖以上祝當用於禰位不必用父先亡母喪祝措語耳（李樸淡）

大祥入廟當祔於亡者之祖而支子繼祖之宗異宮異廟者亦當祔其父於宗家祖廟待祫而入其廟耶遂庵李齋咸主祔祖之論是爲守經而亦有形格勢禁不得祔於祖廟者將權祔於考廟東壁則大祥前日告辭當改措云當祔於曾祖考而支子繼禰準禮立廟往祔祖廟勢有所拘權安于東壁云云未知如何（吳老洲）

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考神位金本庵曰祖母雖存禮固謹嚴埋安爲宜屛溪曰祭別室爲宜未知門下何所從違愚意藏主別室待五代祖妣死後合埋恐當未知如何（李直輔錦中洲）

收養尸祀改題時告由辭曰維歲次云云族從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族從祖父某官府君顯族從祖母某封某氏收養小子恩參生育居喪尸祀敢云報德至若顯考顯妣題主昭穆失序大悖禮經不得不及速改正今方以養祖父養祖母改題屬稱以侍養孫非敢處薄所以歸厚伏惟尊靈降鑒焉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朴命璧）

妾主

禮妾母不世祭故爲壇而祔是爲不可易者而近世祭及于曾玄至或有遞遷者神不享非禮是歆享而反薄也祖喪卒哭後固宜即埋妾高祖母神主而三年后當有改題遞遷之舉則祧埋亦待喪畢已矣吉祭時恐不當并祀妾高祖母吉祭前日告由當位曰歲次云云亡高祖母某貫某氏不世其祭經有定訓情勝失禮已過數代顯祖考喪期已畢進正之舉宜及此時神主當埋于墓所不勝感愴謹以酒饌百拜告辭尚饗（吳致敏）

傍注施於所尊云者節朱子答妾主傍題之問而備要載諸庶子所生母題主之下故視以不可爲所生母傍題之證然此爲卑幼及傍親而言非指所生母也所生母雖不敢與嫡母班而在其子則不可謂不尊亦非傍親也傍題何可已乎祇當云子奉祀某不當下孝字孝是老字之義老即長也長子故曰孝子庶子之於其母實有長衆之別乎且不宜僭擬於長嫡之禮而曰孝子（李疇岩）

祭妾祝何可書名如祭妻乎但云告于亡妾某氏可也統尊之義妻妾何異以亡妾題主然後可以得禮之正宜以難愼乃爾（上仝）

長房

禫月喪而期已盡喪期已盡一句何拘禫月吉祭乎且奉祧位者合祭祧位祝先王制禮以下十六字恐當刪入廟下直接以新主當祧將遷于某親某之房如何（朴雲壽）

長房之奉祧主雖與宗家差殊喪未畢而遞遷者恐有所不安當待祫事遞遷于次長房恐宜長房卒哭後遷于次長房出於尼尹而爲尤翁所取擧俗之所通行而好禮者亦不苟從也若從俗卒哭而遷則不容先告（答任憲晦）

長房之遞奉祧主者固不可以喪中爲拘而改題則當待吉祭雖先世代迭遷昭穆繼序之禮改題一節非可行於喪中故也自宗家遞遷後當設酒果告由祝辭曰維歲次云〻玄孫某敢告昭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祧遷于不肖之房宜遵曲禮以屬稱改題而先考某官府君喪期未盡當竢喪畢行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三年中祧位忌墓祭當用單酌无祝（洪哲謨）

次長房而龕當虛右用奉祧位不可不先告〻辭曰維歲次云〻顯高祖考妣云云祧位今遞遷于不肖之房改題神主奉安右龕府君神主差退左龕謹以云云（李勉在）

房名始見于唐書宗室世系表有曰三房稱四公子房即以名子孫之居者也語類亦云子房私房蓋由儀禮南宮北宮而發也家禮一書多從宗族同居之禮故爲此遞遷長房之禮歟向服下詢長房未娶者遞遷當否故以無未娶及癈疾人不許遞遷之論仰對矣竊更思之不成人則不成房且禮官備則具備而既无以夫婦親之則何以具祭乎是謂不成享以故禮宗子雖老亦再娶爲備外內之官也然則不娶者之不宜奉祧主也審矣祗當移奉于次長房而若无可移之房則以其名改題仍祭于宗家別廟未知如何親既未盡矣以不成人而不遷遽然祧埋亦有所不忍焉故耳（吳光洲）

移奉

祠板奉安櫝次時最尊位在其南最下位在其北奉出時先奉最尊位安于龕室其他諸位以次奉安則勢順而序正未知是否（宋煥箕號性潭）

祠板移奉時當設酒果告由移奉後秖設酒果以安之告辭不必爲也

昔尤庵祠板過洛時出近于路傍衆諸近齋鞠躬致敬而不行拜禮矣今（李載毅）聞出近栗谷祠版者皆行拜禮云從衆爲宜古人於師夫人之喪或有於堂而拜者栗翁百世之師也雖祔奉配位於一櫝〻前瞻拜恐不必爲嫌也內外合窆之所外人亦行拜禮櫝與墓何異哉（與一純）

攝主

閔庵雖有〻權攝之擧而題主則無傍題之說然凡係遞遷長房者亦用長房名旁題支子攝祀無不可旁題之義當云介子某攝祀祝文亦當云攝祀介子某也（李勉恩）

攝祀之亦宜告廟而在祔祭前日告辭曰維歲次云〻攝祀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妣云〻（列書諸位）伯兄早歿無子先考府君宜主嗣孫用主喪祭而靡所繼絶不肖因先考遺命權攝祀事痛悼罔極謹以酒果用伸虔

告諡告（上仝）

舍庶子而以從子題主縱出於嚴嫡庶之義而恐乖禮經親不同親者主之之文思意表則以庶子主之廟事則從子主之一以存嫡庶之防一以遵親主之訓并行而不悖未立後之前凡係先廟之事所謂攝主者只是單獻無祝而已雖則從子主之亦何妨於俾庶子而主三年之喪乎禮亦有喪祭異主之文故也喪畢入廟之後則不可以攝祀而行三獻用異於羣位亦俾從子主事恐不害理願賜明教（任穎西）

尊立嫂之喪令无主之故以其屬稱題主以顯伯母禮當小祥服除因之入廟雖則入廟姑置安於東壁下以待立嗣孫改題合櫝以躋正龕是爲得正何可以繼后之淹遅遽然合櫝乎兩位異題而合櫝者進退无象王權俱失雖曰禮窮則變詎敢爲无稽之擧乎一廟五世之主題有三殊雖極悶迫事到不可奈何處當以不可奈何處之而已事勢情理恐不當參錯於其間也最尊位雖是當祧姑未遞遷則曷可獨用三獻之禮一廟而異禮乎亦當諸位單獻而祭待遞遷備禮行祭然後情禮兩安此等處通變不得守經之外恐无他道耳（金基叙）

令從姪歿而无所繼絶故尊季父丈以親者主之之義攝行宗事而改題遞遷非權攝者所敢議到陶庵先生立論嚴正故歲月滋久而惟待嗣孫之生矣未及立嗣而尊季父丈又奄然長逝則尊從叔叅議丈當以長房遷奉祧位神主而未改題也故不得遞遷亦以門長及長房宜攝其祖考仲父兩位之祀而按以宋先生七十老傳之義則自家廟事亦難躬行況爲宗家攝祀乎況居百里之遠躋八耋之齡者何可以筋力爲禮乎勢將有攝祀攝祀恐是行不得者也且尊仲氏祖子孫三位合用親者主之之禮一廟之中用兩攝主恐不成事理尊伯氏攝主五代之祀是爲禮窮則變處變事而不失其權也令宗姪三年喪畢應在祔位待嗣子改題遞遷然後始入正龕則權攝者宜有祭五代之嫌乎攝祀告廟恐非可已而當朔望叅仍告其辭曰維歲次云云曾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仲祖從父某官府君顯仲從祖母某封某氏顯從叔父某官府君顯從叔母某封某氏嗣孫叠夫靡所繼絶先季父府君攝行宗事今又長逝從叔父叅議以最長房當尸攝事而年過老傳居隔百里凡係祀享恐難以筋力爲禮且五位中三位自有親者主之之義一廟中兩攝主亦涉逕庭等是權攝不肖代行其事恐叶情禮彌增感慕謹因朔叅敢告（李焞）

祔於祖廟者當在三年之後而必先饋祖而祭者以未忍一日无所歸也曷可以宗子死而闕其禮也哉主人既攝行其宗子之事則當以其名先告曾祖後行祔祭於喪家恐爲得正也紙榜行事已極虛遠故所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詎可不告而祭之乎先告後祭亦不可以者已也既无宗子則以喪主而攝宗事者祔祭告祝當用其屬稱亦以此意并爲告由然則何干統之可嫌哉告辭曰維歲次云云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以某日干支將擧先考府君躋祔之禮于其所異官行祀方設紙榜且宗子當主祔事而宗子死无後嗣不肖攝行其禮謹以酒

果用仲云云（答趙東德）

无男主者婦人之奉祀題主出於萬不獲已權宜之道也无後喪有大功之親則婦人不得爲主如今庶從家既絶大功之脈又无繼世之望以顯辟亡子改題之外无恐他道也其子有妻似亦以顯辟改題而有母則當統於尊故也夫位改題告辭曰年月日云云主婦某氏告于顯辟某官府君嗣子某既死无子无從立後又絶大功之親可以主祭謹遵禮經之文將以顯辟改題不勝哀痛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子曰年月日云云母告于亡子某官當初題主時宗子某官以亡從弟書之矣今宗子喪期已盡主祭无人立後繼世亦斬其望用權宜之道將以亡子改題不勝悲愴茲以酒果用告事由茲告（金基厚）

丁憂

私喪未葬與　國慽未卒哭前事體差殊尸柩在家何可議到於廟事乎此係葬前告廟亦不可用酒果况薦新乎雖生薦亦不可爲也（答任憲晦）

三年喪中雖廢家廟晨謁而本生喪葬後所後家忌墓祭準禮行之則曷可廢晨謁乎未葬則不可入所後家廟也（答李道用）

禮有事則告事莫大於死喪曷可不告士喪禮命赴在始死遷尸之後告廟當在是時用親屬督告之辭當云孝玄孫某以某月某日卒逝謹告喪禮從簡只焚香恐宜告廟既不及時則亦宜追告朝祖死告廟之節以有始死之告故也（李寅行）

被灾

祠屋被灾之患則移安于他房室宜也用酒果告由辭當云孝玄孫某云云顯云云（列書諸位）雨水攸漏廟宇大淨今方移奉于他所謹以酒果用伸云云還奉時亦當告由辭當云屋漏既改廟宇乾安載涓吉日今方移奉上下文同（李景裕）

廟主被灾當遵新宮焚三日哭之義嗣子當朝夕哭臨于廟墟第四日造主當在於是地即以魂靈之所留也立主時當設虛位待主成薦以酒果恐宜告辭曰維歲次夫某身在謫所罔克躬將使子某昭告于亡室孺人某封某氏攢攸告灾稽及廟主傷痛罔涯今已改造神主既成惟靈是憑是依茲以酒果用伸告儀茲告（金佐鉉）

神主見失固極驚痛而既得之則當仍舊奉安以憑依已久則難改也若主身破傷則暫將改造否則新粉面而改題已矣改題時先設酒果如吉祭題主之儀題訖還奉而撤即所以飲食依神也（朴鳳陽）

改題時當先告羣位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官某云云顯云云（列書諸位）某不肖无狀罔克虔患竊發之變至及廟主震驚尊靈痛隕罔極今方改題舊主維新謹以酒果云云（朴瑞善）

國恤

卒哭前宗廟陵寢朔望只行焚香故校院及私廟亦不廢焚香至若薦新公家之所不廢者故私家亦行之而五穀魚鮮只合生薦亦不設酒以示变於常時也凡薦新不出主只開龕已矣（答任憲晦）

國哀之告私廟禮无其文而　因山卒哭前私廟當依　戒令廢祭廢祭

之由合先告廟告辭當云　國有大慽率哭前侍大中小祀私家亦廢薦獻敢告奠前告廟不設酒果以傳祭也（上仝）

謹稽朱子祧廟議狀有曰方及十世者僖祖爲一世宣祖爲二世太祖太宗爲三世真宗爲四世仁宗爲五世英宗爲六世神宗爲七世哲徽爲八世欽高爲九世孝宗爲十世也有曰八世者太祖太宗雖析爲二以足八世之數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則其實合爲一室云八世有曰析一爲二者以宋新制分太祖太宗爲二廟故云也有曰九世十二室者太祖太宗哲徽二宗欽高二宗兄弟合爲一室世爲九而室則各異故爲十二室也此皆歷舉當時廟制襲謬者而云爾非謂其可遵也蓋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不在世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共爲一世而太祖猶爲九世宗者又不在世數中此爲禮之末失斯言也即不易之常經也至若橫渠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者通考張子書无見處不敢議到也　本朝太宗在上王位四年而　世宗三年始祔寧永殿祧遷　穆祖而自　翼祖以下爲六室則其將虛稱廟而待之耶　仁明兩宗之合爲一室已是失禮之大者尤翁之追正於祧廟云者即述朱子之訓也朱張兩賢不定廟數之云愚見之所不及者也有祔則有祧〻自有當位詎容攙越於其間哉　翼憲兩廟若在昭穆之外則其將如私家之班祔耶千秋萬歲將何以究竟耶唐禮志所云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云者悖理之甚者曷可舍朱子正論而取拘儒曲解乎盛論辭嚴義純可以藉手而見徃哲豈不爲世教之光哉（尹致秀）

春秋躋僖公註高氏閌以漢光武當繼平帝之統而以世次當爲元帝後遂上繼元帝者爲非斯言如何朱先生答何叔京以成哀皆致冠亡國之君即陵爲廟爲當易其然者光武所處亦自得正耶元帝光武同祖景帝而元帝則爲五世光武則爲六世故序昭穆而爲元帝後追尊宣帝爲中宗祀昭元於太廟即稱元帝之義也別祀其四親於舂陵而不入太廟者即不可以小宗合大宗之統是爲得禮也高閌當繼平帝之統云者即譏躋僖公之義而以承統爲主也即陵爲廟不祀太廟所以著亡國之罪者固爲峻正而不合於春秋未知當何所適從耶舂陵四廟不以伯升子奉祀令太守令長侍祀有乖於朱訓而其不以非禮進宗章戴本嫌徵之旨者千古帝王中惟光武一人而已顧服明教（李襟溪）

鄉社

鄉社既毀位板且移則更无所於俎豆奉埋于當位塋所是爲處變事而不失其宜也祭廟子孫之禮祭社士林之事位板之先埋不可拘於神主之未祧也位板移奉及埋安時當有告辭曰維歲次云〻某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某親某位府君神位全浦章甫始因府君儒化遺愛建祠俎豆已積歲年近者廟宇告頹无力改建移奉位板于牛渚書院事體苟艱不容淹遲將奉于府君墓所情禮俱虧不勝愴慟謹以酒果云〻維歲次云〻某孫云〻顯云〻之墓全浦章甫創祠以祭府君者已積年所今因廟宇頹圮无所於俎豆形格勢禁罔克改建將埋安位板于府君墓所謹以酒

果云云（金寅根）

達禮祠竣役安靈否本諱且書於告祝揆以古禮祝辭室祖伯某之文則亦无不可而古今異宜有所未安如盛示私書大先生小先生恐宜夾齊則有謚有贈故只書清恵侯仁恵侯禮意當然而至若達禮祠則更无他稱只用大小二字區別已矣伯季字亦未若仍本文大小之爲得春秋享祀若與他相值則未須用或丁或亥日凡係柔日則皆可祭不宜越仲月而行於季月也季月亦祭禮有可證而未若用仲月之爲正也兩丁祝恐不宜合設推以時祭祝各位各版之例則各設已矣配位若遵時祭祝末某親祔食之文則无祝亦宜也（答李源長）

梅山禮說卷之三

梅山禮說卷之四

金海　金奉洽輯

祭禮

時祭

凡祭祀之禮誠爲本而物爲末信能盡愛敬之實則簞食瓢飲亦可以格神否則雖準四簋八籩之數神不享焉故曰在誠不在物是以朱先生嘗云隨家豊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重峯說時祭只飯羹及果末爲餅瓜蔬各一器愼齋每時祀至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此所謂稱家有无而爲貧者法者也家禮時祀果爲六品而沙溪云六品難備則或四或二庶合禮意至若正至朔望參禮則家禮只設新果一大盤一盤即一品之謂俗節薦事亦遵斯禮已矣禮凶年祀以下牲天子諸侯猶然况大夫士之家乎今秋本宗告歉果品難具從諸賢說減籩豆之數恐不害義（答朴宗善）

禮所云官備則具備以夫婦親之而言也又以衆子衆婦之相宗子宗婦爲備內外之官而如无可以相祭者惟夫婦親之已矣若喪配者亦不可以无官而廢竪祭必邀親賓執事毋闕其儀文是爲得禮以无期切之憾而刊落胙餕之節可乎至若告成雖无祝主人亦无不可循行之義也（答任憲晦）

時祭三獻獻者皆東向主執事者斟酒乃聽命於神之義也所以與虞祭不同耳蓋虞祭主人未詣注卓之前當有執事者開酒取巾拭瓶口宗酒于注一節如朔望參與時祭而文不具也以俱諸靈座前北面推之則執事之開酒與取盞立左者亦可知其爲北面也（答孫輝晃）

周人先求諸陰故灌鬯在先殷人先求諸陽故焫蕭在先而後世禮家以

焚香代焫蕭而在酹酒之先者是用殷人先求諸陽之義也今且從書儀家禮先焚香後酹酒亦可謂不悖於古也焚香酹酒俱屬降神而來諭以焚香與降神合而二之者何也朱子嘗以溫公書儀降神一節謂亦四似僭禮見語類論家祭條而家禮則蓋因襲司馬儀也（崔鴻錫）

曲禮凡祭祀犬曰羹獻言犬肥則可爲羹以獻也周禮夏行腒鱐膳膏臊註犬膏治腒鱐以犬膏是用於時食之薦者也以故　宗廟亦薦犬肉而獨士大夫不用於祀享狃於習俗者東人之陋也三年中只薦於上食者爲其象生也勿論忌墓時祭用作昇俎之需恐無所不可耳（趙明憲）

家禮亞獻以主婦三獻以子弟而無伯叔父母爲之文然廟中以有事爲榮則固可以逮賤亦不可以逮貴乎使得以申其敬一也然則諸父之終祭無所事誠甚歉然退溪說恐無間然矣家禮本意似爲其尊者而不與然以尊祖敬宗之義爲宗祝有司之職者豈降屈哉敬爲執事已矣（朴宗輿）

國法許士大夫只祭曾祖以下而以高祖爲有服之親也故士大夫家不拘　國法并祭高祖推斯義也庶人雖許只祭考妣而并祭祖父母恐不至爲僭也祧主遞遷不可施於庶人但主後歲一薦于墓無貴賤之別也（吾任憲晦）

郊特牲曰血腥爓祭用氣又曰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推斯義也庶肉之用生用熟俱無不可而家禮則不言生其用熟可知也然語類有云祭用血肉者要藉生氣是出於古禮祭尚用氣也生熟固當參用而用生則作膾恐宜（上仝）

大統曆不書初字故　翼廟代理時與感風泉命　皇壇祝文刪初字士夫好禮者亦不書初字是亦出尊周之義一遵　皇朝統曆之舊恐宜（上仝）

孝子孝孫之稱出自古禮歷程朱群賢而未或見改注性豈皆自處以純孝而云爾哉禮註孝字便是老字之義老即長也長子故曰孝子然則自稱孝子亦何嫌之有愚嘗奉教於先師者乃爾故舉而論之改孝以嗣恐無所據昔人所處亦出率爾何可取法乎（上仝）

主婦亞獻時無他婦女可以執事者則主人庶母與庶祖母之助主婦執事似是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以栗谷序庶母於主婦前之義推看則恐不可行而栗翁所行終涉未安已有牛溪兩賢所議到者恐不當取則也女僕之不可爲執事未示得之矣（朴宗輿）

凡祭祀之禮雖云內外親之無主婦者滌器濯釜昇具祭饌當使衆婦女爲之而亞獻則決不可攝行以嫂叔舅婦之不宜對待爲禮也然終獻亞獻不倫無攝主婦之嫌故朱先生許弟婦爲終獻弟婦猶然況子婦乎子爲亞獻子婦爲終獻恐無害於盡敬盡禮無主婦之家往〻乃爾不疑其所行者也（李道在）

古禮三獻之外有長兄弟衆賓之加爵皆有酢飲至室中及庭故均被神惠而開元每獻有飲福故祝與在位者皆再拜用存均惠之義獨主人不拜者既出勞俛伏興再拜故主於東階所以不與在位者同其禮也（吾金俍亨）

侑食主人之禮也禮無使執事代行之文縱使老病固克躬將使執事添酌再拜則自爲之已矣以其非執事〻也已不與祭而使人替行則攝事者自行侑食之拜固也若至主人與祭而執事者侑食則是無主人也其

可乎雖不得已代主人侑食拜則不可耳（徐鼎輔）

點茶之文已見於家禮參禮主婦升執茶筅執事執湯瓶隨之點茶儀節釋曰之古人置末茶於琖中投以滾湯用茶筅調之時祭條註有茶盒茶筅茶盞則時祭之亦點茶可知也不曰點茶而曰奉茶者以詳於參禮而變其文耳非謂不點而奉之已也時虞之儀未見其不同（金尚九）

祭統鋪筵同几小牢特牲一尸共饌節所謂精氣合也考妣同卓極有精義當遵无疑而家禮襲開元書儀之謬各卓而異饌備要亡訣惟家禮是循而愚意竊欲捨家禮從古禮既同几而共饌則恐不宜有合有各飯羹盞盤亦當并設而五禮儀有云大夫士時享考妣合饌惟飯羹酒匙著各設先儒有取之者遵用何妨第一行若難并設盞盤差退於第二行甯何傷乎此等處因地勢分排不必局定其所耳（答趙秉德）

左袂季指之文出自特牲疏曰掛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但右手執角左手掛袪以小指不于左手言使卒角者飲酒時之恐其遺落故云使卒角也卒角猶言啐酒角卽爵之類也（答任憲晦）

告成時祝與主人相拜非直禮所不言亦无義意洛下知禮者秖相向而揖已矣（上仝）

時祭行於正寢禮也而家狹則先賢或有行之於祠堂者君家既貧家狹則姑行於祠堂而行祭亦如愼齋之布毋粟飯重峯之抹山漁水豈非賢於己乎（答李道用）

飲食所以交神而最重灌鬯者鬯氣臭相感自有難形之妙也醋者酒之流而其氣味乎格有過於酒者以故古人祭必用醋家禮備要之所同載遵用无疑（答李在慶）

邪諱俗忌君子之所不道也惟婦言是聽而至於廢祭者如禮何痘是瘡腫故患其不潔而停薦者有之是則似然而至闕象生之饋或行矣而不焚香不擧哀其爲痘神地至矣獨不念先靈之赫臨乎所謂痘神怖罰竈下老婢之言也痘豈有神乎縱其有者疾痛怵怛當呼父母仰冀冥佑可忍媚外神而簡於先靈乎頤菴所歎昧末於本而致曲於末者豈不信哉（上仝）

記曰凡糗不煎註云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云凡糗直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又云惟葬奠有糗已矣據此則秖當用於葬奠而已自虞以後似不可用而三代之時祭尚氣臭氣臭所以格神也然則所謂凡糗之指米食非謂魚肉并不膏煎也至若油蜜果卽糗煎而東俗所以供佛者也用諸私祭亦有邪禁以禮以律俱不可用薦神已久久則難變以故愼齋尤翁皆不許其不設且祖先所嗜蜜果者則其在思其所嗜之義秖薦於當位忌祭恐宜盖不用者得禮也用之者從俗也從俗亦不甚害理恐不必局定耳（答任憲晦）

進羹進茶是爲兩件事不相關非撤羹而進茶也羹茶進處亦无可稽此備要所以无撤羹也排羹之地甚窄而還就安茶鄙家所行者乃爾（上仝）

郊特牲祝受而於肝燔則加于俎而已士虞禮亞獻尸如主人儀又曰賓以燔如初如初則加燔亦如俎可進而知也家禮時祭初獻後撤酒及肝置盞故處故陶菴有魚肉不同盛之論然今俗初獻亞獻後只撤盞而不撤

灸每献加灸者是爲古禮不可易者也（上仝）

倫要祭饌圖所云醢似是食醢食醢不見於禮故尤翁亦云食醢之用只是東俗禮家所謂醢則是海物之加醢者幷用恐无妨鄙家亦用幷二者矣（上仝）

凡內外序立皆在階下今俗或不知禮意爲位於堂上非禮之正也位在階下而行禮於堂上故有事則陞无事則降（白宗杰）

承重妾子不可廢四時之祭故不敢伸私親之服禮只許三月不舉祭此所以因是服絕也除服後祭如平時而時祭但不受胙以身有心制也（洪在周）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燕器不造疏云此謂有地大夫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又曰无田祿者不設祭器家禮言祭器與燕器同故曰得皆具之數語類曰籩豆簠簋乃古人所用故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豆是亦以平生所用是爲從宜據此則亦有大夫士之別當量力而處之不可局定也曲禮曰祭器弊則埋之是可驗不宜通用如可爲力只宜別具貯於櫝中如家禮所訓恐爲得正衾衼之屬可做櫝子柳時餘班諸兄弟之會者先儒亦嘗云爾以子孫而服父祖靈床之衾何褻之有哉此與曲禮祭服弊焚之之義不倫又異於不能讀父之書不能飲母之桮棬當畢生服用弊而後已也（答任憲晦）

好學崇禮宜有貴賤之別乎以庶人遵士大夫尤爲可尚　國法許庶人只祭考妣考妣之祠行四時正祭恐不爲僭也（上仝）

禮无瘟疫廢祭之文流俗之弊往往有不忍聞者但瘟疫久潔病所不可具祭祭則決不可廢也宋頤菴所謂灾厄之來未必非廢祭之因而顧不知悔罪致誠修祀復禮惟憑巫覡覬回天命灾愈集而惑愈甚者可以扶植世教也（李升淵）

卜日

時祭家禮因用环玹卜日而朱先生且云祗用分至亦可以故好禮家或用二分二至行四時之正祭分至若值祖先忌日家廟則當告由筮吉或丁或亥而行之異宮異廟則恐不必爲拘以神道事之故周以祖先之諱日不舉子孫之盛祭也（李晉淵）

祭在朔日者按朱先生致仕告廟文只稱某朔而不繫以日恐宜（答權達善）

冢慶不可同日以喪餘之辰舉合巹之禮禮之大防存焉是則非所議到而雖齋日亦不可行无論近婚近婦自有許多儀節非一乃心力而可做者如是而可以湛然純一乎亦宜專心想念所祭之義乎雖微事心不可二用況祭祀爲有家大事乎昏禮請期當用兩家无拘之日各專所事靡有妨奪可也（朴宗輿）

日月食時祭祀孔曾問答或言接或言廢區別其天子及大夫也嚴陵方氏所謂位尊則以事廢禮者少卑位則以事廢禮者多輕重之別云者得之而後賢亦未嘗以薄蝕廢祭莫先以古禮雖盡從耶如四時正祭則卜吉也遇是日而更卜亦可矣至如忌虞卒哭等祭自有定期不可易日之義爲重何可廢也況如朔望之小祭祀乎秪避其時而先後之可也（上仝）

齋戒

祭統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安之開元制禮減其日數爲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書儀合開元散致之日并行散致之事而曰致齋然其云致者非祭統所謂致也家禮襲書儀（而又无書儀）專致思祭祀之事則只是散齋之事而泛稱致也亦從簡耳要訣添以致齋者本之祭統祭義祭義齋日五思註曰致齋思此五者也散齋七日不御不樂不弔此要訣所以合家禮而從古禮也家禮所著四事者雖只是散齋行禮者卽四者而盡純一警惕之道則足爲致齋致者所以自盡於心也齋三日乃見其所謂齋云者亦由是而致之而已（答趙秉德）

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註曰齋者致其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齋曲禮又曰祭事不言凶註曰吉凶之事不相干據此則雖已葬不可弔也當天且喪中不弔以忘己之哀也推此義也如忌祭散齋日固不可爲況四時盛祭亦出於感時追慕則曷可諉以非犯禁而弔之哉祭无大少其所以接鬼神之義則一也不專致其精明之德而可交於神明哉故曰不計大祀小祀而不當弔勿論已葬未葬而不可弔也未知如何（朴宗輿）

旣曰不弔喪問病則除却二者外亦當出入以要訣拜遇凶穢掩目而避云者而可知也已然此以四日散齋而言耳若如家禮之合散致而一之則不過前期三日而已雖非弔喪問病恐不可出入耳（答趙秉德）

齋者所以專心想念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若是方能通幽明之故也書固攝心而恐不可看讀於齋日以齋則敬不專以書則心爲奪是其所以主一无適哉（上仝）

總小功成服前廢祭成服後當祭如平時栗翁說爲禮家三尺不敢不從也妻父母之戚外喪也喪出於鄕旣不犯染又在成服翌日則恐无不可行祭之義也主婦哭擗雖自備具固有違於祭統夫婦親之之文而視廢祭則爲疏節他婦女代幹可也是亦古之禮經所謂有故則使人者也原祭之可行可停一視主祭者之爲己矣主婦則无與焉耳但外內悲撓有欠純一之義而抵當以不通喪側已經成服爲斷則恐不必以致齋之專不專爲行廢耳（朴宗輿）

以言乎吉凶則忌祭爲凶二禮已戒可以爲間乎以言乎大少則盛祭爲大二祀入齋亦可以爲間乎齋之散致固有輕重緊慢之殊而其齋心則同曷可以慢且輕而爲之哉不純乎誠則祭如不祭未可區別乎四者之中而有拘有不拘耳（上仝）

致齋專心想念所祭之人則非可以迎接謝客恐宜塞闔於齋日三不見客是固得正然若客自遠來不可辭遣又難淹留則暫時展覿而亦何害於湛然純一之義哉（答任憲晦）

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今茲婢子殤旣出瘞矣自出瘞至忌辰爲四日則中間爲日已滿愉安前一日齋戒要訣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限恐无不可祭之義也无患乎不潔又不害禮意不停恐宜俗所謂生三死七其說无據非禮家之所與知耳（姜周欽）

出主

出主祝今以二字上不書屬稱與名者恐是闕文壹遵家禮時稱祭出主

祝例恐得未安如何家禮忌祭祝之只書今以二字者節固屬称之未定而倫安固之也顧承尊門所行爲（吳老洲）

納主條曰奉帰祠堂如來儀云則出笏前導當如出主祗言主人斂櫝不擧執事者省文也卜吉告由反初献讀祝咸用祝而獨出主々人自告者以請出主就為禮甚重故也初祖祭請降居神位亦自告以子孫而請祖先非可以使人為也（答金復亨）

始祖先祖

始祖先祖之祭出於程子義起節孝子慈孫報本追遠靡極不至之誠也朱子之始行而終廢者避僭上之嫌也各有精義而當以朱子所行為正也至若禰祭與禘祫不倫恐无不可行之義若廢祖廟時祭而獨擧禰祭則實有嫌於豐昵已之可也行正祭如禮而為其豐昵廢禰祭此所以不載於要訣備要而恐過矣朱子於程子義起之三祭獨存禰者盖以不至如始祖先祖祭之為僭遵家禮行之恐宜（林宗七）

忌祭

晦齋奉先雜儀援程氏祭禮為忌日配祭考妣之證後人皆認程氏為程子然二程全書初无幷祭之語惟有人問忌日祀兩位否程子曰只一位據此則幷祭之非為程子可知也有所謂程氏祀先凡例祖考忌日則只祭祖考及祖妣（祖妣）忌日則只祭祖妣及祖考晦齋擧程氏即此也若是程子則豈可遽言程氏乎程氏即世山程氏而姓名亦未詳也盖只祭當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厚也忌祭本出情勝則亦何妨從厚乎且妣位統於考位則妣忌之援尊前後配之相及恐不甚害義也以故　國朝羣賢幷祭考妣者多為其人情之（所）相近也雖則幷祭當用一分饌以鋪。同几筵精氣合之義也非直忌祀時祭亦不當用二分饌也（孟鳳濤）

忌祭服色諸賢所論固宜遵述而古今異宜故用黑笠白布袍帶祖曾以上則用白絲帶矣（答任憲晦）

忌者終身之喪也以故夫日不樂而哭于宗室唐人則孝服受弔孝服受弔雖則過禮其忌日必哀則可見於此矣家禮亦云是日不飲酒食肉夕寢于外其所戒慎反有加於齋日可忍出入為哉忌日雖齋不見於古書而近俗輒稱齋若无事在非直尋常出入之為悖理而已讀書則恐若可為而亦不宜作聲咿唔詩與樂記之類尤不可讀（答趙秉德）

擬諸心将不哭而行之才讀祝舊時女奴之逮事者不待指揮謂當哭而先哭既發矣不可而止也寧失於厚之意不肖亦從而哭然哀未至而哭有欠事先以實之道也既荷牖迷冈克奉遵自愧不敏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不樂等說皆以考妣言也家禮只許哭考妣之忌亦出此耳然祖禰等殺其間幾何既逮事而不哭其忌无薄乎泱漠之所損益可知。舍家禮而從備要已矣愚意謂不惟祖考妣上焉而曾高下焉而旁親逮事則皆哭可也（俞當柱）

忌祭之哭與不哭備要以逮事不逮事為度而與祭者或哭或不哭莫无相拘否黎湖則以有服无服為限云然則高曾以下雖未逮事之祭亦當哭不害為從厚乎只宜施之於傍親之祭乎傍親則不許逮事與否祗當

有服則哭乎高曾正統之服而不逮事則猶不哭况傍親乎傍親亦當準以逮事已矣顧服明教（李梂溪）

生日之祭於禮无之悪善生忌之薦見於先賢者以其情勝故也雖甚缺然不如其已也（沈獻永）

不知親死之日者用是月或丁或亥日擧祭恐非可已經昌期劉球皆死於令吾而莫知其日故卽其聞諱日行祀玆爲可遵也忌祭卜日无所於稽惟不詳死日者乃可爲耳（答趙秉德）

旁親

倫要祝式諸旁親皆書告者之屬稱而獨於告嫂祇云某者可認其不書屬稱也夫兄夫弟之云不著于禮故祇書其名歟稱以顯嫂則其爲兄嫂可知若是弟妻當云弟婦某封某氏已矣倫要告妻祇云夫某不書姓且先賢集中祭伯叔母文亦不書姓蓋婦人外成故夫黨一視同姓之親不稱己姓也（答朴宗塾）

弟婦忌祭祝當曰維歲次云云夫兄某昭告于亡弟婦某封某氏歲序遷易忌日復至不勝感愴茲以云云可也（姜周欽）

兄子之祭季父者旣以顯季父題主則亦當三獻主人旣初獻則主婦亞獻恐非可已斯禮也不可以旁親而廢之也（金元方）

正室子於庶母自道云何爲之祭則祝文當書屬稱不識如何則可祇書名曰而某昭告于庶母云云耶禮妾母不世祭而高曾祖妾之死於曾玄孫之身者不可不祭當終其身而止未知如何（李中洲）

嫂叔雖有推遠之義旣主兄嫂之祭則出主祝遠諱之辰四字恐不必改措追慕之二字可施於祖禰不可施於旁尊恭伸追慕四字去之恐宜原祝諱日復臨當如遠諱之云云追遠以下八字只云不勝感愴恐得是用旁親也（答任憲晦）

土神

后土之名始見於武成而曰告于皇天后土註云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禮記月令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註云土官之神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所謂北正黎司地者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註云后土土神也左傳云舜擧八凱使主后土漢武帝汾陽祠后土望拜如上帝禮光武北祠后土蓋后土卽對皇天之稱而后皇兩字尤見其對待也所謂句龍正黎皆司地之官而因以爲神非眞做句龍正黎爲后土也朱先生嘗論土神祭曰極言之亦似僭然此卽古人中霤之祭而今爲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雖曰土神而足以少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然則祭土神非僭而稱后土爲其僭爲名號之尊嚴也稷山所云士庶之家有似乎僭者其言非无稽也但朱子於家禮則曰土地墓祭則后土其義有未敢知者爲其保佑先壠而特施尊稱歟祈當改而不改歟爲嫌其僭則山神家神曷可差殊觀乎倫要從丘儀改后土以土地者恐不可易南塘說恐難遵（答趙秉德）

攝祀

攝有兼代兩義有主人而攝祀則當三獻有祝无主人而攝祀則當單獻无祝單獻无祝者遠干統之嫌也攝祀秖不廢祭已矣安敢盡行主人之禮不必不變乎鹿門任公有云支子孫攝祀則改題非所可論而祭時祝辭則直云攝祀子某敢昭告云云而行三獻然三獻有祝恐涉僭猥則非禮陶庵先生所論攝祀者一獻為正法是乃守經而已不可易者也至若寒岡問以攝主三獻主婦終獻而為退翁所印可然恐難從也夫禮以後出者為明故沙翁為禮家之集大成得尤庵陶庵兩先生而盡返正經是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李光正

攝行者若卑幼則當用使某之文若尊屬則當用屬某之辭屬字雖不見於經禮而南溪亦嘗云爾恐當遵也入廟不諱云者讀祝而不諱父祖之名也至若以卑幼而直書尊屬之名恐涉凌犯未若秖書屬稱之為安心也尊屬同行而衆兄弟則區別其伯仲叔季恐宜 答趙秉德

沙溪曰以子而名父祭母固為未安祭祖先則歷尊故猶可猶可云者有所未盡之辭也然援以入廟不諱之義則讀祝而不諱父名恐為得正若攝父行禮亦恐難讀父與祭則父為主故不當諱父不與祭則子為主故當諱當諱不當諱恐當以攝行親行為準 上仝

尸祀者若不與祭則忌祭祝當云孝孫某居葉他所因充躬將屬仲父攝祀者若是卑幼則當云使某親某敢昭告云云恐宜出主祝不以攝祀而改其屬稱亦宜 金元方

紬配之祭前配禮無所見至後前不可改題則无屬稱之可言秖宜單酌

无祝固闕忌日之薦已矣 答趙中植

紙榜

紙榜所書神位當用支子承祭者屬稱不當從宗子也并祭考妣與秖祭當位是則一遵宗法恐宜 答趙秉德

遠隔宗家不克與祭者遵朱子紙榜行祀之訓可謂得禮之變而不失其宜吾東諸賢亦多行之而是為伸情已矣則秖當忌祀不當及正祭既不可備禮又不可略設則不成盛祭備禮則恐涉宗事朱子說雖若并許正祭然恐難遵也忌日之薦亦當施諸考妣不宜上及於祖曾以致掩長之嫌也斯禮也秖為泄衆則恐不必盡用祭禮无祝單獻哭盡哀辭神而撤恐宜祭菜侑食闔門亦非所施然與以長房而祭祧主名義不倫故也庶門紙榜行祀祝文以始擧也故不容不詳告而未必用此為歲例亦未必因有祝而行三獻也宗法至嚴此等處尤宜兢兢毋貽干統之嫌焉 上仝

紙榜則先降神後參神而虛位行禮尤屬恍惚不可度思之意尤倍於神主雖无祝降神不可无告辭當援家禮初祖祭例而行之恐宜於焚香前告 金鍵

服中

若為傳重之長子斬衰三年則三年喪中曷可備禮行祭乎忌墓祭當單酌无祝時祭當廢若以服朞制時當遵石潭定論葬後備當禮擧忌墓二祭而時祭當停與他期服不倫也宋先生為長子服斬故不擧歷祭忌墓之三獻與否无可考據而難以不擧正祭之儀則忌墓亦應略設而不備

禮也（答沈宗晦）

期服葬後行時祭則不可揔盛服〻何服當遵栗翁說以玄冠素服黑帶行之耶旣服素矣帶亦用白未知如何（李楪溪）

緦服中當行時補祭否雖與他緦不倫是亦緦服无不可準盛祭之義服色當用朞服中行祭之例耶禰祭則當用緦服祀帶服其服行其祭无嫌也時補兩祭俱不宜受服是爲示變幸敎焉（上仝）

朞服葬後忌墓祭當倫禮行三獻而妻喪杖朞也宲具三年之禮且是宗婦則宗婦喪中恐不可準禮行祀朱子嘗云忌祭似无可嫌而正寢已設几筵卽无祭處恐亦可暫停先儒援此論而曰祭如平時未安禫前恐當單酌无祝也（答祁輝晃）

曾子問緦不祭所祭於死者无服則祭古者无忌墓祭惟四時正祭而已同姓之緦於祖考皆有服之親異姓之緦於祖考无服故不敢不祭是以同異之別爲重輕之辨而已詎能於死者有服則皆不祭也哉借令考妣幷祭者外親之喪於考則无服於妣則有服其特一行一廢耶決是推不去行不得者也此栗翁所以不從古禮然凡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當視主祭者服之重輕而行廢而已所祭位之於死者有服无服固不當論未知如何（李楪溪）

本生父母喪雖重於他朞服而其爲朞制則同成服後當行所後家忌墓祭單酌无祝用于茅皆行葬後則倫禮行之恐宜時祭則期服葬後亦不廢但不受胙已矣持本生期制而行盛祭終有所未安以待除服恐合情禮心制中當行如禮而亦不可受胙也（答李道用）

妻喪中忌墓祭无祝單獻是爲通行之禮而已撤靈矣服長子期年者又過練而除服矣未可以几筵在寢而廢先祀倫禮行事恐爲得中四時正祭則待長子喪二十七月之期宜恐若服斬則忌墓祭亦當待喪畢已矣（答李肯濂）

喪中忌祭侑食沙溪則曰不當行尤翁則曰當行南塘斷之曰侑食禮之加也一獻禮之殺（也禮之殺）先自加者始原野之禮殺於廟中故墓祭亦无侑食宜有殺於正禮而反存其加者哉斯言有契於古禮三飯不侑之義沙溪說當遵單獻後扱匙正箸已矣（答權達善）

女子之喪已斷而殯于夫家葬地未占莫得以禮月克襄矣大功之慽未葬固當以單獻无祝行忌墓之祭而若過三月之期則當如之何此爲過期之禮當有變通之論偶無書籍可考伏幸見教焉三月而葬者爲天時少變也天時變而猶不克葬則異宮之祀恐不當用未葬之禮以閱三月爲準未知如何似有可據而姑莫詎存謹茲就正焉過期不葬則期功諸親皆於當除之月除服是則前賢之所爲許而通行者也推斯義也自從第四月倫禮行祭恐无更商而未敢自信願得歷指以爲取舍（吳老洲）

期大功卒哭後固當祭如平時而杖朞具三年之體主婦在中饋之重故朱先生內喪廢四時正祭而存節祀嘗云忌祭似无可嫌而正寢已設几筵卽无祭處亦可暫停推斯義也妻喪中忌祭墓祭恐當單酌无祝而行之禫而喪畢然後始爲三獻并舉盛祭恐爲得禮也（李楪溪）

服中時祀當以玄冠素服黑帶果有要訣之文遵用固无妨而愼齋曰外

喪輕服是私服不可以私服入廟若本族重喪葬前當廢祭而參謁則植着黑帶尤翁亦云以外黨妻黨之喪素服入廟似爲未安恐當變着吉服近齋先生又有大功服謁別具夾縫白布帶小功別用素帶緦服暫着黑帶之論推斯義也雖傍親吉祭有事于先祖不可以外親私服承祭衣青帶黑恐得祫冥吉事服則輕服借吉行禮恐不害義至若期大功之慽則一遵要訣如何（朴雲喬）

師喪禮無廢祭之文旣是五服之外則雖成服前恐當準禮而攝行恐宜成服後則時祭但不受胙矣（尹光演）

國恤

國哀卒哭前卿士庶人之家不敢行祭　肅廟朝君臣服制復古之後事體尤異至喪禮補編出而忌墓練祥諸祭并許　卒哭後行之已成　邦禁而畧設一欵無容更議也大疚之世山川百靈亦不遑顧歆故也是日設虛位泄哀恐非可已也（沈獻永）

臘十九日即先妣忌日也無祝單獻而行之可乎否乎　服制何如云耶按喪禮補編戒令小喪則公除後行祭如常即以大中小祀而言也　朝家旣停祭則私家亦不敢行今日事即補編所云小內喪也公除前忌墓祭亦不可畧設公除後則當備禮行之可也雖則不行當於是日設位以哭禮也　國有喪臣民無不可哭私之義故身服制壹按補編則臣民無受服之節未知儀註竟如何是則有司存焉一遵　朝家指揮已矣（惠慶宮喪時上）

（仲舅朴公聲漢）

喪禮補編　大喪內喪則　卒哭後始擧大中小祀故大夫士之家亦不敢畧設於　復土之前　小喪則公除後行祭如常故私家亦畧設伸情此以忌墓祭而言也朔望參俗節是爲吉祭并待　卒哭已矣丙午　文孝世子之喪近齋先生答人問曰公除後雖行忌祭三獻則不可盖私服替大功葬前忌墓祭畧行則況　儲君之喪未葬何敢備禮忌日在公除前則當廢斯言當爲不易之定論也所謂畧設當用喪中行祭之禮魚肉三品果四品或二品餅麪飯羹炙肝菜醢諸饌當如禮單獻無祝去闔門侑食等節已矣所謂湯不載於家禮備要者去之恐宜（朴宗喜）

內喪在先公除後在　王朝則雖行大中小祀而在臣子則詎敢差殊於大喪而遽行私祭乎矧有　英廟朝受教尤翁成訓遵述已定豈容異論於其間哉受　教亦在　貞聖亡每喪時則其不可視　王朝爲行廢可知（答孫輝晃）

奉禰之宗吉祭亦當受胙嘏辭節勸勉之意詎可且施于孫冑而不施于子乎受胙則當餕也　國哀卒哭後及服中行時祭者廢此一節恐宜（答任憲晦）

臣民所以處　儲君之喪者雖與大喪有間卒哭前恐不宜備禮行祭公除後忌墓祭畧設朔望參俗節此忌祭爲（序）吉是則當廢待卒哭并擧恐宜（答李齊信）

繼禮

大宗

禮惟大宗無子得立後然有爲者從厥及之禮喪服長子疏庶子爲後與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註夫死無子不受重可見也不直古禮爲然國典亦

然而尤翁有訓兄妻在而欲立后則其弟難行主人之事又云近世宗法至嚴有長子妻則立后承宗而不敢泥弟及之文愚則常以尤翁說爲正當不許兄妻存亡而立兄之后傳祖之重何可擅自承重不恤奪嫡之嫌耶若祖父有命不爲長子長孫之后而傳重于庶子庶孫則是之謂移宗政程子所云旁枝爲正幹者也无治命自服三年卽所謂季子何敢奪乎者也其可乎亟繼亡兄之后以其名題主是爲第一義如无可擬者則庶孫以本服主喪旁題去孝字可矣喪有无后无亡主无主則至令里尹主之非必服三年然後乃可主喪也禮无大功之親始許婦人主喪有庶孫則何可使孫婦旁題乎（李栽敍）

禮斜文字係是　君命告由時奉安卓上告訖而截恐宜（洪翰周）

大小宗重輕自別大宗既无所繼絶則出後於小宗者當移繼於大宗而爲小宗後者若已告君則已移天矣不可易也今爲未及出禮斜既不成父子向前之服喪題主已是失禮曷可膠守而不思通變乎告由于大少兩廟卽日聞官移宗亟立大宗之祀恐不容少緩小宗則待嗣子生更爲立後未前屬近者爲之攝祀恐於情禮（李正鉉）

金厚齋問叔姪爲友婿叔娶其妹姪娶其娣姪年後於叔而叔則大宗也叔死子又死繼后處大宗奉祀將至廢絶將以姪繼之今以叔與姪觀之姪繼叔後禮也以叔姪之妻觀之則妹爲姑娣爲婦以兄行婦道於弟未安南溪曰弟爲姑兄爲婦果爲人倫倒置之嫌然大宗絶祀其事尤重以此準彼輕重懸別婦人禮當從夫則姪既以叔稱父娣亦當以妹稱姑云云娣爲婦妹爲姑則大是人倫之易置者南溪說恐不可泥至若娣爲姑妹爲婦則其序甚順実論昭穆年齒雖差以一二歲似无窒礙之端矧茲宗中无他繼后處者乎揆以禮意律以人情少无相悖復何疑乎南溪說外无他的證者而賤見則然更叩于達權之君子焉（俞爾修）

惟告君命下之日卽大倫已定之辰不淹時刻告由于先廟恐宜无攝祀者則自告而仲父既攝祀則當用攝祀者告由辭曰維歲次云云攝祀玄孫某云云顯（列書高曾祖諸位及兄與嫂）顯兄早歿无嗣宗祀靡托今茲議定以亡弟某之子某繼后禮斜　命下祇奉　恩慶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云云（金益陽）

兄弟之子猶子然非己出也惟人紬絶惟天屬之人君代天理物故必告君而後與天屬同雖取兄弟之子爲子不告不爲子矣此大義也不可不嚴（尹光演）

大宗人死而无子惟有長數年之族子他无擬議立後處嗣將絶矣或謂大宗不可不繼絶既有族子則年雖長當立而爲后愚謂子長於父悖理之大者大宗雖絶不可爲后爲子者若年同而月日差後則可耶父子同（庚亦不近理若小數歲則不必爲拘耶願承高論）（任顯西）

傳重

長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則雖正體亦不傳重是爲喪服疏說而廢疾亦有分數若有人道可以娶婦生子則不可以廢疾而不傳重雖无子而死當爲之繼絶用承宗事若生而不慧不克成人則乃宜傳重於次子已矣至若所謂次養於禮无稽非禮家之所知也（答任憲晦）

升嫡

喪服說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无服朱子載之家禮而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无服汝漢舉以編于倫要之中爲禮之大經也蓋爲之无服者降其母故絕其黨不服所以致一乎傳重之地而不敢伸其私也爲人後者服本生外黨而降是則絕〻嚴於降別嫌之義大矣就服嫡母黨固不係于升嫡（與不升嫡）則書嫡外祖于四祖之列斯爲宗正明本以一其統者也旣書其嫡外祖又絕其母黨服則所以〻嫡母黨爲外家也雖外家亦无二統則傳重之庶子何可以所生母黨爲外家乎庶子爲嫡母黨服嫡母死則不服而承重則嫡母死亦服當如正室子之爲外黨也而南謂庶子升嫡與継后不同似无攷其外祖之理此區區所信不及也出継者猶爲本生父母降一等而升嫡妾子服其母緦是爲庶母之服也此其遠嫌之尤大者也曷可仍其所生外祖乎又比諸継室子奉祀而曰无差異則尤所未曉継配之於前配地醜體齊其子之奉祀常經也至若庶子升嫡以賤爲貴以輕爲重名分之所大變也胡可擬諸継室子奉祀之例乎竊謂是未定之論恐難從也 趙光鎮

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以支子後大宗是重大宗也小宗无子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小宗不可擬大宗故後大宗而不後小宗是爲禮之大經也後世則不惟小宗雖支庶同不爲之立后固出於継絕存亡之義而非古禮也禮无適子則立適孫无適孫則立庶子庶子通妻妾所生而言也近俗小宗與支庶亦有〻妻子而立族子爲后者斯事也非直有違於 國典嫡妾俱无子然後立后之文舍近亂而取疎屬其於天理人情安乎否乎大典立后條有嫡長有妾子願以弟之子爲后則聽之文斯爲有子而継后者所援證然有親姪則可无親姪則不可在大小宗則可在支庶則不可以故栗谷愼齋南溪及鄭畸庵李貞翼咸遵國典用妾子承嫡苟其非義而羣賢爲之哉旣是支子无宗祧爲重且乏親姪可取以爲子間又取養疎屬而不遂其願則宜鑑前事之得失裁以在我之權衡上遵時王之定制下述注哲之成法待到側室子成立〻以爲嗣是爲遭變事而不失其宜也近世爲不可承嫡之論者屑〻於貴賤之分而廢以承嫡則以免賤而爲貴矣父爲大夫則亦可謂子以父貴矣父子天性也秪以順理而處之而已至若商進取之通司許門户之尊卑者皆出於計較利害非義之正也詎可論於継體之地者乎 朴宗喜

侍養

以從孫継從祖則昭穆失序倫理不成昔白樂天取姪孫爲後先儒非之矣吾東有侍養之名老稼齋金公爲其再從祖侍養而尸其祀雖則尸祀非継后也叔父无後則當祔其主於祖廟而祭之以終其子之身方爲得禮之正以其次子爲叔父侍養其可乎所謂侍養旣非所告君又不出禮斜則非嗣孫也非嗣孫而立廟承祭不亦苟乎 金基厚

次養无稽于古始自寅平都尉而士大夫家往〻援以爲例然非禮正之也今茲沈氏裕之家取能順爲子又取能格爲子所謂能格次養也次養者節不過一時攝祀當爲其兄立後傳重而能格不此之爲用兄亡弟反禮者已乖正經而其不移孝於萄題則猶存干統之嫌也能格旣死則爲

能格之子者先父命而出后於伯父按以情禮俱有所不可爲門長者更立能頎之嗣以承其宗事能格則爲裕之之介子自爲別宗如此而宗統得正而死者俱无遺憾也昔圃隱先生宗孫道濟无後而死其弟夏濟次繼又死而无子陶庵先生斷之曰欲立宗子則不可不乘此機會以正其失今當爲道濟之立后以主先祀或有難之者曰次繼子夏濟既爲本生朞又爲承重祖母服則是宗子也道濟則雖十年主祀既死此二事且其罷繼已久若舍宗子而還爲已罷主後者豈有是理陶翁斥之曰夏濟之代其兄政所謂不當立而立者頭腦已不是中間二事何足論也道濟則所謂不當廢而廢者既知其失則不爲之釐正乎今茲能頎則既（無）罷繼之絶而不立後傳重是无服而見黜其可乎凡繼后者不告君則不成爲父子能頎若不出禮斜則不能得爲裕之之子若能頎能格并出禮斜則能頎爲裕之之適子當主其后能格已死與妻俱亡則宜聞亦不宜出后於能頎當取其族子爲能頎后承裕之之祀能格爲裕之之支子已矣兄亡弟及殷禮也舍子立孫周禮也孔子殷人也固宜善殷而以立孫爲正所以絶萬世非分覬覦之漸也豈苟然哉幸取覽陶庵集圃隱立宗議則應不迷於裁處也（朴岐壽）

奔喪

爲人後者在父母并喪葬後者初无父在之可言恐无爲父屈降服母之義不合用父在母喪之禮〻斜到日先成父服繼成母服同服三年恐爲得中也（李鍾愚）

繼后者若已被髮奔（喪）則不可入廟自告服人當替告辭曰玄孫某物而无後取族人子某爲嗣禮斜　命下方舉哀敢告（朴齊近）

凡遊告辭當云宗黨議定取府君族子某爲府君嗣公文已下今方舉哀敢告（上仝）

追後

追後立后者練祥本日祇設（殷）奠以泄哀待嗣子服喪日行二祥變除撤靈矣近古諸賢據喪服小記祭不爲除喪之文衆忌日行練祥如禮再朞入廟以祭與服不同也嗣子變制只當從聞訃日計之哀至之哭不可拘於撤靈與否神主雖已入廟而居廬於中門之外如不得已當廬墓終喪是爲不易之正論也或拘事勢難於廬墓則在家居廬而設虛位哀至則哭恐宜哀至之哭亦有節或一日一哭以別於朝夕哭可矣（金述鉉）

立後於祥後而舉祫於禫月者妣位祝不當用罪逆不滅歲及免喪兩句改措以顯妣喪制有期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配于先考謹以云云恐宜（金景善）

前後妻皆沒後始爲之子者當爲前妻之子尤翁說即不易之正論而遂翁以後妻之父爲外祖前妻稱以前母云者竊當滋惑南塘則主張師說甚力至以爲〻后於俱亡之後而以後妻爲繼母是子生之先已有繼母非正名之義斯言也亦從過於分殊中做病出來不直不可信及而已至若繼母在則從繼母爲外家愚亦十數年來作此見解矣近檢全說爲人后者本主於義〻須奪情一句語意卓然其曰爲后之義繼絶爲大非爲養育又曰繼絶是大義也須（無）養育之恩爲重則其無養育之恩者大義爲

不完此足善看出者殆所謂發前人所未發常〻誦味而賛歎涯舊見以淺之矣即服高論益信不悑廊柱之感也盛諭繼后者繼父之後非繼母之後雖有十母咸統於父均有母道母道之隆殺厚薄不係于外祖之称不稱若謂之有係則是母子之倫輕矣云云 云見得正經而命辭峻整道得全說之所未道精義所到不勝欽服（吳老洲）

（宜在傳重）

泓漢之爲長子尤庵之爲伯兄不立其後而傳重於次嫡何哉嫡妾無子則稱 國典而不恃宗法至嚴則質禮經而當然且廢反之禮當用於未成人而死者若既娶者以兄亡而絕其嗣恐在其爲嫡子之重哉恐不當以大賢家法而效之未知如何（李宜朝號鏡湖）

成忠文先生題主事來問而曰成氏之宗以忠文立後事今秋上吉下廟堂稟度廟堂以迭代已遠昭穆久替不可立後秪使其傍孫別建祠宇用祧祀例奉祭之意回啓蒙 允屬孫傍題未知何如云故答曰是事也非恩之所反也非其後而奉不祧之祀於古未之有也喚做祧祀則所以代主人行事而今也則主人不在非祧祀也喚做權奉則權奉者所以姑待立後而今也則繼絕无地非權奉也非祧非奉又非祖先之爲之後而特以從傍孫奉其祀百世不遷於禮无稽也題主似當從傍祖從傍孫而傍字禮所不言也未當竪見如何（任穎西）

爲後於喪畢之後者當改題遞遷待仲月舉盛祭可也與吉祭異名而同意云者宋翁說得精義矣爲后之由已告於改題之時恐不必贅陳于祝辭罪逆不滅歲及免喪八字改以祗奉宗事始舉祫享世次以下十六字仍舊文恐宜合祭埋主及新主兩祝喪期已盡及喪制有期四字改以喪畢已久外是則并依本文未知如何（李樑溪）

所后子追服後當二十七月之期而行禫變除如禮此與并有喪者前喪禫祭過時不舉不同故也喪中廢禫者不忍以凶服行吉事也嗣子行禫者自可以許月而盡喪期也（金述鉉）

爲後者既是宗子則當自告公文到家之日先告廟而後舉哀恐宜當遵葬前告由不用酒果之例而用祝板告由不必列書序位辭曰不肖某方爲先府君嗣子告 君命下令將舉哀謹告（洪輔周）

先告廟次告几筵然後當舉哀告辭當如告廟而今將舉哀下添哀痛罔極四字恐宜（上仝）

追後成服者成服日五服亦當相吊而无拜禮五服之人不容不入哭几筵爲其新立喪主有若告喜亦爲嗣子助哀（上仝）

（嗣孫入廟當拜而後告之從又拜服用微吉練布白袍帶是已上仝）

本生

稱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自有程朱定論故尤翁亦云此子爲其本生祖爲從祖也高曾可推而知也本生祖非旁親不可稱從祖只稱祖父云者南塘說恐无所稽也服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之服則合用旁親例本生祖亦降服大功則曷可不稱從祖乎禮无二考則詎有二祖乎尋常書牘稱祖稱孫或出於情勝而若係公私文字爲世章程者則正其屬稱不容不嚴所以彰二本嫌微之旨也（答任憲晦）

爲人後者義莫嚴於正統而專孝不貳故降義於私親爲私親者亦當處

以斯義不宜稱過房者以本生稱屬也所後父與所生父相對其子喚所後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爲父茲爲朱子定論爲子者既不敢兩皆稱父則爲父者亦何可兩皆稱子乎出後者以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者以本不可二〻而統不可貳也其子既云從子而其父仍舊則稱父不幾於亂倫乎出繼所以移天也凡係本生屬稱一遵叔侄之禮而不可変〻則其可曰如乾坤定位乎以故禮家於其子過房者雖尋常赫蹄皆自道伯父或叔父劉珙之兄珙以子羽之子出繼於子翬故朱子代珙述珙之狀自稱以從弟溪湖老洲尤嚴斯義於其至親過房者亦自稱所後家屬稱近世李丈述源氏於其子馨秀稱仲父是爲不易之定理也本生二字以區別所後而云爾不見于禮經非可施於屬稱者也曰本生父本生兄弟固出於別嫌明微而終未若稱伯叔父從兄弟之爲正耳盖情勝則失禮近俗混稱父子而无辨者非所以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恐不容不戒也（趙寅永）

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只施於所後而不敢施於本生者所以別二親之嫌也自稱只云從子雖尋常書牘亦不可去一從字而至若碑碣文字當加不肖二字於從子之上以示異於他伯叔父无嫌微之失而伸至愛之私也以故溪湖於竹醉外內行狀誌表咸稱不肖從子泣血謹書是爲可從也贈贊成宋公閒靜堂集跋只稱從子某泣識泣識二字示別於他叔父而恐不若特加不肖之爲愜情禮也老洲吳公亦取溪湖成法斯乃禮家之所遵述者耳（上仝）

喪服或準重以推輕或準親以該疎因其見者而卽知其不見者經之例然也以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世叔父母姑適人者咸不着于經而亦服大小功者卽用疏說爲本宗降一等之文也若至爲昆弟大功而不世擧叔爲姊妹小功而不擧其姑者固似可疑而昆弟疏曰於昆弟降一等故大功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然則因昆弟而可該世叔也姊妹註曰不言姑者擧其親者而輕者降可知然則因姊妹而可該其姑也以不言姑而明不降姑者馬融說不通恐難從也出后降服上自高曾祖父則自昆弟以下云者或說允乃未思乎喪服經於爲人后者之爲本親及本親之出嫡人者咸以昆弟姊妹發例其爲祖曾又當以父母推之推類而可該其餘也然則不見者非有精義而然耳（李載毅）（宜在喪禮降服）

二本之嫌在所當嚴而所生之恩亦非可斷故所後家靡所推崇則移贈於本生是爲　國典推斯義也　資寵者代加施諸本生弟姪恐不害理也程太中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諸父子孫當乃爾况弟姪乎事係推恩不宜別嫌爲拘也（尹光演）

嗣子本生父廟亦當告由而當自告〻辭維歲次云〻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云〻）顯伯父府君早世无嗣宗黨議定以不肖繼后已聞于　朝禮斜　命下府君神主將卜日改題哀隕罔極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金益陽）

（宜在婚禮舅贄）家禮有尊於舅姑則如見舅姑之文爲受贄之證而愚則終是情勝不如其已之爲守經也所謂如見舅姑之禮卽指兩階下四拜已矣未必指奠幣而祖舅姑則正統之地不敢班諸他尊長舅姑先受幣後以婦見而奠贄猶可也若至本生舅姑偏親也雖曰世父之尊本生親之異乎他伯叔

父其非正統則一也固當如見祖舅姑之禮而用贄則非禮之正也旣行于本生舅則當奠菜于本生姑廟而婦人无廟尤非可論也禮義由賢者出如老兄秉禮守正之君子為循俗牽情之舉則夫〻皆云某足當世之宗儒而亦嘗乃爾吾輩何人乃為禮所拘而莫之任情乎然則世俗所謂幣帛將兄限節伏幸賜之以裡裁之以禮章二本嫌微之旨立一世人道之極焉（李襟溪）

墓禮

墓祭

墟墓之禮殺於家廟故家禮不分言設蔬果進饌之時如他祭則知凡饌一時并設先儒亦嘗云爾然苟能具三串炙則三獻各進炙如家祭之儀不為无稽也旣不侑食則初獻插匙正筯亦宜（答任憲晦）

地道尙右故合窆者當夫右婦左而或拘形家之論易其左右之祔者多矣墓祭設饌祇當尙右而右者乃所以正祔左之失也（答金正洙）

歲一祭墓者若值　國恤不克行於十月則當行於十一月有故則亦可行於十二月也據禮註春祭過春不祭仲月有故季月亦可也穀梁傳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是為季月亦祭之證也（答徐贊奎）

古者无墓祭〻墓者為壇盖神道尙幽不可逼瀆塋域故通典亦云宜設於塋南山門之外然今已成俗有難從古若至遠祖考妣之或傳或不傳者卽其所傳之地當遵經墓為壇之禮如金太師墓壇之例并祭考妣而以右為上恐為處變而不失其正也（答金復亨）

祭祀須用宗子法而宗家廢事不能備禮則支子之祔葬者當為之助祭用薦殺奠若不并舉於高曾以上諸位則恐難差殊用祀豐昵之戒也諸墓雖在他所恐不宜異同也支子若別占塋域恐不必視宗子為禮耳（答任憲晦）

鄭康成說極有精義且老洲丈亦云三年內合窆墓祭不得合設而各行以其未合櫝也以葬畢奠墓之各奠為宜兩賢之言乃爾合祭者禮之經也合享者禮之通變者也變固未易言只當守經已矣（李襟溪）

碑碣

古者宮廟皆立碑以識日影而辨早晚宗廟則又繫牲卽祭儀所云牲入麗於碑也秦漢以來刻石記功德而曰碑盖始於李斯之嶧山頌耳後世墓道碑碣无尊卑之別大曰碑小曰碣而其體則一也　國典只許二品以上神道立碑而位當建大碑者亦用碣焉是則出於謙約可遵也　贈二品者不許竪碑旣係　邦憲又有尤漢兩賢成訓曷敢有越乎尊門貤贈旣是亞卿則舍碑取碣恐為得禮也朴松崖　贈以正卿則用大碑固也大碑用否惟係於所　贈二品正從之分耳若經府尹則雖未躋亞卿亦用大碑以府尹之為二品也（答金平黙）

古人述文說及凡弟處未嘗下嫡庶等字所云五常二惠兩驥八龍未必皆同母非獨微子之為庶母兄也凡係譜籍碑誌事關正名處當書庶字至若尋常文字不須綠名數宗叅伍不失正倫篤恩固宜并行而不相悖也然則庶弟記事當云介弟小弟何必稱庶弟乎吾東重名分故所以處庶流者往〻太薄或不齒人類幾何不滅其天常乎常教親愛之心有踰操

東之度是爲盡倫也天顯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爲流通詎有間於貴賤乎不人其人宜所以因心篤廢哉（朴宗喜）

始葬及改葬誌石當埋於天灰上近南而追埋者若值改莎則封墳中奉安恐宜是家禮所云壙内也若難待改莎則埋諸墳前家禮所云壙南也家禮用磚下鋪上覆而追埋者恐不必用磚盛甆缸覆盖兹爲通行之例也埋安時不宜告地神只告當位告辭曰維歲次云云孝孫某官某敢昭告于云云之墓〻隧有誌用備洞丘之易而形格勢禁尙闕納銘近者受某官姓名之文某是府君執友之孫而敍被知遇者也以故知德深而狀德眞庶幾爲不朽之圖者也燔甆爲幾斤埋于塚墓之南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尹致麟）

尊先系孫公茅三胤之茅三胤有子僉正而居謫洪原子孫世居不與京洛諸宗相關漢故見漏於世譜而其名俱載於兩世碑版則其可曰無徵不信乎後世周多勸狄青以出狄梁公俾郭崇韜以祖郭汾陽者而今也則顯判不泐而茅四房後孫之認以奪宗者竊恐是事之外理也宗毁既久何干統之恵仍碑本所載而編諸譜書恐非無稽也（洪理禹）

瞻掃

秋夕適墓時帶黑中路忽忽上墓自異謁廟雖無服當著白衣帶盖瞻掃塋域自不禁怵慕非徒以霜露之感而已仍黑帶行歲事而甚不慊于心悕考禮經曲禮曰適墓不歌檀弓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可見哀性所存古今一致也今而後展墓與節祀當以白衣帶爲定矣出身而榮掃者尤不宜張樂願承量敎（任穎西）

榮奠

榮掃之榮雖不以薦山神之薦宜無異同此朱子所云盡卑親事神之意切今有豐殺者也向擧栗翁說非安乎遷也今承雖卑獻與墓奠一揆之符節意爲之幸已單獻之禮雖不成祭何可無告開塋穵之葬改莎時不三獻而亦有告〻不告恐無關於奠羞豐約耳（朴宗輿）

焚黃即所以達于神靈不可謂無義唐宋及 皇明士夫所通行之禮也吾東或行於祠廟或行於丘墓朝家亦許給由今茲 恩贈不免及時改題則焚黃墓所恐不害理宗孫既在憂服 貤典出自己身則介子亦當自告以墓事差輕於家廟也告辭當云歲次云〻介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之墓不肖竊位于 朝特陞上卿仰荷聖恩推榮所生 贈顯考爲某官顯妣爲某封祗奉 命書不勝喜慶而祿不逮養推難任咽改題當待宗孫喪畢而焚黃事輕改題墟墓禮異家廟敬錄以焚黃增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斯禮也與節享差殊介子雖自告無干統之嫌亦有同春說可徵耳（申在植）

禮登壠不歌南軒松江適父母墓輒哭以體魄之所托也自不禁怵愴之心非直以霜露之感也然則張樂榮掃其心安乎歌猶不可況樂乎（李在邦）

祠土地祝當云維歲次月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茲以某親某官某爲榮掃有事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尙饗亦行殺祭而饌品無得隆殺三獻如

禮不必用宗子名亦宜自告（朴宗善）
會下之行仍爲祭掃家有吉凶相襲之嫌必宿齋類戒累日然後行禮恐
宜（上仝）

失傳

若失傳之先墓旣非不祧之位可以祭廟又何據以祭墓乎墳墓雖失傳
而爲祭酒之祀壇猶以其故宅遺墟之尙存也金太師之墓壇亦以有舊
山洞名之可證也牧隱墓在韓山鏡城影堂卽用祭社之禮也楚翰林旣
无墓又无影何所於祭乎設壇墠於子孫世葬之上歲一行祀似愜於報
本之義而終未見可行之證情雖无竆禮无可準恐未若其已之爲得正
也（林宗七）

服中

喪中哭先墓可施於祖考妣及兄弟曾高以上及傍尊則不必爲也蓋哀
情所觸天理自然〻後可哭哀未至而哭非哭也所以拖長不可耳雖然
當哭之地葬後則止以存新舊之分可也至於父喪中（母在母喪中）〃父墓則亦異乎祖
墓雖葬後當哭（李楙溪）
三年之內墓祭遵寒翁說單獻不爲无據而亦无不可三獻之義也家禮
備要諸墓所云者安知不包叅神在中耶南塘有云墓祭先進饌衆野之
禮從簡也旣先進饌則又不可立視故先叅而後降去侑食以從簡也立
儀補入進饌侑食要訣先降後叅皆未安斯言恐得禮義可遵也（答任憲晦）
期喪哭墓當以除服爲度然恐難以草宿而不哭未撤靈之前當哭於几
進哭几筵者亦當哭墟墓出於情勝而亦非可已也大祥祔廟之後恐不
當哭祥而外无哭在孝子〻乃甫翔兹期制乎緦小功則除服後雖上墓不
哭恐宜（上仝）
禮緦小功成服後當祭如平時則從叔母葬後无廢祭之義不可以葬在
同山而不舉歲事雖則會下前一日齋戒而上墓行禮恐非可拘也（答沈樂元）
心喪未除上墓當哭墟墓異於家廟恐无可嫌（答任憲晦）
喪畢後哭墓之非禮敬聞命矣愼齋狀德松江而刊此一節者以其事之
不中節而非可以爲法也旣知其非禮之正則曷敢徑情直行用違引人
當道之至意乎（李楙溪）
古者居憂行不祿坐不羣倚廬而不言故雖盡廢生人之事而无憾焉今
也則凡百事爲殆无倚閣而獨不舉祖墓展省可乎拜年及承祭俱不害
理墓廟恐无區別也然此以葬後言耳卽旣葬與人主之義也（答任憲晦）

改莎

改莎雖不在墳墓旣在兆域之內則恐當告由告辭在下　國恤卒哭前
有事于廟墓有告而无薦爲其嫌近於小祀也辭云云孝子某云云顯考
云云顯妣云云伏以兆域修治不謹歲久莎頹今將改茸伏惟尊靈永世
是寧謹告事由（右告當位）維歲次云云某官姓名云云土地之神今爲某官某
封某氏兆域莎頹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无後艱謹告（尹蓍善）

梅山禮說卷之四終

春秋經傳集解（一）

提要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晉杜預撰、朝鮮集賢殿集解，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朝鮮肅宗年間（一六七四—一七二〇）金屬活字本（戊申字），共十五冊。書高三十三點二釐米，寬二十點八釐米，四周單邊，每半葉框高二十四點九釐米，寬十六點七釐米。每半葉有界欄十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雙花紋魚尾，版心題「左傳」。是編乃朝鮮世宗二十二年（一四四〇），由集賢殿儒臣以杜注為藍本，并裒輯《春秋》《左傳》諸家之說合而成之。杜預（二二二—二八四），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人。長於弓馬，晉伐東吳時，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指授群帥，累克城邑，後以功進當陽縣侯。其又覃思經籍，博學多通，故得「杜武庫」之譽，復有《春秋釋例》等著述。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元凱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朱曰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也）記事者以事繫日（朱曰繫者以下綴上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綴於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朱曰凡此所以紀年月遠近而分別事理之同異也【音訓】別彼列反）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朱曰表顯也首始也）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朱曰四時不可徧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為史記之名蓋言春則可兼夏言秋則可見冬也【音訓】錯七各反下皆同）周禮有史官（朱曰周禮[illegible]之屬有大[illegible]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朱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朱曰言上文史官是天子之史至於諸侯之國亦各自有史官）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朱曰策即編簡也連編諸簡故名為策大事如經之所書是也簡牒也以竹為之牘版也以木為之小事如傳之所記是也）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朱曰檮杌者四凶之一言頑凶無儔匹也楚國之史名曰檮杌以記惡為主也【音訓】檮徒刀反杌音兀）晉謂之乘（朱曰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車晉國之史名曰乘者以田賦為主也【音訓】乘繩證反）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朱曰三者其名雖異其實為諸侯之史則一也）韓宣子適魯（朱曰韓宣子晉大夫名起諡曰宣適魯在昭公

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朱曰易象者周易爻彖之辭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朱曰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則知周公之德見易象則知周之所以王【音訓】王于況反又如字）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朱曰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朱曰史官失其職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朱曰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赴告策書（朱曰赴告謂告於隣國也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赴告並後載於冊書【音訓】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諸所記注（朱曰與夫其他所記之事【音訓】注張住反或作註）多違舊章（朱曰赴告記注多與舊典禮經相違）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朱曰考謂校勘也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謂記識也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朱曰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文之所害（朱曰若文繫褒貶以示勸戒則是文之害教）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朱曰刊削舊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音訓】刊苦干反）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朱曰文則其辭詳質則其辭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朱曰引左傳之言以證之此傳在昭公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善於志記也）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朱曰此傳在成四年）蓋周公之志（朱曰

（傳言善志者蓋周公記事之法也）仲尼從而明之（朱曰傳言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孔子能修春秋使之昭明也）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朱曰左氏作傳解經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音訓先悉薦反後戶豆反）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朱曰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朱曰例即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義而發明春秋五例之所重者）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朱曰春秋多有舊史遺餘之文孔子不曾刊改則左氏略之不復為之作傳以此等皆是舊史遺文非孔子修改之要領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朱曰漢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之事亦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朱曰言左氏為文辭不迫切而其旨意却甚深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朱曰推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音訓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遙反）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朱曰因枝葉而究極根本之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朱曰言左氏富博其文以寬舒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又精華其大義以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音訓饜於豔反飫於預反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朱曰譬如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如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適洽也故學者之心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然後真有所得也音訓浸子鴆反）其發凡以言例（朱曰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體此一節說舊發例也左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朱曰仲尼作經不過因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從而脩明之耳故春秋一經之通體由此而成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朱曰自此以下至曲而暢之也此一節說新意也此言左氏作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幽隱者闡而明之所以裁制而成義理倫類者音訓闡昌善反）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朱曰皆是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春秋之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朱曰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書者有稱書曰者）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朱曰言此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例七者是新發明經中之大義也）謂之變例（朱曰以發凡是正例故知此七者為變例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朱曰又有舊史元来不書正合仲尼之意遂即以為義不復增改者）此蓋春秋新意（朱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朱曰言左氏於春秋新意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所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音訓暢勑亮反）其經無義例由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朱曰此一）

（節說經舉義例者蓋國有大事史必皆因其行事而書之左氏於此但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朱曰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朱曰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發例亦以此五者也）一曰微而顯（朱曰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微而顯者謂辭微而義顯也）文見於此（朱曰辭之所以微也　音訓　見賢遍反下同）而起義在彼（朱曰義之所以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朱曰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起義在彼也僖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起義在彼也　音訓　舍音捨）二曰志而晦（朱曰志記也晦隱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隱也）約言示制（朱曰約言記事以示法制所謂志也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也）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朱曰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說威公二年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為主會事有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

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　音訓　參七南反與音預）三曰婉而成章（朱曰婉曲其辭以成章篇）曲從義訓以示大順（朱曰屈曲回互從其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其道之大順所謂成章也）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朱曰引諸諱避及許田事以證婉而成章之說春秋以諱國惡為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以揔之也如威公元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之曰為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國朝宿之邑因創周公別廟焉祊田是鄭國湯沐之邑二邑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以祊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然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　音訓　辟音避）四曰盡而不汙（朱曰直盡其言無所汙曲　音訓　汙音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朱曰直書其事所謂盡也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汙也）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朱曰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十三年經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經書刻桓宮桷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凡此三者皆直書其事具為其文以見譏誚之意所謂盡而不汙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朱曰為惡者欲求得名而名反亡沒欲掩蓋其名而名反章露）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朱曰引四事以證懲惡勸善之說昭公三十年經書盜殺

（衛侯之兄縶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耳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亡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非命卿不嘗書名其以邑來奔求食而已不期名之著於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朱曰前言情有五此言五體者情言其意體言其狀其實一也）觸類而長之（**音訓**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朱曰謂春秋錯雜文辭以見意義文之異者義亦異焉）若如所論（朱曰今如杜預所論乃謂仲尼因魯史舊文文害者刊以正之不害者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音訓**傳平聲）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朱曰八卦各三爻錯綜重之而六爻則成六十四卦一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為一義故不可錯綜經文而成義理也**音訓**綜宗宋反）固當依傳以為斷（朱曰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為義傳蓋決知仲尼必無異義所以當依傳而斷經也**音訓**斷丁亂反）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朱曰事同文異本無他義而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所以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退不守丘明之傳（朱曰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退不能守左氏之說也）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朱曰膚淺也公羊氏穀梁氏皆有春秋傳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旨乃反引公羊穀梁淺近之說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朱曰條如木之有條貫如絲之能貫以左傳與經同條共貫也）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朱曰傳之發義皆有正例必左傳發凡言例也）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朱曰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可推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則就二傳而簡用其合義者黜去其異端者以此立說非我臆見蓋是左氏之本意也**音訓**去起呂反）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朱曰備論其可疑之處而闕其所不知）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朱曰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劉歆治左氏始引傳文解經故曰創通大義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三人皆先儒之美**音訓**駿音俊）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朱曰其後又有潁子嚴名容比於劉賈許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音訓**復扶又反下同）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朱曰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音訓**見賢遍反下同）分經

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朱曰左傳本自為一書杜預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析經文各以其傳附於本年之下）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朱曰凡經之義與傳之義各從其類以相比附）（既解經文又解傳文聚集經傳而解之故以經傳集解為名）【音訓】（比毗至反）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朱曰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土地稱號譜第謂世族圖譜歷數謂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為一書以類相從每類名為一部共四十部分而為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朱曰義例有異同者皆表顯而出之又解釋其所以異同之類以其別集諸例故以釋例為名）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

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朱曰此問孔子作春秋之早晚）文（朱曰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明文惟孔舒元公羊傳本云麟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朱曰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說左氏者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修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朱曰此又問素王素臣之說素空也謂無位而王也麟為王者至今為孔子至故知孔子為素王也）【音訓】（王于況反下王魯同）丘明為素臣（朱曰孔子修春秋為素王故知丘明傳春秋為素臣也）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朱曰此又問王魯之說何休註公羊傳於隱公元年又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此即黜周王魯之說也）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朱曰危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孫順其言即下文所謂微其文隱其義者也所以言孫者恐危言以得罪當時而為己之害也）【音訓】（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辟音避）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朱曰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秋傳止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史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曰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者也孔子言己得文王之道也）此制作之本意也（朱曰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正以文王之道自任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朱曰大皡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時孔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今世亂河不復出圖矣言世亂無明王吾道其不行已乎）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

之嘉瑞也（朱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并白虎而為五）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朱曰上無明主則是虛其應也為人所獲則是失其歸也）此聖人所以為感也（朱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所以作春秋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朱曰孔子感麟乃作春秋非易文成而致麟也既因感麟而起所以終於獲麟之一句也此以上答春秋止於獲麟之說）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朱曰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其時相接也魯爵為侯其地則廣是其位為列國也周公子伯

（禽始封於魯承周公之後者是其福祚之遺嗣也）【音訓】祚才故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音訓】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音訓】隊直類反是故因其歷數（朱曰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朱曰采周公之舊典禮經以會合成就一王之大義）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朱曰書王正月則非是黜周也於魯書公則非是王魯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朱曰言春秋之義正欲興周何嘗黜周也此以上答黜周王魯之說）若

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朱曰聖人防患必周自知無患於身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音訓】辟音避子路欲使門人為臣（朱曰此答素王素臣之說）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朱曰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之後若獲麟之後備是孔子所脩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為四叛人矣今左氏[illegible]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丘卒者其誣甚矣）【音訓】射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朱曰此又貶公羊之說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霑袍曰吾道窮矣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霑袍之泣悲吾道之窮矣）

春秋左氏傳註釋非一家杜預集解精要而或失之簡林堯叟朱申句解纖悉而頗傷於繁必須參考始會歸趣歲庚申夏五月

上命集賢殿裒輯數家之說合成一書以杜本為主林朱則删繁撮要特加附註二字入于逐節之下又採陸德明釋文林朱飜音名曰音訓以附其後若乃年上經傳兩字皆用陰字與夫年書甲子節加圈點實倣林朱之例至於十二公年首列國紀年本出林註今依大全不標姓氏以剗其煩凡此規模皆禀

宸斷於是文辭曉析節目分明不費考較而便於覽閱誠有補於後學云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一

杜氏（盡十一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伯禽始受封傳世一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周（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殺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嬀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二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

薛（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

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

莒（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姜姓大嶽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黎来来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芈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穆公立四年迎婦于晉是為穆姬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

吳（姬姓子爵自大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傳

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附註】林曰元大

也嘉耦曰妃【音訓】妃芳菲反【註】適本又作嫡）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音訓】【註】姪直結反兄女也娣大計反如弟也媵以證反又繩證反）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音訓】【註】禎音貞為桓于嬀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太字皆作大後大子皆放）

（以為經于嫣反後凡為經為傳張本起本之例皆放此）

【經】元年【己未】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附註】林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其曰元年春王正月者謂之發元居正告朔朝王其義皆通無事而書春王正月者無事必書首時者謹始也【音訓】朝直遙反【圖】）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城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附註】林曰此私盟之始【音訓】父音甫凡人名字皆放此蔑亡結反【圖】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附註】林曰鄢鄭地【音訓】鄢音偃【圖】不弟音悌又如字儁音俊滎户扃反本或作榮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附註】林曰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音訓】咺吁阮反賵芳鳳反）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附註】林曰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音訓】【圖】與音預睢音雖）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附註】林曰此私交之始【音訓】祭側界反傳祭仲同【圖】使如字又所吏反）

○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音訓】斂力驗反見賢遍反【圖】）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音訓】林曰隱公將讓國於桓公故假攝君事也【音訓】【圖】見賢遍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註】林曰及者內為主也）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

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音訓】【圖】獎將丈反）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音訓】好呼報反【圖】與如字又音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音訓】費音祕【圖】郁於六反放甫往反）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附註】林曰姜申姓武姜從夫謚朱曰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音訓】【圖】宛於元反）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

（之鄂侯【音訓】共音恭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圖】鄂五各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附註】林曰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非也如此當書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生之難是也此當為難生故武姜困而後寤【音訓】惡烏路反）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附註】林曰亟數也【音訓】亟欺冀反）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附註】朱曰武姜請於莊公欲封叔段於制【音訓】為于偽反）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滎陽縣【附註】朱曰虢仲虢叔皆王季之子一封東虢一封西虢也【音訓】【圖】復扶又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音訓】大音泰）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附註】林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音訓】【圖】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音訓】參七南反又音三）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附註】朱曰今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君將不堪（【附註】朱曰言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國之害莊公必不堪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音訓】焉於虔反辟音避）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附註】林曰言武姜何厭足之有不如早為區處使得其所【音訓】厭於鹽反）無使滋蔓蔓難圖也（【附註】林曰無使叔段之惡如草之滋長蔓延及至蔓延難為圖謀【音訓】蔓音萬）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音訓】斃婢世反【圖】踣蒲北反）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附註】林曰令屬鄭之邑兩屬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附註】林曰言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欲與大叔臣請事之（【附註】朱曰君若欲以鄭國傳於叔段則我請事叔段以為君也）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音訓】廩力錦反）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附註】林曰言不義之人不為衆所親暱【音訓】暱女乙反）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音訓】完音桓）繕甲兵（【附註】林曰繕治其甲冑與兵器【音訓】繕市戰反）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音訓】卒尊忽反乘繩證反下同）將襲鄭（【附註】林曰無鍾鼓曰襲將掩鄭國之不備）夫人將啓之（啓開也【附註】林曰夫人即武姜將開段而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附註】林曰二百乘盖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音訓】難乃旦反）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音訓】寘之豉反）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附註】林曰潁谷即城潁之谷）聞之有獻於公（【附註】林曰獻者卑奉尊之辭或以計謀或以時物皆曰獻）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遺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盖古賜賤官之常【附註】林曰食公所賜之食而舍置其肉味【音訓】舍音捨遺唯季反下同【音訓】啜川悅反華戶化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音訓】繄烏兮反又烏帝反）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音訓】語魚據反）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附註】林曰闕掘也若掘地及

泉水之處即是黃泉隧地中道也【音訓】闕其月反隧音遂下同）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附註】林曰大隧之中想當時所賦之詩今無存不可復考朱曰莊公入隧道見武姜乃作詩而歌之其辭略曰大隧之中云云其樂也融融此句亦詩中要語【音訓】樂音洛下同）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附註】林曰大隧之外想亦當時武姜所賦之詩朱曰莊公與武姜出隧道又作歌詩其辭略曰大隧之外云云其樂也洩洩此亦詩中要語【音訓】洩音曳）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附註】朱曰按傳文所稱君子曰者蓋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為論斷然其言多淺陋不能斷之以正大之理後凡君子曰君子謂皆放此）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附註】林曰施猶廣也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音訓】施以豉反又式智反）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附註】林曰孝子之心無有窮匱長以己之孝誠錫及其儕類皆為孝也【音訓】匱其位反）○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附註】林曰一舉兩事皆非禮故名咺示貶）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附註】林曰中國廣大不七月不足以盡遠人之情）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附註】林曰五月

（而葬殺於天子同方嶽之盟其地漸近故五月可至不言畢至不至無所拘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訓】【註】稱尺證反）【音】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音訓】【註】上時掌反諒音亮又音良闇如字）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訓】【註】莞音官見賢遍反下三見同）【音】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附註】林曰蜚盖食苗虫之屬【音訓】蜚扶味反【註】蠜音煩又音盤）○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音訓】敗必邁反敗他也後放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為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附註】林曰臨臨棺而哭）惠公之薨也有宋師（【附註】林曰敗黃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附註】林曰桓公幼少葬禮有所闕少【音訓】少詩照反）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于策）

（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音訓】【註】朝如字）○鄭共叔之難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附註】林曰為公孫滑伐鄭報仇【音訓】為于偽反）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附註】林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音】【訓】【註】陝失冉反）請師於邾（【附註】林曰鄭請濟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附註】林曰二事以見大夫專擅之端）○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附註】林曰以王臣無王命而私交於魯王室事可知矣）○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音訓】衆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附註】林曰謂經不書衆父卒日蓋傳者釋經有書日書月書時之例【音訓】與音預）

【經】二年【庚申】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附註】林曰此外交之始也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異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音訓】【註】氐都兮反種章勇反濟子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

（稱人不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附註】林曰此入國之始也【音訓】向舒亮反▣譙在遙反亢音剛又苦浪反侍子匠反）○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附註】林曰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音訓】駭戶楷反）○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附註】林曰唐魯地此盟戎之始也【音訓】▣與音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音訓】繻音須▣為于偽反下為魯同）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附註】林曰此外特相盟之始也【音訓】▣解如字又戶買反好呼報反）○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鄭人伐衛（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附註】林曰伐天子之權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一而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附註】林曰姜向女姓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其父母之國）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傳言夫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按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放此【音訓】還音旋後皆同）○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音訓】庈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音訓】復扶又反）○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音訓】食本或作蝕▣量音亮）○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音訓】▣即傳直專反）○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附註】林曰賻助喪之物此來求之始【音訓】賻音附▣共音恭本又作供令力呈反復扶又反）○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

（年）〇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附註】林曰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為之也）〇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而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音訓】【註】為于偽反惡烏路反）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〇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音訓】祔音附）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音訓】為于偽反【註】見賢遍反）〇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附註】朱曰此亦推言其事之所由始也）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音訓】【註】復扶又反任而鴆反後不音者皆同）鄭伯怨王（【附註】朱曰此鄭伯指莊公也）王曰無之（【附註】朱曰平王紿曰我無此意）故周鄭交質（【附註】朱曰平王恐莊公不信故交質

其子以堅其約【音】【訓】質音致下同）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附註】林曰忽鄭莊公子）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音訓】畀必二反與也）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附註】朱曰祭足即祭仲也【音訓】【註】芟所銜反）周鄭交惡（兩相疾惡【音訓】惡去聲）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附註】林曰言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以子交質何益於事）明恕而行（【附註】林曰明則彼此相知恕則彼此相諒）要之以禮（【附註】林曰要結之以上下大小之禮節【音】【訓】要於遙反）雖無有質誰能間之（【音訓】間去聲）苟有明信（【附註】朱曰誠使此心明白而信實）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附註】朱曰毛即下文所謂菜也【音訓】谿苦兮反沚音止）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音訓】薀音蘊【註】蓱蒲丁反皤蒲多反）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音】【訓】筥音莒錡其綺反）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音訓】潢音黃汙音烏潦音老）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音訓】焉於虔反【註】約如字又於妙反）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

（可以共祭祀也【音訓】葦于鬼反泂音迥【註】共音供）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附註】朱曰愚按周天子鄭諸侯左氏不當並稱周鄭又不當曰結二國之信周亦不當與保國交質【音訓】【註】行下孟反）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附註】林曰求賻以葬王室事可知已）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附註】林曰孔父嘉孔子六世祖也）而屬殤公焉（【附註】朱曰屬謂付託於孔父使立為君也【音訓】屬音燭殤音傷）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音訓】舍音捨與如字一音余）寡人不敢忘君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

雖死亦無悔焉（【附註】林曰亦無愧悔於先君之前）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音訓】馮皮冰反）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附註】林曰若我棄遜讓之德不與殤公是廢宣公舉賢之意也豈曰能賢於人）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音訓】令去聲）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附註】林曰此言宣公以義制命能使其子任荷天祿合此詩之義也朱曰愚按宣公子遜國於弟而使之遜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殤公遇弒在桓公二年【音訓】荷上聲【註】任音壬稱尺證反傳直專反）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附註】林曰尋盟脩好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附註】林曰鄭莊公之車仆于濟水【音訓】僨弗問反）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附註】林曰莊姜從夫謚也朱曰此亦推言其事之始也妹女弟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音訓】為于為反）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音訓】嬀音歸）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音訓】嬖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附註】朱曰惡州吁恐其為亂【音訓】好呼報反禁居鴆反一音金惡烏路反）石碏諫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附註】朱曰義以方外所以制事之宜也【音訓】碏七略反）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附註】朱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佚上淫謂嗜慾過度泆謂放恣無藝四者邪之所從來也【音訓】泆音逸）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四者皆自外至故曰來）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附註】林曰得君寵愛而不驕矜已驕而能自降其心猶降其心而不怨憾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者少矣【音訓】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胡暗反眕音軫鮮息淺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音訓】少詩照反長丁丈反間去聲）淫破義所謂六逆也（【附註】林曰以庶孽之賤而防害嫡長之貴以卑少而陵犯尊長以疏遠而離間親近以新進而離間者舊以小國而加兵大國以淫慾而破壞義理此六者皆逆天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附註】林曰君能制命為義此六者皆順天理）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音訓】去起呂反下同）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不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附註】林曰石厚不聽）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音訓】註先）

（惡薦反）

【經】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幷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還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附註】林曰此伐國取邑之始【音訓】杞音起【註】易以豉反雍於用反）○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附註】林曰此特相遇之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附註】林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附註】林曰此大夫專將之始於是翬得兵而稍至於弒君【音訓】翬音輝【註】強其丈反去起呂反）○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附註】林曰於是州吁不稱公子石碏得書人討賊之義著矣【音訓】濮音卜）○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附註】林曰桓公弟宣公立）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

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来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附註】林曰因衛亂而簡其禮以相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音訓】【諺】復扶又反下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附註】林曰敝邑衛自謂言以衛國之賦調與陳蔡之兵從宋【音訓】從才用反【諺】調徒吊反）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蔡今汝南上蔡縣）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音訓】衆音終）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附註】林曰治絲之道以和緩為先棼猶紛也若棼之益見亂而難治和民之道猶是【音訓】棼音焚【諺】縕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附註】朱曰阻恃也言恃其兵威而安於殘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附註】林曰若不戢止將自焚其身【音訓】戢側立反）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附註】林曰用其民以爭戰朱曰又以刑威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附註】（朱曰令善也德可和民而州吁不務之亂不可和民而州吁乃作亂以圖成事必不能免於討也）○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来乞師（乞師不書非例）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不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附註】朱曰若能朝覲天子得其寵命乃可安也【音訓】覲其靳反見也）曰何以

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附註】林曰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應書諡蓋左氏追書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音訓】朝直遥反後不出者皆放此）厚從州吁如陳（【附註】林曰如往也）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音訓】褊必淺反一音必殄反耄音冒）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音訓】涖音利又音類）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附註】林曰右宰官名醜衛臣）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附註】朱曰宰家臣也獳羊肩宰之姓名【音

（【訓】獳奴侯反）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弒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附註】林曰伸君臣之大義而滅父子之私親合於古語大義滅親之說【音訓】惡烏路反與音預）○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音訓】邢音刑國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癸亥】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附註】林曰棠魯地）○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音訓】郕音成國名【增註】將子匠反）○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宮【音訓】【增註】為別于偽反）○郲人鄭人伐宋（郲主兵故序鄭上）○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為災故書【音訓】螟音冥）○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音訓】彄苦侯反）○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附註】林曰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僖之前書之）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音訓】魚者本亦作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

軌物者也（【附註】林曰軌法也物采也可法謂之軌可采謂之物言君之所為將納民於可法可采之中）故講事以度軌（【附註】林曰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非苟然而講事【音訓】度徒洛反一音如字）量謂之軌（【附註】林曰此申明軌字之義合度量而後謂之軌【音訓】量去聲）取材以章物（【附註】林曰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非苟然而取材）采謂之物（【附註】林曰此申明物字之義可采飾而後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音訓】亟欺冀反）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音訓】蒐音搜獮息淺反說文作獮狩手又反【增註】索素百反孕以證反為苗于偽反）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附註】林曰古者藏兵於農故四時之田皆於衆事之間隙恐其妨農）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音訓】【增註】復扶又反）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附註】朱曰歸則告至於宗廟因而飲酒也【音訓】數所主反）昭文章（車服旌旗【附註】林曰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附註】林曰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此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附註】林曰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治是也【音訓】【增註】行户郎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附】林曰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音訓】少詩照反長丁丈反）

習威儀也（【附註】林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附註】林曰不足登於俎以共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附註】林曰有毛曰皮去毛曰革小齒曰齒頷上大齒曰牙翼上長毛曰羽）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音訓】射食亦反）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音訓】皁才早反隸音麗【睪】猥烏罪反）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音訓】【睪】行下孟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音訓】【睪】捕音步一音博）僖伯稱疾不從（【音訓】從才用反）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音訓】【睪】竟音境）〇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附註】林曰晉亂分為二故以翼與曲沃別之）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〇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難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〇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

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於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音訓】燕音煙）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附註】林軍其前攻其翦也縱與盧戎兩軍之鄭子罕當軍之皆此義也【音訓】洩息列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音訓】曼音萬）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附註】林曰制人曼伯子元之軍也不虞不料度也）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附註】林曰不備衆不虞度不可以行師）〇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附註】林曰西虢君仕于王朝者也）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〇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音訓】【睪】父音甫）〇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附註】朱曰禮諸侯無二娣不應立廟故曰宮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附註】朱曰八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也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

（也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之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音訓】佾音逸）○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附註】林曰敝邑邾自謂道向導也）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附註】林曰鄭莊尚為王卿故得用周師）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音訓】郛音孚）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附註】林曰來魯告受伐）公聞其

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音訓】使所吏反）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音訓】難乃旦反）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自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六年【甲子】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附註】林曰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音訓】渝羊朱反）○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附註】林曰艾齊地此齊魯交好之始）○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此）○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音訓】易以豉反傳同）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不使者失辭公怒而止絕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附註】林曰更成言變更而為平成【音訓】【諺】使所吏反）○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

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之大夫【音訓】頃音傾【諺】長丁丈反下文同）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錄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翼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音訓】【諺】復扶又反）○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音訓】【諺】好呼報反）○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附註】林曰大獲俘馘）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音訓】【諺】佗徒何反人名皆同）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附註】林曰宋衛大國）

（實可畏難【註】難乃旦反）鄭何能為（【附註】林曰鄭小國何能為害）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附註】林曰此言陳桓公不許鄭成是失善機而長惡念）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音訓】悛音銓）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音訓】燎音療鄉許亮反）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音訓】【註】撲普卜反）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音訓】任音壬）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附註】林曰見惡非獨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音訓】去起呂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

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附註】朱曰如此則惡之不長如草之不復生也善惡無兩立之理惡者不長則善者伸也【音訓】信音申）○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附註】林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五穀不熟曰饑【音訓】饑音飢為于偽反糴音狄見賢遍反【註】）○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

曰晉鄭焉依【音訓】焉如字【註】雍於用反左右音佐佑）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蔑（蔑至也【附註】林曰厚善撫鄭以勸獎諸侯來朝猶恐諸侯之不至【音訓】蔑莫結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乙丑】春王正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音訓】【註】沛音貝）○夏城中丘（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附註】林曰此書城之始也【音訓】【註】沂魚依反）○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附】【註】林曰此齊聘之始也）○秋公伐邾（【附註】林曰此伐邾之始也）○冬

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附】【註】林曰周聘之始【音】【訓】凡本作汎音凡）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譏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附註】林曰此戎患之始也【音訓】【註】使所吏反見賢遍反暴蒲報反陳直覲反）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睦故曰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

皆當書於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見此二句他皆放此【附註】林曰經常也謂之常禮）○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附註】林曰夏非城築之時妨農事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音訓】為于偽反【國】援于眷反復扶又反）○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以詣公府卿寺【附註】林曰弗賓弗以賓客之禮待戎）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

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附註】林曰服虔曰如而也蓋歃血而忘之【音訓】歃音霎忘亡亮反）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附註】林曰言五父必不免於禍不籍盟歃以為重）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揔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音訓】涖治直吏反）○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附註】林曰忽三年為質於周【音訓】妻七計反）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經】八年【丙寅】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附註】林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祭盟也【音訓】【國】句古侯反）○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音訓】宛音苑祊音崩）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諸侯同盟稱名者非惟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音訓】【國】見賢遍反）○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雖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

皆備故【音訓】【國】與音預下不與同）○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附註】林曰此參盟之始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附註】林曰此好莒之始吾君弱會外大夫始此）○螟（無傳為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鄭伯請釋泰

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来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嫌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音訓】泰如字東嶽▣復扶又反欲為于偽反）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扵且遂畀反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

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附註】林曰娶妻本為繼宗守祀計今誣其祖則不為祖宗所祐何以能生育乎【音訓】鍼其廬反誣亡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温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音訓】▣與音預）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附註】林曰鄭莊因齊僖在周地故以齊朝王【音訓】▣背音佩）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音訓】好呼報反）

○冬齊侯使来告成三國（齊使冬来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恵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附註】林曰言齊僖解釋三國相圖之患使三國不相攻戰以安集其民人）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附註】林曰謚死者易名之稱也族氏也羽父為無駭請謚及為其子請族氏於君也）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為諸侯）以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音訓】▣汭如銳反）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附註】林曰因其所封地名為之族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

氏也【音訓】胙才故反報也）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附註】林曰謂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為族若晉之士氏中行氏之類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音訓】▣稱尺證反）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經】九年【丁卯】春天王使南季来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音訓】電徒練反雨于付反）○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音訓】挾）

（音叶）○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瑯琊華縣東南）【音訓】【註】（華戸化反）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附註】（林曰經書大雨震電傳言霖以震見自此連綿雨霖且震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音訓】【註】（共音恭本亦作供）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音訓】【註】（說音悅）公怒絕宋使【音訓】（使所吏反）○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音訓】【註】（復扶又反）○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附註】（林曰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故鄭告伐宋而齊僖公會魯以謀之）○北戎侵鄭【附註】（林曰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也）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附註】（林曰懼車戰難於進退為步兵之所侵突）【音訓】（軼直結反又音逸）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附註】（林曰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瑕無剛易退則可以致敵之追躡）君為三覆

以待之（覆伏兵也）【附註】（朱曰言先伏兵三處以待戎之逐我）【音訓】（覆扶又反下同）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附註】（林曰言戎兵輕易而不整其行伍戎性貪利而不相親附）【音訓】（輕遣政反）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附註】（林曰戎人之在前者見有所獲必務先進此言勝不相讓）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附註】（林曰乃可以快志於戎朱曰如此然後可以解患）【音訓】（逞勅領反）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音訓】（聃他甘反又乃甘反）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附註】（林曰衷戎師伏兵橫擊戎師之中第一伏擊其前祝聃與第二伏擊其後弁第三伏擊其中戎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朱曰衷戎師謂戎兵在三伏兵之中也）【音訓】（衷去聲又音忠殪音翳）【註】（處昌慮反）戎師大奔（後殿軍不復繼也）【音訓】【註】（注丁住反）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音訓】【註】（令力呈反要於遙反）

【經】十年【戊辰】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鄭

（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音訓】【註】去起呂反）○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音訓】菅音奸【註】陳直覲反）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附註】林曰郜防宋二邑鄭入之以歸于我也鄭取郜防歸于我不書鄭讓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鄆田歸于我不書晉讓不在晉也【音訓】郜音告又工竺反）○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從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音訓】【註】易以豉反）○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序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附註】朱曰以二邑歸魯故曰以勞王爵【音訓】勞力報反【註】餼許氣反）○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附註】林曰三國不會伐宋蓋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于諸侯故曰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附註】林曰伐宋還入鄭之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音訓】【註】稱尺證反）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附註】林曰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己巳】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附註】林曰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音訓】【註】郲音來釐音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音訓】【註】與音預還音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附註】林曰滕薛同為侯爵故爭為長【音訓】長丁丈反下同）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附註】朱曰言我祖為周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附註】林曰辱臨朝于魯君）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於之【音訓】度大洛反）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附註】林曰此言周家宗室有盟誓之事皆先同姓而後異姓）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例也【音訓】任音壬）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附註】朱曰貺賜也言薛君來我國是有賜於我寡人也）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受兵于大宮（大宮鄭祖廟【附註】林曰授兵賦車馬也蓋授兵車于祖廟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而奉還廟之主以行【音訓】大音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音訓】閼音遏）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附註】林曰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輈而走【音訓】輈張留反）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音訓】逵音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

許（傅於許城下【附註】林曰傅附也【音訓】傅音附）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音訓】蝥音矛弧音胡）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音訓】射食亦反下同【註】隊直類反）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附註】林曰徧麾蝥弧之旗而呼【音訓】麾音揮又許偽反呼火故反）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音訓】共音恭本亦作供下同）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音訓】與音預）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附註】林曰言居許東偏以見不全得國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音訓】億於力反）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附註】林曰使叔段寄食於四方之國【音訓】餬音胡【註】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附註】朱曰得善終而葬于地下）天

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附註】林曰言寧止此許叔居許東偏許莊公復返國而奉其社稷之祭祀朱曰言異日復奉許之社稷者寧非此許公乎【音訓】復扶又反又音服）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附註】朱曰許公復國之後若我鄭國有所請求於許爾許於鄭當如舊日姻戚不可踈外也【音訓】媾古豆反【圖】重直龍反）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附註】朱曰汝當固守其國毋使其他族頻處於此地以相逼害與我鄭國爭許國之地也【音訓】逼音必處上聲下同）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附註】朱曰設使他族處此以與我爭則我之子孫將顛覆危亡救之不暇何暇餘禋祀許之山川乎【音訓】覆芳服反禋音因【圖】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音訓】為于偽反圉音語）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附註】朱曰而汝也【音訓】賄呼罪反亟音棘急也）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附註】朱曰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於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音訓】大音泰）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

能與許爭乎（【附註】朱曰此言公孫獲不可久居之意【音訓】厭於鹽反）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附註】林曰言禮之用經理其國家安定其社稷教民長幼尊卑之序為後嗣萬世無彊之利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附註】朱曰言許亂無刑政故鄭伐之聽服罪而不取其國【音訓】舍音捨）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附註】林曰度許德之厚薄而處之度鄭力之強弱而行之【音訓】度待洛反下同量音良下同）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音訓】相息亮反累去聲）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附註】林曰豭牡豬也【音訓】卒尊忽反豭音加行戶剛反詛側慮反【圖】令力呈反）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附註】林曰臣下不懷德畏威是以及邪僻之行【音訓】邪似嗟反）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音訓】鄔烏古反【圖】緱古侯反）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音訓】蔿羽委反邘音于）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音訓】【圖】沁七浸反）絺（在野王縣西南【音訓】絺勑之反）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音訓】樊扶袁反）隰郕（在懷

（縣西南【音訓】隰音習郲音成）攢茅（在脩武縣北【音訓】攢才官反）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音訓】向音尚軹音紙）盟（今盟津【音訓】盟音孟）州（今州縣）陘（闕【音訓】陘音刑）隤（在脩武縣北【音訓】隤音頹）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攢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音訓】已音紀）○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音訓】竟音境）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附註】朱曰楚滅息見莊公十四年傳）不度德（鄭莊賢）

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犯五不韙（韙是也[illegible]【音訓】韙音[illegible]）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喪息浪反）○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illegible]）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音訓】傳直專反）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音訓】否音鄙又如字）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

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附註】朱曰羽父度公欲終據其位故請殺桓公【音訓】大音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音訓】為于僞反少詩照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音訓】菟音徒裘音求父音甫復扶又反）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附註】林曰以隱公[illegible]從而懼禍及己反[illegible]隱公於桓公謂隱將殺桓）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illegible]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主祭【附註】林曰祈禱於尹氏所主祭鍾巫之神【音訓】賂音路巫亡夫反）遂與尹氏

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音訓】齊側皆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音訓】寪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illegible]氏而復不能正法[illegible]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簒[illegible]故喪禮不[illegible]）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二

杜氏（盡十八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桓公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弑兄自立史記亦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桓王九年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莊公三十三年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illegible]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櫟桓十七年昭公弑立子亹桓十八年齊[illegible]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僖公二十年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殤公九年魯桓公二年殤公弑莊公馮立）

晉（**翼**哀侯七年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曲沃**（武公五年）

衛（宣公八年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桓侯四年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桓公四十六年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詳見隱公元年）

陳（桓公三十四年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武公詳見隱公元年）

薛（詳見隱公元年）

莒（詳見隱公元年）

邾（儀父詳見隱公元年）

許（許叔詳見隱公元年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詳見隱公元年）

楚（武王三十年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註）

秦（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庚午**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附註**林曰春秋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音訓**[illegible]好呼報反令力呈反）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附註】林曰脩隱公之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音訓】復扶又反）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附註】林曰周公祊二事也【音訓】為于偽反）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音訓】見賢遍反）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附註】林曰拜謝于越之盟【音訓】【註】使所吏反）○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音訓】華戶化反氏也後皆同督音篤）目逆而送之（【附註】林曰目逆其來而送其去）曰美而豔（色美曰豔【音訓】豔音艷）

【經】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附註】林曰弒君之禍接迹天下蓋於是始）○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音訓】大音泰）○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不地曰入【音訓】帥所類反）○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附註】林曰此書至會之始）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音訓】為于偽反註除為會一字並同【註】惡烏路反婉於阮反）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附註】林曰宋之民皆不堪殤公爭戰之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附註】林曰司馬主兵之官【音訓】【註】數音朔）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齊陳鄭皆有賂

故遂相宋公（【附註】朱曰華督弑君恐諸侯之討己故親鄭而賂四國也）（【音訓】相息亮反下註傳相同）○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附註】朱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益彰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逆令者止絕也）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音訓】【註】音張慮反後不音者同稱尺證反）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附註】林曰越席結草爲席也【音訓】越音活）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附註】朱曰不致不和五味也）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音訓】粢音咨食音嗣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糳子沃反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音訓】袞古本反黻音弗珽音挺【圖】韠音必簿步古反持簿手版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附註】朱曰幅謂幅束其脛自足至膝也【音訓】幅音逼舄音昔【圖】縢徒登反複音福）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音訓】紞多敢反紘音宏綖音延【圖】而上時掌反）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音訓】率音律鞞音丙鞛布孔反【圖】藉在夜反削音笑）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帚【音訓】鞶音盤游音留【圖】膺於陵反索悉各反）

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附註】林曰此上衣下裳之飾【音訓】黼音甫【圖】戾力計反）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音訓】比并是反）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旗動皆有鳴聲【音訓】鍚音揚鈴音零【圖】鑣彼驕反）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音訓】旂勤衣反）夫德（【附註】朱曰總上文昭德之事而言之）儉而有度（【附註】朱曰儉謂昭其儉也有度謂昭其尊卑之制度也）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附註】朱曰謂昭其數也尊者登其數卑者降其數也）文物以紀之（【附註】朱曰謂昭其文昭其物所以紀綱其德也）聲明以發之（【附註】朱曰謂昭其聲昭其明所以發揚此德也）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附註】林曰不敢變易國家之紀綱法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附註】朱曰百官之所以失德而曰邪者蓋由人君受賂而孛違彰著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音訓】雒本亦作洛【圖】郟古洽反鄏

（音辱）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附註朱曰其何以臨照百官乎）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附註朱曰臧孫達即哀伯也）○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音訓舍音赦）特相會往来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来稱會成事也（成會事音訓參七南反一音三上時掌反）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音訓名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附註林曰義者宜也名字以制其宜也朱曰夫命子之名必因其字而取其義）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附註朱曰己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政必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附註朱曰耦匹也音訓耦五口反）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偃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音訓替他計反註少詩照反）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

（公孫為傅相音訓欒力官反）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附註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等第降殺此皆本大而末小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音訓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初危反註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所界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音訓覬音冀覦羊朱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

（而在向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附註林曰啓曲沃伐翼蓋開而導之也）

經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音訓嬴音盈）○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附註林曰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音訓▣約如字又於妙反）○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盡也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音訓讙呼端反▣蛇以支反）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附註林曰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附註林曰下隰曰隰音訓汾扶云反）驂絓而止（驂騑馬附註林曰蓋哀侯驂絓於木而止音訓驂七南反絓音卦▣騑芳非反）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音訓▣殉似俊反）○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音訓▣介音界）○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附註林曰以加禮於先君之遺體）公子則下卿送之（附註林曰公所自生之女降姊妹二等）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謚敦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

（人稱之）○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附註】林曰萬芮伯名姜母之姓以芮伯內寵外寵皆非賢德之人逐芮伯【音訓】芮如銳反惡烏路反）

【經】四年【癸酉】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音訓】糾居黝反）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辭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音訓】鮑步飽反）○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附註】林曰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音訓】從如字又才用反）○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附註】林曰書大雩之始【音訓】雩音于【[illegible]】見賢遍反）○螽（無傳蚣蝑之屬為災故書【音訓】螽音終【[illegible]】蚣相容反蝑相魚反）○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音訓】免音問）公

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附註】林曰假朝禮將以襲紀紀人知其詐）○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附註】宋曰隱公三年周人將畀虢公政八年虢公作卿士于周至是王盡以政與虢不使莊公復知王政莊公積恨不復朝桓王）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音訓】將子匠反下同）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附註】林曰請為左軍結方陳【音訓】拒俱禦反下並同【[illegible]】陳直覲反下之陳同）為右拒

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附註林曰顧見陳奔必驚而亂音訓卒尊忽反）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附註林曰蔡衛固將先王卒而奔敗）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為右拒（曼伯檀伯音訓曼音萬）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音訓麗音離縫扶容反註乘繩證反）戰于繻葛（繻葛鄭地音訓繻音須）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音訓旝音檜註麾許危反）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音訓射食亦反中丁仲反）祝聃請從之（附註朱曰欲追王也）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還音訓隕羽敏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附註朱曰愚按莊公以不朝見討不知服罪請命敢抗王師至於射王中肩其無君不道甚矣杜注乃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毋乃未之思歟音訓勞力報反）○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

（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音訓註重直用反）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音訓蟄直立反註正音征）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音訓註宿音秀為于偽反）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虫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音訓度待洛反復音服註難乃旦反）

經六年乙亥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音訓寔音植註省所景反）○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秋八月壬午大閱（齊為大閱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附註林曰書大閱之始音訓閱音悅）○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在莊二十二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

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寔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附註】朱曰隨姬姓國侯爵）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附註】朱曰求成求與之平也【音訓】薳于委反）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附註】林曰楚軍於瑕以待隨之報【音訓】瑕下加反）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成也【附註】朱曰董成如涖盟也謂兩君不相見而使人往臨之【音訓】少詩照反）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鬭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附註】林曰我失策而使之然朱曰漢水名【音訓】鬭比音彼）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附註】林曰彼諸侯則恐懼而協心以謀禦我之策故難離間其心此楚之失策【音訓】間去聲）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音訓】張豬亮反一音如字）小國離楚之利也（【附註】林曰小國離心則隨勢孤而無援此楚國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附註】林曰隨少師之心素自侈大請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以張大小師之心使忽楚【音訓】羸劣追反）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音訓】率音律且子餘反）鬭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附註】林曰毀其軍

容而納少師蓋少師來楚師董成故藏楚精兵以示羸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附註】朱曰言楚勢方盛乃天授之）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附註】林曰小國有道大國淫虐無道）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附註】林曰祝太祝太史皆主祭）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音訓】矯居兆反）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音訓】牷音全腯音突粢音咨盛音成下同）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附註】林曰先養人民使之成就而後致力於事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大也【附註】朱曰言告於神以博碩肥腯者蓋緣民力之普徧安存所以能如此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音訓】蕃音煩瘯音族蠡力果反又音羅【註】疥音界癬息淺反說文云乾瘍）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附註】林曰言黍稷絜淨而在器豐厚）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三時春夏秋附註林曰謂其政不害農時春夏秋無有災害使得盡力耕斂故和氣致祥而年穀豐登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附註林曰言有嘉善敬謹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附註林曰此言牲粢盛酒醴之所以馨香者上下皆無讒說[illegible]慝之於所以馨香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此即無讒慝也音訓[illegible]聞音問又如字）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附註朱曰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教而使民有常心）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附註朱曰親其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九族而使家道可和然後致力於神而竭精意以享之）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附註朱曰民為神之主民心不和是鬼神無主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附註朱曰君之享神雖獨豐厚神將吐之必不降福也）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附註（林曰為八年楚伐隨張本）○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附註林曰大良少良二帥名音訓二帥所類反少詩照反）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illegible]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附註朱曰愚按詩鄭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又按左氏曰善自為謀其載祭仲之言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與詩序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敗論是非也惟東萊云忽得之於辭而失之於微弱使其不辭而娶文姜則拉幹之禍不在魯而在鄭識我是言也）○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

（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音訓】食音嗣【註】弧音胡射食亦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附註】林曰公與文姜及同宗之婦命之名也【訓】【註】作才故反）【音】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附註】林曰若唐叔虞魯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故曰以名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附註】朱曰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國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不以官（【附註】林曰不以本國官職之號為名）不以山川（【附註】林曰不以本國山川之名為名）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訓】畜音嗅）【音】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附註】林曰人死曰終朱曰既有諱法則命名之後終必諱之而不敢道也【音訓】【註】舍音捨）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附註】林曰廢名不諱朱曰以國為名則終諱其國之號是廢其國名也）以官則廢職（【附註】朱曰以官為名則終諱此官之號是廢其官職也）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附註】林曰國主山川令以山川為名公改其山川之名是廢主）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附註】朱曰以六畜為名則不敢用此牲以祭是廢祀禮也）以器幣則廢禮（【附註】朱曰以器幣為名則不敢用此器幣以行禮是廢其禮也）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附】【註】朱曰此司實事以登之）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音訓】【註】敖五羔反）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經】七年【丙子】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揔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音訓】【註】筑音逐）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音訓】【註】辟本又作僻）○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音訓】背音佩）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附註】林曰盟向之民不欲從鄭故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附註林曰以計誘而殺之非用兵也）

經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中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音訓[illegible]復扶又反見賢遍反）○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夏五月丁丑烝（無傳）○秋伐邾（無傳）○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音訓雨于付反）○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附註林曰祭公來不稱王使王未有成命也遂專也是故書遂始於此）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附註林曰伯比告楚子言前年張隨之計可行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附註林曰欲以求隙討隨也）黃隨不會（黃國今弋陽縣）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音訓下遐嫁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附註林曰欲使隨人怒楚之不怒而楚人不直其君亦有怠心也朱曰下之則楚師怠不許則我師怒彼怠我怒則可戰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遙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附註朱曰季梁又言楚國之法以左為貴蓋夷狄之俗如此若左社之類是也）君必左（君楚君也附註朱曰言楚君必在左軍則左軍

皆精兵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附註林曰偏師敗楚師之衆乃有攜貳之心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隨及楚平（附註朱曰既敗而服楚請和也）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illegible]少[illegible]獲而死音訓去起呂反）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音訓緡音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戊寅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仲父母之尊）○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音訓射音亦又音夜）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音訓[illegible]爲于僞反）○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音訓好呼報反）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鄾人攻

而奪之幣（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 音訓 鄾音憂）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鬭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鬭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 音訓 衡如字一音橫陳直覲反又如字北如字一音佩）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也 附註 林曰民逃其上曰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酒始獻也）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音訓 施色豉反）

經十年己卯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葬曹桓公（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音訓 證 中如字一音丁仲反）○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音訓 證 惡烏洛反又烏路反）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音訓 詹章廉反）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附註 林曰詹父有曲直之辭訴於王王右詹父故以師助詹父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四年圍魏所執者）○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 附註 林曰虞姬姓國公爵周大王之子仲雍之後周武王封之于虞）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 音訓 焉於虔反賈音古）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 音訓 厭於鹽反）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闕 音訓 共音洪一音恭）○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附註 林曰郎魯地）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附註 林曰魯以周五等之爵班鄭在後）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音訓 證 見賢遍反）

經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附註**林曰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戚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于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附註**林曰此書執之始文遂祭仲故不言鄭）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附註**林曰此書奔衛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以突為篡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附註**林曰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譏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音訓**折之設反又市列反）○公會宋公于夫鍾（無傳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無傳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音訓**闞口暫反）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附註**林曰屈瑕楚大夫將也師盟之**音訓**屈居勿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音訓**鄖音云騷音蕭又音騷絞音絞蓼音了本或作鄝同）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音訓**敖音遨）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音訓**度待洛反）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音訓**濟箋計反）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

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音訓**援於眷反）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音訓**亹亡匪反）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音訓**為公于偽反）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音訓**雍如字女尼據反姞其吉反又其秩反）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

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
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辛巳】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illegible]宋[illegible]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illegible]十一年與[illegible]大夫盟於折不書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音訓】父音甫地名有父字者皆同）○丙戌衛侯晉卒

（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音訓】【圈】重直用反）○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illegible]重書戰[illegible]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illegible]允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音訓】【圈】見賢[illegible]陳直覲反）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illegible]莒[illegible]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illegible]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illegible]不平【音訓】句音鉤瀆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

戰焉宋無信也（【附註】林曰言宋既許魯來會而中背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illegible]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illegible]數盟則情疏情疏而[illegible]結故云長亂【音訓】長丁丈反【圈】數音朔）○楚伐絞軍其南門（【附註】林曰屯軍以攻絞之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illegible]則寡謀（【音訓】輕遣政反）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illegible]也樵薪也【附註】朱曰行軍之法別有[illegible]以供采樵之役史使正軍扞衛以往【音訓】[illegible]扞戶旦反）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音訓】覆扶又反）大敗之

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附註】[illegible]曰言涉者深厲淺揭非以[illegible]濟也）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illegible]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illegible]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附註】[illegible]錄數其師之多小【音訓】諜音牒數色主反【圈】伺音司）

【經】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illegible]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illegible]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illegible]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illegible]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三月葬衛宣公（無傳）○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附註】林曰討其去年欲伐楚師）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附註】林曰凡人志氣揚揚則舉足高蹈今莫敖舉趾高並驕甚備敵之心已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音訓】見賢遍反【註】難乃旦反）楚子辭焉（其言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illegible]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附註】朱曰言伯比欲楚王慰撫小民[illegible]以忠信教訓諸偏裨之將而率之獨以刑威加之屈瑕使之畏懼不敢輕敵也）莫敖狃於蒲騷之

役將自用也（狃忕也蒲騷役在十一年【附註】朱曰將自用其計不[illegible]人言【音訓】狃女久反【註】忕時世反又時設反）必小羅（【附註】林曰此以羅國為小而忽之）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附註】林曰君若不鎮壓而撫綏之屈瑕必以不設備取敗也）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音訓】好呼報反又如字）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音訓】令去聲）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音訓】易以豉反）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附註】林曰言敢以伐羅事諫者有刑罰）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附註】林曰兵度鄢水亂其行列）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附註】林曰羅兵與南蠻之盧戎夾攻屈瑕）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illegible]也荒[illegible]冶父皆楚地【附註】林曰將佐諸帥自囚于冶父【音訓】縊一豉反）以聽刑[illegible]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附註】林曰諸侯自稱曰孤）[illegible]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鄭人來請脩好

【經】十有四年【癸未】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音訓】【註】與音預）○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illegible]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音訓】【註】先悉薦反又如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附註】林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伯者之所由興也）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饔生曰餼）○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

（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附註林曰椽即椽也圓曰椽方曰桷以鄭祖[illegible]之椽為宋城門之椽辱之也音訓大音泰椽直專反）

經十有五年（甲申）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illegible]

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illegible]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illegible]三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illegible]以復其位之[illegible]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宗[illegible]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illegible]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潔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illegible]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illegible]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illegible]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illegible]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illegible]成十八年音訓圈介音界行下孟反更音庚）○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公會齊侯于艾（附註林曰齊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

（說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音訓櫟音曆）○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音訓袲昌氏反圈相息亮反）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附註林曰祭仲[illegible]公立厲公遂專[illegible]）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附註林曰雍姬雍糾之妻祭仲之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

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音訓舍音捨）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音訓汪烏黃反暴步卜反）公載以出（愍其見尸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乙酉】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書【附註】林曰此書至伐之始）○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揔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音訓】【註】復扶又反）○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附註】林曰向魯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今已冬水星將正故曰書時）○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音訓】急如字詩作伋【註】上時掌反一音如字【音訓】屬音燭下同）為之娶於齊而美（【音訓】為于僞反）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音訓】構古豆反）公使諸齊（【音訓】使所吏反）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行去也【附註】林曰使急子出奔他國）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音訓】【註】惡音烏）有無父之國則可也（【附註】朱曰謂必不為人所容也）及行飲以酒（【附註】朱曰壽子欲竊急子之旌故飲之以酒也【音訓】飲於鴆反）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附註】林曰旌使者之旌）急子至曰我之求也（【附註】林曰急子語盜曰君將使汝求殺我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音訓】黔其廉反又音琴）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邾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音訓】趡翠軌反）○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附註】林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艾陵）○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夫盟于折）○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癸巳葬蔡桓侯（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〇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〇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音訓】（埸音亦）慎守其一【附註】（林曰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音訓】（度待洛反）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illegible]以信待故不書[illegible]）〇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illegible]故[illegible]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嘉之故以字告）〇伐

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〇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附註】（林曰不書甲乙之日）官失之也【附註】（林曰日官失其甲乙之日）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illegible]掌歷[illegible]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音訓】（底音旨）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illegible]諸侯奉之不失天[illegible]以授百官）〇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音訓】（惡烏路反下及注所惡皆同）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

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附註】（林曰高伯即高渠彌）【音訓】（復扶又反）【註】（重直用反）

【經】十有八年【丁亥】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音訓】（濼鹿朴洛三音）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illegible]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illegible]遂）〇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illegible]戕例在[illegible]年）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illegible]月一日有日[illegible]）〇秋七月〇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illegible]（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illegible]（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illegible]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illegible]違此則為瀆今[illegible]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illegible]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音訓】[illegible]【註】（譴遣戰反）[illegible]（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為公[illegible]之禮）【音訓】[illegible]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彭[illegible]拉公幹而殺之）【附註】（林曰蓋享禮[illegible]彭生上車與公同載）【音訓】（乘如字又[illegible]反）【註】（上時常反拉力答反）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附註】（朱曰魯國恥辱之惡聞於諸侯）請以彭

原書有污損

原書有污損

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音訓】不知齊欲討己相息亮反）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illegible]轘[illegible]）（轘音患）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illegible]弟子[illegible]）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illegible]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illegible]節仲以子亹[illegible]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illegible]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illegible]）（音智又如字）○周公欲弑莊王而立[illegible]（桓王大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illegible]

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illegible]桓王桓王屬諸周公（【音訓】屬音燭）辛伯[illegible]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illegible]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音訓】難乃旦[illegible]）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二

傳集解卷第三

杜氏（盡三十二年）【諸家註音訓附】

公（名同桓公之子毋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襄公弑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莊公十八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

【晉】（【翼】晉侯緡十四年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

（更號曰晉武公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惠公七年黔牟四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繆侯）

【曹】（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詳見隱公元年）

【陳】（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弟宣公杵臼立）

【杞】（詳見隱公元年又僖公元年）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廿八年邾子瑣卒文公蘧除立）

許（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魯莊公五年郳黎来来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弒兄堵敖代立是為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弒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見上註）

經元年戊子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音訓】孫音遜傳同）○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音訓】單音善【註】別彼列反）○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音訓】【註】迎魚敬反）○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附註】林曰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音訓】【註】比必利反）○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附註】林曰此遷邑之始【音訓】郱音萍鄑音茲郚音吾【註】朐其俱反訾子斯反）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音訓】【註】復扶又反去起呂反）○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音訓】【註】闋苦穴反）

經二年**己丑**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之主比之內女）○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音訓】禚音灼）○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意皆同）

經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

（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音訓】溺乃狄反【註】去起呂反）○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音訓】酅音攜）○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附註】林曰此書次之如）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上例【音訓】【註】重直用反）○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附註】林曰鄭伯子儀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音訓】難乃旦反）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經】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音訓】【註】食音嗣又如字本或作饗以見賢遍反）○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附註】林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酅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音訓】【註】竟音境本亦作境）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附註】林曰以戟授其師衆焉【音訓】【註】孑吉熱反為陳直覲反）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附註】朱曰齋者其心湛然純一武王將齋而心忽動散故驚而入告夫人鄧曼也【音訓】齋側皆反）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為小國辟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附註】朱曰人生則心氣盛故將死而蕩天道盈虛與時消息人亦如之【音訓】【註】辟匹亦反）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木名【音訓】樠狼門瞞三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音訓】重直用反又直容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音訓】溠側嫁反又平聲）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音訓】汭音芮）濟漢而後發喪○紀侯

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音訓】下遐嫁反）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辟也【音訓】難乃旦反）

【經】五年【壬辰】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書姦）○秋郳犂来来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来名【音訓】郳五兮反犂力兮反【圖】慮如字又力於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来来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音訓】【圖】數音朔）○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癸巳】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音訓】林曰書救始此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於廟也）○螟（無傳為災）○冬齊人来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因也【音訓】俘芳夫反）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音訓】甯音佞跪其委反【圖】宥音又）乃即

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音訓】（度待洛反下同）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附註】林曰不知其本之可托不謀其事【音訓】衷丁仲反又如字強其丈反【圖】披普靡反又普知反）詩云本支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支俱茂蕃滋百世也）○冬齊人来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音訓】【圖】說音悅）○楚文王伐申過鄧（【附註】朱曰申姜姓國）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附註】朱曰楚文王是夫人鄧曼之子故鄧侯曰吾甥也）

（【音訓】祈巨支反）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音訓】騅音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音訓】噬市制反齊祖兮反【圖】齧五結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附註】林曰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附註】林曰凡宗廟之祭必薦毛血故曰血食【音訓】焉於虔反【圖】復扶又反下文同）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附註】朱曰愚按三）

（甥之謀亦愚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徒使為我賊之謀縱使楚文王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邪）

【經】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音訓】見賢遍反）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音訓】中丁仲反又如字匿女力反）○秋大水（無傳）○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音訓】漂匹妙反又匹遙反）○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音訓】數音朔）○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音訓】降戶江反傳皆同）○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音訓】兒如字一音五兮反）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附註】林曰凡師出必告于大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于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附註】林曰言我實無德可以服郕齊君實專其功齊之師衆何罪罪由我之無德）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附註】朱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而曰夏書者蓋孔子未刪定之前名為夏書也【音訓】陶音遙）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姑且也【附註】朱曰大禹稱皋陶能自勉以種其德故其德能降及於民也而杜預不見古文尚書誤以此句為莊公之言讀降為平聲非也）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附註】朱曰愚按齊襄淫乎其妹而戕殺魯桓公乃莊公不共戴天之讎也莊公既不能為君父復讎又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且與讎人共興師而伐郕獨何心哉左氏乃謂君子善魯莊公愚不知其何說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音訓】稱尺證反又如字）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附註】林曰蓋以瓜熟之時而使之往戍與之約曰明年及瓜熟之時則遣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附註】林曰戍及期月襄日不命人代之戍【音訓】期音基本亦作朞）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附】

（【註】林曰適襄公也【音訓】適音嫡）襄公絀之（【附註】林曰絀黜其忌數【音訓】絀音黜）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音訓】從才用反下從者皆同）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音訓】間如字）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音訓】女音汝）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音訓】棼音焚貝補蓋反【註】樂音洛）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附註】林曰言彭生既死敢見形以見我【音訓】見賢遍反射食亦反）豕人立而啼（【附註】朱曰其豕忽作人立而啼哭）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

（【音訓】隊直類反喪息浪反屨九具反）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附註】朱曰徒人徒役之人其名曰費【音訓】費音祕）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附註】朱曰羣賊劫徒人費將加束縛）費曰我奚御哉（【音訓】御禦同）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音訓】袒音但）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鬭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附註】朱曰言面貌不似公）見公之足于戶下（【附註】林曰公匿戶後其足獨出戶下故為賊所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曆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附註】林曰襄公之使民有慢易之心如葵丘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是有慢易之心也朱曰政令無常故民慢之【音訓】鮑步卯反）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為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為殺無知傳）

【經】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音訓】蔇音器）

（【註】繒才陵反）○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音訓】乾音干【註】涸戶各反）○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音訓】【註】惡烏路反譎古穴反）○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音訓】浚音峻洙音殊【註】泗音四）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

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音訓喪息浪反傳直專反又丁戀反乘繩證反註乘他如字）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附註林曰公既敗師失其戎車恐為齊禽故二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音訓辟音避又音闢）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附註林曰鮑叔即叔牙）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音訓註射食亦反）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音訓竇音豆）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附註朱曰召忽子糾之傳故徇其主而死管仲有輔佐桓公之志故請囚音訓稅本又作說同吐活反一音失銳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音訓治直吏反傒音兮）使相可也公從之（音訓相息亮反）

經　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音訓勺音灼註陳直覲反）○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附註林曰此遷國之始音訓註強其丈反）○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為兵主背蔇之盟義與長勺同附註林曰其言次何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是故書次郎以見齊伯之難書次厥略以見楚伯之難書次于郎以見復伯之難音訓註背音佩）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音訓乘繩證反）○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為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音訓莘所巾反註將子匠反帥所類反）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附註林曰此書荊之始亦荊猾夏之始亦荊專執諸侯之始此夷夏之大變也荊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不異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侯之不已者寡矣是故書荊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附註林曰此滅國之始此管仲攻戰之術也音訓譚音談）譚子奔莒（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傳　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蔇之盟我有辭附註朱曰齊桓公以魯納子糾故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音訓劌音貴見賢遍反下同）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音訓間去聲註與音預）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附註林曰肉食者所見鄙陋未能有深遠之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附註朱曰言衣食二者雖身所安然亦不敢自專其有必分於人以

（共享之）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附註】朱曰此特小信未能大孚於神神心未必降之以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附註】朱曰小獄爭訟之類大獄殺傷之類）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音訓】屬音燭）可以一戰戰則請從（【音訓】從才用反）公與之乘（共乘兵車【音訓】乘繩證反）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音訓】三息暫反又如字）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附註】朱曰齊師三鼓而勇氣已竭我師初鼓勇氣方盈）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音訓】怖普布反【註】）○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附註】林曰請伐宋師）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附註】林曰公子偃又請自雩門潛師竊出以虎皮蒙馬而先犯宋師【音訓】雩音于比音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附註】林曰息侯之夫人將歸寧于陳道過蔡國【音訓】過古禾反下同）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附註】林曰敗蔡而執其君經不言執蔡侯以歸蓋蔡自是服於楚也）○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音訓】為于偽反）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橈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音

（【訓】【諺】撓乃孝反一音乃巧反沮在呂反壞也一音子餘反岸崩謂之沮喪息浪反）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音訓】【諺】復扶又反狡交卯反難乃旦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盖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附註】朱曰淫過也）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附註】林曰將如之何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厚）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音訓】悖音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音訓】說音悅）臧孫達曰（【附註】林曰卽臧文仲）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附註】林曰共姬卽王姬【音訓】共音恭）○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音訓】射食亦反長丁丈反）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音訓】歂音遄搏音博）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音訓】靳居覲反）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己病爲宋萬弒君傳）

【經】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附註】林曰宋萬卽南宮長萬）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附註】林曰宋萬多力故以手批仇牧而殺之【音訓】批普迷反又蒲穴反擊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音訓】亳步各反）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附註】朱曰宋蕭邑大夫名叔字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

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音訓】乘繩證反）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音訓】好呼報反）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音訓】以賂絕句飲於鴆反）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音訓】比必利反見賢遍反醢音海）

【經】十有三年【庚子】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附註】林曰衣裳之會一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公之伯皆在是年此王伯興衰之機也）○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附註】林曰遂國舜之後【音訓】蛇音移）○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附註】林曰曹劌劫盟魯之從齊獨後他國而後劫盟所以為禮義之國也【音訓】柯音哥）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音訓】好呼報反）○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辛丑】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附註】林曰於是諸侯初用王師）○秋七月荊入蔡（入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附註】林曰衣裳之會二此諸侯會王臣之始是年鄭殺子儀鄭厲公復國會鄄即鄭厲公也【音訓】鄄絹真旃甄四音）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者摠衆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音訓】舍音捨）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諡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語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諭人心不堅正【附註】林曰子儀在鄭常畏忌厲公之奪其國其畏忌之氣燄足以致蛇妖之異【音訓】燄音豔）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

妖與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言有二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為宗廟守臣 音訓 祏音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附註 林曰子儀既為鄭國社稷之主更復謀納厲公是外其心）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附註 林曰此上天之所制言天理自然）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附註 朱曰時子忽子亹子儀皆死獨厲公在所謂八人者不知何名字也）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 音訓 為于偽反○譽音餘又如字）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 音訓 食音嗣）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 附註 林曰楚人謂未成君為敖 音訓 堵丁古反敖音遨）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 附註 林曰楚子滅息嬀之者因思滅息取嬀之故實由蔡侯伐蔡以說息嬀 音訓 ○說音悅）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 十有五年 壬寅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附註 林曰衣裳之會三）○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 音訓 郳五兮反）○鄭人侵宋

○冬十月

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 音訓 復扶又反○長丁丈反）○秋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 音訓 為于偽反）○鄭人間之而侵宋（附註 林曰間諸侯有伐郳之師 音訓 間間去聲一本作聞）

經 十有六年 癸卯 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 附註 林曰齊楚爭鄭於是始）○秋荊伐鄭（附註 林曰荊患自蔡及鄭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

者也（言同盟衆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附註】林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音訓】【圈】介音界恪苦各反緱古侯反）〇邾子克卒（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〇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音訓】爲于僞反）〇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音訓】與音預）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音訓】閼音遏刖音月又五刮反鉏仕魚反）公父

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附註】朱曰數始於一盈於十故十月爲良月也）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〇冬同盟于幽鄭成也〇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〇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音訓】詭音鬼）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音訓】蔿于委反）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音訓】【圈】施始豉反）故子國作亂（【附註】林曰子國即蔿國）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

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音訓】【圈】難乃旦反）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音訓】【圈】見賢遍反復扶又反）

【經】十有七年【甲辰】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〇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音訓】殲音尖）〇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〇冬多

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音訓】麋音眉）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〇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音訓】頜音閤又烏納反婁力侯反饗本又作享）

【經】十有八年【乙巳】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〇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附註】林曰魯始治戎）〇秋有蜮（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附註】林曰本草謂之射工【音訓】蜮音或本又作蜮廣韻並音蜮【圈】射食亦反）〇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

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附註】林曰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虢公與晉獻公俱朝于周【音訓】醴音禮）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為瑴【音訓】瑴音角字又作珏）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音訓】【註】為王于偽反）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音訓】【註】少時照反稱尺證反）○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秋有蜮為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音訓】緡音民下同）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音訓】那乃多反【註】編必綿反一音步典反）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音訓】涌音勇）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丙午】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音訓】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送也【註】竟音境好呼報反）○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鄄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附註】林曰弗納楚子欲毅其志使別立功【音訓】鬻音育拳求圓反【註】閽音昏守門人也嬴音盈）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音訓】踖音迹又七略反）還及湫有疾（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音訓】湫子小反【註】鄀音若）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音訓】經田結反）初鬻拳強諫楚子（【音訓】強其丈反）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附註】林曰以大伯異其名稱示寵異【音訓】大伯音泰）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

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附註朱曰鬻拳所為非人臣之法傳稱其愛君此左氏見識不到處）○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音訓姚羊消反頹徒回反）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為囿（圃園也囿苑也音訓囿音又徐于目反[illegible]苑於阮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

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附註林曰衛惠公亦抗拒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故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丁未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災（無傳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附註林曰齊始治戎）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附註林曰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為和欲使各復其舊）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音訓為于偽反下文同）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音訓鄔烏苦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附註林曰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音訓樂音洛下同）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附註林曰時頹已立而猶王子不與其為王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音訓[illegible]去起呂反）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音訓奸音干）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戊申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弭鄭地附註林曰相命以糾王之事音訓弭音米）鄭伯將王自圉門入（音訓圉魚呂反）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附註朱曰辟偏也王既入國鄭伯乃享王于象魏之西偏音訓辟蒲歷反）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

（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皐縣）（音訓圖復扶又反）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効子頹舞徧樂附註朱曰尤過也蓋子頹是惠王之叔鮮以罪誅亦豈可歌舞而安樂之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音訓守音狩本或作狩後放此）虢公為王宮于玤（玤虢地音訓蒲項反）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音訓鞶蒲官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附註林曰鄭厲公以王與虢厚與鄭薄由是始與王室有惡音訓惡烏路反又如字圖使所吏反）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徧也）

經二十有二年己酉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音訓眚所景反）○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音訓御本亦作禦圖惡烏路反）○夏五月（附註林曰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推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音訓

圖見賢遍反又如字）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音訓顓音專）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也音訓弛失氏反擔丁暫反圖離力智反）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音圖謗布浪反）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音訓翹祁堯反乘繩證反）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擬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音訓飲於鴆反樂音洛）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附註林曰懿氏卜以女妻陳敬仲音訓妻七計反）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凰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音訓和如字又户卧反鏘音鎗本又作將）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

（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附註】林曰此皆所占之辭）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音訓】見如字又賢遍反【註】大音泰）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音訓】筮上制反【註】蓍音尸）遇觀䷓（坤下巽上觀【音訓】觀古亂反【註】皆同）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變而為否【音訓】否音鄙）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音訓】【註】爻戶交反）此其代陳有國乎（【附註】林曰此下乃周史釋爻辭之義以為陳為舜後作賓于周家者也今敬仲得此卦其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附註】朱曰言所謂觀國之光者其光在他處遠地而有明耀將往而得觀之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附註】林曰艮為山巽為水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為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上故曰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附註】林曰尚有觀感之義焉此以卦義言觀感而化非朝夕所能故曰在後【音訓】觀古亂反）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附註】林曰風動物也故行而著於土此亦以正卦言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曰在異國【音訓】著直略反）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為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附註】林曰山嶽之大則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此亦以艮乾變互體言凡天下之物莫能兩大言敬仲與陳國莫能兩大）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音訓】【註】復扶又反）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倣此【附註】朱曰敬仲八世孫陳成子名恒弑簡公而專齊政應莫之與京之兆也恒之曾孫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而纂其國所謂陳衰此其昌乎者謂此也【音訓】【註】豫音預本又作預蒯苦怪反應應對之應縣音玄）

【經】二十有三年【庚戌】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来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内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音訓】祭側界反【註】為于僞反）○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公至自齊（無傳）○荊人来聘（無傳不書荊子使其来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来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附註】林曰此猶朝於方岳之禮）○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熒陽卷縣西北【音訓】扈音户【註】卷音權字林丘權反）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附註】林曰其班爵同者則以年齒長幼為次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附註】朱曰不朝不會則以征伐而討其罪）諸侯有王（從王事【附註】林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有王事也）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彊盛偪迫公室【音訓】偪彼力反）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誅也已（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音訓】去起呂反下同）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音訓】【註】惡烏路反）○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辛亥】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音訓】桷音角）○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秋公至自齊（無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音訓】【註】要於遙反任音壬）○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音訓】覿徒歷反【註】見賢遍反夸苦瓜反）○大水（無傳）○冬戎侵曹（無傳）曹羇出奔陳（無傳羇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羇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附註】林曰共字無音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下共行之德而後漢翟輔疏亦引此作恭）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

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音訓】贄真二反）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附註】林曰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音訓】【註】別彼列反）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附註】林曰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音訓】榛側巾反虔音乾）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附註】林曰家齊而後國治所以為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壬子】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附註】林曰諸侯始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无聘者矣於是交聘齊桓公為之也【音訓】女音汝）○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

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附註】林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音訓】【註】好呼報反傳同）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音訓】【註】相息亮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音訓】正音政慝他得反）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附註】林曰社比上公朱曰按此乃諸侯之禮其天子之禮見文公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為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附註】林曰城聚邑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　二十有六年癸丑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大司空卿官附注林曰賞去桓莊之功）○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附注林曰史記是年晉始都絳以深公宮備豫也）○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音訓註牘徒木反復扶又反）

經　二十有七年甲寅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音訓洮音陶）○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附注林曰衣裳之會五齊初主盟於是書公會矣）○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音訓註見賢遍反）○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音訓註為于僞反）○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傳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音訓竟音境）○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附注林曰時虢屢伐晉而晉不能報是驟得勝於我也）無衆

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附注林曰誰與之勠死哉）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音訓畜音蓄下同）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附注林曰禮尚謙讓故曰讓事樂以和親故曰樂和愛親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音訓樂音洛註強其丈反）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附注林曰虢弗畜此禮樂慈愛之道而以數戰為事則姑奪農時將有饑饉之患此所謂兵戈之後必有凶年是也音訓亟欺冀反）○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音訓廖音聊）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

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音訓】瑣素果反）○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附註】林曰諸侯救始此）○冬築郿（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音訓】郿音眉）○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附註】林曰言不能正衛之罪）○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

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附註】朱曰大戎唐叔之後姬姓出自狐伯行故以狐為氏【音訓】重直龍反）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音訓】驪力知反女尼據反）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音訓】[illegible]閨音圭闥吐達反塞素代反）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

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為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音訓】[illegible]復扶又反）晉侯說之（【音訓】說音悅）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

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音訓】[illegible]耜音似廣故曠反墾苦很反）○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音訓】蠱音古）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附註】林曰蓋作樂以蠱之）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附註】朱曰蓋舞有部曲行伍即陳法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附註】林曰仇讎謂鄭也）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附註】林曰文夫人乃婦人尚能不忘討仇讎之國我為丈夫而反忘仇讎之當討）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附註】朱曰欲以說息嫣也）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音訓】桔戶結反柣待結反）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音訓】旆蒲貝反【圖】長直亮反旐音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為反）（禦）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音訓】純如字逵音奇）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音訓】縣音玄）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同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附註】林曰大將所居以幕帳蔽禦風雨軍衆也聚烏

不敢北今楚幕有烏知楚師已遁也【音訓】諜音牒）○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諱饑故曰禮）○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二十有九年【丙辰】春新延廏（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音訓】廏音究）○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鍾鼓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為災【音】【圖】蜚扶味反）○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音訓】【圖】難乃旦反重直用反）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經無作字）（蓋闕）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秋作故曰不時【附註】林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還廏故日中而入）○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鍾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音】【圖】輕遣政反）○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

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音訓】見賢遍反下同【圖】亢苦浪反又音剛）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音訓】栽音在又音再）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丁巳】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次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音】【圖】將子匠反降戶江反鄣音章）○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附註】（林曰即樊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音訓】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梏音谷【諺】桎之實反）○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附註】（林曰自減其家祿邑之俸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毀其家以緩楚國之患難朱曰以家財濟國患難傳言令尹子文之忠也【音訓】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紓音舒一音直汝反難乃旦反下注同）○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縣【音訓】【諺】為于僞反薊音計）

【經】三十有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音訓】【諺】刺七賜反）○夏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失故書以示過【音訓】【諺】遺唯季反）○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附註】林曰秦魯地）○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為灾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附註】（林曰若伐中國諸侯有功則不獻其捷於王者恩愛示不忍也）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己未】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音訓】【諺】酖音鴆本亦作鴆）○八月癸亥公薨于

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音訓】【諺】殺音試一音如字下同）○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附註】（林曰此狄入伐之始）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音訓】為于僞反下同）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附註】（林曰宋桓公志輔齊霸請先與齊侯相見【音訓】見賢遍反又如字）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音訓】莘所巾反）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音訓】過古禾反）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音訓】監本又作鑑古暫反）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音訓】【圖】脾婢支反）王從之內史過往（【附註】朱曰往至莘地享神）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附註】林曰夫民神之生也虢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此以知其必亡）神居莘六月（【附註】林曰六月乃一百八十日也）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音訓】嚚音銀【圖】大音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附註】林曰聰則無所不聞明則無所不見正則自正於己直則能正乎人壹者專一於聽明正直無有二心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附註】林曰善則降之福惡則降之禍依人善惡而行朱曰善則神就之惡則神去之）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為傳二年晉滅下陽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音訓】黨音掌）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音訓】閟音秘）而

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音訓】【圖】肄音四又以二反）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音訓】犖音洛又力角反）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音訓】【圖】覆芳服反）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音訓】鄉許亮反）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音訓】鍼其廉反）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音訓】【圖】畫音獲）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三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四

杜氏（盡二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周（惠王十六年）

鄭（文公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管仲為政）

宋（桓公二十一年）

晉（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懿公八年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穆公十四年）

曹（昭公元年）

滕（詳見隱公元年）

陳（宣公三十二年）

杞（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詳見隱公元年）

邾（文公五年）

許（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見莊公元年）

楚（成王十一年○令尹子文為政）

秦（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附註】林曰奔陳如邾不書賢季子故全之也）○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音訓】【註】難乃旦反傳同）

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附註】林曰戎狄性貪如豺狼然不可得其厭足言狄既逞志於邢又將荐食諸侯【音訓】豺音柴狼音郎厭一鹽反）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附註】朱曰縱戎狄而棄諸夏者皆由懷於宴安也【音訓】酖直蔭反）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音訓】【註】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簡書同惡相恤

之謂也（同恤所惡【附註】林曰同好惡而相救恤之謂也蓋戎狄亂華人所同惡簡書所載不過分災救患爾）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音訓】湫子小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音訓】去起呂反下同）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附註】林曰周公典禮所以為立國之本）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則當就成之【附註】林曰魯國根本安重堅固因而成就之是因重固）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音訓】間去聲）覆昬亂（覆敗也【音訓】覆芳服反）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音訓】王于況反）○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附註】林曰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滅宗國魯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國之制令始

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音訓】將子匠反【註】衰初危反犨尺由反）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音訓】耿古幸反）還為大子城曲沃（【附註】林曰先是莊公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蓋未嘗城至是始為之增築【音訓】為于偽反）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附註】林曰先為大子之極處又安得復立為後蓋天下事未極則有增已極則無以復加此必然之理【音訓】焉於虔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

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音訓】大音泰注同）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音訓】令去聲）且諺曰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附註】林曰魏字之名其義為大）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音訓】廖音聊）屯固比入吉孰大

爲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音訓】▣長丁丈反）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附註】林曰水地比有合之義雲雷屯有固之義以比承屯之變故合而能固比之下卦有坤坤爲安之象屯之下卦有震震爲雷發之義以坤承震之變故安而能殺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附註】朱曰愚按韓趙魏三家其後共分晉國周威烈王因命爲諸侯左傳載卜筮之事甚多知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筮亦此類也然此等或幸而言中又恐好事者追爲之不可盡信）

【經】二年【辛酉】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音訓】禘大計反▣祧他彫反闋苦穴反）○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音訓】孫音遜）○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音訓】▣稱尺證反）○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鄭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音訓】▣惡烏路反）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音訓】▣隈烏回反）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附註】林曰虢公無君人之德而享天祿蓋敗戎於地必有所獲故總言祿【音訓】僑音喬）○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音訓】齮音蟻）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附註】林曰賊殺也【音訓】闈音韋一音暉）○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附註】林曰季友乃以僖公入魯立之爲君）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附註】林曰慶父使奚斯請免共死【音訓】▣費音祕又扶味反）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音訓】與音預）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

（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絶之義為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音訓】（閒去聲）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而為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附註】（朱曰乾為父離為中女大有上離而下乾今變為純乾是與下卦同復于父也乾為君言人之敬季友如敬君也）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為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音訓】（好呼報反鶴戶各反乘如字）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音訓】（焉於虔反）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音訓】（玦音決守手又反下告守同）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音訓】（[illegible]難乃旦反）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音訓】（熒戶扃反[illegible]復扶又反下復逐同為于偽反）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附註】（林曰師之耳目在旗衛懿公既敗而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至君臣皆盡也）【音訓】（去起呂反藏也一云除也）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附註】（林曰華龍滑禮孔衛大史也）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二大夫）【附註】（林曰乃使二人先歸白衛二人至衛則告二大夫之守國者言狄師盛強不可坐而待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音訓】（少詩照反）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附註】（林曰宣姜齊女故齊人使烝之）【音訓】（強其丈反）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音訓】（為于偽反）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眾）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音訓】（曹詩作漕音同）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

（言志【音訓】【註】唁音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音訓】【註】見賢遍反）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户【附註】林曰材木也【音訓】稱尺證反狗音苟【註】遺于季反）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音訓】兩去聲）○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名【音訓】惡烏路反【註】好呼報反遠于萬反）鄭人為之賦清

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音訓】為于偽反）○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附註】林曰君有朝會征伐行役之事則代君守國君使大臣守國則大子從君而行大子從君號曰撫軍言助君鎮撫士卒大子守國號曰監國言代君監臨國家【音訓】從才用反）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音訓】適本又作嫡下配適同）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音訓】焉於虔反）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附註】（朱曰恐太子戰而被殺傷君何不捨申生勿使往也【音訓】舍音捨下同）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音訓】朱曰不知我死後誰得立為若者蓋微示其將廢大子之意也）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附註】林曰大子亦揣知獻公將廢己故以此為問）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附註】林曰言大子當以任大責重不共共職為

懼何故以廢立為懼乎【音訓】共音恭）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音訓】難乃旦反下同）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音訓】公衣於既反下衣身之偏衣之純衣之尨服註衣之同）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御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玦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附註】朱曰分君身之半以衣之非惡意也）兵要遠灾

（威權在己可以遠害音訓遠于萬反下同）親以無災又何患焉（附註朱曰分半衣以親之又遠災害無所憂患也）孤突嘆曰時事之徵也（歡以先友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附註林曰謂君若欲大子之事則賞以春夏當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附註林曰謂君若用大子之士心則當佩之玉以得士君子之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附註朱曰今不命以始而命之於冬十二月乃時之終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附註林曰衣大子尨雜色之衣服离遠其躬也非所謂服音訓尨莫江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涼殺離吉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附註朱曰服用尨雜則有涼薄之意時用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者訣也有离別之意）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音訓脤市軫反註盛音成）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附註朱曰君命如此其意可知）死而不孝不如逃之（附註林曰雖死而使文有殺子之名猶為不孝）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音訓阻莊呂反）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孤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附註朱曰雖知君心寒薄欲而去之則是棄不孝不忠之惡名）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音訓諗音審）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音訓繇音胄）而屬僖公焉（音訓屬音燭）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音訓註繒疾陵反）務材訓農（附註朱曰畜積木材教訓農事）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附註朱曰敬重五教勸勉為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故能致十倍之衆）【音訓】【註】逆銖詐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四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五

杜氏（盡十五年）

【諸家註音訓附】

僖公上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庶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

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入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廿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杜氏年表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一公空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令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丕公）

邾（文公七年）

許（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年穆公卒子師僖公業立）

小邾（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屈完僖三十二年楚敗宋于泓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三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壬戌**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音訓**聶音攝）○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還如歸故以自還為辭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荊始改號曰楚）○八月公會齊侯

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兆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附註**林曰衣裳之會六**音訓**檉勑呈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音訓**酈音离挐女居反又女加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音訓**[illegible]復扶又反）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准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附註林曰具邢器用如歸衛祭服牛羊豕雞狗門材魚軒乘馬重錦之類音訓陸撰仕春反又仕轉反）○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附註林曰分穀帛以別灾害音訓分甫問反又如字陸長丁丈反）○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音訓陸要於遙反）○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音訓陸為于僞反重直用反厭於鹽反）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附註林曰以魯辭書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書楚丘以善辭居然可知矣）○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音訓陸大音泰一音如字見賢遍反）○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附註林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音訓陸貰市夜反又音世）○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音訓乘繩證反）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附註林曰府庫也言以璧馬與虞終必滅虞而取之猶寄之在外之府庫必無所失）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音訓強其良反又其丈反）且少長於君（附註林曰宮之奇自少長養於公宮音訓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音訓暱女乙反）乃使荀息假

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音訓軨音零鄍音冥圖坂音反）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附註朱曰使冀受病皆以虞公餘報伐故也音訓圖說音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音訓圖抄初孝反又楚稍反强取物）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音訓圖惡烏路反）○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音訓圖為于偽反）○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音訓寺如字又音侍貂音彫圖豎上主反）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附註朱曰鑒鏡也言天奪虢公之鑒無以照見吉凶）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音訓

易以豉反稔入審反）○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與權行侵掠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音訓圖掠音亮）

經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為災）○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附註林曰舒楚之同類詩所謂荆舒者也徐附齊故為齊取楚之與國音訓圖邳皮悲反僮音童）○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附註林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附註林曰吾君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他邦必有故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音訓為于偽反）○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音訓圖難乃旦反）棄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附註林曰蕩搖齊桓公之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附註林曰禁止蔡姬姬不肯從）公怒歸之未

絶之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附註】林曰即許叔也）○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音訓】轅音袁）○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音訓】【註】與音預）○八

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附註】（林曰齊桓公霸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侯甘心黨楚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役蔡蔡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附註】林曰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猶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音訓】【註】奭音釋）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音訓】女音汝夾古洽反舊古協反【註】夸古瓜反）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附註】林曰索隱曰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大公受封竟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愚按是時管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自解當以征討所至為正【音訓】棣大計反【註】竟音境下皆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

（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附註】林曰徵亦問也【音訓】共音恭下同縮所六反【註】菁子丁反匭音軌）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音訓】濱音賓）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附註】林曰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音訓】【註】復扶又反）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音訓】乘繩證反）齊侯曰

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音訓】（為于偽反好呼報反稱尺證反）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附註】（朱曰徼求也言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則楚國社稷之神必福齊也）【音訓】（徼古堯反）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音訓】【圖】（葉始涉反當丁浪反）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乏）【音訓】【圖】（費芳味反）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音訓】（觀音貫【圖】郯音談）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音訓】（見賢遍反）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附註】（朱曰恐吾師老不可用以戰鬭）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音訓】（屝音翡）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音訓】（說音悅）執轅濤塗【附註】（朱曰為明年濤塗譖申侯張本）○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音訓】（袞古本反）○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諡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附註】（林曰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朱曰卜人欲公從卜故托言筮短龜長其實龜筮無分長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附註】（林曰言獻公專愛驪姬[illegible]將改變其心專寵之變將奪公之所美[illegible]羭指申生言奪公之嫡也）【音訓】（羭音俞）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附註】（林曰薰譬申生之徒蕕譬驪姬之黨言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音訓】（蕕音猶【圖】易以豉反）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附註】（林曰中大夫里克也獻公欲廢大子謀里克未敢廢里克曰中立其免乎是成謀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附註】（朱曰時獻公適出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illegible]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附註】（林曰驪姬謂公酒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公祭地毒酒至地地為墳起）【音訓】（墳音扮）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附註】（林曰又以其肉與犬食之中毒而死又以其肉與小臣食之亦中毒而死）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音訓】（款苦管反）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音訓】（樂音洛）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附註】（朱曰言獻公不知我實無罪而信姬氏之譖謂我欲弒君）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附註】（林曰言二公子皆知大子置毒之謀）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音訓】[illegible]（惡烏路反）○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附註】（林曰牟小國）【音訓】[illegible]（竟音境為于偽反）○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附註】（林曰衣裳之會七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音訓】[illegible]（復扶又反）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三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音訓】[illegible]（軑音大）○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音訓】[illegible]（易以豉反）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日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音訓】（觀音貫臺以望絕句）[illegible]（別彼列反）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音訓】[illegible]（重直用反）為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置薪焉（不謹慎）【附註】（林曰寘薪於土雜而築之不堅實）【音訓】（為于偽反下乃為同）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譴讓之）士蔿

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附註林曰言若不堅築則守官）（而廢君之命）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附註林曰蓋當時驪姬欲殺二公子之謀已露音訓焉用於虔反）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許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附註林曰以狐裘為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蒲屈大都耦國故亂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宋曰言以狐皮為裘其毛亂讎以與下句之意音訓尨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音訓難乃旦反披普皮反）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附註林曰言披以君父之命來伐不敢與校强弱勝負音訓校音教下同）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音訓袪起魚反翟音狄註袂面世反）○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

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附註林曰城虎牢而美設樓櫓之備可以存莫大之名）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音訓註櫓音魯）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晋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名鄭伯使叛齊也晋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音訓女音汝）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音訓輕遣政反）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音訓喪息浪反）弗聽逃其師而歸（附註林曰君行師從時鄭文公已會首止故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栢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晋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音訓復扶又反）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附註林曰以虢為表以虞為裏言虢為虞之外護）虢亡虞必從之晋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附註林曰晋心無厭不可開啓晋兵為寇不

（可翫習）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道滅下陽）晉諺
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也（輔頰輔車牙車【音訓】車尺奢反）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
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
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
（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
（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
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

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從祖昆弟獻公）
（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附註】林曰桓叔莊伯之子孫皆獻公之曾祖父晉）
（祖父母之黨也言晉若有愛祖宗之心桓莊二公之子孫以何得罪於獻公獻公圍）
（聚盡殺）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附註】林曰）
（至親而以恃寵逼害晉國獻公猶尚盡殺害之況以虞有一國之寵利晉豈無并吞）
（虞公之心）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附註】林曰民）

（不易物以祭而神有享有不享者惟有德則是物而神享之無德則雖有其物而神）
（不享【音訓】繄烏兮反是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音訓】馮皮冰反下注同）若晉
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
許晉使（【音訓】使所吏反）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
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不更舉兵【附註】林曰言將滅虢而遂事滅虞）八月甲午晉侯
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
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

（【音訓】【圖】見賢遍反）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
（盛貌旂軍之旌旗【音訓】振音真旗司馬公曰當與詩庭燎旂字皆叶句音芹）鶉
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
（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
（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
（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
（來之驗有益於世教【音訓】鶉述春反又常倫反賁音奔焞他門反【圖】說音悅上時掌）
（反齔初問反又恥問反毀齒也中丁仲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

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附註**朱曰醜虢公名也皆如童謠之言蓋所謂童謠者恐無此理恐好事者附會為之未可信也）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丁卯**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熒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附註**林曰夷狄始圍中國）諸侯

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附註**林曰乃與屈人盟必不背己而去）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音訓**郤去逆反）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許以救鄭（**附註**林曰圍許以救鄭者攻其所必救也）諸侯救許乃

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附註**朱曰蔡楚黨故使許僖公降楚**音訓**見賢遍反**註**宛於元反）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附註**林曰君將受死故使大夫衰絰從有喪者之服**音訓**衰音催櫬初覲反）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附註**林曰問以受降之禮）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音訓**祓音弗）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来朝（無傳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附註**林曰小邾始書子自郳黎来為小邾子而天下無来命諸侯自晉處父為陽處父而天下無来命大夫）○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音訓****註**厭於鹽反）○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附註**林曰衣裳之會八**音訓**母如字又音無）○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附註**朱曰去年伐鄭而楚救之故今年復伐之也）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附註】林曰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早弱之病【音訓】【圖】難乃旦反此年及八年經傳並同）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音訓】下戶嫁反）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附註】朱曰言鄭國之危朝不保暮將復何為而少待之）〇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附註】朱曰鄭以逃盟之罪歸于申侯而殺之以說于齊而乞降【音訓】說如字）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音訓】女音汝下皆同）女專利

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音訓】疵似斯反又疾移反）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〇秋盟于寗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

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音訓】去起呂反）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附註】朱曰蓋子華欲乘間以秉國也）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音訓】屬音燭）子父不奸之謂禮（【附註】朱曰為子而不犯父之命是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音訓】共音恭）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

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附註】朱曰鄭謂我受其奸人反以大義責我）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附註】朱曰或綏之以德或威之以刑或待之以禮義貴之以義諸侯各有國史無不記錄其事）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華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音訓】【圖】復扶又反）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

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音訓**介音界）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音訓**堵丁古反又音者間去聲）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附註**林曰為十六年殺子華傳）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音訓**惡烏路反大音泰）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附註**林曰兵車之會一）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音訓**圈與音預下同）○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附註**林曰向曰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國之辭也今曰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絕於宗廟之辭也**音訓**大音泰）○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音訓**射食亦反）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附註**林曰不追其師是我先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音訓**長丁丈反）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庚午**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附註**林曰衣裳之會九）○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音訓**圈復扶又反笄古兮反冠古喚反）○九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姬辛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附註】林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仰諸侯以合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音訓】【圖】重直用反與音預）○甲子晉侯佹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音訓】佹音詭）○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音訓】殺如字又音試）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

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衍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音訓】【圖】之稱尺證反釗古堯反又音昭）○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音訓】好呼報反下于好弁諡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附註】朱曰加問勞且進一等不令下階【音訓】耋田節反一音他結反勞力報反）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附註】林曰言君尊如天【音訓】咫之氏

反）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音訓】【圖】隊直類反）以遺天子羞（【音訓】遺于季反）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訓】【圖】先悉薦反【音】）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也不能復西略【附註】林曰更無經略東方則不可知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理四

方縱晉國有亂必不違恤也【音訓】【圖】復扶又反下不復同）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附註】朱曰在察也欲使晉侯歸去察其國之亂也獻公殺嫡及庶逐二公子故宰孔以靖亂諷之）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音訓】丕普悲反）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音】【訓】藐音眇又音莫【圖】縣音玄）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託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附註林曰送往謂獻公事居謂奚齊音訓猜七才反）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附註朱曰秦人輔之於外晉人輔之於內）子將如何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音訓焉於虔反辟音避）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附註朱曰謂里克意欲忠於申生亦如我忠於奚齊也）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附註林曰獻公未葬）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附註林曰既葬卓子臨朝故里克又殺之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令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音訓令力政反本又作令註復扶又反重直用反）○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音訓註從才用反）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能得民不患無土）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音訓隰音習）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附註朱曰問夷吾倚誰以為重）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音訓註易以豉反）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音訓好呼報反）能鬭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附註朱曰及其年長亦如幼時其他則吾不知也此蓋言其可為君也音訓長丁丈反）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附註朱曰則法也唯有法者可以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為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附註朱曰此釋詩意好私好也惡私惡也忌猜疑也克好勝也不識不知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忌克音訓好呼報反又如字惡烏路反）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以此定國）（附註朱曰民無則焉故曰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故吾利【音訓】焉於虔
反）〇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附註】林曰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故曰魚氏【音訓】治直吏反）
【經】十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附註】林曰魯始屈於
大國朝齊之始）〇狄滅溫溫子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〇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弒卓在前年而
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
君於昏）〇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山戎）〇晉殺
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里克親

為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〇秋七月〇冬大雨雪
（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
即狄又不能於狄（【附註】林曰即狄之後又與狄人不相能）狄
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
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〇夏四月周公忌
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
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附註】朱曰微無也）雖
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

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
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附註】林曰且謝秦以緩報入晉之賂故不及里克之禍）
〇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音訓】共音恭本亦作恭）
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
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音訓】【註】復扶又反下文及
註同）而告之曰夷吾無禮（【附註】林曰夷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
曰無禮或謂指其烝於賈君之事見十五年）余得請於帝矣（請罰）
（夷吾）將以晉畀秦（【附註】朱曰畀付也言將使秦滅晉國）秦將祀

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
祀君其圖之（【附註】林曰因怒夷吾而濫及其民是失刑以晉畀秦而自
絕其祀是乏祀）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
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音訓】見賢遍反
、又如字下同五）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
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
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
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附註】朱曰為十五年晉惠公敗於韓獲
本【音訓】【註】馮皮冰反）〇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

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音訓】（稱尺證反一音如字）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音訓】泠音零）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子七輿大夫【音訓】行戶剛反騅音錐歂音遄纍音羸）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音訓】背音佩）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音訓】（焉於虔反）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爲明年晉殺丕鄭傳）

【經】十有一年【壬申】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音訓】【註】閾音域門限也一音況域反）○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經釋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附註】（林曰言惠公必無後於晉）【音訓】（惰徒臥反）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附註】（林曰國恃禮而立猶木恃幹而立敬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音訓】（長直良反又丁丈反）○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音訓】拒俱宇反）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名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附註】林曰言平戎于王尊王之辭也）○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附註】（林曰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從會盟徒以亡其國耳）○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寧母及洮【音訓】杵昌呂反臼其九反）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音訓】難乃旦反下同）○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音訓】（共音恭）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

（都音訓焉於虔反）○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附註朱曰爲二十二年召子帶張本）○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音訓註見賢遍反）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附註朱曰設若當春朝秋覲之時節而國高二卿承命於王朝則又將以何禮而待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音訓陪步回反）王

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音訓註使所吏反）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附註朱曰督篤厚也言我嘉汝勳猶汝德篤厚而不忘也）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音訓悌本亦作弟勞力報反註樂音洛易以豉反來力代反復扶又反）

經十有三年甲戌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附註林曰兵車之會二）○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附註林曰十者數之盈也故子帶罪重也十年乃可復）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

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音訓爲于僞反下註欲爲同難乃旦反）○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音訓荐在薦反）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音訓施式豉反）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附註林曰百里卽百里奚）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附註林曰言飢饉乃天降之災如水流行無有定止有國家者更代而有此災）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附註朱曰今按百里奚之言賢實渾寡無計較利害之心眞賢臣也）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

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音訓］雍於用反）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音訓］汎芳劒反）

［經］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附註］林曰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〇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瑯琊鄫縣［圖］鄫似綾反本或作繒）［音］〇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〇狄侵鄭（無傳）〇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音訓］［圖］澶市然反）〇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音訓］還户關反［圖］）夏遇于防而使來朝（［附註］林曰季姬自與鄫子會遇而使其來朝請己也）〇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〇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音訓］背音佩後皆同施式豉反［圖］及下）

（除施毛十五年皆同）幸災不仁貪愛不祥（［附註］宋曰幸人之災是不仁也貪惜己物不以救災是不祥也）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附註］宋曰先時惠公許以五城賂秦既而背之［音訓］傅音附）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附註］宋曰言秦許城之信而背隣國之施則國家有患民亦棄之而不恤也）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附註］宋曰此皆事理之必然者）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附註］林曰雖吾民亦不直其君而棄之）近猶讎之況怨敵乎（［附註］宋曰平日相親近之國猶足致讎怨也何況素爲怨敵如秦者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丙子］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〇楚人伐徐（［附註］林曰楚至伐徐伯事可知也）〇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附註］林曰兵車之會三）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音訓］［圖］復扶又反）〇夏五月日有食之〇秋七月齊

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無傳爲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附註】林曰桓公之會不至至此始書桓德衰矣）○季姬歸于鄫（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絶【音訓】【註】中丁仲反又如字）○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附註】林曰病齊也【音訓】婁力侯反）○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上故貶絶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附註】林曰秦始見經此晉秦兵端之始是故晉秦兵交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音訓】【註】愎皮逼反）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附註】（林曰徐自三年取舒以拔楚黨威公服楚徐與有功焉）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附註】（林曰穆伯即公孫敖諸侯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次于匡以待大夫之救齊之急荒可知矣）○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附註】（林曰大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伐厲以救徐）○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音訓】屬音燭）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

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音訓】【註】詛莊據反）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附註】林曰許之以賂求復國）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附註】（林曰以下連三句皆卜筮之繇辭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音訓】去起居反又起據反一音起呂反下同）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附註】朱曰狐邪媚之物而曰雄焉蓋知是晉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附註】朱曰內卦爲主故以占秦外卦爲賓故以占晉蠱則晉山而秦風也當秋之時山木結實落

（風所摧而剝落則材為我所取矣）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附註】朱曰應千乘三去之占）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附註】林曰惠公謂其應答不遜【音訓】孫音遜）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音訓】【註】惡烏路反）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音訓】乘如字下同）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附註】林曰其所乘馬必用土地所生朱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征戰為大事）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附註】林曰生長其地故諳其道路素相服習）唯所納

之無不如志（【附註】林曰惟所用之馳驅進退無不如人之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附註】林曰及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亂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僨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音訓】狡古卯反張中亮反僨音憤）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附註】朱曰今七月也應歲云秋矣之占）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附註】林曰我師不直其君故懈怠秦師怒晉無禮故奮發以此觀之秦之鬬志倍猶未止）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附註】朱曰狃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而侮之況我有一國可受其狎侮而不敵乎【音訓】狃女九反【註】忕時世反又時設反）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附註】林曰能合其衆以拒秦師不能散其衆使之避秦）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

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音訓】還音旋濘音寧【註】隋大果反）公號慶鄭（【音訓】號平聲又如字）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附註】林曰愎諫謂違慶鄭之諫而乘小駟違卜謂卜右慶鄭吉而不使）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附註】林曰梁由靡為韓簡御車虢射為韓簡車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音訓】輅音迓）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附註】林曰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所在）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音訓】拔音跋）秦伯使辭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令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附註】朱曰秦國在西方穆公欲執晉侯西歸秦國謐言從汝晉君而西也豈敢以至言不敢終執晉侯而歸秦也【音訓】○厭於冉反一音於甲反又於輒反）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附註】林曰穆公云豈敢以至是已有歸晉君之意故羣臣敢在秦之下風願下風而請也）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閣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

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附註】林曰愚按穆姬為惠公告罪登臺履薪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將用剄制之術【音訓】罃於耕反○抗苦浪反上時掌反）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入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音訓】免音問又作絻○令力呈反）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附註】林曰自曰上天降災以下止舍諸靈臺四十七字摭古本皆無尋杜○亦不得有是後人所加不敢輒刪姑存于此）大夫請以入（【附註】林曰秦大夫請執晉侯以入國）公曰獲晉

侯以厚歸也（【附註】林曰以示厚獲停囚而歸）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音訓】焉於虔反）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附註】林曰謂反首拔舍以示重憂）天地以要我（【附註】林曰指皇天后土有同要質【音訓】要於遙反）不圖晉憂重其怒也（【附註】朱曰晉人慼憂如此而我不圖謀之則是增益晉人之忿怒也【音訓】重直用反下皆同）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音訓】任音壬下同）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音訓】縶張執反又丁立反○復扶又反）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

大成（【附註】朱曰晉服秦必成大和好也【音訓】質音置下注質秦同）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尹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音訓】怙音古）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音訓】飴音怡○）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

（者爰之於所賞之衆附註林曰爰易也音訓爰于元反）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附註林曰問國人將何以圖吾君）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附註朱曰使外諸侯皆聞之雖喪舊君復有新君音訓喪息浪反後皆同）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附註朱曰使諸侯愛晉者有所勸勉惡晉者有所畏懼音訓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庶有益乎衆說（音訓說音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音訓長丁丈反下同）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為睽音訓睽苦圭反）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音訓刲音睽刺割也衁音荒貺音況本亦作況註中丁仲反）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言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附註林曰兌西方也兌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今將嫁女於西而遇西方口舌雷動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口舌既動雷震電明故知不可報償音訓責音債又如字償市亮反又音常）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音訓相息

亮反）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附註朱曰歸妹上卦為震上六變而成離睽之上卦為離亦然變而為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音訓說音脫輹音福又音服按車旁著畐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車旁著复音服是車下伏兔註縛也如字又扶卧反）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音訓註難乃旦反）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附註林曰數周必復易六位故知從姑六年而必逋亡來曰六年其逋言子圉在秦六年當逋逃也音註逋補吾反）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倣此附註朱曰易繫辭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則易數可以知來矣然安有地名人事預知於未來之先無一毫差者此惡附會為之雜以盡信音訓虛去魚反註王于況反相息亮反）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附註】（林曰言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德及今言之可一二數之乎朱曰天地生物之始以氣化而生人與萬物既生乃有形象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與萬物其象滋多數始於一自一以往滋而十百千萬其數不窮人與萬物皆不逃乎數也惠公今日及禍蓋由獻公殺嫡立庶敗德所致也非卜筮之罪也蓋天下事物雖不逃乎數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不專在於數也）【音訓】（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一讀及可數乎數則音色主反）【諺】（復扶又反下同）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噂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音訓】（孽魚列反噂尊本反沓徒合反）○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音訓】【諺】（知音智）○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附註】（朱曰王城西周舊城也平王東遷故西周故地為秦所有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附註】（林曰言必為君親力戰以報秦之讎寧可事戎狄以為君言欲致死於秦）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附註】（林曰知晉負秦秦伯背施幸災之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附註】（林曰以待秦歸惠公之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附註】（林曰言必為君報秦之德有死而已無二心也）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附註】（林曰即此歸惠公之一役）【音訓】【諺】（還音環）秦可以霸納而不定【附註】（朱曰謂秦初納晉君今而執之是不安定之也）廢而不立【附註】（朱曰因逐廢之不使復立為君）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音訓】（蛾音蟻又音餓）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附註】（林曰君歸而出奔又使不得正誤師之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音訓】（焉於虔反）

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附註】林曰惠公先殺慶鄭而後入國以見其忌克終不化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附註】林曰晉其庸可冀望乎言未可取也）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附註】林曰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之秦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五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六

杜氏（盡二十六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僖公中

【經】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其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音訓】【註】數也主反隊直類反）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音訓】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過古禾反【註】重直用反傳註同）○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子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附註】林曰自是季氏世為卿）○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附註】林曰兵車之會四）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附註】林曰星陽物隕至地則化為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音訓】【註】迅音信又音峻）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飛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音訓】焉於虔反【註】見賢遍反又如字）對曰今

茲魯多大喪（今茲此歲【附註】林曰大喪魯季友公孫茲卒）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不終訓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人河【音訓】廚直誅反註大音泰）○王

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音訓】難乃旦反）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十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附註】林曰略巡行也終九年宰孔之言【音訓】註為于偽反）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音訓】呼火故反）

【經】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附註】林曰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入同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音訓】為于偽反）○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音訓】妻七計反下同）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附註】林曰梁伯以女妻惠公）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音訓】過古禾反）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音訓】招上遙反【註】大音泰）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

妾【附註】林曰秦居西方故曰西質）○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附註】林曰猶若有諸侯會同之畢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托會以告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附註】林曰好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

（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音訓** 屬音燭）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附註** 林曰共姬長衛姬善食味也）（易牙善烹飪故以滋味進 **音訓** 圖易音亦）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 **音訓** 圖為于偽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附註** 林曰此言齊桓公不能脩身齊家以至身死國亂為天下笑）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 十有八年 **己卯**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 **音訓** 甗魚言彥三音）○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附註** 林曰狄稱人之始）

傳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 **音訓** 圖說音悅又如字）○鄭伯始朝于

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音訓** 勝音升又升證反）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附註** 林曰圍其菟圃之邑）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 **音訓** 燬音毀）眾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 **音訓** 訾音資婁郎句反又郎鉤反）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拒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附註** 林曰秦乘其虛而取其地）

經 十有九年 **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音訓** 嬰於盈反）○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音訓** 圖與音預下亦與同）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

（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音訓】【註】畜許六反）○秋宋人圍曹（【附註】林曰諸夏圍國始此）○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附註】林曰楚始與夏盟書法如盟齒翟衆謹始也）○梁亡（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音訓】【註】惡烏路反）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附註】林曰欲徼福于神以屬東夷之衆【音訓】睢音雖鄫音曾下同【註】睢在消反）（祠音辭或音祀）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音訓】畜許六反爲于僞反下爲人同又如字）小事不用大牲（【附註】林曰謂若釁廟用羊釁門及夾室用雞之類）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附註】林曰所以爲民祈福）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三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音訓】降戶江反下同）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崇自服【附註】林曰壘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音訓】復扶又反壘力軌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音訓】御如字治也詩音五嫁反迓也【註】大音泰）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附註】林曰如之何可以服人）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附註】林曰亟城其邑而無民以居處其地【音訓】亟欺冀反）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音訓】罷音皮）乃溝公宮（溝塹【附註】林曰蓋塹池環城公宮【音訓】【註】塹七豔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夏郜子来朝（無傳郜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音訓 塞素則反）○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音訓 堵丁古反又音者）○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附註 林曰衛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為邢病 音訓 為于僞反難乃旦反）○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附註 林曰善成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音訓 註 相息亮反）○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 音訓 註 為于僞反下為邢同）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附註 林曰楚始書子宋楚初爭長也 音訓 盂音于）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揔見衆國共執之文 附註 林曰不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辭也 音訓 註 見賢遍反）○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 音訓 註 句其俱反）○楚人使宜申来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来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来不稱君命行禮 附註 林曰楚大夫始見經）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附註 林曰書諸侯不予楚之專執專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附註 林曰乞靈於楚以求諸侯為霸）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 附註 林曰以敗軍為天幸）○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音訓 尫音汪 註 故為于僞反）臧文

仲曰非旱備也（【附註】林曰言非備旱之道）脩城郭（【附註】林曰脩築城郭則飢民得就食）貶食省用（【附註】林曰君去盛饌減省貴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附註】朱曰嗇理己旱之緣穡又勸富者分給貪民）此其務也巫尫何為（【附註】林曰巫尫何能為旱）天欲殺之則如勿生（【附註】林曰殺之可以弭旱是天欲殺之則天何如勿生此人）若能為旱焚之滋甚（【附註】林曰若使此人果能為旱焚之則逆天意將愈甚其旱）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附註】林曰其何以堪成霸之事言必不堪得諸侯也朱曰言襄公圖霸貪欲太甚諸侯不堪其求必生變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附註】林曰宋公請服於楚故為會於薄地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附註】林曰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襄公猶貪諸侯禍尚未已）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音訓】閭泓烏宏反）○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附註】林曰濟濟水【音訓】任音壬大音泰皞胡老反）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音訓】為于偽反）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附註】林曰諸侯皆周之臣子故言周室之禍【音訓】閭杜註所引是叔孫婼語今傳本多作豹恐是傳寫誤也宜為婼婼勑若反）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音訓】紓音舒）

【經】二十有二年【癸亥】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冑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音訓】閭縣音玄）○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音訓】渾戶門反一音胡困反）○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音訓】【諺】妻七計反）嬴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附註】林曰巾以帨手櫛以理髮皆賤役【音訓】【諺】稱尺證反下之稱同）以固子也（【附註】林曰蓋欲以安固子之心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附註】林曰不敢從汝而歸恐失君臣之義不敢漏泄此言恐傷夫婦之恩）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

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音訓】焉於虔反）王說（【音訓】說音悅）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音訓】易以豉反下同）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

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音訓】蠭芳容反本又作蠭俗作蜂皆同蠆勑邁反一音勑戒反）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附註】林曰縣諸邾之城門以辱公【音訓】【諺】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音訓】陳直覲反）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附註】林曰敵人已被傷者不忍再傷之【音訓】重直用反下同）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音訓】隘於賣反）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附註】朱曰敵人未成陣則我不擊鼓以進兵恥以詐取勝也）子

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音訓】勍其京反）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音訓】耇音茍）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鬪）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音訓】為于偽反）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

可也（儳巖未整陳【附註】林曰既以聲盛而致士卒勇銳之志乘敵人之儳巖未陳阻而鼓之可也【音訓】儳士銜反又上減反陳直覲反又音如字）○丙子晨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羋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音訓】羋彌爾反勞力報反）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音訓】縉音晉馘古獲反）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饗【音訓】為于偽反）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

禮食器）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附註】林曰姬二女姓）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附註】朱曰言取二甥女是無別也【音】別彼列反）為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經】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音訓】絀本又作黜）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名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音訓】與音預）○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附註】林曰為頓築城以迫陳也）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附註】朱曰子文以子玉取二城有功使代己為令尹）叔伯曰子著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附註】林曰言子之使子玉為令尹將如國家何言不任也【音訓】任音壬）對曰吾以靖

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附註林曰不矜而安靖能有幾人言不多也音訓與音餘幾居豈反）○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附註朱曰上期如字約也下期音朞一年也懷公與其國中親戚相約備一年不名歸者殺之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音訓從才用反下皆同）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名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附註朱曰凡人子長而能仕則為之父者必教之以忠於所事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

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附註朱曰質形體也言委身體而君事之音訓質如字辟婢亦反）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附註林曰若欲淫濫刑罰以快君心誰無辭可加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

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音訓見賢遍反重直用反下重詳同為于偽反又如字）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音訓辟音避）○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附註朱曰遭驪姬之難音訓難乃旦反）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附註林曰受其養生之祿也）於是乎

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附註林曰有民人而與君父校勝負）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音訓頡戶結反）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音訓廧音牆咎音高）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音訓隗五罪反）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音訓儵音疇）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音訓妻七計反下同盾徒本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

（復成嫁）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附註】林曰野人無禮以土塊與重耳【音訓】塊苦對反又苦恠反）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附註】林曰以宗女姜氏妻重耳）公子安之（【附註】林曰重耳以齊為可安不復有四方之志）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附註】林曰姜氏青蠶之妾適采桑在其上而聞其謀）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附註】朱曰姜氏勉重耳使行）懷與安實敗名（【附註】林曰懷人之寵與安己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音訓】醒星頂反）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附註】林曰駢合也脅肋也蓋骸下肋骨合比若一裸赤體也【音訓】駢薄賢反觀如字絕句一讀至裸字絕句裸力果反又戶化反）僖負羈之妻（【附註】林曰僖負羈曹大夫【音訓】妻如字）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音訓】相式亮反下同）若以相（若遂以為傳相）夫子必反其國（【附註】林曰夫子謂重耳）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音訓】蚤音早）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音訓】飧音孫）公子受飧反璧（【附註】林曰受飧以領其意不受璧以示不貪）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附註】林曰天意所欲開道之人人皆不可及）晉公子有三焉（【附註】林曰重耳有人不可及者三事）天其或者將建諸（【附註】林曰將建立之以為君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犬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附註】朱曰三士之才皆足以居於人上而從重耳以行【音訓】從如字一音才用反）晉鄭同儕（儕等也【音訓】儕仕皆反）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附註】林曰其子弟之過於鄭者固將待以禮貌【音訓】過古禾反）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附註】朱曰子女

（謂妃妾也）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附註】林曰其餘波沾溉以及晉國者皆楚君享用之棄物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附註】朱曰三十里爲一舍言晉兵當退三舍而避楚兵所以報德也【音訓】【註】辟音避）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音訓】弭莫爾反屬音燭櫜音皐鞬九言反【註】緣悅絹反）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附註】朱曰文華者易至傲慢而公子能約之以禮）

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附註】林曰盡忠事上而加之以勤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附註】朱曰以其忌克故無親也【音訓】惡烏路反）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附註】林曰唐叔之子孫其後諸侯而衰歇者也則興起晉國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爲懷嬴【音訓】與音預）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附註】朱曰匜盛水器也沃澆水也盥澆手也言懷嬴奉匜澆水與重耳洗手也既而以濕手揮重耳而使水湔汙其衣也【音訓】奉音捧匜音移一音以紙反盥音管【註】湔音薦一音翦又音賤）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音訓】【註】見賢遍反）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乙酉】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音訓】【註】難乃旦反）○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附註】朱曰以璧授重耳意欲要君爲誓言此子犯之奸也）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繮【附註】林曰言臣供賤役【音訓】紲音泄從才用反又如字【註】繮居良反）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

君其請由此亡（【附註】林曰請由此而逃去也朱曰請死于此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音訓】【註】質音致）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音訓】令力丁反衰初危反）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附註】林曰晉師從秦命納文公故退師【音訓】縶張立反郇音荀）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附註】林曰為盟于郇以定納文公之約）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附註】朱曰武公以曲沃并晉故立廟於其邑）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弗書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音訓】【註】為于偽反）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音訓】見賢遍反）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附註】林曰獻公命汝一宿之期女不待宿即日而至【音訓】女音汝下並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音訓】為于偽反）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音訓】中丁仲反下【註】中帶鉤同）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附註】林曰汝其去乎言宿汝以遠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音訓】難乃旦反下同）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附註】林曰奉君命者無有二心）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附註】林曰言君在蒲則為蒲人在狄則為狄人當此之時我知為獻公惠公而已何有求於文公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附註】林曰其無如蒲如狄欲為公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音訓】射食亦反相式亮反）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附註】林曰懼罪而出奔者甚多）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音訓】【註】共音恭本亦作供）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音訓】豎音樹藏才浪反下同）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音訓】見賢遍反下不）

（得見同）公辭焉以沐（【附註】林曰文公辭之不見託以沐頭洗頭曰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附註】林曰言沐則低頭而心必反覆心主謀晝心既反覆則所圖謀者宜亦反覆【音】【訓】覆芳服反）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鯈叔劉【附註】林曰請其進退之命）文公妻趙衰【附註】（林曰文公以女妻趙衰【音訓】妻七計反）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訓】屏步丁反）【音】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

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附註】林曰蓋趙衰在狄時娶叔隗生盾今請迎之歸晉）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附註】林曰得新寵而忘舊愛何以使人心悅服）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音訓】下遐嫁反下同）以叔隗為內子而已（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其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音訓】已音紀）○晉侯賞從亡者（【音訓】從才用反）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附註】朱曰介姓推名推亦從亡不言求祿文公頒祿亦不及扵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附註】林曰惠公懷公無親

棄之援外之親鄰內之臣民皆共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附註】林曰貪天之功罪也在下者反以為立君之義貪天之功姦也在上者反以推立君之賞）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附註】林曰何不亦求其賞不求而死將以誰懟【音】【訓】懟音隊）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附註】（林曰尤過也我以彼貪天者為過今自求賞是效其過也）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附註】朱曰且我已出怨言矣不嘗更食其

祿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音訓】令力呈反）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音訓】焉於虔反）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音】【訓】女音汝）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附註】林曰以綿上之地為介推私田以供祭祀朱曰志記也）○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附註】林曰又叛親好于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

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音訓】【註】為于偽反）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音訓】大音泰）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附註】林曰或以二叔為管蔡者非【音訓】屏上聲）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附註】林曰

文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音訓】雍於用反酆音豐）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音訓】邘音于應平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音訓】蔣將丈反祭側界反）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附註】林曰常棣郁李花也【音訓】鄂五各反韡韋鬼反）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音訓】鬩胡歷反）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附註】林曰暱近親暱其暱近於我者）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

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道近當暱之【附註】林曰鄭居河洛北之姬姓諸侯去周最近所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附註】林曰以同姓諸侯為周屏翰）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

（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附註】朱曰大凡報人之施者我雖日力德矣彼責我之報者其心終未厭足也【音訓】施如字厭於鹽反又於豔反）狄固貪惏王又啓之（【附註】朱曰今以其女為后是開啓其貪也【音訓】惏力南反殺人而取其財曰惏）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音訓】【註】遠于萬反）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附註】（林曰我實使狄師伐鄭又以其女為后）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附註】林曰蓋不欲親誅叔帶）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音訓】欿大感反）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

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音訓】氾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音訓】好呼報反鷸音律）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音訓】惡烏路反）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音訓】衷音忠一音丁仲反）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音訓】己音紀稱尺證反下同）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音訓】詒以支反【註】遺唯季反）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音訓】【註】施始豉反）○宋及楚平【附註】（林曰宋自于泓之敗與楚不睦至是成公改紀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附註】林曰言天子尚尊敬之則鄭享宋公宜豐厚其禮）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冬王使來告難（【音訓】難乃旦反下同）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附註】林曰

（王引咎自責故云得罪于同母弟以子帶為惠后所寵故云寵子帶）鄙在鄭地汜（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出奔謂之蒙塵【附註】林曰天子）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附註】朱曰天子至尊不敢斥言故但曰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音訓】辟音避）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附註】林曰得恐懼脩省之禮）○鄭伯與孔將鉏石申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音訓】鉏仕居反）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附註】林曰我請為衛間諜先以兄弟往邢求仕焉此其為得國子之道）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音訓】【註】惡烏路反）○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同盟）○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音訓】【註】自為于僞反竟音境）○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附註】林曰二禮禮至兄弟也從國子巡城中警守備）掖以赴外殺之（【附註】林曰手掖國子以赴外師【音訓】掖音亦以手持人臂曰掖）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附註】林曰莫我敢止言其勇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附註】林曰勤王之信義宣布於諸侯）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

（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方更揔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音訓】〔註〕下遐嫁反）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附註】朱曰蓋欲自尊納王之功也）三月甲辰次于陽樊（【附註】林曰晉師次于周地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于隰城（【附註】朱曰晉人殺之也）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音訓】隧音遂〔註〕縣音玄）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附註】林曰言周德雖衰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者而晉欲擬天子之禮是有二王天下而有二王不惟諸侯惡之雖晉侯亦自惡之【音訓】惡烏路反）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音訓】呼喚故反）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附註】林曰凡居此地者誰非王室之親戚姻婭若何執拘以為俘囚）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附註】林曰晉聞蒼葛之言知不可強取乃出陽樊之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音訓】鄀音若）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夜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附註】林曰入而繫輿人入隱處係縛其輿衆之人【音訓】隈烏回反傅音附〔註〕令力呈反）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附註】林曰見縛囚故揆取析見盟徵故疑二子已與衆反叛）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音訓】〔註〕為于偽反）○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音訓】諜音牒）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附註】林曰民無信不立故以信庇其身【音訓】庇必利反又音祕）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附註】林曰得原所得少失

（信所失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附註】林曰還之于晉地）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音訓】溱側巾反）○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脩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音訓】鞮音隄）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附註】林曰飱餔也水澆飯也言趙衰昔者以壺承飯從文公於行役雖飢而不敢食【音訓】飱音孫從才用反舊如字徑古定反）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音訓】酅户圭反一音似觿反）○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附註】林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惟邾莒書人【音訓】【圖】竟音境傳同）○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附註】林曰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乞師于楚譏中國之屈於夷狄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音訓】【圖】秭音姊）○冬

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為稱【音訓】【圖】稱尺證反）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附註】林曰侵魯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二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音訓】犒苦報反【圖】勞力報反下同）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附註】林曰使展喜受勞師之辭命于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附註】林曰展喜往從齊侯而勞之）曰寡君

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音訓】縣音玄罄亦作磬盡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附註】林曰彌縫諸侯之闕失正）

（救諸侯之災害）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附注朱曰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音訓闓使所吏反）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音訓道音導）○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音訓鬻音育）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附注林曰熊摯即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音訓摯音至）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處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鬭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音訓左右並如字）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公

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六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七

杜氏（盡三十三年）　諸家註音訓附

經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不地日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附註】林曰楚序諸侯上而稱人貶予楚以霸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音訓】【註】與盟音預）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音訓】共音恭本亦作恭）○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秋入杞責禮也（責不共也【音訓】本或作責無禮者非）○楚子將圍宋【附註】朱曰宋叛楚即晉故楚將圍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

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故蔿楚邑【音訓】復扶又反蔿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附註】林曰以矢穿其耳【音訓】貫音官又古亂反）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附註】朱曰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爲令尹故賀其所舉得入也【音訓】飲於鴆反）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附註】林曰述子文二十三年答叔伯之言）靖諸內而敗諸外（【音訓】傳直專反【附註】朱曰蔿賈度子玉必敗故云靖於內而必敗於外也）所獲幾何（【附註】林曰言所得不補所喪【音訓】幾居豈反）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附註】林曰言子玉力小任重將不能以入其衆而治之也苟子玉能入其衆而舉賀典未爲後時而失禮朱曰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其必不能入前敵矣甚言子文舉子玉爲不當也）○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音訓】施式豉反）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附註】林曰曹共公始服楚）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附註】林曰去年

（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今年楚圍宋其勢必撤圍戍以救曹衞故曰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敎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音訓】（縠本又作穀同胡木反）臣亟聞其言矣【音訓】（亟欺冀反）說禮樂而敦詩書【音訓】（說音悅）詩書義之府也【附註】（林曰詩備美刺善惡載帝王興廢此義理之府藏也）禮樂德之則也【附註】（林曰禮以節中樂以導和此德行之法則也）德義利之本也【附註】（林曰德行義理利國利民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附註】（林曰將下軍）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附註】（林曰御戎為文公御戎車）【音訓】（行戶剛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附註】（林曰民皆懷土安居知生之可樂）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

（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附註】（朱曰謂以貨物貿易者不求過本價也）明徵其辭（重言信）【附註】（朱曰契卷要約皆分明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附註】（林曰未生其恭敬之心）【音訓】（共音恭）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附註】（朱曰新設此官以辨羣臣之等）民聽不惑而後用之【附註】（朱曰民知義信禮則聽上之命無所疑惑）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附註】（林曰由晉侯以文德敎民故也）

【經】二十有八年【己丑】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附註】（林曰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音訓】（刺七賜反殺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音訓】（慭魚覲反與音預）○楚殺其大夫

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附註】林曰書朝王始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

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音訓】咺況晚反【諺】為于僞反下為其同訴本又作愬）○陳侯欵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附註】林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河陽即溫晉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遂歸于曹（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音訓】【諺】獳乃侯反）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附註】朱曰愚按侵曹者以報觀狀之怨伐衛者以雪與塊之恥也）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

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附註】林曰以先軫胥臣有賢德事上之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附註】林曰齊侯以穀戍之追故從晉求援【音訓】斂音廞又如字盂音于）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音訓】說音悅又如字下同）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附註】林曰晉既致楚救衛復舍衛而圍曹）曹人尸

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音訓磔張宅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音訓爲如字又于僞反）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音訓兇凶勇反）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附註林曰爲其所得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於外欲加禮於晉師以免發冢之禍音訓棺古患反一音官）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音訓施始豉反）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附註朱曰言我軍有從亡之勞吾君尚不圖報之此等小惠何足報也音訓從才用反）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音訓爇如悅反）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音訓見賢遍反使所吏反）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附註林曰距躍超越也百猶勵也蓋距地向前超躍超越而過凡三次勉勵而爲之曲踊跳踊也亦三次勉勵而爲之音訓三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乃舍之（音訓舍音捨下並同）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步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附註林曰若舍之不救則宋與晉絕）告楚不許（附註林曰告楚釋宋楚又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附註朱曰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退圍宋之師音訓爲于僞反）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附註朱曰皆以激楚之怒也音訓說音悅）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

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附註林曰言無得從晉師與之爭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附註林曰人情之險阻事之艱難朱曰山川之險阻道路之艱難）備嘗之矣（附註林曰艱險備嘗則志慮堅）民之情僞盡知之矣（附註林曰情僞盡知則見識明）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附註林曰引此蓋謂齊秦既爲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無求過分音訓當丁浪反分扶問反）又曰知難而退（附註朱曰引此志者蓋謂晉之

（力強難以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附註】林曰引此蓋謂晉侯備嘗艱險盡知情僞爲有德不可與之敵也）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附註】朱曰請戰者求盡兵與晉戰也【音訓】棼扶云扶彩二反）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附註】朱曰子玉欲決於一戰以間破執持之使讒慝之不行也【音訓】間去聲）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甫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音訓】廣古曠反卒子

忽反）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附註】林曰宛春楚大夫【音訓】宛於元反又於阮反）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音訓】林曰先軫以子犯之言爲不然故曰子許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附註】林曰子玉一言而復衛封曹釋宋是安三國）我一言而亡之（【附註】林曰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楚亦亡宋是亡三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音訓】施始豉反）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絶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音訓】說音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音訓】辟音避下同）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音訓】國過古禾反）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欲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

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音訓】背音佩下同亢苦浪反）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音訓】夭於表反）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音訓】酅戶圭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音訓】每音梅又梅對反舍音捨）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

（謀反）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附註朱曰楚子伏於晉文身上而以口啑其腦也音訓盬音古腦乃老反圖啑子答反又所答反又子甲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附註朱曰以戰為戲是子玉輕敵之甚也）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音訓馮皮冰反與音預）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音訓為于僞反）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鬭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音訓圖令力呈反）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音訓見如字又賢遍反）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附註林曰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著被皮曰韅軸曰靷顯皮曰鞅繫曰靽音訓韅許見反又去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音訓虛丘魚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音訓圖攻如字又音貢）己巳晉師陳于莘北（附註林曰莘北即城濮音訓陳直覲反）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附註林曰子玉自誇其強言今日必盡滅晉師）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鬭宜申子上鬭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音訓雍於用反圖卷音權又丘權反勞力報反為于僞反下同）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音訓鄉許亮反圖屬音燭）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附註林曰

（晉許鄭成故使下卿入鄭為盟）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音訓】【諺】相息亮反）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附註】林曰大輅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音訓】彤徒冬反玈音盧）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音訓】秬音巨鬯勅亮反卣音酉又音由）虎賁三百人（【附註】林曰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附註】朱曰此策命辭也）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音訓】逖勅歷反）晉侯三辭從命（【附註】林曰三辭策命然後從天子之命【音訓】三息暫反又如字）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稽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附註】朱曰未受命則三辭已受命則三覲禮當如此也【音】【訓】【諺】見賢遍反）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附註】林曰載書要約之言【音訓】要平聲）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附註】林曰使隕隊其師衆無能世祚其國家【音】【訓】殛紀力反隊直類反）及而玄孫無有老幼（【附註】林曰曾孫之子曰玄孫自玄孫而下無問老幼俱受盟之禍）君子謂是盟也信（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音訓】瓊求營反）先戰（【附註】朱曰未戰城濮之先【音訓】先如字又悉薦反）夢河神謂己曰畀余（【附註】朱曰子玉夢河神告云以瓊弁玉纓與我也）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附】【註】朱曰盖神意謂我能賜汝地利助汝戰勝【音訓】女音汝麋亡皮反【諺】藪素口反）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附註】林曰因榮黃以諫子玉使以弁纓禱于河神）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

（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音訓】【陸】從如字又才用反）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附註】林曰二人答王使言子玉已欲自殺我二臣者嘗自止之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音訓】【陸】使所吏反下前使同）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音訓】【陸】縣音玄屬音燭）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音訓】【陸】見賢遍反）曰莫余毒也已（【附註】林曰言子玉既死莫有為我之毒害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附註】林曰蔿呂臣即叔伯代子玉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音訓】從才用反又如字）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附註】林曰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音訓】【陸】聽吐丁反）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附註】朱曰時從衛侯在外至是與國人為盟焉【音訓】宛於阮反）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附註】林曰今

上天悔禍而誘掖衛人之中心【音訓】衷音忠或丁仲反下同）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附註】林曰恐居者行者不和協相安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附註】朱曰欲乞爾神誘掖衛人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附註】林曰凡從君出行者無保恃其宣效勞力）居者無懼其罪（【附註】朱曰羣臣居於國內者無以不出從君而恐得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附註】林曰糾正其罪而誅殛其人）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音訓】先悉薦反）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諭國人【附註】林曰長牂時為衛守門以甯子為成公使衛與甯子共載而入國【音訓】牂子郎反使所吏反）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音訓】歂音遄）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音訓】射食亦反枕去聲）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附註】林曰牛馬牝牡相誘曰風）亡大旆之左

旆（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附註朱曰亡失也左旆蓋大旆有左右旆也）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令附註朱曰祁瞞掌牛馬旗旆者而皆失之是奸犯軍命也音訓瞞莫干反）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音訓茷音伐）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音訓馘古獲反）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附註林曰討貳討諸侯之有二心者）殺舟之僑以徇于國（附註林曰以秦軍先歸之罪討而殺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許衛）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附註林曰輔相也）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令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

為己職橐衣之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應者深音訓橐音託饘音旃）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脅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音訓見賢遍反）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子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附註朱曰豎小臣也侯獳其姓名也貨筮史謂納賂於晉掌卜筮之官也）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曹）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音訓說音悅）○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

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音訓行戶郎反擊古狄反一音計）

經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音訓註陬子侯反又側留反）○公至自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貶稱人音訓註大倉音泰）○秋大雨雹（音訓雨于付反雹蒲學反）○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

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附註林曰芻牲芻之屬）○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音訓註向式亮反）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音訓註上時掌反又如字與音預）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音訓註重直用反）○秋大雨雹為災也（附註林曰周之秋今之五六七月也故為災）○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音訓復扶又反好呼報反）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附註林曰其聲如此）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在成十八年音訓註為于偽反）○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音訓註氾音凡）

○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音訓註兼如字又經念反）○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音訓間去聲）○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惡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音訓為于偽反瑴音角）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

治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詐）（【音訓】厪覲勤三音）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附註】林曰子適即公子瑕）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厪辭卿（見周歂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音訓】【註】過古禾反）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附註】林曰子之宗族家室亦有所不免於害）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音訓】縋音墜【註】縣音玄）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附註】林曰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鄙邊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附註】林曰鄰謂晉也【音訓】焉於虔反下焉取同陪蒲回反）鄰之厚君之薄也（【附註】林曰鄰國土地廣大富厚則秦國土地自見狹小薄惡）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附註】林曰乏闕也困憊也言供其舍館資糧之闕乏【音訓】共音恭本亦作供【註】使所吏反）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附註】林曰言向年嘗納晉惠公有賜於晉矣朱曰言前此晉惠君曾許賂秦穆公求納矣）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音訓】厭於鹽反）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附註】林曰既滅鄭以其土地爲東方封疆之界又欲申廣其西方之封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附註】林曰闕猶削小也）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音訓】說音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音訓】【註】爲于僞反）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音訓】夫音扶）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附註】林曰本因秦力以得晉國今反害秦仁者不爲也）失其所與不知（【附註】林曰秦不同心而與之共事是失也【音訓】知音智）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音訓】與音預）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冬王使

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音訓】歜在感反【註】熬五刀反）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附註】林曰文德足以昭明於人武德可以畏服於人）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附註】林曰羞進也）以獻其功（【附註】林曰以獻其文武之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附註】林曰東門襄仲即公子遂）

【經】三十有一年【壬辰】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訓】【註】分扶問反【音】）○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其子成昏【音訓】【註】為于偽反）○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公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音訓】【註】竟音境）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音訓】重直龍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音訓】林曰必親暱其恭順有禮之人【音訓】共音恭）不速行將無及也（【附註】林曰先至者受地已盡後至者將無及於事）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音訓】傳音附）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附註】林曰蓋卜牛在卜日之前今經書免牲則是既得吉日改牛名牲矣）上怠慢也（方後卜郊之可否）（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附註】林曰言都帝丘有三百年之安）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音訓】相式亮反）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附註】朱曰言衛非夏之後則夏之先王必不歆享其祭）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絶）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音訓】閒去聲）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音訓】惡烏路反）

【經】三十有二年【癸巳】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附註】林曰晉襄公繼伯）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音訓】〔註〕使所吏反）○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音訓】〔註〕窆彼驗反）出絳（【附註】林曰絳晉都柩方出晉都）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附註】林曰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音訓】〔註〕呴呼二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附註】林曰西謂秦也過軼我謂越晉而伐鄭也【音訓】過古禾反又古卧反）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

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附註】林曰遠方之主必知而為之備言不可以得鄭也）師知所為鄭必知之（【附註】林曰秦師既知其所欲為之事鄭國必得而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附註】林曰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生悖戾之心害及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附註】林曰呼孟明而告之言我但見子之出兵而不見子之還旅而入也）公使謂之（【附註】林曰穆公怒其哭師乃使人責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附註】林曰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譏之以為汝但中壽汝墓之木已拱死將至矣）蹇叔之子與師（【音訓】與音預）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附註】林曰殽即今之函谷關）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音訓】辟音避〔註〕嶔許金反惡烏路反）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甲午】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附註】林曰晉秦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伐【音訓】【[illegible]】背音佩掎居綺反陳直覲反）○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音訓】訾子斯反）○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所以為災）○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附註】林曰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而上欲其速也【音訓】乘繩證反下並同）王孫滿尚幼（【附註】林曰周之王孫名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音訓】輕遣政反下同）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音訓】【[illegible]】易以豉反）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附註】朱曰滑鄭邑名）鄭商人弦高將市

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附註】林曰弦姓高名將市易於周朱曰韋熟革也四馬曰乘因以乘為四數也遺人之物以輕先重故弦高以犒師先以四韋而致十二牛也【音訓】先悉薦反[illegible]先之同【[illegible]】遺惟季反）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附註】林曰步猶行也【音訓】從才用反）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音訓】腆他典反為于偽反下為吾子同積子賜反）行則備一夕之衛（【附註】朱曰衛謂以兵送之）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音訓】【[illegible]】傳張戀反）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附註】林

曰束矢載弓磨厲兵器秣穀其馬）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附註】林曰言杞子等淹留入戍於我鄭國）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音訓】間音閒）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附註】朱曰蓋三子以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孟明曰鄭有備矣（【附註】朱曰孟明至滑見鄭人來犒師故知其有備也）不可冀也（【附註】林曰不可冀望其國）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附註林曰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附註朱曰禮成謂無失禮也音訓勞力報反註當丁浪反又如字）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音訓施始豉反下同）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附註林曰遽傳車以傳車起姜戎之兵欲速也）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附註林曰墨染其衰而加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附註林曰請免三帥音訓註妻七計反）曰彼實構吾二君（附註林曰言彼

三師實交構我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敗）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附註朱曰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食其肉猶不以為厭足也音訓厭於艷反又於鹽反）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附註林曰言武夫盡力爭戰而執之原野之間婦人卒暫一言而縱之國家之內音訓註卒寸忽反）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音訓墮音隳長丁丈反）不顧而唾（附註林曰不顧襄公在前而咳唾於地無禮之甚也音訓唾他卧反）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附註林曰孟明知其詐乃遂於舟中稽首拜命）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音訓纍律追反）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附註林曰此身雖死此心感恩終不朽腐）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音訓林曰嚮秦師而哭引咎自責音訓鄉許亮反）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附註朱曰稱孤以自貶損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附註林曰不廢孟明而用之以取敗此又我之過失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

德（眚過也【附註】林曰不以一眚之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〇狄侵齊因晉喪也（【附註】林曰齊晉之與國）〇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附註】林曰魯師退而邾人復不設戰守之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〇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附註】林曰白狄之君子爵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

饋曰饁【附註】林曰冀缺即郤缺【音訓】使所吏反過古禾反又古臥反耨乃豆反饁于輒反）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附註】朱曰主敬如此則心存而不失是為仁之準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附註】林曰管仲射齊桓公中帶鉤故曰賊）實相以濟（【附註】林曰實相相桓公以濟伯業【音訓】相式亮反）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音訓】共

音恭）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音訓】菲芳匪反）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附註】林曰周禮三命受位【音訓】且子餘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附註】林曰先茅晉大夫周禮再命受服）以一命命郤缺為卿（【附註】朱曰以郤缺有獲白狄子之功故命為卿周禮一命受職）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音訓】復扶又反重也又音服還也）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何未有軍列【音訓】行戶剛反）〇冬公如齊朝且弔有

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〇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〇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音訓】覆芳服反）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附註】林曰鄭之外僕髡髮而名屯者【音訓】髡苦門反）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音訓】鄶音檜）〇晉陽處父侵蔡（【附註】林曰蔡即楚故）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音訓】泜音雉又古里反王又徒死反

子患之（附註 林曰陽處父患楚相持不決）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附註 林曰有文德者不肯犯順意謂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武不違敵（附註 林曰有武德者不肯棄敵意謂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釁使渡成陳而後戰 音訓 陳直覲反）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 附註 林曰若子不肯渡水則當退舍緩我使我得濟而陳）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附註 朱曰孫伯即子玉之子成大心也）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附註 林曰待我軍半涉而迫我於險則必爲晉人所敗雖悔之亦何所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音訓 辟音避）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附註 林曰二事皆非禮也）

附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七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八

杜氏（盡十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文公上（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穆公二年）

齊（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晉（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成公九年）

蔡（莊公卅九年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侯申立）

曹（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共公六年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詳見僖公元年）

薛（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魯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弒莒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文公四十一年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楚（成王四十七年魯文公元年冬遇弒子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楚莊王爭霸）

秦（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附註**林曰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音訓**喪息浪反）○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

君穎（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音訓】穎憂倫反又丘倫反）○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来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附註】朱曰相人謂觀其形色而知吉凶也【音訓】相息亮反）見其二子焉（【音訓】見賢遍反下註孤見同）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音訓】食音嗣鄭音那又如字【圖】共俱用反）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附註】朱曰按漢律歷志謂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則以閏三月為太近前也杜註又謂閏當在僖公之末年則以閏三月為太近後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附註】朱曰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其時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步占之端故云履端於始也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謂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也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云舉正於中也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个時辰也而一歲十二个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个時辰無所歸著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而與日合於朔是每日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箇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歸餘於終也然唐孔氏又云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此蓋不然大凡閏月前半月是前月之中氣後半月是後月之節氣則是餘分積至半月使當置閏矣若使積成一月方置之為閏則閏月安得無中氣耶）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王使毛伯衛来錫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

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且以辭晉【附註】林曰我為衛以辭謝晉求和【音訓】更古孟反又音庚▣大音泰又如字）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附註】林曰又多寵愛之子若已立為大子而又黜之乃取亂之道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附註】林曰微聞其事而未辨其信否）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音訓】芊音来）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音訓】呼好賀反▣稱尺證反）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音訓】女音汝）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附註】朱曰又問能出奔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弒君）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盖取此宮甲【音訓】從如字又才用反）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音訓】蹯音煩）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音訓】瞑亡丁反又亡千反）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附註】林曰賞其功）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音訓】▣環如字又音患）○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附註】朱曰使卿出外而並行聘禮於鄰國）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音訓】要於遥反）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附註】朱曰中心為忠故為德之正也確實為信故為德之固也卑讓則自下而人高之故為德之基也）○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

（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附註朱曰夫子指孟明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音訓復扶又反）

經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附註林曰彭衙秦地音訓圖見賢遍反郃戶納反）○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附註林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音訓圖稱尺證反厭於涉反）○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討衛故貴而書名氏附註林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歃於是始是故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音訓穀戶木反本又作穀同）○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音訓圖收如字又手又反）○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見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

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音訓圖纁許云反）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音訓鞫九六反）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附註朱曰秦囚蓋晉人所生獲秦兵也）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附註朱曰秦囚懼而叫呼音訓呼火故反）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附註朱曰狼瞫亦晉人取戈斬囚示其勇也音訓瞫音審）禽之以從公乘（附註朱曰狼瞫執所斬之囚以為傳騎而從公車也音訓乘繩證反）遂以為右（附註林曰禽獲也因上文萊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曰禽朱曰襄公嘉其有勇使代萊駒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音訓女音汝難乃旦反）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音訓共音恭）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

（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音訓】復扶又反）子姑待之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己兵【音訓】陳直覲反）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音訓】遄市專反沮在呂反）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音訓】施式豉反）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

必辟之（【音訓】辟音避）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音訓】厭於涉反）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附註】林曰公朝晉未歸至國）六月穆伯會諸侯

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縠士蔿子）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音訓】為于偽反）○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音訓】【閗】令力呈反）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音訓】長丁丈反）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

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音訓】先悉薦反下不先皆同）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音訓】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

（得故顧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文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音訓】知音智下同）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附註】林曰非已欲立而立人之道）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來遊而廢之【音】【訓】【註】姦悉弄反）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音】【訓】【註】販甫萬反）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音】【訓】【註】梲章悅反）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

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附註】林曰為穆公之賢人諸大夫以尊秦也【音訓】為于偽反）○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音訓】【註】共音恭）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音】【訓】沈音審【註】與音餘一音預）○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赴【附註】林曰王卿不卒惟王子虎劉卷卒【音訓】【註】為于偽反又如字）○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附註】林曰秦於是始霸西戎）○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自上而隋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書而來告故書【音訓】雨于付反【註】隋徒火反）○冬公如晉○十有二月乙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附註】林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於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附註】林曰莊叔即得臣）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

潰在上曰逃（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眾曰潰在上曰逃以其類言之【音訓】輕如字又遣政反）○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此）○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附註】林曰去年趙衰言秦師又至將以避之故不出也）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音】【訓】【註】大音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附註林曰不以敗軍而生懈怠之心）能懼思也（附註林曰能知懼而思改其所行為）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音訓共音恭）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音訓遺唯

季反）○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音訓隊直類反）（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附註林曰先僕晉大夫）○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門于方城（附註林曰攻楚方城之門）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

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復還上成拜禮音訓上時掌反又如字）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音訓嘉戶嫁反）

經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秋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

也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附註林曰逆婦卿不行是使賤者逆）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逆之是卑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附註林曰棄納幣之信而壞其內主朱曰在魯言之謂之國在宮中言之謂之家音訓壞音怪）不允宜哉（附註林曰為十八年姜氏歸齊張本）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附註朱曰名分不可犯處即天威也今魯不畏內主即是犯分）○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音訓邧願晚反一音元）○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音訓為于偽反下文註為賦為歌皆同）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音訓度待洛反）○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附註林曰臣以為樂工肄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為宴臣而設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音訓註愾苦愛反）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口實車馬曰賵音訓含戶暗反）○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附註林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貶也且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寵之是以天命楚之天討也是故皆不稱天）○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音訓鄀音若）○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附註林曰既即秦又有二心而從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附註林曰成大心子玉子）○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音訓蓼音了字或作鄝）

（音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怨大國忽然而忘【附註】林曰庭堅臯陶字）○晉陽處父聘于衛（【附註】林曰四年衛朝于晉故聘以報之）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附註】林曰書處父之爲人而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附註】林曰言處父爲人純乎任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附註】林曰沈漸尚書作沈潛）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附註】朱曰壹之者謂其一於用剛而乏沈潛之意思也必不得其死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附註】林曰猶不干犯四時之序）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音訓】【補】行下孟反）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剛則犯人）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六年晉殺處父傳【附註】林曰離罹也【音訓】難乃旦反）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音訓】【補】共音恭）○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音訓】射音亦又音夜）○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三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音訓】【補】過古禾反）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附註】林曰成季即趙衰）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附註】朱曰所以自中軍之佐升之而爲帥也）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盾諡）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音訓】【補】當丁浪反）辟獄刑（辟猶理也【音訓】辟婢亦反）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音訓】洿音烏本又作汙同）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音訓】大音太【補】從才用反）○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

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音訓】【註】為于偽反○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音訓】任音壬）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音訓】車音居行戶郎反）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無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音訓】為于偽反下【註】為立為作同）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

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音訓】王如字一音于況反【註】知音智）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音訓】【註】分扶問反）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音訓】話戶快反）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音訓】【註】量音亮）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音訓】【註】道音導下同）予之法制（【附註】林曰與天下以吉凶軍賓嘉曰法制【音訓】予音與）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附註】朱曰周禮以土宜教民稼穡蓋使因地之利以遂其性也）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附註】林曰衆隸衆民之隸于官于士于農工賈者皆依賴其法而後就用上命）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附註】朱曰今秦穆公縱然不能立法以遺子孫而又收其善人使之殉葬以死如此則邦國殄瘁難以居乎人之上矣【音訓】遺唯季反）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音訓】復扶又反）○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音訓】焉於虔反【註】從才用反）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辛得【附註】林曰求用而無其禮實難辛得）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音訓】難乃旦反下皆同）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附註】林曰時子雍仕於晉且晉去秦為近）秦舊好也（【附註】林曰秦與晉有舅甥之舊好）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音訓】為于偽反）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音訓】抒直呂反又時呂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音訓】樂音岳又音洛）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

班在九人（班位也【附註】朱曰自夫人以下其位列在第九）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滛也（【附註】林曰為二君所嬖寵是滛邪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附註】林曰為文公之子不能求仕於大國而仕於陳之小國是僻陋也【音訓】辟又作僻下同）母滛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音訓】圈復扶又反下將復忌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附註】朱曰遜偪姞事季隗故曰母義先君愛其子故曰子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音訓】郫婢支反）○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附註】朱曰處父黨於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者想宣子得政之後外示大公不以處父為私恩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附註】林曰討其殺處父也）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音訓】臾羊朱反駢蒲賢反又蒲丁反帑音奴）夷之蒐賈季戮臾駢（【附註】朱曰戮辱也時賈季將中軍臾駢犯其令故執而戮之）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附註】林曰趙盾盡禮於賈季而送其妻子）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任【附註】林曰宣子使我送帑是寵任我也）介人之寵

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己是益仇【音訓】知音智）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附註】林曰是棄民之時與國之政也）何以為民（【音訓】為如字治也）

【經】七年【辛丑】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音訓】○復扶又反易以豉反）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音訓】郚音吾○難乃旦反）○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賊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附註】林曰令狐秦地【音訓】令力呈反）○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附註】林曰不序諸侯微辭也晉於是始失霸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音訓】間去聲或如字難乃旦反下同）○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絶大皞之祀以與邾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音訓】矔音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附註】林曰昭公畏羣公子之偪故欲去之）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音訓】庇必利反又悲位反廕本又作蔭於鴆反）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音訓】藟音累○庥許求反）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附註】林曰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引俗諺所謂藉木之庇而縱放尋以量之斧以伐之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爲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

卿和公室（【附註】林曰右師等六卿使穆襄之族與昭公爲和）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附註】林曰樂豫以己之官遜之此以爲和之道【音訓】舍音捨下同卬音昂）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音訓】焉於虔反下焉用同）出朝則抱以

適趙氏【附註】（朱曰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抱大子以往宣子之家）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音訓】（屬音燭）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附註】（林曰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夷皐也將以兵送子雍故言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

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音訓】招上遙反堇音謹一音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附註】（朱曰秦必生計謀爲己害也【音訓】復扶又反）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音訓】先悉薦反）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音訓】蓐音辱）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音訓】刳音枯）先蔑之使也（【音訓】使所吏反）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附註】（林曰使大夫攝卿以往逆子雍）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爲同寮【音訓】爲賦于僞反下爲同寮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附註】（林曰即士會）

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音訓】[illegible]惡烏路反）○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附註】林曰時賈季奔在狄【音訓】酆音豐[illegible]相息亮反）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

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附註】林曰後至則不書其國之主名避不敏於會事也【音訓】辟音避）○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附註】林曰己莒氏也【音訓】己音紀一音杞）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音訓】為于偽反下且為自為同）○冬徐伐莒莒人来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附註】林曰因臨盟為襄仲逆女）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附註】林曰魯國有亂則將開寇讎之心）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音訓】舍音捨）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音訓】復音服又扶又反）○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民生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附註】林曰若無禮以制財用厚生民則民不樂此民所由以不服也【音訓】樂音洛）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来之（来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附註】林曰何不歸衛田使諸侯之睦於晉者歌誦吾子之德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音訓】說音悅）

【經】八年【壬寅】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無傳為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来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附註】林曰解

（揚晉大夫【音訓】〔註〕中丁仲反令力呈反見賢遍反）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附註】林曰申虎牢皆鄭邑蓋此地皆公壻池之封也【音訓】復扶又反壻音細俗作婿〔註〕相息亮反）○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在七年）○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附註】林曰以扈盟後至故盟衡雍以報之）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者專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

（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附註】林曰使二子為中軍將佐）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附註】林曰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音訓】〔註〕從才用反）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附註】林曰來求止此自是魯不脩貢周無求矣【音訓】〔註〕共音恭本亦作供下同）○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大

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附註】林曰楚君臣始並見於經）○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音訓】襚音遂）○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

（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附註**林曰作亂故也）○毛伯衛来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附註**林曰時晉靈公幼少志不在於諸侯楚居南方故言北方諸侯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附註**林曰生獲曰囚**音訓**尨莫江反）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也皆放此**附註**林曰以懲諸大夫奉命出會而不共恪者**音訓****註**為于偽反）○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音訓**茷音吠）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音訓****註**貉武白反）○冬楚子越椒来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音訓****註**從才用反）叔仲惠伯曰是必滅

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附註**林曰奉使必告廟而來言辭稱先君以相接故以其傲為傲其先君**音訓****註**使所吏反）○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甲辰**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故書日）○夏秦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附註**林曰狄秦也楚之霸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音訓**女音汝一音如字）○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附註**林曰書次以見楚之圖霸而未集也是故書次于郎以見齊霸之難書次厥貉以見楚霸之難）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夏秦伐晉取北徵（報少梁**音訓**徵如字一音張里反）○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音訓**矞尹必反）謂成王與

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附註】林曰言三君皆將不得以壽終【音訓】強其丈反）城濮之役王思之（【附註】林曰成王思范巫強死之言）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附註】林曰子玉已死【音訓】毋音無）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附註】林曰楚僭王其縣尹皆稱公使子西為商公【音訓】王使所吏反）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附註】林曰成王下而見子西）懼而辭（【附註】林曰子西倉卒見王而懼以辭謝王）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附註】林曰宜申即子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音訓】復扶又反見賢遍反）○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附註】朱曰息楚邑）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若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音訓】麇九倫反）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載御事華元父【音訓】勞力報反）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音訓】道音導）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音】【訓】【註】陳直覲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附註】林曰子朱無畏皆楚大夫【音】【訓】【註】甄吉然反）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音訓】燧本又作鐩音遂）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扶其僕以徇（【附註】林曰扶撻也僕御也無畏為司馬撻宋昭公之御者以徇于諸侯正違命之罰【音訓】扶音扶）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附註】林曰言當官而行刑罰不當以宋君為彊而避之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毋從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音訓】毋音無）是亦非辟彊也（【音訓】辟音避）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

（槊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麇傳）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八

經傳集解卷第九

杜氏（盡十八年）　諸家註音訓附

文公下

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附註林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臧而后販人之）○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附註林曰潘崇楚大師音訓復扶又反）至于錫穴（錫穴麇地附註林曰麇未服故音訓錫音羊或作錫呈歷反）○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音訓見賢遍反）○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附註林曰在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音訓鄋音搜又音騷瞞莫干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

共乘（共車音訓乘繩證反）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音訓[illegible]長如字又直亮反）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附註林曰以戈衝僑如之咽喉音訓摏舒容反）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音訓名如字或亡政反）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音訓耏音而）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生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附註林曰以門賞耏班故以班之姓名其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音訓潞音路）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二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

（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丙午】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附註】林曰此郕大子朱儒也其日郕伯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故郕大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大子升蒲魯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尒【音訓】見賢遍反）○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音訓】【註】復扶又反一音服）○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附註】林曰秦君臣始並見）○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貟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音訓】鄆音運【註】貟音云一音運本又音鄖音同）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附註】林曰朱儒之父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音訓】邽音圭）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音訓】【註】復扶又反見賢遍反）○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書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附註】朱曰重申也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令云辭玉則是先聘而辭之也【音訓】重直用反）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音訓】腆他典反）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音訓】徼古堯反【註】要於堯反下同）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音訓】藉在夜反）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附註】朱曰襄仲聞使臣之辭命和遜故知秦有君子也）國無陋矣（【附註】朱曰言以此見天下無陋無文之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音訓】為于

（偽反）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附註朱曰深壘即高壘蓋溝深則壘高也固軍謂軍所舍處欲其固也待之謂不與戰而待其自弊也）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附註林曰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音訓惡烏路反輕遣政反）秦伯以壁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附註林曰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卧坐而待敵也）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傳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盡則晉自有徵任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附註杜曰兵交使在其間故秦使行人夜戒晉師與約戰期）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慭缺也音訓慭魚覲反）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音訓使所吏反）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音訓復扶又反）○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同盟）○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之室音訓大音泰）○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音訓棐方尾反又非尾反）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

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附註林曰塞關也音訓塞悉代反註令力呈反）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附註朱曰恐其輔秦強盛為晉國之害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附註林曰隨會即士會賈季即狐射姑音訓難乃旦反）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附註林曰言請名賈季而復其任）能外事（附註林曰言賈季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附註朱曰成子郤缺也）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附註林曰能處卑賤而有廉恥之心）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音訓知音智）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附註林曰壽如守魏偽以其私邑叛晉即秦實欲以計誘士會使來取魏而復之執壽餘之妻子於晉國使壽餘夜走）請自歸于秦（附註朱曰請以魏邑私獻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故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諭魏有司）使士會（附註朱曰康公以士會為晉人且有才能故使之往）士會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附註林曰言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若反背其言不以魏叛秦臣往魏必為晉人所殺妻子留秦必被誅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附註朱曰蓋士會妻子皆在秦恐背約歸晉而秦必殺其妻子故偽辭不肯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人料直以為誠然故陰其計也）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音訓繞如字又張遙反註檛張瓜反）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附註林曰歡譟而歸）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音訓與音預）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附註林曰言不遷都則君之壽命可以求長也君何不為長壽之計）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附註林曰知天命之在民不以死生易其心所謂知命也）

○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音訓 [illegible] 見賢遍反）○冬公如晉朝且尋盟（附註 林曰尋八年衛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 音訓 [illegible] 為于偽反下皆同）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釆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答拜

經十有四年戊申（附註 林曰是年周頃王崩匡王立春秋皆不書崩葬）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音訓 [illegible] 彗似歲反見賢遍反）○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峻邾之責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音訓 菑側其反 [illegible] 度待洛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 音訓 [illegible] 為于偽反）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音訓 [illegible] 使所吏反）○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附註 林曰魯使者不恭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音訓 妃音配本亦作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 音訓 施式豉反 [illegible] 數音朔）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音訓 貸音特又音忒）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

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音訓】【圈】（復扶又反）○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音訓】（貜俱縛反又居碧反且子餘反長丁丈反）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附註】（林曰先築楚所都之郢城）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附註】（林曰將往楚商密之邑）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

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附註】（林曰秦為晉所敗故使鬬克歸楚求與楚平）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音訓】（為如字一音于偽反下以為請同十五年亦故此）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於家故出入不書）【附註】（林曰穆伯急於復國故聽襄仲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入終寢於家）【音訓】【圈】（與音預）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音訓】（復扶又反）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附註】（林曰魯公許之）文伯卒立惠叔【附註】（林曰立難為後）穆伯請重賂以求復【附註】（林曰穆伯請納重賂于魯以求復國）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污君之祿辟禍速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音訓】（難乃旦反）齊公子元不

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音訓】夫音扶已音紀）○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附註】林曰請借周之恩寵以請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音訓】焉於虔反）冬單伯如齊（【附註】林曰周從魯之請使大夫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来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音訓】▣奉使所吏反從才用反）○夏曹伯来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附註】林曰入國書大夫於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八書郤缺役書趙穿內是凡役書大夫）○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揔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来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来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附註】林曰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

姬故也（因晉請齊【音訓】為于偽反下為孟氏下▣為惠叔同）○三月宋華耦来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音訓】從才用反▣旅從同反音如字▣率多所類反又音律使所吏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弒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夏曹伯来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来朝雖至此乃来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齊人或為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音訓】▣長丁丈反）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

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毋怨敖從莒女故帷堂【音訓】己音紀）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附註】林曰此親感終天之別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附註】林曰武王時史官名佚）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附註】林曰毋絶其兄弟天性之至愛親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音訓】說音悅）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音訓】聞音問或如字下同）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音訓】遠于萬反下同）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音訓】句音句鼆毋耿反）○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附註】林曰使單伯來魯致歸子叔姬之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音訓】【註】為于偽反下似為同）○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音訓】與音預下同）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懈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附註】林曰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音訓】【註】使所吏反數音朔）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令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音訓】難乃旦反下註同）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音訓】【註】惡烏路反）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議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附註】林曰討曹人夏朝于

（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附註】（朱曰謂責曹朝魯也【音訓】女音汝）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音訓】相息亮反又如字）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時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弒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庚戌】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郪丘齊地【音訓】郪音西又七西反）○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音訓】爲于僞反【附註】）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

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音訓】間如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附註】林曰泉宮即泉臺）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音訓】訾子斯反）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附註】林曰百濮無屯聚皆離散而居將各走保其邑）誰暇謀人（【附註】林曰誰暇謀伐人國）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音訓】【附註】難乃旦反一音如字）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附註】林曰自楚之廬邑以往伐庸【音訓】廬力於反又音盧）次于句澨（楚西界也【音訓】句音句澨音筮）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

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附註】（林曰被囚三宿而走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遣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附註】（林曰且又與庸兵遇以驕其心）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附註】林曰蚡冒楚武王諸父也朱曰蚡冒史記以爲武王兄也【音訓】蚡音紛冒莫報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音訓】北如字一音佩）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音訓】裨音皮鯈音紬）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

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音訓】馹音日【註】傳丁戀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音訓】隊徒對反）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附註】（林曰二國從楚師伐庸）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附註】朱曰欲結人心而爲篡弒之計）宋饑竭其粟而貸之【附註】（林曰公子鮑自竭其私家之粟以借貸饑民言鮑之恤民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附註】林曰無不饋遺以飲食詒遺也【音訓】【註】詒以支以志二反）羞珍異（羞進也【附註】林曰言鮑之養老）無日不數於六卿

之門（數不疏【附註】林曰無一日不造請頻數於宋六卿之門【音訓】數音朔）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附註】林曰言鮑之尊賢）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附註】林曰言鮑之親親）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附註】林曰鮑能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附註】林曰乃助以施於國【音訓】施式豉反）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爲左師（【附註】林曰友目夷子）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矔爲司徒（【附註】林曰矔桓公孫【音訓】矔音貫）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

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附註】林曰吾司城之官爲近君懼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附註】林曰若棄司城之官則無以庇覆其宗族）子身之貳也（【附註】林曰我之有子此身之副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己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附註】（林曰既卒事也襄夫人將使昭公田獵于宋孟諸之大藪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附註】林曰大夫謂公子鮑等【音訓】【註】稱尺證反）諸侯誰納

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實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附註】林曰使去以避難）夫人使謂司城去公（【附註】林曰使人告蕩意諸使去昭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音訓】言無以事後君難乃旦反）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附註】林曰使人帥郊甸之師攻昭公而殺之）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音訓】重直用反）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

馬（虺意諸之弟【音訓】虺況鬼反）

【經】十有七年【辛亥】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秋公至自穀（無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

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附註】林曰失其所討之罪）○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音訓】難乃旦反下及註皆同）○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音訓】復扶又反註同）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音訓】與音預）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

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附註】林曰時蔡未服晉故鄭召蔡與之事晉）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于朝晉【附註】朱曰以上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附註】林曰陳欲朝晉畏楚不敢故請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音訓】蕆勑展反）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附註】

（林曰陳靈公初即位自鄭往朝于晉）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附註**朱曰以上言陳之事晉皆鄭之功）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音訓**見賢遍反）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附註**林曰相繼朝聘于晉）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附註**朱曰以上言鄭國事晉之勤）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附註**林曰爾之事我未足以快吾之志願）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附註**林曰猶鄭雖小國北畏晉南畏楚則中間之不畏者小矣**音訓**幾居豈反）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附註**林曰言鹿死不擇庇蔭之所喻鄭既滅亡當不擇所從之國也**音訓**註茠虛求反）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於楚如鹿赴險**音訓**鋌音挺）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附註**朱曰言晉之命令適苛無有窮極鄭亦知不免於滅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附註**林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兵故兵謂之賦）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音訓**為于偽反）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猶令也**附註**林曰此言鄭文公背齊從楚亦非其罪蓋遠引前事之驗以為近世之證）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附註**林曰言晉國若不圖恤鄭國之社稷無所逃於見討之罪言將叛晉也）晉鞏朔行成於鄭（**附註**林曰晉服其言故使大夫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音訓**質音致下同）○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音訓**歜音觸邥音審）○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附註**林曰報趙穿公壻池之質）○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附註**林曰言齊人將伐魯而食魯國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

（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音訓諺（之稱尺證反）○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無）○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音訓（令力呈反先悉薦反下同）諺惠伯令龜（卜以事告龜）卜楚丘占之附註（林曰魯大卜楚丘視龜兆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音訓諺（見賢遍反）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

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音訓（驂七南反乘繩證反）夏五月公遊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感激）音訓（扑普卜反）諺（箠市蘂反又之蘂反）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音訓（女音汝下同）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為病恨）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附註（林曰納懿公於申池之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音訓（舍音捨惡烏路反）齊人立公子

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音訓（長丁丈反屬音燭）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附註（林曰襄仲既如齊遂請于齊侯欲立宣公）音訓（見賢遍反）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

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附註（林曰襄仲殺惠伯而埋馬廄矢糞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附註（林曰奉惠伯之妻子以出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附註（林曰大歸而不返也）音訓諺（復扶又反）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音訓（過古禾反又古臥反）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别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附註】林曰言今日必達者僕於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音訓】隊直類反）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附註】林曰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法則也合此法則為吉德違此法則為凶德故以觀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附註】林曰事之是非所以量度功之成否【音訓】度待洛反下同）功以食民（食養也【音訓】食音嗣）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附註】林曰無一事可則法【音訓】還音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附註】林曰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是我有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附註】林曰若以教訓則為昏亂無一事可為民人之法則）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音訓】【註】頊許玉反）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音訓】隤音頹敳五才反一音五回反檮音挑戭音衍尨莫江反降戶江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音訓】【註】嚳苦毒反）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音訓】貍音釐）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音訓】共平聲下同）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音訓】【註】隊直類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附註】林曰凡惡人之不可親友者則是與之比近而周密）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音訓】渾戶本反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附註】林曰靖譖安於讒譖庸回用其回邪）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音訓】行下孟反）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言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不道忠信）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音訓】杌音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南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音訓】縉音晉）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附註】林曰貪食甚則侵欲於人貪財甚則崇侈於己其心侈大不可盈滿厭足聚集收斂充積富實其家富厚不知紀窮極不分惠孤獨鰥寡之人不賑恤窮困匱乏之人【音訓】厭於艷反）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

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音訓】饕音叨餮他結反）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音訓】螭音摛魅音媚）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音訓】相息亮反）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辯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宋武氏之族（【附註】林曰宋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音訓】道音導）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附註】林曰時武氏在華耦之館舍故就攻之）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

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

（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九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

杜氏（盡十一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匡王五年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文公三年）

晉（靈公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郤克為政）

衛（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蔡（文侯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曹（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杞（桓公二十九年）

薛（詳見傳公元年）

莒（季佗元年）

邾（定公六年）

許（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楚】（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予楚莊王以霸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癸丑】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音訓】【去】為于偽反）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

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附註】林曰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附註】林曰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與大夫用諸侯之辭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附註】林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歸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音訓】【去】稱尺證反）○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音訓】【去】復扶又反）○東門襄仲如齊

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音訓】為于偽反下同）○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附註】朱曰時齊懿公侵暴魯國）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附註】林曰十四年盟新城十五十七年兩盟扈）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

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附註林曰秦以崇為急）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附註林曰靈公奢侈）趙宣子為政（附註林曰即趙盾字中軍）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附註林曰大夫書戰於是始於是凡戰書大夫）○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音訓註為于偽反）○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空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獲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

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附註林曰甲車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俘獲也輅迎也迎而代之鄭人入于井以避之音訓輅音逆）倒戟而出之獲狂狡（附註林曰狂狡自倒其戟以聽鄭人之出反為鄭人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附註林曰失行軍之禮違殺敵之命宜其反為人禽獲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附註林曰戎軍制也昭明也軍制昭明於上果毅也毅必行也音訓註著直略反）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以易）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附註林曰弗與弗與於享也音訓食音嗣與音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附註林曰與華元入於鄭師）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附註林曰兵車文馬之賂半入鄭國）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附註林曰慰撫之曰子之馬驅入鄭師以至於敗）

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附註】林曰宋國有城築之事華元為築城之將主巡行察視功役之事【音訓】植直吏反將子匠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音訓】睅户板反皤音婆）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音訓】思如字又音腮復扶又反來力知反又如字以叶上韻）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附註】朱曰言牛與犀兕之皮皆可為甲雖棄之何害也【音訓】皮音婆兕徐履反那乃多反）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附註】林曰縱使有皮可以為甲何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勿棄之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附註】朱曰令驂乘者勿復答而去之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眾口也）○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附註】林曰言欲諸侯從楚而惡救鄭禦晉之難【音訓】惡烏路反難乃旦反）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鬭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

楚滅若敖氏張本【附註】林曰益以競強為鬭椒之疾病故欲且示弱增益其疾病以速其斃）○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弒）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附註】林曰從於臺上伺過其下者以彈弓彈之丸彈子也觀人之辟避彈丸與否以資笑噱）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附註】林曰胹煮也熊蹯即熊掌最難熟故宰夫煮之不熟【音訓】胹音而蹯音煩）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莒屬【附註】林曰不欲令人知之故使婦人載以過晉朝【音訓】畚音本索素各反）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附註】林曰二臣見宰夫之手露於畚外問婦人以宰夫被殺之故而患靈公之無道）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附註】林曰溜屋霤即中堂也【音訓】溜力救反）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附註】林曰豈唯晉之羣臣之所依賴言天下之所望也）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改宣子

驟諫（【附註】林曰趙宣子驟數繼士會而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音訓】麑音迷又五兮反）晨往寢門闢矣（【附註】林曰宣子正寢大門已開）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聽【音訓】盛音成本或作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音訓】飲於鴆反）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附註】林曰趨而登堂）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附註】林曰明即提彌明搏獒而殺之朱曰嗾使犬也【音訓】嗾音叟獒音鰲）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鬭且出（【附註】林曰因與公之甲士且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附註】林曰宣子食之以食靈輒既食其半乃留其半【音訓】食之音似下同）（舍音捨）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音訓】遺唯季反下註同）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音訓】橐音託與音預）倒戟

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音訓】攻如字本或作弒）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音訓】為于偽反）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絶可以不討賊【附註】林曰可惜其所見之不審也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之義絶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弒在出奔之後可免弒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弒君之名也上文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不可與此相牽朱曰愚按孔子於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不應有此議論本朝歐陽公疑之是也然謂盾盾實弒之亦非也意者盾之出奔也趙穿承其風旨而弒之是靈公之死為盾而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法受惡以下殊無義理恐非聖人之言也）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

（文无較例【音訓】【註】較音角）○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附註】林曰在僖四年）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音訓】【註】為置于偽反）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音訓】行戶郎反註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音訓】【註】中如字又丁仲反屏步丁反）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

（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經】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附註】穆曰赤狄始見經先儒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音訓】【註】復扶又反）○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鄭地為夏楚侵鄭傳【音訓】郔音延）○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音訓】勞力報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

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音訓】【註】著張慮反舊直略反）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附註】林曰使民盡知鬼神奸邪之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魑魅魍魎（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附註】林曰民皆知其情狀而善避之故怪莫能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附註】林曰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

止（底致也【音訓】底音旨）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附註】朱曰按漢律曆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

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伯鯈南燕祖【附註】朱曰而汝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音訓】【註】女音汝）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附註】朱曰國香言其香之可貴人不與常品同也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佩【音訓】【註】令力呈反）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附註】林曰從鄭伯朝于楚）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音訓】惡烏路反）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音訓】從如字又才用反）石癸（【附註】林曰鄭大夫）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言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

亢寵（亢極也【附註】林曰可以極得其寵愛）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附註】林曰此以上並僖三十年事）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附註】林曰及穆公今年有疾病乃自言曰昔鄭文公所賜燕姞之蘭若死吾則與之俱死乎我所以生由此夢蘭之祥乃自刈其蘭而死）

【經】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秦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鄭二國相怨故與齊侯共平之向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音訓】郯音談）○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例曰稱

（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音訓】治直吏反）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附註】林曰黿似鼈而大【音訓】黿音元）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音訓】見賢遍反）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

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音訓】食音嗣）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音訓】【圖】先悉薦反難乃旦反）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音訓】畜許又許六二反）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攺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音訓】長丁丈反）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音訓】舍音赦下同）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附註】朱曰逐不逐諸穆氏也）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附註】林曰言豺狼之子心在山野不可馴服）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附註】林曰以不殺椒為大憂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音訓】難乃旦反）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己得椒處【附註】林曰子越即子越椒工正掌百工之長【音訓】【圖】為于僞反）子越又惡之

（惡貫音訓惡烏路反）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音訓圄魚呂反轑音遼）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附註林曰蔿賈於越椒以為和）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音訓漳音章澨音筮）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音訓滸音虎）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附註林曰跗所以架鼓音訓棼音焚射食亦反下同汏他末反輈陟留反跗音膚著直略反圄鉦音征）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附註林曰所以釋楚師之懼心）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音訓䢵又作鄖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也）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音訓夢音蒙又如字）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附註朱曰見其事怪恐懼而歸）夫人以告（告文叔適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為令尹子文（鬬代）

（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音訓箴之金反）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音訓使所吏反）其人曰不可以入矣（附註林曰其人克黃之從者）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附註林曰言君命使齊不歸復命是棄君命也雖他國猶誰受此棄命之人）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附註林曰司敗即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附註林曰改命克黃之名曰生言其更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　五年**丁巳**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音訓[illegible]強其丈反）○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音訓厭於涉反）[illegible]○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音訓為于偽反）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特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逆而成昏因明之）○冬来反馬也（禮送女留）

（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音訓****諺**見賢遍反使所吏反）○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皐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音訓****諺**數所角反）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附註**林曰語相語也**音訓**廖力彫反）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附註**林曰言曼滿身無德行而厚貪爵祿）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音訓****諺**蔀步口反又普口反闃苦鵙反）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

鄭人殺之（**音訓**間去聲）

經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音訓**與音預）（年末不與故此）○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附註**林曰此時禾當未熟蓋狄以師蹂踐取之）○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附註**林曰宋子公也戲靈公故謀從晉以求媚**音訓**相息亮反）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附註**林曰以謀諸侯之不睦於晉霸者）○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音訓】【註】聞音問又如字）○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附註】林曰白狄始見經）○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冬十月己丑葬我

小君敬嬴（敬諡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附註】林曰諜往來間探者絳市晉所都之市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音訓】蓼為于偽反）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附註】林曰水之隈曲曰汭蓋楚拓境至滑汭之界）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强吳越服從）○晉

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附註】林曰胥克晉下軍佐也【音訓】【註】喪息浪反）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音訓】茀方物反）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音訓】辟音避）○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附註】林曰取言公不言公非公

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附註】林曰扈鄭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斥）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為宋圍滕）

（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附註】林曰滕恃晉而宋圍之以見晉霸之衰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附註】林曰君臣皆懷夏姬近身之內衣【音訓】衷音忠又丁仲反衵音暱又仁一反）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附註】林曰且所聞非令美之事【音訓】聞如字一音問）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附註】禁居鴆反又音金）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音訓】多辟本又作僻匹亦反立辟婢亦反）○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音訓】為于僞反）○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壬戌】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

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音訓】【註】見賢遍反）○公如齊（【附註】林曰魯朝于齊止此）○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附註】林曰周聘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附註】林曰宣公聘齊止此）○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附註】林曰齊魯之交自是踈矣）○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

（氏者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附註】林曰敢告於執事）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附註】林曰言有聘問來往則告）（【音訓】【註】使所吏反）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盖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音訓】女音汝）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音訓】射食亦反）○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附註】林曰子家即公孫歸父）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于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附註】林曰葬不如禮故改葬）

【經】十有一年【癸亥】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附註】林曰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莊以霸也【音訓】【註】復扶又反下復封陳同）○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欑函狄地【附註】林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牽狄至往會焉晉早甚矣【音訓】欑才端反）○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附註】林曰因其來伐而與之和其亦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音訓】焉於虔反）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音訓】郔音延）○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附註】林曰慮事謀慮計功【音訓】【註】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無慮都凡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附註】林曰分

（之使均）平板幹（幹楨也【附註】林曰立幹而後施板以築之平之使治）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音訓】畚音本【註】盛音成）程土物（為作程限【音訓】【註】為于偽反又如字）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音訓】【註】行下孟反）具餱糧（餱乾食也【音訓】食如字一音嗣）【註】度有司（謀監主【音訓】度待洛反）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附註】林曰言非德足以服人則莫如勤以求之）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附註】朱曰言不若往從衆狄毋召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音訓】為于偽反）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音訓】轘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附註】林曰申叔時楚大夫【音訓】使所吏反）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音訓】女音汝）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音訓】蹊音兮）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載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音訓】徼古堯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一

杜氏（盡十八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宣公下

【經】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而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音訓】（邲扶必反一音弼【註】陳直覲反）○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音訓】（臨力鴆反下同）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音訓】（陴音脾【註】倪五計反）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音訓】【註】（為于偽反復扶又反）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怨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附註】（朱曰設若俘虜鄭民使之徙居大江之南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此亦唯命是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附註】（林曰其翦削鄭以賜從楚之諸侯使鄭國之人男為臣女為妾亦唯楚君之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音訓】【註】（要於遙反）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音訓】（下遐嫁反）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附註】（朱曰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承其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

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音訓】勦初交反又子小反焉於虔反）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附註】朱曰不後猶未晚也）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音訓】為于偽反）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音訓】罷音皮讟音

讀）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附註】朱曰尸楚陳名也【音訓】〔註〕此陳直覲反下同）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音訓】賈音古）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音訓】蓐音辱）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音訓】〔註〕蹹徒臘反騎其寄反識申志反又音志）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附

註】朱曰物旌旗也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附註】林曰言經畧武備）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音訓】汋音酌於音烏鑠舒若反）者昧也（者致也致討於昧【音訓】者音旨又如字）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弱而取之【音訓】烈所絕句）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附註】林曰夫晉之所以為霸於諸侯以兵師之武勇與羣臣之勤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

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附註】林曰唯羣子能受此辱我不能爲此事）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音訓】知音智）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音訓】己音紀）故曰律否臧（【附註】林曰故曰法律不以法律則非臧善）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音訓】夭於表反）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澤不行之物）果遇必敗（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彘子尸之（遇敵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人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附註】朱曰言先縠以中軍之佐自陷於敗則林父當得大罪也）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附註】林曰楚將飲馬於河而歸以示強盛【音訓】飲於鴆反）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父【音訓】參七南反）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附註】林曰孫叔敖不欲戰乃回車南向反軍前大旆之旆【音訓】鄉本又作嚮）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附註】林曰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行其帥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附註】林曰且楚王以君而逃晉之諸臣若楚國之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音訓】乘繩證反）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音訓】敖五刀反鄗音敲）鄭皇戌使如晉師（【音訓】戌音恤使所吏反）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来（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附註朱曰楚君無一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附註朱曰于與吁同嗟嘆而言也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謂斯民生理之難無日不虞禍患之至常驚戒畏懼而不可以怠惰音訓易以豉反）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附註朱曰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楚雖克庸不可保其常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附註林曰昔商紂恃其百戰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祀）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音訓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之親兵）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附註朱曰以今廣法論

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周制車十五乘為大偏二十五人為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右廣初駕數及日中（附註朱曰每日右廣雞鳴而駕馬數其時刻至於日中而止）左則受之以至于昏（附註朱曰左廣代右廣而駕馬至於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附註朱曰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者今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来勸我戰我克則来不克遂往（附註朱曰今鄭使皇戌来勸我與楚戰我勝楚則鄭來歸我我不勝則鄭遂往從楚）以我卜也鄭不可從（附註朱曰蓋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皇戌之請不可從也）趙括趙同曰率師以来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附註林曰咎指彘子）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備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音訓長丁丈反註行下孟反）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附註朱曰言我楚君小時遭國家之憂難謂穆王之喪也以此不學而言不成文）閒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

（君楚成王穆王附註林曰聞二先君之出入往來於伐鄭之行也）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附註林曰將取鄭人而教訓安定之豈敢
與晉爭戰而求得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
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
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
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
人失辭（言誤對音訓更平聲）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遷從也附註朱曰言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
君使羣臣遷其迹而去之）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音訓
辟音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
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衆帥音訓○挑徒了反）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
近也附註林曰摩壘摩近敵人之軍壘）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菆（左軍左也菆矢之善者音訓射食亦反下同菆音鄒）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附註林
曰乃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音訓兩如字一音亮掉
徒弔反鞅於丈反○閒音閑）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入
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
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附註林曰樂伯左射晉馬右射晉人
晉之左右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附註林曰樂伯矢盡僅存其一適見有麋興於其前射
麋而著其心）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附註林曰晉鮑癸當樂伯之後追之樂伯既射得麋乃使攝叔奉麋獻諸鮑癸言以
歲之不時獻禽之人或者未至敢以此供從者之膳此蓋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辭
求免音訓從才用反）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錡魏犫子欲為公族大夫音訓錡魚綺反）
師弗許請使許之（附註林曰請使請報楚人求成之使音訓使所
吏反）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
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
六得一言其不如楚音訓鮮音仙）叔黨命去之（叔黨潘尪之子）
（附註林曰命去魏錡勿復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附註林曰趙旃魏錡皆受命而往楚）郤
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附註朱曰言二子皆有恨於晉者今）

（使之往必怒楚師也）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訓乘猶登也喪息浪反音）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附註林曰若楚人無有惡意則除去兵備而相從為盟何損於二國之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附註林曰且雖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從設軍衛不徹去警戒之至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附註林曰士為將上軍獨使鞏朔韓穿將兵設伏兵七處於敖山之前音訓覆扶又反將如字又子匠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附註林曰使其徒黨入楚軍門）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附註林曰乘廣兵車名音訓乘繩證反）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音訓說音稅）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下同）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附註林曰走入于林中）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音訓軘徒溫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音訓陳直覲反下注皆同）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附註林曰寧使我師先進迫人無使他人進來迫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軍（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音訓先人悉薦反及下同）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音訓掬九六反）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附註林曰晉中軍下軍皆移右濟河唯上軍有備故不敗走）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音訓乘繩證反下從之乘并注易乘同）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

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附註林曰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附註林曰晉人或以廣車為隊車重故不能進音訓隊直類反）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音訓惎其器反）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音訓帆凡劍反差初賣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附註林曰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曰我師不熟奔北不如楚為大國數奔之習熟也蓋慢辭音訓數所角反）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附註林曰自以他馬駕車而歸）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附註林曰逢大夫晉人音訓乘繩證反）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音訓傁素口反音訓稱尺證反）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附註林曰言止汝尸於此木音訓女音汝）授趙旃綏以免（附註林曰綏[illegible]也）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

下（兄弟累尸而死附註林曰兄弟累尸而死故重獲於木下音訓重直龍反）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附註林曰因生獲之也）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抽擇也菆好箭房箭舍附註林曰蓋知莊子擇好箭而納諸厨子之箭舍）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附註林曰本為求子而來反愛楊柳之箭何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附註林曰言不得他人之子我子其可得乎言必取他人子以博易之也）吾不可以苟射故也（附註林曰言我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昬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眾將不能用音訓將子匠反）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音訓雍於用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音訓觀去聲）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附註朱曰合止戈二字以成武字蓋取息兵之義也）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音訓】櫜古刀反【註】韜他刀反）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音訓】鋪普吾反徐音敷）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第【音訓】【註】屢數所角反）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音訓】暴骨蒲卜反餘並如字）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音訓】焉於虔反）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附註】朱曰用兵而民失業則違其欲者多矣）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音訓】強其丈反）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附註】林曰其築楚先君之宮於郊告服鄭勝晉之成事於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於宮中）

（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音訓】鯨其京反鯢五兮反）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附註】林曰石制鄭大夫）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音訓】【註】要一遙反）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附註】朱曰晉兵三日食楚人之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音訓】相息亮反下無相同）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附註】朱曰言城濮之戰晉已勝楚而

（子玉之死是晉又勝楚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音訓重直用反）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音訓拊音撫）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音訓圖說音悅）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音訓還音旋號戶到反一音戶刀反）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音訓鞠音芎）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為拯音訓眢烏丸反）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音訓已音紀舊音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音訓號戶刀反）○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縠先縠）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音訓為于偽反）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音訓約於妙反又如字）

經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合）（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遜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

所歸將加而師（附註朱曰而汝也言將以兵加汝也音訓使所吏反）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音訓說如字又音悅）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附註朱曰今晉討衛罪而我不引罪自殺是亢晉也我為執政而不任其罪將歸罪於誰乎音訓任音壬）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音訓說如字又音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音訓復扶又反）使復其位（襲父祿位音訓復如字）○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音訓為于偽反）告于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附註林曰荀林父之謀也且言治兵示鄭人以整使鄭自謀而來服晉）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音訓惡烏路反又烏洛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附註林曰晉使不借道於鄭不害於事我使齊不借道於宋必為所殺音訓使所吏反下其使同）王曰殺女我伐之（音訓女音汝）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音訓見賢遍反）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附註林曰蒲胥楚市名屨及窒皇劒及寢門外車及楚市皆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附註林曰歸父與桓子言魯國可樂音訓樂音洛）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附註朱曰既有所貪必謀取他人之利）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附註】朱曰陳所獻之物於庭其品有百）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附註】朱曰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之類以為容貌之物采文章嘉善也淑好也若大國有嘉慶之事則又加貨物以聘之）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音訓】說音悅）

【經】十有五年【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揔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附註】林曰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昭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並王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附註】林曰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猶賤也是故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音訓】【註】復扶又反）○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音訓】蝝悅全反字林尹絹反）○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附註】林曰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故使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音訓】【註】度待洛反）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音訓】瑾其靳反瑜羊朱反）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瘠【音訓】【註】為于偽反）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音訓】降戶江反）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音訓】女音汝）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附註林曰人臣謀國而不失以信載義之利以扞衛其社稷則可為萬民之主）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音訓霣音隕註隊直類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附註林曰為臣而不辱君命以死是能享其天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附註林曰下臣獲成其君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附註林曰無畏申舟名也君前臣名）（故名其父曰無畏知必死而不敢廢莊王假道於宋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附註朱曰子反方卧華元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音訓註將子匠反道音導）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音訓析音昔爨音竄）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附註朱曰城下盟諸侯之所深恥）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附註朱曰子反夜為華元所切懼其殺己故與華元盟而以其言告莊王楚為退兵一舍）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音訓質音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音訓註相式亮反）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附註林曰不如待後人無才而伐之）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音訓耆音嗜）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附註林曰後之人有辭于罰而反討之）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附註林曰文字反其正則

（為乏字）盡在狄矣【附註】（朱曰言恃才與衆以下狄皆兼而有之）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晉而東行定狄地）【音訓】【註】顆苦果反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音訓】【註】復扶又反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附註】（朱曰言人病重則昏亂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之言而從其治命也）【音訓】治直吏反下同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音訓】喪息浪反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訓】說音悅【音】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音訓】施式豉反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附註】（林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豐財之道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為災而書之者言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音訓】【註】并必政反一音如字○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秋郯伯姬

来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附註朱曰請以士會為命卿）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附註林曰善人而居上位則國無僥倖之民賞不僭）

（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来歸出也（附註林曰伯姬魯女嫁郯者）○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音訓為于僞反難乃旦反復扶又反）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音訓相息亮反）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不聞乎（附註林曰季士會字故曰季氏而汝也）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附註林曰公當用享禮體薦卿當用燕禮折俎）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

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音訓肸許乙反）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附註林曰帷幕帟也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音訓頃音傾）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附註朱曰穀梁傳謂郤克跛齊使跛者逆之音訓[illegible]跛波可反）獻子怒（附註林曰獻子即郤克）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音訓[illegible]復扶又反）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附註林曰不得齊事不得齊人笑辱之

（罪）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音訓】鞌音安）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晏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音訓】斂音廉一音力漸反）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音訓】卷音權一音居免反）辭齊人（【附註】林曰辭齊人使勿與盟）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音訓】賁扶云反使所吏反）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

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心（舉亦皆也【附註】林曰今則皆言晉之羣臣待人不信四方諸侯皆有携貳之志）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音訓】使所吏反）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附註】林曰若逃歸以絕晉君之好寧來會而歸死於晉）爲是犯難而來（【音訓】爲于僞反難乃旦反）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附註】林曰我若以好迎彼三子）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附註】林曰以信齊人沮止三子之言）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附註】林曰又久執三子）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音訓】焉於虔反）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附註】林曰君行師從故斷道盟獨稱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音訓】更復扶又反）名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附註】朱曰言人之喜怒但主一事者此最少也）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附註】林曰如而也言君子而有所怒禍亂庶其速可沮止也君子而受福祉禍亂庶其速已止也【音訓】祉音恥）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附註】朱曰君子喜怒皆得其正故皆可以止禍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附註】朱曰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也）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附註】朱曰若不使逞其報齊之志我恐其還怒以害於晉而增益其亂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附註】豸丈尒反）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

（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附註林曰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鄭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境也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附註林曰齊服晉故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音訓張如字又去聲）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附註林曰季文子惡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音訓援于眷反）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音訓註請為于僞反）

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附註林曰既致使命於其副介）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二　諸家註音訓附

杜氏（盡十年）

魯成公上（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定王十七年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襄公十五年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武公睔立）

齊（頃公九年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文公二十一年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景公繼霸十年時郤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大子州蒲以為君伐鄭是為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為政）

衛（穆公十年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景公二年）

曹（宣公五年魯成公十五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文公十年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成公九年）

杞（桓公四十七年）

薛（詳見僖公九年）

莒（魯成公十四年見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定公二十四年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貜立）

許（靈公二年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楚（共王元年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桓公十五年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

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音訓】甸徒練反乘繩證反）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邥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附註】朱曰瑕嘉晉大夫詹嘉也處瑕地【音訓】邥音審）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音訓】為于偽反下文同）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音訓】徼古堯反要一遙反）叔服曰背盟而欺

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内史[附註]林曰新與戎盟而伐之是背盟晉爲平戎而背之是欺大國）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别也）○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音訓]難乃旦反下同）○聞齊將出楚師（[附註]林曰魯聞齊將出楚師以伐魯）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附註]林曰宣叔臧武仲父也令魯國之人脩賦車馬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附註]林曰晉楚二國爭爲盟主）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附註]林曰是齊楚共伐我也）知難而有備（[附註]林曰知患難之來而先有其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附註]林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十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

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附註]林曰書魯四卿是各自爲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音訓][illegible]與音預）○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附註]林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脩禮於楚也齊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於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爲之甚矣鞌戰之詹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音訓]林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蔑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附註]林曰而汝也）不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音訓]膊普各反[illegible]磔陟百反）齊侯親鼓士（[附註]林曰齊頃公怒故親鼓以激勵戰士）陵城三日（[附註]林曰陵龍邑之城凡三日）取龍遂南侵及

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音訓】相式亮反向舒亮反）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附註】朱曰言孫子不少待之尚欲與再戰恐殺盡衛兵也【音訓】復扶又反）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音訓】喪息浪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附註】林曰言良夫見獲則為衛國之辱）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音訓】鞫居六反）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附註】林曰既卒事也）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附註】林曰于奚辭邑）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音訓】縣音玄）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音訓】繁步干反）仲尼聞之曰惜也（【附註】林曰言其禮可惜）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

（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附註】林曰何以聚人曰財故利所以平民朱曰利澤之行所以成就下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附註】林曰弗可救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附註】林曰賦兵也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附註】朱曰先君謂晉文公先大夫謂先軫也肅敬也）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無能為之役使【附註】朱曰郤克自稱我於先大夫尚不足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附註】林曰臧宣叔乞師先歸故往迎晉師且為晉師向道【音訓】道音導）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音訓】（靡如字又音磨笄音雞）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音訓】【[illegible]】見賢遍反）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附註】（朱曰我晉君不忍魯侯之見伐故使我羣臣請命於齊國無使衆兵久留於齊地）能進不能退【附註】（林曰言晉師能進攻不能退保）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音訓】【[illegible]】（復扶又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附註】（林曰擔石以投晉人）【音訓】【[illegible]】（擔丁甘反）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音訓】（賈音古）癸酉師陳于鞌【音訓】（陳直覲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附註】（林曰郤克言我病甚矣欲退師）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息）【附註】（林曰我折其矢以御兵車豈敢言病御車不敢息也）【音訓】（肘竹九反殷於閑於辰二反）【[illegible]】（污一故反）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音訓】（推昌誰反又他回反）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附註】（朱曰言此中軍戎車苟以一人鎮之可以成勝齊之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附註】（朱曰固將決戰而就死地也）病未及死吾子勉

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附註】（林曰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執馬轡右手援鼓捶而擊鼓）【音訓】（并音併援音爰枹音桴本亦作桴）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音訓】（華如字又戶化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附註】（林曰言且避車左右兩偏）【音訓】【[illegible]】（辟音避）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音訓】（射食亦反下同）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音訓】【[illegible]】（隊直類反）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

（大夫寓寄也【音訓】綦音其毋音無喪息浪反乘繩證反）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附註】林曰綦毋張欲從左右而載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故肘之）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音訓】俛音勉【註】仆音赴又蒲北反）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附註】林曰逢丑父為車右見事急故易位居公之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音訓】華戶化反絓音卦）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附註】林曰轏卧車也【音訓】轏音棧）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註】【附註】林曰為蛇傷其肱而藏匿之肱傷故不能推車而為晉所及）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

之職【音訓】【註】絆音半）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音訓】為于僞反令力呈反）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音訓】屬音燭行下郎反）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附註】林曰臣辱戎士臣辱為從戎之士【音訓】辟音避）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附註】林曰言欲攝齊之官承其空乏與齊君俱還【音訓】【註】從才用反又如字）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附註】朱曰時丑父詐為諸侯代居君位故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逸）

（也）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附註】朱曰齊侯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齊侯而逃【音訓】宛平聲茷扶廢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附註】林曰丑父呼而自言自今之世未有人臣代其君當任患難者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乃以為罪而戮之乎【音訓】呼火故反任音壬）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音訓】難乃旦反）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附註】林曰齊侯既載副車以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

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音訓】【註】輕遣政反迸補諍反）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附註】林曰皆抽戈楯以覆冒齊侯入于衛師【音訓】楯食準反又音允）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音訓】辟音避一音扶赤反）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音訓】辟音壁）

子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音訓子音與窌音溜又力到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附註林曰賂晉師以紀甗玉磬與魯衛之侵地朱曰賓姓媚人是族音訓甗獻彥言三音圖甑子孕反又慈陵反）不可則聽客之所為（附註林曰若晉師不許和則聽從晉人之所欲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音訓質音致下同圖難乃旦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音訓行戶郎反又如字）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附註林曰若以齊晉匹敵言之則齊君之母亦晉君之母其為君母一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附註林曰先王以孝治天下令質其母是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附註林曰長以己之孝誠錫其疇類皆為孝也）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音訓圖易以豉反）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音訓之王于況反）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附註林曰自立也明德而成諸侯之所同欲）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附註林曰雖不能立德以成同欲然皆勤力以撫綏諸侯以奔走服役於王命不敢改先王之制度）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音訓圖竟如字又音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附註朱曰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有辭說如下文所云音訓使所吏反）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音訓從才用反）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附註林曰畏晉君震動之威齊之師從撓曲敗喪音訓撓乃教反）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附註朱曰齊國幸而得勝尚當唯晉命之是從何況不幸而又戰敗豈敢惟晉命之是聽乎）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附註林曰其戰敗而死亡者皆齊君親戚暱愛之人）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音訓紓音舒一音直呂反難乃旦反）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附註林曰齊晉戰勝亦唯天意之所授則豈必晉國可以勝齊）晉人許之對曰（附註林曰對齊使）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音訓為于偽反）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附註林曰苟有所得藉薦於口而歸復命於晉君音訓藉在夜反）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音訓鄍音冥）賜三帥先輅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輅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音訓蜃市忍反殉音徇）重

器備（重猶多也音訓重直恭反）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音訓翰如字又音韓檜古外反又音會）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附註林曰華元樂舉皆宋卿君子謂二人不能盡為臣之道）臣治煩去惑者也（附註林曰凡為人臣治君之煩去君之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附註林曰晉郤克士燮欒書自鞌之役歸過衛因往弔焉）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音訓殺申志反）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也）

䵷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音訓】喪息浪反下【註】而喪同）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附註】林曰人之有生實為難保）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音訓】易以豉反【註】）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音訓】予音與）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音訓】要一遙反）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附註】林曰巫臣乃使人道意於夏姬使夏姬歸鄭言吾將就鄭聘汝【音訓】道音導女音汝）又使自鄭召之（【附註】林曰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附註】林曰其事信然）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附註】林曰以穀臣與襄老之尸求易知罃于楚）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音訓】從才用反）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附註】林曰言巫臣往告師期是有三軍之懼將淫夏姬是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夏姬以逃奔他國者也朱曰言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兵討之是有三軍之可懼也將私取夏姬則是衛詩所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其喜也一則以懼一則以喜宜其盡室以逃奔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附註】林曰使副介反聘齊之幣帛遂取夏姬以行）將奔齊齊師新敗（【附註】林曰新敗于鞌）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

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音】【補註】令力呈反）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附註】朱曰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自為一身之謀則過誤矣【補】為于偽反又如字【音】）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附註】朱曰其諫莊王勿納夏姬是忠於先君也【附註】為于偽反）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附註】林曰言巫臣諫君之忠足以蓋覆其淫奔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師歸（【附註】林曰勝齊而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

（士會文子之父）【附註】（林曰言文子後入獨不為我望汝之功乎）【音訓】（為于僞反）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附註】（林曰若先入國人必屬耳目於我以為皆我之功）【音訓】（屬音燭）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音訓】（見賢遍反下同）范叔見勞之如郤伯【音訓】（勞力報反）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爕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爕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音訓】（使所吏反）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附註】（林曰言楚之諸臣不如先大夫孫叔敖等）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眾士安）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音訓】（屬音燭）

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音訓】□（施始豉反）救乏赦罪悉師【附註】（林曰盡起楚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音訓】□（令力呈反）二君弱皆強冠之【附註】（林曰強冠之使若成人）【音訓】（強其丈反冠古亂反）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附註】（林曰楚師軍于蜀）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附註】（林曰言楚道遠而又久出固將自退師）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之名）【附註】（林曰蓋臧宣叔不欲使楚而孫辭以求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音訓】（鍼之林反紝女金而鴆二反）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音訓】（說音悅）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附註】（林曰言匱乏而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

（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音訓】【國】見賢遍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附註】林曰楚師自盟蜀而歸至宋也）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附註】林曰衡父即公衡）以棄魯國（【附註】朱曰言逃歸則失信於楚以生禍患是棄魯國也）國將若之何（【附註】林曰將如國家之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附註】朱曰居助語也後人必有當此患者不知誰歟魯國為公衡所棄矣【音訓】居音基任音壬）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音訓】辟音避）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附註】林曰言衆之不可以止而不用）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不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音訓】勞力報反）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附註】朱曰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四夷之不敬一則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兄弟

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為虣掠百姓取囚俘也【音訓】【國】虣薄報反）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附註】朱曰今晉所使來撫綏乎天子者是乃上軍之大夫鞏朔實來）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附註】林曰太公為周大師封於齊故曰大師之後）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附註】林曰言齊豈不亦以淫亂從肆其嗜欲以取怒於晉國【音訓】從音縱）抑豈不可諫誨（【附註】林曰抑豈不可諫止而教誨之乃至戰伐兵爭之慘）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附註】林曰言此宴賄皆非禮之正也勿書此以為禮典【音訓】相式亮反）

【經】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

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音訓】【註】馮皮冰反）○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附註】林曰鄭始書大夫將）○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音訓】【註】蛇以支反一音如字）○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音訓】廧音牆咎音臯）○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附註】林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附註】林曰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反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數晉于鄭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徵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音訓】覆扶又反鄤音瞞又音萬）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

鄭子良伐許（【附註】林曰子良即公子去疾）○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附註】林曰使歸就戮于晉）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音訓】纍力追反）二國有好

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音訓】與音預【註】為于偽反）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附註】林曰任當也言臣不當受怨楚之名楚君亦不當受德臣之名【音訓】任音壬）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附註】林曰首荀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附註】林曰以次第而及於晉國）

（之政事）而帥偏師**附註**（林曰卿當帥師曰偏師者不敢言全軍）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音訓**騅音隹）○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音訓**為于僞反）（下同）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附註**（林曰言臣之致死力於行陳之間為欲齊晉和好兩君之會聚）（於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附註**（林曰褚絮也鄭之賈人貿易于楚有將藏荀罃於褚絮之）（中以出歸晉）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附註**（林曰不可以一時虛謀重誣君子受其實惠）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

（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溺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附注】朱曰言晉侯為諸侯盟主諸侯之從違天命之去留係焉不敬諸侯是所以自絕于天也）○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附注】朱曰公怒晉侯不敬己故欲與楚結好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音訓】任音壬泠音零）○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氾水【音訓】氾音凡或音祀祭側界反）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附注】林曰子反告鄭許二君曰君若屈辱自至楚國）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附注】林曰成平也二國之平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恐鄭愬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附注】朱曰莊姬晉成公之女）

【經】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附注】林曰放者宥之以遠也【音訓】屏平聲）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附注】林曰言我在晉國故欒氏不敢作亂以害趙氏）我亡吾二昆其憂哉（【附注】林曰我若出亡我二兄原屏其有憂患哉言必為欒氏所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音訓】舍音捨）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音訓】女音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訓】【註】從才用反）【音】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故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穀大國也）（【音訓】餫音鄆）○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音訓】）（傳中戀反下同）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附註】朱曰辟閒也伯宗既行適有重載之車在道故伯宗辟之使退也【音訓】上辟匹亦反本又作辟下辟）（音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附註】朱曰若使我退而避汝不若取捷徑之為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音訓】為子偽反）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音訓】乘平聲縵音謾）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附註】朱曰晉君雖名伯宗謀之將如之何矣重人不識其為伯宗故答言如此）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音訓】見賢遍反）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音訓】林曰伯宗遂以重人所言告於景公從而行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

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音訓】復扶又反）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附註】林曰宋公惡其欲為亂故殺圍龜）○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音訓】難乃旦反）○十一月己酉定

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事欲以示後世）○取鄟（附庸國也【音訓】鄟音專又市轉反）○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尋盟）子游相

（子游公子偃**音訓**相武亮反）授王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閒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附註**林曰自棄於禮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附註**林曰兩楹之閒諸侯授王之位也今東過故言不安其位**音訓****訓**諦音帝）○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音訓**難乃旦反）○取郜言易也（**附註**林曰不用師徒言易取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

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音訓**說音悅相式亮反雒音洛渾音魂）以其辭會也（辭會在甯年）師于鍼（**附註**林曰晉師軍于鍼地**音訓**鍼音鈐又音針）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附註**林曰晉夏陽說欲掩襲衛人之不備言雖不可入衛之國多執俘獲而歸）有罪不及死（**附註**林曰縱使有罪不至當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附註**林曰城之有陴所以

備戰鬪也**音訓**陴音脾）○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音訓**郇音荀）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盬池是**音訓**盬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附註**林曰民富則國享其利國利則君享其樂不可失此地利**音訓**樂音洛）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爲大僕**音訓**將子匠反下**訓**軍將同）公揖而入（**附註**朱曰景公揖獻子而入之）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音訓**易以豉反**訓**疢勑覲反）

（墊隘羸困也**音訓**墊音玷）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溼疾重膇足腫**音訓**溺乃歷反膇直僞直媿二反）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附註**林曰其民醇厚從上之教令）十世之利也（**附註**林曰國君即位爲一世此言十世之利承其數之小成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音訓**說音悅）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

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附註】（林曰聲伯即嬰齊）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附註】（林曰子重即公子嬰齊）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来救鄭楚師去我【附註】（林曰楚子重還師不與我）

技

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附註】（林曰是因救鄭而遷怒以戮蔡）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附註】（林曰幸而勝楚亦負不善之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附註】（林曰人心所同然者善故曰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帥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故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音訓】（鼷音兮）○吳伐郯【附註】（林曰吳始見經吳始入伐中國）【音訓】（郯音談）○夏五月曹伯来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閒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来（州来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附註】（林曰郯及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附註】（林曰傳例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此言中國不振旅者蓋以晉景自邲之敗中國不能振整師旅而歸）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慰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

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音訓】[illegible]號戶刀反）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附註】林曰鄭成公新立故子良相之以朝于晉【音訓】相式亮反）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爲楚伐鄭張本【音訓】見賢遍反）○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附註】林曰軍楚師攻楚師也【音訓】共音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附註】林曰鍾儀楚鄖縣大夫鄭人因之【音訓】鄖音云）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音訓】[illegible]藏才浪反）○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illegible]林曰申呂楚二邑）[illegible]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音訓】御音禦）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音訓】閻音鹽）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音訓】罷音皮下同）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音訓】遺唯季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附註】朱曰讒慝謂二子譖於君以滅其族貪惏謂二子利其財）（以分其室【音訓】惏力含反）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附註】朱曰罷於奔命而死奔命謂奔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巫臣請使於吳（【音訓】使所吏反）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附註】林曰喜悅巫臣之爲人）（【音訓】說音悅夢莫公反）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附註】林曰先是吳未嘗射御故巫臣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音訓】陳直覲反）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附註】林曰巫臣又留其子狐庸於吳）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

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音訓】（惡烏路反）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

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

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附註】（林曰或與或奪而信不可知奪魯與齊而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之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音訓】○差初賣反又初佳反）而況霸主【音訓】（喪息浪反妃音配）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音訓】（長如字一音丁丈反）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

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與縣【附註】林曰沈屬楚小國沈子名揖【音訓】揖音集又於立反○平與音餘一音預）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附註】（林曰求善人而用之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

伯將會晉師（會伐鄭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音訓】〔註〕過古禾反）○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音訓】〔註〕為于僞反下為趙嬰同）○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載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附註】林曰即原同屏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附註】林曰以趙氏之田邑與晉大夫祁奚）韓

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附註】林曰趙衰有從晉文公出亡之勳趙盾有相晉擁立靈成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音訓】辟音僻下同）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已惡（【附註】林曰言莒之城壁已壞【音訓】已猶太也惡如字）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附註】林曰其孰虞度思弁我國）對曰夫狡焉（狡猾之人）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附註】朱曰唯其如此所以互相吞併而大國日多也）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嘗入當唯此為命）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莒潰傳【附註】朱曰假使匹夫之勇猶且重閉門關以自固況有國家者而可恃陋而不備乎【音訓】重直龍反又直勇反）○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恐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附註】林曰召魯會師伐鄭）以其事吳故（七年鄭與吳成）公賂之

請緩師（【附註】林曰請緩伐鄭之師期）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附註】朱曰言奉君命者不受他人之命）失信不立（【附註】林曰失信於君則無以自立）禮無加貨（【附註】林曰朝聘有贈賄之禮無有加貨況受賂乎）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附註】林曰魯君若後諸侯之期）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附註】林曰將以魯請緩師復命於晉君）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

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北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附註】林曰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訓】為于僞反下並同）【音】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彊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附註】林曰堅忍彊毅以駕御諸侯）明神以要之（【附註】朱曰質諸明神以要結諸侯【音訓】要一遙反）柔服而伐貳（【附註】林曰懷柔諸侯之服從者討伐諸侯之攜貳者）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音訓】註為于僞反相式亮反）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附註】林曰伯姬宣公之女故言不忘先君成公之姊故曰以及嗣君【音訓】施以豉反）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附註】林曰敢拜謝大夫之重有勤勞【音訓】重直勇反又直用反）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緑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音訓】鞮音提）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訓】使所吏反）【音】楚子重侵

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音訓】稅音脫又如字）召而弔之（【附註】林曰名鍾儀而弔其被囚）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音訓】泠音伶當作伶）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音訓】操平聲）公曰君王何如（【附註】林曰景公因問楚之君王何如人也）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則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音訓】朝如字）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音訓】語去聲）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附註】林曰而殺也）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附註】林曰鄆亦莒邑）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附註】林曰浹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辰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音訓】浹子協子答二反）詩曰雖有絲麻（【附註】朱曰絲可為帛麻可為布皆精細之物）無棄菅蒯（【附註】林曰菅蒯皆草之可為粗用者雖粗物亦不可棄【音訓】菅音奸蒯古怪反）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附註】林曰代匱言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音訓】萃在遂反）○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音訓】為將並如字使所吏反下同）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

（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音訓**獳乃侯反）○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音訓**糴徒弔反茷音吠）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附註**林曰叔申即公孫申也）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附註**林曰我執成公只是一人）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音訓**圈卷音權）

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附註**林曰膺胷也以手搏胷而踊躍**音訓**搏音傅）余得請於帝矣（**附註**朱曰言我許其寃於上帝既得請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音訓**壞音怪）公懼入于室又壞户公覺（**音訓**覺音教）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附註**朱曰問其吉凶）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附註**林曰景公夢疾病化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

我焉逃之（**音訓**焉於虔反）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音訓**肓音荒）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附註**林曰攻謂灸也言不可以火攻）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附註**林曰言不可以針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附註**林曰欲食新麥）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附註**朱曰饋人主治飲食者使之供具**音訓**為如字）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附註**林曰陷於廁中而死竟不及食新麥**音訓**張中亮反）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

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秋公如晉（親吊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二

傳集解卷第十三

杜氏（盡十八年）

諸家註音訓附

公下

一年（辛巳）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郤犫郤克從父兄弟【音訓】犫尺由反）○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郤犫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聽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音訓】姒音似）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附註】林曰管氏名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附註】林曰以其所生之子一男一女歸於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音訓】儷力許反）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犫婦懼餘怨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

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音訓】沈去聲又如字）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附註】朱曰言孝叔既不能庇其匹）又不能字人之孤（偶而為郤氏所奪【音訓】已音以又音紀伉音亢）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附註】林曰將何以得善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擧重略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音訓】惡烏路反）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音訓】與音餘本亦作與）不勝（【附註】林曰周公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

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音訓】鄄音絹）○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幸以前之好【附註】林曰宣伯即叔孫僑如）○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音訓】鄇音侯）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

溫（在僖二十五年【音訓】勞力報反）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附註】林曰若欲治其故舊所有則溫舊為王官之邑）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附註】林曰晉糴茷前年如楚楚既許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附註】林曰秦晉交兵不和至是為平）將會于令狐（【音訓】令力丁反）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附註】林曰秦桓公見晉侯先至遂懷疑不肯涉河）次于

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音訓】質如字下同）會所信之始也（【附註】林曰所地也言約會之所乃二國質信之始）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音訓】背音佩）

【經】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附註】林曰此晉楚為成也於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来告（周公奔在前年【音訓】難乃旦反）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附註】林曰克能也）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音訓】罷音皮）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音訓】菑音災）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無壅（贄幣也【音訓】壅於勇反）謀其不協（【附註】林曰國謀諸侯之不和協者）而討不庭

（討背叛不来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附註】林曰無有能福其國者【音訓】隊直類反胙音祚）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音訓】間去聲）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附註】林曰為樂室於地之下而縣鍾鼓【音訓】縣音玄）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音訓】莫音暮）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音訓】施以豉反）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既賜也【音訓】重直勇反）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音訓】遺唯季反為於虔反）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音訓】治直吏反下註治世同）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音訓】間音閒）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音訓】共音恭）

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附註】林曰禮以恭儉為主故恭儉所以行禮政以慈惠為先故慈惠所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附註】林曰國家安靜無事故朝治其事而不夕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音訓】註難乃旦反）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附註】林曰好財曰貪盡利曰冒侵奪嗜欲無所顧忌【音訓】冒音帽又音墨）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附註林曰盡其民力以相侵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亂則反之（音訓為于偽反又如字）（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

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名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同盟音訓廬力吳反本亦作盧）○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音訓錡魚綺反）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附註朱曰郤克為晉景公正卿錡實嗣之）○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附註林曰宣伯請奉命先使于王音訓使所吏反）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音訓從才用反）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

出兵祭社之名音訓脤市軫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附註中者此心不偏不倚之理民稟受於天地以有生者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附註朱曰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為之節文以為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命也（附註林曰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附註朱曰君子無不致敬而莫先於奉事神明）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

情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音訓相息亮反）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音訓辟音避）無祿獻公即世（附註林曰晉無福祿即世卒也）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附註林曰又不能終始成就其立惠之大功）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集成也附註林曰秦穆公亦悔艾于厥心用能成我文公而納之于晉）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附註林曰擐貫也音訓擐音患）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附註林曰征伐東方之諸侯秦居西方故以諸侯爲東）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附註林曰東方諸侯皆四代之胤諸侯朝秦事無所攷想當是時必有往朝于秦者因文致之耳）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音訓埸音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諡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

諸侯蓋諸侯追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附註朱曰以文公死爲無知而輕蔑之以襄公爲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奸絕我好（附註林曰侵迭我晉國之殽地奸犯斷絕我晉國舊日之和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附註林曰滑鄭皆從晉國故云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音訓覆芳服反下同）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附註朱曰又恐晉爲秦所隕滅）是以

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不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附註林曰秦康公文六年立晉靈公文七年立）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附註林曰謂文七年秦納公子雍事此亦文致之辭闕猶掘也翦截斷也音訓闕音掘）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悛改也）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

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附註】朱曰王官地名【音訓】涑息錄反又音東）翦我羈馬（【附註】朱曰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音訓】稱尺證反）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音訓】難乃旦反）入我河縣焚我箕郜（【附註】林曰箕郜晉二邑焚火攻之也）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附註】林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音訓】女音汝下同）言誓未就景公即世（【附註】朱曰當時約誓之言未及成就）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附註】林曰十一年盟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附註】林曰白狄與秦同居西方雍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附註】朱曰白狄與晉爲昏姻於傳無所考證杜【註】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傳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誣辭蓋欲親狄以曲秦故以狄爲昏姻耳不足深辨）

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附註】林曰盟必告天地祖宗此下兩句乃秦楚誓辭）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附註】林曰我唯視其利而從之不以誠心與晉）不穀惡其無成德（【附註】林曰不穀乃楚共告晉自稱）是用宣之以懲不一（【附註】朱曰因以此言宣示諸侯欲以懲戒用心不一之人）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附註】林曰晉師諸侯伐秦以聽和戰之命惟欲與秦求為和好）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附註】朱曰敢以所懷盡布露於秦君之執事者）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

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以正秦罪【附註】朱曰又告白狄而求盟於楚欲引導自狄與楚同伐晉國【音訓】道音導）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音訓】帥所類反乘繩證反）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

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附註】林曰戰敗績不書者蓋以晉稟周命而伐秦師直有功且不從秦得與晉及諸侯戰也【音訓】差初佳初宜二反更音庚女音汝）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音訓】麗音離）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遇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附註】林曰不能得入【音訓】大音泰）反軍于市（【附註】林曰公子班自訾歸也軍于鄭國之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

而盡焚之（焚燒之【附註】林曰遂從公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焚燒其市）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音訓】駹武邦反）○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附註】林曰告罪於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

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脫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音訓】強其丈反見賢遍反下同）定公不可（【附註】林曰衛定公不肯見林父）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

又以為請【音訓】（為如字或于僞反）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音訓】（惡烏路反）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扶又任）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寗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音訓】（食音嗣）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音訓】兕徐履反觵古橫反觩音求）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郤氏亡）○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附註】（林曰稱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輕重【音訓】稱尺證反）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音訓】婉怨晚反）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音訓】汙憂于反）懲惡

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修之（修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音訓】衎苦旦反）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附註】（林曰既哭定公而止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附註】（林曰痛憤不能食故不納酌飲【音訓】內如字又音納）歎曰是夫也【附註】（林曰夫賤者之稱）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音訓】鱄市戀反一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音訓】（舍音赦）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昧當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

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音訓】（見賢遍反）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附註】（林曰敢為愚者失其所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附註】朱曰制敵之道見利則進何必顧盟）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附註】林曰

叔時楚大夫）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也）楚子侵鄭及暴隧（【附註】林曰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附註】林曰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附註】林曰欲報楚侵鄭之師）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音】【音訓】數所角反）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

司寇（鱗矔孫【音訓】矔古亂反）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附註】（林曰凡宋國教訓君臣上下之道以右師職守之所司主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附註】（林曰宋戴公之子孫）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

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附註】林曰若華元不得歸宋恐國人怨桓氏遂華元遂滅其族是不得祭祀於宋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音訓】戌音恤）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附註】林曰華元請討蕩澤魚石許其討）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附註】林曰子山即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

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音訓】睢音雖）華元使止之不可（【附註】林曰使人諭止五大夫無出奔五大夫不從）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附註】林曰今不從華元而歸）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附註】林曰若華元不欲納我今則馳驅而去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附註】林曰魚府乃登高丘而望華元之歸果馳驅而去）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音訓】澨市制反）閉門登陴矣（【附註】林曰閉宋城門登陴守禦矣【音訓】陴毗支反）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華元使向戌為

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附註】林曰三郤郤錡郤至郤犨也疾害伯宗之賢）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附註】林曰夫人之有善德行者天地之綱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附註】林曰言主人非得罪於盜賊而盜憎之治民者未必得罪於民而民惡之【音訓】惡烏路反）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音訓】難乃旦反 註見賢遍反）○十一

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着樹【音訓】雨如字 註着直略反）○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欒書子【音訓】黶音黯）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

（卒以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音訓】苕音條【註】使所吏反）○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古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附註】林曰鄭人乘其不備覆而掩之獲宋二帥【音訓】汋鶴酌杓三音夫音扶覆敷目反一音扶又反）○衛

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附註】林曰衛為從晉故伐鄭【音訓】為于偽反）○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附註】朱曰厲公將戒懼而修德故晉得以快其志）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音訓】句音鉤與音預【註】使所吏反）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子反）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音訓】過古禾反）曰師其何如（【附註】朱曰問楚兵勝負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附註】朱曰刑法也詳祥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附註】朱曰事神得福而祥降焉）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大也 **附註** 林曰民之生利敦厚厖大和同其心唯君上之爲聽 **音訓** 厖莫邦反）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闕戰死者）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附註** 林曰民不知君上之信或進或退皆陷罪戾不知所從）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 **附註** 朱曰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之所至 **音訓** 底音旨）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 **音訓** 復扶又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附註** 林曰鄭子駟問以楚師之強弱）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附註** 林曰不整則必喪其行列 **音訓** 喪息浪反）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附註** 林曰楚救鄭之師恐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附註** 林曰將伐鄭）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 **附註** 林曰言

我詐爲畏怯逃避楚兵君臣修省可以緩晉國之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音訓** 遺唯季反下註問遺同）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音訓** 辟音避）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 **音訓** 亟去吏反）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附註** 林曰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則四國競強晉之子孫將微弱不振）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附註** 林曰與晉爲敵僅有楚耳）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附註** 林曰何不姑釋楚患不治以爲晉君之敵國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 **音訓** 陳直覲反注及下皆同 **註** 笮側百反）軍吏患之（**附註** 林曰晉之軍吏以楚先陳爲患）范匄趨進（匄士燮子 **音訓** 匄古害反）曰塞井夷竈（**附註** 林曰軍屯必鑿井結竈以自給今爲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爲戰地）陳於軍中（**附註** 林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結陣於晉之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

（壘為戰道【音訓】行戶郎反一音如字）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附註】林曰晉楚二國勢均力敵唯天所授則可決勝何患於釁）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附註】林曰窕亦輕也【音訓】窕勑彫反又勑弔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附註】林曰言楚之間隙有六不可失此機會【音訓】間去聲）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附註】林曰二卿相惡不和一間也【音訓】惡如字又烏路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附註】林曰楚王之親兵罷老不代二間也）鄭陳而不整（不整列【附註】林曰鄭師從楚雜成陣而不整三間也）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附註】林曰

四間也）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附註】林曰楚壓晉軍而陳不避晦日五間也）在陳而囂（囂喧譁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底【附註】林曰各懷其後顧之心莫有戰鬭之心六間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附註】林曰士卒以舊未必精兵又不違晦以犯天時之忌以此觀之晉必勝楚）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附註】林曰言晉軍有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曰召軍吏也（【附註】林曰州犂答）皆聚於中軍矣（【附註】林曰王又問今皆聚會於中軍何也）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音訓】上時掌反）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音訓】行戶郎反下夾公行同）皆乘矣（【音訓】乘繩證反下同）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附註】林曰伯州犂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鬭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俾合戰與苗賁皇意異【附註】林曰厚衆多也）苗賁皇言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附註】林曰言楚之精兵皆在其中軍王族之兵最精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附註】林曰請分晉精兵以擊楚之左右二軍）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音訓】蹙子六反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音訓】淖乃孝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

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附註]林曰言書既當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戎御[音訓]焉於虔反）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音訓]冒音帽又音墨）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音訓]離力智反[註]遠于萬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音訓]掀許言丘近二反）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音訓]尫烏黃反蹲在尊反又在損反札側八反又側乙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戮其不尚知謀[音訓][註]知音智）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音訓][註]女音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音訓]中丁仲反下及註皆同）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附註]林曰中呂錡之項伏於弓衣而死[音訓]弢音叨）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附註]林曰工尹楚官名襄）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音訓]韎音賣又音昧跗方于反[註]屬章玉反）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附註]林曰此皆問勞郤至之辭）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附註]林曰郤至對楚使故自稱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音訓]為于僞反使所吏反下同[註]撎伊志反揖也）三肅

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音訓]溷户昏反又户本反）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附註]林曰心不在御馬）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附註]林曰欲遣諜以輕兵迎輅鄭伯以距其車前我自後登鄭伯之車而俘執鄭伯以下車[音訓]茀音弗翰音韓輅音迓乘繩證反[註]輕遣政反又如字）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

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音訓】內音納）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音訓】為于偽反）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音訓】中丁仲反）囚楚公子筏（爲郤至見譖張本【音訓】筏扶廢反）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附註】林曰請於晉厲公）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附註】林曰言楚人謂夫所見之旌旗令尹子重之麾節也彼其子重之所在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音訓】使所吏反下免使者同）臣對曰好以衆整（【附註】林曰言晉國好以整齊軍旅為勇）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附註】林曰雖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為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附註】林曰兵交使在其間令不使行人使于楚【音訓】使所吏反又如字）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謷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音訓】【圖】往飲於鴆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附註】林曰榼飲器）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附註】林曰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音訓】從才用反）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附註】林曰不亦識於禮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附註】林曰至夜星出戰猶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附註】林曰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音訓】陳直覲反又如字）蓐食申禱（申重也【音訓】【註】重直用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附註】朱曰故縱楚兵之俘獲者欲使歸而言之）王聞之召子反謀（【附註】林曰欲與之謀戰備）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音訓】見賢遍反）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桀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音訓】覆芳服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附註】林曰言令

（共王自在軍中子反無以為己之過）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附註〕林曰而汝也朱曰言往日子玉初喪師徒而成王賜之死汝豈不聞其事也）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附註〕林曰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不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附註〕林曰齊二子至于晉師）衛侯出于衛（〔附註〕林曰衛獻公亦以是日出師於衛）公出于壞

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音訓〕壞如字又音懷隤音頹）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附註〕林曰將去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音訓〕難乃旦反）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附註〕林曰言汝不以為可是二子皆可為君〔音訓〕女音汝）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

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〇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音訓〕伯如字又音霸）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〇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附註〕林曰畏鄭強故不敢過鄭伯）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逐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成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附註〕林曰晉逆既至聲伯又先食豹之介〔音訓〕食音嗣使所吏反）而後食（言其忠也）〇諸侯遷于制

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 附註 林曰諸侯伐鄭之師還屯于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 音訓 與音預）諸侯還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附註 林曰鄭子罕以宵攻諸侯之軍）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音訓 將子匠反）○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 附註 林曰而汝也）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附註 朱曰魯既一心事晉則其他小國皆和睦而同事晉）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附註 林曰待晉命）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犫曰吾為子請邑（附註 林曰郤犫書犫伯之言欲為犫伯請益祿邑 音訓 為于偽反）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 附註 林曰嬰齊聲伯名）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附註 朱曰信僑如讒慝之言棄季孫忠良之輔如此何以服諸侯也 音訓 衣於既反）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犫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附註 林曰時成公未歸使國人逐出叔孫僑如）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附註 林曰晉赦季孫行父故受盟以歸）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音訓 與與音預）召

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附註】（林曰僑如自以在魯淫于穆姜得罪不可在齊再以淫于聲孟子得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佚【附註】林曰亦間於衛卿之位）○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附註】林曰獻鄢陵勝楚之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附註】林曰食邑於溫季其字）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經】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附註】林曰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音訓】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音訓】貜音矍又音鴨且音徂）○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敗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侯獳鄭大夫【附註】林曰鄭懼晉故使二子為質於楚【音訓】獳乃侯反質音致）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音訓】戲音羲）○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附註】林曰祝大祝宗宗人）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附註】林曰是天益晉侯驕侈之疾也）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

（故賢臣憂懼因禱自㪅【附註】朱曰劉炫曰士燮之卒適與此會耳何休曰未聞死可祈也此說有理）○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遂楚）○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音訓】閎音宏）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夫人所以怪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音訓】相息亮反下相施氏同）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音訓】守手又反）及還將至閉門而

索客（蒐家備奸人【音訓】索音色）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附註】林曰先時鮑國去齊）為施孝叔臣（鮑氏而來魯）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附註】林曰匡句須亦施氏家臣【音訓】句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附註】林曰施氏有百室之邑以為其家宰祿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

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音訓】知音智）○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附註】林曰楚屯師于汝水之上）十一月諸侯還（不當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音訓】洹音桓一音恒）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音訓】食音嗣瑰古回反）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

乎（從就也夢中為此歌【附註】林曰再言歸乎必死之兆）懼不敢占也（【附註】林曰聲伯夢覺而恐懼不敢占此夢）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附註】朱曰今衆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我之凶夢徵在衆人不在己故今占之無害也【音訓】莫音暮）○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音訓】難乃旦反下及註同）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附註】林曰復其位）十二月盧降

（【音訓】降下江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濟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然如士燮言【附註】林曰立其嬖幸左右之人【音訓】去起呂反）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附註】林曰郤錡以事奪夷陽五之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附註】林曰足械曰梏郤犫執長魚矯而梏其足【音訓】矯居表反梏古毒反）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附註】林曰既幸事也）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附註】林曰郤至嘗使楚故言郤至實召楚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犫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附註】林曰郤至且曰此役晉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附註】林曰其有此事）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附註】林曰時孫周在周【音訓】使所吏反又如字）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附註】林曰果見有郤至孫周交通之跡【音訓】覘音占）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附註】林曰田獵之禮尊者先殺）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音訓】射食亦反）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音訓】難乃旦反）胥童曰必先三郤（【附註】林曰厲公將作禍難去諸大夫）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

死君必危（【附註】林曰言雖無功而死厲公必亦危亡）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附註】朱曰言人之所以自立者以有三者之德【音訓】知音智）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附註】朱曰其何以責君乎）我之有罪吾死後矣（【附註】林曰吾之死已晚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附註】朱曰為人臣者受其君之俸祿故有祿財以養其私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叛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

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音訓沸甫味反魋音頹）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附註林曰僞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者）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犫）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蔵）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附註林曰言二子必爲公害）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附註林曰我不忍又益以欒范之二卿）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爲姦（附註林曰作亂在外其名曰奸）在内爲軌（附註林曰作亂在内其名曰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附註林曰不施德於三郤而遽殺之）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附註林曰歸其私家）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音訓焉於虔反）○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又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經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

圍（蔡墻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来乞師（音訓魴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音訓朾音汀）○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附註林曰翼晉故都音訓乘繩證反）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附註朱曰清原晉地名）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附註林曰抑語辭言人之所以求君將使其君出命令以治國）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必有才所以能自固附註林曰用我之命當自今日始不用我之命亦自今日始音訓共音恭）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侯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音訓菽音叔）○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音訓為于偽反）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然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附註林曰國佐棄會伐鄭之命而先歸）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佐待命于清者）國弱来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音訓湫子小反）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音訓註役音試）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附註林曰器具財用皆從省節）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音訓共音恭共御同）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

（子武子為景公大傅附註林曰范武子即士會作執秩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附註林曰士蔿為獻公司空使脩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附註林曰御戎為諸御之表故使訓諸御令知義理）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附註林曰諸卿為軍帥者皆有戎御令無此官）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附註林曰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附註林曰上軍為下新軍之長故使訓卒乘相親以聽上命朱曰從車者為卒在車者為乘盡使中軍上軍尉司馬各教其士卒使之相親以聽在上之命音訓卒子忽反乘繩證反下及註皆同）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音訓騶音鄒）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音訓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

（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音訓郟音夾）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附註林曰本國逆而立之以繼人後）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歸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附註林曰與我同惡魚石等）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己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音訓厭於鹽反）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附註林曰收我國所憎嫉之人以為己用）以間吾釁亦吾患也（音訓間如字又去聲）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

（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絶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附註】林曰使奸邪者得快其志服從者皆有攜心）吾庸多矣非吾憂也（【附註】林曰吾之有功多矣非宋國之憂）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頓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音訓】勞力報反）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

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音訓】見賢遍反）○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附註】朱曰昔文公之成霸業而致安疆也亦自救宋而始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彊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

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四

杜氏（盡九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簡王十四年魯襄公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平公四年）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

（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成公三年）

陳（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桓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詳見僖公元年）

莒（黎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宣公二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薳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景公五年）

吳（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戴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詳見隱公元年及魯昭公元年）

經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圖圖林曰亦以見復霸之難）○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音訓】剽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音訓】為于偽反）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音訓】降戶江反瓠侯吳戶故二反）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音訓】質音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音訓】洧于軌反）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音訓】【[illegible]】與音預）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準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旋）○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字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音訓】好呼報反）

【經】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附註】林曰襄公適母也）○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音訓】睔古困反又胡忖反）○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衞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音訓】齊如字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附註】林曰虎牢一名北制在漢謂之滎陽成皋）○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附註】林曰萊東夷小國）萊人使正輿子（【附註】林曰正輿子萊大夫）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衞齊寺人）

（索簡擇好者【音訓】索音色）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音訓】【註】行下孟反）○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音訓】檟古雅反）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音訓】櫬初覲反）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音訓】話戶快反）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附註】林曰萊姜姓故召之萊子不來會葬）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肩【音訓】【註】擔都暫反）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射楚王目【音訓】【註】射食亦反）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患不為他人）（蓋在己【音訓】任音壬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註】為于偽反）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附註】林曰乘楚故鄭之力與盟誓

之言【音訓】背音佩）免寡人唯二三子（【附註】林曰免寡人乘力背）（言之過惟爾二三大夫耳）○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

鄭（言復憂齊叛【音訓】【註】復扶又反）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附註】林曰穆叔即叔孫豹）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附註】林曰晉荀罃復合諸侯之大夫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附註】

（林曰多受從楚小國之賄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　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附註　林曰楚始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附註　林曰長樗晉地　音訓　樗勑居反）○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附註　林曰雞澤衛地）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會晉本非名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附註　林曰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於是始）○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附註　林曰子重即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音訓　廖力彫反組音祖）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音訓　要於遙反）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　音訓　恚一瑞反）○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音訓　相息亮反）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　音訓　為于偽反好呼報反）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附註　朱曰以歲事之多難又以不可虞度之事無所戒備我晉君所以願與諸兄弟之國相見　音訓　易以致反難乃旦反年內同度待洛反）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　音訓　耏音而）○祁奚請老（老致仕　附註　林曰祁奚為中軍尉）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辛【音訓】解音蟹）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附註】林曰羊舌職佐中軍尉）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附註】林曰稱解狐不為諂佞以媚其讎立祁午不為親比以私其子稱羊舌赤不為阿黨以與其偏【音訓】諂他檢反比毗支反）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附註】林曰得舉得位得官三事皆成）能舉善也夫（【音訓】夫音扶）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附註】林曰晉悼公復霸假寵于周故單子會盟雞澤【音訓】頃音傾）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附註】林曰子辛即公子壬夫代子重為令尹）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附註】林曰曲梁晉地【音訓】行戶郎反【註】陳直覲反）魏絳戮其僕（僕御也【附註】朱曰魏絳為中軍司馬謂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附註】林曰令君之師眾違命亂行是不武也臣治軍事畏死廢法是不敬也）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音訓】跣先典反）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魏絳死為重過【音訓】重直用反）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

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附註林曰晉悼以魏絳刑當其罪能以刑佐治民之事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附註林曰反自雞澤之役音訓食音嗣又如字圖為于僞反）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葬陳成公（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音訓為于僞反圖鮦音童）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附圖林曰反逆文王之道）○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音訓夏戶雅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音訓員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音訓藉在夜反）吾子舍

其大而重拜其細（音訓舍音捨重直用反下皆同）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音訓使所吏反下皆同與音預下及與同）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音訓圖樂音洛）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音訓勞力報反）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

（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臣以補己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音訓諏子須反度待洛反詢音旬）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義）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音訓難乃旦反）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為諮為度諏謀）○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附註林曰虞祭也欲喪定姒不用反哭之虞祭音訓註過古禾反）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夫）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音訓長丁丈反）初季孫為己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櫝欲自為櫬音訓為于偽反下註為定姒為之言下為執事同己音紀）匠慶請木（為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音訓御音禦）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附註林曰此言始則季文子無禮於穆姜取其櫬及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於季孫取其樹櫝以葬定姒脗合多行無禮必自及也之書語）○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

相者為之言鄫今瑯瑘鄫縣音訓註句其俱反相息亮反）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附註林曰密邇於齊楚仇讎之國）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役）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音訓註共音恭）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音訓借子亦反）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伺間缺音訓間去聲註伺音司間音閑又間廁之間又如字）○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来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音訓羿音詣）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音訓註相息亮反下及註同）恃

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音訓】髡音坤尨莫邦反圉魚呂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音訓】浞仕角在角二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附註】林曰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棄之而不用）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音訓】【註】樂音洛）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音訓】亨音烹食音嗣）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音訓】澆五弔反豷許器反）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音訓】過古禾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音訓】燼才刃反）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音訓】杼直呂反）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音訓】畫乎麥反）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音訓】擾如小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音訓】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音訓】麀音憂牡茂后反）武不可重（重猶數也【音訓】重直用反【訓】數所角反）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音訓】好呼報反）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音訓】易以豉反）土可賈焉一也（【附註】林曰其土地所產可資商賈【音訓】賈音古）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音訓】聳息勇反）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附註】林曰用明德為諸侯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音訓】說音悅）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

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音訓紇恨發反駘音臺）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音訓髽音查）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　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附註林曰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于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音訓註見賢遍反復扶又反）○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

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　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虣周室故告愬盟主音訓愬悉路反註虣白報反）晉人執之（附註林曰晉人執王叔陳生）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附註林曰子國即公子發）○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音訓覿直歷反註見賢遍反）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音訓好呼報反）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音訓為于偽反）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日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

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音訓】共音恭）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音訓】扃上弊）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盖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鄫為

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怨會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音訓】【圖】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賢遍反）○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附註】林曰楚人討治陳人攜貳之故而殺子辛立子囊為令尹【音訓】喪息浪反行如字又下孟反）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音訓】棣

直計反）○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音訓】【圖】鄉許亮反）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音訓】庀匹婢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音訓】衣於既反食如字又音嗣重如字又直龍反）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音訓】相息亮反積子賜反）

【經】六年【甲午】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

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附註】林曰華弱樂轡皆宋大夫【音訓】少時照反狎戶甲反長丁丈反【圖】調徒弔反）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曰梏【音訓】梏古毒反）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音訓】【圖】懦乃亂反又乃臥反）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音訓】射食亦反衆居豈反【圈】女音汝勝音升）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念所以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使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音訓】見賢遍反）○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

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音訓】【圈】復扶又反）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音訓】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傅音附堞音牒）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音訓】湫子小反）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附註】林曰浮柔萊共公名【音訓】共音恭）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附註】林曰莒附齊故殺正輿子王湫）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乙未】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音訓】費音秘【圈】難乃旦反）○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音訓】鄬音委又音為）○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亦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音訓】鄵七報反字林千消反【圈】為于偽反上其時掌反）○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附註】林曰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啟蟄夏正建寅之月）

（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音訓】隧音遂）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遺使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附註】林曰而汝也我多與汝役徒）○小郳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郳子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音訓】難乃旦反）○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

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音訓】好呼報反）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音訓】共音恭）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己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音訓】參七南反又音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附註】林曰掌主也穆子初為公族大夫令使主之為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謝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音訓】後胡豆反下文不後寡君同）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音訓】相息亮反下子駟相同後如字又胡豆反）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小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音訓】悛七全反）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附註】林曰為人臣而與國君抗禮）過而不悛亡

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音訓】委於危反蛇以支反）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文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會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附註】林曰鄭僖公不禮於子罕）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

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音訓圖爲執黃爲于僞反）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故）

經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音訓燮悉協反）○季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音訓圖難乃旦反）○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音訓圖復扶又反）○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音訓先悉薦反又如字）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音訓辟音闢）孫擊孫惡出奔衞（二孫子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眾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

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稟之附註林曰大夫皆書曰人）○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附註林曰果如子產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音訓蟜音矯）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附註林曰黃河水濁一千年而一清音訓幾居豈反）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音訓圖難乃旦反）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附註】林曰鄭之主謀多有族類民各有心多相違戾）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附註】（林曰紓緩也以緩吾民之死）【音訓】（紓音舒）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音訓】（共音恭）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音訓】（二竟晉楚界上竟音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音訓】（庇音畀）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音訓】（罷音皮）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音訓】（背音佩）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音訓】（杖直亮反）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

騑也受其咎【音訓】（騑子駟名騑音非）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音訓】駢扶賢反又扶經反）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附註】（朱曰而汝也賦兵也）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音訓】索悉各反）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音訓】女音汝）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音訓】馮音憑）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音訓】夫音扶）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音訓】个音箇）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音訓】見賢遍反或如字）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

（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附註】林曰如草木香氣滋味之同者）歡以承命（【附註】林曰歡樂以奉承晉之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附註】林曰遲速唯命何拘於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音訓】【圈】復扶又反）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音訓】雍於用反藏如字又才浪反）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

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丁酉】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二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音訓】戲許宜反）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舉綆汲索缶汲器【音訓】畚音本挶音掬綆音梗）備水器（盆罌之屬【音訓】【圈】罌户暫反）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附註】林曰蓄積塗火殺火之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音訓】手又反【圈】行下孟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摽表之【音訓】【圈】摽必遙反）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

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音訓】遄市專反）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音】【圈】鄖音云校音教）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弱士）

（渥濁之子從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附註】林曰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音訓】咮音晝出如字又音墜內如字又音納鶉音純【圖】見如字又賢遍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音訓】閼音遏）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附註】林曰紀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音訓】相息亮反）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附註】林曰日字不必強為之說朱曰日字不可曉恐是自字之誤【音訓】【圖】數所主反）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附註】林曰國無道則禍亂生殊無一定之象）〇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〇穆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附註】林曰艮上艮下艮此正卦遇艮之八前後說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之易獨朱文公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愚按乾之爻七九坤爻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用七坤爻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文公之說真發明先儒所未到）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附註】林曰君謂穆姜必速出不久居東宮）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

元體之長也（【音訓】長丁丈反下同）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附註】林曰然必有此四德不可誣罔也）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音訓】與音預）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附註】林曰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作而害身不可謂利（【附註】林曰作亂而自害其身幽廢於東宮）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音訓】姣戶交反又如字）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

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附註】林曰豈足以盡隨之義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附註】林曰士雅秦大夫【音訓】雅音牽）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音訓】皁在早反）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附註】林曰士匄年少於荀偃而偃遜匄居己上）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附註】朱曰尊官以禮相遜卑職以力相勉）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附註】林曰武城楚地）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

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音訓】鄟音專）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音訓】行如字道也）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音訓】汜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音訓】盛音成餱音侯）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圍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音訓】復扶又反）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音訓】罷音皮）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附註】林曰與諸侯精銳之兵以迎楚師之來伐鄭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衆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音訓】暴蒲卜反）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音訓】艾魚廢反一音五蓋反）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

（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音訓】從才用反）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音訓】【諺】間音間廁之間又如字）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音訓】要一遙反註強要下要人要盟皆同【諺】強其丈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音訓】墊音玷隘於懈反底音旨）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附註】林曰昭告大神而要結誓言）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附註】林曰休諸侯之力以和其心）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音訓】復扶又反）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音訓】阪音反）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

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音訓】冠古亂反）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音訓】祼音貫）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附註】林曰必加冠于先君之廟【音訓】祧他彫反）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

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附注】林曰所謂以先君之祧處之）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音訓】質音致）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音訓】罷音皮中分並如字）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音訓】積子賜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附注】林曰祈禱於神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四

子滕經傳集解卷第十五

杜氏（盡十五年）

諸家註音訓附

公二

經子滕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音訓柤音查）○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音訓偪音福又音逼▣妘音云）○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附註林曰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附註林曰盜賊者也以賊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附註林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郱鄑郚係之杞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音訓▣復扶又反）○楚公子貞帥師救鄭（附註林曰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鬭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音訓夢莫公反）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音訓相息亮反下同）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具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偪

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音訓▣行下孟反）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音訓堇音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聊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附註林曰縣門蓋城門之押縣之以通上下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音訓縣音玄下同聊音鄒紇音轄抉音決出如字一音尺遂反）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虒

（猶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附註**林曰以大車輪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力**音訓**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音訓**隊徒對反）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附註**林曰堞女墻也偪陽人伺其登城欲及女墻則絕斷其布**音訓**堞音牒）隊則又縣之（**音訓**隊直類反）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音訓**復扶又反注同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又如字）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音訓**潦音老）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機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附註**朱曰言而二子謀伐偪陽封向戌二事已有定議然後以其事告於我**音訓**女音汝下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附註**朱曰我恐亂汝已成之命故從汝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附註**朱曰老夫荀罃自稱言非我本意彼汝牽率而來）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附註**朱曰汝又欲移其罪以加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附註**朱曰汝必譖我曰是荀罃實欲還兵若不還兵則必克偪陽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

此責**音訓**重直用反任音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音訓**卒子忽反）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附註**朱曰辭不肯受）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附註**朱曰以偪陽光昭宋國開其疆場以賜我君）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附註**林曰宋請以桑林之樂侑饗）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附註**林曰賓客祭祀皆用四代之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附註**林曰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而宋得以桑林享晉君）舞師題以旌夏（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音訓**夏戶雅反○帥所類反識申志反又如字下同行戶郎反）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音訓**○卒子忽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音訓**去起呂反著都慮反雍於用反）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音訓**見賢遍反○

（祟息遂反）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附註】林曰言我辭桑林之禮矣宋則用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差也【音訓】差初賣反）【註】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附註】林曰子爵也）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内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附註】林曰魯師有偪陽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

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音訓】訾毋音貫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附註】林曰桐門宋城門名）○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附註】林曰衛獻公從晉故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附註】林曰言必以師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音訓】【註】數所角反）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附註】林曰衛孫林父卜追鄭師）獻兆於

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音訓】繇音胄）曰兆如山陵（【附註】林曰如山陵之多）有夫出征（【附註】林曰有大夫出任征討之事）而喪其雄（【附註】林曰雄大夫之象而喪失其大夫【音訓】喪息浪反下同）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附註】林曰言出征之夫而喪失其雄此禦寇者之所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

之三士爭（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音訓】【註】任音壬）○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音訓】間去聲）○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音訓】長丁丈反）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附註】林曰子駟以私憾黜減尉止之車）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附註】林曰子駟又與尉止爭所獲）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

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音訓】洫況域反堵音者又音覩喪息浪反）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熈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音訓】【陸】難乃旦反）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附註】林曰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附註】林曰不儆戒守備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附註】林曰子西乃歸授甲者其家眾）臣妾多逃器用多喪（【附註】林曰其家之臣妾多有逃亡者器用多有喪失者）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眾官【音訓】庀匹婢反）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附註】林曰完全守禦之備【音訓】藏才浪反又如字守手又反）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

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附註】林曰辟法也【音訓】辟音闢【陸】與音預下魯不與同）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附註】林曰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適子曰門子者不肯順從）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音訓】為于偽反）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音訓】【陸】治直吏反）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欲為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乎

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備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音訓】【陸】復扶又反見賢遍反下同）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音訓】還戶關反又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

（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音訓】潁音頴）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附註】林曰諸侯既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附註】林曰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

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音訓】說音悅又如字）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

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音訓】篳音必閨音圭竇音豆）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音訓】從才用反又如字騂息營反旄音毛【註】為于僞反共音恭）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音訓】底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音訓】相息亮反下同）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附註】林曰親

寵臣之厚薄以專其刑）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音訓】勝音升【註】長丁丈反）吾能無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附註】林曰在下而無求直之地）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附註】朱曰蓋人有左右右使而左不使故以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附註】林曰乃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其要約之辭以相下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附註】林曰王叔氏理曲無以為答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音訓】契苦計反）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

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附註】林曰也志三家分公室之始）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附註】林曰此悼公三駕之二【音訓】〔註〕復扶又反）○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音訓】亳蒲洛反）○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附註】林曰此悼公三駕之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附註】林曰伐鄭而會蕭魚序續也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四年）○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音訓】〔註〕復扶又反）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音】〔註〕閎音宏）詛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音訓】詛側慮反）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音訓】乘繩證反〔註〕及下並同）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附註】林曰以其役邑率其私邑之役徒）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音訓】舍音捨）○鄭人患晉楚之故（【附註】朱曰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迭伐鄭鄭人患之）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音】〔註〕幾音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附註】林曰晉不急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附註】朱曰若晉急來爭鄭楚必避晉而不敢爭）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音訓】辟音避）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附註】林曰言宋常事晉若鄭與宋交兵相惡諸侯必以宋故來伐鄭）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

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附註】（林曰鄭之大夫皆說其謀）【音訓】（說音悅）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附註】（林曰大有所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附註】林曰重行路以求服於晉師【音訓】難乃旦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音訓】莫音暮）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音訓】註宛於阮反又於元反）圍鄭觀兵于西門（觀示也【音訓】觀去聲）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附註】（林曰鄭服故也亳即經書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致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音訓】數所角反罷音皮）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藏年穀而不分災【音訓】毋音無下同蘊紆粉反）毋壅利（專山川之利）

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音訓】好惡並如字又去聲）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附註】朱曰司盟主盟誓之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附註】（朱曰隕其天命絕其氏族【音訓】隊直類反）踣其國家（踣斃也【音訓】踣蒲北反又敷豆反）○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音訓】註與音預）○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音訓】復扶又反）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㚇如楚【音訓】（㚇音綽）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附註】（林曰盡其武師震怒以攝服而威之使不敢爭鄭）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㚇為介故不書【音訓】使所吏反）○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附註】（林曰赦伐鄭所俘獲之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附註】（林曰諸侯各止侵掠務相信厚）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音訓】肸許乙反）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附註】朱曰言鄭國昔有赦晉之罪晉國率諸侯而討之苟有成功可以爲藉其手則晉無不赦其罪人者【音訓】藉在夜反鮮息淺反）○鄭人

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音訓】悝苦回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凡兵車百（淳耦也【附註】林曰廣軘車相耦凡十五乘【音訓】廣音曠軘音屯）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音訓】[illegible]縣音玄）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附註】朱曰鎛大鐘也磬大磬也鐘磬之大者以一簴特縣之【音訓】鎛音博）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附註】林曰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音訓】樂音洛又音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音訓】樂音洛）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殿鎭也【音訓】殿都遍反下同）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音訓】便毗連反蕃音煩[illegible]數所角反）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附註】林曰晉有戎患則日虞四竟之狎聳不餘濟河而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音訓】長丁丈反）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

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音訓】易以豉反）

【經】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音訓】台胎臺怡三音下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附註】林曰吳始書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附註】林曰盤食器也以鍾之金鑄為襄公之盤器）○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音訓】臨力蔭反下同）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音訓】禰乃禮反）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音訓】為于僞反下皆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音訓】邢音刑蔣將丈反胙才故反祭側戒反又如字）○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

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附註】林曰先王謙禮之辭令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音訓】【註】譽音餘又如字）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附註】林曰謂諸侯自無所生之女而有女兄女弟及其父之女兄女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附註】林曰先守某公遺腹之女【音訓】守手又反）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燕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附註】林曰歸嫁也）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音訓】邿音詩【註】任音壬亢苦浪反又音剛易以豉反）○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附註】林曰防臧氏邑）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夏邿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音訓】圖馘古獲反）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音訓】圖為于偽反帥所類反）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音訓】長丁丈反）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舊）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令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音訓】難乃旦反或如字）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音訓】率子忽反乘繩證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

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附註】朱曰雖以欒黶之汰侈不避亦讓韓起將上軍也【音訓】汰音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附註】林曰言士匄以避讓為羣臣法至善也【音訓】數所主反夫音扶）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音訓】圖好呼報反）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

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音訓】治直吏反）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音訓】遠于萬反又如字）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音訓】馮皮冰反）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音訓】少詩召反）生十年而喪先君

（音訓 喪息浪反）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鄗（鄗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附註 朱曰為辱為憂既大且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音訓 窀張倫徒門二反穸音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附註 朱曰

君之所命其辭甚若之何以惡謚而毀辱之 音訓 共音恭）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附註 林曰奔命以禦吳師）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 音訓 易以豉反）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 音訓 覆扶又反）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音訓 圖 間音閑）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 音訓 圖 先息薦反）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 附註 林曰習同也祥吉也）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修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卿謂良霄 附註 朱曰貴者多則勞相偏令執鄭一卿乃所以除其國內相偏之患）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任不偏則

大臣睦恐疾楚則事晉國 音訓 焉於虔反）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慶本見使之意 附註 朱曰言往年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國今遣良霄歸鄭則鄭不得堅事晉乃所以廢其遣使之本意也 音 圖 使所吏反）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附註 朱曰良霄久留於楚今若歸之則必怨恨其君而憎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愈乎（附註 林曰豈不勝於久執之乎）楚人歸之

經 十有四年 壬寅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

（于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附註】林曰晉悉兵爭止此）○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附註】林曰戚孫林父邑於是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音訓】為于偽反下【註】卒不為同）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音訓】務莫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或力俱反）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音訓】使所吏反）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附註】朱曰將討戎子之罪而執之）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附註】林曰爾雅白蓋謂之苫此言汝祖無氊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音訓】被音披苫式占反蓋音盍）蒙荊棘以来歸我先君（蒙冒也【附註】林曰汝祖無土地可居所蒙冒者荊棘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音訓】女音汝下同剖普口反【註】中丁仲反又如字）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附註】朱曰言命令所以漏洩於諸侯者由汝戎實主之【音訓】洩音泄）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音訓】與音預下同【註】復扶又反）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音訓】毋音无）賜我南鄙之田（【附註】林曰晉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附註】林曰其地僻野皆豺狼所嘷嘯【音訓】嘷音豪）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音訓】亢苦浪反）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附註】朱曰

（殺之敗秦師藏焉無得反者）譬如捕鹿晉人角之（附註林曰角者當其頭也音訓捕音步又音賊）諸戎掎之（掎其足也音訓掎居綺反）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附註朱曰言我戎盡忠於晉如此何以不免罪也）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附註林曰豈敢有攜離逷遠之心音訓逷音剔）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音訓與音湏瞢孟盲蒙三音）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附註林曰介副也音訓使所吏反）○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附註林曰成十六年晉歸曹伯）君子曰能守節（附註林曰君子

謂子臧能守上下之禮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附註林曰諸樊壽夢之適子義當嗣位）誰敢奸君（附註林曰誰敢奸犯君之定位）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附註林曰乃舍季札不立音訓舍音捨）○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附註林曰待于秦晉之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陵縣入渭音訓諺那乃多反）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音訓匏白交反）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附註林曰言與人同伐而持心不固不肯濟水取惡於人莫甚於此）若社稷何懿子說（音訓說音悅）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附註林曰乃濟涇水而次舍其地）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附註朱曰塡塞其井平夷其竈欲其地平可以布陣）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附註林曰言從荀未嘗有不用人謀而進退從己之命）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恐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附註林曰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音訓帥所類反）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附註林曰即荀偃）曰吾令實過（附註朱曰馬首是瞻之令誠為過言）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音訓遺唯季反）乃命大還（附註朱曰令諸軍皆歸）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遷延卻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敢不恥（二位謂黶將下軍鍼是戎右附註林曰欒氏兄弟二人俱在戎路）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修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亦隋）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音訓為于偽反）○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

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音訓旰古旦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音訓射食亦反）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附註朱曰君敬大臣宜釋皮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附註朱曰林父歸其私邑將以叛也）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附註林曰入使於衛音訓使所吏反又如字）公飲之酒（音訓飲於鴆反）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衛河上邑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音訓□麋本或作湄）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附註】林曰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音訓】【注】先悉薦反）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音訓】覆芳服反）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遜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附註】林曰言遜君更立庸知差勝否乎【音訓】【注】差初賣反）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附註】林曰見禍作遂奔齊）公如鄄（鄄衛地【音訓】鄄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音訓】【注】為于偽反下為孫氏同）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遂公【音訓】佗音駝下同差初佳初宜二反下同）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附註】朱曰言欲射丁則是叛其所師【音訓】射食亦反下及【注】除禮射一字皆同背音佩【注】中丁仲反）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音訓】軥其俱反又古豆反【注】卷音權）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還悔而獨還射丁【音訓】為于偽反）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音訓】鮮音仙）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附註】林曰巾帨手者櫛理髮者）

（言我事定公為夫人而暴虐使我如遇婢妾【音訓】櫛側乙反）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附註】林曰魯襄公）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音訓】瘠在亦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附註】朱曰言獻公不弔恤其臣）有臣不敏（敏達也【附註】朱曰言孫子不達事君之禮）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附註】朱曰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淫慝至於發洩以成逐君之事）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

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附註林曰不以羣臣就於刑戮乃自傷悼違棄之而去）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懸其不違也音訓好呼報反重直用反下同）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附註朱曰鱄即子鮮也音訓鱄市專反又音專）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音訓郲音來）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音訓從才用反又如字）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音訓說音悅下同）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音訓相息亮反）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林曰弔失國曰唁音訓唁魚變反）衛侯與之言虐（附註林曰與臧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附註林曰其言皆踐踏羣臣如土芥者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

推之（音訓輓音晚推如字又他回反）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附註林曰武子即知罃）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彘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音訓帥所類反國任音壬）○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音訓出如字又音黜）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附註林曰或者衛君所為已甚非獨其臣之罪）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附註林曰奉祭祀故為神之主施德惠故繫民之望）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附註林曰困苦其民以主其國空匱其神之絕其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附註朱曰祭祀不修無以為神之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無（音訓去起呂反）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附註林曰使為師為保以輔導其君之德業）勿使過度（附註林曰勿使

（其君越於法度之外）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
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
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附註】林曰
自庶人而下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
圉皆有親信比暱之人【音訓】皁音造圉音語）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
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
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
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音訓】【逗】風方鳳反）工誦箴諫（工樂
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

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音訓】傳直專反）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
謗【音訓】與音預【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
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音訓】遒
在由反徇似俊反【逗】鈴力丁反）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
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附註】林曰恐人君失其常度故諫之也）天之
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
問盡言【附註】朱曰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儆懼君心與孟子紂為獨夫君為仇讎同）

（意而此語意尤姚也【音訓】從子用反本或作縱）○秋楚子為庸浦
之役故（在前年【音訓】為于僞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音訓】殿多練反）以吳為
不能而不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
（皐舟吳險阨之道【音訓】隘於懈反要一遙反【逗】阨於賣反）楚人不能相
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
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
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
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附註】林曰大師即大公也）王室之

不壞繄伯舅是賴（繄發聲【音訓】繄烏兮反）今余命女
環（環齊靈公名【音訓】女音汝）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
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
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
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附註】林曰
未可以得志於衛而勤勞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
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於戚謀定衛

也（定立剗）○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附註】林曰子庚司馬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囊遺言令必城郢【音訓】圖見賢遍反）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音訓】行下孟反）

【經】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音訓】聞音問）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附註】林曰我以事在晉國我兄實為此室傳言獻子友於兄且不隱其實【音訓】間去聲）○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音訓】圖過古禾反監古銜反）○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音訓】罷音皮蔿于委反馮皮冰反圖從才用反）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

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音訓】覦音俞又音豬圖覬音冀）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音訓】行戶郎反）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

（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附註林曰納賂于宋以請餘盜）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音訓茷音吠又音伐）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音訓質音致）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托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音訓相息亮反下皆同）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

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附註林曰矇師慧自謂也音訓易以豉又輕也矇音蒙爲于僞反下爲之同註）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長霸王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音訓註溴古闃反）○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附註林曰子蟜即公孫蠆音訓註共音恭）○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音訓喪息浪反）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附註朱曰子罕乃留得玉者寘諸所居之里）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六

杜氏（盡二十二年）　諸家註音訓附

魯襄公三

【經】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音訓】【註】軹之氏反）○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雖譯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附註】林曰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亳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音訓】【註】重直用反）○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附註】林曰執以歸始此）○齊人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附註】林曰鄭非主兵也則曷為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下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為傳（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也【音訓】【註】閒音閑）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音訓】乘繩證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附註】林曰儆戒晉國守備【音訓】守手又反）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音訓】比音毗【註】為于偽反下文為夷同）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附註】使所吏反）○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附註】林曰言諸侯不同心以事晉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當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還）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音訓】相息亮反）穆叔從公（從公歸【音訓】從才用反又如字）齊子帥師會晉荀偃（【附註】林曰齊子即叔老）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所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使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附註】林曰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然於義無取）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

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音訓】湛市林反又直斬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還故【音訓】復扶又反）○秋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音訓】徼古堯反）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附註】林曰以師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音訓】好呼報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附註】林曰穆叔即叔孫豹）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是以大請（【附註】林曰是以大有請於晉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附註】林曰若欲待晉國閒暇之時恐魯已亡無及於事【音訓】比必利反閒音閒）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附註】朱曰獻子荀偃也其父荀林父曾將中軍因號中行氏【音訓】圻音畿）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附註】朱曰豈敢不從魯國諸臣以同憂恤社稷之難而乃使魯人無所止居乎）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

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附註】朱曰宣子士匄）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乙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音訓】牼音坑）○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附註】林曰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

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附註】林曰莊朝宋微者生死皆曰獲【音訓】卬音昂）○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音訓】飲於鴆反重直龍反）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附註】林曰或以瓶為飲器但於飲馬義類似不相干未知是否【音訓】詢音侯）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附註】林曰而汝也言孫蒯之父親逐汝君）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附註】林曰孫蒯不忍其詬故伐曹攻重丘而取之以報私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郕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聊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音訓】聊音鄒復扶又反又音服）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附註】林曰杙小木也椽屬臧堅義不受辱乃以杙自抉其所傷而死【音訓】杙音弋

抉音決）○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音訓】為于偽反）○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音訓】比音毗[illegible]易以豉反）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附註】林曰鈹刀劍屬合左師向戌也【音訓】鈹音披）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附註】林曰而汝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附註】林曰華臣與華閱為兄弟故言不唯侵暴其宗室使賊私殺華吳是大亂宋國之政刑）左師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附註】林曰不如蓋掩其罪勿問）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附註】林曰策馬捶也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以為短馬捶助御鞭馬惡華臣不欲與相見故過其門必馳騁而去）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附註】林曰瘈狗狂狗也【音訓】瘈居世反又音制）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歛時【音訓】為于偽反收如字又手又反）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

（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音訓】晳星歷反白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音訓】黔音琴又其廉反）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音訓】扑普卜反）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附註】朱曰以巡行於築臺者之所見有不勉力者以杖擊之【音訓】行下孟反抶恥乙反）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音訓】辟音避）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附註】朱曰謳者本稱謳子罕今子罕親自抶之故不謳也）或問其故（【附註】林曰或問子罕本欲緩役今更督役何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附註】朱曰譽子罕者為祝謗皇國父者為詛【音訓】詛莊慮反祝音呪）○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附註】林曰晏弱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附註】林曰以苴麻為首經及帶【音訓】苴七徐反菅音奸）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附註】林曰廬倚東墻而為之故曰倚廬苫編草也寢於編草之上以草為枕【音訓】鬻音粥苫傷廉反枕去聲凷苦對反一音苦怪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互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附註】林曰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

【經】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音訓】使所吏反）○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音訓】長丁丈反或如字純音屯又如字）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音訓】為于偽反）○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在大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并見之【音訓】隊直位反跪其委反奉音捧）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决意伐齊【附註】林曰主大夫之稱）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雙玉曰瑴【附註】朱曰將以禱神故以朱絲繫玉【音訓】瑴音角）而禱曰齊

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音訓】好呼報反背音佩）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謁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附註】林曰實先後而輔佐之【音訓】先後並去聲）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附註】朱曰庶幾勝齊而有成功不至敗事貽神之辱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音訓】復扶又反）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音訓】沈音鴆或如字）冬十月會于魯濟（【附註】林曰會諸侯于魯之濟地）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湨[illegible]）（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

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附註】朱曰平陰齊邑名【音訓】塹七豔反廣古曠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附註】林曰攻其城門）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附註】林曰言我與子相知不敢隱匿其情實）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附註】林曰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並自東道以入齊）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附註】林曰言齊侯固無勇敢又聞此言）弗能久矣（不能

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音訓】陳直覲反）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附註】林曰輿衆也衆曳柴從車後以揚塵朱曰凡此皆詐為兵多以恐齊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附註】朱曰樂師名曠）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

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附註】朱曰當時齊以夜遁晉未知也故三子因所聞見而知齊師之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附註】朱曰奔而居後曰殿【音訓】殿丁練反下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附註】林曰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音訓】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脰音豆）曰止將為三軍獲（【附註】林曰將生為三軍俘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

曰有如日（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附註林曰反縛襘露其面音訓衿其鳩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附註林曰京茲齊邑）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音訓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附註林曰盧齊邑）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音訓雍於用反萩音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附註林曰新雍門之橁木以為魯公之琴音訓橁勑倫反又相綸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附註林曰焚以火攻也城之外為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附註林曰申池齊南城西門齊栽無池惟此門有池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音訓難乃多反又如字）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撾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音訓迫音百還音旋又音患枚音梅數所主反）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音訓郵音尤）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音訓扣音口）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音訓輕遣政反下同）將犯之（附註林曰齊侯將犯之而行）大子抽劍斷鞅乃止（附註林曰在馬腹曰鞅）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音訓濰音維註莞音官）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附註林曰子孔即公子嘉音訓去起呂反下同）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附註林曰揚豚邑尹名宜也）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音訓使所吏反）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附註林曰若鄭可攻君以師繼其後若不可攻臣請收兵而歸）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音訓汾扶云反）於是子蟜伯有

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附註】林曰公子嘉公孫舍之公孫夏留守鄭國【音訓】守手又反下完守同）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附註】林曰子孔見二子有備故不敢出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音訓】雍於用反）右回梅山（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附註】林曰楚師右回鄭之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音訓】圖滍音雉）甚雨及之（【附註】朱曰適有大雨遂及楚兵）楚師多凍役徒幾盡（【音訓】幾音祈）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附註】朱曰多有死喪之聲）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附註】林曰晉大夫董叔）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音訓】漷好虢反又音郭又虎伯反）○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五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

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音訓】毋音無）○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音訓】圖過古禾反）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韋）（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音訓】乘繩證反先悉薦反又如字）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附註】林曰瘍疽屬在頭曰瘍荀偃既患惡創又生瘍於頭【音訓】癉丁但反瘍音羊）濟河及著雍（【附註】林曰及著雍之地【音訓】雍於用反）病目出（【附註】林曰因病痛而目睛努出）大夫先歸者皆反（【附註】林曰晉大夫之先歸者皆反見）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音訓】見賢遍反內音納）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附註】朱曰目不開口噤不受飯【音訓】含去聲下同【註】噤其蔭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大夫稱之【附註】林曰言不合其心目猶開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音訓】為于偽反）乃復撫之（【音訓】復扶又反）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附註】林曰言荀偃荀死所有不繼成伐齊之事者有如河水之神朱曰其目始開其口始合而受飯含【音訓】瞑音冥）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附註】朱曰自愧以私心度荀偃謂念其子而不瞑目）○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

如陰雨之長黍苗也言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音訓】【註】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長丁丈反）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音訓】仰如字又去聲膏如字又去聲）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鎛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註】林曰銘魯國勝齊之功）【附】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附註】朱曰武仲臧孫紇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

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附註】朱曰妨民農務）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附註】朱曰一則以昭吾國之明德一則以懲敵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郛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音訓】鬷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

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附註林曰仲子以戎子嬖幸故以所生子託之音訓屬之蜀反）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附註林曰間諸侯之列事難成也音訓間去聲）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附註林曰崔杼使微服迎故大子光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為君光怨戎子廢己故殺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音訓句音鈎瀆音豆）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己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附註林曰禮不伐喪故善其還師不待君命）○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

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晉地音訓灑色買反又所綺反藍力甘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附註林曰以高厚從靈公昏謬之政廢光立牙不能諫止故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音訓難乃旦反下同）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音訓守手又反下守備同）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音訓嬀居危反）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附註林曰二母相愛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甚相親愛）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子父相親故相助其子附註林曰司徒孔即子孔音訓相息亮反）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幷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

立子産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音訓號如字名也又平聲）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附註林曰聞齊師將會食音訓傳音附食音嗣）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音訓僂音樓縋音墜）醢衛于軍（附註林曰執夙沙衛醢之以為醢音訓醢音海）○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噐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

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齊音訓圖度待洛反）穆叔歸曰齊猶未也（附註林曰齊猶未服於晉）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蹶猶拔也音訓蹶求月反又居衛反）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戊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音訓澶音蟬圖汙音紆）○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音訓圖數所角反下同復扶又反）○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

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附註林曰以魯國前年從諸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之役不能報伐於邾）（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附註林曰蔡司馬即公子燮）楚人以為討（楚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音訓與音預）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

使蔡無常（徼費無准）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附註】林曰求從先君從晉之言以為蔡國之利）不能而死（【附註】林曰與蔡人不相能而死於禍）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音訓】呼好故反）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附註】林曰去陳侯兄弟之親【音訓】去起呂反）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附註】林曰齊子即叔老）○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音訓】褚張呂反）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附註】林曰季武子賦）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音訓】圖使所吏反）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附註】

林曰遂衛獻公在十四年）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附註】朱曰言雖死而魂魄猶有知也）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附註】林曰不來享食汝之祭祀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己酉】春王正月公如晉（【附註】林曰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圖作己卯歲）○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附註】林曰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音訓】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音訓】妻七計反）皆有賜於其從者（【音訓】從才用反）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音訓】詰起吉反）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附註】林曰紇臧武仲名也言紇之才又不能治盜賊【音訓】紇恨沒反）季孫

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附註）（朱曰言我魯國有四方封疆而治其封內之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音訓）（去起呂反下同）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来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附註）（林曰其次庶其之從者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則以輿馬賜之八等之人謂皁輿隷僚僕臺圉牧也）（音訓）（皁在早反）其小者衣裳劍帶

是賞盜也（附註）（朱曰其小者謂庶其從者之微賤者）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音訓）（洒音洗）壹以待人軌度其信（附註）（林曰軌法也其法皆一度於信）（音訓）（度待洛反）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附註）（朱曰臧孫釋書之意以謂在上者要使信實由己專壹然後有善功之可念也以譏季孫無信實而責人）庶其非卿也以地来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崔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獄殺之禍）（附註）（林曰句瀆之丘齊地）（音訓）（復扶又反還音還）○夏楚子庚卒（附註）（林曰即公子午）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

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附註）（林曰薳子馮私問於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附註）（林曰闕掘也闕地下冰其中而安牀其上）（音訓）（闕音掘）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示其弱）（附註）（林曰鮮少也少食而寢）（音訓）（繭古典反衣於既反）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音訓）（瘠在亦反瘦所又反）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欒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桓子卒（【附註】林曰二子同官而不相能下能如字）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附註】朱曰老家宰之長也州賓宰之姓名）幾亡室矣（言亂甚【音訓】幾其依反）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附註】林曰大夫稱主也謂欒盈以范氏鄙欒黶為已死而專晉國之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音訓】謹為于偽反下吾為同）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附註】林曰自欒黶死而范宣子益富強）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音訓】施式豉反）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附註】林曰遂信欒祁士鞅之譖）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音訓】著直據反【易】以豉反）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附註】朱曰離與罹同言其不能保身不得為智【音訓】知音智下同）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附註】林曰按今小雅無此專句惟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音訓】鮒音附）其人皆咎叔向（【附註】朱曰其人叔向左右之人也）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大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

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附註】朱曰讎謂其舉解狐也）內舉不失親（【附註】朱曰謂舉其子祁午也事在三年）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附註】朱曰言祁奚乃先覺之君子也【音訓】覺較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附註】林曰馹傳車也【音訓】馹音日）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逸書謩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

（定之安）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業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音訓**鮮上聲）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附註**朱曰假使其十世子孫有罪猶當寬宥之）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音訓**鯀古本反殛紀力反）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誕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音訓**相息亮反）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附註**朱曰右王謂右成王為相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附註**朱曰棄社稷之臣）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音訓**說音悅乘繩證反**註**見賢遍反）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音訓****註**為于偽反下不為己亦為子皆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音訓**女音汝）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附註**林曰間廁其間**音訓**間去聲）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附註**朱曰欒盈寵愛）

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音訓**知音智行戶郎反蒯苦怪反）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附註**林曰言彼二子乃欒盈所恃以為勇者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附註**林曰齊莊公朝羣臣）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

（謂也有所逃避之地）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附註**林曰歸其所掠取之財物）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音訓**轘音患轅音袁）○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音訓**錮音固）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

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音訓知音智行戶郎反蒯苦怪反）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附註林曰言彼二子乃欒盈所恃以為勇者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附註林曰齊莊公朝羣臣）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音訓先悉薦反）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音訓與音預下同）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在十八年）亦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附註林曰言非為齊也音訓為于僞反）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附註朱曰新為僕臣未得勠勇於齊）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音訓註射食亦反）

經　二十有二年　庚戌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附註林曰沙隨宋地）○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令各將遷還魯之守御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音訓註守手又反為于僞反）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音訓過古禾反）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音訓焉於虔反註知音智又如字）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附註林曰武仲出行而遇雨不知晴雨何以為知且聖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附註林曰傲慢武仲承命出使之人音訓傲五報反使所吏反註任音壬）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産）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音訓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

（附註林曰競強也是年冬楚伐鄭謂申禮於鄭蓋飾辭）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附註林曰尤過也）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附註林曰不恭脈於有禮之國）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親楚知可去否音訓釁許靳反）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附註朱曰草木同類則氣味皆同猶晉鄭同姓也）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音訓差初宜初佳七何三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音訓重直用反）以受齊

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㚖附註林曰言自晉歸討而逐之蓋飾辭也其實鄭使石㚖告絕于楚楚人執之音訓盂音于圖㚖勑眣反）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附註朱曰公孫夏子西也酎重釀酒也音訓見賢遍反又如字酎直又反）與執燔焉（助祭附註林曰燔祭肉也音訓與音預燔音煩）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音訓間去聲）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

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附註林曰不可虞度之事荐仍而至音訓罷音皮荐在薦反）無日不愓豈敢忘職（愓懼也音訓愓他歷反）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名音訓朝夕並如字）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翦削不堪命則成仇讎音訓任音壬）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附註林曰敢以心腹委諸晉之執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

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音訓共音恭下同）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附註林曰減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附註林曰食邑足以共祭祀之外盡歸其餘於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附註朱曰）

（民之貪者無所覬望於我）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附註 朱曰使殷敬共以事鄭君及其二三大臣）生在敬戒不在富也（附註 林曰人之所以保其生者在於共敬而戒謹不在於極其富有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哉（附註 林曰美其善於戒謹）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音訓 復扶又反下同）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附註 林曰子南即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音訓 焉於虔反焉下焉入同）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 附註 林曰子謂子南 音訓 殯必刃反）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殺尸 附註 林曰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皆有禮制唯二三家臣其少忍之）三日棄疾

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附註 林曰言我知王欲殺子南而不告是與殺吾父雖去他國將安所入言無所容 音訓 與音預殺如字一音弑）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讎謂讎而不敢除）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 音訓 敖音螯）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附註 朱曰三困我謂弗應也入於人中也遂歸也 音訓 見賢遍反）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附註 朱曰我有過失汝且以實告我何惡我之甚而不答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在御其車 附註 朱曰子馮聞言而懼自御而歸意不在御故不能當正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附註 朱曰謂我適來見申叔豫）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

（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附註朱曰康王不疑子）（焉）○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蠆子音訓販普板反）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音訓竟音境）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附註林曰子明即游販）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音訓舍音捨）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六

經傳集解卷第十七

杜氏（盡二十五年）　諸家註音訓附

公四

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音訓復扶又反）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附註林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二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附註林曰次而後救匡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中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音訓雍於用反）○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音訓圍為于偽反）○晉人殺欒

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附註林曰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音訓註輕遣政反）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音訓喪如字）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附註林曰期功之喪不徹去聲樂非遭喪之禮慶）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音訓為于偽反下註為名下而為並同）○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使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附註林曰楚殺慶樂）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音訓從才用反又如字）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附註林曰執役之人怨慶氏殺人乃相告作亂音訓隊直類反長丁丈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附註林曰言不可放在人上）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附註林曰載欒盈及其腹心爪牙之士）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附註林曰夜見不欲使人知告以欲襲晉）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音訓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災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音訓註飲於鴆反）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音訓徧音遍）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附註林曰以晝入絳輕兵掩晉之不備也朱曰衆皆樂為之用故以晝入焉）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音訓屏平犖難乃旦反）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相聽從音訓少詩照反）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

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音訓走如字又音奏）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附註林曰魏獻子雖與欒盈其心未固可以強劫而取之音訓強其丈反）夫克難在權子無懈矣（附註林曰無懈急於用權可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附註林曰樂王鮒使宣子墨縗以絰蒙冒其首一云縗冒絰三者皆墨之）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音訓註觀官喚反）范

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附註林曰魏獻子之兵成行列既乘車將迎欒盈與之合師矣音訓乘繩證反下驂乘超乘註并同）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訓註隋待果反隊直類音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音訓註上時掌反）右撫劍左援帶（劫之音訓援音奐）命驅之出（附註林曰范鞅命驅車出）僕請（諸所至）鞅曰之公（附註林曰之往也言往公所）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音訓斐音非又音匪）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附註林曰欒盈有勇力之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附註林曰而汝也）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音訓註著陟略反）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附註林曰督戎見斐豹出門從之拒戰斐豹乃踰短牆而待其至）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附註林曰欒氏之兵登公宮之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附註林曰令其致死力戰）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音訓卒子忽反）欒

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附註林曰范鞅呼其名而謂之曰樂免之言不免汝）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音訓女音汝）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音訓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註屬之玉反）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音訓槐音懷覆芳服反註轢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音訓斷音短肘猪九反）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附註林曰戰而中傷）○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附註林曰王孫揮為前鋒帥穀榮為御音訓召上照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附註）

（林曰莒恒為次前軍帥成秩為御**音訓**鮮音仙）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附註**林曰邢公為二廣帥上之登為御**音訓**廣古曠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䟽為右（左翼曰啓**附註**林曰襄罷師為左翼帥牢成為御**音訓**罷音皮一音皮買反）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胠**附註**林曰侯朝為右翼帥商子車為御**音訓**胠起居反又音賫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附註**林曰夏之御寇為大殿後軍帥商子游為御**音訓**殿都練反御音禦）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處舊臣任武力**音訓**乘繩證反）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

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附註**朱曰若伐晉而不勝則君知恐懼而修德齊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音訓**杼直呂反）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附註**林曰言齊間晉有欒盈之禍而伐之）（**音訓**間去聲）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附註**林曰言君將伐晉如之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附註**林曰以晉為諸侯之盟主反利其國有難而欲伐之**音訓**難乃旦反）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音訓**[illegible]說音悅又如字）子姑止之（**附註**林曰

且杜止君使勿伐晉）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附註**朱曰謂君伐盟主其惡已甚而將欲弑君則其惡又過於背盟主也）不得其死（**附註**朱曰必不得以善終）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附註**林曰所行之義有過於君人臣之道猶自抑損不敢求過況欲以惡過其君乎朱曰以義理救其君之過尚當自抑不敢是已非君況欲行弑逆之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音訓**行戶郎反[illegible]隘於懈反）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音訓**熒戶扃反）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音訓**郫婢支反）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音訓**少詩照反[illegible]觀官渙反）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音訓**勝音升又如字氂音釐又音來）○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附註**朱曰二子皆庶出公彌為兄而季孫獨愛少子欲立悼子為後**音訓**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下皆同）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附註**林曰難言立少故言欲立有才者）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弊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音訓飲於鴆反下同為于僞反）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滌之音訓重直恭反）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音訓鉏仕魚反）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附註朱曰被廢而怒不出視事）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

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音訓諺處昌慮反）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言處置在父無常位也音訓共音恭下同）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附註林曰使公鉏為武子設燕禮迎）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附註林曰季武子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盡棄其具以與公鉏音訓舍音捨）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附註林曰公鉏又自季氏家臣出仕於公為左宰）孟孫惡臧孫（不相善音訓惡烏路反下惡子惡我所惡同）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附註林曰豐點孟莊子御騶之官音訓騶音鄒點如字又平聲好呼報反羯居竭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附註林曰豐點再三為羯言之）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令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附註朱曰戶側喪主之位）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音訓焉於虔反）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

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附註林曰弔畢而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音訓疢恥刃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疢猶藥石之療疾音訓諺療力召反）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附註林曰愚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紇作不順於先及見公鉏廢秩立羯則知禍將及己哭甚哀多涕蓋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

（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附註】林曰孟氏將葬穿藏【音訓】辟婢亦反又匹亦反籍音借又如字【註】臧才浪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音訓】從才用反一音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音訓】【註】蛇音移治直吏反）繼室以其

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附註】林曰姪與穆姜姨故紇長育於公宮）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太蔡大龜【附註】林曰大蔡龜名也龜出蔡地因以為名）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附註】林曰近親廟為宗【音訓】祧他彫反）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附註】林曰子謂臧賈以大蔡納魯請為先人立後其可得立【音訓】【註】為于僞反下為己自為其下文遂自為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来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音訓】知音智）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附註】林曰敢不辟方邑而去）乃立臧為（【附註】林曰乃立臧為為臧氏後）臧紇致防而奔齊（【附註】林曰得立後乃致其邑而奔齊）其人曰（【附註】林曰防邑之人）其盟我乎（謂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附註】林曰魯果將盟臧氏以為戒）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諸奔亡者盟首

載書之章首【音訓】惡如字）對曰盟東門氏也（【附註】林曰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卒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音訓】毋音無下同）盟叔孫氏也（【附註】林曰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叔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音訓】居音姬【註】與音餘）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

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音訓】（且子餘反）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音訓】（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

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音訓】（與音預）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音訓】（見賢遍反）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附註】（林曰戰功日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附註】（林曰寢廟人多鼠不即以爲窟穴）今君聞晉之亂

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附註】（朱曰晉寧又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附註】（林曰用知之難也）【音訓】（知音智下同）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附註】（朱曰循理之謂順推己之謂恕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不順己所不欲而施之人是施不恕）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此）（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附註】（朱曰釋書之意以爲作事必順而施之必恕）

【經】二十有四年【壬子】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附註】（林曰大饑者一）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音訓】（朽許）

（久反）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音訓】上時掌反）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音訓】【註】復扶又反）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己世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附註】林曰立德以垂世範【音訓】大音太）其次有立功（禹稷【附註】林曰立功以垂世則）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附註】林曰立言以垂世教）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附註】林曰保其始祖之姓受其先代之氏以守其宗廟【音訓】祊布彭反）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附註】林曰子西相鄭伯如晉【音訓】寓音遇）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附註】朱曰君子之長益國家者【音訓】長丁丈反）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附註】林曰不以貨賄不足為患而以美名不立為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附註】林曰言何必沈滅於貨賄如此【音訓】沒如字一音妹）將焉用賄（【音訓】焉於虔反）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音訓】聞音問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附註】林曰樂與人同則能久居其任【音訓】樂音洛下同）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音訓】女音汝）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附註】林曰忠恕在心而自明其德則令名如輿載美德而行）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附註】林曰寧可使人謂子言宣子實生養於我朱曰言汝實能生養我民者【音訓】毋音無）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音訓】浚音峻）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附註】林曰服虔曰焚讀曰僨僵也）宣子說乃輕幣（【音訓】說音悅）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音訓】為于偽反下魯為同）且請

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附註】（林曰宣子為晉侯辭不敢受稽首）子西相【音訓】（相息亮反）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附註】（林曰願請罪于陳）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啟彊）【音訓】（蒐所求反閱數所主反）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附註】（林曰帥師送陳無宇）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音訓】【註】（黔其廉反又其令反又耿斧反陬側留反）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令諸侯以報前年見伐）【附註】（林曰值雨水不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附註】（林曰致師挑戰）【音訓】（骼音格躒音歷又音洛）

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音訓】（宛於元反射食亦反）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音訓】【註】（下遐嫁反）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音訓】【註】（分扶問反）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附註】（林曰晉二子先食而後食射犬言二子不為之禮）【音訓】（食音嗣）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音訓】（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下皆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附註】（林曰將近及楚師而後二子同射犬乘乘兵車）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附註】（林曰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間暇）【音訓】（踞居慮反轉長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附註】（林曰冑兜鍪也二子皆取冑於櫜中而加於首）【音訓】（櫜音羔）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附註】（林曰入楚營壘二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附註】（林曰二子皆超而登車各抽弓而射楚人）既免【附註】（林曰既脫楚師而歸）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附註】（林曰不告而馳志於入壘今則）

（怯敵故不待而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音訓】亟居力反）〇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音訓】爲于偽反下註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附註】林曰楚子先使二子責讓舒鳩人【音訓】犂力兮反又利之反）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〇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〇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音訓】郟音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爲駱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〇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音訓】語魚據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附註】林曰此不過降下於人而已）（又何必問【音訓】下戶嫁反）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附註】朱曰夫人既登貴位而求降下之道者唯明哲者能之【音訓】知音智）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附註】林曰若不在程鄭之身其家將有出亡之釁乎朱曰程鄭以嬖幸升卿位夫豈明智之人哉此必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始問降階也）不然其有惑疾（【附註】林曰若其不亡其必程鄭身有惑易喪志之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癸丑】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〇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〇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〇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讓釋例詳之）〇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音訓】重直龍反）〇公至自會（無傳）〇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〇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〇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〇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

（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音訓圖為于偽反下為己取同）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附註林曰言崔杼之用師與他日異）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附註林曰東郭偃為崔杼家臣）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附註

林曰棠姜即棠公之妻）使偃取之（為己取也音訓取如字又音娶下同）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附註林曰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音訓繇音冑蒺音疾蔾力利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蔾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夫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音訓嫠音釐）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附註林曰驟數也音訓驟愁又反）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附註林曰此皆慢辭）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音訓間去聲下同）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

晉而不獲間（音訓說音悅又如字）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音訓為于偽反下莒為下圖為崔子同）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音訓拊芳甫反拍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附註林曰止莊公之從者于外而入崔子之室音訓從才用反圖重直用反）甲興（附註林曰崔子伏甲以待莊公至是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附註林曰衆不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附註】林曰陪臣衆自稱【音訓】干音扞又如字掫音鄒又音狙）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音訓】射食亦反中丁仲反隊直類反）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音訓】僂音摟堙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堂（高堂有齊別廟也日祝佗父齊莊公之嬖【附註】林）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音訓】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漁之官）退謂其宰（【附註】林曰告其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反死君之義）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附註】林曰晏子即晏平仲）其人曰死乎（【附註】朱曰晏子左右問曰將為君而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附註】朱曰我何為獨為君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附註】林曰晏子復言臣以君為天君死矣將安所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附註】林曰口實祿養也【音訓】為于僞反下同）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音訓】任音壬）且人有君而弑之（【附註】林曰人謂崔子）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音訓】焉於虔反）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附註】朱曰君死矣安可歸也）門啓而入（【附註】林曰俟崔子開門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音訓】枕之鴆反）興（【附註】林曰既哭而起）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附註】林曰必殺晏子以絕後患【音訓】踊羊寵反）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附註】林曰言晏子之賢民之所仰望也置而不殺可得民心【音訓】舍音赦下同）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音訓】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音訓】相息亮反下同）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附註】林曰言不與崔慶同心者如此盟誓之罰）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

（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附註宋曰意謂崔慶不忠於君不利於社稷吾不與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音訓圖復扶又反）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附註林曰不可盡殺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附註林曰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執簡以往（附註林曰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故執簡往欲以書其罪）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從公近臣音訓縳直轉反乘繩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音訓推如字又他回反）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附註林曰匿藏其親暱之妻屬）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附註林曰二子將舍止其地音訓弇音奄又平聲）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附註林曰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附註林曰先食馬而後食音訓食馬音嗣）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

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音訓翣所甲反）不蹕（蹕止行人音訓蹕音必）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音訓乘繩證反下同）○晉侯濟自泮（泮闕附註林曰泮水名地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音訓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附註林曰班辨也齊孝男女各以其辨）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音訓帥所類反）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音訓長丁丈反）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音訓守手又反圖守如字又手又反）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退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附註林曰子服惠伯即孟椒）○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附註林曰晉平公愍其失國故使二子迎之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附註林曰晉將使衛殤公割夷儀以與衛獻公）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闇）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附注】林曰謂賈獲置汝之母於車）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音訓】免音問）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因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附注】林曰縶馬韁也子展執之而見陳哀公修臣僕之禮【音訓】見賢遍反）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音訓】數所主反）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附注】林曰大祝祓除不祥於社【音訓】祓音弗又音廢下同）○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

之（【附注】林曰魯穆叔見趙文子）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音訓】弭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附注】林曰將求與諸侯和善不用兵）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附注】林曰言與楚令尹子木相知）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音訓】傳道音導）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羸水雨【音訓】墊音玷隘於懈反）請以其私卒誘之（【附注】林曰自請以其私屬之卒誘吳師）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音訓】陳直覲反）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附注】林曰見楚師小無後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音訓】復扶又反傅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附注】林曰合而擊之）遂

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音訓］潰戶內反）○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發本）○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音訓］[illegible]長丁丈反）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今陳忘周之（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附註］朱曰介因也）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附註］林曰逞快也不可億度其快志［音訓］馮皮冰反[illegible]度待洛反）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附註］林曰大恐國勢不強）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音訓］大音太）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音訓］[illegible]道音導）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音訓］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音訓］衰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

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音訓］相息亮反）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年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音訓］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

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附註】林曰不能獻其入陳之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蒍掩為司馬（蒍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音訓】庀匹婢反）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蒍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音訓】度待洛反【註】共音恭）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附註】林曰說文云鹵西方鹹地【音訓】鹵音魯）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音訓】偃音堰又如字）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音訓】町音挺）牧隰皋（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音訓】量音良又音亮）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附註】林曰周制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楚制雖無可考亦可類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音訓】楯食準反又音尹）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音訓】輕遣政反）若啓之

將覿門（啓開門也【附註】林曰諸樊將覿來攻門）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音訓】射食亦反下同殪於計反）是君也死疆其少安（【附註】林曰吳之彊盛其可少息）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附註】林曰諸樊中矢而死）○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蒍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音訓】鸇之然反）子產喜以語子大叔（【音訓】語魚據反）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附註】林曰政之治民如農之治田）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附註】朱曰既思其始又思所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附註】朱曰甯喜悼子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音訓】說音悅）將可乎哉殆

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弈圍棋也**音訓**弈音亦棋音其）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附註**林曰明年衛獻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七